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七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尚書

洪範統一一卷	宋 趙善湘撰	函海	一	
書疑九卷附提要	宋 王柏撰	金華	六	
書經注十二卷	宋 金履祥注	十萬	三三	
尚書表注二卷	宋 金履祥表注	金華	一四〇	
尚書精義五十卷附提要	宋 黃倫撰	經苑	一八三	
尚書詳解二十六卷附提要	宋 夏僎撰	聚珍	三五三	
讀書叢說六卷	元 許謙撰	學海	五一九	
書義主意六卷	元 王充耘編	粵雅	五四四	
尚書說要五卷附提要	明 呂柟著	惜陰	五六六	
尚書蔡注考誤一卷附提要	明 袁仁著	學海	五八〇	
尚書考異六卷	明 梅鷟著	平津	五九〇	
尚書注考一卷附提要	明 陳泰交撰	海山	六三一	
尚書辨解十卷附提要	明 郝敬著	湖北	六四〇	
舜典補亡一卷附提要	清 毛奇齡纂	藝海	六八七	
尚書古文辨一卷	清 朱彝尊撰	學海	六九〇	
古文尚書考一卷	清 陸隴其著	學海	六九二	
尚書逸文二卷附一〇六册古文尚書中，此處不重出	清 江聲撰集	岱南		
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	清 孫星衍補訂			
	孫星衍撰	平津	六九四	

北京圖書館藏

洪範統一

趙善湘撰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統一

趙善湘撰

原序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三才既判之後天界之聖人而實任彝倫攸叙之責行庖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操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王五紀安行乎皇極者也由三德至稽極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居于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雖有九其統則一自漢世儒者爲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其後爲史又皆祖

遂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山之學亦以福極于五福不相通悉歸于皇極之建不建嗚呼洪範九疇果可以意離合之乎昔者天界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以是諫受不聽武王以之歸遂作洪範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明入地中明夷天道在地君道在臣六五君位而箕子居之以洪範之在箕子也洪範天道也而可易窺乎善湘幼業書長無所聞籍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旨逢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然未知有得于箕子否也開僖三年中秋前五日趙善湘叙

宋 趙善湘 撰 李謂元 校定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箕子之于武王亦難矣徐然後言見其不獲已之意欲陳九疇而先及鯀禹之事蓋言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也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岳舉鯀以治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不能相協民居墊墊嚚訐以天殛之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天豈不欲畀鯀鯀不能循乎自然之道精用弗成鯀自

ED55107

秉于天雖欲畀之不可豐禹之興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天豈以
之私禹禹能平治水土彝倫復得其叙則洪範九
疇在禹矣雖欲不錫之亦不可天固何心于其間
哉亦猶愛自絕于天戮其彝倫箕子之諫不聽是
天不畀洪範九疇武王應天順人而汲汲以彝倫
攸叙爲問則洪範九疇亦在武王矣實天錫之也
箕子可得而不陳乎箕子爲此數語然後陳九疇
也

初一曰五行

此九疇之始也九疇何始于五行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自有天地而
五行生焉故洪範九疇始乎五行也或曰洪範九
疇五行五事五紀庶徵皆五而皇極經世書其數
皆四何也曰五行之于土五事之于思五紀之于
歷數庶徵之于風皆皇極經世之道也經世書主
於皇極故其數四而已以皇極足之五矣

次二曰敬用五事

此以下皆自然之叙天地分而水火木金土爲天
地之五行人生乎天地之間而貌言視聽思爲人

之五行得於形象之初而根於固有之性其道則
一也聖人出而天下治亂不先敬此五事則吾身
之五行先汨之矣何以致彝倫之叙耶

次三曰農用八政

天地有此五行矣聖人敬用此五事矣所以施之
天地之間者宜孰先焉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八政
者皇非父母斯民之急務乎政非獨此八者而此
八者亦天地自然之序有不可或闕也農農事也
八政自一曰食至八曰師無非養民皆本之於農

事苟不知務木則八政何由自致其用注曰農厚
也核鄭文焉氏口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
名之趙氏以勸本擇農字合於古訓

次四曰協用五紀

八政本於天地間之固有而見於聖人五事之敬
用天運乎上地成乎下聖人檀域中之大而不明
乎天道則政亦乖矣故治歷明時取法於天凡有
不協於五紀者皆當致其察也如是則當有悖違
天道之政爲民害乎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乃皇皇上帝之皇大之不可名言也說文解字

通釋曰極棟也屋脊之棟言衆木之極至也經曰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之甚明不曰大中者言皇
極之道有非大中之所能盡也九疇之數以五爲
極九疇之叙以極爲五始于五事之于思五紀之
極爲之用也皇極不建則九疇不叙而無倫數矣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
成數也天地之數止於五一五爲六以五而成乎
一也皇極之道中立於五至一之理不可易矣然
曰中必有不中所以抑其過而勉歸於

中則在夫建極之君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所以
成乎皇極之道也乂治也徵聖人能致其乂所以
爲建極之道歟

次七曰明用稽疑

三德所以輔乎皇極者也然大道既分皇極之用
散在萬殊無精粗無大小如是而爲道如是而非
遂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吾恐不能無疑於其間
遂立卜筮而稽之曰明用稽疑則稽疑當主乎明
荀無明見則流於邪說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

雨暘寒燠風之在天者質本於聖人之一身知所
以稽疑而不知驗之於天則此一念差天時從之
惟聖人視天人爲一則修身省行於其下常恐五
五者之應不以其叙也如是而聖人修己之道備
矣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疇何爲止於九以言乎天地生成之數則當止
於十也曰不然夫數之有一非一也數之始也昔
之爲太極而後之爲皇極者乃一也一判而爲數
數始乎一而其一遂遷焉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而所謂一者乃復居乎四八之中是爲五也
故九疇之數止於九建極之數也非生成之數也
嚮勸也威戒也聖人斂福以錫民猶恐其忘之故
其終復以五福六極勸且戒焉凡是九疇皆有叙
而不紊所以爲聖人經世之大法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
太極始分而爲乾坤乾一變而爲坎坤一變而爲
離是生水火乾再變而爲震坤再變而爲兌是生
木金水火得乾坤之中氣木金得乾坤之偏氣是

爲四象也土者坤之承乎乾而厚載物者也合乾
坤之氣而成位乎中故行水火木金之中而爲統
之之道也

此是說天地間之生數萬物之始無非水也故曰
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
三生木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五
生土地以十成之大約天生之則地成之地生之
則天成之不過只是陰陽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
陽既合此五行之所以生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曰五材所以爲民用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
金從革土稼穡皆固有之性而見之於發用也土
無定用故無定稱爰亦用也凡行乎水火木金之
中者皆土之用獨言稼穡舉其養民之大者水火
木金而非土用稼穡則民不得而自養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五行養民之味也鹹苦酸辛味之不適於口者
人皆安之而不以爲異必其鹹苦酸辛而甘者也
甘味之美者也爲五味之主也五味非甘而人或
有嗜之者嗜之偏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人稟天地之靈以生出與物接則有五事焉貌言
視聽思皆一事也而貌言視聽悉本于心思之發
用當無一不致其思也貌而後言言而後視視而
後聽亦自然之叙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貌言視聽人之四象也思貌言視聽之皇極也曰
若曰從曰明曰聰曰睿皆其固有之發用貌恭言
從視明聽聰而不有思睿立乎其中則必有過不
及之差矣睿通乎微密之盡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肅乂哲謀聖修已之成德也然肅乂哲謀皆修已
之一德而所以集大成者作聖也苟肅非聖不能
乂非聖之乂哲非聖之哲謀非聖之謀則必有差
矣不足以言成德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凡是八者皆養民之急務不可或闕也本末先後
亦有其叙先儒言之詳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月日星辰天之四象也歷數歲月日星辰之皇
極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女保極
五福者皇極之福也合天下之一已敷皇極之教而使
建極則五福斂于聖人之一已發用又告之皇極之指歸蕩蕩平
天下皆歸于皇極則天下之福自聖人錫之故曰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至民化其上日用而不
知所以錫汝保極于汝極也言所遇皆極也當知吾心元
有此極出而求之亦此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此以下言凡者皆其條目也庶民之無淫朋德比
德惟在于一人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皇極之君用人之道也五福之四攸好德皇極
之君待天下如是忠厚彼或曰予攸好德則信而
用之與其攸好德之福吾將勉之歸于皇極之道
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
其昌
既用之而有不虐煢獨畏高明有能有爲咸進其
行則汝之國昌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五福之二曰富既富以祿而不忠于國爲時罪人
矣主雖欲錫之福彼不知攸好德適足以爲累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

此以下重複言之卽皇極之敷言也無偏陂無好
惡所以戒其臣民一遵于皇極之道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
蕩蕩平平正直皆皇極之形見於發用者也欲其
遵皇極之道故以皇極之發用告之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既告之皇極之發用又告之皇極之指歸蕩蕩平
平正直會其有極也言所遇皆極也當知吾心元
有此極出而求之亦此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此曰者申言之無偏無陂以下既敷陳而言之此
又申言之曰此皇極之敷言乃教化之常訓合乎
天敘天之訓也不可違之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此言皇極之君不以勢位臨天下凡庶民能行是
訓則可以近天子之光華固無貴賤之間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曰者斷之之詞觀皇極之君教民之心纖悉曲
盡非至不可教則末嘗不盡此心而教之誠知父
母之於子弟故末章斷之曰此父母斯民而王天
下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
弟友剛克爰友柔克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皇極平康之治也然世變
推遷固有之性不能勝其偏陂好惡之私或剛或
失之柔皆非中道也剛克柔克所以抑其偏而歸
之皇極之道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潛似和柔而有不可測故亦剛克高明似弗友而可以理服故柔克之剛柔異用而悉歸于中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作福作威玉食人君之事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不可也五者君之道臣之道臣而迫於君故防微杜漸不得不謹所以為皇極之道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註曰善鈞從眾亦皇極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

心為皇極之宗必先謀及乃心然後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謀之乃心既從安而卿士龜筮安行乎皇極之道也宜乎得福之厚后世舉事動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謀之乃心既從安而卿士龜筮庶民亦皆從焉是

安行乎皇極之道也宜乎得福之厚后世舉事動

心為皇極之宗必先謀及乃心然後卜筮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

註曰善鈞從眾亦皇極也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來備則生殖極其盛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皆皇極不建

則五者庶不以時而凶備矣一極無凶皆皇極建而五者之來各以其敘而福備矣極一也備凶無凶之異皇極之建不建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雨若曰急恒寒若曰舒恒燠若曰僭恒風若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來備則生殖極其盛一極備凶皆皇極不建

則五者庶不以時而凶備矣一極無凶皆皇極建而五者之來各以其敘而福備矣極一也備凶無凶之異皇極之建不建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雨若曰急恒寒若曰舒恒燠若曰僭恒風若

乎眾則凶陰之矣後世自用之君違眾而好不靜者果何利哉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暘燠寒風天之生物五德也雨以潤暘以乾燠以長寒以成皆其德之一也不有風行其間則固而不化物必有靡於浸淫枯於焦枸腐於蒸蘊絕耳故肅乂哲謀之不違乎聖則為狂僭豫急之眯於道則狂僭豫急蒙肅乂哲謀聖之反也蒙眯也一眯於道則狂僭豫急隨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反一念之間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暘燠寒風天之生物五德也雨以潤暘以乾燠以長寒以成皆其德之一也不有風行其間則固而不化物必有靡於浸淫枯於焦枸腐於蒸蘊絕耳故肅乂哲謀之不違乎聖則為狂僭豫急之眯於道則狂僭豫急蒙肅乂哲謀聖之反也蒙眯也一眯於道則狂僭豫急隨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反一念之間

乎眾則凶陰之矣後世自用之君違眾而好不靜者果何利哉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暘燠寒風天之生物五德也雨以潤暘以乾燠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來備則生殖極其盛一極備凶皆皇極不建

則五者庶不以時而凶備矣一極無凶皆皇極建而五者之來各以其敘而福備矣極一也備凶無凶之異皇極之建不建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雨若曰急恒寒若曰舒恒燠若曰僭恒風若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來備則生殖極其盛一極備凶皆皇極不建

則五者庶不以時而凶備矣一極無凶皆皇極建而五者之來各以其敘而福備矣極一也備凶無凶之異皇極之建不建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雨若曰急恒寒若曰舒恒燠若曰僭恒風若

下流通而無閒其賣則歸於代天子民之君矣故

庸乂哲謀聖有不敬于下則雨暘燠寒風不時應於上影響之從不可誣也狂僭豫急蒙庸乂哲謀聖之反也蒙眯也一眯於道則狂僭豫急隨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反一念之間耳故庸乂哲謀之不違乎聖則為狂僭豫急之眯矣天時應乎上宜雨暘燠寒之不以時也時與恆天與人初無二本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子思曰君子而時中惟聖人有此時故上天之時應時本于人也恆時之反也以人事之恆而感天時之極亦理之所必至也嗚呼五事可不敬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時既易百穀用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天位天工皆當取象于天時大小各有其職

毋相侵越亦猶一日之積而成月一月之積而成歲不可得而易也順此則年穀豐登而家國治反是則年穀不登而國家不寧其驗明矣星則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歷數之不可違而民情之不可忽也庶徵之驗既求之于五事而又以

庸乂哲謀聖有不敬于下則雨暘燠寒風不時應於上影響之從不可誣也狂僭豫急蒙庸乂哲謀聖之反也蒙眯也一眯於道則狂僭豫急隨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反一念之間耳故庸乂哲謀之不違乎聖則為狂僭豫急之眯矣天時應乎上宜雨暘燠寒之不以時也時與恆天與人初無二本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子思曰君子而時中惟聖人有此時故上天之時應時本于人也恆時之反也以人事之恆而感天時之極亦理之所必至也嗚呼五事可不敬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時既易百穀用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天位天工皆當取象于天時大小各有其職

毋相侵越亦猶一日之積而成月一月之積而成歲不可得而易也順此則年穀豐登而家國治反是則年穀不登而國家不寧其驗明矣星則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歷數之不可違而民情之不可忽也庶徵之驗既求之于五事而又以

之象也有好風有好雨民之情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歷數之不可違而民情之不可忽也庶徵之驗既求之于五事而又以天時之五紀參乎王卿士師尹庶民之象正理一理歟曰一理也水雨暘燠寒風生於天地之初而雜乂哲謀聖生於人倫聚變之始皆稟此氣雨暘燠寒風為在天地之間者其氣未嘗不相通則成輔相使上下流通而無閒其賣則歸於代天子民之君矣故

庸乂哲謀聖有不敬于下則雨暘燠寒風不時應於上影響之從不可誣也狂僭豫急蒙庸乂哲謀聖之反也蒙眯也一眯於道則狂僭豫急隨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反一念之間耳故庸乂哲謀之不違乎聖則為狂僭豫急之眯矣天時應乎上宜雨暘燠寒之不以時也時與恆天與人初無二本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子思曰君子而時中惟聖人有此時故上天之時應時本于人也恆時之反也以人事之恆而感天時之極亦理之所必至也嗚呼五事可不敬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時既易百穀用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天位天工皆當取象于天時大小各有其職

毋相侵越亦猶一日之積而成月一月之積而成歲不可得而易也順此則年穀豐登而家國治反是則年穀不登而國家不寧其驗明矣星則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命五福應之也遣于皇極則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六極應之也人誰不慕五福而畏六極至其知所向突嗚呼皇極之君其聖矣乎箕子不其德而辨其位也洪範一書亦庶幾于素王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入卦現位而包皇極于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于外此八卦九疇相爲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而後行天不以道界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道天實闕其祕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將之也或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爲用而何待乎洪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伏羲氏畫之即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爲六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則九疇建極之道默用于聖人之經世九疇既著則洪範之書遂爲經世之大法易與洪範固無二本也嗚呼伏羲畫八卦而王天下禹叙九疇而興有夏至殷之衰八卦在羑里九疇在明夷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洪範復歸于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過其歷者良有以也有天下者盍于茲焉善湘又叙

洪範統一卷一終

書疑

王柏撰

重刻書疑序

士必通經尚矣顧經義浩如淵海貴於善信尤貴於善疑余序公所著詩疑亦既詳論之矣夫可疑者不獨詩也惟書亦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就武成一冊而類推之其間可疑者不知凡幾

視讀書者之會心何如耳自漢以下註書者無慮數十百家乃箋釋愈繁而辭意愈晦者何哉孔壁所藏既非完帙伏生所授又苦聱牙不濬以論古之識而穿鑿附會以求其通是滋之惑也王文憲公嘗謂書有三變秦大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惟解此三變然後可用我疑亦惟解此三變斯可用我疑以堅我信自書疑九卷出而學者遂貽若發矇世有泥官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過公之爲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咨爾舜二十二言孟子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唐熙丁巳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柏所著書自伏孔二家傳出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書孔壁之舊然於今文固未有擬議也其幷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徒於課詁之舊故雖以二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遹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誤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

宋史本傳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宋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聞之蕃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楊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篇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

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凡與見剛治家嚴飭嘗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剛恤扶持之閒之沒家貧爲之斂且非爲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栢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善德哲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師於鄉栢之

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

體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見甫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微又曰大學政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語書記書疑詩辨說讀卷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篇義研幾圖書經傳句論語

書疑目錄

第一卷
大序疑 一
堯與考異 一
第二卷
典謨總疑二 一
夏書疑 二
典三謨鄉疑 二
堯典疑 三
三謨考異 三
湯誓疑 三
湯誥論 四
第三卷
盤庚疑 一
說命考疑 二
西伯戡黎論 三
微子論 四
第四卷
泰誓疑三 一
武成疑 二
牧誓疑 三
武成考異 四
第五卷
洪範疑六 一
洪範考與 二
洪範圖 三
第六卷
旅獒疑 一
金縢疑 二
康誥疑 三
第七卷
召誥洛誥疑 一
多士多方疑 二
大誥疑 三
微子之命疑二 四
酒誥梓材疑 五
第八卷
多方考異 一
多士考異 二
蔡仲之命疑 三
立政考異 四
君奭疑 一
立收疑 二
無逸疑 三
君陳論 四
第九卷
畢命論 一
呂刑疑 二
秦誓費誓論 三
君牙冏命疑 四
文侯之命疑 五

書疑卷第一

宋王柏撰　郡微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書大序

予嘗讀古文尚書序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以教鼂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由是觀之爲書至於聱牙艱澀而不可曉者我知之矣漢初書已三變秦火一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以意屬讀而不可曉者我知之矣漢初書已三變秦火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書之爲書元氣微矣及孔壁之道既出又增多

伏生二十五篇宜學者之所甚喜而甚幸固當尊尚而表章之篤信而訓詁之又何敢後致疑於其間今讀大序鋪張廢興之由粲然備典及熟復玩味則不能不疑所可疑者大略有三其一曰三墳五典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定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編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若夷退黜使湮沒於後世夫子既去之矣序者乃敢妄加言道之詞則是夫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帝王之書自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記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

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致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繹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毫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

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書法過行於天下始皇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爲夫千之故書邪必篆籀也爲秦政之新書邪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而不籀不斯而獨傳顓帝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堙廢孔氏子孫必不如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記敢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假曰科斗之法與史籀能行於世豈有二三千

多太史公妄加點攙而伏生本語亦不爲少以今日風行之書考之賴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十不止於二三而序者反欲假重伏生爲變科斗之計不知爲孔壁羞亦甚矣其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之所顯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若夷退黜使湮沒於後世夫子既去之矣序者乃敢妄加言道之詞則是夫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帝王之書自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記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

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致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繹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毫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

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書法過行於天下始皇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爲夫千之故書邪必篆籀也爲秦政之新書邪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而不籀不斯而獨傳顓帝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堙廢孔氏子孫必不如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記敢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假曰科斗之法與史籀能行於世豈有二三千

年之遠法尚存於秦自秦至漢未而年證其體致遽無識之者序者後欲誇張藏書之甚古不意千百年之後亦有疑者朱子雖取此序於書傳之首謂其言本末之頗詳且取其掃小序自爲一篇而不敢雜於經文之上亦未嘗不言其非西京文字固已洞矚其僞矣且俾讀者宜考焉此予之所以益疑也

三典三謨

堯之德至矣廣矣固難於形容矣上稽歷象下投

民時舉天下之大而遜之於舜其德固無以加於此矣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略若未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

命羲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十載之久其他豈無可書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而有巍巍蕩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堯典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命羲和也固堯之大政舜又因堯之成績察於璇璣玉衡而加詳焉丹朱傲虐共工之吁方命圮族之嘽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爲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脉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覺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曰命契之曰亦此意也此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既提其名詞之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詞之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教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卻皆載於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孔壁之分向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已而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字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而勢不得合矣且乞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崇尙愈知其決非木語也黜之無疑

又

虞氏之史官其有道之君子歟何其識之精而詞之密也何其體用備而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之後世遂疑爲堯之號夫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卽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章以四德爲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羲和也首三句已數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羲和授以閏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此下卽繼授舜一節先之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推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於仄陋而得舜又繼以歷試而又遜位此所謂推原其始之法也其頌舜也只是愼徽五典一句終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而咸宵中整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璇璣玉衡以補羲和之朱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以巡守而朝之事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八載更端以限斷位卽位之兩節然後具紀咎四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綢繆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眞

萬世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雖然其中猶有缺文也猶有錯簡也昔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戒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四字而命夔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遺語粲錯簡削僞妄以全聖人之書輒述於後

虞書

堯典

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而咸宵中整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璇璣玉衡以補羲和之朱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以巡守而朝之事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八載更端以限斷位卽位之兩節然後具紀咎四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綢繆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眞

虞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

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載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嬪降二女于嬀

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納字疑是宅字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夫子言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載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覲十有二牧曰鯀哉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爲蓋其中綱目有目目內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舉鯀也夫以堯之聖而四岳之賢其所舉乃如此其不審乎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必詢咨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輔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用或以其位卑年少未之紀遂舜可言也若堯之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他何人與之共治邪略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闕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爲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閒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平且欲以南交爲嶋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乎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嶋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贊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悞爲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竄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爲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疎也曰虛曰昴曰火尚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爲甚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大闕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爲四序之證固亦已爲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岳又測於旦又推以度數可謂精矣而天象歷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初乎至舜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以孟子言補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爲蓋其中綱目有目目內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舉鯀也夫以堯之聖而四岳之賢其所舉乃如此其不審乎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必詢咨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輔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用或以其位卑年少未之紀遂舜可言也若堯之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他何人與之共治邪略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闕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爲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閒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平且欲以南交爲嶋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乎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嶋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贊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悞爲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竄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爲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疎也曰虛曰昴曰火尚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爲甚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大闕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爲四序之證固亦已爲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岳又測於旦又推以度數可謂精矣而天象歷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初乎至舜

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尤爲簡易而詳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疑璿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爲璿璣玉衡此固未可知若果爲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之至而史臣不應不略提其綱而但以在璿璣玉衡五字而止之愚之所疑者此爲五也其他如陟方乃死之類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無益也禹謨者因禹陳謨併敘遜位一節後及伐苗中間雖有益阜陶之言而主意是禹故總曰禹謨阜陶謨者中間亦有禹之昌言而始終阜陶也故總曰阜陶謨加一大字無義也今去之貢與二謨皆夏書古人亦有稱爲夏書者今從之

禹貢　夏書

禹謨　夏書

阜陶謨復職禹一篇

愚嘗阜陶謨益稷二篇而疑其有錯簡也蘇氏因嘗疑其首數語有缺文焉而未及討索其爲錯簡若稽古阜陶之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八字亦史臣贊阜陶之語也與堯典之例一同之不同與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實無以異其下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曰俞如何阜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氏懷之能哲而惠

宋王柏著　　鄧後學胡廣丹月樵甫校梓

堯典之後當次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闔法度森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內綱領粲然堯典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舜之位司空宅百揆皆在告厥成功之後二典之典貢敘事體也二謨敘言體也此四篇者實會昌言而阜陶何師之有與禹拜昌言之失一也訓詁誓命之祖也百篇之義皆從此出百篇雖亡而四篇獨存不害其爲全書四篇或亡而百篇存其先阜陶昌言之後禹始拜之帝亦因禹拜昌言之後始命禹汝亦昌言禹既昌言後而阜陶方曰師汝昌言前後次第當然也自洪水以下數語亦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彌成五思之上而阜陶師汝昌言實在象刑惟明之上然後血脉貫通渾然天成舜之賡歌亦典昌言聯續後世乃以夔曰三段別之而賡歌一段尤無著落自禹昌言之初卽有惟幾惟康其弼直一段舜深然之卽有臣哉鄰哉反覆其詞以贊之作此歌之意已萌於此其下後推言君臣相與之義禹又卒言無忘阜陶既曰師汝昌言帝再提禹之意敘述于歌之先阜陶又再廣其歌而禹猶不敢任爲己功也賡歌畢而韶樂作故以夔曰終之此史臣敘事之微意首尾一貫精密如此惜伏生　　與之斷續也今輒正於後

何憂乎讒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

衷哉天命有德五庶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拜昌言曰俞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格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萬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載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

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師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皐陶曰俞師禹曰俞乃言底可績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師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

甘誓 夏書

五子之歌 夏書

胤征 夏書

夏書凡六篇前三篇夏之所以興也後三篇夏所以亡之漸也帝德下衰誓會始於禹一傳而啓去禹未遠而有扈氏已不奉正朔孥於大戰于甘再傳而太康則以遊畋禹失國五子之歌亦可悲也唐虞之下忽有此氣象何哉元會既軿世運漸漓此書之變體也仲康自立於權臣執國命之時僅

能壯軍旅征義和小前其羽翼終不得返國少加於羿至相而羿斃矣少康艱難中興不失舊物其功亦盛而無一句一字見於書禹之後四百年閒乃無一嘉言善政之可紀何以爲國豈非史氏之疎漏也止有二誓五歌至桀之亡可以見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胤征之誓火炎崑岡一章此則萬世討畔之大法也

湯誓 商書

序者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讀其書初非鳴條臨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可謂大疎謬者矣既而思之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危素同有怨言者雖曰安於湯之寬仁而不知桀之暴虐然上之使下下之奉命何爲有憚征惡役者於湯之國平今乃勞其曉諭斷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擊戮若勉強以驅之者以此眾職豈不殆哉蓋成湯聖修人紀於君臣上下之分素嚴於逆順從違之理素著湯之所以事桀也進以聖輔共惟臣職平時無絲芥之嫌此眾庶之所素知也忽一旦興兵而欲伐之聞見駭愕心驚膽喪相與聚言以吾君之聖明而有千名犯義之舉以吾君之眾庶而爲捨順從違之事此所以羣疑塡咄而爲言以不恤我稿事也彼豈知有弔民伐罪之大義有應天順人之大權者哉及其誓言既決眾心軿然不待鳴條對陣之有書而左右奉命卒能勝夏者政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心不恤稿事之實怨故也

仲虺之誥　商書

成湯嘗播於眾以元聖稱伊尹矣慮攸其大用誠聖人也既有大德量又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謀相成湯伐而放之而天下不驚笋無遺策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豈不謂之聖人乎湯之慙德蓋非湯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伊尹之大議密與伐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不以爲疑其亦亞聖之大賢也歟是故湯之慙德虺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虺又誥以開之告之以慙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餘也告之以建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卽大禹皐陶之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禹皐陶謨此君臣嘉謀嘉猷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誤訓因進昌言以曉論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疏之原也吳氏疑俾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湯誥　商書

此篇之書起頭立論極淵奧中間氣魄弘大後面工夫細密可謂得唐虞之心傳者也危微精一之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性書中性字始於此克綏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其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拳拳於此者爲不如此不足以勝是任稱是責也後世人主播崇高富貴之勢徒能以官爵奔走天下豈知有天命之常職哉只此數語已足以奄有萬方想當時諸侯異乎所聞莫不變換耳目洗滌腸胃脫牿涇之末習以復其本然之天矣其數夏王之罪不過是滅德作威以斁虐于面萬方百姓而實亞滅德作威便是不克緒猷失爲君之職莫此爲甚與眾請命輯寧爾邦家便是自任綏猷之責其曰予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卽大禹皐陶之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禹皐陶謨此君臣嘉謀嘉猷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誤訓因進昌言以曉論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疏之原也吳氏疑俾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伊訓　商書

太甲三篇　商書

咸有一德　商書

湯學於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一字不傳於後世至湯崩後始有五篇之書皆老臣敎戒嗣王之辭俱謂之訓可也然五篇之體不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敘事因載二訓語者也

伊尹舉三風十愆之戒申之以天命不常之理其訓亦可謂嚴矣至於太甲上篇先言我左右汝祖有此天下君相之間須各保終始所以辟辟者尤切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終惟終極爲整齊坦明次言湯以我開導汝汝不可順越其命自取覆亡所以再三叮嚀告戒可謂至矣太甲猶不改行營桐之役有不播己者此君臣之再變也幸太甲之悔過伊尹得率而歸商得全終始其喜可知太甲三篇只主在一箇相萬字大甲悔過之言亦只說一箇初終第二篇伊尹喜其悔過之言又勉其只法乃祖不可有一時怠豫之心是乃所以爲謹終之道第三篇猶慮其終之難保謂今王方纘有此善端猶不可以不守之以敬敬字與豫怠相反既敬方敢告之以進德之序終之以謹思力行伊尹將告老然播告以一德之用一箇一字變換幹旋反覆推衍精妙無窮此百王之大法聖人之功用備矣前後五篇只是一片文章典謨之後四百餘年方有此段精德之論湯以元聖稱伊尹伊尹亦以哲人自任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故經此君臣之再變而無纖瑕之可指嗣王亦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敘事因載二訓語者也竟以是而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

也況他人乎

宋王柏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盤庚　商書

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阻沃壤迫隘民淳俗儉民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奚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

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葛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怨民之意然小民亦何致遊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皆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復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子迪結乃命予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誨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處此必不致於民怨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但盤庚

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後亂脫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說命上　商書

說命三篇最爲明白而猶有可疑者以其書中有命之曰三字故謂之說命自無可疑但前輩以爲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於此則非也蓋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辭之命有面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羲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

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傅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也高宗之求傅說其亦異乎君臣之遇合也高宗之不言一敬貫徹內外用工深矣至羣臣咸諫而猶不言退而若有所得始以書誥羣臣只細味其恭默思道四字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是其不言之中乃治國平天下之大功也蓋恭默思道之時無迹之可尋無法之可授萬家一箇天下密運於方寸之間一誠既孚傅說已在左右此詰一出想羣臣聳然屏息以俟命於是果得於版築之間爰立作相豁然無疑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於言即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子王之語承子其下此其

說命中　高書

書舜之興也先之以纂臣之言次之以歷試之事古今之常法也高宗之用說也神交氣合一見如

故任之而不疑非古今之常法也然則爲高宗也難爲傅說也易高宗不知有傅說形於夢寤而後求傅說知有高宗故一徵求而卽起高宗恭默思道於不言之表傅說奉若天道於版築之中此則同一濟也傅巖之野人見其一匹夫也而高宗學問之淺深行事之得失先王之成憲後王之損益一代治道之規模皆已定於胷中久矣高宗不之求亦終老於巖穴之間孰得而測之及旣見高宗不也無一語不切想當時老師宿儒在位碩德重望

皆竦然自以爲不及也今觀其中篇是說旣受命領職之後所進言此非問咎之比其詞當有端緒與高宗所求相應決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也其間疑有錯簡焉蘇氏亦嘗謂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語一藥以爲古之立言者反以其原雜而益奇之此愚之所以不容不疑也今姑以意聯輯未必非當時之本語雖無所證不敢質言之似與高宗所求者不相違自明王奉若天道 此亂民此言立君之本自惟天聰明 此惟民從乂此言爲君之本

凡進言之端當如此從原頭說來兩段是總言爲君之道自惟口起羞 此省厥躬宜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又屬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段是咎其納誨輔德之言專以一審字戒之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宜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又聯黷于祭祀四句次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段咎其瞑眩之求已上皆是高宗身上事惟治亂在庶官 此惟厥攸居政事惟

克欽承 此與于庶位而後及於惟厥攸居政事惟

釐此段是咎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之意此是說職分事然後接王曰嗚呼王若曰以下說王之事前人之已能是謂師古是先之以爲學之實也高宗所謂爾交修于是求之之精也說則曰遜志此極有工夫傳說之告高宗於惟字上尤不苟一字細密之工也曰時敏此無間斷之意也其來其積皆自細密不間斷中得之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撓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麤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爲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爲學之鉗鍵也此是咎罔顯

乂列于庶位惟厥攸居政事惟兩此一節咎惟暨乃僚之意王曰

亂民此一節立君之本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一節爲君之本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 欽一字審字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宜 此一節咎惟暨乃僚之意 王曰

嗚呼王若曰以下說受教之人之病交修之言第三節說教字是方說受教之人不應遽及教人事夫受人之教得其指示正途開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必孜孜惟日不足始終主一於此而不敢有期必自足之心則其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忽入於聖賢之域或自覺其進則止於此而已矣此咎其舊學之廢棄於先王此又闢鎖其師古之訓尤親密者也豈特帝王之學爲然雖經生學士之工夫亦何以加於此哉高宗欲侈

說暨于先正保衡傅說欲高宗鑒于先王成憲君臣遇合之歡彼此相期之實庶幾寂寥無聞前乎伊尹成湯不詳其記錄之傳後乎周公成王不幸有流言之間箱縢前猷粲然方册舍高宗傅說吾將誰與嗚呼盛哉

高宗肜日

高宗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賚以貞弼高宗祈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雉雊於廟鼎同此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祈天永命之

請何以知其然也以祖己之言推而知之祖己所謂先格王者首開以天命之正死生壽夭定於受命之初而無可求之理若臣干之於君父則有萬不容已之事一念之誠發於忠孝非發於君父發於忠孝者亦公心也若出於自求是不受命也說命三篇固佳矣於源頭猶有所未澈成湯之所謂降衷建中者渺然不問說之諫雖有獻于祭祀乃所以爲弗欽終未若祖己之言淵粹也首曰天監下民典厥義其辭甚嚴終曰王司敬民其辭甚婉而所

天永年在其中矣又曰罔非天胤無豐于昵其辭甚直足以破其惑而復於禮高宗之世但知甘盤傅說之賢而少有稱祖己者何哉

西伯戡黎

祖己之後又有祖伊夫世家之多賢足以見先王涵養之澤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天命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警戒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其曰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所以望受者猶厚也紂特天命而不知天命之靡常雖以利口禦人而幸值其未怒故言峻事迫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歟或其言之甚於此歟天命之絕未絕正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藻乎其幸免也

微子

賢者之去就出處不可苟也以三仁之賢猶相與審處其制事之宜微子憂宗國之心焦勞危迫形於言如此之至也而猶不敢輕萌棄去之念祖伊

請其淫戲微于謂其沈酗不恤是酒色二字而已遂至於卿士相師法容庇有罪此場爲喪亡之本哀痛之言有憾其隱于古訓之有餘悲也箕子決策指其當去爲商家宗祀計則箕子自策我既不可去亦無爲人僕之理所以謀已謀人兩盡於數言之中比干之自處已見於不言之表事不必同歸於仁成湯之德澤深長如此

書疑卷策四

宋王柏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泰誓 周書

湯武皆以征伐而得天下其並稱也久矣識者謂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傷學者不能無遺慨此善觀書者也愚謂湯武之事有大不同者湯以七十里興其事桀也甚忠進伊尹於桀凡五就之其用心也甚仁伊尹大聖也既醜有夏創此大義相湯伐之蓋非湯之本心也

是以既放桀而方慙色舉兵之初毫眾疑之當時諸侯莫有助之畔人已黜始大誥於四方所以其詞裕其禮恭先儒謂湯既歸亳諸侯率職家朝而告之此不然也自禹之後疑述職之典已廢玩其告意曰誕告萬方曰嗟爾萬方有眾只是與天下更始告之以受命之由俾之各守爾典而已武王之事則不然周家積累之久至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其實則已王典文王小心翼翼謹守名義以服事殷此所以爲至德至武王則承祖父之餘慶

藉友邦之歸心氣燄既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然不期王而自王矣後世曲爲覆護支離纏繞反生荊棘若十有一年之號於征伐商之語王若曰之稱與夫杖黃鉞巡六師等詞借曰史臣追述也如受命文考類于上帝曰弼予一人曰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子四方顯子西土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曰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是其力小邦懷其德曰周王發曰昭我周王此皆三篇之

原解也大概以王自處久矣後世覆護徒爲心術之害惟蘇氏之言直截曰周之王不王不係紂之存亡也此說得之故其辭迫其禮倣勢使之然此所以與湯異不得而並稱也

又

泰誓上篇非誓也實誥也如今之檄文方召諸侯約以大會于孟津史臣之敘當曰惟十有一年春誥我友邦冢君大會于孟津妄意原敘未必然往往中篇之敘錯簡在此未應有明聰誓三字蓋終篇只是告之以同伐商未聞有誓語也此篇與湯誥相似但湯告於已勝夏之後周則告於將伐商之初此爲異耳惟其既勝夏則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惟其方伐商則曰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又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此篇當名曰周誥不當名曰泰誓也其辭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作民父母此是一大議論卽橫渠西銘中理一分殊之祖後面止有殘害于爾萬姓一句失爲民父母之心其他更不稱此語非如湯誥縝密也加大

勳未集一句此是武王錯處說得欠明白後人極贊詞解蓋是時天固以征伐之威命文王矣而文王未肯集大勳所以爲盛德及武王又十餘年與爾友邦冢君觀面之政改與不改受旣不悛只得舉此大事意蓋如此後世慾以觀政爲觀兵又生出一段事端皆是欠細玩意脉爲穿鑿傅會之過此下舉紂之惡亦不出於祖伊微子之言自不爲不實而其體終不脫於迫而僞也

又

泰誓中篇是諸侯之師應期而畢會當曰嗟我友邦冢君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不當曰西土有眾凡言西土止是稱本國之人與後面面土君于一面亦來蓋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雖無播告之書有面必來周之不期者皆小國也其兵革不足以係勝負其事刃不足以供師旅是以不欲勤其會周家之仁也聞風而自奮者八國之義也後世欲夸張而侈大之遂於人字下又如一百字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言可謂妄矣

牧誓

周書

此篇是正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上本國之眾悉陳於郊於是軍容肅整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其法恕而嚴敎其坐作進退不過乎六步七步敎其攻擊刺不過乎六侯七伐旣作其勇奮又戒其殺降三稱勗哉夫子其辭郁然總之以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其辭凜然此亦誓師之常法也出一段事端皆是欠細玩意脉爲穿鑿傅會之過此下舉紂之惡亦不出於祖伊微子之言自不爲不實而其體終不脫於迫而僞也

武成

武成者此武事告成之書也史官敘伐商之本末存一代之興章因篇末之疑皆欲比而輯之故程子劉氏簡遂致諸儒先之疑皆欲比而輯之故程子劉氏王氏各與改正次序其後朱子又加參考比諸家固已整然有條而大邑周之下非可結之語劉氏蔡氏皆疑有缺文焉是蓋猶有未滿人意者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卽繼於征伐而之下其爲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於萬姓悅服之下列爵惟五之上卻是簡易渾成不露斤斧或謂告

山川之詞雜於告羣后之中未爲安妥猶以爲疑若因見羣后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害山川之言固亦無害於義細玩于承厥志與厥商之罪意自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剔出告山川之詞於前告羣后之詞於後固爲明潔但告羣后之語必欲見於歸豐之後此則未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爲諸侯來見新君受命正始當在歸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觀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敵之後則已失於是可以觀王者之兵矣大概牧野之役諸侯之師皆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不期而來會者也徒諸侯何爲而來蓋其素受西伯之令者旣受播告之書奔趨惟恐衛彼入國者何爲之湯之初與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而已況

武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已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後行此禮二先生未察泰誓上篇是期會之辭非誓師之語中篇只作誓諸侯之師看而未察羣后以三字故受命之禮必欲舉行於歸豐之後又推出衆四月無庚戌丁未又推中閏王曰羣后之辭既居後則大邑周之下非結語遂又疑有缺文以至展轉費力愚嘗考武成中戊午羣后四字正與泰誓中戊午羣后相應此史臣以爲紀事之實可以參考處間亦因推究征商大略次第

疑是武王嗣位第十有三年春元日發泰誓上篇播告諸侯次日曰旁死魄武王啓行生魄羣后受命來朝遠近先後之不齊至二十八日爲戊午羣后之師始畢至次日又自督本國之師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併督至四月始歸豐至丁未庚戌告武成然後史臣總此本末爲此篇大略如此又緣史臣於武成戊午之下易泰誓中篇王次于河朔五字爲師渡孟津以事言之渡孟津即次河朔若無可疑但欲省文而字異而不知卻有起疑之迹後人遂以孟津至朝歌近四百里五日而至商郊非師行之常法殊不知師徒既衆其渡也非一日亦非一處曰孟津則名拘而狹曰河朔則地闊而無定名曰次則有從容不迫之意詞語之不可輕易也如此今再考武成於後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既戊午王次于河朔以泰誓修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王之師丕顯丕承無疆恤我西土惟爾庶邦暨爾百工佑予一人毖爾庶獄庶慎刑罰罔有擠于厥辜爾尚克時忱乃惟爾能奉先王之烈以撫綏爾四方爾百工其克敬恭爾位以奉天之休

治

宋王柏魯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洪範

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者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朱子 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也又曰順五行敬五事所以修其身也厚八政協五紀所以齊其政也此皇極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此皇極所以行也其微詞奧義又見於皇極辨可謂詳矣愚竊嘗玩味皇極之章疑其有錯簡爲自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二句之下宜即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會其有極也後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曰歸所以爲建極之功也前後極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詠意文勢既極縝密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詠意思尤覺深長此宜爲皇極之經先儒亦有謂此乃帝王相傳之訓非箕子之言是也自曰以下指上文爲皇極之敷言始爲箕子語此當爲皇極傳上曰敷言告其君也下曰敷言告其民也再曰天子作民父母此指皇極之位而言合接惟辟作福至僭戒言此分之不可干也舊經於三德之下其義案戾後四疇實舍兩端若皇之極建則民之訓行六之德能以剛柔克矣七之卜筮從而吉矣八之庶徵時而休矣九之五福亦備矣若皇之極不建民之訓不行則六之德偏矣七之卜筮違而凶矣八之庶徵恒而咎矣九之六極至矣自敛時五福之下其作汝用咎宜爲福極之末章此非皇極

之正訓而冠於六韻語之上使讀者反不知其本末豈不誤哉人君固秉敷敘之權其曰敘時五福盖指第九疇而言敘者皇也時者是也此也非指皇極也指五福也且其可倒反覆詩諄告戒又歸宿於攸好德之一語此所以爲福極之判愚不自揆妄疑本文未必如此然亦莫知其巢無悖於理否也近見洪氏亦有是言始信其非獨愚之疑也至於王省惟歲而下自蘇氏葉氏張氏洪氏皆謂當在五紀之下其說若可通愚則疑其易不易成不成等諸實庶證也上以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言之下以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言之以此歲月日合兩暘燠寒風而爲八中以一時字貫之其義甚明雖有諸說不敢從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右序武王箕子問荅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而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五行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右五事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右八政傳 恐有缺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右五紀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皇極經六十有四字 舊說朝中之義而詩之誤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三德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卜筮從龜從筮從卜筮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逆庶民逆吉○卜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卜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卜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卿士逆庶民逆吉○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右稽疑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庶徵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斁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疑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

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汉用咎

右福極傳

愚嘗讀漢書五行志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必以爲某事得則某證必休某事失則某證必咎穿鑿傅會援據支離使造化之機果如是不幾於淺乎愚竊謂洪範之經六十有五字謹嚴精密所以爲聖人之格言五行獨不言用蓋不言事非五行之用也五行者天地陰陽之氣也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五事而人生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其用者鮮矣夫敬者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爲一心之存亡此心敬則卓然爲一身之主而四支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脩身之大本也故經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漢儒乃易敬字爲羞字注曰羞者進也理晦而言疎功荒而用外以聖人謹嚴精密之格言易而爲迂闊無用之說乎

癒字是可陋也逮孔壁古文出而敬字始明甚矣伏生之羞女子之說而諸儒之不察也夫皇極不言數猶五行之不言用即其位之數無所往而非五也人君稟五行之精全五事之德爲萬化根本四方八面環繞而皆取法焉八政雖八而五亦寓食貨祀賓師五政也三其司以異其詞所以存八以歷數而紀歲月日星以五統乎四也六雖三德而剛柔各克二亦五也七稽疑者卜存五而筮存七也庶徵者休咎各五參以歲月日則八矣五福固五也六極實四也錯綜而言所以存九憂疾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貧爲富之反曰短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此八疇者皆本於皇極皇極之建不建由五事之敬不敬也五事之中而恩者所以敬也亦猶五行之土也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是故心者言動之所發耳目之所制靜而具衆理動而應萬事此心不得其正發而爲視聽言動既逆其則見之於萬事又豈得各盡其理哉皇極者固天下之所取正也而此心者又皇極之所以正也然則五敬者統體一皇極也五敬之中徵者又皇極之大極也故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漢儒不是之察而易之以羞字可勝嘆哉即此一字視之而盤諧之難通者可盡信而曲爲之說乎

又

班固用劉向之說推五事之配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本思屬土是以曰恭曰從之木而爲雨徵曰從曰乂曰僭皆歸之金而爲暘徵曰明曰哲曰豫皆歸之火而爲燠徵曰聰曰謀曰急皆歸之水而爲寒徵曰睿曰聖曰蒙皆歸之土而爲風徵以皇不建極添一咎曰恒陰此於五行分配已爲疎謬而又分配極亦歸之五行以好德與惡爲木之應以康寧與憂爲金之應以壽與疾爲火之應以富與貧爲水之應以考終命與凶短折爲土之應而六極餘一弱字不知其所配焉而爲極不建之歷此尤可陋也

本朝老蘇氏遂以恭從明聰睿爲皇極之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恒由是而有五福以狂僭豫急蒙爲皇極之不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恒由是而有六極其剖析亦稍明自可一洗漢儒之陋然木金火水土之配尙襲舊說奈何於是長蘇氏少蘇氏用醫家之論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思爲土此固一說也然遂以而爲土徵暘爲金徵風爲火徵可乎諸說紛紛訖無確然一定之論惟朱子只以五行之序配五事之序而庶徵之序亦然是知貌爲木之生而雨之爲水也明矣言爲火之發而暘之爲火也亦明矣視爲木之精而燠之爲木也亦合聽爲金之靈而寒之爲金也有據思猶風之無所不入亦猶土之無不資也其理有自然之應而水當穿鑿蓋分而言之事各有本德各有屬氣各有類應各有徵合而言之一事備則五事皆備一氣和則五氣俱和今夫一念之差則福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語言無章舉動失措是五事俱失豈有五徵俱見於一時乎惟五事不敬則皇極不建所以驗之於天時者當雨而不而當暘而不暘當燠當寒風反是如是而已愚故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善乎朱子之言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氣和而天地之氣亦和必如是而可以言造化之機感應之妙非知之至者孰能識此

又

皇極之經九句五行不言用者蓋九疇無非五行之用也餘八疇皆言用而用之上一字極其精非聖人孰能語此五事之敬已見於前八政之用言

農者蓋非農以爲食之原則八疇俱廢矣故謂此八政皆農之用也五紀之用協者日月之行各有躔次二十九日有奇爲一會會之會曰辰辰天壞也又有星度以測之十二會爲一歲差則歷數紊亂而不足以爲紀故以協爲五紀之用皇極者居中之定理也其用則在人君建與不建故以建爲中故又者爲三德之用古人以卜筮決疑苟不明乎體則休咎不驗故以明爲稽疑之用庶徵之形五事之應也念念於庶徵之有咸卽五事之敬不可須臾忽也故念者庶徵之周也繩此極者錫以五福背此極者則有六極之威曰繩曰威互文也八疇之言用其義固精初疇不言用其義尤精豈非聖人之格言乎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前固論之矣八政之司食貨祀賓師經言農周人政故傳以食爲先土之配也土爰稼穡農之事也貨則食之配也祀者報其所由生也仁之至木之配也賓者禮也火之配也師者眾也水之配也地中有水眾聚之象也朱子曰周官一箇八政司空之象也朱子曰周官一箇八政司寇兼司馬故師屬之天子六卿周制也虞廷止有司空司徒士疑夏改士爲司寇八政舉三卿夏制也其義密矣此疇所該者廣而詞頗簡故疑其有缺文也五紀之下則如五行之序矣歲者冬之終故配水也月者陰陽之麗故配火也日生於東故配木也星辰有分辨之義故配金也歷數通載四紀故配土也五皇極以敬用五事爲九疇之主五行共此極也六三德亦五其周說見於後七稽疑卜有五體雨配水霽配火蒙配木克配金驛配土克驛交互說者繫之貞悔則總以陰陽也貞陽而悔陰九疇之壽配水貞固之象也富配火嘉會之象也康寧配木長善之象也好德配金利用之象也考終配土萬物之所歸藏也洪範經精傳密皆聖賢道統之相傳危微精一之大用也

又

人君以一身定極於中必當有道以化天下氣質之偏養其中和之性而後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同保此極也不然則剛流於惡柔失之弱人才旣壞誤國害民天下安有平治之期哉此三德所以卽次皇極也但正直二字先儒多作兩義說故與剛克柔克爲不協有曰不剛不柔爲正直者無偏倚無過不及之德建中於民則抑揚兼未盡也以沈潛爲地以高明爲天則引喻闊遠尤甚有以正直之道治之則柔惡者亦豈有他道不過能好生而已欲天下之無淫朋無比德者惟在於皇之作極也庶民指百姓而言曰人者指有位者而言有猷有爲有守雖淺深不同均爲好德者也自其氣稟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未必盡合乎中亦必不悖于咎此等人在人君兼收並蓄和其顏色而進之曰此予所好之德莫不與之以祿而同建此極

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是承上接下句關前後二段乃若有位之人雖才具足以趨事赴功而未必實有此德則處謀善計未必有也人君必使必能也輕躁妄作蠹國害民不能保也人君必使之進於實行有以稱其才則庶乎邦可昌矣彼正人者則有猷有守者也必能審出處安淡泊決無干進之意人君必有豫以養之方爲盡善非此正人待豫而後爲善得豫而後善不得謂之正人矣此正人者苟不得遂其所好於家是人君之畔也太保一篇之意愼德二字爲之主後告之以終

彼有能有爲者徒恃其才而好德不聞君雖豫之其必爲汝用之害矣蓋人君斂福錫福爲庶民保極之道故當於五福之下而致詳焉

旅獒 周書

武王之德聖矣一獸之貢微矣史臣方以通過于九夷八蠻誇國家威德之遠而太保乃拳拳進諫于王何也蓋獒之爲獸非常犬也能曉解人意且勇而善搏畜之何所用哉不過供玩侮之戲而已武王固非玩侮人者既有是物必有時而爲是戲也太保一篇之意愼德二字爲之主後告之以終

累大德太保識幾明微受君之忠叮嚀反復可謂至矣首言貢獻之法惟服食器用則此獒也非惟正之供次卽以不狎侮繼之以玩物喪志終焉又其次方言非土性不畜所謂愼德實總總於前二章者也使武王勞其使而卻其獒豈足以勞大保之慮乎推其病之極必至於此是總結明德愼罰之行此是結前敬哉一章又次王曰嗚呼封是結前汝念哉一章末後曰往哉是作命之辭文字不多而道理無限六在愼德二字中間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二句卻相寬而先儒敬之此愚之所未解也

康誥 周書

後世信小序以此篇爲成王告康叔之書又言周公託王命而言不勝纏繞至本朝蘇氏方明篇首二十八字爲洛誥脫簡五峰胡先生及吳氏棫又定爲武王之書大綱方見倫次以其洛誥之首遂名曰誥既是武王封康叔於衞之辭謂之孟侯之命亦可也以首句有孟侯朕其弟謂之康叔也先儒以爲其事可也觀其詞氣鄭重反復告戒若武王面命之意詳玩之亦史臣受武王諄諄之旨特爲此叮嚀之言見康叔者爲武王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皆嘉之之詞也又見武王亦慮商民之難化所以舉所甚親者任此責想命三叔之時亦必有勤懇之言如此篇者明德者治民之本愼罰者治民之要史臣授此意故以四字爲一篇之大綱終篇不出此二事曰在茲東土以上此命詞之首常體也次曰嗚呼封汝念哉不康在王命當接復一段已汝惟小子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次及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一章又繼以已汝惟小子至作新民此二章皆是勉其明德愼罰事中間皆是愼罰事亦頗冗雜欠整次後一段有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此是總結明德愼罰又次王曰嗚呼封是結前敬哉一章又次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是結前汝念哉一章末後曰往哉是作命之辭常式也此篇於諸誥中極爲明白倘欠梳理如此篇可知

酒誥梓材 周書

以二篇言可合而爲一以逐篇言又各可離而爲二此是爲不可曉可合者梓材之首意與酒誥同可離者酒誥有二體既誥妹邦又誥康叔梓材末篇全不相屬也首語既曰明大命于妹邦後又曰妹土此分明告戒紂之遺民舊俗也卽又繼之王曰封者五此又分明告戒康叔也先儒以爲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以爲書之變體攙入末之通也所可知者止於戒酒而已

金縢 周書

此書敘事憜也與武成同武成是敘伐商一事始末此篇是東征前後事歷六七年始末詳略之中有筆力焉納冊辟書此金縢之首尾也其敘事不可不詳其敘流言居東止五十餘字簡潔詳明於曲折抑揚間事情隱然可判後來大誥等事盡含蓄於此武成先列四罪而總敘武事之終公滕是敘東征始終而後列諸誥法當然也其餘小小文義語家有未一者因論丕子之責竊意責字如責望之責是責望其事我於天則繼以顯代中間無

缺文意若曰三王有任保護丕子之責于天則後面能不能事鬼神之語全無意味矣如乃命于帝廷御脫元孫二字合復舉乃元孫於此乃幷是吉者謂三卜皆吉此卜者之言啓籥而參以龜卜之書乃是證三卜之果吉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者公欲以身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惟永終是圖者我但爲考終之計豈所待者三王必不忘於一人之言以代王也王瘳而公不死亦天監公之心而不從公之代也在公則當俟命以代而已我之弗辟只是作人聲讀周公以公天下爲心征誅之事固不得以私恩而姑息曰公避之而居東非知公者一移下只一義於敬字爲近初不抵牾也

大誥 周書

此下諸篇固多脫簡之可疑一也告戒之詞貫明白而反昏牙二也非特文義之難曉而大意亦往往渺然若隨詞生意屈而攀緣添字補湊強欲求通前後用工於此多矣然顓頊訓詁敬存古意或不幾於侮聖言者乎謂宜盡黜訓詁敬存古意或

略知大意不必句句字字求之亦可請試言其大略大誥者以武庚與三監叛發此誥於下所宜責武庚以汝父之不道故天命之歸周我不殺汝而封汝於故都汝合率德改行以蓋父愆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承天命今乃乘我國之大喪欺嗣子之沖幼而乃蠭起我三監誰間我骨肉鼓動之武庚之叛非流言無以發之翌弟非武庚則不能叛武庚非流言則不敢叛故曰周之失未有甚於此者蘇氏乃曰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

可使其子果人也則必叛武庚之叛不待智者而後知愚則曰此說非也殺其父者義也封其子者仁也其子非人也則必叛使其子之果人也則必飲痛悔艾修身改行以保先祀苟不願先王之祀而輕於叛者豈彼人也哉若武庚之必叛果不待智者而後知或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也久矣至武庚誅乃加封上公命之以奉商祀此亦蔵於後世歸周衛璧之傳而謬爲是說也若微子之始封也必如上公必奉湯祀不當以是禮命武庚而不命微子也今觀此書皆始封之詞也非加封之詞也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豈非懲創武庚之不律以奉商祀周之失未有大於此者而有此告戒乎史臣之命尊矣嚴矣

又

愚以紙上之陳言妄疑周家之得失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以武王之聖周召之賢爲之輔克商之初鼓事精明人心大慰何獨於此事處義制祿有如是之疎乎後世又以淺陋之見量聖人以爲不足祀乎今不封武庚於他邦而付以紂之故土當是時稍自好者必不爲之左右矣其所興共遊處朝夕之所謀議惟酗于酒德之故人祠下幸武王周嗣子沖幼周公攝政而管叔在外姦謀啓而凶計行自謂可以乘閒倡亂抵掌以復紂之境土矣武庚之叛勢所必至羣弟之流言非武庚孰敢蠱之武庚之叛非流言無以發羣弟非武庚則不能叛武庚非流言則不敢叛故曰周之失未有甚於此者蘇氏乃曰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

傳楚子克許許君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此說尤為可疑昔箕子之荅微子固以微子之義當去去之云者去其位而遁其迹也又以為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此尤非也若微子不待商之亡而歸周是先自絕於商也若微子幸紂之亡即自辱於周是自求封也武王非伐微子也何為銜璧請命是已代紂為王矣若微子苟存亦何患商祀之不存二事皆非所以為微子矣若武王既受微子降封武庚而十年不誅蔣微子其安何足以為武王周召乎愚因左氏之言逢得以參伍旁證而得武王微子之心其曰武王解縛焚櫬禮而命之者政武庚祿父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舛訛其事喜談而樂道之彼豈識有關天下之大義乎武庚鴟家國之覆滅知禍患之未艾乞命武王者勢也勢急則祈哀請命有國則搖牙肆毒此狡猾小人之常態也武王知紂已死其孤以禮來歸斯焉哀

經之可閔釋而命之仁者之心也聖人以大公至正行其義之所當為豈逆料異日之變而預防之哉微子既遁紂死即出是幸宗國之亡也況武庚既封商祀不絕吾何求哉此所以十年長往而不來也微子既不可見武王亦不得已封庚爾武庚既誅商祀再絕微子於此時而不出是商祀之果絕也賢者之出處聖人之處事又豈有一毫之未盡者乎

書疑卷第七

宋王柏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召誥　周書

洛誥　周書

洛誥之篇三山林氏說之所終東萊先生說之所始文公又於召誥洛誥亦各有說學者可以釋疑矣然猶未也洛誥自周公曰之下朱子以為自此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又取葉氏之言以此篇與召誥參看又取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

當缺文朱子尚謂苟疑而後學敢謂無疑者妄人入篇者固艱澀難曉細而觀之各有所主非盡為也愚竊謂誥誥之中辭語之不可曉者固多矣而安殷商作也蘇氏之言其亦有所未盡矣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後數經衰亂已四與王業矣尤衰弊者四五十年王紂乃決其壞而變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之仁聲仁聞日盛而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月累而歲積當是時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弃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事觀也召誥前雖載相洛之事後止是以成王新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鄙喧厖

政致戒之詞而已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則以疾敬德為主新政第一義此則頗自明白若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甚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於王止欲歸周即辭命周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冊周公之首詞反殿於篇末而冊中之詞反散於前後此皆未易就條理也第一是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欲作荅王解以為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誠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也蓋成王前不能無疑也

多士　周書

多方　周書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大略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歎商七王之德深而終歸於周公之功其言感慨俊偉而聽者竦然愚以為入篇者固艱澀難曉細而觀之各有所主非盡為安殷商作也蘇氏之言其亦有所未盡矣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後數經衰亂已四與王業矣尤衰弊者四五十年王紂乃決其壞而變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之仁聲仁聞日盛而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月累而歲積當是時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弃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鄙喧厖

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通逃容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嗥風塵之聲以選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庚檢者怨周不悛拔而進用招誘四方之無賴為之爪牙以殘害於百姓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凶非有英雄豪傑為之宗主也若以戰國秦漢虐之不通一坑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為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蘇氏謂

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凡化頑民之書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綫中間紛亂脫落序者不得其要諦者莫知條理是故隨文解義卒不能貫通愚不敢觀序止熟讀正文而知其有脫簡焉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方自首至乃惟自速辜已上皆稱多方至此亦是

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多士曰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此又知是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敬爾爾不克敬爾不亶不有爾土于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曰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一節反覆言夏商廢興之由天命存亡之幾此辟字指紂爾言謂紂元自天命既不能享遂至於亡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周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一段言天非有意去爾夏去爾商乃爾夏商自取其亡當商將亡之時天亦未嘗不求爾多方有可代商者爾既無以承天之眷顧者後周王能善

意言殷侯尹民此指武庚之遺民也言爾難固當誅戮我已大貸爾命矣爾不可不知爾猶大起狂謀圖度天命更不爲深長之思敬保爾宗祀乎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爾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爾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指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

我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一節徵前意不欲多誥爾且大貸爾命三爾曷不勉之也四爾乃責之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總結叮嚀告戒之周公之書無逸之外惟此篇條理分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遷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長我罔以知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嗣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

辭惟時天罔念罔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一節先言周之所以代商又及夏商興廢之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劉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大戾肆不正

此一節言周之所以受命以至于爾大罪不敢其糾治

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于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厥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一節言遷商民于洛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一節言爾怨我不用爾多士我位惟德之用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一節言我昔日貸爾命移爾居之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不克不蔑爾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予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一節言我不惟不殺爾又使爾安居此以親我多遜之美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敬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簡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一節是告遜洛多士及尹民之官爾能和其頑民我豈不大用爾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逷爾於他

此一節言爾苟不能信我前命我則遠遷爾於他

去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是再三反覆結前語告戒之大略如此中間恐亦自有錯簡

宋王柏著　鄒後畢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君奭　周書

今謂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他辭若考

其時則卒未有定論今詳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自曰以下遂武王託孤之命如此又有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又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此可謂周公攝政之時矣其後乃曰天休滋至惟我二人弗戡又曰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則此等語又非所嘗言於武王初喪之時史記之論固陋矣而蘇氏謂周公歸政後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而篇中殊無此意則小子同未在位蘇氏竟不釋如蘇氏說則此句終無著處東萊先生祖小序意謂洛邑成而周公欲告歸召公亦欲去周公既爲成王留而周公欲召公留如此言則是周公歸政於王矣是時成王年亦長矣不可曰小子同未在位此句仍舊未有所歸但此篇所不可知篇不過留召公之時爾其言雖艱澀而大意自明非如洛誥頭緒多而不可就理也然亦有差誤處如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乃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蓋各有得失嘗曰昔在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此處未說到我王割周者言美里之厄也姑玩之可見

蔡仲之命　周書

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之刑慶當焉播之眾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沒以仲爲卿士蔡叔既沒而仲猶在周公之側其義不可不明今輒與考定於後

曰無若爾考旣言而不隱一欲仲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曰立政一欲盡天下之公議天無親者示戒凜凜然想仲欲泣祇承而敢以爲榮乎

立政　周書

第一是失儒欲爲周公避嫌不肯言歸政使周公之心事益不明於後世周公夙有聖德自文王時則已與召公分陝而治既而左右武王茂商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正百工蓋代行天子之政而未嘗攝天子之位也成王亦未嘗不一日履天子之位而亦未嘗一日親天子之政也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一節言禹湯榮受用人得失治亂之分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親政之初上自王左右三事下至百司庶府外至於都邑之長諸侯之官周公莫不率之北面以聽王之新政因告嗣天子者蓋昔日嗣位爲天子今日親王若之政矣既聽王之新政不可不皆進戒於王於是自帝伯之下至於阪尹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然後云云緣首尾有錯簡而虎賁綴衣而下俱列於三事之後更無將屬而意義不明今輒與考定於後

周公若曰拜乎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復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處盾三亳阪尹乃敢皆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一節周公率羣臣歸政於王因命羣臣進戒美其言而嘆其憂此者少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繭俊奪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亟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代行天子之政而未嘗攝天子之位也成王亦未嘗一日親天子之政而亦未嘗一日不爲王之職也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一節言禹湯榮受用人得失治亂之分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王惟
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
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一節言文王武王知用人之道立民惟任長伯
立政惟擇三事皆俊德之人而不下侵細務武王
循文王之功用此義德容德故能受此大基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周末慎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徵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一節戒成王於三事惟念念成德之彥以治民
調和庶獄庶慎勿以小人間之惟正是乂而不可
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

謝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
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一節再提湯文用人安其職盡其用最不可用
小人以結前二段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
列用中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
烈

此一節卻提夏商兩武王結後一段再戒庶獄并詰
戎兵
周公若曰太史嗚呼繼自今嗣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人

言既終又呼太史記之爲後世子孫之戒知此分
合卻節奏差明無龐雜之患無穿鑿傅會之謬蓋
親政之初擇賢共天職最爲重事曰顧後尊上帝
曰不蘧上帝之耿命曰以敬事上帝惟事天之實
莫大於此其所當留意者又不出於三事綱領既
鴞未嘗及此今既歸政居東恐成王復爲浮言所

移故作此七嗚呼於其終止曰嗣王其鑒于茲不
及他語者其戒深矣

周官

此成王初政訓迪百官見成王之德日新周公之
經制大成用家文物詞命之正盛也此書雍容肅
厚有虞廷氣象爲後世莫能及成疑此君與周體
不同蓋周公未成之書此其總牧也

君陳

畢公文王之大臣周公尹洛之後當即以畢公代

之而君陳咸謂其新進者也而可超躐老成而當
此重任乎觀其所以命君陳其體輕其辭戒所稱
者只推其孝友之行是國得爲政之本矣然爲政
亦多端非可恃此而他無所事況有商之頑民在
焉新進少年或乘銳變更未必不反激其易動難
安之勢竊意君陳既有孝友之順德或平時親慕
周公而師畢焉者也或在用公左右諳練其本末
者也觀其凡人見聖由聖之語知其能親炙周公
效二長說文王之無逸四是戒嗣王之不可逸五
特以我聞曰更端言古人之所以相與敎告叮嚀
者正恐此者未明爲浮言所惑也六是言昔四王
之所以迪哲者亦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
情狀政不惑於浮言此是氣脉過接處若不聽人
之敉告輕聽人言則罰無罪殺無辜怨叢一身豈
能享國是久哉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稼穡
之艱難未嘗識小人之情狀所以前日爲流言所
惑今雖感悟是豈可不常以爲鑒昔周公止作鴞

之訓知其所以告戒後生也其曰至治馨香四句是不忘周公精微之論故舉以訓君陳益周公之制度法令備矣但欲其曰昭曰式曰弘而已所以從厥攸好者正欲其以孝友之行爲化民之本次若敬主此德則商民無有不變者也畢公前輩也恐其未必一一肯遵守周公之舊所以異時命之於商民既安之後屬其旌表淑慝蓋是有設施作爲之人未可繼周公此所以合老成而命新進者或此意也嘉謀嘉猷入告一段爲氏以爲史臣失詞誠是也

顧命 周書

康王之誥 周書

二書只當合爲一篇一正其始一正其終中間命誥之詞不多全是紀載國家始終之大典謂之敘事可也蘇氏之論以爲三年之喪既成服而釋非禮也此言誠足以爲萬世法周公召公天下之聖賢也以天下之聖賢夾輔王室所以處事制義當無毫髮之未盡周公之崩也位家宰撫幼主以君臨天下誦宜鎮定天下如泰山之安周公以聖人之心待天下而不肯爲嫌疑之防亦以聖人之心待骨肉而不肯起嫌疑之念行之以大公至正洞然而無所顧忌者也豈料姦宄餘孽覬覦門隙盤踞人心倡此一大變乎成王之顧命古所未有豈非懲創前日身履之變故出此防危慮患之計乎召公恢張末命其設施使內外小大之臣無一毫之可議所以綏定王室者密矣而不暇考定禮儀於倉卒之間而終不免德世之議評吁

可畏哉雖曰處變權宜未易以常法論然處變猶不免後世之議權可易用乎古今善用權者伊尹一人而已

書疑卷第九

宋王柏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畢命 周書

畢公四朝元老也命以保釐東郊成周所當尊稱所當重故起初惟十有二年王若曰嗚呼父師惟公克慎厥德王家我聞惟曰其難其慎惟克果斷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毋曠庶官政乃乂民罔攸勸乃惟成周道有升降政有張弛教有損益俗有移革因革損益各有攸宜茂昭先訓以引我烈祖以揚文武敬哉有土昭乃顯祖東郊不開四方其訓之有恒肆其訓之有典式克厥愼厥德雅訓有常作周恭先質厥獄惟良弼教有方有政有事有牧有民有土慎固乃守謹乃出入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用克正厥德乃厥聖乃神乃武乃文惟周惠迪厥德從厥攸好毋有不變者也畢公前輩也與諸命體製迥不同也先敘周公之功而商頑有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今時之所宜者與昔不同卻在於旌別淑慝而已臧厥臧則餘頑不勞力而

自勉康王豈敢以商民已化爲善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周公雖收其放心今常有以閑之惟不剛不柔脩之自我又以此爲之大訓漸漬而薰蒸之先有以建其無過不及之性庶幾可以成周公君陳之化畢公既有盛大之德而又克勤小物其德周矣以公德義之訓宜無不服者然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若不稽古以訓之而其強辯橫議未必能遽服也今當旌別淑慝以作其好善惡惡之貞心古訓格言以堅其好善惡惡之實志閑之之道其不易也如此康王卽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而康王必推擇此大老鎭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劭其惡匿導之以德義啓之以古訓昔所以爲明之之具也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日嗚呼父師其行若後也所所以盡其敬終日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

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爲君亦可謂善持盈守成者與

君牙　周書

冏命　周書

穆王周之衰世也而詞命經綸典雅無異承平之時此內史之職猶有豐芑之舊觀其命君牙也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衛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先王之格言不過如此其命伯冏也在昔文武以下至萬邦咸休尤得體要聖人以爲後世法其在於此然玩味其言二人殊無德之可稱爾可居其位乎昔之命康叔以武王之弟故不以德言但拳拳以明德訓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未嘗無厥稱述也其後雖蔡仲之命猶以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言之新造如君陳亦有令德孝恭之嘉而君牙者獨言其祖父之嘗有功是以世臣勳舊命之耳後世終不聞君牙爲何人而他亦無事功之可舉也伯冏之命終曰惟予汝辜詞色嚴毅待左右僕臣之體當如是哉後世法其在於此然玩味其言二人殊無德之可稱爾可居其位乎昔之命康叔以武王之弟故不以德言但拳拳以明德訓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未嘗無厥稱述也其後雖蔡仲之命猶以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言之新造如君陳亦有令德孝恭之嘉而君牙者獨言其祖父之嘗有功是以世臣勳舊命之耳後世終不聞君牙爲何人而他亦無事功之可舉也伯冏之命終曰惟予汝辜詞色嚴毅待左右僕臣之體當如是哉

東萊先生以稱王此心不獺乃以造父爲御驅馳忘反導其後者果出於僕但而歎伯冏此時之在不在也愚敢謂伯冏之命乃所以爲任造父之端也僕正雖曰下大夫而特作命書與大司徒等此未必周家之舊典周禮止有大僕而無正也不過穆王欲尊寵伯冏創加一正異其職何其詞以寵之爾此穆王之所以爲穆王而周之所以衰也

呂刑　周書

訓刑始於帝舜言約而義備此所以爲王治之世也訓刑終於穆王目繁而罰輕此所以爲衰亂之世也只流宥五刑一句所該者甚廣所制者甚詳有三代之遺風聖人以其世之變尙可以爲後世戒敘事者述此一凡例而後世忽之而未嘗致思五書亦以其能精察於典獄之衰尙可以爲後世戒訟罰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朱子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斯言足以窺穆王之本情者與

文侯之命　所書

厲王之禍周室幾亡宣王獨能倔強奮發復會諸侯於東都卽有如方叔召虎尹吉父仲山父之徒驅車左右之力幽王再擾至於不能爲國而平王遂至東遷東遷雖曰失根本形勢之固尙可爲中興之資者以周公君陳畢公三后之德化入於人心者甚深猶能效死而不去者三百餘年使東遷之利稍振風采則崤高扶與清淑之氣未必遽息也溺水東迤水西必有賢明俊乂之士相呼而起爲之宣力四方何至萎薾蕭索之狀如是哉今觀其命文侯也不稱曰伯父叔父而直以父目之不敢稱其名而呼其字不典甚矣閔予小子一段栖栖乞憐之態殊可醜也雖曰不敢驕飾虛詞而傾何情實以見諒卑自牧之意然君臣有大分也命令有大體也豈有聽大分失大體而有作興振起之理哉首遜文武之受命卽歸功於先正左右厥辟按諸世家叔虞者成王之弟倘相與戲而遂封於唐又安有輔文武之事斯言實誣矣惟曰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倘在命詞之舊視夫子蓋

傷之以爲後世戒而未見其有事雄之責也愚嘗
謂夫子刪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於
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於書而見於
豳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作補金縢也宜
王中興之詩粲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
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
命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詩書春秋王通謂之三
史其亦有見於此與

費誓　周書

秦誓　周書

二誓書之附庸也聖人何爲而取之取其不顯武
也誓者出師殺伐之辭也徐戎淮夷之屬矣於魯則肘腋之患也伯禽胡不曰今不取後
世必爲子孫憂乎詩其書之首辭極其嚴殺其終
不過脩城郭積糗糧務茭爲備禦之計而已此所
以爲諸侯保守境土之法也方春秋五伯競逐之
際選將厲卒攻城略地今日滅某記明日縣某國
書伐書克書敗筆相踵也而不自意悔過之詞忽
發於秦伯之口曰我心之憂曰月逾邁若弗云來
詞語若從容不迫而嗟臍之悔深切莫甚於此聖
人烏得不喜而殿於二帝三王之後爲諸侯窮兵
好伐之戒也哉

書疑九卷

宋王柏撰柏字會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基黃榦弟子
榦又宋子壻也故託克托等俯宋史以朱子之故
列柏於道學傳中然柏之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
與朱子之謹嚴絕異此其辨論伊書之文也伊書
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見宋語錄併今文而
疑之者自趙汝談始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改定洪範自龔鼎
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
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
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
疎密茫無一定也其爲師心杜撰紛亂聖經已不
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
明辭達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
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既張體貌且盛改
元紀年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裁護反生拘束又
謂大誥嘗王貽我大寶龜兩十有大艱人亦不靖
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雅委之於定數是排斥
堯舜不已併集矢於經文矣豈濂洛關閩諸儒立
言垂教之本旨哉托克托等修宋史乃與其詩疑
之說並特錄於本傳以爲美談何其寡識之甚乎
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此有左傳
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曰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抑或爲他書所載如商
弗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抑或爲他書所載如商
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案論語子所述帝王遺語今本不載見

經義考按語

王氏柏書疑宋志九卷又讀書記十卷存書經章句佚尚書附傳宋志四十卷佚○按漢儒于經文過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尚齋王氏于諸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于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作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皋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未嘗不服其精當然亦知者之過也

朱彝尊撰

書經注

金履祥注

重刊金仁山先生尚書注序
仁山先生著述見于梓侍制所撰行狀者尚書表註大學疏義論語集註考証孟子集証考証通鑑前編通鑑舉要昨非存藁仁山新稿仁山亂藁仁山噫藁等書尚書註十二卷則無明文惟云先生早歲所註尚書章釋句解已成書矣云云當即是書蓋先生少作也元明以來流傳甚罕四庫書目及學經室外集皆未著錄常熟張氏金吾藏書志祇載殘本六卷閻無錫秦文恭家有全書余求之數年而未見同治十年歲

命赴國公餘之暇輿評符周季既太守鬼訪遺書乃從福州陳氏得之卷中有秦藍田印知即秦氏舊藏也抄軼流傳譌舛甚夥爰爲校正付之梓人而序其端曰經之古莫如書經之不可信者亦莫如書孟子已言之矣何論孔傳古文出子東晉航頭舜典出于蕭齊乎然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微言奧義胥于是乎在學者不欲闖唐虞三代之道則已苟欲闖唐虞三代之道舍是將何由先生爲朱子四傳弟子直接紫陽之緒其學以由傅返約爲主不爲性理之空談經史皆有撰述尚書則用

功尤遂表註一書爲一生精力所萃是書即表註之權輿訓釋詳明頗多創解如以血流標杵之杵爲鹵訓爲血流地濕以大卞之卞爲弁弁有帶拱之義訓爲禮雖若近于新奇實不悖于古訓與後世之穿鑿附會者異矣自若璩閻氏著尚書古文疏証學者多斥古文而崇今文發其端會宋吳氏書裨傳王氏書疑也先生受業于王氏而不掊擊古文蓋猶守紫陽之遺訓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陽月歸安陸心源序

虞書 虞古文作𡍮
堯典 古文作尚書第一
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古文作粵若乩古帝堯曰放勳 今文作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朱子從之
粵起語若稽追記之辭古崇之也堯名古者世質雖天子不諱其名放大也放勳者總名其德業之大也一曰放如推而放諸之放謂推廣以成其功也聖人亦善推其所爲而已意與下文二章相應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爲堯稱焉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古文作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今文作欽明精明也文文理也此敘堯之德也欽誠敬也明精明也文文理也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倫理明順燮乎其有文章也思言其運量裁處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舊說止其所止然二字氣象自別蓋其盛德從容之極難以形容故以安安言之恭讓欽之接於人也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貞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史臣敘堯之德而以欽爲首此聖人之心法也允恭以下即四德之推恭讓者欽之發被四表者明文之著格于上下則思之感通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矣而又曰文思陳文蔚曰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也子王子曰欽明文思猶言仁義禮智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推明也俊德大學作峻蓋其得乎天而出乎

其類者卽上文所敘之德也平者和同之章者
品節之百姓者帝嚳之民昭明則民心風俗之
俱新也萬邦諸侯也協考比也如協時月如國
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皆考比之義和
調齊也萬邦諸侯豈無賢庸之不齊堲人朝覲
巡省考禮正刑一德黜幽陟明皆所以協和之
也黎民黑首之民舉天下生靈之衆也上文紀
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
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感化一則布政施化
推而廣之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二氏也歷紀數之書也言天者所謂堯歷
也象者觀天之器後篇所謂璣衡之屬是也言
天者謂渾儀實始于此上古以來因時作事而
歷法益未備帝堯始爲歷象之制定其財成輔
相之節以授其民遂爲後世常行之準焉朱子
曰此所命羲伯和伯下文分命其仲叔履祥
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太山霍山皆奏羲伯
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
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于分職

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
南交

劉氏云宅南曰交陳氏云宅南交曰明都

平秩南訛

史記索隱作爲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
氄毛

宅度也蔡獻石經作度未子云宅度古文通歷
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
嵎夷南交宅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
子午之中推日道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
日中之景寅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
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宅嵎夷曰暘
谷周禮所謂日東則景長多風之地也南交曰
南則景短多暑之地也昧谷曰西則景朝多陰

之都也幽都曰北則景長多寒之地也四方地
勢不同風氣亦異各有宜也故測候之際因度
其所宜爲授時之節所謂平秩東作南訛西成
朔易者也易加周官所謂一易再易三易作訛
成易皆謂民事各以方異辭耳平秩史記依今
文作便程其義尤明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
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
揖四十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
永短之極立二至參之民生析因夷隩而爲四
時之政鳥獸孳尾等語則候之物生此歷家七

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皆授羲和以作歷之綱
要四子分爲四節每節自作訛成易以上分方
自日宵永短以下分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有古文以作又
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既命羲和歷象又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朞
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
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
氄毛

宅度也蔡獻石經作度未子云宅度古文通歷
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
嵎夷南交宅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
子午之中推日道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
日中之景寅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
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宅嵎夷曰暘
谷周禮所謂日東則景長多風之地也南交曰
南則景短多暑之地也昧谷曰西則景朝多陰

之都也幽都曰北則景長多寒之地也四方地
勢不同風氣亦異各有宜也故測候之際因度
其所宜爲授時之節所謂平秩東作南訛西成
朔易者也易加周官所謂一易再易三易作訛
成易皆謂民事各以方異辭耳平秩史記依今
文作便程其義尤明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
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
揖四十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
永短之極立二至參之民生析因夷隩而爲四
時之政鳥獸孳尾等語則候之物生此歷家七

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皆授羲和以作歷之綱
要四子分爲四節每節自作訛成易以上分方
自日宵永短以下分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有古文以作又
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既命羲和歷象又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朞
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

曰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
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
而過一度日躔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
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一百三十五而與初纏會是一歲日行
之數也月躔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
十九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
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
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
十而一日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
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
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
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一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
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餘率則十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歲七三歲一閏則三
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
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履祥
按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
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積四千六百一
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復會於甲子朔旦冬
子時半冬至則又爲歷元矣今立成法率三十

二月而置一閏

朱子曰按帝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
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

不足故天度常平遲而舒月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履祥按帝堯之言天常寬而歷則密後世言天者常密而歷則疎蓋帝堯生知卽事洞要其於周天固已知圓奇之妙四分度之一不足以盡天矣其命羲和不過授之以作歷之綱要如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朞數暨舉全日至於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羲和有司之事帝堯固不加數數然也然世日不足而始爲度度不足而更爲分秒愈多則算法常愈密矣然久亦未嘗不差也蓋聖人因時制歷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歷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制歷則歷與天常相應定歷推天而歷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圜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執定法以拘之也然常就其說而考之所謂四分度之一也析爲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果若所言則止曰四分之一可也何必析爲小分哉太初草創乃以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少固不足論晉志載劉洪王蕃之法則析爲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如此則四分度之一者乃其大約而於四分一之外天舒日縮又餘小分之九也十年則九十分計百三十年而積差二日矣唐開元大衍歷又析一度爲三千四十分每歲日餘三十七分太積八十年而一度又餘六分自唐至今皆用之然自開元至寶祐五百四十年而差十度則唐歷積分雖多

反不如晉志之近密也紹興統元歷漢上朱震典之析一度爲萬分每歲氣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又按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昴宋壁一度中堯歷中星與日所次至是差四十餘度而差四十餘度至景定甲子冬至之日已在斗初漸入東陸後此三千六百年冬至之日遂行過東陸之中又三千六百年南陸則冬長夏短幾相貿易造化不幾於變乎日非然也唐張說一行歷議曰日之所行卽爲黃道日差則黃道與之俱差必不至於冬長夏短矣抑後世豈無聖人隨世裁成良太史隨時推移者此固不必長慮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登庸之命不言所臧帝之意固有在矣朱丹朱也放齊以嗣子朱爲對啟明者謂其才智之開

明也朱之爲不肖也亦以此朱子曰此下爲舉舜張本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今本滔天二字下文之衍孔穎達曰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四岳者掌四方方岳之宮古者大事則咨四岳之上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然洪水之害一

使詢訪四方之言也方洪水方割始爲害也傷山襄陵叙其實也浩浩滔天言其勢也滔天當時方言云瀰滿望皆水而天影其平若滔天然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僉曰者四岳以衆言告也鯀有崇伯也方命舊說逆命史作負命按堯典上文方鳩方割皆作方始之義則此當云我始命他爲職時卽敗羣自用則治水大任弗可爲也圮族猶詩言敗類岳曰者上舉衆言此因獨對異義未詳列子注

及柳文與異字同言但用其才可以治水則已不必病其圮族也

帝曰往欽哉

帝順衆言而使之往復云欽哉以敬謹則必不圮族自恃而事功成矣

九載績用弗成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難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有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焉或曰僉之舉鯀也方命圮族帝已知之矣知而使之何與益爲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鯀之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悻違衆易於敗事爾時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棄帝之命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復言訖績無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甯獨鯀哉又按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庳經稱禹決汝漢揚地而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鯀也禹何以不諫曰禹安得不諫以鯀之方命圮族況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諫鯀必有所不從舜之知禹亦必以此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蠲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于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心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間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盡井田爲溝洫定經制物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

曰否德忝帝位

巽入也使入居帝位也或曰巽與遜同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錫四岳以衆言對也錫予也以衆言對而曰師錫重之也薦聖人於帝此天子也安得不重爲之辭老而無妻曰鰥舜三十未娶而即曰鰥古者聖人繁育人民三十而娶者期之極也至此而未娶即鰥也瞽大傅曰父頑母嚚而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帝曰俞予聞如何

予聞者已知其人也如何更詳其實也以舜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釐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放勳以成功言重華即重放勳之華也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矣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迷臣道也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以下即受之以愼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古文孝平時始列學官諸以亂厥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

夢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今存之以俟來哲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梼戚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矣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

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履祥按高陽顓頊也氏謂其胄代才子謂高陽氏之世其故家遺俗也高辛氏才子之云亦然故總謂之十六族或者不知遂以爲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氏之八子豈果堯之庶弟與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子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故虞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履祥按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古者聖人爲民驅其龍蛇惡物而處之平土故四裔無人之境螭魅聚焉

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

於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履祥按太史克敘四凶之辭疑多益惡蘇氏古史亦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今故略之

納于大麓烈風雨雷弗迷

莊南子曰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

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蘇氏曰洪水爲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濕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相之與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

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舜於是使禹治之禹於履祥按洪水之爲患也堯使舜治之舜使禹治之禹於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以玉爲璣以象天體之運精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爲橫筒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義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儀

必得聖人之規模焉又按孟子稱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則是氣化消息固有定勢矣獨不觀諸人事歟曰朱子固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大抵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盛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化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之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何則帝堯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六十餘年氣化可

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我亂之因故散而爲子朱之不肖洪水之橫流四罪在朝聖人在下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故水之爲災也則數治子之不肖也則與賢舜禹並興四罪終去所以處亂而迄不害其爲治也然則世皆以堯爲極治之主愚竊謂堯舜皆善治亂之君後之爲君者無徒曰氣數云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雍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異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按論語堯曰篇首載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堯老而舜攝也堯終其事而舜受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以玉爲璣以象天體之運精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爲橫筒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義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儀

象蓋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圖如彈丸故曰渾天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强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當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瑺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其次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以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結以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照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而又爲小環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瑺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其次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以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結以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照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而又爲小環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

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儀禮經傳通解愿象篇曰渾天儀唐正觀中李淳風爲之開元中張思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爲之宋太平興國中張思訓創爲元祐中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象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朱子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

謂宗尊也謂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

象之後祭祀以揖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合五等諸侯朝揖于御各執命圭璧爲信以符于天子盡正月皆至於是日日覲見四岳九牧以察問五等諸侯之政班還其命圭璧如新命受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禮記作柴而望記山川蓋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岳之下記東岳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以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放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餘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歲巡狩而四祭天不已瀆乎當從記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

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玉至贄舊在修五禮之下朱子謂當在覲東后之下蓋東方五等諸侯及公侯之子明庸之君與卿大夫命士贄見之儀等也聖人制爲覲享之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取服食器用而已古時多玉故公侯以玉爲贄以其天子之器用賜于古者立衣繡裳黃亦爲裳故侯之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以其衣服卿羔大夫鴈士雉以其飲食也羔羊舒鴈二物皆可以生得士異於庶人故執雉取其文也而雉不能生得故以死者爲贄可以見聖人制禮詳密而簡易也如此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朱子曰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爲陽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爲陰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太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

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而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祖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益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今按如五器卽禮記所謂考制度衣服正之之類是也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朱子曰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書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稱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其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再存之

堯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明試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禹貢九州冀高山大川此分爲十二州故又分表其山及通朝貢水道吳氏曰此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敘不當在四罪之前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前後之序是也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爲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衆於是分州自衛水以北爲幷州舊無閭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是爲十有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爲九州蓋九州爲正而幽幷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之制合幷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于雍州之制合梁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冀復三焉嗚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川河沛幷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沛恆山其山鎮曰岳山其川淮沂青州其山沂山其川淮岱徐州其山蒙羽其川沂淮揚州其山會稽其川三江荊州其山荊山衡山其川江漢豫州其山伊闕熊耳其川伊洛雒梁州其山崆峒岷山其川江沱漾雍州其山崆峒太華其川涇渭

恆山其川滹沱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與

冀以興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朱子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卽文祖或曰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稱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其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再存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之說見大傳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書敘四罪在舜攝位之末蓋作書者紀舜象刑之法與其恤刑之意因記二十八年之間刑者四人而已外是無刑者是則因而係諸典刑之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則崇鯀羽山之殛猶詘於三考之後而追罪於三十年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然者而謂聖人爲之乎

二十有八載

舜攝二十八載也

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魂氣歸天爲殂體魄歸地爲落鬼神之義盡矣者也流遁之俾遠去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與夫親貴動聖人在上又鬼神之盛故言其崩曰殂落百姓者畿內之民四海則凡天下之民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蘇氏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呂氏曰舜繼堯法度章禮樂著而又野無遺賢嘉言罔伏舜至此復詢闢明達何哉天子初政如日之升方積陰之後日之初升則固光明精彩矣若常晴之後日之朝升其光明精彩亦自若也舜之繼堯其常晴之出日與愚謂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況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也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遍羅州牧所以通濟之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難王侯牧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治體風俗可知矣十二州冀兗爲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蠻夷率服蓋推言其效也

舜曰咨四岳

特曹舜曰則此前稱帝者堯也後稱帝者舜也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前以百揆攝政至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焉庸功也采事也亮明也采亦事即庸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庸也熙載也

疇皆謂誰言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惟時則指百揆之職朱子曰帝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弃之爲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

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即位之後大征伐故外以撫夷委之州牧內以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兵藏於田賦徒眾寧於司徒戎器制於共工馬乘兼於者聖人以時教民稼穡常有再登三登之積不朕虞則兵政無專官自不廢事

帝曰畴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敎民利器用爲國除器械也所謂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之凡言汝諧者謂能調和其徒屬也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誰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虞衡之職各順動植飛走之性而封植繁殖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材木不可勝用鳥獸魚鼈不可勝食馬畜繁息澤及萬物者也朱子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白仲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謂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斯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

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朱子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按周太史曰姜伯夷之後也史記敘齊世家槃出四岳及其敘十二國則又曰伯夷之後周封於齊豈伯夷四岳之子與若是則岳爲能內舉矣夫禮樂之本同體異用伯夷遜于夔龍則夔亦固可掌禮矣而謂其達於樂不達於禮是豈夫子之言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子者自天子以至于士之長子也是皆將繼其父以有天下國家職位之責者故教之尤專古之教者非有簡編文字之多也而必以樂蓋簡編文字者聞見之粗而樂者轉移氣質之妙也所以消融其查滓滌蕩其血氣而涵暢乎中

和者其妙機在乎是也今之教者皆其粗而已矣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此教胄子之目也人之氣稟不同故其性質有異非數端所能盡者胄子生長富貴之家其性氣惟是數端爲多也直而使之溫寬而使之栗所以濟其偏也剛而使之無虐簡而使之無傲所以防其過也然皐陶九德之目亦自是數端而細推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

此典樂之目也天理流行具於人心感而爲詩者無非天理之眞機也而況聖人在上治化清明則人心感而爲詩者此固和氣之所發也聖人以其足以暢和氣感人心存啟發驗政化格人神於是採而播之樂夫其詩也則必有聲音唱詠以歌之歌所以詠其言也夫其有歌也則必有清濁高下以節之五聲所以依其永也律呂者又清濁高下之度所以協其清濁高下而被之八音者也然既依諸聲則字有其節而可以協諸律呂既協諸律呂則聲有其度而可以諧之八音音有其諧則可以成其韻調也此作樂之原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之也殄絕也讒邪之說使人昧於所聞是絕人爲善之行也一曰殄者過絕之行中庸所謂行怪者也震驚朕師者謂其鼓眾亂羣也邪說之行其勢起於民情之不遂政化之不明故也所以消融其查滓滌蕩其血氣而涵暢乎中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此讒

說之所以行也納言所以伸民言而觀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民心所以化於上而邪說所以不行也夫邪說皷行古今要不能無觀唐虞之時風俗醇厚政化修明一有讒說殄行之興則眾以爲駭上以爲疾而觀民風修教化所以邪說者不得作後世上無教下無學邪說詖行肆然而行於其間民皆安之而上之人又或從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覩其來久矣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所以拉命與後世出納之司則有之納言則非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欽之一辭堯舜之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警惟此一語二十二人之命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欽之一辭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眾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舜之黜陟善惡明也古史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遷民爲惡不悛乃復分北處之以教其眾分北之者分其民順化者與遷命者猶後世部分夷狄爲生戶熟戶

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說見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羅其渠魁也當舜之時

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蠲渉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祖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寘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說者又謂分北之政在舜季年來格之後故係之舜典之末是又不然夫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無事之世帝者有作其規模設施皆於其初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雖其開隨時消息蓋無幾也舜自初年即政分命羣賢三考黜陟庶績咸熙分北三苗以罪分北則自餘無事可知矣故終之以渉方而餘不屢書焉且於典曰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於謨曰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則分北之事爲三考黜陟之典在眾功咸熙之後無疑也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之事莫大於禪禹而典不書徂征亦不書何獨分苗而特書之然則典之所書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權輿五十年之治者也若征苗之事則薦禹之餘如舜巡狩四岳肇州四罪之政不繫之堯而係之舜者也不然來格之後彼既服矣又從而分北之所謂如追放厥既入其竺又從而招之而謂聖人能之乎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言舜生三十而登庸又三十年而在位又五十年乃崩言其年數耳非號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朱子曰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大禹謨

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朱子曰文命敷於四海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者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朱子曰已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之謂也是此舜初年之謨所謂帝者皆述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朱子曰惠順迪道也逆反道也惠迪從道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履祥謂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諭堯之克艱蓋因舜論堯之辭而推堯之德業舜明堯之心而益明堯之德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言感格之由則又以警舜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無可慮之時也無虞之時法度易弛逸樂易起故戒之疑謀謀之未決者未可行也百志惟熙謂心之應事皆明而無所累也益之言罔者五勿者三無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失度逸樂戒其修諸身者也違道從欲戒其施諸朝廷者也無荒四夷來王戒其不其施於百姓者也無怠無荒以終之雖達之夷狄可也千百姓譽與咈百

姓二句相反須是兼看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要在道欲二字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此總言治之本原綱領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推言德政養民之自也所謂六府者府藏官府之府六府所以裁成天地之性遂萬物之宜而致天下之利者也傳稱古者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故有五行之官所謂木工火工金工水工土工是也其在唐虞豈非六府與禮記殷制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蓋本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銘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人也然則其在有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與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與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職與六府各修其職矣

而政事之大有焉敎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肅禮之事如司徒敎敎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也利用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爲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如此則竝爲九功非旗例矣縱曰修屬人事可列爲功然修與和對耳非

正利厚二言之比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士爰稼穡而雖爲二於義不通不若從記禮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職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矣六府之所掌三事之所運謂之九功昔有成績功緒謂之九敘民樂其樂利其利沐其化而歌其事采而貢之上之人比而成章謂之九歌也者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若者也蘇氏謂其辭事若幽風之類其是與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敘九敘者以其昔日自水土既平以來六府之修三事之和久矣和豫之世人情易緩庶事易弛故禹於此論德政養民之事必戒之用休謂時戒喻之而使之休休者知樂業安常之爲美也必董之用威威古文作畏謂時董督之而使之畏畏者知廢事失常之爲惡也必勸之以九敘九敘者以其昔日之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及閭巷莫不歌之使民樂而不忘思而不貳勤而不倦焉此德政養民無窮之治也蘇氏謂九歌若幽風之類愚謂如此則周官吹豳詩以樂田畯吹幽頌以息老物亦勸民九歌之遺意與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朱子謂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平水土之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朱子曰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義命舜曰總虞師

者蓋堯欲使舜眞宅帝位舜讓弗制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禹皐而已故禹於命撝之時所遜惟皐禹懼帝舜惟見已之功而不見皐之爲功則自有不可揜者帝以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者謂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易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者謂言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

可違禹以帝與己而不與皐或者言念之或遺而不見皐之功與如見皐之爲功則自有不可捨皐而他與者此禹必欲遜皐之辭也一說我念皐陶固在皐陶舍之不念亦在皐陶名之於言固在皐陶允出於心亦在皐陶亦通但與上下句帝念不相應爾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禹恐帝舜不念皐之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帝固未嘗不深知皐之功也蓋因禹言以推明皐之功爲大抵皐之知見密於禹而禹之勞績著於皐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皐之爲功非舜禹不知也然帝雖不聽禹之遜而亦不遺皐之美雖美皐陶之功而不爲遜位之辭親於此而聖人公平正大之心又可見矣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

乃之休

舜方推美皐陶之功皐則歸美於帝舜之德而帝復以美皐焉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有不可相無者

宅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降孟子作泽泽水者洪水也成允成功者成之功也朱子曰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上惟汝賢美其功也此惟汝賢美其心也有是心能有是功者鮮矣有是功而又有是心抑尤鮮矣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矜者自大伐者加人不矜不伐禹之所以爲大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之先後故有盛德大功固知歷數當歸於汝汝

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惟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中之則也天地一理運而爲陰陽五行之氣其化生斯人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而心者則理氣之會而知覺爲者也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如耳目鼻口四肢與凡攻取之欲是也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蓋管乎耳目鼻口四肢者也生乎氣者固亦理之所有而易流於欲故危原乎理者攝乎氣之中而不充則晦故微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蓋道心之所以微亦以人心之危有以微之也精則察此念之發爲人心爲道心也一則守道心之正而不貳也如此則自吾心而達之天下凡所云爲皆有以得其中矣中即道之用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

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擇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言人之言也無考於實者勿聽謀己之計也不詢於眾者勿庸舊說謀亦人謀猶史所謂以一人之言而進退之者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

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歲斷也昆後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爲九州此一氣數邵子係之丁巳其必有考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往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傲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世之言有苗者多謂其負險阻抗衡中夏若後世荊楚之爲觀舜禹呂刑之辭不過以其弗率反道賢否易置棄民虐刑耳初不爲其抗衡而征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征伐其究以爲民耳

三旬苗民逆命

禹之征征也不必直搗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警其悔悟耳三旬而未奉令蓋猶欲其久而自悟故贊禹班師也聖人征伐之師於此可見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苗民之逆命也非舜禹德有未至亦非行之或滿也而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大率如此夫以苗之頑至於臨之兵又至於兵不可懼亦極矣豈必果進師以滅之哉又謙

以處之又反求其所謂德而已矣以帝舜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帝亦惟自負罪引慝而終能底豫故凡自反誠切者終必有格又至誠之道可以感神而況有苗乎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誕敷文德大敷其文命德敎使敎化新明于諸侯交暢旁通謂之誕敷不必施之有苗也舞干羽者示之以禮樂也干武舞羽文舞蓋示反武敷文之意兩階賓階主階蓋舞之羣臣羣后朝

會覲享之地也古人無文字書冊之煩凡衣服物象器用禮樂之具皆所以示意向而明教化也

皐陶謨

粤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允迪厥德勉君也謨明弼諸勉臣也有允迪厥德之君則有謨明弼諸之臣古人言行無二致皐陶以此二語爲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蹈之者故皐謨之首史臣不假他語以贊皐而以此二語之謨爲首愼欲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允迪厥德勉君也謨明弼諸勉臣也有允迪厥德之君則有謨明弼諸之臣古人言行無二致皐陶以此二語爲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蹈之者故皐謨之首史臣不假他語以贊皐而以此二語之謨爲首愼欲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知人之目也以此九者定有德之名其別凡十有八字而合爲九德者自寬以至強九者其變化進修之氣質之性也自栗以至義九者其發見之倫敘也其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者是氣稟之偏非所以爲德之中也寬者多不堅密是弛也故寬而栗則爲德栗者多不能卓立是弱也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知人之目也以此九者定有德之名其別凡十有八字而合爲九德者自寬以至強九者其變化進修之氣質之性也自寬以至義九者其發見之倫敘也其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者是氣稟之偏非所以爲德之中也寬者多不堅密是弛也故寬而栗則爲德栗者多不能卓立是弱也

故栗而立則爲德愿謹愿也愿者多同流合污而不莊是鄉愿也故愿而恭則爲德治亂曰亂謂有治亂解紛之材也能此者多恃材而易忽故亂而敬則爲德擾者馴熟而易爽故擾而毅則爲德直者徑行而易訐故直而溫則爲德簡易者多不修廉隅故以簡而廉爲德剛者多無止蓄故以剛而塞爲德一曰塞實也實則非素飾也塞古文作悉強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強而義爲德有常者謂有是德而能持久者也若今日寬栗而後日不然一事強義而他事不爾

則不常易變不足以成德也故雖有是九德必能有常則始足爲有德之人用之則一矣小人勉強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淺而變用之豈可保其福哉凡是九德也得其三而用之則有家得其一國之事皆明之事振舉矣得其六而用之則一邦之事皆治矣至於翕受敷施盡得而用之則職無不修治無不舉而則成輔相之事無不成矣蓋以得人多寡爲治道小大之差也日宣日嚴疑作曰無敎邇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而起安民之義也天下之治雖散於條目類設之間實在於戒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皐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安民之目也天敘者天理自然之倫敘也其典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典也敕則正之惇則厚之也民德之不厚以五典之未正

正五典所以厚之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
也其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自則自我制之
庸則自我用之也禮之不行以制之非由於上
也故自我制之所以庸之也同寅者即典禮以
同人心之寅協人心之恭和人心之衷均有以
全其降衷之初也舊說君臣則文意例不相入
安民者先之以五典之教以導之繼之以五禮
之制以齊之則斯民莫不安行乎天理之中矣
全此者爲德於是乎有賞悖是者爲罪於是乎
有刑政事則因刑賞而舉凡治民之事者言之
也典禮賞刑安民之綱目始終本末備於此矣
此固聖賢之所謂安民者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
聰明聽其言視其行也明威監其德禍其淫也
尚書古文威皆作畏此節言天心由於民而民
心不可欺有民者不可以不敬前章言知人之
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
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

曰子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皐陶之陳謨悉矣其切於悟主也故終之曰朕
言惠可底行欲人不以爲空言而必行之也其
切於自反也故又繼之曰子未有知思曰贊贊
襄哉欲己不爲空言而輔行之也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陳
其昌言伏生今文益稷合於皐陶謨篇末文勢
相接史記亦同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
蔡氏書集傳曰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
乘樏也輴史記作橋漢書作轎以鐵爲
如箕踞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檋以鐵爲
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
也益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
險阻者也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血食曰鮮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此井地之原也蔡氏曰一畝之間廣一尋深二仞曰澮畎
畎一同之間廣一尺深尺曰
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通以小注大言畎澮
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
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
川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
隨山刊木之初益焚山澤爲民奏魚獸之食此
其初救民之權宜也決川濬畎之際稷降播種
爲民舉艱鮮之食此其中民食之兼皐也至於
懋遷有無之後穀粟通行而烝民皆乃粒食之
此其末民食之皆足也古者民食素備雖有九

年之水民無菜色然自鯀九載之後水患既久
五穀不登民食竭矣聖人所以爲通濟之術如
此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曰敘其功云爾皐陶俞之可矣而復曰師之
何也益禹所言者攻攻之實天下事功未有不
自艱難辛苦攻攻而後能成之自此眞實用功
之語所以爲可師與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
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
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也安猶保養也幾事端
之徽也康安靜而不爲也丕大也君心當靜止無
爲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
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爲之規其爲之輔弼者亦
於此時而常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
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而其心明白無
瑕天命自與之悠久矣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
深感弼直之辭而又反覆歎詠以相資也鄰即
四鄰詳見下文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左右有民導之也明倫齊禮所以扶持人心之
中也宣力四方者安之也興利除害所以維持
天下之勢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明
蔡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上衣下
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

其照臨山取其龍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會
繪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雉取其孝藻木草
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
取其斷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爲黹
鈇也鈇以爲黼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
也采者青黃黑白赤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
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汝明者
汝當明其尊卑之差等也

衣服繪畫之末聖人顧重之與左右有民宣力
四方竝言之何也此制禮之準也龜山楊氏曰

衣服所以彰有德五服五章或加非所稱不明
孰甚焉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五言者言之比於五聲有清濁高下之節者所
謂詩也納之者采詩以知民俗出之者播之於
樂以感人心也凡人情之感動爲風土之歌謠
於是有詩焉古有采詩之官采其詩以律呂諸
其聲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謂之樂因
其聲音之和平怨怒而後其政化之得失民俗
之所感者可知也此其所謂納五言者也擇其
所感者正其所道者雅其聲安以平其聚淡以
和者用之鄉人邦國使里巷之閭皆弦歌之變
之者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儉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此所
謂出五言者也汝明以上聖人之制禮也汝聽
以上聖人之作樂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教以
作服爲重樂本出於言志之詩故以五言爲主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漢伏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四疑後四丞
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

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曰欽四鄰此之謂
也履祥按書有四鄰而文王世子亦有設四輔
及三公之言四輔即四鄰也三公者天子師之
而不敢臣者也四輔者豈天子鄰之而不敢臣
者故謂之鄰與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
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否則威之

有虞之盛聖人屢以讒說爲憂既聖之又朴以
教刑蓋太平之世後生小子乃逸乃諺既誕雖
士大夫或不免後世風流清談文詞放言皆此
類也惟聖人則知生於其心播於其口必亂於
其政故獨憂之而亦以命禹侯射也明教之也
庶頑讒說教之而以射侯爲先不其迂乎蓋古
者世簡風質非有文字之繁古之教人者其義
理寓於禮制猶今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方冊
也故古之教者以射侯猶今之教者以書冊夫
射者固欲其比於禮節欲其比於樂正其心而
後可中多也此射之爲教所以先也納言即所
納之五言時而颺之則播之樂以出之所以教

也射禮也納言樂也書識格庸政也撻記百威
刑也禮樂刑政聖人所以同民心也百揆之職
無所不總聞六律六聲所以命變者也化庶頑
讒說所以命龍者也禮所以命秩宗刑所以命
皐陶者也禹相職無所不統所以總其綱維而
經緯之者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
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眞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

然之辭黎獻黎民之賢者也敷納下陳而上納
也明庶明其眾庶也禹俞舜之命而又有所言
謂化頑讒說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本以舉賢才
爲先以考功實爲務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而
爲此傲放縱誕之讒說哉不如是則頑讒之風
淫於士大夫而敷同日奏罔功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讒說之興本於傲遊之習面人君身心又臣民
政化之本一或以太平自縱則風化之壞端自
是始故禹勉舜以明德爲本又舉丹朱以做德
爲戒舜與朱聖狂相遠然其幾本一間耳禹益
用功於是治故言之懇切如此頟頟不足也
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

塗山在今壽州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
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後往治水慶祥按禹
娶塗山與生啓亦皆治水八年間事前後非一
時新婚四日而不留是禹不暇顧其妻也生啓
呱呱而不入是禹不暇顧其子也禹自言不暇
顧其妻子耳而或者之說多妄矣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孔氏曰治洪水一州用三萬庸大傳曰古者處
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
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
焉鄭氏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
數也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
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慶祥按以下文考
之蔡氏之說爲正禮記所謂三十國之正傳所

謂諸侯師蓋此名猶存爾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謂十二師五長內外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苗之頑又有大於庶頑者庶頑之譴轉移之機尚在我苗頑之頑爲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以苗頑爲警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施象刑惟明

禹迪德皐陶象刑帝舜化苗之機在此二者故兼以命禹皐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蔡氏曰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率舞庶尹允諧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論韶樂所感備矣又申言之以明韶之所以感也韶之所以感有非樂正之所能與者此夔所以深歎之鳥獸蹌蹌在衆樂備作之後鳳皇來儀在簫韶九成之餘而此云擊石拊石即百獸率舞何也韶樂以球爲主綜竹革匏金木皆具而擊工以次舉之也故夔自言予擊石拊石而已而百獸自率舞庶尹允諧是則非予之所能知者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帝舜之德也千載之下韶有存焉者矣而不聞有來儀率舞之盛者蓋人亡政息音存而操變矣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蔡氏曰敕戒敕幾事之微惟時者無時而不戒之南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興詠歌迭奏也蹌蹌行動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削韶蓋舞樂之總名今文作簫故故先儒訣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鳳皇羽族之靈來儀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韶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論韶樂所感備矣又申言之以明韶之所以感也韶之所以感有非樂正之所能與者此夔所以深歎之鳥獸蹌蹌在衆樂備作之後鳳皇來儀在簫韶九成之餘而此云擊石拊石即百獸率舞何也韶樂以球爲主綜竹革匏金木皆具而擊工以次舉之也故夔自言予擊石拊石而已而百獸自率舞庶尹允諧是則非予之所能知者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帝舜之德也千載之下韶有存焉者矣而不聞有來儀率舞之盛者蓋人亡政息音存而操變矣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蔡氏曰敕戒敕幾事之微惟時者無時而不戒敕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殿賞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欽哉

夏書

禹貢

夏史敘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爲名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敘功之事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也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如敷治之敷有布置周徧之義禹治九州非一手足之爲烈亦布置規畫之有道耳隨山刊木禹功之始奠高山大川禹功之終其始洪水泛濫草木繁興禽獸逼人種藝無地禹於是隨山刊木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奏庶鮮食且使民居高種藝以給粒食又以升高望遠規畫疏導其後懷襄之患悉定則又定其高山大川以爲每州表鎮望祀之典焉此禹功之終也又古者州域既廣國小而多地無定名凡禹貢所書山川皆因山以名其地非謂專導其山也此讀禹貢之凡例今表見於此云

冀州

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首不言所至者狄無外之義也九州豫爲中帝畿賓跨冀豫然自唐虞都冀天下遂指冀爲中州如楚詞謂中州爲冀州是也聲教自冀四達則自冀以北所及固廣矣此冀曰并幽所以分也冀之爲州三面皆河水患特甚蓋河自崑崙東北流阻陰山一帶則折而南流爲冀西河至華陰又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大伾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之上南河壅砥柱之西東河旋淤大陸之野此冀州水患所以爲甚也而究在冀東又爲下流之衝故先冀而及究自禹載壺口治梁岐閒龍門疏砥柱豬大陸而冀之患息播爲九河使之北流釃爲澤潭使之東殺通于淮泗使之南泄於是究之患平而青徐次第皆平矣冀州之境今之河東燕雲遼西河北西路皆是

既載壺口

載始事也壺口山名在今慈州吉鄉縣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蓋受河之口龍門則河南出之門也

治梁及岐

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韋謂呂梁末閿河出孟門之上春秋梁山崩傅謂壅河三日不流水經注謂呂梁之山巖屑峭紆渦曲崖深巨石崇壁立干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孟門亦在石州今有孟門關岐孤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統爲西山古河壅之險阨治二山以廣河道也

書說雍之梁岐者非九州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號關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藝者剪其蓁蕪與民種藝也傳所謂以啟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鎮望記所謂民所瞻仰取材出貢爲甸者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治也記曰禹能修鯀之功蔡氏謂因其舊而修之也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鄰漁仲謂乃今平定軍按平定軍亦本以太原府廣陽樂平二縣置爾雅高平曰原河東視天下最高率多高平爾岳卽太岳今晉州霍邑縣霍太山也山南曰陽今晉州岳陽縣也汾水出太原諸山經晉州蔡氏謂此條爲治汾水而言然禹經理水土濬畎澮井疆物土宜凡事蓋莫手皆作不獨汾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大也懷地名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頭始平廣田皆膏美俗謂小江南古所謂覃懷也卽今懷州其地亦有懷水入河衡漳卽今漳河有兩源其一出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曰清漳其一出潞州長子縣發包山者曰濁漳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鄴道元以濁漳爲衡水以清漳東南流而濁漳橫入之也按唐志冀州以衡水名縣而漳水在縣治之南一里洛州舊清漳名縣其地有衡漳濱則非二名也漳河本入河自河徙之後漳自至今滄州清池縣入海唐時有諸以漳水備四瀆者以其獨達于海也

禹治冀州最壺口治梁岐則冀西河患息修太

原至岱陽則冀之中郊何治覃懷底績至衡漳
則冀之東南水土平至於恆衛島夷則冀之東
北皆可知矣此神禹治冀之次第也

厥土惟白壤

此辨地也白其色也無塊曰壤言其性也顏師
古謂柔土曰壤周官大師徒辨十有二壤之名
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而草人又有冀種
之法亦因其色性而各異傳所謂先王物土之
宜而制其利者也先王辨地教民不失其宜故
五穀熟而民人昌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皆是也禹貢田賦上中
下三分而三之中又三之爲九等以人功之有
多寡也其實則皆什一諸州先田而後賦以賦
之出於田也冀州先賦而後田以賦之不專出
於田也冀爲帝都地大人衆天子所自治鄉遂
正軍羙卒必雄於外服粟米黍稷併與漆林雜
物莫征之亦不別立貢篚總其數之入爲九州
第一但聖人取民不盡其力又有時錯出於次
等河東太行地勢全體皆石土戴其上但壤性
柔細故其地爲九州第五
也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名出恆岳之北谷合于滱而入易衛出直
定府靈壽縣古人河今合于滹沱古書謂舜分
衛水以北爲并州又拔滹沱河出恆岳諸谷而
衛水與之合流恐恆衛既從即滹沱爲是大陸
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河澤唐
杜佑李吉父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土按
地說大河東北流過滎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
蓋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洚西山
勢斷地勢平廣眷上諸水鍾匯於此爲大陸皆
乏溢又溢洞其間是爲大陸沈存中爲大陸皆
濁泥所壅今爲平土矣又按禹貢諸州山澤地
則沛滍其川澤源委咸非其舊矣今河北東路
大名開德恩博德濱棣滄冰靜京東之沛濮京
西之滑今海以東距于營平皆故兗之地也
九河既道

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則兗當其東又地平曠無
高山之限而當河勢之衝焉於是播爲九河以
殺其勢愈雅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
潔鉤盤鬲津是也言地理者多謂徒駭即滹沱
在今德州之平昌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
爲海所漸則兗州之境北已海淪西又河徙南
則沛滍其川澤源委咸非其舊矣今河北東路
大名開德恩博德濱棣滄冰靜京東之沛濮京
西之滑今海以東距于營平皆故兗之地也

河也

爲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爲夷海爲之夷冀東北邊之國如遼漁朝鮮之
地不附庸于青而經過于冀者也其貢皮服爾
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夾旁行北海之山也碣石有二故有左右之名舊以石爲
大行山之石非也右碣石在平州石城縣南舊
爲大河入海之處今河徙海淪碣石去岸五百
里矣其山頂踵皆石頂又有大石如柱世名天
橋柱云其左碣石唐通典云在高麗界中
濟河惟兗州

濟古文作沛兗州西北界河東南跨沛其時黃
河北流沛入河而南溢以東又北東入海爾雅
所謂沛河之間爲兗州自周定王五年河決而
東漢孝文時河決東郡武帝元光中複決瓠子
又決於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元帝時大河分流
而屯河塞其後又決於平原而下流與漯一王
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河澤唐
杜佑李吉父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土按
地說大河東北流過滎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
蓋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洚西山
河決之患其後遂行沛水故道則兗州之境土
無非河患渝徙之地洪王橫言往者天營連雨
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
十五里計古雷夏必大於今

灉沮會同

晁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沛出爲灉沮有楚
音二水河沛之別也然則河遷沛決則灉沮不
可復尋矣說者以爲濮灉二水古入雷澤一說
灉即汳水張明謂禹開陝溝以通河洲許氏謂
菲末河遂行漯川沛水亦不復南出後世代有
汳受陰溝至蒙爲灉水首受黎澤過應天今入南清
河決之患其後遂行沛水故道則兗州之境土
作沮沮即今灉水首受黎澤過應天今入南清
河近時黃河亦入此路但經稱會同古當合入

沛後世導之入淮入洪陽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土宜桑後世所謂桑間亦一證也今水平桑長而蠶事興矣兗土無山洪水則民居高丘今土平而降丘宅土矣

厥土黑墳

墳謂土性起發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九州土田連舉惟兗徐揚三州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皆東方下流之地洪水泛濫草木不生至是始繇茂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賦第九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下二或誤書或於上字下添二兗賦下下篆從下下相類因作正通爲貞又篆文眞字作眞與下下篆以致誤學者不知古文說多不通兗地平下被害特甚水患雖平而水道居多人民鮮少蓋十有三年而治田與賦始同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黑鹵之地宜漆桑土宜絲篚者盤帛之類以篚盛貢之織文者織絲成文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此兗入都水道也沛入河而南出故浮沛可以達河史記禹釃二渠引河其一漯也群氏謂古漯自今開德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還可以達河西決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於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其地東北跨海之外盡夷也岱宗在今兗慶

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其山特起東方爲下上

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汶出其西淄出其東東側蒙又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即泗水所出青州之地得今青齊濟南淄濰登萊密東跨海而高麗北跨河而遼東皆夷俗地宜畜牧亦取其畜以貢今萊州之東是其地

嵎夷既略

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仲宅嵎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或云即今登州之地暑者經暑之也

濰淄其道

濰出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至濰州昌邑入海淄出今淄州川縣東南原山今入北清河

厥貢惟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鹽廣斥所出絲細葛布也海物非一種皆雜貢之俗歟太山之谷其所出絲枲麻也鉛黑錫松太山之名材怪石異石也如今萊之溫石可爲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

如月蟲如山峯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間石色若青金紋如鋪層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爲器用今取以爲硯萊夷牧亦取其畜以貢今萊州之東是其地

厥篚檿絲

檿山桑也其絲堅韌宜絃琴故篚以貢之一說通上文謂萊夷貢檿絲蓋今萊人猶謂之山蠶云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今兗慶府萊蕪縣原山古入泲今入北清河兗州浮泲達河故青州止書達泲則達河可知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被淮今兗慶泗沂淮陽連水海即宿西接單陳蔡潁之地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出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禹治沂流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爲最大即禹貢之沂也蒙山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在今海州朐山縣藝種藝也淮沂之水既平則蒙羽之墟皆可種藝矣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即鉅野澤在今濟州鉅野縣唐鉅野爲鄆州石晉時泯於梁山梁鄆今東平府即東原之地大野之水既豬則東原之地底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細而黏若今陶器之泥考工記搏埴老子埏
埴是也漸包古文作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上黏埴而墳起故田舄九州爲第二當時生
聚人工未及故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貢土五色用以立社逸周書曰建太社國中其
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疊以黃
土將建諸侯則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黃土苴
以白茅以爲侯社
羽畎夏翟
羽畎羽山之谷夏五色翟雉也左傳注南方曰
翟雉古車服遊旄以雉羽爲飾羽山出夏翟以
此得名
嶧陽孤桐
嶧山在兖州鄒縣名鄒嶧山九域志以爲嶧山
在淮陽下邳所謂嶧陽者是山南曰陽孤桐者
特生之桐也桐性虛時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
貢之以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
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盡木生氣盡而
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
泗濱浮磬
泗水之濱浮生之石可以爲磬如今視石之取
于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自特生者故謂之
浮今下邳猶有石磬山乃其遺跡又宿州亦有
靈壁石但浮生者不可得耳
淮夷蠙珠暨魚
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
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魚卽淮白魚
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

厥篚玄纖縞
玄黑赤色沈括謂今深紫類皁者是古人以爲
上衣纖黑經白緯者縞素縮也記有虞氏縞衣
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素禫而縞
浮于淮泗達于河
古文尚書作達于荷說文引書亦作荷今俗本
誤作河荷泗出兖州泗水縣陪尾山有四源故
謂之泗荷澤與沛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荷
下可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青州書達
于沛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荷則達沛可
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
無所移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崛山鎮猶
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爲一劇上文
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
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
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是三江者乃震澤下流
之三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爲
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爲總
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大江也今按揚州
之境瀕至都虎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
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
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皆俱匯爲彭蠡其
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
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
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
偏之患揚雖北濱淮而於徐已昔又雖中貫江
而於荊已昔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
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上田皆
治矣故特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
是山陰浙亦山陰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今太湖三江太湖之下三江入海者一說
吳松江七十里分流爲三入海中爲松江東南
爲東江北爲婁江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是
也一說太湖之下元有三江吳松乃其一陳逃
石在浙西嘗尋故道開其一以泄臼水之患蓋
後世故道多湮雖松江尚存然亦淺於浙西歲
有白水太湖謂之震澤者震動也今湖溜是也
在今湖州烏程之北北入常州無錫晉陵東入
蘇州吳江縣周回六百五十四里按酈三江之
說不一其可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
爲中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至揚雖已合爲一
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匯
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

篠簜竹錫濶箭竹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
之竹箭焉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揚江湖之滙下流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
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
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
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七等之上
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爲
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於東南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

服
三品金銀銅也瑤石之美似玉古有瑤爵今瑪
瑙水晶壽山石皆可爲杯器盡瑤之類現今琨
山石是篠以爲矢箭簜以爲管儀禮鄉飲在建鼓
之間是也齒象齒革犀兜之皮羽翟雉毛旌牛
尾故爲揚貢今嶺海之間有之凡此皆爲器服
車甲旌旗變之飾惟木惟與也木豫章之屬
島夷海島之夷卉服草服也如今黃草蕉布之
類
厥篚織貝
博物彙志曰閩中多木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華
紡以爲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
群氏云織貝今木綿也或曰織貝即島夷所貢
如今南海諸番皆以木綿爲服謂之搭布其細
者則名吉貝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惟荊揚有之踰淮而北則爲枳
橘頌所謂受命不遷者也沈存中謂本草柚皮
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
云錫貢錫命則貢聖人不常以口腹之味擾民

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徐州已言淮泗達河故此但言達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抵荊山南踰衡山以南荊山在今襄陽府南
漳縣衡山在今衡州之北九十里爲漳州湘潭
縣荊州得今荊湖南北路北接京西西侵夔峽
南控廣西
江漢朝宗于海
蔡氏曰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
下流無壅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洞庭也孔殷甚得其中也朱子謂國初胡
枝江縣北江分三十餘派皆以九江爲名今所謂荊湖南北路自
江今按禹貢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
入江而后九江入也澧當九江數外今考朱子
文集及漢史及江陵新志更定九江源委一曰
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
下與湘江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

山東北名鐸觜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
出衡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
其水氣特盛故名爲蒸舊說不在九江之數朱
子文集言九江云湖南有蒸湘之屬而記文亦
云蒸湘之會今入于此四曰湞江出武岡軍皆
斜山又名邵陵江亦名益陽江至益陽縣西北
入洞庭五曰沅江出沅州西益界中至辰州與
西江今據西漢志則沅水出牂柯郡界故且蘭
縣山東北流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益陽入洞庭
云錫貢錫命則貢聖人不常以口腹之味擾民
曰瀙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七曰序江出辰州
瀙浦縣郡梁山西流與沅合八曰辰江出辰州
西南徼界中東流與西合九曰酉江出魯溪嶼
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
庭此九江也但郴江亦一州之水其源出嶺至
郴城縣始勝舟又五十里與東江合而始大北
入湘江舊皆不在九江之數但不知其與瀙序
縣荊州得今荊湖南北路北接京西西侵夔峽
二水孰爲大小今不敢更有升降已上九江會
爲洞庭計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
洞庭之名其後瀙序曰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

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今所謂荊湖南北路自
是而分
沱潛既道
爾雅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今江陵府松滋縣南
公安縣有沱潛港此沱之證也潛出今江陵府
潛江縣漢志謂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說
者以爲潛水華容今監利縣此卽潛江縣
雲土夢作乂
舊雲夢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尚書改爲江北爲
雲左氏所謂楚江入于雲中沈存中郭漁仲謂
今監利王沙景陵等處是江南爲夢左氏所謂
田于江南之夢沈括謂今公安石首建寧等處
是然二氏之說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安德
府有雲夢縣而荊門之長林縣揩州之巴陵縣
亦皆有雲夢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百里其所
運亘固爾楚之藪澤不一後人既以雲夢兼稱
故所在藪澤皆謂雲夢爾又按荊州之地中間
卑濕江漢至此支分沮漳故藪澤爲廣今枝分
爲沱潛者既道則其沮漳者皆爲平土爲

麥考皆可作又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揚之土皆塗泥性止宜稻故田爲第八觀揚州稻高岡今世謂江陂爲魚稻之鄉其餘類此然而風人第三以近中土人功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荆貢器與揚同羽毛齒革所謂利盡南海也金次于揚而木加焉杶古文作桲爾雅桲一名檽郭璞謂材中車輞榦栝也材中弓弩之幹周官所謂荆之榦是也栝檜也揚止言木荆又備言

礪砥砮丹

礪砥石可用磨者粗曰礪細曰砥今鄧石是也砮者石可以爲矢鏃今恩施有之周初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家語孔子嘗以對陳侯石砮之問

藜氏謂孔子不近取諸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及溪洞老鴉井所出尤佳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箘簵竹也趙宣子所謂箘簵之勁楛其本堅小

而直陸璣謂葉如荆而赤莖似薔三物皆中矢笴三邦所貢又爲名材三邦之名不傳考工記曰幼胡之笴鄭氏謂胡子之國在楚之旁者唐志零陵貢箭笴蓋此類云

包匭菁茅

菁茅一茅三脊管子謂出江淮之間召陵之師貢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朱子謂古人醡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包者苞之匭者匣之也劉蕡謂辰州麻陽縣然鄧州山上亦有之祥符東封取諸此

厥篚玄纁璣組

爾雅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一說謂六入爲玄古人玄衣纁裳璣珠生於水類玉組辮絲以貫珠以爲冠纓佩以貫玉帶以爲紐約是三者皆冕服所需

九江納錫大龜

尺有二寸以上謂之大龜龜之神在甲故可以卜納錫神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之諸國或從江或從沱或從潛以入于漢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即踰山路入洛達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

豫於九州爲中土南跨漢而抵荆山北距南河得今東西南三京潁許汝亳陳蔡孟鄭唐隨襄均揆陝虢商鄧諸州之地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世傳禹闢伊闕今河南伊闕縣北兩山相對如門闕伊流出其間北至洛陽縣南入洛洛出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今虢州盧氏縣河南永寧縣皆有熊耳山邵康節謂當以上洛者爲是瀍水出今河南府河南縣穀城山至堰縣入洛澗水出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河南縣入洛洛至鞏入河

滎波既豬

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官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沛水入河而南出溢爲滎今鄭州滎澤是其處爾雅水自洛出爲波而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一說未知孰是西漢末沛水不復南溢而滎澤漢明帝以後亦有之祥符東封取諸此

導菏澤被孟諸

菏澤在今曹州沛縣孟諸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菏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菏澤自分南北流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諸併行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其上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墳而起或剛而疎

如轘虩之澶淖汜關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唐虞何服跨河而南故豫之賦與冀相埒計皆上上冀言上上錯豫言上中特異文耳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紵以爲布纖細也餘見上磬錯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銛鑱爲之今鑢是有用則錫命而貢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北距華山之陽西南抵黑水得今興元成都

潼川夔州四路及松外諸戎東西珂河諸蠻漢永昌唐姚州今大理之地

岷嶓既藝

岷山江源嶓冢漢源說見下文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土江漢之源既滌則岷嶓之墟皆種藝矣

沱潛既道

沱自今永康軍導江縣大江分流入成都及彭蜀諸州至新津縣與大江復合此皆沃野灌注之利也水自漢出爲潛然地志巴郡宕渠縣有

潛水西南入江今梁州流江縣也又漢中安陽縣有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今洋州真符縣也

蔡此潛自指西漢水出秦州清水縣亦名嶓冢山東南流徑西和州南名犀牛江東合于嘉陵江以入江梁州不言江漢以嶓沱潛源流之始見之

蔡蒙旅平

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諸葛武侯征南夢周公於此遂立周公廟因以周公名山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謂之蒙頂山雲霧常蒙其頂上

合下開沫水徑其中出爲涮涯水沫卽大渡河也旄人所居今爲羈縻州有和良和都之名禹之治梁西則導江東則導漢而青衣大渡諸水又在岷山之南以東故禹於蒙山致平者爲大渡河諸水於蔡山和夷致功者爲青衣水諸源也青衣水與大渡河合至今嘉州南岸青衣山下入于岷江青衣蠶叢氏之神也

和夷底績

雅州雅道以西地名和川卽青衣水也夷人所居今爲羈縻州有和良和都之名禹之治梁西則導江東則導漢而青衣大渡諸水又在岷山之南以東故禹於蒙山致平者爲大渡河諸水於蔡山和夷致功者爲青衣水諸源也青衣水與大渡河合至今嘉州南岸青衣山下入于岷江青衣蠶叢氏之神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黎細而疎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藏故散而不實向閩夷隨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益此也

田第七賦第八或七或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梁州產鐵漢書蜀卓氏程氏皆以冶鐵富擬邦君銀白金鏤鋼鐵砮石砮漢於犍爲水濱得古砮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熊羆狐狸四獸其皮可以爲裘其毳可以織爲金罽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雍州山在今洮州臨潭縣西一百八十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東南今名白水江又一源名墊江出洮及其南疊州岷州階州宕昌諸處東南合嘉陵江以南入江嘉陵江者出大散關嘉陵谷西傾諸國雖隸雍牧而水道則於梁有桓水之可因梁州通都水道或自潛或自沔潛沔於渭無可通之道乃逾山而後可以入渭經當言入于沔逾于渭如上文逾于洛之例今本誤也蓋潛卽西漢水沔卽褒水白江沂嘉陵江而上至大散關一至秦州天水則踰關可以入渭矣沔水出京兆武功褒中南至褒城縣褒城鎮入漢斜水亦出武功而北入渭漢時人上言通漕渭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經自沔逾渭不言斜者因大以見小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南距黑水東北距西河得今永興秦鳳涇原環慶鄜坊鄜府熙河等路及唐隴西西涼吐蕃吐谷渾慶宕甘肅瓜沙等地

弱水既西

說見導水

涇屬渭汭

見下文導水涇水出原州百泉縣南流至京兆府南陵縣入渭屬注也

漆沮既從

漆出今同州白水縣卽漢志西洛水或云出西夏界中慈保安鄜同之境而入渭沮出今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與漆水合至同州朝邑縣東入渭

灃水攸同

灃水出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東北流入渭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荊岐山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南惇物在武功縣西南終南在今京兆府南

荊北條荊山在今耀州富平縣岐山在今鳳翔府郿縣

旅定其祭秩也終南太華故謂之終南

自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朱圉在今秦隴連亙雍南以至太華故謂之終南惇物在武功鳥鼠卽渭源說見下文三山不言所治皆卽山以名其地自東而西舉其起止中間水土之平可見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在今邠州豬野在今

梁州姑臧縣名休屠澤魏太武伐涼謂姑臧姑臧東西門外涔泉合于貳北其大如河其涂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接水土如此曷所以底績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沙州敦煌縣東四十里有鄯山一名化雨山有三峯甚高人以爲三危又歲昌羌卽三苗之種其地我人凡山有三峯者便指以三危故漢志此此曷所以底績也三危山有三重或在其地或亦知順序矣

西指化雨樊綽又指鄯水之山但禹貢卽山以名地而自唐以來地屬吐蕃難於考定聖人闕疑以遠爲闢故於三危之惡以遠爲訓經理則不以遠爲闢故於三危之地亦安定之西三苗之在其地者亦知順序矣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黃土之正色而又柔故厥田惟上上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灃滻之區最爲沃壤西邊近沙磧北邊山狄故禹於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第六生聚蓋不同也雍州之地至戰國秦漢

富庶甲天下漢衰地力耗自唐漸復然不能及
東南至宋朝益不及然淮冀之非古西以夏北
以契丹也揚州厥田下下而賦下上自唐以來
雖閩中亦卽東南之粟至宋朝則軍國之需皆
仰給於東南矣生聚之繁於此爲盛古今地力
風土其不同蓋有由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玉可以爲磬琳美玉琅玕青玉雍之西有崑
崙之玉其類非一皆球琳也其東有監田青玉
蓋琅玕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渭爲雍中巨流南周澧北則涇漆沮皆入之至
西河爲甚徑但自嶓冢以西則皆浮于積石河
而下至龍門之上其入于西河者至華陽會于
渭汭則浮渭而下者至是會于河可知也朱子
按滴水集云邢恕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
於黃河順流載兵下會州以取興州熙河路漕
臣李復奏黃河過會州入苦精山石硤險窄自
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
東大河分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

方再合逆溜水湧灘不勝舟此聲若出必爲夏
人侮笑事遂寢朱子謂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
河則古來河道固可通舟矣而復之言如此何
也履祥按禹導水濟川必有通道但天地人
事每亦相因自三代之衰河源皆爲戎狄不通
朝貢至秦并兼而河源亦在長城之外漢武帝
極力開拓僅得河南空無何奴開渠方始得渠
搜之地受休屠之降始得豬野之澤然自積石
以下源委未盡得也則故道堙廢其來久矣如
蜀南大渡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
爲南邊要害之地建隆三年平蜀以地圖來上
太祖皇帝見大渡之南城寨勞遠以玉斧畫河
爲界曰此外吾不有也此後河流忽中陷五六
十丈澎湃如爆鼈後不通名爲噎口橋人不敢
可以窺伺殆天設險以限戎猛也又如自荊入
蜀素號水險近數十年四川請於荊湖和糴運
米入蜀舟人貫習三峽遂爲安流以此推之李
復所奏河道一則固恐出於吏民之託辭一則
故道久廢岸谷變遷亦恐非復禹迹之舊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蘇氏謂此錯簡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然雍
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於後
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崐
崘國名崐崘山旁小國也崐崘無定所而莊緜
雜書皆云西王母所居爲是則在今肅州酒泉
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璣鐵飾尚在事具晉書張
駿傳太守馬岌所言是必古崑崙國也今西北
別有崑崙都國去中國甚遠析支國名有析支
河唐與吐蕃舊界也當在唐北庭金滿縣西漢
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犂揭

渠犂卽渠搜與然漢武帝開渠方又自有渠搜
縣爲漢北極界今屬夏州西戎班孟堅謂卽西
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以下導山也岍岐荊雍山也岍在今隴州吳
山下一名吳岳蓋虞周之世疑以此爲西岳故
又有岳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
其北而東入涇岐荊說見雍州壺口而下九山
冀山也禹於帝都所親治導故冀山爲多壺口
太岳碣石說見冀州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
今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言
禹鑿底柱爲之三門至今爲河流之險虞時又
當鑿之不能殺其勢也然三門又分天門地門
人門惟地門不可過耳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
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今孟州西北王屋縣沛
水出焉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
脊以接恒岳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聚山皆
石上起峯爾恒山北岳在今定州之北碣石一
在平州之南一在高麗界中至于碣石入于海
一說謂恒碣之間諸水皆入于海亦通○禹貢
一篇經緯脈絡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
緯之又合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源委
脈絡可指諸家不曉則散而無統矣導岍而下
鄭王諸儒分爲三條四列條之說導岍而下北
條西傾而下中條嶓冢以下南條也列之說導
岍而下正陰列西傾而下次陰列嶓冢面下次
陽列崐山而下正陽列列之說比條爲密然皆
不離地脈之說就地脈之說論之則西傾嶓冢

崐山三列猶可通導岍而下一列爲不可通蓋
雍之西其山隴自南而北冀之諸山皆又自北
而南今北條陰列所紀乃自西而東此其說之
不可通者也言地理者謂大行西南跨大河與
商虢秦楚諸山相接諸山絕在山形之內則北
條逾河之說固有此理然此亦大地全體之常
形固大抵禹貢所書多是卽山以名其地故導
山之說所以治水土也然隨山刊木禹功之始
而經敘導山又在導水之前而其導山又必自
西而下則聖人之規模次第豈可知矣蓋其治

水之初利在黃民擊鮮積食因是一時之急蓄然必自西而下者天下山川相爲綱紀必且自西徂東窮源極委廣覽天下之形勢周知川瀆之險阻而後分畫賦功次第而舉故導山乃所以爲導水計也自其大者言之導岍而下爲河漆沮涇也西傾而下爲渭涇澧也爲洛爲淮泗也嶓冢而下爲漢沔潛三澨也自岷山而下爲江沱九江彭蠡也自其細而言之則固多矣如導岍則汧可知及岐則杜漆可知至荊則伊洛瀍澗可知析城則汾滏可知太行則惡

汜淇池圃蕩諸水可知恆山則恆衛滱滋易桑乾可知至碣石則大小遼水可知導西傾則西黑北洮南桓可知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則西漢嘉陵褒斜漸沮可知熊耳外方則丹白波穀伊潁可知桐柏至于陪尾則汝渦濠泗沂可知導嶓冢至于荊山則漳沮潛夏可知岷山之陽則青衣大渡馬湖涪黔江諸水皆西流入洞庭東會彭蠡諸源至于敷淺原則水之西入洞庭而至敷淺原原西有傳者又皆不言可知矣凡此諸說西蓋兼舉並行不可以一說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至太華雍山也西傾說見梁州一名嶓冢山謂之西傾則其西地勢反而下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東則洮出其北白水江出其南朱圉山在今秦州伏羌縣一名白嚴山太華今華州熊耳外方桐柏豫山也熊耳見下文外方山蓋古

爲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因以陸渾名其山其山囷嵩高之聯峯然謂爲嵩高則非爾桐柏見下文陪尾徐山也泗山陪尾在今襄慶府泗水縣桃虛西北舊說拘於地脈以陪尾即漢志橫尾山在安州安陸縣今屬信陽軍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嶓冢說見梁州其形如冢荊山說見荊州漳水所出舊南入江近世導之東流入諸湖槩合漳江以通漢內方山漢志竟陵縣章山古文以爲內方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大別山漢水至此入江漢陽縣其形如蓋西有小別山在今漢陽軍謂之汚口云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梁州說見下文山南曰陽蓋岷山一帶南出爲大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源東山一枝爲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爲嶺包蘇湘之原而又一枝北向以至敷淺原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古文作傅通典註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有傳陽山朱子親至其處謂廬山當其地而敷陽山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嶓嶺之南谷也自嶺石西領嶺山青衣岡者以西諸水

乃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聚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存舊名陶導山而云過九江則導山即所以導水可知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以下導水蓋總敘之源委派源而及流即大以統細也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甘州張掖縣合黎峽口西出即居延澤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居延乃古合黎澤流沙也雜書言而域使者乘毛車以渡弱淵豈非指此爲弱淵與蓋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惟皮舡可渡其間一渡名曰夷水廣志一矢用藤爲橋極費工力以水沙不可施柱故用藤橋也流沙通典謂在沙川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山南之地即連蒲昌海西域二河潛其

中王元章云山東孫氏子自少爲兵嘗乘皮船以渡久之又船行至南詔蓋軍人不知典籍此非但渡弱水而西又循黑水而南矣又嘗問西域賈人譬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漢志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三危山張掖今甘州燉煌今沙州也按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嶓嶺之南谷也自嶺石西領嶺山青衣岡者以西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而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淵渚江其曰麗水者古黑水也三危山畤其上稷泰之以爲麗水遠小其所謂西珥河郎葉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又漢淵池即葉榆之地漢武初開滇池其地有黑水祠乃習之正西北距嚴昌不遠嚴昌即三苗之種又與敘于三危者合履祥按二氏所考諸源非一其實則合而爲瀘水沈存中謂夷人謂黑爲盧則瀘水即黑水也蠻中固

有西珥河亦有東珥河東西二珥者皆因諸蠻而得名安知其不指正流爲西珥也唐以漢永昌故地置姚州有西瀘益唐既以馬湖江爲瀘故遂以姚州之瀘爲西瀘而雲南之地又有瀘南縣諸葛孔明征南中五月渡瀘即此水也但兩漢志以瀘爲温字從省誤後人失考爾故東漢志謂黑水爾爲温水者即此瀘水也今按西南夷圖西珥河北合龍德河中合印鴻川南合導江川其印鴻川東過梁榆之水又東合流名西珥河過滇池則黑水爾在焉東南與麗水合而區江亦合于麗水者此皆黑水諸源也故黑水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江廣如江漢合流處東南入海而海道闊自名黑水門在大埋國東南大理即雲南也唐名南詔至宋名大理云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爾雅河出崑崙而說崑崙者多謾妄今不盡辨而說具總論積石在今積石軍其下蘭州皐蘭縣底柱壁河中流世傳禹鑿三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過今河南府鞏縣洛水入焉名爲洛汭又東至滎州滎陽縣大伾山即此山也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降水入焉今名枯降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又北播爲九河說見兗州逆河之得名以潮至而水逆流也漢志作迎河謂迎接九河也亦通古河入海之地蓋在右碣石自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蓋自禹以前河決而北故禹播九河瀦潔以北中南此恐亦當時東南之方言爾

東逐北會于匯東匯澤爲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出崏山崏山數百峯大雪山爲最大峯山三百峯皆崏其後冬夏如燔銀山一谷名鐵豹猿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膚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爲大渡河矣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請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至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不書東至澧過九江則禹時澧自

入江而九江始入今則澧與九江俱匯爲洞庭而併入江矣故說者遂以澧亦在九江之數非也詳見荆州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匯當特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雖字必因上文而誤也禹於導江之功在荆爲多蓋荆地界濕沮洳江漢朝宗則揚自彭蠡而下不復致力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出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西北始發源山頂

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沛源縣湧爲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沛亦至滎澤東出于濮州武德縣入河伏而南出溢爲滎澤東出于陶丘北則今曹州濟陰縣又東至于荷澤見豫州又東北會于汴在今東平府中都縣又北東入于海今青州北海也沛水性沈勁太行爲河北奇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沛出王屋本太行奇西之山而伏流以東南出及既入河又伏橫而南出奎王莽未沛入河不復南出而資決也四海會同凡水皆會同于海各得所歸

無復橫流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府官府也六府之利無不興而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宮無不舉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田賦也庶土交正庶幾也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山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交皆也謂皆物其土地之所宜以任土事也底定慎謹也謂定庶土之所出謹財賦之所入則任民所宜貢土所有

不強其無不盡其有也則等其土田爲上中下而各定其什一之賦也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彊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蔡氏曰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功德輔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眼前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以漢運火德故去水加佳爲雒後世仍從水名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攸同者言九州之內經理無間也四隩既宅者言九州之外四海之隩亦已安居也刊者去蘞變驅猛獸興種藝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九山凡九州之山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滌瀹歟濟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陂者九州之澤有陂障無資決也四海會同凡水皆會同于海各得所歸

無復橫流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府官府也六府之利無不興而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宮無不舉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山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交皆也謂皆物其土地之所宜以任土事也底定慎謹也謂定庶土之所出謹財賦之所入則任民所宜貢土所有

不強其無不盡其有也則等其土田爲上中下而各定其什一之賦也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彊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蔡氏曰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功德輔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眼前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曉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貢出禹所畫所謂瀹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爲倡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祇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孚先是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節以下太約言遠近征役朝貢疆理之宜也服事也五百里甸服自都城以外四面各廣五百里商周所謂王畿千里者也甸田也千里之內天子所自治是爲天子田而緩內百姓所供事也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茨屋以飼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銍者刈其穗也若今刈粟刈黍者惟刈取其穗也其工省於總矣秸稾也服役事也謂輸將之事也有鼓曰聚無鼓曰米總納稾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遠則兩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設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爲輕重爾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於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粟而不粟視宅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謂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貢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爲田賦自百里而止於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三百里之民轉而輸

之於都爾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
博輸力皆勢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
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
五百里侯服自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諸侯之服侯綏也
所以雜衛天子也一曰侯后也爲民采后也采
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
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邑亦取於侯服則千
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浸窮
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也內小國則窮有所依
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蔡氏曰甸服
分爲五等侯服分爲三等外諸侯分爲二等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綏安也內則
侯甸外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之義
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撫要荒之有
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
優文險武又有深意然內三百里揆文教可知
此以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奮武衛
則自此以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要服要約也其地遠於
綏而當於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提制而
其文法則異於中國矣又於其中分三百里爲
夷二百里爲蔡夷者易也取簡易之意蔡者放
也如蔡叔之蔡有罪者則蔡於此馬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此爲四遠蠻
夷之地山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

畧之者又簡於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
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於此如
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流皆放逐罪人之地罪
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云右五服二面各二千五
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雖幅員二萬里夷蠻
又在其中聖人不務廣地如此然此亦大約限
制以爲朝貢之節詳畧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
分爲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濊如濔民以仁之漸被如被四表之被此統言
此禹功之始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
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先於刊定請山
總敘所以先於導山是也禹曰于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盡稼穡奏庶艱食鮮食此禹功
之中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敘
所以定川澤辨厥土等田制總敘所以有導川
則疆成賦匍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
河患整理溝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創其井畝
疏爲溝洫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畎
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
澮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

最爲周密至於所謂懋遷有無鬻邦作乂所謂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
功之終也分敘之序于某水達于某水總敘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于四海皆是也或曰諸
曰洪水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
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即如後世霪雨大水河
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獨冀州載修治
之辭於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某水既
水源既降之後秋水時至之節而禹之疏鑿則
存其間水泉縮退新降水涸之日剛或曰禹之

治水固先冀都而兗青徐揚次第先及何也曰朱子有言洪水之患河爲大禹之用功於河爲多且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楚南溢淮泗宋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尤甚遂分爲南北清河而南清河遂并泗水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兗青徐之境也細想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關龍門疏砥柱淤大陸播爲九河使之北流饒爲泲濼使之東殺又通于菏澤使之甚則可以南泄是以冀兗青徐次第皆平至於揚荆則以江漢下

流水所澤聚而揚爲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先及豫雖近河而自太華殽函以東至于鞏連山以爲之限但榮菏在其東偏耳河既導則伊洛不勞而入梁雍諸水之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乃若正疆理物土宜定井地辨畎澮經貢賦同風化則無間也或者又曰古今有變更山川無可疑者予已彭蠡諸水而指爲漢匯此則尤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辨之矣拘盡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沛澤而汝而菏澤而冀兗青豫徐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瀹而爲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爾山與土石且有消長而況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之

殼及石子橫亙石壁如帶謂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即河日遼日長石日凝益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人尚可考見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迂者朝薶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河碣之比耶或曰脩列之說如何曰予嘗疏於前矣王鄴分每章爲條每段爲列可爾若指爲山勢之脈絡恐未然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脈絡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則自岷嶓四塞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於岷嶓而其嶺之東出者又爲崇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岷嶓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岷嶓爾岷嶓之山綿亙紆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彭蠡三盤而北越過新安峙天目盡至分水鈐梁嶺三盤而北趨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其東爲閩浙北爲霞澤昇涧凡百盤之間其水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亙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亙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迤燕之北爲五閫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爲此所以資於

禹貢者河源也入何叙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寇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迤燕之北爲五閫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隴則河恆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峯河源而北以東若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亙爲終南惇物爲太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即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衛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陵綿亙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

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鈐梁嶺三盤而北越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涧凡百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亙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迤燕之北爲五閫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爲此所以資於禹貢者河源也入何叙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寇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迤燕之北爲五閫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隴則河恆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峯河源而北以東若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亙爲終南惇物爲太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即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衛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陵綿亙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

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
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
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
禹貢幾二倍然及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迹
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
以御田疇廣狹制句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
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
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
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遠矣此
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經曰數之
法始出於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
九故折矩以爲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
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等
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
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
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處與道
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
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
自秦漢以來誇多務遠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
里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

九千里太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
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
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於禹
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候所到盡
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
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
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衰
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爲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
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兼

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
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
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
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
制蓋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
自郿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
百里猶爲千里爾五服之制其閒絕長補短計
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
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
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

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
而爲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爲朝貢之限制
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
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望人立
爲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
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
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
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
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
書曰大戰于甘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按甘在
京兆鄠縣甘水甘亭蓋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
邑在冀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叛以天下

大勢論之不爲小變矣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
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
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
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

六事之人謂六鄉之卿六卿之卿曰六事猶三公謂
之三事也威侮五行者暴殄天物一說不順五
行之理猶所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
之正道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

左右御皆五伍之長在車者也汝六事之人也
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一車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刑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
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蓋每兩之長也一卿二
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
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

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爲功非惟師出以正然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爲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不職其事皆曰攸不恭命蓋責之卿也天子治軍惟責之卿師各督其所部然亦至兩之長而止自兩以下則其長自治之此軍制之分數也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于則孥戮汝

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軍行祓社戮鼓是則天子出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戮非爲殺之凡罪以令衆皆戮也所謂殺而戮之所謂賜死而亡戮辱凡殺而不以令衆不曰戮罪不至殺而令衆亦曰戮舉戮及其妻子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尚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也至若左右不聽必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太康始爲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蓋自五帝以來聖聖相傳至啟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既爲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於子其在太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況暴棄之則父母之恩爲何如也民本非易叛恃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

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夏都河北太康遊田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流連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羿者有窮之君世善射亦以世官爲名傳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民以代夏政則鉏其始封窮其新國故曰有窮因民弗忍者即傳所謂因夏民距于河者即所謂代夏政蓋距太康于河不使反國而羿遂據夏舊都以代夏偕稱帝夷羿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纂國故五子徜徉遊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因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徯之顯覆痛社稷之危亡親親之怨不能自遏故述大禹之戒而爲歌也下文五章自是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爲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其爲之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此章述大禹之戒槩括以爲歌下叶戶予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槩括其辭而爲歌也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弗寧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此章述大禹之戒槩括以爲歌下叶戶予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槩括其辭而爲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之制也藏在王府後世則之辜此一端以見典籍規制之備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變陶予予心顛厚有伊尼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之顯覆痛社稷之危亡親親之怨不能自遏故述大禹之戒而爲歌也下文五章自是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爲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其爲之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此章述大禹之戒槩括以爲歌下叶戶予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槩括其辭而爲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有叶以百二十斤爲石大稱也三十斤爲鈞小稱也關通和平聖人所以同度量衡以一天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有叶以百二十斤爲石大稱也三十斤爲鈞小稱也關通和平聖人所以同度量衡以一天下之制也藏在王府後世則之辜此一端以見典籍規制之備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變陶予予心顛厚有伊尼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之顯覆痛社稷之危亡親親之怨不能自遏故述大禹之戒而爲歌也下文五章自是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爲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其爲之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此章述大禹之戒槩括以爲歌下叶戶予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槩括其辭而爲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其興也勃焉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爲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京國於外以俾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猶執藝事以諫豈有爲天官而日食不以告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明先王之制下證羲和之罪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此正羲和之罪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唐大衍曆日度議曰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竊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平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繆何獨謂疑於房星哉

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瞽者也故瞽奏鼓嗇夫馳者供救日之役庶心走者爲救日之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上官民奔走于下變之大也聽久矣一旦有羿人間王室天子保遷于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之邦畿而諸侯不稟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其罪之細者爾故胤征之

此以下徇師之辭政典考大司馬之法用之於軍旅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會一師徒明節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之忌也是以兵法於此必嚴無赦之律焉

令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此戒其先時之過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此戒其及時之失

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奮不顧身也懋戒以殲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爾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遐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爲中明軍律激厲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羿者也意必有聚衆拒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君矣而況假援天紀爲始亂乎曰假援天紀之爲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人間王室天子保遷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之邦畿而諸侯不稟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爾故胤征之

書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習衆之勢也兵法莫急於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蔡氏曰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蔡氏曰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虐湯則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蔡氏曰湯又言夏王重役以窮民力殿刑以殘民生民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爾亡吾寧與之俱若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所以必往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蔡氏曰禹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啟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履祥按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爲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之爲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三年者疑武王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于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既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司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特商巢之後牧野之舊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據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毫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毫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我后爲後我親戚湯拼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曰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毫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毫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心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毫衆久安喜逸驟動夫用久安惡勤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

律也而遽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臣名大戴作仲傀史記作中鼬荀子作中蘬蓋字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踏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趙熹卿曰即萊朱也諡孔子曰即萊朱也諡告也周禮諡用之會同此告湯而亦曰誥唐氏謂仲虺必對眾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南巢今無為軍壩梁巢矣此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傳授之美而又湯始為之故自以為有可愧之德恐後

世無君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王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為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乂生民而桀以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為也禹傳禪而湯征伐乃云纘禹舊服者蓋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主公天下之心桀墜禹之緒商湯承之又奉其所以紀綱天下之典是則湯之興所以繼禹也所以承上天君天下之責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曰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世無君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王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為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乂生民而桀以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為也禹傳禪而湯征伐乃云纘禹舊服者蓋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主公天下之心桀墜禹之緒商湯承之又奉其所以紀綱天下之典是則湯之興所以繼禹也所以承上天君天下之責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曰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此心人孰不信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夾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湯之慙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懋攻昏暴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言命德討罪之責撥亂反正之規夏之末造簡賢附勢者皆是非不明久矣命德討罪實在於湯嗚條之戰自不可已然又非可止於嗚條之戰而遽已也此章以上皆釋湯之辭此下皆勉湯之辭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其所好而民弗從者是也用爽厥師師眾也謂湯開明眾人之心也吳氏曰用爽厥師與下文夫仲虺方釋湯之慙而又勉其日新何也罪已

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爲悔悔則不進矣然而又慮其自滯何也人之常情有所憾者固多自阻而謂無所憾者又多自滿防其自滿也故釋其憾而勉之防其已釋而自滿也故又戒之忠愛之深則周防之密湯固未必有是而仲虺之論亦不容缺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於規矩準繩之內不偏不倚經綱既立人心風俗已正雖傳之於後世固綽綽有餘裕也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

予罔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承志自滿之意而言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者謂勿失其不遏不殖改過寬仁之德德言來蘇之舊殖有禮覆昏暴謂益廣其顯until兼攻乂擾亂反正之規欽崇天道即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然則湯之得天下也固天命人心理勢不可不爲之宜其爲天子也亦有得失興亡不可不謹之處此篇之意最爲深密讀者詳之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之衷綏定也猷道也古文作猶蓋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自其受於人心則謂之性自其遠於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道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之則是也以降衷而言則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故必有任撫定之責以各使之安行於是者此所以爲之君也周子所謂聖人建極焉蓋綏猷惟后人極焉蓋綏猷惟后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猶稱夏王從其始也此聖人忠厚之意也此狄夏桀不克綏猷厥猷惟后民罔不欲乃大降罪疾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堪忍其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爾有衆請命

此自敎其受命之事元聖伊尹也湯類上帝與

師而學者以稱王誓衆爲諱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學者不以伊尹爲聖人夫不以成湯爲王者避桀故爾不以伊尹爲聖者避湯故爾此學者之病也程子有言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眞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佑民故使罪人黜伏桀奔南巢也爲上天爲民之心甚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衆天豈信欲生殖之而不欲還絕之也明矣蓋湯指天心之易見者以示人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承上文而言天意信在於民故黜夏而命我之謂也蔡氏曰夫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皆所以綏猷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罪蓋敎之不善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厥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章尤見聖人正大光明之心公誠忠恕之道也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實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予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敎語足以亞之性之爲言實肪乎此此克綏

厥猷惟后爲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即緩猷之反與眾請命揚言邦家即任緩猷之實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斂然戒謹恐懼之意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是乃所以緩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緩猷之告是其爲書辭忧義密當爲誥書第一與武成大不同矣

書經注卷之五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今文尚書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萬明辯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祠于先王殷禮蓋當喪即位冢宰攝祭告也先王謂亥王以下祇見厥祖奠于殯宮告即位也喪三年之內事死如事生故曰祗見厥祖舊說

謂先王即成湯則書辭爲重複而喪奠亦不應言祠也

侯甸羣后咸在

孔氏曰在位大也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孔氏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此言夏后氏之盛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此言夏桀之所以亡也造攻自鳴條者伐桀於鳴條之野朕哉自亳者哉始也始行天子之政令于亳邑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此言成湯所以承天造攻哉自亳之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言太甲嗣位之初所以接續成湯之德正在

此時也天子當喪雖未親政然愛親敬長此即所以立德之本自家而國而推之天下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先敬其長推之以及遠即孝經所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總上章因言成湯之德所以至于有天下者

此承上文官刑之戒使之敬身而念之也聖人謨訓固多廣大深妙之理若此官刑之訓則其嘉言甚明白易知易行王所當念初非高遠難行之說也凡此皆誘掖幼主之辭防其顯覆之

行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上文嘗言皇天假手伐夏之事矣太甲嗣湯正當天命方新之際伊尹深恐其有所恃也故言惟上帝不常作善則凡福祥皆應之作不善則

凡殃禍皆應之天命不可恃也恐太甲以湯德至大小善無益而弗爲也故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爲小節無傷而弗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申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清霞經說亦作君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其效積至於萬邦惟慶不德雖小而意之所趨者惡其效終至於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卑而引之然亦理固爾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謂不順伊尹之言也阿即保也衡平也商尊伊尹爲保衡猶周尊太公爲尚父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戒哉慥慥厥辟辟不

味晦爽明謂夜而初明之時丕顯者此心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坐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曰旁求俊彥啟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於伊尹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尹曰指者蓋嗣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爲重也故伊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之命以自顯覆也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曰惟慥慥厥辟辟不

願孔氏曰常目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者即所謂明德也顧諟明命謂常管顧吾心之天理勿使爲人欲所蔽也西邑夏夏都安邑商居商丘視夏爲西也自君有終漢孔氏以君作商與周相似故謂之也清霞經說亦作君太甲之心無爲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親之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特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若其本既撥則相亦末如之何矣此以警太甲也

師眾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親之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特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若其本既撥則相亦末如之何矣此以警太甲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慥慥乃祖攸行惟朕以憚萬世有辭

昧晦爽明謂夜而初明之時丕顯者此心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坐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曰旁求俊彥啟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於伊尹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尹曰指者蓋嗣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爲重也故伊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之命以自顯覆也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曰惟慥慥厥辟辟不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太甲頗覺非必然矣此不可不慮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習見夏桀之爲弗順矣今爲不順義理也伊尹嘗見夏桀之事豈可常見哉古又見太甲所爲不順復言之以警之也密邇近也訓者天子居憂則在梁闇太甲之爲不善以其深

居宮中有與之習者又其貴爲天子必有所恃而驕也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桐蓋湯葬地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毋俾世遂勿使之終身迷也益清樓館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哀疏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制落始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墟治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紹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奉迎太甲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耳而對慶懌之辭

鄭君民相須之義蓋言言警戒也已上皆伊尹

慶懌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俾惟厥終

不明于德謂不知有此心之天理此正與顧諟不顯相反也底致也類自也度者心之則禮者事之制欲者情之流縱者事之放也速戾謂自招放廢也孽災也太甲自述其受病之原惟不知有此天理是以自致其身於不肖而惟欲縱之狥以敗禮度自速放廢昔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爲後人者俱有禮度惟太甲縱欲是以敗之觀此一節則太甲顛覆之由放廢之事怨艾之實來悔之眞克終之美俱在言意之間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厥命罔有不悅茂其有邦厥降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一節頌獲今雖自悔豈能遽乎於天下亦惟反求諸身自修而已自修之實苟至則實德自備於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

實意故民悅服於下而隣國之民亦戴之知其來則必有安無危此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失但懋乃德視乃烈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它求也改前日之顛覆則奉先思孝一惟祖德之循戒前日之驕悍則接下思恭一惟賢德之順視不蔽於嬖近則明無不及聽不蔽於邪佞則聰無不問蓋所見遠大所聽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分言者誠則眞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畏所以事天也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天位艱哉承上無常者而言也德即敬仁誠之謂德惟治也而與之同事者無不興否德亂也而與之同道者無不興治言道順理而行者也

氣言事則恃道之爲也然道無終窮安保其不與之異事機無極又安保其不與之同故必終始常慎其所與同者則惟明明之君能之一有不明則照察不及即有與治道異與亂事同而不自知者實此所以君心常欲其明而不可有一息之昏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指明明之的亦惟時時懋敬其德而已其極至於克配上帝則天之親之民懷神享不待言矣今王嗣令緒監茲則勉其與治同道之實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伊尹言成湯盛德配天之盛又恐太甲或憚其高而難及或忽於近而遺等故又言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於民事切近而加之意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於民事切近而加之意

驕惰則接下思恭一惟賢德之順視不蔽於嬖近則明無不及聽不蔽於邪佞則聰無不問蓋所見遠大所聽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而謹其身然欲謹於終必自始而謹之此皆爲之有本行之有漸者也

尤羣言之要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此又勉以聽言之道也亦自下自邇之事
逆心之言不可以其戾於已而不聽也必求諸
道合於道則忠言也遜志之言不可以其順已
而輕信也必求諸非道非道則諛言也蓋天下
之言不一逆心之言雖未必皆道也但忠言多
逆必先以道求之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道也
但諛言多甘必先以非道求之若逆心而先以
爲悖遜志而即以爲善則逆忠聽佞多自是始
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先王之道固不可遽進其進之必自下自邇然
亦不可不勇進蓋不思則何以得不爲則何以
成弗慮胡獲致知之事也弗爲胡成力行之事
也元良大善也德如先王則大善矣一人元良
萬邦之所以正也

君罔以辭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
孚於休

此又戒其與治同道之反亦因聽言而及之伊
尹與成湯創造王業紀綱法度所以經理庶政
者周矣中材之主守之不害爲至治但恐爲辯
言所惑輕有變動則政壞矣此伊尹所深憂也
然伊爲是言以勉其君也而及爲臣之事何也
意者功成身退伊尹其將歸乎抑大臣之奉君
一有寵利之心則患失之念熾曲徇苟從以爲
固位之謀者或無所不至矣故尹之言亦萬世
君臣之大戒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
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太甲既已克終厥德但能有常而不變則進修
功效自是生矣故伊尹告歸有一德之誥焉諶
信也言商受命方新而難信蓋其眷命靡常也
常厥德常即一也常厥德則能保厥位而不常
者必亡此則天理之必可信者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
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朱子曰庸常皆一也此章言桀以不一而亡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
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
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一者有常不變之謂即誠敬之意也湯以元聖
稱伊尹而尹於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
此先已後湯蓋其眞實工夫所自得之妙直以
告太甲不避其辭之直也孟子言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尹湯同德而受天命聖賢
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
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
主所以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
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
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
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拘一事也或
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
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時則爲是者
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
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
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
夫於此可見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篇首言伊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
一德也官百官也左
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爲
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
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
職任不止於賢且才也四爲字皆從去聲大抵
爲臣之任其爲上也爲輔其德耳而非爲君身
之嗜好從欲也其爲下也爲利其民耳而非爲
一身之利祿寵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愼所任也惟和惟一
爲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
謂君臣協和爲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一德而止也德指行而
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
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族之協蓋
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
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
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
主所以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
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
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
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拘一事也或
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
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時則爲是者
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
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
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
夫於此可見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篇首言伊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
一德也官百官也左
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爲
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
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
職任不止於賢且才也四爲字皆從去聲大抵
爲臣之任其爲上也爲輔其德耳而非爲君身
之嗜好從欲也其爲下也爲利其民耳而非爲
一身之利祿寵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愼所任也惟和惟一
爲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
謂君臣協和爲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一德而止也德指行而
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
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族之協蓋
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
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
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
主所以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
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
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
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拘一事也或
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
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時則爲是者
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
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
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
夫於此可見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篇首言伊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
一德也官百官也左
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爲
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
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
職任不止於賢且才也四爲字皆從去聲大抵
爲臣之任其爲上也爲輔其德耳而非爲君身
之嗜好從欲也其爲下也爲利其民耳而非爲
一身之利祿寵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愼所任也惟和惟一
爲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
謂君臣協和爲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一德而止也德指行而
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
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族之協蓋
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
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
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
主所以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
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
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
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拘一事也或
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
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時則爲是者
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
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
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
夫於此可見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篇首言伊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
一德也官百官也左
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爲
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
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
職任不止於賢且才也四爲字皆從去聲大抵
爲臣之任其爲上也爲輔其德耳而非爲君身
之嗜好從欲也其爲下也爲利其民耳而非爲
一身之利祿寵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愼所任也惟和惟一
爲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
謂君臣協和爲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一德而止也德指行而
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
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族之協蓋
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
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
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
主所以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
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
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
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拘一事也或
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
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時則爲是者
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
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
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

四言但舜大聖人言語深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朱子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生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由一德而推言其政化之效以申常德保位之語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毋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又發明餘意警戒以終之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卽小可以知大君民理本相須人主不可有自大而狹小它人之心一有是心則人有不得自輸其情者矣夫人一有不得自輸其情則上不盡下下不親上而事不行矣人主誰與成其功哉伊尹素志視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故今所以告君者又若此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尼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卽惟精惟一尤執厥中之旨卽繼而功夫加詳焉舜授禹精一執中之后眾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卽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道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皐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為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為存亡之分常卽一也以棄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興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蓋勉

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懌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小大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明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為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尹訓太甲三篇皆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上浣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六

盤庚上

盤庚遷子殷民不適有居

殷在河南卽師所謂亳殷蓋西亳也遷子殷則宗廟朝市皆以改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

率籲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曰不常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有能顧本之有由蘗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盤庚喻民之大旨也籲呼也眾感民之以遷為憂者也五邦亳囂相耿邢也史記經世皆謂盤庚自五遷者蓋信書序之誤也由古文作毋

在位者蔽之故盤庚於此謂教民必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之服益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度者今曰遷都規模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眾羣臣也汝猷黜乃心者此藥羣臣心術之病無傲者警羣臣氣習之悍從康者則謂其不遷之情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蓋自仲丁來比九世亂其羣臣故家習爲驕奢不恭王事又利湎河之地沃饒自豐此二語蓋正其本爾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蔡氏曰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故民用大變此所謂舊人蓋世族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盤庚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丈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

聒聒多言也險膚淺也言汝不知我大也皆強也當作殛蔡氏曰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奏其悔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蔡氏曰奉承恫痛憯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言也此章反覆申言儆上之禍恐動之以禍患沈溺之於罪惡不可瞻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眾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申言儆上之禍則有獲喻勞遷永遠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申前黜乃心之戒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占膏腴之地擅口實之饒享安居觀遊之樂在位之臣顧婚友之利而忘勞折之民以故唱爲異議而不之遷焉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流人民漂沒而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故必黜爾重遷之心而以計安斯民爲心都邑既定百姓安居則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其樂矣其于先王丕爾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非法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自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

于汝聒聒起浮于蔽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奏其悔汝悔身何及

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近遠親疏用罪則伐之所當恩賞者也盤庚於世家舊臣固不敢動用非德非罰非所當刑罰者也非德非罰非所當賞者則用之而不掩其不善者乃先王之所必謂則亦不敢動用非德恩非所當恩也人主用捨賞罰之決福如何爾至篇末皆此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蔡氏曰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悔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乃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一人有佚罰

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近遠親疏用罪則伐之

至於死非可輕用也用德則彰其善而已非可以不善而倖恩也故邦之臧則惟汝眾之善邦之不臧則我一人之失罰垂可罰而不罰也然則我亦將有不可不罰者矣故下文有罰及爾身弗可悔之戒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總篇肉敕康險膚浮言之戒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誥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

王庭行次之庭猶今云行宮周禮樞極極再重庫門適制又簡質於此咸造勿褻氣象可想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聒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保衛也胥感相與憂其所憂也浮先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一篇大意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言上天降監于殷代有河決之患先王不敢懷居其所以遷者無非體民所利此儆民所聞也

何不思之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惟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承順也俾使之遷也康其康寧之樂上下同之也顛口所告懷心所思也謂今日非以遷汝爲罰所以區區惟新邑是圖者亦惟爾民之故去危就安將以大適爾之志耳此節言君之體民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鞫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勤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困謂思慮之勞也既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以所疑告於上祇自取窮苦何由自解今以遷徙半塗若次且不行如乘舟弗濟臭厥載自敗腐其所載之物矣故遷徙之忱不續又復淪胥以敗耳

有今謂但爲一時之計罔後謂不爲後日之謀何以續生理於地上乎此章言民不體君祇自誤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一專意於遷無有二志無復動於浮言以自斃也遷徙之時人心渙散姦宄之人易以投隙因節勉其體君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蔑斷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朝心耳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意又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淫理蓋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漢石經弗祥作不祥蓋古文尚書凡弗不皆作亞不字本平聲今讀入聲亦當音弗耳

鳴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猷念所念也石經作猷中於義爲長此節勉其體君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蔑斷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朝心耳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意又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淫理蓋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漢石經弗祥作不祥蓋古文尚書凡弗不皆作亞不字本平聲今讀入聲亦當音弗耳

鳴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猷念所念也石經作猷中於義爲長此節勉其體君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蔑斷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朝心耳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意又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淫理蓋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漢石經弗祥作不祥蓋古文尚書凡弗不皆作亞不字本平聲今讀入聲亦當音弗耳

鳴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猷念所念也石經作猷中於義爲長此節勉其體君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蔑斷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遷徙之際服食器用子女臣妾皆寓道路不暨
不道之人易爲姦宄盜竊之行此不可不防故
痛警之按左氏引此文大同小異稱盤庚之告
然則今書篇目遷之告二字明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母戲
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
朕志

朱子謂書傳所云百姓多謂庶民非謂百官族
姓也此篇凡二章前章告民後章告臣
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
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恢大
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用降我凶德猶荷所

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將
士民好義之意蓋消期民沈溺重墜之疾而絕
後世驕奢淫佚之風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
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
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謂今日之遷亦天意將復我祖德以治我王家
而我及奉承之耳
肆予冲人非敢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無有衆
貴

蔡氏曰冲童弔至也宏賁皆大也言
我非敢爲衆謀乃至川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
臣民有審利害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
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盤庚於既
遷之後申儆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
用謀譬彼既往之跡情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
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
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愚按此章以上勉民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盬哉
殷制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所以謂之邦伯此

章以下喻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
鞫人謀人之保鞫敚欲以自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
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
肩一心

蔡氏曰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
民衆也肩任敢勇也鞫養也我不任好貨之人
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鞫人謀人之保
居者吾則敎而用之欲而禮之也蓋進也若者
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
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
言也無毋罔總聚也虐戲豫也敢勇也敚悦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
以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式敬也敬布爲民之
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
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

以口吾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
復興也後之君子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
子不可以不論
盤庚欲正名而誅劓之則傷親親召夔亂聽其
所爲而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於亳理之
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竦與使定于一也自
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
所爲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倘有所爲者

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獎拔新近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敢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固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馮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敎欲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

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尙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敎非如末世及夷敎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襄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迫阨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與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窘曰相曰耿曰那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正以厚利奪其雖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譁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勍以浮言蠱惑百性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

議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迪綱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蕩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貶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

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圜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

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爲遏於禮故諫之其謂

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於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質未竟恐未合乎聖相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爲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虛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爲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賚予良弼

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觀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或貌之間地名傅險澗水壞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所夢者類說名也不知其姓蓋以地爲氏云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愚按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功後世人主忽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心身不脩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於亂無它不以身心爲急也管仲姚宋亦味所本

難以語此高宗得傅說爲賢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拳於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爲高宗之知所本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曰吾嘗終日終夜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高宗緘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
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
汝作礪蓋恩而有所未通自以爲鈍而資其礪
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恩而未能遽至自
以爲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
恩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爲竭
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功之辭非泛喻也故總
以啟乃心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
不除若跣弗親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
所不遂也此皆用工之辭非尋常語惟聖以下
則期其成功以終之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命說之辭皆曾用功之語言之痛切而說
之復王其辭反若緩而不切者此必有見於高
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澈視羣臣又非
甘盤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攻也故當反
求諸已而思之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罹於人說
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

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蔑高宗以聖期高宗此
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資必可以聖其他皆不造
餘力矣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命之以總百官此相職也相之職固在此於統
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相固有常職
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作相而復
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篇多以惟起語蓋古人歷舉之辭也建邦則
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
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
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則民之標表
也君雖爲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說是非察善
惡用捨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
君之法式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
惡用捨賞罰隨時取中得其善
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敘皆憲天
聰明之事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輕則起羞辱之應阻兵之機蔑則生戎狄之
心衣裳命服所以褒善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
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被之亦已褻矣干戈所
以討亂不可輕動也於在躬之時則謹之已命
將出師雖反之亦已曠矣此四者皆政令刑賞
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允茲克明矣然於甲胄
干戈重言者高宗夙英毅傳說蓋慮其輕於
用兵也其後鬼方荊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
所不得已而易象猶譏其憊說蓋先見之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

此皆總明憲天之事上文既言承以大夫師長
雖其本源在君心之標表而稽官亦不可不謹
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
則六卿百執事爵則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
治私昵惡德所以亂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
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
及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理之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事當乎是
而後可動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
中庸時猶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
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
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言異而功同
也君雖爲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
知道者當默會於此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
有備無患

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
而自滿則善不繼矣舉事之善固貴惟時然事
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啟寵亦一不善之動也過未善也遷其未善以
從善斯得矣恥過而遂非則惡矣故兼戒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處也止於善之謂也政事而各處其當則政
事醇美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瀆則亂事神則難

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於祭祀或有過厚之失
不知禍所以爲褻非盡善中節之事也此終上
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艮于言予罔聞于行旨哉嘆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宅人欛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也服行也謂惟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又贊其行也謂凡得於言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全信而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

允協于先王成德矣惟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宗知之之功已至故說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說必先以致知告之矣前備疑說命中篇辭言無統必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而王惟戒茲四語乃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章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爲一章章凡三節以憲天聰明爲要自慮善以動至事神則難爲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爲要夫慮天聰明王道之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眞要旨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蘇氏謂遯于荒野以下謂甘盤也朱子初嘗取其說案氏據國語謂宅河亳商高宗自謂也然據君奭則甘盤嘗爲相盤甘盤舊臣相武丁於初年其後復政引退再求之入宅于河自河徂亳者于采邑也此言爲學之始異廢學之因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

爾惟訓于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

此高宗資學於傅說也蔡氏曰作酒者麴多則苦蘗多則甘麴蘗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思謂敷學之道貴擇乎中徹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苦蘗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蘗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表此又爲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

說曰王

林氏句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世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論爲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爲學之道惟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溫故知新是敷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教人無非爲學自始至終常于此

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傅說始工夫極爲精密履祥按教學半之云自學記即以爲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予王子以爲此章方言爲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懇慊過高之病巨川大學之喻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傅說導之卒就平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窮學之功亦不可謂無者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

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教也於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尚欠故未圖成耳此所謂敷學之半也是以傅說於其所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拔綜舊學之功交相亞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思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予罔覺蓋忽不其知知其人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有緝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遺弃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文學造其理也此監成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

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傅說布其風教然必輔吾德以至於聖則始可以厭滿人心之望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保衡伊尹官稱也上言良臣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志以勉之上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傅說亦不容不自任矣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蓋高宗之廟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

王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氏曰書中無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祖伊祖己之後也自其邑奔走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格人猶言至人謂諸賢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既淫戲自絕于天故天之所以棄我商者以此二書皆訓體乃緊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敘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繹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益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肜日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交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命於天非人所能絕也泰誓所云謂已有天命是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儲而私議之蓋見紂不復可諫矣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桑氏曰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愚謂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也

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子王子曰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昔訓庶及屠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賢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追言畯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永絕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濵乎其幸免也觀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祥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證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固嘗伐矣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伐密須矣而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何之阻如是也則觀何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薨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藉口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嘗孟德之衛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悖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因成公佩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邊鄙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紂終孰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殺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陷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斷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紂庶兄父師箕子紂諸父一曰親戚也少師比干也微子名啓餘微箕采邑之名此微子憂問謀於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酣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勿爾也底致遂成陳列沈溺也使酒行凶曰酣謂先王成

功隊烈於上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爲體猶舂秋書魯我也紂之不善眾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爲之祖敗亂不可救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此言殷之亂也曰紂以沈酗敗德而其臣民相習爲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紂自爲逋逃主也淪喪之形不復可濟幾年有殷遂乃一旦喪亡於今日憂驚傷感之意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其音箕曰者微子更端虛謀之辭也我指紂吾予自指也言紂爲狂悖不可諫誨吾處家如迷耄之人無能致力不忍坐視將逃遜于荒野然而二子無指告救亂之策一旦國家顚隮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屈子所謂心煩憺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可悲矣狂史記作往所以諫有歸周之說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此箕子荅辭也自紂爲不道災譴頻仍天毒降災荒于殷邦而紂復不知驚懼乃沈酗愈甚不知畏所當畏且咈逆耆長舊人之言此荅微子沈酗敗德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祭天地曰犧祭宗廟曰牷一說色純曰犧體備曰牷牛羊豕曰牲天地宗廟之牲民得而竊之有司相隱將而食之無罪焉紀綱可知矣此荅

小大草竊等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脩罔詔

蔡氏曰讎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又以敵而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荅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此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災變耶我當起之而任其責蓋欲諫紂有爲也商今日其遂至於淪喪耶我無適異國爲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此爲微子謀所以荅遜于荒野之問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害子若王子當以出行爲道我舊所云反足以害子王子弗出則紂忌微子且賢微子曰不可諫又疑箕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而敗國家隨以亡矣其實紂決不可諫箕子比于忠誠惻怛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犯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顚隮之禍矣此荅顚隮之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以自通於先王而無媿於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益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佯不殺而四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愚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耶

履祥謹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告周微子箕子諸賢在於喙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益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不可以不伐奮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臺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逃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去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與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伐微子也使微子而末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而縛請降矣武王豈不問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陋然寶王家幡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嬖之而已

矣必不果加兵其類也既而不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以釋其縛焚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箕子囚封比干之墓百其概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避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遲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倘

比干遂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待之哉傅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豈知宅曰之必訪已而顧不死箕子之必訪已而顧不死此皆二千餘載聞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多詞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

舉兵亦爲合議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章明爲君之道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此章明紂爲天所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未忍遂伐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至武王又未忍遂伐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此章明周未忍遽伐以觀其悔而紂愈恣慢卒不改也或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以處之朱子曰武王自別從那一邊做事橫渠云商之中世已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戎狄復進大王遷岐然岐下亦本荒涼之地大王自立家基如此爾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章承上言紂失爲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同力度德二句蓋古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黨雖多其質離心伐之固不必忌其眾況其罪既眾天命我誅之乎若不卒伐則我有違天之罪矣此又承上文有罪無罪政越厥志之意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友邦冢君底天之罰

上文言弗承天誅討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敬懼而昭告神祇率眾致討也冢土祉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祉主祭土爲之若木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爲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爲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誓師之語以終承天爲君之責

秦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而定之也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

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

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眾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備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吉人為善而自足則善心怠而入於惡矣惡人為不善而亦自足則

惡心消而可以為善矣惟日不足所以善惡終不可移也蓋古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度之意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

黎當作黧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羣臣相

蔽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為不善而日不足也其下所敘皆力行無度之事而被其虐者皆籲告於天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之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命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因民籲天遂述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桀弗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遂流毒下國故湯放桀言此以證之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夏后

浮過之也喪去也元良微子也

謂剝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此指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棄者也罪既浮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鑒矣

天其以予又民胥勸予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襲會也言述祥之多也治亂曰亂一云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內也周至也二句計亦

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同德占人事有必勝之理夫以討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已多寧以誓其師何也紂眾如林是亦勍敵師徒不無懼眾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

商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謂已渡河入於紂之疆也賊義者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於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正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為湯之光也

武王伐其子孫而謂於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為心於此可見

嗚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觀之故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謂寧持我非敵之心所當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也蓋彼敵之心所當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子引此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百姓既已如此即當一德一心立定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六師武王之兵也此武王自誓其眾士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善惡率以類從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之不善即天下之惡皆一切為之遂為天人所棄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

民紂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典常所在皆
玩狎而暴棄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
故其所爲皆惡之一類所以自絕於天結怨于
民也下文詳之

撕朝涉之脛刳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紂
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此皆紂侮五帝之實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
罰

祝斷也已上皆敘其自絕於天之事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
爾眾士殄殲乃讐

此章承上結怨于民之語滋者長養滋助之意
務滋則德不孤務本則刑不濫二句亦古語

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
有顯戮

迪由也殺教爲果果敢爲毅登成也乃辟自謂
也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

以施於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言周師故曰殄殲
乃讐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
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
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上文以述紂惡類之彰此又以文王爲善一類
其彰著應效如此以形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一篇之內舉受與文王善惡之類相形如此則

周之必勝紂之必亡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
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有臨事而懼之意故
不獨上文誓師明立賞戮此亦自貴惟恐無良
致敗以隳文考之遺德也

嚴祥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
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僞書
泰誓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
之事仲舒史遷皆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
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僞書始廢近世
吳氏棫疑泰誓三篇辭迫而傲不及湯誓其書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
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

牧地名在朝歌南郊今衛州治之南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
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
戈比爾矛立爾矛予其誓

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侯次御事司徒司馬
司空此周之三卿時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
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

空主土治墨壁以營軍亞次旅眾也亞者卿之
貳大夫是也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
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百夫
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
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西羌蜀髳微皆巴蜀之
國盧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
云庸乃今上庸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
都素所服從乃受約束以戰者蓋上文所言友
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干楯矛長
戟也于楯所以扞敵言比則並列而密布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隶藁索也此古諺引之以言紂嬖妲已以致亂
亾之因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
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姦宄于商邑
婦妲已也肆祀大祀也答報也史記作昏棄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尤脗遺王父母弟言
王父母所遺諸孫蓋從弟也不迪以不道遇之

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已所舉皆貴
之所憎者誅之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惟恭行天罰固不在於多殺愆
過也不愆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
擊刺也不愆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
其多殺也夫子勉哉反覆言之致丁寧之意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
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以戰于商郊也
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士也
戒殺降也
弼所弗勖其子爾穡有戮
總茲三勗哉以弗勖于斯三者則爾穡有戮以
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
相表裏俱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
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篇而全書乎
履祥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

師下篇自誓周邦之眾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
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百大夫師卒
之長夷狄之酋豪而威誓戒之然而尊卑內外
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
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
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
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本作鹵說者謂楯其
意謂軍中有楯而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
是血流而地鹵濕耳作杵誤解作楯者尤非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
比干墓式商容閭故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大
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朱子曰既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
辰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蓋經文
誤也按華陽今華州桃林今自陝府靈寶縣西
至潼關皆桃林塞受命謂聽任使也於是率以

祀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朱子曰丁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越三日庚戌
朱子曰戌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案望大告武成

朱子曰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益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諮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

又曰漢志列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今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篇今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尚書乃有此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厤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以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

又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益以上文一月王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爲當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錯文倒也歷法歸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遽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巳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薦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襍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爲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

王若曰嗚呼黎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稷爲先王尊稷爲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對于朝鮮而不臣訪就箕子箕子蓋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訪於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陰升也猶云生長也協合也彝常倫理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宜然生長下民所以使之相安而不亂者此必有彝常倫理次第而我不知其詳爲此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之其間節目之詳則亦必講明而後盡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此言洛書所爲出之意也鯀禹相繼治水洛書

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愛寶地不愛寶必得其人然後畀疇陻洪水逆水之性所以五行皆汨亂其常此帝之所以不畀疇而彝倫攸斁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爲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敘也蔡氏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

初一

朱子曰此讀也全讀則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爲洛書本文者皆爲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其餘八位異數而縱橫擩合對則兩其五參則三其五而五數無不在焉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眾有所以皇極不言用蓋用之大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又治民也明辨惑也念省驗也徵驗而威懲也子王子曰洛書縱橫皆五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焉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五福皆五也八政雖八而以三官統五政司空統食貨司徒統祀而實司寇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兆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凶折考終之反攸好德之反惡弱富之反病疾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終之反攸好德之反惡弱富之反病疾康寧之反短折壽之反凶折考終之而箕子又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此五紀之傳今從之蓋箕子於此特以其切於君臣政事者言之而箕子又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敬用之言蓋之而箕子又曰貌言視聽思各發明其則從順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而能恭則氣象嚴整襲頑起惰故肅言而能從則行令人聽故乂視明則知見必徹故能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於所思能通微則聖矣周子曰睿通微也能通微則無不通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資以用故食貨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送死所以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賓所以交際待諸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四時也月晦朔也日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

八政者周禮之綱五紀者羲和之職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五事之目其序全體五行其功後配庶徵皇極之所以爲極者專本於是朱子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端必自其可見而爲之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敬用之言蓋之而箕子又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皆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兆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凶折考終之反攸好德之反惡弱富之反病疾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終之而箕子又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以明調贊之本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視也王
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文也一歲該十二
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群綱一月該三十
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
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舉眾務
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家清明
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臣責任
之備慶其效如之成功統歸於上故無易者先
言歲月庶墜多起於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蓋
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指經星庶民之
彙則如星之眾而星之所向有不同有好風者
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星亦
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
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井則風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每
月周天則又以日爲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
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此但舉風
雨者爲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
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遠南至輿鬼去極近
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
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
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
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行南
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
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
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
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
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
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何如爾夫民生之寒
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
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
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之
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
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
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
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
如所謂北極星極民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
者指人之所有之標準也謂人君下布五行上協
五紀端五事於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爲民之
標準修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有以爲民之
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傅氏子駿以爲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
書文不同子王子是之即以繼皇建其有極之
下以爲皇極經文上文所謂敘時五福者乃五
福傳文下皇極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
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也蕩
不公反倍弁側欹傾也蕩蕩廣大也平平易
直也正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
心也偏黨已私之見於事也反側已私之變於
久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之所以爲教者互
文以諷詠耳蕩蕩平平正正直直即皇極之所以爲
體者亦互文以形容耳此言人君會建其有極
於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爲遵行之的故人皆
不敢徇己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爲
而皆可安行於道化之中遵義遵道遵路所謂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即如朝會之會蕩蕩平平正直所謂
歸其有極歸即如安歸之歸此章詠嘆淫液雖指
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之
體於此可見矣信哉其爲古今相傳之語爲皇
極之經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
贊嘆正說皇極體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
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

曰者箕子傳辭也皇極之敷言蔡氏謂即上文
彝衍之言也言人主於皇極之敷言以是爲常
行以是爲訓教則人主之訓即天之訓也斯民
以此敷言於是訓而是行之則亦可以近天子
道德之光華矣謂其賢德可以進用於君然其
心悟其行同亦如親而炙之也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蓋於是民始知天子之所以恩
育乎我君長乎我者其德大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
強弗友剛克爽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公平而不偏尚也直如直道而行之直無所
矯揉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而已
不必偏有所尚強弗友氣習之剛強也則以剛
治之爽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制之
也深沈潛遁氣稟之柔也則以剛治之使之有
立高尚明爽氣稟之剛也則以柔治之使之不
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
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物龜曰卜揲蓍曰筮蓍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善推占之則存乎人故必擇其人立爲卜人筮人乃可命之卜筮而後龜兆蓍卦可推也

雨木兆雘火兆蒙木兆蠱土兆驛古文作圖金兆謂圜圖絡繹也克土兆蠱勾連相加也或云蒙土兆驛木克金五者皆龜兆古自有其占法而今不傳爾貞悔則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傳所謂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卦之變動者以本卦爲貞外卦爲悔傳所爲貞屯悔豫是也蠱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又說文悔當作𢘑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眾則公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體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爲主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內謂祭祀之事外如征伐之事是也二從三違吉凶如此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於意料之表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爲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曰筮從龜逆者蓋龍龜古人所重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亦一意也蓋謂兆一成所應久遠筮則偕信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偕信皆應若易之喪禍則惟忠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爲小人謀也故自夫子以來專以易審訓而龜書終廢云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風於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氣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城故風屬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極無凶

曰時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茂也一極備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乂哲謀聖五事庶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舉一隅言之餘皆然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貌恭而肅則敬德潤身人心疑眾故致時雨之順言從而義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陽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時燠順之德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好謀能繼故時寒順之至於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此箕子各以其德之氣象所似以明頻應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僭差也豫大傳作荼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雾注謂昌也急恒寒若猶所謂秦亡無燠年蓋嚴迫則常寒應之也所謂恒若者即所謂一極備之凶也此言恒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如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也凡此通上文大約一以須配至漢儒則門分戶析指某事致某應其說始拘又增入常陰一條於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陰已在常寒常雨常風之內矣非箕子之言未備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爲首富有廩祿康寧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自修之事而以此爲福何也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也哉使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富壽安逸祇以荒亡戕賊而已且倨慢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何足爲福哉故好德居壽富攸保極

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

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敘時五福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爲皇極之傳今以文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畴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也箕子於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爲君者体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與起感發之化而又以絜矩爲言是也又況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福則爲五福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朱子皇極辨詳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節言人之知所好德而不溺於非德必人君立之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爲惡者與革而於爲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以福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此節謂民有不幸而煢獨衰弱者有幸而榮富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邪其昌

此節言人之才德當榮富者進而福之亦國之福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殺善也此節言人之趨正亦必先有以養之故錫福于民者當爲先不撓人無所養下流則易爲善或難矣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節又言非好德之人而錫之福終爲國家之害而已拔五福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爲重蓋五福本係于天命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折者橫死短折者夭死疾者身不康憂者心不寧貧者家不足惡者剛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於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威應之理微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操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也臣而僭之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用則毅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則轉而趨於六極矣其言威福之不可上僭以發明一極爲大中而諸惟皆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眷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惑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繹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敘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面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掣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吾武王者則已脩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兼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

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顚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估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

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又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經一而圓三陰之象方者經一而圓四圓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圓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圖書之數皆以五爲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擧其雙數之用也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者爲君側者爲臣有餘而不棄也洛書主變於五而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羸而偶乏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南次東北而寓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上復克水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

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爲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爲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固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

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于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五行于一而係於九天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之不可掩者矣故庶徵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惡之不同有惡則感于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天人之事脩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所陳五事庶徵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爲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所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庶義皆謀聖而驗諸庶徵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圖者天也洛書之位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于九句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教畴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通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爲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爲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天紀天人之事脩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協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克商之後威德遠暢蠻夷來貢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職方云四夷八蠻孔疏引雒書云東方夷南方蠻西方戎北方狄中國曰華夏華夏蠻夷皆四夷之通稱言八九者謂其非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獒犬也爾雅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使犬也犬知人心可使者召公以獒非常貢上易啟人主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當祗故作書以告然召公在武王時未爲太保或者

史臣之追稱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係成王之紀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謹德乃一書之要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也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寶玉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以肅慎氏之砮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鞏固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玉爲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爲重所以示服遠亙文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忽易上所賜皆以德視之若獒之爲物上下皆非可以爲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進謹德之事以戒王也狎玩褻也侮慢易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至於盛必無狎玩之失

然於此或有不戒則狎玩士大夫是不以禮使臣也故君子必遠引而無輸忠之意狎侮小人是不以義使民也故小民必難保而替服役之心此玩人喪德之病也不役於耳目之好則百爲之間皆合於禮度而無不正矣此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寧其志心苟玩物則役于耳目之欲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謂喪志也志以道寧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又云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不玩物之本而又要其效如此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善則邇人安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啟人之玩妨人之實又且遠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於已不貪於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貴獒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遠也此章因寶物之戒而又歸重於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

太保格心之言可謂周密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矜持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召公終謹德之意言益深切細行一簣重指受獒而言然凡謹德者自當凜然於此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迪行也言此以終上文功成民足之意蔡氏曰人主一身實万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之明年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也禦氏謂古者卜大事公與百執事皆在

讀卜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予亦有勿穆卜之文

文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卜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

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

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自以爲功獨以爲已事也故不於宗廟郊社而

爲壇築土曰壇除土曰墠三壇大王王季文王

之位也又爲壇於三壇之南而北向則周公所秉者史

立之位璧以禮神植於神位珪則公所執以

卜史也某武王之名也責朱子謂如責其侍子

之責如爾三王爲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

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

趨奔役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

役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

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於下地而四方畏之今

日毋使遽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矣屏璧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

蓋武王喪則周家必墜禱欲事神不可得

曰我日許不許迫切之意言不曙文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

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

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告龜兆皆以爲吉

也啟籥者啟金縢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

於金縢之匱卜史掌之以金緘縢重其器也周

公啟籥以觀卜兆之書亦又云吉體謂兆象也

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

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期代死

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於

金縢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

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下筮史

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辭神之階而

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筮之常器而

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官職世俗謂周公始

爲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爲異日自鬯之地可謂

陋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羣弟蔡叔度霍叔處

也流言流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縢但言管

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

流言非武庚之事或是以此誘間三叔則有之

其後三叔欲叛始挾武庚以爲援而武庚始得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言避居

東都是也我之弗辟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

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履祥按古文尚書辟

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侯雖此作

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諸聲从走以并

皆避之義

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

朱子曰弗避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

時答之謂從注說後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

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言語

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

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

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

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有不必避

但辟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

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

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

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

忠誠而已矣

按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爲朱子定論

朱子晚年與蔡沈論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

又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感

王尚幼朝廷之舉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

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疑而外不敢誚者以

二公在焉彌縫一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

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其

矣朝廷不可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

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

成王未知誰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
罪在管蔡也斯得者逆之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
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
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古者兵凶之事則弁服遇災變卜故遂與大夫
盡弁金縢之匱周室藏龜卜占書之器啟之將
卜因得卜史疇昔所納周公之冊所書周公命
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
勿敢言
周公所禱二公豈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
其代死之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
盡己之心固不欲瞭然戶曉非成王卜風雷以
啟匱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
不聞於天下後世者此類蓋多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
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
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
雷之變不必更卜蓋天以是變徵予以彰周公
之德爾於是迎周公以歸
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
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
逆當作親迎今本誤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周公卽上文親迎也又按
九罭詩意成王蓋使人以袞衣歸周公則此俟
於郊而以使者先之爾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木所偃謂偃仆壇墠木舍及民居之類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
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
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誠道也弗弔舊
音的至也猶云不幸也朱子懷如字愈也言不
以武圖功我將有大事于東爲予助以敉寧大難
之辭也既而卜之果吉此章決上文未能格知
天命之意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若逋
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
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
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之言也謂事勢艱難
重大蓋三監商奄淮夷俱叛事勢相延亦已熾
矣遠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造爲卬我綏安慰也謂我幼冲之人亦永思其
勞之艱大爲之永嘆謂爾不欲往其柰四國蠢
動顧寡之民可哀也哉凡子所爲蓋天使之天
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朕躬予以幼冲之人不

我能自抽所感義者爾邦君羣臣能安慰我曰無以艱故爲憂不可不戒武王圖功之事爾詎可反以艱大阻我哉凡言寧王寧人圖功之事自此章以前皆敘述之語此章以下始爲責勉邦君羣臣之語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以下決辭也卜之而告是天命繇殷也其故替乎且天命武王之時武王既惟卜是用今日

天意其相民況卜之而吉亦惟卜是用乎因嘆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相我以大其業循上章答艱大之語此章答違卜之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圖功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蔡氏謂卽上文所謂考翼者又邦君御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艱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是予於寧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大化誘之夫天意難測非諄諄有可信之辭惟考之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予爲其不于寧王之圖功而成其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煩重吾民使於四國之害有如疾病必欲去之予爲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蓋知前日之艱難則不憚今日之重難知

民心之所欲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此所以決于東征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矧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此釋艱大之語謂東征之役者昔朕卽欲往然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於是日日思之武王撥亂反正如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者父去其蕪穢矣今日乃不卒其圖功正如子不肯築其堂基況能造成其室乎子不肯繼其播種況能收刈其實乎其父老成敬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予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遽事則於武王之業何以成其業而收其實然則予何敢不於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兄考喻武王友猶敵已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厥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如

爲父兄者有敎已之人伐其子而爲之厥養臣僕者其有勸其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蓋不救則幾於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於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肆哉作其氣也爽開明也十人蔡氏謂卽臣十人

非民獻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由哲人蓋其時亂臣十人能眞知天命於難湛之中蓋於人所不可必者而知其決可必也爾邦君御事於其時從上所制不敢易也況今天之降戾於周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於我室其他因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念之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終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美我寧王也此章重解艱大之疑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

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爲終於卜用而不汝從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固當爲況卜之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命決不差僭卜之所陳蓋已如此矣陳謂卜所

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
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
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
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
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
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周之天下
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
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嗾之於是唱爲
流言以搖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
庚以叛彼武庚者賜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
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實藉之於是
也此武庚王禹之心也而況三叔之愚可固使
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
叛同於叛而不同
盖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意在於
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
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
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攝周公之子其意又在
於得啓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眾武庚非三叔
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舉勢又不能以得
啓此所以相挾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

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
又各挾其國之眾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
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
他封國雖多然薄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
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
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
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
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逆卜自守
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

與其逆卜之說自肆予沖人以下釋其艱大也
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逆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
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逆卜也若夫事
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
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
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
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
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
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
上公尹茲東夏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紂亡武庚滅
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
微子謂能踐行箕畢成湯之道所以微微子恪謹
之德可想見微子之賢然非有撥亂之才不能
抉商亡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子則豈非
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之意見於
言表東夏爲宋於商畿爲東然以周室視之皆
東土耳此章即篇首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
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
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

命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
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微子帝乙之庶長故曰元子崇德爲先聖王之
有德者尊崇之不泯其配也象賢謂先聖王之
子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祀也禮者
典禮物者文物如輅車爲善而色尚白之類修
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
參考也實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於周爲客是
也凡此蓋古制而周室德之以處微子皆聖人

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護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流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遵爾土地人民循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殆矣周公於是濯征征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戒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願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必非

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拔堵井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於防慮天下豈不大可慨哉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蔡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吉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離西土之人怙之如父母之如天明德昭升聞於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文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克者武王未敢以爲已功也按東土云者武王未來商分封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爲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誅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詰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於天意義爲明言今治民惟在敬遹文王耳康叔爲文王子聞德言爲多必紹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衣其所言佩服於身而行之然往治殷民又當審求其國之故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

家學參之國俗之善且又遠求之古先則所以保其民者可謂弘於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動有餘用是爲能不廢王命保乂知訓康保更互成文皆謂治化耳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封爲侯國非當貴其身俗頑責重是蓋勞苦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遜於其國哉天畏棐忱朱子謂棐即匪猶云天難諶耳上而天意可畏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民難保汝往之

國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爲逸豫則乃所以乂民也凡此皆恫瘝乃身之意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接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不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於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大之怨俱無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已猶云無他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安保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譴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式猶云不法也過自己生爲眚罪自外至爲災人有小罪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

乃不可不殺此律之情重法輕即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爲人所誤偶然如此既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即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輪其情諸葛孔明所謂依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勿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有敘爲政固有次第謂先求諸已而後能及人也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相戒勉於和所謂大畏民志也以惡疾之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奸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乂所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化皆先於已求之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敢有刑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爾又曰宅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臬說文準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於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事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謂條段詞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後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衙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衙國對言爲外事

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墾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康叔爲司寇載在左氏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蘇公忿生爲司寇耳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日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暬不畏死罔弗

慈

次就也承也遜順暬強慈惡惡也此承上章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破以殷之彝法刑殺皆盡於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於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自以爲皆順義則喜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嘗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爲小子而未有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爲寇攘姦宄殺人而奪之貨暬然強悍不畏刑殺古人心罔不惡之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意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爲一章

王曰封元惡大慈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烝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承上章罔弗慈之文謂惡有大於此其可惡又有大於此者若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孝友其大又在責臣之不忠君者臣之表責民之不從上以責脩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旬甚或一時而後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衙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衙國對言爲外事

敬服父事乃傷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顯乃弗克烝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哀矜之意而大不友愛其弟王於如此而我爲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彝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不可赦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厥辜乃惟朕憝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說文云戟也虞書曰戛擊鳶擊伐之意此承上文謂不孝不友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伐者惟外庶子乃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發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爲惡者蓋背公行私爲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深惡汝其速由茲義以爲之率審量而誅殺之一說爾雅戛禮也註謂常理也不率大受作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君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承上以責脩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之表責臣之不忠君者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爲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卽小臣諸節外正卽庶子

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於其家人以至於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尙大廢

王命此非以德爲政之義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朕子一人以擇

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則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說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以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

邦

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以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也明汝侯國之政在厥邦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世享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予

剋于天

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雖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況曰其尙顯聞於天乎又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反告所以撫導其民而

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獻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勿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迪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爲有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用非善得之亦用喪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叔以誥妹土也以誥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文王爲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士少正御事茲戒謹也此篇凡言戒酒皆曰茲此必當時方言也朝夕戒勑之曰惟祭祀則於此用酒天之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亦無非酒之爲厲也

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酒之爲厲耳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作其子孫有賢不肖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卽凡公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也我民迪小子又凡民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易溺於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温清視膳酒埽應對之類是也有正

有事不可常於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周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惟士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善而不爲惡然惟小子者亦須明聽祖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爲不以德小而忽之如釀酒之事不可以爲小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兄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歲時喜慶然後致其潔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厥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耆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老與羞于君所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爲主羞膳膚爵執膳爵凡羞於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諟省察也凡所作爲必稽中德勿使有所過羞則心行無愧可以交於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介福也逸燕樂也謂凡爾士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以飲食醉飽惟祭祀事畢則可以受釐介福燕樂飲酒此所以信足爲王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述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於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寬裕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爲君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業有恭謂匪外爲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況敢崇飲於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爲君之事下章始言爲臣之事而舊說以御事以下爲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惟服宗工凡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敢不暇者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尹正其人各敬君事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國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於民其所臧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萃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與羣醜腥穢之德以聞于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人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此接上章兩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爲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爲監見形容以人爲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

以爲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而深以酒戒妹土之官民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毖與誥毖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衛殷幾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爲之長所當劼毖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馬掌政薄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父司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侯治殷固必用力誥毖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友及其賢臣百尊官又可不毖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不可不毖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爲爾之副貳又可不毖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爲國君可不剛制于酒乎武王遂殷先王之美兼敎君臣其遠後王沈酣之習不及諸臣以今諸臣尙在正望康叔告敎之故

前章已專敎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劼之也紂之淫酗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爲誥然詔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聚或不免如兩晉淸談離諸名勝皆然蓋燕飮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謹故反爲武庚所醉卒陷於惡云

厥或誥曰羣飮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侯治殷固必用力誥毖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友及其賢臣百尊官又可不毖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不可不毖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爲爾之副貳又可不毖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爲國君可不剛制于酒乎武王遂殷先王之美兼敎君臣其遠後王沈酣之習不及諸臣以今諸臣尙在正望康叔告敎之故

前章已專敎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劼之也紂之淫酗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爲誥然詔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聚或不免如兩晉淸談離諸名勝皆然蓋燕飮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謹故反爲武庚所醉卒陷於惡云

厥或誥曰羣飮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厥或誥曰羣飮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夫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爲成王書則不可爾王於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曰孔氏傳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作周公曰而無封字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厥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垂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厥君事戕敗人宥王敬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疑作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厥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垂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厥君事戕敗人宥王敬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疑作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先王

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人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以爲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敘見於召誥曰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之書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敘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敘也朱子亦嘗以爲然夫蘇氏既以康誥之敘爲洛誥之敘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爲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爲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稽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既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繇王曰之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列而今文古文蹟於召誥之前繼於康誥酒誥之後故其敘誤冠於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於酒誥之尾是敘也蘇氏知其不可冠

其醜類從於諸侯以聽役於王室者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於大家以其臣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眾興大役則司徒率徒眾司空書土弗司馬以軍法治之軍行師從者一旅之長即長也即三卿也卿行旅從尹從者一師之長即三卿之副也周公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於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於其下故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暨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爲公家之事而並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興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於良民故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戒厥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

又述王啟侯監之言在於爲民不在於暇虐故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眾孤窮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管師之歸老疾匄踐乃者老之于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人於舂槀之類蓋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於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惟爲怙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怙也自此以上皆爲咸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即作洛之時田聖居室器用之事爲喻自此以下既字爲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述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密邇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長久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經敘於召誥而又各自爲書各自有敘其後脩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

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大誥留多邦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既名大誥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誥名之爾今以後大誥之敘逆在康誥後大誥之文名爲梓材者今合爲一篇以既前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畢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召誥

惟二月既望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傳曰於己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太保三公宮名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朱子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氏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

劉諒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眞龜傅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傳曰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日三月七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眞龜傅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者周公攝王事故也葉氏曰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東帛加璧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若冀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於新邑營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之位也

傳曰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日三月七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眞龜傅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者周公攝王事故也葉氏曰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東帛加璧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若冀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於新邑營之位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二日也蘇氏曰徧觀所營也朱子曰按後篇是日再卜

諸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蔡氏曰欲諸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朱子

曰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吉而後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及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而向也稽考也若順也觀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元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時天意若可面質而今哲墜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老成之人能稽古已不可遑況其能稽天意乎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子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嚳

蘇氏曰王雖幼固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于民嚳者嚳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履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敬民其實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明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履

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及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觀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元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時天意若可面質而今哲墜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老成之人能稽古已不可遑況其能稽天意乎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子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嚳

蘇氏曰王雖幼固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于民嚳者嚳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履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敬民其實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明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履

祥謂此亦勉王來宅洛之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愼祀上下神祇又曰此居中以爲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履祥謂召公因周公以達王言於周公曷名之益君前臣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日之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相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返爾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爲御事使之佐我周之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在上與天爲一隶氏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言析和也言於天也此與舊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與其恤天哀民而眷周其命方懋不可不敬以保之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及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觀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元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時天意若可面質而今哲墜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老成之人能稽古已不可遑況其能稽天意乎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子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嚳

蘇氏曰王雖幼固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于民嚳者嚳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履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敬民其實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明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履

祥謂此亦勉王來宅洛之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愼祀上下神祇又曰此居中以爲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履祥謂召公因周公以達王言於周公曷名之益君前臣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日之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相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返爾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爲御事使之佐我周之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在上與天爲一隶氏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言析和也言於天也此與舊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與其恤天哀民而眷周其命方懋不可不敬以保之

我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敬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命也陳氏曰召公言我王嗣一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德也殿祥按此謂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所以有休美功者不可踵其所以亡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己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殿祥按此二節應前章謂天之命其休否不可知我所知者王初服新邑惟疾敬其德

以德保天而已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又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宇如以某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率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氏曰刑儀刑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心爲天命也陳氏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氏曰王其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履祥按此篇旅王若公所以欲其上

下勤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蘇氏曰庶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愛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林氏曰讎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奉幣以贊王順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懿祀上下而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亂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以下周公授使者獻圖卜之辭也復反命也之復盡告也復反命也

如有復於王者又如願有復也

偽遂謂周公攝王至此復辟爲王并纂漢張本可謂繆矣基命定命謂定都配天所以基天命於始而定天命於後也王如弗敢及謂王謙退如不敢預此而使予繼太保相宅於東土之洛自此建立王址以爲君臨天下之地

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卜黎水卜澗東瀍西舊云卜王城卜瀍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戊申之朝至洛卜宅則王城爲已卜厥既得卜則經營則卜之爲已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質神明至肅已營而卜澗瀍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又改卜之聖

尺不爾爲也召公戊申之所卜卜王城也周公乙卯之所卜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土遷焉者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爲遠既而三者皆不吉而惟洛之食者卜龜之時史先定墨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眞王者之都與圖者召公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不敢專違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卽召公之卜而周公達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拜手稽首尊周公也呂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天之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而曰不敢不敬蓋明見天理之當然而不敢不然也見之明而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敬天之休而相宅所以爲周配答上天之休也休常之吉成王期與周公其嘗之於周公不敢臣也故曰我二人然其以成王享歷年敬天之休則公也以猶春秋師能左右之曰以周公親則叔父職則大臣流言之變可以去矣而東征來歸之後可以閑矣而作洛周公非固好爲之畏天命也畏天命故不敢不爲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乃周公率百工迎成王於周以居洛而告之也觀子齊百工伻從王于周與惟以在周工

往新邑之辭可見王氏曰殷盛也郊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也朱子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

子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往此百工即作洛時見士之百工也周公整齊百官往洛邑也使從王于周蓋欲成王躬率百官往洛邑也周公教羣臣事君之道惟曰庶盡其所有之職事耳不當自以爲有功也然在王則當即命之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於元祀之時以其有功者告于神明所謂銘于太常藏在盟府者也惟與也又命之曰汝受君命蓋當加厚於輔贊之事而祀此記功之籍不可自褻前功也蓋於羣臣使其以有功見知爲喜而又戒其持功勉其保功此成王之所以悉自敬工也朋友之也謂友羣臣也其往謂往洛邑也後漢書引此作

惇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燄小明也此戒其以明察自用也火始燄燄自是彰灼次第不可揆過人君以小明自用機熟而日熾則不可救矣故王之順若彝常及其撫治政事皆當如予不可聰明亂舊苛察生事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周公答成王沖子悉祀之說而又教成王以統御諸侯敎養其民之道也舊本在汝永有辭之下今附于此蓋成王於是年旣長矣而以沖

而致厚圖大以稱其俗則成王其永有辭於後世矣蓋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甚精者乏覓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飭之功二者兼之於振飭奮發之中有俊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爲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於世也

于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于沖子夙夜毖祀

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語舊本頻附于後羣之下今附于此王意謂公明保予沖子舉大明之德以我對揚文武之功奉答天之命和恆四方之民而居宅洛師加厚功宗之大禮以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至於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事則惟公德之明光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興和敬以迎治平皆曉然知文武之所勤教耳豈予沖子所能及哉子但夙夜齋戒盛謹奉祀而已其餘非我所能及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朋其往

暇聽厥敎汝予來民弊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敬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稼我民無遠用戾

此周公答成王沖子毖祀之說而又教成王以統御諸侯教養其民之道也舊本在汝永有辭之下今附于此蓋成王於是年旣長矣而以沖

子自居退託也故周公告之曰已者欲其勿爲退託也汝爲冲子亦既長矣當思終之之責夫有天下宅土中朝諸侯必知諸侯之誠僞而後黜陟各當其知之者無他術亦曰敬而已矣享獻也凡諸侯朝貢於天子謂之享有者或有之辭也其或有不享非不供賤貢之謂也諸侯貢享之禮視其秩固有定數但其時拜跪升降揖遜俯仰其儀爲多使其於儀不及其物是謂不享蓋其輕傲存於中則情容見於外惟諸侯不用心於享上故國人化之亦將曰不必享于天子矣舉國不知有天子則其施之政事必有爽亂王度而侮蔑禮法者此讖察諸侯之要也天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不已周公固有施行未及者而平日所以告成王輯民彝之道固亦甚悉也故於此又勉成王以須我所不暇者聽我所敎輔民彝者於此二者而不勉則非所以爲長國計也乃正父武王也周公平日惟篤厚繼敎武王之事在成王亦能如此則天下不敢慢乃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里惟民農事王其往彼洛邑竟裕我民則無遠而

皆至矣蓋京師天下之本寬裕之政行焉則四方歸之不在言者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答周公之辭與明農之諭謂公之功已至然所以輔導予者願益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也朱子曰此下疑有缺文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遭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洛誥自此以下疑皆成王在洛之言上下必有缺文迪亂謂向進於治也宗禮即謂周公所制六典禮制猶未定也敉公功謂久安於公之成效而不變也迪將向導而大之二後字皆謂王歸周留公於後以治洛也朱子謂與唐留後之後同義王命周公謂予小子其自洛退即居于周而命公在後以治洛蓋洛邑天下中四方方向導於治而周公所制之禮尚未底定則人心亦豈能久安於公之已效而不變乎公其悶導而大之以定我丕基命我新邑惟文王受命惟武王大勳丕視功載乃單文祖德

之語也孺子來覲宅洛之新規增重周官之制加厚殷臣之賢其治爲四方之新辟爲周家敬德之始王蓋定都之初覲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丕視功載曰其自是土中出治萬邦成休則爲王之成績蓋成王雖歸周然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出於此王但不常居耳故周公以自時中乂望之若予以此多子眾卿大夫及凡治事之臣增厚前人之成烈以答天下眾望爲周家誠臣之首成我明辟儀刑天下之道益殫盡文祖之德使無米盡之事此答勿替刑等語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厥子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厥子懷德

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于文武也蓋成王既而留周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二卣錫公安定於洛邑蘇氏謂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重於祼王使人來告諭庶殷且以秬鬯綏賓周公曰

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爲貴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然周公則不敢當此禮故不敢宿宿猶留也則以此二卣禋于文武而爲成王祈福其辭若曰惠徵篤厚繼敘之福使王庶無疾瘝使子孫萬年厥配乃文武之德殷民亦長有化成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治敘雖萬年之遠其永觀化懷德此蓋祈治洛化商之福歸之成

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戊辰十二月日也王至洛越久戊辰祭告爾烝
者每歲冬常祭也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爲周公
留後於洛故不用太牢常禮而各以特牲逸史
逸也成王時大典冊皆史逸爲之此祝冊所告
惟告王歸周而周公在後治洛洛餘無他辭賓迎
也謂迎牲也禋精意以享也咸格諸侯羣臣皆
助祭也太室者清廟中央之室裸鬱鬯以降神

也王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作冊逸誥上冊
祝冊也此冊冊命也逸誥史逸讀冊以告公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舊說惟七年者即作洛之年係年於篇終也
履祥按洛誥召誥相爲終始然惟洛誥之紀散
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岡卜往復之辭有周
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
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而相勉
敘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
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繫年
之史故以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
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
訛而安國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爲
定亦於此失之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惟三月七年之三月也於是周公以三
月乙卯至新邑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
初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爲明年之書失之矣
周公營洛至成王烝于新邑命周公留後于洛
矣案爲明年而曰初于又何爲周公營洛于初
攻于洛二年之間皆以三月然則謂明年之書
者孔氏之失也亦書序誤之也遷洛之意凡二
一爲士中二爲化商召誥之敬以王都爲重故
誥

不及化商之詳止曰以書命庶殷而多士自爲
一書云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
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
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爾殷遺多士稱之
也弗子不幸之辭也旻天以其仁覆閔下者言
之天之喪殷閔民也弗弔大降喪于殷哀商之
亡也周實亡商而奚哀之亡商非周之得已也

伐商之誓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聖人全體天
德者天欲亡商而周存之是悖德也商周之際
天實爲之聖人固不得不爲也謂不幸旻天降
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
王者之罰敕殷命而使之終于帝自天言之曰
明威自人言之曰王罰所從言者異而大公至
正之理則一弋者繳矢射禽之謂以小國言之
非有勝殷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簒商之心也
天以體言帝以心言允罔固亂者謂其無保安
之治下民秉爲者民心秉彝之理其所以流行

發用者也天之理我者培之傾者覆之畀其治
而不畀其不治者天之心善善惡惡即民之心
也民之所亡亡之天之於商也天之所亡亡之
周之於商也而一豪之私意不與存焉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于
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
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慎克明德慎罰
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成湯之於夏武王之於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
而商士未釋然於此然則成湯之伐夏非耶順
其已知而開之也易爲力強其未喻而告之也
難爲言於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然商之亡也
商民思商夏之亡也未聞夏人之思夏何也夏
自太康失邦帝相遘篡則夏之衰久矣而商賢
聖之君六七作加之管蔡之啟商武庚之稱亂
宜民之未服也若紂之虐而歸周因武庚之亂
而思商大抵商民之風習氣習如此述其攻位
以營洛奔走以就遷非有俾然不服之態也而
周家奚爲屢告之聖賢之化貴於表裏之交

凡其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上帝引逸者天生民而立君以安之也故凡天之所以引長人之國者以其能安天下也而有夏不之安則惟帝降格謂于時夏蓋出災異以警示之也夫天之於君也德則降格而否德則亦降格何也周內史過之言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善惡之積皆足以感動天地治亂之際其尚天心之尤可見者與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辭者祝史昭告之辭也桀爲淫泆而善其辭說矯舉以祭宜帝之罔念罔也仲虺之誥所謂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是也是以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而湯以俊民定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聖賢分量雖有不同大抵皆明其明德憂恤宗祀此則其一代之大略也夫以殷之多先哲王歷年之久亦惟天實佑之在殷王亦罔敢失天之意故施諸天下者則流分兩無不配天其釋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罔顯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今後嗣王誕紹也天下大亂元惡未有不由人欲之長而天理之蔽者惟紹之使罔顯于天況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有家者乎夫不念祖宗之艱難創造者未有不以位爲樂也是以誕淫厥泆罔顧于天理之顯與民之所當敬者夫桀之淫泆猶有辭焉以自釋于天紂爲淫泆雖天威之臨民蟲之險弗之顧也故曰桀之弗克庸帝自棄也紂之罔顧自暴也桀紂之惡甚矣皆其自棄自暴爲之至於國亡而身爲戮可不懼哉商之君其明德者天丕建保乂之其不明于德者天不畀焉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罰罪而已豈無其故而遂亡商也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曰惟爾洪撫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言天之喪殷於是言周之順天以喪殷而及於今日之遷殷也今惟我周王大善順上天之事奉割殷之命夫天之命周以有事于商也豈諄諄然命之乎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益得於不言之表者矣告敕于帝武成篇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曰有大正于商是也惟我不敢貳于天惟爾殷家亦當順乎我子其曰猶云豈意謂爾殷民大惟無度從武庚以叛非我震動爾多士以遷也謂亂之萌自爾商邑子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于殷者紂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正如是生乎其地而爲良者鮮矣是所以有洛邑之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淮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朝敬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而若是喜動惡靜不康寧也時惟天命不可違故朕不敢以後之耳其不可惟我之怨惟爾亦知殷先人典冊之所傳革夏之事矣何獨至于周而疑之殷之典冊不多見者革夏之初湯於夏士皆迪簡在王庭而有服於百僚故殷民以是責周也夫以夏士之質直知天固所宜用而豈若殷民之反覆好亂乎故律之曰予惟聽用德爾德則用之而奚間商周然即其言則其怨周者在身之貴賤非必在商之存亡也使周而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過恨矣而周家不爾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己是利而得商非公也以此示民得無有忘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於動矣謂商天邑以昔王之都也聖人於名言之際猶若此其忠厚慈祥可想矣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所以大愛乎爾也非子有罪時惟天命蓋命德討罪顧天意何如爾夫周之化商也而未嘗不言天人而至于知天則安義命而樂循理商民知此不以頑稱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朕來自奄此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其時伐淮夷奄各伏其罪時爾四國之民罪皆在死而王皆降減爾民之死命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移爾于洛以離逖爾上使視比臣事于我宗周胥爲多遜夫移爾遐逖罰之也凡事臣我宗多遜化之也遷殷民于洛固所以化之也而小人懷土實繫爾居是亦有罪比于罰者與商民固自以爲不幸而豈知其爲甚幸也哉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于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

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靈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今予惟不爾殺惟之爲辭明示以恩意也予惟時命有申於是反覆而告之如此篇之書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洛邑之營固以四方無賓禮之地亦以使爾多士奔走臣我而習爲多

遜也蓋一舉而二在焉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靈幹止期之以安居樂業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期之以永建乃家也克敬則循理而行裒賞加焉天之畀矜乎爾也不克敬則業廢家亡而身爲戮是天之罰之也爾邑者井田之制四井爲邑或曰受田於郊受居於邑古者五畝之宅在邑者二畝有半焉殷民之遷洛也其子弟親戚猶有在殷者使爾有幹有年生理遂于茲洛則爾小子亦興起而從爾遷矣蓋寬其懷土念舊之思然亦理勢之必至也王曰又曰之閒以多方例求之閒有閒矣然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於逸無逸者謂其勿縱於酒色耽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則但

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諺俗語也誕虛誇也皆謂其習爲遊談誇誕也

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尚有不能知者乃逸之時其爲不善無所不至況人主處尊安之地乎此周公所以爲後嗣王懼而首援此以爲戒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無逸本一篇之書周公曰者史臣所加中宗太戊也嚴莊重也寅明肅也嚴恭敬之齊於外也寅畏敬之存於中也天命天所賦子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爲己尺度不敢踰越也此言商中宗之無逸也中宗惟無不敬故自能知小人之依所以治民敬畏而不敢逸凡荒縱怠弛之事皆

無之此所以凝百祿享養能躋上壽享國七十有五年則其壽蓋可知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舊勞于外小乙欲武丁習知民事使之處于民間爰暨小人謂於是及與小人處而知小人之依也亮陰說見說命雍和也所謂言乃歡也嘉謂其敎化風俗之美靖謂其安寧富阜之效也至于小大蓋不獨小民無怨凡羣臣在位者皆無怨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也高宗惟舊在民間故能知小人之依所以即位之初

謹於出令言而小民皆歡在位之間不敢荒寧嘉以美化其民靖以保安其民非惟小人無怨而羣臣上下皆然此高宗所以無逸於民既無怨而於身遂壽康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事說見祖甲紀此言祖甲之無逸惟其舊逸民間身爲小民之事所以爲天子之日能知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人之依所以爲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爲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鴆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爾者爾然禍亂隨之如商辛是

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飭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寅也主靜則慾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敎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遵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

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則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人之依所以爲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爲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鴆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爾者爾然禍亂隨之如商辛是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飭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寅也主靜則慾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敎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遵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

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則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人之依所以爲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爲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鴆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爾者爾然禍亂隨之如商辛是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飭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寅也主靜則慾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敎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遵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

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則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人之依所以爲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爲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鴆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爾者爾然禍亂隨之如商辛是

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飭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寅也主靜則慾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敎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遵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

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則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人之依所以爲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爲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鴆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爾者爾然禍亂隨之如商辛是

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飭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寅也主靜則慾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敎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遵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百則厥心違怨百則厥口詛祝

此章言所以致小人之怨也保惠猶云保也者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誥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導之教誨傳傳之德義者與誥張以俗語誇語之也猶上文乃誕既誕也此篇大意勉人主知小人之依而後章復戒其致小人之怨所以致怨必有其由蓋古之人其爲人已足以表於世而猶資賢人君子相訓告之相保養之相教誨之故無敢有以俗語誇說誑惑之者

苟人主於此師保之言不聽則必有導之爲非者矣彼先王之正法皆體悉小人之依而爲之者邪人既導人主以變亂之則小大之民皆失所依民百則怨於心又百則詛於口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德厥德不聽人乃或誕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迪哲蹈行明哲之德也此四君者既深知小人之依必不致小人之怨設或有告之曰小人怨詈則反躬自省夫自敬德所謂無則加勉也厥德厥德曰厥之德允若時所謂有則改之也不止於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已而不尤人如此夫含怒怒之微者而猶口不敢又曰不止於不敢而已其至厚至誠可想也人主於此四君之事不知聽人乃或誕張以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爲必若是不永念其爲君之道則不知自責不寬裕其心則推發責人亂罰無罪殺無辜於是小人遂同怨之怨遂讎于其身矣夫壅民之口甚於防川侯其果有怨詈猶當自反況聽誇張之幻不審有無而肆刑殺此怨之所必聚而禍亂之所必生也夫始以一邪人之誇張而終以聚天下之怨甚矣讒邪之爲害人主不可不深戒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承上文警戒以終之

胡氏曰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潛幼小之稱履辭拔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警戒之意蓋切眞周公垂沒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守成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敍有周無逸之家法文王尤爲發劄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防耽樂之源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呼言小人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弭怨責人祇以重怨七嗚呼總下言以終之意以艱難之艱難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於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爲圖左右觀省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若曰者述周公之意云爾也君奭之尊召公名古人質相與語亦名之弗弔猶云不幸也棐匪通爲一句通弗永遠念以下至在家不知數語通爲一句謂不幸天降喪于殷亦殷自墜其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知周之基業其永孚于天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其終出于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奭已嘗曰時其責在我而已蓋曰時其責在我也君之意如此故不敢以天命之至爲安而不長念墜命之威於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絕失前人之光烈而云我已退老於家不復與知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此承上文以解不敢知天之意與時我之說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亦固難信然其所以墜天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續前人恭明之德耳故我小子旦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之光大施于沖子而已以用功言之則曰前人光

曰恭明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光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

若曰又曰皆史官記其諄復之意天不可信即上文之意蓋王武王也言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接續而延長之則天自不容釋文王所受之命矣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保衡即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逸書臣扈同名豈書序之誤與當以經言爲正巫賢者舊云巫咸之子皇天以全體而言上帝以主宰而言凡書所指非有輕重此章對言之則賢聖感格大小之分因可見爾周公一時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創業嗣守之初皆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於武丁之相不言傳說而獨言甘盤者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傳說乃後進之賢相此章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之辭故歷舉世德託孤之相是以及甘盤而不及傳說耳說者不考其時所以不得其所言之意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凡也陳如我取其陳之陳舊也陟升配天者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陳今方言許也此承上文言凡此皆有舊臣輔世託孤保治有殷之業故殷之宗祀如此之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賢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百姓世家大族也王人王朝之人對下文屏侯甸而言也惟茲即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征伐會同號令之事此單承上文言商家有此舊臣爲之輔相以永其天命故天純一佑命於上而商家內有百姓王人無非執德之人皆能明察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皆奔走效命於下惟茲舊臣惟德是舉是以若此所以能致其君於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若龜筮卜筮而人心無不感孚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承上章之殷監以勉召公平公正威通也格感通也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正威通之道能保乂有殷也其後殷受嗣位天即降滅亡之威命之不可恃如此今汝君奭能爲永久之計則天心有堅定之命其在於保治昭明我新造之周邦乎永念即平格之意亂明即保乂之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昭武王之興尚輔文王世輔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承上章商六臣之事因舉文王五臣歷相武王以勉召公也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厥亂勸或作周田觀周字似害必害字也害何也如時日害喪之害寧王武王也號叔王季子文王弟其後封于東虢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所謂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上帝眷爲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虢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爲之往來宣導彝教則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達國人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理之可畏乃惟昭明文王以迪導其德見冒於民升聞于天惟時文王已受有殷命矣武王時虢叔死矣四臣者尚在蔣位後暨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德以冒於天下盡頒武王之德是則武王之興亦賴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按太公歷相文王武王世德之臣莫重爲此言四臣而不言太公蓋其時太公尚在聖賢之意錄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誦太公之功意蓋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烏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誕無我責謂召公專委其責於周公而欲去也然史傳之意多言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政辭意亦或如此收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斂不爲之意耆老成也造往也鳴烏鳳也國語所謂周之興鳳凰鳴于岐山蓋鳴鳳在郊王者之瑞世之盛也此承上文武王之興尚輔文王世輔之臣況在今日成王幼沖在我與汝皆武王之臣受命託孤爲此艱難之運若遊大川予當勇往及汝同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爾君奭不可大爲我之責若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老成之臣又皆引去則德不降于國人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復聞矣況能格于皇天若昔日之盛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
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茲指上文而言商六臣文武之事我周受命固
有無疆之休然保守之亦大艱難故我之告君
乃謀爲垂裕之計不使後人迷亂以墜天命爾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作汝民極謂大臣之職爲民標準故當時凡言
爲大臣者皆曰以爲民極偶配也乘載也周召
同受武王顧託之命故周公舉武王之言以勉

召公謂前人布其腹心盡以命汝使爲大臣以
定其民其言曰汝明德勉力以配輔嗣王盡其
誠心載此天命思文王之德以丕承其無疆之
憂貴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辭其責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
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允信也保召公官名我之所信者保奭耳以汝
克敬與予監于殷之所以喪亡大否者與念我
周之天命亦復有可畏者而君奭意乃不然我
之所信者君奭我之所不信者至若此費辭說
祕允不允對言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
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後人於丕時
襄成也戡堪通勝也予惟曰輔成王業者我與
君奭二人耳汝亦固同此意言曰在是二人矣
而謂天休滋益至惟是二人懼弗能堪盡人臣
總政以盈滿爲懼也然此則在於益敬其德明
舉賢俊以擬其後他日推遜後人於丕大之時
可也今日則未可遽其責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如克篤前烈之篤海隅出日指東方也周都
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海隅出日言之謂篤厚前
人之業者惟我二人乎我國家固能至于如今
日之休矣我與君奭當共成文王之功不自止
息大冒于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咸順使令
可也然則周公之意固以東方爲憂慮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予不順君奭之意故若茲多誥蓋予憂
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依耳此聖賢眞切之

語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厥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猶言民情謂君亦知民之情矣人情無不
能其初惟終之爲難所謂小民難保者也厥若
茲往敬用治勉其就職之語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
政當圖召公疑之作君奭於是召公乃說

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居外者
特召公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
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攝政之後也
按君奭之書子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
中言意率已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
武王爲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爲然大誥既初年
之書或其時議論未定或尚存初證或兼稱二
謚其後始定一謚爲武王耳故其後諸書止稱
武王而君奭獨稱寧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爲初
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於傳說而此

書稱舉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
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
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攝嗣王之
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爲周召
之比故言不及於傳說其證二也至曰沖子曰
小子同未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遐後人
于丕時曰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今
從胡氏係於元年之下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鄭鄭
商因蔡叔于鄭鄭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
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
侯王邦之蔡
蔡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鄭鄭
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鄭號也周禮六
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
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
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藉以非

襲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因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

推放之閻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卽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胡名仲字言仲循文祖之德改蔡叔之行能謹其所行之道故侯爾于東土仲往之國益當敬之呂氏曰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遹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又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蓋前愆孝也順王命忠也常言孝則可以移忠爲蔡仲言忠則可以爲率違王命也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愛之切故言之詳周公之德必有戒論之命而管蔡卒挾武庚以叛公之誼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上文言其改行而已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靡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爲亂非但不爲蔡叔之爲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爲而止也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上言治亂此言差失亦推言邁迹垂憲之意

惓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中則無過不及本聰明者舉動必中自不亂舊章非聰明而強爲聰明者必以妄作爲智此其所以亂舊章也與我齊者勿與慮無益念于祀

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王幼周公秉政自大誥以後凡誥命之辭皆周公代言耳而於多方殆書周公曰古書無費辭發例而已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與凡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願望兩端或與於亂者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厭天下之心爾殷侯武庚也尹民謂其仍有國君民也我惟大降爾命謂貸其死命乃罔不容再有詭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而至於闕閱之事辭愈詳事愈下而感歎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之變其辭情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歸故云來自奄宗周豐鎬也東遷之豈也西周之初凡言宗周者謂豐鎬也東遷之後則洛亦謂之宗周所謂卽宮于宗周是也蓋廟朝所在卽謂之宗周爾殷侯尹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

謂是論武庚故臣爲殷侯尹民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乃屑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誕大迪詔麗依也民之麗謂民所依以爲生者

加云小人之依是也崇積甲始靈善舒寬叨貪憤忿暴也此章述有夏天命所以亡而證之謂

昔者帝嚳降格于夏矣而夏桀大爲肆逸且不肯加憂恤之言于民則其不憂愛于民可知矣不能一日之間勉爲天理之是蹈則無日不誕逸可知矣此皆爾之所聞欲其因桀以知紂也又言桀亦豈不欲圖天之命而不知得民爲得天之本其圖天之命而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乃大降其鴟罰以積亂于其民始則姝喜女嬉之盛以亂其內而桀又不克善順其眾於外不進用恭德之人以戕害其民天爲斯民之無主而求能主之者於是大降明命于成湯以刑滅有夏焉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篇告多方兼告殷多士故言夏桀之罪而夏之多士亦不爲無罪謂天不畀夏其禍所以如此大者固是夏桀有多方之義民而不能以之享有天命然亦惟有夏所敬用之多士大不克明其長保斯民之道而相與搆虐于民至百爲所爲亦皆不克開于民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

失民非惟桀之罪其臣亦有罪焉又因引以責殷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此言商之所以享有天命者乃惟成湯克爲爾多方所簡以代夏而作民之主惟謹修其民之所麗以勸勉其民蓋謂務農重本修府和事之類是也而厥民法之亦皆用勸其賞厥子孫至于帝之罔不明德謹罰明德則民化於善謹罰則民不爲不善所謂克用勸也多罪者人心之所同惡數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所同憐赦當其情則人勸一章之中勸之一字屢言之于以見商之先王之於民其數無不徒如此矣舊說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蓋深歎紂之自取亡也夫以商先王如此紂繼世以有此多方而不能以之享天之命忽然而亡此重可歎也故嗚呼以終之其所感者深矣舊說以嗚呼冠下章王若曰之上意淺而不詞今不取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及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承上章言非天用意捨有夏之命亦非天用意捨有商之命乃惟爾辟若紂若武庚不知其故但以爾多方大爲淫泆而欲圖天之命屑有辭乃然以爲辭初不知惟有夏之圖治不集其所以亡而集其所以亡者故天降此喪亡使

有邦者得以圖其命惟爾商後王又安於縱逸而所以圖治者不潔不進故天又降此喪亡然則非天用意捨之皆其自取喪亡爾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于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者通明之稱狂者昏蔽之謂克念罔念聖狂之幾於此乎分此二句蓋古語周公引之五祀者天道一大變謂天之降喪亦非遽絕商也爾辟既有圖天之辭人若能念亦孰不可變而之善彼天亦還之以須待其或變或其子孫可作民主而皆無可念聽者念聽蓋應肩有辭之意

五年者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爲一或前此欲代商而又遲之後又封植武庚不爲不久而皆不可復望也蔡氏曰五年必有所指子王子曰此篇多有錯簡五祀謂武王克商之後封植武庚者又五年武王崩而武庚卒爲不善天終絕之

天惟求爾多方大勤以威開厥顯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承上文言商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勤之以變異開其能顧諟天命者而爾多方又無有上堪眷顧者焉大動以威開厥顯天如周飢克殷而年豐蓋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有能上當天意者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承上章言商既不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眾心是克開于民之麗也克堪用德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也是誠可爲神天之祭主故天

啟誘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拔畀付以代殷之命
用尹正爾多方焉呂氏曰所謂式教我用休者
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
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
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
然而教之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
降爾四國民命其爾士下必有缺文此章以下
大意是責其與於武庚之亂謂昔伐殷之役殷
之士眾不戮一人爾曷不信我周家而各安于
多方乎爾曷不夾輔介助從乂我周王以享爾
之天命乎世代變遷而田里如故爾曷不順我
周王益以廣爾之天命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
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章責其從武庚於叛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
滅是爾心未知所以自愛也爾乃大不安天命

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而欲人之信之
以爲正也凡爾所爲既不自愛又唱爲子復之
說是又欲誑誤他人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戡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自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
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即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
四國民命爾遐逖者謂我惟
周公既述所以致罰遷殷之意於是喻四國殷
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奔走從我自
我惟時其教告之矣茲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
時其戡要囚之至于再至
我惟時其戡要囚之矣謂東征之時嘗戰勝而

怦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
降爾命者謂不感恩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遷之於洛猶放殛之也非我有周所以
孰誰而從之克勤其職然爾不可謂頑民凶悍所
孰德者不使爾民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爾此
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
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忘于囚德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
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
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章以下造遷洛之多士也上章即多士篇所謂
多遜是也有方多士暨殷之後再爲置監故云臣我監五祀也但
武庚之遺臣奔走臣我監五祀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
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一說五祀屬下句
謂今五年所置胥伯小大多正也胥伯小大多
正謂大胥小胥教職也蓋正縣正治職也皆今
日周家所置教治之官也此即召誥所謂比介
于我有周御事也臬的也邑如四井爲邑之邑
謂所治之部也夫謂之多士則皆在官之人輯
其分族將其醜類似遷于洛邑者意者比閭井
邑邱甸之類皆殷士爲之大胥小胥之教導正
縣正之長則置王官焉忌古文作暨即蒼字爲
人言所耑也爾多士不可受欺于凶穆介助也
周公既述所以致罰遷殷之意於是喻四國殷
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奔走從我自
監而亂以來今已五年三監既誅粵置胥伯小

大多正以掌教治爾當以爲表的自身而家而
在官邑皆當以和順爲主至於官邑之事明整
是爲爾之克勤其職然爾不可謂頑民凶悍所
欺誑而從之亦但以和敬在職而前閱乃邑之
善者謀以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
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畏
矜爾而我有周其大助賚予爾矣啟拔於王庭
之上崇爾職事服采於大僚之間言將大用之
所以勉之也

自此章以至篇終五舉胡氏謂與多士互有錯
綜而子王子謂自此章以下皆爲多士之文如
此則章首五祀之說乃是自七年營洛之時逆
數殷之後再爲置監故云臣我監五祀也但
上文方遷遷謫之由不應全無勞來慰勉之語
或自此數節不無一二錯簡今存所疑以俟知
者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
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
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章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古文方作四與

士字相近尤易誤也蔡氏謂多方宇當作多士
愚謂皆當作多方蓋此章又喻不遷之國也篇
首說話四國多方上章止責四國多士故此章
又重告多方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百
辟享之云同文當是誥多方者謂爾多方不能
相勸信我教命則是爾多方不能享上矣是爾
乃爲縱逸爲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是爾多方自
取天威我則將致天之罰各離遠爾土矣謂亦
將遷之也若云殷多士則已離逖遠洛不應於
此再言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上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命謂不殺而
教之也此章謂教之以生生之道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警戒以終之謂今日爲爾維新之時若又不
能敬于和復爲亂亂則我將別有謀戮乃爾自
取無所歸怨也予王予謂多士多方之終俱在
王曰與又曰之文而多士王曰之下無語必脫
簡在此當共爲多士篇之終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

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
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
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
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
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
虐人如在脅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
及天下粗定人自脅火中即念殷先七王如父
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槩也
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砥砆之與美玉然王
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
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
以畏而不去也
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
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九衰弊者四五十年至
紂乃決其壞而壞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
仁聞日盛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嘗
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棄商
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
悅服而安業其頑囂喧聒而易搖者特遊手之
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逋逃匿隱未嘗伏

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嘯風塵之警以逞其
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
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爲之爪牙不過
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兒殘害百姓若以戰國
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
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
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謂
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履祥按多方敘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
書曰昔服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而
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敘多方於前
多士於後云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
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
爲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
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是皆未可知也多方
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
方則不止於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
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內也流言之變
倡於三叔而亂成於武庚固易叛者淮奄
徐戎何爲而亦叛或者人心之如殷民者尚多

也成王周公東征歷幾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遷
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計淮奄徐戎
多方新服之國旣置之君咸興在列故告殷民
而及多方所以感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
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踐奄來歸　天下
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頒周官之法定一
代之制此周官之敘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
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服承德謂
作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
十餘年刑厝不用嗚呼盛哉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
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此篇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人之道國史記之
故稱若曰常伯牧民之長伯常任任事之大臣
準人掌法之卿士即下所謂三宅三事綴衣掌
服器者虎賁氏掌禁衛者獨舉五人者子王子
曰周公當時率之以進告者所謂用咸戒于王
也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

有室大競繄尚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
故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休茲猶戒書曰都欲言其事而美之又言知恤
者鮮以亟人君之聽而勉戒之也俊即三俊可
爲三宅者迪知躬蹈而眞知之也九德本皐陶
所陳知人之目而有夏君臣世守以爲取人之
法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
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其職事則猶故
也故篇中歷述三代用人之道知恤者少古
圖謀親問之也言美哉用人之道知恤者少古
之人蹈此者亦惟有夏氏其所以國家強盛者
蓋能顧求三俊之賢以尊事上帝也而其顧俊
必有大臣眞知夫信行九德之賢而後敢爲於
后而此時之爲后者又圖謀而察之貞爲大順
于德之賢而後宅之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亂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
罔後
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謂
至於此後乃三宅皆無義之民益桀惟惡德弗

行往時先王任用之道是惟暴德之用此殊所
以喪亡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
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越粵通亦越者繼上文而言也耿光也即猶云
當也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才可以儲
三宅之用者益亦三宅之副也曰論也嚴密也
丕式法制之大也亦粵成湯所以升爲天子能
丕釐上帝之明命夫天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
湯能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理其用三有
宅者則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則能各當
其才嚴惟丕式即丕釐之用言湯之治天下既
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大法矣而又能用三宅
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
於丕式之中而見聖人之德意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蠢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
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
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嗚呼歎而言之蓋事接於見聞而言之易感也

暋昏也蓋刑進任刑威者也庶習備諳醲行者
也言紂之於三宅使蓋刑暴德之人宅牧宅準
使庶習逸德之人立政宅事然刑暴之人足以
行威虐於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娛心
目於內故以同政言其親疎之意如此上帝所
以敬致其罰使我周有此華夏而法商革夏受
命之事以奄甸天下之民奄甸蓋并牧其地仕
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
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

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
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長伯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即常任趣馬閑廄
之官小尹內臣之尹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
僕百司若司喪內司服之類庶府若內府天府
之屬大都小伯即大小都伯畿內都邑之長也
藝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之事上者表臣百司表
外也對裏之稱上文百司謂在內百司此表臣
百司則在外百司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如

胥大師典同之類則司樂其長獻人角人羽人則
虞衡其長凡此眾庶常職皆吉德之士司徒司
馬司空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卿之命於天
子者或天子使監於侯國者夷微盧此四夷之
國烝眾也此王官之監於四夷者三毫殷熟爲南毫偃師爲西毫阪險也古者形險
之地不以封王官守之蓋三毫商之舊都其地
平險故周置監焉言文武克知三宅之心而任
之不疑灼見三俊之心而知其可用故上以之
事天下以之長民其立政也常任準人牧夫作
三宅之事於上內而禁衛僕御百司庶府外而
都鄙藝人百司太史尹伯皆得吉士以爲之而
其吉士又分布於諸侯夷狄之國與要地設險
之官蓋文武所知者三宅三俊而人以類聚各
舉所知各選其屬布列內外莫不得其人也此
章連舉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武之官其人
則皆文武所儲之人呂氏曰凡所謂官吏莫不
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
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
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

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讀惡書是非
而見尹伯以小大體統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
諸郊畿不豫有司之數者大都言都不言伯小
伯言伯不言都蓋互見之也自諸侯三卿以降
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
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之人以克俊
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文總言文武知人官使之詳此又獨推文王
而言之蓋恐成王聞其目而不知其綱聞其效
而不知其本言文王惟先能盡其宅心之學故
能立茲常事司牧之人皆俊才而有德者大抵
君心患其識見之偏嗜好之蔽故不能知人而
人才亦患其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惟文王能宅
其心故能識用夫俊有德之人常事司牧不言
準人亦互見也此節論用人之本庶言號令也
庶獄獄訟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
若大號令大獄訟大法禁則非大臣所敢專亦
非文王所敢誒至其眾庶瑣碎之事則惟有司

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兼之或於庶言
猶有所豫蓋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謹
文王則罔敢豫知于此矣此節言任人之體也
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
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申述武王之事凡用人之厚與得人之多皆
文王事武王率而行之耳蔡氏曰義德者有攸
之人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
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容德

之人以武王能與文王並而受此丕丕之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
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
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章以下勉成王也我指成王也灼知猶云克
知灼見也亂治也一話一言即上章庶言也末
終也盡也言孺子已終喪即政繼此以往王其
於立政必於宅事宅準宅牧之任能明知其才
德如何丕乃使之爲治左右我所受之民均調

我庶獄庶謹之事勿以己意或小臣間之至於
庶言亦盡惟成德之賢專之以乂我受民言知
之明任之專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徵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夏商文武之事皆至美之言我所傳受
於人者咸告孺子王矣又言成王爲今日守文
之主乃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其勿誤于庶
獄庶謹之事惟正人是治之誤者謂以己兼知
之事煩力獨易於致誤也蔡氏曰正猶康誥所
謂正人指當職者而言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
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厥家
此總上文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
立政其於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者謂當
其職而專其任也然亦惟能紬繹審察其德而
後使之任其治耳自古爲國罔有於立政而乃
用憸利小人者蓋憸利之人佔佔便捷以才陵

德則國家政事日入於鑿竒以昏敝繼自今成
王其勿用憸人其惟吉士則用之以勉助我國
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
牧夫
此承上文申言之以致其丁寧之意於三庶獄
言庶獄於三宅又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
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
表牧夫之名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爲重也夫三
宅在朝廷則爲三事在外則牧夫於民爲近而
事與法亦其所兼有焉如今朝廷之事蓋亦兼有
在外藩臬專爲牧民而六曹之事參錯其間
也
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
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謂徹申簡閱紀律也陟猶陟降之陟猶
所謂巡侯甸也禹迹中國之境禹之五服舊迹
也方四方也表四表之地言德威所及無不服
覲見也使天下見之耿光明德大烈功業也文
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時方東征淮奄未

平故篇終言此然此與上文通爲一章告孺子
王言刑及兵故呂氏曰兵者刑之大周公詰兵
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幷獄之閒尚恐一刑之
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
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
已而輕用其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
王傳之以爲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即上文之
吉士也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

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爲
功常人常以生物篤惠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
生成而莫知爲之者憸人如盛夏驟涼隆冬乍
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
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
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告君因言謹獄之事又於君前即蘇公
謹獄之事命太史併書之以爲司獄者之法蘇
國名公名忿生爲武王司寇能敬謹所用之獄

此所以培植忠厚之脈以長我王國使後爲司
獄者能取法於此而有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
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是周公告君之紀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
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益時猶舊制也至稱
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
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爲得之按古者詰兵蓋
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蒐獮巡
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暇
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
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
詰者徹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
征弗庭必非縱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
世以兵爲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
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
外也又況當時淮奄未盡平時武備猶不當弛
況在此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
人疆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
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

度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華夷同
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
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益
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毋啟廣伐之漸耶曰此
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
要亦指淮奄而爲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
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
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
則爲君子而不能爲小人而又妄爲矣世有周
公之臣則吾不愛中國之患矣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周官

金履祥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
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篇當在多方之後蓋歸自奄以來也大傳所
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至是
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踰商伐
淮踐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
言其四方征討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
平也直也征弗庭所以安全中國故曰綏厥兆
民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謂多方誥庶邦岐陽
盟諸侯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內者若合
九州之外言之則爲九服矣宗周即多方所謂
至于宗周誥毖庶頑也董治也正齊也治官凡治
事之官也傳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後世
外患既平鮮有不漸玩衰亂惟聖人不然當天
下無事之後則整理維持之功愈密此所以爲
聖人與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句蓋古語
自此以下王曰凡二此以述置官立制之意後
章則訓戒勉勅之辭若昔大猷謂順古者人道
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句蓋古語
然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
爲之故下文詳焉

曰庶獄庶慎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述古語此曰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
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制宜而建爲百職
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察按四方外則

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侯伯者大國之
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
而萬物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視其會通制其
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然此時制數百大
抵官得其人則治事不得其人則廢事邪則亂政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已傅曰
有虞氏之官百夏二百周三百有六十
今予小子祗敬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
迪厥官

逮及也夙夜常如不逮此聖賢不已之心敬德
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於已求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

自此以下須周公官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
三公之職其來已久至此立定官制又以爲首
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路論則講明以究其
極此所以導君心也經則密比經理之謂燮和
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
經邦所以燮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
大經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

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子
一人

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
曰孤化卽經邦之運用陰陽以功用言天地以
形體言三公純乎師故不曰弼而三孤則曰弼

此公孤之分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
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鄉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周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六典之制次第以舉古者命官各因其事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家宰家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官凡國之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摠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眾也司徒則主凡夫家之徒眾也故曰地官治眾莫大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篇首言六服者連要服而言也周禮職方有九服衛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掌六服則蠻夷鎮藩統爲要服聖人詳內略外不治夷狄職方極王化所至雖有九服而行人所掌限朝會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但止於五服爲王者安全中國不務遠畧於此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徧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禮續定焉不言要服者蓋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貴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頻五歲徧省七歲徧省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以一道同風治天下之大經也

則加之人矣聖人立刑蓋禁於未然至於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呂氏曰姦慝難知故曰詰推窮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冬官主空土之官凡土之瞷阳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故分畫空土以待四民之受隸受廛者時地利亦任空土而興其利也凡土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者謂地官之屬疑是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十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公既定六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廷天下之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下皆訓戒之辭上章言法此章法外意也無此意雖有法不行焉此節言政令能謹則令出而必行能公則令出而民服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源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蓍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節以學問爲重蓋古人即學皆事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裕蔡氏曰學古學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廷天下之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周家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謀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私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荒忽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雜錯煩擾也

蘇氏曰鄰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謂有所缺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節言功業之本志不立則苟且而功不崇行不勤則作輟而業不廣不果斷則失機會而後反艱難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節教士大夫以守爵位之道也位以行道非期於爲驕祿以養廉非期其爲侈故貴於恭儉以爲德恭則自不驕儉則自不侈矣然恭儉必實德於中而毋行其僞也僞之無不敗者蓋作德則表裏如一不事強矯故心逸而日休焉作僞則揜匿瞿護欲蓋彌彰故心勞而日拙其始爵寵榮之時思危辱之禍則無不謹畏而不敢驕侈凡不知謹畏則驕侈妄行禍至無日而反入於可畏之境矣此教之以制行設心之法至爲至切之方如此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能其人惟爾不任

治非可以一人爲亦非可以一時止故在於推賢舉能焉推賢遜能謂其一時更相推遜也舉能稱人則謂其遞相引類也和則政事如出於一舉能其官則事功亦猶出於已爾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正

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敎

三事謂公孤蔡氏謂三事即立政三事公孤位尊德重不待戒勅愚謂當時諸公雖不待戒勅然王者立法非爲一人一時也故於定制之初誥命之終而通告之

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眾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

也頤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略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略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於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況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克施有政論語作施於有政君陳令德孝恭惟其孝則在內能友愛于兄弟在外能施于有政蓋本立則善推之也成王營洛邑爲東都王城而言東郊蓋主鎬京而言陳氏謂主東都王城而言則下都商民所居謂之東郊尹正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教之保安之周公以德教安其民民方思之君陳治洛但率循其治勉明其訓則其民自治不必別有作爲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惟曰孜孜無敢逸豫凡人至治馨香四語呂氏謂周公者也治道之極和氣發達感通神明聞諸周公者也治道之極和氣發達感通神明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爾尚式時周公之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謂之馨香非黍稷薌萩祭而謂之馨香也蓋清明之德則自然精華發達無非和氣也明德言其本至治言其效式時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與由聖之戒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遂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爲人欲所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兼常久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己蹈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問今古孰不願見而不可得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爲周公者蓋恃有聖人玩於習見而省察克治之功不能自加此其所當戒也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厥有與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已下告之以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此即至治馨香之謂故必謹所以感之者是以圖厥政不可不艱難謹重也故於政事廢興之際出則與國人入則與僚友其處度之師眾之言同矣則又思擇之蓋在我之德既明則不蔽於私而又有以度之此政之所以善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

蔡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此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蓋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與

愚謂此成王因師保之訓而述君陳之素行也君陳前日必嘗爲親近之臣厥納之任其爲人如此故成王嘉之然人臣如此固爲良德而人主不可示此意向也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

曰宥爾惟勿宥其諸以此此章之意勉君陳之所未及與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制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以責民蓋立法特以禁民而用之則又必行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君陳未必依勢倚法而成王言此蓋勢者我之所乘而法者我之所執一以喜怒之私加之即易爲威虐故上之人常欲忘勢而論法常主於與民則庶無此過寬而有制則寬意常行於法之中又非廢法以爲寬也從容以和則其忘勢近民亦非勉強勉強則不能和矣

蔡氏曰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曰弘周公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呂氏曰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孟子嘗君陳善則稱君故此又勉君陳以執法

揆理勿徇其君之意也中者審其輕重隆其時措之宜無過不及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猶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終上文辟宥之意刑不泛加凡德一而可以止百者則刑之關係者大而所犯者細小懲而大警誡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承上文用刑之意而又以寬和終之君陳之治東郊不惟殷民凡殷士之在官者與凡庶正之官皆屬焉無忿疾于頑指民也無求備于一夫指官也頑者所未化脩者謂所未能事必有所忍則能有所成就量必有所容則德乃廣大修謂職業修舉良謂行義溫純於職業則兼簡其修廢使人勸功於行誼則進其賢者以率化之興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雍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衛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斯民之生理無不具可謂厚矣但誘於習俗爲物所遷耳然其心不從上之命而從上之好今欲教之以復其所本厚則不惟在於政教聲色之末而實在吾仗好如何敬典者厚典庸禮深信篤好之意在德者躬行心得之真仗好如此則民心觀感時乃罔不變化其氣習物欲之蔽而允躋於大道之中矣章首明德惟馨之意蓋如此

呂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眞得賈

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服臣頑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處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懿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蔡氏曰王發大命臨舉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而扶相者被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六卿百執之長名書其人太保畢公毛公皆三公周禮三公無職蓋六卿進兼或三公下兼六

歸蔡氏曰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
顧命故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呂氏曰
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
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
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
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彌亦
甚留連也嗣者立元子嗣位之事審重詳也成
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未及言太子
嗣位之事或嘗言之而至此又詳審言焉重其
事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
克達殷集大命
蔡氏曰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麗陳
列敎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
於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謂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

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勱小大庶邦
釗康王名元子者正其統也成王在位雖四十
年天下太平然先王終而嗣君立乃一時艱難
之運昔者成王幼沖親罹其禍四國相挺而起
王室幾危故成王之終以弘濟艱難柔遠能邇
安勱小大庶邦為託然合遠近大小又以見君
德所施公平周溥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罔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釗子所謂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此言誰有自來周家士大夫蓋相傳
以為立身之本也成王謂恩夫人之所以為人
者自治於威儀耳此固元子釗所當自治然左
右大小之臣俱有保傅輔翼之責不可苟投其
君以為非之幾也夫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
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將
孩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倫序
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

深冠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
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毋沒固炯然也
惟善治氣者為能懸病疾而不惰惟善養心者
為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又
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此始
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
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于得之將終方以示
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
則周公孔子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
莫不同也
茲既受命還出綏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蔡氏曰綏衣輕幔也羣臣既受命王還內徹出
輕幔於庭喪記云疾病君徹褰東首於北墉下
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
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太保以冢宰攝政出命南宮毛當是括之後齊
侯呂伋太公子入為虎賁氏爰於也逆迎也南
門路寢之門也延引也引入路寢之翼室也天子居喪之旁翼室為

梁閻此諸侯倚朕而加楣梁此初喪未為梁閻
故以東夾室為宅宗之地此下文東夾所以不
陳設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
命者勳戚嗣諸侯總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微慮
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盛觀與天下共之
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
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
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倫序
雖一條一節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即太保命之也作冊以傳顧命古者抑書自
有常度此重顧命故其冊之度又異於常太保
定其制為送死事固大而顧命亦大故於崩之
再明日即命作冊度其它喪事自有常職此不
復書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七日而殯癸酉即殯之明日也既殯始傳
顧命殯前以送死為重也伯相即太保也太保
以西伯為相故謂伯相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
筵朝士諸職皆士也材物也凡將送所須癸酉

器物如下文禮器凡席事輅戈鉞之類是也自
此以下皆癸酉之事舊說須材為供喪者與上
下文不相入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謂樂史之賤者喪大記狄人設階
蓋供設張之士者即幕人司几之類也黼扆天
子之屏繡以白黑為文畫如斧形古畫文之圖
而相斜者謂之黼以象雷也文之方而四貌腰
兩旁曲內首尾曲外者謂之黼以象斧也即今
銀幾畫也扆以綴為之設黼扆幄帳如成王存

之曰也

牖間南嚮敷重蒲席繅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古者前爲堂後爲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爲堂以南向爲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謂設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蒲孔鄭諸儒皆謂桃枝竹席繅純以黑白文褾爲緣也華玉黃玉也仍几因生時所設黃玉飾几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朝夕聽事之坐也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墉牆爲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即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爲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墉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賈氏注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閒爲中房前東壁爲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郭氏曰序者序別內外也然左右進以至戶牖閒者必先由序故謂之序猶云次第經由處也底者蒲席也綴裨彩文貝車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茳席也畫繪五彩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篾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

此視朔私燕之坐也天子之屋四阿四個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書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向與當扆同又越玉五重蓋東夾者則斬陟王西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西階之上土殯於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於西夾爲之所以西夾既設几席又加玉五重而別不陳寶漢天子殯以玉柙所以不腐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蒲周天子殯而五重設玉意可見矣東夾之外來爲梁閒西夾設位未畢塗屋以將傳顧命來協喪禮也篾席呂氏謂編竹鐸以爲席也紛雜也漆黑漆親親不尚飾故此坐之設如此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綴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朝廷尊敬不設寶玉於東西序夾室則設之寶者先王之寶器赤刀博物志昆吾鍊銅赤刀切玉如泥者大訓即典謨帝王之書河圖即伏羲所獲龍馬負圖也鳳兌和垂或地名或人名其物皆精堅久遠世所傳寶者蔡氏曰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蔡氏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最遠者木輅故木輅謂之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西階阼東階面南嚮也王門嚮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與輅云者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各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夾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鋒立于側階

弁士服凡執器者皆士也雀弁赤黑色綦弁也綦弁鹿胎皮爲之惠三隅矛形如蜜也畢門郎路寢門也上刃外向也兩階陛賓阼兩階之陛也堂廉曰陛正義曰堂廉者堂基南畔廉稜也

廉卽隅角也堂爲兩階則兩階接堂有隅角故每階以二人夾之然堂廉既主於南畔則兩階之間每廉二人夾立也冕大夫冠也侲如升但加藻耳劉鉞皆斧屬東堂西堂卽東西夾之前堂也夾之前有廂則曰東廂西廂不爲廂則曰東堂西堂也殷瞿皆矛屬東垂路寢東西之階上也垂下階之處也一云垂堂兩邊也銳按古文作鈗說文鈗讀若允側階者北階也東房半以北爲北堂其堂西直室墉東直房戶而爲北階以下蓋通宮閤之路也故惟一人守之自門而階則立衛者皆士王堂則立衛者皆大夫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喬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罷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隮升也由西階未敢爲主也蟻玄色卿士邦君

告同服亦廟中之禮即就也位者平日侍朝之
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
祭服之裳繡今蠟者蓋無事於奠祀不欲純用
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
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

彤赤也祭服也介圭玉之大圭長尺有二寸同
瑁名瑁方四寸邪刻之以曰諸侯之圭璧琮之
信也蔡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璽以
傳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秉冊書命
冊也以成王之殯在西階之上故亦由賓階升

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
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御奉持也此即丁卯所作冊也呂氏以此即爲
冊命之辭蔡氏以成王顧命已書之冊此則太
史口陳之辭也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也
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按下本從卞與弁
同是恭供之義則當訓爲禮或云大弁即謂天
子之冕謂服天子之服以朝也惟有此命故康

王兌服見諸侯行顧命也此數辭固槩括成王
之命而約言之命汝嗣訓則嗣守文武大訓之
謂也率循大卞則自亂于威儀之謂也燮和天
下則柔遠能邇安勿小大庶邦之謂也然成王
之命蓋爲命羣臣相康王之辭耳必則不刱
康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
屢書耳若本無其語而虛爲此冊則是後世遺
詔僞語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爲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也顧命有敬迓天威之語故此亦有
敬忌天威之說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受同以祭受瑁以爲主宿肅也祭祭酒也咤歎
也王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王搢大
圭以同酹祭告受命也祭說以同受太保三咤
歎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
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遏也上宗曰
饗傳神命以饗告也猶祼以鬯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同白虎通作銅盌同必銅酹之名太保受同則
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篚又盥洗
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
尸太宗執璋瓚盥祼故此報祭亦秉璋也以同
授宗人而拜王答拜者明爲後也古者始喪雖
卑者亦拜之此雖用喪禮又如代尸拜也宗人
小宗伯之屬也大宗以供王小宗以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嚌宅在喪祭告王不飲嚌故太保攝飲蓋所以受同
祭而飲福嚌者至齒而已方在喪疚雖飲福
之賜而不能甘也宅亦當作咤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有司徹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路寢門成王在殯故名廟也俟見
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
廟門內則予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
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
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寧命

上文再拜稽首贊見也王答之二相進贊揖矣
故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也亦進戒也羑若蘇
氏謂羑里之厄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
順矣蔡氏疑即下文厥若謂其所當順從者皆
非也按字書羑進善也即今誘字說文羑或作

誘羑若蓋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
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衷助順之
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此其受民命之原亦非
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惟新升遐之王又能益協
文武賞罰之公而戡定武庚伐淮夷之功以能施及後人有此休福今王其敬之
哉張皇六師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寧得之基命
六師即謂天子六軍之制猶言萬乘也張者張
之反六軍王國之常制張則不弛其備皇則不
輕其事猶云張舉天子之事耳然武備乃承平
易弛之事故諸侯公又特言之與蔡氏曰召公
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
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
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
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
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於召
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
武丕平富不務咨底至齊信用昭明子天下則亦
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

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
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
厥若無道稱予羞

康王在喪故稱名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
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遺事又方述求
助之意而諸公皆文武勳舊又武王所封以屏
王室者故惟述文武以感之而不及成王也丕
平富者制其田里薄其稅斂去其貧暴使人人
各得其養也不務咨者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
是爲務而取足於是也底至者發已自盡必欲
至其極齊信者隨事所處無不盡其實也識之
所積固自不可掩所以用昭明于天下然所以
戮力創造王室者又皆勇銳之士忠實之臣之
助用是文武能正受其命於上天而上天亦順
文武之道付之以天下文武又命封建侯國立
爲藩屏其意正在於衛輔我後人今予一二伯
父指同姓大諸侯也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
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惟言伯父蓋指
太保以及其餘不屢數也尚胥暨顧綏爾先公

之臣服于先王欲顯諸侯胥及天下之諸侯觀
守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王之道雖身守國於
外而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我一人以憂其所
當奉行之事其無道我孤子之羞也
羣公既皆懿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前相揖蓋以王答拜而贊揖也此相揖蓋太保
諸公相率揖而退也王釋冕反喪服此處喪禮
之變冕服亦不宜久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
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
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既成

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
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
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
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
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
奉冊授王干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
王喪服受敎臧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非平公將以幣行子
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
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
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
受乘黃王冠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
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敎戒
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
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辯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
命始終授受之際固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
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
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所以正其
始舜除堯之虐格廟而吞岳牧成王除武王之
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汲
伊尹建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
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
時乃疑康王受召羣諸侯之戒于宅憂之日甚
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
若殷晉之陪臣耶
苟變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
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

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踐
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
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
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
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朏月三日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
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
之東二十五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
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
者安全之監者疏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
之體要也

王若曰

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言而命
內史修飾之也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
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于一人以寧

此敘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
公能左右綏安茲邑也周公固無事不謹而化
物一事尤所謹重故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
亦敬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

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平無事
予一人賴是以甯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
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

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
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
以彰爲善者之閭而使遷善之教之寬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爲風
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
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殊其
政者當視時俗而爲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
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逆蓋使
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教之寬
之甚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舍容
之異疏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
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少長
而已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
因表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因申畫郊圻
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
海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歸於井田之制愚歲久則溝
洫易堙分畫疎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
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溝塗縱橫溝封有截亦寓
封域設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
也京師幾甸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
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

政貴有恒解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
賢餘風未泯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實惟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
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下人驕溢於侈將
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高能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
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
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義之威法政事貴平常
而戒詭異辭令務大體

而尙簡要呂氏曰此深戀作聰明趨詐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俗靡利口惟賢頑當以禪厚敦朴鎭之畢公所當探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商民之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發踐之所移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衰弊之化未有不侈麗者此古今同一流耳此古人之論也而玆殷庶士席寵惟舊舉多世族恬侈滅義則以蕩陵

德也服美于人則啟化奢麗也流而不反驕縱矜誇百邪竝見殆堪以懲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貧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席寵又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而閑其邪蓋不可緩也然所以訓之者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發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淑不柔厥德允修

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遑化耳而康王猶以爲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忽於微如此剛則容姦柔則容姦此化商之所以爲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爲德之允修也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迨攝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于小子承膺多福

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攘心同底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于道者益此心所感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舊善之地而周舉二公又皆以東伯鎭東都故推其餘教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殊殃井疆非治之成梗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梗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縱於多士多方若陳舉命誥書大抵殷民之爲禍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滔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滔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亦已有森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之叛於是分遣遺黎而處之而誥之亦殊勢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成梗商民皆善然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縱於多士多方若陳舉命誥書大抵殷民之爲禍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滔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滔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愈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易其忘商而道之分正之命奉奉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珍啥是特爲風俗人心計耳前惰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滛鄭之俗靡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丸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母惕其難惟當盡心母忽其少惟當謹始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未盡化是尙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厥祖茲殷王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設令風俗侵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祖乙又以滛酗騙奢偏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通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淫蕩無廉耻左衽罔不咸賴于小子承膺多福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云日月爲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恐陷穆王初即政憂危求助之切如此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舊呂通言也穆王責世職之臣處順必之寄厚服即謂爲忠貞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嘉庶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蔡氏曰親切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敘之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

然敎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命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貴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暴身沾體之勞冬而大寒小民有裂面寇手之勞故怨咨蓋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小民之爲艱難而爲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似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寧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藝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蕃鳥獸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爲君牙告皆其職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懷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謨啟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倫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答揚其光明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出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陳氏曰成康之時荊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故篇中此意爲多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匪予不及純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

有位之士以免己於愆而昭文武之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冏爲大僕之正羣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弼后德而免於愆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此承上以明得失之機穆王蓋深知僕御之職正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比則后自聖自聖則愎諫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取君德爲臂爲虐爲修爲縱固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敝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做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

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佛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閡簡其閒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腎虛縱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

雨無眠于鍼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處殷旅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嫉厥官惟荷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皆其導君於惡者或以搖巧進或以賄進此雖其所爲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歟

遊遨之過特能問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

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終篇首免愆之意而欲隣之於文武之道

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甯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冏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

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匪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穿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逋上非與此盡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修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冏命之書眞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冏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則取猶不失爲周之令王也

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遍其修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爲害穆王獨以是敝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做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

呂刑

惟呂命

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爲甫猶郄之爲鄒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爲五等之制謂之呂刑蓋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爲史記亦曰甫侯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本有五刑之臨而此乃至三千人爲五倍者後所參定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年五十即位至是百歲入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曰久亦言即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施張不常既年不撫荒廢政事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爲姦慝皆亂肯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衆也之末亦諸國之世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土渾朴而蚩尤始爲暴亂之事民俗因貪暴敗壞奪人之寇殺人之貲鴟張爲義亂外之姦亂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正也虔者劉也此上下或有缺文謂聖人始制爲刑以矯正虔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擿度吏因執以侵暴擿音矯文意與下文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弗時諸侯罔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以殺戮無辜爰始爲劓刵之刑自三苗以刑爲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淫爲劓刵椓黥并制罔差有辭麗于刑制者更不差等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持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詛盟虐威庶戮者背相視盟者而質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威所加衆庶被戮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帝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有腥虐發聞之腥穢無不上達蓋巫覡之興始於政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德懋懋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爲害於是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爲敎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

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絕地天通於是修爲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濟褻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皐陶爲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爲中典亦所以使民祗敬爲德而已蓋其

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爲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觀感固不惟德之勉而後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弊者而已蓋敎養如此則刑之也又按唐命皐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遽爭有苗觀此則三苗之威儀氣習其始爲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醇朴虽尤始爲亂而民始有爲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爲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又爲詛盟之習以濟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威儀氣習浸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維命皐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皐陶始定爲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皐陶始傳所謂皐陶之刑也蓋以其爲不偏不易之戒雖逃聖人之籠始造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戒豈非苗民所受安刑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敎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敎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

謂皐陶不與三后之列爲聖人者於刑官失其指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圖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絕惟與忌畏也謂當時爲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且能以敬自將以理自畏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皐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王所述則所謂典獄者蓋其情得其事集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絕私慾德上配皐陶耳

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爲監以苗民之用刑爲戒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卽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爲司政典獄者豈非倘能自天牧民者乎此從諸侯以刑獄爲重責迺今爾何所觀法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乎此謂典禮爲刑之道蓋德章無二出禮則入刑也蓋以其爲不偏不易之戒雖逃聖人之籠始造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戒豈非苗民所受安刑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敎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敎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道其罰迭至於絕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敎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猶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而又讀爲日蓋言勤在其中矣言勤

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道其罰迭至於絕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敎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猶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而又讀爲日蓋言勤在其中矣言勤而當時爲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皐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王所述則所謂典獄者蓋其情得其事集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絕私慾德上配皐陶耳

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爲監以苗民之用刑爲戒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卽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爲司政典獄者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乎此從諸侯以刑獄爲重責迺今爾何所觀法豈非苗民所受安刑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敎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敎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

不必言日也巡察審訊以求其情莫頻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貴戚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爲主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集而其職盡也爾罔或徒知戒而不勤盡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敎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猶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而又讀爲日蓋言勤在其中矣言勤而當時爲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皐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王所述則所謂典獄者蓋其情得其事集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絕私慾德上配皐陶耳

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爲監以苗民之用刑爲戒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卽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爲司政典獄者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乎此從諸侯以刑獄爲重責迺今爾何所觀法豈非苗民所受安刑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敎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敎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

罹尙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之煩可畏也勿以爲畏惟勤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爲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罪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戒其正直之德則君處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常之福久而不替矣此告勤恤之效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爲弼敎之

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連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連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也連逮無辜矣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周禮以兩造聽民訟兩造謂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眾也謂羣有司也五辭麗于五刑之獄辭也簡者核其實孚者無所疑也正猶漢書所謂當也五罰即五過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而不應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赦又當于五罰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爲之病者則私也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謁或以貨賂交通或以干求請託爲是五者而廢法以出入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總結上文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重言以丁寧之也簡孚有眾即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眾人之簡核則上之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天威甚近而可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

墨辭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即今銅也六兩曰鍰一鍰半斤也倍一說每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爲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則罰之下文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即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非死人極于病即此意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極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用極合經之謂也

朴作教刑又小於此則令作贖刑若令罰直耳穆王始制爲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富而虐貧富者可贖貧者雖免雖穆王中有司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五刑躡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以論贖爲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蓋非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謂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五罰之用則亦有隆焉蓋亦權其情而爲罰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視世變而爲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極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用極合經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以論贖爲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蓋非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五刑躡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此又用刑之權宜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獄貨之戒其實開國家貨獄之逆蓋其弊必至于此然則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閔實其罪猶恐誤罰罰或不實其罪則正於五過矣其蓋辭之意可見且罰猶不苟則刑必不苟矣又按周禮五辭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則之屬千劓則之屬各千宮滅於酋二百大辟減於酋三百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獨制爲贖刑之法又

制爲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屬二千上下此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言用五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其獄辭而妄爲升降又不可引用久遠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行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陷民也

要訣也凡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辭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因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意折之明啟刑書與羣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不可差亂其獄辭而妄爲升降又不可引用久遠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陷民也

當入于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焉獄之成既得其實然後可輸其實於上而上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其斷獄之告者又當稽諸逃其情辭有兩逃之人各有所犯則并兩刑而上之丁寧之意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上刑而情適重則服下刑此加罪也

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罪也

而有所偏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宮伯族姓朕言多慺朕敬于刑

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無或私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承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褻之家謂私財也府藏也辜功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久老於世故腕復哀矜故其言多懼獄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惟有德者則可以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爲國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其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者兩造之辭雖人所易訣而一有偏狥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聽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非寶適以藏諸罪狀耳報應之理眾罪悉至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是非天偏治灣獄之人亦惟人自致其禍劓之命使天罰不至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此申戒以警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政哲人惟刑無彊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總上文詔後世也嗣孫凡官伯侯姓嗣世子孫也屬如屬有弧矢之事之屬適也謂適或有時而刑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眞民之眾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爲民所取中乎此爲要語不可

不明聽之大抵貿貿舊用刑自有無窮之弊雖適有時而用極法然既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每言覓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雖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王明此以勉之受王眞民之眾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眞民或因物有遷雖不免設刑以防之然無非眞善之法不可以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疑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賊刑之可取也

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賚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賚則凡有干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成後世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疑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賚刑之可取也

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哀世之意也傷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憫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慎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爲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爲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爲法吏之辭也舜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德指行而言明指知而言一說謹德指行而言明德指知而言呂氏曰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當之蓋生長保傅之言明德指知而言呂氏曰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當之其哀矜惻怛之意敬慎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爲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爲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爲法吏之辭也舜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叛者也伯禽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隆其勢於費誓眾故以費誓名篇徂往也謂將征淮夷而徐戎乃並興起也

善敎乃甲胄敎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甲胄干盾所以自衛弓矢所以禦遠戈矛以接戰鋒刃以擊刺呂氏曰戎狄之於中國每覘釁而動伯禽築費以守淮夷徐戎固

妥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夫之以除道路又夫之以嚴部伍又夫之以立期會至鋒鋒刃皆治先後之敘皆不可亂自敘甲胄至鋒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胄所以衛首干盾以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敘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車馬放牧之防也呂氏曰我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也傳所謂風馬牛是也

臣妾軍中之奴婢也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五人餘子即臣妾是也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以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隨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之攻勢不得援我之梁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敜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

甲戌我為征徐戒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也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益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

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軍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也雨冤益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

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軍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雨冤益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敜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

甲戌我為征徐戒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也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益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

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軍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雨冤益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

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軍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雨冤益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敜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

甲戌我為征徐戒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也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益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

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軍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雨冤益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

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軍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雨冤益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敜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

甲戌我為征徐戒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也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益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

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軍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雨冤益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

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軍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雨冤益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槙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敜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

甲戌我為征徐戒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也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益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故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穆公首援古人之言盤雖艱凡四語三節盤如盤樂忘倦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恣憚檢束喜邪忌正不能受其責穆公引此意主受責而多盤其病源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穆公悔多盤之失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古今謀人猶云前輩後輩也前輩謂未可輕爲乃反忌之於後輩則苟焉親信之此穆公悔其不能受責也

雖則云然

前過雖不可追後來尚可勉也

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

此復思古人之謀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我思之

勇夫諞言皆今之謀人也既不欲用此勇夫矣又悔用諞言之舊失懲創之深也

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因古謀人良士等而上之又思好賢樂善之人益兼有受責如流之美者此良相之量善類之所以散而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

之所以聚國家之禍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又承上文而言嫉賢疾能之人益不但貧人無難而已此善類之所以散而國家之禍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總言國家安危之效益由所用善惡之殊而思得君子以終之穆公之意悠悠哉

按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書之事書序謂以爲敗敬還歸之作惟史記梁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此篇穆公更歷憂患創之言極爲眞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爲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尙小爾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重刻尚書表注序

金仁山先生宋之季世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有焉早歲著有尚書注十二卷今不傳是卷鈔自通志堂經

解中其晚年手定本也書中正句畫段而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縱橫標識秩然若網之在綱噫先生之於是書豈第注焉已哉蓋將舉二帝三王之道與夫典謨訓誥誓命之奥旨微言而以注之者表之也故先生之功在注釋而先生之志在表章以視抱經硜硜索解於章句之末者其相去為何如耶

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其參考異同淅盡無據至於過為高論

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其參考異同淅盡無據至於過為高論

求異先儒不無瑜不掩瑕之處則
在善讀者之以意逆志而毋刻
舟以求也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
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
鳳丹月樵甫謹序

尚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
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
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
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

古文增爰

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
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爰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靡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意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閎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

尚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

其閒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繆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注之作雖爲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婺州金履祥

尚書

宋金履祥表注

郡後學胡廣丹旸樵校梓

堯典古文尚書作放第一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書古文作公

虞舜作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厘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
舜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
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
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
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

曰考　自稽古至以位二十八字疑後出
徽揚也　舜司徒百揆納治水　大麓從史記及孟氏
慎德也　德謂之下必有其命于文思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皆在此
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必有其命于文思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皆在此
二典　放勳——史明文思——安安允塞元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欽明文思——安安允塞元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放勳——史稱堯名　欽明文思——安安允塞元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功同——禪代　德同——禪舜　治化之原
禪舜——禪于帝——堯舜文明盛業九德——允塞——允釐厥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治化之原
湯誓文明由德以建用錫之朕文此以精明一德湯武之文皆此以精明一德
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必有其命于文思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皆在此
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必有其命于文思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皆在此
攝位應緣朝覲巡守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
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考績　覲　巡守　肆類　禋　望　遍　班瑞　羣后　朝覲　巡守
考績——三載　覲——四朝　巡守——五載一巡守　肆類——五年一巡守　禋——祭天　望——祭山川　遍——徧　班瑞——頒瑞　羣后——諸侯　朝覲——四朝　巡守——五載一巡守
四罪非一時蓋總敘于此刑之下爾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
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
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
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殂落——崩　百姓——百官族姓　考妣——父母　遏密——止樂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月正——歲二月　格于文祖——至于堯廟　詢于四岳——咨于四岳　闢四門——廣開四門以延賓客　明四目——廣視聽　達四聰——廣聽納　咨——嗟　十有二牧——九州之長　食哉——勉之之辭　惟時——是　柔遠——安遠　能邇——善近　惇德——厚德　允元——信善　難任——難於用人　蠻夷——四夷　率服——循法度　舜曰——舜復命　咨四岳——嗟四岳之長　有能奮庸——有能興起事功　熙帝之載——光堯之事業　使宅百揆——使居百揆之官　亮采——信其事　惠疇——順其類　僉曰——四岳之辭　伯禹——禹伯　作司空——治水土　帝曰——堯復命　俞咨——嗟　禹汝平水土——禹汝治水土　惟時——是　懋哉——勉之之辭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禹拜而首至地讓稷契皐陶　帝曰——堯復命　俞汝往哉——汝往治水　帝曰——堯復命　弃黎民阻飢——弃汝后稷播種百穀以救民之阻飢　汝后稷播時百穀——汝后稷播種百穀　帝曰——堯復命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汝敬敷五教使百姓親和五品順從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使之在寬　帝曰——堯復命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殂落——崩　百姓——百官族姓　考妣——父母　遏密——止樂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月正——歲二月　格于文祖——至于堯廟　詢于四岳——咨于四岳　闢四門——廣開四門以延賓客　明四目——廣視聽　達四聰——廣聽納　咨——嗟　十有二牧——九州之長　食哉——勉之之辭　惟時——是　柔遠——安遠　能邇——善近　惇德——厚德　允元——信善　難任——難於用人　蠻夷——四夷　率服——循法度　舜曰——舜復命　咨四岳——嗟四岳之長　有能奮庸——有能興起事功　熙帝之載——光堯之事業　使宅百揆——使居百揆之官　亮采——信其事　惠疇——順其類　僉曰——四岳之辭　伯禹——禹伯　作司空——治水土　帝曰——堯復命　俞咨——嗟　禹汝平水土——禹汝治水土　惟時——是　懋哉——勉之之辭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禹拜而首至地讓稷契皐陶　帝曰——堯復命　俞汝往哉——汝往治水　帝曰——堯復命　弃黎民阻飢——弃汝后稷播種百穀以救民之阻飢　汝后稷播時百穀——汝后稷播種百穀　帝曰——堯復命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汝敬敷五教使百姓親和五品順從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使之在寬　帝曰——堯復命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殂落——崩　百姓——百官族姓　考妣——父母　遏密——止樂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月正——歲二月　格于文祖——至于堯廟　詢于四岳——咨于四岳　闢四門——廣開四門以延賓客　明四目——廣視聽　達四聰——廣聽納　咨——嗟　十有二牧——九州之長　食哉——勉之之辭　惟時——是　柔遠——安遠　能邇——善近　惇德——厚德　允元——信善　難任——難於用人　蠻夷——四夷　率服——循法度　舜曰——舜復命　咨四岳——嗟四岳之長　有能奮庸——有能興起事功　熙帝之載——光堯之事業　使宅百揆——使居百揆之官　亮采——信其事　惠疇——順其類　僉曰——四岳之辭　伯禹——禹伯　作司空——治水土　帝曰——堯復命　俞咨——嗟　禹汝平水土——禹汝治水土　惟時——是　懋哉——勉之之辭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禹拜而首至地讓稷契皐陶　帝曰——堯復命　俞汝往哉——汝往治水　帝曰——堯復命　弃黎民阻飢——弃汝后稷播種百穀以救民之阻飢　汝后稷播時百穀——汝后稷播種百穀　帝曰——堯復命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汝敬敷五教使百姓親和五品順從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使之在寬　帝曰——堯復命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殂落——崩　百姓——百官族姓　考妣——父母　遏密——止樂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月正——歲二月　格于文祖——至于堯廟　詢于四岳——咨于四岳　闢四門——廣開四門以延賓客　明四目——廣視聽　達四聰——廣聽納　咨——嗟　十有二牧——九州之長　食哉——勉之之辭　惟時——是　柔遠——安遠　能邇——善近　惇德——厚德　允元——信善　難任——難於用人　蠻夷——四夷　率服——循法度　舜曰——舜復命　咨四岳——嗟四岳之長　有能奮庸——有能興起事功　熙帝之載——光堯之事業　使宅百揆——使居百揆之官　亮采——信其事　惠疇——順其類　僉曰——四岳之辭　伯禹——禹伯　作司空——治水土　帝曰——堯復命　俞咨——嗟　禹汝平水土——禹汝治水土　惟時——是　懋哉——勉之之辭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禹拜而首至地讓稷契皐陶　帝曰——堯復命　俞汝往哉——汝往治水　帝曰——堯復命　弃黎民阻飢——弃汝后稷播種百穀以救民之阻飢　汝后稷播時百穀——汝后稷播種百穀　帝曰——堯復命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汝敬敷五教使百姓親和五品順從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使之在寬　帝曰——堯復命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殂落——崩　百姓——百官族姓　考妣——父母　遏密——止樂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月正——歲二月　格于文祖——至于堯廟　詢于四岳——咨于四岳　闢四門——廣開四門以延賓客　明四目——廣視聽　達四聰——廣聽納　咨——嗟　十有二牧——九州之長　食哉——勉之之辭　惟時——是　柔遠——安遠　能邇——善近　惇德——厚德　允元——信善　難任——難於用人　蠻夷——四夷　率服——循法度　舜曰——舜復命　咨四岳——嗟四岳之長　有能奮庸——有能興起事功　熙帝之載——光堯之事業　使宅百揆——使居百揆之官　亮采——信其事　惠疇——順其類　僉曰——四岳之辭　伯禹——禹伯　作司空——治水土　帝曰——堯復命　俞咨——嗟　禹汝平水土——禹汝治水土　惟時——是　懋哉——勉之之辭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禹拜而首至地讓稷契皐陶　帝曰——堯復命　俞汝往哉——汝往治水　帝曰——堯復命　弃黎民阻飢——弃汝后稷播種百穀以救民之阻飢　汝后稷播時百穀——汝后稷播種百穀　帝曰——堯復命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汝敬敷五教使百姓親和五品順從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使之在寬　帝曰——堯復命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殂落——崩　百姓——百官族姓　考妣——父母　遏密——止樂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月正——歲二月　格于文祖——至于堯廟　詢于四岳——咨于四岳　闢四門——廣開四門以延賓客　明四目——廣視聽　達四聰——廣聽納　咨——嗟　十有二牧——九州之長　食哉——勉之之辭　惟時——是　柔遠——安遠　能邇——善近　惇德——厚德　允元——信善　難任——難於用人　蠻夷——四夷　率服——循法度　舜曰——舜復命　咨四岳——嗟四岳之長　有能奮庸——有能興起事功　熙帝之載——光堯之事業　使宅百揆——使居百揆之官　亮采——信其事　惠疇——順其類　僉曰——四岳之辭　伯禹——禹伯　作司空——治水土　帝曰——堯復命　俞咨——嗟　禹汝平水土——禹汝治水土　惟時——是　懋哉——勉之之辭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禹拜而首至地讓稷契皐陶　帝曰——堯復命　俞汝往哉——汝往治水　帝曰——堯復命　弃黎民阻飢——弃汝后稷播種百穀以救民之阻飢　汝后稷播時百穀——汝后稷播種百穀　帝曰——堯復命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汝敬敷五教使百姓親和五品順從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使之在寬　帝曰——堯復命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神人以和奠(定)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
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
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帝(堯)曰咨(嗟)汝羲暨(及)和(胤)朞(期)
(九)(共)九(篇)(槀)(飫)
大禹謨古文作大命暮
皐(陶)矢(陳)(厥)謨禹(曰)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
謨(益)稷(稷)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

小序失傳厚齋謂成功非禹賜帝之序命稽古帝曰言經不能及辨而附之首

二典虞書之經
二謨猶二典之傳

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
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

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
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
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
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
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
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
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
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
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
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
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

禹之祖征惟舉辭以明之其而苗猶違命則舉禹之後補有所未至而益乃有是言至引舜之事又爲益于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聖賢大事如此豈可僅力以服人哉

知人安民帝其難之
皆君者堂上之副書
知人人之德日於
元首言人之有德猶須
相其所九德
之行其事有
象也

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以待人多少成市親疏報之差
塞古文作愜
曰恐當作

九德凡十八字而合爲九德者上九字其德已到下九字則遞增其有德性之全美者具有易知而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污而不莊愿而慢柔則爲德之亂曰亂者恃有治才解物之才而易忽而敬則爲德直者性行而易訐直則爲德若多事明敏而剛塞則爲德乃爲德也總言恃勇而不懼寬栗以濟剛塞不足以爲德也總言恃勇而不懼寬栗以濟剛塞不足以爲德也總言恃勇而不懼寬栗以濟剛塞不足以

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
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
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
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
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鄭註四鄰

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
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
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
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
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
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

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
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此篇記史之述

禹貢　古文第六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及淮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淮及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上中厥貢惟金三品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貝厥包橘柚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洛達于河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入于渭汭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中厥賦上上錯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厥篚織文浮于積石達于河

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
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
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
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
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
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
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
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
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
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
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
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

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
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凡禹貢地里聞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
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
甘誓古文作
扈古文作岍
甘鄧

導山冶水之規監
岍岐荆山以北北條
河潤北諸山
鄗正陰列王
北條
河潤以南諸山
次陽列
南條
江南諸山
正陽列
導水紋水之原委
河自周定王五年以後始從今自滎
以東南流大伾以北小
入渭自漢東連
分爲南北兩河南
入渭下合涇水至
大野西被猪野瀦
入海北兩河
即涉水處入海
○九河逆流小海
東流北江入于海
未詳以爲受司
東流北江入于海
郭璞仲以爲深

弱水黑水河水皆自西而分考岷嶓者無定所三條之
山東及漾所則嶓冢者其山脈之西發至者西谷則爲
爲漾水西流矣南谷則爲黑水南流而三危岷山者西之水皆入
雍州故此字語○依古文作攸下或作倘厥漢古文作惟
孟津古文作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
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
厥賦上下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楩楠杼柏乃砮丹惟菁茅厥篚玄纁璣組
九江入于大別北會于匯東爲滄浪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
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
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
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
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
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
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
東北入于河九
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

漢國彭蠡宋于文鑑作鄱陽湖甚詳史官追述堯能盡集羣
作會于彭蠡江連北江爲彭蠡皆是彭蠡湖口則江勢已東且後南矣歷于武昌上支而後中江
漢合流之詞

雲土夢作乂雲夢在江北之內似無再遊又會于匯宜
作會于彭蠡江連北江爲彭蠡皆是彭蠡湖口則江勢已東且後南矣歷于武昌上支而後中江
漢合流之詞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
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
厥賦上下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楩楠杼柏乃砮丹惟菁茅厥篚玄纁璣組
九江入于大別北會于匯東爲滄浪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
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
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
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
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
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
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
東北入于河九
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

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
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凡禹貢地里聞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
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
甘誓古文作
扈古文作岍
甘鄧

導山冶水之規監
岍岐荆山以北北條
河潤北諸山
鄗正陰列王
北條
河潤以南諸山
次陽列
南條
江南諸山
正陽列
導水紋水之原委
河自周定王五年以後始從今自滎
以東南流大伾以北小
入渭自漢東連
分爲南北兩河南
入渭下合涇水至
大野西被猪野瀦
入海北兩河
即涉水處入海
○九河逆流小海
東流北江入于海
未詳以爲受司
東流北江入于海
郭璞仲以爲深

弱水黑水河水皆自西而分考岷嶓者無定所三條之
山東及漾所則嶓冢者其山脈之西發至者西谷則爲
爲漾水西流矣南谷則爲黑水南流而三危岷山者西之水皆入
雍州故此字語○依古文作攸下或作倘厥漢古文作惟
孟津古文作盟

大勢就敵直往其區征之至於大戰敗可謂徘徊彼之莫矣

左右御北每車甲士三人也舉人即五伍之長左主射右主轡執御主馬各守其職士此於所以爲必勝不敗之紐汝一學之人也行伍則貢之車士車士則貢之六軍之人此治軍之綱要也

文仲康相羿和掌四時之官明察上天之徵以定保之道訓征其他恐拓武所難辦亦知王意不自是振情在位不久耳

甘誓

太康尸位十九年爲羿距河不能復濟窮民陽夏今開封太康縣乃其故城二十九年嗣弟仲康立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大戰于甘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隳厥緒覆宗絶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胤征古文作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乎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

文仲廣視物歷觀星象中閒羲和廢職沉湎淫佚干先王之典以干先王之誅政典以下誥師之辭引說誡領下羲和之罪

明徵定保此聖人欽知歷數之根訓明察上天之徵以定保邦之道訓征羲和此一篇以爲胤侯先王克謹以下自明徵定保之事

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自羿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隳上先王之刑政典以下誥師之辭引說誡領下羲和之罪

戒其遍即先明之事也

戒其反

此同力致承上遒誡厥克戒厥修之事

序

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
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
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夏自太康爲羿所距保遷南夏以傳仲康迄于
后相皆在大河之南羿據冀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又殺而代之
皆在大河之北代夏民以代夏政寒浞又殺而代之
至后相居帝丘爲浞所滅而夏始中斷又四十
少康遂復舊物云

商書

湯誓 古文湯誓第十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作湯誓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
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
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
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
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
率忘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
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嬀俘厥
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古文作中蘬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成湯
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
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
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
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
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
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
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嗚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之蓋

牲其幣須於日新除無變易易自滿溢未必備大臣世祿且不容慕也

綏厥一篇總頌

桀之罪綏厥反

永保天命 謂終惟始謂勿矣其不遹不殖改過克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帝嘉取傳之規欲尚永保則日新檢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嗚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之蓋

牲其幣須於日新除無變易易自滿溢未必備大臣世祿且不容慕也

綏厥一篇總頌

桀之罪綏厥反

永保天命 謂終惟始謂勿矣其不遹不殖改過克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帝嘉取傳之規欲尚永保則日新檢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嗚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之蓋

牲其幣須於日新除無變易易自滿溢未必備大臣世祿且不容慕也

綏厥一篇總頌

桀之罪綏厥反

永保天命 謂終惟始謂勿矣其不遹不殖改過克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帝嘉取傳之規欲尚永保則日新檢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嗚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之蓋

牲其幣須於日新除無變易易自滿溢未必備大臣世祿且不容慕也

綏厥一篇總頌

桀之罪綏厥反

永保天命 謂終惟始謂勿矣其不遹不殖改過克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帝嘉取傳之規欲尚永保則日新檢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嗚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之蓋

牲其幣須於日新除無變易易自滿溢未必備大臣世祿且不容慕也

綏厥一篇總頌

桀之罪綏厥反

永保天命 謂終惟始謂勿矣其不遹不殖改過克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帝嘉取傳之規欲尚永保則日新檢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嗚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之蓋

牲其幣須於日新除無變易易自滿溢未必備大臣世祿且不容慕也

綏厥一篇總頌

桀之罪綏厥反

永保天命 謂終惟始謂勿矣其不遹不殖改過克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帝嘉取傳之規欲尚永保則日新檢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嗚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之蓋

牲其幣須於日新除無變易易自滿溢未必備大臣世祿且不容慕也

綏厥一篇總頌

桀之罪綏厥反

永保天命 謂終惟始謂勿矣其不遹不殖改過克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帝嘉取傳之規欲尚永保則日新檢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嗚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之蓋

牲其幣須於日新除無變易易自滿溢未必備大臣世祿且不容慕也

綏厥一篇總頌

桀之罪綏厥反

永保天命 謂終惟始謂勿矣其不遹不殖改過克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帝嘉取傳之規欲尚永保則日新檢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于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隮厥宗肆命徂后
太甲上
(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祖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
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
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
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厎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
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天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
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
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

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遂訓伊尹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其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賢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沃丁既葬伊尹亳咎單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茗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敬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

申告從康之害

申言做上之綱
兼內外起從順之說

犒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
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
以自外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
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
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
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亶乃祖

申言舊人之故以
冀事臣之遷而告
勉之

亶明先王君民相
難一篇大意

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
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
罰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
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
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
以忧不其或猶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今日之遷士是懷
民

先王眾都無非懷
民

民不懷君爾以自
禦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
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
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
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
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
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今我懷民亦惟先
王之意

民不德君之罪

由修德而免喪懲
其因其倚倘以
儆之

肯若民知儆之人
以儆明民不儆若
之罪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
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
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猷無有遠邇用罪
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總篇內無復聆眾
之語以驗之

中篇盤庚之際
中篇之旨論民氣
論盤庚之際民
事所止或有再勉
於斯之語

此篇言臣不體君
恤民之非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
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
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
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
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

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
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
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
宏茲賁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
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
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
命三篇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
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
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
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
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
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

今利害之大者甲胄起蓋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戈以兵救人祖遺于嗣也衣裳在笥言之為易宗廟資賴於所武○補曰言君臣位有治民之員缺本座在君而擇官亦不可不謹故及轉官每一節而下節以盡善帳時為要國事審其先後可移動必當其時而後中節有其善而自餘而善不絕無先時制成時至而物不及敗壞防不善之動點過則惡災彼居治止於善之端也陳說則非盤庚之事也此以泉尚宗之盛

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
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
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
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
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之字言自他人觀之若然而無技惟高宗善說故知其然○知而后可行　知易而行難　行為難

下篇傅說承前學之命故陳為學之方

甘盤高宗初年即位其後復起引再三未之乎毛承旨

戰學之通貫每事中徹悉不及期學術自定備矣文術者通中之謂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
野入宅于河汨亶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
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衛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說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

甘盤高宗即位之所戰但於諸明經故之功尚欠耳此學之半也傳說今已能之矣知之易而行難

此篇當編高宗肜日之後說也似訓高宗之廟呪逛解也似是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肜古文作彤雜也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
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
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
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
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

乃風下布出化

惟聖上成君德

伊尹　傳后裔舜申德堯之禹稷契一不識甲乃德之前

傳說　紹前先王終惟監之前往民其乃風之前

文王舉太甲事作咸有一德　傳說兩任其責

伊尹之言得者五篇傳說二篇伊尹為太甲言故其書明白傳說為高宗言故其書深密伊尹之書皆精純易見傳說之言非用工夫者未易見也一德之書伊尹之純篤已為說者未易見也

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
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

此篇當編高宗肜日之後說也似訓高宗之廟呪逛解也似是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肜古文作彤雜也

惟先格王心格後正其事之失

西伯戡黎　受都朝歌今衛州黎今潞州黎陽則黎之師於受都已遠吳才老謂是武王伐受時蓋以祖伊聽黎亡甚迫也然亦言是殷兵之時歟

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
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
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民養殷
愛不懷

父師箕子
少師比干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
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
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
戮于爾邦　率律摯至
微子

胜伊典書本為戒紂然其言在於敘受而初不及於箕周微子作誥因謀自靖然其言在於敘受之必亡而未嘗忘周之必興敘所謂觀人之辭而周之德可知矣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微子若
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
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
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
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
我其發出狂我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
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
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
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分之所宜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是也心各行其所安有以告於先王而無愧於神明可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受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持宗祀之計若我則無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亦將以死拯也詳此詞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爾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比干死節之義易見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之去遯于荒野而已舊傳抱祭器以歸微子之去遯于荒野而已舊傳抱祭器以歸周者殊失之

尚書表注卷一

尚書

宋金履祥表注　鄱後學胡凰丹月樵校梓

泰誓上古文第二十七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
泰誓三篇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
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
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
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

上篇蒙諸侯因及御事庶士

小序十一年誓敘文不同曰序中篇例可

尚書此於受被殺而箕其正亡而箕子比干以死諫之義明為君之道

商其止於受被殺而箕子比干以死諫之義明為君之道其正亡邪為箕周之興國之理

箕子若
箕沈湎酗德之語
箕小大臣痛之語
箕小民咸怨等語
箕子自處之計

曾臺論受之必亡
攻章言己之欲去救處不可株欲速恐逆亡為不能已攻開二子當有救亡之策

未行勉微子之去

剔孕婦胥大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
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
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
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
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
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
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
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
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
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
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
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天命同悅商
受王表僞
武王表遠伐

受終不悛

天命爲君作父之責
不可違

勢不得伐
理不可不伐

武王恐有違天之罪

伐受

受天爲君之責

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
弗可失

中篇誓諸侯之辭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
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
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
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
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首引古語以證受之力行無度

皆力行無度之事

民聽天
惟聽天心言通
衆不聽天
天命湯以伐桀
受罪浮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
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
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周得協力行無度
之命伐受
天命見於民聽
商必克不必問其
衆

天命見於人心百
姓真望不可不往

唐上文樂湯之盛

聖師聽事而權前
聖師聽事必先此又
恐其惑

畏守功

下篇言其師

眞上天有至明之理其賞罰善惡之分甚明善好善則所爲皆善之一類奸惡則所爲皆惡之一類邪正不相入惡善者有報罰福善之影
衆各以類應之影響平其不爽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
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
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斬朝涉之
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
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
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
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

押衛五常之事

商之惡貫之影

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此篇事在周師故
曰殺乃讎其敵時
曰有新敵其新敵
與上中二篇不同

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文王舉殷之彰

書疏勝負預應必繫武王不特此而志自見

此篇紂陣將戰之辭小序概目與檢不同

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泰誓上以著泰誓後序乃王中冓之語其詞止於倘水清定羽永世下篇具言長眾卡　始有不　迪勦我之戒牧誓開商郊之誓最戰之時一人不誠易以貽事敗功故誓之後先有殺不可以前詳其法也

史記作管叔其國宗武王父母弟

孫詒讓受命　受命

事及商也

卜筮也以亂陣

卜筮受以亂陣

予征伐商下稽告于皇天后土

予天下新邦下稱生魄大告武成下稱王若曰受命于周下稱丁未

改正爲內名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則是史官追述其辭未必皆合當時之制

改成一篇皆是編簡錯亂脫誤之餘其間惟五之七解有缺文而事實相屬

係之周於大邑周之下則錯五之七解皆在其中矣

此篇　先儒　反次　劉向　簡策古　脫簡長　錯文　定錯　定治化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

于征伐商下稽告于皇天后土

予天下新邦下稱生魄大告武成下稱王若曰受命于周下稱丁未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古文湯范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

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子其

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

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

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
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頗僻民用僭忒七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
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彊于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
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
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
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
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
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
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
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
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武)(王)

皇王大紀繫於成王之紀

(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

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
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
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
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
巧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巢)伯
(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末終補德之意言
勉切當

金縢　此篇除祝詞外皆非周公作序文誤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
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
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
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
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

就編錄事原委述
將祝子辭其間不
可盡信

皇卜筮之知同以
卜

自以爲功謂祝以
爲己事也

言宋子云如書具其
侍子之責

周禮占人下筮既事則繇常以比其命注謂書
納冊祝嚮古人之家職世傳周公如爲此筮
則所以爲他日自晚之地其說隨矣

周公迫切之辭已
不暇文

周公占驗而歸還
納冊於櫃
武王十二年克商
十四年有疾乃筮
十九年崩
後改以武王說也
予欲以代王疾也
後以其生雖後

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
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
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
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
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
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
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
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
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
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
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
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

大木所偃謂所仆
壞壇次舍民居

大古文作敷謂后
酉卽周書連語多
曰稱

已卽言勝殷殺紂曰
已

言公居攝之來

譬若幼鳥未能上
淵天音

但是不可不慎以
爲前戒

厥寶龜以介紹天
明

連命龜之辭

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
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
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惟以爾
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
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
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翼父老職事之人謂老成也

八四

堂構之謂爲之台身依杖之謂扶杖也相助事民養謂養之人

十人　孔王謂羣臣中十人

以吉卜告邦君御事以之東征

述邦君御事之言臣人

述考翼之言卜

已前皆敘述之語

此君臣大之言

江聖邦君御事相勉

天命

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
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
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
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
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
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卜陳惟若茲

朱子曰殷大誥一篇當是將往動天下而其大意在於天下有向背之端特一時邊國方叛侵國及御事陳伐殷之說以大誥天下猶大於鄰在野然名大誥蓋當時武庚挾殷衆之頑民三叛又合淮夷國之強其關係之勢誠大也故舉臣有難大之說勸遂卜之語蓋欲開導自守耳惟終其難大之規卒其遂卜之說反覆告之使

嗚呼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
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
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惟以爾
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
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
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
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
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
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
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
(子)之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
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愼
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
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
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微子者商之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不可以名通故以國氏焉名啟及紂子之武庚祿父同母見也

上述感格下動微子啟不言念古武庚祿父之舉蓋微子所不忍聞宋不忍聞之意

東夏地大人眾封爵不忘周之恩德子之封侯宜之

微子啟者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以賢聞紂不聽遂去之武王克殷之後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復其位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以奉其先祀與國於宋爲殷後以祭于周此其命書也

武王封康叔之書
小序誤

梓材本誤序於此

此錯簡吳氏論洛誥之錯簡不予從之案此說固是梓材之敘協當是梓材之詳梓材召誥之首

武王滅商西北爲武庚地及武庚叛成王周公征之遷其民以其故地與民封康叔焉而北土始開故作此書康叔之事也事在有司但當大誥全篇之前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酒誥梓材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棐忱辭乃亦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

明德譯詁

此篇疏原文王德業以致克殷而有天下與武王自謂追述先王之德言非康叔所能道也

明德

此篇疏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周俗之習又制禮者之言先儒以屬其性天動有能用保父知訓康父要其成文皆謂治化耳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

外事謂之未成未遂于康叔者此有司之事也要囚謂之已成已遂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事在有司但當示之準的法其創制事在康叔則一成而不可變故必詳慮久之而後勝焉以上康叔之事

或劓則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昏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

次遜就之意荀子作訓

則殺非吾本心皆民自作罪戾為人心所同惡故民之罪有大於此者凡不孝不慈不友不恭者是

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
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
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
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
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
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
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

明大命于殷邦
今康叔明大命
述文王教西土之
大命
諸侯　羣臣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
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
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
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
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
土物愛厥心臧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
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
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

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
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
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
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
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
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
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
土物愛厥心臧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
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
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

此述商後王飲酒之禍以為臣民鑒之辭

弗惟明德自求多福之意蓋指此類

商

以商鑒

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

此下勉康叔語必商之遺臣諸侯違官之長及康叔之臣國之三卿以及康叔之錄皆當聽制于酒

侯甸男衛聚藏內外邦諸侯也厥君亡國則為臣僕之固當勤勞之也受其法制以成風故康叔監殷武王專以酒為誥然不免如明智清詠風流雖為勝不能免者況羣飲之弊乎況之羣士大夫皆有勸誡之義恐唯不能謹逸為災所醉辛陷於惡皆不其可畏也

禁殷民之飲　防亂

禁酒

不治臣之酒有則民皆重酒矣

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臨周公誥康叔之辭

王述康叔之言以誥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召公至洛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
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用書命庶殷即多士之書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候甸男邦伯亦必有常其叙遠出于殷疏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惟孫村之類告周公王居以王言命作庶殷侯甸男邦伯周公王若公誥告庶殷侯甸男邦伯周公王若公誥告庶殷侯甸男邦伯周公王若公誥告

及天基命定命予乃消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

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崇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予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笃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咨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笃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厥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

命周公之冊

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一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遷殷在踐奄之後命誥在作洛之初序誤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
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
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
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尹亦念天
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尹惟時
爽殷罰
爽殷罰　訓天命
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
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
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
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
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古文七篇
周公作無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天亡殷命周以革殷
殷取亡之故
夏取亡之故
此篇錄召誥洛誥所載三月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殷庶者也上原天命推夏商取亡之故而殷受命之由所經相延緜其始示其怨望于殷終使殷民世世無忘其保乂民之計歟故命殷侯尹民作冊逸作之
以彤矢其欲以王正厥事之事一意而互文言非我敢取殷天之不畀殷者以其尤罔罰亂是非我敢求位帝之不畀殷者人心之所欲爲則天明威以罰之也
天亡夏命商以革夏
商所以盛　明德
愛所以亡　不明厥德
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
周承天以剿殷
格爲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
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
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
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

中宗無逸惟殷中宗敬故於小人稼穡之艱難不得見而知之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高宗之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

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

無小人之怨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祖甲之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知小人之依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商俊王之逸

惟不知稼穡之艱故不能保惠惟不能無違故朝夕克謹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艰

人主幸小民之主而所以能保惠之道無違者蓋以其不識稼穡艱難故庶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而所以能保惠小民不自逸故能致小人之依但知祖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祖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也

三君以無逸而壽考享國百色淫泆之禍由稼穡之艱其不知於不夭此事愛之個凡看書當於關鍵處觀其善惡要義於不夭者曰此樂而不夭者曰此樂而

說古文作悅

周文王之無逸功田功則不得其味稼之艱難故不能保惠小民則不但知小人之依蓋三宗合眾之德主文王則集之聖君所以不同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

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王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嗣王之無逸今日耽樂即是繼此惟一個耽樂字故注通

此奭承上章引商
鑒
商六臣皆相初政者

茲指六臣下同

惟茲
殷姓故家遺族
有
邑
朝臣小臣其屬

丹屏侯甸

伊尹佐湯制三風而大甲初年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商世德舊臣相繼王初以周公厄叔誥以繼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舊臣之足以稽古公之耿而儆之至于武丁之相不言傳說而舉甘盤者傳說固舉甘盤為甘盤初年之師保傳說後進之賢相此篇當武王初年始歸召公故但記舉世德受託之臣足以及甘盤而道傳說論說第不考其時故不得其所自之意

成湯承上章以商六臣標天命為注

此章承上章因吉文王四臣周相繼王以殲召公口制申勤簡記引此作暇亂勤文作閒由暇亂勤文作閒由役告為寡刀聲亦近似當作告曷為何也言上帝何為而申勤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歟惟文王能輔相諸王受有駿命相等五臣助之往來導達化民配性一德勸承蔣其德貳勤天命之可畏乃尊明明文王迪尊其德見商于民并閒于天顯商受有殷命至于紂喪有殷命至武王時歸叔死而四人猶在輔佐及成王共代商受又輔武王之德首於天下而天下卒之

箴罔不是乎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
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
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
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
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
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
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

戚論本公屈神玄武世德之臣其重焉此古四人前不及太公何也蓋太公其時尚在坐鎮負之責無征鮮生相勤勞無暇其不生孫太公之功實基如此

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
我咸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
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
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鄗古者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稱周官所謂治官之屬是也

蔡仲之封皇王大紀在成王八年

既沒公薨事成歸之言

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鄗以車七乘降霍叔
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遹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厥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爰方惟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于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觸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于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

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辠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

繇古之頑民征之前文告之也曰爾曷四之開康征之時俘囚之猶不改也至再至三而爾不用命故遷殛之○此即多士錯所謂時其遽居西爾并力聚協不服奉首所謂皆跌拜自奄云云稽顙超述者也

王曰以下告遷洛之官士通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胥伯小大多正則周所置治殷之臣也臬的也今爾多士臣我三監以叛於今五年至此熟商以王官為準的也一云五祀遷下句謂五年所驚奔伯多正以監殷奉遷洛事在成王五年

立政一篇前輯同甘誓大誥之後輯康誥酒誥公無疑非也先示篇章不同時體裁自別也曰立政者以卿士綜百官之政為主大綱攝多士四年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忌古文作㤅即春秋書宋公㤅卒作譴或此或其反為同德之人所改竄

此章文告多方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天之明命示此意語已而總前王以推其大規模以理其綱目雖惟丕式厥正無用非人用非其人用非其道用人之法前王所敬謹至其慎用以近天下之矣法而又於用三宅三俊以行之哉返者用過而四方繇繇其不於丕式之中見聖人之能事焉

庶言獄今也庶獄刑牧也閱法荐古詞之意謂非有司所敢讀至其慎常職事則惟牧矣是從容與文王不以身親之試於庶言獄有所與畫敬今歸小敕也所關若庶獄庶造文王則固取知于準矣

此章通限文武時舉其所以永必待文王之信其人所以文王所歷歷之人

文王用人之本

尚書異注　卷二　一二八

用人之體

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政替厥義德率惟謀從
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
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
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
民嗚呼尹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
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收夫準
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

用人之道

武王用人之法得人之效武王即前行之節

此章以下總

周人之體與伊訓咸有一德一篇是

總上文用人之法

綱者以舉綱之事統於綱力言勿誤於政

古人論共和有國之本設官位職於井田陣法隊於兵農其制度考求載於周官及之○案人職建天下事要皆有界限故禹建之各守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治幷有不可

戒惕人

用享

此承上文用人而言三丁寧尤重於戒惕二句立說之大

守中國

周公因言惟敬有司之事又於王前稱述公論敬之事命太史錄之以為司徒之法

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
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勳相我國家今文
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
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
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
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罔官周官

文征淮夷庶頑奚斯作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惟臣附于大邦惟予小子其大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作神羞公稱丕顯德以昭受于天誕保文武有土越乃光烈考武王

新作雒築始定周官之制此篇總敘其大綱其詳則見經文

制治保邦二句古籍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慎官完制得人以為之故下文詳述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
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
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
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

三公

三公三孤其職若此曰孤

卿貳掌無所不統以下各有所司

周公既定六卿之制垂其職掌以為萬世治法於末以示之止人之為惡也王者制刑示民以其所當避凡士之未被者司空主之既被刑屬之司徒司寇掌罪罰官也不曰刑而曰法於止惡言法於未然之前用刑還不得已也○司空掌空土之官地分農事土以待邑之受對士之受獄庶之受田工之受料賈之受廛也凡士之未被者司空主之既被刑屬之司徒司寇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
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
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
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
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
私民其允懷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
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

周公既定六卿之制垂其職掌為萬世治法

此言以下訓教戒勅之詞

篇法也此章法時重複總緣此體有民不行行焉

蘧廬令

務學問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
守藝位
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曰休作
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雖
舉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
賢身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
勗
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
惟無斁咸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
賄肅愼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
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 古文尚書

師敷昭師保安德宏恢周公以德師保萬民宏思之者君陳但懼其治明其訓不待別有作爲也
以君陳之貴尹東郊
脩行周公之政教
明德至治呂氏曰此周公精微之訓
爲君陳以增民之事
爲君陳以毛筆之事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
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
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
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
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
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
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
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
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
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
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難柔遠能邇安勿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綏衣
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
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
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
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
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

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
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
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
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
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
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
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
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
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
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
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
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

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
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
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
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
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
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底
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俾乂之士不二

心之臣保父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
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鞫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郟(作)畢(命)畢命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王

保乘安全之
賢疏理之
商民自其父祖化於是有世族之習自其啟武啟之亂於是有世商之心周公之時反覆之化紂之習未除是以當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遷之教之富君陳之時不暇念及起君陳之時思商之念始釋化紂之習未除是以當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遷之教之念及起君陳之時不暇商家始每崇容之王舉多之時世變風移老死不相往來少長不善者漸少矣然而猶有不善者在正命分別之分別之則善者彰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邑君陳於周公子孫也舉公以民周公伯禽也并君陳之善亦證民間不能悟遷徙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鎮安周室以終化成之功周復之際不同如此畢公之重以商民之事少商老故爾然之休平前政成終則無終則無終矣此之謂休平前政

保
遒
推本遷殷意
申述旌別之意
(畢公留佐成王也)
(遒之用)

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
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
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不滅厥滅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
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
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
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

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
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
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
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脩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
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

(非建藩別必有嘉化之道下詳陳其事)
利口化之以簡今
(化之以德必
變奢化之成俗)
(土文康西漸同
祖保厚之效)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
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
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
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久
罔命
穆王命伯罔爲周大僕正作罔命罔命王若曰

教
誨司徒掌教浦士
誨人民之教稱
其士直以相民宅
知其利害以阜人
民凡蕃育養民之
利皆掌之總君亂
眾之軍旅皆在
會之職也

文武之道
言作罔行文武之
道則可追配祖考
之功

紹
繼

罔命言君牙世為周之舊也祖考之功王不忘之故初
年登君牙於中閭境與心腹無異傳相其導道父入
朝之卿次稱其心為之卿行天下有輸
乃之職而君牙有前世之功而其事亦
與城其職氣始出於穆劇之深第未知其有治之實如何耳

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
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
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匪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
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

推原文武之業赤
有臣僕之助

求助寮寀以紹文
武

命伯罔爲太御

侯甸之正伐乃主德之從
侯甸
侯甸之正伐乃主德之從
助

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
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
憲

呂刑
經傳引此篇多作甫刑蓋呂國一名甫侯鄭之爲鄭也

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惟呂命王享
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
蚩尤爲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
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刖椓黥越茲麗

穆王命呂侯爲周大僕正作罔命罔命王若曰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惟呂命王享
呂刑

嚴刑之始
穆王因苗民之亂而制刑

自謂元侯能而後民有所畏故作贖刑之說

聖人起有治之法

苗民作五虐之刑

墓民所以滅亡

苗民以刑爲尾國美有餘而民無所餘故受天有誅

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
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
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
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
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

德降惟明

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父于民棐彝典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
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
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
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
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
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倍閱實其罪刑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
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
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
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
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
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
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
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
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
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
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
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
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遹)天丕愆殄資
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
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
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

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
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弗備乃弓矢鍛乃
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
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牛馬之傷汝則有常刑馬
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
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
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
則有大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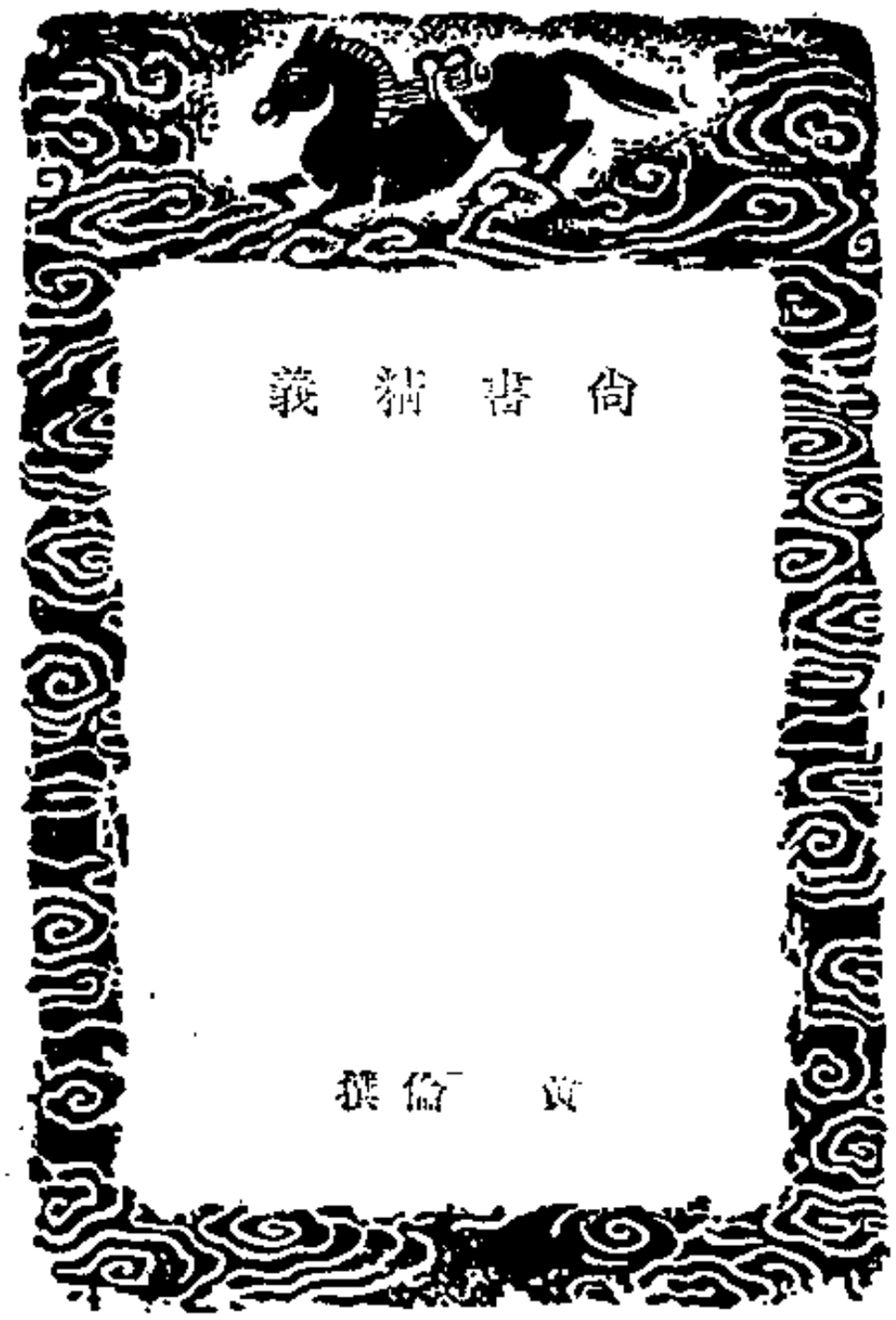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杭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此篇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穆公被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懲艾之言極爲眞切穆公平日貪利功於五伯爲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髮髦之意象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尚小此所以爲穆公歟

尚書表注下



尚書精義五十卷

宋黃倫撰。宋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十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著於錄。稱爲三山黃倫彝卿所編。知爲閩人。此本前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爲釋褐黃君。則又曾舉進士。然閩書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載其名。其仕履則莫能詳矣。其刊書之余氏。亦不知何時人。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世所傳九經本。以興國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爲最善。又林之奇尚書全解。亦推建安余氏刊本。獨得其眞。見之奇係晦所作跋語中。此籍所稱余氏。當即其人。是在宋時坊刻中。猶爲善本也。其書薈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張九成之說。似即本九成所著尚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振孫頗疑其出於僞託。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卽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如楊氏簡、廖氏剛、呂氏祖謙、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倫、愈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棫、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並已散佚。迺卓牖旬。猶得存什一於是編。證裁雖稍涉泛濫。其裒輯之勤。要亦未可盡沒矣。其書傳本久絕。朱彝尊經義考。亦曰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掇編綴。梗概尚存。惟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儒醫障弗屏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眞。祇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徑。析其徹哉。古書百篇。厭秦焰以煨燼。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國所傳爲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遏。蘇魏、晉以降。簡帙缺亡。未備。而精眞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僞。箕子荄滋之蔽。禹鑄鼎象。益儆于警。夷羿之訛。在所不論。然黨錮破。綿歷云久。開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圖宗全盛之際。關、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宗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傳之秘。而編後舉。偉天下之士。畢宗游夫理學之指南。一洗漢唐注疏瘖習。豈第踏蹋藩籬。唱唱餘喘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之日。僕見宋志。久經湮晦。卽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如楊氏簡、廖氏剛、呂氏祖謙、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倫、愈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棫、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並已散佚。迺卓牖旬。猶得存什一於是編。證裁雖稍涉泛濫。其裒輯之勤。要亦未可盡沒矣。其書傳本久絕。朱彝尊經義考。亦曰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掇編綴。梗概尚存。惟

永樂大典之例。凡諸解已見前條者。他書再和援引。則僅注某氏曰見前字。其爲全錄摘錄。無由考校。今亦不復補錄。姑就所現存者。釐訂成帙。分爲五十卷。存宋人書說之梗概。備援證焉。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書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翦截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纂輯無遺。類爲成書。揔而不繁。約而有要。實遵渾瀖之三昧。非胸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經舉者。儻能嚅嚌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鋟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淳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尚書精義。宋淳熙間。閩人黃倫卿倫。編集諸儒解說以成。宋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俱云六十卷。經義考云已佚。乾隆間。館臣錄於永樂大典。爲五十卷。此本爲長洲葉氏。鞠嚴山館所藏。秋帆尚書。在翰林時。從館中傳寫者。其書首列無垢張氏九成之說。張氏讀尚書詳說。及尚傳統論。今統論錯見于橫浦集。而詳說五十卷。全佚久矣。葉卿蓋悉錄其文。以之爲本。更取諸家增益之。如范祖禹、顏復、張綱之講義。吳孜之大義。胡伸之解義。王安石及其子雱之新經義。黃石倉之圖考。楊繪之九意。孫覺之十述。陳鵬飛、王當、王日休之解。孔武仲、張沂之說。上官公裕之解說。顧臨之集解。今皆無傳本。而俊見于此書。尚有劉敞、尚範、蘇子才、朱正夫等。據吳公武言。亦見顧氏集解中。以及司馬若實。孔文仲、李定、鼕鼕、朱震、諸家。又別有張氏、周氏之闕。或併失書名。或惟傳姓氏。皆采獲不遺。存其崖略。直務疑爲書坊託之黃氏者。在當時然否不可知。迄今而諸賢之遺文大義。多賴以不墜。世不甚可貴與。若所引東萊呂氏說。與今婺州呂氏增修本。文字頗異。則以東萊初未有成書。後人蓪繹藁本。各以意潤色爲之。故不同耳。要其義旨非有異也。余得此本四十年。行役必偕。爺仁學使。好樸學而深於書。一見欣賞。輒爲捐俸付梓。蓋傳一書而兩朱數十家之書。皆不泯沒。於以嘉惠士林。多開有獲。其於教也。不亦宏乎。

道光丙午應鍾之月。嘉興錢儀吉。

尚書精義卷一

宋　黃　倫　纂

總論

宋黃倫纂

司馬溫公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皆有史官。其載籍博矣。經傳所稱。特二帝三王之事。見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觀夫陽風雲之會。起而應帝興王。唐虞相禪。夏后殷周相繼。世代雖殊。其所以享崇高據大寶者。皆積德累功。洽于百姓。篤仁行義。考之于天。然後應歌謠獄有歸焉。　又曰。上古帝王。政事之迹。于書爲詳焉。此書所以爲政事之本也。然而道之粗者在物。以蔽人之意而觀之。則事中有理。即理中有事。事中有理。則藏于至賾之微。而意有所不能致。理中有事。則發于至動之顯。而言有所不能盡。學者苟以理而會于事。以事而徵于理。精之以思。通之以意。則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見于書矣。　又曰。學道者所以充智。而智常至于不充。窮經者所以立道。而道常至于不立。夫豈道固不足學。而經不足窮歟。道也者。不學則不成。經也者。不求則不明。聖人之立而有成者道也。然則其可以不學乎。天下之道。所以貫而法之者經也。然則其可以不窮乎。彼之所以學而窮之者。涉乎其外。而不造乎其中。采乎其華。而不食乎其實。是以心雖勞而義不傳。智雖專而理不明。善觀其心。而無泥其迹。蓋書者。有迹而有心。成王之建官。穆王之訓刑。是皆所謂迹也。周公之無逸。伊

尹之太甲，是皆所謂心也。迹者法也，心者教也，法存乎人，教存乎身，然後道無不通。

黃氏曰：書五十九篇，其要在于風俗之變，與夫正君臣之分，自堯舜以德相授，一變而禹以有功得之，之首，則萬世良者慕之，悖者懼之，不亦宜乎。

有扈氏不服，再變而君臣相責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則變之極者也。孔子每與舜而不與武王，征伐者，一時之極功，名分者，萬世之大法，功不可沒，而法不當廢，將以通行于萬世，則湯武之爲罪人宜也，然湯武救天下而親受其惡，是非聖人有所不能，蓋湯武爲天下重，而孔子爲萬世重，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先儲以爲武王非聖人，吾不知其指。

高氏曰：舉至三王四代推其歸，則知虞夏商周之君，其人爲足師也。法言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則知虞夏商周之道，其始爲適正也。書斷自唐虞以下，逆于周而已，蓋堯舜而前，古風樸略，不可得而紀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東周而後，霸道縱橫，不可得而紀也，故荀子謂道不過三代，又曰：言治者予三王，由此觀之，仲尼之定書，始于二典，而終于二誓，信不誣矣。　又曰：書本一也，或裂一爲三，作大禹、皐陶謨、益稷，以其人異而意同也，作盤庚三篇，作太甲三篇，作說命三篇，作泰誓三篇，以其事大而體重也，誥一也，然大禹之功，皐陶之嘉猷，益稷之忠，豈非人異而意同乎，康叔一也，然康誥之治頑民，酒誥之戒沉湎，梓材之爲教化，豈非人同而意異乎，三篇一也，然以臣放君，以下伐上，暢臣民而遷都，由帶夢而立和，不亦事大而體重乎，或一書而三篇，或三篇而一事，不可不辨也。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無垢曰：識夫子序書之意，然後知吾夫子作春秋之心矣。其造化之妙，鑪鎚之工，蓋與乾坤同用，六子同機，豈可以凡俗浮淺之鑑，以窺之乎。其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可以見堯平生用處，爲天下後世言也，如三畫圖乾，六畫圖坤，錯綜圖六子，使乾坤六子，無所逃其妙，而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止八字耳，其探索鉤致，堯之盛德深遠，亦無所逃其妙矣，非吾孔子，其誰有此見識，批判而不疑乎。且想當時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則湯已在人耳目中矣，想像聖廣淵之德，則舜已在人耳目中矣，想徽柔懿恭，可以見文王，想聰明睿聖，可以見武王，想齊莊中正，可以見太宗，想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可以見堯矣，聰可想見其高遠，文可想見其溫潤，思可想見其巧妙，其所以斡旋四海，運動六合者，皆自聰明文思中來也，光宅天下，可以槩見矣，然而堯典所載，堯之德，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其幾莫敏乎遜位也。

是知舜時史官，非司馬遷、班固之流也，然其以題目堯者，自其意義，豈可以輕心淺慮求之哉。　又曰：

楊氏繪曰：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爲之始，何也。曰：聖人所以垂世立教，且百代篡爭之亂也，若後世葬、混葬、卓葬、和帳馬，或爭焉，或迹焉，其所以然，爭焉而已矣，仲尼病後

世之爭且亂，故其刪書也，斷堯典爲始焉，美其能以聖讓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爲百代典謨之首，則萬世良者慕之，悖者懼之，不亦宜乎。

上官氏公裕曰：堯典稱虞書，先儒謂虞史所錄，故總謂之虞書，此始不逆聖人制經之旨矣，仲尼所經其史文，其法載道以著萬世，何爲因虞史所錄然也，夫堯典稱虞舜之天下，已爲舜之天下也，張氏綱仲尼斷自堯典，稱爲虞書，欲見其堯將遜位，而天下已授舜也，明堯之天下，已爲舜之天下也，張氏綱曰：皇以道得名，帝以德得名，王以業得名，聖人之于天下，或爲皇，或爲帝，或爲王，非其道之不同也，所遇之時適然耳，雖然，此特其盛垢粗糙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在是也，聰明文思，堯之四德也，徐以氣聽而聰不以耳，堯德之所以爲聰也，徐以神視而視不以目，堯德之所以爲明也，惟聰矣，故能聽遠，其效足以作謀，惟明矣，故能視遠，其效足以作哲，聰明睿德之大者也，經曰：睿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非聰明不足以父民之亂，而爲之主也，則聰明者，君德之所當先也，堯有聰明之德，其見之視，則恭而肅，形之言，則從而乂，親表而言從，動則成章，是故謂之文，由聰明以至于文，則其德至矣，不可不從之以思，思者，道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心死形燼，而未始有思，及其出應帝王之業，而有爲于人間世，是又不可以無思，且思于五行爲土，土之爲物，木賁之以爲潤，瓦埴之利，火賁之以爲烹飪之功，金得之以鏤，木得之以生，是五行不可以無土，而五事不可以無思，此堯之四德，必終之以思也，堯有聰明文思之德，充實于內，及其英華外發，則厥光大矣，以此而宅天下，則天民之阜，可垂拱而坐視也。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伊川曰：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以謂云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爲放勳也，若以堯爲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數十四海有甚義。

無垢曰：自曰若稽古帝堯，至允恭克讓，皆舜時史官名曰堯也，若曾人題曰謝安爲溫雅雄暢，樂廣爲清爽沖曠，山濤爲平簡溫敏，戴逵爲折和通任之類是也，夫堯大聖人，豈若謝安輩所可題目哉，于以是知舜時史官，非司馬遷、班固之流也，然其以題目堯者，自其意義，豈可以輕心淺慮求之哉。　又曰：且日月以明爲光，而聖人以聲名爲光，夫堯以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德，煙拱于廟堂，其發于事業，見之號令者，皆有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美，布在其中，如黃鍾起而萬物潛動，淑氣生而天下皆春，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自然之理也，此史官親見帝堯，其目之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可也。

東萊呂氏曰：曰放勳以下，是歷叙堯事，凡天下功績，皆皎然著見，自有成理，堯則依放之而初未嘗加

一分。此孔子遠而不作之意。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無垢曰。漢高祖識韓信于行伍。漢武帝識金日磾于降人。開國承家。託孤寄死。照映于百世之下者。則以漢高、漢武能識之也。堯能識俊德之十。展垂四體。以施其學術。故以親九族。則九族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　又曰。嗚呼盛哉。夫一親九族。九族即時而睦。一章百姓。百姓即時而昭明。一和萬邦。萬邦即時而和。黎民於變時雍。豈特俊德之力哉。想其謨謀獻納于堯前時。言聽計從。無有疑忌。故使其功效如是之速。則堯之俊德亦可見矣。夫能識俊德而九族睦。百姓昭明。萬邦和。黎民雍。其神速如此。則欽明文思之用。亦可想見矣。

張氏曰。克明俊德。所以修之身者也。以親九族。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序也。

陳氏鵬飛曰。克、能也。俊者能其至也。克之謂能者。謂能有所勝也。天下之人。莫不有能。非堯獨能也。物之不格。知之不至。意之不誠。心之不正。皆不克之謂也。今堯之明德。無一介之私存乎其中。故無不極其至。由是而齊家。則九族親。由是而治國。則百姓昭。由是而治天下。則黎民雍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胡氏伸曰。歷以紀數。故以日月之行。記之于星辰之度。而數不可亂。此歷之法也。象以具體。故以光道象日月之行。以星辰伏見之度。而象不能遁。此象之法也。傳曰。稽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精氣生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故在易之卦。離爲日。坎爲月。然離陰卦也。其象內陰而外陽。坎陽卦也。其象內陽而外陰。故日體離之陰。而用其陽。日以昱乎晝。其用在陽故也。月體坎之陽。而用其陰。日以昱乎夜。其用在陰故也。日之行舒者。體離之陰也。月之行速者。體坎之陽也。日之循星。周遠而狹者。舒故也。月之循星。既月而狹者。速故也。日行天度之一。月則行十二有奇焉。天度者。所以爲氣數也。所謂日月之行。皆有常數也。星之可名者三百二十。然此所謂星者。二十有八舍也。天極謂之北辰。五緯不失其候矣。是故張昏中而種穀。火昏中而種黍。虛昏中而種麥。易曰。天根見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昴。則曆象以授時者。此可見矣。

張氏曰。散天地之義氣以爲羲。羲者陽也。斂天地之仁氣以爲和。和者陰也。春夏陽也。故羲仲、羲叔、主之。秋冬陰也。故和仲、和叔、主之。夫陰陽者。王事之本。故堯之命官。可謂知所本矣。猶嫌言四時之天。於歷以步其數。而數不至于差。象以占其儀。而象不至于忒。以此而施正朔。以此而授民事。則天下之赴工趨務者。如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如繩墨陳。而不可欺。以平直。此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爲政。歷象日月星辰。無垢曰。人時在昊天。則以日月星辰爲政。昊天在人時。則以東作、西成、南訛、朔易、爲政。歷象日月星辰。蓋所以謹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事也。

張氏曰。散天地之義氣以爲羲。羲者陽也。斂天地之仁氣以爲和。和者陰也。春夏陽也。故羲仲、羲叔、主之。秋冬陰也。故和仲、和叔、主之。夫陰陽者。王事之本。故堯之命官。可謂知所本矣。猶嫌言四時之天。於歷以步其數。而數不至于差。象以占其儀。而象不至于忒。以此而施正朔。以此而授民事。則天下之赴工趨務者。如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如繩墨陳。而不可欺以平直。此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所以爲政。歷象日月星辰之所以爲重也。

胡氏伸曰。歷以紀數。故以日月之行。記之于星辰之度。而數不可亂。此歷之法也。象以具體。故以光道象日月之行。以星辰伏見之度。而象不能遁。此象之法也。傳曰。稽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精氣生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故在易之卦。離爲日。坎爲月。然離陰卦也。其象內陰而外陽。坎陽卦也。其象內陽而外陰。故日體離之陰。而用其陽。日以昱乎晝。其用在陽故也。月體坎之陽。而用其陰。日以昱乎夜。其用在陰故也。日之行舒者。體離之陰也。月之行速者。體坎之陽也。日之循星。周遠而狹者。舒故也。月之循星。既月而狹者。速故也。日行天度之一。月則行十二有奇焉。天度者。所以爲氣數也。所謂日月之行。皆有常數也。星之可名者。三百二十。然此所謂星者。二十有八舍也。天極謂之北辰。五緯不失其候矣。是故張昏中而種穀。火昏中而種黍。虛昏中而種麥。易曰。天根見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昴。則曆象以授時者。此可見矣。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無垢曰。羲仲所掌者。天下春事也。春事自東方起。故所掌之地。所司之星辰、日月、民時、鳥獸。皆東方與春事也。是其所職雖一方。而其所治。乃天下之春也。

又曰。其曰寅賓者。以言發斂農事。迎日之出而趍功也。然日有晦晝。故當平。事有後先。故當伏。伏火序也。謂如先耕乃播。先播乃耘。是也。平秩特先謂之區處而已。　又曰。孔穎達謂丁壯在田。老弱在室。其析如此。且鳥獸孳尾。何與于人時哉。曰。此言聖人于農事如此其悉也。蓋播種一并其時。而失天地之性。遠陰陽之理。今驗之日面盡夜等。又驗之星面鳥見南方。可以就功。無疑矣。曰。未也。更宜驗之鳥獸。鳥隙孳尾。則仲春之氣正而無差矣。以治農工。萬不失一。使時至仲春。而日之不中。鳥星之不見。

鳥獸之不孳尾。則天時不正。歷象萎矣。得無有不正之氣。萃亂于其間乎。蓋人主在上。實爲天地陰陽之主。使人主心正氣和。則四時有序。儻或心失其正。氣乖其和。則彤見于星辰鳥獸者。必有非常之異矣。此又帝堯所命羲和。以驗己之得失也。

東坡曰。嵎夷在青州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秋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縣。

蘇氏紱曰。宅嵎夷。東方之地也。不曰宅東。而曰宅嵎夷者。蓋東方之治止于此。凡四海之外。去中國遠者。其天時地氣之功。固有殊絕。是以先王有所不治焉。嵎夷于禹貢。在青州之域。而未離乎中國也。東方止于嵎夷。則所謂南交、西朔方。皆于中國之內可知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按周禮。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夏至之日。立八尺表于陽城。其景與土圭等。考工記匠人曰。夏至一尺五寸。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丈三尺。通卦驗曰。夏至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傳曰。夏至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七尺三寸六分。（隋志云。劉向二分之景。蓋以推。非因立義。其數非也。隋志曰。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日行內道。則去極遠。無垢曰。訛。化也。萬物化育也。且如禾稻之屬。春則苗。夏則實。自無而忽爲有。自幽而忽爲明。此訛之謂也。向非東作以滋其萌。則其所謂訛者。天亦不能自爲之矣。天之春夏秋冬。即人之作訛成易也。天人一致。惟深造者。于此而得之。其曰敬致者。一歲舉功。莫大于夏。夏能結實。秋則成熟矣。當其實也。則防水旱之變。藩籬之僞。勿使穢莽以敗其力。勿使蟲草以害其功。是夏時之訛既至。吾當謹其至而致其力也。此所以獨異于東作、西成、朔易。而以敬致一語總之歟。又曰。厥民因者。春則老弱在室。丁壯在野。今農事正興。天時既至。不可失幾也。雖老弱亦因丁壯之前功。而在田野助其耘作矣。鳥獸希革者。驗之鳥獸毛羽希少而改易者。此仲夏之正氣也。陰陽之氣。無物不有。日得之而有長短。晷長得之而有變動。民得之而有作息。鳥獸得之而有盛衰。適此時也。則有此候。偏或不然。則必有所以奪此理之宜。其感見于此歟。以此知天人相資。其理一也。

劉氏敞曰。申命羲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亦何不曰。西交、北交、東交乎。且春曰宅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曰宅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于夏獨以氣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故爾。春云宅嵎夷。秋云宅西。推秋之西。而知嵎夷爲東也。夏云宅南交。冬云宅朔方。推夏之南。而知朔方爲北也。此蓋堯時。四境四嶽所統。故舉以言之爾。

尚書精義卷二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曰。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故曰分命。羲叔掌陽之終。故曰辨析如此。想見堯之心。深通造化之理也。寅餞納日。謂禾稻成實。是刈是穫。白日出而就功。至日入而息。是其作也。迎日而作。其息亦不可緩也。大抵聖人之政。以少休其勞苦。而調養其血氣也。強勉不已。豈曰不可。秋深時寒。霜露已疑。一歲崩體。不死則病。是逆天理也。聖人之政。豈有逆天理之事乎。寅餞納日。其義深矣。然出日言于春。納日言于秋者。又有說也。春之時。一日之間。日出于卯。卽一歲之春也。日入于夕。卽一歲之秋也。言日出于卯。不言日入于夕。言日入于夕。不言日出于卯。相類矣。曾中、亦謂晝夜等也。春言日中。以春陽事也。故以日爲主。秋言星虛。卽北方斗、牛、女、虛、危之星。至仲秋。卽皆見于南方也。虛見南方。則炎暑之酷小退。涼秋之清無變。背之者。而有樂事之心。此所以言夷也。毛氏謂鳥獸得秋氣。則毛羽更生光澤。面順理矣。此皆秋氣之正者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知星鳥。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毳毛。

無垢曰。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不言北。而言朔易者何也。曰北無意義。易北爲朔。其實無朔。夫日且謂之朔。是晝時面復生也。陰陽之氣。至冬而盡。故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盡終。是朔有盡意。然終不可盡也。冬而復春。是有既盡。是盡而更生也。朔有盡而更生之義。北無此義也。此所以言朔而不言北也。東作、南訛、西成。三時趨農。人人勞苦。至冬無事。與三時不同矣。此所以謂之朔易。至于三時言平秩。獨冬言平在。又何也。秩以言田事有次序。至平冬。則已收藏。倉庫民無餘事。何次序之有乎。其曰在、在、察也。雖收困入廩。然有無盈縮之窾。而猶取之耗乎。此和叔所以爲之察也。厥民隩。亦順時而入也。秋少愈。冬室盡。豈私意哉。天道已然矣。毳毛。孔氏謂鳥獸皆生褥之細毛。以自溫焉。此亦驗天時之一法也。今鋭天時所寔。獨以人時爲主。其意專在民事而已。

觀作、訛、成、易。以應春、夏、秋、冬之氣。則人之所爲。乃天之所爲也。人或可容以僞。惟天爲不可欺。如日之出。日之中。星鳥昏見。鳥獸孳尾。天豈有心乎。適此時也。必有此候。其欺我哉。如民之析、因、夷、隩。亦豈有心哉。適此時也。必有此事。天人交通。無有偏陂。此堯之治。所以爲極致也。王制公曰。冬者。休息之時也。當像察來。歲改易之政耳。事之改易。於此時在察之。事豫則立。國家閒暇。乃豫圖改易之時也。

胡氏曰。夫治隨天轉。人逐時遷。春之東作。農事興焉。故其民析。老壯分息就功也。夏之長養。耕稼方盛。故其民因。相因就功以力田也。秋之收斂。五穀畢登。故其民夷。平均其力。以就歲功也。冬之閉塞。人思安居。故其民隩。以入室處也。孔安國以隩爲室。民當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是晉隩爲鳥到反也。說文亦同。故正義引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陸德明音爲于陸反。馬融云。煖也。則是冬寒民就隩煖之所也。則知陸音爲長。而孔注爲迂遠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胡氏曰。昔之言歲。以四時計者。各爲日九十。以六氣計者。各爲日六十。以五行計者。各爲日七十有二。九十而四之。六十而六之。七十有二而五之。皆得三百六十。則其三百六十者。天數之全也。其五日有奇者。除分之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曰日行一度。則一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果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非。以一月不盡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矣。則以置閏也。　又曰。日行遲。月行速。故日運一度而成一日。月行速。故月運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而成一日。陰道常虧。故月行周天之數爲一月而當不足于三十日。此所以有小月而歲餘五日強也。陽道常饒。故日行周天之數爲一月既日行十二度有奇而星家謂之十三度者。亦舉其大數也。由是言之。則日行馬遲。月行甚速。故月行二十九日有餘。則追及于日。是與日一月會于一處。其處謂之辰也。天地皆有此分位。是以日月于正月則會于寅。二月則會于卯。以次至十二月。則會于丑矣。一歲之日。主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月之行。則有小盡。故桔其餘日。又爲一月。是以謂之閏。蓋閏者。

者。一日度耳。故期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度之一。以小歲言之。則餘五日有奇矣。月之行也速。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其日不能常足于三十。而有大小焉。推月之不足。計日之有餘。一歲之所奇。凡十有一日弱。積歲之所奇。而不爲之閏。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以春爲夏。十有七年而四時爲反。　又曰。道散而後陰陽分。陰陽分而後五行具。凡擾乎陰陽屬乎五行者。孰有不隨于數耶。故一昆蟲之出入。一草木之生死。莫不待此以成。自有形以至于無形。莫不待此以行。則數者。時之所寓焉者也。先王之政事。皆繫于歲月日時。故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焉。蓋日月之運行。不能無贏縮。作歷之久也。不能無差錯。惟以其餘日閏。然後歲月日時。各得其紀。而無先時不及時之患矣。

無垢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運一度。月運十二度有奇。故曰。一歲一周天。此所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使聖人不有以造化之。任天之運。以日一周天爲一歲。則一年而立春之候亂矣。二年而雨水之候亂矣。三年而以正月爲二月矣。五年而以春爲夏矣。十九年而四時相反矣。由是知天地之理。止此而無餘爲矣。惟聖人心與天一。證造化于其間。一歲盈六日不用。又盈五日有奇不用。是一歲積十一日有奇不用矣。積三年不用之日。以置一閏。又積其餘。五年又置一閏。于是二十四氣。皆得其序。而時定矣。積十九年。四時不忒。而歲成矣。時定而歲成。則百工功于天地矣。天地亦大矣。陰陽亦妙矣。使世無聖人。任其自生自化。則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人類滅絕。而天地顛倒矣。是天地之妙在聖人。而聖人之妙爲天地。余始讀易。見其所謂成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見其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見其所謂範圍天地之化。求其說而不得。今觀置閏一事。而成成、輔相、彌綸、範圍之說。廓然大明。

王氏曰。休曰。天之度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者。謂又一度之中四分之一也。度猶分界。乃天輪有此分界之數。日行一度。謂之一日。行遍度數。乃爲周歲。蓋天輪自西而至東。乃所謂左旋也。日月星辰。則自東而西。所謂右旋。日在天。一日止能行一度。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方能行遍天之分界。故謂之朞。朞猶周歲爲朞。然則周歲之數。乃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此言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舉其大數也。日一日行一度。故一歲則周于天。月一日行十二度有奇。從一月則周于天之分界。所以謂月則一周天。然所謂一月者。不必三十日。乃五十九日。則再周天。是以月有小大。蓋以五十九日分爲兩月故也。由是言之。則日行馬遲。月行甚速。故月行二十九日有餘。則追及于日。是與日一月會于一處。其處謂之辰也。天地皆有此分位。是以日月于正月則會于寅。二月則會于卯。以次至十二月。則會于丑矣。一歲之日。主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月之行。則有小盡。故桔其餘日。又爲一月。是以謂之閏。蓋閏者。

除之積也。既爲此問月然後每歲四時得正。則歲成矣。故曰。問月定四時成歲。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無垢曰。夫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必險而健者必訟。曰。四時之理乎。可乎者。所以甚言其不可也。嗚呼。堯之聖子心志開達。性識明悟爲處。而堯乃以口不忠信。心險而健。知人如此。果可順乎。人君有何職事。特知人爲主而已。知人如此。復何憂乎。

張氏曰。帝者之治。詳乎天而略乎人。王者之治。詳乎人而略乎天。惟其詳天此帝堯之世。不特命羲和以詳天事而又咨若時者。而登庸之也。時者天之運。若時者。爲其能順天道也。聖人代天以理物。故凡設施注措。未嘗敢悖乎天。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則天道固不可不若之也。堯之歸咨于衆。有能若時者。將登而用之。放齊曰。允子朱啓明者。允子、即堯子丹朱是也。啓者。言其性之開通明者。言其性之敏悟。使丹朱誠啓明也。則登庸之。何有不可。然而朱之爲人。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言不忠信而嚚。好與物競而淫。一身之患。性命之理。不能自若。其能若天者乎。此堯所以嘆其不可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無垢曰。采。事也。即若時之事也。前問放齊。舉允朱。已不可。深美歎其人可用也。其人謂誰。曰。共工是也。其人如何。曰。共工方且聚見其功。以言其功顯著。非止一事也。帝曰。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言其罔誕也。不獨止此而已。其外則有似乎恭。其心則妄自尊大。傲很無上。若水之滔天然。此言其詐也。想見其爲人。虛飾而不實。諂佞而侮人。以無爲有。以小爲大。善爲蘊飾。以誑天下。彼一身之理。且不能順。況能若天事乎。

陳氏曰。靜則能言用而違之。象恭者。貌恭也。其貌雖恭。內實慢天理。

張氏曰。靜言庸違。則行不顧其言。象恭滔天。則心不畏其形。是人也。言爲面諛。順非而澤。動則妨事。作則廢功。以之若予采。其不敗績者鮮矣。宜帝之所以不可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東坡曰。孔安國以四岳爲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爲司馬氏之先。以四岳爲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以史爲正。

荊公曰。山高而陵下。陵言衰。山言愒。何也。地高則衰陵。地下則愒山。又曰。堯知鯀之方命圮族。然卒使之何也。曰。方是之時。舜、禹、皆未聞于世也。在朝廷所與者。鯀而已。聖人雖有過人之明。然不自用也。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雖疑其不可任。苟衆之所與。亦不廢也。故曰。誰哉。堯之所以爲堯。其有所試。矣。堯人何必有所試。則其廢人也。亦必有所試而不勝任。然後廢之耳。鯀既未嘗試。又衆之所與。堯雖

獨見其不可任。故不試而遽廢之乎。故遂衆而自用乎。聖人之立法。皆以衆人爲制。中才之君。獨見其所見。不從衆人之所見。遂廢其不可任。而不得其有所試。則其爲失也多矣。故堯之聰明。雖足以知來物。而見鯀之不可任。猶不敢自用。所以爲中人法也。夫利一時而其法不可以推之萬世者。聖人不爲也。此所謂聖人之仁也。用已則聖人有所始。用衆則雖中人可以無爲而治也。故堯之用鯀也。以四岳之僉同。非用鯀也。亦以四岳之師錫。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善用衆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唯天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張氏曰。帝者之治。詳乎天而略乎人。王者之治。詳乎人而略乎天。惟其詳天。此帝堯之世。不特命羲和以詳天事而又咨若時者。而登庸之也。時者天之運。若時者。爲其能順天道也。聖人代天以理物。故凡設施注措。未嘗敢悖乎天。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則天道固不可不若之也。堯之歸咨于衆。有能若時者。將登而用之。放齊曰。允子朱啓明者。允子、即堯子丹朱是也。啓者。言其性之開通明者。言其性之敏悟。使丹朱誠啓明也。則登庸之。何有不可。然而朱之爲人。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言不忠信而嚚。好與物競而淫。一身之患。性命之理。不能自若。其能若天者乎。此堯所以嘆其不可也。

帝曰。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無垢曰。采。事也。即若時之事也。前問放齊。舉允朱。已不可。深美歎其人可用也。其人謂誰。曰。共工是也。其人如何。曰。共工方且聚見其功。以言其功顯著。非止一事也。帝曰。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言其罔誕也。不獨止此而已。其外則有似乎恭。其心則妄自尊大。傲很無上。若水之滔天然。此言其詐也。想見其爲人。虛飾而不實。諂佞而侮人。以無爲有。以小爲大。善爲蘊飾。以誑天下。彼一身之理。且不能順。況能若天事乎。

陳氏曰。靜則能言用而違之。象恭者。貌恭也。其貌雖恭。內實慢天理。

張氏曰。靜言庸違。則行不顧其言。象恭滔天。則心不畏其形。是人也。言爲面諛。順非而澤。動則妨事。作則廢功。以之若予采。其不敗績者鮮矣。宜帝之所以不可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東坡曰。孔安國以四岳爲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爲司馬氏之先。以四岳爲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以史爲正。

荊公曰。山高而陵下。陵言衰。山言愒。何也。地高則衰陵。地下則愒山。又曰。堯知鯀之方命圮族。然卒使之何也。曰。方是之時。舜、禹、皆未聞于世也。在朝廷所與者。鯀而已。聖人雖有過人之明。然不自用也。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雖疑其不可任。苟衆之所與。亦不廢也。故曰。誰哉。堯之所以爲堯。其有所試。矣。堯人何必有所試。則其廢人也。亦必有所試而不勝任。然後廢之耳。鯀既未嘗試。又衆之所與。堯雖

欲與四岳何也曰四岳宰相也宰相爲人臣之師爲天下之表德不足以先天下才不足以濟天下其可當此位哉是位至宰相天下之所心服者也使堯子賢則已于其不賢必舉位以授下之賢者使不欲禪位則已于其禪位非自四岳始將誰始乎夫舜之處頑嚚傲很之間而克盡爲人子爲人兄之道堯亦知之矣乃有如何之問何也曰此欲顯舜之德于天下也爲人子而父心不則德義之經毋口不道忠信之言爲人兄而弟傲慢不恭舜之不幸可知矣夫在他人有頑嚚傲很者遠之可也絕之可也父母兄弟豈有遠之絕之之理乎然則將何以得其心哉欲合其心歟必同其頑嚚傲很可也此豈可爲邪將潔其身歟此吾父母兄弟也何忍于父母兄弟之間取名乎此所謂天下之難處也觀舜之用心眞可以爲天下法矣舜如之何曰天下自見其頑嚚傲很吾止見其爲吾父母兄弟矣以事父母之道事之以友弟之道友之以吾之愛迓父母弟之愛以吾之敬起父母弟之敬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天性天倫之中無他物也愛敬而已特爲頑嚚傲很所亂未有以發之耳使吾以愛與敬日漸日磨時行時止則頑嚚傲很之氣散而愛敬之心見矣此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之道也烝烝進也以言其漸也愛敬亦不可急也當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鑿而飯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有不知所以然者烝烝之義也益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變變齋慄瞽亦允若號泣愛也齋慄敬也允信也若順也以愛敬發之而頑嚚一變爲信順此不格姦之說也嗚呼處父母子弟兄間一有不得其所使父母兄弟有惡名著見者皆人子不孝之罪也

胡氏曰自上古以來君天下者父子相繼惟堯禪舜舜禪禹禹乃傳子商周遂然故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家以傳子傳賢爲民也傳子爲民也故堯之將禪也先求登庸則嗣子嚚訟灾求若采則北工象悲巽位則四岳否德明揚則虞舜在下舜德未舉先堯已聞故曰明明揚側陋使明明舉側陋之人必虞舜也師錫乃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則側陋之人明舉之也

周氏範曰唐虞之際君臣之間何其德之盛而道之公歟堯爲天子不以傳之子而遜于四岳四岳不以遜位爲得而曰否德忝帝位師錫于帝者不以有位之大臣而以側微之虞舜蓋是時天下之人不以天下爲可欲而以天下爲不得已茅茨土階非有後世之富貴也君臣簡易非有後世之崇高也有天下之憂而無天下之樂有天下之勞而無天下之佚故以天子之尊而授天下于在下之匹夫天下不以爲異而大臣亦無說觀堯之心推其有至德者則天下相與推尊之以爲君而無私天下之心此後世所以不及也

司馬溫公曰所貴于舜者惟其能以孝和諸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姦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正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然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皋陶矣舜竊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猶可執也若曰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豈得爲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

對體毀法而忘舜所亡益多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無垢曰夫父頑母嚚弟傲而克諧以孝使之不格姦則天所以試舜者至矣則不遵遠之則怨天下最難處者莫如婦人女子也貧賤之女尚難調和而況天子之女自難處矣況設之于父母兄弟頑嚚傲很之間其難處益甚矣向來窘步未有妻子孝心天全也今以貴驕之女顏色之私雖于至孝之中能保其無猜乎于此而撫猜則天下難事不足爲矣堯曰女于時謂以女妻于是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二女之從舜以卜舜之家法也舜以烝烝之法行于二女下意于酒汭之陋不堪處之中克行婦道頗服于虞氏之族而不特其貴驕不鄙其微陋則舜之德眞有大過于人矣推此以治天下蓋所優爲也

呂氏曰夫以舜之治家烝烝如此堯復以欽哉戒之可見聖人不已之意如天之於穆不已文王之純亦不已此篇自放勳以下是舉堯德之大概自乃命羲和以下是舉堯用人一件大處以見其餘後乃設遜位大率前面皆是堯盡天下之常自曰若以下見堯所以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盡君子今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盡治辭今有洪水是變也既盡常又盡變如此可以遜位于人矣

尚書精義卷三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無垢曰舜之德大矣而孔子序書止曰堯聞之聰明何也曰聰明不可以小觀也舜之聰明如天之明也聰以言其高遠也明以言其疏通也理至於前無不察其曲折知其始終者此聰也明以不約其久近判其是非者此明也惟聰明如此則足以履天下而運四海識賢否而辨幾微堯欲禪位舜典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張氏曰舜有聰明之德上達於堯而堯聞之此堯所以舉天下而讓之也雖然以天下授之可以無疑必曰歷試諸難者何也孔子曰如有所舉者其有所試矣試之者又將以爲天下後世之法也夫事不難無以見君子此堯之試舜必以諸難謂之諸難見其所試之非一事可知矣是故觀厥刑于二女試之以治家之事也慎徽五典試之以司徒之事也納于百揆試之以百揆之事也以至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則堯之所以試舜者可見矣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荊公曰元德亦俊德也自其著者言之則謂之俊自其妙者言之則謂之元於聖人在上者稱其著於

聖人在下者稱其妙
無垢曰舜重華卽放勳也勳則有功而可見華則有文而可觀　又曰乾之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孔子發之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予於是曉然見協于帝之說矣夫堯之有舜所謂同聲同氣水火之于燥濕雲風之于龍虎性之上者親天性之下者親地其相協之意豈可以詁訓名之哉蓋情異則對面而若江湖肝膽而成楚越同心則千歲如一日千里如同堂想其相協之心有未言而信未占而孚者也此豈偶然也哉

張氏曰夫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又況舜之於堯以帝繼帝故其心迹之契無毫髮之間謂之協帝不亦宜乎夫華者草木之末也聖人涉迹於人間世者特其末而已至其影響而反本根則向之所謂華者不可得而形容之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之四德也濬哲者思也溫恭允塞者欽也濬與濬川之濬同哲與命哲之哲同哲出於性濬之者人而已哲而能濬則疏通於內而無茅塞之患也濬哲而謂之思者蓋思曰睿睿作聖所貴於睿者亦欲其損質致虛以深通之而已此濬哲之所以爲思也溫恭允塞而謂之欽者溫恭則欽之所以接物者也允塞則欽之所以直內者也於堯言欽明文思則德之出於所性自誠而明之者也所性者天也修爲者人也堯行天道以治人故典之所載者天也舜行人道以奉天故典之所載者皆人也語其至則天也人也其實一也是道也以此處上帝壬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工之道也堯聖人之在上者也故其德謂之俊舜聖人之在下者也故其德謂之元元者言其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至於俊則自可見之行而已雖然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修諸己者必著於人舜雖居側微而其德有以升聞於上故不期於堯聞而堯聞之然而有是德者然後可以居是位故元德升聞於是繼之以乃命以位

陳氏曰堯有光華之德舜亦有光華之德以舜之光華合堯之光華故曰重華協于帝

慎徵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東坡曰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而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天文者先正璣衡乃以箭制輪中于籥管下上望其空直觀天星日月薄蝕五星失度以籥窺璣輪于其度中望之蓋無毫髮之差其制精密非聖人能爲此制乎舜既受終未知天象如何故察璣衡以觀日月五星焉　又曰天子者人主上受皇天祖宗之託下膺臣民社稷之寄豈易事哉奢泰逸遊苛刻柔懦固不可爲至子事一失其幾法一爽其節民情隱微或不加察姦人計慮或不灼知則足以招非意之侮作大禍之基今堯在位七十餘年矣兢兢業業幸上當天意下合民心唯宗之業不墜社稷之基不墜幾務清肅法常森嚴物情安泰計猶不肯保守先祖之德又曰人主卽位故元肇正所以受終今日方知免矣所以受終于始祖之廟而以此重任付之舜也必在正月上日此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之意也上日或以謂朔日以謂一歲日之上也或以謂上旬之日以意逆志朔日之說爲長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胡氏曰璿生于淵之蚌而與月盈虛陰精之純也玉生于山之石而氣白如虹陽精之純也傳曰玉能除水之災珠能禦火之災故賓之以爲陰陽之精則其爲物神故也故璣衡之器運者爲璣則以璇飾之觀者爲衡則以玉飾之非以爲侈也蓋于此以在七政而齊之其物非陰陽之精則有所不神而不足在故也　又曰堯言歷象日月星辰而此言在璿玉衡以齊七政何也歷象者象也而璣衡者器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堯行天道以治人故占象以授人時舜行人道以奉天故制器以齊七政其實一也是道也以此處上帝壬天子之德于堯典則言日月星於此則言七政政者事也而堯典之所言者無垢曰余昔在史館常觀渾儀之制始信璣衡之法爲不鑿也其制爲三大輪其中空其外圍每輪畫分黃道赤道又畫二十八宿分野又畫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春秋通爲一輪冬夏各爲一輪交分于進上以分日之知長也進下爲柱以金龍繞之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說非謂置之於地也輪下以此爲地上地下之說耐輪卽所謂璣也古以璿玉爲之而王肅以美珠爲璿璣者以珠爲璣也遇以爲飾爾非以珠爲日月五星也天道尊嚴故以璿爲之王衡天文者先正璣輪乃以箭制輪中于籥管下上望其空直觀天星日月薄蝕五星失度以籥窺璣輪于其度中望之蓋無毫髮之差其制精密非聖人能爲此制乎舜既受終未知天象如何故察璣衡以觀日月五星焉　又曰天子者人主上受皇天祖宗之託下膺臣民社稷之寄豈易事哉奢泰逸遊苛刻柔懦固不可爲至子事一失其幾法一爽其節民情隱微或不加察姦人計慮或不灼知則足以招非意之侮作大禍之基今堯在位七十餘年矣兢兢業業幸上當天意下合民心唯宗之業不墜社稷之基不墜幾務清肅法常森嚴物情安泰計猶不肯保守先祖之德又曰人主卽位故元肇正所以受終今日方知免矣所以受終于始祖之廟而以此重任付之舜也必在正月上日此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之意也上日或以謂朔日以謂一歲日之上也或以謂上旬之日以意逆志朔日之說爲長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胡氏曰璿生于淵之蚌而與月盈虛陰精之純也傳曰玉能除水之災珠能禦火之災故賓之以爲陰陽之精則其爲物神故也故璣衡之器運者爲璣則以璇飾之觀者爲衡則以玉飾之非以爲侈也蓋于此以在七政而齊之其物非陰陽之精則有所不神而不足在故也　又曰堯言歷象日月星辰而此言在璿玉衡以齊七政何也歷象者象也而璣衡者器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堯行天道以治人故占象以授人時舜行人道以奉天故制器以齊七政其實一也是道也以此處上帝壬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工之道也堯聖人之在上者也故其德謂之俊舜聖人之在下者也故其德謂之元元者言其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至於俊則自可見之行而已雖然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修諸己者必著於人舜雖居側微而其德有以升聞於上故不期於堯聞而堯聞之然而有是德者然後可以居是位故元德升聞於是繼之以乃命以位

陳氏曰堯有光華之德舜亦有光華之德以舜之光華合堯之光華故曰重華協于帝

慎徵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東坡曰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而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

上而以玉爲之取陽之精也蓋天地之精爲陰陽陰陽之氣爲日月陰陽之散爲五行而其象在五星必取是以爲器者蓋以類求之者也堯典言曆象日月星辰於此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曆象以數推之者也璣衡以器得之者也數出于天故推之以授人時器出于人故占之以齊七政堯以道在天下故以歷象言之舜以政事治之特見諸形器而已此璿璣玉衡之所由作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撫垢曰人主乃天地日月五星祖宗神明之主也豈可輕易哉主得其人則天清地寧日光月明五星順軌祖宗神明各安其分苟非其人則天變地動日月薄蝕五星失度祖宗神明皆失其所矣今舜受終方察璣衡七政齊矣是非特五典從百揆叙四門穆而已人意天心一切歸之舜知天位不可辭也然後肆類于上帝以告天神禋于六宗以告祖宗望于山川以告地祇徧于羣神以告有功于社稷者言已所以受終之意也　又曰言上帝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在其中矣言六宗則文祖、在其中矣言山川則社稷、五祀、四方百物在其中矣言羣神則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在其中矣

胡氏曰爲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則尊尊者所以爲養親親者所以爲仁仁義之道無他權本反始而已此宗廟之制所由設也蓋有天下者祀七世所謂六宗三昭、三穆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撫垢曰輯有收斂之義舜正月受終乃察璣衡乃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考驗五瑞一月之間事已衆矣既月乃斂正月也於正月終日覲四岳羣牧日覲者引之使前以新君即位人情未洽獨此宗廟之制所由設也蓋有天下者祀七世所謂六宗三昭、三穆也之周旋款洽使上下之情通因以觀其德性察其智識詢十二風之異同防民情之好惡考人材之短長稱與不稱以待巡狩而黜陟焉既賢者無可斂衽乃班瑞而復之使各安其位焉又見舜之安靜不擾皇皇乎有垂衣拱手之象焉其盛矣哉劉氏曰牧諸侯之主瑞返之王府必俟二月朔知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伊川曰自歲二月已下言巡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諸說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嘗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亡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

胡氏曰孔子云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夫政事出於法度而法度出於權量宮室車服器用之等分田制祿之限斂財用物之法未有捨度數而能定者其同律度量衡爲是故也則知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所以齊政事也　又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而玉者天下莫不貴有道之象故人君執焉然天子用全公用龍侯用瑑伯用將至于子男則二玉而二玉道德之殺也然皆以其貴美者若之故曰五玉小行人曰故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以其爲用者命之故又皆曰五器輯之則皆有所命瑞故曰瑞贄則自有其美故曰玉還之則不廢其用故曰器所以備其名也

荊公曰歲月日時之所能齊律度量衡之所能一先王詳而謹之故居則擬象日月星辰出則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無垢曰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巡蓋隨天道運行而合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節以有事也天道一變而運于上君道一變而運于下天人交際輔相裁成徧給綏猷無不知矣參稽審證立一代時成矣萬國寧矣諸侯之賢不肖風俗之臧惡土地之有無民情之好尚無不知矣參稽審證立一代新收爲羣聖祖爲後世法則是行也豈故爲是逸遊哉及其歸也以一特牛告至於祖禰之廟以見舜之爲是巡守者蓋承祖宗之命以行其出入往來無不以祖宗爲念而非出於私意也然而巡守祭四岳以柴山川以望歸祭祖禰以特亦可謂簡易矣於事神簡易如此則夫道路奉給寢膳共須想一切簡易而不爲是煩費也後世人主不知此義乃千乘萬騎巡海求神仙於民事何益少有方士望氣蒸而見太一天道何補說可勝歎也

薛氏曰格廟用特其禮儉也廟禮從儉制度可知矣必用有度而後可以巡守

張氏曰巡守分至之方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曰如岱禮者言岳事之同也曰如西禮者言方事之同也巡守必始於二月所以象春之動而於卦爲震所謂以豫順動是也然而四時之出又必以四仲之月者蓋取陰陽之中巡守將以正其過不及故也歸格于藝祖者反必面之謂也其日用特者蓋祭以特牲所以見其約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也

劉氏曰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在其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人君執焉然天子用全公用龍侯用瑑伯用將至于子男則二玉而二玉道德之殺也然皆以其于侯服當朝一年殺服當朝二年要服徧朝三年荒服徧朝四年則天下諸侯舉皆一朝一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

撫垢曰常考易象上地下天易位矣乃謂之泰上天下地爲位也乃謂之否夫天君也地臣也民也臣民之情得以上通于君君之情得以下通于臣民故爲泰泰者通也君民限隔絕然不相通故爲否否者閉也聖人惡其否故每歲一服入朝以盡諸侯之情通五年而舉后四朝矣故天子五載一巡守又以觀察天下以盡萬國之情焉　又曰巡守來朝皆欲知諸侯之賢不肖而行雖涉以疎動之也何以知其賢不肖乎使其數奏以言論制計之大體陳民情之利害言則因其所奏之言以期試之觀其有

功無功。而爲之賞罰耳。當時諸侯賢者。何其衆也。何以知之。其曰車服以庸。而不及貢賦。以是知諸侯賢者之衆也。必歷之以車服者。車服華美。顯然著見。使人視而詠歎。而知所愛慕焉。此聖人變移耳目之一術也。

象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無垢曰。舜巡守四方。徧歷天下。其身親目覩利害。皎然不疑。想東北二方諸侯。奏奏之餘。必以象與書。二州蟠瑰太大。山川太遠。人民稀闊。號令隔疏。而當洪水之後。田賦有當檢治。貢篚有當勘正。非異時無事可守常法也。將欲爲之。力有所不及。將欲已之。事有所不可。舜乃創爲新政。分象爲三。而有幽、幷、分青爲二。而有營州。一州之間。當各有名山大川。爲之表識。故亦分山爲十二。山言封。爲之周禁也。川言濬。使之流行也。非舜巡守。何以見四方利害而敢爲此舉哉。

胡氏曰。夫州本九。則十有二者。以事言之。天有九野。有十二次。州合而九者。象九野也。州分而爲十二者。象十二次也。以理考之。則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天德也。六陰六陽。所以分天道之大。數不過十二。則十二天道也。蓋其象義。取諸此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刑公曰。先王以爲人之罪。有被之五刑爲已重。加之以宥。鞭扑爲已重。則不足以懲。已重則害有所不忍。于是又爲之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此則先王之仁。以鞭扑五刑。爲未足以盡出入之差故也。

楊氏曰。昔舜命象陶作十。而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凡以用刑。有就輕。有就重。有就輕重之中。宅流有居。近有居。遠有居。遠近之中。凡以宥五刑之輕者而已。且先王制刑。有墨、劓、荆、宮、大辟。此五刑也。自此而下。有鞭作官刑。以治在官者焉。有扑作教刑。以治在學者焉。苟惟人之有罪。有被之五刑爲已重。加之鞭扑爲已輕。已重則在此者。有所不忍。已輕則在彼者。有所不屑。于是又爲之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焉。於戲盛哉。其謂之舜刑。謂之明刑者。職此之由耳。

張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又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垂以示人。使人見之之謂也。象以典者。所以治之也。象以刑者。所以制之也。典如太宰之六典。刑如司寇之五刑。皆有以示之。使之知所遵就。則人之犯禁也鮮矣。人之罪有加者。乃鋟。則爲太重。有施之鞭扑。則爲太輕。故于是又制五流之法。所以宥五刑之輕者而已。流如水之流也。或近或遠。各因其罪之輕重而爲之所也。鞭作官刑。所以治在官之暋者。扑作教刑。所以治在學之少者。在官在學皆士也。其有不率者。則爲之鞭扑以治之。所以儆其惡也。金作贖刑者。使之出金以贖其罪。蓋五刑之有疑者。赦而從贖。呂刑所謂。其罰百鍰是也。眚災肆赦者。所以宥過也。怙終賊刑者。所以刑故也。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過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眚災肆赦之謂也。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此怙終賊刑之謂也。又曰。欽者敬之至。恤者憂之深。重言欽哉。尤當欽其欽而不敢忽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呂刑曰。哀敬折獄。則古人之于刑。未嘗不欽恤之矣。

陳氏曰。古人有言曰。立大事必用鈇鉞。立大事不用鈇鉞。唯聖敬者能之。舜之本心。欽謹在上。欲天下各安其所而五刑不用。不幸而有敗常亂俗者。舜不得已而用刑。則是舜之所疑也。恤疑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惟不得已而用刑。則民有不安者矣。民之有不安。宜舜之所以疑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東坡曰。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聲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刑措不用。　又曰。此皆世家巨室。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第其存心不正。聖人在上。明照四海。方且承順效驗之不暇。豈得肆其姦乎。一旦堯老倦位。舜乃以匹夫而試天子。自獻試而位益尊。此四人者。必憤悱不平。凡前日堯之所呼而稱其惡者。今則一皆著見。不可掩沒矣。億舜不於歷試時。按其罪惡。或流、或竄、或放、或殛。則其鳴有不可勝言者。豈不爲堯舜之玷乎。

周氏曰。舜之時。四凶皆在其朝。而堯未之去。舜既即位。始正其罪。投之四裔。而天下咸服。豈堯之知人。不若舜之明歟。且堯爲天子。舜爲匹夫。一旦舉而授以天下之重。堯非有知人之明。其孰能斷之而不疑哉。夫天下之事。其有難於以天子之位與人。而必得其人者哉。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堯既能知舜矣。而謂其不能知四凶也。可乎哉。蓋四凶至此。其罪已大著耳。咸曰。堯非不知四凶也。堯以舜興於側微之中。天下之心。未盡厭服。故留遺此大功焉耳。嗚呼。亦未必然也。

黃氏君俞曰。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四凶之所以誅也。四凶於堯之末。其惡已萌矣。堯嘗其漸善遠罪。而未之誅也。於舜之攝。惡積而不可解。所以見誅也。堯舜之刑。不刑其過。刑其迹也。堯舜之賞。不賞其功。賞其心也。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無垢曰。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夫四海最難遍及也。彼亦何爲而悉慕之遠及。使堯遠如四海。亦皆知慈善。而不忍聞絲竹之音。金石之奏也。夫不忍聞者。以其心慈善也。一日如此。已足可考。而況三年之久乎。夫其所以慈善。必有以也。一方如此。且足以爲美。況四海皆如此。嗚呼。堯之德其大矣哉。

尚書精義卷四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無垢曰。夫天下之情。多樂因循而安怠惰。所以動每藏於細微。而變或起於肘腋。非特有以登動之。則不足以興天下之治也。舜歷試而先歸四凶。攝位而先巡守。即位而先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是皆登動天下之道也。不如是。治必不興。弊必不弭。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蓋正治官。乃知自古聖王。未有不爲此舉。而後能成天下之治也。

詢于四岳。謂舜與四岳。謀所以登動天下之道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與四岳所謀之事也。四門。舜闢矣。何待於即位乎。曰。所謂闢者。謂不爲深閉固拒。啓嚴扞衛。凡四方有懷結之事。素不快於心者。於即位之時。使四面皆至。盡得以上達也。所謂明四目。達四聰者。謂舜不自用其明。用四方之視以爲明。不自用其聰。用四方之聽以爲聰。雖端拱於一堂。而天下之事。洪纖曲折。至悉周卷之態。小人婦女之情。無不坐列於日前也。後世深御史。以爲朝廷耳目之官。殊外臺以爲天下耳目之官。使內自宮闈。外及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盡見其底蘊者。此蓋得舜之遺意也。

舜典一篇。自此以前。舜之於治基詳。自此以後。舜之於治基略。蓋當堯在上。舜攝受位。揔臣道也。曰堯崩。始行君道。蓋觀書者於此以前。當知坤作成物。於此以後。當知乾知大始。自月正元日。舜即位而至文祖之廟始。然舜之攝堯。非有禪讓而不通下情者。蓋聖人初與自當如此。譬如日之朝升日如此。當陰雨之後日出固如此。當晴時日出亦如此。舜之通下情。雖善於治天下。然不無其序。四岳累朝之舊老。舊德。故先詢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蕭公曰。古人皆以治遠自近始。至於言柔遠能邇。則先言柔遠者何也。不柔遠者不得安矣。雖欲善近。不可得也。欲善近者。以柔遠爲始。乃若治之。則自身至於家。自家至於國。自國至於天下四海之外。未有不始乎近。而後及乎遠也。

無垢曰。舜既即位。十有二牧。皆來朝。舜既與四岳。謀天下大務矣。又咨於十二牧。以治國之道。夫侯服之外。綏服也。綏服之外。則要荒矣。密邇蠻夷。易以生患。然外患常起於內釁。內釁常迫於衣食。使十二牧。知務農重穀。春耕秋斂。境內之民。仰事俯育。各得其所。外患何從而至。此告十二牧所以首以食哉惟時也。又曰來則以禮接之。去則以寬待之。不責以細故。不擾其封疆。使蠻夷。成者。此柔之之術也。至於待吾境內。則當有以作成之。能者作成之也。夫人各有能。非有以鼓動之。則皆怠於腐爛朽蠹之地。其作成之道。何自而入哉。曰有德者。有善者。吾則惇之。信之。使境內知所慕。外若有得。中實姦邪。外若向善。中實凶惡。如任人者。吾則防閑鈐束。務爲艱難。使內之民。其道如此。是所謂折衝禦俎。運籌帷幄之幾也。蠻夷烏能而不服乎。所謂服者。其心誠有所不敢也。以爲剛乎。而寬厚之道。每有以注其心。以爲柔乎。而鼓動之風。每有以憤其勢。此其所以率服也。借使烏獸其行。豺虎其心。放犯吾圉。而干吾戚者。吾用所以鼓動之術。以應對之。將見觸之者碎。攖之者斷矣。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無垢曰。夫堯之事。蓋皆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中出也。豈因循苟簡。齒舜圖葬者。所能廣大其事哉。必須奮然自勵。實有功名之心者。晝思夜慮。日卷月考。及事與心對。幾隨事來。吾求其所以應之之計。而未得焉。及見堯之施爲。眞有合天下之理。而過未然之端者。此所以言熙帝之載。而必曰奮庸也。誠

能如此、使居宰相、則能明天下之事、順衆人之心矣、百揆者、宰相之職也、在廷之臣、其可以當此任、而令公論者、非禹不可、故衆皆同聲而舉、曰伯禹作司空、舜之心亦謂非禹不可也、然而退藏聰明、必待衆人舉之者、蓋宰相之職、居百僚之上、非衆心歸服、其可以吾一己之見以蓋衆人哉、第觀其所舉者如何耳、所舉不當、吾則引嫌故事、曰吁、曰咨、可乎、曰靜言庸違、歸方命圮族、有何不可、而阿黨比周、如驩兜者、吾方斥逐之矣、其誰敢爲此乎、是其所舉者、無非公論也、所舉誠當、吾正當順衆人公心而用之、天下之人、見吾之不可欺如此、則雖在幽荒僻陋之間、當若有執法御史、在其前後、而不敢爲欺罔也、今舉伯禹、此舜所以不復疑難、而稱禹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張氏曰、爲而起之謂之奮、廢而明之謂之熙、有能奮庸、言民功也、熙帝之載、言君事也、下能致力於民功、上能廣明於君事、人臣之大也、故可使之居百揆之任、百揆者、統率百官、而以道揆之者也、又曰、亮采者、明其事也、惠畴者、惠其疇也、亮采、則其智足以有察、而百工之事、釐其治矣、惠畴、則其仁足以有愛、而百工之衆、賴其福矣、既仁且智、則百揆之任、稱其人可知矣、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無垢曰、因禹讓百揆之職于稷、契、皐陶、故舜歷稱三人之功、而繼之以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者、當洪水之作也、懷山襄陵、豈復有耕稼之地乎、民阻飢、衆乃有功、蓋舜於是時、隨地可耕處、而爲之播種百穀、舉飢困之民、於衆足之地、其心不已勤乎、又曰、夫黎民阻飢、洪水之作也、衆乃有功、蓋洪水之作、人皆知之、舜歷稱三人之功、而獨以民阻飢、衆乃有功、蓋舜於是時、隨地可耕處、而爲之播種百穀、舉飢困之民、於衆足之地、其心不已勤乎、又曰、夫黎民阻飢、洪水滔天、禹乃有功、使不遇大變、則賢者亦安常守分、與衆人同等、豈肯袁袁自將、求異於人哉、商鞅不知此義、盡變先王之法、以求功、宇文融不知此義、盡括天下之田、以求功、此在先王之世、皆爲可誅也、謂予不信、請觀禹、稷、契、皐陶、所以爲功者、豈若鞅、融、智生事要功哉、亦過大變、不得已而有功爾、由是知大人君子所爲、古今一揆也、張氏曰、棄、以名命之也、稷、以官稱之也、因其生而有是名、因其事而有是官、此所以謂之棄而又謂之后稷、洛水方平之初、民尚艱食、則棄民乃粒而民食足矣、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則稷之有功於民大矣、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無垢曰、因禹之讓、契、舜因稱契之功、以安慰之也、夫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足而後知榮辱、無常產者、無常心、此百姓自然之道也、民遭洪水、其日既久、雖於粒食、煎熬迫逐之態、日積於心、其發於外也、躁急暴慢、不親不遜、於親戚鄉黨之間者、固不足怪、禹治水、稷播種、已有生意矣、契於是乃因其自然之性、乘閒暇時、啓發其親遜之心、使之返其所固有、豈不美哉、夫所以啓發之者、亦優而柔之、使自趨之、屢而厭之、使自得之、若江河之潤、霈澤之浸、油然而不自知也、儻惟恃迫之驅逐之、則斯民將挺苦

無所方寸思夜夢之不事、何暇樂於從善乎、此孟子養氣、所以有揠苗之喻、而契之敷教、所以有在寬之義也、

張氏曰、不親者、以不能相親也、不遜者、言其不能屈己以相與也、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不能屈己以相與、此其所以不親也、百姓之所以不親、五品之所以不遜、則天與我之民彝、日將泯亂、此司徒之教、所以不可緩也、教之所行、自其貴近者始、故特言百姓、蓋百姓者、天下之所視、效而聽從者也、敷教之道、在夫率之以身、待之以久、率之以身、故戒之以敬、敷、待之以久、故戒之以在寬、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敬敷之謂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在寬之謂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無垢曰、孔安國謂、華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且椓杭、毒藥、潰敗、聚奇、乃在朝廷、而蠻夷乃來亂中華之地、攻劫者、殺人者、爲不正於內外者、又雜然四起、亂舜之治、是雖盛時、不免有小人也、皐陶之作士也、乃能處之、使終不能爲吾患、鄭元曰、士、理官也、理官以按獄爲職也、處之如何、爲點、劓、刖、宮、大辟之刑、以俟之、所謂五刑有服也、五刑所用、各有所犯之事、而定其罪、服事也、然舜有輕重、則有隨于原野者、有刑于朝者、有別於市者、所謂五服三就也、孔安國曰、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意或然矣、事在五刑、而其情輕、未忍寘之於死者、則有五流之法、屏之遠方、以宥其罪、蓋所謂五流有宅是也、流有輕重、有居四裔者、有居九州之外者、有居千里之外者、所謂五宅三居也、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法、其亦深體物情、曲盡人道、使姦無所逃、情無所隱、非明見幽隱、信及豚魚、何以能處之如此哉、夫禹讓稷、契、皐陶、舜乃因禹之言、人人而稱奬之、深玩其意、嗚呼、舜之仁厚溫愛如此、使人有悅而忘勞、忘死之心矣、夫稷、契、皐陶、盡心職事、而舜乃深知其細微、樂見其功效、當朝廷之上、舉臣在列之時、乃分別其事、條列其人、舉其難以嗟咨之、稱其功以慰勉之、千世之下、讀其遺書、尚使人感慨不已、則當時稷、契、皐陶、之樂於見知、其忻慕之情、又爲何如也、

陳氏曰、居是官者、不明、則不足以盡人心、不允、則不足以當人罪、故戒皐陶曰、惟明克允、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無垢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舜求百揆、則曰有能奮庸而求其工、則曰疇若予工者、重謂能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以下皆工也、是工之爲職、器械之所自出也、其曰予工者、聖人在上、制器械有法、一或不然、器械失度、以器械可以上通聖人之心、其曰予工、又何疑哉、觀象箸可以知桀、紂玉杯可以知紂、觀金人可以知始皇、觀錦帆可以知煬帝、以至鶡冠成而子臧亡、鑑車美而嚴封奔、四載可以見禹之功、五弦可以詠舜之德、而工匠器械、自元、成聞、鮮能及之、亦可以見賓帝勳稽政事也、工曰予工、何疑之有、其曰若稽、欲其順器械之理也、夫制木爲舟、剡木爲楫、乃有渙之象、以至濟害取諸睽、宮室取諸大

壯。棺槨以易衣薪之野。喪哭以代結繩之隋。莫非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制作。豈可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爲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而悅婦人哉。此又若之意也。又曰。夫果不當而許之亂也。舉當其人而不許。亦亂也。一呼一命之間。天下治亂之幾。自此而起。其可輕也哉。

張氏曰。記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則六工皆天子之工也。供是職者。在若之而已。守其法。信其度。因聖人所以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又曰。帝於伯禹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者。禹之於百揆。可以優爲之矣。故使往而無所戒。可也。至於伯夷之典禮。非特使之往而又曰欽哉者。蓋禮以欽爲主。謂之往欽哉。則又使之往而加欽也。共工治之末。朕虞職之卑。故戒之以汝諧而已。蓋以事之不可曉。衆之不可違。此其所以貴於諧也。

帝曰。咨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哲子知此意。乃曰。斷一木。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故暴殄天物。討所以致討。而有血氣之類。弗身踐者。所以爲君子獸。若之者。豈一切生之而不殺歟。曰。非然也。先王之世。山澤之間。爲之厲禁。禽之以時。用之以禮。故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鴻化爲鳩。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皆若之之術也。夫聖人在上。萬物各得其所。則以爲之厲禁。人不得非時非禮以戕賊之也。至於牛羊、犬豕之類。亦有品節。犯分干時。皆在所禁。如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皆所以安萬物。使樂其生也。故鳥獸、魚鼈咸若。所以爲夏后而麗龍攸伏。白鳥鶴鶴。於牣魚躍。所以爲文王也。然草木鳥獸。當在山澤。儻或草木罔茂。禽獸繁殖。以害吾中國。則益有烈山澤之法。周公有驅猛獸驅龍蛇之法。是所謂若之也。若者順也。居於山澤。順之也。交於中國。逆也。此又聖人之深意。豈得以結息爲若哉。

張氏曰。先王之政。非特親親仁民而已。其微至於草木鳥獸。皆有以及之。是故取之有時。用之有禮。不傷其生。不竭其材。則其愛物之心。可謂勤且至矣。此舜所以命官。作朕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無垢曰。三禮。卽周官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也。言人鬼則吉凶、軍賓、嘉皆在所掌矣。夫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得天下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伯夷之典禮。豈特爲祝史之事。有司之職哉。其亦當知義之所有矣。其義安在。舜戒以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是也。夫夙夜匪懈。而不知寅敬其心。則亦徒勞而已矣。辦職事。則在夙夜。而所以感格神人者。則在寅也。正義直指。而不知潔清其身。則亦徒詐而已矣。通幽明。則在直。而所以感格神人者。亦在清也。

張氏曰。夫將以交神人者也。交神人之道。不可以怠慢。故戒之以惟寅。不可以邪枉。故戒之以直。襄

不可以濁穢。故戒之以惟清。傳曰。禮者敬而已矣。此所以欲其寅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欲其清也。舜之巡守。則曰修五禮。至此。則曰典三禮者。蓋三禮者。五禮之體。五禮者。三禮之用。禮之體則常而不變。故命伯夷典之。伯夷者臣也。有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王氏當曰。夫聲起於氣。而氣生於心。蓋心者。樂之本也。故心和而氣和。氣和而聲和。和之所在。物無不應。故舜之命夔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而周公之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求有不本於心也。彼其粲所養者。無非中和。則在陽無剛暴難制之聲。在陰無憂愁不樂之氣。大足以感天地。幽足以感鬼神。豈足以致鳥獸。蓋不足怪也。

史氏曰。典樂而先乎中。則所化者博。作樂而極乎和。則所格者大。

胡氏曰。金尙矧。石尙角。土、絲、尙宮。匏、竹、尙徵。革、木、尙商。此所以聲律相依而皆和。故曰。八音克諧。諧者。和之謂也。

張氏曰。樂所以象成功者也。以聲之治如此。所以致衆樂之和。由石聲而依永也。

顧氏曰。變既命而自贊之。何也。是所以歸美于君也。然則九官衆矣。而歸美止乎龍者。體之於樂也。辨其器而調其音也。聲之於樂也。修其理而致其應者也。屬乎器與音者。載也。屬乎理與應者。德也。神人之和。與夫鳥獸之舞。其皆載之所能及。非也。德之所感也。此變之所以自贊而異於他者。若夫去樂而爲功。則皆一人之能。其又何贊之邪。

吳氏曰。樂本人心也。人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寫之金石。被之管弦。無不和矣。其在易。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言雷一奮地。而萬物以之鼓舞。如聖人樂作而天下無不和悅。舜之時可知和悅矣。遂作韶。故命夔典之。觀其時若此之盛。意謂使我聲石拊石。當可使百獸率舞。則舜之治可知矣。夫鳥獸有知而無情。聖人在上。德被者遠。雖無情者。尙可使之率舞。況其他者乎。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無垢曰。讒說之生。專害君子。變亂黑白。詩人以比青蠅。龍。舜乃因其讓而命龍爲納言。專以讒說爲念也。夫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底我哉。昔東漢出納帝命。乃在宦官。其恒深陳蕃也。出帝命則曰。陳蕃謀反。殊者有之。心震驚朕師。豈底我哉。昔東漢出納帝命。乃在宦官。其恒深陳蕃也。出帝命則曰。陳蕃謀反。殊者有之。心震驚朕師。豈底我哉。昔東漢出納帝命。乃在宦官。其恒深陳蕃也。出帝命則曰。陳蕃謀反。殊者有之。

觀之。出納君命。其可以不謹。而使宦官。如王甫、張爲之乎。

吏氏曰。人君不以去邪爲急。而以建官爲急。人臣不以承命爲勤。而以立功爲勤。何哉。讒邪之說。難大

聖之世有所不能免也殄絕君子之行襲蹤驩天下之耳目汲汲於建官謂典言者苟得其人則夙夜憂勤出吾之命而將有所受納吾之命而將有所報雖上下異勢內外異情而能一之以信如是則讒邪之說當不絕而自去矣

呂氏曰讒人點白成黑殄行白絕其行此等人出易得驩怖人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人君之治天下最患下情不通上下之情相隔塞中間無一人爲之居職則讒邪便得以相蔽納言之職便是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無垢曰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天也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天也亮采惠疇天也播百穀敷五教明五刑天也若予工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天也納帝命亦天也是皆天所當爲舜不敢起一毫私意以亂之也二十有二人誠知事皆天而時時不忘其欽是乃所以夙亮天工也夫天自有功惟欽其事以夙亮之者天功乃見焉如毛羽之文草木之華皆渾然天成非人力所能加損者二十有二人所職之事事事中自有天功特在時時敬欽盡心於所職以相輔之耳

林氏曰周官有三公六卿有侯伯而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人言之則六人而以職言之則不止於六人也蓋有以三公爲六卿者有以侯伯入居公卿之位者雖數止六人而實兼數職也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言二十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又居九官之列者世之遠絕不得而知也欽者是使四岳十二牧九官各敬其事也所以必在於敬事者以其所亮者莫非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與亮采惠疇之亮同皋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所謂設官分職者凡以代天工則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工言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無垢曰夫人之情放之則怠策之則勵雖大人君子盡心職事初無意於功賞亦不待於警策也然聖人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使盡以大人君子待天下而不爲之檢約萬一有如四凶者始以才達後以姦濟此風一行天下事去也必矣故雖二十二人之賢舜所以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然考課之法急之則非爲生寬之則功實見漢宣求治太急所以有循增戶口以求賞如王成者出焉子產爲政一年而民欲殺之三年而民歌頌之使如漢宣之太急一年之外子產受誅久矣安得有三年而成效乎三載而一考之三考而乃黜陟之則所以待之者一何寬也待之以寬則在職者不求其日之功而爲千百載之計其間利害曲折設施開闔有出人意表者有使人驚歎者吾得安心肆志展其四體而無懼浮言讒說邪

蔡氏曰孔子曰三年有成此唐虞考績之法必以三載者也雖然聖人猶以爲未也故積之之久待之之盡至於三考然後爲之黜陟是故爲善積久而爲明所以陟陽之類也積之既久則設以之明不有以陟之則無以勸君子不善陰之類也積之既久則浸以之幽不有以黜之則無以懲小人既有以黜陟幽明則人皆知賞之可慕罰之可畏於是乎樂事勸功此庶績所以咸熙也堯典言庶績咸熙在允釐百工之後則庶績之熙由於百工之允釐故也此言庶績咸熙在於黜陟幽明之後則庶績之熙由於幽明之黜陟故也分北三苗所以黜幽也北者陰分背之地苗頑弗即工於是分北之則小人與君子異趣矣夫黜幽止於分北三苗者堯舜之世凡屋可卦君子多而小人少所可黜者三苗一人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司馬溫公曰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爾非謂巡狩爲陟方也

東坡曰舜生三十謂爲民三十載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載而庸登崩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其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死謂堯崩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其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而崩壽一百有十二

孔氏曰孟子云舜服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推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壽凡百一十二歲也

帝曰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上官氏曰昔舜瑚諸侯之事方設其官各居方面統治之又別之生而異其類使各相從故序之曰帝曰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師枯槁訓爲賜食以飫之故作槀飫

尚書精義卷五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無垢曰、皋陶言克艱之道以矢謨、大禹行克艱之道以成功、舜何爲哉、垂已南面、優游無爲、垂衣廟堂之上、各因其所長、而稱薦嘉安之、豈有私意哉、使陳謨者、成功者、各安心肆意、展盡四體、盡行其所學、以惠天下四海焉。

張氏曰、謀之已定謂之謨、興事造業謂之功、謨者、坐而論道之事、功者、作而行之之事也、作而行之、非所以命禹、故其名篇、則謂之大禹謨、雖然、皋陶以謨、則其絕德在謨者也、禹以功、則其絕德在功者也、此經所以於皋陶言謨、於禹言功、各以其尤大者稱之也、有謨矣、然後有功、故序先言皋陶矢厥謨、然後言禹成厥功、以謨對功、則皋陶之謨、固不若禹功之大、此篇之序、所以先大禹而後皋陶。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張氏曰、城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者體道之大、以配乎天地、故其見於事業、所以爲大、禹之所謂大者、蓋禹以功而王、其業之所以大、故曰文命、禹之號也、以其有以寶飾於事、故謂之文、以其有以號命於下、故謂之命、禹之所以爲王者、在此而已、故其號所以因之者也、敷于四海、則爲下爲民是也、祗承于帝、則爲上爲德是也、上爲德、下爲民、是也、祗承于帝、敷于四海、猶言祗承于天、敷于四海、舜之於堯、敢不祗承之乎、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無垢曰、廣者大也、運者行而不止也、堯德廣大、行而不止、此所以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急迫、又以聖神武文、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拘攣、出入圜闔、何所不可、豈以爲克艱而反急迫拘攣哉、卽形而下、遣形而上、從其所以爲堯歟、然則欲求廣運聖神文武者、不求之他、求之克艱足矣。

是也、祗承于帝、則爲上爲德是也、下有以敷于四海、則惠澤之施溥矣、上有以祗承于帝、則欽順之道盡矣、

蕭氏曰、舜之事皆同乎堯、故曰、重華協于帝、禹之事則有異乎舜、故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文則非獨爲之華而命則處之在我、事雖有所不合、而道則祇承之也、咸曰、文命稱禹者、猶放勳之於堯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無垢曰、克艱之義、其大矣乎、以此處心、則不敢暗室不愧屋漏、以此治家、則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以此治國、治天下、則事察其微、雖戒於早、臨兆民若馭六馬、見宴安若蹈鴆毒、其敢輕乎、君以克艱待臣下、臣以克艱事君父、各在警戒儆省之地、其誠心相感、實德交孚、此風一行、黎民自然變於緡蠻矣、夫黎民敏德之幾、非在他也、仍在乎君臣克艱之際耳、使君克艱於上、臣克艱於下、則事不敢忽、幾不敢違、思慮反覆、號令審詳、凡有施爲、無不當於人心、合於公論、民之從之也、若走下之水、傅命之鄭、此自然之理也、

黃氏曰、古之人君、以任天下爲憂、而後世以得天下爲樂、古之人臣、以事君爲難、而後世以得君爲樂、憂之則必知其難矣、可憂而樂焉則易、易則慢、慢則弛、此天下所以多亂也、孔子曰、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子謂知爲君之難、可以興邦、則知爲臣之不易、可以興邦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垢曰、盧心屈己、故善言日聞、賢者日進、四方萬里之遠、民情之細微、物態之變故、利害是非、千百年之幽隱、皆皎然在於儿席之間矣、此萬邦所以咸寧也、其克艱之狀如何、不敢獨斷、而考於衆謀、不敢自是、而舍己從人、不敢自安、而矜誡無告之窮民、不敢自高、而禮遇天下之寒士、合此四事、以觀堯之心、每見其兢業憂懼、若危亡之立至、而禍患之必家也、凡禹之所言、他人所憚者、堯皆身親而心安之、此所以言惟帝時克也、惟舜處於克艱之地、故深嘗禹之言、又深見堯克艱之心、而能形容此數語也、

葛氏郯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與人之譖不可輕、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乎人、則自然之頑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

陳氏曰、克能也、稽于衆舍己從人、此聽言之事也、不虛無告、不廢困窮、此遠下之事也、舜言皆稽之、況嘉言乎、困窮猶不廢之、況大禹乎、然聽言遠下、堯之能事也、舜敢廢之乎、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無垢曰、廣者大也、運者行而不止也、堯德廣大、行而不止、此所以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急迫、又以聖神武文、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拘攣、出入圜闔、何所不可、豈以爲克艱而反急迫拘攣哉、卽形而下、遣形而上、從其所以爲堯歟、然則欲求廣運聖神文武者、不求之他、求之克艱足矣、

張氏曰。廣言堯德之體。運言堯德之用。其大無疆而所施者博。德之廣也。其動不息而所行者疾。德之運也。堯有廣運之德。入與道俱。則爲乃聖乃神。出與事顯。則爲乃武乃文。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而後神。道之序也。戡定禍亂而爲武。經天緯地而爲文。武而後文者。事之序也。堯有聖神武文之德。此皇天之所以眷命而使之爾有四海。爲天下君宜矣。四海遠矣。非有德者不能爲而有之。天下大矣。非有德者不能君而臨之。謂之爾有之而已。至於爲天下君。又見其出命以尹衆者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無垢曰。順於道理者。吉則隨之。非道理之外。又有吉也。當其順於道理時。此卽吉也。此古之論福者曰。百順之名也。且謂體信而達義者。謂之百順。而詩人指爲嶷嶷之謂之嶷。嶷其禹之意歟。然而禹於益之意外。又立從逆凶之說。以發明之。此亦禹始終於克艱之意也。夫從逆卽是凶。不必謂逆之外。別有凶也。昔燕壬旦謀反日深。變怪愈至。如大風折木。鼠鬬端門。失火城樓。此怪非是外來也。卽旦惡逆之心。凝結成象耳。豈自外來也。此君子所以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不愧屋漏。不欺暗室。誠諸中。形諸外。此理之自然者也。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影卽形也。豈形之外復有影乎。響卽聲也。豈聲之外復有聲乎。禹是以知吉卽惠迪。凶卽從逆。非於順道之外。別有吉。從逆之外。別有凶。禹之此意。以謂使吉在道外。則福可邀。使凶在逆外。則禍可避。如此則異端得志。而吾道衰矣。不可不謹於此矣。張氏曰。惠迪者。順道之謂也。故天命之以吉。反是而從逆則凶矣。夫順逆之理。吉凶之報。至於不旋踵而至。而無毫髮之差。如影之於形。曲直長短。因之而已。如響之於聲。洪纖高下。應之而已。所諸如影響者。其報應之驗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戒。警戒也。夫身欲逸。心欲樂。此天下萬世同情也。逸樂不已。必至於荒。樂不已。必至於淫。使舜在畎畝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與頑嚚傲弟處。何俟於益之進戒。今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耳目與昔時異。事幾與昔時異。處於逸樂之地。而不見憂患之侵。其習已慣。其幾已熟。已逸而又求逸。得無蕩乎。已樂而又求樂。得無淫乎。益之歎息而警懼。蓋深此也。　又曰。大抵人心有三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既非可行。又非可止。則爲疑矣。守法度。可行則行也。故能任賢不貳。去邪不疑。疑於可行。而又不敢行。疑於可止。而又不敢止。此則和之。修之故成萬物之體。和之故贏萬物之用。夫是謂之有功。有功謂有敍。天幾其德。地載其利。而民卒不知所以然之者。則亦歌之而已矣。　又曰。當斯時也。六府修。三事和。而九歌應之。然禹猶兢兢勤勤。其存以致於勿壞。則凡修之利。不足加於世。和之道。不足偏於物。雖有舜、禹且不能以使之歌也。況不爲舜、禹者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張氏曰。地平者。水土之平也。天成者。四時之成也。原隰至於底績。蒸夷可以作牧。則地平可知。東作西

是其始時。特啼百姓以從己之欲耳。啼百姓則不循序而太急也。夫天瑞自然。豈可以私智亂之。法度乃先聖之法度。是天理也。非私智也。或行或止。皆當循之。僞出於法度之外。而增損一毫。非干譽卽從欲耳。

史氏曰。得民心難。失民心易。得失之原。不過道與欲而已矣。蓋道出於天下之公共。欲本一人之私情。違道者。干百姓之譽。而終身不可得。專欲者。啼百姓之情。而有所不顧。道衰而欲勝。民心之不失者未之有也。　又曰。何謂道。仁義禮樂歸於大中至正者是也。何謂欲。聲色貨利。流於放僻邪侈者是也。

張氏曰。法度者。先王所賴以爲治也。在我者有法。則下斯守法矣。在我者有度。則人皆謹度矣。法度一失。則綱紀以之大壞。法度其可失者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無垢曰。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凝聚而生者也。然而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顧上所以養之如何耳。養如農夫之養禾。慈母之養赤子。不惰以失節。不急以助長。滋以膏液。時其灌溉。去螟螣之害。適寒煖之宜。然後暢茂秀發。光明碩大。千倉萬箱。五常百行。以享終歲之飽。而爲克家之子焉。養民亦猶是也。水、火、金、木、土、穀。以遂其日用之急。正德、利用、厚生。以安其天與之性。先富後教。不失其序。發揚威興。不失其和。逆勤勞而去康樂。此戒之用休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兇歲以辱之。譬詞以恥之。董之用威也。歌載戛之詩。詠良耜之頌。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使樂其事而忘其勞。此勸之以九歌也。夫於艱難之中。而自有一時之適。使之樂以威發而忘其辛苦。此長久之道也。　又曰。禹當日之意。以謂正德以正其心。利用以致其用。厚生以樂其生。此所以養之也。如人主不荒於酒色。不盤於遊歌。此正德以養之也。法度如江河之有隄防。號令如風雷之能鼓動。此利用以養之也。孔穎達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使民生計有餘。衣食豐足。以謂厚生以養之。理或然矣。

林氏希曰。己能成人。然後以成於人。成人者。可與謀道。成於人者。可與謀教。此正德之所以先也。德孰爲大。善政爲大。政孰爲大。養民爲大。此則利用厚生所以次也。是之謂三事。人非水則不得其生。非地不得其養。非聖人不得其所以爲人。是故聖人因天下之材。立天下之道。處乎天者。則修之。處乎人者。則和之。修之故成萬物之體。和之故贏萬物之用。夫是謂之有功。有功謂有敍。天幾其德。地載其利。而民卒不知所以然之者。則亦歌之而已矣。　又曰。當斯時也。六府修。三事和。而九歌應之。然禹猶兢兢勤勤。其存以致於勿壞。則凡修之利。不足加於世。和之道。不足偏於物。雖有舜、禹。且不能以使之歌也。況不

成。不失其序。而說朔易。不乖其次。則天成可知。橫流之初。天下無適而非水。民之昏墊。不得平土而居之。則地未平矣。地未平。則天何自而成哉。此所以先言地平。而後言天成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則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張氏曰。記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耄言乎其昏也。期者。指是以爲期也。期則當頤以養之之時。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其宅帝位。又至於三十有三載。此所謂耄期之年也。耄則昏矣。昏則不可以有爲。期則養之時也。養則不可以有爲。此舜之所以倦于勤。夫天下之事。日出而無窮。惟汝孜孜克勤。然後足以有濟。今也耄期而倦于勤。此所以欲遜位於禹。而使之總師也。許觀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舜嘗稱其克勤于邦。則禹之不怠可知矣。惟不怠。然後可以總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無垢曰。夫皐陶刑官也。朝夕所論者。彝我夷夏。五刑、五流、五宅、三就、三居之事。小則墨、劓。大則大辟。又其大則陳之原野之刑。何以知其爲邁種德哉。非深知皐陶之所存。其謹能於刑見其爲德耶。余觀塞朗徐有功傳。見其於告變謀反事。使人主怒不得行。威不能懼。至演於死而不懼。舉以人命爲重。而不顧一身之死生。舜大聖明。雖當時固無冤枉之獄。然於有罪者。想見皐陶以身體之。時其飢渴。審其寒暑。不使一毫之冤。意外之苦。其脫免無罪。辨析難明。固已出入意外。至其就刑而赴死者。亦矜憐撫恤。傷痛嗟咨。悼其失辭。而憫其無知。使悔過於無形。而修身於將來者。又不可勝數矣。

顏氏曰。舜之將禪禹也。禹遜以皐陶。夫禹之所遜者。必衆賢之優也。而皐陶之所以優於衆人者何邪。天下固有以德而懷人者也。此皐陶之所以優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無垢曰。夫操則存。舍則亡。此人之心也。操之則爲德。舍之則爲欲矣。念茲者。操之也。在茲者。操則存也。念念既久。德機愈熟。德本愈深。雖舍之亦不亡也。釋茲者。舍之也。在茲者。不亡也。種德至於舍之而不亡。則德遷而大。夫既遷而大。不能自已。雖無意於此。德然發於聲音言語者。亦自然無非德也。故曰。名言茲在茲。至其未發於聲音言語。而動於念慮者。亦無非此德也。故曰。允出茲在茲。至此則人與德相忘矣。原其本初。特念之一字而已。所以又指舜曰。惟帝念功。以言念之功如此也。　又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志念也。至於立。至於不惑。至於知天命。至於耳順。皆念茲在茲也。至於從心不踰矩。此釋茲在茲也。豈特孔子傳說告高宗曰。允懷于茲。念終始典于學。念茲在茲也。曰厥德修罔覺。釋茲在茲也。聖賢相傳。無非此念。其可忽哉。

張氏曰。思而不忘爲之念。存而察之謂之在。念茲在茲者。念此人。則當察此人。而有可念之道也。釋而廢則不念矣。釋茲在茲者。釋此人。則亦察此人。而有不可忘之理也。念茲而不在茲。則所念者。未必有功。釋茲而不在茲。則所釋者。未必有罪也。名言茲在茲者。名其人。言其事。所名之人。未必果賢也。所言之事。未必果是也。故嘗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然後可以名言之矣。允出茲在茲者。信出於此道。然此道未必皆可。必當察此道之可否。然後可以允出之矣。禹以爲皐陶在所當念。不在所當釋也。名其人則皐陶之賢在所可名矣。言其事則皐陶之行在所可言矣。允出於禪位。則皐陶在所當禪。不在所當總哉。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無垢曰。夫臣庶所以犯刑者。則以其心不正也。不正之念。起於微茫。長於芽孽。儻或縱之。蕩如狂瀾。不可收拾。至於爲寇賊姦宄。而不知恥矣。聖人憂之。故設爲五刑。小有墨、劓。大有大辟。或刑於朝。或刑於市。又其大有陳之原野者。使見之者驚聞之者沮。所以折天下不正之念。而使銷殞於無形之間也。豈好殺人也哉。今舜之臣庶。其心至正。至無有一毫邪念。犯舜之正者。夫臣庶之心正。何與於舜。而謂乃舜之正哉。蓋舜以天下通爲一體者也。使天下臣庶。有一邪念。犯其心之正者。即犯舜之正也。然則臣庶不以邪犯正。是誰之力哉。乃皐陶明五刑之功也。明五刑於此。則臣庶知邪念不收。必墮刑獄。皆儆戒檢察而不敢放肆。如此。則邪念消殞矣。邪念消殞。自然歸於仁、義、禮、智、信之中。而識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用矣。以弼五教。夫復何疑。皐陶之明刑。果何爲哉。期於舜之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大治也。豈好殺人哉。期天下無一人犯法。而後已。使天下無一人犯法。則天下之心皆正可知矣。其心既正。不待教令。不煩鞭扑。措心積慮。自然合於中道矣。

史氏曰。任法者。不若責之以人。任人者。不若勉之以功。以舜爲君。勉然必區區爲是者。蓋治道之常。有不可得而忽也。夫五刑之設。之無罪。自皐陶爲士。始至於弼教。而終至於無刑。豈皆任法之故邪。始於大臣庶官。罔于予正。終於天下之民。皆協於中。則非任人有所不能也。舍法而任人。因人而有功。爲帝舜者。其可不以是而勉之哉。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無垢曰。設法如江河。使民易避。下令如流水。使民易從。在下者不苦其煩。處衆者不患其急。罰止一身。而不及嗣。賞延于世。非止其身。過無大而不宥。使人有自新之路。故無小而不刑。愧人有謹獨之心。罪疑惟輕。無剝薄之態也。功疑惟重。有忠厚之風也。求舜之處心。與其殺不辜。以勵威。寧失不經。以取誇。積此數事。深見舜好生之德矣。夫舉一好生之心。則天下無不感動。且如罰弗及嗣。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每舉一事。則天下皆起寬恕之心矣。賞延于世。功疑惟重。每舉一事。則天下皆起樂善之心矣。一事尚然。而況事事如此乎。所以好生之德。漸漬優渥。洽于民心。民心皆爲忠恕。皆自樂善。邪念消殞。中正自生。不犯有司。夫何足怪。

史氏曰。德不失於中。則政無往不中。政不外乎中。則民爰爲而不中。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

舜乎。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德之所以罔愆也。簡之所臨。寬之所御。罰之所及。賞之所延。刑宥之小大。功罪之輕重。凡行之於政者。自然無往而不中矣。是數者。寧可失於不當。不可殺於無辜。忠厚之所寓。權義之所立。故也。好生之德洽民如此。民奚爲而不中哉。

東坡曰。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制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而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又曰。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而過乎義。則流而逐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僭。罰不以濫。刑不以刀鋸。賞以僭濫。是賞之道。行於僭濫之所加。不行於僭濫之所不加。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不施於刀鋸之所及。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僭濫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余氏曰。聖人勸善所欲也。懲惡不得已也。以所欲之心行不得已之政。知其所以然也。又其君臣相戒勿之辭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無刑。而申之欽恤之言。其不得已者。亦所以弼教。終必期於無刑而已矣。其功罪疑者。又非率然以意輕重之也。蓋其君臣雖聖且賢。不敢以神明自德。猶懷天下之疑。故凡賞一功。刑一罪。公卿可。士大夫可。庶人可。然後頒於爵位。麗於刑辟。衆之所疑者。乃付耳。

輕重之議。蓋舜皋陶。嘗與天下之人同其好惡。然耳。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無垢曰。夫舜之欲何欲哉。其所欲者。臣庶不于于正。民協于中。衷今皋陶明刑弼教。折邪心於無形。起中正而有象。五刑既明。墨、劓、荆、宮、大辟。閉奢其罪。使見者神驚。聞者色沮。四方靡動。不敢萌不正之心。常若皋陶之明。照燭於閨室。屋漏無人之處。而莫敢肆其邪焉。惟乃之休。豈曰虛諧。

張氏曰。無爲而治者。舜之所欲也。然非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安從其所欲者乎。雖然。莫非欲也。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從欲以治。則可欲之欲也。此百姓以從己之欲。則非可欲也。此聖人所以不欲也。聖人之治也。神而已。數之舞之。莫見其爲之之迹。天下之民。莫不被德而從焉。此之謂風動。自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無垢曰。鯀既績用弗成。殛於羽山。在廷之臣。自度才智。無足以任其責者。皆退避不言。太史公曰。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退焦心勞思。居外十三年。是衆人不敢當此任。而禹自信以卒父業。卒使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以雪父之恥。以遂禹之本志。此所謂成允也。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此所謂成功也。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惟汝賢。又曰。鮮食之德。稍自好者。亦能爲之。而不自滿假。斯爲難也。秦始皇衛石程書。亦已勤矣。乃巡歷天下。刻石紀功。此自謂勤而滿假也。梁武帝薄衣菜食。亦已儉矣。乃貽害臣下。自遠其功。此自謂儉而滿假也。惟禹雖惡衣服。菲飲食。盡力溝洫。而退處於蔀懍之地。當恐益溢底肆。以貽君子之譏焉。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又曰。惟汝賢。又曰。夫有勤儉之能而不矜。則亦息天下自矜之心矣。故其能愈高也。有允成之功而不伐。則亦息天下自伐之心矣。故其功愈大也。莫與爭者。蓋言天下之人。亦因禹而無矜伐之心也。夫我自矜。則起天下自矜之心。我自伐。則起天下自伐之心。此心既起。以能相高。以功相大。風俗滑惡。拓撥變行。此非聖賢之道也。

尚書精義卷六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無垢曰。鯀既績用弗成。殛於羽山。在廷之臣。自度才智。無足以任其責者。皆退避不言。太史公曰。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退焦心勞思。居外十三年。是衆人不敢當此任。而禹自信以卒父業。卒使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以雪父之恥。以遂禹之本志。此所謂成允也。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此所謂成功也。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惟汝賢。又曰。鮮食之德。稍自好者。亦能爲之。而不自滿假。斯爲難也。秦始皇衛石程書。亦已勤矣。乃巡歷天下。刻石紀功。此自謂勤而滿假也。梁武帝薄衣菜食。亦已儉矣。乃貽害臣下。自遠其功。此自謂儉而滿假也。惟禹雖惡衣服。菲飲食。盡力溝洫。而退處於蔀懍之地。當恐益溢底肆。以貽君子之譏焉。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又曰。惟汝賢。又曰。夫有勤儉之能而不矜。則亦息天下自矜之心矣。故其能愈高也。有允成之功而不伐。則亦息天下自伐之心矣。故其功愈大也。莫與爭者。蓋言天下之人。亦因禹而無矜伐之心也。夫我自矜。則起天下自矜之心。我自伐。則起天下自伐之心。此心既起。以能相高。以功相大。風俗滑惡。拓撥變行。此非聖賢之道也。

帝曰。來。禹。汝亦昭乃顯。

無垢曰。禹之德。既已光顯。而又能昭之。昭之者。不自以爲德。而歸之於君。

帝曰。來。禹。汝亦昭乃顯。

無垢曰。禹之德。既已光顯。而又能昭之。昭之者。不自以爲德。而歸之於君。

帝曰。來。禹。汝亦昭乃顯。

無垢曰。禹之德。既已光顯。而又能昭之。昭之者。不自以爲德。而歸之於君。

陳氏曰天下之物有益必有虧有盛必有衰益虧盛衰先自戰於胸中欲天下之不與我爭不可得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皆同乎吾之一體疾痛疴癢吾所當去安佚休息吾所當取初非有爲物之心也故其能也不見有其能其功也不見有其功益虧盛衰無一介有乎其心則天下孰與吾爭者邪

黃氏曰不矜不伐聖賢之令德也用之治世足以成其功名用之亂世足以辟其怨尤蓋功名者世之所慎重也誠能不爭世之所甚重則怨尤希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惟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無垢曰夫天下之大四方萬里之遠事之不一物之不齊宜不可以一言斷之矣然而使聖人見天下見四方萬里若大若遠見事見物不一不齊竊意聖人之心亦以不給矣惟聖人知天下四方萬里若事若物之本執而紲之所以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情無一不灼然布於几席之上而發號施令靡然自當於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心使無冤苦失職之嘆者則以得其本也夫所謂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本何物也曰中而已矣蓋天下此心也四方萬里此心也中之難識也久矣吾將即人心以求中乎人心人欲無適而不危何足以求中乎又將即道心以求中乎道心天理也天理至微而難見何事而求中曰天理雖微而難見惟精一者得之精一者何也曰精則心專入而不已一則心專致而不二如此用心則滅裂不睹恐懼不聞久而不變天理自明中其見矣既得此中則天下在此也四方萬里在此也若事若物在此也信而執之以施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變已熟矣而益方進悶遊于逸悶淫于樂之戒禹方進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之戒是爲天子者不可頃刻而不戒也其難難如此非至愚人其誰願以天下爲樂乎

張氏曰舜以天下讓禹禹以爲在舜之朝臣之有功於國者固非一人也當人人而卜之卜吉則從而授之以天下故曰惟吉之從

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曰毋惟汝諐

無垢曰夫官占之法先斷於人心非盡取於謀卜筮也推先蔽志是先斷之以心也心既已定然後質之於鬼神蓋幽明一也使吾先所見極盡天下至正之理則龜筮其有不從之者乎億志之所見或偏於一偏則龜筮亦不得而私也是龜筮者所以證吾之明暗也舜以人事觀之其子不肖而吾年又老期倦于勤矣大禹乃有盛德元功如此天下非禹其誰乎是朕志先定也在庭之臣亦自謂禹之德大舉天下無足以及之也天下非禹其誰乎此詢謀之間所以皆無異論而叔向也舜之心如此鬼神舍此而何依乎龜筮協從自然之理也由是觀之人不能舍龜筮以自是而龜筮亦不能舍人而自私也龜筮作動植中無情而至公者也先聖取此以決疑非窮知事物之理者其能則神矣神則極高明矣及其出而應物又有以道中庸者焉故惟精所以存神惟一所以守精存之以精守之以一而不能以中行之則崖異卓絕且將乘人乘物則人將何望於我哉此又所以終之以允執厥中也精以存之則神無不明而天下之物莫足以累吾存也一以守之則精無不固而天下之物莫足以更吾守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則允執厥中其可忽哉能允執厥中則賢者智者不忽其易愚者不肖者不苦其難有能者可以俯就不足者可以企及非天下之至中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四海困窮則機能凍餒民不聊生君雖有衆焉得而食此天祿所以永終者也言永終者謂其不復有繼之之道也詩之華詩曰民可以食鮮可以飽此特幽王之時機能虐烝民卒流亡周室由是而大壞君子觀之故作是詩也有天下必以富民爲先蓋百姓足則君孰與不足故四海不困窮則天祿亦長享矣舜欲禪禹以位其告戒之詳至於如此蓋天下大器也有而爲之其可易邪

無垢曰舜使禹爲百揆禹讓於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不聞其復讓也及其禪位禹稱皐陶而不敢當舜亦稱皐陶而歸其美又備述禹之功德盛大天之歷數已在其躬不可避之意又傳以爲天下之大法事已備矣不可已也禹方欲枚卜功臣惟吉之從何其辭遜之深與百揆時不同也曰天下克艱之物也愚者借此以爲樂卒至於亡其軀墮其祖廟智者不若閒巷匹夫劉苦而自保也智者見天下之宮不如貧之安見天下之貴不如賤之樂蓋貧賤者貴輕而憂寡富貴極者貴重而憂深況以中人之資而使在人上氣得行逸樂自恣其能免者幾希舜二十以孝聞三十而歷試諸難六十而即位在位三十有三載而求禪位是生九十餘年矣統羣位禪位六十餘載矣其于一身之理天下之事亦已熟矣而益方進悶遊于逸悶淫于樂之戒禹方進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之戒是爲天子者不可頃刻而不戒也其艱難如此非至愚人其誰願以天下爲樂乎

張氏曰舜以天下讓禹禹以爲在舜之朝臣之有功於國者固非一人也當人人而卜之卜吉則從而授之以天下故曰惟吉之從

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曰毋惟汝諐

無垢曰夫官占之法先斷於人心非盡取於謀卜筮也推先蔽志是先斷之以心也心既已定然後質之於鬼神蓋幽明一也使吾先所見極盡天下至正之理則龜筮其有不從之者乎億志之所見或偏於一偏則龜筮亦不得而私也是龜筮者所以證吾之明暗也舜以人事觀之其子不肖而吾年又老期倦于勤矣大禹乃有盛德元功如此天下非禹其誰乎是朕志先定也在庭之臣亦自謂禹之德大舉天下無足以及之也天下非禹其誰乎此詢謀之間所以皆無異論而叔向也舜之心如此鬼神舍此而何依乎龜筮協從自然之理也由是觀之人不能舍龜筮以自是而龜筮亦不能舍人而自私也龜筮作動植中無情而至公者也先聖取此以決疑非窮知事物之理者其能則神矣神則極高明矣及其出而應物又有以道中庸者焉故惟精所以存神惟一所以守精存之以精守之以一而不能以中行之則崖異卓絕且將乘人乘物則人將何望於我哉此又所以終之以允執厥中也精以存之則神無不明而天下之物莫足以累吾存也一以守之則精無不固而天下之物莫足以更吾守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則允執厥中其可忽哉能允執厥中則賢者智者不忽其易愚者不肖者不苦其難有能者可以俯就不足者可以企及非天下之至中其孰能與於此

理。卜已協從。則亦已矣。豈有乘卜習吉之理乎。再三瀆。則不告。天理之自然者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馬氏曰。文祖者。堯之祖神宗者。舜之宗。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是神宗者。乃堯廟也。繼世者。不忘於始祖。受終于文祖者。堯繼世也。禪位者。受命於所禪之君。故受命必于神宗。舜受堯命。故亦自可推矣。率百官若帝之初。則察璣衡。類帝。禮宗。與夫巡守之事。一皆循舜故事。而不敢忽也。

張氏曰。堯禪舜。而堯受終于文祖。堯言受終。則舜之受命可知矣。舜之禪禹。而禹受命于神宗。禹言受命。則舜之受終可知矣。文祖祖之遠者也。神宗宗之近者也。於前舉遠以見其近。於後舉近以知其遠。皆作書者之法也。舉百官若帝之初者。如舜始事之時也。舜之即位。在璣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編羣神。五瑞則班之。四岳羣牧則覲之。此帝之初也。禹之受命。如之而已。故曰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其信然乎。曰信然。則征之宜矣。曰。禹雖有盛德大功。人臣也。人臣而攝有位。儻非君子。其能無疑乎。有苗之國。昏棄小人。見舜之攝則作亂。至禹至分北。然後已。今又見禹之攝位。則又不率矣。其不率也。以昏迷而不知聖賢之巢也。不恭侮慢。以禹之故。自賢反道敗德。以禹之故。其中必有君子。諗其不然者。故逐之。使在野。必有小人同心以濟其惡者。故用之以在位。民不以爲然。故棄而不保。天不以爲然。故降之咎。其失皆以禹故。其心不明。其氣不平。故爲昏迷而不恭。爲侮慢。爲自賢。爲反道。爲敗德。至小人興之。君子皆棄之。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烝烝乂。不格姦。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無垢曰。贊助也。夫德可以動天。是無遠弗至也。今三苗雖在王畿之外。未爲遠也。德且可以動天地。況近如有苗。豈不可至乎。然而所以弗率而逆命者。豈德有所未至乎。夫五十年向化。一有弗率。遽往征之。是疑於滿矣。退而修德。謙也。謙必招損。此天之道也。然而苗之弗率而逆命。此乃天道釁戒舜禹也。夫頑如瞽瞍。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哀感之也。負罪而不敢辭。引慝而不敢解。祇載以見。而不敢疏。夔夔齊慄。而不敢慢。此以敬感之也。感於此。必應於彼。蠢亦信順之。舜哀敬之力。積久而形見也。至誠尚可以感幽明之鬼神。況頑明如有苗者。其有不感乎。然則弗率而逆命。是

舜禹之誕。形見於有苗者。誠諸中必形諸外。豈可忽哉。

張氏曰。贊者。利道之而已。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酌之詩曰。皇天親有德。則德之可以動天可知矣。夫以天之高遠。德猶可動。其有遠人而不服者乎。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此滿招損。謙受益。所以謂之時乃天道。又曰。易曰。咸、感也。速也。蓋因時乘理而感物之速者。莫如感。故至誠可以感神。夫神之爲物。在色非色。在象非象。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非至誠。曷足以感之。若烝烈之有苗。其有不化之者哉。又曰。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帝乃誕敷文德。將以柔遠人也。舜之文德。其修之也。固有素矣。至此乃曰誕敷者。蓋亦聖人躬自厚之道也。夫干戚之舞。羽旄之容。文舞者所執也。蓋武以象扞蔽之功。故其執以干。干主扞蔽故也。文以昭緊蔽之德。故其執以羽。羽主翳蔽故也。舜以干所以示武之可威。舜以羽所以示文之可愛。非武非文。無以示德。則舜于兩階者。示之德故也。此所以七旬有苗格。則其盛德可知矣。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無垢曰。德者。得也。心有所得。凡外之富貴貧賤。死生患難。不足以動之者。是所謂德也。儻有一毫動蕩。凡心俗慮。豈可謂有所得哉。允迪厥德。謂信行其所得也。欲知所得有無。第觀謀事明與暗。弼人和與乖耳。夫信行其所德者。心地廓然。洞見是非成敗利害之微。近在一世之表。遠在千萬年之外。莫不如鑑之照形。燭之炤物。其謀事豈有不明乎。心神和粹。使人之異意也消。繆意糾謬。格其非心。穆如春風之著物。卷如和氣之襲人。其弼人豈有不諧乎。

張氏曰。堯舜若也。若稽古於上。所以盡君道。禹皋陶臣也。若稽古於下。所以盡臣道。君臣上下。分雖不同。其於古也。必皆有以若稽之。蓋以事不師古。而克永世者。未之聞也。又曰。自仁不仁言之。則有吉有凶。自智不智言之。則有昏有明。君子之於德。向吉而背凶。舍昏而即明。則其允迪可知矣。又曰。能允迪厥德。則心徹於內。而思慮不蔽。智徹於外。而視聽不悖。以之成謀。則明。謂其智足以燭理故也。以之受弼。則諧。謂其仁足以從諫故也。謀之既臧。則其是違。謀之不臧。則其非改。非所謂謨明也。海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非所謂弼諧也。凡皆以不能允迪厥德而有物以蔽之故也。

呂氏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此兩句。史官斷盡皋陶爲人。有德者必有言。皋陶以謨明天下。史官惟恐人徒知其謨之出於言。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則諧。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無垢曰。禹問如何。其言未終。不知皋陶何所見。而遽然美之曰都乎。以此知古人默識衆理。見其要領。

面發於呼都之間者。他人蓋莫知也。其美如何。使九族親厚。近臣勵翼。亦可謂大矣。然不過吾允迪厥德而已。豈非可歎美乎。吾何以知德之所在哉。謹厥身修思永而已。夫謹厥身修者。以謂修身不可不謹也。根據脩身也。惟不謹其所取。根據遂至於無君。黑途至於無父。非弊如何。弊在不思而已矣。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豈肯遽然無所稽考思慮。妄以謂修身之法在此哉。必也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於利中求害。於是中求非。參之於心。驗之於古。而之於朋友。正之於父師。必使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惑不悖。無疑不惑而後已。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提乎巧言令色孔壬。

無垢曰。知人乃哲也。哲則能隨人才大小而官之。安民乃惠也。惠則能使天下皆懷之。審堯能盡哲惠。顧如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之徒。一皆使之在朝廷。豈能害吾知人安民乎。惟堯之德。未至於哲惠。所以憂四凶在庭。吾不能不惑其姦。而保其有哲惠之德也。嗚呼。此禹之見耳。至人不審其材。民不獲其所。所以憂。所以遷。所以畏。則以不自夫驩兜之比周。瑾在所疑而放之。三苗之作亂。理在所遷而竄之。巧言令色孔壬。若共工者。理在所畏而流之。非能哲而惠之君。豈能爲此。儻使四凶不去。此不哲不惠之歸也。禹反以爲不能哲惠者。此自其艱難中見之也。堯固如是哉。然則禹謂吾能哲而惠乎。不能者。正堯之用處。使天下後世。皆知堯以謂不能。則其能豈有既乎。余指其憂遷此而欲學堯者。當如禹之言。以不能自處可也。此又聖賢之微意。

孔子曰。甚哉人之難知也。天地吾知其寒暑代至。而萬物所以生也。鬼神吾知其鑒察幽微。而禍福所以應諸人也。山川吾知其險阻在前。而梯航可以逾也。若夫斯人。吾不知其思慮藏諸心。而緣事以發也。將以言求邪。則其議論莫非聖賢。而所爲不少佯焉。出而面諂人。則道前古之道。餘而師於善。退而行考邪。則其獨居操履。修正無缺。而處衆莅事。什襲通其情焉。志愈而中變。則又小人焉。藏諸中發諸外者。言與行爾言。行既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提乎巧言令色孔壬。

無垢曰。知人乃哲也。哲則能隨人才大小而官之。安民乃惠也。惠則能使天下皆懷之。審堯能盡哲惠。顧如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之徒。一皆使之在朝廷。豈能害吾知人安民乎。惟堯之德。未至於哲惠。所以憂四凶在庭。吾不能不惑其姦。而保其有哲惠之德也。嗚呼。此禹之見耳。至人不審其材。民不獲其所。所以憂。所以遷。所以畏。則以不自夫驩兜之比周。瑾在所疑而放之。三苗之作亂。理在所遷而竄之。巧言令色孔壬。若共工者。理在所畏而流之。非能哲而惠之君。豈能爲此。儻使四凶不去。此不哲不惠之歸也。禹反以爲不能哲惠者。此自其艱難中見之也。堯固如是哉。然則禹謂吾能哲而惠乎。不能者。正堯之用處。使天下後世。皆知堯以謂不能。則其能豈有既乎。余指其憂遷此而欲學堯者。當如禹之言。以不能自處可也。此又聖賢之微意。

孔子曰。甚哉人之難知也。天地吾知其寒暑代至。而萬物所以生也。鬼神吾知其鑒察幽微。而禍福所以應諸人也。山川吾知其險阻在前。而梯航可以逾也。若夫斯人。吾不知其思慮藏諸心。而緣事以發也。將以言求邪。則其議論莫非聖賢。而所爲不少佯焉。出而面諂人。則道前古之道。餘而師於善。退而行考邪。則其獨居操履。修正無缺。而處衆莅事。什襲通其情焉。志愈而中變。則又小人焉。藏諸中發諸外者。言與行爾言。行既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提乎巧言令色孔壬。

張氏曰。載。舉也。采。亦舉也。載之爲事。見於已成而行之。采之爲事。行之事。舉某事。此可見之行也。以此而知人。則人之情僞是非。無垢曰。夫自寬至彊。皆天與之性也。自栗至義。皆學問之力也。任有用之總矣。夫五穀之性。可以濟飢而養氣。此天與之性也。使任其自生自成。則稂莠害之。蝥賊殘之。必不使之沮洳。旱則溉之。必水旱乾溢之。則穀實不成。與凡草等耳。惟耕耘以時。除害惟謹。水不使之瀦滓。其土薄。使脈理潤。深其耔植。使本根堅。然後實顯。實栗。實堅。實好。千倉萬箱。以享上帝。以祭祖先。以燕賓客。以給老幼。同受終歲之飽焉。德亦猶是也。一才之人。無可法則之上矣。直可悟也。此所以寬必養之以栗。至於學問輔之。則所謂允迪厥德也。又曰。寬如劉寬。柔如馮道。愿如鄧艾。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張而毅。彰厥有常。吉哉。

張氏曰。載。舉也。采。亦舉也。載之爲事。見於已成而有爲。載采采者。言其所行之事。舉某事。此可見之行也。以此而知人。則人之情僞是非。無垢曰。夫自寬至彊。皆天與之性也。自栗至義。皆學問之力也。任有用之總矣。夫五穀之性。可以濟飢而養氣。此天與之性也。使任其自生自成。則稂莠害之。蝥賊殘之。必不使之沮洳。旱則溉之。必水旱乾溢之。則穀實不成。與凡草等耳。惟耕耘以時。除害惟謹。水不使之瀦滓。其土薄。使脈理潤。深其耔植。使本根堅。然後實顯。實栗。實堅。實好。千倉萬箱。以享上帝。以祭祖先。以燕賓客。以給老幼。同受終歲之飽焉。德亦猶是也。一才之人。無可法則之上矣。直可悟也。此所以寬必養之以栗。至於學問輔之。則所謂允迪厥德也。又曰。寬如劉寬。柔如馮道。愿如鄧艾。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張而毅。彰厥有常。吉哉。

尚書精義卷七

而溫。若李泌者。簡而廉。若馬援者。無而寡。若顏眞卿者。彊而義。若李固者。皆以事閒輔之。故皆有可觀。使爲天下得此數公者在朝廷。其尙爲不治者乎。

范氏曰。寬而栗。性寬厚而能莊栗。寬者失于太緩。故能莊嚴祇栗。乃爲德。柔而立。性寬和而能有立。柔者失於懦弱。遇事未必能執守。有立乃爲德。愿而恭。愿愨者謹也。性謹愨者。夫子謂之鄙。恭而敬。恭治也。能治事謂之亂。能治事者。或特才輕物。心不莊敬。治而能敬。乃謂德。擾而毅。擾順也。果決爲毅。性和順者。夫於無斷。故擾而能毅。乃爲德。直而溫。正直者。失于剛訐。故直而能溫。和乃爲德。簡而廉。簡大者。廉謂有廉隅。如物之有棱曰廉。性簡大者。失於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簡而能廉。乃爲德。剛而塞。塞實也。剛者能斷。失于空疏。內心充實。不爲虛剛。乃爲德。必有事彊。彊之人。動必合義。乃爲德。此九者。謂之九德。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人君用九德。必彰顯有常之人而用之。然後爲善。若寬者常能祇栗。柔者常能自立。久而不變。謂之有常。用有常之人則吉。用無常之人則凶。故曰吉哉。

胡氏曰。所謂撫于五辰者。五行之辰也。水、火、金、木、土。在地則爲物。在天則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月令之說者。則又撫于五辰而底績其疑矣。

黎氏曰。一言盡天地之道。中之謂也。九德中之本也。晏陶之言。深于本也。夫寬舒者。或在緩緩。故抗之者。皆足以成其材而爲用矣。是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以春秋出納火。則金之事可知矣。然水與土。金與火之事多合焉。則以相待而成功。相資以爲用故也。所爲撫者。如撫萬物之撫。有愛心焉。五行之材。愛之則繁。廬虛之則彫殘。非特五行也。凡撫皆然。若鄭國火。則火不撫矣。鑄非其人。則金不撫矣。鮌陻洪水。則水不撫矣。斧斤不以其時。則木不撫矣。然則何以言辰也。自甲至癸謂之日。自子至亥謂之辰。日陽也。辰陰也。堯典言敬授。則君道也。故言時。時者日運而成之也。此篇言九德。則臣事也。故撫言辰。辰者五行運而成之也。

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撫不通。後之事士。膠於言而貴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而。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拿得關之僭天子。故觀者觀其意而已矣。

呂氏曰。翕受敷施。人見君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合天下之才爲才。收而受之於一己。而又散之於天下。惟九德咸事。然後可謂俊乂在官也。

斷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撫垢曰。天下之事。撫一事不出於天者。有是事必有是官。官所以代天治事也。一官曠則一事闕。一事闕則天事有不舉者。人君代天君天下。不舉可乎。夫天事之舉。以官得其人。官得其人。以人君之九德。厥德允迪厥德。以戒懼於隱微。此皋陶所以言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乃孔壬者。動之微也。戒懼正當在此。於微稍怠。則爲逸。於微稍息。則爲欲。逸欲之微。兆於方寸。潛行於天下。是教天下以逸欲矣。天下之人。自寬而栗。至強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邱陵積土。以爲之高。江海積水。而爲之大。大人合幷以爲公也。惟其以是天下之才。還爲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以爲患也。至於諸侯。則以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天子之衆。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矣。即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其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垢曰。翕受之者。兼收而並蓄之者也。敏施者。各隨其德。以待其職事。故在官者。皆俊乂之士。而無猥瑣。其之人。爲百僚者。有相師之風。而無頹墮。好勝之態。爲百工者。因時建事。而無怠隋苟且之心。如此。則剛柔適中。緩急有序。其無事也。則論思之際。有從容之妙。事中其機。會逢其適。春之治不行於秋。秋之治不興於夏。如呂氏月令之說者。則又撫于五辰。而庶績其凝矣。

胡氏曰。所謂撫于五辰者。五行之辰也。水、火、金、木、土。在地則爲物。在天則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者。皆足以成其材而爲用矣。是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以春秋出納火。則金之事可知矣。然水與土。金與火之事多合焉。則以相待而成功。相資以爲用故也。所爲撫者。如撫萬物之撫。有愛心焉。五行之材。愛之則繁。廬虛之則彫殘。非特五行也。凡撫皆然。若鄭國火。則火不撫矣。鑄非其人。則金不撫矣。鮌陻洪水。則水不撫矣。然則何以言辰也。自甲至癸謂之日。自子至亥謂之辰。日陽也。辰陰也。堯典言敬授。則君道也。故言時。時者日運而成之也。此篇言九德。則臣事也。故撫言辰。辰者五行運而成之也。

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撫不通。後之事士。膠於言而貴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而。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拿得關之僭天子。故觀者觀其意而已矣。

呂氏曰。翕受敷施。人見君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合天下之才爲才。收而受之於一己。而又散之於天下。惟九德咸事。然後可謂俊乂在官也。

斷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撫垢曰。天下之事。撫一事不出於天者。有是事必有是官。官所以代天治事也。一官曠則一事闕。一事闕則天事有不舉者。人君代天君天下。不舉可乎。夫天事之舉。以官得其人。官得其人。以人君之九德。厥德允迪厥德。以戒懼於隱微。此皋陶所以言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乃孔壬者。動之微也。戒懼正當在此。於微稍怠。則爲逸。於微稍息。則爲欲。逸欲之微。兆於方寸。潛行於天下。是教天下以逸欲矣。天下之人。自寬而栗。至強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邱陵積土。以爲之高。江海積水。而爲之大。大

溫公曰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焚山森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器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言爲人主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

陳氏曰一日之間幾微之事其積有萬一或不謹一或不懼其失可勝既邪兢兢謹也業業懼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固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史氏曰因天理以爲之教化則代之者不可異其心順天道以爲之賞罰則行之者不可怠其志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無垢曰欲知天之所在即民可見也故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也天之明畏即民之明畏也如是民之聞見天之聰明也民之喜怒天之明威也豈可欺哉同寅協恭和衷則知典禮之合於天政事懋哉懋哉則知賞刑之合於天其應如此賞可欺哉夫合天下之喜怒以爲明威則天之爲天亦可見矣儻有一毫私意橫乎其心者皆非天也　又曰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爲喜怒合天下之喜怒以爲賞罰不以貴賤高下其心故也然則有土之君獨何所恃乎所恃者敬而已矣

張氏曰高其目下其耳天之聰明也其所以聰明者因民之聰明而已善者編之惡者刪之天之明畏也其所以明威者因民之明威而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其聰明因民可知矣民之所就天之所予民之所去天之所奪則其明畏自民可知矣於天言明畏於民言明威者蓋天不離於無威於天言畏則威可知矣於民言威則畏不足道也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理與天爲一則其好惡取舍未嘗與天違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自民聰明以敘有典秩有禮則典禮不違民性自民明威以命有德討有罪則賞罰不悖民心聖人之因民乃所以因天者也然而天之明畏豈擇貴賤而加之故曰達于上下如是則有土之君可不欽哉故曰敬哉有土

象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象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能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鮮鳥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萬寨金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然後爲后稷奏庶食鮮食懋遷有無其功鉅者也雖鳥獸而讓功豈而否不亦昭昭然乎

無垢曰孔子云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不厭不倦即贊襄之意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言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不已者天也文王也孔子之不厭不倦象陶之贊襄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思日贊贊襄哉則允廸厥德不

已而德日新矣又不已則日日新矣又不已則又日新矣

東坡曰贊進也襄上也象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思日夜進進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

益稷

無垢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贊協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揖懷吾憤至公之心其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乎唐周之時得列名於禹象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愎之意庶幾其少衰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播而奏艱食鮮食兩人與同其勞苦其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象陶之後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無垢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已之心歎曰美哉此好善之心然象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言哉予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得者在克艱之言爾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　又曰禹之功四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別自求功象陶之謨即舜之謨舜不於象陶之外別自陳謨至于禹之心即象陶之心所以不見功在大禹而若在己也

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敕戒皆歌歌其功德其言辨故錄而爲謨大禹謨、象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

然稷爲后稷益作虞奏鮮食懋遷有無其功鉅者也雖鳥獸而讓功豈而否不亦昭昭然乎

象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能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象陶曰俞師汝昌言

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墊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豈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憂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豈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

呂氏曰子乘四載即傷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鳥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畝寨金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故但艱食所謂救衆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食相資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斷絕不通故象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能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象陶曰俞師汝昌言

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墊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豈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

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敕戒皆歌歌其功德其言辨故錄而爲謨大禹謨、象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

然稷爲后稷益作虞奏鮮食懋遷有無其功鉅者也雖鳥獸而讓功豈而否不亦昭昭然乎

象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能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故但艱食所謂救衆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食相資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斷絕不通故天下之物有處充積無處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不均化居變其居植謂如此處出茶茶必有餘植故化之於出鹽之地使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物物如此自然均足於是烝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得其治而非禹之爲鮮也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不伐不自滿假之人也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怠不求何用不臧主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今乃歷舉其功似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當存敬懼之心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諶。斯民難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之道如何。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之道也。止謂心所安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心則安矣。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忽乎。然而幾有起於纖妙。變有生於倉卒。古人所以詠履霜之不早。戒萇楚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當觀幾微於將然也。審證參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禮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爲是。未必天下皆以爲是。自以爲正。未必天下皆以爲正。私意妄見。其害人多矣。此所以有望於正救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正救之臣直。則天子曰。然。弼臣曰。不然。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愧。以變而無忽。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耳目見。蓋自於上。則無不快于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人心既同。則翕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矣。

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戒舜。所以使之謹乃在位。欲其無輕於得人故也。又曰。夫爲人君者。止於仁。爲人臣者。止於忠。爲人父者。止於慈。爲人子者。止於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蓋以舜之爲君。當止於仁。故也。仁者靜。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鑒於流水。而能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則爲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則其動不妄。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我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己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爲之君者。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應。徯志。不應者。聽唱而和之之謂也。徯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不應徯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申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又從而重命之。以休福也。

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靜。能靜然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其止。則反覆倒置。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隨之事不一。而皆有以至善。以爲止。反覆終始。不忘於止。然後能定。能靜。能安。至於能安。至于安矣。則象天下之事。不能易其止。其慮患也甚微。其應物也。出於無心。慮患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曙慾不生於心。惟康則利害不汨於中。嗜慾消。而利害之甚者不能汨。則凡夠輔乎我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無有逆我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此。則非惟人歸之。天亦將申錫其命。以休美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衆臣。與親近之力爾。禹之曰。鄰哉臣哉。又言此事。在親近與衆臣之力爾。其言反覆動急。此乃舜深見此理。嘗臣鄰交修。不可少怠也。夫有衆臣效職於外。然後論思獻納之

尚書精義卷八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戴氏曰。甚哉。舜、禹、君臣相爲戒敕。而成無爲之治者。何其詳也。仁義以爲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四方。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於是觀我以象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於是以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絺。以爲裳而已。日月星辰。以昭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變。而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用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刑政。燦然具備。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齊遬。可以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以爲斷也。斷則所以爲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壬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於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

章公自衮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蓋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雌。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雌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衮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殺之制。於周爲詳。

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彝至黼黻。此六者。皆繡於衮。故云繢繡繢鉄也。鉄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也。故皋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

臨川閻曰。宗彝所以象孝矣。象孝矣取於虎雌。文公曰。虎、義也。雌、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雌。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徵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無垢曰。余讀至此。乃知舜之所以求於羣臣也。深矣。夫左右有民。實力四方。觀古人之象以作服。以辨貴賤。而德備實而德劍之。則足以失父之慈。而未足以爲子於道。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教也。故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又曰。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堯亦以其身之不率也。是故在於不幸之中。又有甚此。而輒自違之。或怠慢勸。或私意害公。或讒說妨正。於此四事。一皆背違。則又望於臣下之正救也。然人主勢位崇高。生殺可提。其有顧望恓惶者。雖曉然知人主背違。本欲納諫。提其刑威。乃面從其短。退知言其不然也。徒爲後言以自解而已。可謂不忠之大者。舜察臣下之情。乃至於此。可謂明聖矣。

又曰。夫臣鄰之間。實爲明聽。不失其職。至於君自背違。則致正救之義。此乃賢人君子也。若夫實爲明聽。一皆失職。及見背違。又不正救。此乃庶頑讒說也。古人以心不則無義者。謂之頑。而傷良者謂之讒。頑讒之人。心背正道。必以舜之欲爲未然。口生浮言。必以舜之欲有所沮。豈有實爲明聽正救之心乎。舜之待之亦有道矣。其道如何。候以明之。使之知恥。而又不改。則徵以記之。使之知悔。而又不改。則書用讀哉。使之知懼。其所以困厄之如此者。豈有他說。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劉公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所謂以樂教也。格則承之庸之者。既教而成矣。則有德者承之。而承之者。使之在位也。有能者庸之。而庸之者。使之在職也。否則威之者。教之不率。而後威之以刑。先生所以成就天下之材。至於如此。可謂至矣。

禹曰。俞。說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敬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敏。同日奏罔功。

無垢曰。禹聞舜威之之言。有似有苗不率。遽令徂征之意。所以有俞義之旨也。夫庶頑讒說。所以不格者。必吾有所未至也。豈可遽威之哉。聖王所以大有過人者。以知責己之道也。如有苗逆命。帝知德有所不至。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矣。蓋省己修德。積而至於七旬。吾之德日新。則彼之暴日去。威德之理也。

蕭氏曰。賢否明則人安於分。而無有競心。是以讓也。名器不濟。而不敢慢。是以敬應。苟不於是敷奏。而

大同之則是私於親近。而賢者遠。故曰遽於無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無垢曰。舜聖人也。豈有傲乎。曰遽征有苗。益則曰滿。遽威庶頑。豈可不謂之傲乎。此心不已。必變爲慢。慢遊是好。晝夜不息。至罔水行舟。以積其逸欲。朋淫于家。以聖其天常。晉傲不已之積也。傲不已。則殄厥世者。乃傲之影響也。今庶頑之不格。豈有以召之者然乎。予懲創傲虐之絕世。所以娶于塗山。不敢久安。越四日而往治水。啓呱呱而弗子。過門而不入。其心所念。惟荒度土功耳。

顧氏曰。堯之爲父而子之。惡乃至于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何也。將堯之道不行於嚚子。先之以恩。而後之以義。惟先恩而後義。則雖其不善。而不至於忘父子之情。夫丹朱既已不善矣。彼堯將備責而懲創之。則足以失父之慈。而未足以爲子於道。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教也。故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又曰。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堯亦以其身之不率也。是故在於不幸之中。又有甚此。固聖人明父子之際者。雖然。蓋亦文而過之也。舜之爲聖人也至矣。而禹戒之丹朱者。何也。此所以見君臣之無間也。舜聖矣。猶戒以丹朱。下而遠者。其可以默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胡氏曰。自義甸薄海隅。其爲地幾何。則舉士之職。其爲衆難何。則舉士之演。莫非王臣矣。先王以地之不能自守也。必分地而與之守。以民之不能自治也。必分民而與之治。此分內外以爲藩。異遠近以爲服。不得已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則大邦小邦。同姓異姓。皆不出五服之內。而弼成之。則至于五千也。蓋方禹治水之初。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舂作秋成。有弗穫者焉。則天下蓋皆否而無泰。陂而難通。惟地平天成。人得平土而居。山治則鳥獸之害消。川治則龍蛇之居遠。則向之所謂否者。今則易而爲泰。向之所謂陂者。今則變而爲通。朝覲會同。於是以均。道里貢賦。於是乎一。以之頒正朔。以之考制度。無不由此。非禹弼成之。尚何能爾。蓋拂我而相之之謂弼。則禹之功。有治險爲平。傷害爲利者矣。然後一州得十二諸侯爲之師。而有以取正。五國建一諸侯爲之長。而有以爲率。使內外相聯。小大相屬。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德讓完備。政無不舉。則各建有功。乃其教也。　又曰。成就天下之材。至於如此。可謂至矣。

禹曰。俞。說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敬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敏。同日奏罔功。

無垢曰。禹聞舜威之之言。有似有苗不率。遽令徂征之意。所以有俞義之旨也。夫庶頑讒說。所以不格者。必吾有所未至也。豈可遽威之哉。聖王所以大有過人者。以知責己之道也。如有苗逆命。帝知德有所不至。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矣。蓋省己修德。積而至於七旬。吾之德日新。則彼之暴日去。威德之理也。

相統冀之遠矣。所謂州者。蓋要服之內也。

帝曰。讓殷德。時乃功。惟敍。皋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張氏曰。由而行之之謂迪。迪殷讓者。言天下之人。皆由舜德而行之也。舜以謂天下之人。皆建殷德。是汝功惟敍故也。乃功惟敍者。九功之得其敍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則六府之得其敍也。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則三事之得其敍也。六府得其敍。則民有常產。三事得其敍。則民有常心。既有常產。又有常心。則其德也宜矣。　又曰。率九功之敍而不違者。在所賞。違九功之敍而不率者。在所刑。皐陶之方施象刑。惟明。乃所以敷九功之敍也。當是之時。惟茵頑不即九功之敍。自非方祇厥敍之人。其能明刑以治之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惟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無垢曰。嗚呼。舜廷之臣。幾於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形。大舜於庶頑讒說。貢之太嚴。不知自反。而禹乃以修德諄諄反覆辨論。幾數百言。舜終不悟。若不然禹之說者。夔乃以典樂之事諫焉。蓋言庶頑讒說。皆舜有以感召之也。豈可不自反而修德哉。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堂上之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與夫歌詠。有以召之也。鳥獸蹌蹌。則堂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作有以召之也。鳳凰來儀。則簫韶有以召之也。烏獸率舞。庶尹允諧。則擊石拊石。有以召之也。夫樂一入中和。隨類感召如此。則庶頑讒說之不格。豈可不自反而修德乎。夔之所言。所以成就禹之所陳。而開悟舜之心也。禹、夔二公。其心無他。一於是而已矣。夔以樂爲言。則又顯然可見者。如祖考之難格。升朱之難化。烏獸之難感。樂一動。尙使之來格。使之在位。使之率舞。使之來儀。若執契券以取責於人。無不如其意者。苟吾德之已至。豈有如庶頑讒說者。而不格者。舜可以無疑乎。

胡氏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則樂之象成。其來久矣。自咸池、雲門、大章之樂作。而舜因之。則韶之爲樂。盡善盡美。而無以加之矣。然樂之數。不止乎上下而已。蓋堂上之樂。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是也。堂下之樂。所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所謂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者是也。傳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故樂以登歌爲貴。則凡以詠者。皆堂上之樂矣。貴人聲也。故樂以登歌爲貴。則凡以詠者。皆堂上之樂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故樂以磬聲爲依。則凡以間者。皆堂下之樂也。所謂間者。乃堂上堂下之樂。迭作而已。則羣后德讓。鳥獸蹌蹌。不亦宜乎。　又曰。戛擊是作止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竹。蓋以爲鄰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　又曰。九成必以簫者。凡樂之發而已。天命人君。其要貴於不負其所畀。人君勤正天命。其要貴於不悖其所爲。故能措天下於安事無事。如是者。豈有深遠難曉之迹。變化不可知之理。一言而可盡者。惟在順時。惟在謹微耳。舉天下之事。有深於幾者。是以人君之政。有一相戾於其間。陰陽乖謬。寒暑四時。將不得其正。生民將受其弊。爲之上者。安得不謹乎。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陸川曰。皐陶承歌以戒帝。有謂屢省乃成。欽哉。蓋善始非難。而善終爲難。能于亂安不至于危。孟子曰。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是遊豫人之所不免也。君子非不遊也。遊至於盤。則不可也。此太康所以逸豫盤遊。而至于失邦矣。

無垢曰。皐陶喜舜之開悟。不自知其言之出也。所以將順成就舜勉天命之美意。而又堅固之使不變。或風或雅而爲踏踏。則非其應也。楊雄曰。風凰踏踏。匪堯之庭。其知言乎。簫韶必以九成者。韶出於可欲。文樂也。武出於不得已。武樂也。文爲陽。武爲陰。陽之變止于九。陰之變止于六。凡樂每一變爲一成。故

韶以九成。武以六成。　又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前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蓋孔子自謂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夫聖人之出處。天運之所在。天下之所以治亂者也。　又曰。周公攝召公曰。收罔勖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言在上者勉而不怠。則足以倡其臣。在下者德降于民。則足以感其君。舜所以無爲于上。而禹、皐所以樂盡其心者。一唱一雖。皆得其道也。鳳凰以其匹而來也。實在此時。周公以禹、稷、自任。以舜望成王。蓋亦有深意乎。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無垢曰。夫人事皆天命也。修人事是謹天命。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以感召言之。則人事不至。則是忽天命。修德以格庶頑。此人事之盡者也。人事之盡。則是勑天命之時矣。庶頑不格。此之咎不修。當于時幾而察之。庶頑不格。此當throughout天命之時也。以威俟之。則失天命之幾也。以威俟之。則失天命之幾也。自任以舜望成王。蓋亦有深意乎。

公以禹、稷、自任

遠大之使不息也。至於廣續舜殷阪之歌而歌之。至於載而不已者。此又皐陶贊舜之自反而修己也。其敬之意。以謂殷阪良哉。庶事康哉。實由乎元首明哉而已。是良與康。乃人君明辯之效驗也。又以謂殷阪惰哉。萬事墮哉。實由乎元首叢脞而已。是惰與墮。乃人君叢脞效驗也。然則庶頑不格。是誰之過歟。而區區欲以射侯建罰。審識威刑以懼之。亦幾於苛碎矣。不若退而修德。知夫惰與墮。皆吾叢脞所致。康與良。皆吾明德所致。則修德其敬已乎。大禹之意。變之意。皐陶之意。無非使舜之自反。舜祇敬三人之意。而拜曰。然自我以往。其敢不欽乎。

范氏曰。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溫公曰。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

尚書精義卷九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蔡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蔑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無垢曰。洪水滔天。九州蔑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入于海。水盡土見。即任其土地所出。而作貢法。不增其所有。不虧其所無。不強以所無。不強以難得。此之謂任土作貢。

張氏曰。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而自堯舜以前。天下經界。亦皆分而爲九。遭洪水之時。經界紀壞。封圻湮沒。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海。西北距河。是爲兗州。北據海西距岱。是爲青州之界也。

張氏曰。橫流之初。土爲水之所沒。則土未平矣。禹於是疇而治之。故先之敷土。序言隨山濬川者。言其終也。經言隨山刊木者。言其始也。蓋隨山刊木。然後川可得而濬。序總一篇之意。故以隨山濬川言之。經言治水之序。故以隨山刊木言之。此作書者之法也。冀高山大川者。贊之爲言定也。高山既定。則九州之封域疆界理矣。

可得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不別九州之地。則大界不分。不隨山則地勢高下無從而知。不刊木則道路無從而辨也。不奠高山。則無以定位。不奠大川。則無以行水。規模如此。其間曲折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嶽者。大川如四瀆者。東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則又惟此意而造化之耳。

張氏曰。橫流之初。土爲水之所沒。則土未平矣。禹於是疇而治之。故先之敷土。序言隨山濬川者。言其終也。經言隨山刊木者。言其始也。蓋隨山刊木。然後川可得而濬。序總一篇之意。故以隨山濬川言之。經言治水之序。故以隨山刊木言之。此作書者之法也。冀高山大川者。贊之爲言定也。高山既定。則九州之封域疆界理矣。

張氏曰。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而自堯舜以前。天下經界。亦皆分而爲九。遭洪水之時。經界紀壞。封圻湮沒。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海。西北距河。是爲兗州。北據海西距岱。是爲青州之界也。

張氏曰。橫流之初。土爲水之所沒。則土未平矣。禹於是疇而治之。故先之敷土。序言隨山濬川者。言其終也。經言隨山刊木者。言其始也。蓋隨山刊木。然後川可得而濬。序總一篇之意。故以隨山濬川言之。經言治水之序。故以隨山刊木言之。此作書者之法也。冀高山大川者。贊之爲言定也。高山既定。則九州之封域疆界理矣。

而知。不刊木則道路無從而辨也。不奠高山。則無以定位。不奠大川。則無以行水。規模如此。其間曲折。則又惟此意而造化之耳。

張氏曰。橫流之初。土爲水之所沒。則土未平矣。禹於是疇而治之。故先之敷土。序言隨山濬川者。言其終也。經言隨山刊木者。言其始也。蓋隨山刊木。然後川可得而濬。序總一篇之意。故以隨山濬川言之。經言治水之序。故以隨山刊木言之。此作書者之法也。冀高山大川者。贊之爲言定也。高山既定。則九州之封域疆界理矣。

州之山正矣。大川既定。則九州之川別矣。冀高山大川。則九

草木蔽翳故隨所至之山斬木以除蔽翳闢于斯時也水土之功未施故定者高山大川而已

冀州既載

無垢曰冀、堯所都也禹治水自冀州始冀州河所注也爲害特甚治在所先也自冀而兗自兗而青自青而徐河水流行同歸於海然後自徐而揚自揚而荆自荆而豫自豫而梁以治江淮之水自梁而雍以治河上流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揚、荆之水泛揚而入海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泛青、徐而入海其治水次序尚可考也向非禹識大體先別九州之界然後隨山刊木以開水路奠高山大川以辨四方其何能知水之所出入而治之如此其密哉禹之治水猶兵法之用兵也先登高山以望敵之大勢某處陣堅某處陣薄某處走路也某處險地也然後避其堅而衝其薄奪其險地而蹈其走路其間變化出入倒行逆施則又在將之智略如何耳禹之別九州以至奠高山大川然後治水豈非出于此歟

范氏曰冀州堯所都禹治水自帝都始故先言冀州堯都平陽冀州之域今河東晉陽是也

張氏曰禹之治水始于冀州終于雍州冀州爲最下而又帝之所都先其下然後水有所歸矣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是故水勢趨下而萬折必東者自然之勢也九州之治莫先于冀由冀而東南次青由青而東南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由豫而西次梁由梁而北次雍由先後之序必始于東南終于西北豈不以東南者地之最下者哉先或後一終一始曷容任私智于其間哉蓋亦順道其勢而已矣

壺口治梁及岐

無垢曰既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治矣以言壺口之水既入于河則梁岐積水皆自壺口而通流于南河矣梁、岐、雍州界而言于冀州者以言梁、岐水脈與壺口相連也

王氏曰田與賦皆分作九等故有上中下而上中下之間又各分之故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又有下上、下中、下下是爲九等故上上爲第一上中爲第二以次至下下爲九等　又曰賦乃田中所出故八州言賦皆在田之下惟此在田之上者傳之誤也且九州咸田與土品第卑而賦則高何也蓋田土雖性有多寡故田與土品第卑者其數少也田土品第卑者其性不美也賦則品第高者其數多也故賦與田土品第不同

東萊曰水患平見其土色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冀兗之都舉事皆出於此所以特置於他州然別有治之最下者咸先咸後一終一始曷容任私智于其間哉蓋亦順道其勢而已矣

壺口治梁及岐

無垢曰既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治矣以言壺口之水既入于河則梁岐積水皆自壺口而通流于南河矣梁、岐、雍州界而言于冀州者以言梁、岐水脈與壺口相連也

東萊曰既治壺口治梁及岐梁、岐皆是龍門左右之地水之所以爲患正緣龍門狹隘壅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爲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爲無事也推之爲學豈因循不作爲無事爲其所當爲作爲無事今人治水最難聖人惟先爲其難非聖人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爲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無垢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者以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于太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衡、漳在懷北覃、懷、底績是先治上流也順流而下至於衡、漳使漳水入渤海渤海入東河也或治東而西流或治上而下流或治下而上流皆禹一時造化知利病所在而治之不可以一途求也錯以地理考之昭然黑白分矣治天下猶治水也豈有常形哉惟知利病所在滯者與之弊者補之或寬或猛不可豫定行其所無事而已吾何容心哉

張氏曰太原之地水攻渴而壤矣必將有以修之故謂之修太原覃、懷、近河之地也衡、漳者漳水之橫流也其治之非一朝一夕之力故曰底績所以見其積功之成也

壬氏曰治水或言地名或言山名或言水名者言地名則以地有水灌漫也言山名則以山有水壅塞也言水名則以水汎濫而不見故道也治山之水者自上而達之于下治地之水者自小而達之于大故初則至于川次則入于河中則歸于海歸於海則無壅塞灌漫不見故道之患矣治水或言載或言疏或言決或言排或言導或言瀹或言濬或言澮或言距或言川或言澤或言陂或言障或言溝或言畎或言澮或言距或言川或言澤或言陂或言障或言溝或言畎或言澮或言距或言川或言澤或言陂或言障或言溝或言畎

功舉則治及于東夷。故胥曰。嶋夷既略。萊夷作牧。徐曰。淮夷蠙珠暨魚。雍、蒙之功舉。則治及于西夷。故梁曰。和夷厎績。西傾因桓是來。蘆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蓋聖以道撫天下。面無內外之間。故雖蠻夷亦不棄。此禹之功。所以在于四海而與夫以鄰國爲懷者異矣。

東萊曰。夾右碣石入于河。此帝都通漕運之道。凡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于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

無垢曰。禹既定冀州。則自冀而東。以治兗州之水也。分別九州之疆界。故定兗州分野。曰濟、河以爲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者。乃兗州也。既定其大界。則一州之山川。不出乎濟、河之間。至於其間土色田賦貢篚草木。則又別白而言之。使人主欲知兗州風俗土地。可按圖而知也。有司將有所須。必察其州之所出者而取之。不貢以所無。不廢其所有。不求其所難得。此又禹別九州之意也。其深矣哉。

張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兗州之界也。九河之源。出於積石之西。其始則一流。而至於兗州。遂析而爲九。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無垢曰。九河、雷夏、灉、沮。皆在兗州。禹先治河。使九河復歸故道。雷夏復爲故澤。而灉、沮二水。復會同于雷夏。則兗州之水患除矣。　又曰。此州治水。略不及山。則知兗州多平地。而河患爲甚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無垢曰。九河既復故道。雷夏既復爲澤。灉、沮二水。又復會同於雷夏。則水患盡除。而宜桑之土。可以蠶矣。向也洪水滔天。瀰漫不辨東西。何桑土之可論乎。桑土既蠶。是此州之民。皆降高丘而宅平土矣。向也避水。故各就高丘。今水患既除。故皆降丘而宅土。九州皆然。何獨於兗州言之。鄭康成之意。以此州寫山而居濟、河。兩大流之間。適遭洪水。其民尤困。故避水者。皆在高丘。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故喜而記之。以此觀禹之功亦大矣。拯人人於墊溺之中。而付之以安平之地。生養之原。然而有功如此。回視略無姿芒存於胸次。至無矜伐之可見。此所以爲聖賢也。學不學聖賢。何以爲人乎。

張氏曰。桑土則土之宜桑者也。既蠶。則人得從事於蠶矣。先王之時。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桑者民事之本也。水患既除。民得以力本。故曰。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者。橫流之初。上者爲營窟。下者爲橧巢。則民之避水患者。莫不陟彼高丘矣。今則降高丘而宅平土。則水患之平可知矣。

高氏曰。洪水之時。九州之土。皆失其所居。然而兗最下。故特言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無垢曰。向也洪水爲患。土地草木。皆失其性。今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故土地草木。皆復其本也。禹之功。非特拯人於墊溺。以遂其生也。雖土地草木。皆依之以遂其性。其功爲何如哉。　又曰。下濕田所宜也。今揚州之田。自漢以來。裒計百萬。以供關中。豈土地之不美哉。特人工修與不修耳。此又不可不正。

高氏曰。蠻人推愛物之心。一草木之微。未嘗忽也。故於徐州曰。草木漸包。揚州曰。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此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蓋以此也。草木漸包。則其水固矣。本根固則莖幹條。莖幹條則枝葉盛。惟繇雷其茂也。未至於惟夭之美好。惟條言其長也。未至於惟喬之高大。三州之草木如此。則徐州可見也。

豫面訖於雍。凡十餘載。而後功乃成。使禹治水。不先治之於豫。而於高者。心反恒而赴於下。是卑濕之地。未可以一用功而已。天下之大川。不過江、淮、河、濟。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不流而入於四瀆之中。至於海者蓋寡矣。九江之相合。伊、洛、瀍、澗之入于河。其勢便也。若蓄之而不決。如大野等之九澤者。則又其嶮也。

東萊曰。兗最水之下流。水患最深。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蕩激。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殺其怒。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者。數百里之地。凡天下可以居者。皆禹之治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以此推之。人之爭竟末之利。而失其大。能算卻是不能算處。後世河水。往往代爲人患。是非河害人。乃人害河。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爲平土之居。水無所泄。豈得無患。大抵水爲五行之首。其在天地間。譬如人之血氣。故轉不已。固不可使之滯竭。亦不可使之盛溢。但令有所容。乃可。凡雜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無垢曰。九河既復故道。雷夏既復爲澤。灉、沮二水。又復會同於雷夏。則水患盡除。而宜桑之土。可以蠶矣。向也洪水滔天。瀰漫不辨東西。何桑土之可論乎。桑土既蠶。是此州之民。皆降高丘而宅平土矣。向也避水。故各就高丘。今水患既除。故皆降丘而宅土。九州皆然。何獨於兗州言之。鄭康成之意。以此州寫山而居濟、河。兩大流之間。適遭洪水。其民尤困。故避水者。皆在高丘。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故喜而記之。以此觀禹之功亦大矣。拯人人於墊溺之中。而付之以安平之地。生養之原。然而有功如此。回視略無姿芒存於胸次。至無矜伐之可見。此所以爲聖賢也。學不學聖賢。何以爲人乎。

張氏曰。桑土則土之宜桑者也。既蠶。則人得從事於蠶矣。先王之時。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桑者民事之本也。水患既除。民得以力本。故曰。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者。橫流之初。上者爲營窟。下者爲橧巢。則民之避水患者。莫不陟彼高丘矣。今則降高丘而宅平土。則水患之平可知矣。

高氏曰。洪水之時。九州之土。皆失其所居。然而兗最下。故特言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無垢曰。向也洪水爲患。土地草木。皆失其性。今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故土地草木。皆復其本也。禹之功。非特拯人於墊溺。以遂其生也。雖土地草木。皆依之以遂其性。其功爲何如哉。　又曰。下濕田所宜也。今揚州之田。自漢以來。裒計百萬。以供關中。豈土地之不美哉。特人工修與不修耳。此又不可不正。

高氏曰。蠻人推愛物之心。一草木之微。未嘗忽也。故於徐州曰。草木漸包。揚州曰。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此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蓋以此也。草木漸包。則其水固矣。本根固則莖幹條。莖幹條則枝葉盛。惟繇雷其茂也。未至於惟夭之美好。惟條言其長也。未至於惟喬之高大。三州之草木如此。則徐州可見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錢垢曰言厥賦貞於厥田惟中下之下是史官以國以成其文也使云厥田惟中下厥賦惟中下此成何等文乎儀鄭第九則當云厥賦惟下下有例不可亂故變文爲貞乎又州自爲第九何與賦事兗州爲最無第九之文今遽近舍厥田之正而遠求州爲第九州之說豈不迂乎余嘗疑之未敢斷也而唐坡云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困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等然後余心釋然不疑禹治水乃是舜舊試時舜受禪乃巡狩分九州爲十二州使水未平豈能爲此乎是禹貢之作乃受禪位舜酬試時也

高氏曰說者謂禹之治水辛壬癸甲四載而已而孟子言禹八年於外此言作十有三載乃同何也蓋九河之道皆分於兗州則土田貢賦非若他州之比水土平而後別所以敘治之功爲多從役之人爲衆酬歲時爲之作十有三載而與九州同功固其所也

蕭氏曰洪水之患雖禹舜兢兢以遑平蓋自禹治之又八年乃平獨兗州之貢賦凡十有三載乃同於餘州也

東萊曰兗州水患尤甚自禹八年於外及諸州皆平約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也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其制賦各隨其力後漸增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不如此禹正欲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爲貢賦之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盡之於民以爲裕民之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無垢曰漆可以爲器用之飾絲與織文可以爲衣服之用因兗州所產而人工所長故因以爲貢篚之數也然而使人不樂輸于上而禹科定其名使之必貢必篚是禹爲聚斂之臣也竊意水患既除人樂其生無可以報上之德者斯民勤勤之意以爲吾州所產者有漆絲人工所長者有織文故或貢或篚以致臣子之意若人子之獻其親也故因禹以定其數使後世不得加損貢以所無而求所難得者若曰地所產者漆絲汝其必貢人工所長者織文汝亦必篚此禹所必不肯爲也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以言順濟漯而下沿流而入于帝都也入秦之間其間水勢曲折貢篚田賦細大皆一一開陳以爲永久之計使帝可其奏則無復變改篚或上未合帝心下未合人意則將付之衆論以評其可否此雖不經見大抵聖賢所爲例當如是耳

王氏曰時已有織文之貢則此織文也必非水去之後後世將釐革之乎衣不必温而又爲目觀之美則奢侈自堯舜前矣

禦氏曰順流曰浮自此通彼曰達濟漯之水皆通於河故曰浮于濟漯達于河達于河則由河以會于帝都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無垢曰嵎夷地名乃青州極東處洪水滔天嵎夷亦被其害水患既平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邪筑曰崑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北至千乘縣博昌縣入海此故道也前日水患修塗既從既作既道既導既略皆不由其道今禹治水使得復還其故道然而禹治水第云既載既其道其乂其藝既略既入既定既敷而不言治水之由何也曰川距四海潛畎澮距川是也蓋道畎澮之水以入於川道九川之水以至於海其治之之法蓋於此矣

張氏曰嵎夷者青州之夷也既略則已爲封略矣蓋地之接於嵎夷猶夏之變矣經之所稱或曰島夷或曰萊夷或曰和夷蓋言之所以見禹之功施及者遠非特中國而已濰淄其道者言濰淄二水得由其道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無垢曰墳填下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無垢曰向也洪水滔天土失其性今則水患既去土性復矣厥土白墳本性復矣青州之土皆白墳然青州濱海至海濱之土則有異矣說文曰鹵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廣斥云者以言青州海濱

其地甚廣。然皆鹹地。此亦水患既除。海濱之土。復其性矣。斥鹵之地。不植五穀。而田第三。賦第四。以是知地性之不相害也。夫海水皆鹹也。而瀕海多甘泉。則青州雖瀕海。而去海尚遠。不害其爲田第三賦第四也。青州瀕海故多鹽。宜島故貢絲。海物奇形異狀。可食者廣。非一色而已。故雖然菲貢。錯雜也。青州距岱。岱山之谷宜桑。故貢枲。宜麻。故貢枲。以金則產鉛。以木則產松。以水則產怪石。故皆貢焉。然而土地所出。將以充服食器用也。怪石安用。以爲貢物哉。得不啻後世人主玩好之心乎。且余嘗言之矣。貢非人主本意。乃臣子區區報上之誠也。怪石雖無用。然其文理精緻。顏色溫潤。見者悅焉。以人之悅也。故勤其貢奉。庶幾人主之悅譯焉。此猶人子致甘旨之奉也。

張氏曰。厥土白墳者。其色白。而其性墳也。海濱廣斥者。海濱之地。廣而且斥。厥田惟上下。則在第三。厥賦中上。則在第四。厥貢鹽絲。海物惟錯者。海物之地。惟鹽爲多。故其貢以鹽爲先。而絲次之。海物又次之。海之所產。非一物也。故曰惟錯。錯則雜而貢之者也。九州所貢之物。不必以精粗爲次。而其錢以多寡爲之先後也。岱畎絲泉鉛松怪石者。岱畎則岱山之畎也。岱畎則出桑麻爲美。故其貢則以絲枲爲先。先至於鉛也。松也。怪石也。皆出於此。故得以幷而貢之者也。

王氏曰。水去故見土色白而墳起。海畔廣有斥鹵之水。可煎以爲鹽。斥爲鹽鹵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無垢曰。萊夷水退。非特可以牧牛羊。且可植蠶桑矣。萊夷出山桑。故所貢者檿絲也。萊夷亦有報上之心。故以檿絲致貢篚。以効區區臣子之誠。至於紱苹悉。纖衣服。則爲上所用耳。如此立說。以爲不偏。

張氏曰。萊夷。亦青州之夷也。作者。言水退而草木作生也。非特草木之作生也。又可以牧馬。故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者。詩曰。其檿其柘。檿者。桑柘之屬也。檿絲。其絲可以中琴瑟之絃。故以篚而進之。兗州之漆絲。岱畎之絲泉。皆不言篚。獨於檿絲曰篚者。得非以中其琴瑟。在所貴者乎。雖然。言檿絲。必於萊夷之後。蓋以檿絲出於萊夷故也。

東萊曰。中國以種植爲生。夷俗以畜牧爲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草木漸包結實也。

浮于汶。達于濟。

無垢曰。此亦除青州水患而入奏冀都也。然而曰。浮于汶。達于濟。而不曰。入于河者。何也。此蓋史官闕誤。雖然互見。使以意逆志也。治兗州水既畢。則曰浮于濟、漯。達于河。蓋順流曰浮。以水入水曰達。自漯入濟。自濟入河。以言水路相通。不復更遵陸而行也。勘既自濟入河。則青州自汶入濟。自濟入河。蓋可推矣。

張氏曰。汶、濟二水也。以經考之。導沈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則知汶與濟通矣。然諸州皆言達于河。而青州不言者。以青州次于兗。兗州之浮于濟、漯。達于河。則青州之達于濟。亦由濟以達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無垢曰。此禹治青州水畢。又治徐州水患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州乃受海岱淮之氣。亦自異矣。岳瀆澮洛之氣。磅礴扶輿。其所產土則五色。禮則夏翟。樂則孤桐浮磬。皆異他州。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無垢曰。乂、治也。藝、種也。向也淮、沂二水爲患。蒙、羽皆爲巨浸。今二水既平。故蒙羽二山之內。皆可種藝也。嘗怪禹每治一州之水。不言其所以治之之方。至此又言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不言所以使之乂、使之藝、何也。蓋於此篇之首。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史官已撮其大要言之矣。東原所以底平者。以大野之水既豬也。廣平曰原。東原言底平者。以水患既除。東原復其本性也。禹之意。以爲後世東原有水患。當知水自大野來也。

王氏曰。乂、治也。疏治淮、沂二水。使歸故道。則蒙、羽二山。自無水患。而可極藝。而大野之澤。但以蓄水。則水不瀰漫矣。東原之地。乃致之平。是無水患矣。

蘇氏曰。青州先山而後川。此先川而後山。蓋施功所先故也。凡言山有其藝。可以藝也。有既藝。人功盡藝也。有其旅。盡旅也。有旅平。又見其廣平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無垢曰。水患既去。土色復其本性。故赤黏而墳起。草木復其本性。故漸包。土地不美也。亦人力不致焉耳。如冀州田中中而賦上上。此可以意推也。聖賢任士之才。以爲大社之用。然後知聖王因人之才。以爲天下用。其巧思每如此也。物無棄物。而天下無棄才。至如蠻隸蒙僚。或施百鎰。譬喻司火。譬喻修聲。其上又如聖者用爲公卿。才者用爲大夫。亦任士爲用之意也。然物之才性。則造化以作之。如土五色。夏翟孤桐浮磬。是禀濱淪溟之氣所造也。人之才性。則聖王以作之。如能言則學唯。能食則向右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學成鄉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乃與實出使長之。乃與能入使治之。是聖王風化所造也。余因悟造化之理。觀先王無棄物之心。故賦論人才。造化之意。表而出之。

胡氏曰。土之爲物。宜若甚賤。而不足貴者。然地之所出。亦致其土。以爲上利者何哉。蓋物有微而用重者。譬賤在所不廢矣。然王者封五色土而爲社。而封建諸侯。則各以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焉。則其禮爲甚重。而不可忽矣。此土之五色。所以有時而見貢也。先王之治貢法。不責其所無。不堵其所有。地之所出。雖賤不廢。地之所無。雖貴不取。此其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其實皆什一也。楊子曰。止于下而漸于上者。本也。則漸爲進長可知矣。詩曰。如竹苞矣。則苞爲叢生可知矣。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無垢曰。夏翟用爲旌旄。孤桐用爲琴瑟。浮磬用爲編磬。此徐州所以致貢也。　又曰。蒼曰。夏翟。以言五色備者。桐言孤桐。以言特然而生者。磬曰浮磬。以言若出水之上者。此皆銀脫而出者。可以爲用焉。王氏曰。夏翟乃雉之名。出於羽山之谷。其羽可以爲旌旄。嶧山之南。有孤生之桐。堪爲琴瑟。泗水之涯。有石出於水。如浮然。可以爲樂器之磬。皆以爲貢也。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蠙垢曰蠙蚌也蚌中之珠可以爲飾魚可以食玄纖縞可以爲衣服此四物者瀕淮之夷所貢篚於王室者也仍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貢惟貴則邇人安今淮夷貢篚豈爲異其名必使之供上哉蓋水患既除物復有生淮中有珠有魚夷可以篚桑而爲玄纖縞矣臣子之心感上之德以爲吾享此安居衣食此土地而遂其生者其誰之力也故其土地所出人功所極如珠如魚如玄纖縞者皆貢篚於上以備服食器用以効其區區之誠焉

浮于淮泗達于河

蠙垢曰淮泗達河必道於汴自水入水曰達以禹貢觀之即今泗水道自淮自泗二水入汴自汴入河乃故道也至於治徐州水患既畢入都奏陳則禹拳拳不自專之意每於九州畢貢見之矣其賢矣哉

王氏曰順流于淮泗二水以至於河入揚州之境

張氏曰淮泗二水也經曰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由淮以達泗沂由泗以達河然後可以會于帝都也

淮海惟揚州（案此節經解水兼大典原圖）

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無垢曰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汎溢不復可辨故鴻雁亦無自而居處今水患既除水復故道彭蠡之水既停蓄而不泛溢故鴻雁謂之陽鳥者以有隨大陽所照而居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故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震澤所以定者以三江既入于海也夫震澤在吳之西而大江在吳之東其間相去百數十里即使三江泛濫未入于海震澤何遽不底定哉余以是知堯之洪水爲害甚大也想見當時洪水泛濫不問東西自震澤以東通爲巨浸不復可辨今彭蠡既瀦而三江之水皆合于彭蠡以入于海故震澤可辨而無復水患也

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無垢曰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汎溢不復可辨故鴻雁亦無自而居處今水患既除水復故道彭蠡之水既停蓄而不泛溢故鴻雁謂之陽鳥者以有隨大陽所照而居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故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震澤所以定者以三江既入于海也夫震澤在吳之西而大江在吳之東其間相去百數十里即使三江泛濫未入于海震澤何遽不底定哉余以是知堯之洪水爲害甚大也想見當時洪水泛濫不問東西自震澤以東通爲巨浸不復可辨今彭蠡既瀦而三江之水皆合于彭蠡以入于海故震澤可辨而無復水患也

東陵曰三江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至于大別以入于江匯澤于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夫三江之水蓋會于彭蠡以入于海而彭蠡以一澤而受三江之水則其深闊廣大蓋可知矣向也彭蠡未豬則三江之水橫出旁趨故震澤受其弊今彭蠡已豬三江之水皆有所託故震澤底定也

張氏曰彭蠡澤名也既豬則有淵可以蓄水也陽鳥鴻雁是也鴻雁謂之陽鳥者以隨陽故也揚州地在東南尤爲多暑陽鳥至是而居不復南翔故曰陽鳥攸居三江既入者言三江皆自此而入海也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三江所自雖不同而同入于海故曰三江既入三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三江既入則震澤之水無泛溢之患故曰震澤底定底定者致功而後定也於單慎徽五典烝烝乂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則曰底績於東原則言底平至此則謂底定蓋致力而後成功謂之底績致功而後平則謂之底平致功而後定則謂之底定言雖不同其致力成功一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無垢曰島夷所服者卉服也冀州島夷以皮爲服揚州島夷以卉爲服之島夷者貝木名也至今南方采古貝織爲厚錦可以禦寒亦猶冀州爲夷衣皮之制小曰橘大曰柚揚州所有也至今此物冰嘉江西爲多第辨於致遠故貢篚之外又有包焉包所以封識其外使未遽失土性也此橘柚以錫命而後貢也夫錫命而貢人君宜愼矣以此供祭祀燕賓客猶有名也儻專恣功而後定則曰底績於東原則言底平至此則謂底定蓋致力而後成功謂之底績致功而後平則謂之底平致功而後定則謂之底定言雖不同其致力成功一也

曰腹之故。而勤勤爲一橘柚出命。亦可恥矣。豈非堯禹深慮也歟。

王氏曰。有厥篚厥包。篚則盛之於篚。包則用物包之以橘柚不包則壞也。錫貢者。有以與之而貢。蓋若今和買然。且禹貢言錫貢者二。此則橘柚。以其爲食之餘。不欲以此爲常貢。故錫之。常若有用。則亦錫而後貢也。

東萊曰。錫貢。蠻人不以曰腹勞人。凡此。非宗廟大事不貢。故曰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無垢曰。於兗州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是濟可以入河矣。故於青州。止言浮于汶。達于濟。而不言入河。以豐辭也。於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是泗可以入河矣。故于揚州。言達于淮、泗。而不言入河。以豐辭也。豈特古人文章如此。大抵古人心地明白。其辭簡要。而切中事理。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是也。

陳氏曰。或由海以達江。或由江以徑達淮、泗。以其州疆界閎遠。貢篚之物。或阻山川。其所由之道不一。

荊及衡陽惟荊州。（案此節採解、永興大典原闕。）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無垢曰。三邦底貢。厥名。謂三邦於三物之中。致貢其尤美者。則人意慊而文勢順也。　又曰。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是大龜乃國之寶也。故謂有大事。則命大龜以卜之。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蓍頌曰。惠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元龜。卽大龜也。以言其用。則卜國之大事。如立君立尸行師之類。以言其名。則大而爲元。以其所貴。則南金同獻。至其越可寶者。無若荊州九江所出。既爲國之大寶。其亦難得矣。豈可以致常貢哉。時有得之者。官司藏之。以待上之然大龜雖九江所出。既爲國之大寶。其亦難得矣。豈可以致常貢哉。時有得之者。官司藏之。以待上之錫命。而後納焉。

東萊曰。三邦底貢厥名。凡杶榦之楛六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見聖人處事精審如此。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無垢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流入沱。以至于漢。則舍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于南河。自河以襲都。秦。荊州所暴之功也。

王氏曰。逾。過也。順行于江、沱、潛、漢四水。而過于洛水。以至于南河。入豫州之境。

東萊曰。凡曰逾者。皆無水路。從陸而逾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無垢曰。土雖塗泥。田雖第八。而賦乃第三。以是知人工加倍。雖瘠确之最深。耕耘不失時。水旱極其力。朝夕如寇至。故浙中一熟。其利十倍。至江西、湖南。各耕不力。厦至不耘。播種田中。聽其自生自成而已。水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略不以經意。故減一不熟。則賊盜四起。以知人力不加。而一聽於天者。愚民也。人事卽天也。人力不加。已有飢饉之道。然而過倉箱之收者。幸也。人工加倍。已有豐富之理。然而水旱螟螣。不可致力焉。此不幸也。故爲國者。當寬其征輸。薄其力役。號令簡。道呼絕。使之安意肆志於田事。其有怠惰者。略取古人里布屋粟之法。以困苦之。而力田之科。勉農之政。取古人之可行者行之。以相天之道也。

王氏曰。當時田之低者。皆品第之。賦則兼山與澤所出。不專在田。故此賦爲甚高。田爲甚卑也。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王氏曰。大龜所以卜神明之意。天子寶之。不謂貢者以貢。則自下升上之義。以重其神靈之物。不以爲自下升上。故謂之納。

無垢曰。三邦底貢。厥名。謂三邦於三物之中。致貢其尤美者。則人意慊而文勢順也。　又曰。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是大龜乃國之寶也。故謂有大事。則命大龜以卜之。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蓍頌曰。惠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元龜。卽大龜也。以言其用。則卜國之大事。如立君立尸行師之類。以言其名。則大而爲元。以其所貴。則南金同獻。至其越可寶者。無若荊州九江所出。既爲國之大寶。其亦難得矣。豈可以致常貢哉。時有得之者。官司藏之。以待上之錫命。而後納焉。

東萊曰。三邦底貢厥名。凡杶榦之楛六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見聖人處事精審如此。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無垢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流入沱。以至于漢。則舍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于南河。自河以襲都。秦。荊州所暴之功也。

王氏曰。逾。過也。順行于江、沱、潛、漢四水。而過于洛水。以至于南河。入豫州之境。

東萊曰。凡曰逾者。皆無水路。從陸而逾也。

尚書精義卷十一

荊、河、惟豫州。

無垢曰。自北條南山至于河。皆豫州界。東坡以地形考之。北至宏農矣。言滎波既豬。則北過大河。南至滎陽矣。言荷澤孟豬。則東至定陶。又至睢陽矣。此州當南北狹。東西長。

陳氏曰。冀州帝都。不言豬界所至。豫州當冀州之南。故長豫州之北境。以表冀、豫之界。至於荊州。又居豫州之南。故言荊及衡陽惟荊州。則知荊山以北之地。爲豫州之境。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無垢曰。厥土惟壤。下土尚皆墳壚。土性之肥美如此。而田止第四。賦因錯出。乃爲第一何也。向來未有洪水之患。人力不至。故賦止第二。今洪水既退。人力加工。所以錯出第一賦耳。夫何故。以其土性本美。也。如揚州厥土惟塗泥。土性不美。故田第九。賦第七。以漢考之。乃歲出百萬。以給關中。田賦何遽如此。則以人力之至耳。況厥土惟壤。下土尚皆墳壚。賦其有不爲第一乎。特在人力何如耳。

張氏曰。墳言其土之脈而起。壚言其土之剛而黑。言下土墳壚。則知惟壤者。其色不一也。厥田惟中上。則田在第四。厥賦錯上中。則正賦第二。或錯出第一。故也。

王氏曰。上言土。下言下土。則上爲平地。下乃地之卑者可知矣。皆不言色者。豈非皆土之本色。不必言乎。

東萊曰。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無垢曰。以土性之美。故陸產有漆、枲、絺、紵。地宜蠶桑。故有纖纊之篚。以是知蜜貢篚。皆因土地之自然。不貢其所無也。荊、揚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比近冀都。而聖賢惜人力如此。以此推之。則夫崇飾臺榭。以爲遊觀。勞運土水。以資宴費。此聖賢所深惡矣。可不警哉。

王氏曰。枲、麻也。絺、細葛也。紵、訓紵布。與漆四者爲貢。纊、綿也。細綿則今之好綿。盛於篚以貢。磬錯、謂治磨之石。此微物而不常貢。故有以興之而後貢。

浮于洛。達于河。

無垢曰。豫州水患既畢。故浮洛達河。以奏冀都也。豫去帝都甚遠。假不必面奏。而往梁州。併以二州水事奏陳。亦不爲簡忽矣。何爲區區如此哉。曰。帝都治水患既畢。尚自竭石入于河。以奏事。況豫州哉。若命豈可忽邪。想禹每治一州。皆廟堂謀計。次第而治之。其間曲折利害。有未能盡者。當即面奏可否施行焉。豈容自便。以肆怠惰簡慢之心邪。嗚呼。聖賢之盡深矣。

又曰。既入、既豬、既導。底平、底定之語。皆禹導之而使然也。向也言其成功。導荷澤被孟豬。因此一字。則前後之說。皆煥然矣。然導荷澤之水。使之被孟豬之澤。有所豬畜而不泄。非荷澤之水。爲孟豬之害也。

蕭氏曰。凡言既澤豬之大也。凡言既豬澤之小也。荷澤被孟豬。荷澤大。可導而被豬也。東匯澤爲彭蠡者。對下文震澤底定。則彭蠡亦小矣。

王氏曰。于滎而言波者。豈非滎澤之旁地卑。而波蕩之水多。今治導之。則其波皆入于澤乎。以荷澤地萬。孟豬地卑。故言導荷澤之水。加被于孟豬。則水患去可知。

張氏曰。洪水既平。則滎之澤可以畜水。故曰既豬。導荷澤被孟豬者。孟豬在荷澤之東北。導其荷澤之水。以被孟豬之藪。則孟豬資之以爲灌溉之利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無垢曰。厥土惟壤。下土尚皆墳壚。土性之肥美如此。而田止第四。賦因錯出。乃爲第一何也。向來未有洪水之患。人力不至。故賦止第二。今洪水既退。人力加工。所以錯出第一賦耳。夫何故。以其土性本美。也。如揚州厥土惟塗泥。土性不美。故田第九。賦第七。以漢考之。乃歲出百萬。以給關中。田賦何遽如此。則以人力之至耳。況厥土惟壤。下土尚皆墳壚。賦其有不爲第一乎。特在人力何如耳。

張氏曰。墳言其土之脈而起。壚言其土之剛而黑。言下土墳壚。則知惟壤者。其色不一也。厥田惟中上。則田在第四。厥賦錯上中。則正賦第二。或錯出第一。故也。

王氏曰。上言土。下言下土。則上爲平地。下乃地之卑者可知矣。皆不言色者。豈非皆土之本色。不必言乎。

東萊曰。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無垢曰。以土性之美。故陸產有漆、枲、絺、紵。地宜蠶桑。故有纖纊之篚。以是知蜜貢篚。皆因土地之自然。不貢其所無也。荊、揚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比近冀都。而聖賢惜人力如此。以此推之。則夫崇飾臺榭。以爲遊觀。勞運土水。以資宴費。此聖賢所深惡矣。可不警哉。

王氏曰。枲、麻也。絺、細葛也。紵、訓紵布。與漆四者爲貢。纊、綿也。細綿則今之好綿。盛於篚以貢。磬錯、謂治磨之石。此微物而不常貢。故有以興之而後貢。

浮于洛。達于河。

無垢曰。豫州水患既畢。故浮洛達河。以奏冀都也。豫去帝都甚遠。假不必面奏。而往梁州。併以二州水事奏陳。亦不爲簡忽矣。何爲區區如此哉。曰。帝都治水患既畢。尚自竭石入于河。以奏事。況豫州哉。若命豈可忽邪。想禹每治一州。皆廟堂謀計。次第而治之。其間曲折利害。有未能盡者。當即面奏可否施行焉。豈容自便。以肆怠惰簡慢之心邪。嗚呼。聖賢之盡深矣。

張氏曰。由洛然後達河。而會帝都。

華陽黑水惟梁州。

無垢曰。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江、漢之水。皆發源此州。是今之東西兩川。及梁洋之地。第其大界。東至華山之陽。西至黑水耳。

陳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山在豫州境內。梁州不得華山。故言華陽。

黑水西河惟雍州。

陳氏曰。豫州當冀州之南。豫、冀分境。則河爲南河。雍州當冀州之西。雍、冀分境。則河爲西河。按地理志。岍、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無垢曰。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嶓冢山。漢水所出也。而自江別出爲沱。自漢別出爲潛。江出于岷。漢出于嶓。岷既可以種藝。則江、漢之源治矣。況自江、漢別出爲沱、潛之本者。安得不由其故道乎。沱、潛發源此州。以入荊州。故梁、荊二州。皆言沱、潛也。禹治水皆自其源而正之。天下之事。儻不正其本源而欲隄防一失。爲害大矣。鯀失此義。所以致上帝震怒。禹行其所無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陳梁州之地。不過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爲水所病耳。一州大致盡瘁於此。今禹治之。岷、嶓既藝。沱、潛既道矣。蔡、蒙二山。可以設祭。而水患平矣。和夷之水亦去。而治水之功成矣。最梁州之所病者。皆已除矣。夫道、修、敍、敍、又之言。皆以言其治也。千百載之下。欲考一州山川利病之迹。亦可以按此而知矣。

王氏曰。所以言厎績者。以其用功多。故特稱其厎績。冀州覃、懷、厎績亦同。

三苗不敍。

無垢曰。天下之水既東趨。惟弱水獨西下。是天下之水。其性東流。而弱水之性。獨西流也。禹行其所無事。不敢于水性之外。增損一毫也。故導河、導江、導漾。皆隨其性。使之東趨。而導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入于流沙。此蓋隨其性而使西流也。豈獨治水哉。聖人之治天下。無不行其所無事。此天下所以壁壘井井。然日趨於治也。蓋厥谷大川異地。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亦秉水性東而亦隨其東。弱水性西。則亦隨其西之意。如商鞅變法。是欲使弱水東流之比也。一時隄防激發。豈不勉強。及力到勢去。渭水自烏鼠山來。地理志云。渭水出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焉。夫渭水之大。受涇水、漆水、沮水、澧水、而不溢。故涇水自安定涇陽縣來入渭。漆水自岐山縣來入渭。澧水自扶風縣來入渭。沮水自北地來入渭。夫以一水而受四水。則渭水之大可知矣。惟涇水來入于渭。乃得其性。故曰屬。惟漆、沮二水入于渭。乃得其性。故曰從。惟澧水來入于渭。乃得其性。故曰同。屬也、從也、同也。其理一耳。荊山、岐山以水患既退。皆可旅祭。豈特荊、岐哉。終南、惇物。亦可旅祭矣。豈特終南、惇物哉。其遠如隴西鳥鼠山。亦可旅祭矣。溪以見水患既除。四境之內。山川各得安其所。而有司無事。得講典禮也。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也。豬野。地理志云。所謂武威縣東北休屠澤者是也。禹自隰原治本成功。至于豬野而後已。是皆潭、漆、沮、澧四水入于渭而不泛濫之效也。向者雖窺三苗于三危。洪水爲害。未可居止。及禹使涇、漆、沮、澧四水。皆入于渭。則三危之地可居。而三苗之族。皆得其所。而大有攸即敍矣。以此知舜之遷逐四凶。終無族黨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攸序。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仁心也。

張氏曰。禹之導弱水。使之西流。至于合黎。而後入于流沙。則弱水之西注可知矣。夫水萬折必東。水之理也。今弱水既西者。地勢使然也。水北曰汭。涇水之流。連屬於渭水之北。故曰涇屬渭汭。漆、沮自北而從之。所謂漆、沮既從者。以其從于渭也。其上則澧水自南而同之。渭也。荊、岐二出也。水退而可以旅祭矣。故

曰既旅、鳥獸之以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則三山亦旅可知矣。
蕭氏曰、舜竄三苗于三危、其時蓋有水災、其黨散處而未大敍、至禹治水、三危可居、而三苗大敍矣。
而特其君之頑者、不即工焉。
史氏曰、弱水有可疑者二、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故天下之水、皆趨而下之、既曰弱水、而其力乃能逆流而至於西、可疑一也、水不勝載、導而使西宜矣、然中國四夷皆吾民也、中國雖不爲患、其不念西之爲魚乎、可疑二也。
東萊曰、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治水、禹折必東、必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東流、而水患未可盡平、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不害其爲無患、且天下之理、自古如此、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當時固有發榮之華、幾甘害其爲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明此理、以一回之天、一紹之喜、遂疑天地之常道亦如此、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殛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王制不同、凡禹之導山導水、必窮極首尾、跨涉數州、故言其制別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概舉、則分見諸州、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白冀漸則爲西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無垢曰、土性不美、厚加培壅、所獲必多、今以肥美之地、雍於無用、殊可惜也、聖賢處事、豈爲此哉、球、琳、美玉名、而琅玕石似珠者、以雍州之富、秦漢所都、使貢賦如此、何以立都乎、乃知禹治水之後、其於貢賦、關略簡易如此者、思深慮遠、不肯貽譏於萬世、以啓昏君亂主之侈心也、萬世之後、想見其心、使人抱經而歎。
王氏曰、土色黃而無塊、此則地之不甚美者、而田則第一、或以土性不甚美、田雖美而遽少、故賦爲第六。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無垢曰、自積石至于龍門、亦已遠矣、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安國以謂千里而東千里而南、河自積石順流而北、又自北順流而至龍門、西河、凡二千里、亦已遠矣、此所以言至于也、積石非河之源、禹治雍州、極于積石耳、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馮翊縣西北、禹鑿此山、以通大河、此河正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禹自此河入冀都、冀白雍州舉、東城曰、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如此、則是言渭之水入河、非謂再入雍州也。
王氏曰、會渭逆流而上、此順流而浮于積石山之水、至于龍門山、遂至于西河、乃逆水上、而至于渭水之北。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

無垢曰、雍州之水既治、雖西戎皆得其所、且致織皮之貢、以效區區臣子之意也、崑崙、析支、渠搜、讀逢分渠搜爲二國、以解安國四國之說、鄭元則併爲一國、又以爲三山而東坡直以爲三國、意以謂貢篚者此三國也、至于言西戎即敍、則不止于二國皆無水患而獲安定也。
顏氏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
張氏曰、崑崙也、析支也、渠搜也、皆織皮以爲衣、故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凡此三國、皆西戎之地也、西戎即敍者、言西戎于是就功也、言即敍于此、則始末必即敍矣、盛哉禹之烈也、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無乎不被之也、陽烏攸居、則動物之有及乎飛鳥、草木漸包、則植物之有及乎草木也、鳥夷之皮服卉服、和夷之厎績、西戎之即敍、遠而四夷有以及之也、當時之人、得以降高丘宅平土、而免爲魚之患、則禹之功有補于世、不爲少矣。
陳氏曰、織與皮、當爲二戎國貢篚之物、戎國貢篚、所以爲即敍也。
導弱及岷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無垢曰、九州分別已顯矣、然山川相連、固有非一州所能該盡者、此禹導川之事、通貫數州、橫陳天下、使後之作者、有所考焉、此意亦已深矣、其言導山之事、自雍州始、岍、岐、荊山、在扶風、東城謂即吳岳也、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有三條、岍爲北條、以北條之山、起自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垂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至于山言導者、以河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盡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乾坤納一身也、而山川乃其血脈耳、人在天地之中、其喜怒哀樂、足以致風麟泉醴之瑞、召水旱札癘之災、不足怪也、故記禮者、謂人者天地之心、則以天地之運用處、乃在人也、其可忽哉。
張氏曰、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則所導者、九州之山也、導弱水以至于導渭導洛、則所導者、九州之川也、夫水之流行、莫不有道、因其故道而發之者、導也、禹之治水、先導山之調谷、而後由川、而導之、以納于河、此其先後之序也、禹之治水、其于九州、則自下而上、故始于冀、終于雍、其于導山、則自高而卑、故始于西與西南、終于南與東南、蓋自下而上者、所以疏水勢而使水有所泄、自高而卑者、所以濬川源而使有所通、此其治有所不同矣。
高氏曰、導岍及岐、嶓冢導漾、所導者、皆山也、導之澗谷而納之川也、導弱水、導黑水、導河、導漾、導江、導沈、導淮、導渭、導洛、所導者、皆川也、導川者、導而納之河海也、其地理之遠近、其水勢之高下、作者者載之注者者言之、禹自有序焉、益稷曰、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與此不同何也、蓋水曰導下、可使在山可使過額、是豈水之性哉、禹之治水、自下而上、先導川而後距海、後導澗谷而距川、則地理順而水勢便也、不然、則以鄰國爲壑、是白圭治水而已、故播爲九河、殺其決溢之患、同爲逆河、迎其順下之勢、而河已帖然歸東矣。

上官氏曰。天下之水。見于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川爲大。天下之山。見于禹貢者。三十有五。而九山爲高。夫大者既導。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敍於九州之後也。

王氏曰。言導者十二。蓋治水則有開決隄障之事。導則專于疏瀹引導之而已。恐再有大水。則壅塞爲患。亦以方治九州之時。姑從其急者。未暇及此。及九州之水。大體已去。然後專導水之源。故十二導者。列于九州治水之後也。　又曰。言導者。皆謂治山之水。山則無瀰漫之患。唯有壅塞。故導之耳。

東萊曰。禹之導山有二說。或謂隨山通導。以視其源委脈絡。或謂治山旁小水。此兩說當兼用。禹固相視水勢。然山旁有水。不應又去二匝。獨以治山旁之水。則水勢又何由知也。觀其次序自可見。遵于河。是人遵非山遵。或以爲山勢連屬。然既有河以絕。則不可謂之遵。

無垢曰。北條荊山。既絕河。而又遵爲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之山。此皆河東之山也。壺口在河東蒲縣東。而東坡乃謂太岳卽霍太山。孔安國謂太岳在上黨西。顯達謂太岳東近上黨。故安國謂上黨西也。僧如東坡地脈之說。則禹之躬察地經。亦可謂神矣。底柱在陝東北。析城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山之首尾如此。其可輕有興動哉。蒙恬塹山堙谷。起臨洮。訖遼水。其斷地脈。亂物理亦多矣。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無垢曰。此北條荊山。自析、酈、爲首。碣石爲尾。橫亘東北。連延以入于海。而北條之地脈舉矣。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無垢曰。此又中條東爲太華。又遶遶東南。爲熊耳、外方、桐柏、陪尾也。熊耳在宏農盧氏縣東。外方當嵩山也。在潁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洛尾在江夏安陸縣。中條至此擧矣。此禹隨山治水。導其地脈。使不望太華甚遠。乃知地脈所至。雖遠而相屬也。非禹窮盡地理。妙通神明。其能知此乎。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無垢曰。向也洪水爲害。山川失其常性。今隨山性地脈。導之使復其舊。山性驟變。地脈流行。使草木鳥獸。各遂其生者。皆禹治水導之之力也。伊尹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於此可見矣。荊山三條。乃橫屬天下之半。其亦壯偉矣。非禹窮盡物理。知地脈所在。其能順天地之性。如此乎。

王氏曰。山頂曰冢。導嶓山之頂水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胡氏曰。自岷山之南。至于衡山。諸蠻小水。西山細流。禹皆治之。東注爲湖中所入大者九水。合注于江。則是復敍。未治之水。今皆治之。非指岷山更言江出。此言岷山之陽。則是岷山之南。南通諸蠻小水細流。非謂大江自岷山而過衡山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無垢曰。岷山地脈。自蜀郡始。遶遶至衡山。又遶遶東行。絕九江。而至于敷淺原也。九江在廬江湓陽縣南。敷淺原卽豫章歷陵縣南博陽山也。岷山地脈。至敷淺原而止矣。余以三條四列之說。推其地脈相連如此。則夫人生于三條四列之中者。其氣均也。天地爲父母。則條列之人。皆兄弟也。異形而同氣。息而同心。橫渠西銘之說。其得造化之理乎。

東萊曰。禹之導山者。或以爲三條。或以爲四列。三條之說。謂岍及碣石爲一條。西傾至陪尾爲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爲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嶓冢至於大別。是一列。自岷山至于敷淺原。是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

尚書精義卷十二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無垢曰。此又言導川之事也。夫導山之首尾。既已具于前。則導水之首尾。亦豈可闕哉。蓋禹不特爲當世計。且欲使萬世知山川首尾。如此。在山則不可絕其地脈。在川則不可失其故道。山川得其性。則人禽草木。亦各得其所止。其道固不遠哉。弱水在雍州界。導山導川事。皆自雍始。何也。合禹治水。至雍州而功畢。故因言所以導山川。以次及於餘州也。其謂之流沙者。以其沙日夜流而不止也。其亦異矣。弱水失其性。亦爲害于雍州。今導歸故道。則不復爲害矣。禹之功。其大矣哉。

張氏曰。禹之導水。始于西。終于東南。以入河。蓋東南者。地勢之最卑。而百川水源之所歸故也。弱水在雍州。其勢極西。順而導之。以至于合黎。使其餘波西溢入於流沙。流沙亦最西之地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張氏曰。黑水在雍、梁二州之間。三危在雍州之西。導黑水自雍而南。經三危之山。遂自梁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無垢曰。釋水謂河出崑崙虛。色白。郭璞謂發原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而漢書西域志乃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是河源不知所從來也。或以爲出崑崙。或以爲

出于閿鄉。至芒昧小說。乃謂張騫乘槎駕河源。至天上。得牛女支機石以還。太史占天。以其夜有客星犯牛女。以明河源出天上也。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導洛自熊耳。是淮出桐柏。渭出鳥鼠。洛出熊耳。故皆言自。至於導河積石。不以自字繫之。以見河不自積石出也。故安國謂施功發於積石。檢石在金城西南耳。以此知雖禹亦不能窮河源所出。以治之。治水不得其源。則其施功尤爲倍費。故駰龍門以行河北。此因河之下流治之。所以爲費力也。使河源果在中國。余知禹將自其源而治之。不爲如此紛紛。

甘氏曰。夫今古之患在河也。禹所先治者也。書曰。導河自積石。言來自西北也。碣柱析城。至于王屋。言自此而河正東也。禹之治河。自大伾循山而北矣。故曰覃懷底績者。言自今河已致功而北也。至于衡漳。今漳水是矣。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無垢曰。河自龍門。南行至華山之陰。又東行至于厎柱。厎柱山在西虢界。河水分流。包山而趨。山在河中若一柱然。又自厎柱東趨。以至于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堯都於冀。往來者皆通孟津。以出入冀都。故衆路輻輳於此以渡焉。古今常以爲津耳。鄭道元曰。禹之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謂之厎柱。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無垢曰。言河所行之逆也。河自孟津東過洛、汭。過洛、汭至于大伾也。洛、汭入河處。正在河南鞏縣東。大伾之說不一。論伾之義。當從爾雅之說。而河行之勢。又不可不細考也。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

無垢曰。河自大伾北過洛水。過洛至于大陸也。大陸又在洛水之北。故自大陸而觀。則洛水在南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無垢曰。河自大陸以北。遂分爲九河。又逆九河之流。爲一大河。使河流入于渤海。余觀禹治河。以不得其源故。極爲費力。鑿龍門以開水路。又分九河以殺水怒。又爲逆河。以引歸于渤海。雖曰行其所無事。然其探水之本性。亦已勞矣。使河源在中國。金知禹治河。當與導渭、導洛、導淮、等耳。後世河流爲患最大者。禹既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亦復堙塞。則其決壞。夫復何疑。

王介甫曰。逆河者。逆沒之河。非並時分流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無垢曰。黑水、弱水、沈水、皆言導而不言自。不言山。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導洛自熊耳。皆言自而導河積石。獨不言自。嶓冢導漾。岷山導江。則猶有異焉者。列山於上。與淮、渭、洛、河、大爲不同。地理志便以武都爲漢水。豈以河水乃漢水之上流。其流不遠。而更名爲漢。故不復別河、漢之名乎。此漢水東流爲滄浪之水也。漢水梁州界。滄浪荆州界也。漢水有四名。始出山謂之漾。東南流謂之沔。東行謂之漢。又東行謂之滄浪。一水而四名。其亦異矣。沈一水而三名。皆以味別之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無垢曰。三澨、水名也。此漢水爲滄浪。又滾滾而過三澨。至于大別也。大別、漢上山也。漾雖爲河、爲漢、爲滄浪。又過三澨。至于大別。乃南入于大江。漢水既入江。其性又東行。至揚州界。爲彭蠡矣。匯、迴也。其性本東。爲山所擊而南。故水東迴而行。至彭蠡之地。以遂其本性。其地窪下。故鍾而爲澤也。彭蠡能止其性乎。曰不能也。漢水之性欲東耳。非至于海不止也。特以其地窪下。其勢且當鍾聚耳。非漢水欲鍾聚也。漢水之性。雖匯爲彭蠡。豈常一念忘海哉。故又自彭蠡而東。爲北江。入于海也。北江之義如何。曰。岷山之江。亦匯爲彭蠡。與漢水合而入于海。故其東也。則謂之中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無垢曰。江水源出岷山。禹自其源而導之。然江水本東南流耳。而至荆州。忽分一派。別爲東行。此江水之性也。豈人力所能爲哉。漾水南入于江。非本性也。爲大別山所擊耳。至于江水。忽分爲沱。乃其性欲然。非若漾有所擊也。水性如此。其可逆乎。此言江水枝流別爲沱。而正水乃至于澧也。澧亦在荆州。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

無垢曰。江水至東陵。東陵不足以受之。遂溢而散流。彭蠡卑下。故諸散流者。遂北會于彭蠡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無垢曰。江水自彭蠡東趨。自爲中江。以入于海也。夫漾自彭蠡出爲北江。豫章自彭蠡出爲南江。故曰江自彭蠡出爲中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原有此三江。然皆東南支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洽。合而異味也。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榮。

無垢曰。導沈水歸海之路也。沈、濟、一也。發源爲沈。既流爲濟。如漾水東流爲漢。江水東別爲沱。漾水既爲漢。則漾水之名熄矣。故爲漢之後。不復名爲漾。沈水既爲濟。則沈之名熄矣。故爲濟之後。不復名爲沈。至江水東別爲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無垢曰。濟水自榮澤東出于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澤。又東北會于汶。是汶水自西南來。濟水自東北往。以汶言。則會于濟。故前曰浮于汶達于濟。以濟言。則會于汶。故今言又東北會于汶也。濟水既與汶會。遂自北趨東。以入于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無垢曰。在堯時。雖胎簪亦謂之桐柏耳。豈若後世於桐柏中。別指其名爲胎簪乎。決不肯以胎簪爲桐

柏以惑亂後世也。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先入淮。泗水乃入淮。今曰東會于泗、沂者。沂入泗。泗挾沂水而來。而淮乃自桐柏而往。三水合會而東。其入于海也。在九水中。無若淮之所歷未久。而遽入于海也。然而與四瀆並列者。以其發源甚微。而溜溜東注。橫厲于徐、揚之間。其勢不減江、河、與濟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無垢曰。鳥鼠同穴。天下無此理也。而渭水所出。乃有此異焉。是天下之事。不可以耳目所止。而決其有無也。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爲蛤。鳩化爲鷹。此豈可臆決哉。鳥鼠同穴。此渭水凝結成象也。惟智者默而識之。蓋渭水自西南趨東。而澧水自扶風來會。涇水又自安定來會。是渭水先會于澧。又會于涇也。必以渭爲主者。以渭專兼受二水。以趨河也。漆、沮二水。其原自西來。入渭。既而先渭水而流行至洛。渭水反在其後。渭水性本與漆、沮合。漆、沮既在前。故渭水過之。同入洛以趨河也。

王氏曰。導渭自此山向東。乃會於澧水。又向東會于涇水。又向東過漆、沮二水。乃入於河。

陳氏曰。澧、文王所都也。漆、沮、武王所都也。即所謂鎬京也。漆、沮之名有二。公劉詩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公劉都豳。此漆、沮之在扶風者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釋者以爲漆、沮之水入洛。此漆、沮之在鎬京者也。今長安南三十里。鎬京之洛。又與東都伊、洛之洛不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於河。

無垢曰。導猶水以至導洛。凡九水。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洛水東南向。東北流入于河。而澗、瀍皆在東北。二水適與洛會。故皆隨洛水以入于河也。且澗、瀍、入洛。其道非謂逆流以入洛也。謂洛水自東北流。故二水入洛以趨河耳。今曰東會于伊。是伊水在澗、瀍之下。洛水既流而澗、瀍會。乃與澗、瀍、流東。而又與伊水會也。四水既合爲一。乃又東北流而入于河也。四水之性。以入河爲主向也。皆失故道。故豫州有水患。今禹既導洛。而四水復其性。豫州水患除矣。

王氏曰。洛水出於熊耳山。導此水自熊耳山向東。又北。乃會于澗、瀍二水。又東會于伊水。又東而復北。乃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無垢曰。九州攸同者。言水復故道。九州同無墊溺之患也。四隩既宅者。言九州四海之民。於陷溺之中。使皆享其有生之樂。各得其所。無復遷徙之擾也。九山刊旅者。刊旅。即所謂隨山刊木也。九州之山。本自旅祭。九州之川。本自不滌。九州之澤。本自不溢。向也洪水滔天。水失故道。禹行其所無事而治之。使九州之山。無大無小。皆以表道而復旅祭矣。九州之川。無大無小。皆以滌源而復其不滌矣。九州之澤。無大無小。皆已隄障而復其不溢矣。昔之水失故道。一皆顛倒敗壞。何啻會同孔修乎。今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爲天下用矣。曰底愼財賦者。以言不敢忽也。蓋一或不愼。則多寡不當。有無不實。而貽坊民萬世無窮之禍。夫不以土地相比較。何從知肥瘠高下之宜。民。此言底愼財賦。所以必先以焉土交正也。既以底愼焉土。比較財賦。然後立上中下三等。以別九州之壤。而定賦高下。則又準三壤以分輕重。而立賦法焉。四夷財賦不及。聽其貢篚而已。故言咸賦。且曰中邦也。

王氏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財賦乃所以敷於下。而用於上者。前此則未知其高下多矣。今方得其數。故謹其出入也。其言中邦者。蓋對夷狄而言。謂禹之治水。有及於四夷者。而不取其賦。故言中邦之賦而已。若崑崙、析支之類。乃在荒服之外。是豈取其賦哉。

張氏曰。涇溢之患去。而昏墊之災弭。四方萬里。得以通會于京師。而會同之禮可以講矣。嗚呼。禹之功於此。其利溥矣。自九山刊旅。析而名之。則山之名見於經者。三十有五。自九川滌源。析而名之。則水之名。見於經者。四十有五。自九澤既陂。析而名之。則澤之名。見於經者。九。貢篚名其功。田賦孟其等。內而中國。外而戎夷。舟車所主。兩籓所濡。而禹迹無所不及。宜乎稱美之以爲萬世所賴。

后稷教民稼穡。乃粒烝民。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無垢曰。后稷教民稼穡。伐條樹藝。勉勵我德以先之。而烝民乃粒。烝民乃粒。而萬邦作乂。故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首言后稷教民稼穡。乃粒烝民。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蓋禹之功。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焉。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后稷教民稼穡。乃粒烝民。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實爲之本。故禹之功。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焉。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后稷教民稼穡。乃粒烝民。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實爲之本。故禹之功。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焉。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后稷教民稼穡。乃粒烝民。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實爲之本。故禹之功。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焉。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后稷教民稼穡。乃粒烝民。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實爲之本。故禹之功。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焉。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后稷教民稼穡。乃粒烝民。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實爲之本。故禹之功。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焉。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

無垢曰。導弱水以至導洛。凡九水。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洛水東南向。東北流入于河。而澗、瀍皆在東北。二水適與洛會。故皆隨洛水以入于河也。且澗、瀍、入洛。其道非謂逆流以入洛也。謂洛水自東北流。故二水入洛以趨河耳。今曰東會于伊。是伊水在澗、瀍之下。洛水既流而澗、瀍會。乃與澗、瀍、流東。而又與伊水會也。四水既合爲一。乃又東北流而入于河也。四水之性。以入河爲主向也。皆失故道。故豫州有水患。今禹既導洛。而四水復其性。豫州水患除矣。

王氏曰。洛水出於熊耳山。導此水自熊耳山向東。又北。乃會于澗、瀍二水。又東會于伊水。又東而復北。乃入于河。

孔氏曰。錫土者。使之立國也。錫姓者。使之立宗也。因姓可以別氏。因氏可以別族。昭穆以辨。尊卑以序。親以子而統之有宗。疏以孫而傳之罔極。以嚴宗廟以重社稷。錫土者利也。錫姓者名也。先王輕與人以利。而重與人以名。故錫土而不錫姓者有之。未有錫姓而不錫土者也。

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無垢曰。王畿規方五百里。皆謂之甸服。甸者。以言五百里內。以田事供役也。總者何物也。安國曰。禾藁曰總。禾則穀穗。藁則禾稭也。既納禾。又納藁。以其近地。易輸將。故責之備也。盡人體盡人情。以天下爲身。其血脈相貫。使人樂於從役。而無愁勞嘆苦之聲。銍、秸、禾藁也。其曰納銍。禾穗用銍。以銍表禾穗也。百里納總。以其近也。二百里差遠。故止納禾穗。而不納秸也。王畿三百里內。彌遠。故止納藁秸而已。不納粟之穗也。蓋秸輕而穗重。二百里納粟之穗。三百里止納藁秸。以其遠而彌輕也。其間納數之

多寡。則亦有曲折焉。大抵彌遠者彌寡。此聖賢仁心隨在而見矣。粟秸謹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其賦粟秸也數多。而賦粟米也數少。彌遠彌輕之說見矣。粟秸而米精。是米又不若粟數之多也。

張氏曰。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之謂也。

王氏曰。王者使入耕甸而服事於王。故名甸服。服者。大略若今所謂路。如京畿路之類。

傅楫曰。惟其金、石、羽、毛可以飾器皿。絲、枲、絺、紵可以具衣服。菁不可以薦鬼神。七木可以備采章。王國之所無。四方之所有。然後諸侯貢之以充於王府也。推此以觀。則賦稅之專屬於天子者。止於甸服之內。甸服之外。則盡歸於諸侯之君。而天子無與焉。此所以不言也。

東萊曰。甸服王畿。千里而以甸名者。井牧丘甸。大率相似。夏時常以甸爲準。奕奕梁山。惟禹甸之。以少康中興之成之田。可以見甸之制。推而上之。則爲畿。推而下之。則爲井牧。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王氏曰。侯服之內百里。乃王者食采。諸侯所封之地。不得有其地。惟采其所產之物。故謂之采。此外百里。爲二百里。謂之男邦。謂得有其地。而封以爲男。此男邦之外。統三百里。以封諸侯。以其國大而勢強。故封於外。以爲扞禦。

張氏曰。內足以捍難。外足以庇人者侯也。諸侯有君道焉。故以庇民爲事。有臣道焉。故以捍難爲職。此建諸侯之國也。建男邦於近。則內不外偏。建侯國於遠。則外不內逼。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章氏曰。以文教武衛爲安王實之。因以名服。

陳氏曰。揆文教者。四方于宣也。奮武衛者。四國于蕃也。天子內服。亦未嘗無武。但德柔中國。刑威四夷。于遠者尤宜尙武爾。

張氏曰。綏、安也。以其用中國之政。務以安民爲事故也。文教言揆者。以綏服於京師爲甚遠。其於文教。則揆之而已。不必一一以遵上之法也。於武衛言奮。以其遠於戎狄。故使之奮武以衛中國也。

胡氏曰。綏服者。五服之中也。內而之中國則爲遠。外而遠蠻夷則爲近。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也。惟其內以揆文教。外以奮武衛。所以有安之道。蓋不能揆文教。則不足以禦外侮。雖欲安之。不可得也。

東萊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聖人非私於彼。加意於遠。算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無垢曰。要者以言在九州之外。非如九州可用羈治也。要服三百里之內。已有夷狄之風。當存要約而養。若知臣子之分。當知上下之理。觀啓出有扈不意。直至城下。當時六卿之謀。亦已深矣。又曰。蓋隨戰之時。不有以警懼之。則勇氣不振。豫心不肅。有生之志。無死之心。所以號令康明。約束果斷。以示必行。毋有輕敵。所以濟衆志一豫心也。

既遠。來有戡定之勞。風俗又乖。動有性命之害。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張氏曰。政弗致詳。刑弗致慤。使無乖離散徙。以爲吾中國之害者要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無垢曰。自要服之外。又規方五百里。謂之荒服。荒者。以言居要服之外。荒忽無常。不可要約待之也。夷之禽獸而已。蠻則際之以禮。去則任而勿貢。制則在明堂之外。寘則有折體之節。其待之如此者。以其荒忽無常。則亦以若有若無之禮待之。故視其來如有。及其去如無。欲不遵則爲吾禮所防。欲生怨則爲吾禮所感。

張氏曰。荒則不治也。以其去王畿爲最遠。又不可以要而治之也。故其服謂之荒。繼然。亦服中國之正朔。此所以列於五服之內也。蠻者慢也。蠻之外二百里曰流。流者。流罪人於此也。舜之去四凶。於驩兜言放。以驩兜之罪輕。則放之者也。於共工言流。以共工之罪重。則流之者也。蔡仲要服。流則荒服。則流之有甚於蔡可知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按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尚書精義卷十三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無垢曰。有扈繼禹之後。然其罪止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東坡謂不用夏之正朔服色也。其說是矣。直必以堯舜禪讓而啓遂傳其家爲辭。其語足以動搖人心。卒亦迫奪。故不暇他顧。親提兵柄。出其不意。特取間道。而直搗其城。使其重不及建。謀不暇思。以堯舜授之。豈不爲德哉乎哉。

張氏曰。王者有征無戰。以啓之賢。而伐有扈之罪。必曰大戰。何也。蓋有扈氏器積罪大。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其征之則不服。其討之則必距。距而不服。必至于大戰。言大戰。則扈之暴可知矣。

東萊曰。有扈負固強盛。幾與天子之勢均體敵。其與有苗弗率。馮徂征之。氣象自不同。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無垢曰。古之將兵。皆付之偏裨。禮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是也。夫兵事付偏裨者。則所率之兵。皆知禮義。皆知死生。皆知上下之理。觀啓出有扈不意。直至城下。當時六卿之謀。亦已深矣。又曰。蓋隨戰之時。不有以警懼之。則勇氣不振。豫心不肅。有生之志。無死之心。所以號令康明。約束果斷。以示必行。毋有輕敵。所以濟衆志一豫心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無垢曰當登避啓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人必愛啓如此此天意也而有扈獨不服焉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矣惡之者衆此天勦絕之也啓以此言誠有所見非虛辭也夫啓恭行天罰則六事之人亦當恭天之命六事之人恭天之命者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以正馬此恭天命也一或失職是爲悔命罰何所逃乎兵事貴嚴不敢專其賞也予不得示私恩故戮遷廟之主於軍以戮之其罰也予亦不得示私怒故戮社主於軍以戮之夫一人受賞一家榮榮一人受戮一家絀辱孥戮之意蓋在於此謂妻孥受辱耳

張氏曰有天下國家者其於五行當長敬之矣其於三正當勤保之矣今有扈氏於五行則威之而不能敬棄之而不能保此其所以自絕于天也自絕于天者天必絕之也　又曰祖人道也人道爲陽社地道也地道爲陰賞陽也故用命則賞于祖戮陰也故不用命則戮于社祖本仁賞之亦仁也社本義戮之亦義也賞必于祖戮必于社各從其類而已

東萊曰五行散在天地間萬物皆有五行凡暴物害民皆是威侮五行三正天地人三者之正理雖曰三者其實則一凡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此乃惡之本原故啓言有扈自其本原已皆侮棄則其爲惡無所不至方有扈侮棄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此啓則恭行天之罰而已　又曰古者用兵必被遷主戮社主而賞則曰先祖賞之殺則曰天地殺之予則孥戮汝是於常法之外別立一件以嚴其制戮不獨殺亦有不殺之戮啓自知德不足故加之以刑然啓賢能敬承禹之道亦是自謂其加刑之嚴乃是加敬必啓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疑其不曉用兵之道今一旦有事誓師勅旅如素講者蓋啓受學於禹時其文武之事已並究考初不分精粗本末舉者其可不知古人之學

陳氏幹之曰祖陽也故賞于祖社陰也故戮于社賞于祖則所以賞之者非我也爲祖宗也戮于社則所以戮之者非我也爲社稷也賞以祖宗其罰也亦然罰以社稷其賞也亦然賞罰兩得則宗廟社稷安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無垢曰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而羿距于河以廢之使大禹基業一旦而蓋覆墜其可傷哉其弟五人侍太康之母從太康畋獵於洛南五子與其母待子洛北太康既爲羿所廢此五子所以咸怨而作歌以見意也然觀五子作歌如此其開明通濟豈尋常之流哉略不能諫於遊畋之前而至隨羣旅進相從於荒惑之地遽其失邦乃始作歌豈不晚乎曰五子知義理識幾徵如此想家庭之間燕語之際其開導啓沃於太康者亦已久矣第告之不從諫之不聽雖知其必亡其如之何哉

疆時有羿善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逸豫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優于洛之汭五子咸怨遽大禹之戒以作歌所以拳拳愛親之道哉此太康所以逸豫失邦厥弟五人形於歌詠

詩曰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則歌者庸非嗟歎之不足而爲之乎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無垢曰夫德者民之心也人君有德則民心悅無德則民心離太康首先卽位見逸豫而不見德是德爲逸豫所滅也德滅則民心滅民心滅則天下亦滅亡矣嗚呼以太康而觀堯舜何其高哉夫卽位而以逸豫爲心民心已貳矣而乃不知改悔方盤樂遊逸不循法度委棄母弟親戚委棄宗廟社稷委棄朝廷機務自河北畋獵遠過洛南及至十旬而弗反夫十旬百日也百日不見母弟親戚百日不見宗廟社稷百日不理朝廷機務而甘心於逐禽走獸之樂此閭巷下俚破家之子也乃以天下授之啓亦可罪矣

張氏曰祭祀之有尸不言不爲居位而已古人以爲其疑而不能以有爲則謂之尸疑居是位而不能以有爲則謂之尸位也先王之於天下以爲尸位也今太康有君人之位而不能爲君人之事此其所以爲尸位歟勤卒國克威其德今太康以逸而不勤以豫而妄曼非惟不足以享國且將喪其德矣

東萊曰自古之亡國者大抵逸雖少而豫爲多德者性之本有未易滅滅惟太康放逸不已遂滅其德德既盡滅則天下之民咸懷二心當此之時自當敬省變易前非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弗反太康豈不惜其位但安於逸樂天下雖危如累卵而猶以爲泰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

以爲有此位者自當享此無窮之樂故以此爲安而遠去宗國若知之則必不往矣

林氏曰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太康遊畋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則畋于洛之南至于百日而猶不反有洛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古之爲國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猶懼乎肘腋之變牆屋之禍或起於一二日之間今太康乃自肆於遊畋以言其遠則畋于有洛之表以言其久則至於十旬弗反是其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無垢曰所以因民不平之心而距于河北以絕其歸路使毋弟墮於草莽宗廟社稷朝廷機務一旦制於他人之手乃知非君天下之貴者必至於敗事如此左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蓋篡之也

孔氏曰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逸豫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優于洛之汭五子咸怨遽大禹之戒以作歌

無垢曰。夫莫親如兄弟矣。太康所爲如此。五弟乃至不堪而咸怨。況四海之民。於我無情者乎。撫我者后。虐我者讐。其怨當又過於五子矣。五子情懷抑鬱。惹態徊徨。無以攄發。炯然見大禹之戒。一一效驗。故祖述其意而作歌。以舒寫其心耳。

張氏曰。夫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今五子至於咸怨其兄者。蓋怨之者。乃所以親之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之怨。得非親之過大者乎。苟親之過大。爲之弟者。恬不以爲事。雖怨在心。所以致其愛者。內有致愛之誠。而外無以爲其愛之之意。則五子之志。無自而見。故於是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觀其五章之中。或言皇祖有訓。或言訓有之。或言明明我祖。則其述大禹之戒可知矣。

東萊曰。想當時見太康放逸。將至於亡。朝夕在左右。諫之不聽。去之不能。只得相隨而去。以此見五子之歌。非是一時旋作。當時諫不能止。去之不可之時。已蓄積而成於胸中。一旦而發。故其言辭恭敬友愛。非臨語者所能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顧氏曰。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

康失欲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道。而尸位以逸豫。故至於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以亂其紀綱。使羿距于河。不得反其國。都而厎滅亡也。欲知有道無道。第觀其紀綱有無耳。紀綱不亂。則其人之有道。亦若草莽蜣蜋之不如。則祖宗社稷。安可知。紀綱頹弛。則其人之無道。可不言而喻也。

張氏曰。陶唐之所以有冀方者。以其有紀綱也。大爲之綱。小爲之紀。先王所以維持於天下者。未嘗不在於此。今太康失道。則紀綱從而亂矣。紀綱亂。則其滅亡無日。

陳氏曰。都冀州者。實自唐始。唐歷虞。虞歷夏。世都冀州。而傳其紀綱。今亂之。則豈之天下去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無垢曰。吾祖關石和鈞之法。公私兩利。王府無不有者。不知其田獵果何謂乎。典則不循。王府不取。而荒墜之。乃故犯明訓。遠事畋遊。至於國破家亡。使先祖血食。無復四海之職貢。此所以令深思之意。而歌以發灑之也。　又曰。漢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鈞爲石。是石爲百二十斤矣。其重莫如石。禹乃通天下使同以此爲重。關者通也。其次莫如鈞。禹乃和天下使同以此爲鈞。和即通也。和以見人情兩平。無爭怒之意。通以見兩北不異。無隔閡之意。

張氏曰。自銖兩斤積而爲鈞。石。以其不能無濫也。故關之使通。以其不能不乖也。故和之使平。關石和鈞者。權也。權衡度量。其法始於權。終於量。

王氏曰。於石言關。於鈞言和。亦無深意。唯文其辭耳。乃欲鈞平而天下通用。且大禹所爲多矣。特言此者。以時困之。故特思而言之也。

胡氏曰。鈞石者。權而已矣。銖錄以爲兩。積兩以爲斤。積斤以爲石。積有以爲鈞。是之謂五權。積斤以爲

陳氏曰。蓋里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一言一動。宜因民心以爲心。我之動也。不能因民。則彼將有因民而伺我者矣。蓋民之可畏而不可不敬也如此。

溫公曰。荀子云。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民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民駭政則莫若惠之。惠之於既駭之後。不若安之於未患之前。故人所以駭其民者。如朽索焉。東坡曰。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髮。故天下之心。謂之獨夫。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無垢曰。此六事。常人有之。必破家敗族。名爲浮靡。爲鄉閭所不齒。一家長猶不可爲。況爲天下君。豈宜有此乎。太康於六事中。乃犯其二三。繼帝王之後。天下駭聞。所以亡尤速也。

張氏曰。荒者不治之謂也。內作色荒。殉于色者也。外作禽荒。常於敗者也。內則嬖色。外則從禽。如是則政荒而不治。此所以皆謂之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無垢曰。都冀方而君天下者。必有道存乎其間矣。陶唐之道如何。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是也。今太康失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道。而尸位以逸豫。故至於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以亂其紀綱。使羿距于河。不得反其國。都而底滅亡也。欲知有道無道。第觀其紀綱有無耳。紀綱不亂。則其人之有道。亦若草莽蜣蜋之不如。則祖宗社稷。安可知。紀綱頹弛。則其人之無道。可不言而喻也。

張氏曰。陶唐之所以有冀方者。以其有紀綱也。大爲之綱。小爲之紀。先王所以維持於天下者。未嘗不在於此。今太康失道。則紀綱從而亂矣。紀綱亂。則其滅亡無日。

陳氏曰。都冀州者。實自唐始。唐歷虞。虞歷夏。世都冀州。而傳其紀綱。今亂之。則豈之天下去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無垢曰。吾祖關石和鈞之法。公私兩利。王府無不有者。不知其田獵果何謂乎。典則不循。王府不取。而荒墜之。乃故犯明訓。遠事畋遊。至於國破家亡。使先祖血食。無復四海之職貢。此所以令深思之意。而歌以發灑之也。　又曰。漢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鈞爲石。是石爲百二十斤矣。其重莫如石。禹乃通天下使同以此爲重。關者通也。其次莫如鈞。禹乃和天下使同以此爲鈞。和即通也。和以見人情兩平。無爭怒之意。通以見兩北不異。無隔閡之意。

張氏曰。自銖兩斤積而爲鈞。石。以其不能無濫也。故關之使通。以其不能不乖也。故和之使平。關石和鈞者。權也。權衡度量。其法始於權。終於量。

王氏曰。於石言關。於鈞言和。亦無深意。唯文其辭耳。乃欲鈞平而天下通用。且大禹所爲多矣。特言此者。以時困之。故特思而言之也。

胡氏曰。鈞石者。權而已矣。銖錄以爲兩。積兩以爲斤。積斤以爲石。積有以爲鈞。是之謂五權。積斤以爲

石。則不能無塞。故必有以通之。積石以爲鉤。則不能無乖。故必有以和之。是之謂鉤鈐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懿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無垢曰。其五之歌。何其悲切而有志也。豈其五之歌。獨異於四子乎。曰不然。廣唱之體當如此。其一總領大綱。言治天下當敬民之意。其二開陳不敬必亡之意。其三言不敬祖訓而失天下之意。其勢至於五。不得不深悲以足其歌也。首尾相貫。若出乎一人。常留餘意。使廣其感以告朝廷乎。而事不在仲康。徒以生姦人之心耳。將隱忍立朝。以待其變乎。則又恐汙僞而喪臣子平生之節。其心傍徨無聊。思所以處此變而逃此禍者。而無有得焉。此所以起兵匡正國家之難。徐結其君者有其遽。皆出於勝己之私。則君臣上下。無不公矣。公則明之所以生。君明於上。臣明於下。是之謂明明。

東萊曰。百官既修輔。則萬幾無曠。自然明而又明。然猶之明明者。人君自有本然之明。得臣輔之。則明而又明也。

尚書精義卷十四

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孔氏曰。率貴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無垢曰。羲和以酒自汙。使羿不疑。孔子已知其心矣。然而孔子不見徵旨。如春秋之書。紀候來朝。以恕其心何也。曰。人臣湎淫不修職事。不可以爲訓也。以謂縱使罪在於此。不過廢黜耳。何至起兵動衆。使胤往征之。至有殲厥渠魁之說哉。許胤往征之。則見非仲康之命。若胤自往征之。乃罪之以正其罪。

爲表裏。以握朝廷之柄。而謀爲篡逆者也。

張氏曰。帝者行天道以治人。故詳於天。而羲和之官。分而爲四。王者行人道以泰天。故詳於人。而羲和之官。合而爲一。世變之義也。今以湎淫。故廢而亂之。廢時則正朔失次。亂日則甲乙乖戾。此所以有可征之道也。湎淫言其喪德。廢時亂日。言其荒政。

陳氏曰。廢者何。不修也。亂者何。不治也。日者十日也。自甲乙至於壬癸。有自然之序。猶天一至於地十。有自然之數。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朔宜在壬。不及時則以癸爲晦。如此則甲乙亂矣。亂而不治。時之所以廢也。故治歷者。以治日爲始。日治則時修。日亂則時廢。仲康以先王之命。胤后。以仲康之命征羲和。而所以告其衆者。以其不知季秋之朔。爲羲和之罪。其爲罪也。

宜若未至於可殺。然所以授人時者。不得其正。兆於此矣。審吾所以敬民之意。安得而不誅。

胤征

推仲康嗣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無垢曰。以下原闕三十七字。爲已役也。羲和夏之忠臣也。以下原闕九字。而仰觀天象。陰察歷數。將有窺弒之事。將欲盡其職以告朝廷乎。而事不在仲康。徒以生姦人之心耳。將隱忍立朝。以待其變乎。則又恐汙僞而喪臣子平生之節。其心傍徨無聊。思所以處此變而逃此禍者。而無有得焉。此所以起兵匡正國家之難。徐結其君者有其遽。皆出於勝己之私。則君臣上下。無不公矣。公則明之所以生。君明於上。臣明於下。是之謂明明。

東萊曰。百官既修輔。則萬幾無曠。自然明而又明。然猶之明明者。人君自有本然之明。得臣輔之。則明而又明也。

胤侯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孔氏曰。羲和以酒自汙。使羿不疑。孔子已知其心矣。然而孔子不見徵旨。如春秋之書。紀候來朝。以恕其心何也。曰。人臣湎淫不修職事。不可以爲訓也。以謂縱使罪在於此。不過廢黜耳。何至起兵動衆。使胤往征之。至有殲厥渠魁之說哉。許胤往征之。則見非仲康之命。若胤自往征之。乃罪之以正其罪。

張氏曰。帝者行天道以治人。故詳於天。而羲和之官。分而爲四。王者行人道以泰天。故詳於人。而羲和之官。合而爲一。世變之義也。今以湎淫。故廢而亂之。廢時則正朔失次。亂日則甲乙乖戾。此所以有可征之道也。湎淫言其喪德。廢時亂日。言其荒政。

陳氏曰。廢者何。不修也。亂者何。不治也。日者十日也。自甲乙至於壬癸。有自然之序。猶天一至於地十。有自然之數。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朔宜在壬。不及時則以癸爲晦。如此則甲乙亂矣。亂而不治。時之所以廢也。故治歷者。以治日爲始。日治則時修。日亂則時廢。仲康以先王之命。胤后。以仲康之命征羲和。而所以告其衆者。以其不知季秋之朔。爲羲和之罪。其爲罪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若邦有常刑。

無垢曰：孟春正月，遒人之官，振木鐸以警于朝路，告百官曰：官師當交相規，正人主之過失，百工當執藝事以諫人主之過失。其或不恭邦有大刑，以致義和之罪。曰：其職當以日食規諫天子，授人時之後，爲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亂於天紀，蓋于是而始亂，亦猶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亦謂自陶唐以來，紀綱未嘗亂，至於太康而始亂也。遒棄厥司，遠棄其所主之職，遠其私邑而無所忌憚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無垢曰：夫義和之罪，至於是，仲康猶隱忍未誅之也。蓋先王之討誅有罪，乃天下之所共怒，衆人之所不與，衆人共棄之，義和廢職之罪，仲康知之久矣，而其罪猶未彰白于天下，至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乃罔聞知，則既取怨於天下矣，此則不得而不討也，亦猶絲之方命，圮族，堯固已知其不可用矣，然猶徇四岳之請而試之，使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黜之，凡此皆因衆之所共怒，而後誅之也。蓋非天下之所共怒，則雖實有罪，先王猶未之誅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先王之誅有罪，其所以誅之而天下莫不服者，此無他，惟其與國人共殺之而已，乃季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于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蝕可知，鄭孔氏此言，蓋以義和之廢厥職，至于日有食之變，猶不之知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爲不然，謂日月交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二辰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遲，月行急，一月一會，必合於黃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日食於晝，月食於夜，則見也，日食於夜，月食於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于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孔氏此言，蓋以義和之廢厥職，至于日有食之變，猶不之知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爲不然，謂日月交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二辰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遲，月行急，一月一會，必合於黃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日食於晝，月食於夜，則見也，日食於夜，月食於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非朔也，安得謂之季秋月朔乎，胡氏此說，則以謂日月集合而後有蝕，既謂辰弗集于房，則不得謂之日食，此說有理，然胡氏既疑辰弗集于房，爲非日食，至其論弗集于房之義，則以爲歷數也，謂房者，二十八宿之房也，非是十二次之舍也，秋之九月，日月當合朔於房心之次，今也弗集于房，書則是歷之誤，非日食也，夫歷之誤，至於當合朔而不合朔也，此非精於歷者，不足以知之，而何以至於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乎，胡氏亦自知其說之不通，遂謂先歷誤而後日食，其遷甚矣，房之義，以漢按古文集衛輯益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愆乎位，以常其明，陰亦令卓示冲，以隆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唐志此說，殊爲可行，按漢書帝紀，東夷北蠻，頗來集睦，顏師古曰：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于房，其爲日食審矣，但集之義，當爲集睦之輯，蓋日月不相輯睦于其舍，故得有食，孔氏以集爲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此其所以起胡氏之疑也，今當從孔氏之說，以爲日食，而參之以唐律歷志之義，以集爲輯睦之集，則下文相貫矣，房有二說，或以爲房星，按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月朔，則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歷志曰：君子慎疑，事以日在房心北矣，圖此說，則以房爲所次之舍，其說爲長，左氏傳，梓慎曰：宋大辰之虛，陳

顓帝之虛，相土因之，大辰，伐星也，伐星，大火也，大火，東方之宿也，以此觀之，則房星爲大火之次，又何疑乎，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薛氏曰：天紀天之五紀也，即洪範所謂歲日月星辰歷數是也，

薛氏曰：天紀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義和始，故俶擾天紀，此說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亂於天紀，蓋于是而始亂，亦猶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亦謂自陶唐以來，紀綱未嘗亂，至於太康而始亂也，遒棄厥司，遠棄其所主之職，遠其私邑而無所忌憚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無垢曰：夫羲和之罪，至於是，仲康猶隱忍未誅之也，蓋先王之討誅有罪，乃天下之所共怒，衆人之所不與，衆人共棄之，羲和廢職之罪，仲康知之久矣，而其罪猶未彰白于天下，至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乃罔聞知，則既取怨於天下矣，此則不得而不討也，亦猶絲之方命，圮族，堯固已知其不可用矣，然猶徇四岳之請而試之，使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黜之，凡此皆因衆之所共怒，而後誅之也，蓋非天下之所共怒，則雖實有罪，先王猶未之誅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先王之誅有罪，其所以誅之而天下莫不服者，此無他，惟其與國人共殺之而已，乃季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于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蝕可知，鄭孔氏此言，蓋以羲和之廢厥職，至于日有食之變，猶不之知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爲不然，謂日月交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二辰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遲，月行急，一月一會，必合於黃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日食於晝，月食於夜，則見也，日食於夜，月食於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非朔也，安得謂之季秋月朔乎，胡氏此說，則以謂日月集合而後有蝕，既謂辰弗集于房，則不得謂之日食，此說有理，然胡氏既疑辰弗集于房，爲非日食，至其論弗集于房之義，則以爲歷數也，謂房者，二十八宿之房也，非是十二次之舍也，秋之九月，日月當合朔於房心之次，今也弗集于房，書則是歷之誤，非日食也，夫歷之誤，至於當合朔而不合朔也，此非精於歷者，不足以知之，而何以至於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乎，胡氏亦自知其說之不通，遂謂先歷誤而後日食，其遷甚矣，房之義，以漢按古文集衛輯益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愆乎位，以常其明，陰亦令卓示冲，以隆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唐志此說，殊爲可行，按漢書帝紀，東夷北蠻，頗來集睦，顏師古曰：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于房，其爲日食審矣，但集之義，當爲集睦之輯，蓋日月不相輯睦于其舍，故得有食，孔氏以集爲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此其所以起胡氏之疑也，今當從孔氏之說，以爲日食，而參之以唐律歷志之義，以集爲輯睦之集，則下文相貫矣，房有二說，或以爲房星，按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月朔，則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歷志曰：君子慎疑，事以日在房心北矣，圖此說，則以房爲所次之舍，其說爲長，左氏傳，梓慎曰：宋大辰之虛，陳

太師之虞。鄭祝融之虞。皆火房也。所謂火房與此義同。皆舍之次也。故弗集于房。蓋謂日見不集睦于其所舍之次爾。日月不集睦于所舍之次。而日有食之。其實變也。大夫將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救月食也。按左傳。文公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是古者。當夫日食之時。有此伐鼓之禮。樂官也。奏鼓。進鼓而伐之也。詩曰。奏鼓弗勝。皆氏曰。日食陰侵陽也。鼓陽聲也。鬯奏鼓者。助陽以敵陰。義或然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主幣之官。鄭氏謂夏官之屬。殊無所據。此亦但以意度之而已。百官表。鄉有嗇夫。職廵邏。收賦稅。上林亦有虎圈嗇夫。故漢鄭玄、高五倫。皆常爲趨嗇夫。則是執役之賤者。此嗇夫。蓋是執役之賤者。趨人與嗇夫。考之于周禮。皆無此官。則知周之建官。其名與夏時異者多矣。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也。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供日食之百役也。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鼓。陳五鼓。皆子閎曰。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其方色旗。則其兵而周官庭氏云。救日食之弓矢。則是救日之時。必有此百役。嗇夫庶人之馳走。蓋所以共其役也。然必謂之馳走者。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謹天戒。以恐懼修省於上。而嗇夫庶人。尚且馳驅奔走於下。以助天子。救日如此其急。而義和新舊歷象之官。乃沈湎于酒。安于其邑。而罔聞知也。日者嗇嗇。嗇庶人。若此之類。是之謂不及時。蓋與大軍期而不至。而稽延師期。亦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惟此二者。皆誅而無赦。則軍士莫不用命矣。此胤侯奉師之意也。

東坡曰。先時後時。罪之薄者也。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威用之。義直嚴莊賈時也。

令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罔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無垢曰。若禹奉舜之命征有苗。未嘗諄諄以王命爲辭也。則以天下知其心也。今此征。既曰天罰。又曰王室。又曰天子威命。又曰天吏。以天、以王室、以天子、爲言。豈非夸生于不足歟。以伐忠良之人。心亦知其不可。故嘵嘵以天、以王室、以天子、爲言。正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東萊曰。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蓋一失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此爲戒。將奉天討。罔力王室。欽承天子威命。見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犯上者。皆其將帥之所以告勅其衆者。未嘗不舉人君以爲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人君在上。其所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豈得不盡。林氏曰。天于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虺之命湯侯。得夫天子討罪之權。湯侯敵愾之義。其用兵行師也。可謂仗大義而行矣。故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伯攘爾。其義迂也。我之征義和。既以欽承天子已行之威命。爾當以同力王室爲心。不可不夙予以徂征也。

已而不已。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諸儒解釋此義。皆以此屬於上文。故漢孔氏曰。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唐孔氏遂謂。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卽不及時也。其義果亦皆如此。以某觀之。是殆不然。帝王之世。雖重歷象之事。然歷官之差。一日一朔。則至於殺之無赦。攝此文勢。上文言克謹天戒。臣人常有常舍。至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胤侯舉先王之待人之道。殺。攝此文勢。上文言克謹天戒。臣人常有常舍。至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胤侯舉先王之誅。以繩羲和之罪。于是繼之以惟時羲和。顚覆厥德。以至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其首尾總結文義已足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胤侯誓師。猶戒衆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攝指羲和而言也。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廉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周官六卿之典也。治典者。冢宰之所掌也。教典者。司徒之所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馬之所掌也。刑典者。司寇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胤侯掌六師。爲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爲言。至大司馬法也。惟其軍法。故有先時不及時之誅。先時者。謂先師期而進。是邀功也。漢班勇與張朋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面朗嘗有罪。欲邀功自贖。遽先期至。將攻關。徑入焉耆。若此之類。是之謂先時。蓋不與大軍相期。而嘗利輕進。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留也。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逗留延期。當首三萬餘級。嘗有功。以後期。亦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惟此二者。皆誅而無赦。則軍士莫不用命矣。此胤侯奉師之意也。

東坡曰。先時後時。罪之薄者也。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威用之。義直嚴莊賈時也。

令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罔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張氏曰。愛所以爲仁。威所以爲義。用兵之道。以威爲主。故威勝愛。則可以致功。愛勝威。則柔而無斷。其無功必矣。

王氏曰。威嚴勝於慈愛。人則畏而勉力。故誠有成。若慈愛勝於威嚴。則人無所畏而懈怠。故誠無功。觀衆士當勉戒之。以期於有功也。甘誓之言。予則孥戮汝。則嚴峻而幾於虐矣。此言威克厥愛。愛克厥威。而不用言其殊。蓋啓爲禹之子。生長於富貴。不知艱難。不知危懼。故用兵以伐有扈。則有孥戮之言。此仲康則賚遺有窮之難。而知所警懼。故命胤侯戒師之言。亦溫和而不至於大暴。唯曰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以寓其意而已。

東萊曰。大抵當觀其所發。發於私讎。愛非愛。發於公讎。威非威。然威終非聖人之所尚者。觀其所居之地如何。當威而不威。不知時措者也。記曰。祭祀主敬。軍旅主威。故爾。

孔氏曰。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辭驕。

林氏曰。此言我之所以誓師之意如此。爾衆士則不可以不勉其心。以用我之命也。自古國家當中衰之運。則朝廷之上。往往行姑息之政。故英雄之徒。得以乘間抵隙。肆爲桀黠。而莫之禁。是以大有爲之君。當夫歷運中否。社稷阽危之際。苟非赫然奮其乾剛之斷。未見其能有濟也。唐自高、武、以來。一切行姑息之政。藩鎮驕主帥者。因而授以節鉞。誠恐自擇帥。其驕子弟。皆得以承襲父兄之位。及德宗剛明果斷。足以有爲。不憚用兵。以翦勦強梗。於是平夏、平蜀、平江東、平澤潞。以至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滑、蔡。莫不率服。而唐室遂以中興。此無他。惟威克愛故也。德宗雖以剛果爲政。而子孫不能率。至於穆、敬、文宗之世。又以姑息爲政。藩鎮復強。唐室遂亡。仲康之世。何以異此。當其命胤侯以征羲和。誠得乎威克厥愛之義。故足以制后羿之強。而中興有夏之業。惜夫后相繼之不能用其果斷以爲政。沒失天子之權。卒爲羿所篡。而夏終於不祀。此非仲康之失也。繼之者。非其人也。可不慎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張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者。先王契是也。契嘗居亳。至湯復徙居焉。

陳氏曰。湯雖契之父帝嚳自契至成湯。凡十四世。八遷其都。嚳始都亳。湯後徙亳。故曰從先王居。蓋治也。理治沃土也。帝告者。或云告帝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無垢曰。湯征諸侯。是夏王使湯爲方伯。得專征諸侯也。征之爲言正也。禮曰。天子賜弓矢。然後殺。湯征諸侯。必有弓矢鈇鉞之賜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無垢曰。伊尹有道。必能格桀心之非。桀仁莫不仁。桀義莫不義。桀正莫不正。一正桀而國定矣。此湯道在水火中。如率遇衆力。率割夏邑之言。此豈可一日待邪。伊尹之心。以重困天下也。不若出其不意。一舉而取之。豈待以武王之事律比哉。

伊尹之心也。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伊尹初往輔桀。知桀必有亡天下貴。而非君四海貴也。故決意歸亳。湯區區之心。尚望桀之開寤也。故五適伊尹以輔之。及其最後之歸也。乃曰。既醜有夏。是

桀之所爲。又甚於前日。不可救藥也。

張氏曰。湯嘗五進伊尹於桀。去亳適夏者。所以就桀也。至於桀德。終不可變。伊尹遂飛之而復歸于亳。所以就湯也。方其歸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遂作汝鳩、汝方之二篇。凡此數篇。皆亡之矣。

尚書精義卷十五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觀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無垢曰。伐桀之謀。主於伊尹。而非湯之心也。自五進伊尹於桀之後。想伊尹之心。以謂吾所以委蛇爲桀。而納之於當道者。其無所不至矣。而桀於亡國敗家之舉。無不爭先。至於道德仁義。日用所當行者。一切視如讎寇。決非君四海之資也。至民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言。是天棄夏而將改命於湯。使桀爲此而不知改也。觀夫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則天之所以相湯而棄桀者。可見矣。此所以決然以伐桀自任而不疑若湯之心。則猶欲進伊尹庶幾桀之開寤。至于鳴條之事。誠非其本心。故曰。子有甄德。蠻人徼見其端。故序伊尹於湯之上。湯在亳西。當從東面往。今乃升取道。從陑者。從下向上之名。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　又曰。桀有一伊尹而不能用。致欲一舉而取之。出其不意。而極罪以伐之。當如文王之付武王。湯未可舉也。蓋此時之民。如在水火中。如率遇衆力。率割夏邑之言。此豈可一日待邪。伊尹之心。以謂急欲救斯民。不可使爲之愈。以重困天下也。不若出其不意。一舉而取之。豈待以武王之事律比哉。

張氏曰。夫自上而下者。其勢順。自下而上者。其勢難。湯之伐桀。自陑而升。則非地勢之順。所以見其勝

夏在於人和而不在於地利也。

東萊曰。後儒先伊尹而後湯者。非有他意。文勢順耳。升自陑。地利。升陑而戰。皆不可用。謂之出其不意。固非。湖之得人和。亦非王者困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須決擇。是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楊氏曰。商書之首曰伊尹相湯伐桀。成湯君也。伊尹臣也。君不先乎臣。必然之道也。仲尼刪書。斷以見聖人於立教之深者也。仲尼刪書。所以見聖人於立教之深者也。仲尼刪書。斷自唐虞以下。堯之禪舜。舜之大禹之功。皋陶之讓。益稷之事。四嶽之職。備矣。及其敍湯放桀也。雖曰誅暴救民之盛。然其如桀君也。湯臣也。曰毫。曰亳。皆以揖遜相代。而湯始用征伐取天下。聖人大慮後世。篡弑如桀仁未如湯。將有假湯放桀。篡名而利于己者。則以臣伐君。自此始矣。於是求其所以立教之旨。以湯聖人也。固不可首其罪也已矣。伊尹賢也。可屈之以伸教焉。故書曰。伊尹相湯伐桀。是移伐君之罪于伊尹也。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無垢曰。湯所有之衆。卽桀所有之衆也。桀所有之衆。平時怨嗟之言也。我后夏桀。不憂念我衆民。舍我稼穡之事。而興臺榭池沼之役。既使民失衣食之路矣。又苛欲慘賦。而割剝之。使民憔悴困迫。窮不聊生。爲民父母。當如是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者。神之主也。民之望也。天之愛民若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性。而棄天地之性乎。此湯所以畏上帝。不敢不正夏之罪也。

張氏曰。夏氏之罪。聞于上帝。上帝命我以征。釋而不征。是逆天者也。逆天者亡。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亦此意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者。言商民保湯以自安。而夏罪所以不能加。故其自言曰。夏罪其如我何。故無伐桀之志也。然而主公以天下爲心。故不以私害公。不以寡妨衆。其肯恤一國之民。而坐視天下之罹於凶害者哉。此所以厭陳夏桀之惡。而告之以必往也。

薛氏曰。湯之伐桀也。必不暇商民之農時。然而民未知後此之期。故曰。舍我穡事也。然而湯之伐桀也。不因民願乎。曰。夏民之願。而商民未之願也。以桀之罪。不能及於商民故也。

無垢曰。夫湯伐桀。豈本心哉。天下之心耳。天下之心。伊尹之心耳。桀既亡矣。湯心自有慙德。以十七代天子。一旦而爲旅人。湯咎北面事之。今使之至此。其心當如之何。更欲廢其先王所立之社稷。此忍人所爲也。不知其先王何罪焉。姑存之。以見湯忠厚之心。不得已之意爾。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嬴。俘厥寶玉。誥伯伸伯作典寶。

無垢曰。嗚呼。桀之不可救也。如此夫。其師大敗。湯不敢迫逐也。從之者。謂任其所之也。此湯忠厚之心。於民者深。教化及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然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化之深者。能如此。桀之民。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非教之明。而尊卑上下之分。猶不忘乎至夏歸其如台。尤足以見湯之化也。蓋

夏之民。在塗炭之內。而商之民。長在平春風和氣中。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無垢曰。衆人受其困苦。率皆怠惰。疾視其上。而不和協。至爲怨疾之言曰。是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爲君而使民如此。天下之心。皆何時死乎。受此困苦。皆不欲生。予及汝俱亡而死。不復以生爲樂矣。爲君而使民如此。天下之心。皆可知矣。疑湯所聞。皆伊尹觀有夏之言。以其所親見親聞者。告之于湯也。桀之凶德如此。舉兵甚可已乎。故曰。今朕必往也。

張氏曰。率遏衆力者。奪民之力也。率割夏邑者。害民之財也。奪民之力則政紊。害民之財則賦重。政紊賦重。則民不聊生。此其所以率怠弗協也。

東萊曰。天下之力。當作衆人之事。夏王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爲宮室臺榭。勞不得耕。女不得織。哲耀凍餒之患。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無垢曰。夫民既有予及汝皆亡之言。是伐桀者。民之心也。而湯猶以大賚誘之。孥戮懼之。使之有所畏。有所慕何也。豈此行非民之本心乎。曰。軍事尚嚴。雖此舉因民心行之。然而不有賞罰。以鼓動焉。恐於號令之間。有所率遠。以至敗事。不得不爲之豫備也。

張氏曰。湯之伐桀。其誓衆士。賚必曰大賚。戮必及孥者。蓋賚之大。則人情之所甚欲。戮及孥。則人情之所甚懼也。以其所甚欲者。誘之於前。而使知所慕。以其所甚懼者。懼之于後。而使知所畏。夫然後人人各迪有功。而罔不用命矣。

徐氏曰。湯之承夏。始變乎桀矣。道序乎變。則不能以直行。是故協變商雒后之衆。而切切於大賚孥戮之間。揉人邃哀。而有曰實甄德之誥。特以爲上誡之不盡者。不足以定其業。下情之不盡者。不足以赴其功。是以笃之以天時。示之以卜筮。勉之以巍褒。而則乎終行其志也。

張氏曰。湯之伐桀。其誓衆士。賚必曰大賚。戮必及孥者。蓋賚之大。則人情之所甚慕也。以其所甚欲者。誘之於前。而使知所慕。以其所甚懼者。懼之于後。而使知所畏。夫然後人人各迪有功。而罔不用命矣。

徐氏曰。湯之承夏。始變乎桀矣。道序乎變。則不能以直行。是故協變商雒后之衆。而切切於大賚孥戮之間。揉人邃哀。而有曰實甄德之誥。特以爲上誡之不盡者。不足以定其業。下情之不盡者。不足以赴其功。是以笃之以天時。示之以卜筮。勉之以巍褒。而則乎終行其志也。

東萊曰。禹伐苗。止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今湯誓乃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見禹不同。今湯誓師之辭。雖與啓相似。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此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是敬心愈加之意。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底。

無垢曰。夫湯伐桀。豈本心哉。天下之心耳。桀既亡矣。湯心自有慙德。以十七代天子。一旦而爲旅人。湯咎北面事之。今使之至此。其心當如之何。更欲廢其先王所立之社稷。此忍人所爲也。不知其先王何罪焉。姑存之。以見湯忠厚之心。不得已之意爾。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嬴。俘厥寶玉。誥伯伸伯作典寶。

無垢曰。嗚呼。桀之不可救也。如此夫。其師大敗。湯不敢迫逐也。從之者。謂任其所之也。此湯忠厚之心。於民者深。教化及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然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化之深者。能如此。桀之民。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非教之明。而尊卑上下之分。猶不忘乎至夏歸其如台。尤足以見湯之化也。蓋

有寶玉遂伐三艱而取之夫天下大寶也桀既失之矣後有大兵猶不知悔乃區區貪三艱之寶玉而取之以行其下慫不移者歟誼伯仲伯傷桀之不知輕重如此乃作典寶之篇其害不可得而見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無垢曰桀既奔亡湯心歉然方有慙德顧此情意何暇更伐人之國利其寶玉乎仲虺以湯之慙德見於容止言語之間其心有不釋然者故至大坰作誥以安慰之仲虺乃湯之舉相觀其所誥忠厚廣大亦豈尋常之流哉　又曰古之作誥不分君臣第於會同有說者皆謂之誥也

東萊曰湯伐桀而歸至於大坰未至于亳方在中路間仲虺欲作誥不待至亳而中路便作者湯既伐夏其愧怍之心截然發於胸中若不便作誥以銷散之則是過而不化必有害於初政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無垢曰方未伐桀也天下之心第是率過乘力率割夏邑如行湯火中惟恐桀之不早逝也及桀既奔亡湯既爲主天下之心又則焦然不寧曰吾有夏之民也今主夫天下者誰乎吾臣子也今君父奔亡不知何所往乎越在草莽得毋有暴露憔悴之苦乎所以至此極者其誰之咎歟此天下皆有慙德也湯心尤甚焉者湯之爲主也堯舜以來以揖遜相傳至后羿以篡弒壞之今湯又以戰爭壞之以篡弒壞之可也爲臣子逐其君父偃然奄而有之不知曾臨百官號令天下其心得無慙乎

張氏曰湯之伐桀上應乎天則仰不愧於天下順乎人則俯不怍于人矣俯仰無愧怍而曰惟有慙德者蓋承堯舜禹揖遜之後始以征殊而有天下恐天下後世以己借口而稱亂此所以不能無慙也非可慙而慙之豈非躬自厚之道哉

王氏曰湯未伐桀之時勇以伐之既伐之後乃有慙德此其本心寬厚不得已而伐罪以救民伐暴乃慙亦如人之可罪而撻之及其撻之則又悔之皆寬厚之意也

孔文仲曰無過者湯之事也慙德者湯之心也四海之內家給人怨願與其君偕亡則民之愁苦已甚而天下之勢危弱極矣以湯之聖其視天下之民如慈母之于乳子葛伯殺一饁餉之童湯猶且慨然興征況桀之甚虐而民之無告其忍坐視天下入於陷穽鼎鑊而不救哉此其必至於伐桀者湯之事也雖然上下之分人之所甚嚴君臣之恩古之所尤惜湯雖勇於天下驅殘除害至於放遜豈誠心之所樂哉此其所以慙者湯之心也

東萊曰湯非是畏後世議論正恐後世以湯稱口而爲亂然古君臣變易者近如有窮后羿亦殺君篡位此事非是湯作始湯何故獨恐後世以湯爲口實蓋后羿之徒天下皆曉然知其爲小人之惡誰肯信之若湯爲一代之聖人天下以爲聖人既爲之則凡欲此者夫何不爲此湯之所以恐也

林氏曰南巢地名薛氏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舊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巢蓋桀奔於此湯不殺也而置之民上不亡何待乎陳氏曰聰明本於性之自然猶慙於人力之則湯養之則明尤假於人力然不若天生之爲絕人甚遠也卒然非人力所能致雖勉爲之則其中

則殺受者蓋湯之伐桀而桀避位出奔既已竄於南巢矣於是湯縱而不誅以見其應天順人有能勉不得已之意也至紂之事則異乎此荀子曰武王還馬而進厭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殷人也以是觀之則是武王本無誅紂之意而牧野之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紂率如林之衆以逆戰蓋自在行陣之間故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矣于是立其子武庚代殷後蓋所以致其惻怛不忍之意是亦湯伐桀之意也鄒康節曰下放一等則至於殺矣其意以湯能容桀而放之武王則不能放紂而殺之則降于湯一等失其旨矣王氏曰桀之罪不若紂之甚故湯放之而已是亦鑿說宜以荀子之言爲正記曰脩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盜況君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古先聖王聲爲律身爲度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救民民猶有流爲不善者湯之伐夏救民雖曰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而然然以分言之則是以臣伐君以諸侯弔天子之位湯之心雖無所利於其間而其迹則近於利之者故克夏而勝之則氛飯而不自安歲以消慝其所終而稽其所敝知後世亂臣賊子必有以我藉口而行其簒奪之謀矣

以利之者故惶悅然慙其德之不及古而慨歎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彼其意誠以謂以臣伐君眞吾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舉爲是固當然者其始終之際一出于誠實內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未嘗巧爲文飾以爲解免此所以不失爲聖也湯既負其慙德有不安之心矣仲虺於是推明湯之本意以爲迫天人之望誠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既以釋成湯之疑于是解天下後世之惑也且如魏文帝既逼漢獻帝而奪之位乃以受禪爲名顧左右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實篡奪而以舜禹之事欺其羣臣人其可欺乎自古亂臣賊子多矣未有如曹丕之無忌憚也湯自以爲稱亂而天下後世不以爲稱亂曹丕自以爲舜禹而天下後世不以爲舜禹此君子所以爲時中而小人所以無忌憚者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無垢曰仲虺可謂有高天下之見矣其論民與人主何嘗絕也非其見在天下之上其能判別如此哉想見其人沈靜閎世知治亂之本原鑒之人主左右必能防微杜漸陳善閉邪眞宰相之職也何以言之其論民曰惟天生民有欲其論人主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夫民及人主所禀不同豈苟然也皆天賦之其論民曰惟天生民有欲其論人主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夫民及人主所禀不同豈苟然也皆天賦也天賦多欲乃下民之資天賦聰明乃人主之資不可強也多欲者治于人無人爲之防閑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此所以賴于人主也聰明者治人非人之所治也蓋多欲則昏墨無欲則聰明惟天子之聰明非人爲之聰明也其所聽皆知其心之所存其所見皆知其兆之所起蓋彼自多欲中來吾自無欲中來優游以閱之則失滑濁邪正君子小人之情狀其何所逃哉讓於未萌防於未兆進君子而退小人天下自然定矣蓋天既生有欲之民亦必生聰明之主此理之自然也桀多欲如此乃下民之資也而置之民上不亡何待乎陳氏曰聰明本於性之自然猶慙於人力勇智發於機之自然自然者眞之則湯養之則明尤假於人力然不若天生之爲絕人甚遠也卒然非人力所能致雖勉爲之則其中

張氏曰人生不能無欲然而無度量分界則爭爭則亂亂而無主以治則攘奪篡弒無所不至　又曰聽之所錫者不過邇言視之所見者不過近事如此則爲人所父者也烏能父人哉然則父民之亂非聰明之主其可乎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無垢曰多欲則昏桀多欲而昏舉一世之民墜入昏德之中如陷泥塗無從自振如陷烈火無所求生然天下豈有此理哉其亂如此必有治之者矣當其亂時天已生一湯於衆亂之中勇以行善知以明說爲盡蓋所以爲之君者惟生民之爭而无以主之則亂故也夫惟立之君以主民之欲而民不至於亂故非天牛聰明之主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僞則不足以父其亂也苟非其聰明足以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則民之好惡哀樂之情抑鬱於下而无由上達亦終於亂而已故必天生聰明然後可以父斯民也天生聰明其聰明出天命之自然非人爲之僞也如秦始皇魏武帝之徒豈謂其非聰明哉然其聰明出于天性而挾之以詐故以巧僞翅天下而服之雖能服之終亦叛而去者以其非天之牛聰明故也王氏云民之有欲至於失性命之情以爭之故攘奪誕謾无所不至爲之主者非聰明足以勝之則亂而已此說大害義理夫所貴乎聖人者惟欲知天下好惡之情而已苟欲將之則秦始皇魏武帝之聰明而已豈足以已其亂邪仲虺言此者蓋謂天生民而立之君凡欲其聰明足以止亂而已今桀之虐斯民也如此已失夫所以立君父民之意矣又所謂當誅而不得誅也武王誓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亦此意也夏有昏德則非聰明惟天以勇智錫湯是其意蓋將使湯承繼天下以正萬國此蓋發上文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之義也纘禹舊服茲率厥典言禹以聰明之積爲天所命以治斯民而其子孫弗率以至民墜塗炭如此則失其所以爲君之道矣桀失爲君之道而生民之亂不可以无主也故天以錫湯勇智勇足以有謀勇足以有斷智足以父斯民也即上所謂天生聰明時父也蓋惟智足以察斯民之情勇足以拯斯民之命是其聰明足以父斯民也

反諸正而已矣天定而天下定湯可得而辭也說劉敞曰凡聖主之後而至於衰者非其遺衰也物使之衰也其至於亂者非其德亂俗使之亂也纘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楠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中物者道也而道未嘗變可以革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爲不道顚覆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畔夏也以成湯爲能復禹之績也

東萊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背其源既已昏濁其流豈能徹清自然天下之民皆在泥塗火炭之中天乃錫王勇智此勇智非外於聰明聰明自其中出者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自古只有兩件曰智曰勇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繼衰正萬邦使四方觀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纘禹舊服禹之服湯乃能繼其緒以此得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林氏曰嗚呼歎辭也言民之生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失性命之情以爭其所欲則使盜攘奪無所不爲矣不爲之主以治之則欲者必爭爭而不已則亂也此篇論厥初生民所謂立君以治之之意也柳子厚曰生人之初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牧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羽毛莫克自衛必將假物以爲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聰明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心煩冤至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之言則帝用不臧之實可以民心卜之矣天式商受命之實也蓋民窺如此而諸侯又皆歸湯乃天命湯以有天下東萊曰夏桀昏德不知天之理凡事皆假託天之辭以布命令於下帝用不臧以覆物言之則爲天以聽命焉以安其屬予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其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方伯連帥之類又就以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聖賢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說爲盡蓋所以爲之君者惟生民之爭而无以主之則亂故也夫惟立之君以主民之欲而民不至於亂故非天牛聰明之主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僞則不足以父其亂也苟非其聰明足以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則民之好惡哀樂之情抑鬱於下而无由上達亦終於亂而已故必天生聰明然後可以父斯民也天生聰明其聰明出天命之自然非人爲之僞也如秦始皇魏武帝之徒豈謂其非聰明哉然其聰明出于天性而挾之以詐故以巧僞翅天下而服之雖能服之終亦叛而去者以其非天之牛聰明故也王氏云民之有欲至於失性命之情以爭之故攘奪誕謾无所不至爲之主者非聰明足以勝之則亂而已此說大害義理夫所貴乎聖人者惟欲知天下好惡之情而已苟欲將之則秦始皇魏武帝之聰明而已豈足以已其亂邪仲虺言此者蓋謂天生民而立之君凡欲其聰明足以止亂而已今桀之虐斯民也如此已失夫所以立君父民之意矣又所謂當誅而不得誅也武王誓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亦此意也夏有昏德則非聰明惟天以勇智錫湯是其意蓋將使湯承繼天下以正萬國此蓋發上文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之義也纘禹舊服茲率厥典言禹以聰明之積爲天所命以治斯民而其子孫弗率以至民墜塗炭如此則失其所以爲君之道矣桀失爲君之道而生民之亂不可以无主也故天以錫湯勇智勇足以有謀勇足以有斷智足以父斯民也即上所謂天生聰明時父也蓋惟智足以察斯民之情勇足以拯斯民之命是其聰明足以父斯民也湯不過率循大禹常行之典奉承上天不言之命反諸正而已矣天定而天下定湯可得而辭也說劉敞曰凡聖主之後而至於衰者非其德衰也物使之衰也其至於亂者非其德亂俗使之亂也纘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故可以中物者道也而道未嘗變可以革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爲不道顚覆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畔夏也以成湯爲能復禹之績也

東萊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背其源既已昏濁其流豈能徹清自然天下之民皆在泥塗火炭之中天乃錫王勇智此勇智非外於聰明聰明自其中出者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自古只有兩件曰智曰勇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繼衰正萬邦使四方觀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纘禹舊服禹之服湯乃能繼其緒以此得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林氏曰嗚呼歎辭也言民之生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失性命之情以爭其所欲則使盜攘奪無所不爲矣不爲之主以治之則欲者必爭爭而不已則亂也此篇論厥初生民所謂立君以治之之意也柳子厚曰生人之初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牧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羽毛莫克自衛必將假物以爲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聰明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心煩冤至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之言則帝用不臧之實可以民心卜之矣天式商受命之實也蓋民窺如此而諸侯又皆歸湯乃天命湯以有天下東萊曰夏桀昏德不知天之理凡事皆假託天之辭以布命令於下帝用不臧以覆物言之則爲天以聽命焉以安其屬予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其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

主宰言之則爲帝天以桀爲不善而用湯以受命用爽厥師者有夏之民以桀昏迷亦憯然不知道理所在故用湯以開明其衆凡此皆仲虺解湯之慙德先言天之立君自然道理有夏昏德所以亡湯有慙德此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劓子之德言足聽聞

無垢曰簡忽賢者趨附權勢觀望權勢之心如鷹如犬以陷害君子使桀召湯而囚之庶幾不免湯在衆亂之中翹然獨秀廓然獨異若苗之有莠也粟之有秕也桀之所惡勿施爾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惟湯武之德既有以聚民之欲去民之惡故桀紂之民其不肖之心凡從湯之號令以爲君子者小大戰戰无不懼乎非辜劓我湯之德日新湯之言日著言行如此四方聽之者聞之者无不稱頌而歸向則湯之沿感危矣

東萊曰桀之時天下小人成羣見桀在天子之位則附義之此小人之常態當此之時能創業垂統以貽子孫萬世之業乎故仲虺言湯之盛德而首以不遷羣色不殖貨利爲言蓋羣心清淨無欲泯然不競衆天下之羣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則其伐夏救民以有天下果其有利之之心乎不遷羣色言不近嬖亂也不殖貨利言不營財賄也此聖人之盛德至大至剛不爲外物之所變遷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湯孔氏曰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其說失之矣見於所行者是眞聖人之德豈不遷羣色不殖貨利之外別有聖德乎湯之修身行己見於實效者如此其取天下固無利之之心也而又能官有德賞有功與天下同其利也人之勉於德者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

人之勉於功者我則勉之以賞使其祿龍榮其車龍以庶龍之不必其天位治天職也蓋有德者以官勉之有功者以賞勉之各稱其實而已矣武王之崇德報功亦此也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而不狥一己之私也言用人之言如自己出也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故過不吝則有過必改无復吝惜若所謂過則勿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無不從改過不吝則過無不改此又所以合并爲公以成其大也

王氏曰用人惟己己知可用而後用之如此則是果於自任而不從天下之所好惡也王者心術之眞大抵如此故過不吝言己有過則改之無復吝惜若所謂過則勿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者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者無不改此所以能合并爲公以成其大也其發而爲政又能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蓋勉之有功者以賞勉之各稱其實而已矣武王之崇德報功亦此也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而不狥一己之私也言用人之言如自己出也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故過不吝則有過必改无復吝惜若所謂過則勿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無不改此又所以合并爲公以成其大也

張氏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則聲色所以賊其性者也遷聲色則性爲物蔽財貨所以賊其汚人則貨財所以喪志者也殖貨財則志爲物累惟不遷聲色則視聽不蔽而耳目聰明惟不殖貨利則思慮不惑而心志廣大湯之大德懋昭而聖敬日躋者由不遷聲色不殖貨利以積之而已溫公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增斯謂小人故聞義而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咈者聖人之所尚

東萊曰湯之本原既以澄澈則凡見於事爲無不當理德勉者勉之以官功勉者勉之以賞見於崇德

尚書精義卷十六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無垢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想見其尊嚴高遠矣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想見其待賢使能矣用人惟己取人以身也發號能動之乎改過不吝急於爲善也謀謀有不從乎全德如此宜責人之深求人之備也而克寬以養天下之善克仁以感天下之心其行之也出乎中心之自然非以聲音笑貌爲也所以布大信於兆民久矣

張氏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則聲色所以賊其性者也遷聲色則性爲物蔽財貨所以賊其汚人則貨財所以喪志者也殖貨財則志爲物累惟不遷聲色則視聽不蔽而耳目聰明惟不殖貨利則思慮不惑而心志廣大湯之大德懋昭而聖敬日躋者由不遷聲色不殖貨利以積之而已溫公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增斯謂小人故聞義而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咈者聖人之所尚

東萊曰湯之本原既以澄澈則凡見於事爲無不當理德勉者勉之以官功勉者勉之以賞見於崇德

之徒然也。古之人有失之者。項羽是也。漢高祖與項羽。當秦之末。俱興義兵。以除殘去虐。較其勢。則高祖之不如羽遠甚。然而高祖卒得天下。羽失之者。以高祖之寬仁。而羽則惟卑其基虐而已。原其高祖之所以寬仁者。無他。亦本於此數者之德而已。觀其入秦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封秦宮室府庫。還軍灞上。則其志已不小矣。而又不愛僭賞。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好謀能聽。從諫如轉圜。惟此數者之德。皆備於己。故其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之所爲。則皆反是。此其成敗之勢。所以不同也。以高祖之成帝業者而推之。則知仲虺所以推本成湯。誕脩伐夏。救民之意。始於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然後繼之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可謂知所先後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藏商。厥惟舊哉。

無垢曰。怨其來晚。慶其已來。民心如此。此天意也。張氏曰。民之苦於桀。故如墜塗炭之中。待湯拯之。然後得其蘇也。夫草枯魚凍。得和氣乃蘇。民之憔悴於虐政。得湯而蘇。亦何異此。夫成湯起於七十里。而有天下。則民仰之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

林氏曰。此又言湯。既有寬仁之德。彰信兆民矣。於是言其弔伐之時。爲天下之所歸向也。湯之征伐。蓋始於葛。其略見於仲虺之言。其詳見於孟子。孟子曰。湯居亳。至后來無罰。孟子之時。去古未遠。必其載籍之所傳者如此。是可以執仲虺之意。蓋湯之於葛。其始也。未嘗有伐之之意。其祀也。則遺之以牛羊。既不祀也。則使亳衆往爲之耕。及其殺饁餉之童子。然後不得已而伐之。其伐之也。非以快一時之私。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之伐葛。既爲匹夫匹婦之有讎者。莫不願其爲之復也。故伐葛之後。又有十一征焉。皆所以復匹夫匹婦之讎也。蘇氏曰。用兵如藥石。則痛者惟恐其來之後。此設喜矣。故其十一征也。東面而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曰。均是民也。何爲先彼而後我哉。所謂怨者。與怨慕之怨同。蓋望其來而怨其不至。非實怨之也。言西夷怨。北狄怨者。孔氏曰。舉遠以言。則遠者著矣。其所未伐之國。則處其後久矣。我后之來。則自此可以蘇息矣。所未至之國。則處其后之來。則自此可以蘇息矣。所未至之國。則處其來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所以喜望於湯者。如此其切。而葉之愈日以滋。至民之陷於水火者。日以益多。湯雖顧借臣上下之分。忍而不誅。而民之難脫於死亡者。其迫切之情。皆赴於湯。湯不得而釋之矣。書楚白公之父。爲鄭所殺。白公請伐鄭於楚。以報父之讎。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遂屬劒曰。必殺子西。其意蓋以鄭皆讎也。子西有可報之道。而不爲我報。則讎在子西矣。葉爲斯民之所讎。斯民之意。以謂惟湯之宜仁。可以救吾垂絕之命於水火之中。故彼征則此怨。此征則彼怨。苟使湯安然自顯其私。而不肯勉強大義。以救斯民。則民之怨湯。豈減於葉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無垢曰。湯有甄德。仲虺致臣子之心。忠愛之義。以安慰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必亡之道也。令湯伐桀。宜貌兼攻取侮之失。然而猶有說者。因天下之心而吾無所私也。又曰。君子獨立。小人成羣。君子寡助。小人多朋。其主張扶持。全在人主耳。佑輔顯遂。此蓋欲湯主張扶持。不使小人害之也。

葛氏曰。君不能以禮待臣。則忠者不得盡其心。君惡聞其過。則忠者無所盡其言。是雖有忠臣。沈默而不聞也。故於忠則顯之。良者不爲惡者也。有以遂其志。乃能有成。故於良則遂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無垢曰。夫懷甄在心。則惡念斷絕。善路分明。是湯以甄之故。力行善道以寬之。則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則雖骨肉之親。亦不親天下。無復顧惜。惟己所欲。則志自滿矣。德日新。則萬邦感之。無不懷念。志自滿。則雖骨肉之親。亦不親附之矣。

東萊曰。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然湯苟以甄世之念。停於胸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雜則止。止則不能日新。蓋曰。湯於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功業。豈可留甄世之念。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無垢曰。大德謂廣大不自狹之德也。恐其偏事如征伐之大過。故戒之以建中于民。欲其爲可常行之道也。恐其處事盡如征伐。故戒之以義制事。恐其盡變前日。不遵不殖之節。故戒之以禮制心。夫湯之征伐。以濟一時之務。可也。豈可以垂裕後昆乎。垂裕後昆。豈以遺厥大之地。爲可行之事。必處事以義理。而不任情。必處心以禮法。而不縱欲。可也。懲惴一事。有悖於此。開基創業。既已不正。子孫其何所不爲哉。又曰。仲虺之戒。所以俟其不甄之後。自足之時也。恐其自足之時。過事自是而任情。處心自是而縱欲。故汲汲以子孫爲言。人之不可保如此也。湯且不可保。而況其他乎。

張氏曰。抗之以高明則絕物。抑之以卑陋則失己。然則中也者。其天下之本歟。湯之於民。必曰建中。以此矣。義生於心。以之制事。則事得其宜。禮自外作。以之制心。則心不主。縱治外者。必以內爲之主。治內者。必以外爲之主。此內外交治之道也。湯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在此道也。

東萊曰。湯當此。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豈可常留甄世面不化。以怠其業。且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論事精詳悉備。正如易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制事制心。亦如此。本原既深。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垂裕於後世子孫。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無垢曰。有懋德則不自足。故好問。惟好問則深體物情。故每見其有餘。自足則無忌憚。故自用。惟自用則不恤下情。故每見其偏狹。嗚呼。誰知懋德。其用乃如此之大乎。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蓋人之不怍。則無可救藥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蓋人而無恥。則無復成人矣。怍恥即懋德也。仲虺前言。所以安慰湯者。欲其不自沮也。後言所以警戒湯者。欲其不忘懋德也。抑揚予奪。有馮治水。周公兼夷狄。孔子作春秋之用。非力舉者不足以見仲虺之心。

東萊曰。人以爲有道德則敬之。非所謂自得。惟自得師則眞可王矣。謂人袭己若。則孤嶠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焉得而不亡。好問天下之善。皆己之善。豈有不容自用一己之能有限。豈不爲小。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毖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無垢曰。禮者敬而已矣。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仁。不敬則暴。有禮自取殖立。昏暴自取毖亡。天之道昭然如此。惟以敬德。不敬德爲愼。故是以欽崇天道。夫如此。則無所不用其敬。而極其至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愧屋漏。不慙闇室。明不歉於天地。幽不負於鬼神。而天命永保矣。

張氏曰。蓋衆不能以制衆。制衆者寡。故稱予一人者。所以對萬方。張氏曰。殖德所以福善。除惡所以禍淫。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惟能欽崇天道。則天命可以長享矣。故終之以保天命。

東萊曰。欽崇天道。亦如勤天之命。惟是惟艱。欽崇便是天道。天道便是欽崇。正是箇德性。永保天命者。永欽崇。則永天命也。君之德亦日新。則民之德亦日新。此萬邦懷也。

又曰。有禮則殖。昏暴則毖。天之常也。

林氏曰。仲虺又嘆而總括其義。以湯之始也。既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以成其王業。豈有他哉。惟愼厥終。亦如其始。則盡之矣。能自得師。以日新其德。此愼終如始之道也。既愼終如始矣。又能於有禮則封殖之。於昏暴則毖亡之。以終其惟亡固存之義。則民將永受其賜。此盡天之道也。天道如此。而我能欽崇。則天之所以命我以休勗者。可以永保矣。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歷十世。凡歷六百年。實基之君六七作。非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新其德。以愼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之功業。始與伊尹相配矣。是可以深嘉而屢嘆也。若曾謂過秦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守攻之勢異也。其意謂攻之可倚詐力。而守之必貴夫仁義。秦以詐力攻之。而不知以仁義守之。故至於亡。此說不然。夫以詐力而攻之矣。則其所知者。詐而已矣。豈能復以仁義守之邪。觀仲虺之誥。其始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於克寬克仁。見其所以克夏者。以此。此篇終言德日新。萬邦惟懷。以至於殖有禮。毖昏暴。欽崇天道。言其所以守已成之業。以新天永命者。亦惟如此而已。由是言之。攻守豈有異勢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無垢曰。湯既歸夏。萬方皆來朝賀。其中豈有無懋德者。俱北面事人。令一旦歸心於一方伯。使逐其君於深僻之地。而推戴人臣以處其位。乃其北面以臣事之。能無慙乎。湯又以仲虺之言。慰安諸侯。挽其懋德。其轉入於爲善之路。所謂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歟。

林氏曰。亳者湯之都也。既除桀之暴。則不復都夏之故地。而必歸亳。本其王業之所興。湯歸于亳。諸侯則皆朝以見新君。不可以無告也。

又曰。馬融曰。咎單爲湯司空。作明居。明居民之法。一篇大意分明。無可序者。如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之序文。惜乎其亡矣。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無垢曰。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今誥萬方。曰予一人。是湯以天子自處。而朝諸侯矣。

張氏曰。蓋衆不能以制衆。制衆者寡。故稱予一人者。所以對萬方有衆言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無垢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受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然天地能生之。所以成之者。在人主而已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使一世率性以行。而能各安其道。理者。非人主有以造化之。民其能自至於此哉。古之聖王。以身教化之。以率校長育之。而順其常性。以歸於善。孟子所謂性善是也。又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墻下之桑。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各安其道。而不流於放僻邪侈之路。豈不盛哉。

張氏曰。人雖有恆性。不能自若。故順而道之者。君也。不逆其所有。不強其所無。因嚴而教之敬。因親而教之愛。此之謂若有恆性。能若有恆性。然後能克綏厥猷。猷者道也。以作則有就。以止則有守。無非道也。天道降衷于民。保而安之者君也。便之利其仁。樂其義。陶陶然歸於日新者。此之謂克綏厥猷。

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便是天命之謂性。若有恆性。是率性之謂道。克綏厥猷。惟后。是修道之謂教。天之所賦者命。人之所受者性。子思言修。此言綏。修者益成之。綏者安養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以修之綏之。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有如荼蘗之若。蛇虺之毒。不可堪忍。人疾困極。未嘗不呼天者。窮則反本也。民既不聊生。萬口一音。俯仰之間。號呼天地。所謂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也。爲人君而使萬方之民如此。不亡何待乎。

東萊曰。德者人之本有。以私欲而殄滅之。故云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強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國萬方百姓人君者。天下之原。非勢甚利。其作既作威。則其酷虐。自然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其惡。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無垢曰。禍卽福也。淫則禍也。此天道之自然者。夏王滅德作威。毒亦有威名。蓋自招螫蠭。梧桐自招鸞鳳。非有福而主之。淫之所招。淫萌于心。形見于外。外之可惡者如此。則吾心中之所蘊蓄。蓋可見矣。細察人事。以卜吾心。萬不失一。是降災于夏者。所以彰滅德作威。敷虐萬方之罪也。天生一桀。又生一湯。是桀之作淫。天固生湯以待之也。使桀改過。天命卽湯。湯將天命明威。亦豈敢以私赦桀惡乎。然則何以知天命明威之在我乎。天出災異以警桀。民心感商而不回。此天命之所在也。

張氏曰。善者福之所集。淫者禍之所加。天之道也。天道在于福善禍淫。故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則禍淫福自人而言之。則謂之災祥。於天言禍淫。於夏言災祥。此其別也。又曰。明者。言天之彰有德甚明也。威者。言天之討有罪可畏也。命有德。討有罪。莫非天命。將之者在人而已。

伊川曰。誠問禍善福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且必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震怒。亦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

東萊曰。方天下被桀之虐。登泰山之麓。其勢不可支。威虐之極。百姓共怒。以怨於桀一人而已。

告于上下神祇。降災於夏。而桀至此。亦不可逭天之討。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無垢曰。湯之玄牡告天。請夏之罪。與元聖戮力。請民之命。豈行陰謀而私一己哉。

張氏曰。伊尹以先覺先知之才。自任以天下之重。是其所以爲元聖也。湯之伐桀。必賴伊尹以爲之相。故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贊若草木。茲民允殖。

無垢曰。天之於民。愛之如子。有撫綏之者。則以爲后。有殘虐之者。則謂之讎。桀當爲天子。當有天下。其尊高之稱。在史謂之帝。在經謂之王。今以唐民之故。一旦斥逐。謂之罪人。不復有帝王之稱矣。桀謂之罪人。紂謂之一夫。吁可畏哉。欲得天者當得民。欲得民者當布仁政。使天下之人。悅樂而無憔悴不滿之心者。此天與之也。其可忽哉。

薛氏曰。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殲之。若草木然。民所殖亦生。不殖亦死。

張氏曰。草木者。天生之。人殖之。非天所生。則民不能殖。蓋天非人不能成故也。非民所殖。則天不能成。以長保社稷。惟不信。其何特乎。鄭玄宗此一身預逐。如桀者。亦可爲戒哉。

東萊曰。衆人知天於未見之先。衆人知天於已見之後。孚佑下民。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期也。

俾予一人。辟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下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陷于深淵。

無垢曰。桀在上。則天下責望於桀。桀爲撫道。棄失民心。以至于亡。今桀既去。乃湯在上。天下移責望桀之心于湯矣。湯自咎放君之罪。已布于天下矣。使湯能副天心。民心則湯庶幾可以免禍。使湯偃然以英雄自任。上忽天下。忽民。民心將復思夏之賢君。則事又未可知也。此皆言湯甄德之發見也。慄慄危懼。若將陷于深淵。非飾辭也。湯之心誠是如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無垢曰。此成湯甄德之發見也。見桀放逐。事至於此。無可奈何。湯雖欲奉桀爲君。不可復得也。徒傷念不善之不可爲耳。故戒諸侯。以無從匪彝。匪彝者。不法之事也。又戒以無即慆淫。慆淫者。逸欲之事也。桀爲不法。爲逸欲。以自快耳。不謂皆爲天子。今爲罪人。皆者以天下爲家。今者以兩巢爲避禍之所。嗚呼。偶說不法逸欲之不可爲如此。惟各守法度。以承天之美耳。儻惟不然。事未可知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無垢曰。若爾有善。我弗敢蔽。惟行加地遠律之賞。使其善襃白于天下。耳此甄德之言也。若伐桀之罪。有不合天意。當在我躬。我亦豈敢自赦。惟屏息待命。以聽上帝擇之察之耳。此亦甄德之言也。

東萊曰。天之心有善則福之。人君在中間。或蔽塞之。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凡爲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弗蔽是矣。而已之有罪。亦豈敢暵天之意而自赦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垢曰。斂天下之罪。以歸于一身。湯方且俯仰進退之間。愛惶兢懼之不暇。其敢少肆乎。

王氏曰。此非罪而過厚之辭。乃誠然矣。萬方有罪。豈非天子不能治化故然乎。天子有罪。萬方何與焉。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無垢曰。忱者信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意以諄諄懇懇之心。言之不盡也。使萬方庶幾能信我是言。則可以長保社稷。倘惟不信。其何特乎。鄭玄宗此一身預逐。如桀者。亦可爲戒哉。

尚書精義卷十七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伊川曰。孟子之意云。外丙二年者。以謂外丙年方二歲也。仲壬四年者。以謂仲壬年方四歲也。湯方有天下。衆心未定。乃立幼君。其可乎。故伊尹舍外丙、仲壬而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乃湯之適長孫也。東萊曰。湯崩以太丁外丙仲壬皆未立而卒。於是乃立湯之嫡孫。伊尹以太甲在喪次。使思求訓。乘其初之虛心故也。太甲此時其心爲何如。前雖有驕奢淫佚之行。至此必搖蕩無餘。而虛心願聞治道矣。此時格以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而昏迷。至後克終允德。其所以誨而爲善。皆非淺淺者所可及。則其訓之之早故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艾。殷來哲。人俾輔于爾後

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按此篇經解・永樂大典缺・）

二一二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按此篇經解・永樂大典缺・）

伊尹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無垢曰。孔子之序。總三篇之意。而三篇之意又各有所主也。上篇言所以放太甲。中篇言所以歸太甲。下篇言告太甲所以爲長久計。此不可不辨也。庸如庸德之庸。謂過惡也。思者悔也。思庸謂悔過也。以悔過而歸亳。既歸亳而又悔過。是其省前日之非。終不已也。人之爲惡。當其迷時。無所不至。及其既省。則過爲事而必蔽。思故能而必沮。其悔至死而未已也。

朱正夫曰。放字當作教字。伊尹教太甲于桐宮三年。

張氏曰。太甲既立不明者。蓋其德之昏也。夫惟其德不明。是以性蔽于內。物惑于外。是非取舍。不中厥理。雖湯之典刑。猶且顛覆之。此所以伊尹放之於桐者。將以匡救其惡而已。嘗觀伊尹在畎畝之中。嚮一介之微。不以取與于人。非其道義。雖祿之天下。弗爲之少動其心。則其所行。非特足以自信。而人信之。固有素矣。一旦以其君之不義而放之。天下不以爲疑。大臣不以爲異。豈非其行義之素信於人者而能之乎。

東萊曰。放于桐宮。自迹觀之。尹無放君之理。使太甲居憂之義。遠朝政而不親。亦可也。使孔子攝尹之過。徇迹而言之。謂之無放君之事。亦無害。子孔子序書。蓋聖人以大公存心。使千萬世不敢議其非。尹一介之微。不以取與于人。非其道義。雖祿之天下。弗爲之少動其心。則其所行。非特足以自信。而人信之。固有素矣。一旦以其君之不義而放之。天下不以爲疑。大臣不以爲異。豈非其行義之素信於人者而能之乎。

東萊曰。放于桐宮。自迹觀之。尹無放君之理。使太甲居憂之義。遠朝政而不親。亦可也。使孔子攝尹之過。徇迹而言之。謂之無放君之事。亦無害。子孔子序書。蓋聖人以大公存心。使千萬世不敢議其非。尹放湯沒之後。遷太甲之昏迷。亦不幸之甚。何有心于桐宮之放。亦不幸而爲是也。孔子遷筆伊尹放諸桐。非特足以見孔子至公之心。而尹亦非文過飾非之人。其放太甲之事。亦公天下爲心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無垢曰。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伊尹有道。人君倚之以平天下也。夫倚有以大過人矣。其可不委心聽之乎。太平器質。非君天下之才。其所思所見。邈然與伊尹不相入。此所以不順於伊尹也。太甲之不順阿衡。是不順天命。阿衡之心。即天命也。此伊尹作書。所以首以天之明命爲言。先王無一毫私慾。其心常與天通。一念慮之起。必三省於心而後行。此所謂顧天命也。一事之疑。必取正於心而後斷。此所謂諟天命也。推顧諟之心以承奉上天下地。右社稷。左宗廟。是於幽明之間。上下左右。無所不顧諟其心也。心即天也。人有是心。心有是天。猶人未之顧諟耳。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在存其心而已。存即顧諟之謂也。　又曰。湯之心。是與天同矣。爲人而心與天同。天下一人而已矣。大命不集子湯。而誰集乎。茲卓遏衆力。卓割夏邑。

其心紛然。爲人欲所亂。日夜自絕于天。夫有一人絕于天。必有一人合于天矣。況大德者必受命。此自然之理也。桀之勞民甚矣。湯集大命以有天下。豈敢有絲髮揜之哉。揜殺之而已矣。湯有揜殺之心。而所以左右此心。以安天下之衆者。不無望于聖賢也。

張氏曰。先王於天之明命。畏之而不敢違。上以承天之神。下以承地之祇。中以祇肅於宗廟社稷。祇者。敬之達乎外也。肅者。敬之存乎內也。於上下神祇言承。於宗廟社稷言祇肅。亦互相備也。夫湯之德足以昭升于上。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使湯足以簡代夏而揜殺萬方也。

東萊曰。太甲當不明之時。自然與阿衡不相順。伊尹欲其善。反入於惡。伊尹欲其勤。反肆於縱。自然不順。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無垢。伊尹見太甲有欺疑之心。所以言我親見反之先王君臣所以有終始者。以忠信相與。而不欺心疑也。後嗣君臣。所以無終始者。則以無忠信之心也。不欺者忠。不疑者信。君欺臣。臣每欺君。君疑臣。臣亦疑君。伊尹言此。是其放太甲之兆未萌也。然則伊尹何其不幸歟。一出則放桀。再出而又將放太甲焉。此豈美事哉。人臣之大不幸者也。伊尹亦無如之何。　又曰。祇爾厥辟者。以謂太甲宜端嚴夅敬。受此君天下之位。不宜輕佻浮躁。突梯猜慮。如閭巷下俚之態也。儻如閭巷下俚之態。是辟不辟矣。其辱成湯甚大焉。伊尹諫戒深切如此。則太甲之無君道可知矣。　又曰。天下之理。一念先入其中。則他念不入。一聞先入其中。則他聞亦不入。伊尹之言如此。太甲所以罔念聞者何也。以庸愚之念聞。先入其中。故伊尹之言。不念不聞也。夫其所謂庸愚之心。而皆言吾至。如何其念聞哉。

薛氏曰。王惟庸者。王當中而用之也。罔念聞者。心不是念。耳不是聽也。

張氏曰。忠信爲用而無缺矣。忠則不欺。信則不疑。君臣之間。能以忠信相與。至于不欺不疑。故其心德之同。不爲讒慝所奪。則能有終矣。相祝君者也。君能以忠信而有終。則相亦惟終矣。其後嗣王。則棄是也。棄不能用忠信。而罔克有終。則其輔相之人。亦不用忠信而已。則嗣王之如此。不可不戒也。

終者。非他道也。蓋以不用忠信而已。則嗣王豈得不戒。須當敬慎爲君之道。君不君。不特東萊曰。伊尹前舉二段。好與不好底樣子。如此分明。嗣王豈得不戒。須當敬慎爲君之道。君不君。不特是自棄又至於棄乃祖成湯者。伊尹至是。忠誠懇切。告太甲至如此。太甲方且以爲當事。難聽伊尹言。似若無念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厥攸弘。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監哉。嗣王罔以寵利。居安思危。罔以逸欲。有國general。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無垢曰。太甲元祀十二月朔。即位。至三祀十有二月朔。是三十有六月矣。此以知太甲雖服闋。猶在諒闇也。至三祀十二月朔。乃商家正月朔也。然後奉之以歸。

東坡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盤銘爲決受惡曰。此我之所甚

不敢矣。賢者不聽。則聽小人之言。小人之言進。宗社豈有安固之理乎。　又曰。惟欲則奢侈無度。惟縱則思慮不審。儉德之所以杜其欲。庶機之所以救其縱。惟儉則可以爲長久之計。惟審則可以應天下之變。夫成之射鳥獸。必先省夫矢。傅于括。括應于度。度者所射之物也。然後釋然舍去。所以百發百中。儻惟在此有絲毫不審。則在彼有害壞之遠矣。豈有放心蕩意而天下自治者也。然爲儉在審。必有非要欲厥中。則不期儉而自儉。舉乃祖攸行。則不期審而自審。此又伊尹指太甲德路。使之力蓰而功倍也。

史氏曰。捨紛華而入枯淡。棄錦衮而甘蓑蓋。此人情之所不能安者也。前是而後遠。朝行而夕改。始勤而終怠。其不能爲遠謀者必矣。愼之于初。而使之無僞。懷之于久。而使之不易。舉吾自然之性。有加無已。此申材之主。所當知者也。伊尹所以望太甲者如此。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無垢曰。言未克變。是太甲心雖省悟。然心不勝欲。所以欲變而未能也。伊尹見其未能也。嘗造化以驅除其惡。使之一變而歸于道焉。此豈小夫淺識。所能究其萬一哉。　又曰。所謂習者。乃氣習之習。是其生也。適稟天地之惡德。受陰陽之乖氣。其爲不義。亦性情所不能自已者也。使聖人無造化之術。則亦何貴于聖人哉。其造化之術如何。伊尹乘欲變未能之幾。乃使不近于弗順義理之人。以絕其爲惡之萌。放之於桐宮。以起其惡館之心。密邇先王其訓。以發其仁義之性。蓋人之爲惡者。非有苦楚之。則其惡不去。先王所以有墨、劓、荆、宮之刑。有桎梏鞭撻之法。以戕其形體。以苦其心志。不如是惡氣不消。善心不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無垢曰。王未克變。言未變非不欲變也。力不能爾。然而小人在側。惡習在前。則又忘之矣。是欲變之時。乃允德也。允德者。誠心發見也。惟徂桐宮居憂。悲哀哭泣。以喪其心。哀經苴麻。以慘其氣。茹菜食粥。以汨其腸。則前日欲變之心。嘐然大明矣。是不徂桐宮。不居憂戚。則前日欲變之心。不能終也。既終允德。爲如何哉。乃知成湯之心。乃見伊尹之用。乃館書時之失路。乃喜今日之自新。形色言語。一皆順理。動容啓處。一皆不變。伊尹之功。其大矣哉。

張氏曰。人性未嘗不善。其所以不善者。非性之罪。習使之然耳。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太甲之所以不義者。習以成性而已。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無垢曰。太甲元祀十二月朔。即位。至三祀十有二月朔。是三十有六月矣。此以知太甲雖服闋。猶在諒闇也。至三祀十二月朔。乃商家正月朔也。然後奉之以歸。

東坡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盤銘爲決受惡曰。此我之所甚

病也。亂臣賊子。匪乎其少哉。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在一時。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若我何。此非爲病典籍均耳。聖人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拿放之。而更立王。則其愈有大於湯者矣。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爺佑。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無垢曰。前日天下失太甲。皇皇然推恐無君。正以兩貴不能以相事。兩賤不能以相使。是民非君無能相正以生也。此言天下之心也。前日太甲在桐宮。形單影隻。無有親附。四海之內。其誰與歸。是君非民罔以辟四方也。此太甲之心也。今太甲復歸朝廷。天下知有君可依。自此方有生路。其喜爲何如。太甲知民復歸往於我。自此吾得以號令天下。其愛爲何如。是伊尹一舉。既消天下怨怒之心。而生其愛君之意。　又曰。聖人以人合天。不委於天。以義斷命。不委於命。聖賢第知人事與義理而已。安肯不少假造化。使其自治自亂。而一委於天命乎。伊尹之意。以謂太甲不悔過。是天意不佑商家也。今既悔過。乃天爺佑之意未已。此亦開盤太甲之意爾。聖賢所舉。方欲造化天地。豈有一聽於天命之理乎。

張氏曰。民得君則治安。非后則無能相正以生矣。君得民則可與守邦。非民則無以行法於四方矣。君民之相須也如此。則太甲方其不明於德。伊尹營桐宮以放之。及其克終允德。則伊尹以冕服而率之。其放也。其率也。伊尹豈容私意於其間哉。盡其愛君之誠。以聽命於天而已。此翼王之克終厥德。而伊尹所以歸之於天也。

東萊曰。民非君。則強陵弱。衆暴寡。民無以爲生矣。后非民。則無以爲君於天下。此見伊尹之心。謂君民本一體。不可以須臾離。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無垢曰。太甲未悔以前。善言能登勵之。而不能使其深入。既悔之後。伊尹嘗歎嘆之。而不能使其深入。一旦而爲拜手稽首。亦可以驗伊尹之所學矣。豈特可以驗伊尹之所學。善惡之在心。其形狀亦可卜也。向者縗注乎心。使之昏惑切弄言。其倨傲乃如此。今也善注于心。略開善端。其恭敬乃如此。是善惡外見。又可於儀容間卜之矣。　又曰。自罰有餘者。小人之態。當若不足者。君子之心。伊尹前日告戒之辭。太甲已得之矣。猶自以爲不足。而渴聞如此。是其志豈止欲爲悔過之君而已乎。其爲善之心何其遠且大也。

張氏曰。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無非欲也。先王以人之有欲。於是爲度以防之。惰其情慾。弛其支體。無非縱也。先王以人之有縱。於是制禮以防之。欲而無以節之。則至於敗度。縱而無以檢之。則至於敗禮。敗度敗禮。其爲罪大矣。天作孽。則雖德而可以免。故曰猶可逭。自作孽。則在己有以致之。何有逃乎。故曰不可逭。太甲以前既往之失。雖不可追。而將來者。尚可圖之也。然則太甲之所以

克終厥德。豈非伊尹之力歟。

東萊曰。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爲荊棘束縛。然此時惟恐欲之敗度。縱之敗禮。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地。欲與縱。乃荊棘也。故惟恐欲之敗度。以縱之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言自得罪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天下水火之災。人皆得以逃之。至於自身作罪。則身自致其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

伊尹拜手稽首曰。惟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無垢曰。人生立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可以成功。如人之學射。必先設的于彼。然後吾正內志。直外體。審固弓矢。手布準繩。是踏規矩。念念于的。日日于的。時時于的。如此則百發百中矣。舜不以堯爲的。不能成重華之功。禹不以舜爲的。不能成文命之功。湯不以禹爲的。不能成表正之功。以至孔子不以周公爲的。何以集大成。孟子不以孔子爲的。何以傳正統。太甲將欲懋勉允德。安得不以成湯爲的。視乃烈祖。蓋使視之爲準的也。　又曰。太甲前日縱欲時。則忽祖宗。亡臣民。所視者。皆目前之快。而不爲萬世之計。所聽者。皆淫逸之言。而不知仁義之說。是孝恭聽明。皆爲縱欲所昏矣。今既悔過。縱欲已除。如浮雲開而白日自皦。塵垢去而軒鑑自明。孝恭聽明。盡皆發見。以奉祖宗。則此心爲孝。以接臣民。則此心爲恭。所見者高遠。不與凡俗同。是此心爲聰矣。

東坡曰。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于聽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于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聽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快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聽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肌膚受之過。成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以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

史氏曰。人臣以勉君爲訓。則必論修德之方。人君以成德爲法。則必有爲德之效。擺其弗克厥終語誡之辭。何其至哉。商孝恭聰明之四德。皆成湯之所當行也。吾能勉其未至。先世曷忘。本之則思孝。率下易忽。後之則思恭。遠者嚴而難察。視惟用其明。德言若而難入。聽惟用其聰。易者不以爲易。難者不謂其難。惟先王成德是效。然則豈惟措人君於無過之地哉。成德之效。爲人臣亦與有榮焉耳。

張氏曰。治天下國家之道。諸未有不自其身始。此伊尹之告太甲。所以先言修厥身也。能修厥身。使尤德協于下。然後可以爲明明后也。內足以自信。外足以使人信之者。尤德也。君子之德。升則上合乎天。降則下合乎民。尤德協于下者。言德之降而下合於民也。固則不能以自興。窮則不能以自達。子者所以親愛之也。惠者所以周濟之也。困窮者。猶子惠之。則其餘可知矣。惟其能子惠困窮。此所以得民之心。能得民之心。此民之所以服厥命而罔有不悅也。　又曰。高其目而所視者遠。然後可以爲明。下其

耳面所聽者德。然後可以爲聽。孝悌是以盡己之性。聽明是以得物之情。則王之盛德充實於內。而其美不可以有加矣。

東萊曰。明與聽。自有本然之聽明。人之能視近而不能視遠。然後爲本然之聽明見矣。人之所以不能聽德。以物有以蔽之也。惟物不能蔽。則能視遠。能視遠。則本然之聽見矣。惟所聽非物。而非聖勿聽。然後爲聽德。爲聽。則本然之聽見矣。

常懷鬼神之道。本自有誠。如中庸言鬼神之德。其爲物不貳。至言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故惟克誠。則自然來享。　又曰。大凡與治世同道。無有不興。使今日之治。如堯舜之世。則安得不興。與亂世同事。無有不亡。使今日之治。如桀紂之世。則安得不亡。

終始懷嚴與恒明明后。先王推時懋敬厥德。嘉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無垢曰。夫上帝曾居九重。面朝廷邦國。亦有紀而不亂。是人主即天帝。使人主在天則爲上帝。使上帝在人間。則爲先王。克紹上帝。義蓋如此。人主豈可自輕乎。然而有德則尊。無德則賤。曾則同於上帝。賤則等于匹夫。千官在列。萬玉同趨。此堯舜禹湯之所以爲尊也。放于兩巢。疑于白旗。此桀紂之所以爲賤也。悲夫。人主本同於上帝。乃卑賤至於若此。然則有天下者。其於愛敬誠之三字。在己可不自強而求盡可不以此爲尊邪。　又曰。夫學不緝熙。教不陵節。悔過而少見先王之心。未可止。是而自欺也。其尚有事焉。第如登泰山而始升一級。適燕、越而始進一步。耳豈可止一級。遽自欺以謂泰山之頂。止一步。遽自欺以謂燕、越之都乎。

張氏曰。若升高必自下者。告之使進德也。若陟遐必自邇者。告之使修業也。德欲崇。故以升高譬之。業欲廣。故以陟遐譬之。

顧寔曰。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得也。

范祖禹曰。孔子云。爲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文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無垢曰。天下莫易革於有過之過。莫難革於無過之過。有過之過。見於行事。可以指陳。若言風十愆是也。無過之過。著於性情。雖聲色弗邇。貨利弗殖。而自謂賢聖。不容開陳。便已是過。惟恐有過者居己。則喜聞逆心之言。惡聞遜志之言。人之大情。逆則不喜。遜則樂聞。言逆于心。是正中吾之過也。必由其言。以求吾所以不善者。是何物也。既得其病。格而去之。過去言行。則大道見矣。言遜于志。是乃長吾之過也。必由其言。以求吾所以樂聞者。是何物也。既得其病。亦格而去之。過去言行。則非道亡矣。於逆心處。以求諸道。於遜志處。必求非道。此乃痛自抑節。知吾心以謂逆者。乃善道也。吾志以謂遜者。乃非道也。

又曰。夫人可欺也。心不可欺也。一人之心。天下之心也。不善逆心之言。樂聞遜志之言。是自欺其心也。借是逆心之言。杳然不聞。而遜志之言。洋洋盈耳。不知其於暗室之中。屋漏之下。獨居之時。夢寐之內。其心安乎。儻有分毫之愧。則元良之性。爲之障蔽矣。

李參伯曰。讒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惟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讒者。讒似乎諫也。復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

尚書精義卷十八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無垢曰。敬而非誠。則不能格天。愛而非誠。則不能感人。誠而不用於愛敬。則不足以體祖宗。伊尹之意。以謂太甲悔過。其誠然邪。其亦免勉而勉強邪。人心之難知也久矣。伊尹於太甲中篇。既以允德協於下矣。又於愛敬之外。加以誠字。充即誠。誠即充也。使太甲不誠。則是憂苦之中。愈生姦慝。其何歸乎。使太甲一出於誠。則皇天萬民祖宗皆得所託矣。　又曰。與有德之人。是與治同道也。雖亂必興。與無德之人。是與亂同事也。雖治必亡。其始與君子也。多出於快意。其終與小人也。多出於抑情。抑情者易怠。其終與小人也。多出於快意。快意者無窮。以易怠之心。而君子以直道正之。每見其疎遠耳。及快意之時。而小人以邪道悅之。每見其親順與。非安禮義之君不能也。知禮義則其心常明。任血氣則其心常昏。終始與君子。日遊禮義之中。其心明明。有如日月。曰明明后。豈欺我哉。

東萊曰。敬是天之理。仁是民之心。誠乃鬼神之德。兢兢業業。無或間心。蓋兢業之心。即天之心。故克敬方得天之理。自然相親。四方九州之廣。本不可以智劫力求。惟以我同然之心。感彼同然之心。故自然

小人沮之。是謂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爲諫君子小人之心。恍惚而不可用。是讒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愼。則姦臣進。惡讒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讒則衆非之矣。愼諫則衆奚之矣。

溫公曰。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我。無親疎。無先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見醜而爲美。所惡者。見善而以爲惡。苟能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若必待合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吾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

張氏曰。言之逆於汝心。則甘言是也。苦言則訐直而逆耳。甘言則諭順而可聽。言之逆心者。不可以私臆而拒之也。當求之於道。恐有道之言而反逆故也。言之遜志者。不可以私善而從之也。當求之於道。恐人亦非道而媚故也。必者。道之所寓。心之官不思。則或失其道。故有道之言。逆于汝心者。必當求之於道。然後知所從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本未善非道。其有所之。則或述而失道。故非道之言。遜于汝志。必當求於非道。然後知所違也。又曰。仁善謂之元。甚善謂之良。一人元良。則在我者順性命之理。而無違矣。故萬邦化之。莫不各正其性命。此之謂萬邦以貞。蓋萬邦之所以取正者。在於一人故也。

王氏曰。遜順也。有人之言。雖於汝心爲逆。必於道理中求之。恐其合於道而有益也。有人之言。雖於汝志爲順。必於非道理中求之。恐其不合於道而有損也。

東萊曰。大抵逆順之言。有不合理處。要知合處多。不合處少。遜志之言。有合理處。要知合處少。不合處多。求之于己。非說便以逆耳爲是。遜志爲非。但於逆順求合於理。然後爲當。伊尹之言。自有言外之意。如逆耳之言。但以理觀。不可以一己之私。遂以爲是。此伊尹所以言其無我之意也。又曰。弗慮則安能知。理弗爲則安能有成。太甲之自怨自艾。此慮而能獲也。

君問以辯言亂舊政。臣問以龍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無垢曰。君一失其道。則天下亦不安。今太甲所可憂者。矯激太過。將有辭言亂舊政之事。使天下不安。伊尹所自憂者。順位不去。將有龍利居成功之事。使天下不安。使太甲知辯言之可戒。而一守先王之政。使伊尹知龍利之可畏。而致政以歸。則太甲自此爲商家爲君之法。而伊尹自此爲商家爲臣之法。而天下自此將可永保爲太平之世矣。

張氏曰。舊政可由也。以辯言而亂之。則失其政。成功可退也。貪龍利而居之。則喪厥功。東萊曰。雖然人君既知道。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乃可喜處。所以慮其或蔽於可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不可居。惟龍利乃情之可喜。所以慮其或縱於可喜。此兩句雖是戒君。與伊尹自戒。亦是總言君臣之大體。

伊尹作咸有一德。

無垢曰。伊尹與成湯君臣之間。皆超然眞有所得。上當天心。可所在。天之所在。民心之所在也。有此一德。天必赫之。民必歸之。我求於民哉。德之所在。理固然耳。夫成湯咸有一德。而至得天下。夏桀弗克厥德。而至失天下。然則吉凶在人。異祥在德。復何怨尤哉。又曰。夫有堯必有舜。有舜必有禹。有湯必有伊尹。猶天必有地。陰必有陽。日必有月。有一德之君。必有一德之臣。此自然之理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其所以巍巍赫赫者。則亦有所得。非勉強而能爾也。然湯學於伊尹。其一德雖湯之先覺。覺者一德也。湯與伊尹皆有此德。故足以斡旋天命。變於水火之中。而處之堯舜之世。一德爲用。其如何哉。伊尹既用悔過中超然有得。嗚呼。一德之用。其大矣哉。

東坡曰。成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成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一縷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張氏曰。逆一而已。推而爲德。未始不一也。是故入乎一。則逆將得出乎一。則道將失。然則君臣之德。豈可以二三而不一乎。雖然有一德之君。必須一德之臣。以爲之佐。有一體之臣。必媚一德之君。以爲之主。君臣之間。所以貴於成有一德。然後道同志合。而政治立矣。此伊尹所以言其無我之意也。又曰。弗慮則安能知。理弗爲則安能有成。故伊尹必先以天爲言。而重陳戒於太甲也。太甲首膺厚畜。面在亮陰之間。則天下之政。悉以復政厥辟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無垢曰。爲人臣如伊尹。亦可謂不幸矣。使君如堯。伊尹如舜。可一出於堯爲君。乃相湯而伐之。此豈美事乎。再傳而太甲爲君。使太甲悔過復政之後。伊尹不去。其有得邪。又曰。高哉伊尹。自此爲商家爲臣之法。而天下自此將可永保爲太平之世矣。使君如舜。伊尹如禹。可也。今乃不然。主有入德之門。進退豁如。不見其失。功滿天地。而心不有。德乘位而去。而心不疑。人臣如伊尹。其亦難哉。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無垢曰。將恃天乎。天則難諶。將恃命乎。命則靡常。不可恃也。天雖難諶。而吾德可諶。命雖靡常。而吾德有常。使吾有常德。則可以變易造化。陶鑄陰陽。天命豈不爲吾德之歸乎。故常厥德者。保厥位。而厥德罔有必亡也。

張氏曰。詩云。天難忱斯。周公曰。天不可信。所謂天難忱者。以其命之靡常故也。天雖命吉矣。不能應之以德。則有時而凶。天雖命凶矣。能修德以禳之。則有時而吉。此天命所以爲靡常也。常厥德。則其德一矣。不常厥德。則其德二三矣。德惟一者。動罔不吉。此所以能保厥位也。德二三者。動罔不凶。故雖九有。亦至於亡。言九有以亡。則不能保位可知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無垢曰。夏王不知講學。爲人欲所蔽。故其德不常。所嚮皆惡。動皆負於幽明。幽則虐民。天豈欲以多欲之主。儼然在民上。爲天下君乎。蓋德即天也。夫一德之所在。天之所在也。非一德之外。別有所謂天。而天之外。別有所謂德也。又曰。天方艱難夏王。眷求一德之人。付以歷數。爲天地神明之主。而伊尹與湯。皆豁然悟入天理。超然直有所得。上契天心。蓋伊尹與湯之心。卽天之心。天之心。卽民之心也。民之所以歸商者。桀之若大旱之望雨。非商求民而民歸之也。蓋民之所歸者。歸其德也。民之所以歸者。德也。民之所以戴商者。戴之也。蓋天之所佑者。佑其德也。德之所以不懌終於始。常而不變。此德之所以一也。一出一入。或作或輟。此德之所以二三也。夫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桀辱之來。必象其德。故雖推一者。動罔不吉。德二三者。動罔不凶。吉凶者災祥之始。災祥者吉凶之應。於人言其始。故謂之吉凶。於德言其應。故謂之災祥。在人者先吉而後凶。所以體之而變動也。在天者先災而後祥。所以感之而使悛也。

東萊曰。惟其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曲折。酬酢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故動則背乎理。此所以有吉凶。所謂吉凶者。降災降祥也。合理與背理。便是吉凶。

今觀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按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無垢曰。夫成湯與伊尹。成有一德。所以能至格天之治。今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是準乎不如是不足以傳成湯伊尹之心矣。此任官所以必惟賢材。左右所以必惟其人也。賢材而有一德。則在位在職者。皆精白而無他心。左右而有一德。則上自三宅。下至僕從。皆忠良而無邪心。如此精擇。則以爲臣之道。上在朝廷爲公卿。則當助成君德。下在有司百執事之列。則當齊潔斯民。其任匪輕。其責甚重。則人君之求賢才左右。不可輕易也。故曰其難。不可簡忽也。故曰其愼。一不難則小人朋來。一不愼則小人乘間。和則其容肺腑。一則其心冰消。以此求之。萬不失一矣。

張氏曰。庶官得賢才。左右得其人。則上可以致君。下足以成民。故次之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美則將順。惡則正救。陳善以閉邪。獻可以替否。使君不失其聰明聖智之德。此爲上爲德也。教之誨之。輔之

心之外。別求天命於此心之外。別求民彝。是不知本者也。蓋此心卽天心。非此心之外。別有民也。又曰。一者天理。二三者人欲。天理無往而不吉。則以其體卽吉也。人欲無往而不凶。則以其體卽凶也。所得在天理。舉天下不得以亂。故一。所得在人欲。注於東則已弃於西。注於此則已分於彼。非一之外。別有吉。非二三之外。別有凶。一則吉。二三則凶也。在人謂之吉凶。在天謂之災祥。夫一卽吉。卽祥。二三卽凶。卽災。是吉凶不僭在人。如何耳。天降災祥。在德如何耳。古之論禍者。乃謂信義而詩人之歌褊屨。則曰后妃遽下。是遽下有褊。非遽下外別有褊也。信義乃褊。非信義之外別有褊也。

史氏曰。天人以無常。觀聖人之心。聖人以有常。得天人之助。天人猶心。視聖人如何而應之耳。應之以亂。則凶。天固無常者也。聖人其可不汲汲於修德。而求其無常也哉。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聖人有常之德也。修我有常之德。而應彼無常之理。自然幽明之間。不期於天福而天自福。不必乎民歸而民自歸矣。然則天豈容私民豈可求而得之邪。

張氏曰。天無私親也。所親者一德而已。民無常懷也。所懷者亦一德而已。皇天之所以眷命有商者。非天私商而佑之也。蓋天之所佑者。佑其德也。民之所以戴商者。戴之也。蓋民之所歸者。歸其德也。德之所以不懌終於始。常而不變。此德之所以一也。一出一入。或作或輟。此德之所以二三也。夫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桀辱之來。必象其德。故雖推一者。動罔不吉。德二三者。動罔不凶。吉凶者災祥之始。災祥者吉凶之應。於人言其始。故謂之吉凶。於德言其應。故謂之災祥。在人者先吉而後凶。所以體之而變動也。在天者先災而後祥。所以感之而使悛也。

東萊曰。惟其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曲折。酬酢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故動則背乎理。此所以有吉凶。所謂吉凶者。降災降祥也。合理與背理。便是吉凶。

今觀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按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無垢曰。夫成湯與伊尹。成有一德。所以能至格天之治。今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是準乎不如是不足以傳成湯伊尹之心矣。此任官所以必惟賢材。左右所以必惟其人也。賢材而有一德。則在位在職者。皆精白而無他心。左右而有一德。則上自三宅。下至僕從。皆忠良而無邪心。如此精擇。則以爲臣之道。上在朝廷爲公卿。則當助成君德。下在有司百執事之列。則當齊潔斯民。其任匪輕。其責甚重。則人君之求賢才左右。不可輕易也。故曰其難。不可簡忽也。故曰其愼。一不難則小人朋來。一不愼則小人乘間。和則其容肺腑。一則其心冰消。以此求之。萬不失一矣。

張氏曰。庶官得賢才。左右得其人。則上可以致君。下足以成民。故次之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美則將順。惡則正救。陳善以閉邪。獻可以替否。使君不失其聰明聖智之德。此爲上爲德也。教之誨之。輔之

罰之使民不失其孝悌忠惟之行。此爲下爲民也。上言爲德。則知爲民者行也。下言爲民。則知爲德者君也。伊尹嘗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則爲上爲無可知矣。欲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則爲下爲民可知矣。夫人臣之責。如此其重。則遷任不可不無。聽察不可不愼。

東坡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爲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以成之者也。

史氏曰。所傳者遠。則其所積也必厚。所服者大。則其所行也必至。因所傳之遠近。以求其所積之厚薄。因所服之大小。以察所行之至否。其德與政。何以逃智者之觀察哉。伊尹勤太甲。以修德爲政之道。其激進之也如此。

東萊曰。君民之一體也。無自廣以狹人。君民既一體。苟自以爲廣。而以人爲狹。亦非一矣。雖匹夫匹婦之至賤。不得自盡。亦非一矣。如此。則人主無成功。

沃丁既非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無垢曰。嗚呼。商家不可一日無伊尹也。久矣。伊尹雖告歸。朝廷有大務。人主宰相。所不能決者。想太甲父子。必就問之。古禮所謂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是也。及伊尹既死。死已既葬。朝廷之禮。意以謂有謀誰決。有事誰咨。有大患難。其誰憑藉乎。故咎單遂述伊尹平生法度。以告沃丁。使東坡曰。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皆以司空爲政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無垢曰。商家猶有堯舜之風。後世非可及者。昔益有昌言。禹拜而命之。禹有昌言。益拜而命之。禹益之皇皇意以謂有謀誰決。有事誰咨。有大患難。其誰憑藉乎。故咎單遂述伊尹平生法度。以告沃丁。使穆揖遜之風。使人樂而不厭。今伊尹既葬。而咎單遂訓伊尹事。豈有祥。伊陟乃贊于巫咸。其庶必克己。惟朝廷是懼。初之欲善之在己。過之在人。此堯舜之風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無垢曰。伊陟原命所載。皆恐懼修省之事。原。孔安國以謂臣名。是太戊贊伊陟。其間君臣答問。雖不得而知。想見不過君臣相戒。修德修政以答天意耳。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無垢曰。囂皇甫謐謂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余因遷都事。乃知桑穀之妖。轉而爲遷都耳。夫太戊古之君。野木生朝。國其亡乎。是太戊不修德。必有亡國之災。惟其修德。所以止於遷都耳。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無垢曰。太史公云。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仲丁遷于囂。方一傳。至河亶甲。則又遷居于相矣。

張氏曰。后非民罔使。者。兩言不能以相使。作必得民。然後有所使矣。民非后罔事。者。兩言不能以相事。民必得君。然後有所事矣。然而爲上之道。當在乎幷謀兼智。樂取於人。然後可以成功。則自廣狹人。於所當戒也。自廣則以己爲有餘。狹人則以人爲不足。自廣以狹人。則池池之意。常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使匹夫匹婦。不得以自盡。則民主其何以成功哉。民主之功。非一人之智力所能致。必在夫積衆智以成之者也。

史氏曰。所傳者遠。則其所積也必厚。所服者大。則其所行也必至。因所傳之遠近。以求其所積之厚薄。因所服之大小。以察所行之至否。其德與政。何以逃智者之觀察哉。伊尹勤太甲。以修德爲政之道。其激進之也如此。

東萊曰。君民之一體也。無自廣以狹人。君民既一體。苟自以爲廣。而以人爲狹。亦非一矣。雖匹夫匹婦之至賤。不得自盡。亦非一矣。如此。則人主無成功。

沃丁既非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無垢曰。嗚呼。商家不可一日無伊尹也。久矣。伊尹雖告歸。朝廷有大務。人主宰相。所不能決者。想太甲父子。必就問之。古禮所謂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是也。及伊尹既死。死已既葬。朝廷之禮。意以謂有謀誰決。有事誰咨。有大患難。其誰憑藉乎。故咎單遂述伊尹平生法度。以告沃丁。使東坡曰。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皆以司空爲政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無垢曰。商家猶有堯舜之風。後世非可及者。昔益有昌言。禹拜而命之。禹有昌言。益拜而命之。禹益之皇皇意以謂有謀誰決。有事誰咨。有大患難。其誰憑藉乎。故咎單遂述伊尹平生法度。以告沃丁。使穆揖遜之風。使人樂而不厭。今伊尹既葬。而咎單遂訓伊尹事。豈有祥。伊陟乃贊于巫咸。其庶必克己。惟朝廷是懼。初之欲善之在己。過之在人。此堯舜之風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無垢曰。伊陟原命所載。皆恐懼修省之事。原。孔安國以謂臣名。是太戊贊伊陟。其間君臣答問。雖不得而知。想見不過君臣相戒。修德修政以答天意耳。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無垢曰。囂皇甫謐謂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余因遷都事。乃知桑穀之妖。轉而爲遷都耳。夫太戊古之君。野木生朝。國其亡乎。是太戊不修德。必有亡國之災。惟其修德。所以止於遷都耳。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無垢曰。太史公云。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仲丁遷于囂。方一傳。至河亶甲。則又遷居于相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無垢曰。太史公云。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故又有遷都之舉。而祖乙又遷于耿也。桑穀之祥。亦可畏矣。是雨霝曰。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至此猶為河水所圮壞。又不安其居。此乃桑穀之祥。又發於河患也。

無垢曰。盤庚知民心憂惑不從。於是呼衆憂之人。出告言以告之曰。我先王祖乙之患。是當遷矣。又重念自仲丁以來。四傳而三遷。民亦勞矣。儻不是之恤。而復遷都。是盡殺之也。故因隨就寧。邑居于耿。越七世而未遷。然而終不能相正以生。歲歲為水作害。其害日深。民益日弊。終至亡國而後已。盤庚遷意見于此。又不敢自以為是。及卜之蓍龜。以考去留。而蓍龜所告。乃如我之意。以謂不可不遷也。

張氏曰。率之者強之欲從已也。諭之者和之使無怨也。其所以率籲衆感必出矣言。矢直也。直言其和。而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言我商家王天下以來。皆遷而宅于此矣。湯之居亳。謂之從先王居。則商先王故居亳矣。今盤庚復自耿而徙居焉。不忘先王之居而已。先王之所以宅此者。蓋以重我民之故。使之遠害就利。而卽於安寧之域。無至于死亡故也。為卜以稽其疑。吉卜而遷矣。今民反曰。卜稽其如我何。非特明不從於人。幽且不從于鬼神矣。民愚于此。誠所可誅。盤庚不誅而教之者。蓋以民遷日久。不可遽施以刑罰故也。

東萊曰。天下之怨。惟先順其意。使他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不順他意。而必以至理逆忤其心。則彼悍然。且與盤庚作敵之意不暇。尚何以使之信其言而從其遷焉。惟盤庚謂爾衆故是。我先王亦曾宅于此。了他之怨已息。方以正理導之。然未嘗固執。不知權變。可遷卽遷而已。我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圮壞爾民。然而不肯使遷者。重爾民命。不忍蓋遷害爾民之故。以此見因陋就簡。不能相正救。使爾往就生處去。及我稽之于卜。如于我志。於是不得不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肯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無垢曰。先王有故事。謂自成湯以來。皆敬愼天命也。敬愼天命。宜有定居矣。然自太戊。忽有桑穀之變。故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盤庚作。敬愼天命。猶不常寧。況不敬愼者。其能常寧乎。蓋商家尚神。以謂歲有水患。是天不佑此邑。將有改卜之意。我當承天之意。勞苦遷都。以綏天命。蓋既以遷都。則朝廷官府邑里民居。為之一變。若所受天命者。此亦弭災變。移造化之一術也。若墨而徙市。變而變氣之理同。其理亦微妙矣。姚能紹復先王之大業。若顚木之再生乎。蓋木已枯死。顚仆于地。其根生蘖。乃有再生之理。由蘖新都也。儻成遷都。必有再生之理。則先王之大業。可紹復而不絕。四方可安定而不搖。嗚呼。天亦難知矣。而盤庚指以示人。若指遷徙之渭渭。烏鵲之黑白。儼然不疑。其亦異矣。夫天下係人君之德何如耳。豈有居耿。天遷曠絕其命。遷殷天乃長久其命乎。此陰陽術數家說。誣惑愚蠢者也。而盤庚乃以謂耿為析離居之患。是天意不欲商居此地也。殷都乃成湯興王之地。天之眷佑。其在此乎。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無垢曰。盤庚知民心憂惑不從。於是呼衆憂之人。出告言以告之曰。我先王祖乙之患。是當遷矣。又重念自仲丁以來。四傳而三遷。民亦勞矣。儻不是之恤。而復遷都。是盡殺之也。故因隨就寧。邑居于耿。越七世而未遷。然而終不能相正以生。歲歲為水作害。其害日深。民益日弊。終至亡國而後已。盤庚遷意見于此。又不敢自以為是。及卜之蓍龜。以考去留。而蓍龜所告。乃如我之意。以謂不可不遷也。

張氏曰。率之者強之欲從已也。諭之者和之使無怨也。其所以率籲衆感必出矣言。矢直也。直言其和。而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言我商家王天下以來。皆遷而宅于此矣。湯之居亳。謂之從先王居。則商先王故居亳矣。今盤庚復自耿而徙居焉。不忘先王之居而已。先王之所以宅此者。蓋以重我民之故。使之遠害就利。而卽於安寧之域。無至于死亡故也。為卜以稽其疑。吉卜而遷矣。今民反曰。卜稽其如我何。非特明不從於人。幽且不從于鬼神矣。民愚于此。誠所可誅。盤庚不誅而教之者。蓋以民遷日久。不可遽施以刑罰故也。

東萊曰。天下之怨。惟先順其意。使他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不順他意。而必以至理逆忤其心。則彼悍然。且與盤庚作敵之意不暇。尚何以使之信其言而從其遷焉。惟盤庚謂爾衆故是。我先王亦曾宅于此。了他之怨已息。方以正理導之。然未嘗固執。不知權變。可遷卽遷而已。我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圮壞爾民。然而不肯使遷者。重爾民命。不忍蓋遷害爾民之故。以此見因陋就簡。不能相正救。使爾往就生處去。及我稽之于卜。如于我志。於是不得不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肯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無垢曰。先王有故事。謂自成湯以來。皆敬愼天命也。敬愼天命。宜有定居矣。然自太戊。忽有桑穀之變。故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盤庚作。敬愼天命。猶不常寧。況不敬愼者。其能常寧乎。蓋商家尚神。以謂歲有水患。是天不佑此邑。將有改卜之意。我當承天之意。勞苦遷都。以綏天命。蓋既以遷都。則朝廷官府邑里民居。為之一變。若所受天命者。此亦弭災變。移造化之一術也。若墨而徙市。變而變氣之理同。其理亦微妙矣。姚能紹復先王之大業。若顚木之再生乎。蓋木已枯死。顚仆于地。其根生蘖。乃有再生之理。由蘖新都也。儻成遷都。必有再生之理。則先王之大業。可紹復而不絕。四方可安定而不搖。嗚呼。天亦難知矣。而盤庚指以示人。若指遷徙之渭渭。烏鵲之黑白。儼然不疑。其亦異矣。夫天下係人君之德何如耳。豈有居耿。天遷曠絕其命。遷殷天乃長久其命乎。此陰陽術數家說。誣惑愚蠢者也。而盤庚乃以謂耿為析離居之患。是天意不欲商居此地也。殷都乃成湯興王之地。天之眷佑。其在此乎。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不承于古。則不承于天。不承于天。則逆天者也。逆天者亡。夫天所斷制之命。我所不敢知也。不知天之

斷命。則或至於流播殄滅。其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乎。蓋遷居新邑。然後足以更生。欲有顚木由蘖之譬也。以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其遷也。乃能紹復先王之大業。上能順天命。下能從先王。然後足爲底綏四方。底綏四方者。致四方于安寧之地也。

東萊曰。耿邑所以水患。圮壞耿邑。是天斷然命爾民。不得居于此。而遷于彼也。今乃不然。是不畏天也。天尙不能畏。況能從先王乎。今之耿邑。若一株朽木。如何會有生理。惟朽木中別有一新萌芽。使士培之。乃可再活。今若即居耿邑。如何活得。惟得新邑而都之。汝乃可生。天以此將永我命于新邑。乃能紹復先王之大功業。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案此條經解：永永大典原闕。古我先王。亦惟圖任爾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無垢曰。自古先王。皆圖任舊人。不廢新進。其所舉事。皆以常舊服。不出私意。夫惟新進。好出私意。以變更祖宗故事。紛亂祖宗法度。故先王圖任在舊人而不在新進。又曰。惟舊人。能宣先王德意。盡志慮。故先王亦不敢少忽。每發一號。施一令。必反覆審禩。必欲治安。必行永久。必便于民。必合于天地鬼神。而又詢之於公卿大夫。考之于卜筮。蓋無所不用其欽。故其言可以爲典則。爲法度。安有口過乎。號令不出則已。既出則天下從動。愈者奮。汚者修。鄙者篤。薄者敦。而四海之內。無不風移俗易而大變矣。盤庚言我遷都之計。已深思而熟慮。非出于輕易也。故凡見之於播告者。皆誠心實德之所在。可以一變危亂之俗。爲治安之世。一變目前之勞。爲悠久之安。特汝未之信耳。

張氏曰。經曰。無遠勞。又曰。詢茲黃髮。則人君所與共政者。無非老成之人也。惟老成人。然後歷知古今成敗之迹。與之共敗。則其智足以遠省矣。王播告之脩。則其在內者。不匿厥指。則其在外者。不欺矣。不匿厥指。則上之情得以下達。君之德意無隱矣。於先王能圖任舊人。而又播告之以所脩之政。而不匿其指意。則上之情得以下達。君之德意志慮。曉然在人耳目。而人知所從違矣。夫豈有背違於上。而不從若命以遷者哉。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惟讀乃逸。無垢曰。臣下無知敢宜盤庚之意。乃相與聒聒喧閧。造爲險膚之言。迭相唱和。略無事實。起者唱也。信者和也。唱之者臣。而和之者民。想見喧豗輕薄。如市井閭閻之態。甚可惡也。蓋小人欲鼓惑衆聽。其言不險。則不足以動小民。不膚。則不足以入小民。聞之險膚。其謬俗偃習。蓋可坐見。儻非我灼見天意。斷然自信。遂此遷都之舉。其爲汝播揚如此者。能不蒼縮乎。今我儻惟汝含容。不汝之制。使汝愈不畏我。是我若觀火之將煊赫。而不可救也。救火者。必撲滅。救此險膚者。必誅罰。使予不行誅罰之刑。而聽汝聒聒。不知畏憚。是我揣謀以成汝之過也。豈仁者之所爲乎。蓋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

張氏曰。險則不夷。膚則不中。言之循環則夷。反乎此則謂之險。言之市內則中。反乎此則謂之膚。不治謂之荒。若有荒德。則臣不順命可也。今盤庚非自荒茲德。則在我者。蓋以無過。而汝乃聒聒起信險膚。不肯從我以遷。則其曲爲在彼矣。夫人情大可見。汝之含德不惕于一人。觀其肝腦已在面目之間。灼然可見。故曰。予若觀火。言其情僞是非之不可逃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案此條經解：永永大典原闕。乃不畏戕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睯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無垢曰。醫若醫師治病。知病之所在。則可以攻治鍼劑。使病去而氣必和。儻惟不知病之本原。而汗下補瀉。雜然並進。則性命不保矣。今盤庚察微知幾。見臣民之病。止在偸上從康。故諄諄誨誘。以善言進之。以苦言箴之。使儆上之心息。而知君臣之義。從康之心亡。而獲勤勞之功。則君民之情通。而天下大治矣。

蕭氏曰。惡一時之勞。而不思毒之所及。遠於遠遠。是猶惰農之不畏飢也。

張氏曰。汝不能勦其偸上從康之心。而合德不惕予一人。則是汝不畏其君矣。不畏其君。而從上以遷。使遠邇之民。化之而終陷于罪罟。則是汝大害于遠邇矣。夫不遷之害。以天事言之。或至於流播死亡。而禍生在上。以人事言之。或至于播其刑辟。而剿殄絕之。則其爲毒也。不亦大哉。天下之事。未有不始動而終逸者。推味者。蔽于目前之利。不知勤勞於其始。故終無所得。

呂氏曰。喻農之服田。沾塗泥。汗霑足。固是勤勞。然其後必得黍稷。汝之遷都。犯霜露。冒風雨。亦固甚勞。然其後必得安穩。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惰。汝悔身何及。

無垢曰。夫心乖忤。則言不和。心凶險。則言不吉。乖忤凶險。既生于心。則爲敗爲禍爲姦爲宄。而取誅戮。夫乖忤凶險。敗禍姦宄。其謹之者哉。故毒曰自生。而敗禍姦宄曰自災。此蓋言災毒非自外來。皆汝之心罪耳。法行當自當者始。端本清源。原情定罪。則汝當受誅戮之痛矣。不於今日改悔。至於受罰時。雖欲悔焉。有弗及矣。

張氏曰。和言者。開以言而諭之也。吉言者。開以言而論之也。不和言于百姓。以在位不能助王。率顧衆聽故也。不吉言于百姓。以在位之賄賂。起僭險膚故也。百姓者。民之所望而總從之也。不知吉言于百姓。而自生毒之效也。敗言其無成。禍言其無福。姦則惡之見于外。先則惡之見於內。惟其敗禍姦宄。此所以自取其災也。

呂氏曰。今汝既已先播其惡于民。乃汝鼓簧民不遷。民固以汝爲好。不以汝爲惡。其後圮壞於水。則民必怨汝。是汝先惡之也。汝乃奉養其惰惰、病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共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無垢曰。臣民偕和險厄。以口舌佞捷爲長。是者而非。險利之民也。設此險民。以口舌佞捷爲長。是者而非。險利之行。其禍有過於我以口舌佞捷爲長。是者而非。險利之民者。險民惕矣。然一則有箴刺者。則相與憒憒而不敢動。蓋知箴刺

尚書精義卷二十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于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張氏曰。君民之勢。疑若甚遠。而不相侔也。盤庚己惠。明聽朕言者。欲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者。欲其勤上之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張氏曰。前后。謂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前後相傳以心者。無他事焉。惟民之承敬而已。無垢曰。陳善動之矣。則又嗟歎以感激之曰。古我前后。何以敬之。蓋民至愚而神也。至弱而強也。即天以保君爲心。要之終於一心而已。同氣而異息。西南北。惟天時之從。浮言之義。槩可見矣。故天于相天時在敢。則邊于敢。其敢有私意者哉。其有衆咸造勿褻。在于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呂氏曰。君民之勢。疑若甚遠。而不相侔也。盤庚己惠。明聽朕言者。欲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者。欲其勤上之事也。

張氏曰。君民之勢。疑若甚遠。而不相侔也。盤庚己惠。明聽朕言者。欲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者。欲其勤上之事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于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張氏曰。君民之勢。疑若甚遠。而不相侔也。盤庚己惠。明聽朕言者。欲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者。欲其勤上之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張氏曰。前后。謂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前後相傳以心者。無他事焉。惟民之承敬而已。無垢曰。陳善動之矣。則又嗟歎以感激之曰。古我前后。何以敬之。蓋民至愚而神也。至弱而強也。即天以保君爲心。要之終於一心而已。同氣而異息。西南北。惟天時之從。浮言之義。槩可見矣。故天于相天時在敢。則邊于敢。其敢有私意者哉。其有衆

在後。是不謀長以思乃災。故不遷也。遷所以勤愛而長之計。以思其災害。其爲禍莫大於此。是謂之勤愛者也。

呂氏曰。忱、誠也。胡、聯屬也。惟其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盤庚告汝若信我之心。不相聯屬。汝惟相須都機會不可失。今遷都只有今日。後將無日。汝若不忱誠。蓋爲水所起壞矣。如何存留得生業在上面。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無垢曰。臣民遷上號令。此本心也。本心則一。不知聽可樂而遷芳千載矣。二三則吝。爲無根。行爲不道。是遷民之心。使從盤庚其心以謂。一心不足以動上。故鼓動衆人。呼吸羣類。以迫其遷。必欲得志而後已。盤庚故譚譚告戒。使遷新邑。以迎續民命于天。其心可謂仁矣。夫唱和險膚。搖動國家。使商鞅窗此。必曰腰斬使李斯囂此。必曰族誅。然盤庚乃方與其有衆。進厥民。丁寧辛苦。若父兄之訓子弟。豈以刑戮威之哉。方將奉爰斯民。置於喜康之地。吁。以刑罰驅民者。乃鞅、斯之學。以訓誨侍民者。乃先王之道也。張氏曰。夫物成則馨香。敗則臭穢。馨香人之所愛也。臭穢人之所惡也。民不聽上而惟行以沈。則其爲惡莫大於此。故告以無起穢以自臭。然而民之不聽。上命。蓋亦在位之人。無以率之故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無垢曰。予所以不忍用威刑以治汝罪。而奉養汝衆。實先正子孫。我當念爲不忘。是以大能進用汝於士易。同此澤都之果。汝知其所以然乎。

呂氏曰。言我之所以遷者。我蓋念我先神后之后。已勉遷之謂也。相勉以善。則有可樂之道。今不謀先。今日爲得而不善養爾。蓋前日之民。便是後日之民。我之所以遷都。緩要悅安爾。故如此。我若不要懷安爾。我又何苦如此。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詔汝。汝悔無垢曰。儻我順汝之意而不遷。使柄在下。綱紀倒植。知避害。是陳于茲也。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將大降罪疾曰。汝何故怯懦而失于政。汝何故愚昏而陳于茲。使萬民坐受此患。孰之虐乎。是我之遷。是幽冥之中鬼神之見殊矣。我不遷則鬼神降罪疾於我。

夫得罪於人君。尚可辭說以逃罪。得罪于鬼神。雖有辭如儀、秦、巧如碁、顯。其能解免乎。是知盤庚之衆。此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也。

張氏曰。生生者。進進之謂也。夫物生則遞而大。故生有進意。汝萬民不從我以遷。是不能與我進而圖心矣。夫民之所爲。既不與君同心。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無垢曰。古我先王。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安養斯民。汝今爲我養民之實。亦當與我同心。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而汝包藏賊心。以害斯民。今乃坐使民。趨于死地而不顧。非賊心而何。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爲安危者也。我先王見汝於此。用心故將降罪罰于汝。以安汝祖父。祖父亦欲安先王。故斷汝而不敢。棄汝而不錄。不救以安國家。汝仍趨于死地矣。至於此時。雖悔何及。

張氏曰。亂政者。治政之臣也。同位者。與之共天位也。亂政之臣。當以德義事其上。今乃務足於貨寶。則是懷利以事其君者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於是安土重遷。以非義爲民之唱。其罪莫大乎此。夫幽冥之塗。雖若異致。然鬼神之情狀。其與人不殊。人之所好。彼則從而福之。人之所惡。彼則從而禍之。盤庚之遷。始告之以人事。既不踰從。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蓋亦因其俗之所尚。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無垢曰。不易者。蓋言一定之理。不可改易也。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汝當永敬我言。無或中輟。當大恤我言。無或輕忽。庶幾汝心變易。上下情通。僉萬人之衆。若出乎一家。溫荒歸陋之遠。若處于一堂。而無相絕遠矣。夫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上下之情通則爲泰。　又曰。蓋人之心。本自明徹。萬里森然。惟舍此以合浮議。則此心陷于浮議中。而顯沛錯亂。不可復反。儻分其心。而不爲浮議所搖。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而吾之中道見矣。夫人心本中。但一陷于偏陂。則北中徹。且遂東西者。看斗柄。逃空虛者。暮足音。世皆偏陂。儻非賢者爲之指南。則中道何由而見。今臣民能聽盤庚之言。則心安卒中道見矣。

張氏曰。分者。使之別其善惡。猷者。使之謀其從違。念則思之而不忘也。惟能分別善惡。而後能念以相從矣。設中于乃心。則無依違顧望之累。而惟義是從。能惟義是從。則知向之不從其言。而後能念以遷者。皆違義矣。

呂氏曰。我告爾不易永敬者。教之敬于久。勿敬于暫。大恤者。教之使其大。勿恤其小。當時人見盤庚舉其先祖父以教我。誰不知敬。後復爲安土重遷之心惑亂。則敬心去了。如此乃是恃時之敬。非久長之敬。當時人顧惜貨寶而憚于遷徙。是但恤其小者。到得破水患圮壞。雖性命亦不可保。是恤其小。而不恤其大也。　又曰。設中于心。庶幾不失之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雖無者。箇中何待於設。孟子說道。是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用求。求生於敬中。何用設。惟是民見得榜一邊。便偏了此心。而不

是中。烏得而不設。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無垢曰。盤庚遷于新邑。正欲丕變敝俗。一登於先王之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容有凶殘小人。得與於其間哉。使凶殘小人得間此戒。姦心消縮。善心油然。盤庚之所願也。

張氏曰。不能順命。則爲不吉。不能循道。則爲不迪。顚越不恭。則暫遇姦宄。其罪之輕者。則劓之。劓之。欽上。柔棄于外而爲姦。劓窮于內而爲宄。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其罪之重者。則殄滅之。蓋其教之之篤。則其利之之重。不爲過矣。以謂不如是。則無以威之使畏。而事無由濟矣。

呂氏曰。今日過者一縣。明日過旁一縣。謂之暫遇。是者殷時節。姦人易得。因此爲姦宄。他平日所以不敢作姦宄者。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容易捉得。所以不敢。至別暫遇處。必說是我暫時去此。縱我作姦宄。先明日使去矣。又誰識得我。又如何捉得我。此是道路之大病。故盤庚須要子細根治。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無垢曰。謂自今以往。各務爲生生長久之計。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上下熙恬康樂。與我國家。同享安逸也。

史氏曰。勞於從事者。天下之常情。巧於誘民者。人君之智備。自湯至於盤庚。遷都者八。而見於經者有五。斯民皆涉於深險。奔走於寒暑。提挈抱負。區區怨怒。至是而後十重遷。蓋其常情。無足怪也。盤庚於是可不巧爲誘掖之說。而動其不回之心哉。言自今之遷。建立家室。一勞而無怍。一定而不改。生聚于斯。當不復爲前日之紛紛矣。誘掖至此。豈智備之得已也哉。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無垢曰。盤庚既到新都。盡卷日景。夜考梅星。以辨其陰陽。觀其流泉。以定宮府萬民之居矣。國家一新民居一變。則來蘇之風。奔修之俗。亦一洞不見蹤跡矣。然後可以興治化。而變易民心焉。

呂氏曰。此是已到新都時。乃安民之所居。正厥位。是分都邑。立宗廟等事。夫定宗廟非小事。何故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之遷。爲民而遷。故繼到。便使民就安穩處。此亦見得盤庚先民後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無垢曰。既遷而奠居正位矣。乃安慰衆人曰。汝等當敬以立身。勤以厚生。無戲怠。當勉爲生生之計。以安以養。以振以起。立此大命也。惟不怠惰。則能勉此大命。盤庚上中二篇。條奢縱恣之萌。不復著見。而悉儉勤勞之意。油然而生。則是遷也。其意豈不偉哉。

張氏曰。弔由靈者。至誠用善之謂也。非特不廢於人謀。至於鬼神之謀。則亦在所不廢。故曰。各非敢遠

乎。又曰。蓋天下之亂。莫大乎下有疑心。懷恩疑代宗而作亂。鼂錯疑從珂而作亂。而伺禍之亂。定于子儀之一言。趙葵之亂。定於韓愈之一言。則盤庚之推誠竭志。其知治之本矣。

張氏曰。綏如車之有綏。車之所恃以爲安也。故綏有安意。盤庚之遷。非擾于有衆。將以安之而已。此之謂綏。爰有衆戲則不動。懋建大命。惟無戲怠。然後能懋建大命。大命在天。懋建者人而已。懋者。勉之使建也。建者。抗之使立也。今盤庚振肝膽。露情素。面告之以其志。蓋將以率之而已。罔罪爾衆者。言我不以爾向之不告朕。與不宣乃心爲罪。而罪之也。我既無罪于爾。則爾亦不得共怒協比讒言於我。則當一意以奉上。而共怒協比讒言。宜不可爲也。

呂氏曰。大抵未遷時。正要通達。不通達。如何得他嘘。正遷時。正要得嚴肅。不嚴肅。如何得不生他變。遷後正要得綏撫。不綏撫。如何蘇得他勞損困敝。故盤庚上則命衆悉至于王庭。欲得其通達。中則使之勿戲在王庭。欲得其嚴肅。後則綏爰有衆。欲得其綏撫。此見其處三節。皆得當處。教他不可戲弭怠惰。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之計。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無垢曰。先王將立美功於厥都。豈意水患爲災。民皆勌蕩分析。離其居處。或東或西。或南或北。罔有定所乎。是天意不欲商家都于此地也。夫人事即天意。非人事之外。別有天意也。先王依山爲居。遷徙都邑。以降凶災。于人事亦至矣。而又有蕩析離居之患。生于不意。人事如此。天意可知。斯固不遷是逆天也。此所以順天而又遷焉。以天意如此。故我與篤厚敬之臣。恭謹承奉斯民之性命。用長久居於此新邑。所以如此者。上當天意也。

張氏曰。適于山者。遷而適于山。則依山以爲居。所以防其水泉沈漸之患也。能遷以防患。則民得以安其居。然後可以騙面之善民善矣。則吉德升面。凶德降。故曰用降我凶德。夫然後嘉美之績。可以賡於朕邦也。

呂氏曰。昔我先王。將欲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即遷。往于山。山即高處。高處無水患。此所以降下了凶德。居于高。則凶德自下去。此是因地勢而言。所以能成美功于其邦。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無垢曰。天理有是非。則謀有臧否。使一聽衆人之謀。不推理之所在。其成其敗之謀也。如此。則君道亂矣。第謀之臧者用之。謀之否者舍之。至於遷有後害。險厄有動。有所不能免也。非特不廢人謀也。雖鬼神亦不敢不敬焉。卜鬼謀也。人謀鬼謀。既皆以爲當遷矣。故我宏此賁飾之法。以起廢敬之心。以策怠惰之志。以斯敏靈之風。以新耳目之觀。而布新化。用爲人不變前都之習俗。使修奢縱恣之萌。不復著見。而悉儉勤勞之意。油然而生。則是遷也。其意豈不偉乎。

張氏曰。弔由靈者。至誠用善之謂也。非特不廢於人謀。至於鬼神之謀。則亦在所不廢。故曰。各非敢遠

卜者卜之既吉則可以遷矣其遷也將以大此朝市廟祀宮室貢篚之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聽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無垢曰外有邦伯師長內而師長公卿以至內外百執事之人其見吾心如此既已遷都不念傷衆一切不問自今以往其皆庶幾體吾本心勿復以私辟之見自外於我也　又曰念此民而不忽敬此民而不慢此正盤庚之心也使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與上同休戚則必念敬我衆民矣審有如此人吾將勉擇賢者以相助爲此念敬之事蓋風俗敝壞爲惡者衆有一人以民爲心則羣起而攻之沒溺盧受必使其去乃已非人主有以扶持之其亦何所恃乎儻君能擇賢者助之則有唱有和有左有右而其志得施民于是而安俗矣簡相之義人主儻爲君子計似不可一日而忽也

張氏曰懋者所以勉之也簡者所以擇之也有以懋之則不隳者在所勸有以簡之則不鑒者在所黜非特懋簡兼又且左右以輔相之故不忠不良之人固不得以沮毀之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鞫人謀人之保居敍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垢曰人主之所屬風俗要當示所好惡所惡者利則小人退所好者義則君子進盤庚新遷亳都將以一新風俗其可不明示好惡之所在乎如此則向來敝俗耳目一變安得不革心從善改過自新君子道長而爲泰通之世乎總聚欲也前既曰不任好貨之人此又曰無聚欲于貨寶則知盤庚之時風俗之不美也夫爲士大夫垂紳委佩在人之上而好貨殖財風俗如何醇厚禮義如何不消殞乎士大夫儻能永任一心以事君而無二三其德則民德不期而自厚矣一心則誠二三則僞誠則唯知君父而已天下利勢什不足亂其胸次此二帝三王之臣所以爲事君之要路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無垢曰高宗夢自上帝得傅說乃使百官經營搜求田野遂於傅巖而得之然則固不求之於朝而必求之於野乎蓋高宗夢傅說形狀已在日中矣仍審厥象以求之當其象之出也衣裾氣類決非市朝中人而朴野敝陋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故決意使求諸野也盤庚云衣裕乃身不保厥居紹復先烈綏乃先人攸作高宗蓋悲默求賢乎然而傅說在版築高宗在廊廟姓名不通心志不接非有半面之舊一夕之歡也高宗蓋悲默求賢非特懋簡兼又且左右以輔相之故不隳者在所勸有以簡之則不鑒者在所黜非注意於傅說傅說雖有心康濟亦無求於高宗不知何爲此商人者精神交感於夢寐之間哉又不知高宗之夢到傅說之所邪抑亦傅說之神到高宗之夢邪此理亦蓋究矣曰天下之至誠無彼此之間也非高宗來版築亦非傅說到廟堂凡心容慮有高下之不同而至誠所在通古今於一息高宗傅說同此一心南人之心同此一誠高宗推誠所注則發見於傅說之心傅說致君之義又交於高宗之心此理微矣惟力學者知之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此而運動四海也

伊川曰或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篤誼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且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懇誠心求卜有禱必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邪傅

說求入高宗夢邪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聖人自然應感他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事則必先知之不事亦先知之周氏曰高宗夢得傅說由是舉而相之夫其得之於夢則說之賢否未可知也而遽相之何也蓋高宗即位之初商道中衰甘盤遽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版築之賤一旦舉而具於百寮之上則天下之心未盡服服乘必駭異故託夢得而旁求天下冀諸左右如天所授舉臣莫之敢疑然後傅說之道得行也若不素知其才而徒以夢取之則與後世按符命據讖識以用人者何異哉聖人測事而存之可以見高宗之意矣

王正仲曰或曰堯之於舜必因四岳之師嚴而後用高宗之於說則不待舉臣與四方之稱薦無託於夢而取之若相戾然何也曰堯之於舜其知之而已詳矣然亦咨汝庸命遜朕位夫以四岳皆賢人雖堯之時四岳諸侯智足以知舜堯嚴已知之尚待師錫而後用之爲易也高宗之朝其在位之臣雖爲君子顧其智能未足以知說自即位以來至其免喪未有以說爲言者必待其能知說又能薦說然後用夫君臣死生之際常與天下之事有切於治亂者將可以任萬世之憂哉此其勢有不得已也儒卒然取之於版築之間而位之百官之上則舉臣疑百姓惑於是神之於夢曰非我之賜明獨見也天以命我矣則舉臣於朝無過言百姓於下無疑心此其所以爲高宗

范氏曰高宗雖賢君擇相重事何爲不先諮德元老而鬱一夢遽求於天下傅說處賤隨之晦何爲一旦遽能繼興爲之則不足疑惟至誠之道可以贊天地化育可與天地參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大或爲國之禎祥小或動乎蓍龜皆誠之形也高宗恭默思乎至道而上帝賜之良弼以應其上乃誠而形之至大者故曰以至誠之道言之爲不足繼

張氏曰形開而有出神交而有夢是夢出於思者也古人之致一以深思故雖上帝之靈可以感通此高宗之夢得說無足怪也夫夢之可信也其來尚矣故武王之伐紂也曰朕夢協朕卜周宜有古夢之說則未能至於不慮不疑方且取則於人安能至於作則哉夫非則也若知三年之外不可不言如此則是明智之君可以爲法則矣故曰明哲實作則

呂氏曰君冢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此亦是人君之常及至免喪之後自可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臣民拭目觀化鬱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蓋弗言者正恭默思道之時而惟是不能言也大抵人君胸中無所主使其不言則關係甚之形見於外此必召變胸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高宗雖不言是恭默思道之時已至誠昭著發越而不可掩宜乎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大抵天下之事只爭一箇知與不知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蓋知則明哲矣明哲通天下一箇道理當是大公至同之心苟爲自私則不謂之明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乃作則之意此兩句正當銜高宗維持天下在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是以見得高宗於精微之間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非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無垢曰恐德不善茲故弗言是其弗言也直有在矣其志亦可謂高大矣意將言而爲天下法今恐我德不善不足以號令天下不若不言之爲愈儻止此而無說豈理也哉不言之中自有造化存焉恭默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無垢曰三年不言臣民之心已皇皇矣既免喪於禮可以言矣於人情不得不言矣而猶弗言若居喪之時天下之心爲何如哉其所以弗言者說也蓋其在亮陰之中證揆默觀見朝廷羣臣皆非中興之臣而吾就甘盤之學森然在心豈肯以爲苟常凡庸之主哉既以免喪天下將拭目以觀新政儻惟命令之間一失其機則小人得以窺伺而天下皆失其望矣嗚呼天子與王豈可輕哉謂之天子則慶賞刑威萬邦百官承之以爲式謂之王則播告訓戒臣下羣之以爲令豈可輕哉令高宗上承天之所爲則當慶賞刑威明示好惡使萬邦百官知所趨向下承先王之所爲則當布告訓戒施於號令使臣下知所奉行令既免喪乃不見慶賞刑威之用使萬邦百官不知好惡之所向不聞播告訓戒之音使臣下知號令之所歸似爲天子與王之職爲未盡也此所以進諫也

東坡曰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傷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晉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強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傅說之流是以止此亦可謂神而明矣

范氏曰能知禮義則爲明智有明智則能爲天下之人立法則中庸曰默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高宗知居喪三年不言之禮此所以爲法則也然而過三年猶不言此不可以爲法則矣故曰明哲實作則

張氏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自知則內不惑知人則外不疑此之知則未能至於不惑不疑方且取則於人安能至於作則哉夫非則也若知三年之外不可不言如此則是明智之君可以爲法則矣故曰明哲實作則是則之出於自然者也此言明哲實作則是則之出於使然者也

呂氏曰君冢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此亦是人君之常及至免喪之後自可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臣民拭目觀化鬱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蓋弗言者正恭默思道之時而惟是不能言也大抵人君胸中無所主使其不言則關係甚之形見於外此必召變胸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高宗雖不言是恭默思道之時已至誠昭著發越而不可掩宜乎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大抵天下之事只爭一箇知與不知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蓋知則明哲矣明哲通天下一箇道理當是大公至同之心苟爲自私則不謂之明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乃作則之意此兩句正當銜高宗維持天下在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是以見得高宗於精微之間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非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無垢曰恐德不善茲故弗言是其弗言也直有在矣其志亦可謂高大矣意將言而爲天下法今恐我德不善不足以號令天下不若不言之爲愈儻止此而無說豈理也哉不言之中自有造化存焉恭默

愚道是也。惟恭則神定。惟默則力專。以此路而思。所以正四方之道。其取則不遠矣。昔舜命禹以天下。而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近於恭。一近於默。自精一而往。則中道見。自恭默而往。則上帝見。中卽上帝也。精一深於恭默。故上帝在我而爲主。濟默未至於精一。故中在彼而爲上帝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之皆誠而已矣。高宗以誠而夢上帝以誠而應。傅說以誠而感之者。合德不出乎一誠。誠其至矣。說何謂誠。曰。難言也。世皆指專爲誠。審專是誠。則若檮杌饕餮者。皆可列於聖人之域也。至誠無息。使專爲誠。僞一有應對酬酢。則非誠矣。是誠有息也。以此卜之。則誠其見矣。

薛氏曰。人君不可以弗言。言而不本於德。不如勿言而已。高宗恐德之不似而不言。則其自知明矣。恐故恭不言。故默。然而徒恭則勞。徒默則蔑。恭默以思乎道。故於夢足以有感。誠之至也。

呂氏曰。夫說一匹夫耳。一旦遽爲高宗之求。幡然而居相位。高宗恐一夕之歩。輒倚說以大事何邪。此兩段。當參堯舜二典看。夫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徵五典。賓四門。宅百揆。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舜而觀高宗。似失之卑。以高宗而觀堯舜。似失之親。纔要知兩段事。又當以孔門二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曾子以唯悟道。卻如高宗以一夢信說。顏子既得克己復禮之言。方且請問其目。卻如堯之舉舜。二者本無異體。譬如夏爲冬裘。時節如此。堯之舉舜。顏之問目。直是詳審。曾子之唯。無垢曰。高宗之命傅說。其意無他。專欲康兆民而已。故其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者。欲康兆民也。惟豎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命之以金以礪。以舟以楫。以旱以雨者。欲康兆民也。命之以啓乃心。沃朕心。以跣。以同心者。欲康兆民也。君民一體也。民康則君保其邊。民不康則君亦不終厥位矣。高宗之命。所以如此。傅說安得不欽其所以命之之意乎。可欽高宗之命也。欽民也。非欽民也。欽先王欽高后也。傅說一欽高宗之命。而欽民。欽先王。欽高后。一舉而皆得之。傅說安可忽乎。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無垢曰。其曰后克聖。謂后從諫也。不曰從諫而曰克聖。蓋傅說直指從諫爲聖。使高宗自此一門而入焉。夫君之所以爲君。臣之所以爲臣。非苟相爲甄富貴取威儀。爲故事而已。其職專在康兆民。使不以民爲心者。豈所謂明良相會哉。高宗果行從諫之說。則上而朝廷。下至都邑。曉然知吾君以民爲心。豈惟傅說一人。欽順其命。將見凡爲臣子者。無不欽順此意。儻有一毫害民。亦無不進諫。以建長久之策矣。嗚呼。從諫一門。其大如此。人主可不念乎。

張氏曰。高宗之告傅說以啓乃心沃朕心。故傅說於是復王以本從機則正。后從諫則聖。夫木曰曲直。則木不能以自直。必待繩直之而始正。聖后不能自聖。必待臣諫之而後聖。若夫后能從諫。至於克聖。則聰足以作謀。言足以作乂。思足以知道。如是。則君臣相得於不言之中。君雖不命之以諫。而臣莫敢不承之矣。又況君之休命。孰敢不欽順之者哉。

呂氏曰。大抵人臣進言。貴濟君所不及。如告漢武帝。不當言武功。蓋武功帝所自知也。如告漢元帝。不去也猛。當非心之熾。則去之當以漸。故有眩眩之說。及非心之衰。而去之當以猛。故有眩眩之說。不如

之漸。則其去也徹。決則其去也猛。當非心之熾。則去之當以漸。故有沃心之說。及非心之衰。而去之當以猛。故有眩眩之說。不如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無垢曰。沃有漸義。沃之既久。非心將去。又將乘機據會。一增而使之無餘也。夫漸則其去也徹。決則其去也猛。當非心之熾。則去之當以漸。故有沃心之說。及非心之衰。而去之當以猛。故有眩眩之說。不如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使之無餘也。夫漸則其去也徹。決則其去也猛。當非心之熾。則去之當以漸。故有沃心之說。及非心之衰。而去之當以猛。故有眩眩之說。不如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當言恭儉。蓋基儉帝所自有也。高宗命說朝夕納誨。已切於從諫。今說復告之從諫。非所謂濟其所不及也。大抵人君爲事怕過。惟是從諫一事不怕過。愈從諫愈好。故傅說不怕高宗有餘。只怕高宗不足。故復告之以諫。必欲使到舜禹聞善言則拜地位。如舜者受益。已自有益。後復受人之益。而不已。何嫌於過說。今吾君欲學之教誨。作亦須自聖。蓋主聖則臣必直。既爲江海。何愁百川之不歸。說此言。又勉高宗受諫之意。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啟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無垢曰。高宗命說總百官。其任至重。其責至難。乃敢進言于王耳。使高宗誠意不篤。委任未深。傅說亦未敢遽盡言於人主也。蓋爲臣之法。雖當如此。言未及之而不言。言及之而不盡。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躁。謂之隱。謂之瞽也。由是而推。則大朱嘉乞斬張禹。劉輔讓乐帷幄。李雲責帝不誅三代臣子。無此法也。故未信而諫。孔子以謂謗。交淺言深。古人以爲戒。

此四病。僭說此言。則靜見四病之源。而瞭然無障。無所往而不美矣。

史氏曰。言輕而不戒則招辱。動輕而不戒則致寇。賞輕用而不戒則濫。罰輕行而不戒則傷。四者一失。則上拂天意。而下逆人心矣。又曰。起羞者。招辱之謂也。號令之出。所以取信。賞罰之施。所以取風。雷之鼓舞。則其言與天同。象陰陽之肅殺。則其動與天同。故每事而進戒之。且曰。戒哉。甲胄不慎。豈天性之德哉。天命有德。而後五服五章。今有所賞。而衮衣在笥。示行天賞者。不可以妄出也。天討有罪。而後五刑五用。今有所罪。而干戈省厥躬。示行天討者。不可以妄舉也。

張氏曰。口所以出命者也。出而不當。則有以起羞。甲胄所以備患者也。恃其有備。則有以起戎。衮衣所以章有德也。在笥者。不可以妄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也。省厥躬者。欲其正己以正人也。

呂氏曰。夫言一形於口。其初不離於密。及其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則皆出於口。故於言未發之前。當思可以起羞。則王用不欽。固有邊言。而言滿天下無口過。所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兵不起。譬如人自備甲胄。其一身周徧。然後鋒刃不可入。苟有些不周備處。則鋒刃自然入得。故於甲胄。當思有起戎之患。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赤舄衮冕。所以錫子人也。當於未錫之前。審其當否。及既與人了。有不當處。始悔前日之誤。如何悔得。故衮衣必在笥之時。言謹其用。兵興師動衆。以加人之罪也。苟不審其罪狀。遽興師以討之。則彼將有辭於我。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妄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謹己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無垢曰。治亂不在天下。而乃在於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使庶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必定禮樂彭汕慶賞之治。朝廷哲君子。則治之本已舉矣。不必三綱淪。九法斁。謂之亂。朝廷皆小人。則亂

彼方且悖慢逆亂。而無所不至。其能欽若從又者哉。

呂氏曰。高宗恭默思道。已是明哲。聖人所謂知之曰明哲。便是天之聰明。一個自然道理。天與聖人。舉及也。大抵人君爲事怕過。惟是從諫一事不怕過。愈從諫愈好。故傅說不怕高宗有餘。只怕高宗不足。故復告之以諫。必欲使到舜禹聞善言則拜地位。如舜者受益。已自有益。後復受人之益。而不已。何嫌於過說。今吾君欲學之教誨。作亦須自聖。蓋主聖則臣必直。既爲江海。何愁百川之不歸。說此言。又勉高宗受諫之意。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啟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無垢曰。高宗命說總百官。其任至重。其責至難。乃敢進言于王耳。使高宗誠意不篤。委任未深。傅說亦未敢遽盡言於人主也。蓋爲臣之法。雖當如此。言未及之而不言。言及之而不盡。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躁。謂之隱。謂之瞽也。由是而推。則大朱嘉乞斬張禹。劉輔讓乐帷幄。李雲責帝不誅三代臣子。無此法也。故未信而諫。孔子以謂謗。交淺言深。古人以爲戒。

此四病。僭說此言。則靜見四病之源。而瞭然無障。無所往而不美矣。

史氏曰。言輕而不戒則招辱。動輕而不戒則致寇。賞輕用而不戒則濫。罰輕行而不戒則傷。四者一失。則上拂天意。而下逆人心矣。又曰。起羞者。招辱之謂也。號令之出。所以取信。賞罰之施。所以取風。雷之鼓舞。則其言與天同。象陰陽之肅殺。則其動與天同。故每事而進戒之。且曰。戒哉。甲胄不慎。豈天性之德哉。天命有德。而後五服五章。今有所賞。而衮衣在笥。示行天賞者。不可以妄出也。天討有罪。而後五刑五用。今有所罪。而干戈省厥躬。示行天討者。不可以妄舉也。

張氏曰。口所以出命者也。出而不當。則有以起羞。甲胄所以備患者也。恃其有備。則有以起戎。衮衣所以章有德也。在笥者。不可以妄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也。省厥躬者。欲其正己以正人也。

呂氏曰。夫言一形於口。其初不離於密。及其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則皆出於口。故於言未發之前。當思可以起羞。則王用不欽。固有邊言。而言滿天下無口過。所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兵不起。譬如人自備甲胄。其一身周徧。然後鋒刃不可入。苟有些不周備處。則鋒刃自然入得。故於甲胄。當思有起戎之患。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赤舄衮冕。所以錫子人也。當於未錫之前。審其當否。及既與人了。有不當處。始悔前日之誤。如何悔得。故衮衣必在笥之時。言謹其用。兵興師動衆。以加人之罪也。苟不審其罪狀。遽興師以討之。則彼將有辭於我。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妄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謹己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無垢曰。治亂不在天下。而乃在於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使庶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必定禮樂彭汕慶賞之治。朝廷哲君子。則治之本已舉矣。不必三綱淪。九法斁。謂之亂。朝廷皆小人。則亂

之形已見矣。官所以使能。爵所以待賢。能必實能。以私昵而官人。則適所以妨能。賢必真賢。苟以惡德而爵人。則適所以害賢。人主官爵之所自出也。官欲使能。爵欲待賢。雖中才之君。誰心亦固知其如此。然而卒至於官及於私昵。爵及於惡德。何也。則以私情亂之。故見識顛倒如此。私情昵於親近。故能不蔽其官。見識蔽於賢否。故以惡德而受位。私昵在官。惡德受爵。如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傳說言。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舉臣。言高宗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此便是出於私意。便不是憲天聰明。爵或及於惡德。此亦是出於私意。便非憲天聰明。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用。則官本天所有之物。豈人君所得私而有之。爵以要人。爵亦天所有之物。豈人君所得私而有哉。既不得私而有。當於賢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亦宜。夫官爵既當賢能。是知其能欽若也。又固宜是德。所以憲天聰明也。

厥善以勳。勳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功。

無垢曰。盧而必獲。篤而必成。輒自滿溢。此覆亡之道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驕無垢曰。盧而必獲。篤而必成。輒自滿溢。此覆亡之道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驕矜。則叛者九國。豈特齊桓晉武自平吳之後。明皇自天寶之後。憲宗自平淮之後。莊宗自滅梁之後。皆以功業自足。不復警戒。卒至不克終始。而貽子孫社稷之禍。

顏氏曰。主者舉。舉爲善。惟日不足。一日志滿而自謂有能。則已立之功皆壞。故舜美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仲虺作湯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昔人爲盈滿謂伐者。如自伐則其德取喪敗之道也。

呂氏曰。此之善實天之善。公善也。非人君之善也。苟自有其善。則喪厥善矣。此之功。乃天之功。公功也。非人君之功也。苟自有其功。則喪厥功矣。夫前所以做得許多事者。正以憲天無心。故做出許多事來。今若有善矜能。則私心日重。非所謂憲天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無垢曰。事事有備。無後悔之非。雖使變生倉卒。禍起蕭牆。吾亦無患矣。則以其小心畏懼。早正綢治。於未然未形之時。雖治而常若亂。雖安而常若危。履霜而堅冰。大旱而微乘土。不特患之不至。而每特吾有以待之。　又曰。人之常情。順適則喜。順適則喜。則喜干犯。干犯則怒。怒干犯而喜順適。則君子日遠。小人得志矣。君子正直。故多干犯。小人邪僻。故多順適。喜君子。君子受知。則愈生恭敬。亂小人。小人恃寵。則必至侮慢。此天下之理也。君開寵以待之。小人納侮以報之。其侮也。乃吾亂有以致之也。

顏氏曰。千者萬事慮於未然。爲有備。有備則免倉卒之患。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若圖安於已危。防患於已形。如大寨而後索衣裘。馬駿車備。而圖縋約。雖有明智強力。亦無如之何。

呂氏曰。夫一日二日萬幾。事亦甚多。若物物事事。欲其有備。當以無心理會。然後可以該徧。如必智力。則一人之智力。能有幾多。豈能一一辦理。偏於左則失於右。偏於前則失於後。惟是天之聰明。只順自然道理。隨事以處。所以有備。

暨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無垢曰。黷。數也。數于祭祀。是所以敬親也。反陷於不欽。是心實以澤爲之。反自墮於不潔也。誰知愛親。乃反爲不敬乎。夫祭祀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祭之爲義。數既不可。疏亦不可。必求合於禮而已矣。合於禮。是合諸天道也。精誠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愾愉之心。所以有春禘之祭。至約夏烝冬。皆有所感而然也。如此則既之祭。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愴傷之心。所以有春禘之祭。至約夏烝冬。皆有所感而然也。如此則既非數。又非疏。既非煩。又非怠。高宗愛親之深。失之於數。數故煩。煩故亂。亂者不敬也。如以數爲體。使何以爲繼乎。是事神以難。而不以禮也。先王貴禮而不爲難。故荀簌、荀賁、長沮、桀溺。皆在所闢。而許行、陳子。皆在所屏。則以此數人者。爲難而不合禮也。人道如此。事神亦然。明乎此。則可以識先王之道。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無垢曰。嗚呼。高宗豈尋常人哉。其能決擇言語如此。蓋以儆學甘盤。其心明照。邪正之言。一無所逃。傅說之言美哉。故我佩服之。使汝之言不良。我豈當喋喋與臣下爭是非哉。說乃言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無垢曰。嗚呼。高宗豈尋常人哉。其能決擇言語如此。蓋以儆學甘盤。其心明照。邪正之言。一無所逃。傅說之言美哉。故我佩服之。使汝之言不良。我豈當喋喋與臣下爭是非哉。說乃言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

下工夫說話。

尚書精義卷二十二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旁舉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厥惟訓于朕志。

無垢曰。嗚呼。人不可不學如此。高宗免喪弗言。恭默思道。夢賚良弼。其所爲蓋有大過人者。既得傅說。有靠而金礪之說。有啓沃朕肱之說。乃僚罔心之說。觀其語言節序。皆入仁義道中。此豈揣所自識。今一聞傅說中急啓沃之說。與夫王忱不艱之說。乃知力學猶未至也。遂吐胸臆所得曰。台小子旁舉甘盤。是知學力有淵源。特未至其業耳。夫人之平生。正在立志。志壬而壬。志霸而霸。使箝背之志。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高宗之志。志在萬家。陳平之志。志在宰天下。陳蕃之志。志在埽除。范滂之志。志在澄清。雖有高下不同。然皆有基地者。基地正。則天下受其福。基地不正。尚何言哉。

范氏曰。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孟子又言。令之諸侯。好臣其所教。人君若止能以所教之人爲臣。此不足以成功業。若能以受教之人爲臣。必王天下。臣其所受教者。以受學之人爲臣也。高宗先學于甘盤。後又學于傅說。可謂好臣其所受教。周公作仆碑。稱商之賢臣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其後傅說。本由甘盤之所營迪。是故周公正稱甘盤。不稱傅說。

張氏曰。昔纔舉于甘盤。而終無所明。此所以有望於傅說者也。以高宗視之。其未得說。則罷恭默思道。及既得說。則能克遹乃訓。故其脩德業道之誠。有加而無已。

呂氏曰。中篇足以精微之論。而高宗高宗歎說之言。乃曰旨哉。此乃言惟服。蓋從其言深有滋味。自以爲天下之理。盡於此矣。及說復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二句。然後高宗方悟行說之說。自有無窮道理。不可謂天下之理。盡於在。故又發問於說也。至此高宗與說。無不心服說話。云我舊舉甘盤。資益多矣。甘盤之啟迪我。成我後段工夫。故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

無垢曰。總藝無他用也。專在作酒醴。鹽梅無他用也。專在作和羹也。專俟高宗念慮之失。隨失而正救之。無或失機。則有無窮之利。亦能萬物。嗚呼。其可畏哉。此所以傅說交修勿放棄也。交修者。以言正救非一事。罔予棄者。以言每事當正救勿放棄也。嗚呼。所以正救之者。豈在言語說。古之教世子者。所以必由禮樂。禮自見中入。樂自聞中入。禮以正之。樂以和之。則邪心非意。自然屏絕。其中和之心。自然發生矣。故審言教者。必曰。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高宗專以行其言爲難。則傅說亦不得不以交修爲職。大抵人悟好順適而惡于犯。高宗既以克遹自許矣。是能於干犯中卜惰性之病。深墾而痛治之。必期於堪所無堪。受所難受而後已。其志豈淺淺哉。

張氏曰。大臣之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苟高宗之於傅說。不能從其道而行其言。則說亦將棄之而去。此高宗所以告之。以罔予棄而遂言予惟克遹乃訓者也。且高宗之於傅說。遹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此說所以就之而不去。又何俟於高宗之告哉。

呂氏曰。酒醴未成之初。則是米與水而已。不得麴蘗點化。則米與水。始可以成酒醴。羹本和之時。則是牲牢之物而已。得鹽梅點化。始變爲和羹。正如人之一身。百性備具。若親近得一好人。以點化之。則轉過資質。也得會好。若無人點化。不過是天地間一物耳。有高宗之聰。而無傅說之言不可。有傅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聰亦不可。正如師之教弟子。師有成就學者之心。而學者不能承當師之教誨。不足謂之交修。弟子有受道之資。而師不善教。亦不謂之交修。惟有高宗之資質。而得傅說之教。有傅說之言。而遇高宗之聰。高宗與傅說共成一段好事。故謂之交修。予夫我方期汝以交修之道。則汝不可以我昏庸之故。而固棄我也。我今日且勉進汝訓。只怕爾不言。我不懌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無垢曰。生知天理者。億萬年中一人而已矣。至墮於人欲者。滔滔皆是也。夫墮於人欲者。溺亡之道也。墮於人欲而不自覺。乃欲任心而行。率意而往。不以古聖賢爲法。不亡何待乎。夫惟聖人既生知天理。而又勉強學問。故其立政立事。皆足以爲千百年之計則已。如其欲之。乃不

以古聖人爲準的。非傳說所其聞也。

周範曰。甚哉。帝王之不可以不務學也。其在易曰。遯德惟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其在書曰。若稽古。其在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帝王之所學也。及爲天子。十有一世。凡六百二十有九年。周爲天子。三十有六世。凡八百六十有七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九年。其皆以學見於經傳者。惟禹、湯、高宗、文王、武王而已。可謂至少也。若夏之啓、商之祖甲、中宗、祖已、盤庚、周之康王、宣王。皆有功烈見於詩者。非學亦不能至也。雖載籍闕略。事遠難明。然要之聖君少而庸君多。故治日少而亂日多。貴爲天子。當有天下。苟不學則無聞於後人。君可不勉哉。

范氏曰。易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畜德之大。莫大於前言往行。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人君鑑觀前古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所聞既多。所學益富。乃可施之於政。若所知不博。所聞不廣。不知古今成敗。則不足以立事。

張氏曰。惟學然後能知。知道足以接事端。王人求多聞者。天下之事。其變無窮。苟非所聞之該博。則不足以建事。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也。能師古。則治亂興廢之迹。可以灼見。吾將觀其已成之效而循之。然後可以爲長久之計也。

呂氏曰。夫人君多聞。言學問之博。故所聞之多。非徒以助談柄爲觀美而已。大而至於立天下之大經。經綸天下之大紀。綸綸天下之大化。直至于贊天地之化育。此所謂建事也。蓋學問以事爲實用。不爲虛設。譬如人讀書。非徒爲利祿計。在閨門則當孝於親。在鄉黨則當順於長。亦皆實用之學。夫人既能體認得爲學之實處。則前言往行。皆古人之陳迹。體認而學之。不容自己。且古訓何不可學。凡爾所學之事。皆古人已做之事。從而學之。乃有所得。若事不能師古。欲求長世。甚非說之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發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無垢曰。遜志之路既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汲非泉。愈取愈有矣。既入此機。不可失也。當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處處在茲。日日在茲。時時在茲。不以死生禍福富貴貧賤二其心。則視聽言動。皆無虛發。而天下之道。舉備於一身。惟吾所用如何耳。欲帝而帝。欲王而禹湯。顧何往而不然哉。

又曰。學豈有止法哉。始焉遜志者此學。終焉教人者此學。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發學相長也。然則教人者豈非學之半乎。始也此學。終也此學。是終始常在於學矣。夫此學何學也。即遜志之學也。始遜志。終遜志。遜之路可直造堯舜。圖城其間見聖賢作用。蓋未易言也。曾子得之。名曰忠恕。子夏得之。見於酒埽。子張得之。悟於階席。孟子得之。發於徐行。皆遜志中作用也。備於此路。日復一日。新而又新。不知其身入於堯舜之城矣。德修罔覺。蓋謂不欲商有兩成湯乎。立志如此。則飲食成湯。起居成湯。彝處成湯。動容周旋。順沛造次。無不在成湯矣。此也。此傳說直指高宗聖賢要路也。其曰念終始者。以謂不可頃刻放棄遜志也。當言始終。反曰終始者。以謂終而復始。蓋學無止法也。遜志之學。乃聖賢門中心傳之學也。　又曰。夫此言先王指成湯而言也。使高宗自遜志一路行之不已。則見成湯之立政造事。創法制度。一一皆見其所自來矣。　又曰。夫君臣之間。舉固既同。則心志皆同。心志皆同。則其見識議論。趨向取舍。無適而不同。蓋將不言而喻。故高宗誠能如傅說之言。學以遜志爲本。而遜志以成湯爲準的。則高宗凡有所爲。傅說無不欽承矣。則以其學同。故其機同。有不得而不爾者。君臣之間。相契如此。然後傅說可以展盡四體。不疑其所行。而旁招四海賢能之士。布滿朝廷矣。儻人君不學。而臣下遜欲旁招賢能之舉。則上將有揣摩之謗。下將有朋黨之說矣。是知臣下之事君。儻人主學術乖異。不可遜自招悔吝也。舜之學與堯同。故舜得施其所學。禹之學與舜同。故禹得施其所學。伊尹之學與湯同。故伊尹得施其所學。下至管仲、輿、寧、桓所學固。故管仲之學行矣。雖王霸不同。邪正異路。要之君臣之間。未有所學不同。而能爲英雄聖哲之主也。王氏曰。遜順其志以受學。則人樂於言。而言易入。又必以時而敏疾行之。其所催者乃來矣。謂所學之成。乃如來也。若不遜順其志。則善無自而入。若不時敏於行。則所學者。雖自而成。此二者。所以必貴於敏之。

范氏曰。數、教也。教人之學。益己學之半。故曰數學半。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人君欲求天下之人。必先自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強。自知不足。乃能進德不已。人君欲教天下之人。使皆爲君子。豈可不先學也。當思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其德進德修。而不自覺。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無垢曰。夫風之於物。雖無形色可見。而披拂震動。不言之中。功用大焉。興聖賢士君子處。其氣類漸染。鼓舞策勵。亦何異於風乎。有股肱然後成人。有良臣然後成聖。使股肱成聖人。是以深知夫古之聖王。所以能爲天下萬世法者。則以有賢臣爲之左右輔相也。今既得傅說。則我所以入聖域者。有其具矣。夫人皆有仁義。特患無以發起之耳。伊尹以堯舜之道覺成湯。使湯通體爲堯舜。又以堯舜之道覺斯民。使四海之內。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是伊尹非特作我先王而已。民與有焉。惟伊尹之學如此。所以能助祐我成湯。格于皇天也。成湯無一毫人欲。凡立政造事。建法制度。皆天理之自然者。是移皇天之治於人間也。傅說使高宗以成湯爲準的。而高宗亦使傅說以伊尹爲準的。伊尹佑烈祖格于皇天。傅說亦當明保高宗如烈祖可也。觀高宗此言。其以一隅而明三隅也如此。亦警悟矣。其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是欲商有兩伊尹。其意豈不欲商有兩成湯乎。立志如此。則飲食成湯。起居成湯。彝處成湯。動容周旋。順沛造次。無不在成湯矣。有如此賢。又有如此學。又有如此師。其不爲聖人也幾希。君得賢方食。以不食則不食。臣於君。義當食君之祿也。故傳說末仕。寧執賤役。以供朝晡之給耳。豈肯求不義之食乎。高宗期傅說以

保衡。與夫綏民之說。此天下之至言也。此所謂休命也。高宗揚此命于上。以勉勵朝廷公卿。傳說揚此命于下。以勉勵在位庶僚。使知爲臣子者。以堯舜其君。爲職。此所謂對揚也。夫人君揚之于上。而宰相不知揚之于下。則何以傳布四海。感動人心。變移風俗哉。

史氏曰。夫爲臣者。莫難于致君。而致君之道。伊尹能自任。莫先於愛民。而愛民之心。伊尹能自任。莫大於格天。而格天之誠。伊尹能自任。伊尹盡其道於己。而成湯收其效于前。甚昭昭也。高宗之世。適商道不振。而一德之盛。猶在人耳目。啓顯治之志。成中興之業者。其可不勉以繼之於後哉。是以說命終篇。舉伊尹已成之效。庶幾明保其治。肯傅說能繼之功。使不自專其美。如是而輔相之道盡矣。

張氏曰。傅說之教高宗。以惟學遜志。至于厥德修罔覺。則高宗之德。可謂至也。君有至德于上。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君之德。以觀化也。然而高宗之德。使四海莫不仰者。實說之力也。故曰。時乃風。風之爲物。鼓舞動盪。物賴之以生成也。傅說之所以成就高宗者。如此而已。宜乎高宗所以歸美之也。又曰。昔先正伊尹之爲保衡也。能作成我先王之才。必待伊尹以作成之。蓋勉啓學于伊尹。及其伐桀。則與之戮力。則伊尹之作我先王可知矣。乃知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伊尹之念。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者。高宗言此。亦以伊尹之事。望于傅說者也。又曰。惟后非賢不乂。言君非賢則不治。惟賢非后不食。言賢非君則不食。傳曰。國以賢興。以諂亡。此惟后非賢不乂之謂也。語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惟賢非后不食之謂也。

呂氏曰。夫四海仰德。高宗不歸之己。而歸之傅說。以此見高宗。已得說遜志之道。而說遜志之言已入。股肱惟人。如有手足。方成得一箇人。良臣惟聖。如有良臣。方成得一箇聖。到此高宗一時放說不下。蓋交修之功也。昔先正保衡。舉伊尹在成湯時。居保衡之職。舉起我先王。而尹自任之重。至曰。我不能致君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應之間。其辱莫大。殆至一夫不得其所。則又引咎歸己。以爲我之罪。兩負君民之責。一箇至誠廣大之心。遂致輔佐我成湯。至于與天爲一。所謂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之意。夫伊尹用心如此。爾傅說于此。當明白以一心事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有商之家。乃望之以伊尹之事。使傅說不敢自止。君臣相與以無窮之理。斯亦交修之至。至高宗既有德了。尚且發出修身無窮說話。其造理極矣。傅說于此。更無復可言。于高宗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無垢曰。高宗不聽傅說之戒。而祭禮于晚。是耳不聰也。所以不聰者。以其明不足以見理也。雉亦見不明之聖。鼎耳以見不聰之過。此祖己所以作訓。以開迪高宗也。

胡氏曰。天之於人。其亦至矣。人君有善。則示之以休驗。而使勸焉。人君有惡。則示之以咎徵。而使懼焉。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以謂諸王。作高宗肜日。孔安國以爲耳不聰之異。雊鳴也。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政宗廟之祀也。鄭康成以爲鼎三公之象。又用耳行。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也。孔以雉升鼎耳爲耳不聰。使雉在鼎是。亦爲是不良乎。劉以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是則用傅說爲相。學道于甘盤。納誨已之訓。非皆小人歟。鄭以視之不明。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也。則武丁夢良弼。代予言。是不任三公之謀。以爲政也邪。三者。皆不得雉異之實理。余以爲雉者。羽蟲之孽。孽之所作。視之不明也。升乎鼎者。易曰。巽爲木。木巽火。亨飪也。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主鼎以爲革取故。鼎之所下雉上。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主鼎以爲革取故。鼎之所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制明。吉然後乃亨。故先元吉而後亨也。是知武丁之善用人矣。惟其明之也。是知先代至道之存。正事而易。故法制齊。鼎新者也。故祖已先言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武丁雖賢。而未知先代至道之存。正事而易。故法制齊明也。武丁既祭又肜。而雹雨不均。故祖已訓之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謹祭而雹昵不均也。不均則不若。不若則不虞。故雉異見于宗廟。是不能知聖賢。是以雉于鼎之耳者。提耳以告之。視之不明故也。

吳孜曰。大抵一舉失。則五者從之。耳且雉小禽。尚能爲異於國邪。聖人存此者。蓋責人事之不修也。且當祭祀之日。而有野禽在宗廟中。旁若無人。而雊鳴之。言其荒寂之甚也。著傳記。楚幕有烏。春秋書鵲巢。鵲來巢。蓋皆言人事之不修。人事果修。則災不能爲害。人事果失。則瑞不能爲福。

呂氏曰。大抵變異之來。皆是天之所以警戒人君。就中卻有兩種。一種是人君無道。晉唐暴虐。人怨神怒。大干陰陽之和。上天亦卒急未降災變。如此等災異。常來得遲。到得有道之君。道德純備。至誠充塞天地。情性稍有一毫不治。天便把災異來警他。如此等災異。常來得速。何故。無道之主。所做事非道。天與君已自隔絕了。至其殘民害物已甚。容故不得。方纔有災異。其災異必不小。有道之主。與天一面無間。天與君已自相通。成少有不與天相似處。天卻降災異。此亦些小災異。示高宗者也。高宗恭默思道。是明哲之聖人。高宗與天已相似。祭祀之過於厚。觀過知仁。亦非高宗之大病。何至於飛雉便升鼎耳而鳴。災異來得如此速。卻知天與高宗。泥融和同。默相往來。一有些小病處。天便以警高宗。後世惟楚莊王知得此意。莊王無災異而常恐懼曰。天其棄我乎。以此知天不以災異警人君。必是棄人君。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無垢曰。高宗肜日。重復言之者。何也。前言高宗肜日。此史官名曰篇章也。次言高宗肜日。以謂於肜日有雊雉之異也。蓋野鳥入廟之變。非細事也。其變自王心而來。無此心則無此變。先格王心。則變自消矣。

張氏曰。夫天之於人君。有一不善。則出怪異以譴告之。及其不知改。又出災害以警懼之。凡以使之正其事於未然之前而已。

陳氏曰。格正也。祖已之意。謂天意變異。當先正心。王心正。然後可以正其事。

呂氏曰。格。至也。已到先王地位。或遇有者般災異。但只就身上檢點。天之所降災異。不關他事。必己身中有不到處。祖已教高宗自去身上檢點。故教以消變之方。

178
257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中絕命
無垢曰義理之所在天之所在也故順義理者其年永悖義理者其年不永非義礎之外別有一天也
當其順義理時是卽永年也其悖義理時是卽天絕也然則天之視民等如一子豈有厚薄哉豈不欲
人之壽登百年哉奈何其悖逆義理而天益跖悖義理而壽顏回之言果如何曰人之生也直道非直之生幸而免耳如益跖雖生
其神魄已自淪於幽冥雖生實死耳顏淵雖夭其淳風懿德雖千古而常在誰謂其天哉則是顏回已之
言猶在也
呂氏曰天以至公無私蓋視下民常主於義民之高下長短善惡論天成其自取天何容心於其間
能合天之義便能順受其正能安天命如此年便永不能合天之義便不能順受其正不能安天命
如此年便不永民有不永年者非天固欲天民使不永年中間自絕了天命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其初
天皆欲使民得壽考到中間私意橫生不能保守天命以此便絕天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無垢曰夫有義者永年不義者絕命天之命其必信如此年也使若順德以行常在永年之地服罪以改不陷中絕之域卽是順天以行也順已既言天命必信
如此乃爲高宗曰吾之言天命如此王無疑也其如我言以爲警戒乎
呂氏曰民有不順天德私意橫生嗜慾膠擾敗壞天命其不順天德如此民之罪何所逃而乃不去自
誅儻然不受天之罪方居窮思難恥過作非盜過不悛誅排解說日入於文過飾非之地殊不知天既
已信其命正其德了如何改易大抵福善禍淫此乃天命天德天既信此命正此德民之不若德不聽
罪者自當受天禍民雖多方計較欲回避此禍然天既如此了又豈可避就民亦枉費了許多計較看
既之一字則知夫民要避就亦不得民要回避亦不得民不知天既如此了方且曰天其如我何看此
書之作乃是祖已以高宗祭祀致豐而作而書中所言都不及高宗身上事卽舉民以爲言其言若經
而不迫蓋高宗是明哲之聖人日昃而道已存固不待祖已諄諄之告語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無垢曰夫王者之職專主敬民使人事而已至於祭祀乃有常典安可昵鬼神以求福而不以敬民爲
職也哉以敬民爲職則知所先後矣言自成湯以至小乙無非嗣天者也其常祀自有制度豈可出私
意而豐于昵乎祀豐于昵是過也非惡也天乃戒懼之如此是知高宗之德上與天同天愛之如此也
東坡曰或者乃謂先王過爲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爲過此
乃名事世主者言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屑屑範五行之說予以爲五行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雄雉
自鼎耳孔子又記其雌於耳非以耳爲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以儆
之今乃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祝無過而已矣爲國者之憂莫大於此予不可以不論

尚書精義卷二十三

殷始咨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鄭氏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卦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殷之賢者爲國家深思遠慮知天下之勢將盡歸於文王紂將盡亡祖宗社稷此所以始咨周也
無垢曰始文王遵養緝熙殷人不以西伯爲意紂日夜爲淫酗西伯日夜爲善天下之心日夜去紂而歸
西伯殷之賢者爲國家深思遠慮知天下之勢將盡歸於文王紂將盡亡祖宗社稷此所以始咨周也
夫黎近王圻文王威德日隆動無不克其勢將至王朝矣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也恐而奔告其能懼
之心亦可見矣夫文王稱兵迫近王畿使朝廷大臣驚恐此不敬之罪也借使得專征伐當如是之恣
乎使紂按其不臣之心下令而嚴警之有何不可至無以爲計稱天自解何也曰天下之勢已歸文王
矣王者無勢以天下之勢爲勢勢既去矣特一獨夫耳禁之誰止命之誰從使文王前臨天子之令天
下其肯舍文王乎賴文王大聖不肯遽順天下之心舉成湯故事使當伊尹成湯之際紂有南巢之放
久矣孔子見其心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黃氏曰商始咨周周人乘黎黎近邑也祖伊恐奔告于受則勢亡已迫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
未有非之者及北戡黎而聖人獨念之深如此蓋以非吾有以取之而心歸焉則受天下而不爲非若
臣之間一有嫌隙而遽乘其近邑若將迫而取之則黎雖區區不得無罪雖然一邑不可取則天下宜

胡氏曰七世之廟皆祖也當祀皆實如禮不可獨豐于近廟蓋擴時有此過而言也
張氏曰夫祖考無非天胤也故其祭祀之禮莫不有典不可豐不可殺高宗之祖特豐於近是亂其典
矣祀典既亂此祖之所當正也
吳氏曰傳謂特豐于近廟非也且祭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此篇亦無豐厚之文但以祭之因戒之耳
故豐爲風字言其化於近以及遠也

不可取。取一邑爲罪。則取天下宜爲大罪。夫不許其取一邑也。益以見其不取天下之爲至德也邪。且事若如文王至矣。而以一邑獲罪。況其下文王一等者乎。嗚呼。聖人之心微矣哉。

張氏曰。紂之無道。天下歸周久矣。然昏迷而不悟。至于周人棄黎。乃始咎周。夫黎之與殷。輔車之相依。今既棄黎。則是脣亡齒寒。殷之所以懼周。以此而已。祖伊、紂之臣也。方且恐懼奔走。以告于王。閎其喪亡無日。此西伯戡黎之所以作也。

呂氏曰。紂之惡日彰。周之德日著。此祖伊之所以咎。謂之始咎者。滴元不甘咎周。便見得滴人安于文王甚久。亦文王有君臣之大義。事君之小心也。黎國近紂都。與同惡之國。周戡伐其逼近紂都之國。事勢近迫。故祖伊奔走而告于受。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無垢曰。文王爲西伯。則凡西方一道諸侯。皆得以征伐之。使紂在上。朝廷清明。西伯戡黎。乃方伯稱職。何待懼之有。則夫祖伊所以恐而奔告者。以朝廷亲亂。故深爲之疑慮也。以事勢觀天命將歸于周而絕于殷。此祖伊之見也。未敢以爲然而問之重道之人。至道之人。以謂殷命將絕矣。又卜之元龜。元龜之兆。亦以謂殷命將絕。人謀鬼謀。無有以爲吉者。其歸周也必矣。

陳氏曰。格、至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所謂致知者。窮理也。窮理而至萬物之所至。則格之爲言。能極物理之所至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今以格人而考元龜。不見其吉。則商之事可知矣。

張氏曰。周已勝黎。祖伊恐。而奔告于王者。欲其畏禍而知改也。將告之以天命。故以天子稱之。天既訖我殷命者。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其受命久矣。周既受命。令又戡黎。則殷王之命。于此乎終矣。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則其滅是以前知者也。元龜則其神足以前知者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則其理昭然。固將以前知者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則其因卷。必至于天人之理之所至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今以格人而考元龜。不見其吉。則商之事可知矣。

張氏曰。周已勝黎。祖伊恐。而奔告于王者。欲其畏禍而知改也。將告之以天命。故以天子稱之。天既訖我殷命者。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其受命久矣。周既受命。令又戡黎。則殷王之命。于此乎終矣。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則其滅是以前知者也。元龜則其神足以前知者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則其因卷。必至于天人之理之所至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今以格人而考元龜。不見其吉。則商之事可知矣。

呂氏曰。當時人皆不恐懼。獨祖伊恐懼者何故。祖伊是衆醉中獨醒者。奔告于王。呼天子。言天已絕了商家之命。其情甚急切。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無垢曰。祖伊見紂不悟。恃天以爲命。故報之曰。汝罪甚數多矣。今參列布于上天。天將按罪。相與人誅。汝至於此時。汝尚能責天以命。殷之喪亡之由。皆汝功罪所至。指由也。紂有何功哉。功一也。聚主功于發人。暴主功于殺人。天隨其功而報之。功于發人。故天報周以數過其厥。功于殺人。故天報紂以矯身懸頭。以亡其社稷。不無錢于爾邦。蓋指紂也。

張氏曰。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政多僻。在上。則是爲之致之。在我而已。其可以責天命哉。功者。積力而致其成也。積力以爲善。則有爲善之功。積力以爲惡。則有爲惡之功。紂徒積惡而已。故亦謂之功。言纍如此。不能無錢于爾邦。此皆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

者。以皆誓征役。無有安其常心。而成天性者。以皆爲草竊。無有事父母畜妻子。而迪率厥典者。以皆爲故譬事至於此。則天人之意。祖宗之意。蓋可知矣。

張氏曰。不有康食。言其困窮也。不虞天性。言其內不足以度知天命。不迪率典。言其外不足以率循常道也。夫紂之將亡。民可以食鮮。可以飽。此之謂不有康食。推其不有康食。而至于無命。于外則不迪率典。而至于無義。此殷之所以即喪。王荊公曰。不虞天性。能度天性而行。則義矣。

呂氏曰。滴之皆聖之君六七作。非不可以遷都扶持。先王亦非不相助爾後人。自是爾淫酗戲狎。以自絕于先王。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無垢曰。先王之心。天之心也。天之心。民之心也。紂自絕于天。而天棄之。天棄之。故民棄之。今民無不欲紂之亡者。是民棄之也。原其所以自棄于先王者。則以先王之心。乃天之心也。天之心。乃民之心也。何以見民欲紂之亡乎。其爲言曰。天何不降威命殛紂。又大命在于殷。曾立明令。何爲不至乎。摯至也。言欲天早誅暴紂。而立明君也。今王能信如我之所言。而改悔乎。尚庶幾天命之復回也。

又曰。爲天下君。豈有無所顧藉者。紂無賴。乃有如閭巷下俚之所爲者。豈人情也哉。蓋亦有所恃也。所恃者何。天也。不知紂以天爲何物哉。觀其言天。乃以天爲無知之物。專屬養人主。使恣心極意。爲無道以取媒孽耳。是凡爲人主者。皆天私之。而不圖其賢否也。殊不知天心乃民心。得民則得天矣。

周氏曰。夫命者。壞人之所舉。言凡國之所以興亡。時之所以治亂。莫不係于人爲。而非由命也。世之賢者衆。而貴者鮮。愚者多而賢者少。中人安于擾棄。俟時而動。而不說。蓋墜人以此簡愚賢。息爭觀也。夫謂之命。則有命之者。安可生而默定哉。紂徒湯文之資。不善守而亡民。斯爲下矣。其能不曰命哉。

呂氏曰。我自有命在天。大抵爲惡之人。多不自省悟。一如陳後主。方階師韓擒虎等渡江。邊帥告急之疏。陳後主皆不覺。及階已誅陳。乃知前日邊帥告急之疏。皆未曾開。以此知亂世無道之君。都不自悟如此。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錢于爾邦。

無垢曰。祖伊見紂不悟。恃天以爲命。故報之曰。汝罪甚數多參。今參列布于上天。天將按罪。相與人誅。汝至於此時。汝尚能責天以命。殷之喪亡之由。皆汝功罪所至。指由也。紂有何功哉。功一也。聚主功于發人。暴主功于殺人。天隨其功而報之。功于發人。故天報周以數過其厥。功于殺人。故天報紂以矯身懸頭。以亡其社稷。不無錢于爾邦。蓋指紂也。

張氏曰。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政多僻。在上。則是爲之致之。在我而已。其可以責天命哉。功者。積力而致其成也。積力以爲善。則有爲善之功。積力以爲惡。則有爲惡之功。紂徒積惡而已。故亦謂之功。言纍如此。不能無錢于爾邦。此皆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無垢曰、夫天生民以司牧之、使不失性。今紂作惡于上、變亂風俗、至于如此、豈天所以命紂爲人主之意哉。一切顚倒天理、而窮心極意以騁其私欲耳。微子知天命將移、祚于周家、而殷之將亡不久也。欲去則有所不忍、欲留則有所不可。加原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者也。況微子與比干、箕子、皆宗臣也、利害一體。故作誥以問二公、而求所安焉。又曰、商之亂至此極矣。無可爲者、然三人之心、尚庶幾其萬一焉。故微子則去國以譬紂、比干則直諫以譬紂、紂殺比干、至箕子、囚俘狂而不死者、尚庶幾紂之譬悔、吾可以成就之也。紂終不悔而死。此三人者、一存宗祀、一守死節、一陳洪範。去者非叛、死者非詐、生者非偷。故孔子表而出之曰、殷有三仁焉。以此知臣子之處心、當究觀微子一篇可也。又以知所謂仁者、或去、或死、或留、皆仁也。憶以去爲是而留爲非、以死爲是而生爲非、皆常人之客氣、而非聖人之道也。箕顧其心于宗社何如耳。

楊繪曰、嗟錯之一言、不已深乎。商周之不敵、一言盡之矣。夫天之所以命君者、俾之司民也。而紂專店民、非錯天之命而何。文王專愛民、非合天之命而何。非天墨商、商之所爲、自錯其命而已。非天私周、周之所爲、自合其命而已。錯其命者滅、合其命者興。天人相與之際、君天下者、其監茲哉。

李泰伯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者。貶死者、寧安之人、將竟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政、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

孫覺曰、君可去乎、曰不可。國滅而祀滅、去之可、右之人有行之者、微子是也。君可詐乎、曰不可。言不從而死之可、右之人有行之者、箕子是也。君可死乎、曰不可。言不從而囚之可、右之人有行之者、比干是也。商之衰紂爲不道、而時乎微子、死則商滅、去則商祀、微子者、如之何而不去、時乎箕子、內明而外晦、進艾退艾、爲箕子者、如之何而不奴、時乎比干、祀存乎微、道行乎箕、尙一言而悟其心者、如之何而不死、曰、然則三子者、果皆有過矣、舍其君而去之不忠、詐其可詐、孰爲之信、死其可死、孰爲之智、告一世之君、而存百世之祀、微子之仁也、忘不得爭亂世而道行乎治平、箕子之仁也、安一身之死而勤萬世之臣、比干之仁也、微子去商祀綿、箕子奴、周道興、比干死、臣節彰、其號名殊、其所以爲仁一也。

劉氏曰、三人或死或生、其事不同、而同謂之仁者、明死生不足言人也、夫仁者有成質、略舉其大方而言之、則不激怒、不恚過、不樂生、不惡死、端而虛、靜而一、者是者、人說而天、其有利害、禍天成敗是非、則塞若燥濕、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故名仁者、以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而名之也、成質卞氏之玉也、運之變者、或剖以爲璞、或剖以爲璧也、璧與璞則異矣、然而稱寶者、卞氏之玉也。

張氏曰、天之立君、命之以治民而已、今殷王弗戚亂正四方、此所謂錯天命者也、殷既錯天命、則其覆亡無日、故微子作誥以告父師、少師、所以陳其出處去就之節也。

呂氏曰、大抵天下有道、仁人君子、相與謀議于朝、天下無道、仁人君子、相與謀議于家、微子、比干、箕子、以紂之將亡、相與謀議、各致其一身之義、使三仁人遇堯舜之世、此所以自相議論、各欲盡舜之前、使其在湯之朝、必與仲虺相與謀議于成湯之右、惟其居無道之世、此所以自致一身之義于此、是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處、孔子所謂殷有三仁者以此。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無垢曰、或有也、殷家將不復有治政四方之事矣、天子所以治正四方者也、是大器將移于他人之手矣。又曰、底、致也、言終始其德也、遂、成也、言成爲始言德、設爲法度、森然陳布于上世、以垂裕後昆、而紂乃沈湎酣酒以敗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寧酔日富、是有德之人、乃不爲酒所亂、無德之人、飲酒則昏惑、不復知義理所在矣、是酒能敗德也。

張氏曰、治亂之謂亂、正直之爲正、弗或亂正四方者、言紂之無道、不能治政于四方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言弗或亂正四方、則其爲不能必矣。

呂氏曰、此一篇書、不可把作憤疾看、當做憫惻看、此一書中、皆是憫惻之辭。初非憤疾之辭、如此方看得出、其者、疑而未定之辭也、紂已是不能治正四方、微子不敢便言紂不能治正四方、乃是疑而未定之辭、於此見得微子之用心忠厚處、商之賢臣之君、言弗或亂正四方、則其爲不能必矣、

呂氏曰、此一篇書、不可把作憤疾看、當做憫惻看、此一書中、皆是憫惻之辭、

呂氏曰君道善羣君能善羣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民何緣會至于草竊姦宄君不能善羣則強凌弱衆暴寡無小無大以皆好爲草竊姦宄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無垢曰微子既言殷之亂亡然後問箕子比干以處己之事言我以紂之故稍憂生疾發出爲狂在家老亂遜于荒野以爲其憂其不能處如此嗚呼宗臣之心乃如此其烈乎　又曰微子憂國狂亂如此箕子比干略無一言告我以國之卿阨隘富如何其救之也以此見微子區區爲宗社計阻穫至于如此然而當時自有鈞于泗濱如太公者亦有居北海之濱如伯夷者微子何乃憂苦如是哉蓋宗臣以社稷己任不得不爾也至吾夫子聖之時有可以仕而仕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之說然後吾道其沛然矣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夫子惜乎微子未之知也

張氏曰微子言紂之惡大抵源清則流清紂恰是天下之本源本源既濁亂了流派亦從而濁亂所以溺之歸咎子一言其上下皆罔惡也多辭罔詔以此便見民多疾病都無說處天下未至于大無道雖或說與君不得亦可說與公卿公卿不得亦可說與大夫事到者裏上也無說處下也無說處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曰靖人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無垢曰商既淪喪亡箕子與比干將以死諫而箕子將佯狂以觀紂之故也稱王子以知微子爲帝乙首子也今天降災侯故生紂專以亂殷邦爲事則皆亂暴恣豈復知所畏乎君子之所畏者三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乃罔畏畏則是于天命大人聖人之言皆不知所畏矣晦老成前輩元功重德者不足怪也夫爲民而不事耕稼不樂本業以飲酒爲事且不畏天命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于長者功德勳爲晦遯是朝廷無刑辟也如此爲國不亡何待

張氏曰夫耆長猶有位人皆能守先王之法度不從紂以爲盜非所宜晦也今汝晦之而不從則其惡稽顙大而不可化矣

呂氏曰到者裏皆無畏顙孔子所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他都不畏了老成之人民所當畏也今來晦逆之猶有位人民所當畏也今乃慢忽之此最是亡國之大證驗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辭罔詔

無垢曰夫祭天地神祇犧牷牲用此人主精神之所寓也其可忽乎今殷民乃攘竊之是不知有天地神祇不知有人主也其罪豈可勝誅推原其心雖私父與君亦安行而爲之矣宜乎見之者愴惻之者驚而朝廷不以爲意乃公然容縱使行而食之略無忌憚又無罪災以及之如此則是滿朝不知天地神祇不知有人主矣　又曰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合之則神一之則誠得之則爲王而乃殷賊如此用虐法又之又祝之如仇讎又敛之如盜賊日夜失民之心起敵讎之志而不恤不憚竭力虐政專以殷賊爲事夫殷賊斯民是殷賊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也安得有吉祥之事乎　又曰上視紂所爲如此下觀殷民所爲又如此若形之于影聲之于響無有少異者是其上下

君民之罪同出于一律皆當受天之誅無疑也

東坡曰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讎而衆敛之以此爲治力行不怠皆仇敵讎

張氏曰今紂之虐敛上帝遺厥先宗廟弗祀故犧牷牲用既爲殷民所壞或以容威將或食皆無災以及之此卽所謂凡有寧罪乃罔常猶者也夫殷之上下以讎敛而仇敵讎至于罪合于一復有惠澤之加乎民哉此民之多辭而無告翅故曰多辭罔詔詔之多辭言其困病之甚也

呂氏曰天之降視商民甚是分明商民不知天之所以降視者甚分明其朝夕用工夫只是相仇讎相敛怨上用工夫其所以召讎敵怨讎更不休會倦怠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做好事要住也不能得做惡事要住也不能得論來只是一箇關棙機擺轉得過爲惡不怠便是爲善不怠歸舍于一天下皆化紂之惡與紂一般了大抵源清則流清紂恰是天下之本源本源既濁亂了流派亦從而濁亂所以溺之歸舍子一言其上下皆罔惡也多辭罔詔以此便見民多疾病都無說處天下未至于大無道雖或說與君不得亦可說與公卿公卿不得亦可說與大夫事到者裏上也無說處下也無說處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曰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無垢曰商既淪喪亡箕子與比干將以死諫而箕子將佯狂以觀紂之故否也箕子比干處心已定已無去國之意故曰我罔爲臣僕以溺智不爲他人所屈也孔顥達謂子時箕子蓋請立啓而帝乙不聽然則微子不去非特宗祀不保商人必皆受誅微子去則箕子可以少安矣此正與劉琦之事相合昔劉表以琦貶類于己甚愛之後妻蔡氏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于表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顧命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乎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以是知微子止有去計耳無他說也　又曰靖謀也言三人各自謀所以見于先王而無愧者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于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于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俟紂悔過以獻于先王亦豈必同說況一人之身豈能兼此三人之事各守一節可也三人之志將各爲謀以謂蓋棺之後可以瞑目見先王于天上無愧心足矣豈有一毫爲身計爲家計而不爲國計用其智巧恃其虛譎以獻于先王邪

東坡曰劉、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閤其道也我彼所云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荊公曰我舊云劉子劉、責也舊以社稷之責責微子也用父讎敛吉凶用公法法以刑讎民以賦敛民讎民則召民敛敛民則召民讎也因用治法讎敛民所謂阻法度之外以責于下者也

吳氏曰商業已墜賢人親戚遯退而天下歸子周矣傳謂告二師而去非也觀此篇之文但微子言紂

惡之甚。伸我心不寧。而生狂疾。吾殷家昏亂已在荒廢。汝當告我以何道。箕子乃勸微子去。以存商後。爲祭祀之主。二子非不知紂不可諫。而不去者。蓋欲存君臣之節也。

劉氏曰。剔、刺害也。言我儕云紂暴欲害子。今王子不出。必見殺。王子見殺。我乃阻滅矣。所以然者。三仁存則商存。三人亡則商亡。武王觀兵。此其驗也。然則三人亦何向何背。何去何處。特勢有之變。微子以母兄宜避。比干、箕子、以同姓宜留。此仁者之外化內不化也。故曰爲百世師。

張氏曰。夫先王之所以望子後世子孫者。惟忠與孝。而微子去之。則自獻以其孝。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則自獻以其忠。先王之所以望後世。在于忠孝。而三子之所自獻者。亦以忠孝。此所以無負于先王者也。此孔子所以謂之三仁。其去則利而不貞。其死則貞而不利。惟箕子之囚爲利貞。故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者此也。

呂氏曰。箕子告以帝乙不從箕子之言。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我舊時之言。爲汝之害。使微子而不出。我則立致于顯戮。箕子教微子出。猶有彌縫紂之意。大抵人有疑心。縱有好言語。亦不能聽。箕子前日曾言立微子。紂之心到今亦不能無疑。惟微子既出。則紂無疑心。無疑心。箕子庶可與紂說話。

尚書精義卷二十四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無垢曰。武王待紂二年而不悛。亦終焉爾。爲是而已矣。

東坡曰。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來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癸巳。觀兵于商而歸。伊川曰。一月者。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天正。今月之正也。不言商曆。以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乎天理如此。

吳氏曰。傳言卜諸侯伐紂之心非也。且紂之惡。天下共棄之。武王觀兵。不期而會者。十三國。伐紂之心。固可知也。豈待卜諸侯之心哉。若是則乃是武王急欲取天下也。觀兵孟津者。所以警紂。欲其悛心。已而無自懼之意。故伐之也。若湯放桀之時。湯貢伊尹而桀不用。亦此之義也。

李定曰。孔氏曰。退以示弱。誠曰。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變之明矣。觀兵孟津者。覺紂能知懼而反善也。以予考之。亦猶舜禹之征苗。而班師振旅也。始之往也。順天應人而已矣。及其至也。猶冀其警悟而還之。此篇云。觀政于商。則誠人心之有所未絕。天命之有所未終者。于是退歸以俟之。然舜禹之歸也。苗民乃格。此篇云。惟紂罔有悛心。又曰。時哉不可失。然後知人心已絕。而天命已去。于是誅其獨夫。而拯其

林氏曰。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武王豈惟逆天下之大順。而樂爲此蓋有不得已于其間也。脅宜王圖于孟津而伐之也。

張氏曰。窮則變。往則返。天地陰陽之常理也。當紂之時。天下之吾極矣。武王伐功。故稱十有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者。一月即十三年正月也。蓋武王之伐紂。至于孟津而反。所以觀政于商。蓋亦冀其改悔而後已。故服喪三年。觀政三年者此也。

呂氏曰君臣之分如天地卑不相犯當紂人心未離已離天命已絕不可一時介他據天位武王亦不得不伐豈武王好伐于二年後誅一月戊午不言正者紂之正朔已亡周之正朔未建此豈人作春秋之意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不言正月蓋以昭公喪在外定公未立係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加一月之辭聖人于變危之際謹嚴如此蓋所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誥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無垢曰史記云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則是武王與八百國之諸侯及八百國卿士大夫之心皆一而無貳皆誠而非僞故同爲此舉也天下之心如此武王特因天下之心而倡之耳使其間有一夫異心則是武王之舉乃盜賊而非天意也　又曰人惟萬物之靈在萬物中爲最靈者耳至元后則大不相似是元后于萬物之中又超然聰明出乎萬靈之上靈謂靈于萬物耳至于聰明又豈止于靈而已哉惟聰則所聞者遠惟明則所見者深聰明安可強作邪惟天生聰明實異于衆人者乃能合天而爲君耳元后聰明在萬靈中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惟其聰明如此故其所聞所見高出乎四海九州之上而爲天下父母其政教法制無非保護斯民有同赤子蓋民比萬物曰靈比聰明之君則爲至靈矣惟非聰明之君保護之其蹈害而陷禍必矣紂爲民父母當如是乎嗚呼元后之任亦大矣天地爲萬物父母而元后乃爲萬靈父母可不自重哉

張氏曰友邦者親之也冢君者尊之也　又曰萬物莫貴于天地之間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此天地爲萬物之父母也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則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此人所以獨靈于萬物矣蓋者神之降而在人者也人爲萬物之靈非獨聰明不足以治之神應之誥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此豈聰明而後作元后者豈聰明者言其聰明之德充實乎內坦然而行之者也與所謂作聰明者異矣元后之于民治之以義所以制其强撫之以慈所以恤其弱有以制之則民必尊之有以撫之則民必親之尊之親之父母之道也紂之無道喪其聰明殘害于衆萬姓不足以作民父母此天之所以震怒而命武王以伐之也

呂氏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有形有氣皆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天地爲萬物之父母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惟人最靈天地以一元之氣不冒天下本無厚薄惟得其精與粹者爲人得其偏與凡者爲萬物皆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也聰明者言其識智也聰明非聖之外別有一箇聰明不過得精粹清徹便作元后此言人君之職分作民父母此見與天地同功處此數句雖然武王因伐紂而言然百聖之相傳六經之總會皆不過此道理此最精處舉者能玩味此四句則可以通貫六經親

見百聖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無垢曰昏庸之君以謂蚩蚩之民耳而不知民心卽天心也民喜卽天喜民怒卽天怒不以民爲心是不以天爲心也然則降災下民者豈非不敬上天乎夫有天下者所戒莫過酒色殺人耳有一於此未嘗不敗亡者也豈有爲人君者若不肖子弟而沈湎酷暴虐殺乎顧此資質在下則天子誅之在上則天下誅之此宇宙中所不容者也　又曰舜刖弗及鯀而紂乃罪人以族舜賞延于世而紂乃官人以世是其所爲每與舜相反矣由舜之道足以得天下由紂之道足以亡天下人主當自擇焉賞與官人有別乎曰有賞以祿耳而官人乃不問賢不肖皆使在位當紂之時受紂之私恩者決非賢者也然則湯有孚鐵之刑則如之何曰製婦也非族之謂也游肖族誅人乎決不然也　又曰自義理而行則以民爲重自人欲而行則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爲重以民爲重則如漢文惜十家之產而罷營露臺以宮室至侈服爲重所以紂殘害萬姓營此不急之舉而不恤也吁人欲其可畏哉然人欲不行于茅屋衡門之間而每行于四海九州之主茅衡之下衣敝履穿蔬糲飯糗人欲何自而行乎侈臨四海雄據九州號之則聽禁之則止人欲恣行無所忌憚不足怪也此皋陶所以告禹而曰兢兢業業湯得天下所以言儆儆危懼惟恐人欲之起也爲天下君者常以民爲心則發一號施一令與一事慶一法惟恐有害于民安得至此極邪　又曰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資亡天下自有亡天下之資不可強也觀紂資稟乃盜賊之雄者耳天欲亡商必生此人以司殛之此何等法度亦將何所不至哉當時商家在廷賢者爲多不知忠良者之爲誰也益甫謹云紂剖比干妻而視其胎嗚呼殺諫臣而剖其妻及殺其未產之子凶虐如此此所以能亡商家之社稷歟

又曰紂之凶暴如此此其天心也哉天下之心皆怒是乃皇天震怒也紂凶暴臨于四海而文王忠厚亦臨于四海四海之人皆憤怒紂而歸心于文王欲文王舉湯故事而征之民心如此是乃天命文考肅將天威也西伯戡黎則文王嘗行天威以警紂矣使文王不死豈止戡黎而已哉此非文王私意也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天之心也自堯舜以來積至于商凡千七百有餘國而文王聖德獨卓然出乎諸國之上則天之生文王正所以伐紂也

呂氏曰聖人雖相去千百里之遠求其端則不過公私而已惟其公小心順帝之則下則儆儆危懼保小民惟其私則限七尺之軀養其體之物而不知敬以民爲蓋蓋無知之物而不知愛又沈湎冒色只是一箇昏昧相知七尺之軀養其體所以冒于聲色無所忌憚元初之聰明已自斲喪殆盡成幾乎熄矣　又曰人誰無好惡好惡出于公心便有節出于私意便無節惟紂出於私意故惡一人不已必至族好一人不已必及其世　又曰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天之于人卽之小則小鳴卽之大則大鳴此見天人一體處紂之所以爲

惡.只是一箇弗敬上天.文王之所以爲聖.只是一箇克敬上天.若是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大勳未集.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無垢曰.西伯戡黎而紂改過.與夫紂不改過.而文王卒有天下.則是大勳已集也.自戡黎之後.紂雖不改過.而文王不幸死矣.是文王之所以受天之付託者.未成其功也.文王既死.紂之凶惡不改.武王繼父之志.遵父之事.豈得恝然坐視而不顧哉.故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起伐紂之師.至孟津而不渡.所以伺察商之政事.警紂之邪心.使之遷善改過.退而不伐.蓋以俟紂之改過也.則周家忠厚之意.可謂深矣.　又曰.嗚呼.弗敬天地百神.祖先宗廟.覬其悔.身懸首以取決.終不肯改過自新.以遷善也.

三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有事于耕籍.以供天地犧牲粢盛.祭祀五帝則躬之.下以承祖宗之基業.示不敢輕之意也.今紂天地犧牲粢盛之物.悉爲凶盜所攘竊.而唉食之.紂乃縱而不問.其罪是與凶盜同心也.是不有天地宗廟也.是以天地之付託.祖宗之基業.委之于凶盜也.不祥莫大焉.犧牲粢盛.爲凶盜所攘.或以爲不可.乃曰.吾有民.以謂天下之民.死生在我.吾有命.以謂吾既爲君.天命在我.何所不可哉.凶盜攘竊犧牲粢盛.人以謂當殺.我以爲無害.忠良謀輔.人以爲當用.我以爲當殺.在我宜耳.有何不可哉.其侮慢之心.滋甚.上至天帝.下至百神.視祖考.略無分毫戀劒改悔之心.不媿身懸首則不已.小人無賴.爲凶盜者.類如是.乃以撫四海九州之上.商緒何其不幸哉.

卓坡曰.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一王後也.余竊以爲不然.武王誅紂.尚使武庚、微子、爲商後.使紂改過.安得僅同武庚、微子乎.此非所以論武王也.聖賢所爲.豈至於此.第未深思之耳.惟其罔有悛心.僅然如傷.略不知改.此武王所以決意伐之.而無過志也.

劉氏曰.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過.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足以知武王之退.非以示弱而養之明矣.

張氏曰.人君者.神民之主也.今紂弗事神祇.遺厥宗廟.大則自絕于天地.遠則自絕于先王.則其爲惡.無過于此.然其昏迷.曾不自悟.乃曰.吾有民有命.言有民可以守邦.有命可以享國.此其惡之有加而不悔.然後人悔之.紂之罔悛其悔.則有自悔之道.此武王之所以伐之也.

陳氏曰.聖人之舉事.其圖終也甚審.其發端也甚謹.堯舜之不爲惡.與桀紂之不爲善.如水之不可使熱.如炭之不可使寒.安有改過之理.武王觀兵.猶或難紂有悛心者.仁厚之辭也.君臣之分.不敢以

遽責也.故武王退守臣節.遲以數年.紂死而諸侯歸周.亦無不可.然紂猶在.未敢以臣伐君.故武王不得已而再舉.亦武王之所甚痛也.

呂氏曰.先儒以大勳未集.謂文王不能定天下.故勳未集.以此觀文王卒有天下.則是大勳已集也.自戡黎之後.紂雖不悛.人紀猶頼天下.付與文王.當其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時.文王能定.亦是大勳既集.若使紂一旦幡然改悔.率天下諸侯以朝王.雖謂之大勳既集亦可.文王既不能遽紂.又不能化紂.此大勳所以未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無垢曰.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赤子.豈容殘害如紂者.在民上.恣爲苛政.暴刑.以殺斯民.哉.所以作君師.以救民也.榮爲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武者.以救之.有紂爲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湯者.以又之.紂爲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武者.以救之.有紂必有武王.此自然之理也.天道茫然不可測.如使有一人.其德足以爲天下君.其道足以爲天下師.此豈偶然哉.君師之所在.乃天所在也.上帝愛民.爲君師者.能寵綏四方.乃所以相上帝也.寵謂使之如意.綏謂使之得所.紂在上.四方不如意.不得所者多已.是大失上帝之心也.上帝無心.以民爲心.民如意.則上帝如意.民得所.則上帝亦得所.爲人主者.欲尊敬上帝.宜尊敬斯民而已矣.故孟子曰.民爲貴.夫知武王之心者.則以爲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論武王之迹者.則以爲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若武王之志.志在救民.以爲有罪者.不敢怒也.以謂無罪者.不敢喜也.不以有罪無罪之殺.貳其心.唯秉救民之志.直行無前.雖死生不遑其志也.

張氏曰.民之有欲無主乃亂.故天佑下民.而作之君者.所以治之也.民之有常性.而克綏厥猷者惟后.故天佑下民.作之師者.所以教之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君師之任.有罪而不妄赦.無罪而不妄誅.其志在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非可論超也.

王曰休.曰.武王於此.遂以天子自任矣.以文爲受命.則己當爲天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無垢曰.行兵之道.度彼度己.蓋非一事也.而其大體.最在力與德義而已.力不同.則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矣.豈敢言兵哉.或曰.漢光武以八千破王莽百萬.晉謝安右亦以五千破苻堅百萬.何力之有乎.曰.先王之兵.不論幸而論必力.雖若強.而理則甚弱.是可必而非幸也.此又不可不知.使力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又當度彼己之德也.彼德爲盛.則陸抗不敢犯羊祜矣.使德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曰又當度彼己之義也.彼義爲勝.則皆文不敢犯楚成矣.使力勝而德又勝.德勝而義又勝.則有前無後.有進無退.一戰決矣.論紂之力.則億萬心而武王乃三千一心.論紂之德.則淫酗肆虐.而武王乃聰明睿聖.論紂之義.則悔慢天地.而武王乃救民水火.以彼己度之.武王之勝久矣.不待牧野之戰.而後爲勝也.使行兵者.識此大體.其取勝也必矣.心存于利.則人各有心.心存于義.則古今一心.紂率天下于利.人人快己所欲.故雖有臣億萬.如此之多.然

惟德萬心。以其趨于利也。武王率天下以趨。故雖有臣三千耳。如此之少。然惟一心。以其趨于義也。趨于利則惟知一己。安知君父。此紂自賊其功也。趨于義則惟知公義所在。安知一己。此武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人心即天心也。武王之心。未欲誅紂。是天意猶須暇之也。武王之心。今督師必往。是天意必欲誅紂也。武王僅起絲毫私意以俟之。是弗順此心也。弗順此心。是弗順天心也。弗順天心。是同紂爲惡也。閱實其罪。與紂鈞耳。可不畏哉。

張氏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力之有強弱者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德之有吉凶者也。相時之宜。歸出有名。此義之有可否者也。力不同。未可以言義。以吉凶之理。有所未辨也。故力同。然後可以度德。德同。然後可以度義。武王以一心之三千。當紂億萬心之衆。則周之力爲強矣。武王以世世修德。比紂之貫盈之惡。則周之德爲吉矣。率將天命。以誅無道。則尚之義爲可知矣。雖然。武王之伐紂。非出于一人之私意。實天命而已。天命之不從。則弗順天者也。弗順天。則其罪與紂等矣。

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今紂三者皆無。

呂氏曰。天下事本是心。人心離便是獨夫。人心合便是天子。民心離合。都不干民事。人君有以統攝之。武王能統宗會元。自然一心。紂不能統屬。自然爲獨夫。只是一箇心。到紂之衆。如何會有許多。蓋紂私心外嚴。天下衆心。皆無一箇總攝去處。宜乎人人自有一心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爭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夠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無垢曰。以弗順天誅紂。則武王之罪與紂同。所以武王夙夜祇懼。而不敢已。是以此意告于鬼神皇天后土。而以爾有衆。致天罰于紂也。致天之罰。以言非出己私也。夫天之伐紂。豈諄諄命武王哉。觀民之所欲而已。民不堪紂之暴虐。如在湯火中。日夜欲出紂之心。如此。武王之心亦如此。天以民爲心。民心如此。則天之心可知矣。何以知天之心如此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于是武王告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以天意如此。弗可已也。予一人意已決矣。爾輩庶幾勠力以成此大功。蓋凡舉事。莫不有時。欲四海永清。顧難得其時耳。今天意將清四海。此時豈可失邪。蓋紂之所爲。實腥臊宇宙。穢濁天地。去紂一人。則四海永清矣。

張氏曰。紂爲無道之甚。武王以天命行天討。可以無畏矣。繼曰。夙夜祇懼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畏者己也。畏之者所以同于人也。

呂氏曰。天之於民甚親。得天人之際處。源清則流清。紂是源頭。去得紂。便是永清四海。時不可失。是勸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無垢曰。夫人之情。不警則不暬。暬所以警之使審也。既渡河。是此心故此誓數紂之惡。使之忿怒。而勉其畏懼。又使之警虞。終于成功。知我聞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因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無垢曰。吉人凶人。雖所趨不同。然于善惡有殊。故其致力有不可當。供其所欲者。背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吉人爲善之心如此。紂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其爲惡者至于爲長夜之飲。嗚呼。周公與紂。其惟日不足之心則同。其爲善爲惡之心則不同。使紂移爲惡之心以爲善。則聖賢可立至也。

張氏曰。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蹠之徒。此吉人之爲善。惟日不足之徒。此凶人之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吉人凶人。爲善爲不善雖殊。一矣。此所以皆言惟日不足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此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之謂也。

呂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吉人者。其等級固不同。孟子謂可欲之謂善。惟可欲之端。自然孜孜無頃刻安。正君子自強不息之意。凶人雖是殘賊善端。大者暴惡淫放。以縱耳目之欲。雖不知善。亦未嘗息。未嘗喝而起。孜孜爲利。是孰使之然哉。此亦是不息道理。則是他失了本源用得不是耳。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凶人雖去道。然亦不曾離道。聖人言語所用不同。所發則一。矢口成言。無非是者箇道理。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

無垢曰。嗚呼。天將亡商。必生力爲惡者。以破稷其社稷。有前世昏君亂主所不能到者。聖老人所憐敬。紂乃播棄之。罪人人所惡。紂乃昵比之。是其性專與凶人合。而見吉人。如見仇讎也。如此趨嚮日日在惡逆中行。安得有仁義邪。往往于愛人濟物事。略不肯一注其心。而于剝削凶暴事。則心開目明。擢髮元良。戮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無垢曰。東坡云。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即位之前。以禮言之。當與紂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東坡之意。以謂微子去國。是殷落去一元良矣。深可惜也。夫微子所以去者。乃紂剝喪之也。謂已有天命。故曰。我生也。殷之朝廷。有此三大人。而一去。一死。一囚。是自剝其羽翼而招天下之兵也。謂天不有命在天。謂敬不足行。故荒怠弗敬。謂祭無益。故弗事上帝神祇。道厥先宗廟。謂暴無傷。故作威殺戮善痛四海。小人爲惡。皆自爲說。蔑視四海古今爲無人。敢違天下萬世之心。立此四則。無稽之語。以快其所欲。今取夏王故事以行。則紂之降黜。豈可已哉。蓋天下之理。雖聖人君子。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紂之可誅。在武王已無疑矣。使武王無夏以爲據。民豈肯遽然從乎。蓋以臣伐君。天下異事也。故武王舉夢以有夏爲言。以見我非私創此舉。乃從古已有之矣。

張氏曰。前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至此則又謂已有天命。是其昏昧之甚。而暗於天者也。前言罔懲其侮。至此則又謂敬不足行。是其狎侮之甚。而忽於人者也。由其狎侮上帝神祇。道厥先宗廟。弗祀。以至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是不畏上帝不畏天地。不敬祖先。與凶盜同其心。其罪如此。紂有之乎。

張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此天之所以惠民也。人君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此辟之所以奉天也。天佑民而惠之。辟奉天以仁愛。斯然後足以享天心。而爲天之子。有夏桀弗克奉天。流毒下國。則失其爲辟之道也。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而使之簡代夏以作民主也。桀之爲惡如此。比之于紂。又有甚者也。

呂氏曰。君能代天理物。裁成輔相。無一不得其所。便是君之本職。桀播不知惠民。奉天。雖奢而不恤。桀既不知有天。則亦不知有民。播棄能奉天。化民以寬。故天命湯伐桀。武王歎息。天立君。本職爲惠民。奉天。如此分明。桀之爲惡。樣又如此分明。紂窩自暫戒。今卻增其惡過於桀。

劓虐元良。戮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無垢曰。東坡云。劓。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即位之前。以禮言之。當與紂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東坡之意。以謂微子去國。是殷落去一元良矣。深可惜也。夫微子所以去者。乃紂劓喪之也。戮虐諫輔。謂殺比干也。謂已有天命。故曰。我生也。殷之朝廷。有此三大人。而一去。一死。一囚。是自剝其羽翼而招天下之兵也。謂天不有命在天。謂敬不足行。故荒怠弗敬。謂祭無益。故弗事上帝神祇。道厥先宗廟。謂暴無傷。故作威殺戮善痛四海。小人爲惡。皆自爲說。蔑視四海古今爲無人。敢違天下萬世之心。立此四則。無稽之語。以快其所欲。今取夏王故事以行。則紂之降黜。豈可已哉。蓋天下之理。雖聖人君子。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紂之可誅。在武王已無疑矣。使武王無夏以爲據。民豈肯遽然從乎。蓋以臣伐君。天下異事也。故武王舉夢以有夏爲言。以見我非私創此舉。乃從古已有之矣。

張氏曰。前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至此則又謂已有天命。是其昏昧之甚。而暗於天者也。前言罔懲其侮。至此則又謂敬不足行。是其狎侮之甚。而忽於人者也。由其狎侮上帝神祇。道厥先宗廟。弗祀。則其蓋違至于謂祭無益。由其降黜下民。敢行暴虐。則其甚蓋至于謂暴無傷。夫桀無道。而湯伐之。紂之所監。在此而已。故曰。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孟子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其此之謂也。

呂氏曰。武王之心。與紂之心相去千百里之遠。紂天命去人心離。諸侯解體。尚責命于天。武王上天眷佑下民。歸之諸侯皆來服從。武王尚不敢必天之歸我。其不敢必之辭也。武王所以造周。在天其一句。紂之所以亡。在己有一句。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無垢曰。以臣伐君。天下之大疑也。天下雖以紂暴虐。欲武王伐之。以脫湯火之厄。然其心之疑。豈少釋

未有不歸之也。浮過也。是紂罪過于桀也。然而豈特此哉。弗祀上帝神祇。道厥先宗廟。弗祀。以至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是不畏上帝不畏天地。不敬祖先。與凶盜同其心。其罪如此。桀有之乎。

張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此天之所以惠民也。人君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此辟之所以奉天也。天佑民而惠之。辟奉天以仁愛。斯然後足以享天心。而爲天之子。有夏桀弗克奉天。流毒下國。則失其爲辟之道也。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而使之簡代夏以作民主也。桀之爲惡如此。比之于紂。又有甚者也。

呂氏曰。君能代天理物。裁成輔相。無一不得其所。便是君之本職。桀播不知惠民。奉天。雖奢而不恤。桀既不知有天。則亦不知有民。播棄能奉天。化民以寬。故天命湯伐桀。武王歎息。天立君。本職爲惠民。奉天。如此分明。桀之爲惡。樣又如此分明。紂窩自暫戒。今卻增其惡過於桀。

劓虐元良。戮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無垢曰。東坡云。劓。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即位之前。以禮言之。當與紂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東坡之意。以謂微子去國。是殷落去一元良矣。深可惜也。夫微子所以去者。乃紂劓喪之也。戮虐諫輔。謂殺比干也。謂已有天命。故曰。我生也。殷之朝廷。有此三大人。而一去。一死。一囚。是自剝其羽翼而招天下之兵也。謂天不有命在天。謂敬不足行。故荒怠弗敬。謂祭無益。故弗事上帝神祇。道厥先宗廟。謂暴無傷。故作威殺戮善痛四海。小人爲惡。皆自爲說。蔑視四海古今爲無人。敢違天下萬世之心。立此四則。無稽之語。以快其所欲。今取夏王故事以行。則紂之降黜。豈可已哉。蓋天下之理。雖聖人君子。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紂之可誅。在武王已無疑矣。使武王無夏以爲據。民豈肯遽然從乎。蓋以臣伐君。天下異事也。故武王舉夢以有夏爲言。以見我非私創此舉。乃從古已有之矣。

張氏曰。前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至此則又謂已有天命。是其昏昧之甚。而暗於天者也。前言罔懲其侮。至此則又謂敬不足行。是其狎侮之甚。而忽於人者也。由其狎侮上帝神祇。道厥先宗廟。弗祀。則其蓋違至于謂祭無益。由其降黜下民。敢行暴虐。則其甚蓋至于謂暴無傷。夫桀無道。而湯伐之。紂之所監。在此而已。故曰。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孟子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其此之謂也。

呂氏曰。武王之心。與紂之心相去千百里之遠。紂天命去人心離。諸侯解體。尚責命于天。武王上天眷佑下民。歸之諸侯皆來服從。武王尚不敢必天之歸我。其不敢必之辭也。武王所以造周。在天其一句。紂之所以亡。在己有一句。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無垢曰。以臣伐君。天下之大疑也。天下雖以紂暴虐。欲武王伐之。以脫湯火之厄。然其心之疑。豈少釋

說。唯夢與卜可以解天下之疑。卜自古聖人以之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也。夢非若卜之可據也。其信與否。步者自知之耳。乃以號令天下可乎。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言夢。孔子言夢者。其情性洽。其夢不亂。其說當矣。蓋天下之所信者聖人。聖人而不在夢。以信聖人故。其夢亦信。夢卜相協。是休祥之咨來也。其勝商又何疑說。夷人、孔安國謂平人。平人謂凡人是也。心謂本體。德謂作用。心德皆體作用。皆在武王。無非爲天下國家計也。意言商人雖多。而心德皆不歸紂。周人謀治者雖止十人。而心德一歸于武王。以此十人。奇偉卓絕。勝億兆凡庸自爲之人何難說。故有天下者。是最忌失人心。人心既失。則其所趨嚮所謀畫。不在我。不思德不同。所患心不同耳。心既已同。則德不期而自同矣。紂之爲獨。豈無與之爲肘腋耳目。親如骨肉者。周至也。就紂之所謂至親者。雖億萬之衆。皆足以敗亂國家。喪亡天下耳。豈如得一仁人之可恃也。夫紂所留爲心腹者。乃飛廉、惡來耳。而所謂三仁者。一去、一囚、一死矣。其何所恃邪。

臨川曰。夫武王之仁。豈不足以勝商。以其夢卜戒者。抑知末之不可以已也。又曰。荊公問秦檜稱疾。臣則曰同心同德戒夫子。則曰一德一心。先後何以不同。然同與一。果有辨乎。文公曰。同若易所謂同歸之同。一若易所謂一致之一。亂臣與武王無異慮。故言同心同德。心同而德無不同故也。方其戒之。則欲其無二事。故言一德一心。德一而後心一故也。

張氏曰。夢吉而卜吉。此夢與卜之所相合矣。夢卜既協。而又合于休祥。則周之勝商必矣。

雲氏曰。周公、太公、召公奭、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九人。其一人。孔子謂婦人焉。鄭康成曰。婦人爲文母。夫文王九十七而終。至武王伐紂。則又歷年矣。使其母尙在。當百餘歲矣。此其言不可考。不知所謂婦人者。果誰歟。余不敢臆說。然則婦人何預武王之治亂。蓋婦人治內。周公太公治外。故俱謂之亂臣也。

王氏曰。天意其以我爲天子而治民。我得夢合于我卜。是重疊有休美吉祥。若加兵于商紂必勝矣。

呂氏曰。紂以眇然一人之身。雖有強力。如何當得天下離散之心。其億兆人自是億兆人。紂乃億兆人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一心。數中之一人爾。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三千。皆同心同德。無一不同。此周所以興。紂所以亡。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無垢曰。夫天之以民爲視聽。是以古之王天下者。不堪有過。差非民之歸也。是我一人信之之過也。夫合天下之視聽以爲己矣。今之伐紂。縱民之視聽。不容

郊之哲。其辭甚嚴。勉之不及者。是欲作其一戰之氣。而爲萬世久遠之圖也歟。

呂氏曰。哲已歿。又再提起一德一心說。要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窮之業。紂之亡。只是離心離德。武王之興。只是同心同德。是以前既說惟一心了。又曰同心同德了。到此復曰一德一心。再提起分明說。恐人懈怠。故失而不知勉也。無同之之道。則衆不如寡。無親之之道。則親不如疏。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晉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無垢曰。三篇之誓。細讀之皆有次序。上篇言受罔有悛心。不可不伐之意。中篇言既已渡河。不當中挾之意。下篇言紂罪惡如此。不可不誅之意。其曰時厥明。謂戊午之次日。大明而誓也。大巡六師。以明堵之。則其意之所在。無不曉然知之也。又曰。天道之于義。其言因類。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徐貴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首天道。其意正同。但其辭有詳略爾。

呂氏曰。古人見得天甚分明。湯之顧諟天之明命。此湯見天分明處也。若夫不知天者。則見天子恍惚渺綿中。不可致詰。何者。惟蓋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厥類惟彰。便是細道。大抵善惡各有其類。爲善降之百祥。蓋祥者善之類。不善降之百殃。殃者不善之類。是氣氣之相感召也。元不干天事。天未嘗有意於賞善罰不善。善自致祥。惡自致殃。未嘗有心於作福威。因他有善而福之。因他有惡而威之。所謂遠之者天。作之者人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無垢曰。狎謂近而褻之。侮謂玩而慢之。狎侮五常。是狎侮上天也。其爲人可知矣。荒謂惑亂。怠謂懈情。弗敬。忘天絕之哉。自絕于天而已。夫天即五常也。五常人人具有。是天未嘗絕人也。紂乃狎侮之。自絕于天矣。夫人所以有愛有敬。固結而不可解者。以有五常爲之造化也。狎侮五常。則上下曾卑。邈不相接。而有戾有虐。有怨而不已也。然則結怨於民。以其中無五常爲之運用耳。朝涉者有何罪。比干之諫。舍身謀邪。爲天下國家計邪。斷觀其脛。剖觀其心。是以殺人殘忍。爲戲玩之具也。以德爲威。則君子見其德。小人畏其威。作殺戮以爲威。則無辜者被其毒矣。紂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德安在哉。知天下之不服也。乃作殺戮以威之。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武王一倡而四海和之。率有場功。是紂奉辭四海而四海亦奉辭紂矣。出乎爾者反乎爾。信哉。小人得志。此蓋邪所以有崇信之榮。君子不甘順。此所以甘淫嬖。宜於此檃。可見其無恥。于紂之時。而被放黜。可見其所守。朝廷之上。姦邪充滿。而有道有德者。乃無一人焉。心各有趣。趣在高明。則典刑乃吾施設。豈有一日而忘典刑者。正士乃吾親友。豈有一日而忍正士者。趣在邪僻。則典刑乃若桎梏。此所以屏棄之。正士乃若仇讎。

此所以囚奴之。蓋典刑之士。每止人之縱恣拂人之私欲。是以遷賢之君。常惟敬淫暴之君。常疾視也。

紂心淫暴。宜其所趣向。宜於如此。

周氏曰。天非絕紂。而紂自絕于天。民非怨對。而紂自結怨于民。

呂氏曰。大抵天下之生。未嘗無對。生者死之對。存者亡之對。有可以徒人之生者。稍悖之。則人于死地。有可以固人之存者。稍悖之。則人于亡地。五常者。有生人之功。而又可以避死而求生。避亡而求存。蓋紂之所生所存。自然人于死亡之域。而不自知。學者之於五常。固非所以維人之必爲如此。常館一日生。正如魚之失水。即人於死。五常者。所以維人之心。而敬所由存也。使綱維一有解弛。如何知敬。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天之與也。紂既不知敬。自然絕天。是與天大段相遠也。朝涉之脛。則慘而不恤。賢人之心。則剖而不顧。作威殺戮。言其惡念之熾。毒痡四海。言其惡念之熾。成熟處。紂終日去小人路上行。凡是小人機械。紂日日見之。蓋固之人。自老成人。可以爲師者。反視以爲禁制紂者。必放黜之而後已。故視先王典刑。亦如拘繫之物。必屏棄而後已。因奴正士。專爲箕子言。謂箕子雖有拳拳不忍離王室之心。象是太師之算。而至於爲奴隸。紂之無忌憚可見。

予克紂。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無垢曰。必各有所重。重于此則輕于彼。重于道義。則必輕于邪僻。是以敬天地竹鬼神。而于婦人女子。常恐其汙己焉。何暇與之周旋乎。重于邪僻。則必輕于道義。此紂所以區區作奇技淫巧。以悅一婦人。而郊社至于不修。宗廟毛於不享也。又曰。上帝之於人主。蓋猶父之於子也。子有所欲。其有不順者乎。其或所爲叛道。所行不義。上帝亦未遽至於斷絕其命。下喪亡之誅于紂。豈得已哉。以其頑凶極惡。須暇之五年而不改也。故決然相武王以誅絕之。又曰。至是知武王之意。以順天。則在腹心之士。孜孜奉我一人。以行天罰耳。蓋武王率西土之衆。而西土之衆。率四海之衆。孜孜以奉武王。則四海皆孜孜奉我一人。以行天罰耳。蓋武王率西土之衆。而西土之衆。率四海之衆。孜孜以奉武王。則四海皆孜孜奉我一人。以行天罰耳。蓋武王率西土之衆。而西土之衆。率四海之衆。孜孜以奉武王。則四海皆孜孜奉我一人。以行天罰耳。

張氏曰。紂之爲惡。至於此極。此上帝所以弗順。降是喪亡。于是假手于我有命。則我之誅紂。蓋亦奉將天罰者也。

呂氏曰。大抵人立乎天地之間。郤所以祀天。社所以祀地。宗廟所以報本反始。是謂能盡人道。紂于人道既亡。則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宗廟。方且蕩然夷居。故奢侈之心既不在于郊社宗廟之事。自其奇巧。則日欲其侈。至于以悅婦人。自惡念至此。而自不知已。所謂誖者誖聽。聾者聾視。蔽絕一源。用力百倍。何故。誖者既不能視。則專于聽。聾者既不能聽。則專于視。紂之心既不在于郊社宗廟之事。自然於奇技淫巧者一邊下工夫。又曰。當時西土之衆。八百國之諸侯。其初從武王。亦是無私意。皆所以應天順人。討紂不容已也。使有一毫怠心。則便失天心。便不是天討。大率人之心。于臨事之

時。最易忘情。當武王交兵之時。所謂十亂之人。固不敢有私焉。然武王恐衆士工夫未到者。前見大敵。或有畏怯。便是私意。前見勝捷。橫欲殺人。便是私意。大抵人城不要臨時失了本心。須常使元初心接續。不是、不住、不殺戮。只曰我能伐紂。便失了本心。何故。蓋天伐紂。不是周伐紂。如曰周伐紂。而不曰天伐紂。周如何以伐紂。又要去致致字。悲字須看。

又曰。大抵廣德遠慮。則天下之人。皆到可到之地位。若除惡當務本根上除。何故。大抵惡豈人之所願爲。若不幸而爲汙俗所染。人君安可舉世除之。除一人。則天下之惡自除矣。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無垢曰。紂爲天下寇讎。乃天下所同疾。特無有倡之者耳。武王一倡。則天下皆應之。然則武王之倡。非私怒也。乃天下之怒也。孟子謂此意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天下皆親紂如寇讎。而欲殄滅之。則紂之爲人主。所謂失其所操持矣。　又曰。迪。進也。登。成也。夫未舉事以前。以謀爲主。既舉事之後。以決爲主。故曰。老者之智。壯者之決。武王之謀已無遺策矣。今既渡河。有進無退。正用決之時也。故其告如此。以爲爾衆士。無幾進於果決。必取商紂。以成我爲辟之道。　又曰。賞以進之。則人皆知進。幾以陞之。則人不敢退。戰功曰多。以多爲勝也。功多則賞厚。士卒其有自是之心乎。不進則有顯戮。士卒其有反顧之心乎。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以文王爲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爲無良。以善歸親。引惡歸己。武王用心忠厚如此。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以文王爲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爲無良。以善歸親。引惡歸己。武王用心忠厚如此。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以文王爲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爲無良。以善歸親。引惡歸己。武王用心忠厚如此。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尚書精義卷二十六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無垢曰。夫行德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者。天子也。暴虐則天下叛之。天下叛之者。獨夫也。獨夫受。不知畏懼。乃大惟作威。以殺戮賢人君子。不修郊社宗祀。則天下視之。又甚世之仇敵矣。　又曰。德欲廣及。惡欲知幾。故立德者務滋。欲其延愛不已也。除惡者務本。欲其萌芽於紂。欲除天下之惡。當除紂一人而已。紂既滅絕。則天下之惡。厥理皆斷矣。厥理斷。善端自然發見焉。

張氏曰。詩云。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撫我則后之謂也。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此虐我則讎之謂也。湯之獨夫受。以其孤危寡獨。喪其君人之道也。

呂氏曰。君臣之間。如天尊地卑。自有定分。其所以相與固結者。皆天理自然如此。若其撫則后。虐則讎。如是容易。是君不君。乃反掌之間耳。此蓋未知君臣之禮。須當看古人有爲而言。亦當知武王有爲而舉。武王說天之所以殺君者。本不是居九重之尊者。便是后。蓋受天之寄爲天子。以撫養百姓者。始是后。若是縱暴肆虐。失其君道者。是民之讎。蓋天之立君。本是撫育百姓。今失天之職。肆虐于民。便是讎。

又曰。大抵廣德遠慮。則天下之人。皆到可到之地位。若除惡當務本根上除。何故。大抵惡豈人之所願爲。若不幸而爲汙俗所染。人君安可舉世除之。除一人。則天下之惡自除矣。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無垢曰。紂爲天下寇讎。乃天下所同疾。特無有倡之者耳。武王一倡。則天下皆應之。然則武王之倡。非私怒也。乃天下之怒也。孟子謂此意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天下皆親紂如寇讎。而欲殄滅之。則紂之爲人主。所謂失其所操持矣。　又曰。迪。進也。登。成也。夫未舉事以前。以謀爲主。既舉事之後。以決爲主。故曰。老者之智。壯者之決。武王之謀已無遺策矣。今既渡河。有進無退。正用決之時也。故其告如此。以爲爾衆士。無幾進於果決。必取商紂。以成我爲辟之道。　又曰。賞以進之。則人皆知進。幾以陞之。則人不敢退。戰功曰多。以多爲勝也。功多則賞厚。士卒其有自是之心乎。不進則有顯戮。士卒其有反顧之心乎。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以文王爲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爲無良。以善歸親。引惡歸己。武王用心忠厚如此。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大抵廣德遠慮。則天下之人。皆到可到之地位。若除惡當務本根上除。何故。大抵惡豈人之所願爲。若不幸而爲汙俗所染。人君安可舉世除之。除一人。則天下之惡自除矣。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無垢曰。紂爲天下寇讎。乃天下所同疾。特無有倡之者耳。武王一倡。則天下皆應之。然則武王之倡。非私怒也。乃天下之怒也。孟子謂此意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天下皆親紂如寇讎。而欲殄滅之。則紂之爲人主。所謂失其所操持矣。　又曰。迪。進也。登。成也。夫未舉事以前。以謀爲主。既舉事之後。以決爲主。故曰。老者之智。壯者之決。武王之謀已無遺策矣。今既渡河。有進無退。正用決之時也。故其告如此。以爲爾衆士。無幾進於果決。必取商紂。以成我爲辟之道。　又曰。賞以進之。則人皆知進。幾以陞之。則人不敢退。戰功曰多。以多爲勝也。功多則賞厚。士卒其有自是之心乎。不進則有顯戮。士卒其有反顧之心乎。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以文王爲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爲無良。以善歸親。引惡歸己。武王用心忠厚如此。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大抵廣德遠慮。則天下之人。皆到可到之地位。若除惡當務本根上除。何故。大抵惡豈人之所願爲。若不幸而爲汙俗所染。人君安可舉世除之。除一人。則天下之惡自除矣。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無垢曰。紂爲天下寇讎。乃天下所同疾。特無有倡之者耳。武王一倡。則天下皆應之。然則武王之倡。非私怒也。乃天下之怒也。孟子謂此意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天下皆親紂如寇讎。而欲殄滅之。則紂之爲人主。所謂失其所操持矣。　又曰。迪。進也。登。成也。夫未舉事以前。以謀爲主。既舉事之後。以決爲主。故曰。老者之智。壯者之決。武王之謀已無遺策矣。今既渡河。有進無退。正用決之時也。故其告如此。以爲爾衆士。無幾進於果決。必取商紂。以成我爲辟之道。　又曰。賞以進之。則人皆知進。幾以陞之。則人不敢退。戰功曰多。以多爲勝也。功多則賞厚。士卒其有自是之心乎。不進則有顯戮。士卒其有反顧之心乎。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以文王爲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爲無良。以善歸親。引惡歸己。武王用心忠厚如此。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昼。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盡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報。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得武王與天同心。抑見得武王無必。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無垢曰。合天下蠻夷之師。豈止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哉。此止謂武王西土之衆。腹心之師也。武王西土之衆。腹心之師也。武王無垢曰。合天下蠻夷之師。豈止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哉。此止謂武王西土之衆。腹心之師也。武王

也。戰栗惟己。既是虎賁。左右必須勇士。豈但有虎賁而無左右哉。百夫長既乘戎軍。千夫長必非徒步。

何從有車而乘哉。兵車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孔氏惟言步卒而不數甲士。豈虎賁人猶御一車。而不

戰懼邪。以七十二人步卒計。三百兩之戎車。總二萬一千六百人。不言六百人。而言舉全數。舉全數者。

乃自解注文。非釋經也。以舉全數三字。易六百人之三字。於文不暢。豈如言二萬一千六百人哉。

張氏曰。必記戎車虎賁之數者。蓋言明殷商之衆。其會如林。而武王所以勝之。在德不在衆也。易野則

以車爲主。險野則以人爲主。戎車師兵車是也。虎賁即武勇之士也。詩曰。有力如虎。謂之虎賁者。取其

有力而已。

呂氏曰。大抵誓師。有誓于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於待車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至此而誓。乃是交刃而誓也。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無垢曰。逖。遠也。以溫言勞之曰。遠矣。西土之人。以言其跋涉之勞。征行之苦。使其心悅于上之見知也。

張氏曰。禮稱人道尚右。戎事尚左。記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然而男子尚左。女子尚右。陰陽

胡氏曰。禮稱人道尚右。戎事尚左。記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然而男子尚左。女子尚右。陰陽

之義也。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生殺之義也。是則小戴之文。未有定論。老聃之說。獨立元言。豈以一

經一句。以爲準哉。白旄者。取其易見也。夫以色之易見者。莫鮮於赤。故朱干朱戶。以章其禮。赤舄扇。

以異其數。旄不以赤而以白者。周之車服旌旗器械。皆尚赤。則所麾之旄。必以白。白者。金之正色。甲兵

之事。故白於赤而易見者。謂以此也。

呂氏曰。大抵天地中各自有定位。如君唱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此皆不可易者。至如牝雞

司晨。陰陽繆盭。則一家索矣。言天本不曾與紂易位。以紂先自易位。故天亦從而易之。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無垢曰。放黜師保。囚奴正士。焚炙忠良。而惟婦人言是用。此逆天理者也。以牝雞之說卜之。國之將亡

也必矣。家生敗子。則有牝雞之晨。國出亂臣。則惟婦言是用。此皆不雌之兆矣。　又曰。肆。陳也。答。報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祈者。求福之祭。迎福爲其食田獵。迎虎爲其食田豕。此皆報之之謂也。紂惟婦言是用。無往不昏。使人神皆不得其所。郊天祭地。四時享廟。皆人道之常也。紂以昏故。棄其陳祀。不敬天地鬼神。非特不敬而已。凡當報答之祭。亦皆棄之。　又曰。紂惟婦言是用。無往不昏。同王父同母昆弟。人之所愛敬也。今皆棄而遺之。不知待以昆弟之道。是不復知有骨肉矣。此豈人理也哉。夫不敬天地鬼神。不知有王父母昆弟。安得有吉祥事乎。

呂氏曰。所謂昏有常算。紂昏棄肆祀弗答。是不能算其常算。所謂親有常親。紂棄王父母弟不迪。是不能親其常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發惟
恭行天之罰。

無垢曰。暴虐百姓。姦宄商邑。正紂之心。亦四方多罪逋逃之心。有此心而又有此才。此紂所以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也。言暴虐則有發民害物之事。姦宄則有蹤跡詭祕之事。多罪逋逃
有此才。而紂能使之。可謂同惡相濟矣。天將亡商。故生紂。又生多罪逋逃以破壞殘滅之。偽哉。

張氏曰。夫惟幽不能欽神。明不能愛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者。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士。則所與同于厥邦者。皆盜利暴德之人。所與同于厥政者。皆庶習逸德之人。如是則紂孰與爲善哉。
是崇者。尊其道也。是長者。長其惡也。是信者。信其言也。是使者。用其力也。是崇是長。則以爲卿士而承
之者也。是信是使。則以爲大夫而庸之者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尙桓
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尙桓
桓。

無垢曰。夫不過六步七步。乃一休止而整齊焉。亦可謂深密矣。休止以養其力。整齊以整其慢。稱夫子
以壯其志。稱勖哉以整其慢。整齊之法。小進則四五。大進則六七。又休止而整齊之。夫當其交戰之時。
而其法乃森密如此。況其平居乎。行陣之內。其法乃森密如此。況其大體乎。誰得而乘其便。而侮其怠
邪。　又曰。上先稱夫子。後言勖哉。自此以後。皆先稱勖哉。後言夫子。大抵兵事以警備爲體也。桓桓武
貌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此桓桓貌也。夫此四獸。猛厲。爲如何哉。使將士之武。如此
四獸之事也。自列尚惟五。至乘肆而天下治。此敍武王之政事也。夫政事即殷家之政事耳。武王特順
衆也。彼奔歸我者。安知非姦人刺客。乃遽處之腹心之內。兵車貴嚴。如此何也。此武王、太公所以處商
人也。昔銅馬降光武。光武遽入其營。銅馬之衆曰。遠王以赤心待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使紂之人爲
腹心之衆。其安反側也可知矣。武王之舉誅其君而弔其民。民之望武王。如大旱之望雲霓也。上下之
心如此。復何疑之有哉。

東坡曰。孫武言用兵。非紓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
張氏曰。用兵行師之道。非坐作進退。莫不有法。其攻殺擊刺。莫不有制。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者。
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使之不敢過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告之以攻殺擊刺之
制。使不敢殺也。

蘇氏曰。先王之使人也。始勉之以所慕。終becomes之以所畏。然後人有所勸擊。而功成焉。秦晉曰。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始勉之者也。下篇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自所勉而迪之也。至此權曰。弗勖有戮者。終
於becomes之而已。

呂氏曰。當舜之時。但只言制鄧及嗣。賞延于世。至啓有扈。啓自度不如禹。於法之外。又添予則孥戮汝。
孥戮猶不是盡殺其妻孥。但言累及妻孥。至湯伐桀。去啓未遠。亦未能便變得此法。亦說予則孥戮汝。

至武王伐紂。卻說其子爾躬有戮。到此又須得聖人。纔到世變風移。又自能以其已滿之俗。於殷千百
年之下。又不是湯不如武王。到武王之時。上承太王、王季、文王。許多人積累之德。民心薰染之久。啓既
開此門。武王到此。因而又與開了此門。

圖書編輯委員會

尚書精義卷二十七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氏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被言武功。謂始伐崇耳。視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于克商。今
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奉哲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

鄭氏曰。著武道至此而成。

無垢曰。惟一月壬辰。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敍往伐之事也。自乃惟武修文。至示天下弗服。此敍歸
獸之事也。自列尚惟五。至乘肆而天下治。此敍識其政事之實也。夫政事即殷家之政事耳。武王特順
民心而復之。以遏天下之心。商紂廢殷家政事。以失天下。故武王復殷家政事。以遏天下。以此見前聖
後聖之心。歸於大公至正。不以一毫私意紊亂其間也。

又曰。武成之義。以謂武至此而成。不更用也。夫武王所以起兵者。爲何事哉。爲誅紂耳。紂既已誅。武功
已成矣。復安用武哉。

呂氏曰。武成一篇。所以總序武王伐商終始之規模。孔子序書。撮其大綱。此終始之規模。皆見於序也。
往伐歸獸。所謂歸馬放牛是也。識其政事。所謂列爵分土建官是也。大抵取天下之規模。與定天下之
規模。無異。後世之君。固有恃勢力而取天下者。天下平定之後。所謂定天下之規模。蔑然無聞。往往不

知創業爲可繼之道。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無垢曰一月商之十二月周之正月也。

東坡曰壬辰未有事先言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魄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歷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孔氏曰哉始也魄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月以望朔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舉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距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

無垢曰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也王來自伐商至於豐欲行周家之政事也生魄謂月十六日明生明謂月三日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蓋朔是死魄二日爲旁死魄已有生明之意矣天下所以心服也越三日此四月二十二日也既祭祖廟乃郊天望祭也大告武成以言伐紂之功已成乃復命于天也以此知武王之舉豈私意哉天之意也使有私意其見祖宗時見上帝時見山川時豈不愧於心乎

呂氏曰武王既定天下偃武修文告功於宗祖廟見得武王伐紂以仁易暴不負祖宗之所付託紂滅已後不自有其功盡歸之於祖宗正如舜遏祚以後歸格于藝祖堯秋之時尚有告至之禮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亦與武王同此一意也先告祖廟又三日庚戌之日方燔柴於天地山川夫武王躬行天討乃天地山川之本意既有資於我我之伐紂動合天瑞功成之後乃告于天地山川。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率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無垢曰王迹基於太王王家勤於王季王功成于文王夫其成也豈偶然哉此天命也天命不可見第見天下賢者歸之是天命之所歸也文王修德於九原盟面坐受天下賢者之來豈以爲美觀哉將以共取涂炭之民付之安平之地耳　又曰文王受命明年改元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黎又明年伐崇且勢力如此大邦安得不畏小邦安得不懷然文王之心第知修德而已非計校謀畫曰大邦當以力服小邦當以德懷如此則是鷇者之學管、樂、申、商之術也然則如之何大邦以力服人而文王不可以力加小邦以德懷人而文王足以懷其望　又曰文王以庶、沔之逊諸侯歸之故稱元年至九年而崩故曰未集其曰大統是言文王之心不止於三分天下有其二矣曰稱王稱元年此天下之心也稱大統稱未集此武王之言也。

又曰。使紂悔過。武王成文王之志。當如之何。曰。率天下諸侯。以就臣子之位。此承文王之志也。以紂之不改天下之心不可遏。上天之命不可忽也。故有渡河之舉。以糾大統之志焉。事至大統。亦不得已焉耳。武王豈以天下爲榮哉。學者當以聖人觀武王。不當以凡俗之心觀武王也。史曰。成王業者。其積累非一人之力。受天命者。非懷來得四海之心。

干寶曰。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其詩曰。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季之光。至于文王。儐修厥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德。祿者也。

張氏曰。周之王功。肇基於太王。勤勞於王季。而其成之也。實在於文王。然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德。祿者也。

張氏曰。周之王功。肇基於太王。勤勞於王季。而其成之也。實在於文王。然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故詩人詠於棫樸。大明言其明德。皇矣言其修德。其終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其克成厥勳可知矣。大邦畏其力。則德在其中。大則見文王之所以盛。小則見文王之所以仁。方見文王之德。須去大上。識得文王之力。文王地止百里。甲兵尤不多。大邦畏者。不是畏文王之力。所以畏者。畏文王之德威而已。

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無垢曰。武王伐商。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者。言今日之伐。非爲一己之私。以致天地山川之意也。有道者之曾孫。能不墜故家所傳。固可以正無道者之罪矣。

張氏曰。對皇頒而言之。則謂之曾孫。稱周王而曰有道曾孫者。以明周之有道。非一日也。

呂氏曰。鉞陳商紂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蓋武王與天地神明同一理。高則在上。則曰天。厚載無疆。則曰地。融結則曰山。流通則曰川。聰明時乂。則曰君。實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爲吉凶。天地山川之神。惟德是與。武王將爲民除害。民安。則天地山川安矣。使武王之舉不濟。則神亦可羞矣。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無垢曰。考武王一月壬辰。步自周。于征伐商。而戊午師逾孟津。是正月三日離周。至二十八日至孟津。凡十五日。自周至孟津一千里。以日計之。是日行四十里也。自孟津至商郊。是日行八十里也。向何其緩。今何其速也。蓋自周至孟津。此正兵也。渡孟津至商郊。此奇計也。

然而俟天休命。以師行而雨也。冒雨而行師。俟霽而征伐。此俟天休命也。說者謂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休命之意。誠出於此。

蘇氏曰。俟天休命。俟戰也。戰則勝。勝則見天休命。

陳氏曰。武王之聖。其以甲子日興而紂以甲子日亡。必有前知之辨。以非日而告武王者矣。武王由河朔經朝歌。歷六日而行四百里。蓋將以赴甲子之約期。陳師以俟之。所謂見乎蓍卜協于休祥是也。

呂氏曰。戊午師逾孟津。正前所謂一日戊午。師渡孟津。要看武王雖兵到商郊。已是戊刻了。若先動時。乃是武王自動。非天之動。所以俟之者。當動而動。便是俟天休命也。至於甲子。紂率其旅若林。此乃武王當動之時也。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無垢曰。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是紂親征也。其來如林。豈民之心哉。刑驅脅之耳。其旅若林。而罔有敵于我師者。是商之民心。日俟武王之來伐。今乃得其所欲也。不然。視商王如父母。視周師如仇讎。有進無退。有死無生。如林之師。何可當哉。前徒倒戈攻子後。以北是一日之間。商民變變爲周民。商師盡變爲周師。協心同力。盡欲攻紂。以快平昔之憤懟。攻子後以北。蓋蓋在此。嗚呼。民亦可畏哉。平時紂算如天。民卑如地。豈謂一朝之變。民心遽至於此。夫紂失民心。非放於牧野時也。當其沉酗肆暴。飲炙忠良。賊虐諫輔。天下之心。已去久矣。特因牧野以發泄之耳。爲人君者。其可挾持有天下。而不知畏哉。

顧氏曰。夫紂猶史也。有辭有貿。夫前徒倒戈攻子後以北者。謂之貿。血流漂杵者。謂之辭也。

黃敏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者。不仁之蔑。自殺者也。豈非至不仁者之明且驗也哉。武王之兵不戰而勝。故云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但一服戎衣。不戰而天下大定明矣。

張氏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者。言王師之不勞。而可以致天下於安靜。孟子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亦以此矣。

呂氏曰。若林之衆。非不多。蓋紂之所多者。虛名而已。武之兵未到時。商衆且虛名。相逐於行列之間。武王兵既到。斯民皆見其父母。是以罔有敵于我師。若林之旅。皆倒戈攻後者何故。蓋斯民無有不怨紂。所與紂親者。皆四方多罪逋人。平日害虐良民者。民至此。自然倒戈殺之。血流漂杵。言其戰之大也。戎衣一著。天下如何便會大定。蓋當紂時。商人多自殺。武王兵豈不動。渠魁既殲。自然大定。嘗觀孟子謂至仁伐不仁。不信血流漂杵之言。以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蓋有說也。孟子所以不信其言者。甚嚴。蓋戰鬬之時。殺人盈地。孟子蓋欲杜絕其言。培養生意。不得不發爲之說。恐當此時。靳此恣殺人也。

尚書精義卷二十八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哉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無垢曰。紂反先王之政。而天下亂。武王反紂之政。而天下治。反紂之政。豈用武王私意哉。一由商之舊政耳。商之舊政。民心在焉。政一由舊。則民心歸矣。　又曰。紂以箕子爲有罪而囚之。以比干爲有罪而殺之。又以商容爲有罪而繫之。夫此三人者。商民之所歸心也。紂乃囚之、殺之、繫之。則民心去矣。今武王一入商邑。解箕子之囚。增比干之墓。式敬商容之閭。民心歡欣。當如何哉。皆知武王之心。與民同心矣。武王知民心在此。其入商邑。未及一話一言。首爲此舉。而民皆悅之。八百年基業。自此立矣。於乎盛哉。

老泉曰。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天下大義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嗟呼。盛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

東坡曰。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儲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舟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紂廢廩之罪。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發

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親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喻。安行而自得也。

張氏曰。繼治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武王之伐紂。如湯之伐桀。所謂繼乃祖服同義。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所以繼祖考之業。所以恤小民也。大賚于四海。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武王於建萬國。親諸侯。而大封之。將以興之共治也。惟其如此。此萬姓之所以悅服。

呂氏曰。武王與成湯。合德同心。紂之所以亡者。緣其盡變舊政。武王伐之。豈有他哉。欲盡還天下之舊。使天下再見湯、太甲、六七賢君也。聖人同心同道如此。箕子賢人也。箕子賢人也。前日囚之。吾今日則釋之。前日貶之。吾今日則式而禮之。此都是天地重開。日月還明之氣象也。紂之利己不利人。不知天之生財生衆。本欲聚發天下之人。是人人有分也。下之供上。如九賦九貢。固自有常數也。紂欲斂天下之財聚而爲己有。聚之於鹿臺、鉅橋。奪天生養民之具。自歸於己。是以聚天下之怨。武王一發散之。解其前之怨。還他合當有分之物。萬姓自然悅服。後世以私心看武王。乃謂武王收天下之心。以紂斂天下之心。是亦一紂也。武王豈有此意哉。武王循天理而已。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胡氏曰。列爵惟五者。孟子謂五等。附庸在其間也。其列爵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分土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三等。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故其制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異乎商之制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列爵惟五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分土惟三也。周官言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制與此不同者。蓋武成、孟子、王制。言其封之實。而周官之制。兼附庸而言之。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以德異爵。此公、侯、伯、子、男所以別之。以功異土。此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分之爲三也。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無垢曰。建官非賢。其何以成。朝廷治事。非能其何以濟。度應物乎。官若公孤之局。非大有德行。不可以居此位。事若六卿之局。非大有才智。亦不可以居此位。然則德者責以才智乎。才智其有德行乎。曰。是何言也。公、孤位重。才智推不足道。蘊六卿幕司之長。使無德行。亦豈能在朝廷。第公、孤以德行爲任。故稱賢。六卿以才智爲大。故稱能。武王薪得天下。豈容有無德無才者。居公卿之位乎。此可以意會也。民者邦之本。五教者人之大倫。食者民之天。喪者人之送終。祭者人之報本。此五事者。皆有天下者之所當敬也。重然諾者。其言可法。故當厚待之。惇者厚待之也。謹履踐者。其行可師。故當顯揚之。明者顯揚之也。德爲天下所尊。故當崇功之在人。有不可忘者。故當報。此皆百王之所同。千聖人之所傳也。豈爲過分也哉。夫使人主厚待然諾之人。顯揚踐履之士。尊德行而報功勞。此豈非太平之主乎。武王一

得天下。其所施爲皆當人心。嘻呼盛哉。　又曰。謂垂拱而天下治何也。無爲其與。蓋其與廢一於理而已矣。夫武王之伐商。豈於天地之外。有一毫私心哉。商自當伐。紂自當死。箕子自當釋。比干自當封。商容自當式。鹿臺自當散。鉅橋自當發。四海自當賚。諸侯自當受命。廟自當建。天自當郊。武自當偃。文自當修。以至信自當惇。義自當明。德自當崇。功自當報。此天理也。武王垂衣拱手。觀衆理而行之。豈有一毫私心以爲之哉。

呂氏曰。建官位事。在內之政。官不賢不可居其官。所以天工人其代之。須與天相似。便是賢。位事各隨其能。重民五教。王者之事。不過教養而已。重之者非強使之。重五教於食喪祭之中。非食喪祭之外。別有五教而已。所謂衣食足然後知禮節。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武王各因其所當然。有信則惇之。有義則明之。德則崇。功則報。萬物各得其所。自然垂拱無爲。而天下治。與舜優游而面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太平無異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無垢曰。洪、大也。範、法也。言九疇。乃自有天地以來。天地之大法。不可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範。法則入。範則出。猶植之在範。以一而生無窮之物也。九疇造化天下。豈有紀極哉。

東坡曰。殺受立武庚。非所以開洪範者。而孔子於此言之。明箕子之智。足以開洪範者。而不可得而臣也。箕子之道。賢於微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

楊氏曰。且殺受立武庚。無拍於作洪範。若曰。武王勝商。以箕子歸。作洪範。斯亦可矣。然仲尼敍洪範。必載殺受立武庚於其間者。蓋武王周公之失也。夫立商之後者。非若居常繼世。以立諸侯。然使之開國以奉商祀。先王之祀。非爲封一人而已。豈得知箕子之賢。訪之以洪範。而不肯之子。俾爲二王後。豈非失乎。至成王時。武庚果作叛。卒至於勤兵勞衆。而後克誅之。則武王、周公作事謀始之失。不亦著矣哉。

張氏曰。道散而爲陰陽。陰陽散而爲五行。五行散而爲萬物。萬物益天地之間。出於機。人於機。有待也而生。有待也而死。物之所繫者命。命者。命於此而已。物之所道者道。道者。道於此而已。六合爲大矣。未離其內。秋毫爲細矣。待之成體。此五行之所裒適而爲大矣。洪範之所謂洪者。指五行而言之也。是故舍之則爲洪。圍之則爲範。範雖未離乎形。而有形者之所自出。此所謂洪範也。立武庚以爲之後。仁而有禮也。惟其勝殷殺受。而又爲立武庚以繼其後。則武王之所過商者。可謂盡其道矣。苟爲不然。則箕子孰肯歸周而爲之陳洪範。

呂氏曰。武王殺受。乃是應天順人。爲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只是區區一箇奴因。以他歸作洪範。

自與上畔輕重不同。如何卻將來對說。以迹而論。武王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以箕子歸。又欲傳天下之大法。卻無輕重。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孔氏曰。此經開源於首。復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自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自天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其倫之不可亂也。因其不可亂也。故推之使通。因其不可亂也。故辨之使治。此彝倫之所以得其敘者天也。敘之者人也。武王欲知其彝倫攸敘。所以道箕子而使之言也。陳氏曰。陰、升也。天降格于民。民升遂于天。使其性命之理。陰有以相通也。天之使是民相通其道。蓋將以助民而協其居。所謂助民而協其居者。賚之以生生之道也。水、火、木、金、土、金、木、自是而用矣。九疇自是而起矣。武王言。我不知其常倫之所敘。是者之以九疇之次序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鄭氏曰。五行在天。不能無偏勝。故其在人。不能爲全德。賴聖人輔相調和之。如何耳。箕時洪水爲害。是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蘇氏曰。鯀之不知此理也。乃出私智以湮鬱之。使五行中水偏勝也。輔相調和之。當以常理。水之常理。趨下爲理。鯀不知此理也。乃欲以己意障之。使水失趨下之理。然則輔相調和之道安在哉。夫五行一物失性。則五行如倒。蓋五物相資以生者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失其情。則生理亂矣。木、火、土、金。安得不亂乎。上帝以五行造化萬物。而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使造化之權不行。安得不震怒乎。夫識萬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者。乃能知九疇之理。鯀方命圮族。不循常理。豈受九疇之賚乎。不與洪範九疇。而常理皆壞。不足怪也。

又曰。鯀之殛。乃舜也。而曰帝乃震怒。又曰。鯀則殛死。以此知舜之殛鯀也。則有天下者。其操賞罰。可以私喜怒而亂天道乎。吁可懼也。何必設禹之爲人也。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是循常理以行也。其治水也。行其所無事。因水自然之性。而開導之。是循水之常理而行也。九疇天下之常理而已矣。惟循常理之人。而後可以授造化常理之柄。此天所以錫禹洪範九疇。而常理一皆有敘也。

劉氏曰。謹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之說。在羲皇作易之先也。圖書其倫天理之數乎。何以知之。觀伸尼大衍。則可知當時圖書之旨也。是則洛書之出。非禹之時也。而乎禹則爲遠也。堯之治天下。而任九子。各主其一。九疇之數。九子之職也。至于舜用八政。司空、司徒之官。唐虞已設之矣。協用五紀。羲和氏已正之矣。此則非俟禹受洛書之後。而後設其官。其道未行也。蓋伏羲而降。洛書出存其數。爾聖聖相師。觀其會通。明其體用。達其事變。意授而心傳之。以治天下。不俟其辭。故未著於典墳也。禹則敘而陳之。究極天下之故。異法萬世。與天地同其覆載也。

富鄭公曰。或曰。命爲一人之私。既聞之矣。敢問教爲天下之公。何謂也。曰。五福六極。不能獨爲教。迪九疇而用之。然後福與極著於民矣。敢問何謂也。在昔帝不畀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彝倫者。九疇也。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人。又三德以適變。明稽疑以有爲。念庶徵以調氣。彝倫攸敘。是謂治世。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

張氏曰。道散而爲五行。五行之在天地之間也。一始一終。而終始有不可亂之倫。是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新故相仍。往來相繼。此其彝之不可斁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其倫之不可亂也。因其不可斁也。故推之使通。因其不可亂也。故辨之使治。此彝倫之所以得其敘者天也。敘之者人也。武王欲知其彝倫攸敘。所以道箕子而使之言也。陳氏曰。陰、升也。天降格于民。民升遂于天。使其性命之理。陰有以相通也。天之使是民相通其道。蓋將以助民而協其居。所謂助民而協其居者。賚之以生生之道也。水、火、木、金、土、金、木、自是而用矣。九疇自是而起矣。武王言。我不知其常倫之所敘。是者之以九疇之次序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鄭氏曰。五行在天。不能無偏勝。故其在人。不能爲全德。賴聖人輔相調和之。如何耳。箕時洪水爲害。是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蘇氏曰。鯀之不知此理也。乃出私智以湮鬱之。使五行中水偏勝也。輔相調和之。當以常理。水之常理。趨下爲理。鯀不知此理也。乃欲以己意障之。使水失趨下之理。然則輔相調和之道安在哉。夫五行一物失性。則五行如倒。蓋五物相資以生者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失其情。則生理亂矣。木、火、土、金。安得不亂乎。上帝以五行造化萬物。而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使造化之權不行。安得不震怒乎。夫識萬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者。乃能知九疇之理。鯀方命圮族。不循常理。豈受九疇之賚乎。不與洪範九疇。而常理皆壞。不足怪也。

又曰。鯀之殛。乃舜也。而曰帝乃震怒。又曰。鯀則殛死。以此知舜之殛鯀也。則有天下者。其操賞罰。可以私喜怒而亂天道乎。吁可懼也。何必設禹之爲人也。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是循常理以行也。其治水也。行其所無事。因水自然之性。而開導之。是循水之常理而行也。九疇天下之常理而已矣。惟循常理之人。而後可以授造化常理之柄。此天所以錫禹洪範九疇。而常理一皆有敘也。

劉氏曰。謹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之說。在羲皇作易之先也。圖書其倫天理之數乎。何以知之。觀伸尼大衍。則可知當時圖書之旨也。是則洛書之出。非禹之時也。而乎禹則爲遠也。堯之治天下。而任九子。各主其一。九疇之數。九子之職也。至于舜用八政。司空、司徒之官。唐虞已設之矣。協用五紀。羲和氏已正之矣。此則非俟禹受洛書之後。而後設其官。其道未行也。蓋伏羲而降。洛書出存其數。爾聖聖相師。觀其會通。明其體用。達其事變。意授而心傳之。以治天下。不俟其辭。故未著於典墳也。

富鄭公曰。或曰。命爲一人之私。既聞之矣。敢問教爲天下之公。何謂也。曰。五福六極。不能獨爲教。迪九疇而用之。然後福與極著於民矣。敢問何謂也。在昔帝不畀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彝倫者。九疇也。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人。又三德以適變。明稽疑以有爲。念庶徵以調氣。彝倫攸敘。是謂治世。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

彝倫攸斁。是謂至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也。曰。汝問彝倫攸斁。則六極如何傷於民也。曰。王者不謹五事。則五常失其道。五行失其性。五星失其度。四時失其平。五聲失其和。五色失其正。五味失其常。故政墮焉。農失業則食不足。商失業則貨不通。虞失時則神不享。司空失職則土地曠。司徒失職則政教衰。司寇失職則刑罰濫。宮失儀則禮壞。師不律則威削。五紀亂則政令差。皇極傾則王路塞。三德乖則治道廢。稽疑違則衆心異。庶徵舛則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忠信廉遜之道消。纖巧諂僞之風扇。姦宄竊發。而刑莫制。戎夷勃興。而兵莫加。故曰攸斁。攸者。悖亂之辭。斁者。敗壞之謂也。

又曰。夫道立於一。成於三。變於九。至於九也。復變於一。一終則有始之謂也。此洪範之時。所以有九。

呂氏曰。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豈可不知其彝倫所斁。須當訪問箕子。然武王非是眞箇不知。奏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文、武。武王所以謂我不知其彝倫攸斁者。武王灼然見得聖學無窮處。看王乃言曰。又若箕子乃言曰。此兩句。看得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皇極九疇。雖未說出。也自見得了。洪水之方害。須是去疏通他。鯀卻去壅塞了。鯀只是壞塞其水。卻謂汨陳其五行。水只是五行中之一。何故四行都壞沒。此便見五行一源之理。

初一曰五行。

無垢曰。初一曰五行。以言五行於天地間。最爲初始也。夫天以五行爲萬物之最靈。民得其所。則五行以爲之變動。故善治五行者。專會教育斯民。使得其所。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以在天則五星循軌。在地則六府允治。

富氏曰。或問九疇。自五事而下。皆曰用。惟五行不言用。何謂也。曰。洪範五行之數、之性、之味、之臭、之聲、之色、之物。蓋天地之五行。非人之日用者。故不曰用焉。曰五事而下。皆人君所用之道。用之得失。皆通於五行者。因其數。明其性。成其氣。辨其味。有其臭。著其聲。彰其色。爲其物。各以類而推之。故五行繫九疇之首。爲政教之源矣。

上官氏曰。初者氣之始。而未離乎形也。一者萬之總。而未離乎數也。先天地而無始。極方來而無終。其博也。數之所不能窮。其微也。數之所不能分者道也。道無終始。則不可以言初。道無多寡。則不可以言一。及其散而播於四時之間也。五行而已矣。

次二曰敬用五事。

張氏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未形。物以生之謂惠。是故有太初。然後各有初。有太一。然後各有一。初者氣之始也。一者形之兆也。五行萬物之所資。衆之成。先故初一曰五行。此五者。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是以謂之行。雖然。九疇之言。五事八政皆曰用。於五行獨不言用者。蓋五行出於道。

也。其先後有自然之倫。其始終有自然之序。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其可以用言之哉。

呂氏曰。太極動而爲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上既有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故便說初一曰五行者。蓋須當子細看。說言、視、聽、思。此五者。須爲敬而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無垢曰。五事亦多門矣。而其用歸。止在一敬字而已。惟敬則百念皆正。百邪皆遠。貌、聽、言、貌、思皆自敬中出。則與上帝同心矣。

張氏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事。謂之事者。以其具於有思有爲。乃其事耳。非可以道名之也。五事出於人心。不可以不敬。敬者。所以直內也。故曰敬用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

無垢曰。政亦多術矣。而其用歸。止在一農事而已。農者厚也。厚於食則薄稅斂。省徭役。厚於貨。則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厚於貨則三日齋。七日戒。不敢總忽也。厚於司空。則土階三尺。茅茨不翦。不敢奢侈也。厚於司徒。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不敢悖亂也。厚於賓。則薪芻餼舍。各有攸司。厚於師。則不暫

次七曰明用稽疑。

無垢曰。事有是非未分。邪正未判。幽微之間。有大疑焉。大眾疑。大利害。存乎其中者。安得無疑也。謀之人。不足以決吾疑。則謀之鬼神。其可已乎。稽疑而卜筮。謀之鬼神也。鬼神之隱。誰得而知。此稽疑用龜。所以在乎明也。胡爲而明。惟德而明。

張氏曰。天下之事。紛紛擾擾。是是非非。在我者不能無疑。疑則如之何。稽之而已。是故明則稽於人。以審其智。幽則稽於鬼神。以盡其神。然則稽之不可不明。不明則終於疑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

無垢曰。天下萬事。鄭然無疑。可以已乎。曰未也。誠諸中者形於外。雨、暘、燠、寒、風。其徵在彼。其兆在此。故庶徵用處。在人主之念也。惟念念於肅、乂、晢、謀、聖。則五者來備矣。儻或失念。則恒暘、恒燠、恒寒、恒風。此豈自外來哉。皆吾心中物耳。儻不以五者爲徵。則是天人皆可欺也。

張氏曰。在我者。其事有得有失。在天者。其徵有休有咎。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垢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下民論之。則在人主。五福其用在嚮。六極其用在威。以嚮用五福。則天下皆歸。以威用六極。則天下皆畏。納天下於大中之福。此人主之本心也。福此一章。皆洛書所載。天理之自然者也。禹敢加損哉。說者謂初一至次九。敬用至威用。皆禹所演。以余觀之。有不然者。

林氏曰。夫聖人之治天下。其極至于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凡天地之化育。無非已之化育也。故洪範之爲書。要其極歸。至于休徵咎徵之在天。五福六極之在人。其所以輔相裁成者。莫不在于心術之間。蓋至于命之事也。欲至于命。必窮理盡性。而後能至焉。故其書必始于五行。而論五行之所以然者。必曾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蓋發明五行之理與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天之生物。有是物必有是理。此五物生于天地之間。爲最大者。故舉此五物。所受天命之性。以見物之皆然也。水之性潛。潛故潤下。然博之激之。則有不潤下者。而非水之常性也。火之性燥。燥故炎上。然抑之湮之。則有不炎上者。而非火之常性也。木則有夭闕其生者矣。金之性堅利。故從革。然失其常性。則有頑鈍其質者矣。土之性和緩。故可施之于

尚書精義卷二十九

稼穡。然而亦有磽确而不利於種欲者。以土之性本不如此也。此蓋言五行出于天地之間。各有稟受之性。其所以稟受之于性。則有理存焉。理不可窮。性不可盡。故洪範之作。將欲建皇極。敘五疇。以錫庶民。而立天下之大名。則必先窮理盡性。以爲其本。然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不可勝用矣。故其論五行。必以理與性之不可易者而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蓋本於此。蓋人之性本善。而所以至于不善者。蓋必有陷溺而然。非其性之本然也。性之必善。猶水之必潤下。火之必炎上。本之必曲直。金之必從革。土之必爰稼穡。乃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也。水、火、金、木、皆言曰至于土獨言爰者。曾子固曰。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而已。其說不得不然也。此說是也。五行各窮其理。盡其性。物格而後知至。則其水立矣。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又五行之味也。夫五行之在天下。聲色氣味。莫不具此五者。而此獨言其味者。蓋五行各成其性。以爲味者。此皆造化之妙用也。水之潤下。故凝結而鹹之味成焉。水之曲直。故成實而成酸之味。金之從革。故其氣腥。而成辛之味。土之于稼穡。則和之欲之。而味甘于是乎成。五行至于成味。則是各盡其性。而成此五者之妙。或可以收。或可以散。或可以堅。或可以緩。或可以輭。多寡有無。各適其節。而天地裒人之功于是乎在。聖人體之。故其盡萬物之理。贊天地之化育。至于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後爲至也。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蓋箕子所術爲九疇者。故其初言五行。必先水其性。推其味。以發明此理。無後敍其所措之事業者。次而陳之。雖出于箕子之所傳。而其大致。已見于大禹謨之所載矣。學者不可不知。

東坡曰。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爲德。木曰曲直。潤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爲棟宇。故木以曲直爲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爲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穡。不稱曰而稱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無成名。無專美。無定位。蓋曰于此稼穡。非所以名之也。　又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爲急。故舉味以見餘也。

胡氏曰。潤而虛。因質以成體。靜而潛之以趨下。辨而後能有察。則潤下者。以其性命之也。動而速因止以成體。作而揚之以趨上。合而後能有見。則炎上者。以其氣命之也。喬以抗則有所絕。揉以屈則有所引。斂乎外而以啓欲爲成。則曲直者。以其形命之也。成之小則小鳴。成之大則大鳴。其發也洪。其殺也纖。因任乎外而以刻制爲盛。則從革者。以其材命之也。若夫萬物資焉作之生也。成之熟之。則性也、氣也、材也。有不是命之者矣。

張氏曰。水、天一之氣所生也。內陽而外陰。潤下者。水內景也。火、地二之氣所生也。內陰而外陽。炎上者。火外景也。木、陽中之所生也。故其形可曲可直。金、陰中之所生也。故其形能革。土、陰陽中所生也。故其事見于稼穡。北、陰之正也。水之性潤。而其位則下。一于趨陰而已。故所流者濕。所就者卑。則水之潤下可見矣。南、陽之正也。火之氣炎。而其位則上。一於趨陽而已。故燎薪而上。不撲不滅。則火之炎上

可見矣。東、陽之中也。故木之形。初曲而終直。則其形之不一也。攣屈而有所縮。是形之直也。西、陰之中也。故金之材體。從而用革。則其材之不同也。洪纖大不。隨感隨應。此金材之從也。有所斷割。有所刻制。此金材之革也。水、火、金、木。以土爲本。則土者。陰陽之所具也。而以稼穡爲之生發之爲稼。言乎其始也。欲之爲穡。言乎其終也。土非止于稼穡。此所以不謂之曰。而謂之爰。所以別于四者而已。　又曰。在天爲氣。則寒、煖、燥、溼、風。是也。在地成形。則金、木、水、火、土。是也。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則五味已兆乎其間矣。五行以道爲之宗。道降而五行有所生。五味以洪爲之本。洪分而五味有所託。是故彰之而爲色。播之而成聲。性而在天。情而在人。未嘗出是物。則天下之味。雖曰不可勝窮。而曲其作也。亦不過是五者而已。

呂氏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者。便是五行自然之用。皆不可移易。聚于物。賢于聲。浮于色。凝于味。皆是自然。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無垢曰。自天理而行。動與言會。天理卽吉也。非天理之外。別有夫凶也。非人欲之外。別有夫凶。恭、從、明、聰、睿。乃作肅、乂、哲、謀、聖之具也。五事而極于肅、乂、哲、謀、聖。則造化之柄。在我而已。曰兩而兩曰暘。而暘。何所不可。此相協五行之要也。其用止在于敬一字。人主于敬。其可少怠乎。

上官氏曰。貌主木。言主金。視主火。聽主水。水者。睿淵而多柔。有貌之象焉。惟其柔也。故卽之也溫。金者。內靜而外應。有言之象焉。靜則不以物撓己。故其言足以知默。應則不以己挫物。故其默足以知言。火之成體。內晦而外明。貌之視也。旁燭無疆而不以累者。以其內明也。金、水、木、火。非土不成。載言、視、聽。非思不主。土之盛德。分王於四時。貌心之有恩也。能統五官而進之矣。　又曰。天以五行。命物于成形之初。人以五事。踐形于委和之後。命物者道也。道則默然而該之。故謂之行。應形者德也。德則揮而散之。故謂之事。九疇之敍。始于五行。所以極乎天也。五事次之。所以繫乎人也。天之命物一水以爲精。二火以爲神。有神然後魂以之。故得於天三之木。有魂然後魄以之。故得於地四之金。精神魂魄具。然後有意。故得於天五之土。精藏於內。則致一以反聽。神遊於外。則遍物以司視。夫魂者。神之佑。其動也。外運以主視。魄者精之輔。其止也。內靜以制言。意者心之應。其出也。感物而爲思。凡位乎天地之間者。莫不具此。而其上達以爲聖。下漸以爲愚者。係乎操存而已矣。此五事之修。所以必本於敬用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張氏曰。有食則民生不傷。有貨則民用不匱。有祀以事神。則神無不豐享。有居以居民。則民無離散。教立而善者勸。刑行而惡者治。其親遠人也有賓。其防外患者有師。則先王之政。其先後本末。可謂備矣。

然而自食貨至于官師、皆有官以治之、獨曰司徒、司寇、司空者、言其官、則知官之有事、言其事、則知事之有官、此聖人之互言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無垢曰、歲者月之所積、月者日之所積、二十八星以分昏旦、十二辰以會日月、曆以紀日月之行、數以紀節氣之候、至于一二之次、則王與庶民、皆率之敘也、天理如此、其可紊乎、

楊氏曰、舜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則因日而紀星辰、因星而紀歲、因歲而紀數、五者之用、不可失其序也、失其序、則政教失其節矣、政教失其節、則民人失其安矣、民人失其安、則無以代天工而統萬物矣、無以授人時而和萬民矣、故曰失其行、由男教之不修、月失其行、由陰政之不舉、辰星失其次、由庶尹之不蠲矣、男教之不修、政之不舉、庶尹之不蠲、則塞暑卷而歲功不成、而曆數不能明法矣、聖王知其然、故觀象以立其法、考數以成其曆、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夫然後則天人合應、通乎神明、而應四海矣、

張氏曰、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運行變動、莫不有數、作曆者所以紀之而已、以曆知辰、以辰知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歲者月之所成、月者日之所積、星者日之所舍、辰者星之所次、此四者、莫不有數、爲之曆以紀之、先王仰有以觀於天、政事之所行、制度之所生、未嘗不考於歲、月、日、星辰、曆數、此五紀所以貴于協用也、堯之曆象日月星辰、舜之協時月正日、蓋取諸此、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無垢曰、孔穎達云、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其意以謂民所以無淫朋、人所以無比德者、以失中之人、衆與共惡、而不與爲偶也、此朋比爲惡之風、所以絕迹而滅影歟、既朋無淫、德無比、是天下大公中道矣、有謀慮有材力有執守、此天生之材也、誠未見道、安能盡協于中、故必有太過之舉、在皇極之君、裁成區處之耳、若其謀慮罔誕、材力凶強、執守乖僻、此罹于咎者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人、見人主以大量受之、以和顏接之、發其善心、知德之不可不好也、乃曰、我所好者德也、此乃吾大量和顏、感發其善心也、當急因此機示之以大中、使因此而有所入、則其謀慮、其材力、其執守、皆轉而入于中道矣、常人之情、見氣猥則虐之、見高明則畏之、中道豈與常人之情同哉、皇極之道、乃在使人各進其所能所爲、而無所畏忌耳、則夫使有能者、憚小人而不盡、其有爲者、畏多言而不敢有所爲、皆非皇極之世也、夫有能者、豁愚之巧者也、有爲者、富事而敢行者也、使進其所存、則有能者得盡其巧、有爲者得盡其力、國家其有不盛與乎、

東坡曰、有猷、有謀慮者也、有爲、有材力者也、有守、有執守者也、庶民之中、有一于此、皆材之秀異者也、皇極之君、豈可忽之哉、此所以當念之者也、如此等人、使之在公卿間、則有猷者、可以與論議之列、有爲者、可以當艱難之事、有守者、可以託口口之間、是宜皇極之君、念念而不忘也、

上官氏曰、極者道之本、本一立而末從之矣、故上格于天、則天佑之、下格于人、則人與之、其成是以化天下之德、其深是以通天下之志、其機是以成天下之務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而邦其昌、

無垢曰、孔穎達云、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其意以謂民所以無淫朋、人所以無比德者、以失中之人、衆與共惡、而不與爲偶也、此朋比爲惡之風、所以絕迹而滅影歟、既朋無淫、德無比、是天下大公中道矣、有謀慮有材力有執守、此天生之材也、誠未見道、安能盡協于中、故必有太過之舉、在皇極之君、裁成區處之耳、若其謀慮罔誕、材力凶強、執守乖僻、此罹于咎者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人、見人主以大量受之、以和顏接之、發其善心、知德之不可不好也、乃曰、我所好者德也、此乃吾大量和顏、感發其善心也、當急因此機示之以大中、使因此而有所入、則其謀慮、其材力、其執守、皆轉而入于中道矣、常人之情、見氣猥則虐之、見高明則畏之、中道豈與常人之情同哉、皇極之道、乃在使人各進其所能所爲、而無所畏忌耳、則夫使有能者、憚小人而不盡、其有爲者、畏多言而不敢有所爲、皆非皇極之世也、夫有能者、豁愚之巧者也、有爲者、富事而敢行者也、使進其所存、則有能者得盡其巧、有爲者得盡其力、國家其有不盛與乎、

東坡曰、有猷、有謀慮者也、有爲、有材力者也、有守、有執守者也、庶民之中、有一于此、皆材之秀異者也、皇極之君、豈可忽之哉、此所以當念之者也、如此等人、使之在公卿間、則有猷者、可以與論議之列、有爲者、可以當艱難之事、有守者、可以託口口之間、是宜皇極之君、念念而不忘也、

上官氏曰、極者道之本、本一立而末從之矣、故上格于天、則天佑之、下格于人、則人與之、其成是以化天下之德、其深是以通天下之志、其機是以成天下之務、以外則成物之知也、以內則成己之仁也、欲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佑之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言其成是以化天下之德也、自凡厥庶民、至惟皇之極、言其深是以通天下之志也、自無虐煢獨、至時人斯其辜、成物之知也、于其有比德、言其機是以成天下之務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而邦其昌、

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成己之仁也、

張氏曰、民無有淫朋、則其所嚮背者義矣、人無有比德、則其所爲者忠信而周矣、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中庸謂之極矣、有所謂皇極、此又不可不辨也、昔子思之言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蓋進而取之、則高者或失于過、退而守之、則卑者有不及、

高氏曰、皇建其有極者、君之中也、斂時五福者、君之極也、君建極于上、認而爲己有、斂福于一身、掠而爲己私、則迴邪之勢、昔賢之情、寧絕而不通焉、其能與民共由之哉、

呂氏曰、皇極之道、固是不爲毫髮存、不爲紛亡、然非人君有以建其極、不能斂錫福于人、非人君有斂錫福于人、極不能保、

有虧欠處、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羣其行、而邦其昌、

無垢曰、孔穎達云、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其意以謂民所以無淫朋、人所以無比德者、以失中之人、衆與共惡、而不與爲偶也、此朋比爲惡之風、所以絕迹而滅影歟、既朋無淫、德無比、是天下大公中道矣、有謀慮有材力有執守、此天生之材也、誠未見道、安能盡協于中、故必有太過之舉、在皇極之君、裁成區處之耳、若其謀慮罔誕、材力凶強、執守乖僻、此罹于咎者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人、見人主以大量受之、以和顏接之、發其善心、知德之不可不好也、乃曰、我所好者德也、此乃吾大量和顏、感發其善心也、當急因此機示之以大中、使因此而有所入、則其謀慮、其材力、其執守、皆轉而入于中道矣、常人之情、見氣猥則虐之、見高明則畏之、中道豈與常人之情同哉、皇極之道、乃在使人各進其所能所爲、而無所畏忌耳、則夫使有能者、憚小人而不盡、其有爲者、畏多言而不敢有所爲、皆非皇極之世也、夫有能者、豁愚之巧者也、有爲者、富事而敢行者也、使進其所存、則有能者得盡其巧、有爲者得盡其力、國家其有不盛與乎、

東坡曰、有猷、有謀慮者也、有爲、有材力者也、有守、有執守者也、庶民之中、有一于此、皆材之秀異者也、皇極之君、豈可忽之哉、此所以當念之者也、如此等人、使之在公卿間、則有猷者、可以與論議之列、有爲者、可以當艱難之事、有守者、可以託口口之間、是宜皇極之君、念念而不忘也、

上官氏曰、極者道之本、本一立而末從之矣、故上格于天、則天佑之、下格于人、則人與之、其成是以化天下之德、其深是以通天下之志、其機是以成天下之務、以外則成物之知也、以內則成己之仁也、欲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佑之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言其成是以化天下之德也、自凡厥庶民、至惟皇之極、言其深是以通天下之志也、自無虐煢、至時人斯其辜、成物之知也、于其有比德、言其機是以成天下之務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而邦其昌、

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成己之仁也、

張氏曰、民無有淫朋、則其所嚮背者義矣、人無有比德、則其所爲者忠信而周矣、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豈無自而然哉。惟君爲中以率之故也。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惟皇作極。則君之所爲者皆中也。非中之所化。至于無有淫朋。無有比德。固其宜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者。言民之猷爲與守。未必皆當。人君於此不可不念之也。苟爲不念。則貫不肖是非有不辨矣。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惟皇極爲能知正人之心。正人之心。其志不特效一官。能一職而已。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如堯舜之民。其心如此。豈肯徑用之哉。故君任之不誠。付之不專。則終身不肯見其善。寧非爲下僚爲庶民。爲耕夫。爲賣牖爲釣叟而已矣。皇極之君。知其如此。故三使聘之。一旦以宰相之位授之。盡心平意。猷然下風。一聽其所爲。則正人方敢盡見其所善者。君既無受道之資。又惟小人是與。諫既不從。言又不聽。其心術施爲。一無可好者。正人將如之何。不過以微罪而去爾。此皇極之道也。豈不以微罪去。則非意之禍。將使君有殺賢者之名。使此名一出。則正人皆去。天下其如之何。非皇極正人之心也。蓋好德慕中也。特未發見爾。好德之心不形。是管之不矣。無可言者。儻示之以大中。其能識之乎。若收而用之。使得天下國家之柄。則將大肆其惡。非及生民。其可不慎哉。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垢曰。既不可偏陂作好作惡。阿黨反側。然則吾將何以爲準乎。無他焉。會亦以中。歸亦以中矣。出而與物交謂之會。入而與己處謂之歸。古之正心誠意。以至爲天下國家。無二道也。在大學謂之格物。在洪範所謂中也。惟知格物之學者。爲足以得中。得中則以中爲體。以中而出。以中而入。千變萬化。一以貫之。爲準而已。何偏陂以至反側之足疑哉。亦何不好德之人之足以亂吾治哉。

呂氏曰。非至公之心。不足以行大中之道。蓋不中之害。多自不公始也。所見無偏。然後其迹無黨。故蕩蕩而廣大。所爲無黨。然後其迹無偏。故平平而均一。有偏有黨。則心已自不公矣。是以偏之害。流而爲狹隘。黨之害。流而爲阿私。如是而大中之道喪矣。齊宣王愛一牛而不知羊之無罪。此所見有偏之故也。因偏而成黨。必至於狹隘。安得而蕩蕩。自非治水而不知鄰國之爲壑。此所爲有黨之故也。因黨而成偏。必至于阿私。安得而平平。故曰。非至公之心。不足以行大中之道。

高氏曰。天下有公好而無作好。好非人之所爲也。天下有公惡而無作惡。惡非人之所爲也。無作好則同乎仁。若仁者能好人也。無作惡則同乎仁。若仁者能惡人也。是天下之公行。古今之共由者也。又曰。偏言其不正。陂言其不平。蹊徑之謂正。高下之謂平。惟平正則事得其宜。

張氏曰。偏生於所見。黨生于所與。見于左而無見于右。見于前而無見于後。此所以爲偏也。無偏則正。與于己者好之。異于己者惡之。好之者所在親。惡之者所在去。此所以黨也。無黨則公矣。由其所見無偏。故能所與無黨。先無偏者。以其所見爲主故也。由其所與無黨。故能所見無偏。先言無黨者。以其所與爲主故也。推其所見無偏。故四海之內。一視而同仁。此王道之所以蕩蕩。蕩蕩者。言乎其大也。惟

其所與無黨。則其至公。以天下爲心。此王道之所以平平。平平者。言乎其治也。偏而不已。遂至于反。無反則去其偏矣。陂而不已。遂至于側。無側則經其陂矣。無反無側。王道之所以得其中也。

呂氏曰。看此王簡遵字。便是下工夫處。雖然說是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又須是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之意一般。此與下六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不須分別說。但只是反覆吟詠皇極爾。會如會聚之會。惟能有所會。然後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無垢曰。洪範之書。非其人不授。大禹一見箕得禹意。故其敷言也。天子不必更求師。以此爲訓可也。不必更求訓言。以此爲訓可也。夫何故。大禹所演。箕子所陳。卽天之所訓也。箕子今爲因奴。得此皇極。爲武王推而廣之。在武王不必更求訓誨。以此爲訓可也。不必更求往行。以此爲行可也。夫何故。今日箕子。以近天子之光矣。其敷不盡所學。爲武王告乎。所以箕子力爲武王陳此者。其意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愼于此悟人。則所及者大。所濟者廣。作民父母。而以皇極與民。爲天下王。而以皇極與天下。使天下人人。由于皇極之中。則箕子不墜所傳。不負所學矣。

黃氏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此天子所以取中于天也。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此民之所以取中于天子也。中之必取于天。本非有所矯也。

張氏曰。人君一靜一動。未嘗不順乎天。故盡其聰明。以爲親觀。質剖出于天命。天討。又況有極之所在。其可以不謂于帝者乎。君奉天者也。故取正於天。民奉君者也。故取正于君。蓋君能以中道而布言。故庶民效其所爲。亦以極之數言。是以爲訓。是以爲行。其于天子之光。則比而附之者也。親之者仁也。尊之者義也。皇極之道。仁義而已。

尚書精義卷三十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無垢曰。所謂三德者。發于正直剛柔之間。皆中其節。乃皇極之用。自然如此也。無皇極。又安有三德哉。正則無邪。直則順理。剛克者。其剛過人也。克勝也。嚴威儼格。端居廟堂。可畏而不可犯。強梗不順之人。其有不心悅而氣沮乎。是故號之則聽命之則止。柔克者。其柔過人也。温顏愉色。開益誘掖。使其知善之可樂。而德之可慕。是故吉良之人。皆安于爲善。而無所沮喪。且平康之人。用正直待之。正直者。非剛非柔。萬世常行中和之道也。如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乃待平康之人。萬世常行正直之道也。非剛柔之偏勝也。强謂强悍。弗友謂弗順。如此等人。當以剛待之。如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此待强弗友以剛也。是則流放竄殛。乃天理也。豈舜私意也哉。爰舜私意也哉。爰謂和爰友謂順理。如此等人。當以柔待之。如舜命九官。稽禹治水之功。稽皐陶明刑之功。此待爰友以柔克也。三德之用。舜兼備之。

富氏曰。王者行洪範九疇。則張倫敘彝。故先五行。次五事。用八政。協五紀。建皇極。至于皇極。則治道成矣。治道既成。則代常執中以爲德。聖人雖其執中而無權。權所以適其變通也。　又曰。敢問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謂也。曰沈者。深沈之謂也。高者。高大之謂也。傳人君深潛剛德于內。天明柔德于外。外其柔。則其下愛而親之。內其剛。則其下畏而服之。故泰卦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爲君子之道也。高氏曰。德本也。本無剛柔。亦無正直。然人有殊習。時有殊宜。可剛則剛。可柔則柔。可中則中。凡因彼而已。裁一爲三。聖人應世之迹也。有剛有柔。又有剛柔之中。交相治焉。

張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之生也。以三而成。至其變也。以三而復。是故在天則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在人則有剛有柔。有剛柔之中。天之消息盈虛。雖不同。不過是三者之相代。君之云爲。雖不一。不過是三者之選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無垢曰。惟辟作福。柔克也。惟辟作威。剛克也。惟辟玉食。此萬世常行之分。此正直也。若非滿朝平康。人君方且憂恤之不給。何暇玉食乎。三德之柄。不可在臣下也。使人臣而用柔克以作福。用剛克以作威。用玉食以奉天下。止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天子矣。

張氏曰。惟辟作福者。言柔克之見乎政也。惟辟作威者。言剛克之見乎政也。其權必彰之以其禮。故臧之以惟辟玉食。玉食者。言人君之食。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也。作福作威玉食。人君之所獨。而臣弗與焉。臣之有作福作威。則下有以侵上之權。臣之有玉食。則下有以僭上之禮。下侵權則上失政。下僭禮則上失位。既失位。又失政。此大亂之道也。故至于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先害于而家。而後凶于而國。此其亂之由內以及外。由微以至著也。非特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下之人。莫不化之者矣。故人用是以側頗僻。民用是以僭忒。側則不正。頗則不平。僻則不中。人之所以側頗僻者。由臣有作福作威。而化之也。僭則犯上。忒則不當。民所以僭忒者。由臣有玉食。而化之也。

呂氏曰。大抵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亦是天下之本。福威玉食。只可出于一人。纔出于臣下。便是二本。出於臣下。便是不中了。亦不是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必害于國。在朝之臣。則皆頗辟而偏黨。懷私下及于庶民。則皆僭忒而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顧氏曰。專用卜筮者。聖人也。能成聖人者。卜筮也。聖人將有爲之初。其功遠大而難明。其事幽明而不可測。是以天下之人。或有不從者。聖人將以使之從義。于是約爻以占兆。擇蓍以布卦。果而告天下曰。此天地鬼神之命也。然則天下之人。其有以敢違之者乎。無也。舜之命禹也。非辭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蓋使後世之君。先以德而化民。民安俗康。皆積德之效。凡欲舉行大事。以斷天下之疑。則君臣契心。立籌建策。然後假卜筮之語。以傳先祖之命也。故舜謂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然而天子謙德于躬。

曾所天也。

張氏曰。可以作可以無作。事之不能無疑也。疑之如何。稽之而已。明則稽諸人。以盡其智。幽則稽鬼神。以盡其神。又曰。古者當龜以卜。揲蓍而筮。龜、天產也。卜象也。故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以天下事言之也。蓍、地產也。筮、數也。故曰貞曰悔。以人事言之也。天地命然後雨。故曰雨言陰陽之和也。天地辨然後霽。言陰陽之相錯。驛如驛傳之驛。故驛言陰陽之相傳。克如克勝之克。故克言陰陽之相勝也。內則靜而正。故其卦謂之貞。外則動而過。故其卦謂之悔。自雨至克。五者所以爲卜。此以象備之也。自貞至悔。所以爲筮。此以數推之也。凡卜五占用二者。以此而已。

呂氏曰。聖賢之占卜。不比後世之占卜。聖人之卜。假蓍龜以寫其誠者。然蓍龜又是至公無私之物。須是擇其卜筮之人。亦如此至公無私。方纔可卜。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卜筮。

人。謀及卜筮。

無垢曰。夫天下事有小疑。有大疑。小疑易判。大疑難決。大疑出于人主。人主先當以所疑事。謀之于心。若曰。如此而利乎。如此而害乎。利矣。得無其中有如此害乎。如此害矣。得無其中有如此利乎。其謀如此。可謂盡矣。心不能決。然後以此疑。謀及朝廷卿士。卿士又不能決主心之疑。然後謀及卜筮。謀至于卜筮。則吾心及卿士庶人智慮一切屏絕。而惟卜筮是聽焉。卜筮以爲可。吾心與庶人雖以爲不可。不敢任也。第從卜筮所謂可而已。卜筮以爲不可。吾心與庶人雖以爲可。不敢任也。第從卜筮所謂不可而已。蓋自庶人以上。謀之人也。卜筮謀之鬼也。事至謀及卜筮。則亦極矣。人之智慮盡矣。故一聽鬼神之命。而無所可否焉。此又洛誥之意。天理之自然者。然則人之有疑。是亦天理也。天理有疑。雖聖人不得無疑。若以謂聖人獨智。舉事無有疑者。是欺天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作內吉。作外凶。

張氏曰。在天者有是事。在人者有是理。取諸彼以證此。故謂之徵。陽氣降而雨。陰氣收而暘。煖而燠。寒而凍。疑而蒙。陰陽之氣。吹噓鼓動而爲風。五者備。各以其序。則陰陽調。風雨時。寒暑平。三光全。而萬物得以極其高大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無垢曰。肅、乂、哲、謀、聖。所謂休也。雨、暘、寒、燠、風。所謂徵也。肅、乂、哲、謀、聖。在我。雨、暘、寒、燠、風。在彼。在我者五事。皆敬。則在彼者五物。皆以時矣。若、順也。謂人君能恭以肅作。則時雨順之。然則人君之于起居動作之間。其可不謹乎。貌而恭。恭而作乂。則時暘順之。言當于理而從。事當于理而乂。則四海之內。無陰霾之害。而有清明之休矣。言發于此而暘應于彼。若人主與卿士庶民。以爲當如此。而龜與筮亦以爲當如此。而庶徵亦以爲當如此。則是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內卦外卦。皆吉。占之大吉。其應如響。其吉如何。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張氏曰。有同心而無離心。有同志而無異志。謂之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大同之效也。吉不足以盡之。舜之命禹曰。枚卜功臣。而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是以天之歷數在汝躬。啓賢能承其道。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可知矣。成王之欲宅洛邑也。召公來相之。周公往營之。四方民大和會。卜澗水東。瀍水西。曰惟洛食。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大同也。是以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而終踰過歷之期。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可知矣。重爲誥戒。逆而龜筮之不違。則皆云其吉。而曰筮逆。則曰作內吉。龜筮其違于人。則曰用靜吉。何也。蓋稽必以卜筮。爲正故也。聖人之意。人之所疑。不得不疑。而謂卜以決疑。當從其所卜而已。又況有心者。未若無心之爲公。有情者。未若無情之爲信。曾謂枯槁朽骨。而不違于人哉。不然。又安得盤庚之遷都。民咨胥怨。舉臣乃言不和。吉言于百姓。則違而不從者多矣。而卜稽曰。其如台。又曰。我非敢違卜而已。成王之東征也。爾邦君庶士御事。咸曰艱大。則違而不從者衆矣。而言曰。朕卜并吉。又曰。卜陳惟若。茲面已。故曰。稽疑以卜筮爲正。

呂氏曰。天下一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無不合。所謂大同者。是無一理之不該。無一物之不順。而一處之不合。卽是吾心與人人未盡處。假至公無私之物。以爲吾不合卽是也。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自然流處無窮也。古者人君洗心齋處。假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幾。吾無一毫未是處。若龜從而筮不從。亦是吾自身必有未盡處。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龜筮二物。其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謂卿士與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皆不從。人君于此何必獨信枯槁朽骨。只緣古人之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從。便是褻之于理。有未當處。然卿士庶民與我雖從。然其間未免得一箇人爲。惟龜筮卻是無心之物。苟如此。惟是守常則吉。縱有所動作便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無垢曰。稽疑以龜筮。可以無疑。而自作矣。然而天理猶以爲未盡也。更當以庶徵卜之。雨、暘、寒、燠、風。以時。是吾肅、乂、哲、謀、聖之應也。雨、暘、寒、燠、風之失時。是吾狂、僭、豫、急、蒙之應也。豈可謂龜筮之外。更無事乎。人事卽天道。人事可驗。天道不妄。以天道之微。以驗吾人事。則分毫不差矣。嗚呼。人主其可肆乎。

張氏曰。在天者有是事。在人者有是理。取諸彼以證此。故謂之徵。陽氣降而雨。陰氣收而暘。煖而燠。寒而凍。疑而蒙。陰陽之氣。吹噓鼓動而爲風。五者備。各以其序。則陰陽調。風雨時。寒暑平。三光全。而萬物得以極其高大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無垢曰。肅、乂、哲、謀、聖。所謂休也。雨、暘、寒、燠、風。所謂徵也。肅、乂、哲、謀、聖。在我。雨、暘、寒、燠、風。在彼。在我者五事。皆敬。則在彼者五物。皆以時矣。若、順也。謂人君能恭以肅作。則時雨順之。然則人君之于起居動作之間。其可不謹乎。貌而恭。恭而作乂。則時暘順之。言當于理而從。事當于理而乂。則四海之內。無陰霾之害。而有清明之休矣。言發于此而暘應于彼。若人主與卿士庶民。以爲當如此。而龜與筮亦以爲當如此。而庶徵亦以爲當如此。則是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內卦外卦。皆吉。占之大吉。其應如響。其吉如何。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人主于聲音聲教之間，其可忽乎。人君視面間，明面作哲，則時燠之幾，已見在此矣。故燠氣應之，面萬物相見，繁昌而盛大矣。視起于此，而燠應于彼，人主于是非邪正之際，其可忽乎。人君聽面聽，聽面作謀，則時寒順之矣。蓋反聽而聽事，皆知其微而成謀，則時寒之幾，已在此矣。此所以一之曰嚮登，二之曰來烈，而上天同雲，雨雪霏霏，益之以瀌瀌，既優既渥，既霑既足，即是矣。聽起于此，寒應于彼，人主于利害成敗，其可忽乎。人君思面容，容面作聖，則時風順之矣。蓋自通于視面容，事無所不通，而聖，則時風之幾，已在此矣。此所以八風各以時至，而萬物皆得極其高大也。思起于此，而風應于彼，人主于幾微慎獨，其可不謹乎。

呂氏曰，堯謂敬歎無散漫，故時雨若。又謂明辯，故時暘若。齊謂明哲，故時燠若。謀謂深沈，故時寒若。聖謂通舞，動盪，故時風若。大抵爲於此，則彼必應，如古者一匹夫尙能動天，孝婦含冤而死，六月飛霜，又況人君一身之氣，便是天地之氣，若鼓之應桴，響之隨聲。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無垢曰，反曲爲狂，貌不恭之應也。貌不恭則狂心作，狂心形見于彼，是恆雨若即此之狂心形見于彼也。反曲爲僭，言不從之應也。言不從則僭心作，僭心作於此，而恆暘順於彼，是恆暘若即此之僭心形見於彼也。反昏爲豫，視不明之應也。視不明，則所見者不遠，故忽遠圖而徇目前，此逸豫之心所以作也。豫心作于此，而恆燠順於彼，是恆燠者即此逸豫之心形見於彼也。反謀爲急，聽不聰之應也。聽不聰則急心作，急心作于此，則恆寒應于彼，是恆寒者即此急心形見于彼也。蓋聽不聰，則不原事之始終，不見幾之先後，不觀理之久近，第欲于百年之成功，立見於目前，百千萬緒之變，應立至於頃刻，倒行逆施，而萬事皆不得其敍，反聖爲蒙，思不容之應也。思不容則蒙心作，蒙心作于此，則恆風應于彼，是恆風者即此蒙心形見于彼也。蓋思不容，則放意而行，直情而前，恆風之應，豈偶然哉。恆雨、恆暘、恆燠、恆風、恆寒，皆我之敗德，凝結而爲戾氣耳。然則人主於五事，其可不敬乎，不敬于一念，而貽害于天下，使困荒札瘥，毒流斯民，其可忽乎。休咎皆稱曰者，丁寧之意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張氏曰，無爲而治者王，不勞而成者歲也。歲者，王之徵也。積月以成歲，月者，歲之所總也。卿士之職，則總於王，猶月之總于歲，月者，月之所總也。師尹之職，則總于卿士，猶日之總於月，日者，師尹之證也。歲、月、日三者相繫屬，六府三事亦相繫屬，皆小大各有常職，而不可踰越，是故大者治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上者安于上，而不敢與下同德，下者安于下，而不敢與上同道。如歲月日時之無易，而歲功以之成矣。夫惟如是，則功用以興，分職以治，以天事言，則陰陽調，風雨時，而百穀成矣。以人事言，則禮義修，政事立，而又用明矣。若夫大者不能治其大，小者不能治其小，上偏下而與下同德，下偏上而與上同道，如日月歲

時既易，而歲功無由成，故俊民徵而家之所以不寧。

呂氏曰，此言歲功有統紀，然治功亦有統紀，前哲是天應處，此又是人爲處，謂王一如歲一般，統十二月，主在上爲百官之統，紀百官察，我亦如歲一般，卿士惟月，各爲方伯連帥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苟歲月日時無易，謂上下各安厥職，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賢人在位，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既易，謂上下各違其位，則百穀便不成，治便不明，俊民便微，所謂邪無道則卷而懷之，國家便不寧。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無垢曰，記曰，百年曰期頤，古語曰，人壽一百二十，又曰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是人壽本百年也，得中之數，極其壽，所以使之滿百年者，實人主敬用五事，以錫厥中于天下也。又曰，死而不弔者，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三曰攸、攸、攸，消長而死，懸而死，溺而死，皆不成其所終之命也，所終之命如何，謂死於正寢，死于牖下，不死非命，不成其所終之命者乎，是五福之柄，全在人主也。

張氏曰，終其天命而不中道夭者，壽也，是衣是食，而無凍餒之厄者，富也，既壽而富，安居徐行，無患害禍難以擾之，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康寧者，安之至也，既康寧而不知好德，則罔之生矣，幸而免，何足道哉，故四曰攸好德，攸好德，而能知好德，又在夫考終命者也，考終命，則順受其正矣，若夫立乎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則非所謂考終命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無垢曰，鄭康成謂此數本諸其尤者，以余觀之，凶對五曰考終命，而言短折，對一曰壽而言也，凡不得其所而死曰凶，未至下壽而死曰短，纔死曰折，皆謂未至百二十年而言也，五福之說多寬平，故富次壽，六極之說多急迫，故疾次凶，短折也，疾豈如伯牛之疾是也，賢者而有此疾，是和氣不盛所至也，顏子之短，伯牛之疾，有以也夫，哀哉，作德心逸日休，何憂之有，作僞心勞日拙，此所以多憂也，聖王在上，使冤置之人，莫不好德，今乃使人作僞而多憂，是誰之故與，右人曰，貧者士之常，聖王在上，有德者滿朝廷，食者之祿，何爲而貧，民百畝有田，牆下有桑，雞豚有畜，何爲而貧，今使人主於貧者，亦人主之治有未至也，好德之人，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不好德之人，雞鳴而起，孳孳爲不善，如王溫舒爲中尉，則心開日明，居官慴慴不寐，此天生使之爲惡也，所以使之至此者，亦人君教化不至也，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豈可厚誣人爲無善心哉，見機不作，見義不爲，如胡廣、趙戒之徒是也，好德之人，見賢思齊，就義若渴，其剛如此，安得弱乎，所以使之如此者，亦人君立德不至也，裴矩在隋爲佞臣，在唐爲賢士，是則編極之柄，全在人君而已矣，人君敬用五事，錫福庶民，則天下之人，皆嚮慕五福，惟恐失之，畏遠六極，若將浼焉。

東坡曰。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諸懦。欲以六極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六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興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此應。亦自知其疏也。

張氏曰。不得其死曰凶。凶者。考終命之反也。不永曰短。中絕曰折。短折者。壽之反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六極以凶短折爲先。而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疾則不康寧矣。貧則不宜矣。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惡弱則不能攸好德矣。五福人之所同好也。所以使之勸。而欲其至。故其序以其所致之次。而爲之先後。六極人之所同惡也。所以使之畏。而欲其亡。故其序以人之所尤畏者爲先。而尤盛者次之。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無垢曰。武王既勝殷。其有功于伐紂者。皆列地而封之。又加以宗彝之器。使之保其宗廟社稷焉。故有分器之篇。此篇亡矣。徒其序存爾。宗彝者。宗廟之酒尊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孔穎達以謂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是彝上尊也。左氏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于王室。是封侯之法。當以彝器賜之也。

尚書精義卷三十一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無垢曰。紂在上。九夷八蠻。皆不得其所。故誠意斷絕。不復修朝貢之禮。及武王克商。小人穆去。數政垂除。四海一家。中國一人。九夷八蠻。皆有獻誠之路。而西旅所以致四尺之獒。以爲貢也。犬四尺曰獒。然則西旅貢非所當貢之物。亦有罪乎。曰。夷狄何罪。其國中所出者惟獒。故以通誠意耳。苟受與不受。有教化存焉。受之則夷狄以開中國。好珍奇狗馬之玩。將有輕中國之心。不受則使四夷知中國所尚者理義。不以奇玩爲高也。其敢不敬乎。昔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狐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旅者不至。然則受與不受。利害如此。召公豈得默默哉。

張氏曰。西旅之獒。非所當獻也。武王之聖。非所當受也。非所當獻而獻之。則其獻無名。非所當受而受之。則其受無識。若然。則召公之爲太保。其可以默而無言乎。此旅獒之所以作也。

呂氏曰。武王初克商。歸馬放牛。騶虎、豹、犀、象。而遠之。逾年武王初克商。如此獒之微物。必不能動武王。何故。前日歸許多馬。放許多牛。騶許多虎、豹、犀、象了。不數日而西旅獻獒。獒似不足以動武王。而召公

所以勤勤者。蓋惟聖問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與狂初不相遠。特在念與不念之間耳。何況創業之時。若有一毫之累。絕不能垂統于後。則後必有邱山之累。此正本謹始。召公所以不得不戒。武王方歸馬放牛。騶虎、豹、犀、象。固是不得爲一獒所動。然武王初定天下。已能歸馬放牛。騶虎、豹、犀、象。若不又警戒時。此心必恐使倘特己前實遠得珍禽奇獸。使是問念蓬理。此召公之意。正在此也。

呂氏曰。聖人之心。不實留意于物。所以受時。蓋緣是少不得。聖人不可不受。所以珍禽奇獸。聖人何嘗有意于物。所以受時。蓋方物之來。便是蓬穩之所召。若力物之至。玩好之物也。受此心便是荒怠。不是初致方物之本心。聖人蓬穩工夫。所以無窮也。

無垢曰。武王既勝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無垢曰。舉歲方物。乃吾德之形見也。奚豈吾所敢自居哉。亦惟異姓諸侯同心協贊所致耳。先王不忘不剝。善與人同之意。可想見矣。然則異姓諸侯。受朝廷之賜。其可少怠于德而不修其所職之職事乎。

上下修德。則方物是來。儻惟不德。則兵革亦至矣。　又曰。賜異姓以服食器用之物。賜同姓以有玉之物同是物也。統紂以是賜人。則人恥之。堯舜以是德人。則人貴之。是物又以德爲主也。人所以不敢褻易吾君之所賜者。以德在物也。重其人則亦重其物矣。禮論祭祀。必求仁者之業。以記其親。業一也。而必求仁者。豈非以德爲貴乎。

呂氏曰。明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者。蓋方物之獻。德之所以致。以舉論之。如肅慎來賀。成王賜之貊。是明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者。所以教他因我所賜之物。常思守邦。敬守王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如魯之所爲寶玉大弓者。是王者維公天下爲心。然自親及疏。所爲不過遠方所貢方物。而遇伯叔之國。乃是枝葉之親。故以重寶珍玉賜之。以展親親之義。德盛不狎侮。君子悶以盡人心。狎侮小人。悶以盡其力。

無垢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君子盡心。則經綸謀慮。興起治功。子且暮之頃。防閑邪思。以使君子得盡其心乎。尊敬之、委重之、可也。儻惟狎侮加于君子。君子將振衣引去。無復肯爲朝廷盡心矣。人主其誰恃乎。昔宋孝武好狎侮大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王元謨爲老傖。劉秀之爲老悴。顏師伯爲鄙。宗當秀體肥。每至集會。多所賜予。欲其占謝顛踣。以爲歡笑。故身死未殮。太宰義恭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至廢帝受弒。其誰啓之。　又曰。天下之功。人以力事上。當至誠尊嚴以待之。使其臨事不敢慢。而儐風沐雨。侵寒犯暑。問或怠惰。可也。儻以狎侮

待之。君子知禮義。第奉身而退耳。小人不知此理。亦以狎侮報之。苟通盧拜。偷閒怠惰。而不肯盡其力。矣。何止此哉。宋閔公斬宋萬而卒爲宋萬所弒。唐敬宗與優小狎暱。亦卒爲優小所弒。其禍乃至于如此者。召公之言。優游不迫。未欲極其說耳。

張氏曰。狎則外有所褻。侮則內有所慢。狎侮君子。則遇君子不以禮矣。此君子所以莫肯爲之用也。狎侮小人。則遇小人不以禮矣。此小人所以莫肯爲之使也。君子則人之所德而信之者也。故狎侮小人。特曰悔以盡非特悔以盡其心焉。人皆莫肯爲之盡矣。小人則非人之所德而信之者也。故狎侮小人。其禍有不可勝其力而已。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無垢曰。愚者以耳目爲我。聖人以心爲我。以耳目爲我。則姦聲亂色。足以熒惑其心志。以心爲我。耳目具位而不縱。天下萬事。皆以心造化之。心正則耳目正矣。蓋心體本正。以心爲我。無往而不正。茲百事之度。皆得其正。玩人而喪德。如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遂其間者。此玩人也。如此所爲。何德之可言。玩物喪志。如漢武帝爲一馬之故。至起兵而伐大國。此玩物也。如此所爲。何志之可言。蓋有德者。常以敬自持。故不敢以人爲玩。有志者。常以道爲華。故不敢以物爲玩。

張氏曰。耳目所役。則逐物而不知返。是故役于目。則亂五色。淫文章。役于耳。則亂五聲。淫六律。如此則百度所以失其正矣。玩人則狎侮。狎侮所以喪德。玩物則役耳目。役耳目所以喪志。玩人有甚于玩物。喪德有甚于喪志。君子之志。志于仁義而已。今也一于玩物。而不能居仁由義。此志之所以喪也。

呂氏曰。心之官爲耳目之主。富貴盧中無我。若是心聽命于耳目。爲耳目所使。則心流于玩好。本源如此。則事皆頹壞。百度所以不正。惟是心之官。盧中無我。坐應萬變。則百度無不正。若爲耳目所役。則此心流于一物上。唐莊宗好聲樂。隋煬帝好宮室。二君之心。爲耳目所役。心只在聲樂宮室上。其他事都不理。爲人君者。乃是萬化之本原。本原便是十分澄徹。盧中無盧方是。一不爲耳目所役。百度自然正矣。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無垢曰。道卽心也。誠求得其本心。以此出而爲志。則常安而不搖。以此發而爲言。則善應而有法。

張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也。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本未嘗非道。則心者道之所舍。及其出而爲志。必以道而後足以寧身。發而爲言。必以道而後足以接物。若夫志不以道。則志爲物累。騁奢淫泆。無所不爲。身有不寧者矣。言不以道。則言不循理。詖邪淫遁。無所不至。物有不接者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無垢曰。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物必賤用物。此不易之理也。故以有益爲主。則無益者自廢。以用物爲主。則異物自賤。

史氏曰。解心之縛。則治身之效著。去德之累。則及人之利溥。今夫敗遊娛樂。無益者也。道德仁義。有益者也。吾不作無益而反害有益。則心之縛解矣。用以治身。功其有不成者乎。珍奇淫巧。異物也。委棄乘廢。用物也。吾不貴其所異而反賤其所常用。則德之累去矣。推以及人民。其有不足者乎。苟人君私縱耳目之欲。一作于心。而害生于彼。一貴于上。而賤及于下。則自身以至于人。顚倒錯亂。其禍有不可勝救者矣。

張氏曰。事之有益于利者。可以爲也。不作無益以害之。則有興民之利。故功乃成。物之有適于用者。可以貴也。不貴異物而賤之。則有以裕民之財。故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東坡曰。夷狄性貪。故喜廉而提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于王乎。

周穆王得猼訾而荒服因以不至。

無垢曰。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使人主親寶玉奇珍如糞土。而以賢者爲寶。則必建長久之策。致人主于三代之盛。而中庸之民。人人得其所矣。安富尊榮。孝弟忠信。何止邇人安哉。決不爲白狼白鹿而起犬戎之師。決不爲天馬而興大宛之役。以人主所寶者賢也。然則人主所寶。其可不謹歟。

張氏曰。不寶遠物。則于遠無所取。而遠人不擾矣。故遠人格。遠人格。則四夷來王是也。所寶惟賢。則于寶無所遺。而邇人可以治矣。故邇人安。則四方無虞是也。傳曰。實珠玉者。殃必及身。又曰。仁人者國之寶也。則有天下國家者。其于所寶。可不謹哉。

呂氏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此一句。自衰周至于漢唐。上自朝廷。下至守邊鄙。所以貪冒致戎秋之禍。是貪太保此一句。最親切的當。如此書丕求明珠。肇禋便不服。穆王求白鹿。方物使不至。後世守邊吏。所以應邊豐而致戎狄之害者。只緣是受遠物。在乎貪也。所寶惟賢。一件事相爲消長。若見得其實可寶之物。則遠僞之物。定是不寶。人惟不知賢之可寶。見得一箇異物可喜。所以貪冒致戎秋之禍。若見得其實無所遺。而邇人可以治矣。故邇人安。則四方無虞是也。傳曰。實珠玉者。殃必及身。又曰。仁人識義理。天下所可重。所可寶者。豈遇于寶者。入賢者門庭。安富尊榮。趣味。遠物自然視如浮雲鴻毛之輕。秋毫之微。識其不可寶者。實可寶莫非寶者。

嗚呼。夙夜問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無垢曰。干霄蔽日之木。起于萌芽。傾山裂陵之水。起于毫觴。萌芽不絕。則斧斤勞。毫觴不塞。則牌胠苦。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古人于細行所以必愛惜也。一時失路。未爲害也。往而不已。豈非爲大德之累。終之爲難也。尤信也。迪行也。召公言武王信行慎德。則此心安靜。不爲非法。以擾動天下。使生民皆得安其居。耕田鑿井。律事餬口。熙熙然知有生之可樂矣。民心如此。天心在焉。天人同心。幽明協德。武王世世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此自然之理也。

陸氏曰、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知理者、必在于未亂之前、立輔臣直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防之、乃其識也、沿沿不已、終偏桑田、簇簇不除、李燾原野、流漫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虞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無垢曰、夫虞伯來朝、非朝武王也、朝武王德也、芮伯作旅巢命、旅、陳也、安國謂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其所陳者、述武王之意、以命虞伯也、其中必有戒勉如囧命畢命之意、其篇亡矣。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無垢曰、武王有疾、周公有代死之册、在金縢之匱、今錄而成篇、金縢之册、非周公而誰作乎、至于成王信流言、以金縢之書而悔、上天動雷電、以金縢之書而知義也、無義無命、豈周公孔子之所爲哉、此其所以不同也、雖然、命出之心也、使武王無病、則金縢之書不作、使上天不怒、則金縢之書不啓、所以孔子判之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也、又曰、聖人存心、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成王信流言、疑周公、周公雖死、豈不陷成王爲有過之主哉、曰、吾之心取信于天耳、使吾心無愧於天、則成王必悟、儻成王不悟而周公死、是周公之心、終有愧于天、而天不爲之動也、其何怨天尤人之有乎。

周氏曰、周公作金縢、其調諸後世之爲臣者、忠于其上、雖其命有可易焉、信乎、曰、周公之教人備矣、昔武王老、成王幼、管蔡不可教、周公身任天下之重也、身任天下之重、萬世我賴、變不謀寧、亂不謀定、惡足爲周公哉、衛道也、周盧患也深、防患未然、其惟金縢乎、微是周室其變矣。

蘇子才曰、案金縢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敍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以代死之事焉。

無垢曰、克商明年、武王有疾而弗豫、弗豫猶不懌也、蓋疾既甚則情思昏憒、支體疲怠、氣息微弱、安有復豫之心哉、病至于弗豫、則疾勢危矣、臣子之心、亦安得不憂哉、夫武王年八十三伐紂、八十四即位、是弗豫之年、已八十四矣、年亦老矣、而疾至于弗豫、死爲必然、而生亦僥倖矣、此召公、太公所以欲敬而求諸鬼卜也、卜而吉則將爲立子計、爲周公以謂若卜而不吉、非周家之福也、卜而可慶也、卜而不吉、則可憂也、三壇之外、又爲一壇于三壇之南、所以北面三壇、而周公立于此壇之上、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以代死之事焉。

程氏曰、誠曰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其如臣子之情何、伸旣告之曰、公乃自以爲功、得非過之也、曰、非過也、於此見周公之一心、則周公之心安顧哉、昔武王之崩、克商已五年矣、尙有武庚三監叛于內、奄及淮夷叛于外、而況克商之二年、而王有疾、則天下之心、未盡固矣、宗廟社稷、未爲無虞矣、于時周公、自以安國之定、社稷爲己事、豈非大哉。

故以未可以戚我先王之辭拒二公、若夫代死之事、吾位居冢宰、親則兄弟、當自任之、不可以委二公也、功事也、自以爲己功者、自以代死爲己事也、非以詐辭拒二公、而自取其功也、學者觀聖賢、當以聖賢之心爲心、築土曰壇、除地曰墠、先除地以祭、壇濁後立壇以祭神明、爲三壇于墠中、故曰爲三壇同墠、三壇之外、又爲一壇于三壇之南、所以北面三壇、而周公立于此壇之上、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以代死之事焉。

程氏曰、誠曰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其如臣子之情何、伸旣告之曰、公乃自以爲功、得非過之也、曰、非過也、於此見周公之一心、則周公之心安顧哉、昔武王之崩、克商已五年矣、尙有武庚三監叛于內、奄及淮夷叛于外、而況克商之二年、而王有疾、則天下之心、未盡固矣、宗廟社稷、未爲無虞矣、于時周公、自以安國之定、社稷爲己事、豈非大哉。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以代死之事焉。

程氏曰、誠曰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其如臣子之情何、伸旣告之曰、公乃自以爲功、得非過之也、曰、非過也、於此見周公之一心、則周公之心安顧哉、昔武王之崩、克商已五年矣、尙有武庚三監叛于內、奄及淮夷叛于外、而況克商之二年、而王有疾、則天下之心、未盡固矣、宗廟社稷、未爲無虞矣、于時周公、自以安國之定、社稷爲己事、豈非大哉。

不許周公代武王之死。是周公不可以事鬼神也。故屏璧與珪。而無所事焉。
東坡曰。死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爲其父母發至誠之心。動天地。感鬼神。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志。非獨弟爲兄也。臣爲君。乃爲天下爲先王爾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僞。而猜聖人之不情也。
鄭氏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承子。不忍默爾。視其厭敎。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至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爲死者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
呂氏曰。天命所在。海天長短。自有定數。當武王疾時。周公聖人。豈不知天命所在。而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謂周公出一時忠愛之故。不暇順其正理。亦不然。於此當知天命一原之理。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蘇垣曰。是三龜非三王各設一龜。以卜吉凶也。乃用三代兆法。以卜之。故謂之三龜也。一習吉者。習因之以爲吉。次卜周兆。周之兆法。因之亦以爲吉。先卜夏兆。夏之兆法。既以爲吉。次卜商兆。商之兆法。亦以爲吉。三兆雖不同。而一皆因爲吉。則武王之不死無疑矣。周官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康成解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未見占書時。太史與卜人已見兆之爲吉矣。及取占書證之。又見其爲吉。然後周公取兆以觀之。兆卽體也。乃占兆之大象。知王必安而無害矣。新命于三王。謂新得卜吉之命于三王也。若此。則武王不死。而可創立規模。爲子孫長久之計矣。茲攸俟。所謂歸俟爾命也。能念予一人。謂三王果能以武王爲念。使武王安也。然則三王能念予一人。則天下安。不能念予一人。則天下未可知也。公歸俟三王之命。乃納册于金縢之匱。是視册之明日。武王卽瘳安平也。

尚書精義卷三十二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無垢曰。管叔周公之兄。蔡叔、霍叔、周公之弟。天下之至親者。莫如吾心也。今乃流無實之言。以害周公。豈人之情也哉。曰。周公聖人。豈不知天命所在。而欲以身代武王之機。蓋名曰臣。其實行君之事。其迹似可疑也。則流言之起。不爲無名矣。周公平昔用心。兄弟知之矣。曰不然。唯聖知聖。惟賢知賢。心志既達。識趣絕異。凡情俗態。安能知聖賢之所存乎。爲兄弟而不知。以其心不心也。而又何怪乎。此亦聖賢之不幸者也。公將不利于孺子。此所謂流言也。嗚呼。彼何待周公之薄哉。曰。此以凡俗見周公。不以周公見周公也。指成王爲孺子。則天下幼弱可知矣。夫殺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乃先王之心也。使周公懷一毫私意。以害兄弟。其何以對先王乎。所以告太公、召公。我儕以私意。不致辟于三叔。我將何以告我先王乎。以此知周公之心。乃先王之心。先王之心。乃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乃天心也。居東二年。乃始能殺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亦可謂持久矣。東征時。雖告成王。成王不能不惑于流言。而以周公爲可疑。既有疑心。則成王安敢不從周公之請。乃若其心。蓋以三叔爲忠臣。而以周公爲管賊也。周公既誅三叔。則成王疑念深。周公所以作鴟鴞之詩。以道成王。成王皆莫之悟。

也。其心方欲資問周公征誅之罪。特以兵在周公之手。未敢顯然形于辭言耳。

呂氏曰。武王既喪亡後。事非是一時。但史臣欲把周公始終合爲一篇。管、蔡、及華弟流言于緡。非是周公待他不至。自是他資質卑下。以小人之心揆聖人。且四凶在堯朝。至舜時乃竄其惡。縣四凶元不是好人。至舜之時。罪不可掩耳。管蔡之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如此。其資質卑下。遇時則發。我之弗肖。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處。此見舜之一。何者。象之欲害舜。不過是舜之一身。當周公時。成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故宜深之。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無垢曰。夫雷風之異。何自而來哉。自成王心中來也。心疑忠聖。凝結成象。故爲雷、爲電、爲風、以變常也。如周公忠聖。成王信之任之。政事一聽之。此常也。成王有當心則爲天清。爲地寧。爲和氣。爲太平。安得有雷風之異。成王信小人之言。疑周公欲爲篡賊。此心之變常者也。成王變常。則爲雷電爲風以見異矣。夫禾民精以爲命。大木根蟠本固。未易搖動也。今禾偃木拔。尚使人驚駭。況如開公天下特以爲命。其忠聖豈可一日而搖動哉。王見天變。但焉恐懼。故皮弁素服。以見純實之意。且啓金縢。求占驗之端。乃得周公代武王之册。嗚呼。成王本無心求此書。周公本無心留此書。爲後日計。然而讒謗由此而明。盛德由此而著。然後知天人之理。全在無心處耳。使成王有心求此書。則無風雷之變。使周公有心留此書。則是姦人僞士。爲身謀巧計。豈足以致風雷之變哉。故君子當盡其所以爲臣子之道。天人之理。昭昭然不可誣也。太公、召公未見此書。自知周公忠誠矣。然當此王疑武之際。欲開釋辨明乎。則恐成王疑其爲黨也。欲從而不問乎。又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困心衡慮。欲措事乘德。發明久矣。特未有其介耳。今忽見此書。其事濟矣。猶恐成王未悟也。乃倡率成王。使則諸史與百執事。先言二公。後言王。只此史官明著二公倡率之意也。諸史謂當時告三王時。奔走給事者。當周公代死時。本無一定顛末。爲後日心。特欲武王安。爲天下計耳。其事秘密。當時爲史者。百執事者。亦皆一時忠信確實之人。不如是。周公不使與此事也。既而周公戒之。此事當秘密。不可宣露於人。則此史官與百執事者。奉此勿敢言之說。周旋於此。固敢失墜。故雖見周公被讒。終不敢宣露。以明周公之忠誠。蓋其意以謂周公死生。乃臣子常事。而宣洩所戒。乃爲不可倚信之人。不可倚信。亦何以爲人哉。故率歲周公之死。而不忍言洩其言也。噫。者不平有恨之辭也。非不平有後。謂公謂周公命我勿敢言。而我言之。是負周公也。周公既誅管、蔡。未敢遽歸。以待成王之悔悟也。既而風雷之變在上。禾木之異在下。金縢之書顯其忠。諸史百執事證其說。成王乃知賜流言之過。而求自新之路矣。自新當有其實。衮衣繡裳。以逆周公。且曰。我國家待賢之禮宜如此。非過也。夫成王向以流言面晤。今以風

雷而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天下仰之。成王亦未可輕也。以衰補迎周公。以玉帛謝天變。郊所以謝變也。雖謂天道遠哉。向也雷電以風。今也雨而反風。向也禾盡偃。今也禾盡起。大風反風。盡偃盡起。特在成王疑與不疑之間耳。疑則變異如此。不疑則爲瑞如此。然後知天止吾心而已矣。無求諸

高高者者之間也。是以人主當先治其心。

伊川曰。成王者。是中才之主也。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者。何也。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耳。或謂就史何爲讀之。曰。或贊成埋後世之制也。蓋上古未有使埋之制。欲重其事。故發之金縢。以久其傳耳。曰。然則武王有疾弗豫。而周公乃册祝請代武王。可謂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欲代其親。何暇知命。

雕川曰。然則大雷電以風。與乃反風而史書之。何也。曰。周公之所以得迎者。以雷電風之變也。其既迎之也。則變復而誠大孰。人莫不以迎周公爲是。而當天意也。則史可以勿書乎。孔子以鬼神爲難明。而記曰。變事無質。吾以天之變爲周公也。則是質之也。以天之變爲成王也。則是亦質之也。故善爲史者。是可書也。而不可以質之也。

張氏曰。夫天人之理。其致一也。故民之所欲。則天之所欲。是天之聰明。因民而已。且周公之居東也。西人欲其歸。則曰公歸不復。于汝信宿。東人惜其去。則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夫周公之得人者如此。則其得天者可知矣。

武王勝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無垢曰。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以封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蓋謂管、蔡輔武庚。以監此殷民也。不謂管、蔡因武王崩。乘兵革四起。周公之心。以謂害在武庚耳。使殺武庚。絕其本根。則管、蔡徐徐。不攻自破矣。此周公相成王。所以當此機會。專以黜殷爲心也。孔子識此心。故聖筆稱德之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不及管、蔡也。

呂氏曰。武王既以滅商。不忍商無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衞。又恐其叛。故使管、蔡、監其國。故謂之三監。及武王崩。周公攝政。爲三叔者。御侮武庚及淮夷以叛。然此序不言武庚叛。乃言三監叛者。蓋此叛生于三監之謀。欲害周公。孔子聖人。灼見其情。故筆之於序。獨言三監及淮夷叛。其一字之貶。有春秋誅賞之法。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蓋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商之怨。煽搖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論厥旨。方行天誅。大誥所以作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

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無垢曰、獻、謀也。謀殷之事。大誥多邦。及三卿御事之臣。將徵其兵以行也。蓋御事者。諸侯謀議之臣。故誥諸侯。必及御事。三王之盛。人情蓋如此。周史潤色成王之意。爲此辭已之言曰。天弗憖予周民。降罰于我家。不少延。武王之命。使我施菩無極也。武王既死。大惟我幼童人。乃令蠲此無疆大歷服也。歷、天命也。服、人事也。夫我幼沖。尚弗能深造知人之哲。牧賢才。開道民于吉康之地。況能咸格深知天命之所在乎。以吾民事易見。尚弗知所以安民之術。況天命難測。其能深識幽明之理乎。

張氏曰。雅曰、猷、道也。止而有守。作而有就。一作一止。無非道也。周公之誥多邦。與夫御事。非安作也。本夫道而已。

呂氏曰。當時叛周。不過淮夷三監。今大誥多方者何故。蓋當天下初定。人情未安。其時乍革商爲周。天下亦未能翕然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淮夷。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及諸侯御事之臣。先開他志意。諭以天命從違。意使其心下釋然曉悟。則不至變生肘腋。然後周公方出東征。此周公討亂規模。後世人君討亂。水只是要討一處。後來絲牽繩聯。他處皆亂者。只緣不能明告其衆耳。且如唐有藩鎮之禍。德宗初討田悅。後來王武俊、李希烈之徒。相繼而叛。只緣德宗不是天討。不能告諭萬方。故伐叛未熄。而叛者相繼。惟周公誠意已孚于告諭之時。天下信周公者有素。此乃鎮定四方之本。後雖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先有以鎮定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無垢曰。既自念弗能遽哲以迪民康。又不能知天命。其心茫然不知爲計。故歎曰。已乎。我小子耳。今圖無疆大歷服。如涉淵水。欲罷不能。欲進不可。枯勉力前往。求所以濟難之道耳。涉淵無舟楫不可濟。此艱難。非人其可乎。

呂氏曰。大率人君固當抑畏。亦當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若不能抑畏。以天下不足爭。則失之怪忽。必不足以立事。若徒然畏縮。不求所濟之道。只是一箇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說若涉淵水一句。便往須求攸濟道理。亦是知天命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率王道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無垢曰。武庚之叛。必乘間而起。今所以起者。以三叔流言于朝。骨肉之間。自爲疑間。民心震動。是周家有疵也。故因此而叛焉。不言三叔流言。而曰天降威者。起無根之言。亂朝廷之治。此天所以誅間而降之。則予邦君御事之功。亦大矣。我將于人事敷大之。賁飾功也。天無心也。緝熙緝熙。殖有禮。覆昏暴者。皆人自取其咎。故淫者必禍。作暴者必殃。天之降威。常在人爲之後。天子代天以行威者也。今三監之惡。理應誅戮。天威明明如此。我何敢以私意閉絕此威。容惡縱姦。以取怒於天哉。所以必當征之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神物則大寶龜也。寶龜能傳天命之吉凶。故武王以此龜還予孫。使知天之明而繼之。命之所在而卽之。

東坡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爲武王。猶此以謂文王非也。曰前寧人者。亦謂武王之爲臣也。

張氏曰。人之不勝天久矣。又況昔之於天。猶臣之於君。臣之拒君命爲逆。則成王之於天威。非所敢拒也。于是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卜知天意。夫大龜神物也。是以前知。故能紹天之明。而吉凶可預見。夫然後知天意之所趨向而順之。知天意之所背而逆之。此所以能卽天之命也。

王氏曰。文武皆能安寧天下。故謂之寧王。是寧王者。兼文武而言也。言寧人則又兼文武之臣而言也。言寧考。則謂武王耳。

呂氏曰。古者大而天下。小而一國。皆有寶龜。以鎮守國家。若有大疑則卜之。所以繼天之明命。卽此可知天命之所在也。夫聖人將舉大事。必有定見。何故只信龜卜。非是聖人亦自見得不定也。蓋聖人至誠懇惻。神明其德。以臨之于龜。而龜者又至誠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後世技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益殷小腆。誕敢紀其敍。

無垢曰。小國殷殷爾武庚。其地其人如此。爾乃不盡力不度德。大敢求繩前人之敍。以再王天下。眞取死之道也。兵家以氣爲主。故其言不嫌于誕謾。

呂氏曰。武王崩。便是有大艱難于西土。西土之人。亦憂懼愕惶。感於此時。三監羣動作亂。武庚恃其國小小富厚。便欲復商家之正統。乃紀其敍之爾也。成王言此者。說武王既滅商。商之社稷已墮矣。宗廟已絕矣。于已墮已絕之中。乃扶持而立之。是武王有大功于商。今武庚不知我武王扶持他于已墮已絕之中。乃大敢紀其敍。敢之云者。言其無所忌憚。妄爲僭亂。欲復商之舊業。而再爲天子。夫紂爲大惡。武王不得已而伐之。及其伐紂之後。武王又不忍其無後。卽武庚而封之。在武王者。亦可謂恩德周殷矣。今武庚輒敢紀其敍。言其不知恩德如此。武庚如此用心。天所不覆。地所不載。成王此言。所以說病源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敎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無垢曰。武庚之叛。必乘間而起。今所以起者。以三叔流言于朝。骨肉之間。自爲疑間。民心震動。是周家有疵也。故因此而叛焉。不言三叔流言。而曰天降威者。起無根之言。亂朝廷之治。此天所以誅間而降之。則予邦君御事之功。亦大矣。我將于人事敷大之。賁飾功也。以言叔之罪。天所不赦也。其辭如何。曰。予當復有天下。爲中興之君。反以周邦骨肉危疑。爲可鄙也。今四國起兵。天下憧騷而益動。起兵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焉。知武庚無道。必敗。惠然來賓。我周家以撫寧天之武事。而圖伐叛之功也。周公謂我方舉兵以伐叛。而有十夫來賓。是周家之美事也。人事既爾。卜之鬼神。卜又并吉。并吉謂三龜並以爲吉也。三龜卽三兆之決也。天言人事如此。其伐四國。成功必矣。蓋武王方死。人心搖撼。而又僞之以流言之變。武庚之變。非周公安定其心。據人事天意。以爲必勝之策。則事未可知也。古人遭變。其安定乃如此。則夫輕慢易喜。數據見搖者。安足以議天下事乎。

東城曰漢高祖討陳豨。亦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黃氏曰天下之變。莫大新造之後。易世危疑之際。彼其抵巇竊發。固未足以敗吾天下。而其所藝大者。無如周公以謂成王即邦君御事。最大之言。不靜之心。則其變不止一國。亂不止一人也。自武庚之叛。周公東征。四年而後畢。其間流言之興。邦君御事之搖動天下。使歸夫寧歸有思予之心。其哀矣哉。是則周公慮心下意。隨邦君御事之言而不敢以其說爲不當矣。然權其輕重緩急。勦衆乃一時之小害。而定亂乃天下之大利。我爲天子。爲天所驅役。東西南北。當聽命于天。天命還我以四國之大事。役我以四國之艱難。我以眇然一身。當此驅役。其敢以汝衆責己之言。委四國不圖。其罪乃敗。然退面求敬。面任其自貽厥咎。以違天命哉。其壞不得不聽十夫及寶龜之言以往征也。

張氏曰夫勞民以征伐。則于民不能無擾。而饑寒之民。爲無告故也。予造天役。違大投艱于朕身。言饑寒雖可哀。然予造天役。則其興師動衆。豈己之所欲爲哉。違爲也。不卬自恤者。成王自言。我幼沖之人。非自恤也。其所恤者。在予寧考所圖之功。所以見其征伐之意。上則成天之命。下則成予寧考圖功。非出一己之私故也。

呂氏曰蓋人君代天而有天下。無非供天之役。今日之事。我當身違天役。又況到大艱難之事。委在我一人之身。蓋言武王既喪。而天役則在我。天下至大之責。亦在我一人之身。況王者以萬民爲子。豈坐視而不救之。是廢天役。自我也。則我今日豈敢爲身計。言不敢自恤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遺壽耇。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呂氏曰蓋古人無愧于幽冥。幽冥信于我。故我亦信于幽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我凡一卜筮。若與鬼神合堂同席。相與議論者。卜而得吉。是議論以爲可也。鬼神以爲可。則何往而不可。卜而得凶。是議論以爲不可也。鬼神以爲不可。則何往而可。此古人所以必信于卜也。後人平居負于幽明者多矣。非特不我信。而我亦不敢必信于幽明。其頗僞思慮。傾邪心術。誠安在哉。古人古人。常輕責己。問不反曰。雖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張氏曰。夫勞民以征伐。則于民不能無擾。而饑寒之民。爲無告故也。予造天役。違大投艱于朕身。言饑寒雖可哀。然予造天役。則其興師動衆。豈己之所欲爲哉。違爲也。不卬自恤者。在予寧考所圖之功。所以見其征伐之意。上則成天之命。下則成予寧考圖功。非出一己之私故也。

呂氏曰。蓋人君代天而有天下。無非供天之役。今日之事。我當身違天役。又況到大艱難之事。委在我一人之身。況王者以萬民爲子。豈坐視而不救之。是廢天役。自我也。則我今日豈敢爲身計。言不敢自恤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遺壽耇。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無垢曰。邦君御事。讀此公義。見我當此大艱時。則當安盤我曰。無過憂勞。此大艱之事。當勉力往征。不可不成武王所圖定天下之功也。憂勞也。如此則予義爲得矣。今乃使我求敬遠卜。以養艱之。則爲失當矣。周公當衆情疑貳之際。乃獨以養觀之。聖人之見。其造化乃如此。大矣哉。帝命高遠。何從而知。所以傳帝意者。實龜也。卜龜而占。是上帝命也。上帝其可違乎。

張氏曰。憖、慎也。無憖于恤。言無慎于征伐之憂也。征伐雖曰危事。在所可恤。然將欲成事。考所圖之功。其涉危難。故不足恤矣。夫靜一天下者。寧考所圖之功也。爲之子孫者。當繼前而成之。今三監及淮夷叛。苟不能征之。則寧考圖功。或至於幾成而敗矣。卜征而吉。則征之者。出于上帝之命也。然而天命其可以廢棄之哉。昔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亦以天命之不可替故也。

呂氏曰天人並應。卜又吉。邦君之衆。又都回心。助上帝命。我分明。我眇然一小子。既荷上帝之命。如此豈敢替上帝之命。言必往伐矣。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無垢曰武王所爲。上當天意。故天美之。何以見美之之實哉。自小邦諸侯一旦振起之。使有天下是也。

呂氏曰天人並應。卜又吉。邦君之衆。又都回心。助上帝命。我分明。我眇然一小子。既荷上帝之命。如此豈敢替上帝之命。言必往伐矣。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無垢曰武王所爲。上當天意。故天美之。何以見美之之實哉。自小邦諸侯一旦振起之。使有天下是也。

武王何以當天意耶。惟卜是從耳。以其取天意于卜。而不敢以私意加焉。故當識天意。而安受此有天下之命也。周家家法。當求天意于卜。今我安敢以邦君之言。違疑卜策。以拂上帝。而悖先王乎。此所自反。自反其敬。未可出征伐。雖龜卜如此分明。然且當自反。何不違卜。

以不可不征也。天示吉卜。命諒四國。又遣十夫。命諒四國。誠可謂天寧冥難測說。其威命明明如此。可不敬乎。夫商道不亟。卒以見高宗四夷不賓。何以見宣王。淢無日邑之駿。則無以啓宣帝。唐無宮闈之變。則無以啓明皇。由此觀之。則四國之亂。乃天所以劓我周家積累之藥也。

張氏曰。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古之聖人。建大功。成大事。未嘗不用卜也。夫寧王之所有天下。莫如天命。以其惟卜是用。今我之征伐。亦惟用卜。則我之所爲。有以合于寧王。若然。則三監淮夷之征。其可已乎。天道無私。其章有德。昔明有罪。可畏三監及淮夷之有罪。在所宜誅。則我周家世世修德。爲天所劓。可知矣。積而大之。丕丕者。言其積之大也。周之基業。肇于太王。而成于文王。此所以謂之丕丕基。

陳氏曰。在書上天休我文王。自小邦而有天下。未嘗敢違卜。以至于安受天命。今天助我民。況我敢不用卜哉。天之命昭然可畏。我既不敢違卜。汝亦宜順天而輔我。大此大基也。

呂氏曰。天顯道可畏。所以艱難翕變。乃是天栽培劓助我。丕丕無窮之基業。正如孟子所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所以劓之也。大抵爲國者多成于憂患。亡于治安。人君須知此。乃是天欲輔成君德。不可自沮。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無垢曰。周公意言武王勤勞辛苦。得天下。爲子孫萬世之基。以綏養天下萬世之民。今不可故遠吉卜。安坐永敬。忍視王室之危亡而不恤矣。如此訓諭。則見周公義理深長。而邦君御事之對。假爲迂闊矣。天顯豈我成功所予。不旅不極。辛勤王家事。

無垢曰。天意以成王沖幼。坐穩武王之業。恐其怠惰恣縱。故閉寒勞苦我成功之所。使我知天命之不易。而人情之艱難也。我何敢不盡心盡力以卒武王之所圖之事哉。武王所圖之事。倒事也。曰天下盡歸周家之事也。

張氏曰。閟言天命之否閉而不通。蓋言人事雖面不易。事者功之始。功者事之成。前人之功。積事以成之者也。今也天閟蓋我成功所。則我于寧考所圖之功。不能必成。姑亦終其所圖之事而已。天下之事。先王定之于前。極其卒之者。非子孫其誰乎。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無垢曰。周公惟恐其未喻也。乃曰。至誠精學而非諂非諛者。天必輔之。欲知至誠精學。不可考之于語之見者。則不足運勤天下。邦君御事。舉至於立矣。特未可與播平居守常。則有餘裕。儻過變故。則不足

大夫。恐其有罔諶之以亂也。其言可惟也少矣。使民有猶予后。后來其無罰之辭。則天之輔我可知。當時十夫來翼。則民有忱辭歸我。則天之輔我。亦可知矣。民有忱辭歸我。可知矣。其往征也何疑哉。民欲征四國如此。此天心也。予何敢違天。不于武王與夫舊臣之功。使之有無窮之計乎。誠使周公聽求敏逆卜之言。坐視關國之叛而不爲之經理。則武王之天下。未可知也。四國叛亂。如已有疾。以害我周家之業。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與夫舊臣所愛于天之休命。有以終其業乎。舉終也。終其業。則視四國叛亂。如疾在躬。必去之而後已。

張氏曰。化者。化之以其道也。誘者。誘之以其言也。三監淮夷之叛。有邦之君。皆以爲不可征。此成王所以化之者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者。誠言而有辭。天之所輔也。我忱信而有辭。天必輔我。天道遠而難知。欲知天之輔我。當考之我民而已。民之去就。親賢。十夫予翼。則民輔我矣。天之視聽自民。民輔我則天輔我矣。天輔我。民輔我。豈特可以梅卒卒王所圖之事。其于嗣功。亦可以終之者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無垢曰。武王既已統一天下。未及紀綱萬事而死。今成王繼之。有四國之叛。使不爲之撲滅。是若作室。不肯爲之營築也。營田而不爲之播種也。況能制禮作樂。立儀陳紀。爲子孫無窮之計。因其作室菑田之說。又思曰。父以敬存心。見其子不繼其志。其肯言曰。予有後。不棄我基業乎。爲人子而不爲父所信。則亦何以爲人哉。使我今日不能繼武王之業。以平四變之亂。是武王無後也。是棄武王之業。而不爲保守也。如此。不征其可乎。

張氏曰。父作之于前。則子不能不繼之于後也。

肆予曷敢不越印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勤弗救。

東坡曰。養、斷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嘗助父兄。勤嘗助父兄。弗救其子也。今王興諸侯征伐四國。正如父兄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嘗助父兄。勤嘗助父兄。

陳氏曰。兄考者。喻成王。周公也。友者。邦君也。喻四國也。子者。喻民也。民養者。斷養也。喻華臣也。四國殘害我赤子。猶爲赤子之父兄。固將救之。汝庶臣乃勸我弗救乎。

呂氏曰。如人之父兄。被傷顛仆。其子豈肯弗相救。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何況王者視民如子。見得武庚、管、蔡害民。爲天下能侯。豈可不相救助。此以世間常情論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無垢曰。爽、明也。清明邦國。必賴哲人。今茲十夫。通知上帝之命。命在周家。故來翼我。十夫可謂哲人矣。清明四國叛亂者。非十夫其誰。十夫來助征伐也。其可已乎。以是知非有以高天下之見者。則不足運勤天下。邦君御事。舉至於立矣。特未可與播平居守常。則有餘裕。儻過變故。則不足

以知幾而斡旋上天之法誠者輔之今周室至誠動天天遣十夫來翼邦君御事其可有異論不輔我
王誠之心而易上天之心乎降及周家使大艱人如三叔等以我王親乃大近相伐于室家之中此周
家不幸天降此禍也禍端已起不可不治治之之道伐之而已矣夫上天之法本于輔誠此天之定命
不可改易也三叔乃一時變故耳豈能易天之法與天之命哉天法天命既不可易邦君御事乃以謂
不可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呂氏曰天輔助我有周於誠實乎信無事之時其時尚不敢有變易夫法以輔誠天命何況今日天動
威以警戒我周邦尤不當不從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錫垣曰殷之有天下猶百畝之田也田有惡草則害嘉穀天下有不仁之君則害良民天相武王誅紂
滅殷以保良民是若穡夫除去惡草以養嘉穀也今其莠猶在如武庚之叛也成王豈敢不力誅勦以
終天下之業而繼武王乎亦猶穡夫盡去惡草不使一苗有遺類也前曰日思今曰永念則知聖賢舉
事不輕易如此

東坡曰方是武王之舊臣皆欲從成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
龜而止乎

張氏曰穡夫之治田去其害稼者而已蓋稂莠不除終爲苗稼之害殷商之害虐斯民爲天所畏有類
于此故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天之喪殷如是則爲成王者故當歛之至于終歲所以順天者也極至也
天之体美于前寧人使有天下成王自謂我何所至乎言有天下之休命者豈事王之總也我卜既吉
而不往從之則是逆天者也成王之所以必往伐之者從卜而已

呂氏曰周公論天之命喪商之意分明天降休命于武王又分明何必去占卜自冷當從天命去東征
雖不卜亦可

率事人有指疆土爲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東坡曰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略況今卜并吉是天欲征不欲休也盤庚及大誥皆遠
兼自用者所以籍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
則以盤庚與周公自比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

張氏曰天雖難忱其示人以吉凶之命而無有僭差卜之所陳者如此此三監惟爽不可不征也

荆公曰武庚周所撫以爲商臣三叔周所任以商事者也其材豈非庸人方主幼多疑之時相率而爲
亂非周公往征則國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後賢人衆多而迪知上帝以決此議者十夫
而已況後世之末流欲大有爲而乃欲取同於汙俗之衆人乎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攝子之命

錫垣曰殷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攝子之命

孔子序大誥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則黜殷命殷武庚命微子啓雖非今盡棄滅先王之典籍此只是泰私心如比然聖人所以留其彝物使之常修者蓋亦有意天下之
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循環然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聖人通百世爲體若先王法度苟不修而我之法誠庸後世有聖人作卻把何

曰周公相成王其實皆周公意也然孔子於大誥尚曰周公相成王至此則獨書成王而不及周公者
何也曰論成王之意總流言疑周公則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非成王意也余原成王本意豈腦四
家不幸天降此禍也禍端已起不可不治治之之道伐之而已矣夫上天之法本于輔誠此天之定命
不可改易也三叔乃一時變故耳豈能易天之法與天之命哉天法天命既不可易邦君御事乃以謂
商之叛而失吾家宗社哉特以疑故順錯綜亂耳使其無疑則原其本意實亦欲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啓代殷後也故聖人不書其疑而書其本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而不及周公
不及周公所以深明周公行成王之意而非周公私意也前書周公所以不書周公其義豈不遠哉余乃知不書周公其所以尊周公也　又曰微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
立其母後貴而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武庚又背叛亡其國殷緒宜絕矣周家忠厚
不忍滅殷宗廟社稷卒封微子以爲殷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十二傳而滅於齊是全湯之
祭祀者微子也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之事乎

呂氏曰周公攝政時有流言之變天下皆疑周公有無王之心孔子特序此以發周公尊王之意欲使
後世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以見周公之本意

徵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錫垣曰立前代子孫以崇德其意以謂不立他人子孫而立微子者所以崇成湯之德不敢忘也立前
代子孫以象賢其意以謂前代子孫必有先祖遺風今立微子爲諸侯所以象成湯之賢使我有所法
無垢曰立前代子孫以崇德其意以謂不立他人子孫而立微子者所以崇成湯之德不敢忘也立前
代子孫以象賢其意以謂前代子孫必有先祖遺風今立微子爲諸侯所以象成湯之賢使我有所法
也夏商各有一代禮物不相沿襲也先王不忍自尊一代之制而屢前代之禮故立二王後使統承先
王之業不用當代之禮物其典禮正朔服色一從其故家所尚黜郊天祀地亦所不廢此所以使微子
統承成湯常自修其家禮物也其意使前代子孫常見故家遺物而無悲苦傷悼之念嗚呼仁哉夫以
客禮待之所以尊成湯也先王忠厚尊敬之風可想見于此矣夫以客禮待之其心視之如成湯之存
也

張氏曰以事言則爲稽古本成湯而言之則曰崇德自微子而言之則曰象賢蓋王者之後必立其人
以承其宗祀古之道也成王稽而行之故謂之稽古咸湯有德矣必立先代之後以作賓王家所以崇
有德微子爲賢矣必建于上公加以袞服所以象其賢崇德象賢者將以嗣先王之統而承之也

呂氏曰崇夏之後使是尊禹之德崇商之後使是尊湯之德蓋德厚者流必長德薄者流必早夏商忠
商尚質周尚文蓋聖人于車旗正朔木數末度種種自有定制豈可不責其後世子孫之修然聖人公
天下爲心其所以創立一代規模蓋欲新時人之耳目然未嘗以己爲是以先爲非不敢盡掃滅先王
之制度所以不要後人盡壞使修其禮物常常在裏此亦見得聖人公天下爲心處且如秦恐人是古
非今盡焚滅先王之典籍此只是秦私心如比然聖人所以留其彝物使之常修者蓋亦有意天下之
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循環然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聖人通百世爲體若先王法度苟不修而我之法誠庸後世有聖人作卻把何

道理救得。此所以修其禮物者。蓋知變通之道。損益而兼用之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無垢曰。齊聖廣淵。其德蘊于中而未用。至其發之於事也。則見于撫民以寬。寬乃齊聖厥淵之發也。若夫徹慢閉塞。褊窄淺露之人。其見于事也。則爲虛有德爲寬。爲心乎。禁以虐失民心。湯以寬得民心。盛哉成湯之聖也。取逡茨之民。付輯睦之地。故其功加于當時。不遺聲色。不殖貨利。以至克寬克仁。其心法所流。足以傳于子孫。故有德垂于後裔。功德兼隆。其盛矣哉。有德無功。是能有而不能用。有功無德。是無其本也。張氏曰。人之致其力。以興事造業。謂之功。功則可大。故加于時。直心而行之之謂德。德則可久。故垂後裔。

呂氏曰。湯以盛德受天命。以寬撫天下。功既加于時。德又垂于後。如日月之明。終古不息。若本原不深厚。功加于時則有之。無繇會德垂後裔。此王伯之辨。緊要在此。蓋伯者以私智相高。撐諸侯都是智巧機械。相籠絡天下。若本身死了。便散漫解釋。如齊威方死。五公子爭立。諸侯來伐。何繇會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僩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

無垢曰。踐修厥猷之實。豈在虛空高遠哉。恪愼克孝。肅恭神人。此所謂踐修厥猷也。紂荒怠弗敬。而微子恪愼。紂宗廟不享。而微子克孝。紂謂祭無益。謂爲無傷。而微子肅恭神人。則至誠忠厚。尊嚴和樂。豈尋常人哉。開國承家。以繼先代禮樂。舍微子其可不戒乎。蓋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一念失路。則一朝一夕小人。以一朝一夕之小人而舉事。則爲千百年之小人。其可忽諸。

會矣。夫其爲人恪愼克孝。肅恭神人。此所謂踐修厥猷也。紂荒怠弗敬。而微子恪愼。紂宗廟不享。而微子克孝。紂謂祭無益。謂爲無傷。而微子肅恭神人。則躬行修治之意。可以意會矣。夫其爲人恪愼克孝。肅恭神人。則至誠忠厚。尊嚴和樂。豈尋常人哉。開國承家。以繼先代禮樂。舍微子其可不戒乎。蓋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一念失路。則一朝一夕小人。以一朝一夕之小人而舉事。則爲千百年之小人。其可忽諸。

子嘉乃德。日歲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肅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無垢曰。孔安國訓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其言簡切實。有補於教化。余誦斯言。至于三復。請因其說而推明之。夫上帝歆享。下民敬和。必有以感召之也。微子恪愼克孝。此是著實踐修處。今閱老之人。皆知孝。然只是養口體。以此爲孝。不可謂之克。若克果能盡孝之道。如甘、閔、方是克孝。肅恭神人。此見得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字易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都無幽顯之間。此心常不替。

呂氏曰。恪愼克孝。此是著實踐修處。今閱老之人。皆知孝。然只是養口體。以此爲孝。不可謂之克。若克果能盡孝之道。如甘、閔、方是克孝。肅恭神人。此見得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字易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都無幽顯之間。此心常不替。

子嘉乃德。日歲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肅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無垢曰。孔安國訓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其言簡切實。有補於教化。余誦斯言。至于三復。請因其說而推明之。夫上帝歆享。下民敬和。必有以感召之也。微子恪愼克孝。肅恭神人。則躬行修治之意。可以意會矣。夫其爲人恪愼克孝。肅恭神人。則至誠忠厚。尊嚴和樂。豈尋常人哉。開國承家。以繼先代禮樂。舍微子其可不戒乎。蓋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一念失路。則一朝一夕小人。以一朝一夕之小人而舉事。則爲千百年之小人。其可忽諸

尚書精義卷三十四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無垢曰。想成王聞唐叔之言。知禾之所以爲瑞者。自周公盛德所致也。所以親道唐叔歸此禾於周公。而致其感悟之意焉。歸禾之篇。具載之矣。惜乎此篇之亡。不及一見也。想見唐叔忠信。成王誠意。和樂慢康。開懷露意。君臣之間。不復包藏疑貳。天下之樂。其有過于此者乎。　又曰。周公既受成王命。以禾來歸。周公不敢當此美瑞。乃陳天子之命以作書。以明禾之所以生者。乃成王之心所感召也。此美禾當主于王。我何與焉。非周公孰能。人臣之道。正當如此。

史氏曰。歸美于周公。故曰歸禾。加德于成王。故曰嘉禾。至也。三復其義。不惟周公愛天子之深。而天子愛周公之篤。起眷眷之天。反復報應。喜怒于立談之間。不其怪哉。非愛周公也。愛成王也。愛周公。則成王可與有爲矣。唐叔之禾。又前日之禾也。成王悟流言之非。而有衮衣之歸。周公悟愛君之心。而有東山之役。異畝同穎。此天借草木之瑞。以示君臣誠意無間。一體同心之象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無垢曰。三監既誅。乃盡以其地封康叔。然周公不以具微子何也。微子賢者也。夫何疑哉。蓋所以一商人之心也。武庚之叛。以故都之人。思商家舊德。故因以驕其區區之宏。今微子雖賢。商人見微子乃商家子孫。其心不能無感傷。姦雄乘此。又將生變。如此。則天下何時可一乎。安國云。康圻內國名。是未封衛以前。康叔已受封矣。康叔雖賢。然初任重事。荷大責。其舉而措諸乎。此周公所以作康誥。使康叔知明德愼罰之義。作酒誥。使康叔知剛制于酒之義。作梓材。使康叔知塗丹雘之義。勤勤懇懇如此者。以見其重大也。

張氏曰。治殷餘民之道。在于明德愼罰。故康誥首誥之以明德愼罰之事也。能明德愼罰。然後可以化舊染之汚俗。故酒誥者告之以無困酒。而革其舊俗也。能革其舊俗。然後可以紛飾藻飾。以成至治。此所以終之以梓材也。

呂氏曰。命康叔爲衛侯。在周室封諸侯之一事爾。何故三篇之書。餘千言。前次未嘗如此之多。在唐虞之時。命典樂命九官。不過一兩語。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不過一篇而已。後世未嘗如康誥之詳者。見得當時以三監既叛之後。殷之餘民。志尚未定。所以邦之安危。惟繫康士。康叔正是周室安危存亡之所係處。周公成王之命康叔。其言不得不詳。此亦是時變之所使然。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東坡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之前。乃克管蔡。郤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史氏曰。都不定。無以得天下之心。法不明。無以勤天下之治。昔姬公之作周也。其加意於此乎。方成王幼。王都未定。周公定之。王法未明。周公明之。簡天下之治不治。舉係於斯也。是以定鼎于郟鄏。以據天下之中。邑既成矣。四方之民。莫不和悅。五等之侯。百工之衆。莫不會同。可謂得天下之心矣。於是播周之號令。使之知所守。見商之多士。使之知所畏。勞來而安集之。遠近內外。無有不得其所。其勤天下也如此。天下之治。其有不舉者乎。昔嘗以是而作大誥矣。今復推廣大誥之意而申言之。故曰洪。

呂氏曰。生魄是三月十六日。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之洛。四方之民。皆蹌蹌如子來。大和會于周。皆供周公洛邑之役。周公築洛邑。大抵一箇版築爾。斤勞苦之役。人所最憚。然周公所以得四方之民。皆大和會。供其役者。何故。此正如文王作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之意。侯甸男邦采衛。除要荒之外。諸侯亦皆供周公洛邑之役。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敉。乃寡兄。勖肄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東坡曰、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爲兄、此豈成王之言、

無垢曰、不顯考文王、謂康叔有大明父文王也、以謂文王識見智慮、照燭萬事、有如日月、幽隱皆明、其大意在自明其德、與愼于刑罰而已、明德則在己無玷、愼罰則待物以寬、行此兩句、其於治衞、沛然其有餘矣、君仁則所用皆仁人、若義則所用皆義士、知此、則庸庸祗祗、可見文王之明德矣、且知其可用則用之、知其可敬則敬之、非文王之明德、其能灼見人材如此乎、夫人主能不侮鰥寡、以威勐天下之心、而庸庸祗祗威威、以登天下之心、則天下之民、善心油然而生、惡心怛然自沮、造化之柄、陰陽開闔、與天地同功、六子同用、顯民之說、豈欺我哉、夫肇造區夏、豈一旦而遽得之乎、始行於一邦、又行於一邦、以至天下歸之、夫一邦之不修、則以己德之不明、而待物之不恕、文王專用明德愼罰之道、以修邦之未修者、自一邦又及一邦、俄而滿四海、蓋在文王明德愼罰中、其盛矣哉、西土謂岐周、文王所都之邑也、紂地民如寇讎、苛政虐刑、使民孤獘、無所庇覆、而西土之民、獨於湯火中、自有清涼之地、蓋所依倚者文王也、天以民爲心、今天下苦紂之虐、慕文王之仁、民心美之、是上帝美之也、其仁聲聞於天下之民、是聞於上帝也、夫何故、以上帝以民爲心也、天乃大命文王、是以天下之民、皆歸文王、而三分有其二也、夫何故、天以民爲心也、民皆歸文王、是乃天大命文王也、文王以仁受天命、武王以義成文王之功、父兄皆蒙明聖作而明述、受此天命、洵之言、不爲不多、令既爲衞侯、遠父兄去周公、恐他有間斷、故戒之以紹聞衣德言、使他知接續前人之德、

洊九里、澤及三族、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故使汝小子封、得在茲東土、有民人、有社稷、貴爲諸侯、而富有一國也、可不敬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無垢曰、蓋念則有明德愼罰、不念則私欲滋熾、安知在己無玷、待物以寬之理乎、言令民將在康叔、敬循文王明德之心、紹聞明德之事、躬行明德之言、紹聞者、謂令聞於我、當常存諸心、汲汲以文考在念、懇求所聞、使不斷絕、以增廣其德也、衣之爲言、若衣服在體、躬行而佩服之也、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明德之法、當廣備衆體、蓋舉有多門、不可以一塗取、舉無止法、不可以一節拘、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爲孔子門人、雖所造有淺深、槩乎皆有所得也、故祗遹文考、未可止也、更當數求殷先哲王、保乂斯民之心、以數求殷王、未可止也、故又當大遠惟商家前老成人、所以宅心者、在於何地、則吾德愈廣矣、吾德愈廣、則天下之理、如燭照數計、隨民之病、在於何處、從而訓之、無不如所志者、蓋惟明德、則見理、見理則知訓民之要矣、以遠惟商老成人宅心、未可止也、故又當別求聞、由殷以上、古先哲王、若夏、若商、所以康保民之心、用以治衞地、乃爲當耳、天卽吾性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邵堯夫作盡心知性贊曰、廓然心境大無偏、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性、要於微處起經綸、至矣斯言、夫心卽性、性卽天、心體甚大、盡之者少耳、故惟學問爲可以宏之、蓋祗遹文考、天在

文考而止耳、敷求哲王、天又在殷王焉、遠惟商老成人、夫又在老成人焉、別求古先哲王、天又在古先哲王焉、如此則吾之性天、愈覺事無所不在矣、非文王、殷王、商老成人、古哲王、能增吾之性天也、吾性天本大、特因文王、殷王、商老成人、古先哲王、發之耳、天既宏大、則吾所以順者、皆德、而吾貌、言、視、聽、思、皆爲德、又哲、謀、聖之用、足以時風雨、寒燠、爛陰陽、而移造化、裕然取足於身、而無事於外求、如此、則心亦廣大高明矣、然何以驗其實乎、止在不廢王命而已、故能承王命、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不敢以側言而改厥度、則若德之實也、

張氏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爲政不因先王之道、以爲政故也、若亦徒法徒善而已、此周公之語康叔、使之祗遹文考、敷求于殷先哲王、蓋欲因先王之道、以爲政故也、若德者、順性命之理、而無違也、能順性命之理而無違、則萬物皆備於我、注之不滿、酌之不竭、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雖然人臣之道、在於奉君之命而行之者也、故於此又戒之以不廢在王命、能存之而不敢廢、然後可以保其祿位矣、

呂氏曰、周公歎息以成王之命、告戒康叔、以汝念哉、不可有一毫怠忽之心、今衞國之民、全在望康叔、將舉行文王之事、何故、蓋衞國之民、聞文王之事、見文王之子、來臨諸侯、必以祗遹望康叔、爲康叔者、須當接續所聞、佩服道德之言、不斷斷絕、康叔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朝夕在父兄之側、其聞道德之言、不爲不多、令既爲衞侯、遠父兄去周公、恐他有間斷、故戒之以紹聞衣德言、使他知接續前人之所聞、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翻殷民之望、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無垢曰、恫、痛也、瘝、疾也、不知祗遹文考、以至別求古先哲王、則鄙吝夫所謂、微處起經綸者也、人欲滋熾、所謂苦惡未聞物論邦刑、以施疾其身、其心紛紜擾亂、大則爲名好勝、小則爲利患失、又其下爲淫爲侈、爲決非隄防、疑汨竹不得須臾寧、人見其平體慢肩、若從容無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鑿迫也、所聞、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翻殷民之望、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無垢曰、恫、痛也、瘝、疾也、不知祗遹文考、以至別求古先哲王、則鄙吝夫所謂、微處起經綸者也、人欲滋熾、所謂苦惡未聞物論邦刑、以施疾其身、其心紛紜擾亂、大則爲名好勝、小則爲利患失、又其下爲淫爲侈、爲決非隄防、疑汨竹不得須臾寧、人見其平體慢肩、若從容無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鑿迫也、所謂、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翻殷民之望、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無垢曰、恫、痛也、瘝、疾也、不知祗遹文考、以至別求古先哲王、則鄙吝夫所謂、微處起經綸者也、人欲滋熾、所謂苦惡未聞物論邦刑、以施疾其身、其心紛紜擾亂、大則爲名好勝、小則爲利患失、又其下爲淫爲侈、爲決非隄防、疑汨竹不得須臾寧、人見其平體慢肩、若從容無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鑿迫也、所謂、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翻殷民之望、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無垢曰、恫、痛也、瘝、疾也、不知祗遹文考、以至別求古先哲王、則鄙吝夫所謂、微處起經綸者也、人欲滋熾、所謂苦惡未聞物論邦刑、以施疾其身、其心紛紜擾亂、大則爲名好勝、小則爲利患失、又其下爲淫爲侈、爲決非隄防、疑汨竹不得須臾寧、人見其平體慢肩、若從容無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鑿迫也、所謂、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翻殷民之望、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無垢曰、恫、痛也、瘝、疾也、不知祗遹文考、以至別求古先哲王、則鄙吝夫所謂、微處起經綸者也、人欲滋熾、所謂苦惡未聞物論邦刑、以施疾其身、其心紛紜擾亂、大則爲名好勝、小則爲利患失、又其下爲淫爲侈、爲決非隄防、疑汨竹不得須臾寧、人見其平體慢肩、若從容無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鑿迫也、所謂、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翻殷民之望、

忽哉。

東坡曰。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者無常居。依康叔之國。有新民也。方三監叛周。天命蓋岌岌矣。肆殷而封康叔。天命乃定。

史氏曰。人之性孰不有道。而商民不順於道。孰不有德。而商民不勉於德。皆其君不能順之勉之之故。狄于姦宄。敗常亂俗。其不順於道。驕奢於侈。怙侈滅義。其不勉於德如此。是皆習於商紂故也。唐叔之居是邦也。無俟於他求。因其固有之性。順以導之。則昔之不順者。於是而必順。因其固有之性。勉以勵之。則昔之不勉者。何患乎不勉。又焉用忿疾于刑。過爲刑戮。以招怨謗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告。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無垢曰。夫明德則曰敬哉。明罰則又曰敬。明是明德慎罰。存在敬而已矣。敬勝百邪。故在己無玷。而德自明。故待物以恕。忠敬乃能明德慎罰之門戶也。

東坡曰。近時舉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乃惟終成大惡。非莊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爲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過爾。非敢不以爾爲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乎此言。是周公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寬喜怒。而出入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爲之歟。

張氏曰。自病謂之眚。眚者。過失之謂也。人有小罪非眚。則其故爲可知矣。乃惟終。則非爲人之所莊誤也。乃惟自作。則其惡出於自爲者也。原其情。則不以君爲典式。是不法乎上之政令者也。如此。則其人罪雖小。然出於有爲。故不可不殺。所謂刑故無小是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者。乃有大罪。非終。成其大惡。乃惟過眚。以災害於人。與所謂惟終自作者異矣。原其情則歸之於汝。與所謂不典式爾異矣。明其道以責之。則極厥辜。如是之人。其罪雖大。然出於過誤。在於不可殺。所謂宥過無大是也。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無垢曰。斷獄之道。如上文所謂。若二人犯死罪。其一若罪小。而出於無賴。其一若罪大。而出於偶爾。無賴者。據法以殺之。偶爾者。揆情以生之。如此用刑。乃爲有敍。夫何故。以得法外意也。人皆知法當死者。以死斷爲有敍。而不知法當死者。以機其死生者爲有敍。故夫非得法外意者。不能爾也。得法外意以斷獄。則民知無賴之不可爲。而無辜者之必生。如此。則姦心消縮。善意自生。惟姦心消縮。此所以皆讓。勑而不敢放肆。惟善意自生。此所以皆相勉爲和樂。而不敢爲很戾也。無賴而犯死罪者。殺之不留。如疾之在躬。必務絕其根本。如此。則人知惡之不可爲。而善意乘去之。惟恐汙染。率爲讓勑。而不敢肆意矣。偶爾而犯死罪者。務有以保全之。如赤子之赴井。務有以救護之。如此。則人知善之不可不爲。皆行乎禮義安治之路。率相勉爲和樂。而不敢履危險矣。

張氏曰。有敍者。刑罰之施有輕重。不失其先後之序也。小罪非眚而殺。大罪非終而赦。上刑適輕而下服。下刑適重而上服。惟其刑罰之施。不失其序。則小人莫不畏服。此民之所以其勑懋和也。勑則莫敢放肆。和則無事戾。然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制人之心。狡者人情之所同惡。攻之而欲其亟去。如有疾然。則民莫不盡棄咎。而爲善人。皆愛其赤子人情之所同愛。保之而欲其不傷也。人皆惡惡欲去。如有疾然。則民欲存。如保赤子。則民莫不盡歸于康乂。而不擾刑罰。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告。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無垢曰。刑罰所臨。痛楚切骨。被亦人子也。使其毀燬父母遺體。謂之輕刑。可乎。誠謂輕刑。則刖也。亦一國之人。以謂當劓耶。非康叔私得劓耶也。人者。天地之塞。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豈容有偶毀父兄所庇。因有僭士。使在人上。妄行刑殺。劓耶。取快其意。蒸民罹斯民哉。必不容也。康叔賢者也。豈容有是。然面辱大聖人。卽位至九十餘歲。益方有罔失。罔佚。罔逸之戒。而況康叔乎。

張氏曰。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刑罰皆出於天討。爲人君者。奉將之以謂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汝無或妄有刑人殺人。非汝封得以劓耶於人。汝無或妄有劓耶於人。劓耶者。五刑之最輕也。非特其重者。在所當愼。雖劓耶之輕。猶不敢妄。則其大可知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無垢曰。前告康叔以刑殺。既稱王曰。而告以剭耶。則稱又曰。今告外事。既稱王曰。而告以要囚。則又稱又曰。以此知成王之告。有未盡理者。周公又雜而告之也。王曰。乃成王告之而又曰。乃周公告之也。外事。諸侯以獄事來上。康叔當觀囚之要辭。以斷之。要囚者。若殺人一等也。而有謀殺者。有故殺者。有鬬殺者。有誤殺者。有爲人所逼迫於黨惡。而自陷者。情輕罰斷。獄而不得其要領。則將有冤枉者矣。天下之重。莫重於人命。此所以於囚之要辭。當服膺不舍。當念慮不忽。當反復紬繹。終始考究。校之以人情。驗之以事實。察之於意外。辨之於疑似。至于五六日而不已。又至于旬。又至于三月。其要辭果實。情面無冤枉矣。然後大斷其罪。而不復有絲髮之疑焉。

張氏曰。德本也。刑末也。德內也。刑外也。故人皆以德爲內事。以刑爲外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遹曰時敍。惟曰未有遹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無垢曰。汝陳周家法事。斷以殷家故事。當知天下公義。以刑以殺。勿得以汝封私意也。此教康叔以行周法用殷法之理也。夫自高者義卑。自卑者義明。自高則唯知一己之貴。而不知理之所在。此義所以卑也。自卑則不見一身之長。汲汲然求天下之理。而佩服之。此義所以明也。使康叔斷獄。盡順於理。事事有敍。乃自處面思曰。事有敍。康叔儻以此一毫自溢於心。則自高之心生。而義昏矣。惟盡順於理。事事有敍。乃自處面思曰。

297

我豈於斷獄之間有未順於理者乎。得無有冤枉者乎。日日自省。惟恐其不順於公義也。如此。則處心積慮。惟善言是從。善道是思。義於是而明矣。夫君臣所以相與成治功者。以相知而不相疑爾。成王知康叔之心所以付之以重任而不疑。康叔知成王之心之德所以受此重任而不疑。其成王知康叔之心而不及德。康叔知成王之心而又言德者。此有深意。蓋康叔心可以爲賢者。而未有所得。成王則已有所得矣。德者。得也。惟有所得。則見天下之理。如燭照數計。故凡所以告康叔者。以明德慎罰之說。而推演文王之意者。皆以成王周公實有所得而然也。

張氏曰。凡夫康叔所居者。商之舊都。所治者。商之頑民。故其刑罰之所施。必以殷之彝倫攸斁。亦政由舊染。要之合乎至公而已。汝雖小子。其心之善。放非衆人所能及也。朕心朕德惟乃知者。言我之心德。亦汝所知。則我之所爲。汝無不知之者。宋有若汝封之心。則汝宜爲諸侯。而在王東土。朕心朕德惟乃知。則我之所以告汝者。皆所能行。汝故知之。而不可不聽從之也。

東坡曰。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爲俗。周公之意。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其凶如此。是乃強於刑之所治也。至於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而深也。又誨其弟曰。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士木豈頑。稍假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我而卖不知訓以大泯亂。乃泊而暨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相忘戾。至於賊殺而後已。雖大寇攘痛傷。民愈不率也。聖命契爲司徒。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劉惟外甥子訓人。惟厥正人。遇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

尚書精義卷三十五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此固爲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於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而深也。又誨其弟曰。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士木豈頑。稍假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我而卖不知訓以大泯亂。乃泊而暨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相忘戾。至於賊殺而後已。雖大寇攘痛傷。民愈不率也。聖命契爲司徒。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劉惟外甥子訓人。惟厥正人。遇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

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東坡曰。禮云。唐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況唐子乎。

無垢曰。既以私意教民。而不念聖王之意。不用聖王所以道民之法。徒以私意道民。而不由天性。上審君治。下長民惡。事至於此。此成王周公所以大惡也。君奭不能行聖王之道。乃用私意牽民而殺之。則爲小臣者。與夫在外爲正人之官者。觀上所爲。皆以淫威酷虐爲治。大棄文王所以教化之命。是乃以非德治民也。

張氏曰。不率大寧。民且利之無赦。況夫唐子訓人。與正人小臣諸節者乎。夫自唐子至于小臣諸節。其職在于分別善惡。播敷政教。以造民大譽。今乃不念上之所教。不爲上之所用。則是有以病其君矣。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右之人誦正家而天下治。故不能正厥家人。則小臣之與外正。且不足以治之。況其違者乎。此所以惟威惟虐。而不能道上之德化。大放王命。而不能奉上之政令。乃非德用乂。則其所以乂民者。皆不由德也。如是則康叔之治。故當正家以先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張氏曰。不率大寧。民且利之無赦。況夫唐子訓人。與正人小臣諸節者乎。夫自唐子至于小臣諸節。其職在于分別善惡。播敷政教。以造民大譽。今乃不念上之所教。不爲上之所用。則是有以病其君矣。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右之人誦正家而天下治。故不能正厥家人。則小臣之與外正。且不足以治之。況其違者乎。此所以惟威惟虐。而不能道上之德化。大放王命。而不能奉上之政令。乃非德用乂。則其所以乂民者。皆不由德也。如是則康叔之治。故當正家以先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無垢曰。典即父子兄弟之典也。文王於德則在所敬。於刑則在所忌。忌即慎也。我以文王爲法則。知所敬知所忌矣。乃寬裕以訓民曰。我所以不敢峻利以治汝。不孝不友之罪著。我將追文王所以教化天下之心。以大則文王之敏德。何謂敏德。文王於德則明于刑則慎。適中其幾。可謂敏矣。吾能斷行是信敬之心。以文王爲準的。以卜敬之進否。夢寐文王。冀趨文王。則文王之心。盡見於吾心矣。內信於敬。外法文王。則行無玷面德明矣。蓋敬勝百邪。故可以康我心。敬則三省。故可以順我德。敬則深思。故可以遠我謀。敬之爲用如此。康叔其可忽哉。內信此敬。外法文王。則待物以寬。臨民以簡。此所以能裕民。裕民則民寧。民寧則我亦寧於位。而不爲上所瑕疵。上所殄絕矣。

無垢曰。典即父子兄弟之典也。文王於德則在所敬。於刑則在所忌。忌即慎也。我以文王爲法則。知所敬知所忌矣。乃寬裕以訓民曰。我所以不敢峻利以治汝。不孝不友之罪著。我將追文王所以教化天下之心。以大則文王之敏德。何謂敏德。文王於德則明于刑則慎。適中其幾。可謂敏矣。吾能斷行是信敬之心。以文王爲準的。以卜敬之進否。夢寐文王。冀趨文王。則文王之心。盡見於吾心矣。內信於敬。外法文王。則行無玷面德明矣。蓋敬勝百邪。故可以康我心。敬則三省。故可以順我德。敬則深思。故可以遠我謀。敬之爲用如此。康叔其可忽哉。內信此敬。外法文王。則待物以寬。臨民以簡。此所以能裕民。裕民則民寧。民寧則我亦寧於位。而不爲上所瑕疵。上所殄絕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能惟厥正。厥正亦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能惟厥正。厥正亦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無垢曰。天立國君。以道民也。民不靜不同。是我道之未少孚。教化之未少敷。此古人所以慎獨。而於屋漏暗室之間。不敢忽也。夫罪小而非大。罪少而非多。天納且罰殛。劃不止藏于心術之間。而顯然著在人上。胥聞於天乎。夫顯聞于天。乃心術不慎。自小積而爲大。自少積而爲多也。木披其枝者。本之搖也。水渾其流者。源之濁也。端本澄源。其在慎獨乎。君子不可不知也。

張氏曰。威王以我不可不監民之情。而告汝以迪民之道。則我所以告汝者。皆畏乎民情而已。然而民之所畏服如是。而後迪之以德。則莫不必悅而聽從矣。先王之於天下。先德而後刑。則刑者所以輔德也。今衝地習紂故俗。驕淫矜夸。草竊姦宄。無所不至。苟非先之以刑。欲其從德也難矣。

陳氏曰。罪無微而不著。無小而不積。惡盈之微。皆不可逃。況今天以罰殛我。我何可逃乎。成王之自古至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無垢曰。不敬則忽。故不恤天下之情而作怨。至於罰爲不慎。不敬則督。故不燭天下之理而用非。合道之謀。盡非先王之典彝。至於德爲不明。惟敬則慎。豈敢作怨。惟敬則明。豈至于用非謀非彝哉。此信敬之心。以大則文王之敏德。何謂敏德。文王於德則明于刑則慎。適中其幾。可謂敏矣。吾能斷行是信敬之心。以文王爲準的。以卜敬之進否。夢寐文王。冀趨文王。則文王之心。盡見於吾心矣。內信於敬。外法文王。則行無玷面德明矣。蓋敬勝百邪。故可以康我心。敬則三省。故可以順我德。敬則深思。故可以遠我謀。敬之爲用如此。康叔其可忽哉。內信此敬。外法文王。則待物以寬。臨民以簡。此所以能裕民。裕民則民寧。民寧則我亦寧於位。而不爲上所瑕疵。上所殄絕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能惟厥正。厥正亦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無垢曰。天立國君。以道民也。民不靜不同。是我道之未少孚。教化之未少敷。此古人所以慎獨。而於屋漏暗室之間。不敢忽也。夫罪小而非大。罪少而非多。天納且罰殛。劃不止藏于心術之間。而顯然著在人上。胥聞於天乎。夫顯聞于天。乃心術不慎。自小積而爲大。自少積而爲多也。木披其枝者。本之搖也。水渾其流者。源之濁也。端本澄源。其在慎獨乎。君子不可不知也。

張氏曰。威王以我不可不監民之情。而告汝以迪民之道。則我所以告汝者。皆畏乎民情而已。然而民之所畏服如是。而後迪之以德。則莫不必悅而聽從矣。先王之於天下。先德而後刑。則刑者所以輔德也。今衝地習紂故俗。驕淫矜夸。草竊姦宄。無所不至。苟非先之以刑。欲其從德也難矣。

陳氏曰。罪無微而不著。無小而不積。惡盈之微。皆不可逃。況今天以罰殛我。我何可逃乎。成王之自古至矣

張氏曰。康叔之封於妹邦。有君道焉。其制節則在我。而無所拘。故告之以肆哉。曰。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汝不能念天之不常。則我以罪絕於汝。使汝不得爲諸侯。而享此豐殖之利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無逸曰。成王告康叔。其宗指止在一敬字而已。儀康叔聽非所告。念茲在茲。不忘於屋漏暗室之間。則德性常存。學問有本。而高明廣大。常有登嚴南面之象。以此殷民世世子孫。毖服此道。享啇祿於國家。

張氏曰。諸侯所以保其國。以享天子者。豈他道哉。欽典聽命而已。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無逸曰。妹邦紂所都。其俗染紂之化。爲深沈湎之習。猶在。故周公成王。令康叔推明酒誥。大明于妹邦。使知酒之爲害也。又曰。文王在西土。爲西伯。得以號令諸侯。故有誥毖庶邦之事也。誥毖者。誥以所慎之事也。夫其誥毖庶邦也。非特其著面已。自庶士以至御事。皆誥之。所慎者何事也。朝夕誥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方用此酒。非因祭祀不用也。夫祀祭所以用酒者。以酒可以發和氣而通神明也。然人之飲酒。不可過其量。過量則爲沈湎矣。是以古人飲不過三爵。一酬一獻而已。禮將之。可見聖王之意矣。又曰。

天降命爲酒。惟以祭祀天地鬼神爾。而我民以天地鬼神所享之物。縱之而至有酒禍。是因飲酒而大亂喪德也。夫亂謂放僻邪侈。酗酒卑鄙也。由是途喪平生名節。不可復齒於士君子之列。其爲喪德大矣。民飲酒則喪德。諸侯飲酒則喪邦。非酒爲不祥物也。以祭天地鬼神之物。人不可嗜飲也。如太常奏冕。王所服用。人嗜用之。其得罪如何。非太常奏冕。爲不祥物也。以王者所服用。凡民不可嗜也。酒亦若此。其可嗜。

東坡曰。酒行于天下。非薄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作酒者。本爲祭祀而已。

張氏曰。酒所以養陽氣。飲而無節。亦足以速禍。先王之于酒。既立之監使守焉。又佐之史。使之識其過。而防其亂也。至于器用之間。於事有舟。舟以載爲事。於禮有彝。彝以敦爲事。載有節。敦有文。則其防亂之意。此可見矣。或至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酒爲行。其甚至于喪邦者。無非以酒爲享。

呂氏曰。天當初所以教人者。酒之本意。只爲祭祀設。不爲人醼飲設。到後來人不知元初設酒之本意。乃縱于酒。至于大亂喪邦。德元不是綠酒所使。然致于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是酒上得罪。此自人欲酒後。至于如此。何故卻說天降威。以此知天之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使。爲酒得罪。使是天降威。以此節。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罔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無逸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富。禮樂興行。風俗醇厚。成王幼冲。周公攝政。內和諸夏。外撫四夷。制禮作樂。以治天下。其所以教成王者。豈他道哉。亦曰。

則寬之意也。其教如何。曰。汝民當知。在上有糾正之官。在汝有耕作之事。非祭祀養親。不可常飲酒也。蓋當飲酒。則糾正之官。當治汝罪矣。而耕作之事。必矢天時矣。又曰。文王以語教小子。小子以文王之教。教子孫。故文王之民。上慮糾正。下力耕作。其土地所生之物。種藝播植。生長成熟。一出於筋力之中。擁培之內。故皆熏然生保襁愛惜之心。惟恐有戕害殘賊之者。其心如此。豈不善乎。故愛物則是以生善心。害物則是以生不善之心。

呂氏曰。當時文王。便是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所以教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以常飲酒。至於庶國。惟是祭祀後。方可飲酒。乃是飲福受胙時節。雖然是飲神之福。然後飲酒。又須當以德將之。方纔不至于醉。大抵人中無所主。則爲麴蘗所迷。惟是將之以德。中有所主了。方可無醉之失。文武設與民。汝當導由其小子。惟是愛土物。去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豈可縱酒。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無逸曰。愛則其必善。善必復生。則開一善言。無不通曉。此所以聰聽祖考之常訓也。于彝訓中。玩味涵泳。深見祖父之心。故小大長幼。率皆感激。得其祖父教育之恩。無有一人生異違而害物者。夫黍稷我所種。酒亦我所造。必不愛土物。盡以供一醉之用矣。惟其上慮糾正。下力耕作。不敢常以飲酒爲事。所以有善心如此也。

張氏曰。對小子而言之。則曰聰考。言民之小子。能聽聰聽考之彝訓。則其於小德大德。率皆惟一。而不至於二三也。夫民德之所以歸一者。由其不以酒亂之故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無逸曰。此成王周公。體諸愛諸教之意。以教妹土之民曰。在殷肱康叔。有純一之德。純一其心以事父母。純一其心以事兄。純一其心。何以見之。種黍稷以養父母是也。蓋其心不純。則犯世俗五不孝。安能種黍稷。遠服賈。舉舉以父母祭祀。以酒養父母。以酒待賓以酒。此二帝三王之法也。人子能有黍稷供朝夕之養。又有遠物供意外之須。則父母志意滿足。自慶吾有子矣。人子知吾父母歡樂愛念吾之德哉。則當潛濡此心。致慤愈意于酒。用以奉吾父母。以延留此歡樂愛念之心也。人臣得人主意。人子得父母意。天下樂事也。洗爵酌也。醳厚也。

呂氏曰。周公前面設許多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到此卻又教他用酒。大抵聖人之教。不欲便斷絕人。須要通人情。所以前面閉了許多飲酒門路。到者裏又復與他開一箇飲酒門。但教人有節。不要濫此節。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無逸曰。庶士羣吏也。有正長吏之長也。庶伯衆官之長也。君子君國子民。當康叔之使當聽成王

則則寬之意也。其教如何。曰。汝民當知。在上有糾正之官。在汝有耕作之事。非祭祀養親。不可常飲酒也。蓋當飲酒。則糾正之官。當治汝罪矣。而耕作之事。必矢天時矣。又曰。文王以語教小子。小子以文王之教。教子孫。故文王之民。上慮糾正。下力耕作。其土地所生之物。種藝播植。生長成熟。一出於筋力之中。擁培之內。故皆熏然生保襁愛惜之心。惟恐有戕害殘賊之者。其心如此。豈不善乎。故愛物則是以生善心。害物則是以生不善之心。

呂氏曰。當時文王。便是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所以教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以常飲酒。至於庶國。惟是祭祀後。方可飲酒。乃是飲福受胙時節。雖然是飲神之福。然後飲酒。又須當以德將之。方纔不至于醉。大抵人中無所主。則爲麴蘗所迷。惟是將之以德。中有所主了。方可無醉之失。文武設與民。汝當導由其小子。惟是愛土物。去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豈可縱酒。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無逸曰。愛則其必善。善必復生。則開一善言。無不通曉。此所以聰聽祖考之常訓也。于彝訓中。玩味涵泳。深見祖父之心。故小大長幼。率皆感激。得其祖父教育之恩。無有一人生異違而害物者。夫黍稷我所種。酒亦我所造。必不愛土物。盡以供一醉之用矣。惟其上慮糾正。下力耕作。不敢常以飲酒爲事。所以有善心如此也。

張氏曰。對小子而言之。則曰聰考。言民之小子。能聽聰聽考之彝訓。則其於小德大德。率皆惟一。而不至於二三也。夫民德之所以歸一者。由其不以酒亂之故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無逸曰。此成王周公。體諸愛諸教之意。以教妹土之民曰。在殷肱康叔。有純一之德。純一其心以事父母。純一其心以事兄。純一其心。何以見之。種黍稷以養父母是也。蓋其心不純。則犯世俗五不孝。安能種黍稷。遠服賈。舉舉以父母祭祀。以酒養父母。以酒待賓以酒。此二帝三王之法也。人子能有黍稷供朝夕之養。又有遠物供意外之須。則父母志意滿足。自慶吾有子矣。人子知吾父母歡樂愛念吾之德哉。則當潛濡此心。致慤愈意于酒。用以奉吾父母。以延留此歡樂愛念之心也。人臣得人主意。人子得父母意。天下樂事也。洗爵酌也。醳厚也。

呂氏曰。周公前面設許多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到此卻又教他用酒。大抵聖人之教。不欲便斷絕人。須要通人情。所以前面閉了許多飲酒門路。到者裏又復與他開一箇飲酒門。但教人有節。不要濫此節。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無逸曰。庶士羣吏也。有正長吏之長也。庶伯衆官之長也。君子君國子民。當康叔之使當聽成王

周公之教也。蓋聽則教入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不聽則教無自入矣。聽以耳者。則茫洋而無所得。聽以心者。則深切而有所警。言汝等大能進德。爲國耆老。則人君當行養老之禮。執醬執酒。割牲奉俎。而老者足以醉飽矣。如此。豈不風猷可觀。其與沈湎無度者。相去遠矣。

張氏曰。爾大能進至于耆老。則惟君當以養老之故。故汝能以飲食醉飽。夫大耋養耆。則年之與德。彌高彌邵。非飲之使醉。則無以養其氣。非食之使飽。則無以養其體。君之所以飲食之。而使醉飽者。將以養其氣體而已。然則人君欲飲食醉飽。在夫大克進德。保有天命。然後可以享此。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宗。

無逸曰。此教康叔也。言康叔當大思曰。我當觀省。遹紹以酒而亡國。又當觀省。聖王有養親養老之禮。以酬紹爲戒。則嗜酒有禁。以養親養老爲禮。則飲酒者有數。如此。豈不放肆以陷民罪。不苟虐以失民心。豈非中德乎。又曰。能作稽中德。則爾爲諸侯。無愧於宗廟矣。故可以進飲食。以見祖宗焉。飲福受胙。則汝亦可以因福胙而少休矣。又曰。大臣佐天子治天下。儻所行事。不考中德。太過而苛刻。不及而縱恣。則天下敝政。可勝言乎。惟作稽中德。則酒爲和氣。散爲祥風。忠厚而非姑息。密察而非刻薄。使[illegible]依繩墨之中。而無厭苦之患。此眞王正事之臣也。又曰。作稽中德。豈特可以爲王正事大臣。天下之大本和。普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宜乎天順其大德。而使世世有賢子孫。受王朝封爵。而不絕也。不然。康叔何以四十三傳。獨後周而亡乎。

張氏曰。克永觀省。則所觀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作稽中德。則所守者。宗廟。保其祿位。此所以庶幾能若德祀。而自介用逸也。蓋進也。介爾也。人臣能進非儻祀。以享其先祖。自爾用逸。以保其安。蓋以其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故也。人臣能盡此道。則上足以爲天之所助。下足以爲王之所紀。茲亦惟天若元德。則天順而助之矣。

尚書精義卷三十六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無逸曰。言文王之誥。行于庶邦。以致小子胥不厚于酒。而留意于德。商紂方庶幾自酒。腥聞在上。而文王之化。乃使人不厚于酒。至與相之人。皆有肅雝之德。而汪漾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此天所以眷顧我周家。至于武王。而能受天命。以有天下也。酒能亂德如此。妹土之民。可不戒乎。

呂氏曰。夫抵酒者。雖人所嗜之物。然所性不存焉。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既不去者一邊厚。必去那一邊厚。纔不厚於酒。非於德也。必厚此。其所以能受商之命。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方也。

王曰封。我聞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逸。厥心肆祇。厥身肆恪。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逸。厥心肆祇。厥身肆恪。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人主悟由慕敬行不敢由暇豫之路以行而盡隨事也以是觀之天下之事無非自己而正我長相而御事有慕敬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又曰不敢自暇逸中行況曰其敢聚欲乎蓋有心則有迹無此心則安有此迹御事大臣尚無暇逸之心人主安得有聚欲之迹乎

張氏曰夫殷先哲王上能迪畏于天顯則是以爲天之所輔下能迪畏于小民則是以爲民之所式夫天顯難忱矣事之而弗遠者所以迪天顯也小民難保矣訓之使不迷者所以迪小民也承之而不侮者所以畏小民也經德而常厥德而不廢也秉哲而操其智而不昧也言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以來舉皆如此以至于帝乙皆成王畏相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無垢曰夫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王持不敢之心以畏天而顯民以成王業以畏一和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內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不敢湎于酒不敢之心以畏天而顯民則爲畏哲推而上之則爲畏天推而下之則爲顯民遠之則成王業近之則畏一和而風化所及使內服外服百姓里居皆由不敢之心以行嗚呼不敢之心豈不大乎使先王少有不敢之心而爲敢則亦何所不至哉故殷先哲王如中宗則不敢荒寧中宗傳此不敢之心至于高宗高宗亦不敢荒寧高宗傳此不敢之心至于祖甲祖甲則不敢侮鰥寡祖甲傳此不敢之心至于周文王文王則不敢盤于遊敢之心如此其大殷自祖甲之後不敢之心絕而不傳故敢于耽樂之從其勇于敢之心小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

呂氏曰封此周公又衆商之所亡者告康叔在今後嗣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舍身在酒裏了其命自然顛錯昏迷無緣得顯于民到者衆卻又都不恤民之怨其所以祇敬保丧者只是一箇變更不曾換易先王之興只是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卻只敬保其怨而不易大怨不當保又卻不能改易祇保著猶言惡力求已甚勢自然亡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無垢曰人不可以水照形知形之妍醜無益也當以民照興亡知民之興亡則吾知所畏矣豈特人主大夫士大夫下至庶民以殷士大夫庶民爲照畏則可以保家逸則淪胥以敗丧其可不用心於教化無以開悟下民殷先哲王以淵面顯民後嗣王紂以酒面不畏天惟曰汝勘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無垢曰勘固也毖慎也

東坡曰監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其盡殷之賢者以國家既亡散在侯甸男衛者如是夫所以成王業者在得人心而懇殷所以失人心者也　又曰天下之存無逸

我聞亦惟曰若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典殄厥世

不虞傷心惟荒腆于酒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無垢曰殷先哲王以道面顯民後嗣王紂以酒面不畏天惟曰殷先哲王以道面顯民後嗣王紂以酒面顛倒厥心於教化無以開悟下民殷先哲王以經綸棄哲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錯亂不復以成王業畏賢相爲事所祗敬所保護者皆如是夫所以成王業者在得人心而懇殷敗國家者類皆如是夫所以失人心者也　又曰天下之存無逸

家典故。知殷家之所以興亡。汝當堅固此心。不爲私欲所搖蕩。以敬畏之。庶幾知爲國之法也。又曰。非特太史內史典法所在。汝當尊敬。如汝國之賢臣。爲百司所宗之官者。皆有德有行。爲可矜式。非特獻臣爲可尊敬。汝所委任服休服采之人。可不尊敬乎。斯父司馬也。司馬主封圻。故曰斯父。農父司空也。司空主邦地。故曰宏父。父尊者之稱。成王周公。以謂服休服采之人。尚尊敬勤恪。況爲汝監匹。如司馬之伐叛。司徒之若保。司空之定辟者。不可不尊敬之乎。蓋三卿一國尊官。皆天子命卿也。其勢與康叔等。必其裡盧道德。有足以毗贊康叔者。其可輕哉。

王曰。服休者。以德爲事。服采者。以事爲事。休德心逸日休者也。采事若予采者也。皆我所委任。豈可忽哉。司馬主薄伐德。違司徒主若國保民。司空主治四民。定面坐之以致辟。其意訓薄爲伐。謂有違命者。司馬伐之。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夫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地。制他卻不得。若非是用力後。斷然要制他。如何制得他住。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東坡曰。商設以謂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皆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而則無以禁民。而民皆誅。則棄紂之慮。不至若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無垢曰。周人素知禮義。雖立羣飲其殺之法。蓋無有一人犯之者。文王語慈庶邦。則庶邦侯惟祀。語教小子。則我民厥心臧。豈有羣聚飲酒之風乎。想有一人唱之。則必相與驚愕而譏詆也。至于殷人。所以開導諸侯百工者。惟以沈湎于酒爲事。一旦立羣飲其殺之法。豈不酷虐乎。先王爲政。大抵寬厚。欲其知義理。自不犯于有司。不欲酷刑虐法。置于有罪。而其心無不自知其爲不可殺也。故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姑惟教之。謂富開喻訓導。使其心曉然。知飲酒無益。是以喪德毀行。敗國亡家。如見涕唾。如聞惡臭。而不肯近也。　又曰。成王周公之語康叔。其分明別白如此。以謂汝有此戒酒之效。則是明于享上之道。乃或不用我教辭。而躬自飲酒。使庶民波蕩從之。則是汝康叔。不以我一人爲念。沈湎于酒。皆忘德敗國。惡濁亂政事。是以惡政。陷民於罪而殺之也。

周氏曰。古之用刑。自庶以至于周。一治一亂。顧其間增損不同。而五刑未嘗改也。若乃其出入。則視國之治亂。而爲之輕重。亦不必同也。予於酒誥見之矣。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而人有犯上之惡。則罪雖小。有破之大刑者矣。其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所當破以大刑者。有釋而不治矣。其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後之人苟能視其時之治亂。而輕重焉。帝王之治。庶乎其復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東坡曰。禁之雖行者。莫若酒。周公爰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既常聽我所毖慎者。又當尊建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有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著有重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若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若事。服休服采。亦見厥若事。服休服采者。以事爲事。休德心逸日休者也。采事若予采者也。皆我所委任。豈可忽哉。司馬主薄伐德。違司徒主若國保民。司空主治四民。定面坐之以致辟。其意訓薄爲伐。謂有違命者。司馬伐之。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夫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地。制他卻不得。若非是用力後。斷然要制他。如何制得他住。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東坡曰。商設以謂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皆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而則無以禁民。而民皆誅。則棄紂之慮。不至若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無垢曰。周人素知禮義。雖立羣飲其殺之法。蓋無有一人犯之者。文王語慈庶邦。則庶邦侯惟祀。語教小子。則我民厥心臧。豈有羣聚飲酒之風乎。想有一人唱之。則必相與驚愕而譏詆也。至于殷人。所以開導諸侯百工者。惟以沈湎于酒爲事。一旦立羣飲其殺之法。豈不酷虐乎。先王爲政。大抵寬厚。欲其知義理。自不犯于有司。不欲酷刑虐法。置于有罪。而其心無不自知其爲不可殺也。故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姑惟教之。謂富開喻訓導。使其心曉然。知飲酒無益。是以喪德毀行。敗國亡家。如見涕唾。如聞惡臭。而不肯近也。　又曰。成王周公之語康叔。其分明別白如此。以謂汝有此戒酒之效。則是明于享上之道。乃或不用我教辭。而躬自飲酒。使庶民波蕩從之。則是汝康叔。不以我一人爲念。沈湎于酒。皆忘德敗國。惡濁亂政事。是以惡政。陷民於罪而殺之也。

周氏曰。古之用刑。自庶以至于周。一治一亂。顧其間增損不同。而五刑未嘗改也。若乃其出入。則視國之治亂。而爲之輕重。亦不必同也。予於酒誥見之矣。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而人有犯上之惡。則罪雖小。有破之大刑者矣。其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所當破以大刑者。有釋而不治矣。其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後之人苟能視其時之治亂。而輕重焉。帝王之治。庶乎其復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若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若事。服休服采。亦見厥若事。服休服采者。以事爲事。休德心逸日休者也。采事若予采者也。皆我所委任。豈可忽哉。司馬主薄伐德。違司徒主若國保民。司空主治四民。定面坐之以致辟。其意訓薄爲伐。謂有違命者。司馬伐之。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夫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地。制他卻不得。若非是用力後。斷然要制他。如何制得他住。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東坡曰。商設以謂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皆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而則無以禁民。而民皆誅。則棄紂之慮。不至若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無垢曰。周人素知禮義。雖立羣飲其殺之法。蓋無有一人犯之者。文王語慈庶邦。則庶邦侯惟祀。語教小子。則我民厥心臧。豈有羣聚飲酒之風乎。想有一人唱之。則必相與驚愕而譏詆也。至于殷人。所以開導諸侯百工者。惟以沈湎于酒爲事。一旦立羣飲其殺之法。豈不酷虐乎。先王爲政。大抵寬厚。欲其知義理。自不犯于有司。不欲酷刑虐法。置于有罪。而其心無不自知其爲不可殺也。故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姑惟教之。謂富開喻訓導。使其心曉然。知飲酒無益。是以喪德毀行。敗國亡家。如見涕唾。如聞惡臭。而不肯近也。　又曰。成王周公之語康叔。其分明別白如此。以謂汝有此戒酒之效。則是明于享上之道。乃或不用我教辭。而躬自飲酒。使庶民波蕩從之。則是汝康叔。不以我一人爲念。沈湎于酒。皆忘德敗國。惡濁亂政事。是以惡政。陷民於罪而殺之也。

周氏曰。古之用刑。自庶以至于周。一治一亂。顧其間增損不同。而五刑未嘗改也。若乃其出入。則視國之治亂。而爲之輕重。亦不必同也。予於酒誥見之矣。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而人有犯上之惡。則罪雖小。有破之大刑者矣。其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所當破以大刑者。有釋而不治矣。其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後之人苟能視其時之治亂。而輕重焉。帝王之治。庶乎其復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若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若事。服休服采。亦見厥若事。服休服采者。以事爲事。休德心逸日休者也。采事若予采者也。皆我所委任。豈可忽哉。司馬主薄伐德。違司徒主若國保民。司空主治四民。定面坐之以致辟。其意訓薄爲伐。謂有違命者。司馬伐之。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夫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地。制他卻不得。若非是用力後。斷然要制他。如何制得他住。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東坡曰。商設以謂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皆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而則無以禁民。而民皆誅。則棄紂之慮。不至若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無垢曰。周人素知禮義。雖立羣飲其殺之法。蓋無有一人犯之者。文王語慈庶邦。則庶邦侯惟祀。語教小子。則我民厥心臧。豈有羣聚飲酒之風乎。想有一人唱之。則必相與驚愕而譏詆也。至于殷人。所以開導諸侯百工者。惟以沈湎于酒爲事。一旦立羣飲其殺之法。豈不酷虐乎。先王爲政。大抵寬厚。欲其知義理。自不犯于有司。不欲酷刑虐法。置于有罪。而其心無不自知其爲不可殺也。故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姑惟教之。謂富開喻訓導。使其心曉然。知飲酒無益。是以喪德毀行。敗國亡家。如見涕唾。如聞惡臭。而不肯近也。　又曰。成王周公之語康叔。其分明別白如此。以謂汝有此戒酒之效。則是明于享上之道。乃或不用我教辭。而躬自飲酒。使庶民波蕩從之。則是汝康叔。不以我一人爲念。沈湎于酒。皆忘德敗國。惡濁亂政事。是以惡政。陷民於罪而殺之也。

周氏曰。古之用刑。自庶以至于周。一治一亂。顧其間增損不同。而五刑未嘗改也。若乃其出入。則視國之治亂。而爲之輕重。亦不必同也。予於酒誥見之矣。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而人有犯上之惡。則罪雖小。有破之大刑者矣。其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所當破以大刑者。有釋而不治矣。其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後之人苟能視其時之治亂。而輕重焉。帝王之治。庶乎其復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若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若事。服休服采。亦見厥若事。服休服采者。以事爲事。休德心逸日休者也。采事若予采者也。皆我所委任。豈可忽哉。司馬主薄伐德。違司徒主若國保民。司空主治四民。定面坐之以致辟。其意訓薄爲伐。謂有違命者。司馬伐之。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夫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地。制他卻不得。若非是用力後。斷然要制他。如何制得他住。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東坡曰。商設以謂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皆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而則無以禁民。而民皆誅。則棄紂之慮。不至若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無垢曰。周人素知禮義。雖立羣飲其殺之法。蓋無有一人犯之者。文王語慈庶邦。則庶邦侯惟祀。語教小子。則我民厥心臧。豈有羣聚飲酒之風乎。想有一人唱之。則必相與驚愕而譏詆也。至于殷人。所以開導諸侯百工者。惟以沈湎于酒爲事。一旦立羣飲其殺之法。豈不酷虐乎。先王爲政。大抵寬厚。欲其知義理。自不犯于有司。不欲酷刑虐法。置于有罪。而其心無不自知其爲不可殺也。故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姑惟教之。謂富開喻訓導。使其心曉然。知飲酒無益。是以喪德毀行。敗國亡家。如見涕唾。如聞惡臭。而不肯近也。　又曰。成王周公之語康叔。其分明別白如此。以謂汝有此戒酒之效。則是明于享上之道。乃或不用我教辭。而躬自飲酒。使庶民波蕩從之。則是汝康叔。不以我一人爲念。沈湎于酒。皆忘德敗國。惡濁亂政事。是以惡政。陷民於罪而殺之也。

周氏曰。古之用刑。自庶以至于周。一治一亂。顧其間增損不同。而五刑未嘗改也。若乃其出入。則視國之治亂。而爲之輕重。亦不必同也。予於酒誥見之矣。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而人有犯上之惡。則罪雖小。有破之大刑者矣。其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所當破以大刑者。有釋而不治矣。其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後之人苟能視其時之治亂。而輕重焉。帝王之治。庶乎其復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無垢曰。若助辭也。今甲寅明日乃乙卯。是三月十二日。周公此日朝至于洛。不及召公。則便四達觀覽。于新邑營建之處也。又曰。予乙卯。又三日。乃丁巳。是三月十四日也。予是日以牛祭天。告定郊天之位于此也。告天面用二牛。則並后稷而告之矣。蓋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有帝牛。有稷牛。禮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又曰。予丁巳之明日。是爲戊午。三月十五日也。是日以牛、羊、豕祭社。告定社稷之位于此也。祭天用犢。貴誠也。祭社稷以備。所以羊、牛、豕俱備也。禮有少爲貴者。祭天是也。禮有多爲貴者。祭社稷是也。社稷自古勾龍后稷爲配而已。禮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二神共一太牢也。夫國外曰郊。此所以不言新邑。社在國中。此所以言新邑也。言郊則祭地可知。言社則祭稷可知。然而祭天必以冬至。祭地必以夏至。今此之祭。異于常典。特告定郊社之位耳。此所以于三月而不以冬夏。同一日而不俟他日也。聖賢以義起禮。于此可見。然而達觀三日即郊祭。郊祭明日即告社。何僕僕而不少休也。又古人之致祭也。三日齋。七日戒。今何爲如此汲汲也。曰事有常有變。常則當守典禮。變則當術義理。義理所安。則急亦可。緩亦可。此所以爲大儒之學也。學不至于變。何以爲學。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即吾所謂變。謂擔輕重而御變也。

葉祖洽曰。經之者營其始。營之者成其終。達觀于新邑營。則經之者可知矣。有公得卜則經營之。周公至洛。則位即成矣。達觀于新邑營。則經之者可知矣。

胡氏曰。位成之時。惟有事于郊社是也。祀天惟用一牛。而此之用牲于郊牛二者。兼祭地而言之也。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蓋祭地亦可以郊言之。若其所郊之方異矣。故事天之郊在南。祭地之郊在北。至于言社于新邑。則非可與天地之神等也。故有事于社。則禮焉。

張氏曰。始則考卜于洛。得卜然後經營。經營然後位成。位成然後有事于天地。固宜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

無垢曰。言命殷庶者。蓋周民服周之化久矣。號令自如。殷民染紂之習。最難號令。今命殷庶。而庶殷丕作。則是衆心齊一。衆力協同。無有言嗟怠惰之意也。何以使之然哉。必有以感其心也。

張氏曰。有者賦功處役。必有事。周公用書面命之。厥既命殷庶殷丕作者。言庶殷之樂于趨事也。謂之丕作。則其所作者不一也。夫庶殷雖民也。雖民猶且不作。則侯甸男邦可知矣。

太和會。侯甸男邦采衛咸在。故周公用書面命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百乃御事。

無垢曰。成王既至洛邑。庶邦既不作。故太保與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朝。其復出何意也。欲於大朝會。顯明周公復辟之意。使當時人心士下安定。無復生疑。後世人臣。知天位之不可妄處。神器之不可私竊。又使後世人臣。有大勳勞如周公者。終身止當在臣子之位而已。不當有絲毫之心。可窺伺也。既納幣已。乃曰。我將陳忠言於成王。順周公之不意矣。周公之意何意也。欲成王之怪敬德也。召公此篇。所陳于王者。正在此事。非順周公之意而何。

又曰。予乙卯。又三日。乃丁巳。是三月十四日也。予是日以牛祭天。告定郊天之位于此也。告天面用二牛。則並后稷而告之矣。蓋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有帝牛。有稷牛。禮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又曰。予丁巳之明日。是爲戊午。三月十五日也。是日以牛、羊、豕祭社。告定社稷之位于此也。祭天用犢。貴誠也。祭社稷以備。所以羊、牛、豕俱備也。禮有少爲貴者。祭天是也。禮有多爲貴者。祭社稷是也。社稷自古勾龍后稷爲配而已。禮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二神共一太牢也。夫國外曰郊。此所以不言新邑。社在國中。此所以言新邑也。言郊則祭地可知。言社則祭稷可知。然而祭天必以冬至。祭地必以夏至。今此之祭。異于常典。特告定郊社之位耳。此所以于三月而不以冬夏。同一日而不俟他日也。聖賢以義起禮。于此可見。然而達觀三日即郊祭。郊祭明日即告社。何僕僕而不少休也。又古人之致祭也。三日齋。七日戒。今何爲如此汲汲也。曰事有常有變。常則當守典禮。變則當術義理。義理所安。則急亦可。緩亦可。此所以爲大儒之學也。學不至于變。何以爲學。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即吾所謂變。謂擔輕重而御變也。

葉祖洽曰。經之者營其始。營之者成其終。達觀于新邑營。則經之者可知矣。有公得卜則經營之。周公至洛。則位即成矣。達觀于新邑營。則經之者可知矣。有公得卜則經營之。周公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欲周公併達於王也。

之言也。非一人之私言也。此諸王意在修敬德耳。上面天子。下面御事。皆當修敬德也。天子不敬。不保四海。諸侯不敬。不保社稷。卿大夫不敬。不保宗廟。士庶人不敬。不保四體。顧惟敬之一字。豈非天下之公言乎。非召公有天下之高識。其能因告王。而下及於御事乎。其用心廣矣大矣。

呂氏曰。此一段。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以其告周公一篇。卻是以爲告周公。言不在洛。卻是以爲告周公之辭。又有一說。終篇只戒成王。成王在洛邑。豈告周公。便與告成王一般。成王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以幣來獻者。何故不便歸之成王。卻歸之周公。序書言成王在豐。又不聞在洛。史官言太保來相宅。不是自來。此是洛邑事畢。周公要歸宗周。召公取諸侯貢幣。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因陳戒於成王。故

尚書精義卷三十七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無垢曰。皇天上帝。紂之父也。紂皇天上帝之元子也。然天帝以有敬德者爲子。紂爲不敬。此天帝所以改厥元子紂而以文武爲元子。武王既沒。以成王爲元子。受此大國殷之命也。大國殷者。合四海九州而有之也。其大如此。一旦爲周家所有。大之不足恃也明矣。　又曰。恤。疑也。今成王雖受天命。爲天元子。一旦放于南巢。紂爲天元子。代天牧民。然而不可保也。豈爲天子。富有天下。若美事也。桀紂一旦獻于白旗。其可疑如此。嗚呼。人主其奈何不以敬爲事乎。是敬則有無疆之恤矣。蓋方其敬時。萬理皆著。百邪不生。于內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以外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如天帝在上。臨北極而拱衆星。爲天子面氣象如此。其受無疆之休也。亦奚疑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無垢曰。天於殷本欲遠其厥數。而末世有紂。不知以敬存心。徇目前之欲。故遠見之士。所以箝口。快一己之樂。故虐民之賊。所以得志。而在位。夫神器之重。所以能負荷者。以人主心存于敬。而重智勇之經營也。

又曰。天以民爲心。四方民以衰呼天。則亦

哀于四方民矣。此自然之理。天之哀也如之何。眷顧改命。四方勉于敬德者。付之以牧斯民之任焉。于時四方勉于敬德者。惟周文武父子而已。

朱子發曰。太史曰。儒者不言鬼神而言物何也。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魄體降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撫不之矣。今也魄降而氣下之。非物而何。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而已。其心德不出乎心服之間。衽席之上。夸張之勢。自以爲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者。哲王也。

宋齊愈曰。智藏言君子在野。察在言小人在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民棄不保。夫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此有苗所以亡也。而況於王乎。紂惟如此。故天亦哀于四方。其眷命用懋。此周所以代殷而王也。智以言其明。察以言其病。智者明于愛民。而愚者則惟病民而已。以智對察。則智察者。乃其愚民之所以籲天徂亡。而見執于王者。非獨王之罪。乃惟小人之所助故也。使智者在位。則民其有相亡者乎。蔡陶曰。知人則哲。子曰。知人者智。有智明言哲王。則其知人可知矣。言智藏察在。后王非哲也。然則知人所以窮理。自知所以盡性。此稱殷先哲王。而又言哲藏察在。則知召公導王以窮理之事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無垢曰。夫敬德者。則天眷命。不敬者。則天改命。其顧顧皦然如此。成王今嗣位。可不疾行敬德乎。夫行敬者。不可緩。不可急。緩則幾于舍苗而不耘。急則幾于揠苗而助長。今言敬德。而使疾行可乎。曰。讀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召公方言。不敬則改天命。故使成王急行敬德。以答天命也。其疾也。對不敬言之耳。若夫行敬之道。其間又自有造化焉。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者。非緩也。而勿正。非急也。心勿忘。則前必有事之養。勿助長。則前勿正之養。此又行敬之道也。

黃氏曰。處天下之至變者。必有以破天下之陰謀。彼其胸中之變變。將濟而爲亂者。昔昭昭既暴白之矣。則其勢必沮。沮則折。折則還欲爲而有所不能也。召公之營洛也。商人有在焉。召公則言之曰。王其疾敬德哉。今商已亡矣。其民固已服命于周矣。然其智則藏于中。而周之病固在也。彼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其欲爲商而亡。固不遑祖其逃亡。而解出其因洗也。夫夏之亡。非商亡之也。夏自亡也。商之亡。非周亡之也。商自亡也。惟不用德故也。于其監于夏。商而疾欽德。則商人雖欲叛。其如周何哉。夫召公揚商人之情。是以解散其陰謀。而勉成王之德。于營洛之始也。是以鎮撫天下之心。而爲萬世久遠之道。王馬以事作。而下馬以防亂。吾以知召公。憂天下之深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無垢曰。臺卑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綏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以此觀之。欲殷御事之臣。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無垢曰。沖子謂成王。今周公復辟將嗣位。不可以少年銳氣輒還乘元老大臣也。蓋元老大臣。深識古先哲王之心。所以格物誠意。與夫治天下國家之理。我將稽考古人之德。則于元老大臣之心。卽古先哲王之德而已。上天之心。非元老大臣。亦不能識之。吾元老大臣之心。卽上天之心。我不道毒。將豈特考古先哲王之德而已。上天之謀。亦以元老大臣而考之。

張氏曰。稽我古人之德。則稽乎人矣。稽謀自天。則稽乎天也。稽乎人者。未若稽乎天之爲至也。能稽自人。則於事有所設。能謀自天。則於理不敢違。人君代天以理物。則有行有爲。其可不稽謀自天者哉。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提于民譽。

無垢曰。召公又歎。今成王雖幼小。然乃天之元子。其任甚重。非細事也。視宗文王武王。深仁厚澤。已自固結民心。王今欲天下安康休美。非有他道也。大能信于小民。則不後終日。天下皆太平矣。又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無垢曰。臺卑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綏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以此觀之。欲殷御事之臣。比介于周。

成王當思有以率之。成王制節其性于念慮之間。不言不動而殷之御事。皆惟實其行。以從於我矣。將見不敢激特血氣。而惟義理之從。比介于我周御事。其復何從乎。　又曰。制節其性者。敬而已矣。王以敬爲所。則民日趨於敬。心開智明。自然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亦敬不比介于有周御事矣。德乎。蓋敬則不敢遺棄元老大臣。則殷御事。亦敬不比介于有周御事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無垢曰。監視也。欲知敬與不敬之效。請即夏、商、國命長短而視之。蓋徒視有夏一代之事。或以爲偶然。又視有殷而照之。則知敬之爲德。如此之大。而不敬之禍。乃至顛覆人社稷也。嗚呼。其敬少肆哉。　又曰。夫有夏被服天命。如大禹以下。享歷年之久。又如桀之卒祚。乃不得延及子孫。桀如此無他。以不敬其德。故早墜其命也。夫有殷受天命。如成湯以下。卒歷年之久。又有如紂之享祚。乃不得延及子孫。紂如此無他。亦以不敬厥德。故早墜其命耳。　又曰。桀墜厥命。而湯嗣受之。紂墜厥命。而武王嗣受之。傳至成王。而成王嗣受之。成王亦當惟二國之受命。所以或長或短者。以何故也。敬德者則有歷年。不敬者則早墜厥命。其道亦曉然矣。成王當檃順二國。有敬德之君。以保有天命。庶有功於祖宗耳。

史氏曰。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故予嘗以謂君子之於命也。以不知知之。於此見之矣。世或以爲受命之有歷年。與不其延。蓋有定矣。雖修德不足以增。不修德不足以損也。此召公之所不敢知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無垢曰。王初卽位。如人之初生子也。生而習爲善。則終身爲善人。哲者善也。善者敬也。敬則明。明則哲。天何心哉。習爲善則命以哲。命以哲則有歷年。命以哲則早墜厥命。是人主之受哲命。非天私於人主也。自貽之而已矣。　又曰。天既無心。唯人所造。習爲哲命以哲。習爲昏命以昏。習爲吉命以吉。習爲凶命以凶。習爲歷年命以歷年。習爲早墜厥命以早墜厥命。天果何心哉。唯人自擇耳。　又曰。敬德則有歷年。王欲祈天永命。無求之他也。其惟敬德之用而已。

史氏曰。天生人君。以爲吾民之司牧。莫不皆命之以哲。能因其哲。修身以順天命。則其事必吉。其數必長。或恃其有哲。放逸而不能自儆。其事必凶。其數必短。天既以哲命之君。復命之吉凶。命之以歷年。蓋以二者。爲人君修德欲進。治天下之資也。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紂之所以亡歟。故召公又曰。王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而祈天永命云。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無垢曰。其惟王勿輕視民爲小民。而過用非法以虐之。至於果敢殄絕刑戮。以爲治民之道。如紂之徂厥亡出執也。蓋敬則無小大。無衆寡。無敬慢。其敢輕視民爲小民。敢過用非法以虐之。敢殄絕刑戮以治之乎。不敢則我心勝。我心勝則忽絕輕忽。視天下爲無人。其輕視民爲小民。其過用非法以虐之。其敢殄絕刑戮以治之者。不足怪也。召公言敬德歷年於前。言不敬必輕視小民。敢用非法於後。成王之心。或前或卻。當知所擇矣。　又曰。王以敬德。在天下之上。則天下將取法而見於行事。是上天下地。東西南北。遠近內外。無非吾君敬之所在矣。王之爲王。能如此。豈不光明盛大乎。

東坡曰。古今說者。以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絕之事。紂絕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恤果於殄滅而無疑。嗚呼。僞者之叛道。一至於此哉。皋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入主之用刑。發其不慎。不疑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於殄滅。則皋陶亦當戒舜。亦無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子爲政。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曰。子爲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爲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殺以爲政也。今予詳考召公之言。本不如說者之意。蓋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不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民自過。我自用法。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無垢曰。王以敬德。在天下之上。天下皆取法王之敬德。德而見於行事。是上下勤勞憂恤。推在敬德耳。勤恤卽敬德之狀也。其意曰。我周以敬德受天命。若有夏歷年之久。又用此敬德。無有怠惰。新而又新。則豈特如夏之歷年哉。又將被有殷之歷年矣。蓋敬德則有年。此理之必致者也。

張氏曰。上下勤恤者。言上下之人。同心同德。成知其勤恤也。勤則無事於怠惰。恤則無事於耽樂。上下之人。成勤且恤。其皆曰。我周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上下勤恤之辭。欲使王之永世無窮。如夏殷歷年之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無垢曰。召公欲率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以敬保成王威命明德。夫人君予放怠。而祇予謹飭。故人放怠。則爲逸。而入謹飭。則爲勞。以敬爲德。則當在謹飭之中。當人必皆以爲勞矣。然召公非敢以此爲勞也。以謂人而不敬。何以爲人。以此爲勞。則是以放逸爲勞矣。　又曰。召公不敢以敬爲勞。成王亦不敢以敬爲勞。蓋敬在天矣。不能敬。則是棄天威命。能敬是祈天永命也。所謂祈者。非曰牲牷肥腯。粢盛豐潔也。敬則天命是行。敬乃祈天永命也。召公不以敬爲勞。惟恭奉幣。見之禮。以奉王之能以敬祈天永命也。

召氏曰。百君子是未從化者。友民是已從化者。敢以此兩等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面陳說。是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既告成王。合面爲一了。封者裏卻又分讎民與友民者。何故。前面自心而言。後面自勢而言。自心言之。人君當一視同仁。合商、周爲一。自勢言之。今有所謂讎民。有所謂友民。尚未得他皆從化。至於純一。正要得撫摩教化他。召公所以言讎民者。只因成王之時。商民尚在伺候成王手差脚跌。便來乘間投隙。其勢甚可畏。此只欲警戒成王。初不是分爲二物。

尚書精義卷三十八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按此節解永・葉大典原闕・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無逸曰。王道利明不利幽。故自殷亡以來。君天下者。無不以明而興。以晉而亡。以明而治。以晉而亂。成王幼沖。未能繼文武之明。以照知四方。惟周公德明。故攝成王之政。以代其號令。今成王年已二十。故周公以明辟之位。復還於成王。且成王往日不敢與及天之基命定命之事。故周公乃勗文武。保安天下之道。大相東土。營此洛邑。使天下之心安定。知我周家。爲久遠無窮之計。是於洛邑。始爲明辟之道也。

東坡曰。周以營洛。爲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其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渝。而定民心也。

胡氏曰。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禮樂已作。都邑已成。將欲復政于王。退而歸老。故曰。朕復于明辟。辟、君也。孔安國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孔穎達曰。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也。夫以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幼弱之年。未能治政。故周公攝天子之政。踐天子之位。俾成王就學。

焉。成王學成。則周公已致太平矣。成王年已二十。可以還政也。故周公復子明辟。其歸政于成王也。

黃氏裳曰。明君者。先代王者之位。非止謂成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陳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無逸曰。卜河朔黎水。澗水東。瀍水西。以至又卜瀍水東。疑召公卜之耳。何以知之。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觀此一章。則召公卜也。周公達觀之而已。今周公乃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以召公所卜。爲己之卜。不幾於罔君乎。曰。召公之卜。乃周公之意也。周公與召公。預爲謀議曰。今營東都。將以處殷頑民。懷土重遷。若都河朔黎陽。雖近便。然天命在洛。所以卜黎水。卜澗東瀍西。皆不吉。而龜坼所食之墨。惟在洛陽耳。

林氏曰。所以壯周家之勢者。不可以不定都。所以宅王都之地者。不可以不用卜。夫卜者。明吉凶於未然。而達可否於永久者也。周公營洛。將以宅天地之中。而爲斯民之取正。天命相此以有基。商民從此必化。武王之九鼎。又傳此承定。其可以勿卜乎。此周公所以尤三三卜而惟洛食耳。

張氏曰。黎水在河朔。洛在河南。澗、瀍二水。則近乎洛也。我卜河朔黎水不吉。于是又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皆惟洛食。則于洛爲吉矣。食者。龜兆之食乎墨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卜之既吉。于是使人以其地圖幷卜以獻于成王也。

呂氏曰。食者裂也。謂古者龜卜。以墨先畫其兆。于龜背之上。故以火灼之。如在墨之裂時。卽是吉。若他處裂。便不是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無逸曰。成王既閱周公復辟之語。卜洛之意。周公平日忠愛之心。今盡布露。略無餘蘊。所以拜手稽首。以明周公之心曰。公之勞民動衆。令張侈大也。以天之休美在洛。不得不敬天之休。以相宅爾。又曰。公既定宅于洛邑。怿以圖與卜來。來示予洛食之兆。其休美恆久吉祥之事。我當與公二人共正之。蓋成王以周公致政欲歸。故堅留之。欲其享此天休也。昔孟武伯相魯侯。侯久不至。公拜禮人慫。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以小事大。固不肯稽首。況天子乎。以此知周公既有叔父之尊。又有太師之位。而其忠愛者見成王有不能自已者。

張氏曰。作周者。所以成周之王業也。匹休者。所以配天之休命也。宅洛之謀。召公相之。周公定之。所居既定矣。于是使人來視成王。以卜之休而且久吉也。彼示而我見之。謂之視卜。休者。視其所卜之美也。復吉者。又見其美之可以永久矣。我二人共貞者。貞正也。外無正則不行。卜之既吉。我與公二人共貞。

所以卜其宅洛之事也。

呂氏曰。聖賢既得此吉卜。卻不比後世之人。纔得吉卜。便說道了。聖賢得吉卜。方且恐有不能承此吉卜。又欲來與周公二人共貞固保此吉卜。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無垢曰。殷盛也。成王既即位。始舉盛禮。祀于洛邑。其盛如何。凡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大功於國家。而典籍未及該載者。今成次第其功勞而祀之。使世世血食于太廟。此亦周家忠厚之意也。又曰。周公盥齊百工。以待成王之號令。成王乃即命周公曰。汝其記載功臣之彰高者。以其功列于大祀。此即咸秩無文之意也。

胡氏曰。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定鼎于郟鄏。然則遷鼎之時。克殷之後也。定鼎之時。營洛之後也。是周公因遷鼎之心而都洛。成王遂都洛之志而定鼎。故召誥則相宅。洛誥則相定都。都既定。王乃往焉。此周公所以勤請也。孔安國以爲攝政之七年也。王肅以爲武王崩明年。成王元年。周公攝政。遷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五年六月乃成。七年營洛。致政成王。家語稱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攝政七年。乃二十年矣。周公既營洛。請成王都之。以行盛禮者。制作之新文。有周之盛事。周既克殷。都既宅洛。禮文大備。煥然面新。以復辟之初。行新制之禮。萬事之備。不亦盛乎。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數工。

無垢曰。東坡曰。周公云。我盥齊百工。使從汝于周。將使辦事也。今王肇稱禮祀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我今大閱。視衛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百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審如東坡所說。是成王即政有私心矣。周公所齊之百工。乃天下人才。非成王之人才也。使成王私於一己之人才。則事未可知也。

張氏曰。載者功之始。功者載之成。功載之大。則其所報宜厚。不視之然後爵位之高下。祀享之豐殺。從而定矣。乃汝其悉自教工。則其丁寧諄諭。皆所於己而不必待官之命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若。蘇。

無垢曰。朋黨之心。見于錄功。若火始燄燄矣。儻其所重灼處。將燬于原。而不可撲滅矣。朋黨之心。亦猶是也。弗知滅絕之。卷卷特私于人才哉。施之政事。將害及天下。此君子所以愼其獨也。

張氏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是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也。一有偏黨。則私心著見。私心著見。則人以利啗我。而盡廢先王之禮儀矣。此大亂之道也。周公所憂在此。故力去成王朋黨之端。劈自其所與之當否。此周公之戒成王。

孺子其朋。則相率以爲善。與小人爲朋。則相率以爲惡。善惡之端。

以謂孺子其朋。欲其所與以講習者。愼乎其人也。朋黨之不愼。則其爲害莫之遏。若火之燄燄。則其勢可謂燬矣。不能防之于始。至于灼敍。弗其絕。雖欲撲滅之。不亦難乎。凡此言朋黨之不愼。則爲之滋甚。或至此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無垢曰。自此以往。其都此新邑。周公所齊百工。成王宜使即其本職。如家宰付以治典。司徒付以教典。宗伯付以禮典。司馬付以政典之類是也。不必更用私人以參之。以至有功者。則明示于衆。而勸其作爲之心。汝成王當惇大其心。勿居狹小。而用私人。當成裕其益。勿處褊狹。而聽偏見。如此則汝成王有若天下之最。而永有稱譽於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無垢曰。終文武之業。其在敬識諸侯之朝聘乎。以禮來朝。謂之享。不以禮來朝。謂之不享。人君樂人之順適而不樂人之理義。則諸侯以利啗君。而不以禮儀事君矣。吾當敬識諸侯之來朝。其有禮儀反不及於貢獻之精至者。此不以禮來朝。而以昏君待我也。當有以懲沮之。使知吾之心。以義理爲重。以利爲輕可也。又曰。儻人主不留意於諸侯之來享。而任其以利而不以禮。則雖無知之民。亦知上之所好者。在利而已。禮安用哉。如此。則天下皆有輕上之心。陵政慢令者多。天下至此而大亂矣。

東坡曰。享朝享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故孔子獨傷少施氏者。遠小人也。

荊公曰。事無爽侮。則君臣同得逸樂暇豫。若爽侮。則君臣同得憂勤。而有所不享。則事爽侮。而周公受其慈勞。乃惟成王賜我以不暇也。

張氏曰。百辟者。諸侯也。以位則崇。以職則卑。而其事皆以奉上爲義。成王能敬識其享。則享者知所勸。亦識其不享。則不享者知所畏。如此。則百辟之于王。莫敢不享矣。誠發于中。達之于外。而爲儀。臣之享君。其儀多矣。徒有其儀。無物以將之。則君子不可以虛拘。則物者。又所以將其厚意也。若夫儀。不及物。則外無以見忠。彼加之以禮儀之備。則享謂之不享矣。

呂氏曰。大抵人君無職事。但在判別其真僞。諸侯來朝貢于王。要識其享與不享。百官布乘黃朱。然要識誠不誠者。物如申庸所說。不誠無物。儀雖面誠不至。此心于享也。諸侯既不用心于享。凡民亦皆不享。縱汝在上。既不能判別其真僞。下面便如此。上下既如此。惟事定是有爽有侮。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寧。乃時惟不永哉。篤棐乃正父。固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無垢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是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也。一有偏黨。則私心著見。私心著見。則人以利啗我。而盡廢先王之禮儀矣。此大亂之道也。周公所憂在此。故力去成王朋黨之

心且以儆不及物爲戒而指之曰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夫人主有朋黨之心而溺于好利則天下皆有朋黨之心而好利矣壞民常道亂孰甚焉人主有至公之心而循于禮則天下又皆有至公之心而循于禮矣輔民常道者豈蓋如此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其知言哉　又曰成王能篤敬留意于武王按其遺迹次第而行之又能順周公之戒則天下仰見成王之心其公大如天尊重欽慕禁之則止令之則行其誰敢廢怠其命而不遵守乎

林氏曰正父武王也武王之與上應乎天下順乎人其所施爲注措無一不出于正而已父之出于正也若此爲子孫者其可不篤敬之乎夫篤之者行之而不敢棄也敬之者又安之而各得其序推繼志述事每不忘于篤敬乃父而一一以順之則是以繼考之心爲心而無亂於民之常道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無垢曰言成王自今以往當敬其心無效前日用悉自教工之私人以害治也蓋不敬則私心起敬則私心不生私心不生則天理自見天理中安得有朋比之心乎　又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敦本厚生故其風俗有長者忠厚之行周公以謂成王當以敬爲心絕去朋黨之念周公當以明農爲心使之各安其生　又曰所以明農事如此者以吾重穡則民生有餘乃爲樂土儻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必死亡民心何常之有彼有裕民之道則無遠弗至矣此所以當汲汲以裕民爲心也周有裕民裕民之政伯夷自北海來太公自東海來斯言豈欺我哉

林氏曰君尊而在上在乎修萬民之本君臣相與於一堂之上雖有勞逸不同皆曰裕民而已使君不欲其德失其所以爲君之道臣不修其農事失其所以爲臣之道則裕民之政有所廢而民之心亦且有攜失矣彼有行仁政以厚吾之民者吾之民皆將叛而他之也夫何遠近之有此成王有二人共正之言周公乃戒之以欽德也

呂氏曰大抵君子小人不須別看纔要裕民者便是君子不要裕民者乃是小人此一等裕民之人無遠他汝若遠之便自用召其乖戾爲亂於此見周公勤勤之意有加無已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率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無垢曰周公大明德能見幾知微內與祖宗之心上與天心下與民心泯然無際成王以謂我既有明黨之心是與祖宗天人之心截然斷絕尚望周公舉大明德照臨我小子使我非心一洗而盡與天心民心祖宗之心一皆無間以此心率答天命以此心和恆四方可也　又曰天下有治安之理惟大明德者見之循理而行則天下安且治矣衆在所定宗在所惇禮在所執元祀在所舉而次第之無文而有功德者在皆次第而祭之此治安之理也非有大明德者不能照知此理其有建立必皆顛倒失序召亂致危不足怪也成王方稱秩元祀已有悉自教工之失然則德之不明爲害乃

至於此所以深望於周公也

張氏曰沖者未充實之謂成王自謂沖子欲周公明保之也文武之烈已陳于上世揚之者在成王而已周公能不稱顯德以相成王而揭文武之烈上足以奉答天命下足以承之也答天命者其道足以配之也和四方之民則使之順比而不亂恆四方之民則使之可久而不變成王雖稱殷禮周公將之而已率於咸秩無文亦皆周公之事此成王歸美於周公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無垢曰蓋惟周公之明爲能知太平所在而迓之能知文武勤勞所在而遵之以何道也曰迓之之道穆穆者敬以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納天下萬事於敬和之中此所以謂迓衡者也不迷文武勤教以何道哉亦穆穆而已矣文武勤教亦在敬和中爾惟敬則無邪心惟和則能涵容正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養也必有事者敬也而勿正者和也孟子浩然之氣正在此爾

王曰公功棐迪篤固不若時予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無垢曰成王始疑周公以擧間之不至也既而周公輔佐開導之使成王之功迪成王之功其亦厚矣如疑周公僭管蔡親小人而遠君子也天下無不遠悖而非議之及其悔寤還周公深警蔡是親君子而遠小人也天下無不順從而稱是焉天下有公議人主其可肆意而弗順乎

又曰以未定周公之禮及未能敉周公之功所以成王欲以道大周公之後立伯禽爲諸侯使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一國所寄有三卿焉有民人焉有百司焉所以監總者則諸侯也觀成王此計亦已巧矣留周公於朝廷以光文武之業立伯禽爲諸侯以報周公之功既不失輔相之託又不忘天下之功其舉事如此亦學問之力也　又曰夫天下之民皆文武之民也受之武王正欲成王愛養之耳成王自謂我眇然一身豈能人人而撫育之哉所以乘建諸侯以大保我文武所受之民使天下皆治東西南北皆爲我助豈不大哉惟其意在此所以立伯禽爲諸侯也

呂氏曰謂四方如今方纔開啓其治天下諸侯皆未知來王來享皆王如今須當開導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乱然此宗禮之事尚未定汝公之功亦未克敉寧謂亦未完備如今之監視然成王當時士師工固自多謂無一人在做一箇主亦不得汝當爲我士師工之監大保著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一段成王自謂我眇然沖幼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使周公不爲我留亦當爲天下留亦當爲文武留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迪將祇敉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無垢曰周公之功大誰不欽仰而迪將之誰不祇敬而和樂之敢問周公之功何功也曰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其在武王時大功也及

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此其在危時大功也。及武王既沒。周公抱負成王。以朝諸侯。而管、蔡、流言。挾武庚以叛。周公殺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天下大治。此其在成王時大功也。乃制禮作樂。乃頒度量。乃朝諸侯於明堂。此又在成王時大功也。成王年二十卽位。復辟於成王。此又在成王時大功也。天下聞周公之名者。誰不欽仰而肅將之乎。見周公之事者。誰不和樂而誠歡之乎。天下既信服周公如此。成王一旦卽位。乃令周公引去。豈不起天下之疑乎。此成王所以堅留也。又曰。天下肅將誠歡周公之功。周公在則王室安。周公去則天下疑。其勢如此。而周公欲去。是周公困成王也。此成王所以戒周公曰。公無困我哉。當留以助我也。我將於周公康民之事。遵而行之。無敢厭斁。周公則當以天下爲心。勿憚輔相朝廷。以儀刑於四方。使世世率周公遵德。以奠基業於無窮也。成王此言。亦可以見識量遠大。有君天下之德矣。學問之力。乃至於是乎。此又周公之功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無垢曰。文祖命民。武王能承保之。光揚大業。不墜文王之緒。故稱光烈考。傳周公相成王。以承保命民。則非特不墜文王之德。而武王之業。亦不墜矣。成王能承保命民。不墜文武德業。乃得爲嚴恭之主。蓋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惟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子孫所以承奉保綏祖宗德業者。在恭畏而已矣。不恭則肆。肆則離宗德業。墜地矣。恭則畏。畏則離宗德業常在矣。成王使周公輔相。以大其恭德。則成王之所守所見。亦可知矣。

東坡曰。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之德也。

來毖殷。乃命寧予以和毖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無垢曰。成王命史官作冊。又使史官名逸者。視讀此冊。惟告文王武王。以至此者。不難也。悲而已矣。以悲爲心。故不敢忽前朝之賢者。而坐以成天下之治。使後之人主。知周公者。其敢以棄王之命而不恢大其一人之悲哉。此公所以致欽盡禮。而欲留以相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無垢曰。成王來洛邑。新卽君位。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使天下之心如此。天下翕然而治。無疑矣。夫其所以至此者。不難也。悲而已矣。以悲爲心。故不敢忽前朝之賢者。而坐以成天下之治。使後之人主。知周公者。其敢以棄王之命而不恢大其一人之悲哉。此公所以致欽盡禮。而欲留以相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無垢曰。成王來洛邑。新卽君位。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使天下之心如此。天下翕然而治。無疑矣。夫其所以至此者。不難也。悲而已矣。以悲爲心。故不敢忽前朝之賢者。而坐以成天下之治。使後之人主。知周公者。其敢以棄王之命而不恢大其一人之悲哉。此公所以致欽盡禮。而欲留以相王也。

東坡曰。周公以稚子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無垢曰。成王以幼沖之年。卽位。首以厚禮常道。待接殷之賢者。蓋將安天下之民。而揚武王之功。使一己之恭德。無愧於幽冥之中而後已。人君之命。如此其大。爲周公者。其敢以棄王之命而不恢大其一人之恭

林氏曰。前言逸祝。所以告神也。後言逸誥。所以告伯禽也。至若周公攝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蓋史氏記攝政之歲年。至是而復辟也。

尚書精義卷三十九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無垢曰。序言營洛既成。遷此頑民。故周公以王命誥之也。嗚呼。先王之道。忠厚而已矣。周公之視人也。如吾視骨肉。況此頑民。皆商之士大夫。特以慢舊君。不服順其他耳。其心亦可哀也。雖計當以漸。不當求速。漸摩勸論。使知周之取天下。非以爲利。乃順乎天而應乎人耳。事久而定。定則是非明白矣。此周公所以日俟其悔悟耳。又曰。序言頑民。書云多士。孔子言其盛。所以見殷之賢士。徒言頑民。則不足以見殷之賢士。徒言多士。則不足以見頑民之爲士大夫。深味孔子之意。則周之德意見。不足以見周之德益。是序與書。蓋相爲裏也。

呂氏曰。謂之頑民者何故。大抵心在一處。不知天命消息。皆虛之理。便是頑。多士一篇。多說箇天命至公之理。以廓大殷多士之志。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無垢曰。此三月。是成王宅洛即政。來歲之三月也。何以知之。去歲二月營洛。今歲三月。洛邑既成。所以遷商民於此。爾殷遺多士者。以言爾等知所以亡乎。以商紂虐民遠天。天所不惟。蓋天以閔惟爲事。蓋天且弗惟矣。況天下乎。詩序蓋閔也。蓋得諱天最爲易動也。蓋天既不惟。所以大降喪亡于殷。天以我周能奉承天命。故天下民心。皆歸于我。我體天心以從事。所以將天明威以伐紂。致王者之罰。以德而不以力。乃罰殷紂而殊之。使不得居天位。而我所以爲此舉者。非有他也。天帝以伐殷事付我。我則勤行此舉。以終天帝之罰。張氏曰。命有德天之明也。討有罪天之威也。天雖有明威。而將之者在人。之伐紂。非出於一人之妄意也。上則將天之威。下則致王之罰。所以勅正殷命。而告終于帝也。終者。盲天祿之永終也。殷命至此而終。則周之受命可知矣。

呂氏曰。所將之威。是天之威。不是周之罰。是王之罰。在上爲天。在下爲王。都是至公無偏之理。自天言之。謂之天威。自人言之。謂之王罰。名字不同。其理則一。若私己用威。便是人威。不是天威。若私己用罰。便是人罰。不是王罰。先說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皆無非天。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無垢曰。紂非特天不與。帝亦不與。天帝一也。天言定體。帝言造化。日月星辰天也。執斗魁之柄。以運四時。亦帝也。夫爲人君。得罪於天。又得罪于上帝。其何以王天下乎。欲知天帝與不與。當自民觀之。民乘持我以爲依賴。爲愛我以爲父母。則天帝之與我可知矣。夫乘爲之心。當歸于紂。今乃在周。則天帝之棄商與周。亦瞭然矣。天之明畏如此。其可忽哉。

呂氏曰。周固無心于求天。天自左右輔翼。周固不得不去討紂。我何皆敢來位。惟順天公理。不得不如此。當時頑民染惡之久。都去私意上看。都不知天命廢興之常理。將謂周是仇讎。有意去取他。周之文武無此心。惟殷民有此心。見得周威無心。似有心。雖不求似有求。此周公所以以天命至公。不容己之理。開他私心。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無垢曰。上言惟帝不昇。故今言上帝之心。上帝之心如何。爲人作者。惜民於安逸之地。不以濫刑虐罰。暴賦橫欲以困之。則合上帝之心。而引其世祚至於長久。憐民困苦。此民使不知有生之樂。則上帝不昇。而至於早墜厥命矣。又曰。有夏桀不合天意。乃爲瑤臺。爲酒池糟丘。以疲民力。又苛斂暴賦。以割剝夏邑。略不使民適於安逸。天以民爲心。民既不得其所。天乃出災害以警懼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又曰。夏桀欲不勝道。不能用帝之命。而乃不順天變。大淫泆于酒池之行。其惡雖布滿四海。以至覆聞于天。又曰。遭災害而不知省。睹怪異而不知變。乃怙終不悛。乃爲惡滋甚。天心亦何所望乎。夫天所以區區出災害。出怪異。以譴告等懼之。欲其畏天而修德也。今乃恬然不顧。假然自如。

天已絕望矣。夫望之則災異多。絕之則無所念。無所囘。不復眷顧仁愛。盡其天命。使宗社殞滅。降以極刑。使天位不保。爾祭南巢之放。此天也。

耿公曰。引逸者。易簡則逸。反是則勞。適逸者。帝之所延也。

呂氏曰。再自夏時說。自上說與他。我開上帝。開導有夏。明示之。輔翼之。教他在安穩之地。祭自不肯去。惟帝降格。天何嘗便肯絕夏。一箇鋒動悚悟之意。於夏甚多。何故國於天地。與有立焉。有夏不適逸。天何嘗便肯亡他。猶示一箇眷顧之意。災害之出。便是天謂夏處。水旱之來。亦是天謂夏處。上天眷眷無動他如此。祭終不能順帝之時。則其身縱放。絡於人欲。播惡名於四方。惟是天罔攸聞。他既自絕于天。天亦從而絕之。所以廢其大命。降其罰。亡其社稷。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無逸曰。天下豈有無君之理哉。一君爲惡。則天生一聖君爲天子。以代之矣。天命豈可恃哉。祭爲惡不改。故天命湯放桀。而革夏爲商也。惟乾九五之大人。乃能用九二之大人。有成湯革夏。則有俊民治四方。不是怪也。以聖人爲君。而居人上。俊民爲臣。而治四方。則太平之治。可一日而興也。又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祀。而在今後嗣王紂。乃大不明于天道。以其心不畏天也。天且不畏。況肯聽先王勤家之訓。念先王勤家之事乎。夫爲人君。上則無天。下則無先王。其亦何所不可哉。紂之敗國亡家。乃商家之不幸也。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無逸曰。大爲淫泆。即沈湎曰色者也。罔顧于天。而弗敬上天。罔明民可敬。而降災下民。民所以可敬者。以民者。天之心也。上不顯天。下不明民爲可敬。則天怒民怨。而大命殞墜矣。紂所爲如此。所以上天不保佑之。夫人主所以君天下者。天相之也。天相之則國家昌明。天不相。則國喪亡矣。紂上不畏天。中不念先王。下不敬民。天絕之。先王絕之。民絕之。不亡何待乎。又曰。心與天同。則天與之。心絕于天。則天罰之。是以凡四方小國大國。所以至於滅亡者。無非不明于德。慕聲宣布。腥聞于天。此天所以罰之也。張氏曰。天之所顯者道也。民之所祇者德也。罔顧于天顯。則道不足以格天。罔顧于民祇。則德不足以臨民。夫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今紂罔顧于天顯民祇。則是反道敗德者也。此上帝之所以不保。而降若茲大喪宜矣。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言不明厥德者。天之所不與也。商罪貫盈。則其德昏矣。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則天不畀紂。此可見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敢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無逸曰。武王親救殷民于湯火之中。而民不知恩德所在。乃反與武庚爲叛。儆不謀所以處之之道。則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東坡曰。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貳適者。因商之辭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其惡念何從而弭哉。故我以道理而爲此謀計。遷汝西居于洛。使密邇王家。日見周之德音。日親周之賢士大夫。庶幾其惡念熄滅而善端擴充乎。嗚呼。聖賢之處事。可謂深遠矣。又曰。非我周王所棄德性。不好安靜也。以汝好叛上天之意。欲令汝去此商染。適彼新都。而變其惡習也。故我今日遷汝。是惟天命。非予私意也。又曰。遷居既出天命。汝等不可違天也。我率承天命。惟恐其後。汝等當如何。汝當知今日之舉。出于上天。非我私意。無成致怨于我也。嗚呼。以周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號令賞罰。一出于己。何畏畏之怨乎。其諄諄恐懼如此者。則知周王之心。其臨兆民。深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也。蓋平時畯日。若曾如天。民皇如地。儼然南面。莫敢仰視。猶不以德義固結民心。一旦變起蕭牆。鬨然肘腋。則舟中皆敵國。一夫能勝予。其可不懼哉。予昧無我怨之語。見其言温宴潤澤。如春風之襲人。膏雨之及物。使人感愧戀慕。嗚呼。先王之心。何其忠厚如此乎。

服氏曰。成王踐祚。蔡、霍作亂。則殷遺多士。皆見徙矣。今又營洛邑而遷之。居西。則疑于寒德。不能康寧之者也。蓋人情好逸而惡勞。安土而重遷。今復遷之居西。則寧不憚煩。故周公又以此言而勞之也。然而其所以遷徙不當者。非我之所敢私也。時惟天命而已。天命以遷。可順不可違。故於是又告以無違也。

胶不敢後者。趨時之道。非敢緩也。當人之情。趨之使遷。則不能無怨。故又告之以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逸。爾不克求。爾下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無逸曰。周公引商革夏故事。告殷之多士。乃答周公曰。夏之士有蹈道者。簡擇在殷王庭。有爲公卿者。其次有服事于百僚。爲士大夫者。蓋謂周慮遷殷故事。何不選用商士。爲士大夫。而擯棄疑貳之何哉。觀此所言。則商士知天命之不可回。而將盡忠于周家矣。又曰。周公以成王意答多士曰。我惟聽有德者之言。用有德者之才。豈以商、周之士。貳其心也。聽之所在。聽用之所在也。以參觀之。商士不知恩

德。好爲叛亂。豈可用在朝廷及居百僚之間乎。然予以聰用有德爲心。故不分彼此。敢求有德于天邑商也。他人豈敢如此乎。又曰。汝之叛亂。理宜誅絕。然而予舉皆肆汝不罪。矜汝不悉。遷汝于洛邑。又將擇有德者而用之。汝無自疑也。予之遷汝。欲汝日聞善言。日見善行。日親善人耳。非我欲罪汝。而爲此紛紛也。然而予之肆汝。豈予私心哉。是惟天命耳。遷汝者天。不殺者亦天。則亦見周王之舉動。無非天而已矣。

黃氏曰。方商士之在洛也。周公猶未之用。其後有簡在王庭。服在大僚。則亦嘗試用矣。陳蔡反代。高風封趙。可將者四人。各千戶。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鄧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盪趙子弟。周初天下洶洶。正坐商人耳。徙其豪傑以解其謀。而擇其可用用之。以繫其心。嗚呼。亦高帝計也。

張氏曰。迪之者。開迪而教導之也。簡之者。甄別而升進之也。迪之所以成其德。簡之所以用其才能。簡之使在王庭。然後得以服職在百僚也。雖然。周之于殷。非不能如殷之于夏。而迪簡之也。蓋爾多士。頑不可訓。無可聽用之道而已。又曰。今我之所以待汝者。可謂盡矣。然而不能用汝。非我之罪。是惟天命而已。蓋彰有德。討有服。莫非天命。豈人君之所敢私也。

呂氏曰。大抵叛亂之民。因他資稟便以官與他。卻愈其慝。其慝愈深。以天命之理。至公之道。說與他。此見聖人臨大事之法。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孔氏曰。告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汝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寧。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幹止。

無垢曰。言我所以作大邑于此洛邑者。蓋有二事焉。一則爲四方諸侯來朝覲京者。無館客之館。故于洛邑營館舍以賓之。二則亦惟爾多士。居紂故都。染紂惡習。故我新此洛邑。使若見、若聞、若親近。皆周聖學。爲治不可以不勤。成湯味爽不顯。坐以待旦。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故能成聖治。

戴氏曰。周之治。浩成王而集。周之化。浩成王而備。時已純熙。則有可逸之勢。物已盛多。則有可逸之資。天下有既濟之象。而思患豫防。正難於此時矣。周公得思然無斁乎哉。是以在彼舉三宗所以使知守成之不易。在我而稱文王所以使知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則宜效之而不可忽。知創業之艱難。則宜念之而不可忘。

張氏曰。語思難而爰勤。享安寧而逸樂。常人之情也。周家之治。自文武至于成王。太平歌於既醉。守成之可多矣。

爾克敬天。惟畀於爾。爾不克敬。爾不童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

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垢曰。遷順之心。生于恭敬。不敬則傲慢不遜。此理之自然者也。汝等能敬。則與天同心。與天同心。則爲天所眷而不絕。爲天所矜而不棄。天之異於卿士大夫之間。有憐之。則有賜與衣食之休。嗚呼。豈特多士。凡爲人臣子者。倘不知以敬存心。則悖天之道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我代天者也。汝心不敬。我亦將致天之罰于爾躬。誅殺絕滅。躬且不得有矣。而況于耕桑之業。豈得有乎。

陳氏曰。王曰之下。當有缺文。其簡脫矣。又曰者。承上文而言之也。多方之末曰。王曰。我不惟多語。我惟誥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用是知王曰之下。當有文也。乃誠言爾攸居。非文爻上簡脫矣。予不能知其下矣。

周公作無逸。

無垢曰。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爲心。則爲恭爲畏。爲不暇。爲克己。爲先王之典。爲享國至于長久。以逸爲心。則爲傲慢。爲耽樂。爲田獵。爲陵威刑。爲小人之邪說。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嗚呼。人主有天下。上焉則受皇天之畀付。下焉則司萬民之性命。內焉則繫宗社稷之所依。外焉則蠻夷戎狄之所懷。其任至大。其責至深。此豈細事哉。如此重器。必以敬爲心者。乃能負荷之。其可以逸豫之心持之乎。

周氏曰。天下常情。莫不好逸而惡勞。故聖賢之自處。必以憂勤爲監。而以安逸爲戒。蓋憂勤則其興也勃焉。安逸則其亡也忽焉。古今必然之理也。克勤于邦。而夏禹以興。峻宇雕牆。而夏禹以興。聖者憂勤而興之也。有衆率怠。而夏桀以亡。荒腆自恣。而商紂以亡。桀、紂之所以亡者。安逸而亡之也。是故人臣之愛君者。必以無逸爲戒。周遊于逸。伯益所以戒舜也。無教逸欲。皋陶所以戒禹也。無時豫怠。伊尹所以誥太甲也。不敢逸豫。傅說所以進高宗也。周誠不勤。太保所以訓武王也。周公之心。何以異於此哉。

范氏曰。天下之善成于勤。天下之惡起于逸。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先勤。然後能成功者。修德不可以不勤。尋難嗣而起。學學爲善。乃能成聖德。以爲學不可以不勤。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乃能成聖學。爲治不可以不勤。成湯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故能成聖治。

戴氏曰。周之治浩成王而集。周之化浩成王而備。時已純熙。則有可逸之勢。物已盛多。則有可逸之資。周公曰。君子以勤得逸。繼之以保。小人以逸得勤。繼之以憂。李氏曰。周之治浩成王而集。周之化浩成王而備。時已純熙。則有可逸之勢。物已盛多。則有可逸之資。天下有既濟之象。而思患豫防。正難於此時矣。周公得思然無斁乎哉。是以在彼舉三宗所以使知守成之不易。在我而稱文王所以使知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則宜效之而不可忽。知創業之艱難。則宜念之而不可忘。

張氏曰。語思難而爰勤。享安寧而逸樂。常人之情也。周家之治。自文武至于成王。太平歌於既醉。守成

詠於堯蹟。其治爲已安矣。其治爲已畢矣。孜孜惓惓。不知其已。不敢自以爲安。不敢自以爲畢。故周公于此。遂作無逸之篇。以戒于成王。是非明是以見思。而消思於無形者。其何以及此。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垢曰。周公未及一語一言。不知見何事。遽歎而曰嗚呼乎。蓋其所以歎者。其在此無逸也。嘗以心體之。敬則神明焉。逸則心志放。神明焉。則事事無理。而行。堯舜文武。所以爲聖者在此。心志放。則事事惟吾所欲。其幾民暴物。皆所不恤也。桀紂之所以爲桀紂。止以逸也。嗚呼。逸其可有乎。周公所以見此。未言而先歎也。　又曰。小人以盤樂怠傲爲逸樂。君子以稼穡艱難爲逸樂。小人所見近。故其所謂逸樂者。每足以亡國而敗家。君子所見遠。故其所謂逸樂者。每足以享長年。而傳後世。蓋艱難中自有逸樂之理。人自不知耳。當其寒耕熱耘。浹體流赤時。已有千倉萬箱。百室盈婦子寧之理。逐能弭災變。致太平。故經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治。以率百姓。源濁而求其流之清。委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而不可得矣。

陳氏曰。外致其嚴恭。內致其寅畏。自度言自治。以法度也。言祇以欽之。言懼以畏之。中宗嚴恭寅畏。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

天爲主也。

周氏曰。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穀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書不恭之訓。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致太平。故經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治。度以率百姓。源濁而求其流之清。委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而不可得矣。

陳氏曰。外致其嚴恭。內致其寅畏。自度言自治。以法度也。言祇以欽之。言懼以畏之。中宗嚴恭寅畏。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

天爲主也。

無垢曰。嗚呼。周公之於成王之心。可謂切矣。前言小人放逸。所以警之使退。今言古先哲王敬德。所以引之使前。成王知故逸之不可爲。而敬德之可以長年也。則入德之階。昭然可升矣。中宗幽王太戊也。心不散則嚴。貌不亂則恭。中宗非特行于廟堂之上也。在暗室之中。必若此焉。不然。何以動天心。感民心哉。　又曰。惟嚴恭故於天命。則知所寅畏。於治民則知自度。　又曰。壹畏者必有像德。像德則仁。仁則唯恐動民動衆。妖天殺胎。故天下皆成和氣。和氣所至。動有此意。此中宗所以享長年也。放逸者必修汰。修汰則不仁。害虐蒸民。暴殄天物。天下皆成怨氣。怨氣凝結。觸之則死。豈有長年之理乎。人主之所畏者。最畏短命。此周公所以警成王也。

周氏曰。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穀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書不恭之訓。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致太平。故經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治。度以率百姓。源濁而求其流之清。委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而不可得矣。

陳氏曰。外致其嚴恭。內致其寅畏。自度言自治。以法度也。言祇以欽之。言懼以畏之。中宗嚴恭寅畏。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

天爲主也。

無垢曰。嗚呼。周公之於成王之心。可謂切矣。前言小人放逸。所以警之使退。今言古先哲王敬德。所以引之使前。成王知故逸之不可爲。而敬德之可以長年也。則入德之階。昭然可升矣。中宗幽王太戊也。心不散則嚴。貌不亂則恭。中宗非特行于廟堂之上也。在暗室之中。必若此焉。不然。何以動天心。感民心哉。　又曰。惟嚴恭故於天命。則知所寅畏。於治民則知自度。　又曰。壹畏者必有像德。像德則仁。仁則唯恐動民動衆。妖天殺胎。故天下皆成和氣。和氣所至。動有此意。此中宗所以享長年也。放逸者必修汰。修汰則不仁。害虐蒸民。暴殄天物。天下皆成怨氣。怨氣凝結。觸之則死。豈有長年之理乎。人主之所畏者。最畏短命。此周公所以警成王也。

周氏曰。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穀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書不恭之訓。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致太平。故經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治。度以率百姓。源濁而求其流之清。委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而不可得矣。

陳氏曰。外致其嚴恭。內致其寅畏。自度言自治。以法度也。言祇以欽之。言懼以畏之。中宗嚴恭寅畏。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

天爲主也。

呂氏曰。君子所其無逸。謂君子不可期須臾去無逸。此一句最在所字上。止其所止之謂所。須是以無逸爲所居。大抵人道健而不息者。方是人道。若有斯須忘惰。便不是人道。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無垢曰。嗚呼。周公之於成王之心。可謂切矣。前言小人放逸。所以警之使退。今言古先哲王敬德。所以引之使前。成王知故逸之不可爲。而敬德之可以長年也。則入德之階。昭然可升矣。中宗幽王太戊也。心不散則嚴。貌不亂則恭。中宗非特行于廟堂之上也。在暗室之中。必若此焉。不然。何以動天心。感民心哉。　又曰。惟嚴恭故於天命。則知所寅畏。於治民則知自度。　又曰。壹畏者必有像德。像德則仁。仁則唯恐動民動衆。妖天殺胎。故天下皆成和氣。和氣所至。動有此意。此中宗所以享長年也。放逸者必修汰。修汰則不仁。害虐蒸民。暴殄天物。天下皆成怨氣。怨氣凝結。觸之則死。豈有長年之理乎。人主之所畏者。最畏短命。此周公所以警成王也。

周氏曰。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穀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書不恭之訓。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致太平。故經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治。度以率百姓。源濁而求其流之清。委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而不可得矣。

陳氏曰。外致其嚴恭。內致其寅畏。自度言自治。以法度也。言祇以欽之。言懼以畏之。中宗嚴恭寅畏。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爲哉。故於事不敢荒。

天爲主也。

無垢曰。孔安國謂祖甲爲太甲。此蓋惑於國語太史遷之說也。國語之說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太史遷之說曰。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其說如此。故安國以祖甲爲太甲。安國以世次顛倒也。乃爲之說曰。此以其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巧則巧矣。然亦斲喪聖康成不知見何古書。獨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果如是說。則祖甲有伯夷、叔齊、泰伯、虞仲之節。可謂賢君矣。　又曰。以祖甲之賢。

而藩在民間。故深知稼穡艱難。及一起而即位。則知小民所依。全在稼穡。故不妨民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而天下皆受其賜矣。以此知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苦。未嘗知懼者。其亦危哉。　又曰。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不及高宗。高宗不及中宗。豈德有厚薄。而年有長短也。曰中宗、高宗、祖甲、即位之初。未知其老少如何。老者必不久。少者享國必長年。如舜大德。在位五十載。不及中宗之久。豈可謂舜德不如中宗哉。右書無據。未有以考之。又況人之氣數。自有長短。脩德者必延年。而不敬者必夭折也。此不可不知矣。

蘇氏曰。庶民有常產之民也。有常產之民。則保以安之。惠以愛之。無告之民。則敬之而不敢侮。保惠之仁也。不敢侮慢也。祖甲之不明。卒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者。豈非伊尹訓之。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之力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無垢曰。三宗之無逸。見敬德而不見富貴。後王生則逸。見富貴而不見敬德。以此知人主之不可以不學也。人主之敬。多發於變故艱難中。所謂知生於憂患也。中宗因桑穀之異而知敬。高宗因舊勞於外而知敬。祖甲因舊爲小人而知敬。　又曰。人心必有所係。知稼穡之艱難。則心在艱難。聞小人之勞苦。則心在勞苦。如此則其心常在敬畏之地。何敢少放逸乎。後嗣王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聞小人之勞苦。其心泛泛。蕩有所止。見放蕩之路。則必奔趨之矣。此所以惟耽樂之從也。　又曰。自祖甲之後。有廩辛、康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帝辛紂也。周公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祀。則帝乙乃賢君也。以周公今說次敍之。則是廩辛十年。庚丁七八年。武乙五六年。太丁四三年矣。曾謂耽樂以致短命。是敬德者必長年。不敬德者必短命也。人主享國長久。後王以逸樂。而罔克壽。然則稼穡之艱難。君子不可不知之也。此周公所以惓惓於成王。而歷告之也。

呂氏曰。自此以後。凡所以立王生便在深宮婆娑之中。都不知稼穡之難難。亦不聞小人之勞苦。非特是不見。亦不聞。何故後來繼體守文之君。鮮少有親見小人之勞者。既然不知稼穡。朝夕只在逸樂之中。縱有人說小人勞苦事。他亦聾聾。自不要聽。又況左右。御是諛諂面諛之人。如何肯說。凡小人之勞。旣都不面。則無所用。自然一意狗聾色狗馬之樂。設使旨知稼穡之艱難。曾聞小人之勞。他何縱安樂放心。去聲色狗馬上。

尚書精義卷四十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無垢曰。文王抑畏之心。又見於卑薄其衣服。卑薄如所謂惡衣服是也。非不留意衣服之間。其心必有所主也。康功謂安民之功。田功謂稼穡之功。安民欲其有功。則於民功。則於田之利害。無不諮悉矣。非曰功者。必欲民之康、田之豐。而後以謂之卽歟。　又曰。抑畏之心。故無剛暴之氣。每見其徽柔。無偏傲在非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暢於四支。故柔則徽而悉則懿。可以畏則惕保之。鰥寡則惠鮮之。可以想見文王之德政。有諸中。形諸外之機有萬。儻稍失其會。則禍必及於天下。惟以勤爲心。事事經理。使發號施令。無一人不滿其意者。此咸和之理也。

陳氏曰。卑服則不自貴其身。卽康功田功。則致其力於民。卽康功安天下是也。卽田功所以養天下。孟子所謂文王制其田里是也。言功田功。卽撫小人之勞。知稼穡之艱難可知。

胡氏曰。抑有過之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畏者。不能自抑也。過其妄情。止其私慾。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必畏諫。必畏謗。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爲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去也。非他人所能。惟我而已。故曰。克自抑畏。言其自爲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有當畏者。有不當畏者。當畏者。聖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夷狄。則當修明刑政。以攘卻之。如舜誓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玁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無垢曰。淫于觀逸遊田。則人欲動蕩。其心迷亂。不復知天理所在。故反以酗酒爲德。夫酒所以喪德也。紂因得以肆其凶殘。乃認以爲德。意逸豫之極。蓋有如此顛倒。成王得不以此爲戒哉。

呂氏曰。此心一開。便收不得。何故。縱說我是今日暫耽樂。便上不順于天。下不順于人。便是絕于天。自絕于民了。以此知此心不可頃刻放下。人君縱放下時。天下便陷于災害之地。時今人爲惡多是自初間說道。我今日暫時如此。到得後來。爲惡日長。不可禁遏。皆緣初間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遑。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無垢曰。古之人。卽中宗至文王也。君臣上下。皆以無逸爲德。故君臣上下。率由無逸之中。豈不儼然如上天。森然如北極。天下焉有不太平。神祇祖宗。焉有不安樂乎。　又曰。君臣相謂告保惠。教誨以無逸。而君誠不肯聽臣下無逸之言。則放逸之言入。則必盡變亂先王之正刑。自無逸中出。放逸之言入。則必盡變亂先王之正刑。若小若大。盡皆變亂。以快私意。此理之自然也。　又曰。民心違怨。民口詛祝。怨氣充塞。安有善祥之理乎。夫民者天也。民心違怨。是天違怨也。民口詛祝。是天誅也。如此國家。亦安得有吉祥事乎。

史氏曰。人君有迪哲之性。不修則不明。凡人有好亂之心。不防則不止。夫交修並用。謂之胥。胥訓告則相示以法。胥保惠則相愛以德。胥教誨則相規以道。古之聽明睿智之君。其盛德雖出於天縱。於是三者。猶胥胥而不忘。蓋開悟其迪哲之性。而隄防小人好亂之心者。不得不爾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蓋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胥汝。則皇自敬德。厥德罔厥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無垢曰。迪猶也。行也。謂用知人之哲。以自照也。蓋知人之是非。則易見。知己之是非。則曰厥之愆。正孟子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之意也。於殷獨舉三宗。而不及湯。於周獨舉文王。而不及武王。此學者所以多說也。蓋湯武親以臣臨桀紂之罪。其無逸也不足言。三宗皆承富貴之後。文王亦承積累之基。其無逸也爲可法。此正爲成王言也。　又曰。天下甚難受於怨胥。有物我之無逸。則被之怨胥。爲讎賊。此衆人所以怨胥。所以多怨也。夫以三宗文王者。乃違欲人人稱頌乎。第三宗文王之處怨胥也。有道。其道何如。迪哲而已。所以使萬民來貢賦。本不是私奉一人之身。所以使萬民來貢賦。本不是私奉一人之身。乃是供人主之身。乃是供人主之位。何故。夫作之君。作之師。所以使萬民正之供。以此知天下之貢賦。非爲供奉天子。本不是供

賓客。舍當用者。方用貢賦。只是供人主之位。不是私奉人主之心。何故。當時所以使他貢賦。

幾曾要供人主之觀遊遊田。當知本不是如此。此周公又變動成王親切處。

無垢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敎訓。非天敎若。時人不則有德。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垢曰。淫于觀逸遊田。則人欲動蕩。其心迷亂。不復知天理所在。故反以酗酒爲德。夫酒所以喪德也。紂因得以肆其凶殘。乃認以爲德。意逸豫之極。蓋有如此顛倒。成王得不以此爲戒哉。

呂氏曰。此心一開。便收不得。何故。縱說我是今日暫耽樂。便上不順于天。下不順于人。便是絕于天。自絕于民了。以此知此心不可頃刻放下。人君縱放下時。天下便陷于災害之地。時今人爲惡多是自初間說道。我今日暫時如此。到得後來。爲惡日長。不可禁遏。皆緣初間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遑。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無垢曰。古之人。卽中宗至文王也。君臣上下。皆以無逸爲德。故君臣上下。率由無逸之中。豈不儼然如上天。森然如北極。天下焉有不太平。神祇祖宗。焉有不安樂乎。　又曰。君臣相謂告保惠。教誨以無逸。而君誠不肯聽臣下無逸之言。則放逸之言入。則必盡變亂先王之正刑。自無逸中出。放逸之言入。則必盡變亂先王之正刑。若小若大。盡皆變亂。以快私意。此理之自然也。　又曰。民心違怨。民口詛祝。怨氣充塞。安有善祥之理乎。夫民者天也。民心違怨。是天違怨也。民口詛祝。是天誅也。如此國家。亦安得有吉祥事乎。

史氏曰。人君有迪哲之性。不修則不明。凡人有好亂之心。不防則不止。夫交修並用。謂之胥。胥訓告則相示以法。胥保惠則相愛以德。胥教誨則相規以道。古之聽明睿智之君。其盛德雖出於天縱。於是三者。猶胥胥而不忘。蓋開悟其迪哲之性。而隄防小人好亂之心者。不得不爾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蓋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胥汝。則皇自敬德。厥德罔厥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無垢曰。迪猶也。行也。謂用知人之哲。以自照也。蓋知人之是非。則易見。知己之是非。則曰厥之愆。正孟子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之意也。於殷獨舉三宗。而不及湯。於周獨舉文王。而不及武王。此學者所以多說也。蓋湯武親以臣臨桀紂之罪。其無逸也不足言。三宗皆承富貴之後。文王亦承積累之基。其無逸也爲可法。此正爲成王言也。　又曰。天下甚難受於怨胥。有物我之無逸。則被之怨胥。爲讎賊。此衆人所以怨胥。所以多怨也。夫以三宗文王。尚不免小人怨胥。況末及三宗文王者。乃違欲人人稱頌乎。第三宗文王之處怨胥也。有道。其道何如。迪哲而已。所以使萬民來貢賦。本不是私奉一人之身。乃是供人主之位。何故。夫作之君。作之師。所以使萬民正之供。以此知天下之貢賦。非爲供奉天子。本不是供

賓客。舍當用者。方用貢賦。只是供人主之位。不是私奉人主之心。何故。當時所以使他貢賦。

幾曾要供人主之觀遊遊田。當知本不是如此。此周公又變動成王親切處。

無垢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敎訓。非天敎若。時人不則有德。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垢曰。淫于觀逸遊田。則人欲動蕩。其心迷亂。不復知天理所在。故反以酗酒爲德。夫酒所以喪德也。紂因得以肆其凶殘。乃認以爲德。意逸豫之極。蓋有如此顛倒。成王得不以此爲戒哉。

呂氏曰。此心一開。便收不得。何故。縱說我是今日暫耽樂。便上不順于天。下不順于人。便是絕于天。自絕于民了。以此知此心不可頃刻放下。人君縱放下時。天下便陷于災害之地。時今人爲惡多是自初間說道。我今日暫時如此。到得後來。爲惡日長。不可禁遏。皆緣初間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遑。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無垢曰。古之人。卽中宗至文王也。君臣上下。皆以無逸爲德。故君臣上下。率由無逸之中。豈不儼然如上天。森然如北極。天下焉有不太平。神祇祖宗。焉有不安樂乎。　又曰。君臣相謂告保惠。教誨以無逸。而君誠不肯聽臣下無逸之言。則放逸之言入。則必盡變亂先王之正刑。自無逸中出。放逸之言入。則必盡變亂先王之正刑。若小若大。盡皆變亂。以快私意。此理之自然也。　又曰。民心違怨。民口詛祝。怨氣充塞。安有善祥之理乎。夫民者天也。民心違怨。是天違怨也。民口詛祝。是天誅也。如此國家。亦安得有吉祥事乎。

史氏曰。人君有迪哲之性。不修則不明。凡人有好亂之心。不防則不止。夫交修並用。謂之胥。胥訓告則相示以法。胥保惠則相愛以德。胥教誨則相規以道。古之聽明睿智之君。其盛德雖出於天縱。於是三者。猶胥胥而不忘。蓋開悟其迪哲之性。而隄防小人好亂之心者。不得不爾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蓋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胥汝。則皇自敬德。厥德罔厥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無垢曰。迪猶也。行也。謂用知人之哲。以自照也。蓋知人之是非。則易見。知己之是非。則曰厥之愆。正孟子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之意也。於殷獨舉三宗。而不及湯。於周獨舉文王。而不及武王。此學者所以多說也。蓋湯武親以臣臨桀紂之罪。其無逸也不足言。三宗皆承富貴之後。文王亦承積累之基。其無逸也爲可法。此正爲成王言也。　又曰。天下甚難受於怨胥。有物我之無逸。則被之怨胥。爲讎賊。此衆人所以怨胥。所以多怨也。夫以三宗文王。尚不免小人怨胥。況末及三宗文王者。乃違欲人人稱頌乎。第三宗文王之處怨胥也。有道。其道何如。迪哲而已。所以使萬民來貢賦。本不是私奉一人之身。乃是供人主之位。何故。夫作之君。作之師。所以使萬民正之供。以此知天下之貢賦。非爲供奉天子。本不是供

胡氏曰。哲者知也。迪者由也。由其天與之智。不以私昏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之欺也。

史氏曰。以是懼處已。以忠厚待人。此聖人盛德之事也。聞譽則益。聞毀則怒。善則稱諸己。惡則歸諸人。此情之必然也。凡人情之所不堪者。吾今一切反之。非盛德孰能之哉。

張氏曰。自知者明。知人者哲。哲者明之發乎外。足以知人之謂也。人孰不有是哲。不能迪之。則茅塞其心。而昏惑開蹈之累生焉。是故哲出於性。迪之者人而已。自殷王中宗以至于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者。於哲則能迪之。則其性天之明。不爲物之所蔽也。

此厥不惠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寧緯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無垢曰。夫聞怨詈之言。而迪哲以自照。則變怨怒爲和緩。此心已在三宗文王圖城中矣。安得不長有天下。亦安得其心不常寬裕乎。聞怨詈之言。而輕信以含怒。此心已在榮紲室中矣。豈復能長有天下乎。不知迪哲自責之道。而信讒含怒。因事而發。不復審問是非所在。乃悉罰無罪。殺無辜之人。以快一時之憤。凡有罰是無罪無辜而被殺罰者。無不怨恨。以叢咎於一人。夫以眇然一己。而天下之怨。皆萃而歸焉。不知其何以堪之。此古帝王之所畏也。鄭歌殺其君。有以也夫。　又曰。無逸迪哲之說。上引三宗。近引文王。凡治亂安危之機。享國長短之要。盡於此矣。此古今存亡一大鑑也。

呂氏曰。惟無逸則勤勞。勤勞則公明。讒諂虛受。自然樂於聞過。若自此縱逸。則怠惰驕傲。必至於自滿。何緣肯聽人之言。惟是無逸。方能聽言。周公所以又嘆息。圖王其監于兹。蓋欲成王。看此意逸存亡機子。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無垢曰。太保之職。其敬王惡。太師之職。其紹王德。蓋與之同。太師太保。皆宰相也。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而左右夾輔之。其任重矣。使成王有微惡萌於心。則召公爲失職。使成王有一善之不爲。則周公有失職。而以成王貳論之。管、蔡流言。成王遽疑周公。不視功載。成王悉用私人。是其心豈徒易生。書籍稱載。此召公所以不悅而欲求去也。

張氏曰。召公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權王之不能終。而攝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翼年而後太平。民之智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於天下之民。而無負於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爲憂也。豈道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

楊氏曰。召公不悅者。非不悅周公之留也。召公之與周公。同心而同德者。若使不悅周公之留。則召公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祗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之心。豈有其疑乎。周公無可疑之事。召公無疑周公之心。使召公果有順之之心。則當疑於權在手。未歸政之前。必不疑於已歸政之後也。君奭之篇。即周公已攝政之初。復子明辟之後。周公留爲太師。與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之時也。而召公方有疑之之心。無乃後哉。或曰。召公之所以不悅者。何哉。曰。召公見周公已歸政成王。歸就臣位。而成王中主也。方在弱冠。新即大政。召公之心。蓋要其志盡謀慮。成未保於無過。宗廟社稷。未任於負荷。蓋其心疑國之深。故不悅也。周公因其疑而不悅。於是陳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復湖自古國家多難。得賢臣則安。蓋將以古賢臣之功。勉召公而寬其憂。成其忠。相與協力。以濟成王於太平之域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無垢曰。我周既已受殷家。有天下之命。其吉其凶。未可知也。我不敢知周家基業。其永信如今日之休美。猶子孫能順天道。天其常棣子孫之誠乎。我又不知其終出于不祥。亦非周公之所敢知以開召公也。

張氏曰。在天者有命。在人者有義。命之在天。莫之致而致。其可必哉。所可必者。在我之義而已。是故殷之墜命。與夫周之受命。非周公之所敢知也。厥基永孚于休。與夫其終出于不祥。亦非周公之所敢知也。凡此蓋天難諶。命靡常。吉凶禍福。相爲消長。相爲倚伏。不可得而知。所可必者。其惟在我之義乎。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子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東坡曰。周公昔嘗開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祗上帝之命。不敢荒寧。則天將永孚于休。若其弗念天威。及使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爲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

無垢曰。于民無所尤。是任其作惡也。于民無所逸。是順其作善也。民知善之所向。惟上之人。于其爲善而任順之。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見風俗之厚矣。儻惟于民任順其爲惡。而無所尤違。惡俗已成。其終出于不祥也。無疑矣。

召公不悅。周公既作君奭。

制公曰。此言君奭既曰。是在我。我亦不敢暇逸于天命。而不永遠念天威之于我民。皆當其罪。無僭差。已不可以不念也。

張氏曰。湖之滿矣。滿有時而來。謂之吉矣。凶有時而至。則上帝之命。我之所以不敢安也。作不善而降之殃。不敢施而墜厥命。則上天之威。無過也。無遠也。未始或僭焉。苟能作德。則天威雖曰可畏。不足畏也。已不敢寧于上帝命。所謂雖休勿休是也。不敢不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所謂雖畏勿畏是也。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祗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無垢曰。天道難保。有德者輔之。無德者去之。既不能基承天地。又不能宣重文武之德。又與宮官女子。晏于深宮。不知天命之不可輕。是則天必將墜其有天下之命。亡不旋踵。豈能經歷久遠。以嗣文武基天地之德。與夫文武光明之德乎。此言成王中才。正在周召夾輔之意。不可求去以爲高也。

荊公曰。前既言在我者。不敢不勉。此乃言在人者。非我所及知也。惟在人者。若我後嗣。上則大不克敬畏天與祖考。下則大不克敬畏諸侯臣民。還依前人光。在宅家之中。沈湎于近習。而不知天下之艱難。則天命靡常。難可藉信。乃其墜命。不能經歷久遠。以前人敬明之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無垢曰。惟恐其不能嗣前人恭明德。故在今。我小子旦。不敢去國。而留佐成王也。然而我之佐成王。豈敢自以謂能正之哉。此蓋周公不敢以大人自處也。第行文武之明德。以開導于成王爾。夫關室之中。灼鑑。則變者皆明。前人光即鑑也。成王納開室耳。使周公行文武明德。以示成王。則成王固能皆廓然矣。

張氏曰。正己而率之者正也。先身而道之者迪也。周公自謂。我非能有所正也。亦非能有所迪也。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之成王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率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無垢曰。天不可信。我其奈何哉。惟道行武王安天下之德。使周家享國延長。庶幾天不用釋厥王所受之命也。蓋受命者文王。武王有望德。復受天命。周公道行武王之德。則其享國延長也。無疑矣。大誥。事王指武王。故知此所謂率王者。武王也。

呂氏曰。天不可信。周公前既說天難諶。至者裏又說天不可信。周公非不知天。何故不信天。蓋天不在外。若外面信天。便是外面別有箇天。不要倚靠外面底天。討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討自不去理會一身。只專信天。卻自外討天。蓋天元不在外。必外別無天。夫討盒攀援天。天盒絕討。維武王自盡其德。自毅其德可也。天命自無窮。此欲遠卻近。若是討。欲近卻遠。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無垢曰。伊尹在太甲時。伊陟、臣扈、在太戊時。皆能格于上帝。夫天帝一也。而周公于湯時。言格于皇天。于太甲、太戊時。言格于上帝何也。蓋上帝則兼臨禍福之權。而作善者降之百祥矣。天則日月星辰是也。格于皇天。則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甘露降。醴泉涌。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藪。朝廷蓋可知也。格于上帝。則盧而有獲。勦而有成。子孫千億。四夷來王矣。其心之體。無絲毫之欺。是格于皇天也。其心之用。無絲毫之欺。是格于上帝也。　又曰。夫乂王家者。治人事也。伊陟告于巫咸。修人事以應乘彝之變。乘彝既消。則人事修。與上帝之心同矣。上帝乘禍福之權。以馭萬物。人主內外表裏。皆有德之士也。嗚呼。微非伊尹、伊陟、臣扈、諸人有以倡之。其能如此之盛乎。審知此義。則周召之不可不留也。審矣。

乘彝禍之權。以馭人事。其理一也。人事不治。則有乘彝之妖。人事既治。則格于上帝。是則人主代天。無求合于天也。第惟吾之人事而已矣。　又曰。巫賢之于祖乙。甘盤之于高宗。亦用格于皇天上帝。與夫乂王家之道也。然則商家所以得天命者。以此數賢輔弼之力也。周公與召公。豈可去朝廷乎。去則高矣。其如文武之業何。不去則夾輔成王。不失皇天上帝之意。使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利害皎然。夫復何疑。　又曰。殷之賢者。皆得賢者輔相。故皆以禮終。陟升遐也。以禮終。則其死也。配天而無愧矣。北道相傳如此。故殷之享國多歷年所。而不中絕命也。然則賢者所係如此。其可輕去朝廷。而不以天下國家爲念乎。

荊公曰。伊尹保衡。其實一者。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其故何哉。可與盡道則盡道。可與盡德則盡德。成湯可與盡道者也。太甲可與盡德者也。

張氏曰。天人之理。其實一也。所謂天之道者。卽吾身之道是也。所謂帝之德者。卽吾身之德是也。體此道而神焉。是與天同道。斯足以格于皇天矣。得此德而明焉。是與帝同德。斯足以格于上帝矣。格于皇天者。是其道之至而與天無間也。格于上帝者。是其德之至而與帝合一也。若夫道德有所未至。則未可以言格于皇天上帝。故特曰。乂王家而已。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無垢曰。言天之所以大佑命商家者。則以商家百姓大族。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德明恤下民。以至爲小臣者。皆可以藩屏侯甸。如所謂趙趙武夫。公侯干城之意。則夫天之佑商家者。則以商家得人故也。又曰。朝廷四海。形異而心同。勢遠而理一。故天子出一號。發一令。四方罔不是而信之。則以上下遠近。內外表裏。皆有德之士也。嗚呼。微非伊尹、伊陟、臣扈、諸人有以倡之。其能如此之盛乎。審知此義。則周召之不可不留也。審矣。

尚書精義卷四十一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無垢曰。天之所以壽中宗、高宗、祖甲者。以有和平威格之德也。何以明之。有殷之君。大抵嗣天心以除虐耳。除去虐民之事。則民安矣。滅威者。除虐之謂也。使人君有此和平威格之德。非得賢臣輔相之。可乎。又曰。汝奭公長念人主。當有平格之德。盡心以輔相之。則天命堅固。不至渙散。其爲治也。郁乎。渙然。是以明我周家新造之天下矣。夫人臣事君。孰欲上合天心。其敢以私意雜其間乎。此三代之臣。所以爲純臣也。

張氏曰。武丁之類。皆有商平格之君也。伊尹非盤之徒。皆保乂有商之臣也。平者。言其德不偏也。格者。言其道之有至也。惠足以輔其君者保也。才足以治其事者乂也。天相平格之君。與夫保乂有殷之臣。皆降之以永年。而不中絕其命。故曰天壽。

又曰。亂我新造邦者。所以治之而使不亂。明我新造邦者。所以明之而使不昏也。

呂氏曰。商家君臣之盛。天之所壽者。是至公無私。既極其至。所以壽之。扶持輔相。保乂有商。前哲多聖。實維持。又切天壽平格。保乂有商。前哲多聖。實維持。又切天壽平格。保乂有商。前哲多聖。實維持。又切天壽平格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厥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威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無垢曰。此四人後與武王大舉天威。皆劉厥敵。謂謀紂伐奄之類也。言四人暨武王。豈以四人主伐紂之謀與。惟尹躬暨湯之意同乎。四人在文王時。修和有夏。在武王時。成劉厥敵。爲將爲相。無不可者。其亦天下之英傑矣。又曰。此四人所以劉厥敵者。去惡除害。而昭布武王之德意。復冒天下也。天下孰不知武王之德。故無小無大。盡稱頌武王之德。而無異辭。四人之功。爲如何哉。嗚呼。朝廷不可闕人如此。周公與召公。豈忍以脫去爲高。而使文武之德。不克終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勌不及。若造德不降。我則鳴烏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無垢曰。今我覩朝廷之勢。如游大川中。向非我與召公。左右協力輔贊成王。以濟此艱難。成王在位。如未即政。天下安平時。則我與召公。無大責矣。其自任如此。可見周公之忠聖。夫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輔弼成王。疑若無難事矣。而有大川之喻者何也。蓋天下之事。以易自處。則百事皆忽。而禍起于談笑。以難自處。則思患豫防。而功可成于不日。

又曰。周公之意。必欲輔成王。如商家諸人之格于皇天上帝。使成王有不勉不及之心。則周召當左右檢束收斂之。使必如商家諸賢君可也。儻老成有德。如召公者。以引去爲高。不降意以輔成成王。以稽文武之業。雖前有鳳鳴岐山之瑞。我且不得與聞矣。況能格于皇天上帝乎。

張氏曰。易以涉大川。喻濟大難。高宗之命傅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然則游大川者。非得臣以爲之助。則莫之成濟矣。周公自謂予小子旦。當周家艱難之事。若游大川然。故自今已往。暨汝若奭。其濟小子。助成王是也。若游大川者。必其于濟。然後可以無沈溺之患。今我暨汝。同心協力。以濟成王。同成王未在位之時。庶幾乎可以無大責也。且成王未在位。未有所知。以得周公召公爲之左右。爲之訓導。遂至于能有天下。而承文武莫大之基緒。今既在位矣。復造周家之大難。而成王有所不與。而二公許之。同宋在位之時。則其所以輔予成王者。終始之道。盡矣。此大臣之節。可以無大責也。

呂氏曰。周公說文王武王。得天之佑。又得許多人。方能濟王業。今盡付于小子旦。如何猶自檄得。且如文武之時。比至如涉大川一般。正要召公同濟此大險。周公說前時如此。今日卻但教我一人。擔當此大事。一人則艱。如何則得過岸也。

公曰。嗚呼。君陳。肆往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無垢曰。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恤。得人則爲無窮之休。美非其人則有無窮之艱難矣。召公視此。其可不留在朝廷乎。以此知周公之留。未嘗有一毫爲人謀也。爲天下國家而已矣。又曰。周公以謂爲召公謀當高則周公之心。以寬裕爲心。而不以引去爲高。則周公寬裕。賢者舉動。必爲世法。事君以寬裕爲心。期以藏用。致君于堯舜之上。不當急迫以引去爲高。則後世之爲人臣者。皆顯然知寬裕爲臣子之道也。使召公以引去爲高。則後人皆迷于事君之義矣。

張氏曰。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則我之周家受命。可謂有無疆之休矣。然而不欽厥德。則早墜厥命。不常厥德。則九有以亡。故曰。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告召公。使之長慮卻顧。當謀所以裕我者。使我綽綽然而有裕也。召公之所以謀裕周公者。豈有他哉。蓋亦啓迪成王。而引之以當道。使之不（案原本以下缺）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張氏曰。陽奇而陰偶。偶者二之謂也。婦者夫之偶也。臣者君之偶也。成王之道也。即所以偶王之道。而不至于昏昧。勖所以偶王之道。而不至于怠棄。明勖偶王之道。在亶乘茲大命而已。蓋有德者。必爲天之所命。能爲文王之德。以丕承無疆之恤。則天命故可以永保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乃攸攸。非汝攸攸。朕允保。乃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無垢曰。允。信也。周公所信者。朝廷有人則治。無人則亂。遠觀商室。近觀文武。莫不若是。則今所告召公者。無非周公所信者。非道聽塗說之比也。然而周公如此。豈非大賢乎。曰。不然也。世已衰矣。事亦急矣。公不可不寬周公而監之也。以殷喪大否之如此。故令我天威。不可不念之也。予不允。則是在我者。不能克敬也。不能克敬。則喪亡無日。故亦如此告之。所言喪大否也。

予惟曰。嘗我二人。汝有令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哉。非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予不時。

無垢曰。召公言曰。成王業誠在吾二人。然而文武以積德。天之休美。雜沓而至。顧我與周公。非何以當之。則召公之憂。畏小心。亦可見矣。予觀周公之心。一以天下國家爲重。而召公之心。以鎮守名節爲重。二人之在朝廷。周公經綸造化。召公彌縫贊襄。天下安得不治。人主安得有過乎。無周公則幾務不理。無召公則過惡必滋。

張氏曰。在己者。能欽德。則內足以盡己。在人者。能明俊民。而讓之。則外足以得人。明俊民。則無蔽賢之實。在讓則有不爭之德。人臣之善。無大於此。後人所以予汝而大之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忘。不胃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

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案此條經解水渠大典原缺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無垢曰民之爲德多毀于始而忘于終以言召公初輔成王盡心以輔成王使爲周家賢君則可以逃責之業未廣乃欲潔身求去是幾于不能終也惟當與周公盡心以去爲高是不善其終也
張氏曰旅不有初鮮克有終常人之情也祇若茲往敬用治所以克謹厥終而已能謹厥終者將以成民之德故也雖然慎始非難而慎終爲尤難周公之告召公使之相成王以克成厥終故其言有及于此。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無垢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取天下而自爲之當時卿士庶人不疑其有篡君之心周公以叔父之親信人之懿輔成王于艱辰三叔皆其兄弟也而反流言以惑成王豈周公之德不及伊尹哉蓋風俗淳薄無愛商忠厚敦朴之氣也蔡仲克庸祇德豈周禮所謂中和祇庸孝友六德歟蔡仲有是二德矣故周公舉而用之儻使周公疑忌導叔而幷及其子是周公亦可疑矣周公不疑舉叔而舉叔流言是管叔自取其誅蔡叔自取其囚霍叔自取其降非周公有意也三叔既自取其罪而周公舉用其子觀其至誠不疑之心其肯無罪而誅囚兄弟乎則三叔之罪又可見矣
東坡曰蔡叔之罪至是已赦之故言既沒又謂蔡仲之賢可以始其法在後世之子林氏曰天下之道二仁義而已仁者所以愛親親爲先義者所以制尊尊爲尚聖人之心未嘗不欲兩存不幸時有以害吾之仁義吾則舍其一存其一既存其一則事之大者必舉而小者有所不恤也非不足恤也事不能以兼全在聖人亦不可得而恤也聖人之心惟示以公事一定而天下無可疑者矣
周公舉而用之儻使周公疑忌導叔而幷及其子是周公亦可疑矣周公不疑舉叔而舉叔流言是管叔自取其誅蔡叔自取其囚霍叔自取其降非周公有意也三叔既自取其罪而周公舉用其子觀其至誠不疑之心其肯無罪而誅囚兄弟乎則三叔之罪又可見矣
蔡仲之命必于叔卒之後。
無垢曰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欲蓋其惡者無他忠孝而已此周公所爲拳拳于蔡叔之間而能脫身自不欺其君孝則能事其親夫能以忠孝事君親則無不可矣　又曰蔡仲生羣叔之子孫者將欲立身揚名以掩其父之過惡故在于忠孝而已　又曰有可逃之道者則其子不得不逃有可繼之迹者則其子不可不繼蔡叔之不忠不孝非所可逃也非所可繼也然則爲之子者故當遵迹自身克勤則外不愧於事無怠則內不懈於心能遵迹自身克勤無怠則道可傳于後世。
呂氏曰周公視兄弟爲一體見得蔡叔得罪于天下周公當若身犯之日日愧慄無循道理過絕遷蔽得幸而得仲改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蓋得蔡叔之惡故告蔡仲爾如今庶幾可以蓋得前人之惡須當盡其忠與孝永遠其躋迹自其身始克勤無怠使步武可觀以垂法於後。
天下也必矣。
張氏曰德出于所性庸之祇之在人而已克庸德則能常厥德者也克祇德則能欽厥德者也以其克庸祇德此周公所以用之爲卿士蓋位以德序故也。
呂氏曰象之于舜使之完廩使之淺井其所以殺舜者亦多而舜終不殺象者蓋象之害舜止于舜之一身故舜不以一身而殺兄弟至于周公乃天下準的三叔動搖周公是動搖周之祖機管叔罪尤重故不得不殺之蔡叔霍叔之罪輕故不得不囚之降之因蔡叔以車七乘所以使其徒衆之少教他自反自愧自艾降霍叔祇待三年將還其爵封大抵周公分付處蔡叔于郭鄰之地蓋皆日日望蔡叔于三年間余何終身不改而周公許多恩意無所分付卓而其子能用敬德則周公以爲卿士如歸之爲惡舜殛之禹乃嗣興抑彼取此父罪子賢而任用之矣
王若曰小子胡惟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無垢曰文武之德爲世標準爲子孫者豈可不率乎蔡仲能改父之行率祖宗之德此賢智之美者周公所以命諭王而復封之也　又曰蔡仲能率德改行質固美矣復戒之以敬敬者以蔡仲年尚少執德未堅恐其自滿也譬之張弓矢未及鏃而發之則所及不遠矣故戒之以敬使之進而不已譬曰百尺竿頭更須進步此言雖質其理有可取者孔氏曰率德者率文武之德改行者改父之行。
呂氏曰周公以成王之命告蔡仲爾得侯于東土往就乃封不可不敬此德。
不欺其君孝則能事其親夫能以忠孝事君親則無不可矣　又曰蔡仲生羣叔之間而能脫身自于宗曰克勤于祇庸之德而無怠惰之心其質美矣此其所以能乘憲于後歟。
林氏曰無以爲君親之心則無以盡躬行之實無以盡躬行之實則無以爲後人臣而形告戒之辭者非有他也忠孝必貴于兩全是以爲君親而無愧躋迹必貴其可躡是以善爾倘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遹迹自身克勤無怠以乘憲乃後。
無垢曰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欲蓋其惡者無他忠孝而已此周公所爲拳拳于蔡叔之間而能脫身自躬行而無忽然後上焉可以顯其親雖前人之有過得以掩而蓋之也下焉可以貽其親雖前人之愆得以掩而蓋之也下焉可以貽其親而式之也　又曰蔡叔協商人以叛則不忠莫甚焉乘文王而寇武庚則不孝莫甚焉。
張氏曰夫蔡叔之過以君臣言之則爲不忠以親親言之則爲不孝然則前人之愆在于不忠不孝爲之子孫者將欲立身揚名以掩其父之過惡故在于忠孝而已　又曰有可逃之道者則其子不得不逃有可繼之迹者則其子不可不繼蔡叔之不忠不孝非所可逃也非所可繼也然則爲之子者故當遵迹自身克勤則外不愧於事無怠則內不懈於心能遵迹自身克勤無怠則道可傳于後世。
呂氏曰周公視兄弟爲一體見得蔡叔得罪于天下周公當若身犯之日日愧慄無循道理過絕遷蔽得幸而得仲改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蓋得蔡叔之惡故告蔡仲爾如今庶幾可以蓋得前人之惡須當盡其忠與孝永遠其躋迹自其身始克勤無怠使步武可觀以垂法於後。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無垢曰率乃祖之彝訓即率德也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即改行也。

林氏曰。人子之心。惟欲法父母之所行。所爲者也。然繼其父之可法者。人子之幸也。繼其父之有過者。人子之不幸也。人子于此。宜如何耶。其父不善。而其祖善道。其祖常行之道。而蓋其父不善之愆。則向之所不幸者。乃所以爲深大幸也。

臨川曰。命公義之大者也。諱私恩之小者也。私恩之小。不可以廢公義之大。且名之幽屬。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得以改也。而況于人臣乎。夫如此。故人莫敢于私恩廢公義。爲善者知有所恃。爲惡者知有所懼。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呂氏曰。當時三叔如此。殷民傷動已多了。周公如此。又怕有一人如此來犯天命。以傷骨肉之親。故謂幸而有文王之訓可學。不可如前人之遂王命。何者。一人違王命。尚不可。而今三叔皆如此。此外又豈可添人。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辭其戒哉。

無垢曰。所謂天者。不必他求。在我而已。我無失德。則心勞日拙。是天絕之矣。天豈有親疏哉。惟德之輔耳。惠之所在。民心之所在也。無惠則民心去矣。民亦豈有常心哉。此雖成王命蔡仲。實周公之言也。又曰。孟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所謂善者。果何物哉。天理常明。無一毫之私欲。其遇事而見。或謂之仁義禮智。或謂之浩然之氣。名雖不同。其爲善則一而已。蓋務于恻隱則爲仁。發于羞惡則爲義。發于辭遜者爲禮。發于是非則爲智。事親則爲孝。事君則爲忠。治民則爲惠。善雖不同。皆足以致治。僞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事親則不孝。事君則不忠。治民則無惠。或溺于聲色。或溺于貨利。惡雖不同。皆足以致亂。可不慎歟。

林氏曰。善惡非止于一端。而治亂無過于兩途。勤于爲善。非必以我之善。如彼之善。而後可以成其治。凡舉措而得其善者。無有不入于治也。勤于爲惡。非必以我之惡。如彼之惡。而後乃至于亂。凡舉措陷于惡者。無有不入于亂也。善惡雖殊。而治亂則一。爲諸侯者。豈可忽哉。

張氏曰。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則天故撫私親也。所輔者。德而已。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則民故無常懷也。所懷者。惠而已。詩曰。皇天親有德。則德爲天所輔可知矣。經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惠爲民所懷可知矣。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天下所可欲之事。雖不同也。要其所同歸。則歸于治而已。天下所可惡之事。雖不同也。要其所同歸。則歸于亂而已。爲諸侯者。上必欲爲天所輔。下必欲爲民所懷。爲善之效。既如彼。爲惡之應。又如此。則蔡仲者。豈可不戒之哉。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無垢曰。孔子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公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終之難也。齊桓其初任用賢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蔡侯之會。微有驕色。叛者九國。齊太宰勤勞。疑其身致太平。末年寢弛。于嬖寵之分不明。至欲引佩刀自刺。唐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求治。末年惑于李林甫。播遷西蜀。唐憲宗即位之初。亦慨然圖治。淮西既平。志益驕傲。服方士之藥。以至忿躁。爲宦官所弒。此數君者。其初非不美也。而執志不堅。中道而廢。以至困窮。信乎終之之難也。此周公之所以戒。

反覆于終之之說。歎。豈以感激者多銳于初。而怠于終乎。蔡仲自己發憤爲善。欲蓋前人之愆。誠恐爲日滋久。怠心乘之。則終歸于殆而已。其可不戒邪。

林氏曰。有國者。莫難于爲可繼之道。何則。人之立事。無不銳于始而勤于初。至其中而稍怠。則漫而不振。蓋不思其可繼之道。故其末必至于斯也。惟能盡戒愼于其始。而又思其所以爲可繼之道。則自初及終。行之不倦。用之有常。其效又豈止于旦暮之暫。而不可延于歲月之久哉。苟惟圖于始。而不圖于終。是雖有一時之功。而非所以爲善後之計。其入于困窮之害也。必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無垢曰。在己則當盡其職事。在四鄰則當致其輯睦。在王室則當屏蕃。在同姓則當協和。故戒之懋攸績。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其事之多如此。可謂難矣。惟知其難。然後能戒愼。則必有以處之。懋乃攸績者。謂事事當有成功也。睦乃四鄰。以蕃王室者。謂有叛者。則率諸侯以伐之也。以和兄弟者。謂同姓之國。有未睦者。爲睦之也。然聰明才智。則能事事有功。曲盡人情。則能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矣。要非戒謹不能也。

史氏曰。懋勉所立之功。則德近乎忠。親睦所交之鄰國。則德近乎厚。列五等之封。環千里之寄。孜孜爲是者。豈有他哉。亦曰尊親而已。以蕃王室。則至於者無爵。以和兄弟。則至親者有相尊於面親親。則所謂諸侯之績者。無過于此矣。

張氏曰。積功之成謂之績。則績者。非一朝一夕之所積。不能懋之。則或至幾成而廢者有矣。則績不可不懋也。能懋乃攸績。則國治矣。然後其于四鄰。又不可不與之睦也。小大相比。內外相維。聘問以時。往來以禮。此所以睦四鄰之道。在我者。能懋乃攸績。在外者。乃能睦四鄰。然後可以同力協德。以爲中國之扞蔽。而中國賴之以安矣。故懋之以蕃王室。蓋王室以諸侯爲蕃。爲諸侯者。則中國無所恃。而其蕃缺矣。睦乃四鄰。則睦之而已。至于和兄弟。則又和與爲兄弟。而無或非戾者也。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朕往誡。無荒棄厥命。

無垢曰。康濟小民。無他。以我之情。自度之是矣。我欲安逸。天下豈可使之勞。我欲飽煖。天下豈可使之飢寒。如是則能康濟之矣。率自中。謂取度于我中心也。一決于我中恢。又悉其任聰則以亂先王之典法也。故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先王以公道治天下。不以私意遠人情。故爲典法。以遺後人。隆仕私意。則亂其法矣。大率聰明絕人者。好興事功。而易流度。蓋恃其聰明。以爲而無右人。後無作者。此周公所以戒也。

東坡曰。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于視聽之不審耳。故患常在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

而事無不中矣。

林氏曰。不循中道之行。則矜恃之心易起。則未免有蔑古之失。不致視聽之審。則一偏之言易入。則未免有敗常之虞。何則。中道不可不循也。惟中道則內有所守。而外無所恃。聰明雖自我有。而未嘗有妄作之意。執背非古是今。而亂先王之典章者乎。視聽不可不審也。惟審視聽。則公心益明。而私意不萌。妄言雖欲惑我。而未嘗有輕用之失。執背厥常乘故。而更其常行之度者乎。咎謙侯者。苟能盡心于此。則其稱嵇。足以懋天下之所望也。天子得不深嘉而褒揚之哉。

張氏曰。民勞而未息。必推吾仁以康之。民難之未釋。必推吾義以濟之。然而其身正不令而行。則康濟小民之道。又在乎率自中也。言其所循者中道也。自中者。言其所用者中道也。爲人上者。能率自中。則天下之人。不期而中矣。

尚書精義卷四十二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無逸曰。成王卽政。淮夷奄又叛。此成王所以親征之而踐之。政其仁如此。何以知之。下文云。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作將蒲姑。則知非滅其社稷。蓋使之密邇王室。以教之耳。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無逸曰。成王見淮夷與奄又叛。其意以謂商之諸侯尚多。其心不服者頗衆。故因凱旋而萬國畢威服之際。作誥以開慰之也。

東萊曰。多士一篇。當時初遷頑民于洛之所作。多方是既遷于洛。其後淮夷背叛。當時叛不止商民。此成王所以歸自踐奄之後。徧告天下。作多方之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林氏曰。非商六七君之總。無以致斯民。雖義代而不忘。非武王周公之聖。無以懷斯民。使歸心而卽安。

以開民之蔽也。又豈以刑罰率民哉。

林氏曰。天之所爲。視民而已。有國者。不急于求天。而急于求民。蓋以民之附不附。可以卜其天之從不從也。苟惟情天之有命。而不恤乎民。欲以謀天命之長。豈不殆御行而求及前人者乎。夏桀昏暴

亂。不明乎民之所附。而將以亂帝之命。宜乎天之所不助。而降罪以棄于夏也。

張氏曰。天大而遠者也。故圖天之命。在于開民之麗。開民之麗。則帝之所佑者也。蓋民之麗者。麗乎上也。好惡取舍。惟上之從。爲人君者。故當啓迪之導達之使之主于善而後已。今有夏之君。乃大淫昏。其所自爲者。且蔽塞而不通。安能開民之麗乎。

呂氏曰。大抵德之盛能動天。惡之盛亦動天。德之盛能動天。如所謂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是也。惟帝降格于夏。是德之盛。亦能動天也。天既動威。警懼他。夏王方且大縱逸。略撫髮民之言。只是昏迷。不知畏天之威。如此。天方警動他。他卻爲惡愈深。不特無至誠髮百姓之心。纔髮民之言。亦忘了。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

無垢曰。承命旅衆也。桀既內亂。不自知己之有善。安能知天下之善。孟子見性善。猶視天下之人。無不與我同此善者。因以性善之說。爲天下倡。使人皆以聖賢爲歸。　又曰。夫人內定則外恭。譬如形聲影響之符也。桀既內亂。所以不能大進于恭。而意惰弛慢。無所不至矣。故放肆于民也。　又曰。有夏之民。果何罪哉。因桀內亂。不識忠厚廉靖之士。故其所欽者。皆貪叨忿憯之人。貪叨者多刻剝。忿憯者多殘虐。以刻剝殘虐之人。在民之上。故食民之膏血而不恤也。

張氏曰。因甲于內亂者。崇亂有夏。則其亂者外也。外亂必自內始。故曰。因甲于內亂。甲于十干爲始。甲于內亂者。卽所謂懶厥顯德荒也。雖用刑而不敢易也。必者厥躬曰。吾之所麗。無失德乎。其不率者。乃可加之以罰。然罰未可遽用。及其果有罪也。又將三令五申。待其不改。而後刑之。此民之所以勘也。以其要因殄戮多罪。若不可以爲勘矣。然其罰于刑罰者。亦必自省曰。吾君之明德如此。而懶罰又如是。必我有以取之也。雖有頑獷之心。亦不能不勘矣。

張氏曰。要因殄戮多罪。而克用勘者。要因殄滅。所以罰惡。罰惡則惡者畏。而善者喜也。開釋無辜。亦克用勘者。開釋無辜。所以宥善。宥善則善者長。而良心生。此所以亦能勘而爲善也。乃勘者。自然而勘也。用勘者。使然而勘也。亦克用勘。其爲勘也。勉強而已。

呂氏曰。湯所麗者。一由于正。以此勘民。天下皆將取法乎湯。無不勘矣。故君是源。民是流。君是表。民是影。源清則流清。表正則影正。自然之理也。君所麗者。自處既正。以勘民。而民必法傚之。無不翕然而勘。

聖人能享用養民之福。桀方欽明慎之民。恭不明保享之。又曰。伊尹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是民之所以享之矣。惟其恭敬不識養福之人。此所以大不能保享于民之道也。　又曰。桀既內亂。而所欽者。明哲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民之士。君臣同惡。相與虐民。則凡百所爲。皆不明于道理之所在矣。天下萬事。皆有條理。桀之君臣一切不曉。惟知虐民。不亡何待。

林氏曰。天以天下面命之人君。非面與之享無敵之貴。無民面已。故必治乎民。而得民之心者。天必命之。不能治乎民。而失民之心者。天必絕之。有夏殄滅。而不

爲天畀佑。如此之大者。非天私惡乎夏。而欲滅之也。夏桀之世。非獨其君之虐。其臣亦虐也。

呂氏曰。大抵聖人立言本末完備。既說民至公纖無道。便非夏之民。又卻說民之心。本自長要夏享國。夏自不能從民願。聖人立言。都不著一邊。既說民心。又說君民係屬處。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懷厥麗。乃勘厥刑。用勘。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勘。要因殄戮多罪。亦克用勘。開釋無辜。亦克用勘。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無垢曰。治亂之道。不在乎他。在能用君子與不能用君子而已。能用君子則治。不能用君子則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以此知爲人君者。初無難事。能用君子。則內可以正心誠意。外可以安國保民。而王道成矣。桀不用多方義民。所欽者叨憯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民之士。則其任用者。皆小人耳。烏能享用賢之編戮。湯之興。非有奇謀祕術也。又非借才于異代也。能用多方義民。以有天下耳。　又曰。人君之心術。不可不正。則言脫于口。行出于身。四方萬里。翕然響應。烏可不謹乎。吾一謹其所麗。則民不期自勘矣。　又曰。桀用刑而民怨。湯用刑而民勘。何哉。蓋其用刑之心則異。桀不克開民之麗。乃大降罰。此民所以怨也。湯既誕厥麗。民宜從之。乃不能從。則舍利不足以濟之矣。然其刑之用也。使民罔不自知曰。君仁如此。而吾乃不仁。君義如此。而吾乃不義。其罹刑罰也。是自取之耳。吾之不仁不義。致使吾君之不免而用刑耳。烏得而不勘哉。故曰。厥民刑用勘也。此明德慎罰之意。　又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勘者。卽所謂懶厥顯德荒也。雖用刑而不敢易也。必者厥躬曰。吾之所麗。無失德乎。其不率者。乃可加之以罰。然罰未可遽用。及其果有罪也。又將三令五申。待其不改。而後刑之。此民之所以勘也。以其要因殄戮多罪。若不可以爲勘矣。然其罰于刑罰者。亦必自省曰。吾君之明德如此。而懶罰又如是。必我有以取之也。雖有頑獷之心。亦不能不勘矣。

張氏曰。要因殄戮多罪。而克用勘者。要因殄滅。所以罰惡。罰惡則惡者畏。而善者喜也。開釋無辜。亦克用勘者。開釋無辜。所以宥善。宥善則善者長。而良心生。此所以亦能勘而爲善也。乃勘者。自然而勘也。用勘者。使然而勘也。亦克用勘。其爲勘也。勉強而已。

呂氏曰。湯所麗者。一由于正。以此勘民。天下皆將取法乎湯。無不勘矣。故君是源。民是流。君是表。民是影。源清則流清。表正則影正。自然之理也。君所麗者。自處既正。以勘民。而民必法傚之。無不翕然而勘。

聖人能享用養民之福。桀方欽明慎之民。恭不明保享之。又曰。伊尹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是民之所以享之矣。惟其恭敬不識養福之人。此所以大不能保享于民之道也。　又曰。桀既內亂。而所欽者。明哲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民之士。君臣同惡。相與虐民。則凡百所爲。皆不明于道理之所在矣。天下萬事。皆有條理。桀之君臣一切不曉。惟知虐民。不亡何待。

林氏曰。天以天下面命之人君。非面與之享無敵之貴。無民面已。故必治乎民。而得民之心者。天必命之。不能治乎民。而失民之心者。天必絕之。有夏殄滅。而不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懷厥麗。乃勘厥刑。用勘。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勘。要因殄戮多罪。亦克用勘。開釋無辜。亦克用勘。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無垢曰。治亂之道。不在乎他。在能用君子與不能用君子而已。能用君子則治。不能用君子則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以此知爲人君者。初無難事。能用君子。則內可以正心誠意。外可以安國保民。而王道成矣。桀不用多方義民。所欽者叨憯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民之士。則其任用者。皆小人耳。烏能享用賢之編戮。湯之興。非有奇謀祕術也。又非借才于異代也。能用多方義民。以有天下耳。　又曰。人君之心術。不可不正。則言脫于口。行出于身。四方萬里。翕然響應。烏可不謹乎。吾一謹其所麗。則民不期自勘矣。　又曰。桀用刑而民怨。湯用刑而民勘。何哉。蓋其用刑之心則異。桀不克開民之麗。乃大降罰。此民所以怨也。湯既誕厥麗。民宜從之。乃不能從。則舍利不足以濟之矣。然其刑之用也。使民罔不自知曰。君仁如此。而吾乃不仁。君義如此。而吾乃不義。其罹刑罰也。是自取之耳。吾之不仁不義。致使吾君之不免而用刑耳。烏得而不勘哉。故曰。厥民刑用勘也。此明德慎罰之意。　又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勘者。卽所謂懶厥顯德荒也。雖用刑而不敢易也。必者厥躬曰。吾之所麗。無失德乎。其不率者。乃可加之以罰。然罰未可遽用。及其果有罪也。又將三令五申。待其不改。而後刑之。此民之所以勘也。以其要因殄戮多罪。若不可以爲勘矣。然其罰于刑罰者。亦必自省曰。吾君之明德如此。而懶罰又如是。必我有以取之也。雖有頑獷之心。亦不能不勘矣。

張氏曰。要因殄戮多罪。而克用勘者。要因殄滅。所以罰惡。罰惡則惡者畏。而善者喜也。開釋無辜。亦克用勘者。開釋無辜。所以宥善。宥善則善者長。而良心生。此所以亦能勘而爲善也。乃勘者。自然而勘也。用勘者。使然而勘也。亦克用勘。其爲勘也。勉強而已。

呂氏曰。湯所麗者。一由于正。以此勘民。天下皆將取法乎湯。無不勘矣。故君是源。民是流。君是表。民是影。源清則流清。表正則影正。自然之理也。君所麗者。自處既正。以勘民。而民必法傚之。無不翕然而勘。

聖人能享用養民之福。桀方欽明慎之民。恭不明保享之。又曰。伊尹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是民之所以享之矣。惟其恭敬不識養福之人。此所以大不能保享于民之道也。　又曰。桀既內亂。而所欽者。明哲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民之士。君臣同惡。相與虐民。則凡百所爲。皆不明于道理之所在矣。天下萬事。皆有條理。桀之君臣一切不曉。惟知虐民。不亡何待。

林氏曰。天以天下面命之人君。非面與之享無敵之貴。無民面已。故必治乎民。而得民之心者。天必命之。不能治乎民。而失民之心者。天必絕之。有夏殄滅。而不

享也。以知正身之道也。爾之後王。其逸又甚于桀。其步驟馳騁。旁徨周浹。無非逸樂不義之事。所謂紂罪浮于桀者此也。又曰。獨者濁也。燕者適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既正矣。則施爲綱紀。發爲標準。垂衣拱手。是正天下矣。不能獨潔其身。以適于善。則是身之不正也。烏能圖厥政乎。紂爲不善如此。必至于亡國敗家而後已。此天所以降時喪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顯。天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無垢曰。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之遠。而其作聖作狂。乃不出乎一念之頃。何其易哉。蓋念者覺也。人本無不覺。不覺之時。聖則是狂。狂則是聖。而非狂矣。此克念所以作聖也。夫狂聖之分。止在一時之頃。則紂之喪宜無日矣。而天之待紂。納周旋于五年之間。冀其悔禍。此何謂哉。蓋有商之興。賢聖之君作者六七。天下歸商久矣。天下之心眷眷于商。天其忍遽絕之乎。此所以待之如此之緩也。而紂于五年之間。必未嘗出悔禍之言。一無可念。一無可聽者。蓋我能念天。天亦念我。我能聽天。天亦聽我。故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既知紂終不悔過。則又求爾多方之能順天者。故勤以威。想當其時。災異百出。不特警戒商紂。又求之爾多方之君。能開悟順天者。而乃無一克堪。獨惟我周王。能以善道承民。民斯歸之。天之命將焉歸之矣。天之聽明。自民聽明。民既歸之。天命將焉歸之乎。又曰。我有德則能用德。故好色則色至。好貨則貨至。好劍則劍士至。皆我先有以召之也。克堪用德。則周王先有是德。故能用有德之人。冥冥之中。典者主也。有德之人。冥爲神天所主。今乃反主神天何邪。蓋君即天耳。非其人日月薄蝕。星辰失度。神靈不能得安其所。惟克堪用德之君。所爲所行。莫非天理。故能煽熾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上下交泰。宇宙肅清。皆其心術所致。此易所謂天下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則知元后者。真神天所賴以爲主也。又曰。天即是我。我得此理知。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如是而爲禮。如是而爲智。則此一言一舉。足無非仁義禮智之善。其心豈不洋溢發越。而不用我降命。我將大罰殛汝。然則豈周欲擾民哉。爾自召之耳。

周于汝。非故虐之也。然爾不能惠王以熙天之命。是汝之過也。

嗚呼。欲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無垢曰。討其倡亂執其刖黥。至于再。至于三。若三監、淮夷、商奄之類是也。我諄諄告戒如此。再三不從。不用我降命。我將大罰殛汝。然則豈周欲擾民哉。爾自召之耳。

嗚呼。欲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無垢曰。昔有方多士。暨商多士。與晉伯多正之在上者。當率其下也。想當時多士。有從周者。有不從周者。從周者少。不從周者多。故雖有在上之人。自能從周。而異謀者衆。上之人亦未能率其下。率其家也。故當時所以爲異謀。必有爲之倡者也。然亦有不由倡而自爲之者。所謂自作不和者。不由倡而自爲者也。

呂氏曰。周公告有方多士。今爾奔走臣我。已五年矣。猶自未安寧。先儒說殷民于成周。五年無罪。再使還侯甸。士不見此意。只是遷頑民。必已得五年事。何故既遷殷民于洛邑也。自後淮夷、奄叛。成王既伐淮夷、奄而歸。到此已經涉得五年了。蓋是長民之官也。今爾奔走臣我。已是五年。今當安儕。何故到而今爾也未安于我周。

無垢曰。古人化人。全在一身之正。故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以成王之賢。周公之忠。聖如此。宜不言而喻。今紛紛如此不服者。多方之罪也。非不服而致我多誥者。乃多方之罪。非文武周公之罪也。又曰。爽輔也。介其助也。又。治也。爾何不忱信寬裕。爽輔我。介助我。致周王之治。而享天命乎。言又我周王者。多方不安。則周王欲治。不可得也。其能享天命乎。

呂氏曰。大抵殷民。初所變亂者。只爲他不信天命。不信周家之盛德。只是有變亂之情。不充而大之。不去大規模上看。所以如此。故周公所以勸殷民。信周家。而又覓大其心爾。

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乃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無垢曰。居爾舊宅。畋爾舊田。與在商無異。汝何不順王廣天之命乎。天命在我。乃爾不忱信。不寬裕。不爽、不介、不乂。我則不能長久保爾宅畋而田。而自狹隘天命。爾若不順我。我將誅汝。汝其能居爾宅畋爾田乎。曰享天命。熙天命者。天命已定。止享熙永能。何者。多方不享。成王亦不享。多方不熙。成王亦不熙。多方不永。成王亦不永。多方不靜。成王亦不靜。故紛亂不靜者。皆由爾心之未愛。無面積愛惜之意。是爾大不安天命。是爾大棄天命。豈他人累爾哉。

張氏曰。宅爾宅者。言不失其所居也。畋爾田者。言不失其所食也。今爾多方之尚宅爾宅。畋爾田。則我周于汝。非故虐之也。然爾不能惠王以熙天之命。是汝之過也。

嗚呼。欲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無垢曰。討其倡亂。執其刖黥。至于再。至于三。若三監、淮夷、商奄之類是也。我諄諄告戒如此。再三不從。不用我降命。我將大罰殛汝。然則豈周欲擾民哉。爾自召之耳。

嗚呼。欲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無垢曰。昔有方多士。暨商多士。與晉伯多正之在上者。當率其下也。想當時多士。有從周者。有不從周者。從周者少。不從周者多。故雖有在上之人。自能從周。而異謀者衆。上之人亦未能率其下。率其家也。故當時所以爲異謀。必有爲之倡者也。然亦有不由倡而自爲之者。所謂自作不和者。不由倡而自爲者也。

呂氏曰。周公告有方多士。今爾奔走臣我。已五年矣。猶自未安寧。先儒說殷民于成周。五年無罪。再使還侯甸。士不見此意。只是遷頑民。必已得五年事。何故既遷殷民于洛邑也。自後淮夷、奄叛。成王既伐淮夷、奄而歸。到此已經涉得五年了。蓋是長民之官也。今爾奔走臣我。已是五年。今當安儕。何故到而今爾也未安于我周。

爾宅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閎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尹水力。政爾田。

無垢曰。夫凶德之人。其才足以爲亂。而其勢力又能使人不和。爲之長者。不啻忌之。嘗有以感化之耳。其所以丰于不恤者。亦由上之人。無以化之。反忌之故也。又曰。東坡謂服凶德者。在于欽和。蓋欽則不慢。和則不暴。夫人而遠暴慢之心。則其溫其和。藥啐然見于聲容氣色之間。彼凶德之人。雖有悖傲作亂之心。見如此。亦必自爲之感化矣。此率下之道也。

鬳川曰。已能克享以和勤。則何忌乎凶德。凶德者。若子忌之。小人忌凶德。而悔吉德。

張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爾惟克勤乃事。所以治國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不能相與以睦。則爾不可不和之也。洪範曰。汝弗能使有好于爾家。時人斯其辜。然則將克明爾邑。則爾室不可不和之也。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無垢曰。書者多士。其爲凶德。豈可使之在朝廷哉。若其率化如此。則我當開簡賢者。使居王廷。委任爾以事矣。豈特委任以事。當尊顯之。使居大臣之列。此告之以不終棄也。

張氏曰。天之所以畀汝者。錫之以福也。天之所以畀汝。非特天畀矜爾。我有周亦大介賚爾也。大介爾。如所謂佑賢輔德是也。大賚爾。如所謂錫之山川土田是也。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聖人何恃于其間哉。所聽用者。惟德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宅此維洛解水大邑殷紂。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無垢曰。此篇皆以商人不肯從周而作。而其所以稱夫者。無慮二十。而稱帝者五。蓋欲使商人知周之所以受命者。非有意于取之也。天之所命。我周不能違也。夫以我周猶不能違天命。爾多士能屑播天命乎。又曰。東坡以又曰爲他日甚辭。夫使我致天之罰。則其自取天威。非我咎之也。故曰。則無我怨。夫桀無道。而湯受命之初。豈無夏之多士哉。而下不聞有一人違命。上不聞有告戒之辭。今周王于此。獨何爲辛苦丁寧。諄復誨諭之切耶。豈文武之劣于湯。而今之多士。非昔之多士耶。曰是不然。有商興夏。自不同也。夫夏自大禹揖遜而得天下。而啓繼之。至少康而中興。他無所聞焉。有商之興。皆聖之君六七作。非仁恩德澤固結于民心者。爲已久。故以諄諄告戒。猶或不從。雖曰非頑可罪。然亦可以見聖主之意矣。

尚書精義卷四十三

周公作立政

無垢曰。周公致政于成王。其法度紀綱。典章文物。皆已粲然備具。但欲成王。慥其人以立之耳。故周公作此一篇之書。所以戒者。無非任人之事。又曰。周公將告歸。以謂運動天下。非人不可。此篇之意。專以得人爲說。是說也。豈特爲成王說哉。爲天下萬世無窮之計也。嗚呼。有此天下。而非其人使之其政。其喪亡也必矣。故歷陳夏、商、以爲戒。

鬳氏曰。治國以立政爲先。立政以得人爲本。有國而無政者。如有所航而無艫楫。有政而無人者。如有艫楫而無篙師。然則莫非政也。凡正己而正物。發爲號令。爲紀綱。莫而處置。經而利賦。皆所以爲政。非得人以輔佐之。則政不能以自立。然則立政之道。其大要在於得人。

呂氏曰。無逸、立政。皆周公以戒成王。兩篇實相表裏。無逸是人主治身之道。立政論人主治天下之道。合兩篇看。所謂合內外之道。治身綱領。在不敢荒寧。治天下綱領。在於用人。然就此兩篇者。何故無逸在先。立政在後。蓋君心先正。則游田觀逸。聲色脂膩。有所不能蠱。惟其本原澄澈。然後可以論爲治之道。所以先作無逸。而後作立政。

到者裏。與他教邊宥罷。再與他起頭說。而今正是爾起頭爲善時節。爾若是後。更不能親睦王室。到得後來被爾那時都不可忍我。以此見周公之于民。尤惇篤懇切。

326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無垢曰。用咸戒者。不特周公戒也。周公舉凡百執事。有官君子。無不盡戒。蓋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求之於先王之準。詢之於衆人之論。莫不皆然。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非所以成戒者。果爲何事哉。曰在慎擇左右之臣而已。百官之長曰常伯。三公之官是也。準人者。上自三公下自百僚。皆取以爲準。若今凝詠之官是也。綴衣曰綴衣。衛士曰虎賁。此五人者。皆貴賤雖不同。皆在王者之左右者也。王者以其一身。端拱於廟堂之上。朝夕親炙。無非左右之人。豈可非其人乎。又曰。有天下者。其要在於立政。立政之要。在於慎擇左右而已。周公之告成王。亦非自立其說也。自堯舜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蓋有所受之矣。故其後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然是道雖美。知之爲之者。幾何人哉。故曰休茲。知恤鮮哉。

張氏曰。且夫舟之所藏者赤。漆之所瀦者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然則王左右近習之臣。雖微且衆矣。尤不可不戒之乎。又曰。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則左右之聖人。未嘗不以得人爲恤也。周公將陳夏、商、得人之盛。而欲成王以此爲恤。故告之以此。

謝氏曰。蓋人君之於臣也。或責能而不知其勞。則徒恤而已。或知其勞而不責其能。則徒恤而已。

呂氏曰。任人、牧人、準人。固是係天下之安危。固當戒。綴衣、虎賁。只是侍衛僕從。何故與任人、牧人、準人同一般說。而都無輕重者。是周公養成成王君德深厚處。大抵外朝之人。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皆嚴。而不敢褻近。惟侍衛僕從。朝夕與他親比。若得一箇正人。動作起居。陰化默移。須到聖賢地位。若有一箇讒諂面諛之人。朝夕與他相處。便到失德。何故綴衣、虎賁。位最賤。地最親。所以不特是當任準人要得人。而虎賁、綴衣。須要得人。又曰。立政綱領。全在任人。任人綱領。在近而朝夕與居者。何故。氣質之所以變。惟習之所以移。都在朝夕與居者。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繭俊。乂上帝。

無垢曰。此道雖美。知恤者少。惟有夏行是道。故曰。迪惟有夏。此舉三代以告之也。又后天下。所以大強者。無他。以能招賢以乂上帝耳。乂上帝之道。不在於玉帛粢盛。牲牷器皿。在於招賢而已。何者。招衆賢於朝廷。王者與之同處。一言一語。一作一止。至于法度綱紀。典章文物。無一不當於理。此卽所謂乂上帝也。又曰。人主誠養其心者。必親近君子。疏遠小人。使左右前後。無一非正人。以養吾之誠。則是事上帝也。此招乎衆賢。布滿左右。所以爲乂上帝之道也。

張氏曰。綏和也。夫惟衆賢之和。則內可與正心修身。外可以與之立政立事。乂上帝之道。莫大乎此。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罔後。

無垢曰。宅乃事。卽常任也。宅乃牧。卽常伯也。宅乃準。卽準人也。何謂宅。曰使宅其位也。必如此之人。使居此之位。乃安耳。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故必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乃可居常伯之位。必能分職率屬。以倡九牧。乃可居常任之位。言行必能模範一世。乃可居準人之位。如此。乃盡爲君之道耳。蓋爲君之難。莫難於任人也。又曰。夏之謀面用不訓德。與湯之用人惟己。文武之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是誠一道。雖然。知人之道。堯以爲難。今也斷以己意。而用之誠不可易。必也既視其所以。又觀其所由。又察其所安。俟之以久。反覆詳試。然後用之而無疑。此宅人之道也。又曰。義民者。知義之民也。天地萬事。皆自有義。義卽理也。或者以義爲斷。是皆知義之一偏。而不足以盡義。知義者。其孟子乎。故其言曰。義人之正路。則凡可以行而當于理者。斯可謂之義耳。又曰。夫暴德之興。義民正和反也。何以言之。知義者必不暴而暴德之人。決非知義之士也。謂言其故。知義之民。其舉動也。若迂而甚德。若緩而甚急。若難行而可持久。而暴德之人。一切反是。

張氏曰。開其所未論。達其所未能。所以迪之者也。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所以知之者也。與之以誠。任之以信。所以忱恂之者也。以其信之之深。故謂之恂。曰忱恂。則其信之者篤矣。又曰。有夏之君。其所以有室大競。而享國安榮者。以三宅皆義民也。榮承禹啓之後。而不能爲往昔禹啓之事。自取滅亡者。以其三宅無義民故也。

陳氏曰。夏桀不能作效往古。以任賢。而所任者。皆暴德之人。安能有後。

呂氏曰。君倡臣和。乃天地之大義。若人主不知臣。不能信君。手賢者。則養而深之。不敢罔。未信而諫之。戒何故。坤道是不當先倡。惟人主深知深信。九德之行。盡誠召賢。俊在位。臣下承其休。接續其美意。乃敢告教厥后。非君有以先倡。則臣下亦不敢告教也。

亦越成湯陟不監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

無垢曰。陟升也。天下之理。有勦斯有陟。夏之時。桀不愛民。故天勦之。而武王以興。湯武之興。固未嘗有求于天。而天亦未嘗有私于湯武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佑下民。而作之君。凡欲非仁斯民而已。人君苟不能體天之意。而以不仁加乎民。則必有一仁者出焉。由是一勦而一陟。雖湯欲辭之。有不可得者。又曰。所謂三俊者。當伯、當任、準人之中。其傑然者也。舜之時。九官十二牧。禹皐陶則其傑然者。湯之時。伊尹、萊朱、仲虺之徒。爲輔弼。而伊尹則其傑然者。文王之時。濟濟多士。皆在位。節儉正直。而周公、太公、召公。則其傑然者。人君既用三宅以爲股肱。又得三俊以爲心膂。則任人之道盡矣。又曰。不遑暇色。不殖貨利。則心體昭然。照映萬象。三宅三俊之心。一皆見于其心。故成湯用三有宅。則果能辦三宅之任。稱三有俊。果能當三俊之實。則人主於聲色貨利。可不視之如毒熱。如仇讎。而務有以屏遠之乎。後世人君。或不能性之而有陷於聲色貨利者。蓋亦被慆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求所以反之之說乎。如是。克用三宅三俊。無不可者。又曰。夫天地有

自然之理。萬物有自然之義。不遑擧色。不殖貨利。不維以私意。而順理之自然。故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豈人人示之使其見德哉。蓋湯惟盡吾之心。以合一邑之心。故一邑之人。翕然稱其美。盡吾之心。以修溝洫。施政教於四方。而四方之人。莫不拭目以觀盛德矣。

林氏曰。桀有暴德。天命不佑。湯有明德。上帝享之。夫普天之下。不可獨治。萬幾之繁。不能偏視。必在乎委任賢才。俾之在位。分職率屬。各當其能。夫然後四海之遠。蓋在吾目中矣。蓋人君以心爲天下。則雖逸而有餘。以智御天下。則雖勞而不足。當與賢者共天位。食天祿。然後上當天之意。　又曰。嚴者敬之而不慢。式者瞻之而不敢遠也。言成湯能用三宅三俊之人。是嚴是式。其在一邑。則利在一邑。其在天下。則利在天下。何施不可。何用不宜。蓋人君之用賢。出乎爾。反乎爾。用見于此。而利見于彼。功者至微而效爲至大。昔武帝不寤不見汲黯。期月臨軒以送姚崇。此嚴之之意也。湯之於伊尹。舉焉而後臣。傅說之高宗。予惟克遹乃訓。此則式之之意也。一則至于建中于民。萬邦惟懷。一則至于四方之內。咸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厥德是也。

嗚呼。其在受德暨。惟茲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張氏曰。茲刑暴德者。殘忍之人也。與之同于厥邦。則虐民而終至于失邦。庶習逸德者。怠忽之人也。與之同于厥政。則敗事而終至于失政。夫紂德既昏。而又支之而不已。此所以爲營。惟其營也。則其所與者。非其人。此其所以亡也。

陳氏曰。茲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者。虐民也。逸德之人。同厥政者。政事不立也。湯之三俊。至紂而紊亂矣。

帝欽罰之。乃怿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林氏曰。商之時。義大矣哉。言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養賢纔出于衆人之能。及究其功。課其效。則無非上順皇天之心也。雖然。人君使人。苟不知其心而徒授之以位。任之以事。其不曠職者幾希。孟子曰。見而知之。然則見之者。或知有所不能盡也。文王惟得三宅三俊之心。所以能得民心。然後得天心。人心既說。天意自解。蓋天之聰明。自我民聽明。天之遹觀。自我民觀觀。然則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故夏之曾帝。湯之不敢。周之敬事。事摸一也。而周公所稱。各隨以異者。蓋互文以見之。

相發明也。

張氏曰。夫曰之所見。心有所不知。見之者。心也。見之者外也。知之者內也。則灼見又未至乎。克知矣。于三宅言克知。厥心。于三俊言灼見。其心。此其別也。文武之能。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則與非治者。皆俊乂之人。此所以相與有爲。以欽事上帝。欽事上帝。則上是以奉天者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無垢曰。有德者必立政。立政者不可不得人。此古今之所共知也。至于得人之要。又在乎人君處心積慮之間。惟周公一人知之耳。夫人君處心積慮。一或不出于正則。在朝者皆小人。朝多小人。則政事日趨于荒亂矣。此固不易之理也。　又曰。蓋天下之人。當急于知人。而苦于不自知。曾不知不能自知。而欲知人。猶卻行而求前也。能自知者。求有知人不精者也。文武之檢察其心。無一毫之私。以蔽其聰明視聽者。蓋有素矣。故周公之所稱。特舉其知三有宅心。見三有俊心。則文武之德可知矣。

呂氏曰。古人爲治規模。不惟一時。周公卿有其人。求賢之心。遂止。且如湯固有許多人。又須勞求俊乂。惟如此。治道之所以接續無窮。到此。周公又告成王。立政時。凡在位在職大小之人。都一一留意。擇人所以歷舉許多吉士。大抵與六卿之人。或大或小。推舉許多人。雖其才有大小。德有淺深。須都是吉人。纔有一箇讒諂面諛之人。存于其間。便爲害正。如萬頃良田。有一粒稊稗。便將延蔓。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無垢曰。夫文王司牧人皆有俊德。司牧人有俊德。則文王之德可見矣。此天命所以歸。必得于俊德之人。以其間氣所鍾。絕異于人。天亦不能庸釋于我也。唐虞之時。所謂俊德者。莫盛于堯舜。故天命必歸于堯舜。及商之時。俊德莫出于禹湯。故天命必歸于禹湯。至周之時。俊德宜莫盛于文武。天命將捨文武。亦無所之矣。夫以聖人之言。故未嘗有所必也。而記曰。大德者必受命。豈非知此道乎。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無垢曰。百官皆有職事。惟人君無職事。百官各率其屬。修職事以奉一人。故人君之近。四方之遠。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必得其人。蓋必以修職事而無愆。此又人君之職事也。人君自有人君職事。故不兼百官之職事。其百官之職事。朝廷議論皆是也。曰庶獄。凡萬民訟獄皆是也。曰庶慎。凡天下幾事皆是也。三者之在天下。甚衆無窮。而一人之智慮有盡。以有盡之智慮。而應無窮之事。則難竭一己之聰明。日從不食。終夜不寢。夜夜以求其全。以之兼庶言則可也。庶獄誰與治之。以其兼庶獄則可也。庶慎誰與謀之。衆其一則遠其二。得于此則失于彼。其終必至于天下之事。一切頹敗不振而後已。又孰若釋然捨去。而盡以委于百官之爲愈哉。此文王所以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而惟有司之牧夫。知有司牧夫之賢者。此乃人主之職事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無垢曰。夏禹以論俊乂上帝。有室大競夫。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桀一用其暴德。不旋踵而敗之。商湯

以不蓋上帝之耿命。克用三宅三俊。四方見德矣。傳之萬世不亂可也。紂一用炮刑暴德之人。與夫庶習逸德之人。不旋踵而又敗之。至于文武。以克知宅心。灼見俊心。乃能敬事上帝。以至左右前後。內外大小之臣。夷狄之長。小邦之尹。皆有俊德之人。此文武之政。煌煌熠熠。其業業固。不可搖動。所以並受此丕不基者。自常人觀之。與萬世不拔之基。其安若太山矣。自聖人觀之。如累卵之危。何哉。以夏商之盛如此。其敗亡。付不過一桀紂之昏暴。則失之。以文武基業。乃以成王沖人繼之。厥惟艱哉。此周公既言禹湯文武之興。又言桀紂之亡。又舉文武之事。以告成王。蓋果遠不若舉近。遠論夏商之事。不若近法。吾乃祖父。日觀面親見之。且欲使成王。瞿然儆懼。故先感歎以告之。

嗚呼。予日。已受人之敬言。成告孺子王矣。孺子王矣。指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林氏曰。文德者。治之本。威武者。治之助。文德猶谷。威武猶藥石。養生非谷。堅不可。伐病非藥石不可。夫當天下既富而益。既治而成。太平歌於既醉。守成詠于鳧鷖。語其時則尚文之時也。論其德則尚文之德也。安敢忘于庶獄庶慎。推正爲治。則文德不可忘也。苟不本其正。則當文而武。當仁而暴。則是不知正矣。安能爲政哉。

呂氏曰。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雖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所以前既說庶獄庶慎。到此又說。大抵事最重處。只在獄。何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喈殺人。後世之所以亡。亦只是折獄不慎。惟是用獄之際。發得一人好生之德。自此發明。此方能盡得君德。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厥乃俾乂。

無垢曰。聖人立言。垂訓于天下。可傳于後者。非能以一己之訓爲訓。蓋以先王之訓爲訓也。然當人之取禮也。取于文獻。聖人之取禮也。取諸人心。取之人心。則不必盡則古昔稱先王可也。今乃必舉商人。文王。以爲訓者。蓋已試之效。人所易見。無稽之事。人所難明也。又曰。蓋世之觀人。觀其事。而聖人之觀人也。觀其心。世人之觀人也。觀人之心。聖人之觀人心也。先觀吾之心。繹者。紬繹也。既能紬繹。則胸中明白。如是爲正。如是爲邪。如是爲聖賢之門戶。如是爲邪人之所爲。格物之道。無出于此。君子小人。一見決矣。夫吾心不能自紬繹。亦何以能知人哉。蓋吾心正。則聲容色理。與夫動靜語默。酬酢應對爲。如此。吾心不正。則聲容色理。與夫動靜語默。酬酢應對爲。又如此。本吾心以求三宅之心。則邪正之明。何啻白黑之異。何哉。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古之人所以不下几席而坐照四方萬里之遠者。用此道也。使不能繹其心。而區區特吾之志術以知人。往往人未必知。而在我者先亂矣。

臨川曰。克宅之謂能使之安職修業也。克由之謂能于其道也。克繹之。謂能思繹其事也。不能修己以敬。則賢人去之。而小人在位耳。其能宅乎。不能修己以敬。則自恣以易人。其能由之繹之乎。

尚書精義卷四十四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殊不知有治人。無治法。故人君能顯著之迹。求其仝罔舉者。無有也。自今而後。立政任人。安可以儉人以隆此不拔之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張氏曰先王以不忍之心存不忍之政其刑罰在所不得已而用之故立政之篇其于鹿獄尤在所諄諄也周公於此又告成王使之勿誤于鹿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先王建官不必盡賢必得賢者以爲之率此有司之牧夫又在所當慎而不可誤也

呂氏曰周公爲王室之深成王之幼所以至三兩遍說鹿獄蓋人君有天下非不喈殺人則做不得周公所以諄復言之都不免得諄復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覩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林氏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苟于政之不修德之不備而欲責人之不服是猶卻行而求前無藥而除病多見其不能爲也夫刑罰不可弛于國鞭笞不可亡于家惟能詰其戎以陟禹之迹則威之所加化之所被無遠不服撫幽不屆四夷百蠻罔不率俾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然後可以對文王之大德成武王之不業其功豈不大哉

旣無咎曰治至于可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于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故詩曰罔子小子遵家不造又曰蹻蹻王之造蓋方是成王初卽政遹遹者未收汗矣者未固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文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蹻蹻王之造蓋言成王能受武王之成功而能蹻蹻然征伐四方以能成顯考之業于是成矣

張氏曰文王之德光于四方則其德之光可知矣周之大勳集于武王則其烈之大可知矣爲之子孫者能繼承前緒而紛釋藻飾之則前人之功德不至于泯滅矣以覩文王之耿光者言能昭文王之德光使天下之目同見以揚武王之大烈者言能稱武王之大功使其爇久而愈不墜然則成王之所以持盈守成之道在此而已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無垢曰爇德之人與夫逸德之人皆血氣爲之也血氣之急者必暴血氣之緩者必逸暴者行其一切之政必有淫刑濫罰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謂之常人可乎逸則萬事不理機會之來必將委而不治謂之常人可乎若夫常德之人初未嘗暴也理義所當急者未嘗緩而失事未嘗逸也理義所當緩者亦未嘗急而傷民終始前後不變其節惟理義之所歸不顧聲色不殖貨利求此常也文王之罔攸兼乎鹿言、鹿獄、鹿慢亦求此常也武王之率惟敎功率惟此常也周公所謂時則勿有間之者勿間此常也所謂克由繹之者繹此常也吾之德旣常矣則朝廷之上皆常德朝廷之上皆常德則發一號出一令法度紀綱賞罰刑政典章文物禮樂庶事莫不井井乎其不可亂秩秩乎其不可紊其有暴橫之賦斂以朘民之肌體乎其有慢武寇兵爭城拓地之患屠民于鋒刃之下乎使斯人尊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信之如天地四時如金石可殺可辱而不可使之爲亂也此常人見用之功也

張氏曰暴陶之滅淳戒太甲則曰當厥德保厥位然則立政用人之道其可以不用常人乎故周公于立政時申諭之以此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張氏曰成王之時能得人以立政則敎化爲已成爲司寇之所愼用者惟中罰而已周官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以中罰者中典之謂也

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無垢曰成王由周公克由繹之之說深得用人之術思爲天下後世計乃以其所見作爲周官以謂必如是者乃爲三公必如是者乃爲三孤如是者爲司徒以至爲司馬爲司寇且總告別告以爲子孫之守使子孫高明者得其心而常才者得免過居位者有此才則無愧無此才則慙者其有補於人主也大矣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林氏曰朝廷政敎之樞輿政敎百官之綱人君之於天下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始之不正終莫克正昔文王之時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先後羣侮弁莫疏附莫屘正人棫樸之詩美其能官爲成王者繼文武之不緒紹祖宗之令猷持盈守成神祇安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作人有道官人有法雖百僚之間皆有忠嘉正直之行不必勞賦而自循蒞正而自治而成王於此猶云董正者何哉蓋旣黜殷命滅淮夷尙慮朝廷之顯人左右之百官蹈其遺風染其餘惡不能自正成王歸于宗周正當閒暇之時得不能其政刑而復其治官乎

史氏曰致治甚易求所以致治者不易安邦非難求所以保邦者惟難昔成王承文武之大業德未著于人道未孚于下于是撫萬邦而使之服命巡侯甸而使之述職諸侯之不庭者征之兆民之不安者綏之六服羣辟自是奔走服役而皆知所畏治可謂已致邦可謂已安矣然成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非謀猶汲汲也歸于宗周董正治事之官所以爲子孫慮詳狀持之計長久遠大之法何其至哉

張氏曰萬邦爲遠矣故撫之侯甸爲近矣故巡之撫之者所以致其美而其事略巡之者所以致其察而其事詳四征弗庭所以詰慝也而惡者有所畏綏厥兆民所以佑善也而善者有所悟當周之時六服羣辟固不承德則天子之德意忠嘉得以下達而此成王之歸于周所以董正治官也

張氏曰國治者必在夫未亂國安者必在夫未危亂而後思治危而後思安則無如之何矣古之人作牀於忽眇蘇之際用智于未奔沈之前者此也

無垢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無垢曰唐虞去上古未遠民淳事簡此所以建官百而已內止責成于百揆四岳外止責成于州牧侯伯

伯而內外庶政無不和協天下萬國無不安寧矣夏商民漸澆浮事漸叢大此所以不及唐虞之簡靜而建官有倍于唐虞也進官雖倍亦惟能無危亂而已豈敢復望惟和咸事之盛乎大抵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衆多惟在得其人而已觀成王此言其亦心地明白而乃能自立名言矣此蓋周公保佑之力而力學克由繹之之效也

東坡曰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倍之德衰而政皐也叔舜官天下不爲患失之疑故任人而不任法人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益衰政愈皐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法愈亂官愈多事愈不舉人主知此則智矣　又曰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于其間勢則然也大化之始熙黍捭豚以爲雍矣至周而觕觕之屬至百二十變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堂山節藻棁聖人隨世而用之節文豈得已哉　又曰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林氏曰君子與上下同流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上下之理雖殊變感之情不異今夫三公之官師道則尊傅道則親保則尤親親則幾於褻而不嚴故師尊於傅傅尊於保此三者皆以道爲事而佐王者也夫陰陽者天之事經邦者人之事論道而後經邦經邦而後能燮理陰陽非以道佐王至公無私者曷克任爾　又曰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孰主張是孰維持是必有主之者耳大臣特立而無朋故曰弧化待德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此三公之任時燮理陰陽耳至三孤之任言寅亮天地者惟道是以握造化之樞故先陰陽而調之惟德是以贊化育之妙故後天地而率之天地之化不能無愆我則範圍而囿乘曲成而不遺使自生自育若形若色舉皆自遂而無天閼之患者孰謂非寅亮之功乎天地之道本以恒存我則輔相而周閼成成而不虧使互古今作晝作夜流通不窮而無疑滯之患者孰謂非寅亮之德乎此則三孤之官所以不得不立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七下

無垢曰禮者理也神人皆自有理吾因神人之理使之各安其分非曰治乎昔九黎亂德神人雜揉不可方物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此治之之實也上下皆和者和之者亦禮也上下皆理各自有理吾因其理而調和之使情意交通者和也

林氏曰神人雜揉上下紊亂此害教之大者也苟能因其禮而爲之節文循自然之序辨事類之情天地自天道陰陽自陰陽不相瀆亂成正經常則其理胡可廢哉自尊卑自尊卑長幼自長幼而順其常理正其人倫則其道不可汨非宗伯孰能治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無垢曰夫周官之法居則爲六鄉之民出則爲六軍之師司馬實掌國之戎馬之職六師之所繫馬者也其職曰鄭寇犯塞則告之賊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攘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殛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焉則討之林氏曰強凌弱衆暴寡苟非平之則亂而無治此禍亂之階也欲治其平非興師以理之則安能致順此司馬之任不可闕也夫司馬六軍之長使之統治六師而已如在秋官之職負固不服則誅之賊賢害能則誅之苟或興師動衆以窮兵玩武非出民伐罪惟在平之則邦國無有不治矣

呂氏曰三公之職佩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必處使是燮理陰陽處何故人主之心乃萬化之原一都一會道聞使人主果識本源于本源處轉移得時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其序下而山川草木無不得其性此是三公之職惟命世聞出之材然後可居若不能論道經邦不知天之精微無緣居得此職官不必備惟其人則居之無其人則缺之此見三公之職甚重蓋不敢設當有其人

伯而內外庶政無不和協天下萬國無不安寧矣夏商民漸澆浮事漸叢大此所以不及唐虞之簡靜而建官有倍于唐虞也進官雖倍亦惟能無危亂而已豈敢復望惟和咸事之盛乎大抵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衆多惟在得其人而已觀成王此言其亦心地明白而乃能自立名言矣此蓋周公保佑之力而力學克由繹之之效也

東坡曰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倍之德衰而政皐也叔舜官天下不爲患失之疑故任人而不任法人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益衰政愈皐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法愈亂官愈多事愈不舉人主知此則智矣　又曰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于其間勢則然也大化之始熙黍捭豚以爲雍矣至周而觕觕之屬至百二十變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堂山節藻棁聖人隨世而用之節文豈得已哉　又曰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林氏曰君子與上下同流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上下之理雖殊變感之情不異今夫三公之官師道則尊傅道則親保則尤親親則幾於褻而不嚴故師尊於傅傅尊於保此三者皆以道爲事而佐王者也夫陰陽者天之事經邦者人之事論道而後經邦經邦而後能燮理陰陽非以道佐王至公無私者曷克任爾　又曰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孰主張是孰維持是必有主之者耳大臣特立而無朋故曰弧化待德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此三公之任時燮理陰陽耳至三孤之任言寅亮天地者惟道是以握造化之樞故先陰陽而調之惟德是以贊化育之妙故後天地而率之天地之化不能無愆我則範圍而囿乘曲成而不遺使自生自育若形若色舉皆自遂而無天閼之患者孰謂非寅亮之功乎天地之道本以恒存我則輔相而周閼成成而不虧使互古今作晝作夜流通不窮而無疑滯之患者孰謂非寅亮之德乎此則三孤之官所以不得不立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七下

無垢曰禮者理也神人皆自有理吾因神人之理使之各安其分非曰治乎昔九黎亂德神人雜揉不可方物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此治之之實也上下皆和者和之者亦禮也上下皆理各自有理吾因其理而調和之使情意交通者和也

林氏曰神人雜揉上下紊亂此害教之大者也苟能因其禮而爲之節文循自然之序辨事類之情天地自天道陰陽自陰陽不相瀆亂成正經常則其理胡可廢哉自尊卑自尊卑長幼自長幼而順其常理正其人倫則其道不可汨非宗伯孰能治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無垢曰夫周官之法居則爲六鄉之民出則爲六軍之師司馬實掌國之戎馬之職六師之所繫馬者也其職曰鄭寇犯塞則告之賊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攘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殛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焉則討之林氏曰強凌弱衆暴寡苟非平之則亂而無治此禍亂之階也欲治其平非興師以理之則安能致順此司馬之任不可闕也夫司馬六軍之長使之統治六師而已如在秋官之職負固不服則誅之賊賢害能則誅之苟或興師動衆以窮兵玩武非出民伐罪惟在平之則邦國無有不治矣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林氏曰。治於已然。而未若見於未然。刑於已至。而未若知於未至。夫先王之立刑法於天下。惟恐天下之人。入于其中。而不能自出。故明示利害之端。使之心知而誠服。曰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俾之知所畏懼。而無自納於機穽也。故司寇之職。特掌邦禁而已。及其罪大而不可掩。惡積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加之刑。則聖人建官之意。可謂忠厚矣。奸慝者。所以爲暴亂。故詰之。暴亂者。姦慝之加於人。故刑之。

張氏曰。完而支之者寇也。人物之養。趨完而我支之。是以有刑。此刑官所以謂之司寇。姦慝者。暴亂之未施。暴亂者。姦慝之已著。于姦慝言詰。于暴亂言刑。刑之所施。將以除暴亂故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無垢曰。上有德化。待君子。又有兵刑。俟小人。則四民皆安其居。而相地利。以種藝爲長久之業矣。使綱紀紊亂。小人無所懼。君子無所佔。民欲安其居。得乎。六官之職。其不可闕一如此。上法於天地四時。此蓋民彝天理之不可易也。

林氏曰。先六典之職。各言其事。至此無復有事矣。但使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後因地之利。而定其居焉。宮室城郭之制。川澮溝洫之施。故司空之職。當察地利。而修之以時。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惟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垢曰。夫公則無私。私必不公。公與私常相爲勝負。公勝則私滅。私勝則公亦亡矣。嗚呼。私心勝而公道亡。此亂亡之基也。安可不謹乎。欲滅此私心。以何道哉。公而已矣。公何自而識之哉。推學古先聖王之道可也。古先聖王之道非一。己之私心也。乃天下之公心也。　又曰。曲學偏見。妄以私心窺測聖人。以謂道在于我。乃以其私心發于利口。別立新法。盧騫故事。其特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其害天下國家。而穿鑿聖心。破碎大道。有不可勝誅者。按面行之。國家典常。盡皆廢壞。苟簡自恣之風成。而循理奉法之心亡。亂厥官矣。罪莫大焉。有官君子。所宜深戒也。公孫弘之亡曹王莽之篡漢。皆如是而已矣。

林氏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左局右局。各司其局。無以小加大。無以彼亂此。成事各率其職。敬之而不敢慢。循之而不敢違。此欽乃攸司之意也。　又曰。天下有同然之是非。斯民有同然之好惡。得其所同然。還以導之。雖不強之使從。驅之使服。而民將心悅而誠服。固有不懷矣。蓋徇私欲者。不足以得民。立私黨者。不足以得民。私欲一勝。則窮奢極侈。適所以撓民。私黨一蔕。則分守不明。適所以亂民也。惟在大公之道。曉然示之。則其心有不可解者。其允懷豈不信哉。

嗣疑敗謀。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無垢曰。暗則疑。疑則好爲異論。故敗謀。無志則惠忽。惠忽則常失幾會。故荒政。有官君子。而使濁暗無志之流居其間。其敗謀荒政也必矣。此非徒有官君子。所當自勉。亦人君所宜謀釋也。

張氏曰。天下之事。是非可否之相攻。相勝。雖智者處之。不能無疑。疑而謀之。則其惑愈甚。而終莫之解。此謀之所以敗也。古之聖人。其有疑。明必謀之卿士。庶人。幽必謀之鬼神。卜筮。然後可以建功立事。又況夫有官君子。其可不知此哉。　又曰。不學牆面者。言其蔽而無所見也。蒞事惟煩者。言其勞而不知要也。古之人。必學然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

戒百執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繹于道路。審究其利病。壬不必躬行。而周知天下之故。殆如目之所睹。無可逃者。是使內外之服。遠近之民。冀不向風也。

胡氏曰。諸侯朝雖不可弛。然貢之頒。則下有不勝之勞。期之數。則人有咨怨之心。何則。由侯而至于甸。由甸而至于采、衛。道途之遼遠。山川之險阻。其遣于王。非旦暮而可及。貢之頒。期之數。則席不暇煖。事有之。屑不及息者有之。尙何撫邦境。宣德惠之有哉。五朝一覲。次山曰。茅土之封。星列。非一人。邦國之建。鱗比。非一所。德教有行。有不行。法則有壞。興不修。度量或不同。隄防節域不逮。獻人主不下几席。運殫一己。聰明烏能周知。徧察哉。必因遵狩以明其黜陟焉。黜之者。所以罰惡也。先王之義也。陟之者。所以賞善也。先王之仁也。先王之仁義。諸侯。仁義而已。仁義一行。則威愛兩得。此所以能使之敵王愾而奉王室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惟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垢曰。夫公則無私。私必不公。公與私常相爲勝負。公勝則私滅。私勝則公亦亡矣。嗚呼。私心勝而公道亡。此亂亡之基也。安可不謹乎。欲滅此私心。以何道哉。公而已矣。公何自而識之哉。推學古先聖王之道可也。古先聖王之道非一。己之私心也。乃天下之公心也。　又曰。曲學偏見。妄以私心窺測聖人。以謂道在于我。乃以其私心發于利口。別立新法。盧騫故事。其特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其害天下國家。而穿鑿聖心。破碎大道。有不可勝誅者。按面行之。國家典常。盡皆廢壞。苟簡自恣之風成。而循理奉法之心亡。亂厥官矣。罪莫大焉。有官君子。所宜深戒也。公孫弘之亡曹王莽之篡漢。皆如是而已矣。

林氏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左局右局。各司其局。無以小加大。無以彼亂此。成事各率其職。敬之而不敢慢。循之而不敢違。此欽乃攸司之意也。　又曰。天下有同然之是非。斯民有同然之好惡。得其所同然。還以導之。雖不強之使從。驅之使服。而民將心悅而誠服。固有不懷矣。蓋徇私欲者。不足以得民。立私黨者。不足以得民。私欲一勝。則窮奢極侈。適所以撓民。私黨一蔕。則分守不明。適所以亂民也。惟在大公之道。曉然示之。則其心有不可解者。其允懷豈不信哉。

嗣疑敗謀。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無垢曰。暗則疑。疑則好爲異論。故敗謀。無志則惠忽。惠忽則常失幾會。故荒政。有官君子。而使濁暗無志之流居其間。其敗謀荒政也必矣。此非徒有官君子。所當自勉。亦人君所宜謀釋也。

張氏曰。天下之事。是非可否之相攻。相勝。雖智者處之。不能無疑。疑而謀之。則其惑愈甚。而終莫之解。此謀之所以敗也。古之聖人。其有疑。明必謀之卿士。庶人。幽必謀之鬼神。卜筮。然後可以建功立事。又況夫有官君子。其可不知此哉。　又曰。不學牆面者。言其蔽而無所見也。蒞事惟煩者。言其勞而不知要也。古之人。必學然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

戒百執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溫公曰。傳曰。決者智之君。疑者事之蠹。蔽近智之知。則疏遠有所不能入。受先入之說。則忠者有所不能盡。所養未厚。所資未深。則辨是非不早。計利害不熟。決意有爲。而悔吝乘之矣。能無疑乎。要之問學以窮理。虛一以適心。考之以古今之成敗。驗之以事物之情僞。參而伍之。觸類而長之。則天下之理。迎刃而解矣。又曰。昭帝斷于任霍光。則能破撫上官之譖。斷于任裴度。則能成平蔡之功。如其膠于紛紜之說。則喪其資斧。御能成大功乎。元帝采制文多非不善也。然優游不斷。而業爲之衰。又況執孤疑之心。以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以開奸枉之門者乎。

林氏曰。平面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大夫。卿士職業異于大夫。故別爲之戒。不自立者。無以與天下之務。不自勉者。無以成天下之功。游豫不正者。安能定事。苟簡乃棄者。自貽其咎。

張氏曰。所以濟者謂之功。所以成功者謂之業。功以志崇。若夫怠惰而不勤。則業無自而廣矣。知所以崇功廣業。又在夫及時。若夫猶豫失時。不能無後患也。且天下之事。皆成于敢爲。廢于莫之爲。則將欲建功業者。故不可不果斷。惟果斷足以有行。然後可以無後患也。

位不則驕。祿不期侈。裴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無垢曰。治驕當以恭。治侈當以儉。出恭儉當以德。不學則不能格物。不能格物。則不能知至。不能知至。則不能誠意。意不誠。則是裴儉。乃所以行其僞耳。　又曰。作德者。以誠爲恭儉也。鑿閉窒隙之中。常若在大賓大客之前。其心如此。則仰無愧。俯不怍。所以常安逸也。自至誠中行。日休之說。豈曰不然。若夫作僞之人。其恭儉非眞也。以僞而爲之耳。其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其心如此。不亦勞乎。彼將防於東。而又敗於西。成於明。而又敗於暗。取笑天下。始吝家門。日擾之哉。豈曰不然。夫卿士病在驕侈。而爲在裴儉。成王既指其病。而隱其僞。前挽後推。其必知所儆矣。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衆能其官。惟爾之能。稱爾其人。惟爾不任。無垢曰。位至卿士。則亦寵矣。見其寵而思其危。則身與家破。可不畏哉。不見其寵而思其危。則驕溢之恭。如集于木。惴惴之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視爵位。無非可畏者。其敢恃寵面媮侈哉。儉惟不畏。媮不庭陋矣。崔光、梁冀、滅門破族。聖人豈欺人哉。　又曰。作德之人。好賢樂善。作僞之人。妬賢嫉能。好賢。故見賢者。則推譽之。樂善。故見能者。則遜讓之。推遜之風。既成于上。則雍睦之風。自就于下。庶官乃和。卿士推賢讓能之力也。夫使作僞之人爲卿士。不特妬賢嫉能。使乘事濟奸。營私而周公雖不獲罪成周。不得盡見其死於大節之意。孔子乃爲序書。明言其故。使天下後世。炯炯見周公之心焉。是不罪殺管也。使無孔子。誰與發明此大義哉。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無垢曰。夫遠夷以善心來。則人主當賞玩其心。使其於尊親之義。知所涵泳。此亦長善之一端也。嘗玩其心。當見其實。幣帛所以實之也。恐遠夷不足以知此意。此成王所以俾榮伯作命也。歟。逊此意。非有道德。深究聖人用意處者。不足以發揚之。在廷之臣亦衆矣。而俾榮伯。則榮伯之爲人可知也。

東坡曰。東夷、淮夷也。在周爲東。肅愼、東北遠夷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無垢曰。營洛之時。大會四方諸侯。而復子明辟。以正君臣之義。此古今臣子之大法也。夫七年之攝政。制禮作樂。朝天下諸侯於明堂。以此太平天下。一旦兩手付與成王。退而就臣子之列。大會諸侯于洛。時爲此盛舉。周公平生大節。無出於此。故葬成周。此周公之意。以謝吾死亦不忘大節也。其爲天下萬世臣子之計。亦已大矣。　又曰。自周公至告周公作亳姑。皆孔子序作書本意也。然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乃葬于畢。周公有死於大節之意。成王有尊師重道之意。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其盛矣哉。然而周公雖不獲葬成周。不得盡見其死於大節之意。孔子乃爲序書。明言其故。使天下後世。炯炯見周公之心焉。是不葬殺管也。使無孔子。誰與發明此大義哉。

諸人乎。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斯之謂歟。

張氏曰。賢有德者也。推而上之。則在位者。得以其德顯。能有才者也。讓而先之。則在職者。得以其才達。大臣能推賢讓能。則庶官莫不化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無垢曰。安民者。人主之職。助君以安民者。三事以至大夫之職。使四海之內。有一夫不獲其所。豈特人主之病哉。亦三事以至大夫輔助之不至也。夫三公論道。三孤訓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爲何事哉。爲民而已矣。一民不安。則是四海之內。有厭苦其政者。爲敗而使之厭苦。是人主之罪也。爲臣子而使人主。爲民所厭苦。是三事以至大夫輔助之罪也。斁之爲言厭苦也。

臨川曰。自下助上謂之佐。自上助下謂之佑。今此中銜奉臣。而曰佑乃辟者。蓋屈己尊賢。與衆之辭。天之所以立君。而君所以設官分職者。皆以安民而已。民安則天下樂推而不厭。

林氏曰。人主之職。在于一相。一相之職。在于正百官。始戒以有官君子。中戒以卿士。及其終也。又言三公及于大夫。丁寧反復。不啻若慈父之訓子弟。寬而柔順而和焉。其曰。欽爾有官。治于爾政。當輔我一人。永安下民。將使萬物。樂而無厭。永永無窮也。

諸人乎。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斯之謂歟。

張氏曰。賢有德者也。推而上之。則在位者。得以其德顯。能有才者也。讓而先之。則在職者。得以其才達。大臣能推賢讓能。則庶官莫不化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無垢曰。安民者。人主之職。助君以安民者。三事以至大夫之職。使四海之內。有一夫不獲其所。豈特人主之病哉。亦三事以至大夫輔助之不至也。夫三公論道。三孤訓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爲何事哉。爲民而已矣。一民不安。則是四海之內。有厭苦其政者。爲敗而使之厭苦。是人主之罪也。爲臣子而使人主。爲民所厭苦。是三事以至大夫輔助之罪也。斁之爲言厭苦也。

臨川曰。自下助上謂之佐。自上助下謂之佑。今此中銜奉臣。而曰佑乃辟者。蓋屈己尊賢。與衆之辭。天之所以立君。而君所以設官分職者。皆以安民而已。民安則天下樂推而不厭。

林氏曰。人主之職。在于一相。一相之職。在于正百官。始戒以有官君子。中戒以卿士。及其終也。又言三公及于大夫。丁寧反復。不啻若慈父之訓子弟。寬而柔順而和焉。其曰。欽爾有官。治于爾政。當輔我一人。永安下民。將使萬物。樂而無厭。永永無窮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無垢曰。夫遠夷以善心來。則人主當賞玩其心。使其於尊親之義。知所涵泳。此亦長善之一端也。嘗玩其心。當見其實。幣帛所以實之也。恐遠夷不足以知此意。此成王所以俾榮伯作命也。歟。逊此意。非有道德。深究聖人用意處者。不足以發揚之。在廷之臣亦衆矣。而俾榮伯。則榮伯之爲人可知也。

東坡曰。東夷、淮夷也。在周爲東。肅愼、東北遠夷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無垢曰。營洛之時。大會四方諸侯。而復子明辟。以正君臣之義。此古今臣子之大法也。夫七年之攝政。制禮作樂。朝天下諸侯於明堂。以此太平天下。一旦兩手付與成王。退而就臣子之列。大會諸侯于洛。時爲此盛舉。周公平生大節。無出於此。故葬成周。此周公之意。以謝吾死亦不忘大節也。其爲天下萬世臣子之計。亦已大矣。　又曰。自周公至告周公作亳姑。皆孔子序作書本意也。然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乃葬于畢。周公有死於大節之意。成王有尊師重道之意。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其盛矣哉。然而周公雖不獲葬成周。不得盡見其死於大節之意。孔子乃爲序書。明言其故。使天下後世。炯炯見周公之心焉。是不葬殺管也。使無孔子。誰與發明此大義哉。

東坡曰。舉有文武慕。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毫姑、滻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滻姑。至此幷告已遷畤。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孔子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止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舉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

無垢曰。其曰分正。則使分其舊職。而正其是非。善者當世以爲是而慕之。惡者當世以爲非而恥之。舉公旌別淑慝。表厥宅里。蓋發端於此。　又曰。鄭元以君陳爲周公子也。余考一篇中。略無此意。然而以繼周公。必當世大賢者。何必周公子哉。抑又有可歎者。舜命九官。一編已足。而成王命君陳。近數百言。帝王煩簡。可概見矣。世之浮漚。亦可概見矣。吁。可歎也。

陳氏曰。鄭元以君陳爲周公子。誠曰不然。成王先命君陳。而後命畢公。蚤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世之老臣哉。然則君之命臣。以先後爲老壯。固未必然。至於以爲周公之子。其不然必矣。周公命康叔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父子之苗裔。見於告誡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王室。今命其子以繼父事。獨無懿親之語。但曰。昔周公師保萬民。又曰。爾式時周公之猷訓。又曰。爾弘周公丕訓。若官他人然。決無是理也。君之命辭。雖曰告戒。亦豈以親其存沒。成王命徵子。且曰殷王元子。曰乃胤成湯。克齊聖廣淵。安有命周公之子。而不以父子之醉施之歟。

張氏曰。成周之東郊。近於妹邦。周公嘗遷頑民於此而翻治。其既沒也。命君陳而繼焉。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無垢曰。夫尹東郊頑民。非細事也。必須選擇其人。今東郊之民。治之不可以急。又不可以緩。惟性溫委。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乃可以治。君陳令德孝恭。想見其爲人矣。夫孝恭之人。居則其貌溫良。行則政事和粹。以此等人。厲頑民之上。其不心醉而意消者難希。然而有孝恭而不能用。以此自律則可。以此濟物。則暗於機務。失於大體。其不招悔而召辱者寡矣。君陳乃能用孝。以友于兄弟。又能用孝。而施于有政。則其紬繹事機。調變乘戾。胸中自有造化矣。以此治頑民。必有可觀者。　又曰。孝恭之人。日在敬中往來。今成王又戒之以敬者。何也。嗚呼。人之難保也甚矣。惟聖罔念作狂。聖而罔念。猶作狂夫。況未至於聖者。可不戒乎。舜自匹夫而爲天子。其道著聞。亦已舊矣。年餘九十。而登方戒之以罔淫於逸。罔遊於樂。聖其可罔念乎。

林氏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百行之始。莫大於孝。在家則友于兄弟。在邦則克施有政。孝之施於政也。愛敬而已。蓋王者愛敬蓋於事親而德教可以加乎四海矣。然則施之有政者。其治又豈難哉。當周公既沒之後。命君陳分正之初。其所以命之無他語。而惟及於孝友。令德者。何歟。當使君陳念茲在茲。無替前人之遺訓。無墜大臣之美

化。使其終始惟一。前後協同。收其治功。繼其成烈。率至於水水無窮斯可矣。宜乎成七命之辭。丁寧勅戒以敬哉之語。有旨哉。

呂氏曰。師保東郊。周家之重任。周公既沒。成王選棟分正東郊之人。當時如太公、畢公、厚德重望。布在朝廷者。不爲不賢。然成王所以選君陳之意。有兩旬。一說周公在成周。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所謂紀綱法度。一切備具了。若使一個才智人去。便作聰明。亂花章。所以選一個孝弟純篤人。應不忍變周公之法度。一說當時商民染紂之惡。所謂天其與我民彝大泯亂。如子弗服厥父事。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基厥兄。父子兄弟。乖事淩犯至於如此。今欲治之。惟有孝弟之人。去殘刑他。感動自化。此成王所以獨命君陳。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無垢曰。周公戡人。其訓有難以常情測知者。蓋聖人見識甚高。所施爲迥出於常情之外。有事若疏而實密者。有計若迂而實切者。有防嚴於千百年之後者。有止亂於朝夕之間者。其歸蓋在於乂民。使民安泰而已。君陳以賢繼聖。想於其遺訓。有不能盡知者。然君陳不欲乂民。則無可言者。儻欲乂民。其於周公之訓。其可不勉強學問。以昭明之乎。惟周公之訓。迥出常情。此所以必待勉強學問。乃能一窺其事之萬一也。

林氏曰。化及當時之人易。化及後世之人難。化止于目前者猶未至。民懷于永久者爲甚至。昔召公之于南國。美化興行。人思其德。甘棠至於勿翦勿伐。既沒之後。人懷不已。究其所以然者。不過聽訟一事耳。又況周公以啟教之。而民不識其德者。未之有也。今君陳紹有令緒。時厥益成。無可爲者。但當守大訓。無敢昏逾。斯可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無垢曰。周公猷訓。自明德中來。蓋能因其言而求其心。因其心而隱吾心。則吾之明德見矣。然而先難後獲。仁者所爲。先事後得。崇德所同。則決猷訓以求明德。所在不可以易心。心求之也。當惟日孜孜。以積其念慮。無敢逸豫。以收其放心。功深力到。明德見矣。明德既見。尹正東郊。沛乎其有餘矣。

陳氏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故禮教刑辱。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忘刑。況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以是爲明德馨香之說。嗚呼。小人不忘刑。則或有之矣。其之大徹也。明德在上。則小人畏辱而爲君子。安有形情之分邪。有形無情。木偶人耳。何化之有。分形情而言教化。是不知教化而強言之也。

史氏曰。不欺于天地。有以見大臣愛慎之心。不易其典常。有以見人君崇望之意。夫以周公之聖。而臨商民之頑。甚易事耳。然周公以事天地之心。而爲待頑民之心。故其治馨香四達。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其來于德。而不來于物。蓋有素也。周公嘗行是道。故王嘗明是訓。今能用其道訓。思之而不忘。行之而

不悌。則成王之治。有不足盡矣。

張氏曰。善者陽之類。其發爲聲香。惡者陰之類。其發爲臭穢。聲香者。人之所好。臭穢者。人之所惡。至治之世。其聲香之遠聞。故可以威於神明。神明爲難威。君非有聲香。不足以威之。雖然。至治之有聲香者。非黍稷之聲。乃明德之馨而已。謂之聲香者。其香之遠聞者也。三苗之德。發聞惟腥。商紂之惡。穢德彰聞。以此觀之。則惟至治爲聲香。而聲香出於明德可知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林氏曰。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思欲見之。既見聖。未必能由聖之所行。今君陳親見周公。故勉之以化。又曰。柔而不能立者。下民之無知。勸而有所化者。人君之至術。惟其舍仁厚之性。惟上命是從。則動而化之。豈可後哉。夫然。上之化下。下之從上。莫不被靡而向風。澆薄而不知。其可不戒哉。又曰。政之當否。必繫國之安危。國之安危。在審勢之是非。是以出入之際。當以衆智度之。而庶言既同。則又當擇其可否。嘗於理則行之。不牽當世之浮言。不屈衆人之異論。窮其本緒。詰其涯涘。而不蔽於一曲矣。

東坡曰。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辨。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異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以處事之當。無出于此。

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真若繹。古者謂紬繹絲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太甲之所謂求也。

林氏曰。中之爲道。無施不可。苟恃勢以愛人。則失其中。倚法以斂民。則失其中。惟覺失於縱。故欲其有制。從容者失於同。故欲其和。蓋臨人之道。當審乎此。刻覈太至。則非理之猜報之。疎求無厭。則亂之由階。衆斂太重。則下之不足。惟能寬得其法。則奉以周旋。固敢失墜。施爲措注。皆得其爭。孰謂非中可乎。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張氏曰。政以正之。而有所不順。訓以導之。而有所不變。則是其頑不可率矣。於是可以致辟焉。然則聖人不得已而後用刑。則刑者。期于無刑而已。故曰。辟以止辟。乃辟。

無垢曰。羊有收羣。羊之所以不育。禾有稂莠。禾之所以不蕃。狃于姦宄。敗常亂俗者也。其可不刑乎。端本清源。正在於此。此三等罪。所以雖未見於大惡。而微有是心者。皆刑之。人而勿宥也。辟以止辟。正謂此爾。

呂氏曰。若頑民有不順圖政。不化爾訓。爾要刑治他。也須子細。若刑一箇人。止得後來不犯法。如此方刑。若刑一箇人。本可止絕後來犯法。則不可刑。何故。在商民固染周公之化。然猶染汗俗。一一治他不得。須去要領上治。刑一人千萬人懼。如一一治他。則刑酷矣。雖是如此。若有怙終不悛之人。雖三犯細罪。也不可赦。何故。此是倡亂之人。與尋常犯罪者不同。如尋常犯罪者。是猶染汗俗。此不可罪。若倡亂之人。雖三細也不赦。如治之。乃得其要領上治。刑便自簡。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無垢曰。人各有所長。故稗諮謀于野則獲。謀于國則否。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豈可求備乎哉。臨其所長而器使之。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則山川、丘陵、草木、禽獸也。而況人乎。成王使

訓。正在于此。

張氏曰。勢者。上之所以臨下也。依勢作威。則失于不仁。法者。君之所以治民也。倚法以削。則失于不義。依勢作威。則用乂以譬民之身者也。倚法以削。則用乂以斂民之財者也。用乂譬斂。離之所以亡者在此。若陳不可不戒之也。居上之道。雖貴乎常在於同。故欲其以和。寬而有制。則剛柔是以相濟矣。從容以和。則可否足以相濟矣。惟其剛柔可否。足以相濟。此德所以無一偏之失也。

呂氏曰。所謂勢。乃分正東郊之勢。本不是君陳之勢。所謂法。乃周家之法。本不是君陳之法。君陳須至公無一毫私意。不可依公家勢。作自家威力。使公家法。去侵削人。縱倚法便是私心。此便非代天理物。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威中。

無垢曰。法者。天下之大中。與天下共守之者也。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殺盜環蹯馬者。而張釋之不從。此人主不得私殺人。當以法爲中也。與天下共守此中。則殺之者不以爲德。宥之者不以爲德。君子有所怙。小人有所懼。處事之當。無出于此。

林氏曰。中之爲道。無施不可。苟恃勢以愛人。則失其中。倚法以斂民。則失其中。惟覺失於縱。故欲其有制。從容者失於同。故欲其和。蓋臨人之道。當審乎此。刻覈太至。則非理之猜報之。疎求無厭。則亂之由階。衆斂太重。則下之不足。惟能寬得其法。則奉以周旋。固敢失墜。施爲措注。皆得其爭。孰謂非中可乎。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張氏曰。政以正之。而有所不順。訓以導之。而有所不變。則是其頑不可率矣。於是可以致辟焉。然則聖人不得已而後用刑。則刑者。期于無刑而已。故曰。辟以止辟。乃辟。

無垢曰。羊有收羣。羊之所以不育。禾有稂莠。禾之所以不蕃。狃于姦宄。敗常亂俗者也。其可不刑乎。端本清源。正在於此。此三等罪。所以雖未見於大惡。而微有是心者。皆刑之。人而勿宥也。辟以止辟。正謂此爾。

呂氏曰。若頑民有不順圖政。不化爾訓。爾要刑治他。也須子細。若刑一箇人。止得後來不犯法。如此方刑。若刑一箇人。本可止絕後來犯法。則不可刑。何故。在商民固染周公之化。然猶染汗俗。一一治他不得。須去要領上治。刑一人千萬人懼。如一一治他。則刑酷矣。雖是如此。若有怙終不悛之人。雖三犯細罪。也不可赦。何故。此是倡亂之人。與尋常犯罪者不同。如尋常犯罪者。是猶染汗俗。此不可罪。若倡亂

君陳涵養優容之意可于言辭間得之矣　又曰嗚呼成王之待頑民何其仁厚如此也一篇之中皆以仁厚爲宗如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曰辟以止辟乃辟今又曰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仁厚之心間見層出聖王之道概可知矣　又曰白起不能忍殺四十萬人項羽不能忍殺二十萬人徒使人怨恨刻骨耳安能有濟乎見略犯者若不可覬容曹操不容殺孔融黃巢不容殺鄰衛徒使天下解體深忍其狹隘耳德果爲大乎　東坡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其餘皆當寬之曰必有忍乃其有濟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曰富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籍而止今乃所言譎絕以助發之予不可以不論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林氏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今當成王之時周公慈商頑民遷于洛邑密邇其訓則書之心不可煩者今則善惡半矣在乎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正賴君陳之力此成王之於公正之際不可不申言也今簡其修德之人使其不修者得以勸進其良善之人使其不良者得以率此正舜湯之遺意

張氏曰修見於所爲者也良出於所性者也見於所爲者有修有不修簡其修者則不修者知所勸出於所性者有良有不良進其良者則不良者知所勵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無垢曰所以使君陳無忽疾無求備且容且忍而簡其修進其善良者則以成王眞有所見也所見維何頑民其生本厚其所以澆瀉至此者非其本性也因紂之惡疾遷染耳如此豈能盡疾豈敢求備所以能忍所以能容也　又曰孟子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故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命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君陳將欲變閭之偏習汙俗不必諄諄號令也莫若識其所好耳文王雖罹在宥遍庸作廟所好如此故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紂爲天下逋逃主所好如此故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達上所命從厥攸好豈非明甚然我謹其所好而民來化焉是吾好之猶未盡也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知言哉

林氏曰孟子曰人性善成湯曰惟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觀此則知民之生厚尚矣然多至於窮人欲滅天理梏喪其良心戕賊其正性蓋由因物而遷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則知民之從行不從令久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則知上之好爲民之表不可不謹也坳民不俟教諭觀儀而動不令而行其不然乎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無垢曰爾敬典則殷民父子兄弟之恩深爾在德則殷民父子之性著恩深則交相親愛性著則自然和樂向來秉爭陵犯之風一變而爲親愛和樂之俗向來道殷頑民今與周民偕升於大道其盛矣哉

又曰治國如治病治病而不知病之所因則病無自安治國而不知國之病處則國無自治殷民之病病在風俗之薄救民俗之薄在我躬行而已是躬行者乃染風俗之本也躬行者敬典在德也敬典則五常明在德則五常行

張氏曰典在外者也欽之而不敢慢德在我者也在之而不敢廢上能欽典則民化之而不至于敗常上能在德則民化之而不至于亂俗民不敗常亂俗則無戚戚于姦宄也時乃罔不變者言其變惡而從善也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賜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無垢曰人君不言福以風俗敦厚爲福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人君之多福也今商俗不變商民偕升於大道人心忠厚風俗醇樸人君觀享此時豈特爲成王福哉　又曰風俗醇厚豈特爲成王福哉君陳美名亦不泯沒於後世矣而其曰終有辭于永世者以見聖王期于人者甚遠也昔子產爲政一年而民欲殺之三年而有歌其惠之歌向使子產求名于旦暮則鄭國何時可理乎惟賢者不求名於朝夕而自期者甚遠聖王亦不責人於朝夕而期人者亦甚遠此所以賢者終享其成功也其曰終有辭于永世則成王之所存者蓋矣哉

尚書精義卷四十六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無垢曰。成王將崩。太保召公。太師畢公。率天下諸侯。相康王。繼爲天子。遂有顧命之作也。又曰。然以孔子所序。乃以召公居先何也。曰。召公太保也。率百官而治之。太師也。率三公職序論之。太師居上。太保居下。而顧命之際。委付以宗嗣社稷後嗣之重。使將絕之言。琅琅在百官朋僚中。而姦心邪志。無自而生。古先哲王。其處死生之際。森嚴如此。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乎。庶距有五王交亂。門生天子之弊乎。嗚呼。其昭示萬世之意深矣。

張氏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者。言其始疾也。至甲子之日。則其疾益甚。成王於是洗沐。相被冕服。憑玉几。所以召羣臣而命之者也。當是之時。小大之臣。皆在王庭而受命。遂與六卿而同召之。則王庭之臣。無不畢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子釗。予審訓命汝。

無垢曰。漸進也。幾危也。疾已大進。而無退復。惟危殆而難安康。此心知死不久。不可不爲宗社計。故呼公卿御事。告以保輔嗣王之意也。其不亂如此。舉閎之力也。

黃氏曰。死生之變。亦大矣。而不足以二其心。自非聖人有所不能也。孔子曳杖。曾子易簀。而成王被冕服。見百官。臨死而不亂。如此乎。子路聞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死生一道也。知生則知死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彼其日夜之所存者。無時而不正矣。殆非死之不亂。其生之不亂故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洗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無垢曰。大位姦之窟也。危病邪之伺也。故成王將崩。上自三公六卿。下至百尹御事。委付以宗嗣社稷後嗣之重。使將絕之言。琅琅在百官朋僚中。而姦心邪志。無自而生。古先哲王。其處死生之際。森嚴如此。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乎。庶距有五王交亂。門生天子之弊乎。嗚呼。其昭示萬世之意深矣。

張氏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者。言其始疾也。至甲子之日。則其疾益甚。成王於是洗沐。相被冕服。憑玉几。所以召羣臣而命之者也。當是之時。小大之臣。皆在王庭而受命。遂與六卿而同召之。則王庭之臣。無不畢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子釗。予審訓命汝。

無垢曰。漸進也。幾危也。疾已大進。而無退復。惟危殆而難安康。此心知死不久。不可不爲宗社計。故呼公卿御事。告以保輔嗣王之意也。其不亂如此。舉閎之力也。

黃氏曰。死生之變。亦大矣。而不足以二其心。自非聖人有所不能也。孔子曳杖。曾子易簀。而成王被冕服。見百官。臨死而不亂。如此乎。子路聞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死生一道也。知生則知死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彼其日夜之所存者。無時而不正矣。殆非死之不亂。其生之不亂故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洗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無垢曰。大位姦之窟也。危病邪之伺也。故成王將崩。上自三公六卿。下至百尹御事。委付以宗嗣社稷後嗣之重。使將絕之言。琅琅在百官朋僚中。而姦心邪志。無自而生。古先哲王。其處死生之際。森嚴如此。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乎。庶距有五王交亂。門生天子之弊乎。嗚呼。其昭示萬世之意深矣。

張氏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者。言其始疾也。至甲子之日。則其疾益甚。成王於是洗沐。相被冕服。憑玉几。所以召羣臣而命之者也。當是之時。小大之臣。皆在王庭而受命。遂與六卿而同召之。則王庭之臣。無不畢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子釗。予審訓命汝。

無垢曰。漸進也。幾危也。疾已大進。而無退復。惟危殆而難安康。此心知死不久。不可不爲宗社計。故呼公卿御事。告以保輔嗣王之意也。其不亂如此。舉閎之力也。

黃氏曰。死生之變。亦大矣。而不足以二其心。自非聖人有所不能也。孔子曳杖。曾子易簀。而成王被冕服。見百官。臨死而不亂。如此乎。子路聞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死生一道也。知生則知死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彼其日夜之所存者。無時而不正矣。殆非死之不亂。其生之不亂故也。

書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辯。辯不違用。克遂殷集大命。

無垢曰。成王以謂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宣布其前後哲王光明之德。以定民之所居。民既得其居。然後陳敘五教以教之。既教之矣。則使學而時習之。民既習五教。而離用上之命令。所以使殷之否運開達。爲周家享泰之大命也。夫奠麗陳教則辯。辯不違用。克遂殷集大命。皆宣重光用之也。以此知成王傳之不亂。其生之不亂故也。

書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辯。辯不違用。克遂殷集大命。

無垢曰。成王以謂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宣布其前後哲王光明之德。以定民之所居。民既得其居。然後陳敘五教以教之。既教之矣。則使學而時習之。民既習五教。而離用上之命令。所以使殷之否運開達。爲周家享泰之大命也。夫奠麗陳教則辯。辯不違用。克遂殷集大命。皆宣重光用之也。以此知成王傳之不亂。其生之不亂故也。

張氏曰。文王之德。能光于四方。至武王。又能廣文王之教。而昭先人之功。此所以爲宣重光也。宣其光。則輝散而不掩。重其光。則繼續而不絕。舜典之言重華。離卦之言繼明。皆宣重光之謂也。

呂氏曰。大抵自古聖賢。只有兩箇時節。所以堯舜君臣而並文武父子而處。聖人有作。自古上下數千年。一箇光明起起。前後相照。文武所以宣重光。只在奠麗陳教一句。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矧予小子。其能烝乃祖烝父。丕克奉先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以凭玉几。道揚文武之德。達于羣下。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無垢曰。成王晚歲。兵寢刑措。可謂盛矣。何艱難之有乎。而成王言此何也。曰。天下之務。皆艱難也。將以爲治而亂在其中。將以爲安而危在其中。所以古人惜陰霜之不早。戒蔓草之難圖。成王以太平爲艱難。豈非出於此乎。又曰。成王自謂我之言。豈猶能濟艱難而已哉。可以柔服懷夷。可以作成境內。可以安撫勤勉。大小衆國。皆使安民教民。使民習教。總用上之號令。則召公、畢公而下。於成王之言。當奉

以周旋不可失墜開導康王以履踐斯言可也觀成王臨絕之際其言勁直端莊如此念慮凝寂言語分明豈疾困死生所能動哉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其成王之謂歟

東坡曰恭敬可以濟大難世以綴衣爲文飾而已不知其爲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臣幾者安也惟安爲可提不可冒進也

呂氏曰大凡一俯一仰一動一止皆天命秩然自有條理人自以私意相亂若夫天秩各有條理則一動一止井然不亂無非天命之流行矧衆臣無以康王昏進於非幾此一句尤切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無垢曰綴衣孔安國以爲幄帳是成王憑几出命時幄帳在焉既出命已將偏死事故徹幄帳在庭也何以知之喪大記曰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鄭康成曰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焉幾生氣反也如大記所說則出綴衣者去縣而爲死偏也於明日乙丑之日成王果崩　又曰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羣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于戈虎賁百人于伋以迎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可知矣　又曰東坡解翼室謂路寢房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寢于翼室爲憂居之主也爲憂居之主則若臣若民皆當憂居矣何則人主爲天下父也人主既崩天下皇皇焉無所依託其得不以憂而居乎第禮制有限耳

呂氏曰古者父子異宮太子之南宮自在南門之外成王既崩教入翼室爲喪主然者一般故不是特地迎康王歸來再見當時臨大斷法度周密如此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當時成王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大命卻是太保出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呂氏曰伯相召公分陝爲二伯以伯爲相正如後世以上公爲相謂之公相是也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織純文貝仍几序東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無垢曰祭統曰狄樂庶之賤者也喪大記復魄之禮曰狄人設階是喪事狄必主張設之事故孔安國曰狄下士也黼扆若今屏風之類曰黼者畫斧於其上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言以白黑飾斧也綴衣即幃幄也此四座設此黼扆綴衣以象成王生時所處也以起康王哀慕之心焉　又曰孔穎達云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牖之間也是黼扆之前敷三重之席其上重則用桃枝竹席其席以黼緣之鄭康成訓黼云以絳帛爲質而以白黑之線繡斧文於上黼純黼扆宜當以此　又曰東西牆謂之序底席蒲蒻爲之緇純謂緇雜采以緣之也敷重者重當如司几筵篾席之說第文貝仍几以文貝飾仍

几也孔安國云此旦夕牖下之座以此東西序皆設窗牖也　又曰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實純而用畫玉仍几也豐莞草也蒻純以蒻緣之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孔穎達曰以五采色畫帛以爲緣鄭康成曰似雲氣蟲之爲緣此實純之法雖玉仍几謂刻玉爲文以飾几也孔安國云此爰國老爰爰畀臣之坐　又曰路寢爲太室則東西序有夾室夾室云者非路寢正室也西序之夾室乃親屬私燕之坐故召公命狄於此敷重筍席玄紛純而設仍几也筍席藉竹席也玄紛純以黑組緣之也漆仍几者以宴親族不事華飾故不以貝玉飾几也孔穎達引司几筵訓牖間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而疏西序東嚮爲旦夕牖下之座東序西嚮爲養國老爰畀臣之座者案燕禮云坐于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爰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座在燕爰坐前以其旦夕聽事之坐其疏西夾南嚮爲親屬私燕之坐曰夾室之坐在燕爰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爰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座　又曰東坡曰將傳先王之顧命不知神之所在於此乎於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余謂古人之於親森然如在目前豈敢有死其親之心乎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設此四坐儼然如先王親臨之其仁孝尊敬之心概可見矣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無垢曰越於也於玉五重之間陳赤刀大訓河圖之寶也五重者謂弘璧琬圭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南物也安得爲一重考工記曰琬圭琰圭皆長九寸兹所以爲重以琬琰爲一重則知弘璧大玉夷玉天球皆有一雙蓋謂之重耳　又曰赤刀鄭康成云武王誅紂時赤刀爲飾大訓孔安國王肅以爲虞書典謨且西序已設王旦夕牖下之坐而復陳寶於此不已隆乎曰孔穎達以謂在坐之北　又曰序者籠之別名其牆兩北長坐北猶有序焉故言在西序

又曰鄭康成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方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河圖出圖伏羲則之以畫八卦琢治故不以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以此一事考之則盧成以大玉爲華山之玉天球謂雍州所貢其色如天者必有所考自是其書不存耳河圖即河出圖是也觀此寶列于羣國老爰畀臣之坐北　又曰詹國名其舞衣必有法爲可傳寶者也大貝孔穎達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在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者即此大貝也然古人登以爲玩好設記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棫鬱鬯在宮沼其除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大貝之意豈以爲此有德之君所威召者使人主知所警乎不然則石虎以芝爲蓋麟鍚車此妖耳何足寶也學者不可不知此義鼖鼓大鼓也考工記曰鼓長八尺謂之鼖鼓然則此所寶之象必有法度可貴故以傳示子孫也在東序者東序之房也　又曰兌和垂皆古之工人製作精考法度深密可爲後世法者故傳寶之垂堯時共工則知兌與和皆古之工人矣西房西序之夾室也

張氏曰。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賓。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此示其爲之先者。能傳所寶。爲之後者。能守所傳。然則自越玉五重。陳寶國下。所傳先王之寶器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以成變化。行鬼神。不過於此。則人得之以爲德。其數亦五而已。所謂越玉五重者。所以象德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撫垢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謂南嚮也。先輅。象輅也。次輅。木輅也。塾。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之堂也。孔安國云。先輅次輅皆北面。顯達演其說曰。塾前陳車。必以轄內向。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孔安國又謂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馬融、王肅謂不陳革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其說甚有理。凡此陳設。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義。使康王受顧命。洋洋乎如成王在其上。在其左右。其敢以輕心聽之乎。宗社之重。不得不爾也。

張氏曰。王之崩。傳顧命于康王。所陳之器。所設之物。非苟以爲玩好而華國也。蓋亦有遺存焉。是故設凡之屬者。以明動而行者有其道。設車輅之屬者。以明靜而居者有其道。設車輅之屬者。以明動而行者有其道也。至於一左一右。一東一西。或在房。或在序。莫非至理之所寓。然則有天下而居者。其可苟乎。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瞿。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

撫垢曰。禮云。大夫服冕。士服弁。雀弁、鄭康成云。赤冕色如雀頭也。惠、鄭康成云。蓋斜刃。宜乏刈。畢門、路門也。此衛門之士也。綦青色。戺、堂廉也。廉、棱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鉞。立于分守畢門兩廂。四人分守東西兩階也。又曰。服冕大夫也。自門而至階。則用士衛。自堂而至階。則用大夫衛。孔穎達云。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以其去殯近。故使大夫爲之。義或當然也。樹官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是知服弁而衛者皆卑。故用士。又曰。垂。邊也。謂簷際也。堂近陛。垂近階。東堂之外爲東垂。西堂之外爲西垂。立于階下者、士也。立于堂上者大夫也。今執戣執瞿者皆冕。可以知其爲大夫。而立於堂之垂處。謂簷際也。鄭康成云。戣、瞿。蓋今三鋒矛。又曰。側階。鄭康成、王肅皆以謂東下階。孔安國以謂北下階。路寢之北。將近內寢。覲覓容有大夫執兵器。立于階乎。垂謂堂之垂。階謂路寢之階也。東下階。阼階也。宜有衛大夫爲備也。

東坡云。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弸若鈗。其考證甚詳。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東坡曰。三十升麻爲冕。蓋衮冕之裳四幅。此獨用斧者。以釋喪服告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賓階也。又曰。黼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鈗之蟻紐。似今鉦文。畫今蟻裳。亦爲此文也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又曰。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繢也。繢裳亦變也。王與卿士、邦君、太史。皆變服。以示不忍之意。繢先王之心。吉服乃爲天下計。而凶服乃其心之所存。形見于服者也。方以天下爲計。順其服不得以私變。時於衣裳之間。微示其變焉。此見其不得已也。方喪其殯。心摧膵裂。而吉服以從事。其得已乎。其得已乎。

撫垢曰。孔穎達取考工記爲說曰。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又曰。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其意言。令康王守之也。同爵名瑁。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太保承介圭。使康王守天下。上宗奉同。使康王主祭祀。來瑁。使康王冒諸侯。其事皆重。故由圭階隮也。又曰。太史秉顧命之書。隨康王後。由賓階而隮也。既隮。乃進康王册命。言成王命康王冒有天下也。余觀史官作書。其作文之法。有足爲後世法者。如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又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使輸墨作造化。到此不能加損矣。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撫垢曰。凡百所爲。率循文武。以燮調和平天下。大卞、大法也。文武大法、何法也。卽文武宣前後酋王之光明。見于安民教民。使民智教。聽用上之號令者。是大法也。其發于言語也。謂之大訓。其布之典也。謂之大卞。謂之大訓。何以能臨君周邦。謂之大卞。何以能燮和天下。大體也。燮和者。大用也。能如此。然後可以答揚文武之光訓矣。

張氏曰。以上臨下。謂之臨。出命正衆。謂之君。臨周邦言其勢。足以服人也。君周邦言其道。足以正人也。臨君周邦之道。在於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而已。

太保受同降璧。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撫垢曰。太保受康王所祭之同。以降而璧手。以異同實酒。將以酢祭也。孔穎達曰。祭祀以變爲主。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璧手。更洗異同。實酒于同中。又曰。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搢大圭。執鎮圭以祭。太保執半圭以酢祭。降殺以兩之義也。酢祭若亞獻。謂孔穎達云。飲酒之禮。稱飲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又曰。旣酢祭告成王。以已傳顧命之意。酳畢。乃授小宗伯以同。而拜以致敬也。王答拜者。亦於殯所答拜。言已受顧命之意也。

太保受同。祭曁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撫垢曰。召公再受小宗伯同者。將飲福酒也。飲食必有祭。其曰祭者。祭先酒也。謂祭先造酒也者。示不忘本也。曰曁者。飲福酒至齒而不飲也。然則飲福酒咤嚌。皆至齒而不飲何也。曰尊神蟻嘗之也。可見

古人不汲汲於榮利之意也　又曰宅謂居其所也謂不移伏罪之所而受小宗伯同而又拜以謝所賜也王答拜者敬顧命之禮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無垢曰太保既畢事乃降自西階而有司收徹同瑁黼冔及陳寶未葬以前不敢收也蓋以象其平生服用也此仁人孝子之意也　又曰諸侯出路寢門外以俟康王之命也寢門而曰廟門何也以緒言而言也

尚書精義卷四十七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林氏曰昔高宗宅亮之際王庸作書以誥今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高宗亮陰三祀而恭默思道康王在位而無所事故曰既尸天子宜乎

楊氏曰古者有功而受祿謂之尸祿夏書數羲和之罪曰羲和尸厥官五子之歌又曰太康尸位以逸豫則尸之爲言非善辭也明矣仲尼序康王之誥曰一言以蔽之曰無逸一字其說在于讖喪禮之所由變也商書曰王宅憂亮陰三祀周書曰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一年不言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而康王居父之喪既已逾入翼室恤宅宗則當委政于冢宰亮陰而不言方合乎古之禮何則乙丑成王崩越三日丁卯命作册度諸七日癸酉王麻冕黼裳入即位大史秉書由賓階踐阼授顧命遂逆子釗勞之于阼答拜興而受之固已異於古也雖然於是乎亦可以遂不言矣而復出在應門之外稱予一人以誥於四方爰出皆稱命相揖趨出方釋冕而反喪服噫所謂亮陰不言之禮無乃異於此曲禮曰凡在喪主曰小童春秋既葬王猛居於皇及其沒也主書王子猛卒以其未踰年也則夫踰年稱王則矣今聖人序其誥之首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得非識喪禮之所由變乎

呂氏曰禮有正有變三年除喪朝于廟之時時則所謂遹成于嗣王是禮之正諸侯遹戒則是禮之變成王之詩所謂敬之嗣王朝于廟是禮之正也如太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于先王祭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此是禮之變何故太甲正是未除喪之時有攸度之漸伊尹恐太甲不能保天位所以用變禮進戒也自古有變禮有正禮後世論康王之誥引曾不見諸侯以爲皆尚能守禮之常而已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丰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無垢曰畢門之外爲應門之內者以畢門有殯宮乃廟門也廟門則殯宮爲主不可以見諸侯故孔安國謂出畢門立應門之中庭南面也孔穎達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興知立中庭南面也　又曰太保召公時爲西伯故率西方諸侯入見畢公太師也時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入見師保職位自有高卑今以太保爲首何也時召公爲冢宰孔穎達云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也其訓甚明不事穿鑿　又曰賓指諸侯也孔穎達謂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其訓甚當天子爲主故謂侯稱賓稱皋也東所奉之圭幷馬幣通而言曰一二臣爲國之衛者敢執士地所出以奠見也一二臣言諸侯也　又曰既執壤奠乃敢再拜稽首以獻馬幣稽首以孔穎達曰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其說甚當爲王之義當繼先王之德以爲諸侯主今諸侯以誠歸我以先王望我故答其善意而拜之者尊先王也義嗣德三字乃史官立此意也林氏曰自西方來者宜入其左自東方來者宜入其右以明入臣事君莫敢固有所以自便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者言臣事也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者言臣事也康王于此釋服而接諸侯於是屈尊而答拜答拜者德也

張氏曰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故以馬喻焉布乘則陳者四馬也黃則物色朱則人爲而已有駁之詩曰駪彼乘黃則黃出乎自然者也朱公取白馬而朱其尾鬣則朱出乎人爲者也馬必以黃而黃有中順之色則黃者臣之道也飾必以朱而朱有含陽之色則朱者君之道也諸侯體臣道而從君今故黃而朱之以示其不敢以有已也　又曰王義嗣德答拜言王之釋褻接諸侯之禮諸侯之禮諸侯之見天子宜再拜稽首王不敢以尊大自居而答拜焉此所以爲德是德也先王之所常行而康王繼之故謂之嗣德

太保奭芮伯成進相揖宜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寧王遺命

林氏曰保奭大之業者必在乎恭敬成前人之功者莫先乎厥定先人所以貽後人後人所以紹前烈者不外此道也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命我文王順天大道以恤西土之民言西土者言其猶業之

初也。惟成王受其成法。紹有令緒。興大利。除大害。去其殘虐。保定厥功。對揚丕大之休。建立可久之業。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極。豈不韙哉。今康王小子。固當若涉深水。罔求予濟。夙興夜寐。慄慄危懼。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可不敬之哉。然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當張大六師之衆。以成文武之命。壯我國威。張我王略。無墮前日之功斯可也。

呂氏曰。繼體守成之君。多不知憂。太保之戒所以先及此者。卽伯康王但見富盛宴安而已。新陟。是新升遐之成王。亦納令人言物故舉協。是一堂一詘。無有不當。所以能戡定厥功。烝武庚。伐淮夷。殄奄。惟其如此。所以大遺後人無窮之休。論成王能敬迓天威。則盛德事亦甚多。何故獨說賞罰。蓋此正爲太子自幽囚之時入學。所以師保輔相。相與正戒。凡道德性命之說。告之熟矣。惟賞罰治道。乃天下之事。恐未曾熟。所以進戒首言及此。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俾乂。

漢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無垢曰。進戒不及於諸侯。而止言召公。茍伯。報告不及於召公。而止言侯甸男衛。須達以謂互相見。此足以見爲吏者之尙簡歟也。又曰。召公等言。成王以賞罰定功。欲康王以六師保命也。而康王報誥。乃曰。文武時天下太平且富。不以咎罰人爲務。平謂君子小人。各當其分。富謂耕桑衣食。各足其願。夫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之民。殺足乎腹。衣足乎體。而君上無淫刑濫罰以擾動天下。想見文武之世。

天下和樂矣。且召公等。方以賞罰六師爲言。而康王以平富不用刑爲對。其見識超邁。存養淵深。表裏相符。內外相協。眞刑措之主歟。又曰。蓋天下之理。窮則天下之機來。無不知之矣。記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是齊謂心不外馳。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是信謂德充乎己。文武之時。天下平富。刑罰不用。果何以致哉。以文武底至足以得天下之變。齊信足以感天下之心。用此故能致天下平也。又曰。熊羆之士。奮其勇力。不二心之臣。效其忠赤。豈以殺人爲事哉。保乂文武之德化而已。惟上下各以德爲主。所以用此直心。命于上帝。面日月星辰。皆順其道。天不敢容神器。付與文武四方之民。建之安養也。康王之見。何其遠哉。又曰。皇天既付畀四方。文武自謂。不能獨治。乃命建諸侯。樹藩屏。以保衛後之子孫焉。所建所樹。皆當時賢者。故諸侯子孫。得繼先公之業。而爲一國之君。以爲藩屏焉。其可不盡心以保乂我國家乎。

林氏曰。天特予己之聰明以致治。則視聽不及。資衆賢之智略。則邦家自定。先王之臨御天下。後王之文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也。鎬京、宗周也。豐、文王廟所在也。

張氏曰。蓋成周之衆。周公師保之於其始。君陳分正之于其中。畢公之時。則其治成矣。不有以析而治之。則美惡混淆。而民不興善。然則畢公之治。將欲克成厥終。不可不保釐之也。

呂氏曰。康王就文武廟發大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是一旒綏冕。負扆而已。所以謂之保釐。理然又當總二字先後看之。論其治。先也包容。後分別。難分別前後。然保釐意思不散。所以謂之保釐。書而如召虎成征蠻荊。成伐淮夷。想當其時。將相之臣。與百執事。莫非忠正之臣。則號爲中興。其所以相者此也。及觀周公之立政。觀其告戒之際。亦無非以用人爲先。

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伯。紹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家。若無逸勿言其釐自保。爰中出。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楚殷頑民。遷于

無垢曰。人臣無己。以人主爲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爲心。以人主爲己。則身在外。而不以在外自棄。以人主爲心。故心存王室。而不以王室爲遠。凡所念慮。凡所議論。凡所興建。凡所號令。凡所趨會。皆若在人主之左右。而對人主之清光也。其敢少怠乎。康王言此。亦可謂知臣子之道矣。又曰。蓋諸侯順道。則王室尊榮。諸侯不順。則王室羣辱。以一二伯父之賢。豈倘有此。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此康王所以儆戒飭之而使戒懼也。

呂氏曰。維持天下。不在威令。只在恩意。恩意是眞維持天下之具。爾今日來臣我。乃是繼爾先父。臣我先王之臣。亦能安爾先王之臣。見得諸侯不當私有其國。爾今日來臣服王室。不是服事康王。乃是服事先王文武。成王爾其言服事先王。見得康王不敢私有天下。康王所以言先王先公者。蓋自堯舜禹湯以來。都有公共意思。此康王所以不敢認爲己有爾。

畢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林氏曰。禮既成矣。揖而退之。其一進一退。或止或出。皆侯揖者。所以明爲臣之義。必聽命于君。而不敢專也。

張氏曰。王釋冕反喪服者。以冕服而見畢臣。所以致其爲君之道也。反喪而居憂。所以致其爲子之道也。君臣父子之道。人倫之大者。不可以獨輕。亦不可以偏廢。康王於此。兩得之矣。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無垢曰。頑民居於洛之外邑。謂之成周。以頑民所居。尹成周者。特重其任。故以周公、君陳、畢公、爲之。蓋所以調治頑民。使之心服而向化也。周家于頑民一事。亦可謂盡心矣。盡謂頑民服。則天下安。頑民動則天下危。其巧思深智。所以調護之。亦至矣。張氏曰。古者大事書之册。康王命畢公。承周公君陳之後。以保釐東郊。亦國之大事也。此所以命作册歟。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無垢曰。惟康王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於朏三日壬申。康王畢朝。徐徐自鎬京。至於文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也。鎬京、宗周也。豐、文王廟所在也。

張氏曰。蓋成周之衆。周公師保之於其始。君陳分正之于其中。畢公之時。則其治成矣。不有以析而治之。則美惡混淆。而民不興善。然則畢公之治。將欲克成厥終。不可不保釐之也。

呂氏曰。康王就文武廟發大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是一旒綏冕。負扆而已。所以謂之保釐。理然又當總二字先後看之。論其治。先也包容。後分別。難分別前後。然保釐意思不散。所以謂之保釐。

言其釐自保釐中出。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楚殷頑民。遷于

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無垢曰。古之人主。非不忘祖宗。有至于是也。蓋夏氏自有夏氏祖宗。商家自有商家祖宗。周家自有周家祖宗。三代祖宗。各乘時制作。皆緣民心之所向。而爲之法度。商之子孫。已不同夏氏法度。周之子孫。不同商家法度。蓋斯民目所見。耳所聞者。周家法度也。心所知。身所履者。周家法度也。雖堯舜盤庚。湯顯王。於吾何有哉。昔光武入洛。父老泣曰。不意今日復見漢家威儀。則一代祖宗法度。安可輕議而變易之乎。變易祖宗法度。是變易民心也。變易民心。是變易宗社也。康王舉舉於文王武王。敷大德。受殷命。爲言蓋曾祖宗也。曾祖宗如此。敢變易其法度哉。又曰。有一代祖宗。必有一代宗臣。周公。周家宗臣也。故言祖宗。必言周公。非曾公也。曾祖宗也。況周公左右先王。文武以安定天下者哉。其可忘之邪。又曰。天子不自安。以天下之安爲安。天下亦不自安。以一夫皆得其所爲安。國家天下既安矣。猶四世功加後裔。故能勉其德行。能勤小物。其德行爲可寫矣。脩其瞻視。行其法言。其聲色爲可尚矣。終至勤在王室。綏諸盟府。與國家相爲終始。與日月爭其晝夜。致一人垂衣端拱。清靖無爲。而享其成功矣。

林氏曰。觀此則周公之功。可謂大矣。周公之心。可謂勤矣。以王室之親。託肺腑之任。輔文武以起業。贊成康以守成。經營緒構。知無不爲。及至治殷頑民。使之審還王室。則威強易以鎮服。聰明易以檢察。德教易以漸染。仁義易以漸靡。終至澆漓化爲醇厚。暴悍革爲良善。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無自而然也。且殷之頑民。非謫于洛邑。則亦未遽化也。何則。天下之勢有遠近。人君之治有先後。近者親而遠者疏。京師先而諸夏後。惟周公之心。無適無莫。彼此之心。一視而同仁。故其既沒之後。使人惇思如是之甚也。

呂氏曰。教民之道。以政刑驅之。所及固淺。以號令諭之。所及亦不深。惟遷在洛邑。啓名文物之地。使之日漸月漬。自然滲於肌膚。浹于骨髓。無有不化其訓。何故。有楚大夫之子。以齊人傅之。衆人咻之。如何會得齊語。若教商民。只在他僻地。便使周家有勤勤懇懇。亦不過一齊人傅之。惟遷于洛。所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楚而求其楚。不可得也。推引他在文物之地。使之化亦不知也。周公遷殷民。到于惡則病之。于是又因其善而立之風聲。使之振動。警戒其尤不率者。必世而後仁。雖是聖人相繼出教他。亦必久於其道而化成。

東城曰。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保其善者而用之。周人之于商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物降則與之俱升。物汙則與之俱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俗薄則矯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無垢曰。舉公爲人。於德懋勉。無一毫之怠。克勤小物。無一毫之遺。正色率下。無一毫之邪。如此等人。使在民上。端嚴莊敬。有如父師之尊。神明之重。正禮所謂民瞻其顏色而弗敢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者也。一言之出。誰敢易之。　又曰。舉公弼亮四世。其美功積累。著於朝廷。亦已多矣。凡其爲若制禮作樂。立經陳紀。無不自其稱贊措置者。天下太平。防微杜漸。成憲儀章。無不舉具。康王無可施爲者。第垂衣拱手。仰成于先王而已。斯實舉公之力也。

林氏曰。居大臣之任者。以德行爲先。化天下之人者。在聲色之可尚。常人之情。於斯四者。未始或無。然罕有能錄其至者。蓋功不足以報國。忠不足以輔君。但可立名於一時。而不能垂裕於悠久。惟公弼亮四世。功加後裔。故能勉其德行。能勤小物。其德行爲可寫矣。脩其瞻視。行其法言。其聲色爲可尚矣。終至勤在王室。綏諸盟府。與國家相爲終始。與日月爭其晝夜。致一人垂衣端拱。清靖無爲。而享其成功矣。

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飭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無垢曰。異善人所居之宅里。使爲善者。顯在人上。則好善者。安于爲善。行惡者。恥于爲惡矣。非特如此而止也。又當以爵賞。彰其爲善者。使在士大夫之列。以刑罰癉其爲惡者。使受市朝之撻。立揚善之風。以鼓舞其性情。立懲不善之情。使斂閉於遐遠。此皆先王造化斯民。變動之術也。若爲善者無所恃。爲惡者無所憚。悠悠舟舟。卒淪胥以敗。而入亂亡之中矣。是以康王于太平之後。而有表異風聲之說也。其遠矣哉。　又曰。表厥宅里。曰此善人君子也。如此。則是宅里之間。獨此家爲善人君子。而其餘皆非也。如此。亦可深恥矣。尚須有弗率吾教訓典常者。豈可已乎。此又有造化焉。殊其井里疆界。明言其爲惡。而不與善人君子之列焉。

林氏曰。化天下之俗者。當明善惡爲先。革當時之弊者。尤在勤沮爲本。善不長則惡不消。是非混淆。可否無別。欲民人向化也難矣。又焉能救當時之弊乎。惟能別頑民之善惡。表善人之居里。于善則著之于惡則病之。于是又因其善而立之風聲。使之振動。警戒其尤不率者。又當殊井疆以處之。使之畏辱而慕善。又當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遊民。非惟商民安。而天下之民皆安也。

張氏曰。舉公之治。與周公同。故命之以周公之事者。使之循行之者也。旌別淑慝。在性愿在心。及其色形。而成名于外。故謂之善惡。旌別其淑之與慝。則善惡不淆雜矣。表厥宅里者。言於善人之宅里。必表異之。則善者顯矣。表厥宅里。所以彰其善者也。善者彰。則惡者病。立之風聲者。以彰揚善惡。納未足以勸沮之。故又立之風聲。以鼓舞之。而使之莫不振勸。立之聲以播告之。而使之莫不聽從。然猶有不率訓典者。則是其惡積大。終不可教也。故又殊厥井疆以處之。使之不得與善者雜焉。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之謂也。其所以如此者。蓋亦使之畏慕而已。畏者。欲其畏惡而

不爲也。蓋者。欲其蓋善以之歸也。

政貴有恒。雖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惠賢。俗相隨以刑。期驅之使從哉。惟當閑之。猶閑馬之閑。不流于放心。俾日循於善也。

無垢曰。孔穎達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利口提給。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而東坡曰。予以諸考之。知商俗以奏俗。蓋二世假紂也。張釋之諫文帝曰。秦以任刀筆之吏。以苟且之俗。以剽疾爭察相高。其弊徙文具。無憤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薄夫言辭。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風靡。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非此其詳。故并錄之。然至畢公時。利口之風猶在。未盡絕也。畢公必能辨之。何哉。惟公懋德。則足以起人之誠心。克勤小物。則足以止靡于末。然弼亮四世。則德高時俗之變矣。正色率下。則非心邪意。一皆散矣。亶譯亡貿。阿諛苟且之態。其敢復萌乎。此所以知畢公必能辨此也。

林氏曰。治必有先。理尚不異。政者正也。以仁爲本。以義爲事。不在靡異。前絕之行。甚高難行之理。持一道以常行。貴勉於須臾。而積於悠久。行於朝夕。而忽於歲月。使民優游漸漬。遵率遠罪。而不自知。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則知政貴有恒也。如此辭者。發言之端也。意盡而言知者。天下之至言也。言不知而意不盡者。天下之存言也。苟欲使民。曉然知利害之所在。而無惑於紛紜。豈在多人勞攪。指東爲西而求異乎。易曰。書人之辭寡。則知辭尚體要也。

尚書精義卷四十八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固流。

無垢曰。天道非他。禮與德而已。欲識天道。當自禮與德觀之。惟由禮則理而爲。舍行。惟有德則得而爲。聖賢。此正天道也。而世有祿位之家。不知此理。故由禮者少。而蕩德者多。非悖亂天道也甚矣。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僥悖天道。其亡也必矣。然而所以不由禮者。以祿也。恃有祿則見利而不見禮。所以壞德者。以放蕩也。惟放蕩則見欲而不見德也。林氏曰。夫富貴之勢者。不與驕期。而驕自生。處安樂之極者。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此理之必然。而效之必至也。夫世祿之家。目所覩者。聲色之娛。耳所聞者。絲竹之美。親詐書之時少。親子女之時多。苦言不入于耳。奎道不形于心。欲至于敗。德。使天之所賦以善者。孑然無遺矣。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今敝壞先王之化。而爲奢麗者。非所以事天也。非惟實悖天道。而禍流于萬世矣。

茲殷世士。席寵惟喜。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肆。將由惡終。雖收放心。猶之惟艱。

無垢曰。世祿之家。以祿亡禮。以蕩陵德。而此殷之庶士。皆世祿之家。居寵利久矣。以祿亡禮。以蕩陵德。惟祿故怙侈。惟蕩故滅義。可以見怙侈而滅義之定矣。先王之制衣服也。公卿士大夫。各有等殺。今殷士怙侈。而服美于人。滅義而不復問。衣裳之當制。此心不已。何所不可乎。

林氏曰。今殷之多士。居寵爲已久。賚侈以爲常。怙侈滅義。驕淫矜肆。令將革商之俗。循周之制。安可驟以刑罰驅之使從哉。惟當閑之。猶閑馬之閑。不流于放心。俾日循於善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無垢曰。所謂能訓者。何訓也。康王恐畢公未知其意。故明言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所謂德者。仰仁義禮智信之謂。義者。即事得其宜之謂。在心則有所得。于事則得其宜。天下之訓。有過于此乎。然上焉者。雖舊無徵。無徵不信。則民不從。是德義之訓。儻不以古爲訓。于何其訓乎。自堯舜三代以來。其所以訓民者。雖事有不同。無非以德義爲主而已。非畢公。其誰識德義之本乎。

張氏曰。孔子以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則資富能訓。以其好禮故也。既訓于禮。然後能順性命之常。而不爲物所殘賊。此所以不中道天。而永年也。雖然。所以訓之之道。必在德義。得而行之之謂德。事得其宜之謂義。惟德惟義以訓之。然後可以爲大訓也。德義之訓。當稽之古。苟不由古訓。則不足以爲大訓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無垢曰。蓋天下莫難化于殷民。吾意誠于此。則殷民化于彼。是殷民之化。與不化。可以卜吾德之進否也。使殷民有背叛之心。則吾德不修可知矣。吾德不修。豈特殷民背叛。天下皆將背叛矣。邦之安危也。亦奚疑。論至于此。康王其知治體之深者乎。　又曰。不剛表厥宅里是也。不柔殊厥井疆是也。將以爲剛而善者。怙焉。是不可以爲剛也。將以爲柔。而惡者沮焉。是不可以爲柔也。夫其爲善者。意慰藉使之樂于爲善。其爲惡也。則吾之不剛見焉。方摧挫沮抑。使之憚于爲惡。斯惡之來也不同。則吾之待之也。無不尤當。非吾之德修。其能如此無意盤之差乎。

林氏曰。繼治世者易。爲力。救亂俗者難。爲功。衰亂之俗。有如謂瑟。大絃易以急。則小大得宜。疏以理之。則先後失序。惟治之以德。則柔不至於縱。剛不至于迫。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昔成湯之懋昭大德也。布政則優優。以言其柔。其烈如猛火。以言其剛。終至于德日新。萬邦惟憲。可謂同意。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方社。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無垢曰。以不剛不柔待頑民。自周公來。行之久矣。特所施設異耳。周公以不剛不柔。宅殷頑民之說。有致天之罰于商紂之說。君陳以不剛不柔和其中。故有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說。有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之說。畢公以不剛不柔成其終。故有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之說。是此三人者。雖設施不同。要之歸於不剛不柔而已。不剛不柔。不在商民。在我而已。施之不得其當。邦之安危繫焉。其可輕乎。

戴氏曰。先王之治。後王不可以不成。先正之功。後正不可以不續。然而續成治功。蓋有其道。君臣上下。同此一心耳。商民歸周。爲難化也。久矣。在成王時。周公憤保益之始。君陳和分正之中。至康王。而又命畢公以往焉。所以續先正之功。而成先王之治也。雖先後不同。而心乎商民之心。未始不同。此所謂成、康之盛也歟。

林氏曰。播敎正之功者。非一朝而可成。懷襄旅之俗者。必相資而後治。夫頑民之性也。習亂爲已久。若化爲已深。將以革之。非歷世而未見其成也。是以前必有望乎後。賢必有賴乎聖。則驟致斯民之化者。非相資而易可哉。故慢厥始者。欲誘之使爲善。戚厥終者。欲一之使無變。使也。物者事也。士所事者道也。士所事者事也。故王所建曰常。士所建曰物也。漸而固之。日改月化。安而入于良善之域也。終至敎化修明。習俗陶成。無復睥睨周室。如三監之時。至張氏曰。中其心之謂忠。靜而正之謂貞。人臣之節。無過于忠貞。君牙之祖父。于道治政治。澤潤生民。雖外而四夷。固不咸賴。予一人無事。亦受其福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張氏曰。名生於實。有其實者。不與名期。而名隨之。故康王告畢公。使之建無窮之基。然後有無窮之聞。呂氏曰。一代之興。維其必有世臣。故與王室同休戚。安危相與維持長久。此亦是理之常。譬如名山高嶽。自然有百圍之木。長江滄海。自然有千尺之魚。周家有八百年之基業。自然有世篤忠貞之臣。惟子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纘乃祖服。無忝爾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無垢曰。余觀穆王稱君牙爲先王之臣。則君牙在昭王時。亦已至大官矣。使昭王南征而不復。則其忝爾父也。已有其形矣。穆王欲繼守文、武、成、康、遺緒。而洗先王道恥。乃不思如高宗之求傅說。宣王之得山甫。區區守先王舊轍。無效之臣。以爲左右。俾貿治四方。其無能爲也。不足怪矣。又曰。若蹈虎尾。憯其反噬也。又涉春冰。懼陷溺也。蹈虎尾已憂危矣。況蹈虎尾而涉春冰乎。并此二懼。其何以堪之。夫繼宗遵緒。卽天下之民也。民猶水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猶馬也。馬可以安輿。亦可以敗輿。反噬陷溺之褻。其在茲乎。

林氏曰。天下可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治。有天下者一人也。治天下者。非一人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吾一人奄而君之。小大不爲之維持。臣鄰不爲之輔翼。則欲其有濟。難矣哉。又況繼祖宗之不烈。荷神考之宏休。纘宗廟社稷之重屬。版圖生齒之繁。其責可謂重矣。其任可謂大矣。得不賴左右之臣。敷心腹腎腸。以共治四方。則又安能大布五常之敎。式和民之物則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民則者此也。

張氏曰。文、武者。周之創業之君也。成、康者。周之守文之君也。穆王承文、武、成、康之後。其于創業守文之道。緒當爲之而已。爲之者。欲其不絕也。守之者。欲其不失也。然而所以爲守之者。非一人之力。可以勝其責。此所以命君牙爲大司徒者。欲其左右輔弼于己。以治四方也。雖然。天下大器也。有而爲之者。北揚邪。故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見其憂危之至也。此所以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者。欲其外竭其力也。作心膂者。欲其內竭其謀也。纘乃舊服。無忝爾考者。人子之道。以繼志述事。則有以揚名于後世。而無貽祖考之羞辱也矣。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孫氏曰。日月爲常。旌旗畫以日月。故謂之太常。言臣之有功者。必紀于此。所以勵視。示其不忘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之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彼言功而此言績者。蓋有所樹立之謂功。有所纂緝之謂績。此言乃祖乃父。服勞王家。繼以父子言之。有纂緝之義。故謂之績。

胡氏曰。太常者。旗也。周禮日月爲常。日往月來。未嘗少止。而謂之常。惟其無常。乃所以爲常也。常者道也。物者事也。士所事者道也。士所事者事也。故王所建曰常。士所建曰物也。

張氏曰。中其心之謂忠。靜而正之謂貞。人臣之節。無過于忠貞。君牙之祖父。于忠貞之道。世世而力行之。故曰。世篤忠貞。言其德也。服勞王家者。言其事也。內篤其德。外勤其事。故其成績紀之于太常。

呂氏曰。一代之興。維其必有世臣。故與王室同休戚。安危相與。維持長久。此亦是理之常。譬如名山高嶽。自然有百圍之木。長江滄海。自然有千尺之魚。周家有八百年之基業。自然有世篤忠貞之臣。

惟子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纘乃祖服。無忝爾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無垢曰。余觀穆王稱君牙爲先王之臣。則君牙在昭王時。亦已至大官矣。使昭王南征而不復。則其忝爾父也。已有其形矣。穆王欲繼守文、武、成、康、遺緒。而洗先王道恥。乃不思如高宗之求傅說。宣王之得山甫。區區守先王舊轍。無效之臣。以爲左右。俾貿治四方。其無能爲也。不足怪矣。又曰。若蹈虎尾。憯其反噬也。又涉春冰。懼陷溺也。蹈虎尾已憂危矣。況蹈虎尾而涉春冰乎。并此二懼。其何以堪之。夫繼宗遵緒。卽天下之民也。民猶水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猶馬也。馬可以安輿。亦可以敗輿。反噬陷溺之褻。其在茲乎。

林氏曰。天下可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治。有天下者一人也。治天下者。非一人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吾一人奄而君之。小大不爲之維持。臣鄰不爲之輔翼。則欲其有濟。難矣哉。又況繼祖宗之不烈。荷神考之宏休。纘宗廟社稷之重屬。版圖生齒之繁。其責可謂重矣。其任可謂大矣。得不賴左右之臣。敷心腹腎腸。以共治四方。則又安能大布五常之敎。式和民之物則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民則者此也。

張氏曰。文、武者。周之創業之君也。成、康者。周之守文之君也。穆王承文、武、成、康之後。其于創業守文之道。緒當爲之而已。爲之者。欲其不絕也。守之者。欲其不失也。然而所以爲守之者。非一人之力。可以勝其責。此所以命君牙爲大司徒者。欲其左右輔弼于己。以治四方也。雖然。天下大器也。有而爲之者。北揚邪。故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見其憂危之至也。此所以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者。欲其外竭其力也。作心膂者。欲其內竭其謀也。纘乃舊服。無忝爾考者。人子之道。以繼志述事。則有以揚名于後世。而無貽祖考之羞辱也矣。

蕭身克正。罔攸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林氏曰。身教者從。言教者訟。君子養源。大人正己。未有正己而物不正者。苟不自正其身。則雖令不從。任人者人君之德。令也。君牙能道前人之聖謨。率乃祖之攸行。則足以彰穆王之有又矣。蓋表正則影正。表之不正。則影亦不正。惟能以中正自處。則下無有不從者矣。

張氏曰。先正傳典。其書可法也。祖考攸行。其事可循也。予先正傳典。能法之於祖考。則君牙可謂能勝任矣。君牙能勝其任。乃穆王之用得其人。如此。則足以昭穆王之有又矣。

呂氏曰。君牙當率循乃父之循法以道之。既說率循。又說時式。言語諄復。不要一毫失前人之意。民之治亂在兹。此一句又提得分明。民之治亂只在此。若是君牙能念祖考。率循舊法。則民之治便在此。若君牙不守與不守耳。大抵祖宗成法。後世守之則治。違之則亂。如漢高祖、唐太宗。其立法規模詳備。後來子孫。繩循之便治。有稍外之則便亂。如君牙能率循祖考。敷教天下。乃所以明昭穆王之法。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恆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林氏曰。神器至重。不可以驕心守天下之大。固當以勉力繼。持一身之微。如負萬鈞之重。據泰山之勢。常懷累卵之危。然後可以出典神天。嗣守大寶。而爲神民君主也。今穆王圖前人之遺緒。紹無疆之歷服。夙興夜寐。罔不祗敬。則其心可謂勤矣。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林氏曰。神器至重。不可以驕心守天下之大。固當以勉力繼。持一身之微。如負萬鈞之重。據泰山之勢。常懷累卵之危。然後可以出典神天。嗣守大寶。而爲神民君主也。今穆王圖前人之遺緒。紹無疆之歷服。夙興夜寐。罔不祗敬。則其心可謂勤矣。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以轍迹周天下。則民之怨咨。非無謂矣。無惑乎無事而怨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爲政者。可以寬縱之太甚乎。寬者嚴威之象。冬而寒。固所以成物而消殺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爲政者。可以威之太甚乎。

陳氏曰。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天下無道。則民無事而怨。甚于寒暑。昭王南征不反。而穆王即位。乃欲以轍迹周天下。則民之怨咨。非無謂矣。無惑乎無事而怨也。　又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言而天下服之。蓋誠心默契于不言之間。而行事自應于結繩之後。則天下未有不服者也。穆王告君牙以思艱而圖易。然則其所艱者。果何在乎。惟敉天下之心而已。民心歸。則舉措皆足以服民。無患乎民之多怨也。嗚豈易哉。穆王不能知此。則周德衰矣。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無垢曰。文王之謨。非邪說也。所以丕顯。丕顯者。其謨大明無瑕也。武王之烈。非暴行也。所以丕承。丕承者。其烈大爲可繼也。謨蓋言中正之理。烈蓋承中正之業。其謨其烈。所以啓發佑助後人也。皆以正而無缺。即中矣。不中則偏。所以缺。

爾惟敬明乃訓。用率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張氏曰。自其父子而言之。則謂之光訓。自其君臣而言。則謂之光命。則于前人。可以追配之矣。蓋前人于文武光命。所言。文武之光命。其實一也。君牙能對揚文武之光命。則于前人。可以追配之矣。蓋前人于文武光命。固嘗對揚之也。然則君牙將欲追配前人。不可不知乎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考之攸行。

林氏曰。前人成憲。軌則爲易遵也。典章爲易明也。其言足以明正。其事足以保定。闕百聖而不慚。俟天地而不恥。所以垂法于後者。亦云備矣。人循之則治。所由致。曉之則亂所由生。雖然。稱職者人臣之功。任人者人君之德。今也君牙能道前人之聖謨。率乃祖之攸行。則足以彰穆王之有又矣。

張氏曰。先正傳典。其書可法也。祖考攸行。其事可循也。予先正傳典。能法之於祖考。則君牙可謂能勝任矣。君牙能勝其任。乃穆王之用得其人。如此。則足以昭穆王之有又矣。

呂氏曰。君牙當率循乃父之循法以道之。既說率循。又說時式。言語諄復。不要一毫失前人之意。民之治亂在茲。此一句又提得分明。民之治亂只在此。若是君牙能念祖考。率循舊法。則民之治便在此。若君牙不守與不守耳。大抵祖宗成法。後世守之則治。違之則亂。如漢高祖、唐太宗。其立法規模詳備。後來子孫。繩循之便治。有稍外之則便亂。如君牙能率循祖考。敷教天下。乃所以明昭穆王之法。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恆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林氏曰。神器至重。不可以驕心守天下之大。固當以勉力繼。持一身之微。如負萬鈞之重。據泰山之勢。常懷累卵之危。然後可以出典神天。嗣守大寶。而爲神民君主也。今穆王圖前人之遺緒。紹無疆之歷服。夙興夜寐。罔不祗敬。則其心可謂勤矣。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無垢曰。成承順則善道流行。成匡弼則慝念自消。故形于出入起居者。無非虞敬。見于發號施令者。無非善道。嗚呼。文武天資高遠。而左右前後。又忠良正人承弼之。如此。所以臻聖臻明。而爲天下後世之標的也。　又曰。人皆謂祗若出于下民。咸休出于萬邦。而不知乃文武聰明齊聖。與夫左右前後。皆忠良正人之彤兒矣。然則圖治者。無求之下民萬邦也。求諸己而已矣。

臨川曰。辟者出政立辟之稱。后者繼世之稱。故在先王。則稱以承弼厥辟。在己則稱其永弼乃后。言各有所當。故不同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林氏曰。不自御者。無以盡臣下之謀。不責難者。無以致人君之聖。今夫以一身之微。受兆民之託。機務至繁也。雖極聰明之聰。有所不能聽。封疆至遠也。雖盡離婁之明。有所不能燭。不賴左右。有民汝翼。宜力四方。汝爲之臣。則安能盡天下之所當盡乎。惟其責望之如是其重。倚賴之如是其切。在位之士。知其所以責望倚賴之意。朝思夕念。是究是圖。彌縫其闕。匡救其失。使其善者誘而進。使其不善者却而退。輔導訓誨。期致其君于無過之地而後已。則爲之君者。雖有傲物之心。必變而爲寬厚。雖有奇衺之行。必歸之于至正。使無愧于前人。而克紹前烈矣。

地而不恥。所以垂法于後者。亦云備矣。人循之則治。所由致。曉之則亂所由生。雖然。稱職者人臣之功。任人者人君之德。今也君牙能道前人之聖謨。率乃祖之攸行。則足以彰穆王之有又矣。

張氏曰。先正傳典。其書可法也。祖考攸行。其事可循也。予先正傳典。能法之於祖考。則君牙可謂能勝任矣。君牙能勝其任。乃穆王之用得其人。如此。則足以昭穆王之有又矣。

呂氏曰。君牙當率循乃父之循法以道之。既說率循。又說時式。言語諄復。不要一毫失前人之意。民之治亂在茲。此一句又提得分明。民之治亂只在此。若是君牙能念祖考。率循舊法。則民之治便在此。若君牙不守與不守耳。大抵祖宗成法。後世守之則治。違之則亂。如漢高祖、唐太宗。其立法規模詳備。後來子孫。繩循之便治。有稍外之則便亂。如君牙能率循祖考。敷教天下。乃所以明昭穆王之法。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恆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林氏曰。神器至重。不可以驕心守天下之大。固當以勉力繼。持一身之微。如負萬鈞之重。據泰山之勢。常懷累卵之危。然後可以出典神天。嗣守大寶。而爲神民君主也。今穆王圖前人之遺緒。紹無疆之歷服。夙興夜寐。罔不祗敬。則其心可謂勤矣。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以轍迹周天下。則民之怨咨。非無謂矣。無惑乎無事而怨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爲政者。可以寬縱之太甚乎。寬者嚴威之象。冬而寒。固所以成物而消殺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爲政者。可以威之太甚乎。

陳氏曰。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天下無道。則民無事而怨。甚于寒暑。昭王南征不反。而穆王即位。乃欲以轍迹周天下。則民之怨咨。非無謂矣。無惑乎無事而怨也。　又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言而天下服之。蓋誠心默契于不言之間。而行事自應于結繩之後。則天下未有不服者也。穆王告君牙。以思艱而圖易。然則其所艱者。果何在乎。惟敉天下之心而已。民心歸。則舉措皆足以服民。無患乎民之多怨也。嗚豈易哉。穆王不能知此。則周德衰矣。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無垢曰。文王之謨。非邪說也。所以丕顯。丕顯者。其謨大明無瑕也。武王之烈。非暴行也。所以丕承。丕承者。其烈大爲可繼也。謨蓋言中正之理。烈蓋承中正之業。其謨其烈。所以啓發佑助後人也。皆以正而無缺。即中矣。不中則偏。所以缺。

爾惟敬明乃訓。用率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張氏曰。自其父子而言之。則謂之光訓。自其君臣而言。則謂之光命。則于前人。可以追配之矣。蓋前人于文武光命。所言。文武之光命。其實一也。君牙能對揚文武之光命。則于前人。可以追配之矣。蓋前人于文武光命。固嘗對揚之也。然則君牙將欲追配前人。不可不知乎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考之攸行。

林氏曰。前人成憲。軌則爲易遵也。典章爲易明也。其言足以明正。其事足以保定。闕百聖而不慚。俟天地而不恥。所以垂法于後者。亦云備矣。人循之則治。所由致。曉之則亂所由生。雖然。稱職者人臣之功。任人者人君之德。今也君牙能道前人之聖謨。率乃祖之攸行。則足以彰穆王之有又矣。

張氏曰。先正傳典。其書可法也。祖考攸行。其事可循也。予先正傳典。能法之於祖考。則君牙可謂能勝任矣。君牙能勝其任。乃穆王之用得其人。如此。則足以昭穆王之有又矣。

呂氏曰。君牙當率循乃父之循法以道之。既說率循。又說時式。言語諄復。不要一毫失前人之意。民之治亂在茲。此一句又提得分明。民之治亂只在此。若是君牙能念祖考。率循舊法。則民之治便在此。若君牙不守與不守耳。大抵祖宗成法。後世守之則治。違之則亂。如漢高祖、唐太宗。其立法規模詳備。後來子孫。繩循之便治。有稍外之

孫氏曰。繩者彈正也。糾者察也。愆言乎行。謬言乎言。繩之使無過行。糾之使之無過言。格非心。孟子所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華。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無垢曰。侍御僕從。安能勉勵君之德。而交修君之不逮哉。余蓋知之矣。使居此任者。有一不正之人。則劉向所謂。簒惑耳目。或移心志。其何所不至哉。儻皆正人。則人主邪心不生。雖生亦不行矣。其或有失。則侍御僕從。交相以先王故事正之。其所補豈小哉。

慢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臣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林氏曰。夫事君以人者。以一善士傅之。使衆不善士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皆非善士也。故所聞未必善言。所見未必善行。而王孰與爲善哉。古人所謂。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是也。以一不善士咻之。使衆善士傅之。則王之左右前後。皆善士也。故所聞莫非善言。所見莫非善行。而王孰與爲不善哉。古人所以謂。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荀卿曰。習俗移志。安久移俗。居楚而楚。居夏而夏。不知其君。視其左右。觀而已矣。豈齊人楚人咻之之意邪。昔殷王中宗之主也。有周、召、則義聞。有管、蔡、則讒入。則知王之左右。當擇正人也。

史氏曰。御天下之正臣。斯能行天下之正道。臣道正而君不正者。未之有也。夫在朝之官。不慊其衆。而狎近者。莫親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僕御耳目之官也。使得其正。則君之視聽。無往而不正。不得其正。則所以開視聽之端者。無往而能正。人君之繇。先王之典正與否。端在乎太僕之官。慎簡乃僚。擧而用之何如耳。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蓋人君之于侍御僕從之臣。非主于將順。而其道欲使其正。敎而強弼于己。此所以書永弼。而不謂之永弼也。

張氏曰。穆王於文武之臣。則曰永弼乃后于彝憲。於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無垢曰。呂命者。命呂侯爲司寇也。命爲司寇。而不明言之。如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冢宰。皆明言之。而呂侯爲司寇。久矣。呂侯以時度之。知周刑未重。乃建明于穆王。以夏贖刑之法。而福及天下也。是篇非爲命爲司寇而作也。此所以謂之呂刑。呂侯建明也。

東坡曰。周公之刑。二千五百。而穆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罪則者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定贖之錢數。無以爲五刑重輕之率也。如命徒流增減之率也。

司馬樸曰。善治天下者。使法勝民。而不使民勝法。法勝民則治。民勝法則亂。是以先王藏法于幽隱之中。而不以示民者。懼民之勝吾法也。夫人君所以制天下之命者。在乎法。而所以行天下之法者。在乎權。權者我之所持。以制人之死生。而不可使人持之。以反制我也。今以制法。刑則刑。殺則殺。使人不得以罪之小大。而求法之輕重。則天下之法。在于我矣。故民惟便苦以意命。欲其以避法。趨善遠罪。截然俱入于規矩準繩之中。則姦僞巧詐之必無自而作。況敢玩法以蔽

尚書精義卷四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無垢曰。呂命者。命呂侯爲司寇也。命爲司寇。而不明言之。如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冢宰。皆明言之。而呂侯爲司寇。久矣。呂侯以時度之。知周刑未重。乃建明于穆王。以夏贖刑之法。而福及天下也。是篇非爲命爲司寇而作也。此所以謂之呂刑。呂侯建明也。

東坡曰。周公之刑。二千五百。而穆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罪則者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定贖之錢數。無以爲五刑重輕之率也。如命徒流增減之率也。

司馬樸曰。善治天下者。使法勝民。而不使民勝法。法勝民則治。民勝法則亂。是以先王藏法于幽隱之中。而不以示民者。懼民之勝吾法也。夫人君所以制天下之命者。在乎法。而所以行天下之法者。在乎權。權者我之所持。以制人之死生。而不可使人持之。以反制我也。今以制法。刑則刑。殺則殺。使人不得以罪之小大。而求法之輕重。則天下之法。在于我矣。故民惟便苦以意命。欲其以避法。趨善遠罪。截然俱入于規矩準繩之中。則姦僞巧詐之必無自而作。況敢玩法以蔽

其上鄭.

黃氏曰.不待罰而勸.不待刑而懲.是君子也.舜之而後勸.刑之而後懲.是衆人也.治世之民也.亂之而不勸.刑之而不懲.是姦民也.亂世之民也.余讀舜典.其命百官也.曰惟刑之恤云爾.其命皐陶曰.惟明克允云爾.蓋其終篇者無幾.嗚呼.何爲法之簡也.至商呂刑.反復數千言.深乎惟恐勉之不詳.閔之之不智.誅之之不當.矜之之不審.至于三千.則何法之詳也.至讀春秋定哀之篇.蓋終乎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罰刑之用備矣.聖人予之.天下之人.趨而歸之.向也醫.而今也篤.向也專.而今也蹉.向也假君之權.而今也國其國矣.罰非不立也.刑非不明也.然而天下莫之從也.是何法之弛也.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既爲之防于此.以待天下矣.而天下猶有出乎防之外.則爲之刑以待之.凡刑措而不用者.非上之人不用之也.天下安行于至善而入吾刑者少矣.自教化之具弛.而後犯法者衆.犯法者衆.而後刑益詳.其刑詳矣.而不務於教.及其久也.習而安之.則刑亦玩.而不威矣.故法簡于舜.而詳于周.蹉以孔子之聖.盡力救之于其末流.而不能正.故呂刑爲帝王之書之終.而春秋爲六經之終.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其用出于不得已.則策之下矣.而猶不能以有爲.聖人若曰.嗚呼.治道至于刑而窮矣.故專與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慥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簡畀勿畏.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事維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辭疑赦.其制百鍰.閱實其罪.劓辭疑赦.其制惟倍.閱實其罪.剕辭疑赦.其制千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衆.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案以上據解原缺）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無垢曰.上刑適輕者.如同是殺人也.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其間有誤殺者.此在殺人中適輕也.適輕則服下刑矣.下刑適重者.如同是殺人也.殺人者死.此下刑也.然其間有謀殺而適不死焉.此適重也.適重則服上刑而死矣.用刑者.豈可以殺人同歐.不問情之輕重而行刑哉.惟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爲權.而論擬罪之輕重.則其刑罰爲當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則先王之用刑罰.其大指亦簡要矣.

史氏曰.以法而用法.不若以權而用法.法者一定之制.權者一時之宜.任法則罪有時而不合.任權則罪無往而不當.法無輕重.因罪而爲之輕重.非聖人善用其權.則法有時而不恕矣.當服上刑矣.而情適乎輕.使之下服.則必無濫獄.當服下刑矣.而情適乎重.使之上服.則必無隱情.輕重以權.不以法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東坡曰.穆王復古而不是古.疑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隨世輕重矣.民有犯罪于故法之前.而論法于今日者.可復齊于一乎.循法輕則從循法.今法輕則從今法.其不齊所以爲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例相參.必有以處之矣.

張氏曰.商人寧飲而赦之.不害其爲輕.周人寧飲而殺之.不害其爲重.或輕或重.因世而已.若夫不能隨世爲之輕重.欲爲一法以齊之.則非所以爲齊也.惟齊以非齊.則其齊也齊矣.有倫者.言或先或後.不失其序也.有要者.言或因或革.不失其統也.

刑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林氏曰.夫刑者.惻也.一成而不變.君子雖盡心焉.惻之德人.非致之死.然人已極于病矣.刑人有至死者.可不慎乎.言刑之當謹也.如此.然不可以才而折獄也.惟內有仁心者.乃可折獄也.佞者才也.如左傳云.寡人不佞是也.以才折獄.則失之縱.以仁折獄.則失之不中.兩者皆非中道也.凡察囚辭之差者.使

不得盡其情。則彼雖非心服而從。惟屈而從矣。
呂氏曰。治獄之官。要察罪辭冤枉。于差誤處察。無緣知得他實情。如他有理。他十次說。十次無差錯。若稍一十次說是一樣。司政典獄。須是去不同處察他之情狀。都無逃避處。非從惟從。不可從他辭說。須是從他一箇實情。不能從他實情。只是從他辭說。此不是從。大抵用刑。不從民之口。從民之心。不從民之心。乃所以從民之心。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皆古成康中正。其刑甚簡。其審克之。獄成而爭。輸而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呂氏曰。折獄之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哀敬之心折獄。此是治獄之本。後世折獄之官。卻以折獄爲能事。纔得其情。便自喜了。蓋治獄之官。是代天行罰。須是哀敬。明啓刑書。所謂載在象魏。無不詳備。須是明啓了。又須衆人相與占度。方能成康中正。不可以己意自占。若以己意自占。便不能中正。何故。獄不是等閑事。纔出不是。刑。便是罰。其刑便傷人肌膚。其罰便傷人財貨。到者裏須是審克之。又曰。大抵獄最要看人輸情。須是看初輸情時節。若不是看初輸情時節。看他已成獄。則已成者。皆是深文鍛鍊得成。此不可信。所謂輸者。是初款。看他初款輸辭。無冤枉時。方可信。如漢杜周深刻鍛鍊。皋陶有所不爲。以此見得。須是看他吐露情實時。方信無冤枉。　又曰。奏獄于上。須審備詳多條目。有并兩刑者。有一人犯兩罪。合得兩刑。聖人則并兩刑爲一刑。就其重者刑之。所謂其刑上備者。見得聖人不欲遺漏。有并兩刑者。見得人不多罪。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林氏曰。欽而提法者。人君所以望天下之民。謹于用刑者。人君所以道天下之意。何則。刑者。先王爲天下沮惡褒善之具也。使其樂于用刑。而無戒懼之心。則民將輕于犯法。思善者無所勸。而惡者無所沮矣。惟其哀之憐之。則天下之民。畏法自重。而無自棄下爲善之域。豈不嘉哉。雖然。犯法者。天下之民。典法者。有司之責。使其典法者。不以上天之心爲心。不知人君所以戒勑于我者。非惟上負皇天人君之委託。則民將必有所不服矣。　又曰。夫兩造具備。則易以折斷。單辭無主。則難于審鞫。爲有司者。其可不明聽之哉。
呂氏曰。今天之相助下民。無非以天討正民之罪。作配在下。是司政典獄。代天行罰。與天作配。有對天之功。此豈可容易看過。天能死生人。司政典獄。亦能死生人。須是對越在天。心與天對。無一毫私曲。方可用刑。明清于單辭。所謂單辭。最難察。有兩辭者。卻是有對頭。單辭無對頭。無證佐。又無主家。今若欲識得。如一人殺一人。那一人已死。只有殺人者在。又無對頭。獄辭都由此一人。說此之謂單辭。明清須是自家知盡澄清。初無私昵。方始能子細察得他。若不是十分知盡澄清。如何察得單辭。單辭察了。兩辭不是。道。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貴非訒。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水昏惟輔。弗天不中。惟人在命。天命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無垢曰。夫民之所以治者。以典獄之官。先得理之中。無私喜。無私怒。以此聽獄之兩辭。則直者得直。曲者服刑。曲直在彼。而我無一毫私心。變動於其間焉。所以君子有所佔。小人有所懼。　又曰。不能分兩辭之曲直。多由私家亂之也。私家云者。私喜私怒。其下至于納賂受賄。以亂曲直者。皆是也。安得不以私家爲戒乎。　又曰。聽獄得貨。人見其爲實耳。非實也。乃聚罪狀耳。東坡云。孝功猶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其迹狀也。此盍猶昔人作假山。其傳曰。此非假山也。乃聚衆禍耳。以言獄貨非實也。乃聚衆禍耳。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理之自然者。人以冤枉求正于我。而我受人貨賂。變是爲取禍入門。稍知利害者爲之乎。而貪虐見金不見禍。其亦可哀也。故穆王指獄貨爲禍。使知所警焉。
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理之自然者。人以冤枉求正于我。而我受人貨賂。變是爲非。亂曲爲直。此正作不善者也。報以庶尤。卽降之百殃之謂也。天討昭然如此。自古及今所不昧者也。其可不長久畏之乎。永畏云者。非一朝一夕之畏也。　又曰。聽獄而變是非。亂曲直。則天降之殃禍。此必然之理也。豈天不以中道待人哉。惟人自取其殃。命吉凶。命歷年。是皆命。吉命。凶命。歷年之命。天何容心。惟人自取之耳。在命者。謂人自取。正在殃禍之命也。　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可不慎乎。
呂氏曰。此篇大抵多主于中。如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曰。故乃明于刑之中。曰。乃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咸庶中正。曰。民之亂。罔不中。曰。非天不中。而終曰。咸中有慶。受千嘉無垢曰。夫民之所以治者。以典獄之官。先得理之中。無私喜。無私怒。以此聽獄之兩辭。則直者得直。曲者服刑。曲直在彼。而我無一毫私心。變動於其間焉。所以君子有所佔。小人有所懼。　又曰。不能分兩辭之曲直。多由私家亂之也。私家云者。私喜私怒。其下至于納賂受賄。以亂曲直者。皆是也。安得不以私家爲戒乎。　又曰。聽獄得貨。人見其爲實耳。非實也。乃聚罪狀耳。東坡云。孝功猶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其迹狀也。此盍猶昔人作假山。其傳曰。此非假山也。乃聚衆禍耳。以言獄貨非實也。乃聚衆禍耳。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理之自然者。人以冤枉求正于我。而我受人貨賂。變是爲非。亂曲爲直。此正作不善者也。報以庶尤。卽降之百殃之謂也。天討昭然如此。自古及今所不昧者也。其可不長久畏之乎。永畏云者。非一朝一夕之畏也。　又曰。聽獄而變是非。亂曲直。則天降之殃禍。此必然之理也。豈天不以中道待人哉。惟人自取其殃。命吉凶。命歷年。是皆命。吉命。凶命。歷年之命。天何容心。惟人自取之耳。在命者。謂人自取。正在殃禍之命也。　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可不慎乎。
呂氏曰。此篇大抵多主于中。如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曰。故乃明于刑之中。曰。乃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咸庶中正。曰。民之亂。罔不中。曰。非天不中。而終曰。咸中有慶。受千嘉。曰。嗚呼。監哉。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千嘉。

監于茲祥刑。
無垢曰。此篇大抵多主于中。如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曰。故乃明于刑之中。曰。乃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咸庶中正。曰。民之亂。罔不中。曰。非天不中。而終曰。咸中有慶。今又曰。今汝嗣孫。自今以往。何監法乎。非立德以啓發民之中乎。庶幾以德治民。則上下貴賤老幼。各安其分。不相陵犯。有和睦之風。無乖爭之俗。安得陷于刑辟哉。顧惟此中。其何能自發見乎。惟在上者。行德以啓發之耳。昔堯以穆穆在上。而舜后以明明在下。君臣合德。陶鎔造化。灼于四方。故乃明于刑之中。舉又于民業彝。則民之中。果在上立德以啓發之耳。　又曰。知人則哲。哲者知人之謂也。有知人之哲。而以斷刑。則人之是非曲直。何所逃哉。是非明辨。曲直昭然。善人憚焉。惡人懼焉。萬口一音。稱頌讚美者。此自然之理也。然則執爲哲。曰自知。執爲自知。曰三省。三省則自知一心之是非曲直。則天下之是非曲直。皆影見於吾一心矣。猶懸鑑於堂。妍醜皆入。澄水于汀。星斗自見。哲人之稱。蓋自于此。　又曰。哲人何以有無疆之譽哉。以其斷獄皆屬于五刑之中故也。不輕以用刑。有罪者無所逃。不重以用刑。無罪者無所慮。一以中斷刑而已矣。吾何容心哉。大而大降。小而墨降。皆得其中。所以有無疆之慶譽也。哲人豈求名于人哉。鼓鑄于宮。其聲自聞于外。蔚生于林。其香自達于遠。
林氏曰。本之以德者。人君愛天下之誠。輔之以刑者。人君治天下之術。使其本之以德。則施爲仁政。發爲仁術。而牖民于仁壽之域。又非尋貨勘乎其前。刑罰臨乎其後。民皆狃于爲善。則雖有刑法。殆將措

而不用。卷而懷之。此人君愛天下之誠然也。惟其補之以刑。則不專以到薄爲心。鍛鍊爲利。立民之極。享天之福。法得其情。情當其罪。放辟邪侈之心。無自而生。邊善遠罪之風。油然而起。此人君治天下之術然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無垢曰。余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而立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殺幽王。廢褒姒。晉文侯與鄭武公。乃卽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嗚呼。尙忍言之哉。卽以史考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春秋之作。始于隱公。其亦以是乎。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苦求死之不給。肯爲弑父者所立乎。又曰。晉文侯仇。迎立平王。遷于洛邑。平王德之。故錫以秬鬯圭瓚。彤弓矢。使爲侯伯。卽分陝之任也。毛萇云。晉文侯于時。九命爲東西伯。故得受其賜也。秬鬯者。秬、黑黍也。鬯、鬱金之氣也。以鬱金釀秬米爲酒。圭瓚。以圭爲勺柄。以酌鬯。禮以求神也。此諸侯之盛禮也。禮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以是知。非如晉文侯安定國家。安得受此禮乎。

胡氏曰。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明堂位曰。灌用玉瓚。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蓋古者。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故旱饑言。祼鬯于廟。一卣爲其有功而賜之也。然則文侯有功于東周。而平王賜之以此。凡以崇德報功而已。傳曰。孝道備矣。

者。賜以秬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於此見之。

林氏曰。先王之念有功也。必有物以賜之。諸侯之受其賜也。必因義以報之。蓋諸侯也者。誠心夾輔。安襲王室。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有不可後者。夫何故。義當然也。夫君臣之分。若冠履之不相侔。儻非賜之以物。崇之以禮。其何以見親愛之誠。必乎今也。平王東遷。文侯有迎送安定之功。于是賜之以秬鬯圭瓚。

彊氏曰。經言賜文侯以秬鬯弓矢焉。特言秬者。舉其盛者而言之也。周官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圭之與瓚。皆挹秬鬯之器也。賜秬鬯。則圭瓚及之。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無垢曰。明德之人。其心上合于天。下合于民。保護明德之人。是上合天之心也。所以昭然升于上下。合民之心也。所以敷美名于下。民心卽天心。天心卽明德君子之心。文王能保護明德君子。所以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如此。人君儻不爲保護。而使小人讒賊之。是絕其所以能佐佑成湯。能自諸侯而爲天子。自七十里而有天下。今平王若豈讓退時邪。　又曰。平王有幸苦之言。而無發憤之意。有求助之言。而無自立之志。豈有如此而能中興者乎。用伐鬼方。高宗所以能中興。如震如怒。宣王所以能中興。明君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激宗之中興也。豈有如平王晉文。

嗚平王言幽王之禍。懲皆左右不得其人也。　又曰。文武不顯。保護明德之人。亦能昭然以大公至正之道。左右文武。故于小大謀猷。無不如意。謀者謀之成。以先世有聖哲賢臣。成此謀耳。道德人材。紀綱政令。一皆全備。故平王先祖自成、康而降。皆林氏曰。聖人之德不可揜。常懷欽謹之心。聖人之誠不可忽。宜格天心。則怠慢之心生于中。而矯詐之怨發于外。又焉能達于上下乎。惟聖人之德。既如是其大明也。而平心于物。又如此其能謹也。夫然後上合乎天。雖幽而無不格。下合乎民。雖遠而無不聞。自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夫然後大命集于文王。亦惟先正左右小大之臣。咸出謀猷。自古之得天下。未嘗不資左右之謀猷。將見力愈勞而心愈不給。一不成而萬有餘喪。求其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不可得也。惟其委之至重。任之專。使其輸誠。相與致無爲之治。豈不嘉哉。

呂氏曰。自堯舜以來。或說敬。或說謹。異名同實。皆是作聖工夫。此明一字。是保養持守此德。此亦見得文武保養之功深。是以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自然克明上下四達。此其所以集命于文王。上帝集命時。元不在外。只是明德中。纔謹命所以集。不謹命所以散。文武之德固如是。此亦繇當時有先正之臣。能左右昭明于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是小事。皆出于臣下。明德安在。如臨大信之宣吉。若區區任一己之聰明。不任衆人之謀猷。如何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胡氏曰。閎夭小子嗣造。天不遺耆耇。資澤于下民。俾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厎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無垢曰。平王言我嗣位。正當天大禍患。絕資用。涸澤于下民。無以自援。而犬戎侵伐我國家。爲大患難。其何以自支乎。然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無昌邑之變。則無以啓宣帝。唐無宮闈之變。則無以啓明皇。思平王無志。耳。苟惟有志。則呼名如夫差。資膚如句踐。輕徭薄賦以牧民心。群賢使能以慰民望。選兵練將以圖報仇。使大義振宿憤。與天下共讎。猶以爲未足。況承祖宗之業。不謙則不足以持盈。天子者。豈非臣子之職乎。　又曰。天下之理。有當謙者。有不當謙者。當禍患之後。不任則不足以成功。且以成湯觀之。得一伊尹。其爲言。如此。人君儻不爲保護。而使小人讒賊之。是絕其心悅服。若撻于市。其任如此。所以能佐佑成湯。能自諸侯而爲天子。自七十里而有天下。今平王若豈讓退時邪。　又曰。平王有幸苦之言。而無發憤之意。有求助之言。而無自立之志。豈有如此而能中興者乎。用伐鬼方。高宗所以能中興。如震如怒。宣王所以能中興。明君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激宗之中興也。豈有如平王晉文。

林氏曰。有國家者。成之孔艱。壞之甚易。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爲人後嗣者。宜念乃祖。經營締構。積行累功。豈易爲爾。詎可廢法亂紀。啟常亂俗。而自取喪亡哉。夫有周之天下。自后稷開基。公劉經始。文寧之。武定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其慮後可謂深矣。迨及幽王。爲犬戎所弒。殄絕先王之命。荒廢祖宗之緒。在我後嗣。疑不克負荷其位。亦云勤矣。故令歷陳失天下之由。自陳天下之言。如此其難也。言我小子。遭天大罪。使恩澤下絕。政教墮毀。殄絕于下民也。又使我士地。僭我人民。又言當時左右之臣。則無老成人。又無俊傑在位。是致國家之亡。使我不克負荷其任也。又言我惟祖惟父。其不恤我躬以致如是。于是告文侯曰。今汝有功于一人。則使長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林氏曰。纂先王之服者。莫若昭前人之功。法先王之功者。斯可配前人之德。前人所以貽厥後。後人所以紹前烈者。不外乎此道也。何則。夫欲傳祖藥者。必思得祖宗之所守者。祖宗之得天下。必有大義之親。以爲之輔翼。吾之所守者。祖宗之業。其可不責以祖宗之事。今汝苟能克昭乃祖之德。推能纂祖宗之烈。使文武之道。不至于墜地。用能紹乃辟。追孝于前世文德之人。今汝之功。多其修矣。乃扞我於艱難。其功可嘉。得不勉之成之。以紹前人之德歟。

胡氏曰。傳稱我周之東遷也。晉、鄭焉依。是晉之文侯、鄭之武公。犬戎滅周之後。在平王遷洛之時。輔弼東周。戡定禍亂。王室之不殞。繄二國之是賴也。故文侯之命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是乃扞禦于艱難。誅犬戎而成周室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林氏曰。諸侯有賜。所以示一人之至恩。禮物不同。所以昭人君之厚德。何則。天下之大。不能獨治。必有資于其治之人。惟吾同姓之親。恩同肺腑。德厚丘山。得不親乎。得不賴乎。維持之力。推獎之功也。古者先王之制。征伐叛而討之。所以示刑。服而舍之。所以示德。故諸侯征伐有功。則賜之弓矢。夫文侯扞我多艱。宜乎賜之有彤有盧也。馬之爲物。可以重任。可以代勞。其性則柔順而能行。此正如坤爲人臣之德也。故諸侯享天子以馬。天子之錫諸侯亦以馬。其意可見矣。

張氏曰。南中曾也。有中和之德。足以承先祖。奉祭祀。故以秬鬯之色也。賜爲德。賜之以彤弓彤矢者。以其德足以伸紹乃辟也。陰爲刑。賜之以盧弓盧矢者。以其多足以扞我于艱也。馬之爲物。其行地無疆。承載于下。而使人無爲于上。有臣道焉。故又賢之以馬四匹。副德。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林氏曰。天下之勢有遠邇。人君之治在德政。近者易治。而遠者難服也。愛之則親。不難格也。利之則至。何則。好順而惡逆者。斯民之常心。一睹其心。則彼將攜持而去。好利而惡害者。斯民之常情。一順其情。則彼將踵蹤而趨。爲人上者。得不以惠而康之乎。

東坡曰。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爲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爲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張氏曰。遠者柔之。則遠人格。邇者能之。則邇人安。告文侯以柔遠能邇者。以晉我狄之與鄰故也。至于小民。則其保爲尤難。故欲其惠康之也。惠以愛之。康以安之。則小民可得而保矣。

尚書精義卷五十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無垢曰。東郊不開。言淮夷徐戎自東而來也。伯禽請武治糧。申令于費。費非戰地也。

孔武仲曰。夫舉人之定論。將以垂法於後世。莫若立言之深切著明。苟其言之善。足以爲法於人矣。則位雖卑。德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苟其言之不善。且或無言可錄。則雖架紱之位。貴爲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人。不聞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錄。何必待其德與位哉。此泰誓公不用塞叔之言。一戰于殷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率三郊三遂之兵。征討徐戎。有潛屏王室。贊事天子之心。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爲後世之法。列于詩書之末。不亦宜乎。

張沂曰。尚詩謂之帝王遺言。何以繫之以費誓。泰誓曰。孔子敘書。以魯有佐王討罪之備。泰有悔過自責爲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人。不聞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錄。何必待其德與位哉。此泰誓公不用塞叔之言。一戰于殷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率三郊三遂之兵。征討徐戎。有潛屏王室。贊事天子之心。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爲後世之法。列于詩書之末。不亦宜乎。

晉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然則秦魯之君。皆是王臣。故錄其誓而繫之周書。亦猶皋陶之謨。繫于虞書也。以是論之。何必他議。或曰。孔安國曰。魯有治戎征伐之備。今子言。魯有佐王討罪之備。何嘗有征伐之備。今子言。魯有佐王討罪之備。何嘗有征伐之備。曰。今觀費仲之命曰。成王東征淮夷。費誓曰。徐戎淮夷並興。魯侯征之于費。而誓衆。是同王征伐而有備也。周之時。諸侯征伐多矣。非事不載于書。今獨載費誓。是伯禽爲聖人後。能佐王討罪。故錄其誓也。

林氏曰何彼穠矣平王之詩而繫之國風者以治內之事在焉劇者僖公之詩而繫以頌後者以長善之意在焉今讀者政事之紀當王之軌範而連之以諸侯之事者孔子之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是以爲政故錄以示于後蓋亦以其有長善救失之心是知詩者之意相爲表裏

呂氏曰帝王誥命垂于文侯之命既絕是書合當以此終然而猶有費誓、秦誓于其後孔子定書自有深意帝王之道乃古今常行其由之道也若是書終于平王文侯之命則是天子諸侯不能出誥命書便絕于此豈命有時而窮孔子要後世知道理無窮後面所以又有兩篇諸侯之書正恐當時以爲聖人之道如天天不可階而升道喪於此窮極斷絕了且如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若終于既濟是天下無餘事易已無餘蘊如此則是易有時而窮惟是終于未濟所以見易無時而窮若書果然終于文侯之命則是帝王之澤亦終後人無繇進於帝王之道所以存此兩篇者費誓一篇見得帝王道澤尚在夫子常言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時當春秋王綱解紐惟魯尚有周家典章文物紀綱法度由魯亦可以至於道孔子所以存費誓一篇見伯禽剏業垂統承周公之教爲無窮之法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敹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失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無垢曰弓矢言備戈矛言鍛鋒刃言礪皆法言也孔穎達曰弓一則矢百弓十則當千使之數備足其說是矣戈矛非鍛則不精鋒刃非礪則不利

林氏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常情也今也魯侯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冒鋒鏑猥當鋒以從事於此而又整戎備戒其士卒以至無有不善者何哉蓋好生惡死雖天下之常情而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爲人上者得不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夫然後與民同樂而上下咸安者哉傅說曰惟干戈省厥躬蓋己之不正物將柰何今淮夷徐戎侵我邊鄙戕我人民吾得不帥民以去之乎宜告之如是之嚴也

徐氏曰甲之于身周之于首干之扞蔽皆所以自衛也鋒乃甲胄者簡擇之而使精也敹乃干者攻治之而使謹也凡用兵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戈者刺之則弓矢戈矛與夫鋒刃皆所以討敵者也弓一而矢百則弓矢欲其備戈矛必有金而成之故戈矛欲其鍛鋒刃必就礪也然後利故鋒刃欲其礪用兵行師以自衛者爲先而討敵者次之故先言甲胄干而後曰弓矢戈矛鋒刃至于甲胄干非特欲其善也又欲其無敢不弔則其所以自衛者尤致其謹也

呂氏曰大抵戎狄總名則後服德衰則先叛蓋氣禀之偏者易服易叛所以伯禽宅曲阜之初徐戎乘魯新定未集便乘間來作亂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牛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軍事所不可忽也擾畜慢以捕獸者也軍傍之民有此類者本非有意于取軍中牛馬也然當吾放牧之際備不杜絕敜塞之則必傷吾牛馬以害軍事故不杜敜有至傷牿者則軍有常刑矣此聲軍傍居民也嗚呼軍自軍民自民在軍則戰在民則耕故雖有軍事則軍傍居民不妨其安業也先王行兵乃如常事矣

呂氏曰魯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紙復之我適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紙復之我適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紙復之我適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徐氏曰雖馬牛其風臣妾逋逃之罪固所不能免也唯探跡索隱鉤深致遠長慮卻顧知其必有此事而先爲之防範則衆心安定而小人無能爲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又曰乃越其部分不待號令而擅自捕逐之者乃有得馬牛臣妾認爲己有而不還本主者二者則軍有常刑矣所以禁其亂衆而止其苟得也　又曰人衆則氣盛故多妄作又有小人鼓唱其間故有恃衆而爲寇盜者擅放人財物者踰垣牆而爲姦者竊他人馬牛者誘他人臣妾者甲則

無垢曰夫淮夷、徐戎以伯禽宅曲阜面與兵便擾今不俟其至先往征之此兵法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蓋舉兵而來則其備嚴未至而先征之則出其不意而彼氣衰以周公之子行兵如此無能爲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林氏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常情也今也魯侯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冒鋒鏑猥當鋒以從事於此而又整戎備戒其士卒以至無有不善者何哉蓋好生惡死雖天下之常情而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爲人上者得不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夫然後與民同樂而上下咸安者哉傅說曰惟干戈省厥躬蓋己之不正物將柰何今淮夷徐戎侵我邊鄙戕我人民吾得不帥民以去之乎宜告之如是之嚴也

徐氏曰甲之于身周之于首干之扞蔽皆所以自衛也鋒乃甲胄者簡擇之而使精也敹乃干者攻治之而使謹也凡用兵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戈者刺之則弓矢戈矛與夫鋒刃皆所以討敵者也弓一而矢百則弓矢欲其備戈矛必有金而成之故戈矛欲其鍛鋒刃必就礪也然後利故鋒刃欲其礪用兵行師以自衛者爲先而討敵者次之故先言甲胄干而後曰弓矢戈矛鋒刃至于甲胄干非特欲其善也又欲其無敢不弔則其所以自衛者尤致其謹也

呂氏曰大抵戎狄總名則後服德衰則先叛蓋氣禀之偏者易服易叛所以伯禽宅曲阜之初徐戎乘魯新定未集便乘間來作亂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徐氏曰牛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軍事所不可忽也擾畜慢以捕獸者也軍傍之民有此類者本非有意于取軍中牛馬也然當吾放牧之際備不杜絕敜塞之則必傷吾牛馬以害軍事故不杜敜有至傷牿者則軍有常刑矣此聲軍傍居民也嗚呼軍自軍民自民在軍則戰在民則耕故雖有軍事則軍傍居民不妨其安業也先王行兵乃如常事矣

呂氏曰魯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紙復之我適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紙復之我適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

呂氏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

徐氏曰雖馬牛其風臣妾逋逃之罪固所不能免也唯探跡索隱鉤深致遠長慮卻顧知其必有此事而先爲之防範則衆心安定而小人無能爲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又曰乃越其部分不待號令而擅自捕逐之者乃有得馬牛臣妾認爲己有而不還本主者二者則軍有常刑矣所以禁其亂衆而止其苟得也　又曰人衆則氣盛故多妄作又有小人鼓唱其間故有恃衆而爲寇盜者擅放人財物者踰垣牆而爲姦者竊他人馬牛者誘他人臣妾者甲則

無垢曰夫淮夷、徐戎以伯禽宅曲阜面與兵便擾今不俟其至先往征之此兵法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蓋舉兵而來則其備嚴未至而先征之則出其不意而彼氣衰以周公之子行兵如此無能爲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林氏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常情也今也魯侯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冒鋒鏑猥當鋒以從事於此而又整戎備戒其士卒以至無有不善者何哉蓋好生惡死雖天下之常情而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爲人上者得不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夫然後與民同樂而上下咸安者哉傅說曰惟干戈省厥躬蓋己之不正物將柰何今淮夷徐戎侵我邊鄙戕我人民吾得不帥民以去之乎宜告之如是之嚴也

徐氏曰甲之于身周之于首干之扞蔽皆所以自衛也鋒乃甲胄者簡擇之而使精也敹乃干者攻治之而使謹也凡用兵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戈者刺之則弓矢戈矛與夫鋒刃皆所以討敵者也弓一而矢百則弓矢欲其備戈矛必有金而成之故戈矛欲其鍛鋒刃必就礪也然後利故鋒刃欲其礪用兵行師以自衛者爲先而討敵者次之故先言甲胄干而後曰弓矢戈矛鋒刃至于甲胄干非特欲其善也又欲其無敢不弔則其所以自衛者尤致其謹也

呂氏曰大抵戎狄總名則後服德衰則先叛蓋氣禀之偏者易服易叛所以伯禽宅曲阜之初徐戎乘魯新定未集便乘間來作亂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徐氏曰牛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軍事所不可忽也擾畜慢以捕獸者也軍傍之民有此類者本非有意于取軍中牛馬也然當吾放牧之際備不杜絕敜塞之則必傷吾牛馬以害軍事故不杜敜有至傷牿者則軍有常刑矣此聲軍傍居民也嗚呼軍自軍民自民在軍則戰在民則耕故雖有軍事則軍傍居民不妨其安業也先王行兵乃如常事矣

呂氏曰魯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紙復之我適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紙復之我適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

呂氏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

徐氏曰雖馬牛其風臣妾逋逃之罪固所不能免也唯探跡索隱鉤深致遠長慮卻顧知其必有此事而先爲之防範則衆心安定而小人無能爲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又曰乃越其部分不待號令而擅自捕逐之者乃有得馬牛臣妾認爲己有而不還本主者二者則軍有常刑矣所以禁其亂衆而止其苟得也　又曰人衆則氣盛故多妄作又有小人鼓唱其間故有恃衆而爲寇盜者擅放人財物者踰垣牆而爲姦者竊他人馬牛者誘他人臣妾者甲則

無垢曰夫淮夷、徐戎以伯禽宅曲阜面與兵便擾今不俟其至先往征之此兵法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蓋舉兵而來則其備嚴未至而先征之則出其不意而彼氣衰以周公之子行兵如此無能爲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林氏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常情也今也魯侯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冒鋒鏑猥當鋒以從事於此而又整戎備戒其士卒以至無有不善者何哉蓋好生惡死雖天下之常情而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爲人上者得不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夫然後與民同樂而上下咸安者哉傅說曰惟干戈省厥躬蓋己之不正物將柰何今淮夷徐戎侵我邊鄙戕我人民吾得不帥民以去之乎宜告之如是之嚴也

徐氏曰甲之于身周之于首干之扞蔽皆所以自衛也鋒乃甲胄者簡擇之而使精也敹乃干者攻治之而使謹也凡用兵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戈者刺之則弓矢戈矛與夫鋒刃皆所以討敵者也弓一而矢百則弓矢欲其備戈矛必有金而成之故戈矛欲其鍛鋒刃必就礪也然後利故鋒刃欲其礪用兵行師以自衛者爲先而討敵者次之故先言甲胄干而後曰弓矢戈矛鋒刃至于甲胄干非特欲其善也又欲其無敢不弔則其所以自衛者尤致其謹也

呂氏曰大抵戎狄總名則後服德衰則先叛蓋氣禀之偏者易服易叛所以伯禽宅曲阜之初徐戎乘魯新定未集便乘間來作亂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伯禽周公之子也。而至于是哉。又曰。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帥也。楨榦、鞏固、脅息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而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備遠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固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也。伯禽生而富貴安佚。始侯于魯。遇難而能濟。達于政。練于兵。皆見于費誓。知周公教子有方也。孔子筮仕。蓋取此也。余考伯禽爲方伯。凡所統率兵皆在焉。何獨魯人而已。而供楨榦、鞏固、脅息物者。蓋楨榦則諸侯之師可自辦。而楨榦、鞏固、脅息物。魯人者。蓋楨榦則諸侯之師可自辦。而楨榦、鞏固、脅息物。皆重且多。豈可使諸侯遠致哉。

林氏曰。兵凶器也。亦可留之吉戰危事也。亦可留之安。但觀其用心如何耳。使其心乎安民。則不在乎殺伐爲事。不在乎勇敢爲能。而大意欲爲民去害而即安。以亂而易治。彼以有心來。我以無心應。不得不然也。故其戒誓之辭。禦戎之備。無所不至。戒誓之後。汝徂征。故蒲乃楨榦。則遠者可致也。故使諸侯之人。蒲乃楨榦、鞏固。則宜賦役近者。故使魯人供之。凡事之輕。則誓之以當刑。事之重。則誓之以大刑。且先王之時。以去害爲務。以仁民爲政。應天順人。興師動衆。出于仁義。而刑尚不可忘。則知古者用兵。未有去刑而能治也。是必責之甚嚴。戒之至備。不得已而後動。其于利。必使易避難。犯以論之至熟。而後加焉。故使之有過於死。而人不怨也。

胡氏曰。郊遂者。制軍之數也。天子六卿。故六軍。大國三卿。故三軍。魯以方百里之地。非若王畿之可以制軍。如鄉之數。蓋合萊邑與受田之人。以其在野。是以謂之三遂也。方徐戎並興。三郊之軍。未足以支。故徵起于三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無垢曰。秦穆公初與晉文公伐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與鄭盟。而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焉。而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三人帥師伐鄭。師經崤阻。晉界也。而不假道焉。三人者。其謀洩。乃滅滑而還。晉以秦因國有大喪。而越境伐鄭。師行不以告。故候其師歸。敗之于崤。殺三帥焉。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謂三帥曰。彼實間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晉侯歸之。穆公素服郊次。哭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秦人記此事于史。孔子得其悔過之誓。故取以附于周書之以附周書之末焉。知當時之誓師。皆不義之舉也。獨秦以悔過而作誓。此諸國所無。而暗合三王之道者也。故孔子有取焉。

楊氏曰。或問春秋止狻麟。述其旨者衆矣。而舉秦誓。事無意乎。願聞其說。曰。仲尼旣聖人之業。而不得施者也。其生不辰于魯。則昭公見逐。在周則子朝造亂。欲君三十六。滅國五十二。三綱絕矣。仲尼歷聘以救之。則又不得其位。故退而定禮樂。刪詩書。修春秋。以防乎微。立乎教。其刪修也。褒貶之典。大禹泉陶之謨。商周之訓誥誓命。淵然垂教亦備矣。帝王之事。至文侯之命而終焉。則平王而下。品命絕矣。周之號令。不行于天下。名位焉而已。秦穆公西夷之國也。乃能悔過誓衆。作秦誓焉。是三代之語誓王朝之人之言也。其本作秦誓以下原闕。

秦公推己及人。傷向之不能用百里、蹇叔之言。而致崤之敗。故作誓。以悔過自責。而勉其臣。使改過自新。以圖後效。其言切至。讀之使人感動。

呂氏曰。穆公既爲晉所敗。深自克責。作爲悔過之誓。孔子所以載之于二帝三王之後。此一誓之理。便是二帝三王之階梯。聖人之全體。在易之乾。乾之德。便是聖人之德。乾本廣大。其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若要精于乾德。階梯在甚處。在復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五陰在上。重疊積累。正如衰世末路。人爲私意障蔽。然一陽生。莫之能禦。須有復乎乾之理。復是進乎乾之階梯。春秋之時。三綱五常都不明。去二帝三王之時。大段遠。正如五陰在上。看此一篇。見得回心悔過。其辭懇篤至誠。若推是心以往。便可到堯舜禹湯地位。以前許多私意邪慝。亦蔽他不得。誓之秦穆。便是易之復卦。學者須玩味。

尚書詳解原序

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釋乎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迄於秦程。凡堯舜之典謨。禹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于是。讀是書而求以釋之。其可以叔世膚見料想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釋。求見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人君布告于上。臣民聽命于下。予嘗委曲通其話言而洞其瘝心。開其利病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其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僊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源。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奧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啓其祕于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舜說之行于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卓然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于前則有光。而顧于後則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善本。不欲祕爲己私。命工鋟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既喜柯山之學有傳于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生明哇者之比也。求予爲序。故書以

淳熙丙午七月日。覺齋時瀹序。

尚書詳解提要

宋夏僎撰。僎字元肅。號柯山。龍游人。時瀹作是書序。稱其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則嘗舉進士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以時瀹序及書中所引參考之。二孔者。安國、孔達之傳疏。蘇者。蘇軾書傳。陳者。陳鵬飛書解。林者。林之奇尚書全解。程者。程子書說。張者。張九成尚書詳說。惟王氏瀹序不之及。蓋王雱新經尚書義。諱言之也。然僎雖博採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爲什之六七。蓋其淵源在是矣。明洪武間。初定科舉條式。詔習尚書者並用及氏蔡氏傳。永樂中。書經大全出。始獨用蔡傳。及氏之書寖微。亦猶易並用程朱。後程廢而獨用朱。春秋並用張胡。後張廢而獨用胡也。今觀其書。視蔡傳固不免少冗。然其反覆條暢。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究不失爲說書之善本。淳熙間。麻沙劉氏書坊有刻板。世久無傳。今惟存鈔帙。脫誤孔多。浙江採進之本。脫書堯典至大禹謨全闕。周書闕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闕秦誓之末一節。以永樂大典參校。惟泰誓永樂大典亦闕。無從校補外。其餘所載。尚並有全文。各據以補輯。復互完帙。書中文句。則以永樂大典及浙本互校。擇所長而從之。原本分十六卷。繫文下多附

錄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爲鄙淺、今悉刪除、重加釐訂、勒爲二十六卷、

尚書詳解目錄

卷首……一
卷一……一一
　虞書
　　堯典
卷二……三五
　　舜典
卷三……七一
　　大禹謨
卷四……九七
　　皐陶謨
卷五……一〇九
　　益稷
卷六……一三三
卷七……一五七
　夏書
　　禹貢
卷八……一八三
　　禹貢
卷九……二〇九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十……二三一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卷十一……二四七
　　湯誥
　　伊訓
卷十二……二六三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十三……二八五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十四……三〇九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卷十五……三二五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十六……三三五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卷十七……三五九
武成
洪範
卷十八……三九九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卷十九……四三三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二十……四七三
洛誥
多士
無逸
卷二十一……五〇五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卷二十三……五三三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二十四……五八一
畢命
君牙
冏命
卷二十五……六〇三
呂刑
卷二十六……六二九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孔氏序

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之書後世之所尊尚故曰尚書孔安國作序言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以口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伏生之意謂是書乃上古之書故加尚字謂之尚書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三皇之最先所謂太皞是也伏犧之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文籍自是而始著安國作序欲明文籍所起以見是書之本始故先言伏犧造書契代結繩之事結繩者鄭元云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云識其政事也書契者鄭云書之于木劉其側爲契各持其一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隆德明又謂以書契約其事也是伏犧之前洪荒之世結繩而治雖有文字未見于用至伏犧乃始代以書契故三墳、五典自是而興故曰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伏犧、神農、黃帝謂之三皇三皇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三皇之道簡而大是以其書所言亦簡大故

曰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謂之五帝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典、常也言五帝之道非特可行于一時亦可以爲百代常行之法是以其書之所載者皆常道故曰言常道也自三皇以前所以觀神道而設教者其事雖不見倫類要之三墳五典與訓誥誓命之文其雅正之詞深奧之義各不同其歸則一揆而已揆、度也人之于射皆發志揆度于的聖人立教亦同于至理故曰其歸一揆墳、典、訓、誥、誓歷代寶以爲訓式者故曰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邱謂上世帝王遺書也蓋孔子未修六經之初六經之外有八索九邱索、求也謂是書之作所以求索八卦之義邱、聚也謂此書之所以聚載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若禹貢之厥貢厥篚職方之其毂宜其民宜是也又必引左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立言者亦欲明孔子之前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混殺雖近在春秋之世良史如倚相亦以謂上世帝王遺書而不知其非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遷職方以除九邱

此蓋論孔子修六經之意也按孔子世家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皆其祖故曰先君言孔子生于周末見八索九邱之類皆史籍之煩文揆覽而觀之者無所統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遷職方以除九邱正義謂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之曰贊顯而明之曰遷蓋禮樂之制作自天子出已無其位特因其制度之舛錯定之以發明先世舊章典法故禮樂言定而已詩未刪之前本三千篇刪其不合于禮義特存三百十一篇故于詩言刪春秋之作本于魯史乃孔子依魯史成文寓褒貶之意以成一代之書故于春秋言約易之爲書伏犧畫之文王重之皆望所作不可强改特因而佐成之以成十翼故于易言贊十翼既作易道已明則八索之書初不必用矣是以黜而棄之焉職方者即周禮職方氏也所掌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夫子遷其所職而載之于經故于職方言遷職方既遷則九州所有燦然在目九邱之書亦不必用矣故刪而除之焉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示後世立秩、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王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墳典之書傳之既久不無雜亂孔子討論而整理之上去三墳及五典之書斷自唐虞獨取二典訖于有周其間有雜亂難考之處皆芟除之而使至于平夷浮華無實之言皆翦截而刪去之但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以垂示後世用以秩人耳綱、網之索謂之宏綱則言舉大綱而衆目張機、杼之括謂之機則言撮機括之至要非泛而無統者也惟舉其大綱而撮其機要故上自唐虞下及商周歷世最久歷君甚多而典、謨、訓、誥、誓命、特百篇而已大抵孔子定書皆所以發明張大二帝三王之要道以爲後世人

君出治之軌範。軌則如車之有軌。見其所行皆由是。範則如器之有範。見其所爲不能外是。惟吾夫子用意如是。故百篇之書。其間所載二帝三王之制作。坦易明白。後世可舉是而見于有行。實非可言而不可行者。惜乎出非其時。言不見用。百篇之義。第傳之三千弟子而已。不獲推而行之。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按秦本紀。秦王名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謚。以初幷天下。故號始皇。始皇欲思黔首。故滅除先代典籍。焚古書坑儒士。天下懦者率皆隱身逃世。分散于四方。而書無復存者。時孔子七世孫子襄者。知秦法峻酷。又盛其家書。故安國謂之先人藏于壁中者。以子襄爲己之先祖。故稱爲先人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逾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前既言秦焚書意。故至此又言漢求書之意焉。龍興者。易乾之九五。以龍飛在天喻聖人居尊位而子兆民。故安國云漢室龍興。蓋謂漢家繼秦而興也。漢家既繼秦而興。于是懲秦之弊。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明先王之大道。猷、道也。大道、卽先王六經是也。蓋自焚書之後。學校之廢已久。自坑儒之後。儒雅逃散于四方。至漢興乃開設學校而旁求之。謂之旁求之非一方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漢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是書經秦火。至漢文帝訪伏生。乃始復得二十九篇也。得二十九篇而謂之二十餘篇者。蓋傷亡爲少也。然史記載秦時焚書之後。學校之廢已久。自坑儒之後。儒林傳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是伏生于壁內得二十九篇。今安國乃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藏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遘錯往受之時。乃不執經而口授之也。以書傳考之。伏生所得之書。蓋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三十三篇。除以堯典、舜典合爲一篇、皐陶謨、益稷合爲一篇、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則伏生之所傳、凡二十八篇也。明矣。今史記儒林傳、並云得二十九篇者。果何所見而言耶。按馬融云。秦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而書別錄亦曰。武帝末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幷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故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爲此語。抑是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是未可知也。考王充論衡及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者。但馬遷時泰誓已得。或者至宣帝時。河內女子再得。亦未可知也。書之本名。惟曰書而已。未有尚字。伏生自秦火之後。裁得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爲孔子所加。故書讚曰。孔子纂而命之曰尚書。殊不知安國親見伏生。既言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所加。是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朱子引書直云書曰。若配代而言。則曰及書。無言尚書者也。書本百篇。遭秦火散失。至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餘則名存而義已不聞。故曰百篇之義。世莫得聞。今之書諸序。皆附見諸篇之末。則百篇之書名存而義亡也。審矣。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經秦火散失之後。至漢文帝。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北七世孫子襄所藏屋壁古文書。乃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故安國作序。既先言伏生口傳之事。至此。則又言魯共王壞宅得書之意。共王、景帝之子。名餘。封爲魯王。死。謚曰恭。安國生武帝時。共王已死。故有謚可書。共王存日。居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壞孔子宅以廣其所居。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子襄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雖得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乃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其神異。乃不敢壞宅。上言壞孔子舊宅。此又言不壞宅者。蓋前總壞其屋壁。得書之後。又聞八音。乃止。餘者不壞耳。科斗、蝦蟆子也。言字形多頭粗尾細。似科斗。故謂之科斗書。其字乃蒼頡本體。周猶爲之。故屋壁書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爲。今人不用。故謂之古文。安國作序。不言得古文尚書。而云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蓋屋壁所得。上直題爲虞、夏、商、周之書。本無尚字。故不言尚書。而云虞、夏、商、周之書。是亦安國欲以此知尚字非孔子之舊。論語、孝經、陸德明謂傳爲春秋。又謂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惟正義謂安國之意。謂古文書于書之外。又得傳、卽論語、孝經是也。論語、孝經、非先王舊典。乃孔子傳說。故謂之傳。又引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傳言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曰。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書通以論語、孝經爲傳。明矣。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漢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脫誤。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知者。

此言魯共王既懼神異。不敢壞宅。乃以其所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與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也。科斗之書。始于蒼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所用者。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及秦焚燒先代典籍。絕滅古文。別立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故科斗文字。經秦廢而不用。至漢。則其體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以人無能知識之故。而已欲傳之。乃以前所聞伏生口授之書。比校起廢。考論古文之義。

定其可知證者爲隸以寫古文故曰爲隸古定正義謂隸古者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是也蓋存古則可識爲隸則可讀故也安國既爲隸古定于是別更以竹簡寫之順氏謂簡長二尺二寸簡一尺二寸竹簡者蓋以竹長一尺二寸爲之也書自伏生口傳之後除秦習後出實得二十八篇至此以屋壁古文校定乃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蓋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凡二十五篇也伏生初得二十八篇今已增此二十五篇是已得五十三篇矣而五十三篇之中伏生舜典合堯典爲一篇益稷合皐陶謨爲一篇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顧命爲一篇亦合爲一篇康王之誥、畢命、君牙、冏命爲三篇康王之誥顧命爲二篇是于五十三篇復出此五篇并孔子所作書序昔自作一篇在百篇之後是總得五十九篇也既云得五十九篇除序在外不以卷計餘五十八篇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同卷是減八卷矣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一卷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共一卷是又減四卷前減八卷後減四卷共十二卷以五十八除十二是四十六卷也然顧命與康王之誥所以別卷者以二篇雖伏生合爲一而古文乃各自有序故別卷也實宜故正義謂伏生之本亦壁內文其所以有合篇與其王所得古文不同者乃伏生老以口授時因誦熟而逸之耳自五十八篇之外其餘皆錯亂而無序所滅而不明不可強通故安國乃并與竹簡所寫五十八篇上送于官藏于祕府以待後世有能整理而識之者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安國前既備言尚書興廢之由故此又言己承詔作傳之事蓋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安國既考證古文乃曰帝之所知亦既定說當以聞于帝帝令註解故曰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傳者傳通其意也其名出自左邱明大率秦漢之間注解者多名爲傳于後儒者以傳之多或有改云注解者亦有同稱爲傳者初無義例說者乃謂前漢稱傳後人稱注誤矣安國謂既欲作傳而聖道洪深須當詳悉于是研覈精審靜思盧以求其理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于經籍中採摭羣言互相參考作爲訓傳明不敢率爾也然安國又謂作傳之體雖欲廣證亦不可失之太煩故此傳之作約省其文然雖約省其文又必申盡一書之義使其志意敷布而宣暢庶幾天下後世即得其傳而求聖經之理有所補益耳

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書序即今書諸篇首所冠者若昔在帝堯至作堯典庶舜側微至作舜典者即此序也古文本自作一篇故言定爲五十八篇也此正安國言己所以分序冠篇之意也舊本連序五十九篇今序既分是損其一篇故言定爲五十八篇也安國此傳本承詔而作作畢竟以奏聞但會國家有巫蠱事武帝好經籍之道至此滅息用是故不復以其所傳聞之于上惟自傳于己之子孫使之貽與後世之人行之耳然安國雖欲貽與後人亦不敢望後人必行故云後世若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慮雅正之君子與我同於嘉古之志發明吾道亦庶幾傳而不至于隱蔽也按王制言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元註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書巫之所行故曰巫蠱蠱者總名漢書武帝末年上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奸人江充因而行詐先于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于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帝不知太子實冤謂江充實爲實謂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敕長安囚與鬬不勝而出走奔胡鬬自殺此即巫蠱事也

尚書詳解卷一

宋艾　儁撰

堯典

陳少南謂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謚其說皆無據觀大禹謨序言作大禹、皐陶謨、益稷、陶、益稷皆名也觀師錫帝曰虞舜帝亦曰格汝舜又曰來禹又曰咨禹曰棄曰契曰皐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不得不爲名也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惟論語曰于小子履說者謂履爲湯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一將爲王改爲履又曰名實字天一皆不可知不可知者余皆闕之其可知者隸書而言則舜禹常爲名舜禹既爲名堯亦名也歷觀諸家之說則少恬之說似近人情故余皆從之至于堯書謂之典孔氏則謂典言常道是以典訓常伊川則謂典者則也上古淳朴因時爲治未有法度典則至堯始著治迹立政有南制事有法其治可紀故書稱典余謂以典訓常以典訓則皆不若訓爲典籍之典蓋謂以堯事載之典籍故謂之堯典以舜事載之典籍故謂之舜典也堯舜之典籍故也堯典于篇次實居其首故謂之第一然一二字余意非孔子之舊乃安國所定何以

知之。以孔子所作書序考之。舜典之後。有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皐陶謨、益稷、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湯誓、典寶、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盤庚上中下、說命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上中下、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周官、君陳、毋逸、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五十八篇。而後及

史家本以此美堯之功。後世遂稱爲放勳耳。故林少穎嘗謂鄭少梅曰。史官作史之時。以是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官有是稱。遂以爲號。如子貢稱夫子固天縱之將聖。故後人遂稱夫子爲將聖。正與此同。少穎此論甚當。故予所以有取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既序堯之盛德。故又敍堯以是德發而見於治天下焉。大抵聖人出而經世。所以綏斯來而動斯和。行之於此。貨不斯須而彼已不約而應者。非可僞爲也。必其德之盛人也有素。故動之妙若影響形聲。隨感而應。不待持久故也。觀帝堯之爲君。方克明俊敏之德於一堂之上。以之親九族。即九族不旋踵而睦。以之正百姓。則百姓不旋踵而昭明。以之合和萬邦。則黎民不旋踵而變。豈無自而然哉。蓋有放勳之大功。欽明文思之德。處之而安。不自矜大。德輝發越。素被於天下。故今也出而經世。所以能一明俊德。而天下國家舉躋至治之域故也。九族。孔氏傳謂高祖及元孫之親。然高祖非己所得逮事。而元孫亦非己之所可及見。果何以親而睦之哉。孔說誤矣。惟艾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少穎謂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偏外內之親。如使堯之所親不過高祖元孫。則堯之所親亦狹矣。既。盡也。如既月乃日覲之既。言九族盡睦也。百姓。百官族姓也。自其興事造業而言之。則曰百工。自其聯事合治而言之。則曰百揆。自其分職率屬而言之。則曰百官。自其所掌而言之。則曰百執事。自其所主而言之。則曰百司。自其分姓受氏而言之。則曰百姓。平章者。平議商榷之言。蓋記所謂論官。爲官百執事。當論辨而官之。故王逸少稱謝安石于省中平章。尚書由唐以來。以宰相爲平章事。蓋本于此。正義謂平理之使之協和。章顯之使之明著。至王介甫、張子政。又以謂平其職業。章其功勳。非也。昭明。猶言精白以承休德。謂其各揚乃德也。黎民。衆民也。一云。黎、黑色也。以民皆黑首。故曰黎民。傳所謂黔首是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氏謂。前既言堯之始于明俊德而終于和萬邦。此又言立政紀綱。分正百官之職。以照應績也。蓋最大最先。莫若推測天道。明歷象。欽若時令。以授人。故最先詳載其事焉。羲和者。羲和之義。即顓帝之重黎也。孔子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正義。謂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是二家乃以羲和爲氏族也。林少穎以爲不然。下文言咨汝羲暨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余以經考之。胤征言羲和廢厥職。夫堯與仲康之時。相去如此其遠。若果人名者。豈有堯時人爲羲和。而仲康之時。其人亦名爲羲和也。要之羲和乃官名也。蓋掌天地四時之官。在顓帝時。其職名重黎。自堯以至夏商。其職名羲和也。然下文又言分命羲仲、和仲。中命羲叔、和叔者。蓋羲掌疇又和掌秋冬。先疇而夏繼之。先秋而冬繼之。故其言以仲叔言之。言相繼相承如伯仲。亦猶爲三桓子孫而云孟孫叔孫季

孫也。正義謂羲氏和氏之子字仲字叔者。誤矣。乃者、發語之辭。非謂時雍之後始命羲和也。蓋羲和之官。以授民時爲職。民時之授。當考于歷象。歷爲書。即洪範所謂歷數。所以紀日月星辰之先後也。象爲器。即舜典所謂璿璣玉衡。所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是二者豈私意曲說可爲哉。實因在天之象數而立爲成器。以備占步而已。故堯之命羲和。所以必使之敬順昊天而歷象日月星辰者。以歷象不可以私意爲。必當順天道之自然故也。昊天者、元氣廣大之謂也。爾雅曰。春曰蒼天云云。見正義。王氏云。天色可見者蒼蒼而已。故于春言其色。氣至夏而行。故于夏言其氣。情至秋而和。故于秋言其和。冬位正乎上。故于冬言其位。皆歷說也。要之。經傳之言天者不一。以其尊而君之。則曰皇天。以其仁覆天下。則曰昊天。以其自上監下。則曰上天。以其遠視茫然。則曰蒼天。以其元氣廣大而言。則曰昊天。初無異義也。星。謂四方之中星也。二十八宿布在四方。而隨天轉。更互見于南方。每方各有中星。天子南面而視中星。以知其時之緩急。如春則星鳥、星火。秋則星虛、星昴。冬則星鶉、星火。是也。辰、日月所會也。正月會于亥。其辰爲陬。建寅。二月會于戌。其辰爲降婁。三月會于酉。其辰爲大梁。四月會于申。其辰爲實沈。五月會于未。其辰爲鶉首。六月會于午。其辰爲鶉火。七月會于巳。其辰爲鶉尾。八月會于辰。其辰爲壽星。九月會于卯。其辰爲大火。十月會于寅。其辰爲析木。十一月會于丑。其辰爲星紀。十二月會于子。其辰爲元枵。人時者、薛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又建寅。人時也。堯亦建寅以人時授民。故曰人時。然改正朔始于周。堯舜之時。無三正之異。所謂人時。蓋言民時也。故史記載堯典敬授人時。亦以爲民時。則薛氏之說蓋不可用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皆帝堯命羲和觀象作歷之事。歷者、民時所係。其事甚大。故諄復其辭也。由是觀之。則前言乃命者。蓋總命以作歷象之任也。此言分命申命者。蓋四子分掌前事也。後又言咨汝羲暨和者。既命以所掌。又述而嘆之也。故唐孔氏謂上言乃命。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羲暨和各主春夏秋冬。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既命仲復命叔。故言申命。其說得之。大抵作歷之法。必先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以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必他求。惟求作歷之法。斯盡得之。宅嵎夷。宅南交。宅而西。宅朔方。所謂定方隅也。宅者、李校書訓爲奠。蓋謂嵎夷在正東。交趾在正南。隅而西縣在正西。幽都在正北。作歷之法。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以爲表識。然後地中可求。既求地中。然後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昏旦。故堯所以使四子各宅一方者。非謂居是地也。特使之定其方隅耳。如土圭之法。測日之南北東西。知其景之長短朝夕。亦變之道法也。先儒乃以宅爲居。謂羲和往居是方。又謂時出往驗四極。故日景以定

分至非其常居而陳少南謂堯命羲和欲以授民時乃散處四方之極則作歷者一何勞乎其說以爲因假其地以明其各居一方之官非各居一方之地也然三說皆不若李校書之說爲當故余從之南交者孔氏云春與以交王氏云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故曰南交二說不然蓋東曰嵎夷西曰昧谷皆言地名不應于南方交相見之時謂之南交則南交蓋交趾也史記五帝紀言黃帝之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來尚矣又歷象欲知日月之食不食常于此候之故唐之五行云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據歷當食半强自朔方至交趾候之不差是南交爲交趾無疑矣然既言宅嵎夷又曰暘谷宅西而又曰昧谷者孔氏謂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昧冥也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蓋嵎夷之方日出之地隩西之方日入之地據地而言則謂之嵎夷西都據日月出沒而言則謂之暘谷昧谷其實一也故唐孔氏云以谷言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出乃據日所出謂之暘谷也日所入謂之昧谷也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者所以候昏旦也蓋晝夜百刻常以日之出沒而候昏旦不明則及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春秋二分晝夜相等何以知之故歷尤不可考此堯所以命羲和以謹賓餞之禮也林少穎謂寅敬也賓之餞之非實有賓餞之禮也唐孔氏謂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出也從而送之因其入也從而迎送之即此法也至陳少南則以爲導其生出之功以頒春致順其斂藏之氣以頒秋致其說蓋以謂寅賓出日者所以平秩東作寅餞納日者所以平秩西成殊不知此一節專爲作歷而設如下文所言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之類皆是使羲和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以正四時之中氣以成作歷之法正不可與下文相連訓解學者詳昧之則理自可見然南北宜不言賓餞者日之出沒止可候於東西而不與于南北也平秩東作平秩南訛敬致平秩西成平在朔易此皆測時氣也蓋四時之運寒則萬物並作夏則萬物皆化秋則萬物皆成冬則歲事改易而萬物皆革故從新是皆密運于天地之間各有次序未嘗或紊堯命羲和作歷既定方隅驗昏旦則于時氣之運又不可不因其次序而考察之此平秩平在又不可廢也平秩者蓋因其次序而平均之也然則朔易必言平在者歲易之事有差謬則來歲之宜因之而亂則又不可不察故曰平在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而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謂日官居卿以底日其敬致蓋致日之謂也日月星辰之運行聖人皆南面視因其至而致之以驗時氣之早晚羲叔主南方則爲人君敬而致之者實其事也若徐三方皆非候中星之所在故缺而不言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者此所以齊暑劑候中星也仲春之月日在昴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等故曰日中又云星鳥者蓋是時朱鳥亦見南方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仲夏之月日在星入于酉地初昏之時大火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故謂之日永星火此舉中二次也仲秋之月日在房入于酉地初因之時虛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故謂之宵中星虛仲冬之月日在虛入于酉地初昏之時

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故謂之日短星昴此舉二十八宿也然或舉四象或舉十二次或舉二十八宿蓋作史者欲備見故互言之夫定方隅驗昏旦測時候齊晷刻候中星皆所以定四時之中氣而爲作歷之本故繼之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蓋以之爲言用也凡此皆用以定四時之中氣也然堯猶以爲未也又使之觀析因夷隩驗鳥獸之孳尾希革毳毛驗物類之變化蓋民雖至愚而因時作事未嘗少差春則分析在田而以耕以耨夏因春事在田而以耘以籽秋則禾稼將成民雖卒歲之時而心力平夷冬則入居于隩燔之處以備祿塞因時而爲未嘗或紊故堯亦不敢忽而不考也鳥獸微物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不期然而然春則乳化而交接及則毛羽希少而改革秋到毛羽更生而整理冬則又生毳細之毛以自溫隨時變化未嘗或差故堯亦不敢忽而不考也由此觀之則堯之作歷仰觀象于天俯觀厥于民遠觀于鳥獸其事可謂不苟矣正義曰產生爲乳胎孕產化孕產必受之故曰化曰孳孳字古文同乳字訓愛也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晝前命羲和以定四時之中氣矣然後閏餘可得而起焉自咨汝羲暨和以下即所謂命之以置閏之餘也王肅云斗之所建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則置爲閏月中氣未定則閏餘亦未得而定前之所言皆爲定中氣而作既定中氣矣故以閏餘繼之夫作歷法雖始于定中氣本以置閏歷之置閏其事爲大故更申言之此論甚當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者此起閏之法也蓋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當以二十九日過半而與日合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以五百九十二幷二百三十五是一歲日月所餘共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九十二日之二百三十五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年十日爲百九十日又十九箇八百二十七爲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七箇月餘各四百九十九分合爲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共爲百三日又七箇月餘各四百九十九分合爲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共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是爲一章之數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章會統元運于無窮此四時所以定而歲功所以成也四時定歲功成然後百工可以允釐百工孔氏傳謂允治百官所謂百官得其職者是也庶績咸熙爾雅曰熙興也言衆工皆興所謂萬事得其序者是也雖然當堯之時浴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爲生民之計可謂急矣然堯不先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播百穀命契以敷五教而乃先于命羲和以有作歷置閏之法也豈堯先所後而緩所急耶蓋不然大禹稷契之所職不過于百工而平水與播穀敷教之事又不足以當天時正于上天時正于上則百官得其職百事得其序理亦當然苟閏餘不定三年而差一月則必以

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則四時相反。如欲百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熙。不可得矣。雖有登稽鼻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天時既定。則人功由是而施。堯之治無先于此耳。鄧康節云。日月星辰。堯則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不殊此。

帝曰。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囂訟可乎。

此一段。蓋帝堯在位既久。將傳帝位。博求聖賢也。時。誰也。咨、嗟也。咨若時登庸者。孔傳謂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我將登庸之。馬融謂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用以代羲和。王氏又以若時、予采、相對爲言。若時爲順天道。若予采爲順人事。其說皆不然。惟程氏謂此乃堯老。廣求聖賢。以冀帶位之意。故放齊以嗣子丹朱爲對。其文與上相連。此說得之。故林少穎亦依此說。謂時咨若誰能順是登庸之任。將授以天下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囂訟可乎。放齊以常情揆之。父子相傳。古今之通義也。故以嗣子丹朱爲對。正如漢文欲舉有德。以匡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最長。敦厚寬仁。請建爲太子。亦此意也。孔傳乃爲胤國子爵。正義遂以胤侯命掌六師。胤子鮮衣爲證。其意蓋以胤子朱非堯之嗣子。朱爲不然。謂求賢而薦太子。太子下愚。而言開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殊不知所謂若時登庸。正謂求賢使登帝位。則薦以嗣子朱也。堯將訪問四岳以求治水之人。故先言其害曰。洪水滔天。其說是也。然放齊雖以丹朱爲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而堯獨知其不可。於是而吁。疑怪之曰。囂訟可乎。謂朱之爲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爭訟。不足以當此大器也。胡氏謂。自古以來。父子相繼。放齊蓋子。義爲當然。有太子而不繼位。且求外臣以登庸者。豈期至此哉。誠以囂訟。遂至旁求。此說得之。正義謂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人。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有不知。然稱囂訟以爲啓明。舉下愚以對聖帝。何哉。蓋誠以丹朱矯飾容貌。惟以惑人。放齊內少察明。未能悉知。謂其實可任用。故因帝之咨而舉之。惟堯之聖。乃知其囂訟。放齊則不知也。故冀博士曰。囂訟生于開明。君子順開明之性以爲善。可以無囂訟。小人因啓明之性以爲不善。適所以爲囂訟而已。故自放齊觀之。則以爲善。自堯觀之。則知其爲不善也。亦如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滔天。惟堯之聰明乃能知之。驩兜則不知也。鯀之方命圮族。惟堯之聰明乃能哄之。四岳則不知也。此無他。董因放齊、驩兜、四岳、無知人之明。惟堯之聰明。於人之才否。無不灼知洞見了。無閉塞。故雖丹朱之囂訟。共工之滔天。鯀之方命。亦不惑其鑒觀也。

帝曰。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段。蓋堯將求一相之職也。采、事也。百揆之職也。咨若予采者。謂嗟誰能任是百揆之事。將用爲相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者。堯既求之以任相。故驩兜稱都而嘆美之曰。今爲共工之官者。方始鳩聚蓄見其功。實可選用也。共工、官稱也。既爲共工。而又虐之者。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將使堯大用之。方鳩、孔氏謂方聚見其功。林少穎謂此方字。當與洪水方割。方紙敝紋。方施象刑之方。同皆是方始之方。非四方之方。此說甚當。帝曰。吁。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者。驩兜既薦共工。帝亦知其人不可以若予采。故疑怪之曰。此人言不順行。靜則違言。用則違之。又象貌恭敬。而心則滔天。不可大用也。滔天二字。說者不同。蘇氏云。滔滅天理。釋文云。外貌恭敬。而心中包藏。滔天莫測。曾氏云。誠者。天之道。汩沒其胸中之誠。故曰滔天。滔滔滔天。語意斷異。夫典之言滔天一也。豈容有異哉。洪水之爲害。際天所極。滔滔滔天。皆是。故曰滔天。至此言滔天。謂其貌之恭而心之凶。狠滔滔漫天也。橫渠以方鳩爲共工名。驩兜薦共工于堯。不應稱其官。則方鳩言其名。亦不可知。故兩存之。以待識者。沈光朝曰。共工之象恭。鯀之方命。堯之聰明已知之矣。知而未能去者。豈堯聰明而猶有所惑哉。當堯之時。其惡未著。朝廷之間。尚猶以爲賢者。姦人多才。善自矯揉。惡行未著。號不曰善人。故鯀雖方命而賢如四岳。猶不知其不可用。當是時。堯雖知之。而遽加以罪。人莫不疑其刑之不當。鼻陶論知人。謂惟帝其難之。諒其由此。此論甚當。故表而出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堯以洪水爲患。求能治人以任其責也。四岳主四方。方岳之官也。咨者、訪問之也。如舜典所謂詢四岳是也。堯將訪問四岳以求治水之人。故先言其害曰。洪水湯湯。逆流沸騰。方爲世害。而又蕩蕩然泛濫。無有畛域。山之高者。則懷而包之。陵之卑者。則襄而上之。浩浩然汗漫無涯。後其災難至于天。洪水之害如此。斯民之被其害也。舉皆咨嗟困苦。不遑甯處。有能舉是事。將使治之。故四岳于是乎呆集人之言而薦鯀。曰於。鯀哉。蓋嘆其才之可用也。然衆言雖嘆其可用。而堯獨知其不可用。故疑怪之曰。咈哉。咈言其違戾而不可用也。所以違戾而不可用者。以方命圮族而已。方命者。孔氏謂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親。以方字爲一義。以命字連圮族之文。非語辭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云。方猶放放棄教命。史記亦以爲負命。其說是也。或又謂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則逆命不行。亦與此通。圮族者。程氏謂垢境族類。蓋傾陷忌刻之人也。堯既言其方命圮族。不可用。四岳于是又曰。異哉。異已也。言已矣乎。嘆當時未見人能賢于鯀也。如孔子每言未見其人。必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皆嘆未見其人也。岳既嘆時人未見有能賢于鯀矣。故欲堯但試其可治水而已。無求其他。故曰試可乃已。蓋四岳薦鯀治水。堯知其方命圮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信。以謂鯀之失雖如此。然當時禹未出。言治水者莫如鯀。帝求人治水。今但取其能治水而已。無求其他。安可以方命圮族而廢之哉。四岳既採衆言。以鯀爲可用。又自言試治水則可已。故堯勉强而從之。以此職也。嗟若予采者。謂嗟誰能任是百揆之事。當欽敬而往。是堯已預知其無成也。已而功用歷順四岳之意而試之。故戒之曰。往欽哉。言治水之事。當欽敬而往。是堯已預知其無成也。已而功用歷九年而不成。則堯可不謂之聰明之主乎。夫四岳薦鯀于堯。堯既知鯀不可用。又屈于四岳之請而試之。卒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謂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自信。不智。余謂洪水之害。至堯猶甚。其下民怨咨。日望聖人拯而救之。奈何禹猶隱而未興。鯀雖有方命圮族之心。然

嘉佞之人能說美隱惡天下言治水者皆歸于鯀賢如四岳猶信其可用況天下乎故堯于此以謂民之病于洪水也如此其甚望人君之拯治也如此其急而同聲其美鯀之治水也如此其衆吾雖知其不可用然任一己之見而違天下其見之心則人必謂吾當艱難之際於能者不用而舉觀其害莫不忿怨于己故吾嘗用之而功不成然後去之終不肯自謂不可用而不用也是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勤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鯀李禹亦謂堯雖獨明于上衆多不達于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伊川亦謂舜禹未顯當時之人才智未有出鯀之右者四岳舉之堯不得不任苟當時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鯀矣此論甚當說者又謂鯀既無功早宜黜廢何待九年然非無功也但無成耳唐孔氏亦謂水爲大災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不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以至九年況祭法亦謂禹能修鯀之功夫禹之大功且修鯀之餘則鯀實非無功者特不能成故誅殛之說者又謂鯀性猥極帝所素知何早不去而待于舜蓋舜之時治水無功法應貶黜而又必誅殛之于羽山抑又何耶蓋鯀之才智天下之所謂大姦佞者始見堯朝位卑任輕則能蹈其惡而居其職雖堯知其方命圮族而惡迹未著何因去之及將進而用以治水之任則堯之用過乃分罪必著見故吁而言其不可已而大臣舉之天下賢之不得已而試其治水之任及鯀既居治水之任九載之間平昔輻湊之惡一旦發露故舜得以殛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彰篡逆之謀惟用過其分則有以發其凶恩也伊川程氏其說如此說者又謂堯典言咨四岳者二治洪水也巽朕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照帝載也典三禮也古者大事必詢衆庶言帝以此四者事大體重四岳掌方岳知天下

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堯得舜而納于百揆則前此百揆之官未備也建官惟賢官無隆于四岳則其實可知矣德未足以宅百揆則庸命有所不能矣故四岳言舜可受天下之事曰舜乃瞽子而父頑母嚚象傲而不恭有此三惡而舜能諧之以孝則心不則德義之經其母則口不道忠信之言其弟象則又傲慢而不恭有此三惡而舜能諧之以孝使烝烝乂不格姦此皆人情之至難而舜能之故知其可以受堯之天下也烝烝孔氏謂進進于善不若曾氏謂若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之氣有以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故烝烝于乂不至于格姦特無目之稱也漢孔氏謂舜父有目以其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唐孔氏從而廣其說引論語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言瞽者非果無目也況史記載瞽瞍使舜上屋從下縱火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爲之不得爲無目但不識善惡故稱瞽耳至林少穎則引史記云盲者子父頑母嚚象傲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夫盲之爲痼疾固非善惡之事然有目而頑猶可言無目而頑豈不愈難言哉要之二說少穎爲長說者又謂烝烝乂不格姦則舜未登庸之時特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則舜登陟天朝之後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于此安得爲不格姦余謂舜處父子兄弟之不幸雖堯既妻舜三惡尤有殺舜之心則當未舉之前其欲害舜之心爲如何惟舜以孝克諧之雖頑如瞽無殺子之愆傲如象無害兄之罪則不格姦之言爲可信也四岳既言舜克諧三惡烝烝乂不格姦以此爲可授以天下堯猶以爲未也且曰我其試哉蓋以試舜以考其行藝也試之如何妻以二女觀其禮法刑制二女而已蓋能制二女則夫婦之道正夫夫婦婦則家正而天下定此堯所以試之也春秋傳曰宋雍氏女女于鄭則知以女適人皆謂之女謂之女于時者猶言于是時以二女女之也古者士庶人一妻一妾今堯以二女妻舜竊意二女當有貴賤長幼其一爲妻一爲媵非皆爲妻也故劉向列女傳云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則非皆爲妻也吳孜謂堯舜同姓俱出于黃帝之後不應以嫡女妻之所謂二女者人君天下父母民皆臣妾堯于天下取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天下之本故知二女非堯女也殊不知世本之舊出于後世豈可據哉堯既妻二女以觀其禮法刑二女而舜于此果能以義理下降二女于嬀水之北使帝女雖貴必從夫而俱行婦道于有虞之族故堯嘆曰欽哉美舜也王氏以嬀降爲下嫁此說雖通然以嬀降爲下嫁則一簞之食惟及乎堯之妻舜不及舜之刑二女之心然經言嬀降二女于嬀汭則降又非降其心故不若合二說爲一謂舜能以義理下降二女雖帝女之貴亦使下降而居嬀汭也水北曰汭嬀汭、嬀水之北即舜所居之地也既言嬀汭又言嬪于虞嬪、言其地與言其族也曾氏云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欽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其欽但可掩塗人耳目耳若在其室而與之居者不可欺也舜能嬪二女而使之嬪于虞非能動容周旋中禮以行之不能如此故以欽哉美之也李校書謂欽哉爲帝戒勉二女之言其意蓋謂舜以微賤能嬪降二女不可不敬其夫故以欽哉戒之此說亦通周泰叔謂堯禪舜必試之舜禪禹不言試者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天下懃嘆帝命治之由是疏九州導九河瀹水怪之屬而放之海汲汲盡力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水功既

尚書詳解卷二

舜典篇末載舜終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其書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言歷試諸難作舜典先儒謂不足以盡一篇之義不知愼徽以下所敍皆堯老舜攝之事故鄭元謂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則遭晉文明溫恭允塞其德實于攝事之時見之序惟推原陟帝位爲天子之由以明舜典之所以作故第曰歷試諸難舉其大略也如大禹謨序言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命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禹受命以後事亦此例耳其曰虞舜者或謂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又謂舜自虞即帝位都安邑二說皆以虞爲地名按堯典側陋虞、言其族也嬪、婦也謂行婦道于虞氏之族也鄭元謂虞氏舜名其說甚當側微、微賤也與堯典側陋同不在朝廷謂之側非人貧賤謂之微聰明、即書所謂明四目達四聰是也謂舜以微賤之人有聰明之德堯聞之欲使之嗣位焉然堯非遽使之嗣位也蓋堯雖已聞之而究未知其實行故其始先試以二女見其能治降二女于嬀汭已知其正家矣能正家者必可以正天下故至此歷試諸難則又試以天下事也陳少南有言曰堯之得舜由于師錫而序篇乃以堯聞斷之則堯之得舜故不在師錫之後

戒民然後獲陸行而土居禹之功被乎天下民之視禹無異于舜故泽水敷于成允成功惟汝賢于嘉乃績天之歷數在爾躬終陟元后蓋禹之功被民也大民之歸禹也順不待舜試而天下安之也林少穎曰四岳薦舜將使堯授以天下而其薦之者不言其他而惟曰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堯之試舜將授以天下而其所以觀之者不觀其他而惟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者蓋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也人君苟無先見之明而惟左右近習之人是聽其于治也亦未矣司馬文正公有言曰舜自修于畎畝之中而聞于堯此舜之難也二說尤可取故特存之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蓋作史者總序舜之德也與謨之體皆如此如堯典之首言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皐陶謨之首言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蓋爲此人作此書必先敍此人有此德體制自應如此也蓋作書者之意謂我順理而考于上古得帝舜之行事而載于書書曰堯有此文德之光華舜能重之協合于帝堯而無異不惟能重華而已而且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濬深宏也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粹和也恭恭敬也允信當也塞充實也凡此八者即元德也元幽遠之稱言舜有德而潛修于幽遠之處然舜之德雖韜藏于幽隱之中而實升聞于天朝故堯命以位使之攝行天子之事即下文所謂徽五典之屬也夫作史者先言舜來即之曰來汝舜我常詢汝以天下之事與汝反覆辯論以考汝之言其措置當爾其成謀當爾今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後言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則舜于未登庸之前其光輝之德固已能重堯之華矣德既不約而契宜其雖處側微而堯獨聞而知之也由是觀之則堯之知舜非聞于言語物色之間也堯有是德而舜重之以心相知則若契券焉蓋有非耳之所能聞目之所能見者程氏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如語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稽文王曰徽柔懿恭稽仲尼曰溫良恭儉讓皆聖人之德美此論甚當王氏云堯言欽明文思爲成德之序舜言濬哲文明爲修爲之序此整說也林少穎皆以爲堯舜之德此說殊可喜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故以慎徽五典接堯典帝曰欽哉之文而爲一篇至孔氏纂壁中書始爲二篇正義謂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加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山是始爲二篇正義謂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肅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之書乃裒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求遺典始得之是舜典之書前此實以慎徽五典司徒之職也納于百揆百揆厥職敬之任也賓于四門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納于大麓所謂麓之於天是也凡此蓋舜元德升聞於堯堯將命之以位使之彙統衆職以驗其能否即上所謂歷試諸難是也程氏謂五典克從無違教而後浸至於百揆之任禮待四方諸侯協和而後至於大麓之任其意蓋謂先使之徽五典五典從而後使之宅百揆百揆序而後使之納大麓殊不知上言乃命以位而繼以慎徽五典納於百揆等事則是堯既命以位則五典等事無所不統舜既彙統庶事則以之慎美五典之教而五典克從無違教以之納于百揆而百揆時敘無違事以之賓迎諸侯于四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穆以之納于大麓則雖烈風雷雨不至迷錯而害物是皆帝舜彙統庶事隨所施設各底成效初無浸至之理故唐孔氏曰舜既臣堯無所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

于百揆非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此說甚當按左傳文十八年載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則徽五典宅百揆雖堯以是試舜舜實舉元凱以爲之妥得爲試諸難哉蓋將以天下授舜并以是數事付之以繼舜所以處之之術如何非欲舜一一躬親其事也舜之于此果能登庸衆賢分治其事則舜所以處之者蓋有道矣宜乎堯以天下授之也納于大麓說者不同孔氏謂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即百揆之職也前既納于百揆則此大麓允當爲大錄萬幾說者又謂麓地名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既試舜以諸難舜隨施設各底成功至此特俾之陟帝位故命之曰格汝舜格來也言來汝舜堯呼舜來謂之曰來汝舜我常詢汝以天下之事與汝反覆辯論以考汝之言其措置當爾其成謀當爾今三年矣而汝向來所言皆以底行而可以立功則汝可爲能言而又能行矣汝非不可庸命以登天子之位乎底績即上徽五典宅百揆賓四門納大麓皆舜底行之實迹也堯既命舜陟帝位而舜乃辭不敢當故曰讓于德弗嗣王氏謂讓于德者遜於有德之人也弗嗣者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沈氏謂舜以其德不能繼堯故辭讓不敢當二說皆通故兩存之正義曰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夫歷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何也歷待三考冀其成功無成乃黜之既有成他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義謂舜既讓而堯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文祖之廟蓋堯爲天子于此事終而授與舜舜受之而不更始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謂堯受終于文祖故率校書辨之謂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言在璿璣玉衡之屬亦豈屬堯乎正月率校書謂歲之正月也特變文耳王氏謂舜貳之正蓋亦訓長王氏謂政事當歲易者妄也下文格文祖言月正者亦正月也特變文耳王氏謂舜避堯之子方其未踐位天下無政故此格文祖即月而後有政故言月正亦監也上日謂朔日孔氏謂上旬之日曾氏謂上辛上丁上戊日之類三說不同林少穎謂下文言月正元日正月朔旦則此云上日亦宜是朔日蓋禹受命於神宗既用朔日則舜受終于文祖亦應用朔日不應獨用上旬與上丁之類其曰上日者特變文耳故唐孔氏疏月之始日謂之朔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其于一歲是上日也但元日說者泥月令擇元日命民社之言謂元日乃所擇吉日非朔日殊不知月朔謂之吉擇而用之亦謂之吉論語有吉月必朝服而朝則月朔亦有言吉者矣吾安知書所謂元日非月旦乎文祖堯之太祖也蘇氏謂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必告於我所從受之人則文祖實堯之祖也特不知所祖果爲何人耳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即堯也神宗爲堯則文祖可指爲顓頊矣但去古既遠不可以爲必然之論故唐孔氏謂堯之文祖不可强質亦多閒闕疑意李校書謂孔氏以文祖爲堯文德之祖以慕祖爲即下文祖文祖又即藝祖也故知藝祖即文祖此說甚當但神宗亦以爲文祖則有可論者蓋舜受堯之天下于受終與告即政之事皆宜就堯之祖廟至禹則受天下于舜矣則受命當於舜之祖廟豈宜亦就堯之祖廟哉故知神宗即有虞氏神宗之廟所謂祖顓頊而宗堯者是也

在璿玉衡以齊七政

璿、以璿爲璣玉衡以玉爲衡唐孔氏謂是天文之器漢世謂之渾天儀者是也璣徑八尺圍周二丈五尺强以一人可以運轉故曰璣衡橫簫長一尺孔徑一寸將考天象先縣璣於上運轉之以象天之運轉然後以衡從下望之以知星宿此璣衡之制也在察也七政日月五星唐孔氏謂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有異政故謂七政不若沈博士謂君政得於下天文序於上自然之應故以政言之此說是也然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然必謂之齊者曾氏謂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凌歷闕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所見皆時數軌度之當然不加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沈存中謂黑簡中受韶典領歷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即玉衡也但璿璣孔氏云美玉王氏云美珠二說不同後世渾儀既不用珠玉用銅爲之則古之璣衡或以玉爲之或綴珠其上皆不可得而知孔氏曰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夫舜既受堯之終于文祖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己之當天與否使七政有違則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必不然也使其不審天心不符人望則不受之既已受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豈理也哉然則舜受終必在璿玉衡以齊七政者蓋既攝帝位將巡狩方岳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于是也蓋舜攝位既齊天文於是乃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告以攝位之事類禋望徧唐孔氏謂類以攝位事告故謂之類蘇氏亦謂皆祭名所謂類者孔氏謂類以事告非常禮肆師類造上帝注非常祀故曰類與此合六宗之祭不見于經諸儒皆臆度之誠可疑晉張髦謂三昭三穆學者多從之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徐廣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者天神非人鬼也孔安國曰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蓋其必有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班位皆不可以理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以私意所能損益哉春秋不郊猶三望分野之星與中國山川乃知古者郊祀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咸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于上帝爲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則曰燔柴于泰壇祭法謂天子歷官主頒朔于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則不得自爲正乃受歷于天子還以天子之歷頒授其民故堯命羲和四子定律數既頒朔于諸侯矣至舜居攝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狩

林少穎則依孔氏傳而爲之說曰山川爲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至此時而望祭之羣神謂陵墳衍古之聖賢有功者亦皆祭之此亦水于祭法而爲之說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爲言斂也五瑞五等諸侯之瑞玉也舜既斂諸侯之五瑞而四方諸侯以舜居攝來朝賀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然既月說者不同孔氏謂蓋正月中乃日見四岳羣牧林少穎以既月爲二月劉敞則謂正月之明日乃二月朔陳少南因謂之既蓋也蓋一月乃以是覲諸侯亦謂二月朔也三說不同此皆未蓋余謂三說雖不同然孔氏徒見下文言二月東巡狩遂以既月爲正月乃以爲二月東巡狩也殊不知覲岳班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不應加既月乃三字蓋謂舜五載一巡狩于其當巡之歲故二月往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則自歲二月以下乃作書者載舜巡狩之歲月本不與上連文不可泥此二月即以既月爲正月也況上文言正月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至輯五瑞而後言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而班瑞質二月事也但少穎謂蓋二月之日亦不可蓋覲岳班瑞不應許多日劉敞陳少南謂二月朔亦不可蓋舜攝位四方諸侯遠近不同故聞有先後而來賀必不能如他朝會同于一日余謂既月當爲一句乃日覲西岳羣牧爲一句蓋舜自正月受終繼而察璿衡祭羣神輯五瑞行是數事月既盡矣乃于月盡之後日覲見四岳羣牧既見羣牧乃還以其所輯之瑞班而還之使歸於國蓋此瑞本于舜房攝班還於諸侯若舜親授故爲舜臣所以與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歲二月東巡守二孔皆謂舜既班瑞於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巡守省守土之諸侯此說不然蓋上文覲岳班瑞乃二月事前于既月解辨之詳矣覲岳班瑞既爲二月事則此二月不應爲當年二月事少頃以此二月加歲字于上乃歲之二月蓋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度於四岳此說雖順經文而經無明文又安知歲二月爲明年之二月哉蓋經但云歲二月豈可直指此歲字爲來歲乎余謂舜之居攝先既輯瑞次之班瑞自是之後必有一歲往巡狩四方故此直云歲二月東巡狩必是居攝之後于中有一歲二月巡東五月巡南八月巡西十一月巡北也岱宗唐孔氏謂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也一曰岱宗其說以岱宗即泰山也舜既巡狩故先至東岳之下燔柴祭天以告至既燔柴祭告至乃望祭山川而秩者蓋有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有其序故山川不可不盡其秩序也舜既燔柴告天望祭山川即于東岳之下遂見東方之諸侯而與之考制度自協時月正日以下皆考制度之事也孔氏謂協時月正日合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蓋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歷之官天子歷官主頒朔于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則不得自爲正乃受歷于天子還以天子之歷頒授其民故堯命羲和四子定律數既頒朔于諸侯矣至舜居攝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狩

而協之。協之爲言合也。蓋以王朝之正朔考而合之。然時月言協而日言正者。蓋時之差常起于日之不正。故日尤不可不正也。時月日既協而正之。則歷法定矣。歷法既定。然後律度量衡可考而知焉。蓋度量衡生于律。而律之十二又生乎歷之十二辰。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成度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則律度量衡。實本于歷矣。律度量衡既本于歷。則舜子巡狩之際。欲同律度量衡。所以必先協時月正日歟。同之如何。蓋考而校之。使遠近內外均同如一也。既同律度量衡。于是又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蓋禮隨時損益。久而不修。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巡狩之際。所以修之。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者。巡狩于四岳之下。覲諸侯。考正制度。故五等諸侯。與其國之卿大夫士。各以其所執之玉帛生死以贄見于天子。鄭元謂。贄之言致。所執以自致也。此說是也。但孔氏以五玉連上修五禮之文。唐孔氏謂不言修者。蒙上之修字。此說不然。夫禮固有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執圭璧來朝。不過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張橫渠以修五禮爲一句。今按周禮典命。雖只云諸侯之適子。未爵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竊意孔氏亦有所據。但不知出何書。二生謂卿執羔。大夫執雁是也。一死謂士執雉是也。鄭元謂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不失其行。雉取其守死而不失其節。恐或如此。至林少穎則謂所贄之物。蓋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非有義理于其間。王氏曲生義訓。穿鑿之甚。皆無取焉。夫既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又云如五器。卒乃復者。三帛二生一死天子受之。惟五玉禮終則反。還諸侯。程氏謂諸侯尊而至重。已覲復還其玉。所以禮答列辟。此說是也。按聘義云。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璧。輕財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是諸侯未嘗不來朝于京師。今若胡氏謂四年巡四岳。重禮也。此雖主於聘禮。窺意朝禮亦然。又按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幣皆贄之物。蓋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非有義理于其間。王氏曲生義訓。穿鑿之甚。皆無取焉。夫既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又云如五器。卒乃復者。三帛二生一死天子受之。惟五玉。

在禹平水土之前反復考之沈氏於經初無明文可據彼徒見商詩言九圍商書言九有王制雜記商周之制亦稱九州而十二州之名未聞于夏商之時蒙又周官職方禹貢爾雅亦只載九州遂謂十二州乃洪水前權宜分置禹既平水土乃復舊制爲九州夏商承之故亦爲九州殊不知舜居攝二十八載堯殂落之後是時水平已久舜尚有咨十二牧之言安得爲洪水之前舜分十二洪水之後禹復正而爲九而不復爲十二哉又周官職方載九州有幽幷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有幽幷而無梁青幽幷三州本皆舜時分置之州名若使洪水之前有此名洪水之後禹重正之復于舊如禹貢所載則幽幷幷之名至禹平水土之後已無聞矣豈至商周而猶有存者余竊謂洪水之初禹別九州而治之既平之後舜乃分爲十二故於九州之外別立幽幷幷營三名及夏商周承之故幽幷營之名猶存然詩、書、職方、爾雅只載九州者蓋舜于平水土之後實分爲十二至夏商時或有重合而爲九或去徐梁而存幽幷之名或去梁青而存幽營之號不可得而知惟唐孔氏按左傳宣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此說似乎有理故漢孔氏亦直謂禹治水後舜分冀州爲幷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置十二州程氏、林少穎皆依此說但唐孔氏謂禹貢治水通鯀爲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治水功畢二年之後分十二州林少穎此說甚合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說與孟子八年於外之說但少穎既有此說自信不篤及疑舜居攝次年則巡狩朝諸侯考制度使治水未平則此禮不可得而講觀此則治水功畢又當在居攝之前數說皆齟齬學者當闕之原少穎之意蓋謂如前之說治水功畢故在居攝數年之後今考之經前既載舜居攝之事次載舜歲二月東巡守之文是巡守近在居攝之二年矣巡守欲周行四方若時洪水猶未平舜如何巡守今舜既以二年巡守則治水之功當先二年而畢山前說則功畢于數年之後由後說則功畢于二年之先故少穎以爲齟齬不合學者當缺而不論余謂少穎前說極當後說乃考之未深論之未熟耳何以知之蓋典謨所載堯舜之事雖因其事之先後次第載之然實非一時事或近在一日或遠間數十載作史者因其先後而次第錄之以成文理正不可爲學道之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即扑作教刑是也然舜又謂人有過誤入罪雖涉疑似鞭之刑時事謂堯既命羲和即行下數事哉今舜與前既載舜居攝之事次即載舜二月東巡守之文竊意舜之宥之赦之皆所不可故又作贖刑是也但孔氏謂金爲黃金唐孔氏謂安贖以此金爲黃金以呂刑其罰千鋝爲黃鐵俱是贖罪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周官考工金之工七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皆爲金則此黃金呂刑黃鐵是皆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後始改用黃金俱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此說亦有理舜垂刑象既立五刑五流鞭扑與金贖之法矣故於下文言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以見用上數等刑罰皆原其情而爲輕重也漢孔氏謂過而有害乃緩赦之程氏謂眚、過也過失而入於罪者災害非人所致而至者眚則縱肆覓緩之災則赦而除釋之林少穎謂眚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其罪非己作或爲人罣誤而入於刑如論語所謂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情在所恕遁逃未獲則肆之已獲而囚繫則赦之眚氏又謂自生謂之眚天火曰之災眚災雖有所肆亦赦焉怙終賊刑漢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程氏謂怙恃其惡與終固爲非者幾害之以刑蘇氏而川不言者胡益之云川之交會非若山之可以州別故不言十二觀此說假有理故特存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昔吳舉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象以典刑漢孔氏以象訓法蘇氏亦依其說唐孔氏遂引易繫辭云象者像此者也是象爲放法故以象訓法謂各象其所犯程氏亦謂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而說文謂象刑爲畫象之刑其說蓋出于大傳與漢帝之詔雖若相似然以象爲畫象而解象以象又荀子謂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爲治則人民莫觸罪非特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亂莫大乎此惟薛氏云世俗謂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豈非說舜典而誤歟歷考數說惟王氏之說爲長王氏之說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刑象于象魏是也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所避苟不垂以示人位知所避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此舜所以象以典刑者蓋示民以常刑之法使知所避也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法象挾日而斂之此即所謂象以典刑者也林少穎謂此象以典刑一句乃統說其事自流宥五刑至怙終賊刑乃垂示典則之目也此說雖可喜然象以典刑爲統說以流宥五刑以下爲象刑之目則是舜刑特有流鞭扑贖數等無五刑正法按大禹謨舜羹陶作士有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先言五刑而後言五流則此不應只說五流以下而不言五刑正法余謂象以典刑是舜示民以常刑常刑即五刑也既言五刑故下言流宥五刑即是五流此說與帝舜之言合故此說以少穎爲長流宥五刑漢孔氏謂流放之法宥五罪唐孔氏廣其說謂惟其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流之遠方王氏、諸儒皆同此說其說極當舜既以五流宥五刑之輕者至於官事不治其罪至輕又不應致以五刑五流之法亦不應宥而赦之者故舜又立鞭笞之法以爲治官之刑周禮條狼氏掌大夫曰敢不關鞭三百即鞭作官刑是也其有學校之間不勤學道者即扑之以爲學導之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即扑作教刑是也然舜又謂人有過誤入罪雖涉疑似鞭之刑之宥之赦之皆所不可故又作贖刑是也但孔氏謂金爲黃金唐孔氏謂安贖以此金爲黃金以呂刑其罰千鋝爲黃鐵俱是贖罪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周官考工金之工七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皆爲金則此黃金呂刑黃鐵是皆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後始改用黃金俱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此說亦有理舜垂刑象既立五刑五流鞭扑與金贖之法矣故於下文言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以見用上數等刑罰皆原其情而爲輕重也漢孔氏謂過而有害乃緩赦之程氏謂眚、過也過失而入於罪者災害非人所致而至者眚則縱肆覓緩之災則赦而除釋之林少穎謂眚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其罪非己作或爲人罣誤而入於刑如論語所謂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情在所恕遁逃未獲則肆之已獲而囚繫則赦之眚氏又謂自生謂之眚天火曰之災眚災雖有所肆亦赦焉怙終賊刑漢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程氏謂怙恃其惡與終固爲非者幾害之以刑蘇氏

368

謂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曾氏謂內怙財外怙罪謂之怙成而不肯改者謂之終怙終而有賊則刑之數家之說皆有可取惟林少穎謂孔氏以賊刑爲刑之殺豈有聖人用刑所以賊人放引左傳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少穎引此蓋謂左傳所言昏者惡者賊者即殺之其文勢與怙終賊刑相似故其說謂怙乃怙惡非惡終乃爲惡而終不改賊乃賊害人者此三者情重故皆刑之夫少穎解此既謂怙終賊刑三者情重當刑則上言災肆赦不當謂故以正月復至文祖之廟告已踐天子之位也前言正月上日此言月正元日特史家變文耳初無別義王氏乃謂即月而後有政故言正曾氏廣其說舜之中國踐天子位之月格正以更一代之始建元以更一君之始故言月正元日夫舜前數受終天下乃堯之天下故用堯之正元堯既崩三年喪畢踐天子位于是月則始用舜之正元也殊不知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故王氏曾氏所以藉爲曲說非通論也惟唐孔氏謂正訓長月正言月之最長即是正月上日日之最上元日即是上日且引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若孔云今月吉日又變言吉月令辰此說如何漢孔氏與諸儒皆謂此月正乃舜服堯三年既畢之正月按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如此而此又承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故知此月正即服堯喪畢之正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即政之後詢謀于大臣求所以治天下之事也曾氏和謂于者往之之詞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詢于四岳者謂往就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若十二牧則咨詢之而已無所往故不言子余嘗謂此所謂詢于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下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乃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不必曲爲之說惟唐孔氏解此言達而得理謂舜告廟既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者爲闢四方之門使爲己廣大仕路招置衆賢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達四方之聰使爲己遠聽於四方恐遠有所蔽塞故令爲己悉開見之此說甚善一說又謂天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君門萬里九重不能偏知故舜即政之初首詢四岳使之闢四門所以來此明四目者所以視此達四聰者所以聽此蓋欲四方之情雖至遠常不越乎廉陛之下耳目之間焉此說亦然夫四方之來各由其門而入則門固以四言若耳目者特人君之兩耳目之聰明耳何言四目四聰哉蓋人君端處一堂覽觀四方四方之情皆欲耳聞而目見故言四目四聰蓋欲耳目之力常偏察四方故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舜前詢于四岳則已詢之在內之臣矣此咨十有二牧則又及于在外之臣焉曰咨曰詢皆是訪問之意也夫天生聖人爲之司牧則人君爲天牧民也人君謀地千里而寄之州牧則牧守爲君牧民也牧民之道以食爲先言食哉惟時欲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李校書謂書稱惟時亮天工惟時有苗弗率舜以時訓是則食哉惟時亦應訓是

而先儒乃謂當以敬授民時之時者，以句自此絕，則訓自當異，與直說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孔氏謂安遠如安近，鄭元謂能、猶如也，安遠之國順如其近者，蘇氏謂能、猶如不相能之能，懷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王氏謂遠者柔之而已，近者吾所治也，故當能之，有意和廣其說，謂宮之教之，刑實因革，無所不能，故曰能邇，此數說皆發訓釋，不若李校書之說為近而易見。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文能耐皆同字，則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遠人修文德以來之，所謂柔遠也，至于遠人，尤在所能忍以有濟，昔人所謂弗擾獄市，又言不如是何以為京師，皆能邇之謂也，詳考李氏之意，蓋以能邇若世俗所謂忍耐得住，況人之不能相容者，皆謂之不相能，能則質耐之意，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諸儒皆謂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信任之，蓋進德而用之也，任人、佞人也，佞人謂之任人，謂其包藏不可測知，若婦人之姙振焉，謂之難任者，退絕之便不得進，皆退不肖而遠之也，此說難善，未若毛李中謂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誠能于有德者惇之，元善者允之，是非取舍，足以難羣小人之心，人君雖未嘗求遠而斥之，彼自不敢進，此惇德允元，乃是難任人之道，此說極善，自食說惟時至而難任人，是數者誠能行之，則內治舉矣，內治舉則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也，胡益之謂發夾以身率之則服，此說誤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既終堯三年之喪，格于文祖，然後即政而稱帝，此稱舜曰者，所以別堯也，蓋自此而上，稱帝曰，屬之堯，自此而下，稱帝曰者，皆以屬舜也，故于此特稱舜曰以別之，林少穎謂，書之所載，至舜謹嚴，蓋惟其涉于疑似，有以啓後世異同之論也，舜既即政，咨于四岳，將求其可以宅百揆者，故咨以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其意蓋謂百揆之職，其任至重，所以亮采者，在是，所以惠疇者，在是，非已試之效，不可居其職，故舜必欲求能奮起其功，廣堯之事者，然後使之宅之，以當堯之時，能建功廣事，則已有成效可驗，故用之則無不稱其職，薛氏乃謂帝載猶云王事，殊不知帝載自他人言之，則可謂之王事，自舜言之，則不應自指其事而謂之帝事，則帝載堯事也，亮采惠疇，亮蓋如朔亮之亮，寅亮之亮，疇蓋如九疇之疇，疇之為言類也，謂居百揆之職也，於弼亮朝廷之事，皆當咨順其類，而不至於倒行逆施也，孔氏乃以疇為誰，謂舜求人居百揆之官，咨于四岳，謂信能立其功，順其事者誰歟，以亮采惠為一句，以疇為一句，文勢不順，王氏以亮采為明其事，惠疇為順其疇，衆其意以疇為百官之疇，衆夫以疇為百官之疇，衆則不倫言，惠之為言順也，百官當稟命于百揆，豈有以百揆之尊而反順于百官之衆，于理不通，皆不可取，唐孔氏按國語云，有虞伯縣，質遂云崇國名，伯、爵也，以伯禹必代縣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受其伯爵，故稱伯禹，恐有此理，四岳既採衆議薦禹，舜于是命而然其舉，且稱美禹曰：汝平水土，實有成績，今居是職，可不勉哉，故曰惟時懋哉，舜既命禹使居是任，禹則稽首而拜，讓于稷、契、皐陶，蓋推賢遜能之事也，稽首、首至地也，唐孔氏謂，拜稽首、蓋謂拜而稽首也，稷、官名也，契、皐陶皆稱名，而稷稱官者，唐孔氏謂出自禹意，不必强解，其說是也，禹既讓于稷、契、皐陶，舜則俞而然之，直曰

帝曰：俞，汝往哉，蓋謂所讓之賢，非不當才，皆已各有職任，汝不可不往，下文言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士，皆因禹之讓，稱美前功，以見其各有職任，禹不可固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命九官，或讓或不讓，舉者多疑之，沈博士謂舜命九官，有知其人而命之者，有咨于衆而命之者，已知其人，則不復咨于衆，而受其任者，亦不辭，咨于衆而得人，誰任之無疑，而受任者必辭遜而居職，所謂濟濟相遜也，此說雖有理，不若廣孔氏為有據，孔氏謂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悉各遜前功以勸之，故林少穎特從其說，且按孟子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數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為司徒，是皆在舜未即位之前，分列于九官之次者，特為禹既讓此三人，舜不之許，始稱述其功而申儆之焉，且以見其各有職任，無可遜者也，由少穎此說以考之，則因讓述效，咸云益稷脫文重出於此，余謂鯀殛之命，乃因伯夷之讓而重述其功，鯀亦因贊其所職之效，正不可指為脫簡也，棄、稷之名也，蓋其生棄之隘巷寒冰平林，故以棄為名也，禹既讓之，故舜稱其名而美其功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之艱阻而在於鯀俊者，惟汝居稷官，教民艱播百穀，則汝功誠可嘉也，蓋禹既讓之，舜不從，故稱其功以勉后稷之心也，穀品雖多，未應有百，言百穀者，以穀品往往粟麻麥與夫稗秬秠芑之類，其種非一，故取數多，以百言之，稷為五穀之長，職主穀之官，以稷名之，謂之后稷者，官貴名稷，特以棄居稷官，雖在朝為公卿，亦分土作民為諸侯，尊而君之，故稱為后稷，如呂刑稱三后，皐稱后，皆尊而君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亦因禹讓，稱美前功而申命之也，五品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五者各有尊卑品秩，故謂之五品，因其品秩而教之，故謂之五教，即父子教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者也，要之，品乃自然之秩，教乃因其秩而施其教也，左傳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為五典，不若孟子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為五典，足以盡人倫之道，舜之意，謂往者教化不明，百姓不相親睦，五者尊卑品秩之序，皆不遜順，吾既已受命，汝作司徒，以掌是事，則汝往乃職，可不敬敷五典之教以教之乎，然雖如九疇之疇，疇之為言類也，謂居百揆之職也，於弼亮朝廷之事，皆當咨順其類，而不至於倒行逆施也，孔氏乃以疇為誰，謂舜求人居百揆之官，咨于四岳，謂信能立其功，順其事者誰歟，以亮采惠為一句，以疇為一句，文勢不順，王氏以亮采為明其事，惠疇為順其疇，衆其意以疇為百官之疇，衆夫以疇為百官之疇，衆則不倫言，惠之為言順也，百官當稟命于百揆，豈有以百揆之尊而反順于百官之衆，于理不通，皆不可取，唐孔氏按國語云，有虞伯縣，質遂云崇國名，伯、爵也，以伯禹必代縣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受其伯爵，故稱伯禹，恐有此理，四岳既採衆議薦禹，舜于是命而然其舉，且稱美禹曰，汝平水土，實有成績，今居是職，可不勉哉，故曰惟時懋哉，舜既命禹使居是任，禹則稽首而拜，讓于稷、契、皐陶，蓋推賢遜能之事也，稽首、首至地也，唐孔氏謂，拜稽首、蓋謂拜而稽首也，稷、官名也，契、皐陶皆稱名，而稷稱官者，唐孔氏謂出自禹意，不必强解，其說是也，禹既讓于稷、契、皐陶，舜則俞而然之，直曰

汝往哉，蓋謂所讓之賢，非不當才，皆已各有職任，汝不可不往，下文言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士，皆因禹之讓，稱美前功，以見其各有職任，禹不可固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命九官，或讓或不讓，舉者多疑之，沈博士謂舜命九官，有知其人而命之者，有咨于衆而命之者，已知其人，則不復咨于衆，而受其任者，亦不辭，咨于衆而得人，誰任之無疑，而受任者必辭遜而居職，所謂濟濟相遜也，此說雖有理，不若廣孔氏為有據，孔氏謂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悉各遜前功以勸之，故林少穎特從其說，且按孟子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數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為司徒，是皆在舜未即位之前，分列于九官之次者，特為禹既讓此三人，舜不之許，始稱述其功而申儆之焉，且以見其各有職任，無可遜者也，由少穎此說以考之，則因讓述效，咸云益稷脫文重出於此，余謂鯀殛之命，乃因伯夷之讓而重述其功，鯀亦因贊其所職之效，正不可指為脫簡也，棄、稷之名也，蓋其生棄之隘巷寒冰平林，故以棄為名也，禹既讓之，故舜稱其名而美其功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之艱阻而在於鯀俊者，惟汝居稷官，教民艱播百穀，則汝功誠可嘉也，蓋禹既讓之，舜不從，故稱其功以勉后稷之心也，穀品雖多，未應有百，言百穀者，以穀品往往粟麻麥與夫稗秬秠芑之類，其種非一，故取數多，以百言之，稷為五穀之長，職主穀之官，以稷名之，謂之后稷者，官貴名稷，特以棄居稷官，雖在朝為公卿，亦分土作民為諸侯，尊而君之，故稱為后稷，如呂刑稱三后，皐稱后，皆尊而君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亦因禹讓，稱美前功而申命之也，五品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五者各有尊卑品秩，故謂之五品，因其品秩而教之，故謂之五教，即父子教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者也，要之，品乃自然之秩，教乃因其秩而施其教也，左傳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為五典，不若孟子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為五典，足以盡人倫之道，舜之意，謂往者教化不明，百姓不相親睦，五者尊卑品秩之序，皆不遜順，吾既已受命，汝作司徒，以掌是事，則汝往乃職，可不敬敷五典之教以教之乎，然雖如九疇之疇，疇之為言類也，謂居百揆之職也，於弼亮朝廷之事，皆當咨順其類，而不至於倒行逆施也，孔氏乃以疇為誰，謂舜求人居百揆之官，咨于四岳，謂信能立其功，順其事者誰歟，以亮采惠為一句，以疇為一句，文勢不順，王氏以亮采為明其事，惠疇為順其疇，衆其意以疇為百官之疇，衆夫以疇為百官之疇，衆則不倫言，惠之為言順也，百官當稟命于百揆，豈有以百揆之尊而反順于百官之衆，于理不通，皆不可取，唐孔氏按國語云，有虞伯縣，質遂云崇國名，伯、爵也，以伯禹必代縣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受其伯爵，故稱伯禹，恐有此理，四岳既採衆議薦禹，舜于是命而然其舉，且稱美禹曰，汝平水土，實有成績，今居是職，可不勉哉，故曰惟時懋哉，舜既命禹使居是任，禹則稽首而拜，讓于稷、契、皐陶，蓋推賢遜能之事也，稽首、首至地也，唐孔氏謂，拜稽首、蓋謂拜而稽首也，稷、官名也，契、皐陶皆稱名，而稷稱官者，唐孔氏謂出自禹意，不必强解，其說是也，禹既讓于稷、契、皐陶，舜則俞而然之，直曰

錄而此必先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胡益之謂天下本無事蠻夷內侵人民離散常法一曠則寇賊姦宄因而生焉其意蓋謂前此蠻亂中國之人因此而肆爲攻劫之寇輩人之賊在內之姦在外之宄故命皐陶作士以治此寇賊姦宄之人而主意初不在蠻夷猾夏林少穎求其說不得乃謂此非帝曰俞往欽哉

禮之品有五吉凶軍賓嘉是也五者其別有三十六周官大宗伯備言之是典禮之官於此五者無所不掌今舜欲求典禮之官乃使之典三禮孔氏謂三禮爲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則此三禮特五禮之所謂吉禮而已然巡守時修五禮不應此獨典三禮林少穎謂典禮之職於吉凶軍賓嘉之事雖無所不統然實以郊廟祭祀爲主故但云典三禮蓋人君盡孝敬以祀天地祖宗則民歸厚此實禮之本也此說甚善舜既咨四岳欲求典禮之官故四岳採衆臣之議同辭以伯夷爲薦說者謂舜命九官惟宅百揆典三禮言咨四岳蓋重其事故必咨于大臣一說又謂禹伯夷皐陶作士伯夷言咨四岳而得薦之之辭皆言僉曰秉全雖不言咨四岳而薦之之辭亦以僉曰爲言者意當時亦必詢于四岳經不言者蓋史官經緯其語以成文理使上下文勢互相發明二說皆近似故特存之四岳既薦伯夷故舜乃俞而然其所薦且咨伯夷曰汝伯其爲我作秩宗以典禮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蓋宗如宗生之宗故先王之制一族之內以長子主祭祀則謂之宗子記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則長子之謂宗子者以其爲祭祀之主故謂之宗子然則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宗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亦此意也舜既咨伯夷使作秩宗于是戒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寅也直也清也三者皆所以事郊廟交于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汚伯夷誠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必感之矣一說謂戒伯夷曰汝典禮之官誠能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之道庶幾無不格此說亦通舜既知伯夷可用而戒勑之言又精切如此伯夷乃讓于夔龍宜舜所以不許其讓而戒以往欽哉者蓋欲其往敬乃司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僉曰於予殪哉帝曰俞往哉汝諧

舜既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爲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氏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唐虞謂之共工殪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是也僉曰垂哉四岳見垂能任百工之事而薦之也垂有創物之巧精於制器所謂垂之竹矢是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謂使汝居是官猶汝后稷播時百穀意孔氏見無作字遂云其謂其執事則與堯典所稱者異文無是理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按孟子禹平水土之初舜命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則益掌山澤亦已久矣至此又命之者蓋洪水未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雖欲施功有不可得故先禹而命益使焚山澤以除草木之障塞禽獸之逼人今洪水既平舜將求人若上下草木鳥獸哉朝臣以其前曾焚山澤能知鳥獸草木之宜故其薦于舜使作虞官也若之爲言謂順猶祭魚然後漁人入澤獺祭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所謂若上下草木鳥獸其事與烈山澤而焚者不同故知此命與前命實不同不可泥孟子而疑此也唐孔氏謂此官以虞爲名言朕虞者猶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虞則名官爲虞者豈非欲其度鳥獸草木之宜而若之乎若草木鳥獸而言上下草木鳥獸先儒以上爲山以下爲澤猶言若山澤間所生草木鳥獸儲要之草木鳥獸咸上而生于山咸下而生于澤則謂上下爲山澤亦有理也但益所讓朱虎熊羆孔氏以爲二人據左傳謂高辛氏有才子伯虎仲熊既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二人朱博士

云父斯伯與三人也故云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言爲善

帝曰俞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舜欲求典禮之官於此五者無所不掌今舜欲求典禮之官乃使之典三禮孔氏謂三禮爲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則此三禮特五禮之所謂吉禮而已然巡守時修五禮不應此獨典三禮林少穎謂典禮之職於吉凶軍賓嘉之事雖無所不統然實以郊廟祭祀爲主故但云典三禮蓋人君盡孝敬以祀天地祖宗則民歸厚此實禮之本也此說甚善舜既咨四岳欲求典禮之官故四岳採衆臣之議同辭以伯夷爲薦說者謂舜命九官惟宅百揆典三禮言咨四岳蓋重其事故必咨于大臣一說又謂禹伯夷皐陶作士伯夷言咨四岳而得薦之之辭皆言僉曰秉全雖不言咨四岳而薦之之辭亦以僉曰爲言者意當時亦必詢于四岳經不言者蓋史官經緯其語以成文理使上下文勢互相發明二說皆近似故特存之四岳既薦伯夷故舜乃俞而然其所薦且咨伯夷曰汝伯其爲我作秩宗以典禮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蓋宗如宗生之宗故先王之制一族之內以長子主祭祀則謂之宗子記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則長子之謂宗子者以其爲祭祀之主故謂之宗子然則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宗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亦此意也舜既咨伯夷使作秩宗于是戒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寅也直也清也三者皆所以事郊廟交于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汚伯夷誠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必感之矣一說謂戒伯夷曰汝典禮之官誠能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之道庶幾無不格此說亦通舜既知伯夷可用而戒勑之言又精切如此伯夷乃讓于夔龍宜舜所以不許其讓而戒以往欽哉者蓋欲其往敬乃司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按孟子禹平水土之初舜命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則益掌山澤亦已久矣至此又命之者蓋洪水未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雖欲施功有不可得故先禹而命益使焚山澤以除草木之障塞禽獸之逼人今洪水既平舜將求人若上下草木鳥獸哉朝臣以其前曾焚山澤能知鳥獸草木之宜故其薦于舜使作虞官也若之爲言順也順猶祭魚然後漁人入澤獺祭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所謂若上下草木鳥獸其事與烈山澤而焚者不同故知此命與前命實不同不可泥孟子而疑此也唐孔氏謂此官以虞爲名言朕虞者猶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虞則名官爲虞者豈非欲其度鳥獸草木之宜而若之乎若草木鳥獸而言上下草木鳥獸先儒以上爲山以下爲澤猶言若山澤間所生草木鳥獸儲要之草木鳥獸咸上而生于山咸下而生于澤則謂上下爲山澤亦有理也但益所讓朱虎熊羆孔氏以爲二人據左傳謂高辛氏有才子伯虎仲熊既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二人朱博士

和之理。故教者因其直則教以溫。因其寬則教以栗。因其剛而教以無虐。因其簡而教以無傲。皆使歸于中和。不蹈一偏之失。此所謂教以樂德也。既教以樂德。則氣質全矣。氣質全然後可教以樂語。而發越其良心。自詩言志以下皆是也。詩如今三百篇之類。古亦有詩。謂之詩言志者。蓋使之諷誦其詩。即詩以繹逃其所志也。既以詩言其所志。則情動于中而言有不足以盡其志者。故欲使之即是詩而歌之。所以永其所言。即所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非于詩之外又有所謂歌也。既歌以永言。則發揚蹈厲已極其所欲言矣。故又以其所永之言。依之于宮商角徵羽之五聲。言與聲既協。由是播之于十二律以和之。使前所言所歌。常寓于聲律之間。一聞聲律。則向所言所歌。雖愈久而常不越于耳目之近。教之至此。則邪心蕩盡。良心日生。教人之道。復有妙于此者乎。舜既以是戒夔。然又恐夔教之不力。故又教之以樂。教之能至于此。則八音諧和。疾徐高下。各有倫類。無相侵奪。幽而神明。而人且和矣。況胄子乎。

戲。唐孔氏謂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此說是也。一說又謂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爲教人之道。且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是教人者欲其直。詩曰。載色載笑。是教人者欲其寬。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是教人者欲其剛。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是教人者欲其簡。夔將以樂教胄子。必在我者有是德。然後可以用樂。自詩言志以下。所謂以樂教人也。故有是德然後用樂。則樂之和且可以感神人。況胄子乎。儻無德以爲之本。而徒用樂以爲之文。則所用樂者。不過擊音節奏之間而已。何以教胄于哉。是故大司樂之教國子。亦必以德爲之本。而後以六樂爲之文者。正此意也。此說不若前說爲長。然參之命伯夷典禮。既言秩宗。于下即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皆言典禮之官。其德當如此。則此言命汝典樂教胄子。于下即言直而溫至簡而無傲者。是亦教人者其德當如此。以此推之。故知後一說于經亦通。故併存之。舜既命夔典樂教胄子。夔即對以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者皆疑之。謂舜方命以職。不應遽有是效。皆指爲益稷脫簡。重見于此。余謂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己意。此學者大患。況舜命九官。其不讓者。考之孟子。皆是前此用之已久。至此特因其相遜。重述其所掌。以申命之。故自稷契以下皆不讓。不讓者既爲舊有職任。則擊之興樂。蓋已久矣。舜歷之效。正不可疑。其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唐孔氏謂擊言此者。以舜戒以神人以和。欲使勉力。乃答之以百獸率舞。言此帝德已及鳥獸。此說雖是。然唐孔氏以此明擊所以言此之意。則善。但所以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言。則未詳。惟王氏之徒。謂堂上之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石者。堂上之樂也。擊方擊石拊石。以象宗廟朝廷之治。鳥獸不待堂下之樂。因已率舞。以此見舜功化之敏。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堂上之樂。非止于石。特曰擊石拊石者。蓋八音惟石難諧。舉石。則餘不足道也。詩曰。鼓鼓淵淵。鞉磬管擊。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此知樂之和由石聲而依之也。夫石一也。或言擊。或言拊。唐孔氏謂擊是大擊。拊是小擊。言其輕重各有法也。於字釋文無音。當如字作一句連讀。爲鳥字。如堯典言僉曰於鰥哉之於同。此說亦通。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前既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至此又總而勑之。故言汝二十二人。加十二牧爲十三人。又加九官。是爲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孔氏以四岳爲四人。故謂二十有二人。乃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其意蓋謂稷契皐陶皆申命哉。四岳十二牧猶申戒之。何獨命故不戒傷。此說不然矣。夫稷契皐陶是中命。四岳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舜遺于稷契至林少頗亦以四岳爲四人。知孔氏說不通。又曲說此四岳九官十二牧而居九官之列。故言二十二人也。凡特咨二十二人者。蓋當時或有兼居岳牧之任。或有在州牧之中而此皆不可用。人君代天理物。故百官之事。莫非天工。四岳九官十二牧。實人君使之亮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如鄧亮四世之亮。謂欲以輔相天工。其事甚重。非偷忽所可能。故舜必戒以欽哉惟時亮天工。蓋欲其以欽敬爲心。惟以是欽敬之心輔相天工也。一說又以時如百工惟時之時。謂百工之事。各因時赴功。故戒以欽哉惟當因時以亮天工。此說雖通。然史記載此言。直云惟時是相天事。則不若從前說爲可據。舜既飭之使亮天工。然又恐其行之或不力。故繼言吾三載考績之功。以觀爾職之稱否。繼而至于三考九年。則勤者功既久而必成。怠者時既久。亦可以知其無績。吾于是升陟其明。黜退其幽。而加誅賞焉。如此。則庶績無有不廣。汝可不勉哉。此正舜欲其各勉乃事。故預要其效以勸之也。唐孔氏疑庶績咸熙非舜語。乃謂自三載考績以下。乃史述舜事。實非舜語。其說蓋謂舜命羣臣之後。經三年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黜陟幽明。羣臣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殊不知詳味此文。實舜語。豈可謂舜止言欽哉惟時亮天工。不應于此曰庶績咸熙。胡不觀堯典既分命和仲命羲和。繼又總而申戒之。亦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文勢略相似。豈可謂彼爲堯語。此非舜語哉。舉

著詳味之其理自見分北三苗此句不與上文相連不可曲爲之說只是舜既咨二十二人之後繼而分北三苗故作史者因而錄之于下爾三苗之君前已竄于三危然未滅其國至是猶怙惡不悛舜恐其同惡相濟終或召亂故分北如成周之商頑民善者則表厥宅里惡者則殊厥井疆此所謂分北也唐孔氏云分謂別北謂背此說得之鄭氏謂三苗卽所竄于三危者既竄而復不從化故分北之誤矣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不敍則是所竄于三危者當洪水既平之時已不敍矣不應于此復爲亂故當從前說爲是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居側微三十年然後堯徵用之歷試三年然後居攝居攝二十八年堯崩終喪三年然後踐天子位則舜踐位乃年六十二今此言舜三十徵庸又三十在位則是在位始年六十不同者何也蓋舜在位實年六十二但作文之體上既言三十徵庸下又言五十載乃死不應于此言三十二在位故取其句讀而舉其全數以三十言之如詩三百十一篇孔子特言詩三百不言十一篇者亦以下語之法以便爲貴故舉其大數使于句讀而已一說謂歷試三年在二十八年之中更加居喪三年是舜徵用三十年在位也此說亦通舜宅帝位三十三年然後嶽禹薦禹十七年然後舜崩是故既踐位後五十載乃死孔氏以陟方乃死謂升遐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其說本于檀弓有舜葬蒼梧之野一句然孟子言舜生諸馮卒于鳴條則死于蒼梧其說不可信者蓋實爲舜升遐而死也故咸王升遐書亦曰惟新陟王但韓退之亦知孔氏升道南方之說爲不然而以陟方爲升遐至乃死則謂作書者以此釋陟方義其意以謂上既言升遐不應于此又言乃死非下語之法殊不知揚子亦言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此文勢相同安可以語法爲疑而曲生意義哉林少穎之說正出于此

帝舜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此亡書之序也唐孔氏謂安國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則以序附于本篇之末故此序在此林少穎謂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得而强通漢孔氏乃謂舜巡治下土之諸侯各設其官使居其方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其類使相從故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凡十一篇汨治也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衰勢也飫賜也此者順序文而爲之說未必得書之意故唐孔氏亦謂凡此三篇之序既不見其經暗射難以考中孔氏爲傳特順其文而爲之爾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河南劉敞謂九共當作九邱卽八索九邱者是也古文邱字並與其字相似安國爲隸古定不知邱字誤以爲共遂畀意云遹職方以除九邱況職方一官出於周公孔氏未嘗刪述何云遹職方以除九邱又此序言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故知九共當作九邱篇言一州故云九篇敞之說者自有理然書既亡矣無從可據姑亦存之未敢信然也

尚書詳解卷三

大禹謨

林少穎謂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義有所未備者于是又敍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二典之所不載者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此蓋備二典之所未備者非如舜典之初上接堯典之末也蓋舜典已載舜死此三篇皆舜未死以前之言文不相接而意實相屬舜典既載禹宅百揆稷舜之任而其本末未有所屬故此篇載禹攝帶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所以爲虞書左氏傳所

碧溪孔氏謂中重美二于之言。唐孔氏廣其說曰。碧云。迪厥德時乃功惟敘。是書重美二子之言。此是矣。篇次先禹後皐陶。序乃先皐陶而後禹。唐孔氏謂。皐陶之德。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皐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皐陶。殊不知禹謨言后克艱厥后以下。亦禹先發端。則禹言又在皐陶之先。豈可謂皐陶言在禹先。故先皐陶。又孔氏之說。特可該皐陶一篇而已。此序但括三篇。豈可只以皐陶謨一篇爲據哉。沈博士又謂篇次先禹後皐陶。以禹繼舜有天下。序先言矣謨而後成功。意禹之功未必非皐陶有以發之。此說雖近似。然考之于經。禹功自功。皐陶謨自謨。未見有皐陶發之之意。惟少穎謂先言皐陶而後言禹。非有輕重取與于其間。蓋先言謨而後言功。事辭之序然也。此說最爲平穩。說者謂伏生以益稷合于皐陶謨。今考益稷篇首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與皐陶篇末思日贊贊襄哉。文勢相接。又此篇無益稷一言。則安國分爲二篇。未必古文如此。余謂安國得古文于屋壁。以其古書。心必珍敬。豈敢以己意妄加分別。益稷一篇。必是古文自爾。林少穎謂。古者編竹簡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必析而分之。既分之。必取數字名篇。此篇有賢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簡策。猶論語以顏子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類。林少穎謂都美辭也。此舜既即天子位。羣臣之稱帝。皆指舜言。是益言舜之德既如此。則其于克艱厥后之道。蓋亦優爲之也。此說極其窮上下之意。廣運。孔氏謂。廣言所及之大。運言所及之遠。薛氏云。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而無不載。運則運而無不周。此說與孔氏相同。不若張橫渠謂廣大而流行。其意謂廣運不可析而爲二。特言舜德大而能運用。故以廣運言之。下文聖神武文。此皆舜自廣大中運而爲之也。蓋大而不能運則偏。若伯夷可名以清。而不可名以任。伊尹可名以任。而不可名以和。惟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于外而言。則謂之文。聖神武文。皆廣運之所發。非于廣運之外復有聖神武文也。故益于廣運下皆言乃者。蓋謂是德廣而運之。乃所以爲聖神武文也。惟舜之德如此。故皇天由是眷佑而命之。起于側微之中。玄德升聞。遂受堯禪。奄有四海。而君天下。故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然則益必言及此者。其意蓋謂。舜既以大禹克艱之戒。惟堯獨能他人不可及。故益言此。謂舜廣運之德。既修于畎畝之中。升聞于天朝。上爲天所眷顧。下爲民所仰戴。則欲克艱厥后。以合乎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此正益之意也。

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言大禹謨曰者。蓋作書之體。皆揭其目。諸篇盡然也。下言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蓋史官欲作禹謨。故自言我考于古之大禹。其人有文教。布于四海。且能敬承于帝。謂大禹雖有是之教。猶不忘于敬君。此蓋作書凡爲此人作此書。必先述其德。如堯典若稽古下。言重華協于帝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於四海之外。無所不及。于是陳其謨以祗承于帝。帝者。指舜而言。其所陳謨。即下克艱厥后以下是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曰乃禹言也。不言禹者。上既有稽古大禹。故繼上文。不言也。禹告舜。謂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臣者。政之本也。君能盡君之道。而克艱于爲君。臣能盡臣之道。而克艱于爲臣。如此。則政之本立矣。本立則政治而黎民則敏于修德。敏之爲言速也。民速于從善。如所謂故民之從之也輕。是也。林少穎以爲此禹之謨也。世之人徒以舜之爲君。揖己無爲而已。遂以舜之君臣。其都俞庶歌于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爲戒。惟其君臣之間。皆不忘于克艱。此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此一段。諸儒之說。皆不貫穿。惟林少穎謂。禹既以克艱厥后陳謨而告舜。舜于是然其言。謂能盡克艱之道者。惟堯爲然。而猶不足于此也。允若茲者。猶曰信能行此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之治。至于人之懷嘉猷。則皆入告于上。而無所隱伏草野之中。有賢者。則皆顯仕于朝。而無遺賢。其萬邦又已咸寧。則其治之可謂大成矣。嘉言罔攸伏。若可以無事于詢訪。野無遺賢。若可以無事于營求。萬邦咸寧。若可以無事于政治之得失。有未至者。則舍己從人而不吝。又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告、謂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皆哀矜而不虐之。困窮、謂士之失職者。皆任用而不廢之。極四海之間。無有一士之失職。無有一民之不被其澤。然後爲能盡君之道。則是后克艱厥后。惟堯足以當此言也。此說爲當。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林少穎謂。都、美辭也。此舜既即天子位。羣臣之稱帝。皆指舜言也。蓋舜既言克艱之道。惟堯能盡之。子是益言舜之德既如此。則其于克艱厥后之道。蓋亦優爲之也。此說極其窮上下之意。廣運。孔氏謂。廣言所及之大。運言所及之遠。薛氏云。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而無不載。運則運而無不周。此說與孔氏相同。不若張橫渠謂廣大而流行。其意謂廣運不可析而爲二。特言舜德大而能運用。故以廣運言之。下文聖神武文。此皆舜自廣大中運而爲之也。蓋大而不能運則偏。若伯夷可名以清。而不可名以任。伊尹可名以任。而不可名以和。惟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于外而言。則謂之文。聖神武文。皆廣運之所發。非于廣運之外復有聖神武文也。故益于廣運下皆言乃者。蓋謂是德廣而運之。乃所以爲聖神武文也。惟舜之德如此。故皇天由是眷佑而命之。起于側微之中。玄德升聞。遂受堯禪。奄有四海。而君天下。故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然則益必言及此者。其意蓋謂。舜既以大禹克艱之戒。惟堯獨能他人不可及。故益言此。謂舜廣運之德。既修于畎畝之中。升聞于天朝。上爲天所眷顧。下爲民所仰戴。則欲克艱厥后。以合乎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此正益之意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林少穎謂。益既言舜德廣運。爲天所眷命。民所愛戴。于克艱之道。可以優游爲之矣。禹于是又戒之曰。帝雖爲天所眷命。然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而不順道。則將變而爲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尚當兢兢業業。盡言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勉之于其始。禹所以戒之於其終。此說曲盡其妙。

吳臨古謂。作善則福在其中。非於善之外復有所謂福。作惡則禍在其中。非於惡之外復有所謂禍。譬之有形斯有影。有聲斯有響。夫豈判然二物哉。此說極得大禹惟影響之本意。故特存之。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處度也言天下無可度之事故謂之無度與畢命言四方無度同意大抵天下之理多事之際中才之主亦知儆戒以居之惟無事之際則燕安鴆毒藏於中居安而忘危不知禍者蹲所伏雖聰明之主亦有時而遂卒至變起不測有不自知故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以儆戒之道尤在於無度之日自罔失法度以下皆無度之目所當儆戒者也吁者疑怪之辭禹言吉凶禍福常理若無可怪而益必言吁者蓋益聞禹善言德而爲是聲爾故唐孔氏謂先吁後戒者非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使聽者精審其言此說無是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天下無事雖無爲而可以致治然好大喜功者則欲紛更舊章以逞己能怠行淫逸以快己欲優柔不斷者久安則怠於豫陂而賢否不分昧於聽斷而疑謀必行故益必戒以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者恐其怠於豫陂而昧於聽斷也蓋舜之時襲堯之餘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治憂解財阜夫何爲哉惟謹守法度使不失故常而已故先言罔失法度若周公當太平之後作無逸之書亦以疑亂先王之正刑爲戒正此意也罔遊於逸者言人君春省耕秋省斂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則人君何嘗不遊但不遊於逸若周穆王車轍馬足遍天下爲無益之遊也林少穎所謂不爲已甚之遊是也罔淫於樂者淫過也過於樂若紂長夜之樂謂淫樂林少穎所謂不爲已甚之樂是也任賢勿貳欲其一意用賢謂知其賢則一德一心共圖政治故謂之勿貳一有異念則貳矣去邪勿疑欲其果于去邪蓋好邪之人譎計邪謀足以固寵一知其邪當決然去之勿復懷疑使出其不意彼雖欲別生詭計有所不及一疑而不果則奸謀旋生雖去之或以招亂故所以戒之勤之使此政不墮是矣此正大禹所以言之之意也林少穎謂九者得其敘則天休滋有敘非謂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也特謂九者之功各得其敘而不失其利爾至吾乃眞長以享之此之所謂戒之用休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故督之以威而遏之又以九功之歌播之于絲竹爲詠歌以自勸其意蓋謂戒之勤之皆使人君自戒自勤然詳味文理似乎非是望君以此自戒其意乃謂今日養民之政既已如此然六府三事皆斯民所日用者民情勤始怠終萬一懲養既久怠心一生雖人君以是爲養民之具而民威忽而不念則安保不墮故必戒之以休使知勤于此者必有無窮之美利蓋之以威使知怠于此者必有可畏之刑威勸之以九歌使之歌詠其事樂而忘勞如是則民皆將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共起而修之則人君養民之政豈有墮耶是戒之蓋之勤之皆欲人君用此以勤天下之民說者皆謂修六府和三事皆禹之功然禹身致其功而自言之豈夸其功以侈其君耶殊不知禹舜臣也既委質爲人臣任天下之賢則視天下之事皆所當爲雖爲之而功蓋天下亦不自以爲功非特不自以爲功亦不知爲己之功豈若小丈夫稍有寸功即矜夸而以見知爲說哉今其所以及此特因益以儆戒無虞爲舜之戒故進此言使舜知今日養民之政既已如此在舜猶不可不念所以保之之術亦所以助成伯益進戒之意禹陳少頃謂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人事所當爲故曰三事此訓釋府事二字甚善

見者時見歲見世見者月見者爲日祭月見者爲時享歲見者爲歲貢遠夷一世見者爲終王此言四夷來王謂四夷皆講朝見之禮也林少穎謂益非不知舜之心不至如上所云而必諄諄告戒惟恐不及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惟其兢兢業業者實未嘗須臾忘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前既諄諄告戒使舜儆戒無虞而盡其所以致治之道故禹于是又言舜今日以德政養民已有成效尤不可不保其成使之至于無壞也於嘆美之辭既嘆美而又言帝念哉者謂今日德政已成其事誠美在帝不可不念其保之之術也蓋莫非政也以德爲政則斯爲善所謂善政者凡欲養民而已今舜之治以之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則既已惟修惟修謂六者各得其性各致其利也以之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則既已惟和惟和謂三者施之天下而不失其和也正德若所謂謹庠序之教是也利用若所謂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也厚生若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是三者別而言之則謂之六府謂之三事合而言之則謂之九功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可謂有敘矣有敘非謂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也特謂九者之功各得其敘而不失其利爾九功既有敘則民被澤懽忻鼓舞即此敘而歌詠之故謂之九敘惟歌禹言此者謂善政所以養民今六府三事修和如此民皆頌而歌舞之則善政之養民于此無加爲舜計者不必復求所謂善者惟思所以戒之勤之使此政不墮是矣此正大禹所以言之之意也林少穎謂九者得其敘則天休滋

也。既然其言于是又歸功于禹。謂六府三事所以治者。實禹之功也。夫禹平水土而已。六府三事。禹未嘗加之意。然乃以爲禹功者。蓋洪水未平。六府三事雖存。而人就蒙其利。惟水土既治。則地平矣。地平則天時之運于上者。人皆可以因之播種斂藏。故六府自此日修。三事自此日和。是六府三事。禹雖未嘗修和之。而實若有功于其間。故舜所以先言地平天成。而後繼之以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者。蓋言今日六府修。三事和。皆由汝治水之後。地平天成。故六府三事所以允治。而萬世永賴其利。則汝前所陳養民之政。雖保之在我。而其功實原于汝也。且以今日觀之。天下之民。皆安然無事。飢食渴飲。曾無憂慼困苦之患。皆禹之功。然則禹之功安得不爲萬世永賴。雖然。又豈惟萬世而已。其曰萬世云者。姑取其數之多而言之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于禹之事。不與上文交接。禮記。八十九十曰耄。耄之爲言昏也。百年曰期頤。期、要也。頤、養也。謂年老不知衣服食味。惟要老考頤養。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終堯三年之喪。時年六十三。更加宅帝位三十三載。時年九十六。在耄期之間。故象老期而言之。舜之意謂帝位甚大。惟兢兢業業。勤而行之。方可以稱其責。今舜年在耄期。倦于勤勞之事。故呼禹來而謂之曰。朕倦于勤。汝惟不怠。可以代己總夫天下之民。夫舜上聖之賢。繼堯之緒。年至耄期。方倦于勤。而求代位。又必命禹之不怠者。是古人君常以天下爲己憂。不以得位爲樂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舜既讓禹以位。禹誠遜不敢當。而讓皐陶。故其言朕德罔克。謂我德不能勝其任。民不依附我。惟皐陶邁種德。惠澤加于民。兆民允懷。實可當帝位。帝念其功而授之。蘇氏謂。邁、遠也。種、穜也。如農夫之種殖也。其意謂衆人有德于民。必期其報。惟皐陶遠種其德。無求于民。而民自歸之。此實人之所甚難。故禹所以舉此爲讓皐陶之辭也。禹讓皐陶。既言其種德。使帝念之。于是又言。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以見禹之注念常在皐陶也。蘇氏則謂。禹既稱皐陶之德。因以是教舜。使舜念德。其說雖可喜。然上文言帝念哉。下文言惟帝念功。皆是禹讓皐陶之辭。解之。然其說不同。王氏則謂。念此人。當知此人有可念之道。釋此人。當知此人有不可念之理。名言此人。當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允出于此道。則當察此道之可否。蓋禹以爲皐陶有可念之功。無可釋之事。名其人則有德。言其事則民懷。亦有理。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舜既推美皐陶之功。皐陶于是惟本其所自。以謂非舜之盛德。則己亦不能成此功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見聖人用刑賞之法。本于人情。帝之德無有愆也。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而行其志。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者。謂上無繁苛之法。則無暴虐之政。惟簡故寬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見聖人用刑賞之法。本于人情。人情係于用賞而屈于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宥。刑故無小。不忍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張湛政謂。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則其罪爲可疑。輕之可也。可以賞。可以無賞。則其功爲可疑。重之可也。解此二句語法甚當。但未甚分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其罪在于可不可之間。及其久也。念之熟矣。舜雖欲釋皐陶。不可得。與其殺陷于非辜。寧縱有罪而失于不經。此大舜不忍用刑。自臨下以簡至寧失不經。皆舜明慎用刑。忠厚之至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皆知上不忍刑我。而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而不輕于犯法。此不二說雖作禹讓皐陶解。然不如林少穎之說爲當。少穎謂禹之讓于皐陶也。蓋以爲我心念其可以受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舜因禹之讓皐陶。于是稱美皐陶之功以勉之也。刑所以正民之不正。謂之罔或干予正者。猶云罔或犯予法也。舜之意謂此羣臣衆民。所以各率理循教。無有一人敢犯于法者。實惟汝皐陶作士師之官。于用刑之際。不務刑人殺人。惟以教人爲主。教之不從。則明五刑以輔五教之不逮。其所以刑者。直期如我之欲治。故于施刑之際。必欲刑一人而天下皆有所懲。莫敢犯法。可以致無刑之效。然後始刑之。此舜之時所以民皆合于中道。而無一人犯法者。實皐陶之功也。皐陶可不勉哉。此正舜之意也。大抵制刑以防民者。君也。體君之意以用刑者。臣也。儻君有愛民之心。而臣不能體其忠厚而慘酷行之。則君雖有是欲。將誰從其欲哉。惟舜之刑。非務刑名。本欲輔教。而皐陶奉行。又能期如其所欲。一刑之施。必欲至于無刑。此其功舜所以談不容口也。林少穎謂。一節正如使禹宅百揆。禹讓稷契暨皐陶。舜既不許其讓。則更稱三人前功以勉之。故言時乃功懋哉。蓋舜之意已決。欲禪禹。今禹既讓于皐陶。故舜述其前功以勉之。未嘗言及禪位之事。蓋其意已述于禹。不可易。其美皐陶。乃順適禹意。少頴又謂。禹宅百揆。讓于稷契暨皐陶。此惟讓皐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年。而後即位。即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蓋年百有餘歲。舜即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此言似

犯于有司。皐陶所以推本爲舜德之所致也。夫舜以罔咸干予正爲皐陶之功。皐陶復以不犯有司爲舜之德。君臣之間。豈徒爲是虛言以互相稱美哉。舜非皐陶。則雖有忠厚之心。無人推而致之于民。皐陶非舜。則雖欲推人君忠厚之心以致之于民。而無其君。則無所稟令。有是君。有是臣。此舜所以得從欲以治。皐陶所以得推舉而行。蘇氏謂舜以禹讓皐陶。故稱其功以勉之。皐陶受天下以刑爲足以致治。故推明其所自。以爲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余謂蘇氏此說雖善。但謂皐陶爲能推明所自。非帝至德不能至。則可謂受天下後世以刑爲足以致治。故推明所自。則不可。林氏說見如容全解。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胡益之謂舜知天下之治。本由于己。非皐陶之功。以禹之所推如此。而義不敢專。故舉言之。及皐陶推明舜德所致。則舜不復虛飾。祇言俾予從欲以治。夫舜禹皐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若果如益之之言。則舜之美皐陶。乃姑爲是云耳。非出于中心之誠然。是何待舜之淺耶。況觀官刑者君也。順君意以行刑者臣也。則臣之能事莫大乎使人君從欲以治。令皐陶能使舜從欲以治。則能舉人臣之事矣。舜以是稱之。正所謂美其功之極致者。安可謂舜知功不在皐陶。故祇言從欲以治哉。然則舜言及于此者。蓋謂吾前美皐陶能明刑以弼教。期如我之所欲治。以此謂皐陶之功。皐陶乃辭不敢居。推明所自本于我之德化。故民不犯。吾不忍皐陶有是功。辭而不居。天下後世無自而知。故再申美其功。謂我本心期于無刑。而汝乃能從我所欲而致于無刑。故四方皆喜人君以君子長者之道待我。而亦以君子長者自期。旣然向善。如風之動。惟忻鼓舞。日趨于善。此實汝之美也。陳少南廣其意而爲之說曰。從欲者。不拂吾之本心。舜之本心。不在用刑。特以天下無刑。則惡不知懲。善不知勸。故不得已而刑。命皐陶掌之。使皐陶不能納民于無刑。必拂舜之水心。惟其能致民于無刑。故舜得以慰其心。故申言從欲以治。所以盛陳其美也。此說得之。林少穎謂皐陶歸功于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德自居。而又推美于皐陶。更相稱譽。夷考其實。未有一言溢美于其間。由此言之。則胡益之之謂舜姑爲是云者。何待舜君臣之搜耶。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既歷數禹之功。欲行禪位之事。注意在禹。而不可易。治禹讓于皐陶。帝雖美皐陶。而卒不言其讓。故至此申言攝位之非。且直言歷數在爾躬。謂天命已歸。不可辭也。林少穎謂來禹、猶言格汝禹。洚水者、洪水之異名。說文。洚洪皆胡公反。二字義同。可通用。先儒從經文作誦。降嘉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蓋不然。水性下流。逆行所以爲害。堯之洪水。說者皆以爲堯時有如此變異。胡文定則以爲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非堯有以致之。乃事勢之自然。非忽然而有。今舜必曰儆予者。蓋聖人雖無事猶不忘于儆戒。況洪水方割。聖人豈謂非己所致而不畏天之戒歟。此舜所以必言洪水儆予也。洪水之患。無人能任其責。惟禹能儆舜之意而成允成功。則當時之人莫賢于禹也。衆人之

于功。皆急欲其成。凡立一功。必期成于朝夕。雖拂忤民。有所不恤。惟禹則不然。雖任治水之責。而不敢要近效。開遠成。先有以信服于人。然後始敢施功。如洪水之害。以禹之智。豈不能遽去哉。必徘徊八年不入其門。至十有三載乃始有成者。蓋不急于功之成不成。必期有以信服于人。而後始冀其功爾。此舜所以獨賢禹成允成功。所以爲尤難及也。舜既以成允成功爲禹之賢。然又謂衆人有是功。必恃其成而怠心生。安能儆。矜其成而夸心生。安能儉。惟禹有是功。而不自以爲功。方且勤于邦。不以其已成而怠。方且儉于家。不以其已成而夸。而處心常愔然。宋齊有一毫盈滿假大之心。此所以爲尤賢。故舜又言惟汝賢。以申美之也。舜既賢禹有功。而不自滿假。故于此又言。汝之有功不自滿假。豈惟我賢汝。天下莫不賢汝。而不敢與汝較功爭能也。凡人之情。于人有寸長者。就不欲我有以勝之。縱不求勝。亦必謂我亦能是。不獨彼能而已。豈肯漠然自謂我不能。而不敢彼較哉。何者。好先人而不忍後己。天下之通患也。今有好先人不忍後己之人。而乃能漠然自處于無能。而不敢與人爭者。非好勝之心向也存。今也亡。蓋惟人之有能有功者。不以是能是功夸耀于我。彼尙自視若無能無功者。吾雖與之爭。將誰與之爭哉。此禹之能所以人莫敢與之爭。能者非不敢也。禹不以是矜之。彼雖欲與之爭。不可得也。禹之功所以人莫敢與之爭。功者亦非不敢也。禹不以是伐之。彼雖欲與之爭。不可得也。蓋矜與伐。皆是以我之所長夸人。我既不夸耀于彼。彼與我初不相涉。宜其不與我爭也。若相如避廉頗。方且引車而避。無心于服頗也。不與之度長絜短爾。及其終也。頗乃負荊請罪。此豈非我不以所長自居。彼無所與較。故自不容不服者。禹之不矜不伐。而致天下之莫與爭。觀此可見。舜既極言禹之謙德如此。大功如此。謂其必可踐帝位。故斷然告之曰。我實憑盛禪之德。嘉美爾之績。汝之德如此。則天之歷數在爾躬。汝難欲辭之。不可得也。終當升帝位。少頴謂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卽帝位。故以終陟言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前既謂歷數在禹躬。禹當陟元后。故此以心學之妙傳之于禹。蓋天下雖大。治之在心。苟不正。則作于其心。害于其政。雖堯舜不能以善治。故堯之授舜。既告以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宜舜亦以命禹也。心一而已。豈有二哉。此言人心道心者。蓋喜怒哀樂之旣發。是心出與人接。故謂之人心。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心冥與道俱。故謂之道心。其實一心耳。由其有已發未發之異。哉有人心道心之殊也。方喜怒哀樂之旣發也。一不中節。則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可不謂危乎。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說之不見。聽之不聞。寂然無有。可不謂微乎。心者、中之所在也。中者、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也。人君執中而治天下。而人心乃危而難安如此。道心乃微而難明如此。中將何自而見哉。故舜之戒禹。必謂中固不能于此心。然人心則危而難安。道心則微而難明。汝必欲執中治天下。不必他求。惟專精守一。精則不雜。一則不二。不雜不二。則神全而天理昭。推吾于是卽是心而求其所謂不偏不倚、卓然中立者。允而執之。則出與人接時。中不能乎此心。何危之有。冥與道俱時。中不離乎此心。何微

之有自其精一之理未全而言之則有人心道心之別自其精一之理既全而言之則人與道融非惟一心反觀而照惟其所謂中者卓然特立于方寸之中初不知孰爲道孰爲人也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治天下國家者患不當其可而已苟當其可則雖堯舜之授不爲泰湯武之取不爲貪伊尹放君而不爲篡周公誅兄而不爲逆宜堯舜禹必以此爲相傳之懿也舜既授禹以心傳之妙然又恐禹未盡精一之理反求其心未知中之所在或滋其異議而失其固有之中故又告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蓋謂吾前所謂允執之中非由外鑠我也惟人精一之理未盡則是中蔽于吾心而人皆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苟精一之理全則如將發取物近在目前汝今惟盡精一之理足矣不可謂求之吾心而不得而求之于人至于無稽之言有時而庸若然則去中益遠矣舜言及此誠以天下與人其事甚大既告以心傳之妙又恐其萬一自信不篤則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故雖禹以聖授舜亦必極其弊以反覆詳告之也無稽之言說者皆謂不考于古謂之無稽弗詢之謀說者謂不咨于衆謂之弗詢此說允當蓋言而能考合于古謀而能咨訪於衆則所言所謀必介于中道惟無稽弗詢皆私意曲說背道益遠實中之大害故舜所以切戒于此焉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唐孔氏謂言是率意爲語謀是預計前事余謂此釋謀言二字極然但此說言與謀皆隨意立言非有取于其間故不若林少穎謂曰言曰謀或聽或庸蓋隨意立言非有深義此說然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舜既戒禹以執中治天下之道至此又告以君民相須之理言民當愛君君當畏民也唐孔氏謂可愛非君者謂民之可愛豈非君乎言可畏非民者謂君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詩北風言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莫赤者非狐乎莫黑者非烏乎與此文勢正同舜既言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又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者謂民所以愛君以民爲命非君則無舉戴至于無主而亂故民當愛君也君所以畏民以君成失道則民叛之君非得衆則無與守國故君又當畏民也舜既言君民相須至相愛畏如此故戒之以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以君民之相須如此在禹不可不欽其事以慎守其位而所以慎守其位又在敬修其可願可願謂人君所願欲之事人君之願欲不過欲人心愛戴于我我能得衆以守邦而已舜上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是已言人君所願欲之事故于此又言敬修其可願蓋欲其盡夫在我使民戴于我而我得其以守邦也既欲敬修可願又恐禹修之或有不敬故又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謂人君可國固在得民位不能修其可願而使四海之民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永絕謂其不得民則無與之守邦宜乎天祿所以永終人君貴爲天子當有天下皆得乎天之眷顧故言天祿唐孔氏則以屬于上文謂人君能慎有位修可願撫育困窮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秩常終于汝身夫經但言四海困窮孔氏增撫育二字以解之豈有此理一說謂戒禹使慎有位修可願于四海困窮之民又當以天祿長及之所謂推恩以長終其身然此說于經文雖順但不貫穿上下文意故皆不可從也舜之志其欲禪禹也蓋已斷然而不可易至此既反覆告戒然又恐禹或再三辭讓有拒成命故又告以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其意蓋謂吾之言已出諸口言出于口而善則能出好則能出好言也言出于口而不善則能興戎謂能興誅殺也口爲榮辱樞機如此我言其可再發乎蓋欲禹之必從也陳少南又謂天位人之所覬也人君授受之際呼吸出乎口則易致兵戎之事苟或依違未決未有不爲爰子蟜宋與夷之禍者今舜之言其可再乎少南此說蓋以好謂其口之所出多好與兵于義亦通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禹前讓于皐陶帝不允而復以禪位之事命禹禹無所與讓于是諭帝枚卜功臣擇其卜之吉者而授之枚卜漢孔氏謂歷卜之唐孔氏推廣其義謂禮衡枚氏以衡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二枚則枚是籌之名其曰枚卜謂人人以次歷卜若枚數然此說是也禹既諭帝枚卜擇吉者授帝于是言不必再卜之故謂帝王立卜筮之官于占問之際惟先讓其志然後始即命于元龜以次之昆後也元大也昆命于元龜謂後命于大龜舜之志其敬禪禹已先定于中矣而又詢謀于衆而衆皆同辭以爲在禹人謀既從則鬼神依人而行自然依其所謀而于卜筮之間無不從矣如洪範之稽疑必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始謀及卜筮也舜謂自我斷于志則禪位之事既決在禹稽之卜筮無不協從則汝又欲使我枚卜卜豈能習吉哉少穎謂習重也如習坎之習不習吉猶言無所事于重卜余謂以習訓重極當但此言卜不習吉而少穎謂無所事于重卜則于文勢不順舜之意蓋謂我前卜汝已吉矣今若又枚卜之豈有汝既已吉又更有人與汝重疊而吉哉卜筮既信決不如是之不可憑也唐孔氏謂帝此言則帝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今禹又言枚卜者必當時帝與朝臣私謀私卜禹不預知故請更卜也恐亦有此理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于是再拜而固辭舜謂讓至于再三再三辭主授受之際必三辭三讓然後成禮況于受天下之重禹敢易而爲之哉故必辭之又辭者皆出于中心誠然非勉強而爲之如漢文帝入自代邸東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天下之不可輕受也故文帝刑措之治其端蓋始于此若夫棼情釣譽爲不情之所爲乃舜禹之罪人也毋者禁止之辭止之使不復讓也惟汝諧者惟汝可以當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于是正月之朔旦受命于神宗神宗堯廟舜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大禹謨虞書也所稱神宗必指有虞之世而言之蘇氏云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所從受天下者此論是也蓋舜前居攝之後即察璣衡類上帝輯五瑞覲羣后今禹又居攝故其所行之事皆如帝舜攝位之初則此若字益訓如與舜典巡守會如初同意先儒乃以若訓順謂順帝舜初攝帝位之事余謂奉行故事之說則固然矣若以若訓順則未然也說者乃謂授禪則與舜同受終文祖係于虞賓至

禹受命神宗。乃不係于夏。豈帝之與王。必有篤殺。殊不知禹謨本夏書。孔子序正。以明三聖相授守一道。余前已詳辯于堯典矣。又豈知受神宗不係于夏書乎。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林少穎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蓋代祖萬幾之政。而堯舜之尊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蓋在居攝之後。而非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禹既承帝之命。于是合羣后共征不庭。蓋古者有負固之國。則天子議討罪之辭以告諸侯。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以往征之。禹既會諸侯之兵。于是誓于衆而告以往征有苗之意。自濟濟有衆以下。至其克有勳。皆誓衆之辭也。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矣。而蔡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疑。周人作會。而民始叛。周人作會之說。不探本原。豈有承天子命以討有罪。而不會諸侯者。又豈有軍旅之事。欲乘用命。而撫智以警之者哉。濟濟。言其盛也。禹謂此濟濟之衆。當聽我誓命。惟此有苗。蠢動作亂。侮慢上命。于教命之施。皆侮慢而輕忽之。常自以爲賢。此即帝前所謂有苗弗率者也。惟其不率教如此。故以道則反之。道當順而行之。今乃反正道而從邪道也。以德則敗之。德者常自得于已。乃棄而不修。至于敗也。惟其反道敗德。則以正爲邪。以善爲惡。故君子則棄之在野。小人則用之在位。小人得位則剝下附上。民棄不保。民既不保。則天乃降災。此蓋深言有苗積惡如此。民既不歸。則天必不與。我不可不征也。故禹于是謂我奉天討罪之辭以伐有苗。爾衆尚應聲一乃心力。則能有功以報上矣。此蓋勉之之言也。禹既率諸侯以征有苗。至三旬而猶不服。故作誓者紀以三旬苗民逆命。謂禹奉命討罪。而苗尚逆命未服也。漢孔氏謂。賈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誅之以威。脅之以兵。有苗所以生亂。此說不然。要之。苗民逆命。但是昏迷不悟耳。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征有苗既逆命。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負固不服。不可以威制。乃以言贊佐于禹。欲使之班師振旅。以德懷之。謂德上可以動天。勞可以及遠。苟處心自滿。反自招損。惟誰者乃可以受益。虞盈益謙。天道之常。益言此。蓋欲禹以謙沖爲德。不與苗較。使自修德。則彼自服也。益既言謙受益之說。于是舉舜之事以爲謙受益之驗。謂舜當側微。居于歷山。不得意于父母。舜不敢歸咎于父母。方且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于耕田之次。日日號泣。上以哀籲于天。下以怨慕于父母。惟自任其罪。引咎于己。不敢以爲父母之失。惟舜以謙沖之德自居。不以父母之不我愛爲怨。行之不已。故一旦敬以事見瞽瞍。夔夔然

恐懼。雖恐懼亦不失其齊莊嚴慤之容。惟其如此。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不得已于父母。號泣于旻天。誠意上格。天心密相。使瞽瞍至于允若。是至誠且可以誠格于神明。況此有苗人爾。苟誠以自居。不以其不服而歸罪于彼。反而自修。則何苗之不可格哉。此正益贊禹之意也。說者謂。此言舜居歷山之時。瞽瞍已允若。及堯典言舜未舉之前。而三惡已不格姦。是舜于彼時父母兄弟各已和睦。至孟子萬章問言舜乃有焚廩掩井之事。與象欲分倉廩子戈琴弤之說。是舜于堯既舉之後。三惡猶欲害之。安得爲允若不格姦。若以允若不格姦之說爲然。前萬章之言必是無有此事。余謂孟子以咸邱蒙問三惡共謀殺舜。孟子不辯。方且一一教之。是當時實有其事明矣。不格姦者。前已詳辯。子堯典。唐孔氏謂。信順是舜以至誠敬見瞽瞍。瞽瞍見其誠。時適信順。益于贊禹之際。將使禹知至誠必能感物。故以此爲言。蓋既以修德來遠之事告禹。禹于是拜其善言。且猶命而然之。遂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還師也。振旅、復整理其乘也。蓋謂禹從益言。還師于有苗之國。自有苗歸至京師。乃復整理其乘也。舜既班師旅而歸。舜于是大布文德以懷來之。偃兵不用。而舞于羽于兩階。以示偃武修文之意。故苗民知舜待之之意。非樂于誅殺。其遣禹征征者。乃前此既竄其君。又分北其民。我猶不服。故不得已而征之。我既逆命。即不再加誅戮。反自貧己。蠲務修德。彼之待我既如此。我其可自絕于彼乎。是宜其退省至于七旬。舉國而來格也。于盾也。舞者執之爲蹈蹴。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乘翟。蓋文舞也。帝敷文德而舞文武者。竊意此言兩階。必當時戚舞文舞武于主階。戚舞武舞文于賓階。以示抑揚之意。但經文不備。不可强通。姑存之云爾。夫舜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此始言誕敷者。蓋作書至此。見舜貧躬自反。不與苗較。而修文德。故以誕敷言之。非謂前此未之有。至此始敷布也。林少穎云。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有苗一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寬。遷其君而不服。則爲之分背其善惡而析居之。分背而猶不服。命羣諸侯而征之。亦不貴其必至也。又爲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蓋自苗民始叛。至是凡五六十年。然後得其心說誠服。聖人優游寬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尚書詳解卷四

皐陶謨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據皐陶謨一篇。從首至尾。雖皆是禹與皐陶相答問之辭。其實陳于帝舜之前。故揚子雲謂皐陶以之爲帝謨。史記謂帝舜朝禹皐陶相與帝前陳此法。則知實陳于帝舜之前明矣。首言皐陶謨曰者。每篇必揭其題于首。作書之體皆如此。總言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蓋作書者謂順考古之皐陶。其陳謨有是言也。蘇氏謂。此若稽古。在書有四。于下皆言其爲人之大略。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所以稱其人之德。其說謂。世稱皐陶之德。皐陶信能蹈而行之。盛德之人。通于至理而無間。故其謀事也明。合于大公而無私。故其正人也和。此說解經文雖順。與前篇之體雖同。然言禹曰俞如何。則是因皐陶既言之後。然其言而問其果如何也。禹既問其言果何如。則此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當爲皐陶之言矣。蘇氏既以此爲稱皐陶之德。于下禹曰俞如何。其文無所屬。乃謂此下當有缺文。夫解經不通。即以脫文斷之。則經之難通者。皆可强爲之說。此病于學者。故不敢從。惟從蔡說。作皐陶之言解之。而又皆不同。孔氏謂。皐陶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夫以謨明爲謀廣聰明。以弼諧爲輔諧其政。上加廣聰二字。下加其政二字。豈不贅哉。王氏以爲迪。道也。允迪厥德。謂所行之德。允當于道。能允迪厥德。則心徹于內。而思慮不蔽。以之成謀。則明智徹于外。而視聽不悖。以之受弼。則諧夫皐陶直言允迪厥德而已。王氏乃加道字。直言弼諧。王氏乃加受字。其辭亦贅。故不若林少穎之說爲當。少穎謂劉昭信以此迪如啓迪之迪。如問命曰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是也。言人臣欲以至誠啓迪人君之德。則其謨不可以不明。謨不明。則不能開陳道義以啓迪人主之德。謨明矣。而欲弼人主之爲。則不可以不諧。弼不諧。則誣訐太甚。非所謂優游歷紙而入之也。謨明弼諧。則事君之義盡矣。下文禹曰俞。如何。即是禹問皐陶所謂謨明弼諧者如何也。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以下。謂謨之明弼之諧者乃此也。詳考少穎此說。頗貫上下文意。故特從之。但少穎既以此二句爲皐陶之言。而若稽古之下。不稱皐陶之德。大禹謨若稽古下。乃有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之言。遂謂此二句亦非稱禹之德。但作書者謂禹成治水之功。聲教訖于四海。然後爲帝陳謨。故言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自此以下。皆禹祇承于帝所陳之謨。少穎自知其說頗迂回。乃曲爲之說。謂典謨皆稱若稽古。而其辭則異。典主于記載堯舜之事。謨主于記載禹皐陶之言。殊不知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詳味文意。實所以美禹之德。豈可因皐陶謨不美皐陶之德。遂謂此非所以美禹。乃述所以陳謨之故哉。蓋作書各自有體。正不可求其必同而强爲之說。故少穎之說。不敢以爲必然之論。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皐陶前既言人臣欲啓迪人君之德。謨不可不明。弼不可不諧。禹于是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皐陶既承禹問。于是言都。以海其間。遂言其所謂謨明弼諧者。下文愼厥身。即所謂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只此數語。用以啓迪于君。則其爲謨豈不明。爲弼豈不諧哉。愼修其身。不苟目前之利。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直欲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則。思永如此。而又能惇厚以次序九族。又得衆明之臣勉勵輔翼。則設施措注雖在目前。而自近及遠。實不外乎此道。故言邇可遠在茲。謂自近而可推之遠者。實此道也。詳考文意。理正或然。先儒則謂皐陶之意。謂能愼其身。厚次九族。則衆庶明其教。而自勉勵。載于上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其意以上兩句爲政治之本。下兩句爲政治之效。至王氏之徒。則又曰。身立則政立。故皐陶先言修身。能修其身。然後可以齊其家。故繼之以惇敘九族。齊家而後國治。故繼之以庶明勵翼。國治而天下平。故繼之以邇可遠在茲。其意以修身爲本。以下三句爲馴致之效。然詳文意。皆不如前說。又在學者深思而去取之。

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皐陶所爲禹陳修身而致邇可遠之道。禹于是拜而俞之。謂皐陶之言切于治體。故拜而服其言。且稱

衆而然其言也。皐陶猶以其言爲未盡。故又推廣其義。謂在知人。在安民。其意蓋謂人君所以愼修其身。惇敍九族。復賴庶明左右。勵翼者。凡欲自是推之。以知天下之人。以安天下之民也。蓋能知人。則無賢之不用。能安民。則無一民不得其所。治道至此。蓋無餘蘊。宜乎皐陶所以必爲禹推廣而言之。將使禹知向吾所以必欲人君修身親親尊賢者。意蓋在此也。皐陶既爲禹推廣其義。謂在于知人安民。禹于是謂自修身親親尊賢。推而至于知人安民。其效如此宏大。故稱吁者。所覩愛于前所聞發于後。不覺卒然而驚。故爲是歎辭也。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說者多以此帝爲堯。謂堯之朝。驩兜羣共工。嬉于知人。三苗不分孤寡。不鄜窮賢。嬉于安民。堯不能去。至舜臣堯。乃始去之。是知人安民。實堯所難。林少穎謂不然。舜爲天子。凡羣臣稱帝皆指舜。不應爲堯。前大禹讓帝德廣運解。已詳辨之矣。兼强横梁亦以此帝爲舜。難此二者。故去四凶。故少穎亦謂四凶之誅。在舜歷試之時。難知其大奸大惡。然未有可誅之罪。故堯釋而不誅。非愛之畏之而不敢誅也。兼分北三苗。乃舜踐位三考黜陟之後。始分北之。堯未嘗有苗。苟必以惟帝其難之爲指堯而言。則是禹意以堯未能盡知人安民之道。故疑驩兜羣共工嬉有苗畏巧言令德孔壬。誠如是。則禹之言乃所以貶堯。非所以稱美。以善則稱君之義。竊料之。禹意必不昧此。少穎謂禹言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者。謂皐陶之言如此。帝當難其言而行之也。所以在于難其言而行之者。蓋知人始于知賢。由知賢而推之至于悳。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則能官人。安民始于親親。由親親而推之至于悳。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故黎民懷之。此蓋所以推廣皐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盡乎仁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盡矣。此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少穎此說極當。四凶皆舜所畏。但禹言驩兜三苗共工。不及鯀者。馬融云。禹爲父隱。亦有此理。此言實是。舜先儒多以爲堯。而難之之說。又皆多以爲堯不能盡知人安民之道。頗似貶堯。惟少穎作堯解。而就中其說又最可采。故又存之。少穎謂堯之知人安民。與後世不同。堯之于人。固無有不知者。見其間未有可以賢否判者。聖人亦姑容之。故以知人爲難也。堯之于民。固無有不安者。見其間有未可化者。聖人亦誅殺之。故以安民爲難也。且如堯知共工。共工主驩兜。堯亦知驩兜也。奈何驩兜在位久矣。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之患。猶未有以去之。何以大慝斯民哉。未有以大慝斯民。而誅戮邊行于舊臣。在堯有所未可知。前所未可以賢否判者。驩兜之類是也。放于既老之時。亦非堯之本心也。堯之意。謂殛一人則一人不安。遷一民則一民不安。故二事皆謂之難。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既以知人爲難。皐陶于是又爲詳言知人之道。謂苟得其要。則爲之亦不難矣。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己有是德。然後可以求之于人也。皐陶告禹。以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其意正謂用人之道。必在履之于身者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言他人之德也。皐陶告禹。既欲其先有諸己。然後求諸人。然恐託之以空言。不考以行事。則街玉賈石者。或得以廁迹其間。故皐陶又告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言知人之道。在于行事。而不在于空言也。其載而行之者。實有是事。以驗其有是德也。謂之載采采。又見其行者非一事。其可驗者非一端也。如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所謂言其人有是德也。機之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乃言曰載采采。采也。楊龜山謂。知人安民。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皆知人之事。天敍有典而下。皆安民之道。此說甚當。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既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故禹于是問以九德之目。問德之目而曰何者。其目果何如也。禹既詢其目。皐陶于是以九德之目告之。自寬而栗至强而義。人之德不出于此九者。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君子之德。必至于成。然後爲行。德而不至于成。則德非其德也。寬而不栗。柔而不立。至于剛而不塞。强而不義。皆非成德也。德之不成。不爲我有。惟寬而能栗。柔而能立。至于剛而能塞。强而能義。然後謂之成德。自非聖人。則或得其一。或得其三。或得其六。但能至于成德。而不至于一偏者。皆可用之才也。寬者易失于放縱。故貴于栗。栗謂莊栗也。柔者易失于懦弱。故貴于立。立有立志也。愿。敦樸謹愿之人也。敦樸謹愿者。常略于外貌。故貴于恭。亂。謂有治亂之才也。有治亂之才者。必恃才輕物。故貴于敬。擾。馴也。亦安也。馴理安分之人。多失于無斷。故貴于毅。毅。謂果毅也。直者。常直情徑行。多失于不能容物。故貴于温。欲濟以温和也。簡者。其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遺細。故簡率之人。常不謹細行。不修隄隅。故貴于廉。剛者。當官而行。無所避忌。然色厲者多內荏。故貴于塞。欲其內剛健而篤實。非外剛明而內乃柔懦也。强者。執己所是。不爲衆撓。然强明自任者。多任情違理。勵不合宜。故貴于義。欲其合宜也。上九字皆人之性質所固有者。其下九字。乃所以長救其失。輔成其德。恭之與敬。剛之與强。其義則同。唐孔氏謂。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遏鈍。外失于儀。故言恭以表其貌。亂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以顯其情。剛是性。强是志。剛則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强則執己所長。不爲衆撓。此說是也。皐陶既言九德之目。又言彰厥有常吉哉者。言雖如此九德。然後可以爲德。一作一輟。未足爲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也。而其爲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非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哉其末年。託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宜。不負社稷之寄。彼一德有常。其效如此。況于九德咸事。其效宜何如哉。皐陶以是爲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皐陶上既序九德之目。故此又論天子諸侯大夫所治有大小。故用九德有詳略。天子所治大。故兼九德而用之。下文所謂敷施九德。咸事者是也。諸侯則狹于天子矣。故于九德之中。用其六德而足。大夫又狹于諸侯。故于九德之中。用其三德而足。夫所謂三都六德者。特謂諸侯大夫所治者狹于天

予不必兼用。或九分得其三。或九分得其六。已足致治。不必指定其德。以充三六之數。鄭氏乃謂三德、簡而廉以下六德、亂而敬以下信斯言。則直而溫以上。諸侯大夫皆不可用。天下豈有是理耶。宜、遂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者。言卿大夫當日日宣遂九德之三德。夙夜浚明其所有之家也。漢孔氏以浚訓須。謂夙夜以思之。須明以行之。以浚訓須。無據。兼此文意。亦不如是。惟馬氏訓爲大。陳少南訓爲治。訓浚爲大。謂使之夙夜大明有家。二說雖皆無據。然文意上下却通。故特從之。要之。此二訓少南又長。又何以知之。蓋古字多通用。猶有濬川。謂治而深之之謂也。則此浚字訓治。亦有理也。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者。言諸侯當日日敬重六德之人。使之夙亮其事于所有之邦。既曰嚴。又曰祗。又曰敬。但是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已。不必如王氏曲生分別也。浚明有家。亮采有邦。說者多謂大夫有三德。可以有家。諸侯有六德。可以有邦。非意謂有三德者可以爲大夫。有六德者可以爲諸侯。夫王朝之臣。尚用九德。豈有諸侯分治一國。乃只用六德之人。詳此文意。正謂大夫當宜三德以浚明于有家。諸侯當敬六德以亮采于有邦。非謂三德者使之有家。六德者使之有邦。以五服有罪。天所討也。然天有討罪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威之以五刑。命德討罪。天必待人而後行。則人君于政事之間。可不勉哉。故皐陶于命討之後。必言懋哉懋哉也。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皐陶上既言天工須人而代治。故此又申明其代天以治之理。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五者彝倫。實敘于天。然天能敘而不能使之加厚。必勑正以我之五典。然後有惇厚之風。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也。是五者。其等差實秩于天。然天能秩而不能使之有常。故必因我之五禮。然後可以常行而不惑。夫天敘之典。待人以加厚。天秩之禮。待人以有常。則君臣之間。可不同其寅畏。協其恭謹。和其衷蕃。相與共行典禮。故皐陶于典禮之後。所以必言同寅協恭和衷也。林少穎謂。既曰寅。又曰畏。畏天之意。有加無已。此說甚善。有德、天所命也。然天有命德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彰之以五服。有罪、天所討也。然天有討罪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威之以五刑。命德討罪。天必待人而後行。則人君于政事之間。可不勉哉。故皐陶于命討之後。必言懋哉懋哉也。天敘有典。秩有禮。必待人同寅協恭和衷而助其秩敘。命有德。討有罪。必待人懋于政事而助其命討。天工須人以代。如此。人君可不兢兢業業。登庸賢俊而與之共治乎。皐陶之言。正所以申明前義也。蘇氏謂。典禮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皐陶前既以典禮命討之事。明天工人其代之之說。至此又恐人君以天道遠。而行典禮施命討之際。徇私意以違天理。故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以見天雖高。而視聽常卑。天雖遠。而好惡常近。欲人君知所儆懼。而不敢忽于代天也。孔氏以聰明屬于天命有德。謂天之聰明。觀人有德。常用民爲耳目。以明畏屬于天討有罪。謂天明可畏。亦因民明其威。按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明者天之所彰也。畏者天之所威也。山此而言。明畏天討而已。彙天之用有德。討有罪。無不用聰明。豈有彰有德則用聰明。而討有罪則不用哉。此說不通。王氏則又以聰明主于典禮而言。明威主于命德討罪而言。夫以聰明爲主典禮。未免過泥。要之二句只一意。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且以秦誓觀之。秦誓之作。蓋武王誓衆。謂我爲天所命討。爲天所討。故其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此言天聰明。亦可以該命討之事矣。由是觀之。則此言天聰明、天明畏者。皐陶之意。實爲天工須人而代。與禮不自行。待人惇而庸之。命討不自行。待人彰而用之。今也人君不可謂天道遠。無與于人。曠庶官而忽于代天。殊不知天生聰明也。而所以爲聰明者。乃因民之視聽而爲之視聽。天生明畏也。而所以爲明畏者。乃因民之好惡而爲之好惡。人君于此。苟任私意而忽天理。則設施措注。背于民心。則亦背于天心矣。天位乎上。民位乎下。上下之間。常相通達。有士之君。可不敬哉。此正皐陶之意也。天言明畏。民言明威。少穎謂古文申威與畏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代治之也。下文言典禮命討。皆本于天。而人事行之。皆所以發明天工人其代之之意。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皐陶上既言天工須人而代治。故此又申明其代天以治之理。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五者彝倫。實敘于天。然天能敘而不能使之加厚。必勑正以我之五典。然後有惇厚之風。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也。是五者。其等差實秩于天。然天能秩而不能使之有常。故必因我之五禮。然後可以常行而不惑。夫天敘之典。待人以加厚。天秩之禮。待人以有常。則君臣之間。可不同其寅畏。協其恭謹。和其衷蕃。相與共行典禮。故皐陶于典禮之後。所以必言同寅協恭和衷也。林少穎謂。既曰寅。又曰畏。畏天之意。有加無已。此說甚善。有德、天所命也。然天有命德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彰之以五服。有罪、天所討也。然天有討罪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威之以五刑。命德討罪。天必待人而後行。則人君于政事之間。可不勉哉。故皐陶于命討之後。必言懋哉懋哉也。天敘有典。秩有禮。必待人同寅協恭和衷而助其秩敘。命有德。討有罪。必待人懋于政事而助其命討。天工須人以代。如此。人君可不兢兢業業。登庸賢俊而與之共治乎。皐陶之言。正所以申明前義也。蘇氏謂。典禮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皐陶前既以典禮命討之事。明天工人其代之之說。至此又恐人君以天道遠。而行典禮施命討之際。徇私意以違天理。故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以見天雖高。而視聽常卑。天雖遠。而好惡常近。欲人君知所儆懼。而不敢忽于代天也。孔氏以聰明屬于天命有德。謂天之聰明。觀人有德。常用民爲耳目。以明畏屬于天討有罪。謂天明可畏。亦因民明其威。按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明者天之所彰也。畏者天之所威也。山此而言。明畏天討而已。彙天之用有德。討有罪。無不用聰明。豈有彰有德則用聰明。而討有罪則不用哉。此說不通。王氏則又以聰明主于典禮而言。明威主于命德討罪而言。夫以聰明爲主典禮。未免過泥。要之二句只一意。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且以秦誓觀之。秦誓之作。蓋武王誓衆。謂我爲天所命討。爲天所討。故其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此言天聰明。亦可以該命討之事矣。由是觀之。則此言天聰明、天明畏者。皐陶之意。實爲天工須人而代。與禮不自行。待人惇而庸之。命討不自行。待人彰而用之。今也人君不可謂天道遠。無與于人。曠庶官而忽于代天。殊不知天生聰明也。而所以爲聰明者。乃因民之視聽而爲之視聽。天生明畏也。而所以爲明畏者。乃因民之好惡而爲之好惡。人君于此。苟任私意而忽天理。則設施措注。背于民心。則亦背于天心矣。天位乎上。民位乎下。上下之間。常相通達。有士之君。可不敬哉。此正皐陶之意也。天言明畏。民言明威。少穎謂古文申威與畏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皐陶之謨。自允迪厥德。至敬哉有土。既終矣。故告于禹曰。我言順于理。可底而行。蓋欲禹行其言也。禹又謂汝之言豈但可行而已。底而行之。必可成功。皐陶則又謂。行我之言。至于成功。實由于禹。我未有所知。但思一一贊襄。以助成汝功而已。贊之爲言相也。襄之爲言成也。蓋禹以皐陶之言。行之可以成功。皐陶謂成功在禹。我但能贊禹之成。不敢自當成功之任也。孔氏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信如孔氏之說。則曰之一字。遂爲衍文。張橫渠、薛氏、皆以曰當作日字。與下文予思日孜孜相類。此說比先儒爲優。

此舟、車、輴、棶、四種之載。以隨行其山刊除其木。開通障蔽。然後致功。是時益實掌火。焚烈山澤。助我治水。我又念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乃與益因其焚烈所得鳥獸。進之于民。使食之。以充饑。蓋鳥獸新殺者謂之鮮。故言奏鮮食也。但四載之說。解者不同。或以謂鮮九載。續用弗成。冀州之功。安可通九爲十三乎。大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啓。亦在水患未平之前。夫禹服鮮三年之喪。自免至娶。自娶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中乎。況冀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指冀州之事。非謂天下其此十三載也。惟孔氏謂四載爲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輔。山乘樏。而史記、尸子、愼子、漢溝洫志所載。亦與孔氏大同小異。竊意秦漢以來。必有師傅其說可信。水乘舟。陸乘車。諸家皆然。惟泥乘輔。史記作橇。晉灼、愼子及溝洫志作毳。山乘徽。史記作檋。溝洫志亦作揭。然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輔、橇、毳、一物也。樏以攜行泥上。樏以鐵爲之。其形如鐻。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禹治水之時。冀州之功。安可通九爲十三乎。大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啓。亦在水患未平之前。夫禹服鮮三年之喪。自免至娶。自娶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中乎。況冀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指冀州之事。非謂天下其此十三載也。惟孔氏謂四載爲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輔。山乘樏。而史記、尸子、愼子、漢溝洫志所載。亦與孔氏大同小異。竊意秦漢以來。必有師傅。

既奏艱食鮮食以救民阻饑于是又使之勉于遷有之無互相貿給使有居積者得以貿易如魚鹽徙山林林木徙川澤既懋遷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安坐而享粒食之利粒食既足萬邦自然各底其治蓋禮義生于富足盜賊起于貧窮故也舜使禹陳昌言禹諜不敢當能言之貧故以孜孜自任至皐陶問以孜孜之事禹乃反覆陳其躬行之實而其所言皆根極至理雖曰陳其所行實天下之至言也故皐陶所以有俞而師汝昌言之說禹曰都帝愈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禹前既陳洪水之初已與益稷盡力營治終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至此稱都以嘆美其治且戒帝使愼乃在位欲帝不以天下已治而不思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禹與益稷併力治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無可憂者然聖人不提多難而提無難洪水之時天下雖多難人皆知其難而焦心勞思共拯救斯民今也已安已治一無所難人情既玩其所可樂而忘其所可戒已治已安者咸不可保故禹所以一言蔽之曰帝愼乃在位也重仲舒謂堯舜禹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豈非有見于此乎禹之言既在于居安不忘危故帝所以愈而然之也帝既然其言禹于是又言其所以愼在位之事下文安汝止而下皆愼在位之事也禹之意謂帝之所以有此大位者皆本乎天命之眷今也履茲帝位能愼以保之安汝止而不爲外物所移惟幾惟康而不忽于至微不玩于已安其弼直而不謏聞于諂諛惟動丕應徯志而不違于民意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曰天其申命用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綿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故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蓋人各有所止止于所當止則皆矣非所止而止焉則外物得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愼乃在位而必貴于安汝止也幾者動之微也舉至于顯然著在耳目人誰不知所以圖之惟蹤于涉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繼于後此愼是欲而已不能自爲也汝當代我爲之也舊說左右有民是作股宣力四方是作股然以人情觀之手在位又在于惟康也好人順己惡人逆己人之常情也況已治之後人情溺于安安必厭聞切直之言能左右扶翼于人是左右有民爲作股可知矣左右有民既是作股則宣力四方是作股又可知矣蓋下文言汝爲汝明汝聽宣力四方君所欲爲也君不能自爲汝臣當爲之觀古人之象若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開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予謂此云左右有民蓋謂君欲輔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爲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于臣舊說皆謂汝翼爲人君欲右左有民臣則輔君以爲之此說不通蓋下文言汝爲汝明汝聽宣力四方君所欲爲也君不能自爲汝臣當爲之觀古人之象若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開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叶于中若孟子所謂勢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予謂此云左右有民蓋謂君欲輔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爲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于臣舊說皆謂汝翼爲人君欲右左有民臣則輔君以爲之此說不通蓋下文言汝爲汝明汝聽宣力四方君所欲爲也君不能自爲汝臣當爲之觀古人之象若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開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予謂此云左右有民蓋謂君欲輔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爲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予謂此云左右有民蓋謂君欲輔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爲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于臣舊說皆謂汝翼爲人君欲右左有民臣則輔君以爲之此說不通蓋下文言汝爲汝明汝聽宣力四方君所欲爲也君不能自爲汝臣當爲之觀古人之象若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開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

雉彝則此宗彝蓋謂虎雌之狀雌音柚殷名似猴周禮音壘又雌讀爲蛇鮐之鮐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繡爲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圜則此火乃繡其形圜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爲火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取其潔白能養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臬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黻爲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兩己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繡爲兩己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爲證其說讀會爲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繡爲背展几反背鈇也鈇時栗反鈇以爲繡也十二章之服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鈇以爲繡施之于衣也宗彝也藻云白與黑謂之黼臬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黻爲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兩己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繡爲兩己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爲證其說讀會爲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繡爲背展几反背鈇也鈇時栗反鈇以爲繡也十二章之服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鈇以爲繡施之于衣也宗彝也藻于裳也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旗冕服九章而已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其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于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于裳此周之九章也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爲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故以鷩爲名毳冕五章以宗彝爲首蓋爲虎雌之狀虎雌毛淺毳且亂故以毳名此成周增損有虞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據而云若夫孔氏之說則有二失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一句謂以五采成服雖宗廟彝器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于後則是此言蓋謂作服而云爾豈于中雜人宗廟之彝尊者哉其失一也又以繡爲葛之精者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者今孔氏知非說不通乃附會爲說曰粉米則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去耶其失二也而又以粉米爲二物其說與制度皆龐語而不通故不若鄭氏之說爲善也上既言作會爲衣繡繡爲裳下又言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繪采有繪采然後繪畫繡繡其所象之物于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于繪采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繡刺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焉諸侯則降于天子大夫則降于諸侯士又降于大夫上分有等卑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差等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爲祭服豈著月則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去耶其失二也而又以粉米爲二物其說與制度皆龐語而不通故不若鄭氏之說爲善也上既言作會爲衣繡繡爲裳下又言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繪采有繪采然後繪畫繡繡其所象之物于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于繪采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繡刺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刑蘇氏云承薦也春秋傳曰奉承粢犧古者奉圭幣而薦之謂之承承之盾之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難其爲小人也所謂難其爲小人者雖有小人爲君子也今觀庶頑讒說之人蓋小人之尤者舜不忍加誅絕乃謎之書之又殿其言以觀之待之如此彼欲以小人自爲不可得也此所以雖有小人漸染其化亦難其爲小人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舜命禹以作股肱耳目又命以欽四鄰以其弼朕違禹于此故稱俞哉以然帝之言雖然其言又有以廣帝之意未敢全以帝之言爲然也故曰俞哉與他人之言俞者異蘇氏按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未必然也今禹亦曰俞哉其亦有咻于帝之言矣此說極當夫禹之所謂俞哉未敢全以帝言爲然者其意蓋謂輔弼之任雖在臣鄰然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又當廣延天下之賢使之居輔弼之任無謂賢才止此而已此正禹俞哉之意也或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多

之于樂使其言合于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民聞之皆洞曉上意故謂之出五言所謂以樂納五言者謂採民之言于下亦播之于樂使其言亦合于五音君聞之足以爲戒故謂之納五言聞樂以察治忽因察治忽而遠以出納五言在舜特有是欲而已自不能任其責也賢之以聰者其在禹乎此所以言汝聰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揆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既命禹以作股肱耳目于此又言汝既居是任不當阿諛曲從當直言極諫凡我一言一行苟有違戾于道汝當弼而正之不可面則苟從退則言我不可弼也林少穎謂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爲法于天子可傳于後世豈復有違于道者而曰予違汝弼禹亦大聖人也其事君盡忠亦可以爲法于後世又豈復有面從退有後言之事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君臣之間相與警戒不得不爾惟其無是事而尤不忘警戒之心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也舜既責禹使盡輔弼之誠故又欲其欽四鄰謂禹所與比肩聯事左右前後之人禹亦當狀之使之同心協力而弼正我違也禹既自盡弼違之誠又欽四鄰而相與弼君之違非域有庶頑讒說之人不以弼違爲意邪說蠭上曲從順旨不在是道者在禹不可無術以處之也蓋所謂庶頑讒說之人乃小人之有才者其便口利辭足以變易人之觀聽而彼亦自謂其邪說爲是而頑然不可化故謂之庶頑讒說若人者不用則已一或稍用則浸潤膚受雖聖聖不難無惑故舜于是命禹謂不幸而有如此之人汝當講侯射之禮以明其賢否既明之若果是

謂帝德之光、能及天下海隅、其有衆賢、當舉而用之也、光天之下、猶言天之下、敷天之下、張橫渠謂、中國文明之地、故謂之光天之下、海隅蒼生、謂四海之隅、蒼然草木之處也、既言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又言萬邦者、蓋謂內而光天之下、外而海隅蒼生、其地所有萬邦、其邦所有黎獻、皆帝之臣、帝當舉而用之、獻賢也、如大誥所謂民獻、論語所謂文獻、皆賢之稱也、謂之黎獻、孫氏云、大夫士而上、冕弁在首、其色不同、至于野人、戴髮俱黎、首而已、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者未舉、亦民爾、故曰黎獻、禹意言此、謂當時或有處于版築耕釣未仕帝朝者、帝當旁搜博采、罔有遺佚也、禹既欲帝求賢舉用、故告以舉賢之術、敷納以言而下、即舉賢之術也、賢者在外、議論不達于朝廷、功業未著于天下、賢否難辨、故必使之敷陳其嘉言、奏之于上、然言但可以觀議論、未可以知行事、故彼之敷奏于上者雖以言、而我所以明其乘應之賢否者、又當以功、既觀其言、又明以功、于是旌以車服而用之也、故曰車服以庸、人君于賢者、既能庸以車服、則在位之臣、誰敢不舉賢焉、士以讓其所不如之人、而賢之在下者、又誰敢不欣然樂用、敬出以應帝旁招之命、故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禹既告帝以旁招遺佚、則得賢之效如此、又恐帝行之不力、故又以不能旁招之失儆之、謂帝苟不如此、則遠近敷同日奏無功之人、果何以益于治哉、故曰、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禹之陳言、既欲帝廣求黎獻、以助成至治、故此又舉堯子丹朱爲惡、所以失天下者爲戒、使舜知堯之天下合傳丹朱、丹朱惟慢傲、則殄厥世、故舜得以受堯之天下、今舜既受、故不可如丹朱之傲、而不知所以求賢致治之道、漢書溝洫志、堯禪舜位、丹朱不肖、目以爲帝之子、特其富貴、謂人出己下、謑浪笑傲、陵人傲物、無復有好賢樂善之意、惟其傲、故所好者乃褻慢之遊、所作者乃傲而至于虐、所謂始雖謑浪笑傲、終實以虐陵人、丹朱于此二事、不惟暫行而已、乃無有晝夜、肆意而行、頟頟然未嘗休息、頟頟、蓋不休息之狀也、丹朱之惡、不惟如此而已、又矜其勇力、陸地行舟、多聚朋黨、爲淫亂于家、惟其如此、故堯之天下、雖朱當受、而堯不與、所以絕厥世也、丹朱如是、而堯不授以天下、舜有聖德、而受堯之天下、舜既受之、果可如丹朱乎、此禹所以儆之曰、無若丹朱也、夫舜、聖人也、禹禹不至于如丹朱之舉、禹言此者、蓋君臣相與儆戒之道、不得不然也、蘇內翰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儆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成王又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敬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不以爲罪、乃書之史册、以爲美談、此說是也、禹既戒舜不可如丹朱之傲、故此又言己惟戮創丹朱有如是之惡、至于殄絕厥世、乃不敢憃情縱欲、抑自勉于非功也、蓋禹惟能以丹朱爲戒、故要于逾山氏之女辛日娶妻、至甲日即往治水、甫及四日、而不敢耽于宴安、其後自娶至于有子、自有子至于能泣、歷世如此、再過其門、亦不以子故而稍留以蕩字之、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即此之謂也、夫妻子之情、人孰無之、禹所以忘情者、以

其急于救民之溺、故割己之愛而大治土功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注、荒、大也、則此所謂荒度土功者、豈非大治土功乎、禹愛民之情、根于天性、視民之溺、由己溺之、急于啓救、不期然而然、豈特懲丹朱而始有是心哉、然必云爾者、蓋既戒帝以無若丹朱傲、故不得不言己亦以丹朱爲戒而不敢暇豫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此文繼惟荒度土功之下、蓋禹謂我以丹朱爲戒、惟大治土功、故能成五服之制、而內制十二師、外建五長、以共治也、五服、即禹貢甸、侯、綏、要、荒也、五服之制、自古已有其制、洪水橫流、其制圮壞、至禹平水土之後、于是輔成之、使復其舊、故言弼成、則弼成者、蓋古有成法、禹特輔成而已、或謂制五服者君之事、禹不得專、弼君之咸而已、此說不通、蓋禹貢五服之制、惟禹自裁斷、舜未嘗與、安得爲弼君之成哉、五服各五百里、五五共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爲五千里、南北相距爲五千里、故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里、故又謂之制地守、州十有二師、千王肅謂五千者、直方之數、其說是已、禹既弼成五服、則已制地域矣、故又謂之制地守、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所謂地守也、州十有二師、孔鄭之說不同、孔氏謂一州用三萬人、工總九州、計二十七萬、據其意謂此師如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二師、是通計三萬人、然司馬法所謂師、乃兵制、治水豈用此師說、惟鄭氏謂每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九州之外、薄迫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故言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也、林少穎謂、自甸服至綏服、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荒服各一千里、是謂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師、要荒二服、每服建五人爲長、詳內略外之道、但世代久遠、不知當時若干諸侯置一師、若干種落而置一長耳、惟禹平水土之後、內建十二師、外建五長、內外相維、故能蹈迹其職、而各底成功、獨有苗頑不率教、不肯就工、帝不可不念、王氏謂禹言帝念哉、蓋謂苗頑弗即工、帝當念其罪而誅之、故帝子下文言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乃所以告禹、謂汝欲我念其所以誅三苗、我當命皐陶施刑以誅之、此說雖可喜、林少穎謂、勸人君以用刑、豈禹愛君之意、兼當時苗之頑凶、率六師以征之、猶且不服、豈皐陶象刑而能制哉、此所謂帝念哉者、特謂洪水既平、內外皆樂于赴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工、帝當以苗民爲念、愛勤于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于此、蓋謂四海九州、既以悉服、苟使天子不能察其利欲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于亂矣、唐明皇之時、海內無事、四方諸侯貢于京師、不敢有後、及其一旦天子惑于女色、侈心遂生、忠直浸疏、讒諂並進、朝廷勢輕、祿山竊發于幽陵、兩京陷沒、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奮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爲割據之壤、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時有頑不即工之三苗、苟舜忽而不念、至于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念忘、三苗乘間而起、則雖內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迪其功、亦不足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禹前既言我戒丹朱之惡、勤于治水之事、內外之臣、各已迪功、在帝不可不念、故帝因而歎美其功、謂

洪水之初。五行汨陳。九功失序。人救死不贍。何迪德之有。惟禹障百川而東之。水土平而九功復敘。人皆知有生之樂。而勤于迪德。是天下之民所以迪行我之德者。實汝治水。能敉九功之惟敘。故人皆迪德也。汝謂內而十二師。外而五長。各已迪德有功。惟苗頑不即工。欲我以此爲念。我已命皐陶敬承汝之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也。據沈氏此意。謂戛擊鳴球。以搏拊爲搏拊琴瑟。此說可取。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未必如此。揚子長楊賦云。戛滴鳴球。劉氏注。球樂器也。戛滴、搏擊也。顏師古注。戛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戛擊矣。古語云。撫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固可以搏拊矣。由是觀之。則此謂戛擊者。豈非擊鳴球乎。搏拊者。豈非拊琴瑟乎。鳴球、玉磬也。謂之鳴球者。以其擊之能鳴也。堂上之樂。以人聲爲主。故特取鳴球琴瑟。聲之清越者。戛擊而搏拊之。以爲歌詠之聲。故言以詠。凡此皆堂上之樂也。作于堂上。則祖考神位。虞賓助祭之諸侯。皆在室上。故變言堂上之樂。則祖考來格。丹朱雖頑。以堯之後。爲賓于虞。亦在助祭之位。與羣后以德相讓。考變此言。但以其並列于上。故配堂上之樂並作。樂聲既和。上則祖考羣后咸和。下則鳥獸萬物咸若。不必如玉氏謂堂上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堂上之樂作而能致和于宗廟朝廷。堂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故堂下之樂並作。樂聲既和。上則祖考羣后咸和。下則鳥獸萬物咸若。不必如王氏謂堂上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堂上之樂作而能致和于宗廟朝廷。堂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故堂下之樂作而能致和于鳥獸萬物也。夫虞賓羣后相讓。固有可見之實。祖考位于幽冥。變何以知其來格。蓋變謂樂之和。想其必來。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實有所見。祖考既非實有所見而想其來。則鳥獸蹌蹌。百獸率舞。當亦是想其樂和于此。感于彼。非實有鳥獸蹌蹌在廷之庭。蓋百獸有奇形怪狀。見者必畏。若一時奔走。豈不恐懼動人哉。若夫鳳凰來儀。是果有來儀于庭。此言來儀。非有物爲可知也。他俱言率舞蹌蹌而已。不言來儀。則變之意可知矣。大抵變所言作樂之效。謂之果有物。亦不可。當是樂既和。自應動物悟人如此。下管、猶大司樂所謂孤竹之管。陰竹之管。絲竹之管。是也。謂之下管。所以別堂上之樂也。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耳旁自擊。所以出音。柷、郭璞云。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蓋樂之始作。則柷祝以合樂。樂之將終。則櫟敔以止樂。故謂合止柷敔。笙、以匏爲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簧于管端。三十六筒者謂之笙。十三筒者謂之竽。鏞、大鐘也。凡此皆堂下之樂也。堂上言以詠。堂下言以間者。蓋堂上之樂。以鳴球琴瑟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以下管等器與詠歌迭奏于下。故言間。接儀禮云。歌鹿鳴以生南陔。歌魚麗以生由庚。此間所以爲迭奏也。堂上之樂作。故鳥獸微物亦感而踏踏以和也。堂上堂下之樂。上既備言之。下又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蓋舜之樂。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簫韶。變之意。謂堂上堂下合奏。九變而樂成。鳳乃感至和而來儀。堂下樂可以感鳥獸。而不可以格祖考。蓋經文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象鳳鳳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此說亦不然。按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削。韶、舜者所執之物。簫與韶音同而形異。說文干部管之籀注云。參差管。至于從竹從削之韶注云。舜樂名。韶、紹也。以此推之。則樂雖有上下之異。其實蓋相合而成九成。是堂上堂下。詠歌迭奏。至于九變。然後樂成也。以樂非奏堂上而後奏堂下也。明矣。孔氏謂戛擊鳴球所以作止樂。拊搏、以革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林少穎謂其說無據。但以意度之。實有可疑者。蓋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作止節奏必相

以簫韶爲舜樂之總名斯可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鷹尹允諧

此一節陳少南謂夔既述堂上之樂能致祖考來格堂下之樂能感鳥獸于此又曰予但知擊石拊石而已不知其他也百獸率舞鷹尹允諧豈無所自而然哉皆帝德有以致之也少南此說蓋謂夔之意言所陳堂上堂下之樂感召如此豈我之能我但知擊石拊石而人物自洽格則上之所陳蓋有不止于我也林少穎則謂此一節又別是一時論作樂之效於字釋文無音當作如字讀據此當是嘆爲起語之詞宜讀爲鳥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拊石者蓋五聲之播于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四其聲在于清濁大小之間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既和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有不和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備韶樂之和而言之也此雖只云擊石拊石其實總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下言百獸考工記曰天下之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則知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也尹者正也鷹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背李札觀周樂見舞韶箾乃曰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妙幽而感鬼神則遠考來格明而感人則鷹尹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而孔子聞之于齊尚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以此觀之即當時所感如夔之言雖極其褒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漢孔氏謂此帝庸作歌乃因鷹尹允諧之效作歌戒安不忘亂也林少穎謂據此一段乃史官成舜皐陶相與賡歌之辭與上文初不相貫但有庸字孔氏從而爲之說考之于理在所不取庸雖訓用其實助語也其曰帝庸作歌猶言帝乃作歌亦不必曲爲之說詩曰惴惴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觀舜君臣相與答問于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而嗟嘆者至此帝庸作歌以下則又嗟嘆之不足而見于詠歌矣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所謂歌也舜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皐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帝庸作歌乃因鷹尹允諧之效作歌戒安不忘亂也林少穎謂據此一段乃史官成舜皐陶相與賡歌之辭與上文初不相貫但有庸字孔氏從而爲之說考之于理在所不取庸雖訓用其實助語也其曰帝庸作歌猶言帝乃作歌亦不必曲爲之說詩曰惴惴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觀舜君臣相與答問于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而嗟嘆者至此帝庸作歌以下則又嗟嘆之不足而見于詠歌矣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乃導其意于詠歌之前也舜之意謂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本乎天命之容頤今也已安已治則于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當求有以勑而正之所謂勑天命者惟時惟幾是也蓋治安所以難保者惟恃其治安而不知趨時故于事之至微者或忽而不察至于失機如是則天命若何而保故舜所以先言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然舜又謂勑天之命雖在于惟時惟幾而時幾之來又非一人之所能獨任又必有資于臣焉故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又任時幾之責者實賴大臣之助也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舜先言股肱而後元首者豈非君謂我所以記治功者實賴臣之樂于赴功乎皐陶先言元首後言股肱者豈非臣謂我之所以得爲良者實賴君之明于任用乎君言則先臣言則先君理當然耳然舜所以先言股肱喜哉其意蓋謂大臣喜而樂于赴功則人君之治功益明此舜之歌所以先言股肱喜而後繼以元首起百工熙也林少穎曰文中子言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窮焉而皆得此三者同出于一而不可雜也故望人與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于一書也至後世簡策繁多始分爲三詩始于商書始于唐虞春秋始于平王降隱之際而其原流皆出于書故自商周以前歲月之始終皆見于書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二者皆合而爲一舜禹皐陶之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于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二者皆出于一而後學者各自分落以立同異故舉詩者不知有書舉書者不知有春秋以是爲舉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舉詩者當自此始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自首至手曰舜手自首至地曰稽首蓋敬之至也舜之賢德皐陶于是拜手稽首大言以宣告于庭曰念哉蓋謂帝之貴望于我等如此我等當念帝之貴望之意者不過相率于興事功之際不可妄喜故皐陶于是拜手稽首大言以宣告于庭曰念哉蓋謂帝之貴望于我等如此我等當念帝之所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所謂念帝所作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者不過相率于興事功之際不可妄作當敬以愼其常法既合于常法又須再三循省決之于心然後始成始也愼慮而後作終也屢省而後成二者皆不可不敬故皆言欽哉皐陶既颺言于庭使各念帝所歌求有以副帝貴望之意然又念臣雖有樂事赴功之心非君之明足以知之則臣雖有是心未必能展盡底蘊于是又賡載帝歌以致其意庶繹也載成也帝意有不盡者皐陶乃繹而成之帝之所歌謂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于臣也然未及臣之所望于君者故皐陶之歌乃謂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惟人君則于上則人臣得以盡忠于下而庶事所由以安此所以成帝之意也亦猶訪落之詩是嗣王朝于廟訪于諸侯之言必繼以敬之之詩然後其文始足故序訪落之詩則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于敬之之詩則曰敬之嗣王也此正皐陶所以賡歌之意然皐陶又謂上之賦歌特言君臣相須之理未及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乃導其意于詠歌之前也舜之意謂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本乎天命之容頤今也已安已治則于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當求有以勑而正之所謂勑天命者惟時惟幾是也蓋治安所以難保者惟恃其治安而不知趨時故于事之至微者或忽而不察至于失機如是則天命若何而保故舜所以先言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然舜又謂勑天之命雖在于惟時惟幾而時幾之來又非一人之所能獨任又必有資于臣焉故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又任時幾之責者實賴大臣之助也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舜先言股肱而後元首者豈非君謂我所以記治功者實賴臣之樂于赴功乎皐陶先言元首後言股肱者豈非臣謂我之所以得爲良者實賴君之明于任用乎君言則先臣言則先君理當然耳然舜所以先言股肱喜哉其意蓋謂大臣喜而樂于赴功則人君之治功益明此舜之歌所以先言股肱喜而後繼以元首起百工熙也林少穎曰文中子言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窮焉而皆得此三者同出于一而不可雜也故望人與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于一書也至後世簡策繁多始分爲三詩始于商書始于唐虞春秋始于平王降隱之際而其原流皆出于書故自商周以前歲月之始終皆見于書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二者皆合而爲一舜禹皐陶之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于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二者皆出于一而後學者各自分落以立同異故舉詩者不知有書舉書者不知有春秋以是爲舉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舉詩者當自此始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自首至手曰舜手自首至地曰稽首蓋敬之至也舜之賢德皐陶于是拜手稽首大言以宣告于庭曰念哉蓋謂帝之貴望于我等如此我等當念帝之所

矣。此說盡之。皐陶既歌以成其義。又歌以致其戒。所言皆根極至理。故帝拜而受其言。且俞而然之曰。可總以貢名篇也。此說最長。

往欽哉。言自今以往。君臣皆當敬其事而行之。禮曰。君于臣則不答拜。蓋至尊之勢不可屈也。然大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皐陶之歌。帝拜而受。豈非以師傅之禮待皐陶歟。

尚書詳解卷六

夏書

禹貢

大禹謨、禹貢、本皆夏書。左傳引禹謨。數納以言。地平天成等語。皆謂之夏書。則禹謨本夏書明矣。今獨禹貢冠夏書之首。而禹謨乃爲虞書者。孔子定書。蓋而正之。謂禹謨之書。所載有舜禹禪位之事。故謂之虞書。欲見三聖相授。守一道之意。前堯典、虞書、解之詳矣。若夫禹貢之書。雖曰治水之後。任土作貢。在舜授受之時。然禹之所以有天下。實本乎此。故孔子所以因其舊而特冠于夏書之首。所以見禹之有天下。本于有是功也。禹貢之書。首別九州之疆界。次言治本之所經歷。又其次言田賦之高下。土貢之有無。終言朝覲貢賦所以達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獨以貢名篇者。以是書之作。乃禹治水之功既成之後。條陳其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以爲貢賦一定之法。用以告成功于上。使上之人按此以爲取民之常例。是其書之所載。事雖不一。貢以任土作貢爲主。故特以貢名焉。然禹貢之書有賦有貢。不以賦名篇。而特以貢名篇者。或謂禹貢之所謂賦者。出于田。所謂貢者。乃其土地之所有。賦則一州得以專而用之。貢則所以貢于天子。此書之作。正以貢法告于天子。故以貢名篇。然按孟子言夏后氏之言爲不然。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五十而貢。則貢者雖土地之所數。亦夏后氏田賦之總名。猶商助周徹之稱。故禹貢雖有貢賦之異。亦可總以貢名篇也。此說最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此作序者總敍禹貢一篇之大概也。以禹貢考之。據濟距河。別其爲兗。據海距岱。別北爲青。至海及淮。別其爲徐。據淮距海。別其爲揚。據荊及衡。別其爲荊。至荊距河。別其爲豫。華陽黑水。別北爲梁。黑水西河。別其爲雍。此所謂禹別九州也。自導嶓及岷。至于數澤。原隰。所謂隨山也。自導弱水。至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濬川也。按下文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鯀稽亦言隨山刊木。繼以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此所謂隨山濬川者。豈非隨山刊除其木。先去障蔽而後深通其川乎。但序書者欲以數語包括一篇之意。故略刊木而不言。蓋冀州田中中。賦上上。兗州田中下。賦下下。青州田上下。賦中上。田賦之外。又有厥貢絲枲鉛之類。無非任土地之所宜而制爲等差。此所謂任土作貢也。禹貢一篇大概不過乎此。故序書者以此數言包之。按左氏言其工氏伯九州。則堯舜之前。天下已爲九。此言禹別者。蓋洪水之時。經界圮壞。禹又別之。使復舊制耳。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林少穎謂。書序皆言作某篇。禹貢不言作者。唐孔氏謂。發首言禹。句末言貢。足以顯矣。欲不言作。然考諸篇。亦有此類而更言作某篇者。則孔說爲不可用。蓋書文尚簡不尚繁。此篇上既言任土作貢。故下文不復言作禹貢。亦猶仲虺之誥。上既言仲虺作誥。下不言作仲虺之誥。徵子上既言徵子作誥。下亦不言作徵子也。此說得之。若夫此禹貢二字。乃作書者揭其本篇之題于言禹別九州。隨山濬川。此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奠禹山大川。言重復如是者。蓋前乃序書之人序禹貢一篇之大概。此乃作書者欲備載禹經理九州之事。故以此數語爲發首之辭也。敷、如孟子舉舜而敷治之敷同。記曰。鯀障洪水。洪範曰。鯀陻洪本。是鯀之治本。大抵持五行相勝之說。謂土能勝水。故其施力惟務以土陻之。殊不知洪水之勢。浩浩滔天。奔突漂悍。苟欲以土勝之。與水爭勢于隄防之間。用力雖多。而成功則寡。禹之治水。刊山濬川。無事隄障。順其滔滔之勢而利導之。故作書者于禹貢之首。所以言禹敷土。以發明禹治本所以能成萬世永賴之功者。本乎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而已。既言禹敷土。又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者。蓋作書者謂禹之敷土也。先隨行山林。朝木通道。水患既平。乃定九州之高山大川。表其分域。如濟河惟兗州。專以大川爲界。荊衡惟荊州。專以高山爲界。華陽黑水惟梁州。彙以高山大川爲界。所謂奠高山大川也。孔氏謂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說不然。夫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有司之常事矣。而乃言于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則知孔氏

林少穎曰唐孔氏謂九州之次以地勢先後蓋水性下流當從下灌治水皆從下治冀州帝都于九州爲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從兗而東南次青從青而南次徐從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北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後之自兗而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兗在冀州之東南兗冀之水各自東北而入海蘇氏謂堯之時河水爲患故舍兗而下流被患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林少穎謂此二說皆未盡善蓋洪水之患泛濫于天下其始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以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概脈絡相應今九州之後導山導川之次所謂導岍及岐至又東北入于河者即其治水首尾本末之序也若夫此序九州但專記每州之經界與田賦貢篚之詳其間所載山川乃下文載導山導川之次其文所不備者則又于逐州貢之使後世先因逐州所載考其川澤所在又以後所載首尾本末之序彼此相發則大禹治水之委蛇曲折乃聚一州之水于逐州之下使後有考據非謂先治一州之水使有所歸而後更治一州也此說極然禹貢自兗州而下皆言經界獨冀州不言者別帝都也雖不言經界以徐州準之則冀州經界實存乎其間蓋冀州三面距河東河發于積石東北流既入中國則折而南流壅州在其西故雍州下云至于龍門西河是也河至華陰則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謂河曰南河以豫之河在冀之南故周官職方氏曰河南曰豫州是也河至大伾則又折而北流兗州在其東謂河曰東河以兗之河在冀之東故周官職方氏曰河東曰兗州是也以三州考之冀之城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記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遥職方氏曰河內曰冀州則冀州雖不言經界以他州準之可以互見矣夫禹貢之書欲別其帝都故冀州不言經界異于餘州若夫職方氏冀九州之經界正東曰青州正南曰荆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幷州皆指帝都所向之方言之至于豫州王都之所在乃不能別異併與他州混同稱爲河南曰豫州初不能如禹貢之書所以獨出于千載之上而非後世地理家之所及也先儒皆以冀州既載爲一句漢孔氏之說則謂堯之所都先施貢賦役載于書唐孔氏廣其說遂謂計其多寡賦貢配役載于書籍然後徹而用之以治水據經但有既載二字諸儒乃有賦役載于書籍之意兼兗以下八州州名之下皆爲絕句惟冀州之下有此既載二字而下文壺口二字又無所屬孔氏遂謂壺口之下言治欲上下皆治此說尤陋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爲一句詩曰俶載南畝謂始有事于南畝也此亦是始有事于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故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也少穎謂禹貢山川地理歷三代奉秋至于今且數千年其間地名變易各有不同又其川澤下流多有圮塞無復鉤考唐孔氏據漢孔氏所載而附益以班固地理志其意謂秦焚詩書圖籍皆在高祖入關蕭何盡收之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身爲武帝博士必具見圖籍所載山川必是驗教之樹藝所收多寡何以得知此禹于水平之後欲教民稼穡因制貢賦所以先于辨土也然辨土所宜又有二曰白曰黑之類辨其色也曰墳曰壚之類辨其性也蓋周官草人掌壤之法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壚用塵渭澤用鹿麋治田畴各因色性不併其色性辨之則雖知其土之所宜種者在

按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蓋壺口在河之內故知其屬冀州梁岐在河之外故知其屬雍州也然言冀州之水而及雍之梁岐者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橫流禹疏通之謂之孟門地理志曰壺口在北屈東南鄰道元曰孟門在北屈而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此言之則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疇于水禹于壺口之西開孟門而始事于壺口于梁州之北開龍門而終事于梁山而餘功又及于岐山焉壺口岐梁一役也其施功雖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此冀州所以言雍州之山也漢孔氏謂高平曰原太原原之大者漢以爲太原郡即晉陽縣是也岳陽即太岳在太原而南屬河東郡山南曰陽謂之岳陽蓋太岳之南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則知此岳陽即大岳也地理志河東絳縣東有霍太山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則大岳即霍山矣會氏謂太原汾水之所自出太岳之南蓋汾水之所經也此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蓋導汾水故也河過孟門龍門而汾水自東入焉汾不入則失所經故既載壺口而修太原次之會氏謂經始而治之之謂載因其舊而修之之謂修壺口昔未嘗治禹經始而治之故言既載太原則因舊之功而修之故言既修此說是也覃懷孔氏謂近河地名漳水灌流入河從覃懷底功然後至衡漳按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即此覃懷也王肅謂衡漳爲二水名據孔鄭諸儒謂漳水橫流入河謂之衡漳衡即右橫字當從孔說故蘇氏按九域志冀州有衡水縣即衡漳水今長蘆河即其故瀆無二水之別唐通典又云洛州廣平郡服鄉縣有橫漳瀆者蓋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孤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二水相合橫流入河過郡凡五千六百八十里所經既遠不惟冀州有衡漳洛州亦有衡漳而河北貝州亦有漳南縣相州亦有臨漳縣皆漳水之所經者桑欽載又云二漳異源而下流同歸于海未嘗入河與此異者蓋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海禹之故道也周定王五年河徙而益東故未至碣石而入海者以河之徙而日益東已不入河而入海漳水自漢已不入河如不以道則害于河流故禹已修太原至于岳陽又自覃懷致功疏太行而北導漳水而使之入河也冀州三面距河河爲大地形南北爲縱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可知矣漳水入河如不以道則害于河流故禹之治水可謂不苟目前之效而必欲盡除其害也水害既除則土之色性可辨下文厥土惟白壤所謂辨其土也蓋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色九等以制天下之地征則將欲教民樹藝興夫因地制貢苟非辨其土之宜則如職方氏所載荆揚宜稻冀雍宜黍稷之類何以知其宜而教之樹藝所收多寡何以得知此禹于水平之後欲教民稼穡因制貢賦所以先于辨土也然辨土所宜又有二曰白曰黑之類辨其色也曰墳曰壚之類辨其性也蓋周官草人掌壤之法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壚用塵渭澤用鹿麋治田畴各因色性不併其色性辨之則雖知其土之所宜種者在

此又豈知其所以瘠種者用何物哉此禹之辨土所以又必致意于色性也冀州之土色別則白性別則墳故謂之白壤漢孔氏謂無塊曰壤顏師古注漢書太采曰壤鄭氏注周禮謂壤和緩貌言雖不同其旨一也土宜既辨則農事于是乎可興田賦之差于是乎可定下文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所謂定其田賦之差也冀州之賦比九州爲第一故云上上然歲有凶豐水旱之不同不可取必于每歲之常必時有所竭故所入較九州不能常在其上亦有時錯出其次故云上上錯也唐孔氏謂多者爲正少者爲錯冀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上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上中之上揚州亦以下上爲正有時錯出中下不應加錯于下上之上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言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有時上而出下上下而出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也孔氏之說甚善夫九州之賦雖曰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歲有豐凶上之人又必使之錯出他等之賦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而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寡取凶年取盈瑪林少穎謂禹法既有每歲常數又有雜出他等之時凶不取盈無不善者厲畫後世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無有殺出之時或戰國諸侯重斂窮剝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是孟子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本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爲和糴之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非後物貴而此法不改遂爲河東世世之患故謂河東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說者又謂一夫受田五十畝以五畝爲稅就五畝之中較數歲爲常者此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七十畝以七畝爲公田借民力而耕隨多少取之者此所謂商人七十而助也一夫受田百畝畿內用夏之貢法稅民以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籍而不稅此所謂周人百畝而徹也三代取民名雖不同皆不出于什一而禹貢又有九等之差者林少穎謂此有九等之差乃九州賦稅計其出入之總數而多少比較有此九等冀州之賦比九州爲最多故爲上上兗州之賦比九州爲最少故爲下下其餘七州例皆如此非取民之制有此九等輕重之差故唐孔氏亦云此九等所較無他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其說得之冀州賦雖上上而田之高下肥瘠以九州較之爲第五故鄭氏云禹治水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林少穎云此亦不然如鄭氏說則不常序于田賦言厥田惟中中夫出之高下既分九等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況洪水既平之後溝洫離居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有闢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如此遂絕也然禹於九州之土既辨其色性如此又辨其田分爲九等者蓋取其發生萬物言之則總謂之土故論其色性至于即是土而加以人功播種之則謂之田然後可以高下九等言之也徐州先田而後賦此則先賦後田者林少穎謂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囿榛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則非盡出于田賦矣故其文屬于厥土之下若夫餘州所載則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異于畿內也貢篚之制自

兗州而下皆有之冀州獨不言鄭氏云帝都入穀不貢若下文五百甸服納總納秸納粟納米皆是爲天子治田出穀故不獻貢篚此說不然蓋賦出于田貢出于土賦則治是州者得以專之貢則治是州者以其土地所生而貢于京師以爲服食器用也乃帝都凡其地之所出地之所宜皆天子自賦以供用無所事于貢故不言貢篚林少穎亦謂後內之地天子之封內也無所事于貢此說得之凡九州所載治水曲折皆言于田賦之上此偃衞既從大陸既作獨言于田賦之後者蓋自壺口至衡漳乃未定田賦先有事而成功故言于賦之前此乃成功于冀州辨土宜定田賦之後故其文屬于田賦之下不得與上文衡漳相屬亦史官因其實而錄之者也曾氏云二水在帝都北且逼大陸地最平而河所經故成功在賦既定之後此說得之地理志恆水出常山曲陽縣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今常山有靈壽縣恆衞言既從謂二水向焉泛濫漫衍今治之蓋從故道也大鹿在鉅鹿縣北孫炎等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是也按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杜注云汲郡鉅鹿縣北有大陸澤是也鉅鹿武相去甚遠亦云大陸者正義謂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皆爲大陸故二縣皆有大陸也大陸既作水退蓋可耕作也島夷皮服漢孔氏鄭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逗服其皮明水患退也林少穎謂禹貢序冀州先既載其治本曲折次及其田賦之高下又次及島夷所貢之土物則冀州之事無餘蘊矣然下文言夾右碣石入于河者孔氏梁州解云浮東渡河還帝都白所治唐孔氏亦云禹之治水必每州遍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工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治于時帝都近河故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林少穎云此說不然考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則碣石是負海之山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碣海以入河也冀州帝都所在若是治畢還白帝所以治豈須遶海以入河然後能至兗揚州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豈禹欲至帝都乃由江以入海由海以入淮泗由淮泗以入于河如是之迂遠哉鄭氏云禹治水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林少穎云此亦不然如鄭氏說則不常序于田賦貢篚之下王肅則謂九州之下說禹治水者功主于治河之道非有往來乘河之事以此知諸侯之言皆不通惟周希聖謂九州之末皆載北入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來舟楫之所可至使諸侯之朝貢商賈貿易雖其地遠而轉輸皆易此說得之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面河之東三而距河則是建都之意實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下言其所以達都之道始末曲折無不備盡而皆以達于河爲至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也然得青不言達河者兗州言浮濟漯達于河矣故青止云逆濟由濟以達河也徐州言浮淮泗達河矣故揚州言達淮泗由淮泗以達河也既以九州之道達于河則其利于舟楫通于轉輸者無足疑也然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碣石在右北

平讙城縣西南。故云右碣石。蓋冀州之北。遠于帝都之地。凡舟楫轉輸。必夾此右碣石之山以入河。則至帝都也。蘇氏謂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本朝祖宗都于大梁。取其轉輸之便。使自江淮閩蜀而至者。道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道于蔡河。自山東而來。道于五丈河。凡入京師。達河而至。是亦得唐虞達都之意。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林少穎謂。自冀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書序所謂禹別九州。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者。即此也。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世地理家成憲者。蓋其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之名。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名。萬代不泯。州名得附此而傳。則雖後世更改移易。亦不沒矣。故禹貢九州。雖萬世之後。欲求其分域。皆可得而考者。由其以山川定逐州之經界也。若夫州名爲冀之類。乃古者疆理天下。爲九州。州之疆界。不可無別。故州爲一名以別之。非有意義于其間。漢孔氏謂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故謂之濟河惟兗州。唐孔氏廣其說曰。據、跨也。距、至也。兗州之境。東南越過濟水。西北則至于東河而已。其意蓋謂。言據則其地不止于是。言距則止于是而已。此說甚善。蘇氏謂。濟水出陶邱北。一東一北而入于海。故兗州之東南。皆以濟爲界。河自大伾至于海。皆北流。故兗州之北境。得至于河。周無徐州。故兗洲之界。出濟之東南。若徐之岱山。周則爲兗州之鎮。徐之大野。周則爲兗之藪。蓋周無徐州。故兗得以出乎濟之東南故也。林少穎謂。濟字今文作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氏、班固地理志、皆作從水從弟。按說文從水從弟注云。兗州之濟。其從水從齊字。注乃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雖同而義實異。後世雖以從水從齊爲濟河之間。平地多而山少。卑濕之處。無山可憑。但升高丘避之。其被水害比九州爲甚。今幸水退。升丘之民得以復居平土。此尤可喜。故于兗州言之。鄭氏亦謂。此州遭水。其氏尤困。水害既除。下丘宅土。得免于危厄。故記之。此說是也。兗州水退之後。其土以色別之則黑。以性別之則墳。墳、謂土脈墳起也。其土所生之草木。水退之後。以草則繇繇、謂茂也。以木則條條、謂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言草木。孔氏謂。此三州偏宜草木。林少穎謂不然。按九州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于草本多宜。皇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西北最宜草木也。可知。至于東南卑濕。于樹藝誠非所宜。竊謂此州言草木者。乃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遭水患。草木不遂其性。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于三州言之。以見水退草木遂性。非謂此三州最宜草本。余謂少穎此說雖可喜。然以揚州考之。揚州亦言草木也。而其貢乃有羽革齒毛惟木。木尚預貢。則宜草木可知矣。以此較彼。則孔氏之說又似可取。未敢以少穎爲然也。兗州田中下。于九州第六。而賦乃第九者。故洪水之害河。爲甚。兗又河之下流。其被泛溺之患比徐州又甚。兗土廣人稀。故賦所以下田之三等也。賦第九。與州相當。唐孔氏廣之云。此州治水最後畢。州爲第九。成功。賦亦第九。與州適相當。故云貞。付

南。其間相去二百餘里。今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唐孔氏謂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既知三河之處。則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鬲縣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可知。孔氏此說。于經傳雖無明文。亦有此理。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此亦言九河既道。謂禹但疏通使復其故道耳。播之者非禹也。臧云。河水自高而下。其勢奔溢。禹播九河。分其勢而復納之于海。信斯言也。豈所謂行其所無事哉。雷夏、澤名。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其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之澤。本名夏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因名雷夏。周禮職方。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讀爲雷雍。以雷即此雷雍乃下所言灉沮。理或當然。雷夏之水。昔常散漫。至此而聚。故言既澤。陳博士謂。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澤。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禹于九河則導之使行。于雷夏則鍾之使止。順其勢之自然而已。故無容私焉。此說極當。灉沮二水。先儒不著其本末。直云二水會合。同入雷澤。按爾雅注、灉、河流別出復還者。則灉乃出于河而還入于河。非注于雷夏也。按地理志。沮水出常山元氏縣。首受中邱西山窮皇谷。西至堂陽入黃河。不見灉水之本末。今考常山郡非兗州之地。屬冀州。二水乃載在兗州。脊未可指定以處兗州。必有此二水。後世無所鉤考。所謂會同者。必是二水異出而合流也。周希聖謂。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此論甚善。兗州之水。既導九河。澤雷夏。灉沮又已會同。則水退而土性復矣。故宜桑之土于是可以享蠶桑之利。林少穎謂。九州之民。皆賴蠶桑以爲被衣。獨于兗州言者。以兗州貢絲與織文。尤宜于此。故于兗州言之。降丘宅土。亦謂洪水之初。民皆升高邱避水。今水既平。乃得降丘而即平土以居之也。夫水退之後。降丘宅土。九州皆然。獨于此言者。林少穎謂。當洪水滔天之時。高山爲水所懷。民避水于山者。其患輕。丘陵爲水所襲。民避水于丘者。其害重。丘蓋山之小者。兗州地界濟河之間。平地多而山少。卑濕之處。無山可憑。但升高丘避之。其被水害比九州爲甚。今幸水退。升丘之民得以復居平土。此尤可喜。故于兗州言之。鄭氏亦謂。此州遭水。其氏尤困。水害既除。下丘宅土。得免于危厄。故記之。此說是也。兗州水退之後。其土以色別之則黑。以性別之則墳。墳、謂土脈墳起也。其土所生之草木。水退之後。以草則繇繇、謂茂也。以木則條條、謂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言草木。孔氏謂。此三州偏宜草木。林少穎謂不然。按九州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于草本多宜。皇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西北最宜草木也。可知。至于東南卑濕。于樹藝誠非所宜。竊謂此州言草木者。乃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遭水患。草木不遂其性。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于三州言之。以見水退草木遂性。非謂此三州最宜草本。余謂少穎此說雖可喜。然以揚州考之。揚州亦言草木也。而其貢乃有羽革齒毛惟木。木尚預貢。則宜草木可知矣。以此較彼。則孔氏之說又似可取。未敢以少穎爲然也。兗州田中下。于九州第六。而賦乃第九者。故洪水之害河。爲甚。兗又河之下流。其被泛溺之患比徐州又甚。兗土廣人稀。故賦所以下田之三等也。賦第九。與州相當。唐孔氏廣之云。此州治水最後畢。州爲第九。成功。賦亦第九。與州適相當。故云貞。付

氏謂賦第九所賦垘墳君天下者以薄賦爲貞故變文云貞此二說皆以貞爲第九之賦要之孔氏不若曾氏之說簡易也蘇氏謂貞正也賦隨田高下者正也其有不相當者必有其故非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之賦相較爲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此復第六哉蘇氏之說不足信矣夫兗州賦既第九又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州被水患也甚雖所賦于九州爲第九又不卽加賦法必寬以待之使耕作十三年然後乃有賦法與他州同也說者多以十三載爲禹治水所歷之年故唐孔氏與馬融皆謂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舉禹治水三年功成九載加以三載爲十二年是禹治水十二年而八州平兗州乃十三載而後畢功比他州在最後故特言之竹氏又舉高堂隆之言謂禹治水前後歷二十二年其說以鯀九載並此十三載爲兗州貢賦設也非謂治水至十三年而功成也兗州之地宜蠶與益桑故其貢以漆絲然有貢又有篚者蓋入貢之時其物出于女工之成可充人君之衣服則篚于篚而貢之兗州宜蠶桑其女工有織而成文錦綺之屬此所以使之篚而入貢也參考餘州徐篚元纖縞揚篚纖貝荊篚元纁璣組豫篚纖纊皆可充衣服之物故篚而貢之若夫青州所篚雖非海濱所出竊意亦此州所有故貢之海物卽水族之可食者所謂鹽蒲蜃之屬是也但惟錯二字說者不同孔氏以其連于海物之下故謂海物惟錯非一種故言海物惟錯亦應是一物如孫所謂鹽蒲蜃之屬是也可資以爲鹽者青州田第三故言上下賦第四故言中上貢則以近海故貢鹽絲與海物等鹽卽鹵斥之地所出也絺細葛也以青州近海則有二種之土也許氏說文謂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蓋鹹也可資以爲鹽者青州田功畢矣故止言雜潟其道雜潟既道則土可以下故卑地之土則色白而性墳瀕海之土則斥鹵而廣言既道禹爲之道也既之爲言已也言禹之事已成也雜潟言其道水有本道非禹爲之其道者指物之辭言得其道之故而已夫以既道爲禹爲之道則後言既豬者豈禹之豬哉又言既入者豈禹爲之入乎要之咸言既與其皆語辭也不必曲爲之說林少穎云此州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故河濟之下流兗州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漢之下流揚州受之故此州施功雜潟二水順其道以入海則其功畢矣故止言雜潟其道雜潟既道則土可以下故卑地之土則色白而性墳瀕海之土則斥鹵而廣以青州近海則有二種之土也許氏說文謂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蓋鹹也可資以爲鹽者青州田第三故言上下賦第四故言中上貢則以近海故貢鹽絲與海物等鹽卽鹵斥之地所出也絺細葛也雖非海濱所出竊意亦此州所有故貢之海物卽水族之可食者所謂鹽蒲蜃之屬是也但惟錯二字說者不同孔氏以其連于海物之下故謂海物惟錯非一種故言海物惟錯亦應是一物如孫所謂鹽蒲蜃之屬是

厥篚于作牧之後。今考其文勢。先言厥貢。即言萊夷作牧。而繼以厥篚織貝。則蘇氏此說似有理也。汶水。地理志云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即下文所謂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者是也。此州載入帝都之道。必言浮于汶達于濟者。蓋以道沈水考之。則汶濟河實相通。故欲至帝都。當由汶以達濟。然言濟不言河者。上兗州已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此直言達于濟。則達河可知。少穎謂王制雖言凡四海之內九州。是方千里。無有贏縮多寡于其間。如淮海惟揚州。自淮至海。不啻千里。則以揚州言之。于千里惟有徐。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岱。皆不及千里。則以兗青言之。于千里。惟不足。蓋禹別九州。本以高山大川爲準。既取必于山川。則難以千里限之也。王肅之言。但謂九州雖贏縮多寡不同。然長短相補。亦可約其爲方千里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璣組。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境。言海岱及淮。漢孔氏謂。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蓋徐州東直抵海。北接青州。則至岱。南及揚州。則及淮也。爾雅。濟東曰徐州。今禹貢徐州不言濟。而青州乃言濟者。爾雅商制。商無青州。青兼于徐。故徐言濟也。周禮職方正東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香述。今禹貢徐州乃有淮沂者。職方周制。周無徐州。徐兼于青。故淮夷見于青也。少穎謂禹貢不惟冀州不言豳界。以徐州互見。然其餘八州。亦有互見于他州者。夫一州之域。必有四面。今但及其山川之二境。則其不載者。豈非互見于鄰州之間乎。至徐州獨載三面所至者。此又其辭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兼于揚州。故言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徐州之界。此說極然。按地理志。淮水出桐柏山。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蓋豫州之藪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二水即下文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者是也。二水發源皆不在徐州。而于徐言其乂者。二水雖發源于他州。其下流至徐。始爲大患。故于此言其乂。爲二水皆已治也。少穎謂。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鄭道元曰。沂水出居石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所謂浴乎沂者。即此水也。又武水出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黃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蓋指蓋縣所出入泗之沂。以下文導淮桐柏。東會于泗沂。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源委相注。故併二水言之。此說是矣。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徐之北境山。語所謂東蒙。詩所謂奄有龜蒙者。即此山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于羽山。即此山也。二山言其蔽。謂水退之後。二山皆可種藝也。大野。澤名。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即大野也。大野言既豬。謂往前泛溢。今水退。得豬水爲澤也。孔氏謂。水停曰豬。周禮有以豬畜水。豈非有停畜之義乎。蘇氏謂。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今徐州有大野者。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爲兗。此說得之。東原即今之東平郡。在徐之西境。其地平。故謂之原。東原底平。謂致功而地平可耕也。曾氏謂。徐州言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則水之流止。地之險易。無所不治。蓋淮沂是水之流也。大野是水之止也。蒙羽是地之險也。東原是地之易也。流者、止者、險者、易者、無所不治。則此水平可知矣。此州水既平。故色別其土。則赤埴墳。墳、起也。人皆知其義。惟埴訓爲土黏。故唐孔氏按考工記。用埴訓爲土脈墳起。人皆知其義。惟埴訓爲土黏。曰埴。亦未知埴何以訓爲土黏也。故知埴當訓爲土黏也。此州言埴墳。謂土性雖黏。面之則汶濟河實相通。故欲至帝都。當由汶以達濟。然言濟不言河者。上兗州已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此直言達于濟。則達河可知。少穎謂王制雖言。凡四海之內九州。是方千里。無有贏縮多寡于其間。如淮海惟揚州。自淮至海。不啻千里。則以揚州言之。于千里。惟有徐。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岱。皆不及千里。則以兗青言之。于千里。惟不足。蓋禹別九州。本以高山大川爲準。既取必于山川。則難以千里限之也。王肅之言。但謂九州雖贏縮多寡不同。然長短相補。亦可約其爲方千里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璣組。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境。言海岱及淮。漢孔氏謂。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蓋徐州東直抵海。北接青州。則至岱。南及揚州。則及淮也。爾雅。濟東曰徐州。今禹貢徐州不言濟。而青州乃言濟者。爾雅商制。商無青州。青兼于徐。故徐言濟也。周禮職方正東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香述。今禹貢徐州乃有淮沂者。職方周制。周無徐州。徐兼于青。故淮夷見于青也。少穎謂。禹貢不惟冀州不言豳界。以徐州互見。然其餘八州。亦有互見于他州者。夫一州之域。必有四面。今但及其山川之二境。則其不載者。豈非互見于鄰州之間乎。至徐州獨載三面所至者。此又其辭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兼于揚州。故言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徐州之界。此說極然。按地理志。淮水出桐柏山。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蓋豫州之藪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二水即下文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者是也。二水發源皆不在徐州。而于徐言其乂者。二水雖發源于他州。其下流至徐。始爲大患。故于此言其乂。爲二水皆已治也。少穎謂。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鄭道元曰。沂水出居石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所謂浴乎沂者。即此水也。又武水出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黃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蓋指蓋縣所出入泗之沂。以下文導淮桐柏。東會于泗沂。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源委相注。故併二水言之。此說是矣。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徐之北境山。語所謂東蒙。詩所謂奄有龜蒙者。即此山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于羽山。即此山也。二山言其蔽。謂水退之後。二山皆可種藝也。大野。澤名。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即大野也。大野言既豬。謂往前泛溢。今水退。得豬水爲澤也。孔氏謂。水停曰豬。周禮有以豬畜水。豈非有停畜之義乎。蘇氏謂。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今徐州有大野者。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爲兗。此說得之。東原即今之東平郡。在徐之西境。其地平。故謂之原。東原底平。謂致功而地平可耕也。曾氏謂。徐州言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則水之流止。地之險易。無所不治。蓋淮沂是水之流也。大野是水之止也。蒙羽是地之險也。東原是地之易也。流

者、止者、險者、易者、無所不治。則此水平可知矣。此州水既平。故色別其土。則赤埴墳。墳、起也。人皆知其義。惟埴訓爲土黏。故唐孔氏按考工記。用埴訓爲土脈墳起。人皆知其義。惟埴訓爲土黏。曰埴。亦未知埴何以訓爲土黏也。故知埴當訓爲土黏也。此州言埴墳。謂土性雖黏。面之則汶濟河實相通。故欲至帝都。當由汶以達濟。然言濟不言河者。上兗州已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此直言達于濟。則達河可知。少穎謂王制雖言。凡四海之內九州。是方千里。無有贏縮多寡于其間。如淮海惟揚州。自淮至海。不啻千里。則以揚州言之。于千里。惟有徐。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岱。皆不及千里。則以兗青言之。于千里。惟不足。蓋禹別九州。本以高山大川爲準。既取必于山川。則難以千里限之也。王肅之言。但謂九州雖贏縮多寡不同。然長短相補。亦可約其爲方千里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璣組。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境。言海岱及淮。漢孔氏謂。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蓋徐州東直抵海。北接青州。則至岱。南及揚州。則及淮也。爾雅。濟東曰徐州。今禹貢徐州不言濟。而青州乃言濟者。爾雅商制。商無青州。青兼于徐。故徐言濟也。周禮職方正東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香述。今禹貢徐州乃有淮沂者。職方周制。周無徐州。徐兼于青。故淮夷見于青也。少穎謂。禹貢不惟冀州不言豳界。以徐州互見。然其餘八州。亦有互見于他州者。夫一州之域。必有四面。今但及其山川之二境。則其不載者。豈非互見于鄰州之間乎。至徐州獨載三面所至者。此又其辭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兼于揚州。故言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徐州之界。此說極然。按地理志。淮水出桐柏山。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蓋豫州之藪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二水即下文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者是也。二水發源皆不在徐州。而于徐言其乂者。二水雖發源于他州。其下流至徐。始爲大患。故于此言其乂。爲二水皆已治也。少穎謂。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鄭道元曰。沂水出居石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所謂浴乎沂者。即此水也。又武水出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黃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蓋指蓋縣所出入泗之沂。以下文導淮桐柏。東會于泗沂。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源委相注。故併二水言之。此說是矣。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徐之北境山。語所謂東蒙。詩所謂奄有龜蒙者。即此山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于羽山。即此山也。二山言其蔽。謂水退之後。二山皆可種藝也。大野。澤名。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即大野也。大野言既豬。謂往前泛溢。今水退。得豬水爲澤也。孔氏謂。水停曰豬。周禮有以豬畜水。豈非有停畜之義乎。蘇氏謂。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今徐州有大野者。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爲兗。此說得之。東原即今之東平郡。在徐之西境。其地平。故謂之原。東原底平。謂致功而地平可耕也。曾氏謂。徐州言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則水之流止。地之險易。無所不治。蓋淮沂是水之流也。大野是水之止也。蒙羽是地之險也。東原是地之易也。流

細也。言織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此說不然。曾氏謂。先儒以黑經白緯爲織。織與縞皆去凶即吉之服。縞亦爲燕服。記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注云。黑經白緯曰纖。則知纖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服也。記又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縞爲燕服也。元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元縞爲二物。以纖爲細。誤矣。據曾氏此說。蓋謂元、黑綃也。纖、黑經白緯之綃也。縞、白綃也。徐州之貢。有此三物。故言之。曾氏此說。進退有據。故特從之。徐州入帝都之道。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蓋泛舟于淮泗。以達于河。然後至帝都也。淮泗達河之道。二孔無說。惟蔡氏考據歷代事實。其言最詳。蔡氏引說文曰。水自河出爲灉。溢水東出于泗。則淮泗可以達河者。以河灉之至于泗也。許愼曰。泗受沛水。東入淮。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東坡云。自淮泗入河。必導于沛。世傳隋煬帝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蓋舉者考之不詳。按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少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爭裂之處。自秦漢有之。安知禹時無此水道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發吳。杜預與書曰。足下既揣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嘵世事也。秦漢蓋皆以來。有此水道。非煬帝開創明矣。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古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

尚書詳解卷七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猪。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漢孔氏謂。揚州北據淮。南距海。故言淮海惟揚州。蓋揚州之界。北則跨淮而通。南則至海而止也。然爾雅言江南爲揚州。則揚州在江之南。未嘗跨淮爲界。蓋爾雅商制。或商因于夏。所損益如此也。彭蠡、澤名也。在揚州境內。豫章郡彭蠡縣東。乃江漢二水所會也。即今之鄱陽湖是也。在南康郡星子縣南。江州彭澤縣西。按下文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則彭蠡是江漢所會之處明矣。然漢言匯爲彭蠡。而江乃特言會于匯者。蘇氏謂。禹導水。先漢而後江。方其導漢入于南江。見過于北江。則已會澤而爲彭蠡。故言東匯澤而爲彭蠡。至于導江。則彭蠡既匯矣。故特言會于匯。則會彭蠡可知。此說是也。然則此言彭蠡既豬者。豈非以漢江二水會于此。瀦其勢泛溢。今禹導之。水有所泄。故彭蠡遂得豬而爲澤。而無泛溢之患乎。陽鳥、孔氏及諸儒皆謂陳陽之鳥。鴻雁之屬。水退之後。冬月來居

此澤。故言攸居于彭蠡既豬之後。以見居于彭蠡。會氏亦謂。鴻雁謂之陽鳥者。多日至而日北。及春而歷北向。夏日至而日南。及秋而歷南向。歷之所居。隨日所在。故曰陽鳥。林少穎以陽鳥爲燕。余竊有疑。觀禹貢所序治水之詳。見于九州之下。或山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而此州上言彭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皆是地名。獨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非惟文勢不相稱。且此說雖于經傳無明驗。亦有此理也。故世亦有謂陽鳥爲地之近澤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漢孔氏有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唐孔氏廣其說。謂江從彭蠡分爲三。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蔡氏破其說。謂安國未嘗南遊。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小大。決不足以受三江。所謂三江者。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九江。匯于彭蠡者。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會于彭蠡。以入海者。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至秣陵京口入海。不復爲三。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此以味別之。蓋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今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不盡相嫌。則三泠之說不可證也。少穎則謂。蘇氏以三江爲北江、中江、南江。其說可從。若味別之說。誠不可信。且引鄭漁仲說。兩水之合。緩者數步。猛者不踰步。閒渾合爲一。豈得漢水自大別與江合流。至九江猶能辨得此是漢水耶。以是蘇氏味別之說爲未可從。據經云。東爲中江。東爲北江。是禹時彭蠡之下有此三江必矣。但蘇氏據其所見。徒見今日之江流。自彭蠡而下。惟有一江。故以禹貢之中江、北江、蓋以味別之。此味別之說所以不可信也。其以三江爲中江、北江、南江。所以可信者。以經既有中江、北江。必有南江。猶既有南河、西河。必有東河也。況顏師古注漢書志。亦以三江爲中江、南江、北江。此必有據而云也。若夫郭景純以爲松江、浙江、松江。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王介甫以爲一江自毗陵。一江自蘇興。一江自吳縣。班固以爲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此皆據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跡也。鄭道元嘗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觸地成川。故川名滋。難以爲源。以是觀之。則禹之舊迹。其下流歷世浸久。爲所漂沒者。隨世變更。不可復考。三江之說。雖以經考之。知其如此。亦未敢指定其說處如蘇氏之說也。少穎此說極善。但少穎見經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乃謂有中江必有南江。無所考據。不若曾氏謂考于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蠡水之類。凡九水。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置南江。南江之故迹。非禹所導。其後禹導漢入焉。與彭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道。南江乃其故道耳。此說是

也。震澤之水多震動而難定。故謂之震澤。惟定則是以見禹之底績。故言震澤底定。蓋謂三江既入海。則泛溢有所泄。而震澤之水始得以致定也。蘇氏謂三江未入。東南皆水。豈復有吳越。及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少穎謂禹貢逐州所序治水曲折。皆列序一州之水于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屬水等。可以首尾水末求之。而先儒乃有此蔽。如竟州之灉沮。實未嘗會于雷夏。徒按經文雷夏既澤。灉沮會同。乃謂二水實會于雷夏。此州之三江。實未嘗入于震澤。徒按經文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乃謂三江實入震澤。此皆弗致之過也。按地理志。具區在會稽吳縣北。古文以爲震澤。以今攷之。正在平江府吳縣及湖州烏程縣界。謂之太湖。漢孔氏亦謂。震澤、吳南太湖名。韋昭注國語。謂太湖即五湖也。皆謂之震澤。禹貢職方氏。乃言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者。豈徐浸藪皆異處。而揚州浸藪乃合爲一耶。唐孔氏謂。揚州浸藪。既是浸。浸藪既不同。自不得混爲一地。想具區既是藪。五湖既是浸。浸藪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要之唐孔氏亦是順經文而曲爲之說。未必有據。竊謂具區既是藪。五湖自是五湖。但經無明文。諸儒得以臆說疑後學爾。當闕以俟知者。篠、竹箭也。簜、大竹也。李巡謂。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謂。竹謁節者爲簜。皆不如郭璞謂。篠是小竹。簜是大竹。其說簡易而易明。揚州水退之後。竹之大小皆敷布而生。故言既敷。草則少而長。故言惟天。木則喬而高。故言惟喬。此州言天喬。餘州言厥條。言浙包。皆是草木茂盛之意。其不同者。特史家變文。不必從而爲之說。若夫此州言草木在厥土之上。竟徐二州言草木在厥土之下。或先或後。不同。當是竟徐二州不若揚州最宜草木。故竟徐二州草木必待水退土性既復之後。乃始茂盛。故言草木在厥土之下。揚州則地尤宜。此故水一退。則草木遂茂。不待土性既復然後始盛。故言草木在厥土之上也。少穎論兗州。嘗謂兗徐揚三州言草木。乃東而多水。不宜草木。今觀揚州言篠簜既敷。乃是東南宜竹箭。故言之。豈可謂三州不宜草木。故言之也。當是最宜草木。故言之。不然。則惟木之貢。係于揚州。若非所宜。何以貢貢其所無哉。故知少穎之說爲未必然。塗泥。漢孔氏謂地泉濕也。東南萬流所湊。故揚州荊州皆言塗泥。惟其泥。故揚州于田則下下。比九州爲第九。而賦乃出下上。比九州爲第七。有時而錯出第六之賦者。以人工修故也。秦少游嘗謂。今之所謂沃壤者。莫如吳越閩蜀。一歲所入。比他州輒數倍。吳越閩蜀。古揚州梁州也。按禹貢。揚州田第九。梁州田第七。皆在下等之中。而乃以沃壤稱者。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壤澀瘠之功至也。金三品。漢孔氏謂金銀銅。凡三品。鄭氏謂銅三品者。非也。瑤琨。漢孔氏謂皆美玉。王肅謂美石次玉者。按周禮內宰。后祼獻。則贊瑤爵。豈有后所執之爵。乃用美石爲之者。當依孔氏謂瑤琨皆美玉也。篠、簜所用以爲笙簫符節之屬。周官掌節有英簜。蓋此。齒、孔氏謂象齒。革、孔氏謂犀皮。齒所以飾器。革所以爲甲羽。孔氏謂鳥羽。唐孔氏廣其說。謂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毛、孔氏謂旄牛尾。唐孔氏廣其說。此鶩牛之尾。可以爲旌旗之飾。木、孔氏謂楩柟豫章。林少穎謂不必如此拘定。左氏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是此州所貢齒革羽

毛與木等。乃凡鳥獸之齒革羽毛。可以爲器用之飾。與木之可以爲器用者。皆貢之。不必如孔氏拘定。此說是也。島夷、與菜州島夷同。皆是夷人之居。海曲者。二州皆傍海。故皆有島夷。卉服、島夷皮服。非所以貢。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不如鄭氏謂此州下濕。皆衣草服。且貢其服以共天子之服皮服。非所以貢。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不如鄭氏謂此州下濕。皆衣草服。且貢其服以共天子之官。按此文在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爲島夷之貢也明矣。卉服既爲之貢。則鞠之皮服。從可知矣。織貝、漢孔氏謂。織細紵也。貝、水物也。唐孔氏廣其說。謂魚有元貝。胎貝。餘蚿。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蓋州之篚貢細紵。與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用之飾。林少穎謂不然。以織爲一物。貝爲一物。則織字無所屬。當從鄭氏謂。貝爲錦名。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貝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是此州之篚。乃貢此織成之貝錦也。彼蘇氏難謂織貝爲南方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說攷于今爲可驗。然下文又謂其文斑爛似貝。攷今吉貝木綿。又無有所謂斑爛如貝者。故未能遽從。橘柚、漢孔氏謂。小曰橘。大曰柚。顏師古注漢書云。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則柚大橘小。可知矣。橘柚不踰淮。必包裹而逆之。然須之有時。故特錫命乃貢。言不常貢也。唐孔氏謂。此州橘柚錫貢。與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非常貢。故其文並在厥篚之下。此說是也。揚州貢篚入帝都之道。沿江海以入淮泗。如郭璞謂。篠是小竹。簜是大竹。其說簡易而易明。揚州水退之後。竹之大小皆敷布而生。故言既敷。草則少而長。故言惟天。木則喬而高。故言惟喬。此州言天喬。餘州言厥條。言浙包。皆是草木茂盛之意。其不同者。特史家變文。不必從而爲之說。若夫此州言草木在厥土之下。或先或後。不同。當是竟徐二州不若揚州最宜草木。故竟徐二州草木必待水退土性既復之後。乃始茂盛。故言草木在厥土之下。揚州則地尤宜。此故水一退。則草木遂茂。不待土性既復然後始盛。故言草木在厥土之上也。少穎論兗州。嘗謂兗徐揚三州言草木。乃東而多水。不宜草木。今觀揚州言篠簜既敷。乃是東南宜竹箭。故言之。豈可謂三州不宜草木。故言之也。當是最宜草木。故言之。不然。則惟木之貢。係于揚州。若非所宜。何以貢貢其所無哉。故知少穎之說爲未必然。塗泥。漢孔氏謂地泉濕也。東南萬流所湊。故揚州荊州皆言塗泥。惟其泥。故揚州于田則下下。比九州爲第九。而賦乃出下上。比九州爲第七。有時而錯出第六之賦者。以人工修故也。秦少游嘗謂。今之所謂沃壤者。莫如吳越閩蜀。一歲所入。比他州輒數倍。吳越閩蜀。古揚州梁州也。按禹貢。揚州田第九。梁州田第七。皆在下等之中。而乃以沃壤稱者。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壤澀瘠之功至也。金三品。漢孔氏謂金銀銅。凡三品。鄭氏謂銅三品者。非也。瑤琨。漢孔氏謂皆美玉。王肅謂美石次玉者。按周禮內宰。后祼獻。則贊瑤爵。豈有后所執之爵。乃用美石爲之者。當依孔氏謂瑤琨皆美玉也。篠、簜所用以爲笙簫符節之屬。周官掌節有英簜。蓋此。齒、孔氏謂象齒。革、孔氏謂犀皮。齒所以飾器。革所以爲甲羽。孔氏謂鳥羽。唐孔氏廣其說。謂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毛、孔氏謂旄牛尾。唐孔氏廣其說。此鶩牛之尾。可以爲旌旗之飾。木、孔氏謂楩柟豫章。林少穎謂不必如此拘定。左氏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是此州所貢齒革羽

豫州言荆河，乃自北條荆山至河，惟豫州，其意以荆州所言之荆爲南條荆山，豫州所言之荆爲北條荆山，以二荆分配二州，其說雖然，以地理攷之，則有實不然者。蓋北條荆山與河相去大不相遠，苟以豫州之荆爲北條荆山，則豫州境不應如是之狹，惟竹氏謂臨沮之荆即南條荆山，其北爲荆，二州其以此山爲界，亦猶青徐共以岱山爲界也。荆州之界，言荆及衡陽，漢孔氏謂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唐孔氏廣其說，謂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地，故言據。南境過衡山之南，以衡是名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少穎謂二孔以此州之界南過衡山之陽，則可以北據荆山，則不可。蓋孔氏所謂據，皆跨而越之，若兗州言東南據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言東北據海，是越海而東北也。若夫此州與豫州以荆山爲界，荆山之北，則豫州也，荆州安得跨而越之，故此州當言北距荆山，不當言北據荆山，以距，則至荆山而已，據，則北跨荆山而越之也。少穎此說極當。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其源發于梁州，經于荆州，而其入海乃在于揚州，然必于此州言朝宗于海者，蓋江漢之源發于梁州，其勢漂悍迅疾，揚州其下既大，其內有平土，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故言土于雲夢之兩間，此說于經文不順，當從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可加功焉，故言作乂，王氏此說，蓋謂雲夢之勢有高卑，故雲則土見，夢則可以作乂也。蓋雲夢雖總爲澤藪之名，別而言之，則爲二澤，合而言之，則爲一澤，左傳昭二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定四年左傳，載楚王寢于雲中，則雲夢爲二澤明矣，彼史記、漢地理志、雖皆雲土夢作乂，混雲夢爲一澤，要當以經爲驗，故近世以今郡縣攷禹貢地理者，亦謂雲在江北，即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即公安、石首、建甯等縣，山此以之域，固有道則後服，固無道則先强，故禹記水朝宗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過論也。九江、漢孔氏謂江于此州分爲九道，地理志亦謂江自潯陽分爲九道，東合爲大江，潯陽記亦有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蜂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九江圖亦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別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凡三百餘里，據此數說，皆謂江水至是分爲九道，獨曾氏謂爲不然，會氏謂，按下文導江，言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說者謂東陵、巴陵也，蓋今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許慎曰，迤、邪行，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即經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也，由是觀之，則九江不在洞陽明矣，經言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洚水，蓋洛水洚水入于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洛曰過漆沮，亦猶是也，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小水入大水則謂之會，源有九，其流小于江，故也，如江分爲九道，則經于荆州，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經于導江，當曰播爲九江，不當曰過九江也，所謂九江者，蓋今洞庭也，攷之前志，沅水、漸水、潕水、辰水、叙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則所謂九江者，豈非此乎，曾氏此說，攷于經而有據，稽于地而有驗，故尤可信，若夫九江必謂孔殷者，鄭氏則謂，殷、多也，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衆多，故謂之孔殷，然不若孔氏以孔殷爲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二水，說者不同，鄭氏則謂，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首不于江，出華容縣，及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鄭氏此說，蓋解此州之沱潛也，地理志則謂，蜀郡郫縣有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首不于此出，江源有郡江，首出江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地理志此說，蓋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則謂，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興入大穴中，通嶓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俗云即禹貢之潛，郭璞此言，亦解梁州之沱潛也，三說雖不同，要之不足泥，按禹貢，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是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江漢二水，發源于梁，入于荆州，故二州皆有沱潛，其曰既道者，謂二水禹治之，既復其故道也，雲夢、澤名，唐孔氏謂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也，如唐孔氏謂此經土字在雲夢之兩間，此說于經文之間，史文雖云上下也，蓋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故言土于雲夢之兩間，此說于經文不順，當從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可加功焉，故言作乂，王氏此說，蓋謂雲夢之勢有高卑，故雲則土見，夢則可以作乂也，蓋雲夢雖總爲澤藪之名，別而言之，則爲二澤，合而言之，則爲一澤，左傳昭二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定四年左傳，載楚王寢于雲中，則雲夢爲二澤明矣，彼史記、漢地理志、雖皆雲土夢作乂，混雲夢爲一澤，要當以經爲驗，故近世以今郡縣攷禹貢地理者，亦謂雲在江北，即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即公安、石首、建甯等縣，山此以固不服之意，故雖未至帝都，知其終必至也，詩所謂洒彼流水，朝宗于海者，正與此同，鄭氏乃謂，荆楚之域，固有道則後服，固無道則先强，故禹記水朝宗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過論也，九江、漢孔氏謂江于此州分爲九道，地理志亦謂江自潯陽分爲九道，東合爲大江，潯陽記亦有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蜂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九江圖亦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別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凡三百餘里，據此數說，皆謂江水至是分爲九道，獨曾氏謂爲不然，會氏謂，按下文導江，言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說者謂東陵、巴陵也，蓋今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許慎曰，迤、邪行，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即經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也，由是觀之，則九江不在洞陽明矣，經言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洚水，蓋洛水洚水入于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洛曰過漆沮，亦猶是也，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小水入大水則謂之會，源有九，其流小于江，故也，如江分爲九道，則經于荆州，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經于導江，當曰播爲九江，不當曰過九江也，所謂九江者，蓋今洞庭也，攷之前志，沅水、漸水、潕水、辰水、叙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則所謂九江者，豈非此乎，曾氏此說，攷于經而有據，稽于地而有驗，故尤可信，若夫九江必謂孔殷者，鄭氏則謂，殷、多也，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衆多，故謂之孔殷，然不若孔氏以孔殷爲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二水，說者不同，鄭氏則謂，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首不于江，出華容縣，及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鄭氏此說，蓋解此州

之沱潛也，地理志則謂，蜀郡郫縣有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首不于此出，江源有郡江，首出江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地理志此說，蓋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則謂，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興，入大穴中，通嶓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俗云即禹貢之潛，郭璞此言，亦解梁州之沱潛也，三說雖不同，要之不足泥，按禹貢，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是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江漢二水，發源于梁，入于荆州，故二州皆有沱潛，其曰既道者，謂二水禹治之，既復其故道也，雲夢、澤名，唐孔氏謂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也，如唐孔氏謂此經土字在雲夢之兩間，此說于經文不順，當從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可加功焉，故言作乂，王氏此說，蓋謂雲夢之勢有高卑，故雲則土見，夢則可以作乂也，蓋雲夢雖總爲澤藪之名，別而言之，則爲二澤，合而言之，則爲一澤，左傳昭二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定四年左傳，載楚王寢于雲中，則雲夢爲二澤明矣，彼史記、漢地理志、雖皆雲土夢作乂，混雲夢爲一澤，要當以經爲驗，故近世以今郡縣攷禹貢地理者，亦謂雲在江北，即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即公安、石首、建甯等縣，山此以固不服之意，故雖未至帝都，知其終必至也，詩所謂洒彼流水，朝宗于海者，正與此同，鄭氏乃謂，荆楚之域，固有道則後服，固無道則先强，故禹記水朝宗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過論也，九江、漢孔氏謂江于此州分爲九道，地理志亦謂江自潯陽分爲九道，東合爲大江，潯陽記亦有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蜂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九江圖亦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別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凡三百餘里，據此數說，皆謂江水至是分爲九道，獨曾氏謂爲不然，會氏謂，按下文導江，言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說者謂東陵、巴陵也，蓋今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許慎曰，迤、邪行，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即經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也，由是觀之，則九江不在洞陽明矣，經言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洚水，蓋洛水洚水入于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洛曰過漆沮，亦猶是也，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小水入大水則謂之會，源有九，其流小于江，故也，如江分爲九道，則經于荆州，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經于導江，當曰播爲九江，不當曰過九江也，所謂九江者，蓋今洞庭也，攷之前志，沅水、漸水、潕水、辰水、叙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則所謂九江者，豈非此乎，曾氏此說，攷于經而有據，稽于地而有驗，故尤可信，若夫九江必謂孔殷者，鄭氏則謂，殷、多也，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衆多，故謂之孔殷，然不若孔氏以孔殷爲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二水，說者不同，鄭氏則謂，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首不于江，出華容縣，及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鄭氏此說，蓋解此州

397

荊亦宜矣。箘簵、楛、木名。顏師古謂皆可以爲矢。曾氏引晉伯伐趙、趙子入晉陽、召張孟談曰、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屬之。其高丈餘。趙襄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以此言之。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笴。楛矣。顧氏常貢之良材也。孔氏此說、與師古同。而孔氏但以楛爲中矢之笴。則楛之材亦中矢之笴。蓋以箘簵楛皆笴之良材。故并舉之。其說未盡。若夫孔氏謂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以此解三邦底貢厥名。其說比諸儒爲長。蓋箘簵楛出于三邦者尤爲有名故也。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難以考據。按考工記云、才之美者。有殺胡之笴。鄭注云、胡子之國在楚傍。意者即三邦之故地也。一說又謂箘簵楛皆弓矢之材。楚之國易叛難服。故聖人當天下無事之時。雖不用威武之事。于箘簵之材。一無所用。然雖無用。亦使之致貢其名者。亦見不忘武之意。此說亦通。但于九州之例。未嘗有貢名不貢物者。故未敢必信。蘇氏乃謂、純、榦、栝、柏、礪、砥、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逢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此邦之貢。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准其物易以輕費。反覆變遷。故其說不同耳。然近世有以今之州縣攷禹貢地理者。謂伊出汝州南陽縣荀渠山、洛出商者。皆非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者。故使准其本處所輸之賦而貢于京師。若貢其名數。易以輕費。反失作貢之本意。鄭氏又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尤爲無義。故特從孔氏之說也。包匭菁茅。漢孔氏以包爲一句。匭菁茅爲一句。其說以包爲橘柚。謂橘柚則包而貢之。菁茅則匭而貢之。此說不然。按左傳、齊威公貢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則茅之有包。自古然也。匭、匣也。唐孔氏謂匱之小者。是也。蓋菁茅祭祀之用。既包之。又匭之。所以示敬也。漢孔氏以菁茅爲二物。謂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其說蓋以周禮醢人有菁菹。故爲是說。少顯謂、周禮菁菹。即菁茅者。當從鄭氏。謂茅之有毛刺者。說者又以管子三脊之茅爲此菁茅。唐孔氏謂管子乃觀威公欲封禪。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故事云古者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懼威公耳。非荊州所有。此說是也。厥篚元纁璣組。謂此州之篚貢此三物也。唐孔氏按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爲緅。元色在緇緅之間。其六入者。是染元纁之法也。此州染元纁色善。故令貢之。璣、珠之不圓者。組、綬之類。三物皆光鮮服之用。故皆入篚而貢之。大龜。蘇氏謂國之所守。其得罕不可以爲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于上。漢孔氏乃謂錫命而納之。夫經言納錫。未嘗言錫命。此安得謂之錫命以貢。故其說不若蘇氏爲長。太史公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貨貨志云、大龜龜、至寶之物也。所以決疑定策。是國之守龜也。惟其爲物之寶。則不可求而得。若貢之以爲每年常貢。則其擾甚矣。故惟使之九江之地。有偶而得之。若宋王時豫且得白龜之類。則使納錫于上。謂之納錫。則與師錫帝禹錫元圭同意。重其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記此州入帝都之道也。江沱潛漢。水道之出入不可詳。此州浮于江沱潛漢。常是用舟而行。先自江入沱。自沱入潛。自潛入漢。至漢。則捨舟用陸。行至于洛。故言逾于洛。江沱潛漢。四水相

通。始末雖不可攷。然江漢朾源異而下流同。沱潛出于江漢。則四水必有相通之道矣。既浮洊水。捨舟陸行至洛。然後又自洛以達于南河。南河即豫州之南河也。蓋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謂河曰南河。冀州在河南之北。故至河南則至帝都矣。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此州之界。西南至荊山之北。荊山之南。則荊州也。北距河水之南。河之東北。冀州之南。故以荊河爲界也。伊、洛、瀍、澗四水所出。說者不同。漢孔氏謂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河池山。瀍出南北山。漢志謂伊出洪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出洪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滎縣入河。瀍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洛。澗出洪農新安縣。東南入洛。酈道元水經。謂伊出荀渠山。洛出灌舉山。瀍出穀城北山。澗出白石山。相合而後入河。據此三說。言各不同。常是歷世久遠。陵谷變遷。故其說不同耳。然近世有以今之州縣攷禹貢地理者。謂伊出汝州南陽縣荀渠山。洛出商州上洛縣。東北至滎縣入河。瀍水出西京新安縣穀城山。澗出西京毋池縣白石山。其說大抵多與酈道元水經相同。則知水經之說爲可據。少顯謂、不必求諸儒異同之說。但此言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下言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瀍、澗入于洛。然後自洛入河也。明矣。曾氏謂據下文澗、瀍、伊、水入洛。洛水入河。今言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若四本不相合而各入河者。以四水並流。其源則異。而水之大小相敵也。與漢入于江。江入于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同意。滎波既豬。孔氏謂滎澤波水已成遏豬。唐孔氏亦謂洪水時。澤水大勁。成波浪。今已成遏豬。不泛溢。據二孔則以滎波爲一水。然周官職方。豫州其川滎洛。其浸波溠。鄭注云、滎、泲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溢爲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既豬。觀鄭氏此說。則以滎波爲二水。然以周官攷之。豫州川浸有滎波二名。則鄭氏爲有據。但以波爲播。則不可。蓋職方既作其浸波溠。而經又作滎波。則其爲波無疑矣。故近世以今郡縣攷禹貢地理者。亦謂滎波二水名。濟水入河爲滎。滎即今鄭州滎澤。後世塞爲平地。波、洛水所出。爾雅謂水自河出爲溢。自洛出爲波。此滎波誠二水矣。曾氏謂。滎自河溢。波自洛出。今皆有以畜之。故曰滎波既豬。此說極善。但滎澤據此言既豬。則是澤藪之名。而職方乃云其川滎洛者。曾氏謂、河水禹時溢爲滎澤而已。至周始導爲川。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數廣樂。則滎澤至周始爲川矣。滿澤。漢孔氏謂在胡陵。唐孔氏則據漢志。謂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滿澤。但云滿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今以近世論禹貢地理者攷之。今廣濟郡定陶縣東北有滿澤。則唐孔氏之說可信矣。導滿澤言被孟豬。蓋孟豬近滿澤。滿澤水盛。禹導之。其餘波覆被孟豬。如導弱水餘波被入流沙也。說者謂此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之。此說是也。漢志謂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理攷之。正在東京虞城縣南。東京與廣濟相去不遠。則滿澤孟豬相去不遠可知矣。漢志謂孟豬爲盟諸。職方謂之望。諸史記謂之明都。其實一也。然職方望諸乃青州澤藪名。今禹貢乃屬豫者。周無徐州。徐并于

青。青州時近在豫州之正東。故得兼有孟豬也。豫州之地有高下之不同。故其土高者則壤。壤、無塊也。下者則墳。墳、土容脈起也。壚、疏也。諸土皆言色。惟白或黃惟青。此州不言者。其色雜。不可以一色名也。其田第四。故言中上。其賦第二。時錯出第一。故曰錯上中。林少穎謂。九州之賦。言錯者有四。如冀州則云厥賦惟上上錯。揚州云厥賦下上上錯。豫州云厥賦錯上中。梁州言下中三錯。蓋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雖荊所入之賦。每得其常數。惟此四州貢有凶豐之年。故其賦有雜出于他等者。蓋是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爲九等之差。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荀冀有凶荒水旱之歲。其歲有所減除。則反出于豫州之下。則是豫當爲第一。冀爲第二也。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荀二州遇樂歲田畸墾闢。有所豐衍。而梁出于第七。則揚州固出第六矣。如遇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于第九。則與兗州相形。必有彊弱于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而兗州則曰十有三載乃同。是蓋彼此相爲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者。然以意逆志。凶年饑歲。必無取盈之理。以是知九等之賦。蓋以九州所出之大數相校而成。非是制貢之時。有此多寡贏縮之不同也。此說極善。周官職方。豫州其利漆林絲枲。則禹之制貢。必使此州貢漆枲絺紵。亦宜矣。絺、葛之精紵、布之精者。林少穎謂。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官以爲征。而此以爲貢。蓋周時豫州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爲貢。禹時豫州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意。此說極當。纖縞。諸侯皆以爲細縞。而先儒亦有以黑經白緯爲纖者。則纖縞或爲二物。亦不可知。治玉曰錯。謂之磨錯。蓋制作玉器。必賴此石以爲斲錯之用也。此物非常貢。遇治磨則用。故特錫命而後貢。非每歲之常也。此州磨錯。與揚州之礪砥。皆特錫命而貢。然揚州先言礪砥而後言錫貢。此州先錫貢而後言磨錯者。曾氏謂礪砥天所生。磨錯人所爲。錯待錫命使用。然後爲之。故先言錫貢。此說牽強。不如施博士謂礪砥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磨錯則厥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在先。此立言之法也。豫州去帝都甚近。故浮舟于洛。則達于河。河卽南河也。達河卽達帝都。以豫在河之南。冀在河之北也。下文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則河洛相通可知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此州之界。漢孔氏謂東距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林少穎謂不然。孔氏所謂東據華山之南者。當是跨而越之。然河流導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是河至于華山之陰。始折而東也。雍州言黑水西河。則河之西蓋雍之境。梁州不踰跨華而至于北。故曾氏謂梁州雍州之西境。皆至黑水。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則雍州之南。梁州之北。以華爲畿。梁州正當雍州之南。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曾氏此說極善。但謂梁北雍南以華爲畿。其說未盡。據華山在梁雍之東。若謂梁州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畿。則得之矣。唐孔氏按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則華山在豫州境內。梁州不得有其山。但其也。又自沔入于褒水。逾褒豎于衙嶺之南。達于斜川。遂至武功。此所謂入于渭也。渭水入河。冀在河東。梁在河西。故自渭至河。必絕流而渡。乃達帝都。故言亂于河。蘇氏亦謂河在梁州山南。渭在雍州山北。境東至華之南而已。此說是也。岷、嶓二山名也。漢志。嶓郡有漾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正扇今

茂州汶山縣西。嶓冢在隴西郡西縣。其西漢水所出。正扇今利州三泉縣金牛鎮。二水發源此州。當其泛溢未有所歸。發源之山亦爲浸灌。不得遂其播種。今既疏導。則二山遂可種殖。故言既藝。沱潛、江漢之別流也。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沱潛蓋江漢之水既別而復入者。江漢之水。發源梁州。經于荊州。皆有別出復入之水。故二州皆言沱潛。江漢經流。昔嘗泛溢。則其別流之沱潛。亦有泛溢之患。今江漢既順道。則其別流亦皆順道。故言沱潛既道。蔡、蒙、漢孔氏謂二山名。唐孔氏謂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鄭氏則謂二山皆在漢嘉縣。據漢嘉卽青衣。漢順帝改爲漢嘉。唐孔氏則又謂。按地理志。青衣縣俱有蒙山。實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云。二說不同。雖難致據。然近世有以今之郡縣攷禹貢地理者。謂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雅州名山縣。二山既在雅州。則鄭氏之說似乎可信。其曰旅平者。少穎則謂治水功畢。而旅祭。不若曾氏謂刊木而旅祭。則得其平。用力寡。異乎底平也。蓋此言旅平。知是祭而後成功。非是功成而後祭也。和夷、唐孔氏以爲平地之名。不以爲徼外之夷。惟鄭氏以爲和上夷人所居之地。故曾氏依其說。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縣屬雅州郡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南夷名。今雅州猶有和川鎮。卽和夷之故地也。底績者。言致其功也。厥土青黎。說者不同。孔氏謂土色青黑而壚沃。王肅謂青黑色而小疏。皆以黎訓黑。又以黎訓沃壚。與小疏。豈有一字二義者。彼見每州之土。兼言色性。此州獨言青黎。故爲二說。至曾氏則又謂梁州多山。平地狹薄。不足物也。以色辨之。則青黑而已。此說雖平正。然謂梁州山平地狹薄不足物。故特言色。則不可。蓋梁州雖多山。然山厚水深。萬寶所生。安得爲狹薄不足物。惟顏師古謂青黎者。色青而細疏。其以黎訓細疏。雖未知所據。比之諸儒。則差勝耳。厥田下上。田第七。賦下中三錯。賦本比諸州爲第八。豎因不時。故有時而雜出于第七第九三等。故言三錯。曾氏謂梁州多山。平地狹薄。不足物。惟顏師古謂梁州山平地狹薄不足物。故其賦比九州爲下。義或然也。璆、與天球鳴球字通用。蓋玉磬也。璆爲玉磬。則下所謂磬者。蓋石磬也。鐵、銀、鏤、鐵之可以刻鏤者。蓋剛鐵也。鏤爲剛鐵。則上所謂鐵。蓋柔鐵也。銀、卽白金也。砮、卽石之可中矢鏃者。熊羆狐狸織皮。曾氏謂梁地多山林。獸之所走。有熊羆狐狸四獸。其皮制之可以爲裘。故自璆鐵至織皮。皆貢于梁州也。銀貴于鐵。經先言鐵者。蜀郡卓氏、程氏、皆以鐵冶富擬邦君。故自璆鐵至織皮。皆貢于梁州也。銀貴于鐵。經先言鐵者。蜀郡卓氏、程氏、皆以鐵冶富擬邦君。熊羆狐狸織皮。曾氏謂梁地多山林。獸之所走。有熊羆狐狸四獸。其皮制之可以爲裘。故自璆鐵至織皮。皆貢于梁州也。銀貴于鐵。經先言鐵者。蜀郡卓氏、程氏、皆以鐵冶富擬邦君。

沔無入渭之道。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以自褒至斜。必絕水百餘里。故經言逾于沔。此說與酈道元正同。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則折而南。至華陰。則折而東。至于東海。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濟河惟兗州。則東河也。蓋在冀之東。故謂之東河。荊河惟豫州。則南河也。蓋在冀州之南。故謂之南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則西河也。蓋在冀州之西。故謂之西河。東河、西河、南河。自冀而言。雖有此三河。其實一河也。然則河在雍東。必言黑水西河者。豈非以冀之西接于雍。自雍而言。河雖在東。自冀言之。冀實帝都。冀既以河爲西河。則雍安得以其河在東而謂之東河哉。宜其難在東境而必謂西河也。少穎謂漢孔氏以此州之界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乃跨而越之。冀之與雍。分河之東西。不應言據。故唐孔氏亦謂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亦謂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孔氏言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此說是矣。弱水、柳子厚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渙溺。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此言弱水既西。曾氏謂不能任物。蓋舟楫之害。故禹導之使西。則其水不由中國。又歸其餘波于流沙。所以絕之。使其害不廣。林少穎謂不然。禹于弱水。所以導之使西者。惟因其不得不西也。使其勢可以東流。而必使之西。則是逆水之性。非所謂行其所無事矣。大抵地勢雖西高東下。水之流也。萬折必東。然亦有西流者。東坡潛珍閣銘云。惇此江之獨西。歎好意之不陳。則水之西流者。世固有之。惟弱水之勢。利于西流。當其泛溢也。亦惟雍州之害。及禹之治水。因其地爲西導之使西。以順其勢。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最之。漢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笄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渭即下文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蓋渭水至陽陵。而涇水自西北來入之。故謂之涇屬渭汭。屬及也。言涇水至是及于渭也。汭、水北也。涇之入渭。蓋自西北而入。故以汭爲言。然周官職方。雍州。其川涇汭。鄭氏謂涇出洛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有芮鞫之即。是汭又是水名。此亦一說。今兩存之。涇水既屬于渭汭。其下則漆沮自北而從之。其上則澧水自南而同之。故言漆沮既從。澧水攸同。其實一也。但變文耳。按下文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此數水絡脈相通也。可知矣。但漆沮二水。唐孔氏訓釋所出之源。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于漆沮既從註。既引詩自土沮漆。謂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關十三州志。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沮水不知所出。孔氏此說。則以此漆沮即扶風之漆沮。合夫土沮漆之文。至于下文導渭過漆沮注。則又謂地志十三州志所敘漆沮。與此漆沮不同。此云會涇。又東過漆

沮。是此漆沮乃在涇水之東。故漢孔氏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亦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皇陵東南。濕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北水東流。注于洛。與毛詩自土沮漆者別。孔氏此說。則又以此漆沮即洛水。非扶風之漆水。二說矛盾如此。學者安所適從。林少穎謂以理觀之。當從後說。據孔氏于此漆沮既從注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漢志亦言沮水出北地。是漢孔氏于二水初無異說也。但唐孔氏自爲矛盾耳。曾氏亦謂地理志與十三州志所載漆縣之漆水。先儒不以爲此漆沮之漆者。豈漆縣之水至岐山入渭。在灃之上游。而經言過漆沮。則在灃水涇水之下游。其地與經不同。故在所不取。獨許慎謂漆水入洛。漢志亦言沮水出北地。西入洛。亦曰洛水。其以此觀。由是觀之。則此是漆水沮水皆入于洛。此說于經爲可合。故先儒謂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漆沮蓋出北地之漆沮。非扶風之漆沮也。明矣。渭水以地理攷之。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則同入于渭可知矣。荊山即北條荊山。有馮翊懷德縣。非荊及衡陽之荊。亦非荊河之荊。此荊屬雍州。而蘇氏乃指爲荊河之荊。誤矣。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即冀州治梁及岐之岐也。然則此言荊岐既旅者。蓋言洪水既平。可以旅祭也。終南、惇物、鳥鼠、皆雍之大山。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多山。揚州在東南。故多水。秦都長安。在于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山多故也。按地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有垂山。古文以爲惇物。至于鳥鼠。不言所治者。唐孔氏謂三山突秦山名。不言所治之意者。蒙上既旅之文。此說是也。爾雅。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此經直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此說是也。爾雅。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是凡廣平下濕之地。皆曰原隰。然此言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是非泛指廣平下濕之地。故鄭氏引詩。度其隰原。謂即此原隰。是原隰蓋在幽地。義或然也。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則此豬野蓋在武威縣東北也。然則此言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者。蓋謂自原隰致功。至于豬野之澤也。三危山。杜林謂在敦煌郡。即古瓜州。鄭元引地理志。謂在鳥鼠之西。唐孔氏謂未必可信。要之三危山在河之南。舜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平之前。今也洪水既平。三危之地可居。故三苗之族。于是大得其叙。故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林少穎謂。舜竄三苗。蓋擇其惡之尤者。投諸遠裔。更擇其近親。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既平之後。所竄之君。無險可恃。既已不叙。而居三苗之國者。左洞庭。右彭蠡。負恃其險。故頑不率教。至于七十餘年。然後始服。此居三危之苗所以猶不率于舜禹位之初也。此州之土。以色言之則黃。以性言之則壤。故言厥土惟黃壤。黃是土之本色。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最爲可貴。此州之土色黃性壤。得其常性。故以之爲田。則其品比九州最爲第一。故言厥田惟上上。然田雖上上。而人功則不加于餘州。故其賦入。以九州參之。則在第六。故言厥賦惟中下。唐孔氏謂。此州與荊州田賦升降皆較第六。荊州之極。故漢孔氏言人功少。然王制謂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蓋記言初置邑。則可以量之。此乃新遷

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此爲差此說是也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蓋雍州之物可以爲貢者惟此而已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者積石山在漢金城縣西南從西來至積石而北流千里而東千里而南乃至于龍門西河蓋此州將欲至于帝都自積石至于西河皆浮舟以達也九州之末載通帝都之道皆以達河爲至蓋帝都介于三河之間達于河則至帝都矣然雍州既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已至帝都然又必言會于渭汭故學者多疑焉唐孔氏則謂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蓋諸州之末惟言逆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帝都更去明諸州皆然此說爲迂惟少穎謂以某所見此州逆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庶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此說頗通崑崙、析支、渠搜顏師古以爲三國所孔氏以渠搜爲二國并崑崙、析支共爲四國二說不同當從顏氏蓋漢朝方有渠搜縣三朝記有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則渠搜爲一國也明矣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國不知所在然水經言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則渠搜蓋近于朔方也此三國皆西戎之種故作書者既言崑崙析支渠搜于上遂以西戎即敘總括于下蓋此三國在極西荒服之外當洪水時則黑水弱水未有所歸則三國亦有昏墊之患惟禹導弱水使入流沙黑水使入南海二水有歸三國獲免于昏墊而各得以就敘此九州之末所以特敘其事以見禹以四海爲輕也俱三國之上以織皮二字冠之其說有二唐孔氏謂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少穎則謂三國既已就功遂獻其織皮亦猶梁州之織皮爲謂梁州之織皮言在厥貢之下故可以爲貢此言于雍州入帝都之末豈可謂之貢蓋此言織皮在即敘上又豈可謂三國既已就功遂獻織皮哉要之當從唐孔氏之說蓋唐孔氏之意謂此數國皆衣織皮今水退各得就功故于九州之末特記之耳俱孔氏謂四國則不敢從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林少穎謂自冀州既載壺口至西戎即敘皆以名山大川爲九州之疆界遂及其治水曲折與夫田賦貢篚通于帝都之道各隸于逐州之末序所謂別九州也自導岍及岐至至于敷淺原所謂隨山也自道弱水至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滌川也夫禹之治水本導川澤之流而歸之于海今乃先之以隨山者蓋洪水爲害滔滔懷山襄陵凡故川谷瀆皆爲水所浸滅不可復見欲施功無所錯也故必先順其勢以九州高山巨鎮不爲水所墊沒者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歸于東以少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流而下漸入于海則川流之故迹稍稍可求于是始可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誠禹治水之序不得不然也故益稷載禹昌言亦先言隨山刊木而後言決九川距四海者正此意也先儒論此多失其旨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自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自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鄭元則以爲四列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此二說皆以地脈相屬爲義然按輿地圖此數山相距遠者千餘里近者亦數百里既有川澤隔于其間則其勢豈可以相屬又經文曰導曰至曰過皆是指愷襄之水而爲言先儒則以謂指山而言

夫山者靜而不動之物。安得遵河入海。過九江乎。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强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觀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于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何取于山之條列哉。少穎此說。曲盡禹貢之妙。唐孔氏乃謂上文每州言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縣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此固不然。上文每州所說治水。本非禹治水始終之序。乃史官叙九州疆域。因叙所有之山所有之水。若夫治水始終之序。則自導岍以下。乃其序也。孔氏乃謂禹先從下而上。後復自上而下。豈理也哉。地理志。吳岳在扶風岍縣。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即北條荊山。三山皆在雍州。禹之隨山。先導岍岐山旁之積水。使下流至于荊山。然後自荊而遵河。故曰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遵于河。謂掠河之故地而過也。所遵之河。其後爲北門西河。蓋自河之西越之而東也。禹既導之以至于荊山者異矣。漾出嶓冢。經于荊山。故禹自嶓冢導之。注于荊山之旁。既至荊山。然後東南。又至于六山。其形勢相望甚近。禹既導岍及岐。以至于荊。又自底柱析城導之。以至于王屋。林少穎謂。此六山也。至蘇氏竹氏則又謂禹導岍岐。自西向東。越龍門河。則分爲二枝。其一自壺口至太岳。其一自底柱至王屋。二枝皆東合于太行。折而北。至常山。折而東北。至碣石。而後入海。爲少穎之說。則謂既遵河。遂遵遡經此六山。未嘗分爲二枝。爲蘇竹之說。則謂遵河遂分爲二枝。至太行乃合二爲一。此二說雖不同。然以文勢看之。則當依少穎說。地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漢孔氏謂在上黨西。地志謂在河東垣縣東。二說不同。唐孔氏謂太岳實在河東絳縣東。以其東近上黨。故孔氏云在上黨西。此說是也。底柱顏師古謂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晉氏謂即今陝之三門。唐孔氏謂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按地志謂太陽關與陝相近。當亦是陝之三門也。析城、地志謂在河東垣縣東北。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禹導岍岐。既遵河。歷王屋以上六山。然後東北流。經此太行恆山碣石。而後入海。故曰。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東北山惟此三山最大。故相距雖遠。而其勢相屬也。此說是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林少穎謂。鄭氏四列之說。其分陰陽正次之列。雖非經意。然以此文分爲四段。則爲可信。蓋禹之隨山，實有此四節。自導岍至入于海。一也。自西傾至至于陪尾。二也。自嶓冢至至于大別。三也。自岷山至至于敷淺原。四也。此四者。皆是自其水發源之處。導其遂山之勞積水。注于下流之地。然後隨其山澤而施功也。彼王肅三條之說。以岷與嶓冢合爲一條。殊不知岷山與大別本不相屬。豈可合爲一哉。此四者。咸言導。咸不言導。曾氏謂。岍與西傾皆雍州之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岍。也。岷嶓皆梁州之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嶓冢也。此說是也。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之東。洮水出焉。入于雍之河。西傾之南。桓水出焉。入于梁之江。則西傾蓋在雍之西境而接于梁者也。朱圉在天水冀縣南。今九域志。秦州天水郡有朱圉山。是也。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之所出。此三山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東北爲翼。東南爲豫。西南爲梁。西北爲雍。十字分之。于四隅爲四州。皆名太華。即此太華也。禹前既導岍岐之積水。遵遡入海。遂自西傾朱圉鳥鼠等山。導其積水以至于太華。蓋自雍而導之。遵于梁之東境也。熊耳山在洪農盧氏縣東。洛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伊水所經。水經亦云。外方山、嵩爲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南。古文以爲陪尾。此四山皆在豫州之界。蓋言禹之導水。自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然後自太華而東。經熊耳外方桐柏三山。以至于陪尾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山在隴西西縣。梁東境之山。漾水所出。荊山即南郡臨沮縣之荊山。乃荊州之荊山。與導岍及岐至于荊山者異矣。漾出嶓冢。經于荊山。故禹自嶓冢導之。注于荊山之旁。既至荊山。然後東南。又至于內方大別。故曰內方至于大別。內方大別二山。皆屬荊州。內方在江夏竟陵縣東。地理志以爲章山。大別、漢上之山。春秋傳。吳伐楚。楚子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則大別者。近漢之山也。九域志。漢陽軍有大別山。小別山。下文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則大別在漢上明矣。鄭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此說殊未可遵信。蓋安豐乃淮上地耳。去漢甚遠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又爲一段。王肅乃以此併入嶓冢。爲南條。而有三條之說。夫豈知嶓在梁東。岷在梁西。二山本不相屬。豈可連而爲一哉。岷山在蜀郡湔道西。此云岷山之陽。蓋岷山之南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即荊州所謂九江孔殷。即今之洞庭是也。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西。地志謂之傅陽山。古文謂之敷淺原。蓋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故禹既導嶓冢之積水至于大別。又自梁之岷山導之。東南至荊之衡山。遡遡掠九江而過。折而東北。至于揚之敷淺原。故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林少穎謂。孟子言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惟其順水之道。故當其懷山襄陵之時。水道不可得見。禹于是隨此衆山。治其山旁之積水。決之于下流。以少殺其猶天之勢。然後水之道可得而求。故自此而下。始及夫滍川之事。然而于導岍及岐之末。則言至于碣石入于海。而其餘三者。則或曰至于陪尾。或曰至于大別。或曰至于敷淺原。而皆距海甚遠者。蓋岍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爲奔走突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而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彼西傾嶓冢岷山所導之水。則未能徑達于海。且注之于下流之地。及滍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凡此皆是行其所無事。不拂水以求近功也。惟其懷襄之水。導之下流之地。然後以入海。故此所載皆冀雍梁豫之山。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已。其下流如青徐兗之山。皆所不載。蓋隨山之功。自高而下。自西而東。故不及夫下流之山也。此論裴合經旨。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林少穎謂。前所言皆隨山之事。至此方及于濬川也。夫禹之治水所以能成功者。惟使水由地中行而已。將使水由地中行。苟不先決懷襄之積水。以殺滔天之勢。則故川舊濱不可得見。何以導川。惟先決山陵之積水。使有所歸。然後濬川之功可得而施。如上文既導岍岐至荊石而入海。然後導河導濟之功可得而施。導西傾朱圉至于陪尾。然後導淮導渭導洛之功始可得而施。導嶓冢至于大別。導岷山至于敷淺原。然後導江導漾之功始可得而施。惟濬川之功自隨山而始。故經之所載所以先導山而及導川之事也。歸惟不知出此。故爲隄防以障水。于地上懷襄之水。不能疏之導之。而乃遷之。與水爭勢于衆山之間。此鯀之治水所以謂之瀆者。謂其拒而瀆之也。禹之治水。能順而導之。故經所載隨山濬川之事所以皆以導爲言者。蓋本其治水之意而言之也。自弱水至洛水。凡有九川。故太史公于夏本紀。以導九川冠于導弱水之上。蓋太史公之意。以下文有九川滌源之語。而此所載者通有九水。遂以導九川爲言。至于導岍及岐之上。亦以爲導九山。然書載所導之山凡二十有七。太史以爲九山者。蓋謂山之自某而至某者。凡有九。然自某而至某者。凡有九山。不得以爲九。使山之言至者果有九。且非經意。況不止于九乎。如下文所謂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者。蓋泛指九州之山川也。上文所導之山。如河濟淮洛江漢。大略已可見矣。故下文所導之水。皆所以結上之意而足其義。蓋始終相因之辭也。如前有導岍及岐。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河濟。前有導嶓冢至于荊山。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淮泗。洛。前有導岷山之陽。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導漾導漢。曾氏謂。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淮泗洛。前有導嶓冢岷山之陽。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導漾導漢。曾相因之辭也。惟弱水黑水前無所屬。後無所結。而經敘此二水。乃屬于導山之次。而冠于衆水之上。蓋此二水曾在荒外。當洪水之初。亦漂悍而流入中國。與滔天之勢合而爲一。不可復辨。遷禹導岍及岐。以至西傾岷嶓等山旁所積之水。從西而決于東。中國之水既決而東。則弱水黑水自塞外逆流入中國者。始可得而辨。故禹既導山。于是先順其勢而別之。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河濟渭洛江漢諸水。始可導而納之于海。此弱水黑水所以屬于導山之次。而冠于衆水之上。蔡氏謂。導水以救患爲急。禹導九川。始弱水者。以弱水爲害最甚。故導之使而不爲中國患。蘇氏謂。弱水既以不能載物爲害。故禹先導之。然則河濟江漢豈不爲斯民墊溺之害。何以獨後于此。故蘇氏之說未敢遽從。據地理志。弱水源出刪丹縣。亦謂之張掖河。合黎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孔氏以爲水名。鄭氏以爲山名。顯氏以爲此水出于合黎山。因山爲名。據經言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合黎是水鍾之地。故餘波得以被于流沙。如導河澤。被孟豬。則知孔氏以爲水名者是矣。流沙即居延澤也。地志。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即此地也。顏師古又謂。燉煌郡蓋禹之導弱水。自張掖刪丹縣西南導之至酒泉之合黎。又自合黎折之而北。遂入居延澤。故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曾氏謂。弱水出窮石而黑水出鳥鼠山。經不之誌者。導其水出于九州之外。略之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蘇氏謂。酈道元水經。載黑水出張掖鳥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漢孔氏亦謂。黑水自

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唐孔氏廣其說。亦謂燉煌張掖並在河北。黑水所以得越河而過南海者。河自積石而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又地志。益州郡故滇王國。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言其水之所出。又九域志。利州路扶州同昌郡有黑水。引水經云。黑水出羌中。又通典云。甘州張掖郡。黑水所出。又沙州、古三危之地。黑水所經。前代能悉。紛然莫詳其所自。以愚攷之。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梁西距黑水。則黑水蓋在雍梁之間。二州以爲境。故說者以爲在滇池爲梁州之界。在張掖爲雍州之界。然則此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雍州三危之西有交河郡。北庭河東南有浦類海。即此所謂海也。蓋導黑水至于雍州三危。自三危而入于此海。孔氏諸儒所謂越河而入南海者。皆非也。故林少穎亦謂。據黑水從西北歷數千里。其流當甚大。豈有河流伏于下。黑水得越其上之理。孔氏蓋順經文。配合地理爲之說。不可信也。孟子嘗謂。禹之治水。以四海爲壑。白圭治水。以鄰國爲壑。蓋白圭但欲使其國之民免于昏墊之災。而遂失之于他國。是以此之涇水移爲彼之涇水。不仁孰甚焉。惟禹則不然。黑水弱水本是塞外之水。禹既決之于塞外。自常情觀之。水爲中國害。今既注于橧夷之地。則可以勿恤矣。爲禹之心。則猶有所未安。方且無彼疆此界之殊。雖塞外之水。亦必爲之順而道之。其一則注于流沙。其一則注于南海。必欲橧夷之民亦免夫昏墊之患。此禹所以四海爲壑。而其德如天地。無不覆也。無不載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曾氏謂。經敘導水。有先言山者。有先言水者。先言山。若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是也。先言水。若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是也。蓋嶓冢者、漾之源也。岷者、江之源也。有是山而後有是水出焉。故經之辭先言山。河出崑崙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至于桐柏。渭出南谷山而後至于鳥鼠。洛出冢領山而後至于熊耳。積石、熊耳、桐柏、鳥鼠。皆非其源。蓋先有是水而後至于是山。故經之辭先言水。雖然禹導淮始于桐柏。導渭始于鳥鼠。導洛始于熊耳。以非其源。故皆言自。以見其施功之所始。至于導河始自積石。亦非其源。而乃直言導河積石。而不言自者。蓋嶓冢、漾源也。岷山、江源也

積石。爲中國河。太史公。班固載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其說乃爲河之源。實不出于崑崙。故蘇氏辨其謬誤。謂張騫使大夏。雖號爲窮河源。實不見河。徒見兩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于蒲昌。又于闐出玉。遂指爲崑崙。即以其所出水便謂之河。說皆謬誤。其實不知西南羌中實自有河。今吐蕃中河自西南數千里向北流。見與積石山相連。聘使往來。無不言之。又吐蕃自言崑崙在國之西南。則河之所出也。由是觀之。則河之源出于崑崙明矣。張騫乃以葱嶺于闐二水爲河。而太史公班固遂有張騫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之說。豈其誠然也。蘇氏辨張騫之謬誤。其說極善。然經但言導河積石。學者解經。惟自積石求之。足矣。崑崙之說。雖缺而不問可也。但又恐學者惑于張騫之說。以詔來者耳。按顏師古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漢延熹中。西羌燒當犯塞。段紀明討之。追出塞。至積石而還。是積石山蓋在塞外。積石以上。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故施功治河。始于積石。然後導之以入中國。迤邐而至于龍門。故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林少穎謂。河自積石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炖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與洮水合。又東經石城天水。又東北過安定。又北過北地郡。又北過朔方郡。郡南。又東過雲中郡。又南過定襄郡。又南過西河郡。又南過上郡。河東郡西。然後至龍門。蓋三千餘里。出塞至積石而還。是積石山蓋在塞外。積石以上。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故施功治河。始于積石。然後導之以入中國。迤邐而至于龍門。故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林少穎謂。河自積石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炖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與洮水合。又東經石城天水。又東北過安定。又北過北地郡。又北過朔方郡。郡南。又東過雲中郡。又南過定襄郡。又南過西河郡。又南過上郡。河東郡西。然後至龍門。蓋三千餘里。其所歷之地甚衆。經皆不載者。蓋此篇本爲治水而作。惟于其施功處則載。非其施功則不載。禹之導河自積石。即得河之故道。遂達之于龍門。然後施人功而疏鑿之。故即以龍門繫于積石之下。亦猶三危既距。南海甚遠。而禹之施功。惟于三危。入于南海而已。非如他地理志家欲詳其地理源委之所在也。此說甚然。龍門之山。以水經攷之。在河南皮氏縣西。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即龍門之二口。蓋河至龍門。夾于兩山之間。其流最湍。故禹鑿而通之。所謂鑿者。乃河流所經之山。其狹處則鑿而大之。使廣袤足以容此水而已。非是山橫于前。禹從中鑿之。使河流出于其間也。西漢賈讓乃謂禹治水。山陵爲道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破一也。經之辭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何也。鄭氏曰。言過者。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者。咸山咸澤。其說是也。若河之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底柱。大陸。漢之至于大別。凡此皆山名也。河至于華陰。華山在冀。雍。梁。豫四州之地名也。河至于大陸。濟至于河。皆澤名也。江至于澧。至于東陵。皆陵名也。澧、鄭氏爲醴陵。今江水不至醴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爲醴水則九江之一也。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醴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河之過洛汭。過洚水。漢之過三澨。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水合小水。故謂之過。江會于匯。濟會于溝洫。會于伊。蓋二水勢均而相入焉。則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他水莫均焉。故未嘗言會。沇淮洛之水爲小。凡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如洛于洫。濟伊皆謂之會。則其水之巨細可知也。會氏此說亦似有理。故併存之。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沧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泛指廣平之原下濕之隰也。此說是矣。大伾山。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縣界。張揖以爲成皐縣山。臣瓚以爲即今黎陽臨河山。三說不同。未知孰是。河自華陰以上皆南流。即所謂龍門西河。自大伾以上皆東流。即所謂南河。自大伾以下。則北流入海。即所謂東河。故經自大伾以下。即言北過洚水。蓋謂河自大伾以下。乃始北流而至洚水也。洚水。唐孔氏按地理志。謂在信都。河至洚水。謂之過者。蓋洚水小于河。河大洚小。故河言過。猶言東過洛汭也。河既過洚水。則又北流而至于大陸。故曰至于大陸。大陸即巨鹿也。林少穎謂。河自西戎入塞。經秦壠陝洛。夾山而行。雖其勢狹隘湍悍。破舟船。然兩山相距。足以捍河流之衝。不至奔突。故禹治之。自大陸以上。惟于河之兩旁爲之疏鑿。使廣袤足以殺其勢而已。不必分播其流也。至于自大陸折而北流。則其地皆平易。以決壞。故禹自大陸以北。則分河爲九道。使水有所宣洩。不至深悍奔突。而安流以入海。此正禹之導河。其規模最遠。慮患最詳之意也。故經于大陸之下。所以必言又北播爲九河也。一說又謂兗州言九河既道。則河之北行。自有九派。猶迹禹之分爲九者。亦因其舊迹而疏導之。理或然也。九河之名。已詳見前兗州解中矣。九河將入海。則又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入于海。逆河。孔氏諸儒皆以爲九河同合爲一河。其意以此同爲逆河。解釋上播爲九河之義。謂所播九河同謂之逆河。所以逆爲之備。此謂不然。蓋經所載導水之例。凡言爲者。皆是從此而爲彼之辭。如導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沇水云。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則凡言爲者。皆自此而爲彼之辭也。然則此言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蓋謂河至大陸。則播爲九河。將入海。則又合九河而爲一大河也。豈可以同爲逆河。而解釋上播爲九河之義哉。河之入海。漢孔氏謂入渤海。太史公河渠書、拜顏師古、亦云入渤海。然按上文導岍及岐。下言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河所入之海。乃碣石之海。非渤海矣。非孔氏太史公所以謂入渤海者。蓋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都。注渤海。禹時實不注渤海。孔氏太史公但據所見。以爲入渤海。非禹故迹也。會氏謂水所經一也。經之辭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有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者。咸山咸澤。其說是也。若河之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底柱。大陸。漢之至于大別。凡此皆山名也。河至于華陰。華山在冀。雍。梁。豫四州之地名也。河至于大陸。濟至于河。皆澤名也。江至于澧。至于東陵。皆陵名也。澧、鄭氏爲醴陵。今江水不至醴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爲醴水則九江之一也。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醴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河之過洛汭。過洚水。漢之過三澨。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水合小水。故謂之過。江會于匯。濟會于溝洫。會于伊。蓋二水勢均而相入焉。則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他水莫均焉。故未嘗言會。沇淮洛之水爲小。凡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如洛于洫。濟伊皆謂之會。則其水之巨細可知也。會氏此說亦似有理。故併存之。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沧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漾水之所出也。然經載導漢水。而乃先言導漾者。漢孔氏謂。泉始出山爲漾。東南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故曾氏亦謂。流者對止之辭。蓋謂止者爲漾。流者爲漢。如濟水止者爲沇。流者爲濟。此說是也。漾水至漢中既爲漢矣。于是又東而爲滄浪之水。謂之爲者。亦謂漢水流至此。又謂滄浪之水。非是別有他水自外來入之也。漢孔氏乃謂此水別流在荊州。于謂孔氏以此水流荊州。則然。但以爲別流在荊州。即是以滄浪別是一水。非漾水東流而爲之。此說不然。故酈道元謂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入也。此說是矣。三澨水名。在江夏景陵縣。唐人皆改景陵有澨。澨即此水也。三澨之水。至此始入于漢。故言過三澨。謂漢水即東流爲滄浪之水。是又過三澨所入之處也。大別山今不知所在。然春秋傳吳伐楚。夾漢戰。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蓋江在漢之南。漢水將與江合。必折而南。然後復東流。以匯于彭蠡大澤。水既匯于彭蠡。則有所回旋曲折。不宜于湓溢漂悍。以衝下流之勢。故東爲北江入于海也。蓋先爲之匯而後爲之歸也。江漢之匯于彭蠡。亦猶河流之分爲九也。蓋禹之治水。至于下流之地。則未遽決之以入海。必先殺其迅疾漂悍之勢。使其水已遊溢宛轉。然後順導以赴其所歸。故河流分爲九。然後同爲逆河。江漢匯爲彭蠡。然後分爲三江。或先分之而後合之。或先合之而後分之。其用意則一也。

導水。先漾後江。方北導漾入南江。見滔于北江。則匯澤爲彭蠡。故言東匯澤爲彭蠡。巳匯矣。故特言會于匯。此說是也。江漢二水既合于彭蠡。然後由彭蠡分出爲三江。以入于海。漾爲北江。入于海。江爲中江。入于海。既有中江北江。則彭蠡之正流乃南江也。此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者是也。蘇氏謂南江乃江之故道。禹無所施爲。故經不誌。此說是矣。然此三江。攷之禹貢則然。若今之江水。則自彭蠡而東。無有別派。山秣陵口以入于海。不復有三江。此蓋後世變更移易。隨世不同。不可執爲一定之論。而蘇氏乃以今之彭蠡而東合爲一江者指爲三江。其數不合。則又從而爲之說。此不然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曾氏謂。流者對止之辭。止者爲滎。流者爲沇。流者爲濟。蓋自其所出而言之。則曰滎曰沇。及其既流。則曰漢曰濟。沇水所出。說者不同。漢志謂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孔氏謂。泉源爲沇。沇去爲濟。濟水在溫縣西北。二說不同。不必多泥。蓋沇水既流爲濟。至翠縣南。然後河入。濟與河合。其流浸大。遂至滎陽縣北。溢而爲滎澤。故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滎澤在敖倉東南。然濟與河合。雖溢爲滎。而滎澤不足以容之。遂決之而東。至于陶邱北。陶邱以禦雍致之。則云邱再成爲陶邱。凡邱之再成者爲陶邱也。地者皆曰陶邱。然此言出于陶邱之北。則此陶邱必有所指定而言。非泛指凡邱之再成者也。地志謂定陶縣西南有陶邱亭。則此陶邱或指此也。既出陶邱北。于是又東決而至于荷。荷即荷澤也。荷澤說文謂在山陽湖陵縣。水經謂在濟陰定陶縣。二說不同。當是此澤跨于兩縣之間也。既至荷澤。于是又東北折而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然後北折而東。以入于海。故曰又東北會于汶。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至東平壽張縣西南安民亭入濟。其淮南子所謂出朱虛東泰山者。乃東汶水。非此所謂汶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然後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旁之小山也。淮水雖出胎簪。而禹導淮實自桐柏始。故言導淮自桐柏。蓋謂導之自桐柏始。非淮水出自桐柏也。既導淮自桐柏。然後自桐柏而東。則與泗沂合。既與泗沂合。然後入于海。故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按地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蓋沂入于泗。泗入于淮。今經乃言會于泗沂。入于淮。故言過之。故言過九江之名。已詳見荊州。江水既過九江。遂又自九江達于東陵。故曰至于東陵。東陵在廬江金闕縣而北。江漢二水皆發源于而而東流。江在漢之南。漢在江之北。漢將與江合。則必稍折而南。然後能匯于彭蠡。故經于導漾。則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江將與漢合。則必稍折而北流。然後能匯于彭蠡。故經于導江。則言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迤邪行也。蓋江發源皆東流。既至東陵。將與漢會于彭澤。必自東邪行稍稍而北。則會于彭澤也。不言會于彭澤。而言會于匯者。蒙上東匯澤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蘇氏謂禹

導水。先漾後江。方北導漾入南江。見滔于北江。則匯澤爲彭蠡。故言東匯澤爲彭蠡。巳匯矣。故特言會于匯。此說是也。江漢二水既合于彭蠡。然後由彭蠡分出爲三江。以入于海。漾爲北江。入于海。江爲中江。入于海。既有中江北江。則彭蠡之正流乃南江也。此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者是也。蘇氏謂南江乃江之故道。禹無所施爲。故經不誌。此說是矣。然此三江。攷之禹貢則然。若今之江水。則自彭蠡而東。無有別派。山秣陵口以入于海。不復有三江。此蓋後世變更移易。隨世不同。不可執爲一定之論。而蘇氏乃以今之彭蠡而東合爲一江者指爲三江。其數不合。則又從而爲之說。此不然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曾氏謂。流者對止之辭。止者爲滎。流者爲沇。流者爲濟。蓋自其所出而言之。則曰滎曰沇。及其既流。則曰漢曰濟。沇水所出。說者不同。漢志謂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孔氏謂。泉源爲沇。沇去爲濟。濟水在溫縣西北。二說不同。不必多泥。蓋沇水既流爲濟。至翠縣南。然後河入。濟與河合。其流浸大。遂至滎陽縣北。溢而爲滎澤。故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滎澤在敖倉東南。然濟與河合。雖溢爲滎。而滎澤不足以容之。遂決之而東。至于陶邱北。陶邱以禦雍致之。則云邱再成爲陶邱。凡邱之再成者爲陶邱也。地者皆曰陶邱。然此言出于陶邱之北。則此陶邱必有所指定而言。非泛指凡邱之再成者也。地志謂定陶縣西南有陶邱亭。則此陶邱或指此也。既出陶邱北。于是又東決而至于荷。荷即荷澤也。荷澤說文謂在山陽湖陵縣。水經謂在濟陰定陶縣。二說不同。當是此澤跨于兩縣之間也。既至荷澤。于是又東北折而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然後北折而東。以入于海。故曰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至東平壽張縣西南安民亭入濟。其淮南子所謂出朱虛東泰山者。乃東汶水。非此所謂汶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然後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旁之小山也。淮水雖出胎簪。而禹導淮實自桐柏始。故言導淮自桐柏。蓋謂導之自桐柏始。非淮水出自桐柏也。既導淮自桐柏。然後自桐柏而東。則與泗沂合。既與泗沂合。然後入于海。故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按地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蓋沂入于泗。泗入于淮。今經乃言會于泗沂。入于淮。故言過之。故言過九江之名。已詳見荊州。江水既過九江。遂又自九江達于東陵。故曰至于東陵。東陵在廬江金闕縣而北。江漢二水皆發源于而而東流。江在漢之南。漢在江之北。漢將與江合。則必稍折而南。然後能匯于彭蠡。故經于導漾。則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江將與漢合。則必稍折而北流。然後能匯于彭蠡。故經于導江。則言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迤邪行也。蓋江發源皆東流。既至東陵。將與漢會于彭澤。必自東邪行稍稍而北。則會于彭澤也。不言會于彭澤。而言會于匯者。蒙上東匯澤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蘇氏謂禹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志洛水出冢嶺山。山海經謂水出上洛山。水經謂洛出灌舉山。三說不同。然而經所不載。未知孰是。要之皆是水源出于它山。自熊耳山而過也。禹之治洛。惟自熊耳而始。故言導洛自熊耳。既自熊耳而始。遂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然後東北流而入河。蓋洛與此三水合。然後入河。則豫州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三水所出諸說不同。前豫州解已詳之矣。其入洛處。漢孔氏謂會于河南城南。理或然也。林少穎引鄭漁仲曰。禹貢之書。知山之盤踞與水之所入。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已定。然後別出山川。總序于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川與故迹並列州縣之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即于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峙。大水所經。何嘗一州一邑。班固遂于逐州縣下列之。可謂無法。鄭漁仲此言善矣。余嘗攷漢地理志。其序漢水則曰。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陵。白水又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其序江水則曰。岷山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二百六十里。此其所言。徒知漢水通郡四。江水過郡七而已。安知其所過之郡號先號後耶。知此則知禹貢既敘治水曲折于九州之下。而于導山導水之次。又序其源委之詳者。其所記載。誠萬世成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貢之書。自冀州既載以下。敘九州之疆界。治水曲折。與夫田賦貢篚所入之多寡。纖悉具備。故于此總結之。曰九州攸同。所謂同者。非謂昔者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而今則混然大同也。蓋謂洪水之初。疆界分絕。民不奠居。貢賦不入。今也洪水既平。九州疆界皆已正。貢法皆已定。上之所施。下之所供。混然如一。如下文自四隩既宅以下。皆所謂九州攸同之事也。四隩。李巡謂水崖內近水爲隩。蓋當洪水爲患。崖內近水。不得安居。至于水由地中行。然後民之居崖內近水者。始得安其居。故曰四隩既宅也。山。謂九州名山也。今既皆槎水通道旅祭。故謂刊旅。九川。謂九州之川也。皆滌蕩源泉而無壅塞。故謂之滌源。九澤。即九州之澤也。皆已陂障而無決溢。故謂之既陂。山曰刊旅。川曰滌源。澤曰既陂。各言禹施功之實也。其所謂九山九川九澤。皆泛指九州山林川澤而言。初非有所指定。而說者乃謂自岍岐至敷淺原爲九山。自嶓水至洛水爲九川。九澤無所據。則強引雷夏、大野、彭蠡、雲夢、滎波、孟豬、爲九澤。皆牽強附會。非經意也。前弱水解辯之詳矣。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之內。皆有可通之道。而可以會同于京師。故繼以四海會同。若九州之末。皆載其入河之道。即所謂會同之實也。四海既會同。則有輸貢賦之道。于是因其六府之既修。而于庶土之出。互相較正。致慎于財賦之所出。不敢以一毫妄取于民。而其取之之法。惟因其土壤之三等。以成其賦。而貢于東師也。故終之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夫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不得其生。今也川澤既平。貢賦既修。則功成而治定矣。人君夫何爲哉。惟錫諸侯以土。使之開國。命諸侯以姓。使之合族。人君但敬我德以先之。則天下將順從之不暇。

何距朕行之有。此蓋作書者序述大禹成功既畢。遂儆戒以終也。故唐孔氏亦謂。此乃史臣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教化。天子惟當擇任賢者。錫土與姓。與之共治。天子常自敬德。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天子所行者。此說是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林少穎謂。前所言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纖悉盡矣。而其所以疆理天下。以爲京師諸夏夷狄之別者。猶未之見也。于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也。此從自甸服至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而疆方氏以方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爲九服。每服五百里。幷王畿。乃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皆疑之。或以謂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于堯禹之世。此皆未嘗深致二書所載。但見其所敘者。皆以五百里爲言。遂從而爲之說耳。殊不知禹之五服所計五百里者。自其一面而數之。疆方九服所謂五百里者。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故自其一面數之。自甸服至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至于疆方。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故以兩面相方數之。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距。爲方五百里之侯服。侯服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爲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于蕃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爲五千五百里。其所增于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耶。說者多引漢地理志。謂漢之七境。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漢之輿地。尚不啻萬里。何周之九服而無萬里之數。殊不知漢之山川皆不出禹貢之域。豈可謂其能倍于禹。唐孔氏知其說不通。乃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空虛爲道方直計之。漢書所言。乃據著地人迹屈回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余謂孔氏此說。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謂以虛空爲路方直而計里數。則古無此理。以予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安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田百畝。當今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益縮隨世不同。故其數廣狹亦異。安可强爲之說。而謂堯時以空虛爲道方直計哉。此少穎言之所以爲確論也。五百里甸服者。蓋規方千里爲王畿。其中爲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皆爲天子治田。故謂之甸服。自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蓋此五百里內爲天子治田。地有遠近。故所輸之賦有此五等之差也。蓋近者精。遠者粗。近者重。遠者輕。各量其力之所任而爲之差也。謂之賦納總者。謂距王城之百里。其地最近。故使幷藁與穅而總納之。故謂之總。二百里稍遠。則納銍。銍、刈穀也。謂割禾燒以納。不輸其藁。故謂之銍。三百里則愈遠矣。故納秸。秸者、藁也。納秸易于納銍。遠則彌輕故也。雖納秸彌輕。然計所直。則四百里猶且納粟。今三百里乃納秸。比納粟則太優。林少穎謂。經文納銍粟米下皆無服字。而此有服字。則知納藁雖輕。其所以相補除。當必在此。顏師古謂。秸、藁也。服者、言有役則服之。王氏謂。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此三百里正在五百里之中。便于畿內移用。故納秸雖輕于粟米。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所輸之輕。此說盡之。四百里、五百里、則尤遠矣。故使納粟

米。蓋愈遠則愈輕。蘇氏謂。穀瑞曰粟。粟瑞曰米。米又輕于粟。此四百里所以納粟。五百里所以納米。此乃遠近輕重精粗之辨也。自百里納總。至五百里米。即上所謂五百里甸服內之五百里也。特上提其總名于上。下則列其遠近所輸物之等差。非于甸服之外又有此五百里也。若其餘服上所當輸之物。上文九州備言之矣。今經文所以但于五百里甸服之內言納總與夫納粟納米。而餘服不言者。蘇氏謂。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故納總等備言于此。若餘服。則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當然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蓋甸服外之五百里。天子將以建侯立屏以藩衛王室。故謂之侯服也。侯服之內百里。采。二百里。則建卿大夫所食之采地。故曰百里采。二百里。則建謂男之邦。故曰二百里男邦。一百里。建采。又一百里。建男邦。則其外尚有三百里之地。故義此三百里之地。以兼建諸侯。故曰三百里諸侯。必先采、次男、後諸侯者。先小後大。小者近而大者遠。故也。王氏謂。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小國易得京師之助。此說是也。若夫周官九服。則不然。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甸服在侯服之外。而采服又遠于男服。遠近之制。與禹不同者。以成周男邦與侯邦雜建于天子故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先王之疆理天下。尤謹于華夷之辨。故其所以畫郊圻而固封守者。尤極其嚴。王畿之外。既封諸侯之國。使小大相維。以為王室之輔。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于要荒之服。故聖人于是名之以綏服。綏者。使之綏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然綏服五百里。則分為二節。其內三百里。則接于侯服。故使之揆文教。揆者。揆中國之文教。若楊子雲所謂五政所加。七賦所養。即所謂揆文教也。蓋以文教為之準也。其外二百里。則接于要荒。故使之奮武衛。是使奮武以衛天子也。左傳。成王封伯禽于少皞之墟。封康叔于商墟。皆啓以商政。疆以戎索。索、法也。蓋尋商之地。在文教所及之深者。惟東方而已。此非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乎。況下文言訖于四海。是四方皆至海矣。少穎此說極嘗然。少穎又謂。以王制考之。堯都冀州。自恆山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此幾內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此千里建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為要荒。誠合經之所載。至于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致之。冀之北距恆山。已接于邊陲。其間何以容二千五百里之侯綏要荒哉。以南致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又在九州之內矣。然自衡山至南海。又千里。揚州之境。自南距海。則九州且包乎要荒之外。是以南致之則太盈。以北致之則太縮。少穎實疑而未知其說。意其必有乘除相補于其間也。惜乎淺陋未足知之。予謂少穎此說極可疑。故特存之。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一段說者不同。大抵有四說。孔氏謂。禹功既加于四海。遂錫元圭。以彰顯之。王氏謂。禹錫元圭于堯。

以告成功。林少穎則謂。此是禹以元圭告成于天。周禮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古者祼神必用圭璧。如周公繫三王。必植璧秉圭。此必用元圭。蓋天色元。事天猶荅璧然也。其曰錫者。與師錫帝。納錫大龜之錫同。胡益之則謂。洪水之初。禹八年于外。事從其宜。不由中稟。蓋堯以是命之。故禹常執圭以覆衆。今水既退。則前之所假。當歸于君。而禹則退處人臣之列。所以告功之成也。詳玆四說。在孔氏則于經文不順。蓋此言禹錫。不言錫禹也。在少穎則于經文不通。蓋此言錫元圭。不言用圭告天也。王氏之說雖近。要之不如胡氏之說詳盡而有理。故特從之。

尚書詳解卷九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誓之作。蓋啓欲征有扈氏。將戰于甘之野。先事于其地以習衆。故其誓謂之甘誓。猶誓于牧野則謂之牧誓。說者多疑天子有征無戰。今此言戰于甘之野。以天子而與其臣戰。則其罪不止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若使有扈之罪止于侮五行棄三正。則分遣將帥問罪誅戮足矣。何至屈天子而與大戰。且召六卿誓戒。若恐不能勝者。唐孔氏遂引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蓋謂堯舜受禪相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其意有扈于此有不臣之志。故不可以征言。象天下之兵寫于六鄉。每鄉以卿一人統之。四方有變。專責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今扈之事。至于天子親率六卿以出。是必方伯所不能討者。則有扈叛扈不臣之甚可知。故特以戰言之。況三正乃天子正朔所在。而有扈怠棄之。是誠不肯受天子正朔。非不臣之意明矣。以戰爲言。又何過乎。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以三苗徐奄比有扈。則知有扈必是頑囂不可訓。特險不臣。故啓率六師以征之也。

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周官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今啓召六卿。則六軍皆行也。季氏謂此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也。周禮地官卿大夫。每鄉卿一人。蓋王之六卿。別有所任。惟此六卿。無事則各率其鄉之政令。屬于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出征。屬于大司馬。所謂乃召六卿。卽此卿也。若以爲王朝六卿。則用兵時。大司馬以主軍政。冢宰面下。撫綏亦屬焉。此說得之。今啓征有扈。至于親帥六鄉之人以出。則有扈之國。其負固不服。取與天子抗衡。而方伯連率不能討。故戰謂之大戰。又何疑焉。啓將戰于甘。乃先事召六卿而誓之。所以責其用命也。然上既言召六卿。面下乃言嗟六事之人者。蓋六事之人。乃屬六事之軍吏士卒也。故下文戒左右與御。亦獨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中。故上召六卿。召其將使率衆而來也。下嗟六事之人。則總誓其衆也。啓既嗟六事之人使聽誓言。于是遂數有扈之罪。謂有扈所以可伐者。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上爲天所剿絕。故我今日之事。非我之私也。奉將天罰而已。蘇氏謂王者各以五行之德而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有子丑爲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夏之傳以此三正爲子丑寅之正。有扈不肯承夏之正朔。故啓伐之。此論五行三正。固已詳矣。而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在夏末有。蘇氏此說。某未敢以爲然。嘗謂有扈、及同姓之國。其爲蔑棄五行三正。此義不必求之太深。要之但歷三綱五常。以爲是昏迷耳。威侮者。專其威虐以侮慢之也。怠棄者。怠慢而廢棄之也。少穎此說甚平易。但經言五行三正。恐難以爲三綱五常。當從蘇氏說。則解五行三正爲切近。若謂改正朔易服色非夏時事。孜孜仲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易服色。此非夏時事乎。五行三正。蓋天所以命人君。使所以君天下者。今有扈威侮而怠棄之。宜其獲罪于天。而天絕之矣。故言天用剿絕其命。則截也。則絕、謂剿而絕之。猶言殄滅也。惟其爲天所剿絕。故啓伐之。乃敬行天罰。非己所私也。林少穎謂。經載誓師之言。無不以行天罰爲辭。蓋苟非行天罰而用兵。是志子殺人而已。何以爲後世法。此說是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啓誓既誓衆。謂有扈有罪。吾將恭行天罰。故于此遂戒勑士衆。使戮力就功也。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主射。一居右。主擊。則一居中。主執馭。春秋左氏傳。宣十六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觀。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人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則在中。主馬之馳驅而已。王良與嬖奚乘。爲範則不獲。爲詭遇則獲十禽。是車之遲速。又在御之良不良也。然此乃凡常之車。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其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度。今此所誓。乃六事之人。專爲主將而言。故當爲凡常之兵車也。然此言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御非其馬之正者。攻、治也。謂在車左而不治其左之事。在車右而不治其右

惟恭行天之罰。

周官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今啓召六卿。則六軍皆行也。季氏謂此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也。周禮地官卿大夫。每鄉卿一人。蓋王之六卿。別有所任。惟此六卿。無事則各率其鄉之政令。屬于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出征。屬于大司馬。所謂乃召六卿。卽此卿也。若以爲王朝六卿。則用兵時。大司馬以主軍政。冢宰面下。撫綏亦屬焉。此說得之。今啓征有扈。至于親帥六鄉之人以出。則有扈之國。其負固不服。取與天子抗衡。而方伯連率不能討。故戰謂之大戰。又何疑焉。啓將戰于甘。乃先事召六卿而誓之。所以責其用命也。然上既言召六卿。面下乃言嗟六事之人者。蓋六事之人。乃屬六事之軍吏士卒也。故下文戒左右與御。亦獨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中。故上召六卿。召其將使率衆而來也。下嗟六事之人。則總誓其衆也。啓既嗟六事之人使聽誓言。于是遂數有扈之罪。謂有扈所以可伐者。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上爲天所剿絕。故我今日之事。非我之私也。奉將天罰而已。蘇氏謂王者各以五行之德而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有子丑爲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夏之傳以此三正爲子丑寅之正。有扈不肯承夏之正朔。故啓伐之。此論五行三正。固已詳矣。而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在夏末有。蘇氏此說。某未敢以爲然。嘗謂有扈、及同姓之國。其爲蔑棄五行三正。此義不必求之太深。要之但歷三綱五常。以爲是昏迷耳。威侮者。專其威虐以侮慢之也。怠棄者。怠慢而廢棄之也。少穎此說甚平易。但經言五行三正。恐難以爲三綱五常。當從蘇氏說。則解五行三正爲切近。若謂改正朔易服色非夏時事。孜孜仲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易服色。此非夏時事乎。五行三正。蓋天所以命人君。使所以君天下者。今有扈威侮而怠棄之。宜其獲罪于天。而天絕之矣。故言天用剿絕其命。則截也。則絕、謂剿而絕之。猶言殄滅也。惟其爲天所剿絕。故啓伐之。乃敬行天罰。非己所私也。林少穎謂。經載誓師之言。無不以行天罰爲辭。蓋苟非行天罰而用兵。是志子殺人而已。何以爲後世法。此說是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啓誓既誓衆。謂有扈有罪。吾將恭行天罰。故于此遂戒勑士衆。使戮力就功也。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主射。一居右。主擊。則一居中。主執馭。春秋左氏傳。宣十六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觀。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人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則在中。主馬之馳驅而已。王良與嬖奚乘。爲範則不獲。爲詭遇則獲十禽。是車之遲速。又在御之良不良也。然此乃凡常之車。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其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度。今此所誓。乃六事之人。專爲主將而言。故當爲凡常之兵車也。然此言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御非其馬之正者。攻、治也。謂在車左而不治其左之事。在車右而不治其右

之事。在車中御馬而御之不以其正。如王良之詭遇者。此皆不恭君命者也。不恭命。猶言不用命。啓既誓衆。謂如上所言。皆是汝等不用命之過。故又勉之曰。用命賞于祖。所以作其用命之心也。又戒之曰。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所以戒其不用命之失也。蓋古者天子親征。戒遷廟之主于齊。御車如無遷主。則以幣帛告祖禰。是行軍未嘗不載祖也。又左傳定公四年云。軍行。祓社釁鼓。是行軍未嘗不載社也。賞于祖。戮于社。此示不敢專之意也。先儒謂左祖右社。左陽右陰。故賞戮之行。亦異其告理。或然也。但孥戮汝之說。學者多疑之。孔氏以謂并殺其子。林少穎以謂不然。潛室亦言孥戮。夫罪之以族。與夫參夷之誅。是乃商紂與秦之所以亡者也。帝王之世。豈容有此。雖漢孔氏謂權以脅之使勿犯。然啓湯既有是言。使或有不用命者。必不免于孥戮。縱謂此所謂戮者。非殺之之謂也。但加恥辱焉。雖加鞭朴。亦謂之戮。孥戮者。猶秋官司厲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蒸。是也。夫從天子而征伐。有不用命。其孥至于罪隸舂蒸。豈爲過哉。又漢書王莽傳舉此言。顏師古注曰。及書甘誓之辭。孥戮之以爲孥也。說者以爲孥子也。孥及其子。非也。秦誓曰。囚孥正士。豈戮子之謂也。此一說于理亦通。由是推之。則少穎之說。既有證據。且不褻啓之嚴刑。故特從之。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林少穎謂。聲詩之作。雖詳見于三百篇。原其所起。實本于虞夏之世。舜與皋陶賡歌。言元首股肱相實以治。其言安以樂。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失邦。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歌雖載于書。其實詩之淵源也。此說是也。太康繼啓而立。盤于遊畋。不恤民事。有窮國之君羿。久懷篡奪之謀。至此。則因其畋遊不反。民不堪命。遂率兵距之于河。使不得返國。其弟五人。亦侍其母以從。畋獵。太康既不得返。其弟五人知危亡無日。故得太康于洛汭。久而不見其歸。遂怨其兄之不君而致國之非其國。故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以寫其憤悱困苦之懷。且憤太康不能守皇祖之訓。遂致此極。故其書謂之五子之歌。以其五人各有歌也。然則此序必言太康失邦者。蓋謂太康爲羿所距。不得返國也。必言昆弟五人須于洛汭者。蓋謂五子與母。雖從太康出獵。其實只止洛水之北。不曾從太康渡洛而南至于洛表。故既爲后羿所距。待于洛北。不見其歸。所以作歌也。此蓋夫子序書之言。欲總一篇大意。故有是言也。五人皆啓子。仲康是其一也。爾雅曰。昆、兄也。下言厥弟五人。則此五人皆太康弟也。今序言昆弟者。唐孔氏謂。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蓋言須子洛北。兄弟五人。此說是也。

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前乃夫子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此乃作書者敍五子所以作歌之意也。林少穎引薛氏說。謂尸如主祭。尸位。猶言主祭之尸。蓋居其位而不爲也。言居位而不能有所爲曰尸者。太康尸位是也。言居位而不敢有所爲曰尸者。康王既尸天子是也。蓋康王居憂。百官聽于冢宰。無與于萬機。故謂之尸。天子非其罪也。至于太康。非有他故。而遊畋忘返。放棄萬機。是誠有棄位之心也。故此言尸位。與羲和尸官意。然則此言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者。蓋謂太康如尸不能有爲。但涅逸于遊豫。以滅其德也。由是言之。則太康尸位。當爲一句。以逸豫滅厥德實爲一句。先儒乃以太康尸位以逸豫爲一句。故其說謂太康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要之。不如前說也。君既以逸豫滅德。則無以得民。而民有二心。故言黎民咸貳。謂於此不肯一心戴太康也。夫國以民爲本者也。今民咸貳。在太康若可悔矣。乃且不知敬懼而樂爲遊豫之事。無有節度。故言乃盤遊無度。盤之爲言樂也。樂于此而不知其非也。太康始盤遊無度。故王都去洛雖遠。方且縱爲畋獵。遠至于洛表。則見其至洛之極處。不但洛本之南而已。故曰畋于有洛之表。蓋夏都冀州。在河之北。洛在河之南。今太康舍宗廟社稷。逾河至洛。非特至洛之南。且窮追禽獸。至洛之表。則其遠可知。非特去王都之遠而又樂而忘歸。且至十旬。雖淹厥百日。猶不知反。則其久又可知。夫古之爲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常恐肘腋之變。蕭牆之禍。起于一旦。今太康畋遊至于洛表。久至十旬。宜乎后羿所以距于河也。按左氏襄公四年。魏傅言。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則窮者。羿之國名也。其曰有窮者。猶曰有扈也。蓋有窮之君也。故言后羿。唐孔氏與林少穎引賈逵說。又謂羿帝嚳射官。古今人同名者多矣。羿當是人名。其所以帝嚳時有羿。帝堯時有羿。又太康時有羿。孟子又言羿者。蓋同名耳。豈有經傳不載名而載號者乎。蓋太康以逸豫滅德。民已咸貳。久矣。今又畋于洛表。則昔之咸貳者不能含忍其不貳矣。此羿所以因民不忍。發兵距之于河。使不得返國。其弟五人。亦侍洛而南至其表。將歸。必由洛而北渡河。此羿此以距于河而絕其歸道也。當是時。太康弟五人者。亦侍其母以從。其畋獵。此恐非。雖不逾洛而南。亦去于洛之汭。然今也羿已發兵距于河。五子進不得。退待于洛水之北。又久而不見太康之返。此所以咸怨。卒至怨之不足。情動于中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焉。蓋先王創業垂統。以貽後人。必有明謨定訓。昭示後世。使有所祖述。今太康荒淫至此。不遵大禹之謨訓。此五子所以述而作歌。以見太康有負于大禹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唐孔氏謂。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作。而辭相連接。自爲終始。是五子相順。自輕至重。非一其二。蓋或是作歌之次。未可知也。林少穎又謂。詩歌之體。一人作則自爲一篇。今乃五人作而共爲一篇。蓋欲及之世。其體如此。如舜作歌于前。其義未足。皋陶賡之于後。乃足其義。此五子之歌。其始言皇祖之訓。而不及失邦之怨。末乃言國亡民叛。雖悔可追。而不及訓謨之言。史官總敍曰。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蓋五子之意。終始先後。互相發明。然後其義乃備。此說是矣。此一章。自民可近。至奈何不敬。皆禹之

胄。所以訓後世者也。故曰皇祖有訓。皇、大也。與禮言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同。謂之皇祖。猶言大祖也。孔氏以皇爲君。失之矣。皇祖之訓。首言民可近不可下者。蓋謂君之于民。勢雖窮壞。然相須以安。實猶心體之相須以生。在人君當親而近之。可也。疎而下之。其可哉。蓋民所以可近不可下者。以民是邦本。本固則國安。民不安則國非其國矣。故又繼之曰。民爲邦本。本固邦甯。禹既言民之所係如此之重。故又言民之可畏。如此其甚。蓋人君所以能爲人上而人畏之不敢慢者。特以其勢力不加于我故耳。億民不我歸而勢一失。則一夫一婦可以勝我。故禹又言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蓋謂自民視我。雖曰爲君。不敢有抗。然自我視民。雖一人足以勝我。我其可不戒哉。若漢武帝。平日千乘萬騎。導前擁後。若不可侮。及微行出獵。乞鄴于逆旅。媼曰。無狀。但有溺耳。欲攻之而幸免。以是知民之所以畏人君者。但勢力耳。一失其勢。則侮者至矣。豈非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類乎。禹既言民之可畏如此。故又言人君易致過失。不可不謹。蓋若以民爲本。一失民。則上失天下。失國。一不慎而三失隨之。則人君于民之怨。豈可待其朋而後圖之。康誥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要無怨則善矣。有則皆足以失民。何待明哉。當圖之于未見之先可也。故又繼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既言人君易致過失如此。故又言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謂民心難得易失。撫則后。虐則讎。以一人而臨兆民。危乎不啻朽索之馭六馬。六馬不逸。則已。如逸。豈朽索能制哉。兆民不離。則已。如離。豈一人所能挽而留哉。惟其可畏。如此。故禹所以終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林少穎謂古車皆四馬。則天子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馬。則兩服兩驂之外。又有兩騑。騑蓋服驂之旁。又加兩馬。則爲六也。蓋天子之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今言六者。蓋言馭多則懼深。以極其可畏。故不曰四馬而言六馬。此說是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前言皇祖有訓。此言訓有之。林少穎謂。蓋上皇祖。故但言訓有之也。迷亂曰荒。蓋好色好敗。精神迷亂。故言荒也。色、女色也。禽、從禽也。內作色荒。謂內荒于嬖寵也。外作禽荒。謂外荒于畋遊也。甘酒、以酒爲美而耽之也。嗜音、以音樂爲好而惑之也。峻宇者。謂高大其室宇也。雕牆者。飾繪其垣牆也。凡此皆驕縱暗主之所爲。故有其一。則無不亡。況兼有之乎。今太康幾兼有之矣。欲無亡得乎。此五子所以取大禹之訓而作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又言自陶唐以來。保民兢慎。故能享國。今則不然。所以底于滅亡也。上二章皆大禹之訓。蓋上引禹之訓以證于前。故下三章皆述太康之事。以明其不能祇奉先訓也。陶唐、謂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則有此冀方。實自堯始。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三聖相授。未嘗失道。今太康乃以逸豫滅德。而失其君民之道。凡自堯至禹。所以扶持成就天下。其紀綱法度。一切亂之。此所以致于滅亡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又言大禹創業垂統。無非可繼之道。今太康棄之也。我祖、指大禹而言也。蓋謂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君臨萬邦。其所以貽子孫者。皆有典章法度。可爲萬世之法。爲之子孫者。不必更張也。但守此法度。無有所失。雖關通其石。和平其鈞。但使權衡適平。則王府已極于富有。不必他求。而用自有餘。則禹之法豈不甚善矣哉。今太康乃以逸豫而荒墜其已成之緒。遂至覆夏之宗。絕禹之祀。豈不痛哉。林少穎謂。法度之無始于權。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平衡而鈞權。是權衡者、法度之所出也。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舉鈞石則五權可推。舉權則度量準繩皆可見。此所以特言關石和鈞也。石言關鈞言和。特變文耳。猶月令言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但變文耳。非石可關而不可和。鈞可和而不可關也。按孫疏太康于河而廢之。然卒立仲康。其後羿雖篡帝相。奪之位。寒浞又殺而代之。浞滅。而少康遂以一旅祀夏配天。是夏之宗卒不覆。禹祀卒不絕也。此章離則云然。以其有滅之之理也。如詩正月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言其有滅之之理。此說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誰侮可追。

此五章和爲終始。前二章專言皇祖之訓。次二章專言太康之失。故此章則怨以終之。林少穎謂此章所以結前義而致其情。其說是也。嗚呼者、嗟嘆之辭也。言嗚呼曷歸者。蓋歎太康爲羿所距。我與母今悵悵然何所歸。故懷念于心。實悲傷而不能已。故言予懷之悲。既悲矣。又念距太康者惟羿爾。萬姓之中豈無憐我而可依以生者。今萬姓又皆以太康逸德。咸有二心。而結仇怨于我。我將歸依誰以免禍也。故又言萬姓仇予。予將疇依。疇之爲言誰也。疇依、爲誰依也。言無一人可依。惟五子自念其無所歸。非特無所歸。又無一人可依以免禍。則死亡近在朝夕。無計可逃。故言鬱陶乎予心。蓋思之于心。憤結積聚。無以寫其愛也。非特憂思在心而已。而見于顏面。有忸怩保羞恥見于顏面。似如而皮厚。故言顏厚也。五子既言其憂憤如此。故實太康曰。弗愼厥德。誰侮可追。蓋謂太康始也。弗能愼德。盤于遊畋。遂致后羿之距。今雖欲改悔。何所及哉。此與盤庚言汝悔身何及同意。林少穎謂。所以易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愛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人之于兄弟。親愛之而已。有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人之于兄弟。親愛之而已。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此可憂。其辱也。此可愧。此五子所以有仁人之心而深得詩人之旨歟。孟子曰。小弁之歌。親親也。親親、仁也。蓋幽王放太子宜臼。將殺之。夫爲人子而將見殺于父。此人情之至痛也。苟于是而不怨。是疏父如路人也。此小弁所以不得不怨。然其怨也。但曰民莫不穀。我獨何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但引咎自責而已。此所爲仁人之怨也。然則太康失邦。五子之怨。不深尤太康。乃若其身之親爲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實于中而發見于外。安能若此哉。孔子作詩取小弁。故于書取五子之歌。其意一也。此說極然。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蘇氏軾左傳魏絳伍員首謂羿逐太康。太康弟仲康立。而羿爲政。仲康崩。子相立。相立。爲羿所逐。逃于斟灌斟鄩氏。羿自立爲帝。國號有窮。羿又淫亂。爲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浞使澆滅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曰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康。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又之遒臣靡。收二斟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及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未祀夏之前。皆羿浞政事之年。如曹操之于漢。司馬仲達之于魏也。胤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所能專明矣。義和者。意其必貳于羿而忠于夏。羿假仲康之命。使胤侯往征之耳。何以知其然也。曰。胤侯數義和之罪。至于殺無赦。然也實狀則止于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亦法吏所辦耳。何至以征伐取之。又況酣酒廢職之人。豈復有渠魁脅從之事。是必强得衆者也。故夫子序書。必曰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此也。必曰胤往征之者。見征伐號令出于胤。非仲康之命。此春秋之法也。蘇氏此說。雖若有理。但少顯以爲不然。少顯謂其舊因蘇氏之論。孜孜氏所載。羿雖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帝之世。相帝、仲康之子也。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乃始見篡。則仲康之世。羿之强威。卒不敢加以無禮者。以仲康有以制之也。按唐書志。辰弗集房。正仲康五年。則胤侯之征。蓋仲康即位之五年也。出征既在五年。今此書乃首言仲康胤侯承王命征羲和之事者。蓋史官紀書于此。推本其意。羿立仲康。方將執其征伐之柄。而仲康沈機先物。于即位之初。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正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以鎮撫南北軍。是則羿之所以欲假借爲威者已。爲胤侯所得。故終仲康之世。不得遏其不軌之謀。然則敍書者所以首言仲康胤侯承王命徂征者。正欲見征伐之柄。仲康收之久已。故今日之征。實出仲康之命也。羲和之罪。雖止于廢時亂日。竟其欲黨于后羿。將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以征之。而其瞽師之辭則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其命之出于仲康明矣。少顯所說。與蘇氏相反。但由蘇氏之說。恐後世亂臣賊子。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夫子猶存于書。則必肆行而不顧于君臣上下之大分。實有所害。故特從少顯所說。而孔氏謂。道聚人而令之。故曰道。周禮撫此官。惟小宰云。正歲率治常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于本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則道人之官。亦其治官之屬也。木鐸、蓋金口而木舌者也。古有金鐸。有本鐸。體皆以金爲之。惟舌有金木之異。木舌爲木鐸。文事則振之。金舌爲金鐸。武事則振之。此文事也。故用本鐸。然所以徇之者。蓋欲在官之師衆。交相規正。人君之闕失。百工技藝之士。各執其藝事以諫。謂如輪扁以斲輪諫齊桓公。皆執藝事以諫之類也。此皆人君責望于臣民者也。愆既令之而不敬其事。常刑之誅。其可免乎。此蓋以刑督之。所以貫其效職也。凡此皆先聖之謨訓也。聖人謨訓如此明甚。今羲和乃以酒荒厥邑。其背于謨訓也甚矣。宜胤侯之整所以先引于前而後數羲和之罪也。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侯遂承天子之命以往征之也。此正作書者序言所以作胤征之意也。或言胤侯。或言胤后。蓋以諸侯入爲王朝公卿。故謂之后。亦如禹稷伯夷稱三后。周公君陳畢公稱三后同意。蓋胤侯時以諸侯入爲大司馬。故亦可以稱后也。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在即位之初年。命征羲和。在即位之五年。今作書者既言其掌六師。即繼以征羲和之事。若出于一時者。欲推原其本。以見仲康之征羲和。征伐所以能自天子出者。非一日之積也。以其當即位之初。即能以兵柄授之胤侯。不爲后羿所篡。此胤侯今日所以得承王命而征也。林少頴謂。蘇氏謂羲和酒淫之臣。貳于羿而忠于夏。如王陵扳楚。諸葛扳哲。尉遲迥扳陷。審如此說。則羲和之罪誠。爲可赦。胤侯乃黨姦怙惡之臣。仲康乃優游失權之主。胤征之舉。乃與王莽大誥同爾。聖人何以錄其書于百篇之內。與堯舜禹湯之書並傳于不朽。竊意羲和之廢職。是衆辜不逞。崇飲于私邑。以謀作亂。豈但廢時亂日而已。此胤侯所以承王命徂征也。詳攷少頴此說。則蘇氏之說誠未可遵從。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自此而下。乃胤侯告之之辭也。嗟予有衆。蓋胤侯將自此而下。乃胤侯誓師之辭也。故言告于衆曰。所以見自此乃胤侯誓于衆。故嗟歎而後言。所以重其事。如所謂嗟六事之人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者。蓋胤侯之言。欲先引古訓。以證羲和之罪。故先言上古聖人有謨訓之言。垂示後世。皆可以爲明明之證驗。定保天下之常法。如下文言先王克謹天戒。至邦有常刑。皆先聖之謨訓也。蓋謹訓之言。謂先王之時。爲之君者。敬畏天戒。時日月蝕。五星變。皆天所以戒飭人君者也。先王則因災省己。所以謹天戒也。爲之臣者。恪守官法。如掌治掌教。各司其局。不敢荒棄其職。所謂有常憲也。惟先王之時。君謹天戒。臣有常憲。如此。故常時之百官。皆竭心一力。修輔于君。修、如交修不逮之修。輔、如輔台德之輔。故爲君者。夫何爲哉。惟明明于上而已。所謂恭己正南面是也。然又不特止此而已。又于每歲之正月。遒迫人者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孔氏謂道聚也。聚人而令之。故曰道。周禮撫此官。惟小宰云。正歲率治常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于本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則道人之官。亦其治官之屬也。木鐸、蓋金口而木舌者也。古有金鐸。有本鐸。體皆以金爲之。惟舌有金木之異。木舌爲木鐸。文事則振之。金舌爲金鐸。武事則振之。此文事也。故用本鐸。然所以徇之者。蓋欲在官之師衆。交相規正。人君之闕失。百工技藝之士。各執其藝事以諫。謂如輪扁以斲輪諫齊桓公。皆執藝事以諫之類也。此皆人君責望于臣民者也。愆既令之而不敬其事。常刑之誅。其可免乎。此蓋以刑督之。所以貫其效職也。凡此皆先聖之謨訓也。聖人謨訓如此明甚。今羲和乃以酒荒厥邑。其背于謨訓也甚矣。宜胤侯之整所以先引于前而後數羲和之罪也。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既舉先王讀訓以證羲和之罪故此遂申言羲和之罪以見其自干先王之誅無所逃于刑誅也蓋先王之時君謹天戒臣有常憲猶恐其未盡又有道人之和使各恭乃職今羲和乃獨以酒自荒不恭乃職故胤侯之誓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其意謂先王之謨訓如此今羲和乃棄德不修若木之顛器之覆而不能自立惟沉溺荒亂于酒畔其所察之官離其所居之次在天五紀如箕畢所謂歲日月星辰歷數者本未常正今羲和乃始擾而亂之故言俶擾天紀俶始也薛氏謂天紀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羲和始故言俶擾天紀如此是自棄其所司者也故言遐棄蓋謂其棄而遠之不親近其事也林少穎謂遐棄厥司蓋遠所主之司遠其私邑此說不然蓋羲和棄職歸私邑上文已言畔官離次矣不應于此又言故知遐棄厥司當爲不親近其所當司之事即上所謂俶擾天紀是矣夫羲和之罪至于如此仲康尚隱忍而未誅則羲和者當改過自新可也今乃至于季秋九月之朔辰弗集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上自天子下至臣庶促遽如此而羲和之四時之官于辰弗集房之事當先事預知告于君使恐懼修省厭消天變今乃沉湎于酒荒淫昏冒不能復有所爲居官如祭尸了無所爲故雖天變如此曾不聞而知之況欲其先事見變以預告于君乎其昏迷天象如此是自干先王之誅者也吾安得而不誅之乎此蓋胤侯之誓謂羲和之誅皆其自取非仲康輕勦天下之兵也辰弗集房其說有二漢孔氏謂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唐孔氏廣其說謂日月俱左行于天日行遲月行速日每日行一度月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已行天一周并遂及日而與聚會故日月所聚會處謂之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此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如房舍之房謂日月所舍止之處計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今乃不合于舍則日食可知據二孔此說則以辰弗集爲日食房爲所舍之處非二十八宿之房胡舍人則謂日月交會之謂辰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遲月行速一月一會必合于黃道赤道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偶相掩蔽則食之矣是日月交會則有蝕今既言不集所舍則不得謂之蝕兼此房乃二十八宿之房非是十二次之舍此言辰弗集房蓋是秋九月日月當朔合于房心之次今也弗集房則是歷之誤非日食據胡氏此說則以辰弗集爲歷誤非日蝕以房爲二十八宿之房非十二次之舍二說相反如此惟林少穎折中之謂胡以辰弗集房爲歷誤夫歷誤至于當合朔而不合朔此非精于歷者不足以知何至昏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故當依孔氏爲日食但孔氏以集爲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所以起胡氏之疑兼胡氏以房爲房心之房致之九月日食實會于大火之次其說頗通但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止可推算知之非能舉目而見則房又不當爲房心之房當是日月所會之舍即昏可謂之房也是所謂房者又當依孔氏說爲所次之舍也按唐書歷志論辰弗集房之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協洽則陽常明而陰亦含章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兼漢書帝紀言東夷北蠻頗未集睦顏師古謂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房爲日蝕明矣蓋此輯乃輯睦之輯謂日月不相輯睦于所會之

舍則蝕也此說極長日蝕之時而瞽必奏鼓蓋日蝕陰侵陽也鼓陽聲所以助陽微陰故奏鼓奏鼓進鼓而伐之也與詩奏鼓衎衎同義瞽樂官也故使之奏鼓左傳文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則日食必伐鼓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主幣之官鄭氏謂及官之屬皆無所據按百官表鄭有二嗇夫職掌斂收賦稅上林亦有虎圈嗇夫鄭元第五倫皆爲鄉嗇夫則嗇夫當是執役之賤者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供救日之役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又有救日之弓矢是救日之時必有此百役故嗇夫馳庶人走蓋所以供此役也孔氏謂馳取幣誤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林少穎謂先儒釋此義皆以周之上文故漢孔氏謂歷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無赦不及時者亦無赦況廢官乎是殆不然帝王雖重歷數然歷官一差至于殺人雖棄棄灰于路步過六尺之誅亦不過此據上文言先王克謹天戒至邦有常刑既舉先王之法以繩羲和之罪而下文遂言惟子間曰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又有救日之弓矢是救日之時必有此百役故嗇夫馳庶人走蓋所以供此役也孔氏謂馳取幣誤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林少穎謂先儒釋此義皆以周之上文故漢孔氏謂歷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無赦不及時者亦無赦況廢官乎是殆不然帝王雖重歷數然歷官一差至于殺人雖棄棄灰于路步過六尺之誅亦不過此據上文言先王克謹天戒至邦有常刑既舉先王之法以繩羲和之罪而下文遂言惟時羲和至以干先王之誅首尾相結文義已足不當謂復指羲和而言當是胤侯戒飭士之辭也按周官法典冢宰掌之教典司徒掌之禮典宗伯掌之政典司馬掌之刑典司寇掌之胤侯掌六師爲大司馬故舉政爲言蓋大司馬法也惟其爲軍法故有先時後時之誅先時謂先師期而進是邀功也若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俱至焉耆故朗期徑入焉耆是謂先時蓋不與大將相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不誅故殺無赦不及時謂後期而至是逗遛也若漢遣從事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監獲居延三萬級亦以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謂不及時蓋與大將軍期而不至以稽延師期亦可以誅故殺無赦此蓋胤侯習師使之如期而進不得先時後時先時以致輕進也後時以致敗事也胤侯既引政典警衆以先時後時之誅于是遂告之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者蓋告以徂征之意也將行也奉將猶言奉行也蓋謂羲和所爲如此非特得罪于君亦得罪于天故言奉行天罰也既言今日之事將以奉行天罰故又勉之曰爾衆士當幷力爲王室討賊助我敬承天子威命可也蓋胤侯之徂征敬承王命以行爾衆士能奮力是助我敬承王命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胤侯上既勉衆士使殲力討賊至此又恐其濫殺無辜故又戒之曰崑山出玉火若炎于崑山之脊則無辨玉石皆悉焚之此其虐固甚矣至于舉天討罪之天吏其行師用兵或有過逸之德不擇良善衆誅並殲則或風烈焰又盛于火之焚崑山故爾衆士不可不戒今日之舉其首惡渠魁大帥在羲和一身而已其他相與黨惡乃羲和以威脅使從者非其本心故我今日惟當殲滅羲和之渠魁其他脅從

者。皆赦而勿治。凡羲日羲羲和之惡而至于爲汙穢之俗者。皆使得以改過自新。可也。此卽湯武所謂伐罪弔民之意也。胤侯旣戒以不得濫殺。則晉師之意盡矣。故又嗟嘆而告之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蓋謂今日之事。當審威斷而期于必行。不可狥姑息而緩其誅也。諸儒解此。多以威爲刑罰。愛爲仁愛。故謂行兵之際。當以刑罰勝仁愛。吁。此申韓之事耳。豈詩書之言哉。惟林少穎謂。此所謂威者。非仁愛之愛。乃姑息之愛也。義和之罪。至于有脅從之惡。將與后羿共爲亂。故必以果斷之威勝姑息之愛。則有濟矣。苟赦而不誅。是姑息之愛也。故雖之以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姑息則無功也。胤侯旣勉以必罰。故又告之曰。其爾衆士。懋戒哉。蓋欲其勉戒無棄我命也。林少穎謂。胤后數羲和之罪。其始止于侮慢天紀而已。而終乃及于脅從之惡。是知羲和之罪不止如上文所言數事而已。必是特其不遜。聚其羣惡。崇飲于私邑。將以助羿爲亂者。若使羲和之罪止于廢時亂日。則執而戮之。特一法吏事耳。何至舉六師征之乎。然其征之而不正名其罪者。蓋若正名其罪。則必窮治惡與。勦根淫源而戮之。而仲康之世。未足以制后羿之姦。故特舉名義和廢時亂日之罪以治之而已。此說是矣。

自奚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此以下非胤征矣。乃逸書序也。唐孔氏謂。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氏以經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篇首。本書在此。故序附此篇之末。其實商書也。此亡書篇名。書亡。難以意度其義。孔氏此以意度爲之說。未敢深信。然序之所言。亦有可攷者。今且始爲之說。奚、湯之始祖也。自奚至湯凡十四世。其間八次遷其所都之邑。唐孔氏按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奚遷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此之謂也。商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是見于經傳者凡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自湯以上。七世未嘗居亳。至湯始居之。故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漢孔氏以此先王爲奚父帝俈。俈居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唐孔氏廣其說。謂先王、天子也。自奚以下。皆諸侯。不當言先王。且世本、本紀、皆云奚是帝嚳子。嚳居亳。今湯從之。則從先王居。謂從帝嚳也。明矣。但孔氏以湯自商邱遷亳。則自相土至湯。都邑不曾遷改。如是。則八遷之說。自奚至相土。三世之內而已。七遷矣。豈理也哉。計相土至湯。其間必更有遷者。但不知湯實從何地遷爾。不必謂從商邱也。唐孔氏此說有理。故特從之。此序言自奚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則此二篇必是言湯居亳。從先王居之事。漢孔氏亦由其名解其義。謂帝告、釐沃、乃告來居治沃土。此以意度也。不敢以爲然。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此又湯征之篇也。此一篇蓋言湯征葛伯之意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孟子曰。葛伯不祀。湯使遣之牛羊。湯使毫衆往爲之耕。則湯之征伐諸侯。蓋始葛伯之不祀。故此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也。伊尹去亳適夏。至作汝鳩汝方。此汝鳩汝方之序也。蓋成湯初無伐桀之謀。見其暴戾如此。意己度人也。

尚書詳解卷十

商書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林少穎謂。書序本自爲一篇。故其言亦有相爲首尾者。不必序其本篇之意。如此篇之序。言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蓋內全無此意。蓋以上篇之序。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故此篇與上文相情而言伊尹相湯伐桀。亦猶洪範上承泰誓、牧誓、武成之序。亦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而箕內殊無勝商殺受立武庚之意。皆是首尾相因之辭。而說者乃以若此之類。皆聖人之深旨。王欲以泰就褒貶之淺求之。非通論也。此說是也。蓋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漢孔氏以此先王爲奚父帝俈。俈居亳。從先王居。謂從帝嚳也。明矣。但孔氏以湯自商邱遷亳。則自相土至湯。都邑不曾遷改。如是。則八遷之說。自奚至相土。三世之內而已。七遷矣。豈理也哉。計相土至湯。其間必更有遷者。但不知湯實從何地遷爾。不必謂從商邱也。唐孔氏此說有理。故特從之。此序言自奚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則此二篇必是言湯居亳。從先王居之事。漢孔氏亦由其名解其義。謂帝告、釐沃、乃告來居治沃土。此以意度也。不敢以爲然。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此又湯征之篇也。此一篇蓋言湯征葛伯之意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孟子曰。葛伯不祀。湯使遣之牛羊。湯使毫衆往爲之耕。則湯之征伐諸侯。蓋始葛伯之不祀。故此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也。伊尹去亳適夏。至作汝鳩汝方。此汝鳩汝方之序也。蓋成湯初無伐桀之謀。見其暴戾如此。意

不待地利。亦壓說也。湯將伐桀。道自陑升。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鳴條蓋在安邑之旁也。林少穎謂。詳玆此篇言商民憚于征役。不欲爲伐夏之舉。故湯告以弔伐之意。則此篇必是始興師時誓于亳邑之辭。既誓而後升自陑。與戰于鳴條之野。然觀序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則似臨戰而後誓者。蓋序文總載其伐桀之詳。而係以本所誓師之語。非是行至鳴條而誓。若牧誓之類也。在舉者當以意逆之。此說是也。

而得之。不可拘于言語之間而失古人之大意。此說是也。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林少穎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湯武誓師之時。桀紂猶在上。言王曰者。蓋史官之追稱也。湯武稱王。必在克夏勝商之後。故武既克商。柴望告成。然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夫武王追王前世。猶待有天下之後。豈其身急于自王乎。漢孔氏乃謂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信如此。則宋勝桀已稱王誓師矣。然下文湯稱桀爲夏王。率遏衆力。是湯猶以王稱桀也。而謂湯比桀爲一夫。可乎。說者又引武成言有道曾孫周王發。則武王當往征之時。過名山大川告神之語。已言周王。則武王已稱王矣。殊不知秦誓但言予小子發。未嘗言王。此武成蓋史氏之文。其言以紀其成功。故言王爾。非當時實言王也。蘇氏說亦與此同。格。至也。猶格汝舜、格汝禹也。蓋湯將誓師。故呼衆庶至前使聽令。故首言格汝衆庶。悉聽朕言也。夫湯、臣也。桀、君也。以臣伐君。是舉行暴戾之事。殊不知湯之伐桀。非湯之伐也。及王有可誅之罪。天命湯誅殛之。湯特率行天罰而已。非湯利桀而行此暴亂之事。故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台、我也。猶言非我小子也。湯自稱小子。猶後世稱寡人。蓋謙辭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二孔釋此。乃以我后爲夏桀。謂湯誓言我所以伐桀者。緣爾衆言我君夏桀不愛念我衆人。舍棄我稼穡之事。而爲割剝之政于夏邑。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有此罪。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今汝衆人又言。夏王之罪。實如我言。夏王非特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非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于此夏邑。汝等皆怠惰。不與上和協。比桀于日曰。時日何時能喪。若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夏王惡德如此。故我今日必于往伐也。詳味此解。既迂迴繳繞難曉。必據如此說。則文意重疊。湯之誓恐不如此。惟林少穎參酌蘇氏王氏二家之說而折中之。其說可從。少穎謂。此亳邑之民。安于無事而憚伐桀之勞。我后指湯也。蓋湯自謂我今日伐桀。本在救民。今爾有衆乃憚其勞。謂我不恤亳邑之民。舍其稼穡之事而斷割以正有夏之罪。意謂我不當變有夏之罪而奪其農時以爲此役。故湯謂我實聞爾衆言如此。俱夏氏有罪。攸關上天。上帝命我弔民伐罪。我實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夏桀之罪。今汝亳邑之民。雖特我自固。謂夏罪雖虐。其如我何。殊不知夏王方且相率遏絕衆力而征役之煩。相率割剝夏邑而賦斂之重。虐用其民如此。故有夏之衆。皆相率怠惰而不和協。相與語曰。桀何時何日而喪亡

乎。我欲與汝殺身以與之俱亡。夏王之惡德如此。其民迫切又如此。豈可與汝亳邑之衆苟安於朝夕。坐視而不救乎。故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言決往無疑也。此說上下文理貫穿。故特從之。說者乃謂。觀湯誓之辭。致行天罰。無復有所顧者。豈其慚德之說出於稅言歟。蓋不然。湯之伐桀。初無伐桀之意也。迫於民情而爲是舉。故始而決於必往者。非利桀也。爲民也。終也。桀既滅。而民共戴商。推湯爲后。故湯誅然而有慚德者。以己初無是心。而民共戴之。故有慚者。恐不知者以我爲篡也。林少穎又謂。湯之伐桀。至于東征西怨。而征北狄怨。而亳民亦至于彊而後從。非其本心。樂爲是舉。此見湯之忠厚。化於亳邑。故其伐桀。不惟湯有弗勉不得已之意。而亳民乃憚子興師。必誓以必往而強其從者。此非湯之盛德。何以及此。不然。則安史之亂。幽陵之民至於以安史爲聖。惟恐其事之不濟。豈至強而後從哉。此說極得亳民不從之深意。故特表而出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數桀罪。不可不征。今必欲往。故於此勉勵衆士。使戮力相助。共成大功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夏衆苦桀如此。則天絕之必矣。故湯所以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尚、庶幾也。謂我之伐桀。非我私意。乃天欲伐而我致之故爾。衆士庶幾輔我。共致天罰。可也。爾誠用我命。我則賞爾以爵賞。爾無以朕言不可信。朕必不食此言。蓋古者以言之虛僞不實者爲食言。以言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爾或不從我誓言。我孥戮汝而無赦。有也。孥戮、前甘誓已解矣。蓋囚奴而戮辱之也。少穎謂。終篇必誘以大賚。繼以孥戮者。誓師之常理。此說是也。胡益之謂。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皆以順天應人。事體宜同。而湯誓泰誓所載。不合甚多。武王伐商。四方諸侯。不期而會。湯之伐桀。諸侯無助之者。武王伐商。而士之人同心同德。湯之伐桀。亳民再三委諭。而終不悅。武王伐商。其誓衆之言。不過曰功多厚賞。不敵顯戮。意緩而不迫。湯之伐桀。則既言大賚汝。又言不食言。既言孥戮汝。又言罔有攸赦。法嚴而意迫。如是不同者。蓋周自文王爲西伯。統率諸侯。至於武王。爲日滋久。故武王舉動。諸侯皆從。湯未嘗爲伯。諸侯不至。固其理也。周民被紂之惡至深。怨而讐之。同心滅紂。非其勉強。商之衆民。粗湯之庶。不被桀虐。不顯伐夏。理亦然也。西土之人怨紂如此。則人自爲戰。何賴賞罰。商民初不怨桀。非有勸戒。無由成功。法嚴意迫。理亦然也。然則商民何以不怨桀。周民何以怨紂。蓋桀無道。湯自庶其民。未嘗受制於夏。桀惡不及商民。故不怨。周自文王爲西伯。服事於商。又有羨農之因。爲商所制。故紂惡及周民。而民所以怨。然此亦曲說也。未以爲然。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腰。伊厥資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二孔謂。湯勝夏革命。變置社稷。欲遷其社。而無人可代句龍。不可而止。故言欲遷其社。不可。胡益之謂不然。社所以祭土之神也。稷所以祭穀之神也。此古之命記。自生民以來。未嘗移易。共工氏之子。配食于社。烈山氏之子。配食于稷。縱有移易。安得謂之遷社。此事之不然者也。湯伐桀。爲民除害而已。非有私怨。豈肯并其社而改之。此理之未然也。蓋遷者。欲遷此而就彼。如遷都之遷。非秋許遷那之類是也。

王者必自立社。謂之大社。所謂右社稷。左宗廟。是也。湯既勝夏而爲天子。謂夏之社宜遷於商之都。而臣屬之意。以謂湯必立夏之後以爲商賓。則夏之社稷可遷於夏後所封之地。不當遷于商都。故言欲遷其社不可。今書雖亡。然詳攷此序所言。則益之所言亦是有理。但解此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之名。乃謂始也欲遷。故作夏社。中也疑之。故作疑至。終也從臣扈之言而止。故作臣扈。此皆强說也。但此三篇必言欲遷社不可之意。經既亡。不可得知。不必如此分別也。夏商伯仲伯作典寶。此又典寶篇之序也。蓋夏師既敗。走保於三嶲。其國之寶器。卽祭天地諸神寶玉之類。皆輸於三嶲。湯追之。桀走南巢。湯於是俘其寶玉以歸。故商伯仲伯所以作典寶。言其得國之常寶也。蓋非國之常寶。則湯必不取也。其書既亡。其義不可攷。此說亦意之耳。未敢自以爲然。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其作也蓋湯旣勝夏而歸。念堯舜禹揖遜相受。授而己始以征伐得天下。恐後世以爲口實。仲虺恐其愛愧無已。有害於惟新之政。故作誥以廣其意。始言天胤夏德而奄愛成湯不庸釋。中言民懷商而愛戴有商爲已弆。終言成湯創業垂統。必思有以永保天命。無非所以廣湯之意。此正仲虺作誥之意也。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者。此孔子序仲虺作誥之意也。漢孔氏謂自三嶲還。蓋以上言遂伐三嶲。故知自三嶲還。要之。此經只言湯歸自夏而歸商也。大坰。漢孔氏以爲地名。唐孔氏謂未知所在。當在定陶歸亳路所經處。此皆意之耳。然亦不必多泥。但是湯歸至大坰。自言有聖德。仲虺於其地作誥。以廣成湯之意。故序書者本其地而言之。謂至於大坰。仲虺作誥耳。若夫陳博士以坰爲郊。言大坰猶言廣野。恐未必然。此言至於大坰。必是有所指定而言。非泛言廣野也。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唐孔氏謂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其下皆仲虺勸湯之辭也。蓋成湯始也迫於民之叢咨。知上天之意所屬在我。故決於必往。無有疑心。今也已勝夏而放桀於南巢。因念吾之伐夏救民。雖曰順天應人。出於不得已。然以分言之。則以臣伐君。以諸侯奪天子之位。雖我之必無所利於其間。而其迹則近於利之者。故念之於心。兀兀而不自安。誠恐後世亂臣賊子。或藉我以爲口實。行其簒奪。故旣放桀於南巢。遂怪愧然慙其德之不及古。而慨然嘆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謂我之聖非有他也。誠恐後世以我爲藉口也。南巢。地名。薛氏謂在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蓋湯伐桀。不遂殺之。放之南巢也。湯武皆爲民除害。然湯於桀。則放之而已。武王於紂。則殺之者。何哉。湯之伐桀。桀避位出奔。旣已竄於南巢。放湯縱而不誅。至於紂。則武王非不欲如湯之放也。攷之荀子。則曰。殺受者非周人。固殷也。攷之史記。曰。武王馳之。紂入鹿臺。衣珠玉。自焚於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之大白之旌。則殺紂者非武王也。說者徒見書有殺受立武庚之文。遂謂殺受者皆武王也。此蓋弗深攷書之過。所

謂殺受立武庚者。乃謂封旣見殺。武王不忍。故復立其子武庚也。林少穎謂。湯之聖。誠謂以臣伐君。其吾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舉爲是。固當然者。其終始之際。一出於誠實。內不自欺。外不欺人。未嘗巧爲文飾以解免。此所以不失爲聖。至於魏文帝旣逼漢帝而奪之位。乃以受禪爲名。且謂左右曰。舜授禹。其實簒奪。欲以舜禹之事欺其臣。其臣可欺乎。故湯自以爲稱亂。而後世不以爲稱亂。皆不自以爲舜禹。後世不以爲舜禹者。誠不誠故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湯王旣言放桀。恐後世以我爲口實。故仲虺於是作誥以開釋於湯。謂昏德如桀。天旣棄之。我不得不伐。勇智如湯。天旣命之。我不得不順天命。故必有如是之勇智。又有如是之昏德。則可以爲成湯之所爲。不然則否。又何愛後世爲口實哉。此仲虺作誥之大意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美其事也。仲虺謂天之生民。各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欲。有欲則皆欲足其欲。苟無主以治之。則人人務足其欲。而爭端生焉。爭而不已。必至於亂。故天於是特生聰明之君。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僞。故見以乂其亂也。是天生民而立之君者。凡以其聰明足以正亂而已。今夏桀乃昏德如此。則非聰明矣。無聰明之德。則必虐用其民。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爲君之道也甚矣。桀旣失其爲君之道。故天於是思民之不可無主。恐至於亂。乃錫湯以智。使之足以有謀。錫湯以勇。使之足以有斷。錫湯以智勇者。蓋將使之揭表儀以正萬邦而已。此又所以發明上文所謂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之義也。蓋桀旣不君。萬國化之。皆爲邪僻。無有一人能出於正者。故天命湯以表正之也。然天所以命湯表正者。豈欲湯外立德。則必虐用其民。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爲君之道也甚矣。桀旣失其爲君之道。故天於是思民之不可無主。恐至於亂。乃錫湯以智勇。使之足以有謀。卽上所謂天生聰明時乂是也。惟天知桀之不君。民不可以無主。故錫湯以勇智者。蓋將使之揭表儀以正萬邦而已。此又所以發明上文所謂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之義也。蓋桀旣不君。萬國化之。皆爲邪僻。無有一人能出於正者。故天命湯以表正之也。然天所以命湯表正者。豈欲湯外立德。則必虐用其民。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爲君之道也甚矣。桀旣失其爲君之道。故天於是思民之不可無主。恐至於亂。乃錫湯以勇智

悟。方且繁衆其黨徒。反欲害湯。簡、忽也。謂賢如湯。則簡忽之。附、親附也。謂不賢而有勢如桀。則親附之。簡賢附勢之人。其黨既繁盛。故我商家雖有邦國於有夏之時。其黨欲害之。如苗有莠。如粟有秕。皆欲鋤治簸揚而去之。以桀喻苗粟。以湯喻莠秕。但言勢危如此。必不見容也。諸儒皆以苗粟喻湯。以莠秕喻桀。言商爲桀所亂。然與下文不相屬。今所不取。惟簡賢附勢之人。爲附於桀。視我商家。若莠若秕。日欲鋤簸而去之。故我商家小大之人。危慄憂恐。罔不懼以無罪見滅。況我于其中盛德之言。猶足聽聞于天下。宜其尤疾之而欲去之也。觀夏臺之囚。則桀欲害湯也甚矣。然桀雖欲害湯。而湯寬仁之德。已足以彰信於兆民。民心已歸。天意默相。雖桀亦無如之何。故仲虺於下文所以必繼以惟王不邁聲色。不殖貨利等言者。蓋言湯有是盛德。民歸則天必相也。葉左丞解劉子之德言乎。此解劉子之德言足聽聞。謂桀之爲以我如此。尚能聞我之德言乎。此解劉子之德言足聽聞。謂桀之爲以我不利己。欲謀去我。雖我小大皆懼不免於非辜。嫉我如此。尚能聞我之德言乎。此解劉子之德言足聽聞。謂桀之爲以我閉一句。文理極通。但於上下文意不甚貫穿。故未敢遽從。

惟王不邁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仲虺上既言湯有盛德之言。足以聽聞於天下。桀欲害之。故此遂言桀雖欲害惟湯有盛德。足以彰信於兆民。民歸則天命亦歸。雖桀亦無如之何。林少穎引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奄天下而有之。天下不以爲過者。惟其未嘗有利之之心而無以天下爲也。苟有一毫利之之心。則民必有不服。故仲虺稱湯盛德。必首以不邁聲色。不殖貨利爲言。蓋謂湯之心清靜寡欲。舉夫天下聲色貨利。不足以動其心。故其伐夏所以無利之之心也。不邁聲色。謂不近婦人也。不殖貨利。謂不蓄財賄也。惟其官有德。賞有功者。皆與天下同其利也。所謂德懋懋官者。謂人能勉於修德。則與無德則亡。賞與罰亡。皆所自取。今湯與桀亡。皆是自取。在湯不足介意也。林少穎謂佑賢輔德。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功懋懋賞者。謂人能勉於立功。我則勸勉之以賞。優其祿廩。桀也。此數句言大抵人君能勉人之輔助與人之侵侮者。皆係其人之自取。猶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嘗容私于其間。其文勢從便相配。學者觀其大意可也。若求之太深。必欲從而爲之說。如王氏所謂佑賢輔德。謂忠良。忠良者。則不勝其鑿矣。此說是矣。蓋仲虺之意。謂天下常理。有賢德忠良者。則佑者右也。輔者左也。如此之類。則不勝其數。此說是矣。蓋仲虺之意。謂天下常理。有賢德忠良者。則人必輔之佑之顯之遂之。有弱昧亂亡者。則人必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理之自然。人君惟當因其有可亡之道。則推而亡之。因其有可存之道。則固而存之。皆當乎理之自然。不以私意介乎其間。則邦國必至於昌盛。今桀之暴虐淫亂如此。湯順常理而放之。是亦推亡之道也。何爲介意不必慙可也。仲虺既言湯之伐桀。乃順乎天理。有不足慙。故又戒之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蓋謂前事誠不足慙。自今已往。惟當日新其德。不有自滿之志。可也。故德苟日新。萬邦皆懷我之德。苟惟有自滿之志。則以爲德止此。不復自修。則非特不能增益所不能。而已爲我有者。亦必隳圮。昔之萬邦惟懷者。亦必變而爲九族之離矣。在湯可不戒哉。言其美。則極致萬邦懷。其效如此之遠。言其失。則極至九族離。其叛如此之甚。仲虺言此。非有他也。誠恐湯懷慙不已。或委靡廢弛。不復以天下爲意。故極言之。使知所畏。知所慕。去其慙而進其德也。故益之又謂。自此以下。所以釋湯之慙也。自此以上。所以戒之守天下也。仲虺謂湯之得天下。在已往固已無愧。湯之守天下。在未來宜戒之。不當有愧也。賢則佑

乃爲伯伐鬲。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仲虺上言湯有寬仁之德。足以彰信於民。故此遂言四方遠望湯來蘇甚切。蓋湯有如是之德。民之

之則不爲不肖者所陵德則輔之則不爲無德者所染忠者顯之則忠有所勸良者遂之則良有所成衆弱則弱有所依玫昧則昧有所改兼者庶之也攻者治之也取亂則有亂之惡者不啻於民侮亡則有亡之逝者知戒於惡益之此意蓋謂仲虺恐湯慙愧不已有啻惟新之政故前既解非慙至此則便之旌別諸侯布宣教令以施惟新之政也此說亦通故特存之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仲虺既誥湯以日新之道蓋德所以能新者本乎中之建中之所以能建者本乎德之大德不大則知有己不知有人安能建中於民中不建則拘於一偏泥於私曲安能致日新之功故仲虺所以必欲成湯勉勵以昭明其德之所謂大者而建中以示民也蓋受天地之中者人性之固有也惟其囚物有遷故陷溺而不知反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將還以其固有之中揭而示之使之率性而行得其所同然苟在我者德未至於大則有所偏倚去中益遠矣何以建中哉是昭大德者乃所以建中於民也王氏乃謂懋昭大德所以極高明高明所以處己建中所以道中庸中庸所以待人高明中庸豈可分二致哉此皆穿鑿之過也然建中雖本乎昭大德而德之所以能大者又在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焉仲虺所以既言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而必繼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蓋言欲昭德以建中又不可廢禮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直內以敬故在乎以禮制心方外以義故在乎以義制事如是合內外之道而胸中恢恢與天地同其大懋昭大德豈有妙于此者乎此昭大德所以又在于禮義也爲人君者誠能如此則德日新而萬邦惟懷矣宜其所以能垂優足之道于後嗣使子孫永保而無斁也故仲虺所以終之曰垂裕後昆曾氏乃謂先儒多以制事制心爲湯所以自制是不然聖人之德既如是廣大又且建中於民豈復有心與事之未制規規然將待於制也以義制事者制民之事以禮制心者制民之心殊不知仲虺此言爲成湯設也非爲民設也豈可謂制事爲制民事制心爲制民心哉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既備言新德之說故此又舉其所聞以終其義蓋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此二句蓋古人之言而仲虺耳所聞者故言予聞曰謂我所聞者如此蓋仲虺上既欲湯懋昭大德又恐成湯行之不力求之不博故復以此儆戒之蓋在我者至足而不自以爲足乃能誠心博求自得其師則忠言日聞雖未必王而王業之成基於此也苟自以爲是而不復資於人親人無一如己者如是則昏昏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而危亡之道此其基也故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仲虺既引此二句戒湯故又釋之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仲虺上所開二句言或王或亡相去如此之異恐人未必信得師必可王自用必可亡故曰好問則裕以能自得師則好問好問則所聞所見者遠人皆樂告以善道故德優裕而有餘德有餘宜其王矣謂人莫己若者亡則自賢而愚人胸

中狹劣曾無所容拘拘自小則取亡之道也仲虺告湯至此盡矣故又歎以總括其義嗚呼蓋歎辭也仲虺此言大抵謂湯之始興既能不遑聲色不殖貨利至於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則始非不善矣所當慎者惟在終而已故自佑賢而下皆所以戒湯慎終之道故此言慎厥終惟其終亦如其始可也故戒湯於此誠能慎終如始於有德者則封殖之昏暴者則覆亡之天道福善禍淫不過如此湯能行之是皆敬大道者也天命豈不可以永保哉永保則傳無窮施罔極不但奉若而已也蘇氏謂湯之懋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愛愧不已以啻惟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也首言榮得罪于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榮必害已終言湯之勳德足以受天下乃因極言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日受夏非己利乃惟無窮之恤以深慰湯之心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以爲無也夫君臣之分放殺之名雖一時臣子之節有不能盡況免議萬世之後乎此說得之

尚書詳解卷十一

湯誥

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于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誥語其衆以伐及之意所以正始也蓋殷厥其命使不得復承大統也此蓋敍書者推原湯所以作誥之意謂既勝夏既黜厥命而廢之武王勝商而武成不言黜及殺武庚封微子于宋然後言黜殷命者蓋湯之伐桀桀并而竄于新都亳邑故作湯誥以誕告萬方故其序所以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林少穎謂湯勝夏有巢湯既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故既勝又即黜其命而不復爲之立後于其所都之國至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紂見殺既遂武王本意故封武庚于殷故都使嗣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及武庚作亂自絕于周然後黜殷命而立微子于宋不復居殷都此說是也林少穎又謂此篇與武成一同皆武功既成布維新之命也然武成本于敍事故自王來自商至于周皆先敍其事之曲折然後告以弔民伐罪之意其敍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此篇既載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又載其作誥之意首尾甚備其敍事則略體雖不同而其辭則皆是始始也皆可以互見也此說極然初益之不知察此乃謂湯滅夏告萬方武王滅商不告者蓋伐桀本以

亳衆諸侯無會者故不得不告武王伐紂友邦冢君無不會者以伐商之意既稔固矣何所用誥此蓋弗深察之過也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此又作書者言湯所以作誥之意也蓋湯既克夏自彼而歸至于所都亳邑萬方諸侯畢朝新服故湯于是作誥以誕告之使知吾之伐夏非吾之私乃天意也自王曰以下即湯作誥之辭也嗟歎辭也歎而後言重其言也重其言所以使萬方有衆明聽其告而不敢忽也然湯之作誥必首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者蓋湯言桀之暴虐失民以亡天下故必推本乎上天所以立君父民之意以見桀之所爲不合乎天心而天絕之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言惟皇上帝猶言惟至大之天命若召誥言皇天上帝也衷者善之本于固有者也陳少南曰衷衷也藏于裏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也若既發則見于表矣蓋天之于民皆降以衷然不能保其不失其常性故爲之立君者非徒尊也將使順斯民之性而安其道則是以爲君矣不然則違天違天則天必絕之矣湯之言此蓋所以繩桀之罪見其不能順常性而綏厥猷故不足以爲君也既言若恆性又言綏厥猷者蓋率性之謂道能順其性則能安其道不能順其性則悖理傷道安能綏厥猷哉林少穎謂詳致此籍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所言相爲表裏湯之此言蓋發于仲虺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既勝桀以有天下而懋德多罪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之乂也故其書但言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又自誥于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爲君者凡以民之有道而俾之綏也故其書至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是以二誥之辭相爲表裏然後湯之懋德可以已此說是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湯上既言我與伊尹戮力爲國衆民請命于天故此遂言我請命于天而上天果然信而有佑助下民之意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遂退伏遠扉竄于南巢故曰罪人黜伏林少穎謂湯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言其得罪于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也湯既言上天信有助民之惡而非人爲桀今已黜伏故造物之禍善嗣淫報應如響無有僭差貴然顯著如草木然民欲殖者則天殖之不欲殖者則不殖蓋湯者民所欲殖而桀者民所不欲殖者也漢孔氏乃謂貴飾也言天下惡阶煥然成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固難曉不如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賊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也湯既言天命固如此然又未敢以必可信故又言惇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者蓋謂天雖可信我亦豈敢恃哉故雖曰使我一人安輯爾萬方有衆之邦家然我未知其不能不得罪于天與夫民也故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惟湯恐得罪于上下故惴惴然內懷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之中言雖得天下而心常以獲戾天民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林少穎謂湯既伐桀恐來世爲口實則當其始履天下之尊而朝諸侯宿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漢孔氏乃爲謙以來衆心王氏則謂湯始伐桀不慊衆言告以必往無所疑蓋有爲之初衆人危疑所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使湯于事未濟則期以果斷濟功事已濟則期以儆戒居業果如是湯之慄慄危懼皆非出于中心之自然孔湯雖伐罪救民然驅民于鋒鏑豈得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如以爲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泰誓言夙夜祇懼則有事之時已懼矣故知湯之危懼非至是而後有也自興師于亳已懼不克濟矣至于既滅天

罰于夏者其寫事彰顯如此故湯道謂我小子于是奉將上天所命之明威討桀之罪不敢肆赦蓋謂今日之事乃奉天威以誅有罪非私意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以知明威而將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今天降災于夏是亦事示之而已故湯所以因是知天命所在遂行討桀也湯既天命命所在然又未敢自專于是又用元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加罪于有夏上天蓋上帝也神后亶后土皇地祇也元牡乃黑色之牲也必言牡者蓋牲必用牡不用牝也正義謂商人尚白牲用白今言元牡夏人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林少穎謂不然此元牡但是一時所用告祭天地之牲不因色以求義如謂湯用元未變夏禮則魯頌言白牡騂剛豈亦未變商禮乎此說是也湯既用元牡告天地請加罪于有夏矣故于是遂求元聖之人與之勉力爲此衆民請命于天蓋民苦桀之虐政命不可保湯伐桀而拯民于塗炭則民始有生全之望是湯告天伐桀者乃爲民請命也元聖即伊尹也蓋湯之伐桀實伊尹之助孟子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湯伐夏救民之謀實出于伊尹故湯嘗言伊尹相湯伐桀此言非求元聖皆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上既言我與伊尹戮力爲國衆民請命于天故此遂言我請命于天而上天果然信而有佑助下民之意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遂退伏遠扉竄于南巢故曰罪人黜伏林少穎謂湯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言其得罪于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也湯既言上天信有助民之惡而非人爲桀今已黜伏故造物之禍善嗣淫報應如響無有僭差賁然顯著如草木然民欲殖者則天殖之不欲殖者則不殖蓋湯者民所欲殖而桀者民所不欲殖者也漢孔氏乃謂賁飾也言天下惡阶煥然成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固難曉不如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賊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也湯既言天命固如此然又未敢以必可信故又言惇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者蓋謂天雖可信我亦豈敢恃哉故雖曰使我一人安輯爾萬方有衆之邦家然我未知其不能不得罪于天與夫民也故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惟湯恐得罪于上下故惴惴然內懷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之中言雖得天下而心常以獲戾天民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林少穎謂湯既伐桀恐來世爲口實則當其始履天下之尊而朝諸侯宿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乃出于中心之誠然者而漢孔氏乃爲謙以來衆心王氏則謂湯始伐桀不慊衆言告以必往無所疑蓋有爲之初衆人危疑所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使湯于事未濟則期以果斷濟功事已濟則期以儆戒居業果如是湯之慄慄危懼皆非出于中心之自然孔湯雖伐罪救民然驅民于鋒鏑豈得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如以爲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泰誓言夙夜祇懼則有事之時已懼矣故知湯之危懼非至是而後有也自興師于亳已懼不克濟矣至于既滅天

于位，則尤不遑寧處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上既言以履大賚慄慄危懼如此，故此遂告我所爲造邦之諸侯，與之更始，使之曉然知上之德意也。謂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誠欲爾衆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從如惟敕樂之從同。蓋無從非常法者，即如康功田功之即。蓋慢遊而至于過者，亦不可就也。惟欲爾衆各守常法，以承天休而已。蓋諸侯之職，能制節謹度，則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貴，長守富貴，豈非所謂承天休乎。湯既戒諸侯，使夫匪彝慆淫之失，而守常典，以承天休。故又言爾誠能如我所言，力而行之，至于有善可稱，則我當度德定位，量德授官，與共天位，與治天職，弗敢掩爾善矣。爾有善，我既不敢蔽；若我自有罪，罪在我身，我亦不敢自赦。其簡別而在察者，又在乎上帝之心。湯言此，蓋人有善惡，人君固賞罰之，汝不可謂人君有不善，無人可誰何者。雖無人可奈何，而上有天焉。我豈可不畏哉。湯既言人君有不善，天必誅之，故此又言人君所以有罪，非必人君一身自有可指之罪。苟爾萬方有罪，則罪亦在我身。蓋天之立君，欲其若保赤而綏厥猷。苟萬方有罪，則是人君若之綏之者不至，故其罪在人君。若夫人君自不能盡君道，而上得罪于天，則其罪又在一人。自當不及爾萬方矣。湯此言又所以深明爲君之尤難也。湯既言爲君之難如此，故又嘆嘆而言曰：爾萬方有衆，尚庶幾以我此言爲可信，而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則非特我國家祉福可保其有終，而汝亦可以終享其安榮之福也。故終之曰：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此又明居之序也。經亡，無所附。其本篇正次于湯誥之下，故孔氏以附于此篇之末。咎單必臣名也。謂明居之篇乃咎單所作也。正義曰：篇之序，此類有四。周公作無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此說是也。但漢孔氏乃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作明居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故其書曰明居。此亦因字而求義，經亡而意度之也，未敢以爲然矣。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此篇蓋太甲初即位，伊尹告以乃祖成湯之成德，故作是書也。謂之訓者，以其有諄諄儆戒之意也。此篇之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說者多疑之。其所以疑者，蓋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賢，遵湯之典刑，太史公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

奠則隊器而已。此經言嗣而孔氏乃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不然者。使太甲果居湯喪。則其宅憂也。必在湯之殯宮。則非所從事于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朝奠。有夕奠。有遷祈之奠。未嘗不在湯之殯。豈逾月遷祔見厥祖哉。以是知孔氏徒按經文。于禮不合。未足遽也。以經文攷之。則太甲實居仲壬之喪。計仲壬之崩。必在太甲元年之十一月。前嗣逾月即位。即以其年爲元年。不待逾年稱元。故知此經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亞者。乃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謂之十二月。殷之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殷雖以建亞之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酺詩。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又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秦以十月爲正。則臘當用三月。而云十二月者。蓋古雖改正朔。猶以夏正爲正月也。此說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已改正月。豈有餘月不改者。故在周時論陰曆之節。雖有以夏時爲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至于史官記載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當時正朔數月者。如春秋春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春秋數月用周正。則此之十二月。蓋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蓋建子之月也。其秦以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書貢禹奏冬十月。蓋是漢武太初元年改用夏正。史官追正月名耳。舊史未必然也。余謂少頗辨。蘇氏以春秋所書乃孔子尊王。故以周正數之。周時數月皆用夏正。今七月四月之詩可見。奚雜秦本紀言以十月爲歲首。則歲首但以十月爲之。則已非改十月爲正月也。但蘇氏解此。必拘遍年之說。則不然。只是仲壬適在十一月崩。故太甲逾月以十二月即位。不必如蘇氏之拘。則其義自通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自此以下。伊尹作書之言也。伊尹既奉太甲以見成湯之廟。于是乃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業之成德。以訓告于王。所謂成德。即下文惟我商王以下是也。既謂之明言烈祖之成德。而乃首言古有夏先后者。蓋欲見天下難保。夏之先后。雖積功累仁。如此子孫一不率循。則亡不可支。而乃祖成湯興焉。蓋欲太甲知所鑒戒也。嗚呼。歎辭也。欲言夏王得天下之難而失之易也。故自禹以下。自桀以上。皆是也。伊尹謂夏之先后。望賢總作。以有天下。方懋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寧。上合于天。故無有天災。所謂無有天災者。謂山川鬼神。皆安其居。而不爲妖。不爲厲。鳥獸魚鼈各爲其子孫。可不念哉。此又伊尹言此一節之意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人紀、人道之紀也。即上所謂立愛立敬者是也。伊尹欲太甲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故言先王成湯當修人紀之時。謂始立愛敬之時也。究其道。雖所守甚約。而所施則甚博。是故以從諫則不敢弗。言有過則改。不逆人言。以不能率乃祖之德。上天降災。以彰厥罪。雖承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爲天所棄。故假手于我有天命

之成湯。使之弔民伐罪。鳥假手者。蓋天之所棄。不能自行誅戮。必借手于人以誅之也。然天之假手于湯使之伐夏者。亦豈私干湯哉。以桀自造可攻之罪于鳴條。故湯遂自亳往伐之。故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也。謂桀有可攻之理。故朕始自亳伐之也。書曰。我不敢動。自爲邑。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亦此意也。少頃。謂伊尹之意。蓋以夏有天下。傳十餘世。三百餘年。方且爲上天所眷。至于鬼神咸安。微物自遂。宜若不可動者。然一爲桀之不率。則不旋踵而顛覆。況我商家肇造未久。苟使太甲不能以夏爲鑒。遂致不率成湯之德。有可攻之釁。則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既言有夏所以失天下之易于前。又陳湯所以得天下之難于後。所以致其儆戒之意也。此說是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上既言有夏子孫弗能率其德。而天命湯伐之。故此遂言湯伐桀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聖人之德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暫天下不祥之事也。雖天下不祥之事。然湯之布昭聖武者。本不期于黷武。而乃在于以吾之至寬代夏之虐政。是故雖用武。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所至之民。無不信而懷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伊尹既言湯有寬仁之德。得兆民之允懷。遂至光有天下。故此下又言太甲嗣湯之位。不可不恐懼于即位之初也。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朝廷之本也。始即位。又人君之本也。即位之始。能致其慎。則終無不慎矣。此伊尹所以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也。然所謂罔不在初者。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蓋人君之治天下。將欲仁被天下。豈必人人而愛之。人人而敬之哉。惟盡吾孝悌之心。立愛。則不必徧愛也。惟愛吾親而已。愛吾親而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愛。以之立敬。則不必徧敬也。惟敬吾之長而已。敬吾長。則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敬。惟其所立在此。而所愛所敬。乃及于彼。此其道所以始立于家邦。而終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及也。此又伊尹數太甲以守約施博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伊尹上既言成湯以神武創業。而太甲繼之。當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又言成湯自肇修人紀。以至于有萬邦。誠爲艱難。然雖艱難。成湯之心。猶不能自已。方且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而爲子孫無窮之計。湯盛德大業如此。且猶長慮卻顧。爲子孫計。不敢自安。則太甲爲其子孫。可不念哉。此又伊尹言此一節之意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人紀、人道之紀也。即上所謂立愛立敬者是也。伊尹欲太甲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故言先王成湯當修人紀之時。謂始立愛敬之時也。究其道。雖所守甚約。而所施則甚博。是故以從諫則不敢弗。言有過則改。不逆人言。以

先古之賢則時若之言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以行而不自專以居上則必明于御下而盡其君民之大德以爲下則必忠于事上而盡其事君之小心蓋湯時爲諸侯出就國則居上入朝桀則爲下湯于居上爲下盡道如此則伐桀之事亦湯之不得已也然湯豈特如此而已又且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焉蓋聖人資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湯于與人則不求其備是以恕己之心怒人而盡待人輕以約之道也于檢察其身則常若不及是以責人之心責己而盡責己重以周之道也惟湯自強修人紀至于檢身若不及所行如此之勤故今日方有萬邦而爲天下之君則其事誠艱難也然常人之情既以艱難于其始則事既遂必有自足之心而少肆其意而湯則猶不能自已方曰敷布廣求賢哲之人列于庶位俾之輔弼于爾後世子孫既得而用之又恐所用之人不能盡殫力佐佑其子孫故又制爲誅責有官君子之刑以儆戒于有位之人是成湯所以望爾後人者甚切矣太甲雖欲不念豈可得乎所謂官刑儆有位者即下文所謂三風十愆之事也蓋湯以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之中而無有節度者敢有沈湎于酒而至狂歌無忌憚者此二者時謂之巫風蓋巫以歌舞事神故恆舞酣歌所以爲巫風言其恆歌恆舞若巫覡然也敢有以身殉貨以身殉色者殉從也以身從之知有貨色而不知有身也敢有恆于遊遨恆于敖獵恣意爲之無有窮已此四者時謂之淫風謂貨色敖遊人所不可免但不可淫過無度今也殉貨色敖遊是淫過無度故謂之淫風敢有侮聖人之言而不敬逆拒忠直之人而不聽其言疏遠耆老有德之人而親比頑愚之小童此四者時謂之亂風蓋聖人忠直耆德人所當親近而尊敬之今乃簡忽而疏遠頑童當斥而遠之今乃昵比是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亂常越禮者也故謂之亂風此三節謂之風者蓋爲之于上而下化之若風之于物鼓之于此而動之于彼也湯既列言三風于上故于下總之曰凡此三風總有十愆蓋謂巫風二淫風亂風各四是三風之中其過失有十事十事者卿士有一在身則必亡國若爲人臣者兒人君有此愆過而坐視不能匡正則以墨刑刑之成湯官刑嚴切如此豈惟訓有官君子雖童蒙之士亦以此具訓之具訓謂詳以訓之也酒誥言文王告教小子則固以此訓之矣伊尹言此蓋謂先王難難創業猶不敢自安方且廣求賢哲輔翼後人又恐所用之人未必盡心輔弼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子孫有過人臣必諫是伊尹所以勤勤進戒亦先王責望之意也辭氏謂墨刑亦重矣臣下不匡而陷入重辟者以國君臣所以匡主宜匡不匡則有亡國敗家之道坐視喪亡而不救其可貸乎此墨刑之施所以未爲過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上言成湯爲子孫計如此深遠故于此又嗟歎言嗣王太甲爲湯子孫當上思乃祖艱難之意祗敬其身而念乃祖也既言祗厥身念哉又言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者謨謀也謂成湯爲爾子孫謀者其規摹甚洋洋乎其大惟規摹至大未易跂及而所以告教子孫之嘉言則甚明白而易知所謂嘉言即

制官刑儆有位之言是也伊尹既言成湯嘉言明白如此欲太甲奉以周旋故又以天命儆之使之知所畏而不敢不勉謂天命去就初不可常保孜孜爲善則天降百祥而治可常享苟爲不善則天降百殃而禍亂隨之天理如此爾太甲誠能爲善則德無小而不興故萬邦皆賴其慶不然則不德無大而必亡故規摹甚宗祀而不可支持漢孔氏謂此伊尹至忠之訓蓋言至此極切也

肆命徂后

此蓋亡書二篇名也與伊訓同序序既見于伊訓之前故此但載二篇名于其下也二篇名存而經亡不知其中所載者何事漢孔氏乃因字求義謂肆陳也肆命蓋陳天命以戒也徂往也徂后蓋陳往古明君以戒之也此皆臆度之說未敢以爲然

尚書詳解卷十二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訓肆命徂后致此三篇及成有一德凡七篇皆是伊尹戒太甲之言然除篇皆因事立稱獨此以太甲名篇者蓋此篇非特作于一日且所主非一事乃自初立至放遂自放遂至復歸于亳始終三年其言皆伊尹太甲反復之言史官于既歸亳之後總序其終始之言作此三篇故總稱爲太甲以其不可以一事名之也林少穎謂經有一篇析爲上中下之別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之類者非其意義也古者簡册以竹爲之編次成篇而竹簡所編不可多也故或析爲二或析爲三以便習讀耳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者此孔子序書之言也此三篇所載其先則序太甲初立不惠于阿衡伊尹懇切進戒而猶不聽故放于桐宮既居桐宮則能悔過伊尹是既終襄而舉之以歸又復反覆進戒故夫子序書推原本始謂太甲既立不明者謂太甲既立昏迷不明不能用伊尹之訓不足君國子民即下文所謂不惠阿衡與王惟庸罔念聞王未克變是也太甲既立不明故伊尹以受顧命之臣再三進戒猶不見聽知其不可以言語口舌感也子是放之于桐而近于成湯所葬之桐宮居憂且朝夕密邇先王而思其所以貽我後人之意冀其憤悱之心而自

改其過。已而太甲居于桐宮。終三年之喪。果能悔過遷善。克終允德。于是自桐宮歸亳。而思用伊尹之言。即下文所謂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厥終。惟厥終者。是也。太甲既歸亳。故史官于是序其始終。作此三篇。而總以太甲名之。故曰作太甲三篇。徐須江謂。統致三篇之義。其文始終先後。既非專于一日。又非同乎一時。則其下當以思庸伊尹爲一句。孔安國于思庸下別之。以爲伊尹作太甲三篇。與作伊訓。作咸有一德。爲一類。失其旨矣。余謂須江此說。謂此篇非出乎一人不可。謂伊尹作太甲三篇。當以思庸伊尹爲一句。作太甲三篇一句。其說固通。若依少穎之說。則于理亦通。少穎謂。此篇雖簡史官所序。而其言則皆伊尹之言。故推本其言之所自出而言伊尹作太甲三篇。以見首尾盡出伊尹之手。據此說。既與伊尹作伊訓。伊尹作咸有一德之言體制相合。兼上言思庸。亦自不失爲思庸伊尹。故此一說所以爲皆通。若以孔氏爲失旨。則過矣。胡益之謂先儒皆謂太甲不明。伊尹歷之。自攝商政。太甲悔過。乃復命之。豈有此理。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若伊尹歷太甲而己自爲政。則一日不可安。況三年乎。此所謂放于桐者。大抵人君既行三年之喪。莞陰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禮之常也。太甲不從伊尹之訓。伊尹因其居憂。未省政事。故遷居桐宮。而序皆者以放言之。質未嘗放也。此說是也。

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

阿衡。即伊尹也。伊尹時爲冢宰。故尊曰阿衡。猶周以太公爲尚父。齊以管仲爲仲父。皆尊之也。伊尹亦號保衡。謂之阿衡。則言其爲人君所保以爲平也。其因名見意。亦猶後言太師太傅太保也。蓋太甲即位之後。伊尹以伊訓、肆命、徂后等書、勤勤進戒。而太甲猶不順其所言。伊尹于是又作書以戒之。林少穎謂。作書者。作爲簡策之書。以陳其勤戒之意。若後世之章疏也。蓋前篇明言烈祖之成德。則以言告之。此則以簡策告之也。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者。謂成湯知天命可畏。故兢兢業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一言一動。皆不可忘。是謂顧諟。惟成湯能顧諟而不敢忘。故上以承天之神下以承地之祇。以至社稷宗廟。無不致其祇敬嚴翕之心。誠意作孚。故穆香之德。感于神明。而天紹艱之。遂集大命于其身。使之克有天下。而撫安萬方之民。惟湯能膺天命而安天下。故伊尹所以能左右輔翼其君。以奄宅此天下之業。故嗣王得以大承其緒。蓋謂非湯自能克慎厥位。則雖伊尹亦無所致其左右之力。而嗣王亦無以享盈成之業也。伊尹即伊尹之名也。言尹躬。猶言伊尹之身也。唐孔氏以尹非名。謂伊尹名摯。湯得之以尹正天下。故號曰尹。人皆呼爲尹。亦以尹自稱。此不然也。林少穎謂伊尹言湯以七十里有天下。蓋寅畏以感天地神祇之心。則湯之受天明命。非自外至也。故伊尹作書所以首及于此。此說是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伊尹上既言成湯能慎德。故伊尹得以左右而太甲得以纘承。其義猶未足也。故又言有夏之時。君相之間所以有終不終者。以爲太甲之鑒戒。及都安邑。其地在亳西。故謂之西邑夏。夏在商前。其事在伊尹之前。故言先見。伊尹謂。我先見當時有夏先世之君。自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有終。故爲輔相之業。伊終其輔相之業。其後嗣王業既不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無終。故爲輔相者亦不能終其輔相之業。伊尹言此。蓋謂湯之顧諟天命。盡其嚴畏之道。可謂自周有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今太甲苟不能以忠信自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言欲使我致其克終之效。惟在嗣王先能有終而已。故嗣王誠不可不戒。所戒者。惟當盡其爲君之道而已。若爲君而不能盡其爲君之道。則忝辱乃祖矣。太甲可不念哉。此正伊尹言此之意也。施博士謂。忠信所以謂之周者。以作僞則心勞日拙。而所爲常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無僞故周而無缺。此說則然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歲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庸、常也。言伊尹書之所戒。非不深切著明。太甲但以爲常。而心未嘗念。而耳未嘗聞。伊尹自念先王付託之重。義不可以不盡。遂已而不言。于是又陳先王未明求衣。勤求賢士。以啓迪後世子孫。其所以如是者。蓋以奠大之基創之可越厥命以自覆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蓋晦而未明之時也。言成湯勤勞國家。未明而起。大明其德。坐以待旦。既且又必廣求賢俊。羣之士。以開啓導迪後世子孫。其所以如是者。蓋以奠大之基。創之在我。守之在後人。故求賢以輔之者。欲其相與保丕基也。今太甲既承其基緒。要當善繼善守。不至違越成湯付托之命。以自取覆亡。可也。惟慎其儉德。而懷念其長久之計。使先王奠大之業。至太甲而愈固。不至中絕而已。蓋人心奢則放。儉則收。心放則欲敗度。縱敗禮。如唐明皇侈心一動。而極天下不足以窮其欲。故未幾盜起函陵。而不知。豈能思遠圖乎。惟儉則外無所玩。內無所泪。心無外慮。必能念長久之策矣。此伊尹所以必欲慎儉德以懷永圖也。既欲太甲慎儉德而懷永圖。故又取成人張機取喻事以喻之。機、弩牙也。括、矢末也。度、其所準望者。蓋正謂人君之治天下。不可率意而行。惟當慎儉德。懷永圖。而後可。譬如成人張弩于機。不可妄發。必退而省察。而矢括合于所準望之處。然後釋故之則發無不中矣。伊尹既以虞人張機之事。警人君當慎儉德。懷永圖。而行事。又恐太甲未知所謂儉德之說。故又明告之曰。儉德不必求諸他也。但敬爾所止。所止、即君心所止之處也。君心所止于仁者是也。言太甲欲求儉德。但敬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已行而行之。則所謀者無非儉德。而所懷者無非遠圖也。伊尹告戒之辭。既盡矣。故又誘掖之曰。王誠能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則我心喜悅。其能無負先王之付託。而王亦可以有萬世無窮之令聞也。故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有稱美之辭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者。謂伊尹叮嚀反復。告之甚切。而王猶安于不善而未能變于善也。王既未能變于善。伊尹于是告于朝曰。茲乃恣行不義之事。循習不改。且與性俱成。蓋性者。天性之自然。不待求而得之也。不義之事。乃人所自作。非出天性。今太甲爲不義。循習之久。亦若出于天性之自然。如所謂習慣若自然者。即習與性成也。所習如此。則安于不義。不可以言語勉矣。故伊尹于是知太甲不可以理告。當以勢動之。故言我今但使之不狎習于不順之事。而放僻邪侈之習無因至前。既以息其外馳之心。且以動其哀戚之情。而作其愧恥之意。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雖不諄諄然誨之。而自反于善矣。于是營于桐宮成湯之葬側。使之居之。朝夕密邇先王之訓。無使終其世遂而不反也。記曰。墟墓之地。欲其速于自盡而民哀。是以伊尹所以必置太甲于桐者。蓋奪其嗜好之習而置之哀戚易感之地。欲其速于自盡艾也。惟伊尹能若是以格其非。故太甲往桐居喪。果能思念其祖而終于允德也。林少穎引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蓋君子教人。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謂之有私淑艾。道之弗從。誘之弗遂。君子猶不忍棄。而私以善治之。使之憤悱啓發。入于義而不知。此不屑之教誨也。伊尹于太甲。誨以諄諄聽之。蔑以加矣。蔑度其不可教。則營桐宮以居之。以咸劭其哀戚之情。此非不屑之教而何。然以不屑之教而名曰放者。蓋太甲所以敗敗度敗禮而不聽伊尹之訓者。其意謂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我雖無道。有伊尹之佐。必不至于亡。其所見如此。非有以摧折激勵以生其憂患之心。則終不可正。遷之桐宮。而命之曰放。蓋示以將廢而不得立。彼必憤悱而反于善。此放之乃所以教之也。然則使太甲終不改則奈何。是亦廢之而已。謂遷于桐宮。則處于天理人情之極處。處其極而猶不自反。是無可望也。雖與天下其廢之。可也。世徒知伊尹之放。而不求其所以放之之意。故孟子發明其心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此言循常而盡矣。少穎此說。雖與前胡益之論伊尹放君之事少異。要之于理皆通。故當存之。陳少南又謂。伊尹放太甲。使太甲終不明。伊尹終棄之歟。抑知其有思庸之資而姑放之歟。考書序不言太甲不明。而言太甲既立不明。是伊尹既授天下。猶于桐宮。故狎于不順。嘗然則伊尹舉是以汙其身而善其君乎。此說與少穎雖異。然亦通。故存之。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伊尹既以太甲不惠阿衡。遷于桐宮。密邇先訓。今既改過思庸。克終厥德。可以即政。又適當三年之喪畢。冢宰攝政。至是可歸。故伊尹于是因其去凶即吉之時。以冕服奉之歸于亳。故又作書以勉之。即下文所言是也。此篇蓋自桐歸時事。故作書者推原其本意。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也。蓋仲壬以太甲元年十一月內崩。今太甲即位三年十二月朔。即二十五月而祥禫之祭已畢矣。故可以去凶即吉也。伴氏謂。先儒論三年之喪則同。而月數或異。孔穎達則謂二十五月喪終。合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之文。孔安國則謂二十六月喪畢。合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鄭康成則謂中月爲間一月。爲祥後復更有一月。今按伊尹言元祀十二月。此篇言三祀十二月。正合禮經二十五月喪畢之義。則二十五月喪畢也。二十七月喪終者。周制也。曾氏之說。理恐誠然。冕冠名也。謂之冕服。當是衮冕之服也。余嘗謂伊尹之志。其自知則在遷太甲于桐之日。人之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亳之時。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以其于遷之之時已有舉之之志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居桐。既克終厥德。故伊尹奉以歸亳。既歸之後。喜其能處仁遷義。不墜成湯之業。于是作爲簡册之書。以稱美之曰。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蓋民生各有欲。無主則亂。君非民則無以君四方。故得乎邱民則可以爲天子也。惟君民之間相須如此。而太甲昔也乃不明于德。則民無賴以爲生。民無以爲生。則商之爲商未可知也。尚賴皇天眷顯佑助我商。不使成湯之基緒一再傳遂泯。由是使嗣王者能終其德。嗣王能終其德。則民之所賴以相正而生者得矣。民得以相正而生。則商家之所以君四方者可以永保矣。此所以實爲萬世無窮之休美也。林少穎謂。太甲能終厥德。實伊尹之力。今伊尹乃謂皇天眷佑者。雖一時謙抑之意。然亦若天有以使之然者。成湯之後。宜徐邳所鍾。無有不善者。而太甲爲之孫。始皇之後。宜徐偃所鍾。無有不善者。而太甲爲之孫。宜商祚遂殄矣。然成湯以寬仁有天下。豈應一再傳而遂亡。故太甲雖欲縱。而乃能克盡允德。此無他。天以湯社稷有必存之理。則雖太甲爲孫。宜商祚遂殄矣。然成湯以寬仁有天下。豈應一再傳而遂亡。故太甲雖欲縱。而乃能克盡允德。此無他。天以湯社稷有必存之理。則雖太甲爲孫。而終不亡也。扶蘇爲子。秦若可存矣。然始皇庶用其民。荀扶蘇立。則秦未遽亡。故始皇崩而扶蘇以罪死。秦遂以滅。此無他。天以秦社稷有必亡之理。則雖扶蘇仁厚。而不得存也。以是知太甲悔過。雖伊尹之力。亦天有以使之然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厎烝。乃終有辭。

伊尹上既嘆美太甲能終厥德。故王于是拜手稽首。謝其前過。首氏謂拜手者。手至首。稽首者。首至手。致恭之極也。先儒皆以拜手爲首至手。稽首爲首至地。既手至首。乃復曰頭至地。此說恐誤。按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類。則稽首繞人於下衡而已。何至于及地也。竹子此說。似乎有理。臣之見君。則用此禮。今太甲于伊尹乃如此者。蓋盡其禮以敬師保如此。伊尹既美其能終厥德。故太甲于是拜手稽首以述其自艾之意也。謂我小子昔也以不明于德。喪其固有之良心。而自玉子不類。不類。猶云不肖。詩曰。克明克類。惟克明故能克類。今太甲不明于德。所以自底不類也。惟其自底不類。故欲以敗其度。縱以敗其禮。王氏謂。欲者。廣其宮室。侈其衣服之類。欲而無節則必敗其常度。縱者。隳其志氣。弛其言貌之類。縱而無已。則必敗禮節。此說比諸儒爲長。要之。多欲必縱。肆縱肆必多欲。不類之人。必有此失。此其以所敗度而敗禮。惟太甲自底不類。有此二失。伊尹戒之。不能自改。故至遷桐而罪戾皆太甲自速召之也。太甲既知遷桐之戾。乃其自速。故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謂

遷桐之辰。非天所致。乃己自爲。此所以不可逃也。孽災也。災初生有牙蘗也。天作孽。謂己無以致之。而其災出于天之所作者。蓋無妄之災也。故可以遠避。若乃欲敗度縱敗禮。則自作之災蘗也。其召災于身也必矣。其可逭逃也哉。太甲既言遷桐之罪。乃己自招。于是悔其既往背師保之訓。謂我前此違背伊尹師保之教訓。不能修德于其初。今幸知悔。庶幾有顧于伊尹匡救之德。圖以善其終也。蓋太甲于是始知伊尹之忠。而望其啓沃。此卽序訓之思庸也。

伊尹拜手稽首。既答其致恭之禮。且告以治天下之要術也。蓋伊尹前喜其能悔過。既言君臣相資以生。今太甲克終厥德。則必可以君民。故此遂以治天下之術告之。使之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身修則惠及斯民矣。故首言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蓋謂天下國家。其本在身。人君能正心誠意。以修其身。使允信之德協于羣下之心。然後可以爲明后也。蘇氏謂。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其從非僞也。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德出于誠心。未有能至者。是協于下必在有允德也。伊尹既言人君當修身以治天下者。又以乃祖成湯之允德所以協于下者。發明其意而蓋其義也。蓋先王成湯。惟能修身以治天下。故能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于困窮之民。則能子惠之。深仁厚澤。無所不被。民之服其命令者。無有不悅。非特亳之民悅而與戴湯相並有邦者。其鄰國之民。亦能望其來曰。後我后后來無罰。蓋是時諸侯皆化桀虐政。奈毒其民。獨湯能子惠困窮。此所以望湯之來。以湯既來。則可以免刑罰之苦也。湯所爲既如此。太甲繼之。可不懋勉其德。親上帝。古者祭上帝必以肇造者爲配。此曰配上帝。蓋是願爲太祖而克配上帝。今太甲嗣其令善之基緒。可不夙夜庶幾鑒視成湯所以懋德者。率而行之哉。能懋德。故能克配上帝。伊尹既欲太甲鑒成湯而懋德。又恐其以成湯爲不可及。故又以升高陟遐爲喻。蓋謂成湯之德固高矣遠矣。太甲必欲跂而及之。非一朝一夕可能也。譬之登高不能自至于高也。自下者始。登之不已。終必至高。譬之行遠不能自至于遠也。自近者始。行之不已。終必至遠。成湯之德。固不可及。積徵小而至高大。亦在勤以行之而已。伊尹既告以太甲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又未必太甲能知其所當先者。故又告之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蓋人君者。下焉惟億兆之所倚賴。一有輕之之心。則乖離之。釁生。必難之而後可。上焉有宗祖之付託。一有安之之心。則亂亡之基兆。必危之而後可。蓋民事能思其難。則必能思艱以圖易。天位能思其危。則必能恐懼修省。無一朝之患。人君懋德。不越是二者而已。惟在慎終于始而已。蓋欲慎其終。必于其始慎之。如升高必自下。如陟遐必自邇。慎之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道同道。罔不興。致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申。重也。謂伊尹前既反復告太甲。至此又重告于王。又蓋其告戒之意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事也。蓋伊尹以太甲自邏桐之後。悔過思庸。既復天位。伊尹既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

以見其喜之之意也。又告以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明后。以見治天下之要在此而已。亟此。又恐太甲中人之性。易以流溺。始雖以遷桐之愧。能自改悔。既厭天位。未必不復爲聲色嗜欲之所變遷。故伊尹于是又爲之稱道夫天人鬼神之際。所以禍福吉凶向背者。惟在善不善之間。初無可以常保之理。蓋所以發動其恐懼修省之意。而成其克終之德也。伊尹之意。蓋謂天無私親也。能敬天者。則天親之。不然。則求其親。不親也。民本無常懷也。能仁民者。則民懷之。不然。則雖求其懷。不懷也。鬼神本無常享也。能誠以事神者。則神享之。不然。則雖求其享。不享也。夫民與鬼神無常如此。則人君處天位如此之難。故又言難難哉。伊尹既言處天位如此之難。故又言難難矣。有德則治。無德則亂。故爲人君者。誠能與治世同道。則無有不與。與亂世同事。則無有不亡。治亂興亡。在德不德而已。而所以德不德者。又在所與如何耳。則人君能愼所與。而與治同道。不至與亂同事。豈不足謂之明明之君哉。林少穎謂。治言同道。亂言同事。言治難則亂易也。故蘇氏謂。堯舜讓而帝。燕噲讓而絕。湯武行仁政而王。宋襄行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與也。必同道而後與。道同則事未必同也。周厲弭謗。秦皇禁偶語。周景鑄大泉。王莽詐作泉貨。糾積聚鉅橋。隋煬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無不亡。此說蓋之。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伊尹上既言天民鬼神無常如此。有德則與。無德則亡。故于此遂言先王成湯。惟知天民鬼神無常如此。于是勉敬其德。無時豫怠。是以自七十里。伐夏救民。以有天下。終爲商人之太祖。而克配上帝。所謂克配者。有二說。一說謂湯能懋德。故其德足以配天。爲君謂德與天合也。一說謂周家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古者祭上帝必以肇造者爲配。此曰配上帝。蓋是願爲太祖而克配于上帝也。二說皆通。成湯惟能懋德。故能克配上帝。今太甲嗣其令善之基緒。可不夙夜庶幾鑒視成湯所以懋德者。率而行之哉。伊尹既欲太甲鑒成湯而懋德。又恐其以成湯爲不可及。故又以升高陟遐爲喻。蓋謂成湯之德固高矣遠矣。太甲必欲跂而及之。非一朝一夕可能也。譬之登高不能自至于高也。自下者始。登之不已。終必至高。譬之行遠不能自至于遠也。自近者始。行之不已。終必至遠。成湯之德。固不可及。積徵小而至高大。亦在勤以行之而已。伊尹既告以太甲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又未必太甲能知其所當先者。故又告之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蓋人君者。下焉惟億兆之所倚賴。一有輕之之心。則乖離之。釁生。必難之而後可。上焉有宗祖之付託。一有安之之心。則亂亡之基兆。必危之而後可。蓋民事能思其難。則必能思艱以圖易。天位能思其危。則必能恐懼修省。無一朝之患。人君懋德。不越是二者而已。惟在愼終于始而已。蓋欲愼其終。必于其始愼之。如升高必自下。如陟遐必自邇。愼之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

伊尹既言人君懋德。在愼民事。保厥位。又恐其盛于諂諛之言。而德或不終。故又言。有言逆于汝心。是

拂耳之言也。拂耳之言不可以逆己而遂怒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道。便其言果合于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逆耳而當從之也。有言遜于汝志。是順耳之言也。順耳之言不可以從己而遂喜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非道。果非道。則固詔諛之言也。雖順耳而當拒之也。逆順之際。一斷于道。今也必欲知其道與非道之異。則不過慎思力行之而已。故伊尹于是又嘆而言之曰。弗慮則不猷。欲其慎思也。弗爲則不成。欲其力行也。慎思力行。則慮獲矣。爲成矣。此一人所以元良也。元大也。良善也。謂一人大善也。一人大善。則知道與非道之異。故言之道耳者。不可以惰拒也。順耳者。不可以惰受也。若子在位。而小人不得容其間。此萬邦所以莫不正也。萬邦既正。則天下無不治之事。常人之情。必至于作聰明而亂舊章。矜功能而敗成效。故伊尹所以又戒之曰。治功如此。則爲之君者。恪守常德可也。豈可輕信辯口之言。而亂先王之舊政乎。爲之臣者。見功成名遂。退其位可也。豈可要寵利。以成功自居。而不退哉。惟君臣交相道。其慎惟和惟一。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此篇謂伊尹致仕告老而歸。又恐太甲執德不固。復怵利欲或變前守。故又作此咸有一德之書以丁寧告戒之。所以終其拳拳愛君之意也。此書名一德。唐孔氏謂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書以戒之。故經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言己與湯皆有純一之德。而亦不可不用一德之臣也。此書下文又言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太甲爲君。故不可不一其德。而亦不可不用一德之臣也。此書所以謂之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此咸有一德四字。蓋篇名也。書于書序之下。皆拂篇名。蓋常惺也。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者。此作書者言伊尹作此書之本意也。蓋太甲居桐。自怨自艾。既終喪。伊尹以冕服奉而歸于亳。還復政事于人君。太甲遂告老而歸。又念太甲欲敗度。縱敗禮。習于不義。居于桐宮。改過遷善。然歲仁遂義。又未久也。苟一旦履萬乘之尊。嗜欲奪之。難保其不變厥德。于是歷陳天人之應。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庶幾太甲克終允德。故作書所以言陳戒于德也。自天難諶以下。即伊尹陳誡之辭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諶。信也。天難諶。謂天難信也。天難信者。以其福禍興亡之命初無常也。然命雖無常。而德惟可常。故能常其德。則其位可以永保。所謂常厥德者。謂恪守其德。始終而不變也。故德有常。而天命亦有常。苟德且無常。則九有且不可保。況能保天命哉。九有。即九州也。蓋及商周皆用禹貢疆理之法。以天下爲九域。故言九有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伊尹上既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有常。于是引及桀所以失天下。成湯所以得天下者證之。又王、指桀也。庸、常也。謂夏桀不能常其德。幽則惟于神明。則虐于民。民怨神怒。故皇天棄而不保。既又念天下不可無主。故察視萬方之衆。將擇其有天命者。開啓道迪之。其所以啓迪有命者。蓋將眷顧于天而求一德。是時惟我伊尹之躬。與其君成湯。皆有純一之德。上足以當天之心。故受天明命。有此九州之衆。遂革夏正而有天下。林少穎謂革夏正者。又以建寅爲正。湯革之始。以建丑爲正。是革正爲用商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于湯。而武王因之。道以建子之爲正。故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說是也。伊尹言此。謂天命無常。有德則與。無德則亡。桀無德而湯有德。此所以伐夏爲天子也。欲太甲以此爲戒而勉于德也。吳蘊古謂。人臣言及君也。必先君而後己。其論成功也。必推美以歸于君。今曰惟尹躬暨湯。則先己而後君。曰咸有一德。則被此均敵。初無避辭。豈伊尹懵于爲臣之禮哉。自古論伊尹者多矣。惟孟子知其心。故號于世曰。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夫相湯伐桀。救民于水火。未足以見其自任。相太甲繼湯。既立不明。則放之桐。克終厥德。則舉之復辟。今告老去位。陳戒于德。則曰。我與先王同是一德。上常天心。以受天下。則其事皆在我也。太甲其得忽而不聽乎。推此。則足以見其自任之實也。此說極善。

伊尹上既言湯以一德受天命有九有。故此又申前意。以盡其義。言湯所以受天明命者。非天之私我商家也。惟天之所助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天佑之也。其所有九有之師者。非商之求于下民也。惟民所歸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民歸之也。惟天佑民歸者在于一德。故德既一。則動無不吉。德二三。則動無不凶。蓋德之一則德之吉也。以吉德而動。豈有不吉者。德之二三。即凶德也。以凶德而動。豈有不凶者。惟動之吉凶。在德之一與二三。故繼之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蓋謂德一則吉。二三則凶。所以不僭差者。在人而已。惟其在人。故天之降災祥。亦因其德如何耳。天本無心也。林少穎謂。此書既曰一德。又曰常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所以悠久而不變者。亦惟一而常而已。伊尹之意。蓋謂人之立事。無不鋭始而難初。至中則稍怠。末則圖漫而不振。今太甲雖能處仁遷義。于憂患之餘。懼其歷年之久。遂至豫怠圖漫而不振。此伊尹所以丁寧而堅其意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伊尹前篇既論吉凶之理。在德之一與二三。于此又戒使不可不自修其德。蓋太甲居憂之初。其萬幾皆伊尹自任。安危治亂。伊尹實常之。今太甲既踐天位。伊尹復正厥辟。告者而歸。不復以庶政自關。則太甲言動之間。始足以係天下之治亂。故將歸之際。不得不盡其丁寧之意。謂嗣王太甲在桐之初。未受天命。今既復政。則始受天命矣。受天命而言難天命者。謂受命可不新厥德也。蓋太甲在桐之初。未受天命。今既復政。則始受天命矣。受天命而言難天命者。謂受命

在身。如衣被其服而在身也。太甲既新受服天命。正欲端本正始。以新天下之耳目。尤不可不新其德。故伊尹既戒太甲不可不新其德。于是又言所以能新其德者。惟在終始惟一而已。終始惟一。乃所以爲日新之道也。故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衆人所謂新者。徒謂今日變某法。明日易某令。以數變更爲新。不知聖人所謂新者不然。始乎如是。終乎如是。終始惟在于一德行之既久。則所聞日廣。所見日多。故能日日新又日新也。如天地之運。終古不變而四時之氣。俄而春。俄而夏。又無一日不新也。詩所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即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也。伊尹既言新德之說于上。于是又謂德之所以新者。固在于終始惟一。又本乎得賢以用之。故繼之曰。任官惟賢才。蓋謂凡在朝之官。皆擇賢而用之。或君德之不一。必能左右輔翼以成其德也。任官既得賢才。而在王左右。若侍御僕從之類。又不可不得其人。故又曰。左右惟其人。蓋賢雖已任官。苟左右非人。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而賢不得安其位矣。蓋賢才所以不可不用者。以爲臣之職。以之爲上。則欲成君之德。爲下。則欲治天下之民。蓋其職在于致君澤民者。此四爲字。皆當作于僞反讀之。惟臣之所職。其大如此。故爲人君者。于任用之際。當視之以爲難。而不可以爲易。當持之以慎。而不可失之于忽。既難既慎。不敢任用非人。于是又與之和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同德。相與大有爲于天下。可也。故伊尹既言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所以必繼之以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伊尹上既言人君之德。欲純一而不擾。常任賢才以爲助。故此遂告之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欲其併謀兼智。合以爲公。而無偏黨也。蓋謂新其德。無一定之師。凡主于善者。皆在所師也。然亦無一定之主。苟合于一職。而咸以成就吾之常德者。皆在所主也。蓋人君惟能知德無常師。而主于善。知善無常主。而協于一。則其心必無繫客。而兼容天下之善。以成吾一己之德。如是。則賢才必用。而小人必不能間矣。苟爲不然。則必有繫客。而不以公。則小人得以窺伺而迎合其所好。如此。則偏聽而不能併謀。又何賢才之能用哉。此伊尹所以欲太甲有善即師之也。人君既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發號施令。而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人君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其心公而不私。不私。則其心一。心一。則其言不期大而自大。此人所以知其言之大。因言之大。而又知其心之一也。夫人君修德而萬姓咸稱之譽之。則其高明盛大無以復加。上則可以綏安先王之寵祿。下則可以底定烝民之生矣。故繼之曰。克紹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哉。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前告太甲以一德之說。反復懇切。既已盡矣。故于此又告太甲以觀省之說。知其所觀省。不敢不勉于德也。嗚呼。堲讒之辭。讒而後言也。伊尹之意。謂太甲爲君。誠不可不修德而善政。若以爲不信。當自以其一時之事觀之。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七廟者。親盡則毀。有德。則雖親盡未嘗迭毀。是七世之廟。所以當親盡而不毀者。以其有德也。今太甲但觀七廟至今不毀者。則可知德之不可不修矣。人君以一人之微。君長萬民。而萬民心悅誠服。不敢異議者。以其政之善足以正之也。今太甲但觀此。則又知政之不可不善矣。夫伊尹所以欲太甲修德善政如此之切者。正以君民相須。君不得乎民。則無以使民。非君則無所事。故爲太甲者。正當念君民相須如此。必欲修德而善政。不可以至尊之勢而妄自廣大。以下民之微而狹小之。苟自廣而狹人。則持己甚厚。而待民甚薄。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民不得自盡其意。則怨上之心生。而君民之情難矣。君民既離。則君無所使。民無所事。上下相貳。何以成其功哉。故曰。民主罔與成厥功。蓋非特君無民則無以爲君。民無君。則亦無以爲民矣。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自此下亡書序也。咸有一德篇。至民主罔與成厥功而止。沃丁、祖乙諸書篇第正在咸有一德之下。正經既亡。故安國附其序于此書之末。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沃丁書之序也。蓋孔氏謂沃丁太甲子。既葬伊尹于亳。邑咎單忠臣。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揚伊尹所行功德之事。史書序之。故作書而名曰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此咸乂四篇之序也。孔氏謂尹陟是伊尹子。太戊是沃丁弟。伊陟輔相太戊于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而桑穀共生之。故爲不善之祥。伊陟以桑穀贊告于巫咸。史氏錄其言。故目曰咸乂。凡四篇。乂治也。告巫咸以自治之說也。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二篇之序。孔氏謂桑穀之災。伊陟既贊于巫咸。二人先共議論。然後告君。故其君太戊遂又以其事贊告于伊陟。史錄其事。故目其書曰伊陟。曰原命。蓋太戊告伊陟。則亦告原命。故有伊陟、原命之文。原是臣名。以言命原。故名原命。如冏命、畢命也。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又是三篇之序也。孔氏謂仲丁太戊子。自亳遷于囂。隔其遷都之義。故作仲丁。河亶甲又仲丁之弟。自囂遷居于相。作河亶甲。亦隔遷都之義也。咸言遷。祖乙言圮。言不同者。廢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其實一也。祖乙又河亶甲之子。亶甲居相。至祖乙又遷居耿。其後耿地爲水所毀。故作祖乙。必言爲水圮塌之事也。孔氏此繼說。皆順序立說。未敢專以爲然。姑存之而已。唐孔氏又謂盤庚言于今五邦。及數之。惟亳、囂、相、耿四處而已。則知祖乙圮于耿。即盤庚遷于殷耳。漢孔氏謂圮于相而遷于耿。既與序書言巽。又不合五遷之說。竊謂唐孔氏此說無據。雖能辨正愼孔氏之失。而自亦不免于失。故不如林少穎之說爲長。少穎之說見下。

尙書詳解卷十三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契至成湯八遷自湯至盤庚又五遷所謂五遷者蓋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故此序言盤庚五遷蓋謂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彼唐孔氏不知此五遷之說乃謂據經只有四遷則祖乙必自耿遷他處盤庚又自他處遷亳不從耿遷亳此蓋弗深攷之過也林少穎謂祖乙自相遷耿其地泉涸爲水所圮欲遷他所而重勞民遂留于耿及盤庚卽位而民之被墊溺爲苦謀遂遷于亳殷故此序所以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卽湯所都之邑也殷、亳之別名周希聖謂商人稱殷始此以前惟稱商而已自盤庚旣都亳于是商殷兼稱或單稱殷也盤庚遷殷而民皆咨嗟相怨者蓋耿地乃漢皮氏縣之耿鄉其地沃饒而障塞易以致富富家巨室居之旣久皆總于貨寶今雖爲水所圮而皆傲上從康不可教訓至于閭閻之民則皆苦于湫析離居而罔有定極盤庚于是謀居于亳蓋擇高燥地而居之也是擧也是小民之利而富室之所不欲故唱爲浮言以搖動小民之情乃咨嗟相怨而不欲遷盤庚于是登進厥民告之所以遷都之意且戒羣臣無扇浮言以搖惑斯民之視聽使羣臣不敢肆爲過犯之言而民皆樂從以遷此盤庚三篇所由以作也以三篇皆是告臣民之言而告之

之目有先後故分爲三篇而以上中下別之唐孔氏謂此三篇與遷之善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已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人心故其辭爲切中篇民已稍悟故其辭略緩下篇民旣從遷故其辭益緩此說是也彼王氏乃謂上篇告羣臣殊不知盤庚斃于民則未嘗不告民也中篇告庶民殊不知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則未嘗不告臣也下篇告百官族姓皆強生分別攷之于經一無所合未可從也

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適之也盤庚將遷于亳殷之地而民不肯之亳殷所有之邑居盤庚于是率籲衆感出矢言以告之也籲呼也與無辜籲天之籲同矢陳也與夫子矢之之矢同蓋呼率衆憂之人而出陳其誓言以告之也我王指祖乙也言祖乙自相來居于此耿地者其意將以安國勢定民居重其民而不欲盡盪之死地也劉殺也故言重我民無盡劉猶言重我民無盡殺之死地也然祖乙之初雖欲安國定民奈何居之既久其地潟鹵墊隘民不能相正以生故我今日謀欲徙遷殷者乃所以安爾衆也非勢爾衆也又況今日之事又非盤庚私意蓋我有是心以是心而稽之于卜而卜之所言果曰如我所欲遷則是盤庚之遷非私意矣故繼曰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上既言今日之遷乃稽諸卜者如此故此遂言先王遷都之事以見所遷出于不得不然非好生事煩民也服事也謂我商家自成湯以來凡有所事無不欽愼天命所在未嘗好爲多事然猶不能常安其居自湯至今凡五遷都矣則遷都之事豈得已而不已乎盤庚旣言先王遷都出于勢之不得不然故遂言我今日所都耿地爲水所圮是天命已有一定不易之斷矣天命旣有一定不易之斷矧盤庚不能順古先王遷都之事而說民利用遷則是不知天之斷命天命且不能知況能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乎烈蘖也顚木木之仆地者也蘖木之牙也蓋亳邑成湯所以成商家莫大之業者實在于此其後祖王去亳遷于他邑則亳邑廢矣如木之已仆也盤庚謂我若不順故事而遷都亳邑則天命且不我居況能承先王成功之故地而居使亳邑旣廢如木之顚仆而復生牙蘖乎盤庚言今日若不遷則上違天命下廢先王之業故于下遂言我今日遷都非有他也天將永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于此新邑使我于此繼紹復興先王之大業以安定四方而已故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斃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盤庚三篇雖曰上篇作于未遷時中篇作于將遷時下篇作于已遷之後然上篇亦不是未遷時一時

之言。觀此篇上既言盤庚率關衆遷出矣。言此又言盤庚將遷。始于富家巨室不悅。故曰爲浮言。以蠱惑斯民。至其中。則小民亦皆吝銀。不適有居。蹟其間有蓄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往往又爲在位所沮。難不能自達于上。當此時。如人之身風邪入其肌膚而亂其脈絡。閉塞而不通。苟不能究其所以受病之處。而徒攻之以毒藥。與病勢爭于閉塞之間。則將有不可測者矣。故盤庚當未遷之時。于是推原其受病之處。謂民之所以未論者。本于富家巨室謀利自居。傲上從康。不能率典法。而肆其巧言以煽惑愚民。使欲遷之心鬱而不伸。故其斃于民也。必自有位者始。然雖自有位者始。亦非作一切新法以整齊而脩從之也。乃使之用常舊服以正法度。所謂當蔽者。故事也。服事也。蓋先王之時。其遷都已有故事。今在位者但以先王遷都故事正法度。率民以遷而已。既使之用敬事以正法度。然又恐其憚于遷都。于民之欲遷而以言箴上者。乃遏絕之。使不得上達。故又告之使無或敢伏小人之敝箴。蓋耿地渴盧。不利小民。必有欲遷者。民欲遷而上未遷。則必有箴規之言。故盤庚于是使在位者不得隱伏而遏絕之。使不得上達也。此蓋史言先總序其大意。以表見當時上下之情。所以既率而復通者。皆盤庚能積德。乃不提戒毒于遠遠。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黍稷。

盤庚上既言爾羣臣不當傲上從康。故此遂廣譬曲論。以盡其意。王氏爾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言下從上。小從大。則治。此申前無傲之戒。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申前無從康之戒。蓋綱者。網之紊也。舉其紊。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紊。閭田力穡。謂盡力于稼穡之事。則享有秋之利。此蓋能近取譬。謂羣臣所以屢爲浮言而不遷者。惟其傲上從康。故盤庚言下之從上。能如網在綱。則固將無傲矣。相率以遷。不憚少勞。如農服田力穡。則固將變從康矣。此蓋所以優游厭飫。使曉然知利害之實也。利害之實。如網在綱。如農力穡。其理灼然。故汝羣臣當黜傲上從康之心。而施實德于民也。蓋羣臣欲民不遷。故屢爲浮言。皆謂遷則勞。不遷則逸。皆一時姑息之言。非實德也。惟率民以遷。不憚一時少勞。而使之終獲無窮之安逸。乃所以爲實德也。故曰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盤庚既言施實德于民。而又言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誠

盤庚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孫于民乃卒其惸汝悔身何及

盤庚上既言汝辈臣不肯率民以遷如情慝自安終盤桓梗故此又責之曰汝自今已往若不能調和其善言以曉喻百姓而使之必遷而徒扇浮言以惑及則是汝自生毒盤至于敗禍姦宄以自取災害于身而已豈遷都之計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必非辈臣所能沮再三訓誥不從則刑罰及之是汝所以至于敗禍姦宄皆汝自取災害非我一人不忍也故盤庚所以又言乃既先惡于民乃卒其惸汝悔身何及蓋詔民恐無知所顧以訓迪使知遷都之利實惟汝臣今既不能和吉言于百姓而扇浮言以鼓惑之則是汝自以毒爲民之先故我顧之亦理常然然常此時之後率持其痛而思悔則雖悔之其于身何所及哉盤庚言此蓋謂汝前日不使民遷我固紹汝之顧今若更不言遷則我舊及汝如痛已切體雖悔無及固當悔之于未然之前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炳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上既儆辈臣爾汝若不遷則顧及爾身弗可悔故此又言小人于口舌言語尚不敢妄發今爾辈臣乃敢肆爲浮言是小人之不若也相遷也與相在爾室之相同憸人小人也遷庚謂我相顧一時小人咸享有不如憲而懷不自已之誤發箴規之言猶且相與顧顧不敢妄發則咸以口過取禍彼小人于箴規之言猶侵如此炳我萬乘之主生殺之柄在吾掌握實制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非利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搖動以浮言以此言恐動沈溺于衆民肆言無忌如此是憸民之不若也盤庚既責辈臣肆言無忌曾小人之不若故又言汝今日以浮言惑人其勢熾盛如火之焚燎于原野其勢雖不可嚮近而猶可以遏絕而我之威權亦可陷汝于刑戮而止其妄說也爾辈臣若果肆言不止則我以刑戮加汝當是時則是汝衆自爲不善之謀所以陷于刑戮非我一人之咎也故曰則憸汝衆自作不靖非予有咎陳博士謂盤庚責辈臣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則盤庚將自中輟乎然即所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則盤庚將自中輟乎

盤庚上既言汝衆自作不靖非予有咎故此又言小人于口舌言語尚不敢妄發今爾辈臣雖有一時之勢實辈臣苟執其一定之志則功豈有不成哉故爲今日計當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謀爲長久之計可也蓋盤庚之遷將以避害就利則當時前深思遠慮審者詳究此篇則盤庚之遷其不欲者特世家巨室所謂老成人與小民顧不欲遷也其所以怨咨者特一時浮言所惑耳故盤庚于是告辈臣使之不以老成人爲咨毒而悔之不以幼孤之人爲不能自立而弱之惟酌諸老成與小民之言則遷都之利害決矣此即所謂鵠感敢伏小人之憸簽者能不悔老成不弱孤幼則必簽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其力聽我一人之謀而相從以遷也此所以又雖之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咸懷惟汝衆邦之不懷惟予一人有佚罰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享謂大蒸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上既飭辈臣使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故此猷以賞罰儆之謂聽我言則賞不聽則必罰無故也盤有遷遲謂待臣無有遠近待之如一也所謂待之如一者謂衆不能助我遷而脅動以浮言老成不弱孤幼則必簽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其力聽我一人之謀而相從以遷也此所以又雖之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故此猷以賞罰儆之謂聽我言則賞不聽則必罰無則是用罪者也用罪則不問遠近凡有死之道者皆伐之能助我以遷而敷賞德于民則是用德者也用德則不問遠近凡有善之道者皆彰之也曾氏又謂用罪猶言用罰也用罰以伐其有死之道者用德猶言用賞也用賞以彰其有善之道者二說皆通盤庚上既言汝衆助我遷則賞不助則罰故誘之曰今日之事汝勿謂吾證于賞罰也遷之而邦善則是衆能勉其懷上從康之心而從我以遷之功也若其不善則罪不在汝乃我一人有佚罰以致之蓋有罪不罰與罰不當罪皆佚罰也盤庚言此謂我以賞勸勉戒臣民使之必遷則遷之不善臧盤庚之妄用賞勸也盤庚既以功歸臣下以罪歸己故臣皆舊臣之子孫也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于汝身哉于是世世遷用賢之勢積采謂敢拘蔽衆善苟不善雖在一人于是所以貴辈臣而使之致其告戒之言于民也盤庚既使辈臣致其所告于民不

以利也故又繼之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享謂大蒸之類言我祭享于先王之廟爾祖亦從而與享善則作福不善則作災未嘗容私于其間則爾之敢于慢上從康先惡于民以自災于厥身予其敢動用非德而離汝哉言罰之與德皆簡在先王與乃祖之心而非我之敢私也林少穎謂此雖言器非求舊惟新而盤庚舉此但以證人惟求舊爾故下文繼以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以至不敢動用非德文勞首尾貫相貫穿無取于器非求舊以爲新邑之喻若蘇氏謂人舊則習器舊則弊當使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老成人之言而遷新邑此皆求之之過也詳玩下文未嘗有遷邑之意則知少穎之說爲長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上既言我于生殺賞罰之權皆簡在先王與汝乃祖父之心則汝之做上從康我猶必罰無故故以遷都之定計悔之遷都之計非不善也但汝衆臣執志不堅故以爲敗耳故盤庚于是告之曰今日之事其雖者不在乎他如射之有志所謂射之雖者志于鵠而已能志于鵠則雖雖無有不中遷都雖有一時之勞爾辈臣苟執其一定之志則功豈有不成哉故爲今日計當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謀爲長久之計可也蓋盤庚之遷將以避害就利則當時前深思遠慮審者詳究此篇則盤庚之遷其不欲者特世家巨室所謂老成人與小民顧不欲遷也其所以怨咨者特一時浮言所惑耳故盤庚于是告辈臣使之不以老成人爲咨毒而悔之不以幼孤之人爲不能自立而弱之惟酌諸老成與小民之言則遷都之利害決矣此即所謂鵠感敢伏小人之憸簽者能不悔老成不弱孤幼則必簽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其力聽我一人之謀而相從以遷也此所以又雖之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咸懷惟汝衆邦之不懷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上既飭辈臣使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故此猷以賞罰儆之謂聽我言則賞不聽則必罰無故也盤有遷遲謂待臣無有遠近待之如一也所謂待之如一者謂衆不能助我遷而脅動以浮言老成不弱孤幼則必簽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其力聽我一人之謀而相從以遷也此所以又雖之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日計當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謀爲長久之計可也蓋盤庚之遷將以避害就利則當時前深思遠慮審者詳究此篇則盤庚之遷其不欲者特世家巨室所謂老成人與小民顧不欲遷也其所以怨咨者特一時浮言所惑耳故盤庚于是告辈臣使之不以老成人爲咨毒而悔之不以幼孤之人爲不能自立而弱之惟酌諸老成與小民之言則遷都之利害決矣此即所謂鵠感敢伏小人之憸簽者能不悔老成不弱孤幼則必簽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其力聽我一人之謀而相從以遷也此所以又雖之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得復鼓浮言。故又防之曰。自今以往。至于後日。惟當各自恭敬汝所致之事。整齊汝所居之位。以法度制節汝口。使無復肆爲浮言。不然。則吾有罰以加爾之身。汝欲悔而不可也。唐孔氏謂盤庚上篇之言切。是也。少穎謂居人主之利勢。而生殺予奪之權在于掌握。言出于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無敢違者。今盤庚之遷。羣臣乃傲上從康。肆爲浮言以逆上。今使盤庚以人主利勢而與之較。脅之以刑罰而使遷。則誰敢違者。今乃反覆告諭。若是之甚。不忍加刑罰于臣民者。蓋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心。得心之道。在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耳。今盤庚之遷。乃欲聚民所欲。去民所惡。苟先以勢力與較。則失民之心。難强之使遷。天下自此危矣。故常爲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使知吾之意在于去所惡。聚所欲。則不失民心。而不害其所以爲遷。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林少穎謂。盤庚三篇之作。先後不同。故史官析爲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以爲之別。上篇言盤庚遷于殷。至出矢言。中篇言盤庚作惟涉河。至咸造勿褻在王庭。下篇言盤庚既遷。至殺羌有衆。皆志其所作之先後也。然則此篇必言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者。蓋盤庚上篇丁寧反覆告其民以遷都之意。則臣之傲上從康。不可告訓。與民之相與咨怨。不適有居者。猶能自悔。而遷都之謀決矣。于是將與之涉河以遷焉。故言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作有行意。詩言與子偕作。與于偕行。則行與作蓋一義。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其將行。必自北渡河而南也。盤庚將行。又恐民情好逸惡勞。樂因循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于是乃以話言陳說其向來不率之狀。將以大告其民。而用其誠信于衆。故曰誕告用亶其有衆。亶者。信也。予又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盤庚之意。蓋謂遷之而誠信未著于民。則强之而已。是厲民也。此盤庚所以必用亶于有衆也。盤庚既用誠信于衆。于是致萬民而使戒。至于外朝。且使之不得褻渎而俟上命也。盤庚將出話言。恐羣臣聽之不誠。故先敕之。汝當明明以聽我之言。不可復如前之荒怠而遺失我今日之教命也。下文卽所出之教命也。所謂無荒失者。無荒怠而失此故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盤庚上既告臣民。使之明聽朕言。故此遂嗟嘆而書之。古我前后。謂盤庚以前話君。或指商以前而言。不特成湯祖乙等也。蓋下文言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既是指湯而言。故知此是指商以前諸君也。盤庚謂。往古我之羣后。凡有施爲。無不惟民是承。承。如使民如承大祭之承。承之爲言奉也。無不惟民之故。而奉以周旋也。惟前后能惟民是承。故爲之民者。亦保后胥戚。所謂保后胥戚者。蓋保衛其后而相與同共其憂戚也。于和張彥政謂。愛民之愛者。保后胥戚。則民亦愛其愛也。惟前后能惟民是承。而民又能保后胥戚。君民相與如此。故當時舉事無不浮于天時。浮于天時有二說。張彥清舉浮如物之浮水。東西南北。無不惟水勢是適。無所底滯。今先后之君民相與如此。故凡有爲有行。未有不順于天時。蓋謂天時可行。在我不敢强作。此之謂浮于天時。林少穎則又依蘇氏謂浮爲勝。謂古者以過爲浮。浮之爲言勝也。言君民相與同發如此。故雖有天時之災。皆可以人力勝之也。此二說皆通。盤庚上既引言先后君民之間相與如此。卒能浮于天時。故此遂言我商之先王。惟知此理。故天降大罰于殷。如仲丁在囂河。亶甲在相。祖乙在耿。皆迫于禍災。不能自已。故先王于是不敢懷居。故邑于是見幾而作。視民所利而率之以遷。則先王于遷都之事。非不善也。先王之事既如此。汝羣臣何不念汝所聞于我古先后之事。其所以遷者。大抵敬汝民而承之。使汝相率以遷。而共其喜樂安康之事而已。我之遷都。既欲承汝而俾汝共享其喜康。則今日之事。非是汝有過咎。近乎譴罰而遂迫汝以遷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鞫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盤庚上既言我遷都本爲民計。非以汝有罪而罰之。故此遂言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籲。呼也。與無辜籲天之籲同。盤庚謂所以呼召爾臣民。進而教告。使之懷安于此新邑者。非我一人之私計也。亦惟爾臣民謀析離居之故。是以擇利而遷。將以大從爾志也。林少穎謂。盤庚之遷。民咨胥怨。今乃曰丕從厥志何哉。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亳邑之遷。賢於殷民之利。惟其爲浮言搖動。故誦于口者咸有不樂之言。若有幡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于心。則固知遷之利。不遷之害矣。是盤庚所謂從厥志者。正蘇氏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惟盤庚不從其口而從其志。故言爾雖怨咨未已。我于是試與汝共遷。以安定厥邦也。既言今日之遷。將以安定厥邦。故遂責之曰。我心憂念爾衆如此。汝乃不能憂念我心之所困病者。在于民之不遷。方且相與怨嗟。不宜布爾之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如此。則是汝自受困窮。自取病苦而已。譬如舟之載物。不以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耿地潟鹵。不以時遷。則沈溺無所不至矣。故又繼之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沈。腐敗也。蓋謂汝不能以忱誠不逮。則失可遷之時。而相與及于沈溺之患矣。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稽。致徒自肆其怨怒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故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勤發。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迪簡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致。徒自肆其怨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怨怒者。以汝

同共憂戚也。于和張彥政謂。愛民之愛者。保后胥戚。罔不懷民之承。則愛民之愛者。民亦愛其愛也。惟前后能惟民是承。而民又能保后胥戚。君民相與如此。故當時舉事無不浮于天時。浮于天時有二說。張彥清舉浮如物之浮水。東西南北。無不惟水勢是適。無所底滯。今先后之君民相與如此。故凡有爲有行。未有不順于天時。蓋謂天時可行。在我不敢强作。此之謂浮于天時。林少穎則又依蘇氏謂浮爲勝。謂古者以過爲浮。浮之爲言勝也。言君民相與同發如此。故雖有天時之災。皆可以人力勝之也。此二說皆通。盤庚上既引言先后君民之間相與如此。卒能浮于天時。故此遂言我商之先王。惟知此理。故天降大罰于殷。如仲丁在囂河。亶甲在相。祖乙在耿。皆迫于禍災。不能自已。故先王于是不敢懷居。故邑于是見幾而作。視民所利而率之以遷。則先王于遷都之事。非不善也。先王之事既如此。汝羣臣何不念汝所聞于我古先后之事。其所以遷者。大抵敬汝民而承之。使汝相率以遷。而共其喜樂安康之事而已。我之遷都。既欲承汝而俾汝共享其喜康。則今日之事。非是汝有過咎。近乎譴罰而遂迫汝以遷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鞫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盤庚上既言我遷都本爲民計。非以汝有罪而罰之。故此遂言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籲。呼也。與無辜籲天之籲同。盤庚謂所以呼召爾臣民。進而教告。使之懷安于此新邑者。非我一人之私計也。亦惟爾臣民謀析離居之故。是以擇利而遷。將以大從爾志也。林少穎謂。盤庚之遷。民咨胥怨。今乃曰丕從厥志何哉。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亳邑之遷。賢於殷民之利。惟其爲浮言搖動。故誦于口者咸有不樂之言。若有幡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于心。則固知遷之利。不遷之害矣。是盤庚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惟盤庚不從其口而從其志。故言爾雖怨咨未已。我于是試與汝共遷。以安定厥邦也。既言今日之遷。將以安定厥邦。故遂責之曰。我心憂念爾衆如此。汝乃不能憂念我心之所困病者。在于民之不遷。方且相與怨嗟。不宜布爾之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如此。則是汝自受困窮。自取病苦而已。譬如舟之載物。不以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耿地潟鹵。不以時遷。則沈溺無所不至矣。故又繼之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沈。腐敗也。蓋謂汝不能以忱誠不逮。則失可遷之時。而相與及于沈溺之患矣。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稽。致徒自肆其怨怒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故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勤發。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迪簡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致。徒自肆其怨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怨怒者。以汝

不爲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勉勉于憂慼之道也。所謂自勉勉于憂慼之道。卽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惟汝衆皆自勉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蓋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既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奈于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今幸沈伏在下。不可搅動。若搅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譬如浮言。昔時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再鼓。若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輩臣亦自害也。盤庚既責羣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三如此訓飭汝等者。實恐其中有人徇其私利。不顧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迁僻汝之心。使盤嚾而彼得以爲辭。故予所以再三訓飭不能自已也。殊不知我所以再三訓飭于汝者。實以遷都之事。將永汝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迎合天意。結接汝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後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將以迓續民命于天。汝衆不可不遷。故此又以鬼神之際禍福之理像之。盤庚謂。我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勤勞爾先祖。擇民利而奉民以遷。故我所以今日大進用汝于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慎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皆久陳于此耿邑。以速沈溺之患。則無以繼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于我。曰。耿地圮損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倒降以罪疾。汝若萬民不以生生爲念。與我一人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爲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于汝衆民。曰。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俔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罪于汝。汝于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于天。而自免其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蓋以商人尙鬼。故以禍福恐動之也。林少穎謂。盤庚三篇言神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稱謂不同者。特變文耳。亦猶舜與言慈祖文祖。本無異議。而先儒乃以爲指湯而言。其說非也。按下文云古我先后。與殷降大虐。先王不惟。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爲指湯乎。況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咸湯遠甚。其臣民之祖父。無有逮事咸湯者。以是知所言神后高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特指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盤庚上既言汝衆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爲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父豈不欲救我哉。故盤庚于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謂。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父。故我于是用汝爲我容民畜衆之官。所以答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爲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汝既有戕民之心。則我先王惡汝。必罰予汝。必先有以懲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以安慰汝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絕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威有亂政之臣。締交立蕭。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爲念。容慝耿邑之厌饒。備具衆有貝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于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爲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啓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矣。貝、水虫。古人取其角以爲寶。如今用錢。玉卽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羣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遷都者。不特先王降同祖先不救。而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林少穎謂。鬼神之理。藏于幽冥。杳忽之間。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今盤庚與臣民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戾之言。無所不至。豈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于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于男巫女覡之見哉。蓋達于至理者。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盤庚之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徹上從康。不可訓詰若此。必以爲先后震怒而不救者。蓋盤庚極其理而推之。知鬼神之情狀。故其言羣若親與鬼神相接。而不爲厚誣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遝。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告臣民。以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遝。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盤庚謂。我既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遝。汝當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蓋以徹上從康。救告至此。猶不知化。是頑愚不可語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易種于茲新邑也。唐孔氏謂易種。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盤庚所以絕其惡類。不使變易其種類于此新邑也。盤庚既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劄之曰。汝衆須期于必往。能往者。

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子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問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林少穎謂。此篇既遷之後。盤庚恐民未盡諗其遷都之意。故又爲之反覆告諭。以申前篇之義。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實充于中。故發于外也。盤庚之遷始也。臣民咸上從康。吞聲飲泣。若將怨君。臣上下之道。判然而離。終也。乃不變一法。不毀一人。而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無阻撓不得已之意者。蓋盤庚發言能順民所欲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艱危之業。史官探討未遷之前。與既遷之後。所以與臣民言者。以遺後世。欲使爲人君者知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未厭。則所以曉諭之者。當如此也。然則此篇之首。必言盤庚既遷者。謂既渡河而至于亳邑也。奠厥攸居者。謂既至亳邑而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先儒皆謂正郊廟社稷之位。然不應既遷之後而後定此位。如成王營洛。必先經營位成而後成王至新邑。若使盤庚既遷而後定位。則上而宗廟有暴露之患。下而百姓亦有徙役之困。非古遷都之道也。然則此所謂正厥位者。乃既定君民所居。于是正君臣之位。登進于朝。與之論遷徙之勞而安慰之。故繼之曰。綏爰有衆。言論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此有衆之情也。自無戲怠以下。即盤庚綏爰有衆之言也。盤庚之言。謂汝衆既遷此新邑。當勉起功。務爲勤不匱之事。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而生嫌吝之心。遂至遠禍災。使大命顛覆不存。成當懋建大命。可也。盤庚言此。蓋祖乙圮于耿。乃天將永民命于新邑。故我之迓績乃命于天也。今既遷矣。則我所以續其命者至矣。在爾民故當勉以自立其命。盤庚既告以無戲怠。懋建大命。又言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者。盤庚謂我今日既遷。我其敷布我心腹腎腸。不匿厥指。徧告百姓。以我所遷之意也。問弗爾衆者。謂昔日未遷。我諄諄告汝以不遷則必罰無赦。所以如是者。凡欲以去其傲上于私也。盤庚之意。謂今日之遷。乃吾所深憂不得已如此。今既遷矣。爾邦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憂吾之憂。而加惻隱之心。不可復如前日鼓鳴之時。誠能惻隱。則我將勉力簡拔賢才。以輔助於爾。與共同心協力。念以欽敬我之衆民。然我之用賞。亦不敢輕。苟徇貨財。我不任也。但能果敢而敬於生生之道者。與相鞠養於民者。與能謀人而保安其所居者。如此之人。我則敍其勤勞而欽敬之。非此。我不用也。盤庚此言。蓋以前此當家巨室所以不肯遷。皆緣施於貨寶。故安土重遷。今盤庚恐其既遷之後。復總貨寶。念敗邑之體。蓄怨積於中。而不恤國事。故以好貨自私者則不用。能厚民生而安養於民者則用之。如此。則在位之君子。庶幾不敢念前日之貨寶。而後悻於國家矣。盤庚告之之意。如此。又恐其未明己意。故又告之曰。今我既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所順與不順者。所順者。則既遷之後。能念國家而施賢德於民者也。所不順者。則既遷之後。惟念貨寶而不恤國事也。盤庚謂。我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順與不順。我之言無有不敬。朱嘗敢戲言。故爲爾衆臣者。須當體我此意。不可復施厥貨寶。惟以是

功也。以亳邑依山。故言遷于山也。林少穎謂。耿地潟鹵。不利稼穡。民多舍本趨末。惟亳邑依山而居。土高而地瘠。其民皆知力穡。故湯居亳。民當伐夏之時。猶有不恤我衆舍我稼穡之言。則居亳而民務稼穡也可知。惟居耿則趨末。居亳則務本。此盤庚所以必欲法先王遷于山而遷于亳邑也。既言遷于山。又言用降我凶德。豈遷山果可以降凶德耶。蓋遷山則教厚務本而勢則善。必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聞。凶德降。蓋聚落淫佚。皆凶德也。惟遷山則可以降凶德。此成湯所以能成其美功于我國家也。故曰嘉績于朕邦。盤庚既言先王成湯。欲大前功。故遷亳。依山而居。將欲降觀德而成美績。故此遂言耿地不可居之意。蓋以耿地乃潟鹵之地。我民用搖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拯救。故我之遷亳。亦欲效我先王之適于山也。今之臣民。乃謂我何無故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是何不體吾意之所向也。又況今日之遷。非我之私意。乃上帝以我高祖成湯。底德大業。將使其子孫復興其業。故祖乙之圮于耿。乃降亂于我家。將以啓吾遷都之謀也。此言亂越我家。正如路溫舒言禍亂之作。天將以開聖人。惟上帝欲復成湯之德。故使民離析離居。而以禍亂啓我腹心。故我今日所以能篤敬而恭承民命以永宅于此新邑也。遷都而言承民命者。蓋遷都之謀。天使永民命。而君則敬承之。正如上篇言迓績乃命于天也。盤庚既言遷都之意如此。故又告之曰。今日之遷。爾衆不欲。而我欲之。非我幼冲之人敢盤爾卿士大夫之謀也。爾皆儆上從康。其謀不善。故我不用。爾若善。則我無有不用也。故繼之曰。弔由靈。弔。至也。由。用也。靈。善也。言至誠用善謀也。然則今日之事。爾不欲而我必遷。蓋不敢違卜。將以恢弘大我商家萬大之業而已。故靈之曰。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故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庶。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邦伯。一邦之伯。蓋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蓋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凡執事之小臣。乃六卿之屬也。盤庚前反覆言遷都之意備矣。故此又嗟嘆其事。呼衆臣而勉之。依之既遷之後。各勉力于圖。不可復徇于私也。盤庚之意。謂今日之遷。乃吾所深憂。不得已如此。今既遷矣。爾邦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憂吾之憂。而加惻隱之心。不可復如前日鼓鳴之時。誠能惻隱。則我將勉力簡拔賢才。以輔助於爾。與共同心協力。念以欽敬我之衆民。然我之用賞。亦不敢輕。苟徇貨財。我不任也。但能果敢而敬於生生之道者。與相鞠養於民者。與能謀人而保安其所居者。如此之人。我則敍其勤勞而欽敬之。非此。我不用也。盤庚此言。蓋以前此當家巨室所以不肯遷。皆緣施於貨寶。故安土重遷。今盤庚恐其既遷之後。復總貨寶。念敗邑之體。蓄怨積於中。而不恤國事。故以好貨自私者則不用。能厚民生而安養於民者則用之。如此。則在位之君子。庶幾不敢念前日之貨寶。而後悻於國家矣。盤庚告之之意。如此。又恐其未明己意。故又告之曰。今我既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所順與不順者。所順者。則既遷之後。能念國家而施賢德於民者也。所不順者。則既遷之後。惟念貨寶而不恤國事也。盤庚謂。我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順與不順。我之言無有不敬。朱嘗敢戲言。故爲爾衆臣者。須當體我此意。不可復施厥貨寶。惟以是

厚民生生之業自用其心以此而敷布德澤于民不特今日行之而明日則變之也長任此心而不變可也故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蘇氏謂盤庚遷都民怨誹逆命而盤庚不怒引咎自責釜開衆言反覆告戒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商所以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自用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不辨誠哉蘇氏之言也故特表而出之

尚書詳解卷十四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夢得說論者多矣周恭叔謂高宗即位甘盤逐世朝多具臣傅說實而證于版築之間一旦舉而用之天下未盡厭服故託夢得以旁求于天下審諸左右如天所授則羣臣莫敢疑然後傅說之言以行若不素知其才而以夢取之則與後世按符命用人何異據周氏此說則高宗之夢非真夢如是則高宗亦僞矣以僞待天下豈所以爲高宗乎沈光朝則謂高宗之夢則有之矣高宗徒勞于外人之賢否無不知之則傅說之賢高宗知之必矣既知其人之賢而思有以致之精神之極格于上帝則其所夢協其所思不必疑也後世不必疑其事之怪誕而美其注意之深則善矣據沈氏之說則是高宗知傅說久矣欲用而未果故形于夢而夢而遂用之夫人君操用人之柄患不知耳苟知則用之在君何知之久而用之不果必形于夢而始用之若使不夢則傅說將老死耶故此二說周氏大不然沈氏則近之而非惟伊川程氏謂高宗至誠思得賢于夢寐故朕兆先見亦不忘于夢寐之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于巫祝亦然今有人煉誠心而卜有時輒驗此理之常蓍如懸鏡物無不照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詳考此言則謂高宗所以夢說者非高宗先知有說而後思之思之而後形于夢也高宗

知欲得賢佐而已誠心達于此則賢夢應于彼如明鏡非有心于物鑑設于此則物自見于彼此說編善故序書亦謂之高宗夢得說則說之得實自于夢也非既得而思之然後形于夢也然則此書之序必言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者蓋高宗亮陰急于圖治夢想賢士誠意所通上格于天上天界之以賢佐故高宗遂于夢中得傅說形像求諸在位而不可得乃使百官經營而求諸田野所謂營求即物色求之也已而果得傅說于傅氏之巖時說以賢德而隱代胥靡人築傅巖之險故百官以像求之果與形肖遂謂于高宗而高宗用之始立以爲相終竹以爲師朝夕與之論說爲治之大方學問之要道史官序其事故爲此三篇說曰作說命三篇必謂之說命以高宗以言命傅說故謂之命猶問命果命之體也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居喪也亮陰亮信也陰默也信默而不言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其所以然之故謂高宗居小乙之喪誠信淵默三年不言所以不言者以居親之喪內懷愛慕之情不暇及于政事國政皆聽于家宰故高宗特藉其怨而後其信所以亮陰而不言也既除喪則冢宰復厥辟可以有言矣而高宗則猶不言是可以言而不言也可以言而不言故羣臣于是嗷而進諫于高宗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作則蓋人之有生聰無天命之性非明哲則不足以知之惟能先知先覺則足以爲之明哲既先知先覺必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所以能爲四方之取則也羣臣言此蓋謂先知覺能覺後知覺今高宗以天子之尊爲萬邦之君則天下所望以覺其未知未覺也故羣臣于是又言曰天子爲君萬邦百官遵承以爲法式者實人君也百官所遵承者既在人君故人君有言則可以爲教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受其號令今高宗既免喪新即大政則出言以發動萬方正其時也而乃猶未發言宜羣臣所以以此進戒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羣臣既怪高宗除喪之後當言而不言遹諫于王故高宗于是作書以告之曰我既除喪非不欲言也但我自念以我一人表正四方實恐德之不善無以率天下故未敢言但恭敬淵默沉思治道庶幾有德而後言已而思之既深誠感上天果然于夢寐之間見上帝其廬以良弼將以代我出言而令四方則我之不言非不言也有所待而後言也既告以上帝賚良弼之形像俾之以夢中所見圖以爲形以此之形徧求于天下果于傅氏之巖得其築墻之人名說者乃與此形相肖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殷本紀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胥相也靡隨也胥靡蓋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傅說賢人身不坐罪爲胥靡人代築以供食耳時傅巖之下通道所經有水壞道故胥使胥靡人築護之也高宗即得說于傅巖與夢象相肖于是既立以爲相又置之左右蓋以冢宰而兼師

保之任也。如君奭之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則周召之相成王。不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又處左右爲師保而輔成君德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用傅說爲相。又稱諸左右。使居師保之任。故此遂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大臣事君。當先立其大者。不當屑屑于小節。孟子曰。仁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則所謂大人者。豈非格君心之非乎。高宗體深明乎此。故其命傅說爲相。未嘗言及于政事。而先處之以師保。且命之使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盬。我之心者。蓋正君之國定。此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高宗既命傅說。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故又託做意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其意蓋謂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無礪。巨川之思。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世。欲蘇苗稼。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可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不可蘇。此三者。皆望之切而賴之深。欲傅說之納誨也。其意激切。故言之不足。設喻託意以盡其情耳。其所以重復言之。非有他意也。臧者見其有此喻。乃從而爲之說。以爲每旬皆有所託。故王氏乃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使之治己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命之使澤民也。是皆附會穿鑿以求高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者。則是高宗于此其與傅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己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惟高宗設上三喻。皆欲傅說濟己所不逮。故繼之曰。啓乃心沃朕心。又恐其未出于忠言正道。故又設譬以告之曰。必欲沃我之心也。如木之沃物。蓋渴其言之久。故望其沃我也。高宗既欲傅說啓乃心沃朕心。又恐其未出于忠言正道。故又設譬以告之曰。必欲沃我。當用忠言正論。前使苦言難入。不可諂諛以求媚。譬如藥之救疾。若不苦口服之至于瞑眩而瞶眊。則不足以愈疾。當用直道。前以直道見疏。不可以邪道取媚。譬如徒跣而行者。當視平地而行。若弗求平地。而乃求于遠至。遂由邪徑而蹈巇崖。則非徒勞力。亦以傷足。故傅說之沃高宗。所以必貴乎用苦言直道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上既責傅說。使之盡啓沃之心。如藥必苦口。跣必視地。故此又責之。使與王朝之臣。同心協力。俱盡啓沃之誠也。蓋傅說既作相而總百官。則百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故高宗于此。必欲傅說與其僚屬。無不同心協力。以匡正汝君之心而欲成其德。使其君率循上古先王之道。迪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兆民也。故曰。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上言先王。蓋指商已前之王。天下者。天下之兆民也。故曰。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林少穎謂。上言先王。蓋指商已前之王。天下者。天下之兆民也。故曰。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既再三貢望如此。故傅說于是以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此復于王。在荀子所謂大忠以德復君之復同。蓋前託作礪舟楫霖雨以見其望之之切。故說之復王。亦託木從繩以見后從諫之意。蓋木之生也。有曲有直。豈能皆正。惟從繩墨之彈正。則作爲大用。無不正者。亦如人主所行。豈無善不善。子非問。惟能從諫弗咈。則善能遷。不善能改。斯足以成其主德。惟人君能從諫而成其德。則人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在朝之臣。豈有待命而後諫者。雖不命。亦將承上意以納諫。如是。則誰敢不敬順上命者哉。傅說言此。蓋喜其君許之以言而不諱。故說亦願聲其言而無隱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總百官者。實宰相之職也。高宗得說。爰立作相。冀命之使總百官也。說既承王命而總百官。故于是嗟嘆而進戒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蓋天之所以爲天者。純亦不已。故明王于是承順其道。體其不已之意。而建諸侯之邦于外。設天子之都于內。于邦則立諸侯以治之。而謂之君公。于都則立天子以治之。而謂之后王。猶以爲未也。又各爲之命大夫與衆官之長。以承奉于諸侯天子。而其致其治。凡所以如是。豈欲肆爲樂哉。惟欲體上天日新不已之意。以圖治。不可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欲以事盡付之傅說。而已不復加之意也。林少穎謂。天子宅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既除喪。然後天子親政。此總之常也。今高宗既免喪。而猶不言。羣臣無所稟令。懇請諒陰。而高宗乃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其意蓋欲終不言。而求其良弼以代之也。故既得說。則命百官總已以聽之。若其宅憂之時。無復致疑其間。故史官推本其意而言。惟說命總百官也。余謂少穎此說。固似有理。要之。總百官亦是宰相常事。如周官言統百官。均四海。則宰相未嘗不總百官。雖不必泥于百官總已之文。亦可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

尤茲克明。乃罔不休。

傅說上既言高宗以明王奉若天道。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此遂言明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憲天聰明之德而已。蓋天之聽也。不以耳。而以民之聽爲聽。故聽而合天下之公。天之視也。不以目。而以民之視爲視。故視而亦合天下之公。惟天之視聽本乎天下之公理。故人君誠能法天之視聽以爲吾之聰明。惟視聽無私。而聞見達于天下者。日新而不已。豈復有逸豫生于其心哉。惟人君既憲天之聰明。日新其德于上。則臣莫不欽若而奉其令。民莫不從乂而向其化矣。此豈人君求其如是哉。天以民爲聰明。君能憲天。則君之聰明亦民之聰明也。以民之聰明而臨御于臣民。則欽若而從乂。亦自然之理也。傅說既言人君聰明當法于天。故又言賞罰之用。尤不可不謹。蓋天之所以聰明。不過命德討

歸。人君于命德討罪之際。能以公心處之。不以私意撓乎其間。則雖未嘗屑屑然求合于天。而聰明自與天無間然矣。此傅說所以既言人君惠天聰明。則臣欽若民從。又而又繼以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蓋人君言出于口則爲命。一命受爵。再命受祿。三命受位。苟口之所命者非其人。則適足以自取羞辱。故曰惟口起羞。甲胄所以被于身而禦寇也。無故而被甲胄。則適所以自致寇。故曰惟甲胄起戎。此二句。蓋傅說言命德討罪不慎。則其失如此也。既言其失于上。故遂言人君所以命德討罪者。惟當使衣裳在笥。干戈省厥躬。可也。蓋口起羞。故衣裳宜藏于笥。不可輕以予人。甲胄起戎。故用干戈以加于人。不可不省。躬無罪然后致討。此蓋言賞罰之用。禍亂之所萌。而非施之則不可不慎也。賞罰之用既如此之重。故王惟能以此二者爲戒。信此二者。臧不可輕信。則賞罰之行。皆當功罪而無不明矣。無不明。則設施無不善。故曰乃罔不休。林少穎謂甲胄干戈。皆兵器也。自其被于已而言之。則謂之甲胄。自其加于人而言之。則謂之干戈。此語法也。其說亦有理。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暱。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告高宗以任賢使能之事也。治亂之本。在任官之當不當。故人君欲官其人。必其人之能。可任是官者。然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既官而使之矣。又欲賜之以爵。必其任官之後。有以賢于人而實有德者。然後爵之。不可以惡德而進之也。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所謂官者。蓋使之居卿大夫士之官而以治其事也。所謂爵者。蓋既居其官。又賜以卿大夫之爵也。蓋高宗以聖人之資。又賜以卿大夫之爵也。蓋高宗以聖人之資。又欲舉善之方也。蓋人君欲有所爲。必審虛于心。果洞矣。然後動。不可以不善而妄動。既善而可動矣。則又當度其時之可爲。然後爲之。則爲之而成。動之有功也。蓋不善而動。固不足以成功。既善而動不以時。則亦不足以成功。如裘爲之施于體。飲食之充于口。其謀誠善也。倘及而黍冬而葛。則用非其時。雖善無補于體。渴而食饑而飲。雖善無益于口。此傅說所以必欲虛善以動。而動又必以時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此告高宗以不矜不伐而享國益成之業。善者人之所固有。智愚賢不肖皆有之。何足夸哉。惟不知善之爲善者。斯善矣。苟稍有寸善。侈然自大。若人皆不能而我獨有者。則所有亦小矣。豈所謂善之善者哉。宜其喪厥善也。能者。能是事也。如禹能水。稷能穀者。是也。然禹稷豈知其爲能哉。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故不忍坐視其溺而疏決百川。禹初不知其爲能也。惟不以爲能。故能以成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適之。故不忍坐視而播百穀。稷亦不知其爲能也。惟不以爲能。故能成功。使禹稷自以爲能而矜之。則何中亦小矣。豈所謂善之善者哉。況在朝之臣哉。傅說所以又言王能行而說不言。則說有咎也。故曰惟說不言有厥咎。

事于事。則乃能有備。有備則無後患。此說亦通。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告高宗以遠小人樂聞過之事也。蓋君子得寵則驕。小人得寵則侮。然小人于君。亦本不敢肆陵侮之心。惟人君自開讒嬖之門。以幸小人。則小人始敢侮上。是啓寵乃所以來小人之侮也。人誰無過。過不憚改。則善矣。苟有過而恥之。則人之指摘其過也。必不能無媿。遂致文飾其過。殊不知文飾小過。乃所以遂成大非。此傅說所以又欲無恥過者。恐恥過則文過。文過則作威其非故也。傅說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爲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繼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醻。蓋言如上所云。其所慎者可謂衆矣。然其本則在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故傅說必欲高宗惟厥攸居。政事惟醻。蓋居者。有所主于中也。中有所主。則發于政事。必不殽雜。所謂政事。卽上所言者是也。此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傅說上既告高宗爲治大要。反覆迪導其心志。既以審矣。于此又念高宗心術猶有纖于祭祀之失。若高宗肜日之戒。則蹈于祭祀可知矣。惟高宗所蔽在此。故傅說于是又告之曰。祭不欲瀆。亦不欲數。惟疏數得中。則善矣。苟不得中而徒以數祭爲厚于鬼神。則瀆于祭祀矣。瀆于祭祀。則罪曰敬之。乃所以爲不敬也。然蹈祭祀所以謂之不敬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故施于事神則瀆。以格其來享也。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數。張載政謂自明王率若天道。至政事惟醻。所以長善也。點于祭祀以下。所以救失也。此說是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傅說上陳反覆以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告高宗。故高宗于是言旨哉以味其言也。蓋高宗得傅說。心屈己從。聞至忠之言。爲日久矣。至是而聞所未聞。理義悅于心而無厭。故遂言旨哉以美之也。旨。美也。古人于飲食之美者。以旨言之。若言君子有酒。旨且有。是也。蓋高宗聞說言。如美味說口。屢飫尤足。故曰旨哉。說者。味之深也。既味其言矣。于是嘿說而告之曰。惟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苟汝不善于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之。不可得也。故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既許傅說以行其言矣。于是喜其能之行言之聽。遂拜手稽首。重敬于君。勉以行之之誡。而冀高宗不倦以終之也。曾子曰。脅其所國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而已。知之不能行。則與我爲二。雖嘉謀嘉猷。接于耳者。皆能躬行之。則喜皆其所有也。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然行之惟艱。乃言惟服。則是非特知言之善。而又欲以必行也。故傅說于是又言王誠不以行之惟艱。則信能合于先王之成德矣。蓋湯所以能成就其德。惟以惟諫弗咈。先民時若。與人不求。惟檢身若不及而已。今高宗誠能不以行之惟艱。則是能合成湯之用心。高宗能以成湯之心爲心。則于傅說之言。無所不行也。言既無所不行。則人皆輕千里而告以善。況在朝之臣哉。傅說所以又言王能行而說不言。則說有咎也。故曰惟說不言有厥咎。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逐于荒野入宅于河于古又安能享卜年卜世之永哉此傅說所以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也傅說既言學古則有獲不師古則不能永世故遂以告高宗以學古之方蓋爲學之遂不可自是不可自盈惟順其志凡告以善者皆順從之而不拂務時敏而朝夕于斯不敢少懈則凡有所修者無不從欲而至我欲仁斯仁至矣厥修乃來之謂也既所修從欲而至又不可謂爲善止此而已又能懷此遹志時敏之誠不敢少怠則道積于其身矣若夫以道教我者特學之半耳豈可謂道盡于此哉但能因師之所言而逆其所未言則其功全矣故傅說于是又告高宗曰教我特學之半耳惟因其所教而吾自能始終有常于學則德日益而不自知矣德日益而不自知則又深于道積于躬蓋道殼于躬益而不自知則德與我爲一不知德之爲我而我之爲德也傅說言此蓋謂爲學之遂不可求全于師惟在因師而自得其德蓋不欲高宗取足于師而欲其深造于自得也傅說既告高宗以爲學不可取足于師而在乎自得故又告之曰今王必欲益學問之道不必他求但鑒觀先王成湯所以爲學之成法而躬行則所謂學古而克永世者斯無過矣蓋湯學于伊尹自有成法高宗但鑒規之則無過矣高宗既能學古而舉事德遹則傅說用能欽承其據而廣求俊乂以列于庶位而其致其修輔之功也故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傅說上既告高宗以學問之道故高宗于是嗟嘆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恭默思道渴于得賢今既相說而說又能反覆告我以學問則自今以往四海之內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有以啟發而動化之也高宗既言海內仰德本乎傅說之動化故遂以股肱爲喻以見君臣相須不可相無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爲人人主所以能成其聖德者以其有良臣之助無良臣則無以成其聖蓋君臣相須義均一體也高宗既以臣喻股肱于是又引成湯時昔所以學于伊尹者以見其意先正保衡謂伊尹昔爲保衡乃先代百官之正長也故謂之先正保衡高宗言此蓋謂伊尹昔者自歎而起作成先王成湯之德毅然以致君澤民自任其在于君則曰我不能使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恥若有市朝之撻其在于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則曰是我之罪伊尹所以如此者蓋伊尹昔在畎畝常欲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今既任天下之重故君不堯舜民不被澤則自以爲恥自以爲罪也惟其自任如此故能保佑我有功烈之祖成湯其德足以格皇天而德以復加今傅說起于版築居于家宰與伊尹之事實同故高宗所以亦欲傅說推伊尹致君澤民之心而庶幾以道順明輔我以成堯舜之德亦如伊尹之相湯以格皇天無使伊尹得以獨擅其美名于我商家也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高宗既欲傅說輔相于己無異于伊尹之相湯故又申言君臣相須之義非得

賢則舉人與之共治賢非得君則舉人與之共天位、食天祿、君臣相須如此故爾傅說當須輔乃君之德使之足以仰繼于先王而永安天下之民也故曰其難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惟高宗所以寘望于傅說者如此其重故傅說亦喜其仰成之意于是拜手稽首說其敬而欽承之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所謂對揚者高宗以美命加乎己故傅說報以美意庶幾仰成之意而發揚之也少頃謂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固不在乎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不過學爲堯舜而已不學堯舜而云學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惟高宗之學則所謂學爲堯舜矣蓋伊尹事湯以堯舜之道事之也今高宗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期傅說則其所學豈非學爲堯舜乎此說極精

尚書詳解卷十五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修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蓋用以禮賓尸與行事之有司凡助祭之賓客皆預其中也在而謂之肜在周謂之繹蓋有相尋不絕之意繹則取其尋繹而復祭也故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傳之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繹祭之時必陳鼎于廟中如緇衣之詩爲繹賓尸而作謂其詩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繹祭亦陳鼎鼐也明矣惟繹祭必陳鼎鼐故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鼎鼐乃有雉自外來入其廟中升鼎耳而鳴也然飛雉所以升鼎耳而鳴者以高宗之祀常豐于昵豐于昵則必殺于遠者宜其祭成湯之時必有鉄而不備者矣是故祭之明日則有野雉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夫雉之爲禽常飛鳴于郊野今乃于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羅列於庭而徜徉於廟之鼎耳如在郊野之外則爲災異也明矣此賢臣祖己所以遹戒於王固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高宗肜日與高宗之訓二篇所以作也今二篇惟肜日一篇尚存高宗之訓則經秦火而亡矣林少穎謂書序、漢儒例以爲孔子作某篇以爲歷代史官遞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第之非盡出於孔子之手且如此篇正經但言高宗肜日未嘗言祭於何廟但言越有雊雉未嘗言鳴於鼎耳而此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此非當時史官所錄何以知其在成湯之廟而傳說又言舊學于甘盤既遯于荒野入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進戒于王王庸作書以誥曰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惟高宗所以寘望于傳說者如此其重故傳說亦喜其仰成之意于是拜手稽首說其敬而欽承之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所謂對揚者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上言高宗肜日乃史官敘祖己之言以爲高宗肜日之書故推本而言謂高宗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而祖己遹戒於王使改過修德故既揭高宗肜日之書于上又言高宗肜日越有雊雉于下也惟高宗之祀豐近略遠于成湯之廟其祭有然者上天鑒之野雉適至于是賢臣祖己推原其所致之由以遹戒于王欲先自言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然後乃訓于王正厥事者有二說先儒謂有道之主常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自弭其意謂是商先世有道之主每逢災異惟正其事以消去之如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引災今祖己亦欲高宗正其事如成湯與太戊則可以變災爲祥蘇氏則謂繹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是陳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故祖己言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而欲以數祭媚神且又豐于昵者敬父導祖故祖己往先正之據蘇氏則謂祖己將諫故先言當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此格如孟子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二說皆通然以上下文勢觀之則蘇氏之說爲長蓋下文言乃訓于王則是此言惟先格王正厥事乃是祖己將訓王先自言今日之事惟當先格王非心使正其事然後遹諫于王自天監下民以下所謂格王正厥事也祖己既欲先格王心之非以正其事于是乃訓于王曰惟上天監視下民其吉凶无常而常在于哉合于義則天降百祥不合于義則天降百秧而年至于有永不合于義則年至于不永惟其行事有義有不義故降年有永有不永然其所以不永者非天意固欲天民而絕之也民之不義自中絕其命也惟民之不義自絕于天故民有不而其德不服其罪而恣行不義者天雖有孚信之命降之災異以格正其德使之恐懼修省而爲之民者乃祖然無知且曰天命其如我何此天命所以卒棄之而不念也祖己首此蓋謂惟民至愚于所爲不善天降災異則不能恐懼修省豈可以人君之尊于天降災異亦不能恐懼修省而無以自別于愚民哉欲格君心乃言民事所戒在此所言在彼可謂善于納諫而優柔浸潤以入之哉祖己既旁引詳說告于高宗矣于是嗟嘆明告以豐于近廟之說嗚呼嘆辭也祖己謂人君無常職所司者代天敬民者皆天之祖禰也若祖若父皆是天于豐父親而祖疏哉又豐可豐于父而薄于祖哉凡祀之常典蓋不可矣于近廟也不可豐近廟而高宗豐之宜乎雉之不虛來也宜乎祖己進戒之不能自已也林少穎謂遹書與見存書同序者若肇命徂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孔氏于伊訓篇末既加肇命徂后四字以見篇次當在是說蓋而遹至此篇末乃不引高宗之訓四字以見篇次當在此者或傳世既久而失之也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據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于紂。得專征伐。故諸侯有爲不道。文王遂稱兵以誅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爲飢。大傳爲耆。在上黨壺關。乃朝歌之西境也。其地密邇王畿。其君嘗惡于紂。虐用其民。故文王爲民耦兵伐之。初無心于伐紂也。而殷乃咎惡于周者。非惡文王有伐紂之心也。紂時諸侯相助爲惡者多矣。今黎國既以爲虐爲周所伐。周德及黎。則天下之困于虐政者。皆將相率而歸周。紂雖不亡。不可得也。此殷所以惡周也。然殷所以惡周。非舉殷人之皆惡也。祖伊知殷亡。故惡之耳。史記言祖伊聞之而咎周。此說是也。乘。勝也。以乘勝之威有加陵之意。故知乘爲勝也。此序必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者。言殷之所以咎周者。以周之勝黎。勝黎。則舉天下之民困于虐政者皆歸之。雖文王顯君臣大分。有不忍爲。而天命人心所迫。必有不能已者。故也。若湯之興初無革夏之心。爲民伐葛。則東征西怨。南征北狄。雖湯有不能自已。此祖伊所以震惡而奔告于受。言黎既勝。則民心歸周。而天下非殷有也。故史官錄其言而作西伯戡黎之書。胡益之乃謂周欲伐商。以黎當所伐之道。故先乘之。乘者。襲也。噫。果如益之此說。則文王已有伐商之心矣。所以服事商者。孔子欺我也。至林少穎則以西伯爲武王。亦弗之思也哉。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乃史官推本祖伊所言之由也。蓋文王以西伯專征。黎侯之不道。既戡伐之。祖伊知戡黎之後。代虐以寬。民必去商歸周。于是震恐奔走而告其王。商受。書序孔子所言。故耦受。此是當時史官所錄。故言王。然商受又有言商紂者。蓋受與紂音相亂耳。後世乃謂盜法殘義損善曰紂。此蓋見其惡爲作惡義也。祖伊告王之意。蓋謂周既戡黎。民知其有去殺勝殘之美。必靡然歸之。民歸則天。必與天既與周。則商之天命必訖盡矣。故言天既訖我殷命。稽于至人之言。考于元龜之占。皆無敢言我商家之吉者。則其凶可知矣。商家喪亡之證既如此。此非我商先王自成湯而下諸賢王不相親我後人也。乃王自以淫亂戲惡之事。自絕于天。故天因而棄絕于我。天既棄。則喪亡無日。雖有粢而不得食。故曰不有康食。言其不得安坐而食也。雖有父子之天性。亦不可保。故曰不虞天性。言雖有周親。亦不可度其能保也。先王始後王之典法。後王所當率循也。今既喪亡無日。則已不得爲天子。雖有可率之典。亦不遵迪而行之。故曰不迪率典。惟紂在上。淫戲不道。上天絕之。至于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斯民何賴焉。汝今日我商之民。無不欲商之喪亡。且曰紂之殘虐。天何不降罰于紂。而使之喪亡也。夫紂之無道如此。威罰之降。理所宜得。今乃未降威罰。是天之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大命乃不猛烈。而徒姑息以容之也。故曰大命不摯。此蓋欲其亡國之切。故呼天爲言。冀其威之降速。

上言徵子。題其篇之目也。下言徵子若曰。史官記徵子之言也。林少穎謂凡言若曰者。史官述其大指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按呂氏春秋。紂母生微子及仲衍。時尚爲妾。故爲妻而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而史記亦謂微子、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則微子、紂之母兄也。至孟子乃謂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則微子乃紂之叔父。二說不同。考微子之命。言殷士元子。則微子誠紂庶兄。非叔父也。紂于是時暴虐不道。于人事皆顛倒錯亂。無有所統。人事既如此。故天命亦皆分錯。如此篇所陳皆是紂錯天命之事。紂既錯天命。微子知其滅亡無日。情迫于中。不能自已。于是以其喪亡之事。語于箕子比干。各欲行其志。故此序所以言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箕子時爲三公也。少師比干也。時爲三孤也。此篇亦有箕子之言。而序獨言微子作誥者。箕子之言。因微子告之而後發故也。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厥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上言微子。題其篇之目也。下言微子若曰。史官記微子之言也。林少穎謂凡言若曰者。史官述其大指

而以己意揣色之不必盡其當時之實也此說亦有理蓋微子以紂錯天命知商必亡故呼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而告之曰我商家社稷危亡之徵已不復能治正四方矣何以知之蓋我成湯勢若翹雞由七十里有天下其致力而行遂成其功昭然陳列在上在後人者正當勤勞以守之而我王紂乃沈酣于酒以敗亂成湯之德于下沈謂迷于酒若沈于水也酗謂飲酒醉而發怒也成湯艱難如此而紂乃淫亂如彼天下豈有不亡者哉紂既淫亂故殷之臣民皆染紂之惡無小大皆好爲草竊之事以爲奸于外爲宄于內草是苟且之辭蓋苟且而竊盜也然非特在下者如是而已雖上而六卿與庶士亦皆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惟其以非法相師故下之有辜罪者彼皆不敢糾正而有罪當不獲正其罪蓋上下相蒙即泰誓所謂爲天下通逃主萃淵藪者是也惟有罪者不獲正其罪故小民之被其害者積其憤氣而不得伸方將興起而共爲敗仇民既不和如此則天下乃土崩瓦解之勢也故殷之淪喪若涉大水無有津涯畔岸無從可救之理惟其不可救故微子所以知殷之喪亡頗越必在今日不能久也故曰殷遂喪越至于今微子既知殷之喪越必不能久于是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曰我商危亡如此我念之不覺發其狂疾吾一家今皆老亂不堪直欲遯走于荒野以爲我憂言骨肉之極設身無所也今慼悶既如此商父師少師乃無指意告我我不知商家之頗越隕墜將若之何故曰頗隕若之何其其鄭氏訓語助也說曰姬與檜弓何居同義漢孔氏作如字說若之何救以其說不若鄭氏爲長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酣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喜罪合于一多脩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自貽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顯行遯

微子既言所以喪商家之顛隕者以謀于箕子比干于是箕子呼微子爲王子酒告之曰紂淫亂如此乃天降酷毒之災以荒商邦而紂又方且興起沈酣于酒肆然無所忌憚雖有可畏之事而亦不畏之也如西伯戡黎祖伊恐而奔告于紂而紂乃以爲我生不有命在天豈非乃罔畏畏乎非特不畏所可畏又拂戾其耆老俾長之人與夫舊有位之賢皆不聽從其言紂既無忌憚如此故殷民化之亦無忌憚于祭天神地祇之犧牷牲用乃攘竊之遞相容隱將而食之故雖如此商略無災罪以及之者此又致民之无忌憚也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皆祭天神地祇之用也箕子既言商之君民無忌憚之事矣故又言我下視商民紂所用以治者皆無善政善教大抵重斂而興之爲仇讎惟其重斂而興之爲仇讎故民皆讎之此所以自召敵讎貸不懈怠也惟若臣上下之間其恣行不義罪合爲一故善良之民多有瘝病無有詔而救之者箕子既言商之淫亂如此故又言我今日亦難于進言亦難于出走之意謂商今日喪亡之災如此我若以其災之故興起而諫紂紂必不聽非特不足以救其亡亦徒自取禍然既不可以諫亦不可以去故又言商若果淪喪我亦守節不屈又豈可出去他國事二主更爲臣僕哉但諮教微子出而遯逃乃合于道蓋王子出走所以合道者以我舊時當帝乙之世言欲立微子以遯命乙之後微子既不得立而紂與我二人皆有嫌隙既有嫌隙故知我舊之所云實刻害子子不可不出也微子不出則紂終必戮之戮微子則我商家頗越酒隕不可復存矣蓋微子帝乙庶子統緒相承故箕子有望于微子也箕子既不出酒微于不可不去故又告之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顯行國將謀之酒薦行之而安謂之靖箕子謂戚去戚留各自爲謀使非謀善行之而安可以獻于先王而一無所愧則至矣不必一于去一于留也我之所謀以智與商俱亡矣豈復顧爲出行遯走之事乎故曰我不竊行遯微子作誥以告父師少師惟父師有言咎微子而少師比干不言者其說有二謂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exclude者亦難辨比干死無足疑故不以告人箕子微子則不免有云重去就之義也一說謂微子作誥之時比干已死此言父師少師俱以告箕子又以是告比干之靈箕子尚存故答以言比干已死此不言也二說皆通故並存之林少穎謂說者往往謂微子遯而歸周以存宗祀爲孝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微子之始去商姑欲遯逃自全待紂改過而宗廟社稷復存此其行遯之本心也至于紂惡不悛爲武王所滅于是不忍商祀顛隕抱祭器歸周以請後此蓋出于無可奈何之計亦非本心也此說極善

尚書詳解卷十六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三篇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據中篇言惟戊午王次於河朔則上篇乃未渡孟津時所言既誓遂渡河次於河北故作中篇是上中二篇同日而作一作於河南一作於河北故上篇序既言一月戊午中篇又言戊午王次于河朔所以見二篇同日而作也至於下篇則作於戊午之明日故篇首所言以時厥明以別之先儒乃以三篇皆渡河後所作若果如此說則不應於中篇言次於河朔也此篇猶名篇以泰誓者漢孔氏謂大會誓衆顧氏謂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二說雖不同皆以泰爲大惟王氏好立新說乃以泰乃否泰之泰謂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王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豈經本意哉要之此名泰誓者蓋出於史官一時之意以篇內有大會孟津之言遂以泰字爲簡編之別以見其爲大會衆之辭非有深意于其間況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此三字皆通用如孟子左氏國語皆此名篇或作否泰字或作太甚字或作大學字以其通用也豈可以安生意義以爲否泰之泰哉說者既曲推其義又以上篇受罪紂路中篇又甚下篇則紂罪尤甚此

武王所以必伐無赦。夫未濟而誓。既次又誓。明日又誓。三篇之作。僅兩日耳。豈有罪惡之積。僅越夕而三變者哉。其說尤爲無據。有誤後學。故併論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先儒釋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其一說曰。文王自與芮質成。諸侯並附之。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卒。武王服三年喪畢。始伐殷。學者信此言。遂有受命稱王之說。其一說曰。武王十一年。伐紂。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諸侯僉同。遂退而示弱。至十有三年。更與諸侯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受命稱王之說者。徒以武成篇言。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序云十有一年。遂取居巢三年以足其數。故以伐紂之年爲武王受命之十一年。所以有觀兵示弱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言十有三年。遂以此序言十一年武王伐殷者。乃觀兵之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者。乃十三年戊午伐殷之事。二說雖依放經文。疑若可行。然揆之以理。咸有不通者。按無逸言。文王受命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即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質成之事。乃漢世事。古者但以即位年爲元年。積累數之。以見在位之久近。非如後世之屢更。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更稱元年。而武王即位。乃不以即位之年爲元年。而上冒先君之年哉。此受命稱王之說所以不可用也。據此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即繼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即十有一年一月之戊午也。而先儒疑篇首有十三年。乃謂十一年爲觀兵之年。一月戊午乃十三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故誓師而數紂之罪。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自王曰以下。即武王誓師之言也。蓋諸侯與武王共謀伐紂。有同志之義。故武王皆呼爲友邦冢君。大君也。尊之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治事之臣。及庶士之賤。凡在會者。皆明聽我誓而悉吾弔民伐罪之意也。然武王之誓。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武王以即位之十一年。建子之孟春。大會同盟之諸侯于孟津。欲其伐紂。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與諸侯在河之南。今既大會。欲渡師孟津。故誓師而數紂之罪。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自王曰以下。即武王誓師之言也。蓋諸侯與武王共謀伐紂。有同志之義。故武王皆呼爲友邦冢君。大君也。尊之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治事之臣。及庶士之賤。凡在會者。皆明聽我誓而悉吾弔民伐罪之意也。然武王之誓。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其意蓋謂天地以至和之氣化生萬物。則天地實萬物之父母也。然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或有生無知。有知無義。而各得其偏。而無其全。惟人獨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而爲萬物之最靈。則天地生萬物。于人爲最厚。故既予以善性。又恐其汨于嗜欲。迫于利害。而反失其性。故又于人之中。求其誠有聰明之德者。使之居元后之位。既居其位。則輔相其宜。裁成其道。皆付之元后。使安全天地莫全之功。則父母斯民之任。又在人君矣。惟天之愛民也厚。既使之爲之擇君而司牧之。則爲人君者。敎之安之養之。使無負上天之意。可也。而紂乃荼毒斯民。使不得其所。而負上天之意。此武王所以先推言天地爲民立君。作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惡。紂所以無所逃其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夾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武王上既言上天立君之意。故此遂數紂罪。以見上天之意如此。而紂所爲乃如彼。故知其得罪于天也。夫天之聰明。作元后。將使之父母斯民也。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降災罪于下民。豈上天立君之

本意哉。然又不特如此。沈湎于湎。貪冒于色。酒謂之沈湎者。蓋被酒所困。若沈于水。酒變其色。湎然昏同。故嗜酒謂之沈湎。貪色謂之冒者。蓋惟色是求。昏夜冒進。不知廉恥也。惟其沈湎冒色。憤然無知。故暴虐之事。敢于必行。甘無忍心。以罪加人。則誅及族類。以官使人。則延及于世。夫罰弗及嗣。嵎舜之法也。大臣有功。子孫世祿。未嘗世官。亦古之制也。今紂自任一己之喜怒。一慕其人。則不論賢否。世守其官。又恣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民。宮室。其所常居者也。臺。則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者。榭。又臺上有屋者也。陂。則陸澤水使之不流者也。池。則鑿地停水者也。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爲之所以殘害萬民也。既害民矣。于忠良之人。又焚炙之。卽加以炮烙之刑也。于有孕之婦。則刳剔之。刳。剖也。剔去肉至骨也。此言刳剔。則是刳剔其腹以觀其胎也。蜚甫謹言紂剖比干心。以觀其胎。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如此。故皇天於是震動而怒其所爲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以伐之。雖奉天威以伐有罪。而大功終未能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文考之功既未能有成。則武王於是自謂我小子發。與汝友邦之諸侯。其觀茲政。遲而至十有一年。蓋應幾紂之改過而歸于善也。林少穎謂。武王卽位十一年而後往伐。蓋謂我與諸侯尙願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應幾紂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于善。奈何觀察其政事。積十餘年。而紂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所以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武王之意。只是如此。而漢儒不察。乃以觀政轉爲觀兵。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而謂周師再舉。殊不知此說。考于經而不合。揆于理而不通。惟程氏謂。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已絕。則紂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三年。若未絕。便是若也。爲臣子敢以兵脅君乎。此說大可規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舉也。夫武王所以遲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特冀萬一改悔。而紂乃罔有悛革之心。且夷俾而居。此夷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蓋俾肆而無禮也。惟其俾肆無禮。故于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皆不祀。非特不祀上帝神祇。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凡國家所蓄藏犧牲粢盛。以爲祭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書歷。是食郊牛角。御嵐。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所謂既于盜也。夫祭祀之犧牲粢盛。爲凶盜所侵侮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而方且掩耳自肆于上。以諸吾下有人民。可類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雖侵侮如此。蓋夜祇敬。恐懼不敢安居。遂受命于文王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于文王。文王于是類于上帝。則告以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欲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于文王。既受命于文王。則不可不類于上帝。其事衆矣。而武王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以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猶不敢爲。苟不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則遣之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也。至於殺童子而奪其餉。則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伐之。今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剖剔孕婦。可謂暴矣。武王猶未忍伐。至於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故舉諸侯伐之。蓋紂所以自絕於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故也。此說極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武王上既數紂罪。故此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謂紂之罪如此。上天見其暴虐。不忍下民被害。于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天意既如此。故今日惟當助相上帝。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卽今日伐紂之舉。紂既滅。則虐政不行。而民自安矣。武王伐紂。既欲相上帝安四方。故紂之有罪無罪。武王其敢自任其宜而妄加誅戮哉。紂有罪。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則順上帝之意如何耳。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一說又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故此遂言上天立君之意。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意。故立之君師者。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今紂爲君師所爲乃如此。是謂得罪於天。則天滅之。天滅之則紂之有罪無罪。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皆天意也。武王豈敢違天意哉。二說皆通。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武王既論紂不可不討。故此又論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蓋古有是語。料敵制勝之道也。武王舉此。蓋謂凡勝負之勢。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紂雖有億萬之衆。然紂無德義。人心不歸。各自異心。是人雖多。不足以語力。非特不足以語力。而以暴虐失人心。則德義又烏可言哉。若夫武王。則異是矣。雖有三千。不若億萬之衆。然一心一德。與億萬心故。不可同日而語。是人雖少。而力有餘。非特力有餘。而得人心如此。則德義又可知矣。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者。正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皆不我敵。而今日必勝無疑也。商周不敵如此。況紂之罪惡。今已盈滿。如繩之貫穿於物。而繩已盈滿。不可復貫。罪大惡積如此。故今日之伐。乃天命我以誅惡弔民也。我其敢赦哉。我若赦而不誅。則不順天矣。不順天。則罪與紂均。蓋紂之罪。惟逆天意。不能君民。故天誅之。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是逆天也。故罪與紂同。武王言此。所以見紂不可不伐也。武王既言縱紂不誅。則得罪于天。故遂言予小子夙夜祇懼。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蓋欲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于文王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于文王。文王九年大勤未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欲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于文王。既受命于文王。則不可不類于上帝。則告之天神也。宜于冢土。冢大也。謂大地也。則告之地祇也。上帝謂之類。冢土謂之宜。皆祭名。類則以事類告之也。宜。則以事宜告之也。既類上帝。宜冢土。于是遂與爾有衆之諸侯。致天罰于紂。然則天之致罰于紂者。乃紂虐民。民不忍荼毒。上天矜憐之。于是因民之所欲而罰之。故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言此。蓋欲見今日之事。非己之私。乃天之罰。非天之罰。乃民之欲也。今日之事。既是天罰民欲。使我奉行。故衛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庶幾助我一人。播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可也。其可不知所勉哉。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以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故也。故曰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漢書歷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至戊午渡孟津。凡三十一日。蓋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周師凡三十一日始渡孟津也。朝歌在河北。武王既以戊午日渡孟津。即次舍于河北。故此篇首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戊午渡河。癸亥陳于商郊。首尾五日耳。則此所謂次者。纔一宿即行。非如春秋左傳所謂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也。蓋商郊去河四百里。若以次爲三宿。則不能以癸亥陳商郊也。武王先諸侯而渡。既次河北。故諸侯亦皆渡師于王既次之後。各以其師畢會于武王所次之處。故羣后以師畢會。羣后既會。武王乃遍六軍。出此誓言。安慰其心。諫輔既殺之。又剖視其心。而桀則殺之而已。況紂之炮烙等事。皆桀所未嘗爲者。則紂罪浮桀。又何疑哉。武王既數紂浮桀之罪。故又言曰。紂今日爲惡孰忌憚如此。非無可以爲鑒誡也。夏王之所聞也。大抵人有好善之心者。其心急于爲善。故爲之而日愛其不足。不特爲善如此。爲不善之人。其急于爲不善。亦日愛其不足。如王溫舒好殺人。會春則顧足嘆曰。今冬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則凶人爲不善。豈不日愛其不足乎。今紂于不善之事。正所謂爲之而日愛其不足也。故武王既言爲善不足。又言爲不善者日愛其不足。于下遂繼以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者。正以紂于無法度之事。皆力行而不息。正所謂爲不善而日愛其不足也。自播棄黎老以下。至穢德彰聞。皆紂力行無度之事也。黎老。國之老成人也。採炎謂面之黎色似浮垢。罪人。有罪逋逃之小人也。惟紂力行無度之事于國之老人。則播而棄之。如播百穀之播。有散之之意。蓋散棄之也。于逋逃之罪人。則昵而比之。昵親比近之也。既遠賢近不肖。又淫于色。酗于酒。嗜酒嗜色。而肆行暴虐之事。紂所爲者。皆如此。故民皆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爲不善之事。分爲朋黨之家。互相告訐。而結爲仇敵。既爲仇敵。故各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朋黨之家。既以權勢相滅。則淫刑濫罰。必橫及于無辜之民。民既無辜而受害。故皆銜冤茹痛。呼天而告之。民既呼天而告冤。故紂之穢惡之德所以顯聞于天。而天絕之也。此蓋武王數紂可伐之罪。以見今日不可不往之意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武王上既數紂之罪。以見其不可不伐。故此遂言夏桀之惡未如紂甚。天且命湯伐之。則今日之事。實非私意也。欲言桀罪。而先言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蓋謂天有惠愛斯民之心。不能自遂。于是立之君。使代天以愛民。君既代天以愛民。則當奉天而不至逆天之意。今夏桀乃不順天之意以愛民。方且肆爲刑戮以流毒於下國。使民陷于無辜。于是天乃眷佑大命于成湯。使之降夏黜桀。有夏之天命。所謂降

者。昔升爲天子。今降之。所謂黜者。昔居中爲天子。今黜之也。桀罪如此。天既絕之。況紂之罪又過于桀。所謂過者。即下文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等言是也。孔氏謂剝喪、傷害也。元、善之長。良、善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然不如蘇氏謂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微子、紂之同母兄。成王稱曰殷王元子。則此之剝喪元良。蓋使微子逃亡而不追也。諫輔、謂比干也。比干諫之。紂則賊殺而虐害之。一無所惜也。不特如此。又自恃非受天之命爲天子。于恭敬之事。皆不肯行。既謂敬不足行。故于祭祀之事。皆以爲無益而不修。暴虐之事。皆以爲無傷而力行。惟其所以力行者。無忌如此。此其罪所以浮於桀也。林少穎謂。世謂桀殺關龍逢。此未必然。況武王以賊虐諫輔爲紂罪。浮于桀。使桀果殺關龍逢。則是與紂同罪。況湯誥、湯誓、數桀之罪。不過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云滅德作威。敷虐于百姓而已。而武王亦云弗克若天。流毒下國而已。則是桀所以亡者。惟肆爲虐政。以殘斯民。不至如紂窮凶極惡。無所忌憚也。愚謂少穎以經文證紂罪浮桀。極然。但疑桀不殺關龍逢。亦拘之太過。蓋紂之賊虐諫輔。既殺之。又剖視其心。而桀則殺之而已。況紂之炮烙等事。皆桀所未嘗爲者。則紂罪浮桀。又何疑哉。武王既數紂浮桀之罪。故又言曰。紂今日爲惡孰忌憚如此。非無可以爲鑒誡也。夏王之所聞也。大抵人有好善之心者。其心急于爲善。故爲之而日愛其不足。不特爲善如此。爲不善之人。其急于爲不善。亦日愛其不足。如王溫舒好殺人。會春則顧足嘆曰。今冬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則凶人爲不善。豈不日愛其不足乎。今紂于不善之事。正所謂爲之而日愛其不足也。故武王既言爲善不足。又言爲不善者日愛其不足。于下遂繼以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者。正以紂于無法度之事。皆力行而不息。正所謂爲不善而日愛其不足也。自播棄黎老以下。至穢德彰聞。皆紂力行無度之事也。黎老。國之老成人也。採炎謂面之黎色似浮垢。罪人。有罪逋逃之小人也。惟紂力行無度之事于國之老人。則播而棄之。如播百穀之播。有散之之意。蓋散棄之也。于逋逃之罪人。則昵而比之。昵親比近之也。既遠賢近不肖。又淫于色。酗于酒。嗜酒嗜色。而肆行暴虐之事。紂所爲者。皆如此。故民皆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爲不善之事。分爲朋黨之家。互相告訐。而結爲仇敵。既爲仇敵。故各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朋黨之家。既以權勢相滅。則淫刑濫罰。必橫及于無辜之民。民既無辜而受害。故皆銜冤茹痛。呼天而告之。民既呼天而告冤。故紂之穢惡之德所以顯聞于天。而天絕之也。此蓋武王數紂可伐之罪。以見今日不可不往之意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武王上既數紂之罪。以見其不可不伐。故此遂言夏桀之惡未如紂甚。天且命湯伐之。則今日之事。實非私意也。欲言桀罪。而先言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蓋謂天有惠愛斯民之心。不能自遂。于是立之君。使代天以愛民。君既代天以愛民。則當奉天而不至逆天之意。今夏桀乃不順天之意以愛民。方且肆爲刑戮以流毒於下國。使民陷于無辜。于是天乃眷佑大命于成湯。使之降夏黜桀。有夏之天命。所謂降

之仁非有所揖而言至王氏乃指徵子而言遼周未滅而徵子已歸周如此是徵子爲名教罪人也況徵子乃伐商之後歸周者武王既百紂之人心不和如此我之人心和同如彼是人心已歸周也人歸則天必與故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遼言天之視聽視民好惡今紂之離德如此我乃同心同德如彼則天必相我也我既因人心往伐則乃事威有過失雖若出于百姓之心妄從如此其實我一人之罪也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遼武王以身任伐紂之實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勳哉夫子罔或無畏無貳無執非敵百姓懍懍若朽索之馭六馬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既以身任伐紂之實故此遂繼言今朕必往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彼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紂以張大我伐功則于無之功有光顯矣所謂光者非謂功過于湯也湯伐榮于前武王伐紂于後乃所以再光湯業故勉將士曰勖哉夫子勖勉也夫子指將士也言此事乃將士所當勉力者也雖所當勉又不可輕敵故禰將士不可有無畏之心當執非我敢敵之志則可以必克所以然者遼以百姓兆民久苦紂惡懍懍怖懼皆若朽摧其頭角無有容頭之處故我不可不勉力以成必克之功也武王既言伐紂之事如此故又嗟嘆而總告之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其意遼謂今日之事固不可不勉力然一人勉而一人不勉豈能成功惟是凡在師之衆皆思勉力一德一心無一人不勉則可以卻其成功而傳永世無窮之名矣世儒皆疑此言罔或無畏無執非敵是勉衆士之小心欲其畏難而懼敵而孟子舉此則曰無畏無執也非敵百姓也乃是故我不可不勉力以成必克之功也武王既言伐紂之事如此故又嗟嘆而總告之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其意遼謂今日之事固不可不勉力然一人勉而一人不勉豈能成功惟是凡在師之衆皆思勉力一德一心無一人不勉則可以卻其成功而傳永世無窮之名矣世儒皆疑此言罔或無畏無執非敵是勉衆士之小心欲其畏難而懼敵而孟子舉此則曰無畏無執也非敵百姓也乃是安撫商民之亂使無畏我而我將以安衛此言百姓懍懍若朽索懍懍若崩厥角是言商民懼紂暴虐皆崩厥角而不能仰視而孟子舉此則曰若崩厥角稽首乃是言商民喜周師之征皆若崩厥角而順服之意旨不同此林少穎則謂孟子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凡民罔不憝舉泰誓曰無畏無執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其言乃與康誥泰誓文雖相類而意旨大有不同者遼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伏生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意屬續而已孔壁中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始以古隸定可知者則其間必有不能曉者而以意增損潤色者則今泰誓康誥其言與孟子不同乃不無增損潤色于其間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顯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祼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篇遼戊午之明日己未將自河北而發誓師之言也故篇首言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遼

武王以戊午日渡孟津次于河北明日則自河北而發遼于商郊將行之際于是武王親巡行六軍而明誓衆以今日伐紂弔民之意三篇之誓其數紂罪皆是悉數紂平日過惡非有輕重詳略于其間但致其三令五申之意而已不可謂紂三越夕而三發也按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武王是時倘爲諸侯必未備六軍此言大巡六師但泛指諸侯之師故言六師以見其多也史官既敘本始于上故于是載王所以誓師之言于下自嗚呼我西土君子即誓師之言也嗚呼嘆辭也武王誓師必舉西土君子而告之者遼當時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之在孟津者皆西土之人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遼武王欲數紂罪故先無二句于前以總紂罪武王之意遼蓋謂天道顯明吉凶禍福各以類至厥理甚彰彰而著見而紂乃不知察此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道皆輕狎而侮慢之既輕狎而侮慢之于是荒淫怠棄而不肯率行以此之故遂自絕于天而結怨于民此所以見天道甚順于吉凶禍福實不差也周希聖謂天非絕紂而紂自絕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此遼言其所以致天人之怒者皆其自取也自此以下又論其自絕結怨之實謂紂所以自絕結怨者以其冬月見有朝涉水者則謂其脛耐寒斲斬而視之見比干忠諫則謂其心有異于人剖開而視之惟其忍于爲此故敢作爲刑威以殺無辜而其毒獨病于四海之人非特如此姦猾回邪之人所當斥逐也而紂則尊信之師保之官所當親密也而紂則放棄而黜之前世之典法所當遵守也而紂則屏去而棄之忠正之士所當顯擢也而紂乃拘囚而奴辱之郊所以禮天社所以祀地宗廟所以奉先王當因時告祭也而紂則郊社壞而不修宗廟歷而不享其所以致致爲不善而惟日不足者惟在於作奇異之技藝凡巧於淫者以悅婦人而已列女傳曰紂爲銅柱銅炭火於下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紂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爲奇技淫巧乃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惟紂所以爲暴虐如此之極故上帝實知其所爲不頓於是絕之而降之以是喪亡之兆也天既絕紂而祝降時喪祝斷也武王膺天人之歸故武王於是數紂罪遂勉之曰爾衆士須當孜孜不怠助我一人之敬行天罰以致討于紂可也故曰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上既欲衆士同心戮力伐紂故此遂言所聞於古人之言以證紂之不可不伐也蓋民心叛服初不可常撫彼之則戴上爲君酷虐之則視上爲仇讎一爲后一爲讎在上之人撫之虐之如何耳今紂爲君乃不能撫彼其民而大作威虐以害之是與汝世世爲讎敵者斯民豈肯戴之爲后哉故武王所以既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必讎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也方是時紂尚爲君而武王言獨夫者蓋得邱民而爲天子所謂天子者以其得民耳今紂雖爲天子而民心已離民心既離則親戚在上特一夫耳謂與爲僞哉此所以謂之獨夫也武王既言紂作威虐民與民作讎不能撫民使戴爲后故此又言植偽去惡乃見紂之不可不誅而我之不可不附也蓋有德之人當植封之故謂之樹德

樹德則必滋蔓而使之繁滋罪惡之人當剪除之謂之除惡除惡則必芟夷蘊崇絕其根本勿使再植今紂所謂天下至惡之根本也故我小子所以伐商者乃大與衆士殄絕滅爾衆庶我之讎而務去惡本者也我既欲與汝衆除惡去讎爾衆士庶幾各遵迪其果敢勇毅而期于必行以成汝君之功可也故曰以登乃辟一說謂登陟也登乃辟使汝君陟元后也武王自未渡孟津至既渡而次既次而行凡三出誓所謂三令五申反覆備至也至是將欲趨紂之郊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其事迫矣故不可無賞罰以懲勸之故遂戒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蓋謂爾衆士今日能用命卻敵奏功而多則我有厚賞謂之厚賞則不特一爵一級而已若不用命而不能迪而果毅遂至捐卻致敗者則我有顯戮顯戮者則肆諸市朝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上既告以賞罰之必信故此又嗟嘆而稱述文王之盛德得天人之心如此則我今日勝紂非我之能乃文王之德如其不勝則罪不在文王乃我之不善也蓋文王之德顯顯在上若日月之照臨遠而四方近而西土無所不被惟其德之光顯如此故我有周所以能受多方之歸往而有天下也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於紂蓋必勝之理但不知我小子之德如何耳使此行也而我克紂則非我小子之能用武以卒其伐功乃我文考之德未嘗得罪於天故我國家所以得膺上天之休命而集其大勳故曰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使此行也受反勝我則非我文考有罪乃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我兩家所以不能克終其令緒故曰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武王言此蓋謂文王之德如此實可得天下今我若勝則實賴文王之功如其不勝則乃我之罪非文王之德未至也此皆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之於言自然如此其非有一毫作僞於其間先儒乃以此爲武王假設以求衆心之辭豈理也哉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此武王至商郊之外誓師而作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揚子方言牧、阯也註謂放阯牛馬又周禮牧師掌牧地春秋傳牧隰皋鄭風叔適野鄭箋郊外曰野則牧野乃凡郊外之統名而陸德明音義引說文作埒野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又似專屬商郊地者然亦是因畜牧取義玩大傳牧之野文義可見考竹書及逸周書亦皆作埒而石經諸本皆作牧篆文牧類土旁毋牧埒同一字也虎賁三百人孔註百夫長考司馬法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百夫長爲卒帥實領百人與每乘人數不配疏則以爲每一車七十二人自是元科兵之數至臨時配割其人分散不得仍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此說蓋周至然孟子書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百字或是千字之訛泰誓所謂有臣三千惟一心者疑即指此虎賁之數蓋虎賁氏之官義取猛獸賁逐此虎賁

殆亦簡賦卒中之勇猛者異其號以寵之固不必定其爲百夫長耳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此甲子戊午後之甲子也先儒以歷推之是周二月四日不言二月甲子而直言時甲子昧爽者以上泰誓言一月戊午又言時厥明故此遂連上文直言甲子則知其必是戊午後之甲子也昧者暗也爽者明也謂之昧爽則將明未明之時也蓋武王以甲子之日將明未明之時啓行詰朝而至於商郊之牧野於是誓衆時周師於癸亥日已陳於牧野矣故王於是甲子昧爽至於商郊也牧野、紂之近郊也王將誓衆於是左手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率於衆曰逖矣西土之人逖、遠也蓋憩勞其行役之遠也漢孔氏謂黃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教然此說近於穿鑿不若蘇氏謂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放左手杖鉞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此說遠之武王既杖鉞秉旄指麾於軍中而慰勞衆士以行役之意於是各呼其人而誓之友邦冢君指同志之諸侯也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則指治事之三卿也大國三卿武王時尚爲諸侯故只有三卿亞、次也旅、衆也謂衆大夫之次於卿者也師氏、則周官所謂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則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則統百人之帥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此指西南八國之在會也蓋文王圖于畎化行于江漢之域故此八國皆屬于周而預伐紂之役也武王既歷舉所誓之人于是使其稱其戈比其干立其矛以聽誓命蓋使之各執器械聽誓欲其嚴肅也戈、戟也干、楯也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謂戈短人執則舉之故言稱楯則相並以扞蔽故言比矛長執則立之于地故言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武王既使陳牧野之人稱戈比干立矛以聽誓言于是遂誓以伐紂之意而舉古人之言以諭牝雞無晨惟家之索蓋此篇數紂之惡惟論其用婦人之言以亂天下故舉古人之言以諭牝雞無晨之理使牝雞而晨則反常爲孽家必索而盡亦如婦人與政亦是反常故足喪國今商王受乃不悟牝雞鳴晨爲不祥而其爲國則惟婦人之言是用婦人蓋指妲己也按列女傳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賞之所憎者誅之妲己謂輕誅薄則爲炮烙之刑皆惟婦言是用也既用婦言則有所蠱惑馳明日昏故昏于鬼神則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皆不答祭所以報本故謂之答不答謂棄其祭祀而不答其先祖也昏于親親則棄其王父弟與同母之弟皆遇之不以其道故曰不迪王父父之考是祖也王父弟蓋同祖之弟也同母弟同母所生蓋親弟也凡此皆先王之遺允也故謂之厥父母弟鬼神當敬而不敬九族當親而不親方且棄四方之多罪凡以罪逋而逃亡者而紂以天子之尊爲之宗主不

特爲之宗主又崇之長之信之使之或爲大夫或爲卿士使得居高位而特制特裁制斯民而暴虐于百姓又爲姦于外爲宄于內而姦宄于商邑紂所爲如此是天之所必絕必棄者也天既棄絕之則武王之伐乃敬行天罰也故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勘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勘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勘哉夫子尙所弗勘其于尙矧有戮

武王既誓衆謂我將敬行天罰于是遂教之進退擊刺之節也曷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蓋深言出師不可無紀律也蓋武之意謂今日之事乃敬行天罰正不可爭利以徼一時之幸蓋當謹其紀律使進退擊刺皆有常節故言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者蓋欲其坐作進退之法如此過六步七步而止相濟不欲其輕進也既欲其不可輕進故勉之曰夫子勘哉謂坐作進退之法如此凡在師之衆不可不勉也既告以坐作進退之法于是又言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此又欲其于攻擊擊刺之際少不過四五多不過六七卽止而相齊不欲其貪殺也既告以攻擊擊刺之法故又勉之曰勘哉夫子謂攻擊擊刺之法如此凡在師之衆不可不勉也既告之使勉于進退擊刺之法于是又言曰進退擊刺既不可不勉如此故商衆士尙庶幾奮其桓桓威武之志如虎如羆如熊如羆四獸之猛而在于商郊雖曰猛拳如此然紂之衆士或有不敢我師而能來奔于我汝又不可迎擊之惟使來者自來但取其能役屬于我西土而已蓋武王之伐非敢百姓也誅紂之惡以弔斯民民既克奔何殺之有但使之率俾于我而已故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一說又謂來奔不可迎擊擊則勢我西土此說亦通武王既欲衆士弗迓克奔故又勉之曰勘哉夫子亦以此事甚大凡在師者不可不勉也三言勘哉欲其勉之又勉也前言夫子勘哉後言勘哉夫子反覆其文以致其諄諄告戒之意猶言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也武王既欲衆士不可不勉故又敬言之曰如前數事爾苟不勉則于爾身有戮矣蓋臨陣誓師其言不得不爾也

尙書詳解卷十七

下原圖所闕

一月蓋權時之宜也秦誓言一月戊午蓋記其至孟津之日也此言一月壬辰旁死魄朔日癸巳乃記始發鎬京時也漢書歷志謂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魄是月之輪郭月之一日則生明魄死故謂之死魄故二日壬辰爲旁死魄蓋以其日近于死魄也武王朝步自周往征伐商乃是癸巳日不直言癸巳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始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者蓋先言一月壬辰爲歷起也歷家推步尤難于日月合朔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此武成所以首言一月壬辰旁死魄也既記日月合朔于上于是繼以伐商之日蓋武王伐紂實以一月初三日癸巳與師故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日是明日也以今日爲主則明日爲翼日也而武王早朝步行自鎬京之周而東往伐商也至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則師至孟津渡孟津與下文所謂惟戊午師逾孟津者是也二月則辛酉朔四日甲子武王則以是日滅紂即牧誓所謂甲子昧爽是也由是言之則武王之伐紂自始興周凡二十五日則至孟津三十一日則滅紂即牧也此不載戊午甲子二日之事者蓋此特載往伐與歸周之始末故既載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載四月哉生明蓋謂四日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前首死魄此言生明其實一也特史官變文耳蓋武生既克商于是以四月三日始自商來歸至于豐豐蓋文王所都之地也武王既勝商而歸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于是偃息其武功而修舉其文事凡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馬則歸于華山之南牛則放之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今既偃武則不復服牛乘馬華山桃林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則不復羈絆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也此所謂偃武修文即禮記所謂武王勝商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藏而府庫弢戢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矣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此即所謂偃武修文之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王季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又史官記武王歸周祀廟告天之事與夫告羣后之言也唐孔氏于上厥四月哉生明云是四月三日辛卯則此丁未蓋是四月十九日也武王歸周至十九日乃告祭于周家先祖之廟即后稷而下至文王也武王既告廟故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大奔走而執豆籩以助祭祀又三日庚戌是四月二十二日武王乃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天地以武功之成既告廟祭天矣于是遍告此生魄已後之日四方諸侯與凡執事之臣皆于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四方皆朝見新君脩首聽命所以正始也以歷考之月既望則魄生明死則所謂生魄者蓋月之十六日也武王于四月十九日祀廟二十二日柴望皆是生魄之後行事故知此言既生魄者非月之十六日乃是二十二日既柴望于是遍告此生魄已後之日與百工受命也蓋此言既生魄與舜典言既月同自十六日至三十日皆爲生魄之日故二十二日既柴望即遍告此生魄之日而與百工受命也史官既載諸侯百工受命于周之事故因載武王所以播告之言自王若曰以下即武王播告之言也武王呼羣后而告之曰我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于邰故建立此邦之疆土后稷非王而稱先王尊之之辭也以其爲王者之始祖故可以先王言之也后稷故建立邦土至公劉乃后稷曾孫復能修后稷之業而使之加厚故曰克篤前烈至太王王季又后稷十二世孫不忍以土地之故驅民與狄人戰去邠邑岐民以爲仁人而從之者如歸市是太王始得民心而王業實基于此故詩言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謂太王時雖未嘗有翦商之志然自此始得民心是周家所以終翦商有天下者實基于此也而說是書者曾不深考乃謂建邦啓土自于后稷修后稷業自于公劉啓德翦商自于太王勤立王家自于王季受命爲王自于文王是說大誓名教夫武王伐紂追于天人之歸不得已而舉之豈有紂未立數十年之前商無失德密有翦商之志如是則是叛逆之臣太王何異司馬懿王季何異司馬師文王何異司馬昭此必不然也王業既成于太王王季又勤勞以守之故曰其勤王家積而至于文王則積累之久戊戮之大功業于是大成遂能大膺天之眷命而撫安方夏于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陵小小邦則懷其德而得自以立雖自虞芮質成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黎國又明年伐崇專征九年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故大勳亦未集于其身文王之功既未能集此武王所以成文王未成之功非利紂之天下而取安取之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戒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亦武王舉常時告神之辭以告羣后也蓋此篇自王若曰以下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皆武王告羣后之言上既言我小子承文王之志而往伐紂故此遂言我欲往伐于是致商紂所以獲罪于天祇地祇之惡以上則告于皇天即泰誓所謂類上帝以下則告于后土即泰誓所謂宜冢土以勞則告于所過名山大川漢孔氏謂名山是華山大川是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遵華岳涉河華與河在五岳四瀆之數故知其爲名山大川也武王告天地山川必自首予有逆曾孫本其父祖所言且明今日之事乃受命文考非己敢專也若夫周王二字必是史官敘武成時所加必非武王臨神時言本如此蓋常是時紂猶在上武王未必稱王如泰誓所謂文王但言文考未嘗言王惟柴望告成之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然後武成始稱太王王季文王父祖尚不敢于未追王之前先以王首之況己未克商乃敢遽稱周王乎此必不然者也武王告神之意蓋謂我乃有道之人之曾孫今將往伐商紂而大正其罪所以然者以商紂無道天生烝物人君當取之有節也而紂

乃以暴虐而殄絕之。使不得遂其生。天生烝民。而人君當懷之以仁恩也。而紂乃以刑法而虐害。惟其不仁。如此。故小人之不仁者皆歸焉。凡有逋逃而紂則爲之宗主。萃聚羣惡。如淵而魚聚。如藪而獸聚。即牧誓所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也。紂所爲既如此。則立朝皆小人。所謂不有君子。其曷國乎者是也。小人既在朝。則君子必不容。所謂仁人者。必相率而歸周。故武王于是言我小子既獲仁人。則此所謂仁人。蓋指商之仁人。但不知爲誰。亦不知其幾何人。孔氏乃謂爲太公尚周召之徒。夫太公尚周。在文王之世。非武王所獲。周召。武王之諸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而來也。至王氏則又謂爲微子之徒。夫微子歸周。乃武王克商之後。若朱克商而微子歸之。則微子于宗國顛覆。略無不忍之意。豈所謂仁人哉。余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但不知其爲誰也。仁人既爲周之所得。則商皆小人。周皆君子。故武王于是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商紂爲亂之謀略。武王既承上帝以伐商。故當時之民。內而華夏。外而蠻貊。既不相率以爲己使。而恭敬天之成命也。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則華夏率俾可知。有庸獨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則蠻貊率俾可知。惟爽夏同歸如此。故我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而安慰士女。則凡爲士女者。皆望周師之來。蓋盛其元黃之幣于館舍之中。以逆我師。且昭明我有周當有天下。所以然者。以天道福善禍淫。常有休祥著見。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使之歸附我大邑周。此士女所以捧簠元黃而逆我師也。武王所以自修大其言如此者。其意蓋謂今日之舉。民心歸附如此。則福天地山川之神祇。庶幾相于我。使我克商而拯救斯民于塗炭。不可褻而不保。而自取敗衄。以爲羞神之基也。故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此亦武王告羣后之辭。蓋武王既舉告神之辭。故此遂言。我既告天地山川。于是以戊午日。率兵以逾孟津。次于河北。至癸亥。則至于商郊牧野。分布行陣。以待天之休命。所謂待天休命者。非是待天有休祥而後進兵也。蓋武王將與紂戰。以決生民之命于商周之勝負。不敢以勝負自必。故言我必待天之佑我國家。乃能勝之。故謂之俟天休命。而諸侯乃以陣而來。雨雪明消。爲天之佑命。此通論也。武王既以癸亥日陳于商郊。故紂遂以明日甲子欲明未明之時。帥其多罪逋逃之人。以來拒周。其多若林木之盛。會于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之徒。素居商者。皆自倒其戈。而反以攻其在後之人。而奔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雖曰漂杵。乃紂衆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豈武王使之然哉。蓋紂罪惡貫盈。天所不容。所以至此極也。然孟子必謂蓋信書不如無書。蓋深疑以至仁伐至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也。其意蓋恐學者傳之失其以武王牧野之戰。其殺人尚如是之多。後世嗜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爲口實。故爲此拔本塞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于武王也。要之。

血流漂杵。實是紂衆自相攻擊。故流血至多。當時必有此理。未可以孟子之說而疑其無是事也。此說有理。故存之。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又史官記武王告羣臣之言。故下遂繼言其所行之政事也。乃者。繼事之辭。蓋上既記武王告羣臣之言。故下遂繼言其所行之政事也。蓋武王克商。既有天下。欲興天下更始。于是反商紂之虐政。用成湯之寬政。所以然者。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所傳之政。莫非良法美意。紂不能守之。遂至滅亡。此周武王所以必反商政而由舊者。即下文所載是也。箕子、比干、商容、皆商之賢者。箕子、紂則囚而使之爲奴隸。武王則反其所爲而釋放之。比干忠諫。紂惡而殺其身。時既已葬。故武王則反其所爲西增封之。商容爲紂所疑。退處于私室。武王則反其所爲。遇容門閭。則式而敬之。式車上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也。鹿臺、鉅橋皆紂厚斂于民。所有錢財穀粟。皆積于此。故武王則反其所爲。于鹿臺所聚之財。則散布之于鉅橋所閉之粟。則開發之。所以發散者。初不爲己利。蓋賚于四海之窮民。此百姓所以悅服者。非心革而面從也。蓋中心悅而誠服也。林少穎謂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則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時若出塗炭而登泰山。安能不悅家哉。此說蓋之。凡此皆未歸周時所行政事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封諸侯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則任百官也。五等與此不同者。鄭康成則附會其說。謂周禮並附庸而言。世豈有公地居一而附庸乃居其四者哉。故唐孔氏謂此乃周室既衰。諸侯相併。自以國土寬大。並皆建國。乃除去本經而妄爲說耳。此說極然。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者。蓋謂居是官莫不欲得賢而任之。然賢之於事。有能有不能。因賢者之有是能。則使之任是事。故謂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五官之敎。與食喪祭之三者。皆民生之最重。故武王所以重五敎與食喪祭也。然此必言重民五敎。惟食喪祭者。惟因上之辭。如禹貢言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武王所重。則五敎與食喪祭也。惇信明義。則大明信義而揭示天下。所以美敎化而移風俗也。崇德報功。謂有德者則崇以高位。使之致君澤民。至于有功之人。則特報以厚賞。未必使之居位也。自釋箕子囚至此。皆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根本于未得天下之初。不忍人之政。著見于已得天下之後。則治天下可運于掌上。此所以能垂衣拱手。不言不爲。而天下自治也。此史官所以終之曰垂拱而天下治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書之名篇非出于一人之手蓋歷代史官各以其意標識其所傳之簡册以爲別異耳故典謨訓誥誓命之外又有征賈歌範之名者皆一時傳錄之際取其篇之大意以名之也然則此篇必謂之洪範者豈非箕子歷陳治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乎不特名篇之意如此以至序書之言亦是一時隨其旨意各自立言非有深義于其間而說者往往以春秋褒貶之義求之如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初無深意也不過謂武王勝商之後紂既誅而立其子武庚奉殷祀所以待商者既極其至子是恭敬盡禮奉箕子以歸子周而訪以治天下之道此洪範之書所以作也故其序云嗣初非有深義于其間也至蘇氏則謂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而孔子言之明箕子之德武王師而不臣也武王將立商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然天以是道界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故爲箕子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序書之意也劉執中則又謂立武庚以奉湯祀明不奪其國而絕其祀也以箕子歸作洪範者誅其君而師其臣以先王之法賴于古昔者告之遂言在昔鯀所以歎鯀倫與禹所以敍鯀倫者所以敍彝倫者所以存耳王氏則又謂武王殺受而不爲立後以統承先王是不下人無禮無義也箕子胥爲商大臣尙可以言乎武王立武庚是退商有禮有義此實箕子所以言也是皆已甚之論也未敢以爲然紂之誅以荀子考之則殺紂者殷人也以史記考之則紂自焚而死武王實未嘗殺之然此序言殺紂孟子亦言武王殺紂者蓋紂之死雖非武王殺之實因武王起兵而紂見殺故殺紂亦可以武王言也林少穎謂紂之見殺蓋商人倒戈相向併攻于紂武王至商欲赦紂不誅如湯放桀也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

武王以即位十一年伐商克商二年然後訪箕子以治道則洪範之作正在武王之十三年也商紀年曰紂周紀年曰年此周書不曰年而曰紂者林少穎謂傳紀引此篇皆亦爲商書則此篇之作蓋箕子爲武王陳之退而自錄其答問之辭以爲書故以紂言然今文不以爲商書而曰周書者雖箕子所錄周史啓而藏之故也余謂此說雖通然史官子人君言動無不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乃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則此篇必是周史所錄其言紂者乃史官不欲遂箕子之志故以紂言見其不用周正有不臣之意如淵明于義熙以後有所著述但書甲子不書其年號也訪蓋就而問之也蓋武王奉箕子歸周必爲之館舍今欲問道故不敢召必從王所往就箕子館舍問之所以重道也此二句蓋史官將敍洪範故先言其年月與往問之迹以見洪範之作乃武王十三年往就箕子而問道故箕子爲武王陳也自王乃言曰以下即王問箕子之言也此篇答問皆言乃言即孔氏引公羊傳云乃緩辭也天道大沈吟乃問思慮乃對也蘇氏謂乃言之難也王盡心而致問箕子辭遜而後對也二說皆通武王既難其言然且必先言嗚呼又呼箕子而後問之者嗟嘆所以重其事所以致其

問之意也箕、殷封之國子爵也箕子蓋以子爵而封于箕也天下既爲周武王猶以箕子呼之亦從其舊不敢違其不臣之志也然武王之問必言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者王之意以謂上天愛民甚深雖天人之相去上下異勢遼絕不通然降衷乘彝與夫起居日用飲食之間上天初不以其所居之在下而絕之必于冥冥之中陰有以升之使之相通而輔相保合其生生之理如五行之所養五事之所賦與八政五紀凡九疇之敍皆天所以默升斯民使上下相通而相協其居者今武王實奉天子民則所謂裁成其道而輔相其宜盡法上天愛養斯民之道以爲天下利者實武王貴也武王實欲以是道訪箕子使之一二剖析于是問之曰是道也天所以相協斯民者也我當發揮之而終始本末先後常倫我實未知其敍果如何所以然者蓋自託以不知乃所以發箕子所能言之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欲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武王既問箕子以天之所以相協之道其常倫次敍如何故箕子不敢以己意爲對而乃遠取其所聞于古昔者告之遂言在昔鯀所以歎鯀倫與禹所以敍彝倫者所以見彝倫之道雖天所以相協斯民至于或敍或斁則未嘗不在乎人也彝倫即九疇是也九疇一曰五行一曰水則水者九疇之始也水性捌下而鯀之治水則持五勝之說謂土勝水而以土遏塞之使不通不能行其所無事此五行所以皆亂五行而言汩陳者汩亂也言亂陳其五行而不以其序也五行既亂而又失其本矣此九疇之常倫所以斁也惟禹繼乃父而興而能行其所無事水由地中行而五行皆得其性五行得性則其本立矣此九疇之常倫所以敍也由是言之則九疇之斁鯀斁之也非天不畀也九疇之敍禹敍之也非天不畀也然箕子必謂鯀之敍乃帝震怒而不畀九疇故鯀斁之禹之敍倫天錫以九疇故禹敍之天豈諄諄然有物以予奪于其際哉蓋九疇之道實天所以相協斯民者也其常倫次敍實天所爲如典禮者質天之所秩天之所敍人君但勉我五典以惇之自我五禮以庸之而已故人君子典禮之行能同寅協恭和衷以循天理則天之與禮即吾之典禮實若天理默有以相之或徇人之欲滅天之理動與天理悖亦若天棄之矣由是言之則帝不畀鯀非帝果無物以畀與之也鯀澄洪水逆天之理天理逆則天道亦不行故九疇日斁若天奪其魄也天錫禹非天有物昭昭然與之也禹行其所無事循天理之自然天理既順則天道亦明故九疇日叙若天誘其衷也然則此所謂帝不畀鯀者正猶多方所謂惟帝不畀非果有物見其不畀之迹也所謂天乃錫王勇智非果有物以見其錫之之迹也奈何漢儒不明此理乃以天錫禹以九疇者蓋其文自洛而出禹因而次第遂謂天錫九疇自初一日五行以下皆龜背所負之文或以爲六十五字或以爲二十七字說雖不同皆以爲龜背誠有五行等字何怪誕如是哉故如此等論今皆不取雖然九疇之道天所以相協斯民蓋自有天地以來即有是道三皇五帝所不能廢今箕子獨言禹者豈前乎禹之時此道未明耶蓋是

道也自有天地即有是道三皇五帝所以治天下未嘗廢此不幸堯遭洪水命鯀治之鯀繼洪水汨陳五行故九疇以敘禹平水土行其無事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故九疇既敘而復錫禹之使知爲不善者必得極故六極所以言威用謂威沮斯民常用六極也此蓋箕子列陳九疇之法故先敍其目于上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箕子于上文言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福極方是論說洪範有此九類至于九類之中各有名箕子則未之詳也故自此而下乃備舉九疇之名而條列剖析其義使先王治天下之法昭然在目可舉而行也一五行者蓋箕子前論說初一曰五行至此將備舉五行之名故申言曰一五行蓋謂前所謂初一曰五行者即此也既言一五行於是列五者之名于下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即五行之名也所謂一曰二曰以至五者特是箕子言五行之名其一爲水其二爲火其三爲木其四爲金其五爲土如今人以一二數物爾非有先後之序亦非有奇偶之數也非特五行爲然雖諄諄告人以如是而爲五行如是而爲五事哉以此爲禹所以次第亦不可也然此所言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特是箕子承武王問以上天相協斯民當遵之次敘如何箕子將爲之說者然穿鑿附會固已多矣至于五行之說尤爲乖戾蓋箕子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者其數適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相合故諸儒附會遂謂箕子此所言先五行次五事又次八政五紀又次皇極三德與夫稽極等即是前所謂彝倫殊不知此特箕子欲陳洪範故先列其目爾彝倫豈在是哉所謂彝倫者九疇之中各有倫理如水性潤下此常理也一二亦當以數求其他既不可以數求所此彝與數合亦不當以數求矣然則箕子此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者蓋列五行之名也下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者蓋言五行之性皐又其下言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者蓋言五行之味也所以三重言之者蓋五行各有功用箕子將發明于五行之功用使武王知五行之有異性則有異味有異味則有異用因其宜而用之而用不失其宜是謂之彝倫攸敘拂其宜而用之而用不得其宜是謂之彝倫攸斁此正箕子陳洪範之意也蓋水性濕故潤下其或搏之激之有時不潤下者非常性也故箕子即其常性言之曰水曰潤下火性燥燥故炎上其或抑之遏之有時不炎上者非常性也故箕子即其常性言之曰火曰炎上木之生也或曲或直則曲直者木之當性然有至天闕不得遂其曲直之宜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常性而言曰木曰曲直金之性就鍛則從人之所欲變革則從革者金之常性也然亦有頑鈍而不可用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當性而言曰金曰從革土性能發生萬物故可以稼穡者其常性也然有磽瘠而不利于種斂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當性而言曰土爰稼穡五行皆言曰而土之稼穡獨言爰者曾子固謂潤下者本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金木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考其氏此說蓋謂潤下炎上皆水火之性自然而然初無所待土雖可以稼穡苟非耕耨耘耔則其功莫成故以爰言之猶言于是乎可以稼穡也

知爲善者必得福故五福所以言嚮用謂勸民當用五福也人君欲民知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則以六極威之使知爲不善者必得極故六極所以言威用謂威沮斯民常用六極也此蓋箕子列陳九疇之法故先敍其目于上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箕子于上文言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福極方是論說洪範有此九類至于九類之中各有名箕子則未之詳也故自此而下乃備舉九疇之名而條列剖析其義使先王治天下之法昭然在目可舉而行也一五行者蓋箕子前論說初一曰五行至此將備舉五行之名故申言曰一五行蓋謂前所謂初一曰五行者即此也既言一五行於是列五者之名于下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即五行之名也所謂一曰二曰以至五者特是箕子言五行之名其一爲水其二爲火其三爲木其四爲金其五爲土如今人以一二數物爾非有先後之序亦非有奇偶之數也非特五行爲然雖諄諄告人以如是而爲五行如是而爲五事哉以此爲禹所以次第亦不可也然此所言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特是箕子承武王問以上天相協斯民當遵之次敘如何箕子將爲之說者然穿鑿附會固已多矣至于五行之說尤爲乖戾蓋箕子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者其數適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相合故諸儒附會遂謂箕子此所言先五行次五事又次八政五紀又次皇極三德與夫稽極等即是前所謂彝倫殊不知此特箕子欲陳洪範故先列其目爾彝倫豈在是哉所謂彝倫者九疇之中各有倫理如水性潤下此常理也一二亦當以數求其他既不可以數求所此彝與數合亦不當以數求矣然則箕子此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者蓋列五行之名也下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者蓋言五行之性皐又其下言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者蓋言五行之味也所以三重言之者蓋五行各有功用箕子將發明于五行之功用使武王知五行之有異性則有異味有異味則有異用因其宜而用之而用不失其宜是謂之彝倫攸敘拂其宜而用之而用不得其宜是謂之彝倫攸斁此正箕子陳洪範之意也蓋水性濕故潤下其或搏之激之有時不潤下者非常性也故箕子即其常性言之曰水曰潤下火性燥燥故炎上其或抑之遏之有時不炎上者非常性也故箕子即其常性言之曰火曰炎上木之生也或曲或直則曲直者木之當性然有至天闕不得遂其曲直之宜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常性而言曰木曰曲直金之性就鍛則從人之所欲變革則從革者金之常性也然亦有頑鈍而不可用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當性而言曰金曰從革土性能發生萬物故可以稼穡者其常性也然有磽瘠而不利于種斂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當性而言曰土爰稼穡五行皆言曰而土之稼穡獨言爰者曾子固謂潤下者本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金木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考其氏此說蓋謂潤下炎上皆水火之性自然而然初無所待土雖可以稼穡苟非耕耨耘耔則其功莫成故以爰言之猶言于是乎可以稼穡也

茲箕子論五行之性也。由其性而作成之。則有自然之味。故鹹、苦、酸、辛、甘。雖曰五行之味如此。要之。非五行有成體。作有成味也。作而成之。然後有味也。故箕子所以必言作鹹作苦。作酸。作辛。作甘也。蓋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然後鹹之味始成。豈非潤下之所作乎。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煙既久。然後苦之味始成。豈其炎上之所作乎。木之初生。未嘗酸也。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花。花而實。既實然後酸之味始成。豈非曲直之所作乎。金之在鑛。未嘗辛也。既從革而器始新。久而益益則生銹于上。而辛辣之味始成。豈非從革之所作乎。土之始稼稿也。亦豈嘗甘哉。及耕而耨。耨而種。然後其實始甘。則甘之味豈非稼穡之所作乎。是五行之味。皆自其性中作成之也。此箕子所以既言其性。然後言其味也。大抵金木水火土五者。在天地之間運行不息。人皆資之以爲用。故謂之五行。其才可以爲人之用。如水可潤溉。火可烹飪。木可燔揉。金可利用。土可耕耨。而其才可以爲人之用也。故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味可以爲人之養。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即其味可以爲之養也。故周禮曰。爲五味五藥養其病是也。惟五行之才之味。皆可以爲人之養。爲人之用。此箕子所以既列其目。又明其性。復別其味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前總敘九疇。五事正居次二。今將敷陳五事之目。故舉言二五事。五事之用。接人以貌言察人以視聽。而詳人以心思。是五者。皆出于人事相接。而有是五者之用。故謂之五事也。然箕子所以言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者。非必有先後之序也。特謂五事之目。其一爲貌。其二爲言。其三爲視。其四爲聽。其五爲思。所謂五事。凡此五者而已。至諸儒之論。則皆配以五行。唐孔氏謂。木有華葉之容。故貌爲木。言有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物成。故思屬土。王氏、蘇氏、皆類此。此皆附會文致之辭。非箕子意也。若五行果可以配五事。則八政以下。亦各有所配。豈但五事與五行可條而入之。而其餘不然者。故林少穎謂。五行自五行。五事自五事。以至八政五紀以下。各自爲疇。不可附會。此實切近人情之論也。彼蘇氏謂。人之生也。自識襁而詳人以心思。

之意。特謂人事之經紀。自此五者而已。故順文而言。先歲、次月、而日星辰歷數又居其次。彝倫本不在是也。少頃謂五者所以謂之紀者。蓋陰厥寒暑之氣。運于冥冥。其消息盈虛。迭相推移。不可得知。故以天象數之紀者而推之。有象與數之可紀。然後陰陽二氣可得而定。故謂之五紀。此說亦通。一曰歲。謂歲星所次者是也。歲星每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二曰月者。卽是乎夜者是也。月行于天。日十三度有奇。一月一周天。三曰日者。卽是乎晝者是也。星卽二十八宿。東方角亢南方井鬼之類。其度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辰卽十二辰。正月陬訾二月元枵之類。五曰歷數者。謂歲日月星辰。其行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然皆不離于數。故以歷而紀其數。因以是數而推考其行度。以驗其當之與否。故次五謂之歷數。此五者皆人事之經紀。人之欲考合天之時者。必于此考之。故曰協用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箕子前總序九疇。皇極居其五。今將詳陳皇極之道。故舉言曰五皇極。皇極字有二訓。漢孔氏謂。皇、大也。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漢五行志謂。道、君也。極、中也。謂人君所建之中也。二說皆可通。然箕子前總序言建用皇極。則是箕子之意。謂人君欲建以示民。當用大中之道。則以皇訓大者。其理尤長。箕子陳九疇。其八皆詳言其目。然後言其用。爲如何。獨皇極一疇。不言其目而直言其用。何也。蓋聖人與天下之民中不過曰中。舉中一言。已無餘說。故不必廣立條目。所以直言其用也。皇無之道。蓋聖人與天下之民同得于有生之初。凡有血氣。皆有是性。非聖人獨有。而天下之民必待聖人錫以示之。而後能有者。聖人生而知之。民則慤而不能以自知。故必待建以示之。然後感發其所自知耳。聖人能不失是大中之道。故動舉福會。天下之民。不能保是大中之道。而放辟邪侈。無所不至。故動與福違。是行中道則福自在中。不行中道則自與福違。非于極之外復有所總福者。望人之治天下。故欲舉天下之民皆歸乎極而享其福也。然不能人人爲之謀。家雖爲之慮。則何以使之皆至于富壽。皆至于康甯。攸好德、考終命哉。故聖人于是揭吾性分中所固有極者。大建以示之。後天下之民。因我之極。感發其性之所自有者。莫不皆歸于中道。則無偏而不與中會。無爲而不與中合。而天之五福。自然以類而至。是聖人之建極。雖無斂福之迹。然建極于此。則福集于彼。若聖人實有以斂之。故可謂聖人建極以斂福也。聖人既建極而集福于己。道以是中示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又將惟中是趍。則所謂福者。又將集于天下之民。是聖人之于民。雖無錫福之迹。而因君以趍中。因中以得福。雖謂之錫可也。故箕子所以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意謂君能大建中道。使五福備于吾身。然後逗以中昭示天下。使民皆由之而用中。得福。則若聖人實有以錫之也。人君既以中錫天下。則天下之民。因君之中。感發其自有之中。莫不知善之可爲而爲之。不可爲而惡之。于是過者則俯而就君以取中。不及者則跂而及君以取中。且將與君共保中道。而終身不敢失矣。故曰于汝極錫汝保極。謂之于汝極錫汝保極。則猶言往就汝之中而與汝共保中也。蓋于之義有往而就之之意也。民旣能往就君中。與君以保中。則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舉天下莫匪賢人君子。故下之爲民者。無有淫過朋黨。上之爲公卿大夫者。無阿比之德。皆大作于中道矣。謂之作。則若詩與子偕行、與子偕作同。蓋作行意。然民必言淫朋。人必言比德者。蓋謂之淫歷。則若羣而不遠之類。謂之比德。則若漢之南北部。周之牛李然。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無。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羣其行。而邦其昌。

箕子前旣言君建極。則民保極。無朋比之失。則皆賢人君子矣。人君當念而用之。故進繼言。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猷有二訓。一訓道。一訓謀。此皇極之中。所主在道。故當從道有猷。蓋謂民之能有道者。有爲。蓋謂民之能有爲者。卽立政立事之類。有守。蓋謂民之能有操守者。此三者。蓋謂民無朋比之失。而能于是三條有所長者。則已合于中道。汝當念而用之。然則三者特謂民于此各有所長。非謂一人彙有是三條也。然民之合于中道者。汝念而用之。其有實之以善。則未是合于中道。歸之于惡。則又未屬于罪咎者。是又在乎可上可下之間。汝未可遽絕之。曾子固謂。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謂狂也。肆矜也。廉忿也。直之類。蓋論其狂與矜與忿。則若不協于極。然且肆而不遏。廉而不忿。戾直而不詐。則又未罹于咎。此說極然。箕子之意。蓋所陳者道。道所在。分所不當論也。人君于此等不協極不罹于咎之人。亦可以抑其過。引其不及。使歸于中道。故皇則受之。皇、大也。言當大以受之也。蓋此等非人君大其度量以容之。則曾貢之屬。彼又將畏其忿戾。顧而之惟矣。故必在大以受之。又康安和悅汝之類。色以誘掖之。使樂其和易。漸漬于善。而不自知。若詩所謂戚色戚笑。匪怒伊教者。卽而康而色是也。此書箕子所以告武王。故凡言汝與而者。皆指武王而言。武王、君也。箕子汝之者。蓋所陳者道。道所在分所不當論也。人君于此等不協極不罹咎之人。既能大以受之。又和顏以誘掖之。彼苟有改過遷善之心而告于我曰。予所好在德。若是者。雖未見好惡之實。亦當有以激發而感之。使之果于爲善。故雖卽福以福。未害也。先儒多以此福爲爵祿之福。與三德威福之福同。惟孫元忠謂爲不然。其說謂箕子序皇極。言錫福三。始言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中言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二也。末言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三也。則此福當爲五福之福明矣。然此福乃富壽康甯之類。人君安得而錫之。蓋此五者人皆可享。惟行不由中。且與福違。苟能惟中是行。則福不期而至。前者人君旣建極以斂福也。聖人旣建極而不斂于咎者。于此之時。未嘗君化。雖若君有以錫之。而未嘗有以錫之。而因君再三誨誘而發好德之言。則始知中之可就而福之可墓矣。故君子是可以趍極得福之說。開示之。則此所謂無福者。亦非有物以與之。乃以趍中得福之說。開示之。彼果趍中而得福。則又若人君有以與之也。故雖謂之錫福亦可也。人君旣能因其可以錫福之時而以福誘之。則彼信君言。始知福之決可得。故人于是始大歸于極矣。謂之斯其。則猶俗所謂于是乎大之于極也。此之字亦當是歸往之意。前之一開建極之說。卽歸有極之中。若所謂有猷有爲有守之類者。君旣念之矣。則此再三開示始歸于極之人。君亦當有以進而用之。故箕子又以謂果能好德。則雖惸單無兄弟。獨孤無子息者。君亦

當用之而不可虐。果可好德。雖勢位高大。顯錄之。不當畏其勢位而復用之。故既言無虐惸獨而畏高明。遂繼之以人之有能有爲。使卷其行。而邦其昌。蓋謂人君不當畏強抑弱。惟當取其有材能有作爲者。使進其所行。以升于朝廷之上。如是則舉天下皆賢人君子矣。世豈有舉天下皆賢人君子而邦家不至于昌盛者乎。一敎而卽從者。旣已用之。而其未悟者。又不遽絕。且再三敎之。至其從化。則又升之于朝。則皇極之道。其樂人爲善而不忍遐人于不可敎之域也甚矣。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箕子前旣言易化之人。敎之卽從。其難化者。至再敎之。又知敎之爲可好。敎之如此。猶不化焉。則是下愚不移。不可敎訓。皇極之所無可奈何者也。故前塞而絕之。不可强以敎之也。故先言凡厥正人。旣富方穀者。謂大凡正人之道。必先富之。使有常產。足以養其常心。然後方入于善。敎善也。箕子言此。蓋謂前之錫福于民。旣錫汝保極。其有不協極不罹咎者。今又誘掖之。候其有好德之言。而又錫之以福。則是旣富者無有不善矣。如是富之而猶有不善者。則絕之亦宜也。故繼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其意蓋謂正人之道。先富之。則必善。今旣錫之以福。則富之者至矣。而汝猶不能使之有好于汝之國家。謂在汝國家爲汝之民。乃不能好善也。如是之人。于是乎所爲無非辜罪。自此以往。永無好德之心。雖以趍極獲福之說不足以餌動。至其動作自底罪咎。方且謂汝所錫之福爲用咎。罪以誤之矣。若是者。朱彖之堯舜不能化也。況餘人哉。林少穎謂。人之生也。同稟于天命之性。初未嘗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然其所稟受則有氣質之性存焉。故謂天命之性。則凡受中于天者。均一性也。而論其氣質之性。則有上知下愚焉。有下愚焉。而于上智下愚之間。乃有中人之性焉。上焉雖無文王而興。上之人雖不設皇極以導之。而能自入于善。下焉雖自暴自棄。上之人雖設皇極以教之。有所不從。是皇極之所教者。惟中人而已。中人者。可以上亦可以下者也。故皇極之教修。則世之中人皆可以進而爲上智。皇極之教不修。則世之中人皆流而爲下愚。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此則豪傑之士。無所待于教而自得于皇極者也。故但念之不忘而已。至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則下愚不移。雖教之不率。皇極之所無可奈何者也。故惟絕而不敎。惟自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至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則教中人之道。少頴此說。雖與余前解微不同。而大意亦不失所以爲皇極之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陂。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箕子前旣言建極之君。于民之可敎以中者。旣錫以福。于民之頑不可敎者。又絕之。則所以待民者至矣。故此遂言人君所以建極之道當如此。偏者不平之謂。陂者不正之謂。謂人君之建極。必在我者無不平不正之私。常遵王之所謂義者而行之。可也。不特所以雖心積慮者。不可有不正不平之患。雖發而見于行事。有所謂好惡者。亦不可以私意妄作。故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者。蓋謂人君不可以私意妄作好。如好所不當好。皆作好也。當遵王者所謂道而行之。可也。又言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君不可以私意妄自作惡。如惡所不當惡者。皆作惡也。常遵王者所謂路而行之。可也。此一節蓋言人君建極之初。不可狥私。常切切焉務遵其所謂義與道路。皆中之謂。特異其辭。以再三明其中之不可不遵耳。然謂之遵。則未能與中爲一。猶必待乎求其所謂義與道路而遵之。未能無心而自與中會。至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以下。則無事于遵矣。林少穎謂。此上皆言遵。遵也者。自外入之辭也。有所遵。則將有所從違出入于其間。而未可以爲常也。由此而繼之。則無所事于遵。而自合于王道。此說極然。偏謂偏于己。黨謂黨于人。無偏于己。無黨于人。則王道蕩蕩而廣大。無有狹隘之患。無黨于人。無偏于己。則王道平平而夷易。無有險阻之失。咸先言偏而後言黨。咸先言偏而後言黨。偏亦是互相發明。深言其不可偏不可黨也。能如此。則王道自然廣大。自然夷易。非謂無偏無黨。然後能蕩蕩。無黨無偏。然後能平平也。非特不可無偏黨。而反側亦不可以有。反謂如手掌當抑今覆而向下。謂之反。側謂如身本正行。今乃邪行。謂之側。要之。大意蓋謂當賞而反罰。當貴而反賤。當富而反貧。當高位而錯之卑。宜降卑位而揭之高者。側也。無反然側。則王道自然正直矣。謂之蕩蕩。謂之平平。謂之正直。皆所以形容中道。亦猶前言遵義遵道遵路。皆互相發明耳。大抵此二節皆意在一句。遂順文而有言。如上一節則意在偏陂好惡句上。遂順文而有遵義遵道遵路之說。下一節則意在蕩蕩平平正直。遂順文而有偏黨反側之說。蓋上一節乃建中之始。建中之始在上一句。下一節乃建中之效。建中至于有效。則無雖非中。故知其意在下句。人君建中。始也。既能掃去私欲而務遵中道。終也。又能無所事遵而自與中合。則建中之道無餘蘊矣。是故往而會之。無非中也。來而歸之。無非中也。故終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蓋如人之行役。其出有所聚。則謂之會。如春秋書公會于某是也。其入而有所反。則謂之歸。如春秋書公至自某是也。會有極。歸有極。則出入往返。其間無非中道。而順沛造次未嘗遠于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箕子前旣言人君建極示民之說。與夫人君所以建極之道。其言旣反覆詳明。至此。則總結前說也。語旣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則此一段二曰字。皆箕子之言也。箕子之意。蓋謂人君建極。非爲己也。爲民而已。民者。非人君之私言也。乃以是彝而爲訓也。蓋人之初生。皆受衆彝。今皇極之君所垂之訓者。乃以是彝而爲訓也。能以是彝爲訓。則是訓也。非人君之訓。乃于帝之訓也。蓋人君之是彝。乃得之于天故也。人君旣能以極敷言而教民。則民將感發其自有之極。亦以是極而敷以爲言。遞相告戒。而期于必行。大中之道。是庶民以極敷言者。亦非民之妄言也。蓋將以是爲訓而期于必行也。若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使之皆行大中之道。卽是訓是行也。民旣能惟中是行。則去聖人雖千萬之遠。而能因聖人之言以見于躬行。則其所行。皆聖人所言者。殆若朝夕親近穆穆之光。而密承叮嚀之訓矣。謂之近天子之光。

豈不宜哉箕子既總言人君建極曾法天以爲訓則天下之民亦將法君而見于躬行然又恐人君信之未必篤而行之未必力故又告之曰天子者子建極之道誠不可不勉蓋天將使天子爲民父母而爲天下之所共歸往者也不勉于建中則天心之付託者何在而民心之屬望者何待哉故以此而深切以告之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箕子前總序九疇三德適當次六至此將敷陳三德之目皆申言六三德所謂三德者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即三德之目也蓋平康正直强弗友剛克爰友柔克即三德之用也蓋平康者乃天下安平無事之際不必用剛不必用柔故以正直之德待之乃以中德待天下也若夫所謂强弗友者强梁弗友之世則用剛克以待之蓋以剛德待天下也所謂爰友者乃變和而友順之世則用柔克以待之蓋以柔德待天下也若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即此三德之用也然三德之用惟正直則不剛不柔不及常合于中道故箕子于平康正直則一言而止不復再言所以抑揚之道惟一于剛克則多失之亢一于柔克則多失之懦亢則爲過懦則爲不及其貞胤也其悔山也是知内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王氏謂貞者靜而正故内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以悔生乎動故也此說亦有理此二者蓋以筮而筮成卦爲二體也故箕子既陳此雨霽蒙驛克貞悔凡七條也夫卜五者謂以龜而卜則用雨霽蒙驛克五者之兆也占用二者謂以筮而筮則用貞悔二體也說者乃疑占爲卜筮總名不得專指占用二爲筮用悔貞二體其曰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者乃用雨霽蒙驛克貞悔凡七條卜則用雨霽蒙驛克五者卜既用此五者則筮之用貞悔二者可知故筮二有所不必言至于占用二則謂占乃總卜筮而言之謂龜之卜筴之筮其占也則用衍忒二者謂衍爲吉謂忒爲凶詳考此言于經文大不順況易言以卜筮者尚其占則以占爲筮于義亦通故當從前說謂凡七卜則用雨霽等五者筮之占則貞悔二者皆所以推衍其義以知差忒然後凶禍得以預防悔吝可以先備此說最簡易明白劉執中林少穎皆同此義故特存之箕子既言稽疑七事卜用五占用二皆所以推衍其差忒于是遂言凡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于三人之占則必從二人之言蓋從衆故也然必言三人者蓋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則卜筮俱有三法故卜筮必並建三人使各以其法占之親其吉凶之多少以爲從違也至劉執中乃謂九疇及商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所謂三人乃君也卿士也庶民也殊不考杜子春注周禮玉兆顯頂之兆瓦兆帝堯之弗原兆有虞之兆連山伏羲易歸藏黃帝易周易神農易自有卜筮即有此三法故卜必立此三人各

掌之不可以强爲之說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箕子前既言稽疑之目有七人君用之當從衆言故此遂詳言所以用卜筮之道謂汝武王或有大事疑而未決如周官所謂卜大封卜立君皆大疑也有如事之大疑則必先謀之于心又謀之于卿士又謀之于庶人人情既盡又謀之于卜筮以盡鬼神之情若汝心以爲然龜筮亦以爲然庶民卿士亦以爲然則是人謀鬼謀無有不順若舜禪于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也豈不謂之大同哉如此則以之舉事必膺自天之祐故在其身則有康强之喜在其子孫必蓮福慶之吉矣是無它所同者衆則慶澤之流必不止乎一日而已也若成王定鼎郟鄏而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卒如所期者蓋以舉事能允合乎幽明之意故也其或不能盡同或君從而民臣逆或臣從而君民逆或民從而君臣逆在人者雖有從違之不同而見于龜筮乃幸而協從則是人謀雖未盡善而已默契天地鬼神之意故以之舉事舉未能如大同者之身康强而子孫之蓮吉亦可以保其吉而不凶蓋稽疑而卜筮爲主卜筮苟從則無有不吉故也若夫考之君雖從考之龜又從至于筮與臣民乃逆而不相協則所主之龜筮已不能無所從違豈可以保其如前三者之吉哉所幸猶有龜從而未至龜筮之共違故猶可作內事如祭祀冠婚之類則必可以吉若夫大興師以作外事則必凶也至于人謀雖從而龜筮乃皆與人相違則是所主者無一之可據豈可妄以舉事哉故用靜則吉若見于動作則必凶矣要之箕子之意謂稽疑以龜筮爲主若龜筮從則無不吉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咎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箕子前總敍九疇庶徵在乎次八至此將詳陳庶徵之事故舉言八庶徵者徵驗也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蓋人君欲念己之得失則驗之于天觀其五物之咸時或常則知己之咸得咸失故其總敍亦謂之念用庶徵庶徵之目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此五者陰陽往來之氣也曰時者即此五者往來之時箕子既言庶徵之目有雨暘燠寒風之五者故遂言此五者若其來也備其時則無一事之咸缺故謂之備既備矣而又能以敘而至謂常雨而雨常暘而暘即得其序也五者之來既備而無缺又不失多寡先後之序則庶草必蕃滋而豐廡言庶草則其他之蕃廡也可知矣此蓋先總言五者之大意也既總言五者之大意于是分五者之休咎以詳陳別白于下謂一極備凶者謂五者之中苟一事極備則必凶極于備謂多雨多暘是也謂之一極無凶者謂五者之中苟有一事極于無則亦凶極于無謂若無雨無暘是也五者既不可過多亦不可不及故惟得其時者則足以謂之休徵若偏而至于恆則不免爲咎徵矣故箕子逐陳二者之驗于下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者謂休美之驗有五蓋有此驗則君之休也若君之貌恭而至于作肅則恭之德成矣故時雨應之謂之時雨則雨之以時至者非淫雨也君之言從而至于作乂則從之德成矣故時暘應之謂之時暘則日之以時出者非亢暘也君之視明而至于作哲則明之德成矣故時燠應之謂之時燠則燠之以時至者非過于暵也君之聽聰而至于作謀則聰之德成矣故時寒應之謂之時寒則寒之至者非過于冰也君之思睿而至于作聖則睿之德成矣故時風應之謂之時風則風之以時至者非烈風也此蓋休美之驗有五也人君欲知己德之修則觀此五者之時若可見矣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謂咎徵之驗有五蓋有此驗則君之咎也貌之不恭其甚則爲狂狂者肆之反也故恆雨順之言之不從其甚則爲僭僭者乂之反也故恆暘順之視之不明其甚則爲豫豫者哲之反也故恆燠順之聽之不聰其甚則爲急急者謀之反也故恆寒順之思之不睿其甚則爲蒙蒙者聖之反也故恆風順之此蓋咎徵之驗有此五者也人君欲知己之咎愆則觀此五者之常若可以見矣王氏謂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暘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容而思無所不通以濟四者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勦故若恆雨僭則亢故若恆暘豫則緩故若恆燠急則總栗故若恆寒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者蒙也故若恆風此論五氣五物各有其類則誠有此理但以若訓似殊失庶徵本意夫謂之庶徵者謂人君以一己之德驗之于天苟以若訓似謂雨暘燠寒風皆人君所象以正五事應是箕子設此一喻但爲五事箋注耳其何以爲庶徵欲乎竊謂五事之與五氣各以類相感當從王氏若字則當從先儒訓順蓋事之得失動于此而氣順于彼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以爲徵也

箕子前既言庶徵之休咎各有五條故此遂言王與卿士師尹所當念用之意而繫儒之論乃謂王者所省驗大而略如歲之總日月卿士師尹之職小而詳如日月運行以成歲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職則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各失其職則百穀不成又用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其說如此君臣之間取象于歲月日時之繁簡以爲國治之道與上文休咎之徵全爲問異惟曾子固之說深得之其說曰此章所言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與王共事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所當省其所以致之之由也故言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若蓋謂王則計一歲之內庶徵之休咎以省之卿士則計一月之內庶徵之休咎以省之師尹則計一日之內庶徵之休咎以省之

內庶徵之休咎以省之所省多則其責重所省少則其責輕蓋其所處之分然故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其雨暘燠寒風之來各以時至而無差易則百穀如何而不成治道如何而不明俊民如何而不章顯家道如何而不平康蓋太平之世年穀豐登紀綱修舉賢才彙進國家安強故自然有上數者之效也若夫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其雨暘燠寒風之來不以時至而有差易則百穀自然不成治道自然不明俊民自然伏微家道自然不甯蓋衰亂之世水旱相仍紀綱紊亂賢才放棄患難日尋宜其有上數者之變也王與卿士師尹其所爲皆闕盛衰故所省者大歲計一歲歲計一月歲計一日至于庶民則一身之計耳動靜不能爲休咎于天所職者特在乎服田力穡而服田力穡則以風雨爲急所省特在星耳然所以必省星者蓋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說者謂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蓋民之省星但觀日月之行歲經于箕則必多風多風則必爲乾旱之災歲離于畢則必多雨多雨則必爲水溢之患此則可以預爲水旱之備故箕子既言民之所以省星者以星有好風好雨之分于是進言所以省之之道但觀日月之行若行必循軌無盈縮之差則一歲之內風雨以時無有多風多雨之失故冬夏之功可成若月之行不循其軌歲經于箕或離于畢則一歲之內必多風多雨矣此蓋庶民之省者常如此也上言日月之行至下特言月之從星不言日者鄭康成謂日之從星者不可得而見故略而不言亦有此理所以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者蓋夏則陽用事日當進而北晝則進而長陽勝則爲溫暑多則陰用事日當退而南晝則退而短陰勝則爲風寒此皆行必循軌故所以有冬夏也所以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月行立春東從青道立秋西從白道立冬北從黑道立夏南從赤道箕東北宿畢西南宿月若失道妄行東入箕爲旱風西入畢則陰雨此所以知月從星則以風雨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箕子前總敘九疇福極居第九今將條陳福極之目故舉而言曰九五福不言六極以此一疇有福極二事若總言九五福六極則文理不順故先題曰九五福既條五福之目然後方疏六極于下亦文勢不得不然耳五福之目一曰壽先儒以百二十歲爲壽二曰富謂資財豐足也三曰康寧謂身心安靖無事也四曰攸好德謂所好者在德也五曰考終命考成也終命謂命之終乃死也謂終命之際成全而無虧若曾子將死啓手啓足曰吾知免夫即考終命也蓋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也此五者皆人情之大欲也得者人皆以爲福故謂之五福六極之目一曰凶短折謂因凶而至于短折若好勇鬬狠以至夭死不以正命而死者皆是也先儒以短爲未六十折未三十鄭氏則以短折爲柱夭之名未賦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此皆強爲之說要之短折只是柱夭不必分析也二曰疾有惡疾也三曰憂多憂患也不得樂其生四曰貧謂困于財也五曰惡謂爲人凶惡也六曰弱謂爲人無依怙不能自立也先儒乃以惡爲醜陋弱爲庶劣

尚書詳解卷十八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西旅者西方之旅國也獒者俊犬之名先儒謂犬高四尺曰獒此書之作蓋武王克商之後西方之旅國慕武王之威德于是獻獒以表其誠而太保召公乃謂遠方効貢當獻服食器用物不當貢物無用者今獒之獻非可以爲服飲器用乃物之無用者也以武王受之雖未必有損而子孫翫之必謂無用之物武王且受之我受之何傷是開後世貴異物之門故太保之戒諄諄不能自已者非特爲武王戒爲後世防微杜漸之慮也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前乃敍書者敍作旅獒之大意此乃當時史官錄太保此書故先言非所以作此書之意也此旅獒二字乃當時竹簡寫書題此二字於卷以記卷軸孔氏因而存之故每篇皆有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自西自南自北莫不梯山航海而至八蠻者林少穎謂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凡在九州之外自東自西惟恐其後此所以言通道于九夷八蠻也其曰通道者蓋蠻夷來王則其道自通非武王有意于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如有意于通道則是黷皇漁武而已何以爲武王哉此說甚善九夷八蠻既以通道

中國。故西方之夷有旅國者。於是而貢其獒焉。林少穎謂。漢孔氏以犬高四尺爲獒。以大爲異。此說不然。夫西旅獻之。武王受之。太保諄諄告之。必有珍異可玩者。不特以大爲異。按許慎謂。犬知人心。高而可使者曰獒。春秋公羊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盾循階而走。靈公有狗曰獒。呼獒而屠之。獒亦循階從之。盾車右力士祈彌明逆而殺之。絕其頷。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棄人用狗。雖猛何爲。則獒之爲犬。蓋猛而善搏人。進退指揮能如人意。異夫常犬也。故太保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蓋以爲苟受西旅之獒以爲玩。則其心必狎侮于人。狎亂也。禍亂之所由起。此太保所以諄諄作書。用訓于王也。林少穎謂。九夷八蠻。蓋總言蠻夷之國。曰八九者。言其非一也。明堂位言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咸曰九夷。咸曰四夷。咸曰八蠻。咸曰六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所以爲九四八六者。不得而知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自此以下。太保訓王之辭也。嗚呼。嗟歎之辭。太保將陳告先哲王待夷狄之遠。故重其事。嗟歎而言之也。蓋古之明王。初無心于得遠人。惟知謹其在我之德而已。及其德謹于此。四夷聞之于彼。自然相與皆來賓服。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惇德允元而蠻夷率服。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與詩之式固爾猷而淮夷率服。皆帝王御狄之上策也。四夷既閒德而皆來賓服。則無遠無近。盡獻其方土所有之物。雖獻所有之物。然皆可以爲服食器用者。又非奇侈可供耳目之玩而已。是明王之時。下之所獻者。無非常獻之物。上之所受者。無非常受之物也。然明王之時。雖曰獻所常獻。受所常受。然不以供一己之私欲。方且昭明其德之致者而頒賜於異姓諸侯之邦。所謂德之致者。即遠方所貢之物。蓋嘉德而來貢。故其物亦之德所致者也。其所以昭德所致于異姓之邦者。蓋將使之知吾之德遠及于夷狄。則必愛慕而不敢厭其事上之誠也。故曰無替厥服。既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于是又以所寶之玉分之于同姓伯叔之國。用以展其親親之道。故曰時庸展親。唐孔氏謂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若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寶玉于伯叔之國。若分魯以夏后氏之璜。是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人喪德。玩物喪志。以道甯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太保前既言明王得遠方物。不以爲私利。而頒於諸侯。遂言人之所貴。惟在乎德。而不在乎物。故繼以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所謂人不易物者。蓋謂人未嘗改易其物。惟有德則其物爲足貴。苟無德。則何以物爲。亦猶俗言。只是一物。未嘗改易。有德者則物隨德貴耳。太保言此。蓋爲明王以所得遠方之物頒賜諸侯。苟無其德。則物亦何足貴哉。故唐孔氏謂。既言分物賜人。因設貴不在物。如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則此物爲足敬。若無德者。則此物不足敬矣。

之珠如蔑土。此說當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太保前告戒之意已遠。故又嗟歎而重申其義。謂武王自今以往。惟當早夜之間。兢兢業業。無有不勤之失。苟忽惰不勤。不能矜持細行。謂細行小節無益于德而弗愼之念。日積一日。必爲大德之累矣。譬如爲山高至九仞。八尺曰仞。九仞。則山將成矣。而所虧者一簣之功耳。則不足以爲山。蓋山高九仞。譬如爲德。功虧一簣。則皆如細行之不矜。山既高而以一簣之微而虧之。則不足以爲山。德既大而以細行之微而不矜。則爲大德之累。言此。蓋謂武王今開創大業。德威遠著。是德之已大而山之已九仞者也。苟以一簣之受爲無傷。而不能自謹。則必虧損盛德。是德之累而一簣之虧也。其關于利害成敗豈不大。故太保既反覆言之。又勉之曰。允迪茲。謂武王信能蹈行此言。則君無玩好。而民遂得以安其居。而我周之子孫。亦可以世世王天下而無窮矣。蓋人君果能如太保所言。則必無喪國亡家之患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此亡書之序也。其次在旅獒之下。書既亡。序無所屬。孔安國附之于此。其書之大義不可得而知。唐孔氏顧文而釋謂巢國伯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食邑于芮而封爵爲伯。陳王威德以命巢君。旅陳也。史敍其事。故謂之旅巢命。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法度未備。得其條理。商民之附周者猶未固也。而武王遽有疾瑕。周公恐其不救。而成王以幼沖嗣位。己以冢宰聽政。則天下必危。故作册書以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既告之後。史官乃以其書藏于金縢匱中。垂武王沒後。周公居國。三監流言。周公居東。天有風雷之變。王以天變之故。啓金縢之匱。以觀休咎之書。蓋國家有大册命。與凡卜筮之書。皆藏其中。每遇大事。則啓而視之。今有風雷大變。故王啓匱觀書。因見所錄之册。有代武王之說。王始信周公有大功于王室。而二叔之言不足信。故此書始出于時史官以其出于金縢之匱。故其書謂之金縢。縢是緘也。蓋藏書于匱。其外以金縢之。若今鎖鑰之類。故謂之金縢。林少穎謂此篇皆能周公築壇卜代武王之死。末又載武王既崩。羣叔流言。與周公居東。及天變見于上。成王迎周公之事。則其書皆出于史官之手。而其序乃曰周公作金縢。與周公作立政無異者。蓋書序之體。亦有其篇雖非其人所作。而亦謂之作者。如太甲三篇。首言太甲不惠阿衡。次言放於桐宮。終言悔過伊尹奉以復辟。亦多是史官所言。其序亦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正與此同。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是逐言武王所以不當死與己之可死之意。謂我之仁德如我考文王。又多才力。又多技藝。可以事鬼

神。故可以死而事先王。若武王則不如我之多才力多技藝。不能事鬼神。故不可以死而事先王。惟其不可以事鬼神。故受命于天帝之庭。以有天下。使敷佑四方。敷如敷納之敷。謂敷布而納之。則納之者非一人也。敷布而佑之。則佑之者非一方也。蓋敷佑四方。猶福助四方之民也。天既使之布以佑助四方之民。故能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地。或爲天子。或爲諸侯。而四方之民。莫不敬而畏之。是武王不可以死。而可以爲天子。定四方也。周公言此。蓋深言己能事鬼神。決可以死。武王不能事鬼神。而能爲天子。故不可以死。雖三王有責于天。而己決當代之也。然武王實非短子才藝。不能事鬼神。但周公方爲武王謀。欲以身代其死。故其辭不得不爾也。林少穎謂周公代武王之死。豈挾詐僞欲要天下之譽哉。蓋深思遠慮。懼夫武王既喪。則周之社稷蓋岌岌矣。難已苟生無所措其身。故甯己死而庶幾社稷之不危。是以出于誠心而爲此辭也。周公既言武王不可死而可以爲天子。故又嗟歎而言之曰。無墜天之降寶命。蓋武王之有天下。實天以寶命界之。若果以克商之明年而死。則紀綱未立。民心未固。周之爲周。必未可知。天之寶命。必不能保其不墜隕。故嗟歎重言之者。深知利害所係之大也。武王雖不死。寶命果不墜。則社稷宗廟有主。而三王之神靈可以永遠有所依託。有所歸宿。周公言之及此。則其情之迫也可見矣。三王雖死。得不爲之動心乎。故周公遂言今我即命于元龜。元龜、大龜。即、就也。就龜爲命也。蓋三王既死。不可以言語接。故周公于是就龜以聽命。謂爾三王若許我以代武王之死。則我當以此璧與珪而歸俟爾三王之命。謂得三王有分代死之命。即死而以此事鬼神也。爾三王苟不許我代武王之死。則屏去其璧珪。自後不復事三王矣。此蓋周公激切之辭。非謂武王苟死。則周公果不事三王也。祝史既告周公之辭。畢于是乃以龜之三兆卜之。而三龜之兆皆吉。故曰一習吉。習與習坎之習同。坎、險也。因險設險。謂之習坎。此習之訓因也。謂三龜皆相因而吉也。三龜既相因而吉。于是啓其籥。籥、籥觀其所藏卜筮之書。而卜筮之書亦皆是吉兆。故曰乃并是吉。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周禮所謂三兆。即此所謂三龜。蓋每兆目有一龜也。周禮所謂頌。即此所謂書。春秋所謂繇。亦此書也。卜之既吉。祝其卜書又吉。故周公于是言曰。體王其罔害。蓋謂視此兆體。王必無害。不至于死。我小子新受命于三王。謂即龜受三王之命。已許武王不死。使之爲永遠紹久是謀。蓋謂不死而能爲周家長遠之計也。我今于此當有所待。故曰茲攸俟。蓋謂周公初籍于三王時。謂爾三王若許我以死。而武王得生。我則以璧與珪歸俟爾命。今卜既吉。而武王必可瘳。則周公請代之說。三王已從之矣。故欲于此俟其代死之命也。然王卒瘳而周公卒不死者。蓋請代王死。周公之本心。王瘳而周公不死。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周公既欲于此待死命。則又曰我必死矣。三王必念我一人。武王假之以年矣。故曰念予一人。公子是自壞壍之所而歸。祝史乃納其請死之册於黃金所緘縢之匱中。蓋祝文依故事。凡大卜之後。所祝之策必納于此。非周公私藏也。林少穎謂周公請代武王之死。其心忠矣。然必藏而祕此書者。非欲藏之爲異日之觀也。蓋古者卜龜既舉。必納其書于匱。從而緘之。異日將有大卜。則復啓焉。不然則否。此故事也。周公卜于三王。啓

籥見書。則是既啓金縢之匱矣。故既歸祝史。則以故事納其册于匱中。復緘之。爾非周公私意。王翼日乃瘳。蓋謂納册之明日而王之疾乃瘳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周公請代武王之死。其册藏之金縢之匱。雖同僚如太公召公且不及知。一時祝史與執事于壇壝之下知其說。而公又命史勿言。則其事甚密矣。苟非武王既死。三叔流言誣周公。周公居東。天大雷風。王以故事啓匱觀休咎之書。則其事亦無自顯于天下後世。故作書者前既敘周公請繇之由。與所祝之册及卜吉王瘳之事。故此篇所以發露之。蓋武王自周公請繇之後。其疾則瘳。既瘳之四年乃死。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嗣王則亮陰不預事。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霍叔。武王大封同姓。管蔡霍皆就封于外。惟周公以德留相朝廷。故武王既死。周公乃冢宰攝政當國。管叔以其爲兄。不得位冢宰。而周公乃以弟居己上。故與羣弟蔡霍二叔使羣不逞之人宣播其言于國中。謂周公將因武王之死。成王尚幼。己攝大政。遂奪其位。爲不利于成王。謂之流言。蓋謂自彼播其言而流入于國中。若流水然。故曰流言。所謂國即鎬京也。成王此時尚幼。故稱孺子。孺、稚也。猶言稚子。即幼少也。林少穎推虞二孔之意。謂周公以冢宰攝政。而有流言之變者。蓋商人尊尊兄死則弟立。及武王崩。成王幼冲。周公以聖德開於天下。自商諒言之。則周公當立。今立成王而周公相之。商人固不能無疑。況管叔于周公爲兄。周公昔爲相於朝。管叔已有不平之氣。今又攝政。周公既居可疑之勢。而羣叔流言適又如此。則成王實不能無疑于周公。故周公于是不顧兄弟之親。而欲以法治此叛蔡。故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蓋管叔爲此流言陷害周公。將使成王疑周公而去之。而彼遂得以猾結成王之知而陰竊其國柄。如此。則周之爲周。未可知矣。周之爲周既未可知。則先王所以望周公者。周公將何以報稱。故周公不顧兄弟而法誅之者。蓋以存周也。周存則可以告我先王。周亡則周公異日何以見先王于地下。故言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者。亦猶宋穆公所謂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也。周公既以此言告之二公。于是遂舉兵東征。其居東至于二年。然後武庚三叔咸伏其辜。故曰罪人斯得。而鄭氏乃以前辟爲避。謂周公遁流言。出避居東都。及王遭天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然後攝政。方始東征。信如此說。則此篇自歲則大熟以上。其事皆在大誥之前矣。況周公既出避則至于罪人斯得。其說不行。乃又爲之說。陷周公出避于東都。其黨屬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

所得而誅之故謂之罪人斯得而又以公爲詩以貽王者乃救其屬臣使勿奪其官邑夫周公之黨豈可謂之罪人則其說之而自可不待攻而破矣林少穎謂周公以殷人叛恐其釁孽延于天下遽起而征而其得罪人乃至二年之久則其東征也雖曰爲社稷而重傷天倫則誠有不得已之意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其事一也蓋紂君也武王以臣而伐之管叔兄也周公以弟而誅之雖其終也不得不伐而皆有傍徨不忍之心此聖人忠厚之至也此意極當周公居東二年雖以兵誅管蔡而非人斯得而成王疑公之心則猶未釋故遂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以明己勤勞王室之意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此意謂鳥有巢呼鴟鴞而告之曰汝既取我子矣不可毀我之居室我于子非不愛也徒亡子而不可亡室者惜巢之基也其意謂己之東征惟思王室之不安亦如鳥之惜巢也其下章皆言作室之艱諸以譬周家積累之勤故不得避小嫌以自全則周公之憂王室也可謂至而欲成王明己意也亦切矣奈何成王暗昧猶未能明周公之志而其心亦漸知周公之決非不利己者故雖前日欲有誚責周公之意至此亦未發故曰王亦未敢誚公夫周公居可疑之勢而管叔播不根之言成王于此實不能不疑而公乃不待成王覺悟遽居東而征之雖道流言之變而益以身任天下之重會不自沮而爲詩貽王以明己意者蓋機不可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成王自公貽詩之後雖未能灼明周公之意然已漸悟公決非不利孺子故未敢誚公而是歲之秋百穀大熟未曾穫刈天忽雷電大作又繼以風其禾盡爲風所偃仆于田成之中雖大木亦皆拔焉周邦之人視其天變皆大恐懼王不勝其憂于是大夫盡服皮弁之服皮弁白布衣素積蓋承天變故質其服也以啓金縢之書蓋將啓藏取卜筮之書將命龜以卜吉凶乃國家遭變之常然是時啓藏之際則猶未卜乃得周公征者所自以爲己任欲代武王之死之說于金縢之匱中蓋因欲卜而偶得其書非有意取而觀之也此周公之忠誠上動于天而王乃不知故天之動威乃欲王因變啓匱遂以顯其代死之事以啓成王之疑也太公召公時亦與王同在啓匱之所故當時周公之請禱所用諸祝史之官與百執事于埏壇之下之人蓋國家有卜筮此諸人必預執事周公昔卜于三王此諸人既在今日將卜天變故此諸人亦隨王在啓匱之所王與二公乃因而問之此諸人乃同辭而應之曰信有是事又繼之曰嘻不平之聲也蓋流言之變舉朝雖不知此諸人實知周公此事決非負國家者但周公有命使不得妄言故不敢言耳然其心常不平其事故因王問而發爲不平之歎且言公有命故不敢妄言耳唐孔氏謂二公與王若同問則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皆廣其意蓋二公雖不知周公請死之事亦知周公決非不利孺子者但衆言發亂未可遽以言語下至此偶見此書益知周公之忠誠且可以爲辭故喜于其心首發其問而王乃繼二公而問故言二公及王也王既見此書乃始知周公之忠于國家雖死且欲以身代之既諸之後又祕其書不容人見雖一時執事者又戒使勿言則心決非沽譽要名乃實切切于國家者故于是大悟執其書以泣曰我始啓匱將以卜天之大變今不須敬卜也啓匱而得此書乃天動其威怒使發此祕因其書以彰周公之德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漢孔氏以三監爲管蔡商其意管叔蔡叔武庚共監商民唐孔氏遂按地理志謂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邶鄘衛是也祖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周公使管叔監殷則監者乃監武庚治殷民蓋以武庚紂之元子恐其痛社稷殞滅時伺國家之便以還其志故以管叔監之故王制言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是武庚爲諸侯天子別有三大夫爲監故謂之三監不當以武庚預其數也然則所謂三監者當依鄭康成謂管蔡霍是也失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以此觀之則康成說信矣此書之作蓋武王既崩周公以冢宰居攝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如古亮陰之禮而管叔居外不平其事乃與蔡霍二叔唱爲流言謂將不利于孺子乃挾武庚以叛王室武庚既反而淮夷亦繼以反周公于是以成王之相自往東征將以黜絕有商之命先以其將叛之意大誥于天下故其書謂之大誥則此名篇之意但當時周公之請禱多方之句以標之耳非有他意正如大書孟津以誓師故其書爲泰誓意同此也漢孔氏乃謂陳大道以告天下故名書爲大誥且謂其首言猷猷者道也是皆求之太過者也此書之作乃周公欲東伐時所作即金縢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時所作也所謂相成王黜殷者非謂周公相成王同往東征如伊尹相湯伐桀也特三監反時周公時爲成王相事命而往非相成王以往也林少穎謂武王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是有疑之之心也疑之而遂封之者武王之不得已也湯之伐桀桀舍其社稷竄于南巢湯于是遷而不問而夏之都邑無復及之子孫故于湯誥之序即曰湯既黜夏命武王于湯之于桀非有殺之之意不幸而紂之前徒悟戈自相屠滅并及于紂不得已而封其子于故都及武庚之叛自絕于周于是始有黜殷命之志故此篇之序所以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而序言淮夷而逸書之序又言成王踐奄淮夷是總一而奄、其屬也蓋徐奄之地與淮夷相接故也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此大誥二字竹簡哲所標之題也當誓師挾武庚以叛之時周公貫以冢宰攝政天下之事皆決于周公則夫合邦君御事于朝而告之以蠢殷之意者周公之任也然政雖總於周公而周公上有天子號令雖由己出必稱王命以告之此大誥雖周公之言所以必言王若曰也所謂王若曰也所謂王若曰猶言王之意如此言也此篇言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徵子之命言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士言猷告爾多士多方言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孔氏以猷訓道謂以道告之徐須江則謂商墟之民染紂之惡淪肌浹髓又重以三監之變去道遠矣故四篇皆稱猷此皆助爲之說惟林少穎謂猷者發語之辭也鄧與曰咨汝羲叔咨汝和叔咨十有二牧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汝衆曰咨汝羲暨咨汝和暨與曰咨禹汝亦昌言嗟同竊意至周或變爲猷矣按爾雅猷訓最不一或曰謀或曰言或曰已或曰可或曰圖豈但訓道而已此所以知其爲發語之辭也但不敢指爲何訓耳此說出然夏周公將告多邦于是先發語言猷我大誥爾多邦之君及爾衆治事之臣弗弔當作相弔之弔其訓爲恤先儒于此舊與多士君奭言弗弔乃作的字其訓爲至謂周道不至要之訓恤者其義爲長按春秋左氏成七年吳伐鄧爭文子曰夷狄入伐而莫之戚恤無弔者也王子朝告諸侯曰天不弔周則弔之爲恤明矣周公之告蓋謂我不爲天之所弔恤今天降下凶害于我周家謂武王遽喪不少延其命也先儒以不少爲絕句以延洪屬下自爲一句其曰不少也者謂三監及淮夷並作故謂降災不少延洪則謂其害甚大然據此意乃是方說武王之死成王以幼冲繼立恐弗能濟未及三監淮夷作難之事故知此不少延當是說武王定天下之後未能久享遽然而死不得少延其命故謂之不少延武王遽死而不少延于是大自思惟我以幼冲之資繼嗣無疆之大歷大服幼謂年幼小也沖童也謂體尚未充也嗣大歷謂自后稷至今日歷年之久而己乃嗣之是嗣大服也服謂自后稷至今日其事非小而己嗣之是嗣大服也既繼大歷服則當有明哲之德以盡爲君之道今乃知識未遂而尚不能造于知人之哲分別邪正以迪人于安康則人事且不能知況曰其能至于知天之命乎成王既自言人事尚不能盡況能知天故遂言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已者語辭如語所謂已矣乎言已我惟小子今日以沖人居尊位以涉虞淵水心實危懼惟日夜求我所以難濟之道敷布其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于此不忘其莫大之功而已蓋武王受天之命有天下其功甚大在成王繼之實不可忘之故也所謂賁飾之事即制禮作樂頒度量等事故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甯王遹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成王上既言天降威而武王死己以幼冲嗣位日夜恐懼求其所以濟而未得于是言我不敢閉藏上

天所降之威蓋武王之死乃上天之降威于我國家也今既遵此天威乃不敢閉藏匿其事恐禍難之來猶或未已乃用甯王所遺與後世所寶藏之靈龜卜以觀吉凶以龜能紹天之明故己乃即龜以受命也蓋天之吉凶示人雖明而其道遠非紹介以傳意則人莫曉惟寶龜之神與天相通觀龜吉凶則知天意之向背是龜乃能紹介天之明命也惟其能紹介天命故成王所以即而受命焉此篇所謂甯人甯王甯考皆謂武王以成王于武王爲考故當爲武王若謂文王則誤矣蓋此篇雖出于周公之口而實以成王爲辭故知甯考當是成王指武王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即寶龜所告之辭也蓋古者卜筮有此一兆則必有一兆之辭如孝文占其兆之辭曰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其辭亦此類也蓋成王既用甯王所遺寶龜以占休咎而兆乃謂將有大艱難之事及于西土西土之人亦因此擾擾而不安則三監武庚之叛雖未形而其兆已預于龜卜之間矣成王既言龜卜之辭謂我周家當有大變于此果然蓋蓋而勳謂三監武庚等之變果作而龜之兆果可信也殷小腆謂祿父方小富厚也誕取紀其敍者謂不自度乃敢紀其既亡之敍謂將復興商業也然其所以敢妄如此者亦見天降威于我周家而武王死國有此疵病民將不歷安故敢妄言謂我將紹復湯業而反以周家鄙也蓋昔商爲王周爲諸侯是商爲都周爲鄙今周既爲王則周爲都矣而祿父乃欲復商而更以周爲諸侯故言予復反鄙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我有大事休肆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甯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成王既言武庚有反鄙之意遂言我周家得天人之助不可以不伐謂今武庚蠢動子商郊今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輔翼以往敉甯武事所圖之功敉撫也甯安也謂撫安之也武事所圖之功謂天下也蓋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今武庚實蠢動故成王東征之者將以撫安之也先儒以十人不從叛逆來爲我佐其意則以此十夫自武庚叛所而來政如高祖伐陳豨得趙四人侯以千戶蓋欲因此以收人心雖有此理然又言民獻十夫予翼不明言自彼而來亦不必如此說只是得人之助自足以破敵不必拘在此與在彼也成王欲伐武庚而得十賢之助則舉戎兵大事可謂美矣況朕之卜于三龜而三龜又且幷吉則又得其天心矣既得人心又得天心則周必勝而商必亡矣三龜即周官太卜之三兆各有一龜也然既言用甯王遹我大寶龜此又言朕卜幷吉者蓋前言用寶龜乃武王崩後成王乍罹大變恐以沖人嗣立弗克負荷故卜于龜以觀吉凶而龜靜有大艱于西土之說已而武庚果叛今又將往征之故成王又以卜龜決以勝負而三龜又幷吉故成王決意東征是前之用寶龜乃卜于武王既崩之後此云朕卜幷吉乃吉于將征武庚之初也先儒合以爲一誤也成王謂我之東征十夫予翼既得人助朕卜幷吉又得天心故我子是告我所親友之邦君及尹氏謂庶官之正也以及庶士御事謂以上中下士爲王治事之臣也曰我已得吉卜謂朕卜幷吉也我今欲以爾之庶邦

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武庚也而謂旅邦之君長及子庶士御事之臣無不以言復于我曰興師伐殷其事至難至大不可輕動今日西土之人所以不靜者雖由武庚之叛而其源則在于王之宮與邦君之室不可以不自反其意蓋武庚所以敢叛者由三叔以骨肉之親離間王室是其聲端實兆于王宮邦君之室也且謂予我小子之身惟當成其敬道以修己而已不可以征伐王何不違卜而勿休故曰王害不違卜此害如詩害澣害否之害同先儒乃謂成王之意謂汝邦君言民之不安者亦惟在我天子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然然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四輔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謂今之言以告之意既迂迴又與上文不相貫故不敢從王氏雖以此爲成王殺邦君之言以告之然又以王害不違卜爲邦君之意謂王之害在于不違卜耳欲王違卜而不征夫卜所以決吉凶豈可爾從卜則爲害非立言之體俱言王何故不違卜則有咪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遘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成王又謂我以衆人謂其事艱大不可輕動故予沖人長思其所以爲艱難之說遂發嘆而言曰嗚呼武庚之叛而我征之信益勤其鰥寡之民可哀也哉蓋與師之際鰥寡之民實被其害故也然我繼世有天下爲天子則天吏也故爲天之所役使造爲也今日之事天實以其事之甚大者遘我身事之甚艱者投于我身故使義往征者于我沖人非自恤也實天之以是遘我也今日既已如此然自義言之汝邦君及爾多士尹氏治事之臣當有安慰我曰無大投艱于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之化同誘如論語所謂循循善誘人之誘同皆漸以般鰥之非遂之使從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受休畀武庚之亂乃天之閔毖我成功之所也此成功之所天實密有以慰我成功之所而非輕易我不敢不極卒寧王舊事極業也卒終也謂遵終武王所謀之事謂武庚之叛是武王謀事猶有未終者今日決意往征是蓋終其事也信成王之意在于蓋終武王所謀之事故邦君御事不肯從命成王所以大化誘之使必從化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之化同誘如論語所謂循循善誘人之誘同皆漸以般鰥之非遂之使從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受休畀終者此成王又言天之輔我至誠之人其冥冥之中已有一定之辭今考我民如十夫之予翼則天之辭可見矣天之所以輔我至誠者如此我何敢不于前寧人而圖其功所之終乎所謂舊功之所終者亦謂誅武王則前人之功可以保其舊終也天亦惟用勤恤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畀者此成王又謂今日武庚之亂乃天用此勤勞恤我民使之因此可投之事而復知所以蓋慎如有疾之人因有疾之故而節飲食慎起居不敢自恣天意既如此我何敢不于前人所受之休美而畢之乎所謂畢者亦圖終之意也成王之言凡三節一節謂天密有以慰我成功節謂天之輔我至誠不徒與之且有可見之辭考民言可見故我不敢不國前人功之所終一節謂天不特輔我而勤勞恤慎我民故我不得不畢前人所受之休美辭雖三節其意實不大相遠但周公叮嚀之意有加無已故詳復如此唐孔氏謂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當終前人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叮嚀以勤民耳此說是也此一段先儒釋之皆相類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說者不同孔氏連上大化誘我友邦君謂此忱辭即化誘之辭言我化誘之辭皆誠實之辭天實輔之所以成我民事如此說則天之相成王東征乃在邦君不從命成王既化誘之役前此天未嘗輔也其說有害經意故不敢

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畀

此言王曰又是一節告戒之辭非與上文相聯爲一時之言蓋周公當時此言非如今日制語作一篇立于殿庭問歷歷告之乃如今人以是語相告說一節了又說一節故凡一篇之中有王曰者又是一節之言非相屬如今人之爲文也周公上一節乃深言卜之不可違此一節乃力言東征將以成武王之功終武王之業耳林少穎謂管叔挾武庚淮夷以叛其志不細也縱而不誅則猶養疽蓄瘍小知其將潰而發御事邦君不肯從周公以征而苟一時之安使周公騁之以勢脅之以威夫誰敢有異議然周公則不忍坐其不服之心而强使之從事其所以告諭者反覆宛轉欲曉其不服之情使之釋然以醒然後與之東討故自弼我丕不基以王陳逃東征之不可違命之不可替與武王之功不可以不成者其言詳而明嚴而盡而周公之心猶以爲未也又于更端其語以告諭之者蓋曉害未喻不得不然乃古人忠厚之至也其言然哉周公之意蓋謂御臣御事皆舊有位之人親見我武王勤勞定天下故言謂爲舊有位之人大能遠遠思省知我武王常時建立若之何其勤哉今日武庚之亂乃天之閔毖我成功天將使成王制平雖曰僭叛實成王成功之所也此成功之所天實密有以慰我成功之所而非輕易我不敢不極卒寧王舊事極業也卒終也謂遵終武王所謀之事謂武庚之叛是武王謀事猶有未終者今日決意往征是蓋終其事也信成王之意在于蓋終武王所謀之事故邦君御事不肯從命成王所以大化誘之使必從化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之化同誘如論語所謂循循善誘人之誘同皆漸以般鰥之非遂之使從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受休畀終者此成王又言天之輔我至誠之人其冥冥之中已有一定之辭今考我民如十夫之予翼則天之辭可見矣天之所以輔我至誠者如此我何敢不于前寧人而圖其功所之終乎所謂舊功之所終者亦謂誅武王則前人之功可以保其舊終也天亦惟用勤恤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畀者此成王又謂今日武庚之亂乃天用此勤勞恤我民使之因此可投之事而復知所以蓋慎如有疾之人因有疾之故而節飲食慎起居不敢自恣天意既如此我何敢不于前人所受之休美而畢之乎所謂畢者亦圖終之意也成王之言凡三節一節謂天密有以慰我成功節謂天之輔我至誠不徒與之且有可見之辭考民言可見故我不敢不國前人功之所終一節謂天不特輔我而勤勞恤慎我民故我不得不畢前人所受之休美辭雖三節其意實不大相遠但周公叮嚀之意有加無已故詳復如此唐孔氏謂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當終前人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叮嚀以勤民耳此說是也此一段先儒釋之皆相類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說者不同孔氏連上大化誘我友邦君謂此忱辭即化誘之辭言我化誘之辭皆誠實之辭天實輔之所以成我民事如此說則天之相成王東征乃在邦君不從命成王既化誘之役前此天未嘗輔也其說有害經意故不敢

從。一說又謂。我有誠辭。天賚輔之。天之輔人。當自乎心不在區區言語之末。故此說亦無意義。不如天之輔至誠已有辭矣。其說頗安。雖天不能諄諄然命之。然詩言帝謂文王。蓋謂若有言然。此成王所以繼以其考我民者。蓋謂天之輔至誠之人。若有辭于其冥冥之中。考之民之向背可知。其言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成王又更端以告之也。若昔朕其逝者。孔氏謂順古道。我其東往征矣。然成王東征本意。只是謂天下叶貸。不可不往。初無順道之事。故不當以若昔爲順古道。蘇氏謂若昔朕其逝者。謂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日者。以言艱日思也。此說極然。但以若爲如。我本意至若字則屬下句。昔者朕其逝。其語言抵牾不安。不如謂若昔朕其逝者。謂如我昔者之本意。則我已逝矣。所謂昔者。猶言前者。卽謂初欲東征之時也。成王之意。謂如我昔者初欲東征之時。其仗義決往。我已逝之久矣。所以遲遲未行者。朕以言艱之故。日思之于心。故至今耳。我今思之于心。今日之事。正如作室者治田之事。父欲作室家。既以底定其高下向背之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構結其屋乎。又如耕田。父以反土而蒸。蓄謂去草也。一歲爲蓄。二歲爲畬。其子乃不肯爲之播。播。布也。謂布而種之也。況肯俟其成熟而刈穫之乎。父之作室既定其法。父之治田既去其草。則父可謂敬其事矣。而子乃不肯堂。不肯播。則是不能繼父之志。遂父之事矣。其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業乎。必自謂不幸而無後也。故繼之曰。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成王言此。蓋謂武王定天下大業。立綱陳紀。如作室之定法。如治田之已蓄。今三監武庚之亂。我不能討平。以安社稷。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肯延延緜緜傳基業于不朽乎。如是。是武王已敬其事矣。而我不能繼之。使武王之靈見之。其言自謂其有後。不棄基業乎。必自歎其無後矣。惟其如此。故成王所以自謂我何敢不以我身撫安武王之大命。謂伐武庚。安周室也。成王既以身任東征之責。故又設譬責邦君衆士之不從。謂譬如爲人父兄。乃有朋友伐擊其子。凡民之見之者。雖有勸止之方。且涵養其勸之之心。坐視其伐而不肯救。父兄譬王。朋友譬三監武庚。子譬東西土之民。其民養其勸弗救之者。民猶言凡人也。譬如邦君等。謂今成王在上而四國乃敢肆叛。擊伐其民。所謂邦君者。固當有以救之。而乃重于興師。是猶見人擊子。雖欲勸使勿擊。今乃恫勞遂涵養其勸心而不肯救也。其可哉。此蓋責邦君不肯東征救民之災也。蘇氏之意。亦不異此。但以民養謂如斷養之養。謂朋友伐父兄之子爲厥讐者。方且勸其擊伐而不救。其意亦通。姑存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矧肯穆。肆予小子。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成王既責邦君不知天命。不能從我。故又言我之責汝。非妄言輕發。我庶幾永思念于心曰。天之喪殷。若稼穡之人。其治田也。必欲盡去穢莠。芟夷蘊崇。勿使再生。前者武王伐紂。是猶稼夫已去草于其始矣。若其遺根餘孽。猶有存者。實不無望于我後人終其畝而盡去之。蓋武王既誅紂。其餘孽武庚。更生若稼疆之人。其治田也。必欲盡去穢莠。芟夷蘊崇。勿使再生。前者武王伐紂。是猶稼夫已去草于其始矣。若其遺根餘孽。猶有存者。實不無望于我後人終其畝而盡去之。蓋武王既誅紂。其餘孽武庚。更生凶慝。若終以去之者。實成王之責也。故言予曷敢不終朕畝。成王既言天命屬周。身當滅武庚。故又言今日滅武庚。所以得吉兆。可以必誅者。亦天以此休美于我前後人武王。故雖處喘息。而可以必勝。我何以至此。故曰予曷其極。謂至也。今日既是天以此休美于前人。非我後人所能至。故卜之吉也。敢不往以從之。既言卜敢不子從。又言率前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者。蓋謂今日東征之舉。將以率循武王有指意之疆土。蓋先王建立疆土。皆有指意。今武庚作亂。是不能守前人之指意。至于叛逆。我今將率循之。雖不卜。亦當決往。況今卜之于龜而三龜又皆幷吉乎。惟其幷吉。故我所以大與爾衆邦。決往東征也。成王既告庶邦。使又往東征。又恐其猶有狐疑。故又戒之曰。天命弗僭。卜陳惟若茲。謂今日天命已一定。決不僭差。卜之所陳。惟如此而已。汝不可不從也。先儒以予曷其極卜爲一句。以敢弗予從爲一句。謂前人膺天休命。惟卜是用。我何敢極窮其卜而不從乎。此說迂回。故不敢從。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林少穎謂。孔子言微子去之。則微子嘗紂之時。蓋居可疑之地。不可以諫。已去商矣。雖去商。然亦遯于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商。痛社稷之無主。乃始抱祭器歸周。左氏載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蔡世家。亦謂武王克商。微于啓乃持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右牽羊。左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使復位。此二說皆謂微子去商歸周。在武王克商之後也。然擊歸周。武王猶未封之。但復其舊職。使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前所謂復其所。復其位者。是也。蓋以爲否。紛紛交錯。不能決定。苟非有大過人之哲。足以決定大計。則安能致邦之爽明。無疑謀哉。成王殺之。然後始封微子于宋。以紹殷後。而樂記

言此。蓋謂今日武庚之亂。天人共怒。雖邦君御事。且不能無疑。惟彼十人。獨能啓迪。以知天命所在。毅然而至。輔我以往。以決在廷之疑。可謂爽邦之哲人矣。故成王言爽邦山哲。所以繼以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既言此十人能知天命。輔我東征。遂欲貢邦君不能相從。謂若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謂武王之初。以至誠爲天所輔。自踏侯而起。克商以有天下。爾于彼天輔至誠之時。尙不敢改易武王所頒之法度。謂進退皆聽武王之命。不敢少違。矧今日天降罪戾于周邦。謂武王在位不久而死。而彼造作大艱擊之人。謂三監武庚之徒。大邇近相脅殺伐于其居室。謂作亂于其疆。尙且不知天之命我周家亦不敢改變乎。是十人之不若也。蓋言武庚雖一時肆虐。蠢動王室。而天命蓋在周而不在彼也。予永念曰。天惟喪也。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成王既貢邦君不知天命。不能從我。故又言我之貢汝。非妄言輕發。我庶幾永思念于心曰。天之喪殷。若稼穡之人。其治田也。必欲盡去穢莠。芟夷蘊崇。勿使再生。前者武王伐紂。是猶稼夫已去草于其始矣。若其遺根餘孽。猶有存者。實不無望于我後人終其畝而盡去之。蓋武王既誅紂。其餘孽武庚。更生凶慝。若終以去之者。實成王之責也。故言予曷敢不終朕畝。成王既言天命屬周。身當滅武庚。故又言今日滅武庚。所以得吉兆。可以必誅者。亦天以此休美于我前後人武王。故雖處喘息。而可以必勝。我何以至此。故曰予曷其極。謂至也。今日既是天以此休美于前人。非我後人所能至。故卜之吉也。敢不往以從之。既言卜敢不子從。又言率前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者。蓋謂今日東征之舉。將以率循武王有指意之疆土。蓋先王建立疆土。皆有指意。今武庚作亂。是不能守前人之指意。至于叛逆。我今將率循之。雖不卜。亦當決往。況今卜之于龜而三龜又皆幷吉乎。惟其幷吉。故我所以大與爾衆邦。決往東征也。成王既告庶邦。使又往東征。又恐其猶有狐疑。故又戒之曰。天命弗僭。卜陳惟若茲。謂今日天命已一定。決不僭差。卜之所陳。惟如此而已。汝不可不從也。先儒以予曷其極卜爲一句。以敢弗予從爲一句。謂前人膺天休命。惟卜是用。我何敢極窮其卜而不從乎。此說迂回。故不敢從。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林少穎謂。孔子言微子去之。則微子嘗紂之時。蓋居可疑之地。不可以諫。已去商矣。雖去商。然亦遯于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商。痛社稷之無主。乃始抱祭器歸周。左氏載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蔡世家。亦謂武王克商。微于啓乃持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右牽羊。左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使復位。此二說皆謂微子去商歸周。在武王克商之後也。然擊歸周。武王猶未封之。但復其舊職。使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前所謂復其所。復其位者。是也。蓋以爲否。紛紛交錯。不能決定。苟非有大過人之哲。足以決定大計。則安能致邦之爽明。無疑謀哉。成王殺之。然後始封微子于宋。以紹殷後。而樂記

乃謂武王克商既下車立殷之後于宋誤矣蓋湯之伐桀既勝之後桀走于南巢湯放之使之保有南巢即其地爲侯子孫相繼以守祭祀故桀之故都不復更立其子孫是以湯自勝及而歸已謂之勝及命今武王之伐紂其志亦欲如湯之放桀苟其能自竄于遐荒則亦即其地而侯之不幸而殷人倒戈自屠并及于紂武王之本志無以自明故使其子武庚因其故都奉其祭祀以致其不忍之意因使三叔監之故武王克商之後惟言武王勝商殷殺受立武庚未言勝殷命也迨武王死後三監挾武庚以叛王室是其縱惡自絕然後周公興兵滅之而朝敬之地不復以立商之子孫而殷命至是始勝故大誥言將勝殷而此序言成王既勝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蓋殷命既勝武庚既殺而成湯之祀則不可以絕故封微子于宋所以存湯祀也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微子之命四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王若曰謂成王之言若曰乃史氏之記也諸篇皆然此言雖出于周公然成王爲君不得不言王若曰也猷者發語之辭也殷王元子者謂微子乃殷王帝乙之首子也其母未立爲后生微子既立爲后生紂故紂爲嫡而立微子乃其庶兄也蓋成王將封微子于宋故發語曰猷以殷王元子呼之自此以下則言其所封之意也惟稽古崇德象賢之法所謂崇德象賢者謂立此人爲先聖之後以奉祭祀者以其後爲侯以奉祭祀故以尊崇其德也所謂象賢者謂象賢之法所謂崇德象賢者謂先聖有德不幸絕祀故立其後爲侯以奉祭祀所以尊崇其德也所謂象賢者謂立此人爲先聖之後以奉祭祀者以其賢能象于先王也象似也猶曷象之象成王言此謂我稽于古有崇德象賢之法今湯德如此義所當崇而微子之賢又能象其先世此所以封于宋而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也林子和謂立微子以爲殷後以周室而言則爲稽古本湯而言則是爲崇德自微子而言則爲象賢此言是也林少穎謂自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此則言所以稽古者當如此也自嗚呼乃祖成湯至德乘後裔此則言湯之德不可不崇也自嗚惟踐修厥猷至尹茲東夏此則言微子之賢不可不立也其說亦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謂王者必有一代之制作後王既革命則必更而新之不復相因襲然亦不使其湮沒廢絕故因其統緒之傳而立其子孫之賢者使承其禮物而不廢失以存前代之制作今成王命微子正將使之統承成湯修治其禮物故告之以此也禮物即一代之制作所爲禮樂服色等也成王之立微子既欲存先代之制作故亦以客禮待之有不臣之義故曰作賓于王家左傳謂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或膰或拜皆賓之意也然其賓之亦豈一再傳而已也蓋將使之與國皆休永世無有窮已言將與周同其久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恭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庶建賢于上公尹茲東夏

成王上既言命微子侯于宋以奉湯祀于是遂言湯之功德如此之盛而微子能繼其德宜宜爲商後而奉湯祀也前所謂崇德象賢者此也嗚呼者成王將稱湯德先歎而後言重其事也謂汝祖成湯有

齊聖廣淵之四德齊裴氏訓速杜預訓中薛氏訓肅然記言齊也者齊也則齊有齊肅之義故當訓肅齊則無所不敬聖則無所不通廣則無所不容淵則無所不測惟湯有此四德故上天眷顧佑助而湯大受其命以有天下湯既有天下又能撫安其民以寬仁之政而盡除夏桀邪虐而不仁之惡政故在當時實有功加被于天下言無一人不蒙其功而其盛德之餘慶則又垂及于後世之苗裔蓋言湯之功德源深流長宜其所以餘緒延延至今不絕也湯之功德如此微子又能踐履修舉其道自舊有尊譽言非一日也此正前所謂象賢之意也而又儆恪戒愼斂其孝道以奉敬恭于神人言幽不敢忽神明不敢忽人也此蓋微其抱祭器以歸周之爲也惟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謂我實嘉美汝德曰汝之德實爲厚而不可忘上帝亦子是而歆享下民亦如是而敬和則其德誠不可忘也我用是建汝爲上公以正此東夏之民宋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夏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也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成王既告微子我所以立商之意故此遂以所當爲者告之然所當爲者以敬爲先故曰敬哉謂下文所言諸事也往敷乃訓者謂往就宋國當敷布汝所以訓迪斯民之道也愼乃服命者謂愼乃所受上公之命也蓋宋以王者之後成湯之順當用天子禮樂其他則否成王恐其以得用天子禮樂遂有僭竊之意至妄施如魯本以天子禮樂享周公其終遂以如諸公之順皆用之故成王告微子謂汝宋雖得用天子禮樂于湯廟而自身當愼所服上公之命不可有一毫僭擬之失率循常法可也故繼以率由典章成王既戒微子使遵訓訓民又欲其愼所服之命而恪守常法故遂勉之曰能如此上可以蕃屏王室以維持其社稷遠可以光大其烈祖而發揮其道德下亦可以整齊所有之民使不越教令微子則可以永安在上公之位以毗輔我一人而後嗣則可以長有國家皆享汝之盛德謂因汝遂世其國故享汝德也如此則萬邦皆以汝爲法是自使我周家與汝相親密無有厭斁之時也即有客所謂在此無斁者是也夫成王告之之辭既畢故又歎而遣之曰往即乃封惟當思所以休美其職無廢我所命之言可也微子命之辭止此下乃亡書之序附見于此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此亡書之序也其次在此故附此篇之末唐叔成王母弟也後封于晉唐孔氏謂得禾之時未封蓋得禾獻諸天子天子即命以此禾歸周公故知其未封使其已封則守土之君不當爲王將命以歸周公也其曰唐叔者蓋敘書之人從後稱之耳此書既亡其義不可得而知但二孔順序文而釋之謂唐叔于畿內食邑得禾于異畝穗上而同穎穗以其有異故拔而貢于天子成王以爲周公德之所感致天下有和合之象于時周公東征未反王遂命唐叔以其禾迎周公自東而歸史敘其事故作歸禾之篇謂以禾歸周公也周公既得成王所命已歸之禾乃除天子使以命己之意而作嘉禾之書生本乎君有嘉德也此二篇皆周公猶在東時所作而次于微子之命者蓋周公既殺武庚即于東方

用王命立微子。嘗是既命之後。王乃以禾而歸公也。不然。何以次于微子之命下哉。

尚書詳解卷十九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既克商。封弟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相紂子武庚。治殷餘民。封叔旦于魯。爲周公。封叔振鐸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處于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國。至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東征。誅管叔。囚殺殷命。然後以其餘民封康叔爲衞侯。是康叔者。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周公封之之日。告戒之辭。至于再三。史官錄之。以其辭多。古者竹簡編書。言多。非一簡所能載。于是分爲三篇。首則以其齊主于告康叔。故謂之康誥。次以其書皆說紂淫酒而民化之。今日當有以禁之。故謂之酒誥。終則以其書有若作梓材之言。故取二字以名篇。謂之梓材。此三篇皆告康叔。故共一序也。林少穎謂。書序之體不同。有每篇自爲一序。有三篇而一序者。蓋古者史之記載。皆以簡册。所載不可以繁。故有一簡不能載。則載析而爲三。愈多則愈分。雖共篇帙之分。而所作之由則一。此所以異篇而共序也。然其所以分之。則或因所作之時。或因所陳之事。如秦誓三篇。上篇是將會孟津時所作。中篇則次河朔時所作。下篇則大巡六師時所作。故此三篇則因所作之時而分也。今康叔之命。亦古史立言之體如此。惟一時之民皆喜于用力。故周公于是皆以勤勞之辭勉之。若因其勞而勞之。有以慰藉之也。周公既有以勤其民。于是遂宏大其意而告之以治道。今此書是專誥康叔。不言康叔而泛言大誥治者。蓋周公作洛。遷殷頑民。其餘者則欲委康叔治之。是時諸侯在周。周公遂于大會之中誥康叔。亦所以警衆使知此意。故總言大誥治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敉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自此以下。周公告康叔之辭也。周公告之。而曰王若曰者。成王實爲天子。言雖出于周公。實常推而本

是始告康叔之言。故主名爲康誥。至酒誥則以戒其無酒于酒。故名之爲酒誥。梓材則戒以匪厥舍垢。且其中有若作梓材之句。故以名之。此則以事分之也。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按史記。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征。遂誅管叔。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于衞。七年三月。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則是康叔之封。蓋在于營洛之前數年也。是故此篇之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則是周公既誅管蔡。即封康叔。明矣。然此乃首言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遂言五服諸侯咸在。周公乃大誥康叔以治道。以此觀之。則又自營洛邑而後誥康叔也。學者多求其說不得。如蘇氏諸儒。皆以爲洛誥脫簡。悞在此。唐孔氏則又謂。周公三月誅三監。康叔之封。實在七年營洛之後。其間未封康叔之前。又別使人鎮守。則封康叔實非營洛之前。與史記所載及序文皆相牾。惟王博士謂四國既誅。商地既定。然後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後宅洛邑。乃其事序也。此實先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然後繼以告康叔之事者。蓋封康叔之事。在卜洛之前。而告康叔乃在作洛之際。當其營洛。則四方之民與夫五服之君。莫不咸在。王者將敷大命于諸侯。必于臣民所會而告之。則所謂之前而告之也。乃在營洛之際。序之言。蓋推本而言之耳。使其始封之初而即以此告之。則其書當謂之命。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惟其丁寧告之不在始封之初。而在營洛之際。此所以不謂之誥也。董周公營洛。將以還政之頑民而自尹正之。其餘尚留于衞者。則以委康叔。既有以委之。則不可以無告戒之語。故于此遂以是誥康叔也。此說極然。惟其誥于營洛之際。故梓材之後即繼以召誥洛誥之書。此可以無疑矣。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哉生魄。謂朔死魄生。即三月十六日也。此史官敍此康誥作之由。謂是年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始遷基而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以洛在王室之東故也。侯甸男采衞五服之君。與所屬之百官。皆播率其民。悅而來會。謂喜而順効其力也。侯甸男采衞五服之君。與所屬之百官。皆播率其民。悅以見士于周。謂見而服其役事于周邦也。唐孔氏謂。五服獨男居中。故言邦。亦古史立言之體如此。惟一時之民皆喜于用力。故周公于是皆以勤勞之辭勉之。若因其勞而勞之。有以慰藉之也。周公既有以勤其民。于是遂宏大其意而告之以治道。今此書是專誥康叔。不言康叔而泛言大誥治者。蓋周公作洛。遷殷頑民。其餘者則欲委康叔治之。則欲委康叔治之。是時諸侯在周。周公遂于大會之中誥康叔。亦所以警衆使知此意。故總言大誥治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敉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自此以下。周公告康叔之辭也。周公告之。而曰王若曰者。成王實爲天子。言雖出于周公。實常推而本

之成王。故言王若曰者。蓋周公語康叔。謂王之意若此言也。孟侯。謂康叔。謂諸侯之長也。朕其弟。周公謂康叔乃我之弟也。小子封者。周公呼告康叔使之善其政以治商民。故先言文王愛民之深。西民被其澤。無陷于罪。故德則明之。使著見于天下。而民曉然易化。刑則愼之。而不敢妄用。恐濫及無辜。其要敬天下之民。雖鰥寡無告者。亦不敢少忽。凡所以得天下者。惟因其可用者則用之。可敬者則敬之。可刑者則刑之。以此顯示于民。皆不敢容心于其間。故始造有區域之中。夏蓋謂周家所以有天下。實造始于文王也。惟文王能以尙文之事始造區夏。故始則與西土一二友邦國君共修。久則罄西土皆怙恃依賴其覆冒之賜。謂文王時爲西伯。始則一二邦歸之。終則罄西土皆在覆冒之下也。惟其如此。故上則聞于上帝。帝上帝嘉美之。于是大命文王以殪滅大殷而大受其天命。惟天命文王使滅商而周有天下。故其所有之邦與所有之民。皆大得其次序。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卽此也。惟文王既如此。而汝寡少之兄武王。又能勉而行之。紹繼文王之志。遂文王之事。終有天下。故汝小子封所以今日得侯于東方衞國也。謂海兄猶言一人也。周公此一節。蓋言康叔今日之封。實文考積累之功。不可忽也。林少穎謂。周公之告康叔。臚首數百言。多及于愼刑敬罰之事也。按左氏春秋傳曰。周克商。使諸侯就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是武王克商之初。爲司寇者蘇公也。立政所稱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是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冉季。康叔。皆有駟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而左傳亦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則康叔在成王之世。實以商侯繼蘇公居司寇之位。至于成王顧命之際。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是康叔居司寇之官。亦歷事康王也。竊謂以王命作康誥之時。雖使卽封于衞。而亦幷以司寇詰姦慝刑暴亂之事命之。故其書有曰外事。外庶子。外正。以外言者。皆治殷頑民于衞者也。以衞爲外。則內事者司寇之事也。惟其爲司寇之官。故其言多于愼刑敬罰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成王上既言文王明德愼罰。以至武王又加之以勤。故汝小子封遂得啓土有國。則汝往卽乃封。誠不可不念也。故于是又嗟嘆而呼名曰。汝念哉。謂當念上文所陳文武積累之艱難也。蓋今日之民。惟在于敬循汝文武之舊。繼紹其所聞。佩服其德言。謂文王之善言。康叔當率行之也。其大意則謂。文武聞之于耳。言之于口者。康叔當祇遹之也。既祇遹于文王矣。則往卽乃封。又敷布以求殷家先哲之王所行之善政善教。而與文王之事參合而行之。用以保治商餘之民。所謂敷求。則猶言旁求。謂求之非一方也。既徧求商先哲王矣。成王則欲康叔大遠思西之老成人所以能處心而知訓民者。又別求聞由古先哲王之道。合是二者。用以安保其民。所以別求聞由者。謂未有所得。則分別以求之。求之既有所聞。則由而行之。故謂之別求聞由也。林少穎謂。于殷先哲言敷求于商者。成人言遠惟于西禮。如初。不必求其義也。如必謂各有其義。則于先哲王言殷。考成人言商。豈有說乎。此說是也。成王既欲康叔近而求之文考。漸遠而求之商先哲王。與商耆成人。參遠而求之古先哲王。則求之于人者至矣。蓋矣。故于是欲其宏于天也。所謂宏于天者。謂卽其上文之所聞所求者。擴而大之而一概以天理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古先哲王。與商先哲王文考等。皆得之于天者。吾旣能求之于天者。則無以復加矣。故其顯德用能裕于其身。所謂裕者。若孟子所謂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卽所謂裕也。德旣如此。則成王所以資成康叔者。必能仰副其丁寧之意。而在王之命可以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疾威。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不孚。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又一節告戒之辭。蓋古者。戒飭臣下。非如今作成一篇之文。渙號而告之。或今日以此。明日又告以彼。史官敍爲一篇。故凡言王曰者。皆自爲一節也。疾。痛也。威。病也。王嘆而呼康叔。謂汝未膺民之寄。則休戚爲無預。今有人民社稷。則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是今日之封。非爲汝榮。乃所以疾痛于汝身。汝不可不敬也。成王既戒使之敬。故遂言所當敬之事。謂天威可畏。常輔至誠。觀之民情之向背。則可見矣。蓋能治民。則民歸之。則天必與之。不能治民。則民不與。民不與。則天亦不與。是天之輔與不輔。皆卽民情而可見也。天之所輔。旣因于民。則民不可不求有以保之。亦明矣。奈何小民之情。雖后皆難。又復難保。則爲康叔者。當如何哉。往盡其心。而不敢安然好爲逸樂遊豫之事。則乃可以治民矣。此蓋康叔所當敬者也。成王旣誥康叔。使無康好逸樂。乃其乂民。于是舉其所聞于古人之言以告戒之。曰。凡所行不善。致怨于民。不在于大。亦不在于小。皆足以召亂。惟無怨則善。苟有之。則大亦致亂。小亦致亂。不可不愼也。然則欲無怨非他。惟在取其不順于理者。當有以順之。使循于理。取其不勉于善者。當有以勉之。使勉于善。如此。則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尙誰致怨哉。成王旣以所聞于古者言之。則又嘆曰。已乎。汝小子康叔。乃所服者。惟在乎宏大吾人君所以應保殷民之道。所謂應保者。謂順而安之。若人情欲壽則生而不傷。欲富則厚而不困者。是也。汝旣保殷民。則亦以助王安定所服之天命。而作新天下之民。蓋邦之安危。惟茲商士。商民之安。乃周民之安也。時康叔實以衞侯爲王司寇。則保殷民與新周民者。皆其責也。故成王告之以此。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告。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告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又一節。林少穎謂。接史記。康叔雖封于衞。實以衞侯爲周司寇。司寇之職。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故成王于此又嗟嘆而戒之曰。汝行刑罰。當致其敬明也。敬則用之不敢忽。明則能得人之情。刑者人命所在。故猶貴于敬明也。此下皆告以敬明之事。蘇氏謂。此乃周公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輕重。其說極然。蓋此言小罪苟故意爲之。則必殺。大罪苟誤爲之。則必赦。世之犯罪亦有不至于死者。豈可

謂苟出于故意者蓋當于死乎故知蘇氏謂爲甲乙二人犯死罪以議重輕其說當也蓋周公之意謂如甲有小罪所謂小罪非謂罪之小者也謂甲有罪乃小于乙雖小于乙然乃非眚災過誤所爲乃其意之所終自作不典法之事至于此式用也如此者有其罪雖小于乙而甲則不可不殺或乙有罪乃大于甲雖大于甲然非意之所終乃卽是眚災過悞所致適然如此既是過誤又能自首自說蓋其辜罪不敢隱匿如此者故其罪雖大于甲則不可殺此二條正如諸葛亮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也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勤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此又一節王嗟嘆呼康叔名而告之也有敍者謂上行則下效君先則民從各有次序也下文所言者是矣成王謂汝于是能大明其事謂所行得其當則民皆化之一歸于正又相勉於和汝于民之有惡者汝身之有疾務調治而速去之則民之化之皆舉棄其惡而歸於善汝於民之有善若汝身之赤子常加撫養不敢傷害則民之化之皆瞻於治安之域此卽上所謂有敍之事也成王既告康叔以事之有序如此又因而及於刑戮之事蓋康叔爲司寇刑戮人命所係故又詳以告之也非汝封刑人殺人者謂刑人殺人國自有法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也然雖非汝封得刑人殺人而爲司寇苟有當刑當殺者汝自當以法決之又不可使刑人殺人不出於汝而假之於他人也成王既言非汝封當自刑人殺人又不可使刑人殺人不出於汝封故又言劓則之事劓謂割鼻耳謂割耳刑殺之輕者蓋言其重者因及於輕者也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者亦如上文言非汝封可以自劓則人然亦不可使劓則人之事出於他人而不出於汝封但因上成文略非汝封三字耳此說出於蘇氏諸儒皆宗之彼孔氏則以非汝封刑人殺人爲一句無或刑人殺人爲一句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爲一句無或劓則人爲一句不從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上所言皆康叔爲周司寇所當愼之刑也故言外事以別之謂司寇乃內事衞事乃外事也成王謂汝身爲司寇于內于王國之刑汝固身任其責至于外面衞國之事汝但設其法官以治之而其治之之道則師茲殷先哲王罰之有倫敍者足矣孔氏則以外事汝陳時臬司師爲一句謂外而奉王事當陳是法以司主其衆及茲殷罰有倫者而兼用之果如此則茲殷罰有倫上加及下加用二字非經意不敢從成王既告康叔以治外事之道于是又詳斷獄之事要囚者囚辭之要者也謂于囚獄之辭反覆致察已得其要是獄之已成者也汝亦未可遽使決之又當服而念之自五六日至于一旬與一時之久其情其辭果然如此然後大斷其要囚此蓋愼之至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遹畧

成王又申明上意謂上言外事汝當設是法事其罰必合義故此又言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蓋謂汝之陳設是法事其罰必斷以殷之常法此固善矣然所斷又須用其刑之合于義與殺之合於義者而刑殺之不可使是法司觀望於汝遂屈法以就汝意此意正謂罰蔽殷彝固善矣須又用其義者尤善也成王既教康叔以用刑之說又恐其用刑既當必自矜伐故又戒之曰若如所言服而行之則凡汝所行必皆盡順於理既順於理或有人曰時有敍矣汝則曰未有順理之事蓋所爲雖順於理亦當自謂不順不可使自言順苟自言順則與不順無以異矣林少穎謂自言其順者過足以掩其美不言不順則所順之事豈頓然爲滅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烝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子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敍不率大憝

成王上與康叔反覆言明德愼罰之事其施於王朝與衞國者備矣故此又言已乎重發端詳述治商民之事蓋商俗之民染紂之化風傷俗敗父子兄弟之倫悖亂不順非刑罰可禁惟寬以化之使漸入於善又不可如前所言一一加之以刑也欲告以寬以化民必先言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者蓋成王之心不欲康叔任刑齊民惟以教化綏以化之故言康叔汝雖小子而我之心我之德惟汝知之蓋謂我意惟在先教化後刑罰汝實知之也成王既言我先教化後刑罰之意汝實知之故遂言所以欲先教化後刑罰之事凡民自得罪以下是也謂凡民自己所爲不善而得罪于天下非由上人教化所致者卽以寇攘姦宄殺越人以取貨者也竊取曰攘外爲姦媚以取人物曰姦內懷詐欺以取人物曰宄殺卽殺人至死者也越卽違道殺人或及人未死者也成王謂爲寇攘姦宄與殺人越人之事以取人之貨者此等人皆强而不畏死者人無不惡之成王之意蓋謂此等人則當不待教而誅之故又曰元惡大憝蓋深言此等人實爲大惡大可惡者既言元惡大憝又言刎惟不孝不友者蓋謂元惡既可惡若不孝不友則尤可惡者下文所言卽不孝不友之事也蓋子當敬父今乃不能敬行其父之事以傷其父之心是子不子也父當慈子今乃不能慈其子乃憎惡其子于是父不父也弟當敬兄今不念天之明謂天尊地卑明有尊卑之分今不念之遂至不恭其兄是弟不弟也兄當念弟今不念鞠幼之可哀大不友愛其弟是兄不兄也蓋子之初生必以鞠斂之故幼于謂之鞠子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自述論之比之元惡之人固尤爲可惡然以理論之則非凡民之自得罪乃上之人教化之者不至故如此等惟當閔之弔閔也若不閔此民之自作非我之罪不于我政人之身自以爲得罪乃天與民之常性而民自泯沒亂壞且自言曰乃今疾用文王作罰之法刑此等人不赦其不率大常之罪戮常也如此則是貧民而不責己齊民以刑而不能以教化綏而化之者也諸儒多以爲成王言元惡固可惡不孝不友者尤可惡故民之至此者非我政人之

畀乃天與民以常性而民自泯亂故當以刑齊之不可赦審如此說于經文雖順但非成王待商民之本意故不敢從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成王既言康叔子民之不孝不友者惟當憫恤殆不可謂非已之罪商輕欲誅之故此遂言非惟康叔不可如此庶子訓人者亦不可如此庶子如周官所謂胥子之官也諸子掌國子之倅則外庶子訓人者卽訓公族之官也以其在衞故謂之外庶子以其職在訓人故謂之訓人正人卽庶官之正長也小臣諸節謂小臣之有符節爲官行文書者也成王之意謂此不孝不友之人非爲康叔不可不貴已況外庶子者職在訓人與庶官之正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當分別以播敷教化以造成斯民之善譽也今乃不能念此不能用此徒瘝病于君蓋君建此官將以善民則君可以無憂今不能念用君命故病其君也爲臣而敢于如此則長于爲惡乃我一人之所惡者豈特如元惡爲人所惡哉如爲臣既不能教化于民如此而汝乃速由茲義皆誅殺之此義謂前言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者是也謂康叔欲用此意以殺人也康叔若果然用此意而皆誅殺之則是爲君爲長不能教化善其一家之人爲君爲長康叔爲長謂外庶子等臣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正則天下定今康叔于不孝不友者不能化之使善于其家則是不知正家而天下定故謂不能厥家人乃與其小臣外正之官爲刑威爲暴虐以大放棄人君之命也蓋成王之意在于先教化而後刑罰今乃率殺之是棄王命也此小臣外正卽前所謂外庶子與正人及小臣諸節等人也成王既責康叔以不能教化而殺人之罪故遂言汝今日惟當無不敬典所謂典者卽天秩之典父子兄弟之常道也蓋民之所以不孝不友者皆是典之不明不可驟誅惟敬是典以寬裕其民使之緩而自化惟以文王所敬忌者爲法而已潘博士謂敬則有所效則能順其所爲忌則有所畏則能戒其所不爲此說是也故汝之寬裕其民果能有及于文王則我一人必說矣故曰予一人以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則罔政在厥邦

成王上既告康叔子民之不孝不友者當教之而不可刑故以此訓迪之事爲己任蓋分土列爵以司牧商民者雖康叔之任而屬至尊制六合使殷民以歸冢篇之中者實成王之責故上文旣以之責康叔至此則又以之自責也爽惟民迪吉康者爽明也言明思治民之道惟當導迪以吉康之道蓋民之有生無不好善無不好安惑陷於凶危皆上之人不能迪之耳惟民在於迪之以吉康故成王謂我於是其思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定治斯民者則作起而求之言思其爲美遂作起而求之不敢逸宿也況今之民無有迪之以善而不適於善者其意蓋謂不孝不友之民其不善之心非與生俱生也但無人迪之耳苟迪之則無有不適從者堯舜迪之以仁壽則仁壽桀紂迪之以夭鄙則夭鄙是無迪之不適也苟可迪而不能迪則謂之無政在其邦蓋邦之所以爲邦者以其有政以迪民今不能迪之是無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厥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成王既自責己於是又呼康叔而告之曰我之所告汝我乃不可不監視省察故告汝以修德之說於罰之所以行欲其明德愼罰也蓋康叔明德惟罰以治天下之民則成王亦可以無愧故前之所以告者皆自視其利害關涉於己故有是告也一說謂不可不自監視故告汝以德之施悅於罰之所行蓋德者民之所樂刑者民之所畏故用德所以悅於罰之行也成王此意欲康叔先德後刑故有此說據此則悅字爲喜悅之悅前則以說字爲言說之說皆可通故並存之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厥未同者成王謂我所以告汝修德之說於罰之所以行者今民自武庚鼓動不靜之後至今心有所未定止導迪之雖至於再三而尚違悖未能爲一謂人尚異意也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者成王謂天之立君將以導民於善今民不靜迪之不能使和合爲一則是君不能助上以綏四方天必罰之故成王謂民之未化如此我亦明思天或降罰以誅殛於我我亦不敢怨成王所以自責者如此則康叔之所以自責當何如蓋責己乃所以深責康叔也成王既自責謂天必降罰故又言大抵人之爲人惟不可以使己有可指之罪苟有可指則雖小罪亦可以滅身蓋由小以至大由少以至多積之不已尚將顛瑕殄

此又成王呼康叔使敬下文所言也無作怨者謂不可作可怨之事也蓋民之於君恃之以安豈能怨之惟君作其怨則怨之矣故戒以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者謂不可用狂妄不謀之言與奇異不常之事也蓋人君舉動係國休戚爲民向背不謀之謀不可用非常之事不可舉成王之意謂康叔當敬愼於可怨之事則不可作於非謀非彝之人則不可用凡所舉動惟當先斷以是誠度利果及民而非怨果善言常道而非非謀非彝然後大法敬疾之德卽敬而行之可也蓋能行而不能先斷以誠則必至於妄行能誠而不能繼之以敬則必致於失機故惟持之以至誠而決以力行則無不善也薛氏謂誠故能守敬故能行其說頗然故成王又謂汝康叔惟用此道以安汝之心使不汨於外物省汝之德使無謬戾遠汝之謀猷使不狥目前之利則優游暇豫雖不事怵促而民乃自此安矣汝旣能安民則我所以賚爾者得矣我豈以汝爲瑕疵而殄絕子汝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聿求厥攸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肆字承上文而言也蓋成王與康叔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厥時忱不則敬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裕乃以民寧其事甚繁而且重大故又嗟嘆以見其事果大道言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謂我所命汝事甚大故汝小子封當知我此命之之言不能常常告汝謂告之之辭惟今日耳自今日以往各往就國雖欲常告之不可得也汝不可不念哉惟當念之不忘而不于我有殄絕其享上之意明汝所服孟侯之命高其耳以聽謂成王前所告以祇遹文考殷求商先哲王與不遠惟商耆成人與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皆遠大之舉非高其聽則不能以古人爲師也常用此以康治其民不可忽也此言王若曰又更端以告也此書前言王若曰後言王若曰中皆言王曰所以見周公之言謂成王之意若曰也我王又謂汝往就國當勿厭敬與即前所謂汝亦罔不克敬與者是也大意蓋謂不孝不友非敬五典之教訓不能使之去不孝不友之習而歸慈孝弟之美故也然則康叔今日當如何但聽成王所教之言則可以用殷民世享傳國之美也矣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封好酒淫樂爲長夜之飲民之化之無不沈湎于酒觀泰誓所謂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則上下皆酒于酒可知矣今封雖滅而餘習則未殄成王以其餘民封康叔則其所啟急者惟此耳此酒誥所以作也此三篇雖皆所以告康叔然前篇既謂之康誥矣則此篇不可復以康誥名之故即此篇大意以戒酒爲言故以酒誥二字爲簡編之別耳非有他義也此篇亦周公之言故言王若曰也明大命于妹邦者妹衛地封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妹爲衛都故名妹邦成王謂康叔今當施其至大之教命于此妹邦也所謂教命者即禁民不得崇飲也故下遂引文王之事以告之文王謂之穆考者謂其有敬德也詩云穆穆文王則文王爲穆考可知矣而孔氏以穆爲昭穆之穆謂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于世次爲穆故謂之穆考此說雖可通然前言丕顯考謂有明德之考則此當爲有敬德之考成王謂康叔今日不可不明大教訓汝豈不見汝敬德之文王乎蓋文王當時繼王季始有國在西方之時其所以作誥戒慎衆邦之君及上中下之衆士及少正謂官之副貳若小司馬小司寇之類及諸治事之官其朝夕訓飭惟曰祭祀則用此酒非祭祀則不可非時飲酒所以如此者以天之降命始使人造酒者惟在于大祀則用之故天威降威而民至于放辟邪侈大亂以喪亡其德無非以酒爲行謂其所行常在酒也非特民如此凡小邦大邦用以自貽喪亡國土者無非因酒而得辜罪林少穎謂酒者人之所爲也而以爲天之降命民之因酒喪德君之因酒喪邦亦猶曰天殺有典天秩有禮也此皆文王告庶于事之成敗未有不歸于天蓋以非人力所能致故也亦猶曰天殺有典天秩有禮也此皆文王告庶邦庶士等之言也成王既舉文王告庶邦等之言矣于是又舉文王告民之言謂文王之誥教民之

子孫則曰汝上之則有正謂各有官長以治之下之則有事謂各有所事若三農九穀之類有正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汝豈可常于酒哉此又文王告民子孫之言也惟文王教庶邦者如此教民者又如此故當時庶國飲酒亦惟在于祭祀之時然又須將持之以德而不至于醉所謂以德將者正如資主百拜而酒三行蓋持之以威儀也祭義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是卿以下皆獻尸得飲惟祀也庶國既化文王而不敢棄秫稻之類若愛土物則不敢棄秫稻于酒矣我民皆訓迪其子孫能惟土物是愛則其心善矣蓋土物秫稻之類則必不貪飲以喪德此心所以善也故當時爲子孫者當聽其耳以聽父母之常訓不湎于酒小大之德皆至于純一而無二三之失所謂小大之德者謂尊卑長幼皆能一其德林少穎謂詩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悄悄夫未醉之初與既醉之後而威儀在身如二人所爲則不湎于酒宜其小大之德皆至于純一也成王言此一節蓋謂文王能教誥庶邦庶士與少正御事及民之小子既如此之誠切故一時邦君皆化之而亦能各歸其國以教訓其民而民亦能化之至于小子惟一自上率下皆本乎一人之訓蓋欲康叔勤于訓迪也文王時爲西伯統西方諸侯又三分天下有其二諸侯歸者不一故有庶邦可教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或王上既言文王所以訪民不使湎酒之意故此遂言康叔使率文王之法以迪訓其民也妹土嗣爾股肱純者謂妹土之人承汝教道之功皆能繼汝股肱左右訓迪之美而爲純一之行不湎于酒而相率以播種黍稷奔走服勞不敢少憚竭力以奉事其父其兄農事之餘則又始牽其車馬牛遠遠以服賈用其所賈之事取其贏以孝養其父母如此則是在家能力稼穡在外能貿易而其利又不以爲己私乃能以致孝爲念故父母得子之養自欲以私相慶喜則可自洗潔而厚致用以酒所謂致用酒即謂以酒致其用也此意蓋謂民之爲民必能爲父兄服勤農商之事至于可以酒致其用也庶士有正謂庶士之有正長以統之者越庶伯君子與爾康叔能常聽我教訓之言則是不敢以酒爲娛而大能進于老成之道有可以飲食醉飽之理矣故成王于是大思惟而詔于康叔曰故如上之所言則是能長永自觀自省勤必考于中德矣汝其庶幾能進其儉食以祀祖考謂不湎于酒而稽于中德是能長守其祭祀故也成王言此蓋謂康叔能守祭祀則可以因祭祀而用酒自娛乃所以自助而用爲逸樂也如此則信爲王家治事之臣而天心亦惟順汝之大德降福佑助使汝長保富貴而不忘在王家矣蓋君喪邦民喪德皆以酒爲禍則稽中德而天若之者亦理之宜也林少穎謂此篇前言君喪邦民喪德皆酒爲之禍惟欲愛土物而一其德不容少留心于酒而此乃使妹土之民自洗腆致用酒其臣亦得飲食醉

飽豈禁之而罔之哉蓋飲酒者人情所不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于飲酒者特爲其無德以將之也使其能耕耨服賈以致其孝養自永使省以稽于中德則其飲酒亦何不可也亦猶好貨不可爲如其所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則何嫌于好貨好色不可爲如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何嫌于好色蓋明人情之所不欲而强之則難爲功衛之遷民習淫酒之風故以飲食醉飽興洗腆用酒告之蓋謂汝能如上所言而後飲酒則我何苦强禁之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成王又再述文王因不腆酒而有天下也我西土謂文王也謂我文王嘗時在西土以教化棐輔往日之邦君及諸治事之臣與治庶民之小子即前言惡庶邦庶士曰祀茲酒與告小子曰無彝酒者是也惟文王棐輔者如此故當時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命不能腆厚于酒謂不以酒爲厚而輕薄之也故我周家所以至于今受商命而有天下者皆以文王能禁民使不腆酒所致也成王言此蓋欲康叔幕文王而嚴于治民則可以長保國土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此成王又舉其所聞商先哲王與其臣不敢腆酒之事以告康叔也我聞惟曰者謂所聞者惟如此說也成王蓋謂我言此蓋聞之于古非己之私言也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順小民謂商之先有智哲之王能啓迪天人之理謂明之也惟其能明天人之理故上則能畏天之顯道下則能畏小民之難保僚務經常其德而不敢少變秉持其哲而不使少惑惟其如此故自成湯以至帝乙所以成王業者惟在于畏其輔相之人蓋人君能知天命之可畏則必畏輔相之人惟其忽天惟民故視輔相之人直土芥耳豈復敬其人而行其言哉惟商之先王能畏相故當時凡爲治事之臣者其輔君皆有恭敬之誠凡爲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者皆能言商之諸臣不敢湎于酒也自此以下則承在公不敢少自寬暇少自安逸況敢崇尚于飲乎此蓋能言商之諸臣不敢湎于酒之事以告康叔

以不固慎之乎。成王此意。蓋謂自殷賢臣推而上之。至於三卿。皆康叔所當恐懼者。汝可不剛以制其縱酒之失乎。故繼曰。劓汝剛制於酒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成王既使康叔剛制於酒。故此又詳告康叔以制酒之意。謂厥有人告於汝曰。今有人羣聚飲酒。汝當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廣設方略。勿令逃逸。盡拘之以歸於周。而我將殺之。此大意謂不可羣飲。若羣飲。則不問彼此。皆當殺之也。然成王又恐康叔縱殺。故又告以羣飲國可殺。若殷紂所迪之諸臣及百工有湎於酒。此乃化紂之惡未能遽革。故又未可盡殺。惟勿用殺之。姑惟教之曰。有此酒者。將以明潔而爲享祀之用。非爲羣飲設也。此正如文王惡庶邦庶士。謂祀茲酒也。若如此教之。而不用所教之辭。則是於我一人之言。什不知恤。肆爲淫湎而不自蠲潔。乃徒事以飲酒。於是始可與羣飲之人同殺之也。成王既教康叔治羣飲之法。故又敷康叔曰。汝當聽我戒慎之言。勿使汝司民之官。乃沈湎於酒而不自知也。此蓋深責康叔使自不縱酒也。先儒以辯訓使。其辭不費。其理甚明。但不知所出。然安國採摭經傳立訓。必有自來。故特從之。若王氏以勿辯乃司民湎於酒。謂汝司民有湎於酒。則以政治之。不復爲辯釋以爲無罪。此皆迂迴。故不敢從耳。

梓材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林少穎謂此篇蓋管蔡武庚既誅。而其餘黨同亂之人猶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區畫含垢。一切不問。以德懷之。無事於刑。故又以此告之。其篇名爲梓材者。蓋篇內引喻告康叔者有三。稭田也。作室也。作梓材也。史官一時取其一說以爲簡編之別耳。非有他義也。此說極然。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此成王將告康叔以下文之言。乃先舉此爲斷語。見邦君之職。下通於大家。上通於王。邦君行之於此。大家必效之於彼。而人君亦必善之也。然則數語乃當時有是言。成王引之以爲發語之端耳。非謂責康叔使之以臣民達大家。以臣達王也。然則此所謂臣民。乃說凡爲臣爲民者。非指康叔之臣民而言也。此意蓋謂。凡爲邦君者。上則有王。下則有大家。情不通於大家。則無以安在下者之心。情不通於王。則無以結在上者之心。故當以其國內之民或其臣而通達其德意志慮於大家。大家。卿大夫之家。孟子所謂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通於巨室。則一家安矣。又以其國內之臣通達其國之情僞于王。如此。則諸侯之情。上通于王。下通于大家。而諸侯之責斁矣。故曰惟邦君。成王引此。蓋欲明諸侯居上下兩間。苟有所爲。無不效者。故繼以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爲。我實有所師法。蓋謂成王告康叔有不孝不友之人。惟當罔不克敬典。不當用刑率殺。故成王於此又申前言。謂汝若能以順民常性爲務。且言曰。我有所師法。謂師王前之所告。則商國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及庶官之長。與我大夫皆曰。我所以不敢暴厲面殺人者。非我自能爾也。亦其君不以殺人爲事。而能先以恭敬勞來於民。故我所以往而治民。亦以恭敬勞來。爲事。我往而治民。於爲姦爲宄者。殺人者。與既殺人而逃走所過歷之家者。皆宥之。此亦非我自赦爾也。亦見其君於所從事爲戕敗禍敗之人。尚且宥之。故我所以敢宥也。此正言諸侯能躬行于上。則下而爲卿大夫者。無不效而法之也。成王既言諸侯所行。下無不效。故又言王者所以建侯之意。諸侯各監其一國。故謂之監。成王謂王者所以啓立其監國之侯者。其治主於爲民而已。而其戒飭之言。惟曰無相戕害。無相暴虐。民之歸往。當有以悲敬之。而不慢。民之婦女。當有以連屬之。而不忘。合并用是四事。以含容斯民而已。成王既舉王者戒飭諸侯之言。以告康叔。故又言王者所以區區然如此。貲效於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果何用哉。惟願長養長安而已。自古王者。皆如此。啓監以牧民。無所事於刑辟也。詳致成王此意。誠謂殷民久染紂惡。不可遽以刑罰迫之。惟當以教民。漸以化之。自歸於善。此成周所以爲忠厚之至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上既告康叔。使以優游寬大之道。安撫商之頑民。言之不足。故此又託喻以見。謂我之意。惟言曰。今汝康叔爲監。以治民。譬如稽田。稽。治也。謂治田也。前既以勤力編布舊去其草。謂如今之殺田也。而稂莠不能亂苗。則今惟當陳設其所以修治之事。謂糞壞之類。又爲疆畔。如今田城之類。爲其溝畎。如今田間通水小溝之類。又如人之造室家。前既以勤力立其垣牆城鞏。而內外有限。可以禦侮。今則惟當塗壁。謂泥飾也。惟當茨蓋也。謂蓋屋也。又如人之治梓木之材以爲器用。前既以勤力柘爲樸而斲削之矣。今則惟當塗之丹雘。以爲之粉飾。艘采色之名。有青色有朱色。此言丹雘。朱色之艘也。此三節蓋謂三監挾武庚以間王室。周公既興師伐義誅之。如田之敷菑。室之垣墉。梓材之樸斲矣。今康叔惟當修明典章。建立綱紀。以維持潤飾。則若疆畎塗壁丹雘之功也。蘇氏謂。田既敷菑。室既垣墉。器既樸斲。惟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建立圖治。此說是也。王氏諸儒皆每一節爲說。以稽田喻除穢。室家喻疆理。梓材喻爲典章。皆鑿說也。既舉此三節論康叔。又繼言今王惟曰。則此所謂今王。果爲誰哉。林少穎謂此三篇之作。雖周公當攝政之日。稱王命以命之。而其實皆周公丁寧之辭。故康誥言朕其弟。此篇言王啓監。王惟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當其告也。不可不正君臣之分。故稱王若曰。

然其意皆出於周公。故以弟呼康叔。又指王而言之也。此說極當。然則此所謂今王惟曰者。蓋周公既稱上三節以諭康叔。故舉成王之意告康叔。謂今王之意惟言曰。先王文武之時。既勤用明德於上。以懷來庶邦。使爲夾輔。故庶邦之朝享於下。亦皆當親相比。如兄弟之密。方而來。亦駿用明德。此意蓋謂先王之時。上之爲君。則以德裁冒天下。下之爲諸侯。亦以德司牧其國家之間。皆任德而不任利。此亦欲康叔惟德是用也。又繼言后式典集。庶邦丕享者。此后。謂成王也。周公謂成王言。先王之時。上下皆用德。今我后惟法先王之舊典。合聚邦大來享上。亦如先王之時。上下皆用明德也。所以如此者。以天既付中國民。與土地。中國民。與土地。非王臣尺地莫非王土也。故我嗣王惟當惟德是用。以和悅先後迷民。武庚之民也。蓋先後迷民。久染惡化。不可以刑遏。脅使從惟以德化和協之。使之怡然自化。如此。則所行之政。仰合於先王。而先王之心安得不喜。此所以能懋悅於先王之受命也。周公既舉成王之意。詳告康叔。故嘆曰。已乎。今當如此監民。惟當自言欲至萬年之久。與王之子孫長永共保斯民而已。此惟王如禹貢言厥貢羽毛惟木之惟同。謂羽毛及木也。然則此言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謂之萬年之久。及王之子孫共保所有之民也。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豐、文王所都。文王之廟在焉。時成王將作洛。故往豐告文王廟。既告廟。乃使召公先周公而往洛。相所居。周自成王既立。時周公攝政已七年。意將營此洛邑之後。即歸政於成王。召公謂王將親總萬幾。欲其戒愼恐懼。以祈天永命。故告王以歷年享國之長短無不自己求之之意。其書作於召公。故謂之召誥。然序止言成王在豐。欲宅洛。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而不及於告成王之意。蓋序言其路故也。作洛者周公之意。而曰成王者。猶封康叔作康誥者周公。亦曰成王。蓋臣之舉事。不可不引而歸於君也。林少穎謂周自后稷封於邰。詩生民。即有邰家室。是也。其子不窋。竄於戎狄。能修后稷之業。民皆歸之。於是始國於豳。詩公劉。隨居允荒。是也。太史公謂公劉子慶節。國於豳。誤矣。公劉雖國於豳。然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孫太王。爲狄所侵。太王不忍鬬其民。於是去邠。踰梁山而邑於岐。詩縣。至於岐下。是也。文王初猶居岐。及既克崇。乃始遷豐。詩文王有聲。作邑於豐。是也。文王又自豐遷於鎬。詩文王有聲。宅是鎬京。是也。鎬在漢右扶風鄠縣。豐在扶風枸縣。豐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即鎬陂也。岐在邠西北五百里。豐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武王既克商。遷九鼎于洛邶。即此所謂卜宅也。卜之既吉。于是乃始經營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至於三日乃月之七日。其辰得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治其所經營之位於洛水之北。必用庶殷者。以洛在東。去殷地爲遠。故在遷而用之也。攻之五日。乃月之十一日。其辰得甲寅。而其所攻之位。其規模皆成。既成之明日。乃十二日也。其辰得乙卯。周公乃以其旦至於洛。洛諸所謂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卜是也。周公既徧觀於新邑之所營。即太保所營之位也。周公既徧觀之後。越三日。乃月之十四日。其辰得

鼎而會諸侯于此。至萬乘之君。則常在鎬京。詩車攻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則是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實在于此也。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乃始東遷洛邑而居之。太史公謂舉者皆稱周伐紂都洛邑者。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是作于成王之時。而都者自平王始也。然周公作洛有二所。瀍水之西。則建以爲都。謂東都。亦謂之王城。瀍水之東。則以遷頑民。使密邇王室。以馴服其心。謂之成周。漢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注云。故郟鄏地。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王居之。洛陽縣注云。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會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蓋王城之與成周。雖已營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始遷于王城。至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之黨多居王城。故敬王始都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嘗爲都。至敬王始居之。此皆所以合諸侯而城之也。王城、成周、雖皆洛地。然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故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而敬王在成周。謂之東王也。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此召誥二字。竹簡蓋所標之題也。按漢志。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即召誥所謂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是也。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朏。即召誥所謂丙午朏。是也。蓋古者月之三日謂之朏。謂明生之日也。此書本紀成王至豐以二月乙未。召公至洛以三月戊申。而必先言望與朏者。唐孔氏謂治歷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將言望後事。必先以朏記之。將言朏後事。必先以望記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蓋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既望。實得庚寅。越六日。是月之二十一日。實得乙未。此日成王乃早朝行自鎬京。則至於豐。所以至豐者。文王之廟在焉。將營洛邑。故至豐告其事。豐去鎬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以至豐。不待淹日也。成王既至豐告廟。於是太保召公乃先周公而行。往於洛邑。相視其所居之處。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洛。卜宅者。謂召公既以二月二十一日離豐。於是依順而來。謂遞遞而來。中間更無留滯。至三月初三日丙午。月生明之日。又三日。是月之五日。其辰得戊申。太保乃旦至於洛。是太保自二十一日離豐。歷十四日乃至洛也。太保既至於洛。乃即用龜卜其所居。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即此所謂卜宅也。卜之既吉。于是乃始經營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至於三日。乃月之七日。其辰得庚戌。太保乃以衆殷民。治其所經營之位於洛水之北。必用庶殷者。以洛在東。去殷地爲遠。故在遷而用之也。攻之五日。乃月之十一日。其辰得甲寅。而其所攻之位。其規模皆成。既成之明日。乃十二日也。其辰得乙卯。周公乃以其旦至於洛。洛諸所謂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卜是也。周公既徧觀之後。越三日。乃月之十四日。其辰得

丁巳。於是用牲於郊。其牲用二牛者。郊以祀天地也。既祀天地。其明日戊午。乃月之十五日。於是又祭於社。其牲用一牛一羊一豕。蓋太牢之禮也。此皆告以營洛之事也。作洛之事。召公既先相之。又攻治其位。而規模皆成。周公既達觀之。告於天地社稷。於是既七日。乃月之二十一日。其辰得甲子。周公乃早朝用册書命庶殷之侯甸男邦伯。蓋作洛時。殷地之衆諸侯。各率其徒以至。以待役使。故周公於是以書命之。使赴功也。邦伯。卽州牧。掌諸侯者也。王氏謂公以書命邦伯。邦伯卽以公命諸侯者也。其說有理。周公既以命殷衆。故殷之衆皆大作以赴功。此蓋周公之誠有以感動之也。林少穎謂。成王營洛。蓋以殷民之頑。將遷以密邇王室。今也召公率之以攻位而位成。周公命以册書而丕作。雖殷民之難化。猶然。則其說以使民可知也。夫既以爲厲已哉。召公之經營。自戊申距甲寅。凡七日。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凡十日。總而計之。自成王以乙未至豐。距甲子凡一月。兩歷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殷王亡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太保既見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丕作。蓋其忠誠感人如此。乃挾庶邦冢君出取幣。既取幣。乃自外復入。以其幣錫周公。拜手稽首。致敬于周公也。林少穎謂。武王克商。未幾卽世。成王沖幼。嗣位。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勢蓋岌岌矣。幸而周公攝政。既東征。卽制禮作樂。建立法度。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民心鞏固。周之根本。始有太山之安。當此之時。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可以無慮。然周公謂以武王有宅洛定鼎之志。未遂。不可不卒武王之志。而營洛邑。以其一爲定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爲遷殷頑民之所。于是始歸政焉。召公之意。謂夾輔成王以安天下者。周公之功。宅洛以卒武王之志。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而致禮于周公。以歸功焉。此說是也。召公既以幣錫周公。而拜手稽首以致其敬。乃陳說成王今日亦當順周公。誥告庶殷之意。而敬懼其志。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始。故曰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蓋庶民至頑者也。作洛至大事也。以至大之事。役至頑之民。而周公一用書誥。乃能使之不作以就功。此非其平日至誠敬懼之德有以大感於人。豈能遽至于此。故召公於是所以特陳說成王今日當順周公此誥告庶殷之意。敬慎其德。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也。以洛誥告之周公。以乙卯日至洛。乃卜河朔黽瀍之間。既得卜。則遣使獻卜於王。是王於正營洛之時。實在鎬京。未嘗至洛也。未嘗至洛。而召公言旅王者。非謂陳之於王前也。蓋召公在洛陳說王今日當如此。以其書獻於鎬京王所也。如洛誥前一篇。自周公至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悉來以圖及獻卜。乃周公在洛時。使使告卜以是言告於王所。是其言亦陳於洛地而獻於王所。今卽其書誥之。丁寧懇切。亦若陳於王前也。召公既謂成王當順周公此誥告之意。

自今日始。故自嘆而言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元子。謂紂也。紂雖非長子。然微子是庶。紂是嫡子。故亦可謂之元子。召公謂上天改紂此大國殷家之天命。天命久屬殷。今改爲周也。天既改紂天命。而今王實受之。觀殷之所以興。與其所以亡。則今日可謂有無窮之休美。亦有無窮之憂也。惟其所美者如此。而所憂者亦如此。故召公於是又嘆而言曰。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殷王亡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太保既見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丕作。蓋其忠誠感人如此。乃挾庶邦冢君出取幣。既取幣。乃自外復入。以其幣錫周公。拜手稽首。致敬于周公也。林少穎謂。武王克商。未幾卽世。成王沖幼。嗣位。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勢蓋岌岌矣。幸而周公攝政。既東征。卽制禮作樂。建立法度。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民心鞏固。周之根本。始有太山之安。當此之時。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可以無慮。然周公謂以武王有宅洛定鼎之志。未遂。不可不卒武王之志。而營洛邑。以其一爲定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爲遷殷頑民之所。于是始歸政焉。召公之意。謂夾輔成王以安天下者。周公之功。宅洛以卒武王之志。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而致禮于周公。以歸功焉。此說是也。召公既以幣錫周公。而拜手稽首以致其敬。乃陳說成王今日亦當順周公。誥告庶殷之意。而敬懼其志。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始。故曰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蓋庶民至頑者也。作洛至大事也。以至大之事。役至頑之民。而周公一用書誥。乃能使之不作以就功。此非其平日至誠敬懼之德有以大感於人。豈能遽至于此。故召公於是所以特陳說成王今日當順周公此誥告庶殷之意。敬慎其德。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也。以洛誥告之周公。以乙卯日至洛。乃卜河朔黽瀍之間。既得卜。則遣使獻卜於王。是王於正營洛之時。實在鎬京。未嘗至洛也。未嘗至洛。而召公言旅王者。非謂陳之於王前也。蓋召公在洛陳說王今日當如此。以其書獻於鎬京王所也。如洛誥前一篇。自周公至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悉來以圖及獻卜。乃周公在洛時。使使告卜以是言告於王所。是其言亦陳於洛地而獻於王所。今卽其書誥之。丁寧懇切。亦若陳於王前也。召公既謂成王當順周公此誥告之意。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此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又嘆而言也。有王、謂王也。猶言有邦也。召公謂成王年雖幼小。乃武之長子。其大能和於于小民。則今日卽有休美。不待持久也。王須當不以此事爲後之用者。謂以此事爲先。所以必以此事爲先者。

自今日始。故自嘆而言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元子。謂紂也。紂雖非長子。然微子是庶。紂是嫡子。故亦可謂之元子。召公謂上天改紂此大國殷家之天命。天命久屬殷。今改爲周也。天既改紂天命。而今王實受之。觀殷之所以興。與其所以亡。則今日可謂有無窮之休美。亦有無窮之憂也。惟其所美者如此。而所憂者亦如此。故召公於是又嘆而言曰。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殷王亡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太保既見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丕作。蓋其忠誠感人如此。乃挾庶邦冢君出取幣。既取幣。乃自外復入。以其幣錫周公。拜手稽首。致敬于周公也。林少穎謂。武王克商。未幾卽世。成王沖幼。嗣位。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勢蓋岌岌矣。幸而周公攝政。既東征。卽制禮作樂。建立法度。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民心鞏固。周之根本。始有太山之安。當此之時。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可以無慮。然周公謂以武王有宅洛定鼎之志。未遂。不可不卒武王之志。而營洛邑。以其一爲定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爲遷殷頑民之所。于是始歸政焉。召公之意。謂夾輔成王以安天下者。周公之功。宅洛以卒武王之志。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而致禮于周公。以歸功焉。此說是也。召公既以幣錫周公。而拜手稽首以致其敬。乃陳說成王今日亦當順周公。誥告庶殷之意。而敬懼其志。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始。故曰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蓋庶民至頑者也。作洛至大事也。以至大之事。役至頑之民。而周公一用書誥。乃能使之不作以就功。此非其平日至誠敬懼之德有以大感於人。豈能遽至于此。故召公於是所以特陳說成王今日當順周公此誥告庶殷之意。敬慎其德。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也。以洛誥告之周公。以乙卯日至洛。乃卜河朔黽瀍之間。既得卜。則遣使獻卜於王。是王於正營洛之時。實在鎬京。未嘗至洛也。未嘗至洛。而召公言旅王者。非謂陳之於王前也。蓋召公在洛陳說王今日當如此。以其書獻於鎬京王所也。如洛誥前一篇。自周公至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悉來以圖及獻卜。乃周公在洛時。使使告卜以是言告於王所。是其言亦陳於洛地而獻於王所。今卽其書誥之。丁寧懇切。亦若陳於王前也。召公既謂成王當順周公此誥告之意。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此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又嘆而言也。有王、謂王也。猶言有邦也。召公謂成王年雖幼小。乃武之長子。其大能和於于小民。則今日卽有休美。不待持久也。王須當不以此事爲後之用者。謂以此事爲先。所以必以此事爲先者。

以人君當顧視而畏民情之畧險蓋民猶水也既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可畏故也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此蓋召公將引周公之言故先說王將來鎬東至此洛邑以繼天爲君自服行其政事於此土中謂洛地實得天地之中而周公將歸政於王自治也召公既言此於是遂引周公之言謂周公當時欲作洛邑亦嘗自謂作此大邑將使成王自是配天爲君所謂配天者謂天在上爲萬物之祖君則配之在下爲萬邦之君也又自是以慎罔於上之天神下之地祇又謂自是土中致治則王必有成命謂膺天之成命也謂天命文武遊周至成王而有成也治民今即有休美矣此周公平時之言召公舉以告王也召公既舉周公之言於是又言成王今日治此新邑當何以哉惟當先訓服殷治事之臣使之親比介助於周治事之臣其意謂殷民至頑未易遽格惟當使之習與善人處而陰以除其暴虐消其貪慾而已林少穎謂周公於遷殷頑民非盡移其舊民而後使殷民居之蓋周公與殷民雜處惟其雜處故有殷治事之臣又有周治事之臣此說極然殷之御事既親比於周之御事則是習與善人處矣人君惟當節其邪性則日進於善矣蓋殷御事之性其始染之於天與周御事一耳惟習紂之惡習與性成故至於如此今但能稍加裁制則人欲不肆天理自明故謂節性者非强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於善則民自日進於善矣故曰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亦不可不以夏商爲監戒蓋夏商所以歷年與不能終者惟在乎能敬德而已召公既言不可不以夏商爲監戒又言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其意蓋謂夏之受天命王天下傳十七王四百三十七年歷年之多至桀嗣位而殄絕不能延長皆非我之所敢知惟紂不敬德而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森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既說上文所言其利害如此故遂言王今日惟當敬作所不可不敬之德然作敬德又須以夏商爲監戒蓋夏商所以歷年與不

尚書詳解卷二十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此序與前召誥相順成文。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故此言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將以遷殷頑民。既得卜吉。於是使使以其吉兆如洛相其所宅。周公繼往觀召公所卜。因而又營成周。請召公既以來告於王。自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卽使告卜之辭也。自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至拜手稽首誨言。卽王謝公告卜之辭也。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篇終。又是周公既營洛邑之後。歸於宗周。使王往新邑。相答問之辭。與前告卜作洛誥者。蓋彼偏特舉大意耳。非待一一包括意。如堯典載堯致治之要。其終略言遜舜。卽而序曰。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舜典備載舜致治之詳。其首略言受堯禪事。而序曰。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其他如此類甚多。此篇雖首載周公告卜之言。而後載周公歸自洛與王論說之語。非告卜之言。然序特取於前所載之意。而謂使來告卜。作洛誥。於體亦無害。蓋作序之辭。或取一端。或取全意。自不同。不足多疑也。

此洛誥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自此以下。周公遣使告卜之辭也。當營洛之時。召公先往。周公繼往。而成王實在宗周。未嘗至洛。惟其未嘗至洛。故周公所以遣使告于王也。周公拜手稽首者。史官記周公當時遣使之際。拜手稽首而後言也。朕復子明辟者。明辟、謂明君之位也。時周公當居攝營洛之後。卽欲歸政於成王。故此所以首言朕將復還子明君之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我所以繼而保。謂武王崩。公乃居攝以治天下。不如徐先生謂王如弗敢及。乃王謂我如恐不繼及。此說極然。蓋周公之意。謂我今將復還子成王明君之位。我向時所以居攝者。以王之意懷懷然如恐不敢庶幾及于文武之基命定命。故我所以權時之宜。繼武王而居攝以保之而已。基命、徐先生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周家之命基始於文王也。定命、徐先生謂武王定天下。是周家之命定於武王也。則所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者。乃謂不敢及文武。而我繼保之。我于是大相此東土。謂相視洛邑營作新邑也。洛在鎬東。故謂之東土。然我所以營洛者。亦以汝將爲民之明君。故立此鎮撫民心。爲汝基立其作民明君之本也。蓋都邑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正。則民心不搖。民心不搖。則人君可以南面而無爲而治天下。此周公所以謂大相東土乃篤成王基立其作民明君之本也。周公既言乃以營洛之大意。于是遂陳其得吉之祥。謂我乃以乙卯日。卽召誥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此言朝至於洛師者。師、衆也。時召公先周公而往。已命庶殷攻位于洛汭。是洛地已有衆民在焉。故此所以言洛師者。謂至洛地衆民興作之所也。我卜河朔黎水者。周公謂我先則卜宅于大河之北。黎水之上也。卜此不吉。則波河而南。卜于澗水之東。瀍水之西。惟洛地則龜兆食墨而吉。蓋古者卜根先用灼龜而後灼之。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之吉。此所卜之地。卽今之河南。所謂王城。定鼎之所也。卜定鼎之既吉。我則又瀍瀍水之東而北之。亦惟洛地龜兆食墨而吉。此則今之所謂洛陽。古之所謂成周。周公遷頑民之所也。蓋洛之地在澗水之西。跨瀍水之東。故瀍水之東謂之洛。而澗水之西亦謂之洛也。以召誥考之。卜宅者召公也。而此云周公卜者。先儒皆謂卜雖召公。然召公實奉周公之命而往。謂之周公卜之。亦可也。殷以余考。此言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則此卜在乙卯日。乃三月十二日。召誥所言。乃戊甲日。召公卜宅。戊甲乃三月初五日。則此不可指爲召公卜也。明矣。蓋宅都定邑。國之大事。召公先往。既卜其所居。而又卜其定鼎之所。所謂成周遷殷頑民者。未卜也。故周公以乙卯日至于洛。所以再卜。因而遂卜成周遷殷頑民之所。則此篇所言卜河朔黎水等處者。實周公卜之也。周公既卜之得吉。于是以洛之地圖及卜之吉兆獻之王。故伻來以圖及獻卜。此一句當是史官記之之言。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成王謝周公獻卜之言也。必拜手稽首而後言者。敬周公所以答周公拜手稽首之禮也。蓋作洛之事。自武王已有遷鼎定邑之意。則天之所以命寘在此也。故成王於是致敬而言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美之命。所以來洛地面相其所居。將作周室。以配上天之休美也。公今既定其所居矣。又使使者遣來而其所以來者。將視我以所卜。謂所卜之休美。可以定爲吉祥。蓋視與示同。乃曉示之意。恆定也。故恆吉爲定吉也。我二人共貞者。貞有二義。林少穎謂貞正也。謂成王欲與周公二人共正天下。又一說謂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言成王欲與周公二人共當此吉祥也。詳考上文。蓋成王欲周公既定宅使使獻卜之休美。定爲休祥。我與周公二人。須當共此吉祥。謂周公復辟之後。恐其欲去位。故以此言應公之留其當此休也。若以爲共正天下。則共貞之下。添天下二字。全篇來歷。故不敢以林說爲然。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者。成王上既欲與公共當天休。故此遂說公今日須以我之故。歷萬億年敬天休。不可遽去。成王既言畢。于是文拜手稽言謝公之誨言。所謂誨言者。即前遣使獻所告王之辭也。前後俱言拜手稽首者。終始無不敬。蓋敬公之至也。林少穎乃以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爲周公得卜之繇辭。謂繇辭言成王將萬億年敬天之休。周公以此誨成王。成王得公之誨。是以致敬重謝。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賜而不盡其聰納之誠哉。故言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憂。乃時惟不永哉。周公之意。蓋謂彼諸侯享上。尙不可區區於物而汝孺子乃區區然徒有高厚祿頒賜於我。略不暇聽我所以教汝棐輔斯民常性之道。是汝于此不能自勉而怠於民事。如之何而保其長永之業哉。先儒乃以乃惟孺子頒朕不暇爲一句。謂汝成王今日將親政事。必當分我所行不暇給之事而共行之。又當聽我所教棐常性之言。汝是事苟不勉。則乃不能永其命。據此說。則與上享多儀之意不相接。故不敢從。周公既責成王。謂汝徒然頒賜我。而不聽我教。故又告以今日所當爲之事。謂成王今日惟當篤厚以永敍其正父武王所行之事而奉行之。無所不順。則成王之所爲。即武王之所爲也。周公安敢廢其命哉。故曰予不敢廢乃命。而先儒乃以周不若予爲一句。謂成王既篤敍武王所爲。又當無不順周公此非周公之意。兼下文不敢廢乃命一句全無味。故亦不敢從。武王謂之正父者。武王、成王之父。其云爲注措無一不出於正。故曰正父。周公既如上文戒成王。故又曰。汝往新邑。當敬之哉。所謂敬者。敬其所當行之事也。茲予其明農哉。周公謂成王則往新邑。即辟我則欲退老歸於州里。申明農事。如今人所謂歸田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此有二說。一說謂成王若不能敬。周公若不能明農。則裕民之政必虧。而民不服。彼有行仁以寬裕斯民。則民不以彼爲遠而必戾止於彼。謂去此歸彼也。此說解經文甚順。但與上文不屬。不敢從。一說又謂成王能敬德。周公又能明農。彼遠人既覩我民之和裕。必無遠不至。此說於彼字別添遠人之意。亦非經旨。竊謂周公之意。謂成王則往新邑即辟。周公則欲歸里明農。成王若於彼新邑能裕我民。則民將無遠不至。如此。則上下貫穿矣。又未敢必以爲然。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迄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周公既有退老歸農之意。成王自此一節。皆留公之言也。舊說皆以王若曰謂非王之言。乃臣下代王之言。故言若曰。然徵子篇有父師若曰。又誰代言乎。今詳考諸言若曰者。蓋以其人之意如此。或史官或臣下以其人之意而言之。故謂之若曰。若父師者曰。乃史官以父師之意言之也。康誥酒誥與多士多方言王若曰。乃周公以成王之意言之也。此王若曰。乃答周公之言。稱美周公之德。非周公以成王之意言之。必成王當時言之。史官文其辭。故稱若曰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以公有退老歸農之說。故留公。謂不可遽退。當且留之以明明保我沖子之身。所謂保者。則師保教誨成就之也。此一句乃總說其意。下文乃詳說明保之事。謂公所以明保沖子者。不在乎他。惟在乎舉公大明之德。以我小子之故。發揚文武之成功。使之昭昭然暴白於天下。以此而舉答上天之命。以此和協安定四方之民。蓋文武當時所以成丕丕之基者。上則本乎天命之眷佑。下則本乎人心之歸往。今周公果能爲成王發揮文武之成烈。則仰不愧于天。而天命可以昭答。俯不怍於人。而民心可以保定也。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說者不同。先儒多以居師連上句。謂和定四方民而居其衆。先儒則以惇宗將禮爲一句。謂厚尊其大禮而諸儒則以惇宗族將禮爲秉持其禮。各有得失。今依王龍舒謂

周公幷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毖予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民乃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邶篤前人成烈答
拜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怦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迺笃敘無有遘自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怦殷乃承敘萬年其永德朕子
懷德

成王既固留周公故周公子是拜手稽首致敬于王而許以留也謂王前所言乃命我使來奉安文祖
受命於天所得之民及增光其烈考武王蓋文祖受命之民武王能保之遂有天下今成王又將使周
公奉安之乃所以增光武王所爲也必言來者指洛邑而言謂來洛邑也如前言公不可不敬天之休
來相宅皆是在鎬京指洛邑而言來也繼又言宏朕恭者周公謂王命我來洛邑奉安文王之民以增
光武王則是以大事委己乃大我敬者也猶言大敬我也繼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者周公謂成王既大敬我而留我則爲繼子者自今來洛相其所居必當大厚以商之賢
人爲主蓋治近殷多有殷之舊臣故周公欲成王必欲我留必當以殷之賢人爲主謂所主在於用殷
之賢人也蓋用此賢人將以致治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敬德之王之先蓋成王新卽政又新治邑果
能敬德則繼此而居洛邑者必以成王爲推先也周公既言成王欲留我則當厚用殷之賢臣相與致
卯朔小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十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晦正得戊辰王以是日到洛邑故史官言戊辰王在
治故此遂許王以留乃更端而言曰成王自是土中致治果能致萬邦於休美而且王有以成功矣則
我且周公稱名而言也乃以多子唐孔氏謂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則多子乃稱集大夫也周公
新邑本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然既言王在新邑烝祭歲不應當日到洛卽行記禮當是
開我乃與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以篤厚前人文武之成功所謂篤者謂增光之使加厚也還以是功
答天下衆民歸附之誠蓋前人之功以得民故成王今又勉之使加厚是所以答其向化歸附之誠也
周公言此者以成王命公來洛邑永保父祖受命民以增光武王故周公對之以此蓋許以留而任
是責也周公前既贊成王使用殷之賢人致治以作周恭先故此遂言我亦當厚前人成功答其民而
爲周家有信德之臣之先謂凡將行信德者皆推周公爲先也然君言恭臣言孚者蓋人君有勢位之
尊易失之傲當恭以接下人臣之職以不欺爲大節當篤以事上故也周公既許成王留以與之承保
文祖受命然又恐成王謂己自承王此命方以文武爲己任故又言王試敎我前此所明子以儀刑之
道皆已責是文武之德矣其蓋蓋謂前日攝政時事謂前日我在洛邑營作時王使
任也周公既言前日攝政已以文武之事自任非今日承王此命方始以文武自
使來毖慎殷民謂道使勞來殷民也其時因遣使之際乃命安繼我以租鬯酒二中鬯秬黑黍也一稃
二米天地中和之氣所產也鬯香草也以此米與此草採以爲酒故謂之秬鬯卣中鬯也王以此酒二
謂與我時以謂明禮謂使周公以此酒明潔以禮祭也禮祭名精意以享故謂之禮且使周公拜手稽
首德敬而致美以享神我子是時遂不敢宿留王命子家卽以此酒致祭于文武之廟周公言此蓋謂
我子是時當攝政之際雖王以酒賜我我亦不敢獨享亦必以王命而敬享于文武是周公無一念不
在文武也豈待成王今日命之方以文武之事爲己任故少頃謂此乃成王以公有人臣所莫能爲之

功故賜公以人臣所不用之禮樂是亦一說也故併存之周公既言我自留日以文武自任故又言我
今日既承王命使我復留以奉安文祖之民以增光武王我惟禮我前日所已爲之次敘盡其在我無
有遘自疾害之事蓋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太平之功已成若更張之則是自疾苦其身心故惟順前
日所已厚之次序不再改作不復自苦其身心則太平之功既成益成天下之民羣萬年之久皆倘於
成王之德此卽既醉酒飽德之時也然非特周民飽德而已雖殷民見周公如此持盈守成亦必感
德化之長有所成故風俗醇厚一成而不可變也風俗既如此故王有所使則殷民乃皆承其次敘聽
令行禁止心悅誠服也如此則非特周民飽德而已雖殷民亦將萬年之久長觀於我與子而懷歸其
德也朕周公自謂子指成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
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官上既敘成王留周公與立公後之言又繼敘周公許留之語故此遂敘成王到洛命公之後所行
之事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晦唐孔氏以歷法推之謂其年三月甲辰朔小四月癸酉朔大五月癸
卯朔小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
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晦正得戊辰王以是日到洛邑故史官言戊辰王在
新邑本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然既言王在新邑烝祭歲不應當日到洛卽行記禮當是
戊辰前到洛至戊辰日始行記禮也所謂烝祭歲者烝乃冬祭之名是時乃周十二月晦故王親行烝
禮而祭于歲竟之日故謂之烝祭歲非謂以烝禮而祭新歲也其烝所祭者卽祭文武也故下文言文
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謂二王之廟各用赤色之牛一頭也周尚赤故牲用騂也說者謂宗廟用太牢
而此用特牛者爲封周公後故用盛禮也成王此祭既專爲封周公後而設故王乃命有司之官作告
神之册又命史官名逸者爲之祝其所作之册祝謂讀其辭以誥于神故謂之祝然其所祝惟告于文
武言將爲周公立其後故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蓋言王之所命有司以作册與命史以
祝册皆爲告周公後也是時成王既命作册又命祝册而王親行祼禮祭
祖廟故皆至于洛以助祭王既見諸侯咸至于是遂入清廟之太室祼以告神祼灌也謂以圭瓚酌鬯
曾之酒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酒祼于地故謂祼也然則成王此祼卽得告文武以立公後之事也成
王既祼告于神已于是遂卽阼而命周公之後復作命伯禽之誓使史逸讀而告伯禽故曰王命周公
後作册逸誥而說者見先言王賓殺禋咸格後言王入太室祼乃謂郊特牲言既灌然後出迎牲則祼
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殺後祼與彼不同誠不知此所謂王賓殺禋咸格非謂諸侯至殺牲始至也乃
而諸侯聞王將殺牲禋祭故皆來助祭謂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灌酒則前言殺禋者非謂殺牲時也
乃謂侯聞王將舉此殺牲禋祭盛禮故皆來也以此言之則與郊特牲之義又何異哉第弗深思耳史
官既敘成王告祭之事舉于是錄記周公攝政之年月謂在是年十二月則周公攝政保安文武所受

之天命始終七年自武王崩後周公居攝至此年十二月實得七年也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營作王城于澗水之東瀍水之西謂之新邑以定鼎爲會朝之所又于瀍水之東營作成周以遷頑民使密邇王室是成周乃王城東之邑也周公營成周既成於是遷殷民之頑不率教者居之其遷也恐其有安土重遷之人故稱成王之命以告之史官敘其事故其書謂之多士所以明多士者以周公所告之言既稱爾殷遒多士又稱爾殷多士故以多士名篇要之所遷皆頑不率教者故序書者雖即其實而謂之頑而周公則從其舊以士而稱之也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遒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多士二字竹簡蓋所標之題也此三月先儒謂此周公復辟成王即政明年之三月也而說者又謂此即召誥所謂三月乙卯周公朝至于洛甲子用書命庶殷即此書其書則見此三月與彼三月同蓋初于新洛邑又與彼朝至于洛之文符合故知彼之所謂用書者即此多士之書此說雖近理然此篇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則此書乃成周既成殷民欲遷之時若以爲彼時三月甲子所作則此時周公方命庶殷以作洛未應能成如此之速故當如先儒之說以此三月爲次年三月也蓋周公先一年十二月既復辟乃以次年三月初作新邑洛于往也洛謂成周也成周亦謂之洛者蓋王城與成周在瀍水之東西其地名洛故洛誥于瀍水西既言洛食于瀍水東亦言洛食則王城與成周皆可謂之洛也周公所以至洛者以既遷殷民恐其不安厥居有反覆之變故用以告之而安慰開諭之謂之商王士蓋此等皆商紂時有位之士特習紂之惡頑不可化故遷之耳此二語皆史官敘所以作多士之由也此書乃周公之言而言王若曰蓋言雖出於周公而周公則不敢自謂己之言故稱王命誥謂王之意若曰也爾殷遒多士者周公言爾衆人乃殷王遒餘之多士蓋呼其人而後告之以言也弗弔昊天大降喪於殷者言紂爲不道不足憫恤雖天以憫恤下民爲心亦大降下喪亂之禍于爾殷家故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遂將奉天命顯然之威罰迭致王者之罰于爾殷紂以正殷之命使終絕于天正謂彼不正而此以天威正之也肆爾多士有二說一說以周于上謂我周家既正殷命使終絕于帝但誅其君于爾多士皆使赦而不敢殺一說則以肆爲故謂惟是之故上帝乃不保安于紂遂降如此之大喪必言如此者蓋紂之喪亡時所親見故言如此謂如今日之酷也周公既言紂所以亡之故又繼之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蓋天之所以不與紂者亦以紂不明于德故耳既言紂以不明于德而亡又言凡小大邦用喪荒非有辭于罰者謂紂之亡不特亡其身而已而海流下國凡四方小邦大邦至于喪亡者皆以習紂之惡無不有罪辭于罰謂我國家征伐

言非我敢求爾殷之天位謂我豈敢求爾天位而有之哉乃紂爲不道不爲天帝所與而我下民皆乘心協力以爲我故我所以有天位者亦非我求之也咸言天不畀哉言天不畀哉者重言之也周公既言天命非我敢取乃天不畀紂而我得之天位非我敢求乃帝不畀紂而我有之則天威豈不明然而可畏哉故總曰惟天明畏由是觀之則肆爾多士當從後一說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嗣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愼克明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周公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至此又以所聞夏亡殷興之事證之以見爾殷當時取夏亦如此則我今日取殷亦猶殷之于夏不足疑而懷不服之思也周公謂我聞人說上帝于人君之好逸樂者皆引而去之是天不欲人君縱逸也天不好逸樂而有夏之君皆志于憂勤而不敢放於逸樂謂大禹以下諸賢君皆能以憂勤合天意故天于是降格謂降至于夏也言非意當至于夏也猶于時夏弗克庸帝謂自是之後漸次向至于是夏桀之君乃不能用上帝之意謂天引逸而桀乃適逸也惟桀不能用于帝于是大淫泆于佚豫而有罷斁惟是之故天于是不復憂念不復聽聞遂腦絕其大命降致以天罰謂罰自天降而遂至于桀也惟天欲降致其罰于桀于是命爾商家之先祖成湯革改夏命爲商而用賢俊之人以治四方此即立政所謂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用三有俊也天意既如此而自成湯至帝乙終始二十六君又皆能念天之意無不明德以憂恤于祭祀之事蓋人君爲神天之主所以使之承上下神祇與社稷宗廟然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祭祀之事又當以明德爲本惟商之諸賢君知此故皆以明德而勤恤祀事于是大爲天之所建立而安治于有商殷王既爲天之所建立亦無敢失帝之意莫不益廣其德以合于上天之澤此蓋說帝乙已上諸王能順天意以保天下明紂之不然也唐孔氏謂帝乙已上非無僻王此言無不明德恤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將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之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此說極然周公既說帝乙已上諸王能順帝意守天下遂又言在今嗣王紂大不明于天意謂天意引逸而紂乃適逸是不明于天意也人君所畏敬者天而已今既不明于天意況能耳聽心念先王勤勞以建立國家之事乎觀湯自盤修人紀而至于有萬邦則其勤可知矣紂既不能聽念于先王于是大過于佚游之事全不顧親天之顯然可畏民之不可不敬是其心惟知淫佚而已雖上而爲天下而爲民其從違去就能決國家之存亡亦邈然不恤矣惟是之故上帝乃不保安于紂遂降如此之大喪必言如此者蓋紂之喪亡時所親見故言如此謂如今日之酷也周公既言紂所以亡之故又繼之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蓋天之所以不與紂者亦以紂不明于德故耳既言紂以不明于德而亡又言凡小大邦用喪荒非有辭于罰者謂紂之亡不特亡其身而已而海流下國凡四方小邦大邦至于喪亡者皆以習紂之惡無不有罪辭于罰謂我國家征伐

四國四方之國皆有可罰之辭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勤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周公既詳言夏殷之所以興亡于是更端稱王命而言今我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使商士知我周家之所以興者乃文武能順天而天命以天下非周劫商而取之也蓋所以折其不服之情俾爾殷多士呼其人而告之也今惟我周王謂今日周家所以得天下者以我周文武大善承上帝之事謂上帝所欲行之事文武皆能奉之如天欲愛民文武則愛之天欲勤政文武則勤之皆能承之謂也惟文武能善承于天故天子是有命命文武使之割絕殷紂之命即以其正殷之事告于上帝也惟文武之興乃天命之使之割殷王告正于天故我國家凡所作事皆有再往者以其順天命所歸每一舉而可定也惟以王家我適者周公謂我家以順天命之故凡所舉事無再往之理惟爾商家乃不明天命所歸如紂之惡我無家已誅滅之而爾武庚復反使我于此事遂至再往謂既滅紂又殺武庚也汝等既以如此勢我再伐我非豈忍汝哉我供自言曰此事乃爾商衆大無法度謂紂則君不君武庚則臣不臣皆無法度自有以招致我罰我故不爲汝之恐動其罪自汝邑中自造有以招致我罰耳此正如商所謂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是也周公既謂我國家所以再伐爾國者皆汝自取故又言我國家所以不忍之意謂再伐之事固汝自取而我亦念天予紂之誅武庚之死是已就殷而大罪之矣故今日予汝等雖有可誅之罪皆肆放而不盡正其罪謂不忍盡伐之也自此以上皆盛說殷周興亡之由使多士明知殷之亡實紂不道而天滅之周之興由文武修德而天命之興亡皆出於天非人所能爲則不當不服不服是違天也既以此折服其心故自此以下則告以欲遷之意人雖欲不遷尙誰敢違乎此見周公所以爲善于折民心而多士之作不至于盤庚之區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一段以下周公告以遷之之意也猷發語之辭大誥言詳矣此亦周公之言而言若曰前已言王若曰故此不必言若康誥之體正如此周公謂我告爾殷之衆士我今日惟是遷爾等之居于西耳蓋商在洛邑東自商遷洛是自東遷西也然我所以遷爾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勤衆而不安甯時惟天命如此不可少違故我所以急爲成周遷爾而西不敢有後後猶緩也爾不可怨我此蓋言今日所以遷爾之居者乃出于天命也先儒以朕不敢有後謂汝無違我我不敢更有復誅伐汝等此說亦通既言我之遷爾出于天命因又言我今日所以不用爾等在位而止赦爾罪者亦非我故吝予汝亦是天命爾等是殷王遷民知殷王先世自有册書有典籍以其載事故謂之册以其載道故謂之典其實皆

史籍之名謂因當時革改夏命爲殷自有典册紀載其事爾等非不知之今乃倡言于下曰夏民之有道我殷王皆簡拔之使在王庭之上皆有職事于百僚之簡謂殷革夏之後皆用其民于王朝未嘗廢絕視周之不然也故周公既舉其怨之之辭因陳己意謂我一人惟有德者是聽是用汝果有德我必求汝于天邑之商其意謂汝自無德不足用耳果有德我豈不用商邑謂之天邑者王都謂之天邑商都舊爲王都故從而言天邑也然所以不用汝止肆赦矜憐汝者非我之罪亦惟天命如此而已蓋武王之初止予誅其君弔其民未嘗有遷汝之意而汝等不安其居自與武庚復叛若夏使之同惡相濟則日甚一日禍有不止今日者此豈天眷顧我周家之意故遷爾者亦天意當然也天命有德故殷之簡夏之俊民者天也汝等同惡無德之可用故我所以不用汝而止赦汝之罪者亦天意當然也蓋聖人之心與天之心一也聖人之意如此則天之意必如此周公于遷頑民居與不用殷民皆言天命以己之意料天之必然也此蓋雖周公言之然皆稱成王命故多言予一人我一人皆若成王自謂也

王曰多士昔殷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明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干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惑言爾攸居

此周公又以王命告以今日不殺汝而遷殷之意多士呼其人也昔朕來自奄謂周公東滅三監之後自奄來歸于鎬即詩所謂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之時也唐孔氏謂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謂周公歸還亦是王來還也下文四國乃謂三監與淮夷凡四國其時奄不甘叛奄之叛乃成王即政之後再與淮夷叛周後亡昔之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則奄之叛乃在彼時故成王叛而滅之此所謂來自奄者乃周公東歸路經于奄耳周公謂我歸自奄之後謂已誅四國之君也四國之叛其誅雖發於君而民從之亦不可謂無罪者若以秦法繩之雖蔓誅其民亦未足以洩一時之怒面因自奄歸乃大降爾四國之民命降猶今法罪在上服降一等爲下服則降者乃降重就輕亦寬宥之意謂降爾四國之民命乃誅其君然經言自奄西後大降四國民命則是既誅其君而歸不應既歸而又誅其民故此所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乃周公謂四國之叛以天誅言之則四國之民皆應致死然我以不忍之心處之故自奄而歸夏不復罪爾等先赦爾等死命然後方始致行天罰于汝時移爾等于遐還之處謂遷之于城周也是天罰本當置之死地今周公乃先赦其死然後方行天罰特遷之洛邑乃赦其死而以流法處之也然周公之遷也亦豈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哉亦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自彼言之則爲遐遷耳故繼曰比事臣我宗多遜蓋謂今日之遷乃使之親比服事以臣于我王家相宗尙爲多順之事謂將使密邇王室化爲友民也周公既告以今日遷民之意故又詳其告夏遐而稱王命曰告爾殷多士今我惟不殺汝惟以此教命申告于汝申如三令五申之申乃再三教告之意此蓋總說今日不殺汝又以此教汝也我今作大

邑于此洛地。以四方道里均。故營之以爲朝會之所。亦以爾多士爲
逸于故都。去王都遠。雖奔走臣事于我。有所不可。故又營成周於其旁。使汝密邇王室。易服其奔走之
勢。而臣事于我王室。而爲多順之事。此又申前言比事臣我宗多遜之意也。周公既詳說所以遷之之
意。故自此以下。又勉勒多士。使既遷之後。各勉力以艱安居長久之計也。謂爾等今當庶幾有爾所安
居之土。庶幾各即其土而安以幹其所止。謂既有居止。則各有事。不可不幹也。爾若既遷之後。果能克
敬。謂不復狃前日之惡。則天將有以畀與于爾。矜恤于爾。不復如前日爾等叛逆之時。必欲殄滅之也。
汝若復狃前惡。不能致敬。則不但不有此所居。謂不能保今日新邑所居。亦將遂致天罰于爾身。不復
如前日天欲割而我降爾命也。今爾惟是之故。須當居爾所遷之邑。謀爲長久之計。使子子孫孫皆當
繼爾所居。則爾凡有所幹。必可長久有年于此洛邑。此說亦通。
爾在新邑。既能爲長久之計。如此。則爾子孫亦將興起而從爾以遷。蓋周公當時所遷。特遷其身。其子
孫幼稚。必有不遷者。人情莫不愛其子孫。凡有所爲。莫不欲爲子孫計。此蓋以其至情感動之。乃其安
居之基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說者多以此王曰下無文。即加以又曰。疑其有闕文。然說經
不當持闕文之見。詳攷此又曰。乃重言下文一語。王謂是我乃有言爾之所居。非我愛汝等。則遷與不
遷自有威刑以裁之。誰復言之。史官省其文。而加之以又曰。謂此一言王既言之而又言之也。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此特成王初執政。周公恐其逸豫之萌。子今日故引商三宗以勤勞享年之永。與其徐以逸樂不永。及
太王王季文王勤勞之事而告之。蓋所以防其微。杜其漸。其意謂今日即位之初。能知其不可自逸而
勤以行之。後猶或怠。況始或不勤。則後將如何哉。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序書者採其意。謂思慮之
及此。非聖如周公不能。故直言周公作無逸。亦猶伊尹作咸有一德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逸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周公曰嗚呼。嘆而後言其事。重其事。欲成王聽之深也。周公于此篇凡
七更端。每更端言嗚呼。皆嘆而重其事。此一節言凡爲君子者如此。凡爲小人者如彼。凡人能如此。則
爲君子。不能如此。則遂爲小人。況人君其可不念此哉。周公謂君子之人。其所止者。在于無逸。豫。蓋謂
君子所貴。止于無逸。然逸豫之事。人所甘心。君子所以能無之者。亦以其能先知稼穡之事。塞耕熟耘。
沾體塗足。艱難如此。雖始艱難。終獲有秋之利。而享終藏之逸。是始之艱難。乃所以爲逸樂。君子惟知
前之艱難。乃所以爲後之逸樂。則知小人之依賴於稼穡如此。因此不敢逸豫。是君子所以能無逸者。
實本于稼穡之艱難也。周公既說君子無逸之事。又說小人乃不知此。而至于逸豫廢業。謂相視彼小
人見父母勤勞稼穡之事。其爲子者。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不知父母之衣食自稼穡艱難而得。乃

謂衣食自至。而以父母之勤勞爲徒自苦。是不知稼穡之艱難。乃所以爲逸樂也。于是乃爲逸美之言
以相誑誤。若不如此。則又輕侮其父母。謂之昔之人。猶俗云古老也。無聞知。謂父母無所聞。無所識。不
能逸樂。乃自苦如此。林少穎謂此一節皆閭巷細民。無知無識者之所爲。周公乃取而爲昔者何哉。蓋
自古人君。席寧安之久。將欲爲淫佚之行。則亦變亂舊章。輕忽老成。以先王所發勤而施爲者。視之如
弁髦。土梗。此禍敗之所由起。危亡之所相尋。而世主所不悟也。成王席累世之富貴。雖未嘗有誑設之
事。周公慮其幼冲之質。未歷于艱難。驅敷之情易生于志意。故告戒之辭不得不借小人之事以爲喻
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悟。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
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又更端故發嘆而後言。重其事也。既嘆乃言我聞曰。明非臆說。乃得之所聞也。周公謂閱古人之
言。在昔殷王中宗。即太戊也。其爲君也。上則嚴恭寅畏于天命。下則循法度以治民。惟上畏天。下畏民。
故夙夜之間。祗敬畏懼。不敢怠荒。子是以獲安甫王。龍舒謂。嚴恭者。嚴以恭之。非徒恭而已矣。寅畏者。
敬而畏之。非徒畏而已矣。如有寇盜而畏。非不畏也。豈敬而畏之哉。如見小人在位而恭。非不恭也。豈
嚴而恭之哉。此所謂嚴恭寅畏。即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恐懼修省也。惟太戊上畏天。下畏民。不敢荒寧。
故天與之民。悅之而享國七十有五年之永也。自太戊以下十四世。至于高宗。其名曰武丁。蓋常勤勞
于外。于是所與者。皆在下之小人。此即前所謂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之時
也。惟高宗爲王子之時。久勞于外。乃作起而即位。又亮陰三年之久。曾不發言。亮陰、居父喪也。凡居父
喪則必信然陰默不言。以誼持喪之道。故謂之亮陰。高宗居喪不妄營言。故及其發言。則切中人情。面
故夙夜之間。祗敬畏懼。不敢怠荒。子是以獲安甫王。龍舒謂。嚴恭者。嚴以恭之。非徒恭而已矣。寅畏者。
敬而畏之。非徒畏而已矣。如有寇盜而畏。非不畏也。豈敬而畏之哉。如見小人在位而恭。非不恭也。豈
嚴而恭之哉。此所謂嚴恭寅畏。即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恐懼修省也。惟太戊上畏天。下畏民。不敢荒寧。
故天與之民。悅之而享國七十有五年之永也。自太戊以下十四世。至于高宗。其名曰武丁。蓋常勤勞
于外。于是所與者。皆在下之小人。此即前所謂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之時
言。在昔殷王中宗。即太戊也。其爲君也。上則嚴恭寅畏于天命。下則循法度以治民。惟上畏天。下畏民。
故夙夜之間。祗敬畏懼。不敢怠荒。子是以獲安甫王。龍舒謂。嚴恭者。嚴以恭之。非徒恭而已矣。寅畏者。
也。惟高宗爲王子之時。久勞于外。乃作起而即位。又亮陰三年之久。曾不發言。亮陰、居父喪也。凡居父
喪。則必信然陰默不言。以誼持喪之道。故謂之亮陰。高宗居喪不妄營言。故及其發言。則切中人情。面
人乃雍和。高宗于此。曾不敢荒寧于事。自艱安靜。故能蕃衍殷邦。蓋高宗之前。殷嘗衰亂。高宗實靖其
亂而中興也。惟高宗不敢自安。而靖亂中興。故天下之民。至于小者大者。無時有怨。高宗之前。無時有怨高宗者。而高宗之
享國遂有五十九年之永。此亦由無逸之所致也。自高宗而後三世。則其君謂之祖甲。先儒皆以祖甲
爲太甲。蓋見之史記及國語。皆以祖甲爲淫亂之君。故以爲太甲。然順世次言之。太戊之後言高宗。高
宗之後言祖甲。其時既自有祖甲。則不應以太甲爲祖甲。且司馬遷採摘經傳。頗多訛謬于聖人。又不
見屋壁古經。其言不足信。故當以聖經爲證。而鄭元亦謂祖甲、武丁子也。有兄祖庚、賢。其父欲歷兄而
立祖甲。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民間。故此言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鄭元此說。于聖經有證。故特從之。周
公謂祖甲舊以高宗欲廢兄立己爲不義。逃于民間而爲小人。及其作起而即王位。于是遂知小人之
所依賴者在于稼穡。故能保安惠愛于衆民。不慢侮鰥夫寡婦。故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之永。此由于無

逸之所致也。自湯而下賢聖之君六七作。無逸者亦多矣。周公必稱三宗者。以三宗享國最長。人君享富貴之極。所慕惟歷年爾。故周公所以舉享國最長者。欲成王慕而無逸也。周公既舉其享國之長者。以爲之勸。故又舉逸豫以促期者爲之戒。謂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所謂自時厥後者。非自祖甲之後也。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祖言自三宗之後。生則享安逸。不知民間疾苦也。惟其生則享安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是從。故自此之後。亦無有能長享國者。多者止于十年。其次則七八年。其次則五六年。甚者則至于三四年。此蓋周公以逸樂促期爲成王戒。欲其知懼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上既舉商三宗無逸以永年。爲成王戒。此則又以太王王季文王之事證之。正欲成王知無逸之事。非惟商三宗而已。雖我祖宗亦然也。周公謂無逸之事。豈獨商三宗而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能自抑損。能自畏懼。故文王繼之。亦能以抑畏爲心。而卑其所服。不敢妄自矜大。卑服有二說。先儒以卑服如禹之惡衣服。謂卑賤其服。不敢華飾。須江則以此服爲服事商之服。謂自卑以服事于紂二說皆通。然克自抑畏下即繼康功田功。則此二說皆若不貫。余謂文王太王之孫。爲王季之子。親承其抑畏之戒。故每事卑下。不敢自高。凡下文所言。皆卑服之目也。文王惟卑下其所事。故所就者爲安民之功。與田畝之功。又徽其柔而懿其恭。徽柔懿恭。與夫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故自朝而至日昃。皆不遑于寬暇以食。文王非不食也。特以志在于民。飢則急食。不暇緩食也。然文王所以如此者。亦非故欲自苦。其心特將用此皆和悅天下之民耳。周公既言文王愛勤于民如此。又說文王雖遊遨田獵之事。古之人君所不可免者。亦不敢以爲樂。其所以用應邦者。惟正是供。不供吾遨遊之用也。時文王爲西伯。應邦有當供文王者。此又見文王非唯愛吾民。雖所統之國無不愛。文王惟如此勤儉。故受命爲諸侯于中身。享國有五十年之永。蓋文王九十七而終。此言受命惟中身。必是近五十左右受命爲諸侯。至九十七而終。是五十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曰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上既陳文王無逸之事。至此又嗣而戒成王。周公謂繼自今日以往。嗣王又呼成王也。則其不可浸淫于觀玩。不可浸淫于逸豫。不可浸淫于遊戲與田獵等事。蓋此四者皆人君所不可免者。如省方

觀民。如吾王不豫。吾王不遊。如蒐田獵狩。皆不可免者。但不可浸淫于彼而不知止也。使浸淫于此四者而不知止。則必妄用民財。妄用民力。供吾此四者之用。惟不浸淫于此。故凡所以用萬民。乃可以惟正是供矣。周公既戒成王。俾無淫于四者。然又恐成王久于勤勞。或一旦自寬暇。而言謂我今日止于略耽樂。明日即止。然此覺一開。則今日既樂。明日必不能如向者之勤。是一日之樂。乃爲終身之憂也。故周公又戒成王。謂不可自寬暇。謂我終歲勤勤。止于今日略爲耽樂。然此事乃非所以訓民。亦非天意之所順。一時之人化之。亦將有大愆過。則一日之樂。是爲終身之憂也。甚矣。周公既深言一日之樂不可少開。故又戒成王不可如商王受之迷亂。謂迷惑眡亂。不知安危之所在。乃酗于酒。酗酒。謂因酒爲酗德也哉。言須當務德業。此言德哉。正如前言欽哉懋哉。蓋古人立言之法。有如此者。一說謂不可如商王受酗于酒德。蓋酒不謂之德。而紂乃酗于酒。不知其無益。乃反視之若德。此說雖通。然費辭。不若前說之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周公又嗟嘆而言。古人猶以言相告戒。況我與成王君臣也。其諄諄作告。夫豈爲故。蓋欲成王聽其言也。此古人。先儒謂是古之明君良臣。猶能舒以其言。猶則不當爲君臣。乃泛說古人。凡謂古之人猶有過失。猶陳古以訓之。或直言以相告戒。況君臣何獨不然。此說是也。周公謂古之人凡相與處者。或有過失。猶當以言相告之。不從。又未敢深言以逆其意。且保安而惠愛之。待其意與吾相得也。則又詳以教之誨之。惟古人之相與處者。能相規飭如此。故一時之間。凡爲民者皆無有譸張誑誕而慕爲幻惑之事者。蓋皆以誠相與也。周公既言古人相規飭如此。乃謂成王于我此言。乃不食聽而用之。則人乃務相順從。不復以諫正爲事。且將相與變亂先王正法。至于小事大事。無不變之。使其有不爲順從之事。則必其口詛祝于君。詛祝。猶詈之也。蓋始相順之。中則怨之。終則罵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丕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既言成王若不聽我此篇所戒之言。則人必務爲順從。不復諫正。不然。則違之怨之。又甚。則詛之祝之。至此。又恐成王萬一至于民之有怨詛者。輕信人言。則殺及無罪。故又戒之以此一節也。大抵好惡之情。莫公于民。衆不君而有衆弗協。湯一德而萬姓咸喜者。好惡公故也。周公謂昔時殷王中宗。與高宗。祖甲。與我周文王。此四君者。皆進于明哲。知人情僞。不爲人言所惑。必言此四君者。蓋前陳無逸永年之事。既舉四君而言。故此因引四君爲言也。非謂古之賢君惟此四君能然也。惟此四君能進于明哲。不惑人之言。其有告之曰。小人心怨汝。口詈汝。則大自敬其德。不復貴人。雖以下謗上。乃民之愆

尚書詳解卷二十一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成王自周公復辟之後。卽政於新邑。卽命周公使爲太師。召公爲太保。使之同心協力。相成王以爲之左右。所謂左右。謂王有所爲。二公實爲之左右手。如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召公旣承成王命。乃謂周公有經濟之才。自足以輔相成王而隆久大之業。吾不必更居保位以苟辭祿。故承辭命則有所不悅於心。此不悅者。非不喜悅成王之命也。正如顏子於夫子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乃無所不曉。則此不悅者。乃是召公於成王之命。心有所不曉。蓋不曉成王所以辭己之意也。周公則以謂成王卽政之初。召公尙相與同心夾輔。今旣卽政之後。豈可專責於己而自欲去哉。故此篇皆留召公之辭。史官序之。名篇以君奭。以周公留召公。首呼君奭而後告故取以爲簡篇之別也。說者徒見旅獒有太保作旅獒之語。而召誥有太保先周公相宅之語。遂謂召公自武王之世已爲太保。殊不知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有周公在。尙未得爲太師。召公豈得遽超周公而爲保哉。是前所謂太保者。乃史官敍書追稱耳。如書序稱成王。皆未卽前已稱謚。豈非追敍之乎。說者又謂此召公不悅。乃疑周公攝政。如管蔡有不利孺子之意。此蓋以小人之心妄料聖人。非君子之言。皆所不取也。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宿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凡經中言若曰。皆非其人之本言。乃餘人以其意言之。如王若曰。乃周公以成王意言之也。此所謂周公若曰。蓋周公當時留召公。其口之所言。大意如此。史官不能盡其當時之本言。必于其中用周公之意而文之也。故稱若曰。正如微子篇所謂父師若曰者。亦史官以父師之意爲是言也。誥者。召公之名也。稱若誥者。召公對于燕。以燕侯入爲王太保。故稱若。告人而呼其名。蓋古人尙質。相與語多名之。不若今人之文且飾也。周公于稱召公爲若而呼其名以語之曰。弗弔天降喪于殷。謂殷紂不道。不爲天所愍恤。天于是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旣墜失其帝命。而我有周旣已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可以永保。不然則旋踵而失。故周公于是謂我周家雖受殷之天命。而我實不敢自知我受此天命。其基業必可以求久信于休美。必可以順天而使之輔我之至誠。雖不敢知必可如此休美。然亦不敢知其終也。必至於墜失天命而出于不吉善之禍。是天命之興衰。國祚之修短。舉不敢知也。周公旣言我亦不敢預知天命。于是又嘆而舉召公平時之言。蓋周公平時嘗說己不敢預知天命。而召公平時嘗說今日周家天命之長短。乃在周公。今召公果欲求去。故周公於是舉其言。謂召公自平時已嘗說此事。全在於我。然我亦豈敢安於上帝之命。謂不敢以天命爲安。卽前我不敢知之意。蓋以我不能永遠思念天威。故不敢宿於上帝之命。其意謂己之見識不足以知天也。周公旣說我以不敢預知天命。遂說若必可以求久信于休美。必可以順天而使之輔我之至誠。雖不能遠念。但於我民使之無所尤

施於我沖子。而又以天命不可壹。僭我安行。若惟在於甯王之德。則可以延長。而天亦不用釋廢於甯王所受之命。蓋天雖不可必。苟率循甯王之德。則天亦不庸釋於我矣。甯王、舊說以爲文王。惟少穎解大誥以爲武王。以文王之時大統未集。武王實安天下之王。故謂之甯王。緜大誥歷言甯考。武王於成王爲考。故知其爲武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礽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乘德明恤。小民亦罔不浚徇。劼毖庶獄庶慎。罔非在中。故乃明于勸。戒之用。又曰。其汝克敬德。明罰不迪。矧曰其有能格。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周公又舉商王之興。其君所以能創業。所以能守成。所以能中興者。皆本乎左右前後大臣者爲之贊相。以見召公今日之宋可遂去也。周公謂。我聞在昔之時。成湯之爲君。當其受天命有天下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者爲之輔。其功可遂。至能格於皇天。格者、至也。上至於皇天。謂皇天雖神遠。且爲之格。其功無所不及也。是湯雖聖。不能不輔伊尹之助。自成湯之後。至其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者。保衡、卽伊尹也。伊尹以先朝元老輔太甲。實太甲所恃以爲安。所取以爲平者。不敢名之。故呼爲保衡。自太甲而後。至其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者。輔相太戊。其功遂能與太甲俱格於上帝。蓋周公立言。於有若伊尹之下。繼以格於皇天。是伊尹輔湯。功能格於皇天也。於有若保衡之下。不言功用。併於有若伊陟臣扈之下言格於上帝。是保衡輔太甲。伊陟臣扈輔太戊。其功能格于上帝也。於巫咸言乂王家。是巫咸又不及伊陟臣扈。特爲太戊治王家之事而已。於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之下。繼以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是祖乙之時得巫賢。武丁、卽高宗也。高宗之時。則得甘盤。此二臣者。能率循此上諸臣。有功業陳列於上者。而保安乂治有殷也。而諸儒之說。乃謂伊尹相湯格皇天。伊陟臣扈相太戊格上帝。其他則無功用。至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乃謂總言伊尹以至甘盤六臣。皆能陳力保乂。恐於理未安。故不敢從。蓋彼諸儒徒見伊尹一人在湯時既能格皇天。豈伊尹一人之身。所以有格天帝之異者。以其所事之君不同耳。成湯聖君。伊尹聖臣。以聖臣事聖君。故足以格皇天。若太甲始則不惠於阿衡。中始悔過自艾。其聖德不及湯遠矣。故伊尹所以事之者雖不異於湯。而終但能格上帝而已。此蓋所事之君不同耳。天帝之說。以經考之。如言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閟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則天與帝一而已。不可分別也。然此既言格皇天。又言格上帝。其言確然離而爲二。則天帝之說不可謂一意也。第不知其別果爲何如爾。或謂天以其覆燾於上者爲言。帝以其宰制於下者爲言。又未可知也。但周公於湯言皇天。於太甲太戊言上帝。則帝當不及於天明矣。少穎謂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先王所任之臣。與商日就學之臣。周公引此。意正

謂吾與召公皆周之舊臣。不可不在位。此說有理。由是言之。則言甘盤不言傅說。不免爲新進。周公所以不言也。商室之興。惟伊尹相成湯。能格於皇天。保衡相太甲。與伊陟臣扈相太戊。能格于帝。巫咸又能乂王家。巫賢相祖乙。與甘盤相武丁。又能保乂有殷。故殷家所行之典禮。升配於天。而享國途多歷年所。蓋人君冀大於典禮。今既能使所行之典禮仰合乎天。宜其多歷年所也。年、猶歲也。歲星一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是年所者。乃歲星所歷之次。多歷歲星之次舍也。惟此五六大臣。能佐佑商室。使其典禮仰合天心。多歷年所。故天於是純佑其命。純佑、謂純一以佑之。謂佑助之誠純一而不變也。天既純佑有商。故商國於是乎實。蓋國以有人爲實。無人爲虛。今商國既有五六大臣如此。左右贊襄。則商國豈不實哉。然非特在位之大臣得人而已。雖凡在位之臣。其皆如百官有蕃姓者。其卑如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執其德。明以憂恤。而各恤其所職也。非特在內之衆臣如此而已。雖小臣藩屛之士。在侯服甸服。況皆奔走奉將王命。不敢自怠。是商家賢聖之君。得五六大臣左右之助。故能得天純佑之命。既得天純佑之命。故衆賢無時而出。雖內外之間。微小之臣。亦皆得人。明商之得人。其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周公言此。正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係于國體故也。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周公謂惟此百官族姓。與夫小臣之扈侯甸者。人君苟能惟有德者是舉。故此等衆臣。用能各治其君之事。預爲其君宣布德意。故一人苟有所施爲于四方。而四方之民敬而信之。譬如卜筮人。無有不是而信之者。周公上既言殷之賢君得五六大臣左右之助。多歷年所。故又呼召公而語之曰。天壽平格。格、正也。平則不頗。正則不邪。謂平正之君。天所必眷。蓋謂成湯太甲與太戊等。皆平正之君。多歷年所。是天必壽者也。惟天所壽者在于平格。故有殷所以爲天所保安。所乂治如此其至。然天雖保乂如此之主。及其後嗣紂。不能法其先王所爲。則乂滅之以威。是天命亦不于不平格之人而必壽之也。雖先世積德累仁。不能救其滅亡之禍矣。周公言此。正欲召公知天命難諶。今日正不可恃文武積累之深而勇于求退也。故周公于是告召公。謂今日汝召公能長念此理。則我國家庶幾有堅固之命。其治功當顯明于我新造之邦矣。時新作洛邑。成王于此新卽政。故周公以新造邦爲言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生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若遊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此周公又舉文武得人之事以告召公。以明召公之不可不留也。甯王、謂武王。今以此篇觀之。則甯王乃兼文武也。周公欲詳言文武得人之事。所先總說。謂在昔皇天上帝。顯然申勸文武之德。而使冀大之命集于其躬。其意蓋謂天以大命集于文武者。以文武得人之助。故天以是而申勸之也。所謂申勸

者蓋以是勉文王又以是勉武王故謂之申勉如詩言文王有翼德放天復命武王者即申勉之謂也周公上既總說大意下乃詳言謂惟文王之與所以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之諸夏者亦惟有如虢叔者有如閎夭者有如散宜生者有如泰顛者有如南宮括者以文王能修和有及皆由得此五人之用也虢叔先儒以爲文王弟虢國叔字也餘四人如閎散泰南宮括氏也夭宜生顛括皆名也周公既言文王之興本于此五人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非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其意蓋謂文王德和之功由于五人若無五人則文王亦無德及人矣是雖文王之聖不可無賢人之助也先儒于此又曰乃以爲此文王所自言唐孔氏盧之謂文王既有賢五人又復言曰我之得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妙蔑之德下政令子國人此其意則以茲迪彝爲一句以教文王蔑德爲一句夫以茲迪彝爲此道法文理既不雅順況以無能往來爲文王自言爲賢臣少無所能往來則文王若輕此五人者故不敢從周公既反言文王嘗時若無此五人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于國人故又正言亦惟此五人者乃天純佑文王介以如是乘德之人皆能導迪以知上天之威謂天欲成就文王五人實知之故于是一德一心乃明文王道迪之使其德著見于上而遐冒于下遂能聞于上天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是文王之興實五人之助也周公既說文王得人之助謂武王亦惟此四人庶幾欲道迪之使武王終有天祿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四人將使武王奄而有之也前言五人此言四人者先儒謂虢叔先死故止四人惟此四人欲迪武王使終有天祿故其後遂與武王俱起皆殺其爲己敵者謂誅紂也而此四人又輔相不倦乃相與昭明武王故凡德所冒之地者皆大蒙稱舉武王之德是武王之興乃賴四人之助也周公既詳言文武之興本于得人子此遂言成王今日正賴我與召公二人者左右贊助不可遽然而退謂今日在我小子旦之身其實重其事之難正如游泳者入水浮渡之名謂成王雙力難難如涉大川我自此已往當與汝輿共濟救小子于中流其所以極力匡救我與公正當如此成王未即位之時周公居攝召公與周公一德一心以國爲念相須相濟不啻左右手今日亦當如此召公豈可遽然欲退蓋以貴周公哉此周公所以欲召公同濟成王與成王未即位之時無異大無蘊貴于我一人也蓋成王既即位周公所以不欲遽去者以成王以幼冲之資乍履尊位雖有艱務之繁亦有玩好之率苟溺于玩好則必怠於艱務故周公所以不欲召公專貴于己蓋恐其收成王罔遂不勉之心一有不及則以成王幼冲之資必溺于晏安之奉德不復及于老成是老成之德自是不復降下于國人若如此則爲周公者雖鳴鳳之翔有不得耳聞況能如伊尹諸臣事君而至格天格帝乎蓋鳴鳳爲太平之瑞文王之時鳴鳴岐山周公言此蓋謂太平之功尚不敢庶幾況望格天格帝是召公猶不可不留也諸儒皆以耇造德不降謂周公言我與召公若收成王不勉之心一有不及則吾二人老成之德不能降及于民如此則周公以老成自居恐不然故知耇造者乃謂成王以幼冲之資當有老成之德也公曰嗚呼君奭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亳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此周公又更端言召公不可不留之意周公嘆而呼召公曰君今當遂監視我此計我國家受命于天而爲天子可謂無疆界廣大之休美然有道而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無道而持之則大危也大辱也能待與不能持之間而安危分焉是亦大惟艱難矣今日利害如此我所以告君君必當謀所以寬裕於我蓋謂召公若去周公以一身當天下必遑遑怵迫不得安暇若留以共治則三聖賢整理於一朝之上其治天下必綽綽有餘裕故也然召公果留則非特周公得以寬暇而共治輔正成王成王有所施設皆將釋然一出於正而後人承之必不迷錯若成王失其正則後人必迷錯矣此周公所以欲召公謀所以裕我不使後人迷錯也周公既告以此又更端稱文武當時命召公之意以告之欲其念文武貴成之意必留而不去也周公謂文武昔日敷布其心腹之言而悉命于汝悉命謂以天下之大寶命召公使爲汝所治之民之所取中而其命之之言曰汝明然自勉以作配于王蓋臣所以配君故謂之偶王此蓋當時文武命之之言周公舉而告之周公既舉此言故又勉召公謂汝今日惟在以誠信乘載文武此莫大之命常思文武之德不可遽去且勉留以大承今日國家無疆界之憂其意蓋欲召公留與任艱難之貴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周公又更端以告召公謂當文武之時吾與汝尚相與輔佐覩今日可以遽去乎允信也周公爲君謂我告汝以我之所信者其意謂我下文之言皆其心之信然者既總說此句遂又呼保奭謂汝今日須當克敬不可輕忽將我所言以監照于殷家喪亡之大惡否音鄙蓋鄙惡之意謂殷之喪亡大可鄙惡也既監照于殷遂念及我國家今日雖已平治然天威可畏苟不能敬則旋踵而敗亦當念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周公又更端以告召公謂當文武之時吾與汝尚相與輔佐覩今日可以遽去乎允信也周公爲君謂我告汝以我之所信者其意謂我下文之言皆其心之信然者既總說此句遂又呼保奭謂汝今日須當克敬不可輕忽將我所言以監照于殷家喪亡之大惡否音鄙蓋鄙惡之意謂殷之喪亡大可鄙惡也既監照于殷遂念及我國家今日雖已平治然天威可畏苟不能敬則旋踵而敗亦當念其天威之可畏予不允惟若茲誥周公蓋前說告汝朕允之意謂予若不信何故惟如此之告汝此下方詳說其所謂信之之說周公謂我今惟言曰我今日所以留而不去惟欲成文武二人之功此事須汝當與我意有合蓋欲協力而共贊也此蓋周公平時之言今日舉之蓋謂我平時常說欲成文武之功庶幾汝與我有合而汝乃有言曰在是文武二人之時其聖德上感于天天之休美多至于時惟是二人受之有所不勝其意蓋謂文武創業多受天休今日基業已固天命佑于周者甚剛而不可解我不必留也周公既舉召公之言于上遂謂汝今惟常能敬其德顯明我國家或有俊民在下未舉者以待它日之代己今日留未可去在讓後人于昌大之時也今日欲去則未可也周公既言此又嘆而言謂我與召公厚輔是文武二人故我周家用至于今日之休美我今正欲與汝皆成文武之德使其德日益顯著大能被冒海角出日之處使之無不率從吾之所使其意蓋欲召公留與己共恢張文王德則遐方遠國皆戴德慕義而爲臣妻則我與汝方可言退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此周公又更端而告也周公呼召公爲君謂我若不順于理何爲如此多誥我實是上閔于天下閔于民閔謂閔恤蓋憂之也蓋天命難諶民心難保周公召公之身其去就實係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周公既言此又嘆而言曰惟汝知凡民之所爲亦無不能于其初蓋謂皆能善其始惟善其終則難故言惟其終周公言此蓋謂凡人之情皆勤始而怠終亦欲召公善其終也祗若茲謂召公自今日始必當順此意往敬用我言以圖治道不可去也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與管叔挾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正三叔之罪蔡叔既沒王室遂挾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正三叔之罪其父而不廢其子故叔未卒周公已用仲爲卿士蔡叔既卒周公于是告諸王而封之于蔡以續蔡叔之後此序言王命蔡仲而書言周公乃命諸王是周公以王命之也謂踐諸侯位者踐履也履諸侯之位謂行諸侯位之事也周公當時命諸侯有教戒之言史官錄之所以謂之作蔡仲之命少頴謂武王兄也管叔弟也周公又次弟也蔡與霍又其次也周公辟管囚蔡出霍無乃傷人倫之變乎曰天下之道二仁與義而已仁者所以愛親親爲上義者所以制尊尊爲上聖人之心未嘗不欲兩存不幸時有以害吾之仁義吾則捨其一而存其一既存其事之大者則其小者有所不恤非不足恤也事不能以兼全在聖人亦不可得而恤也夫武王老而成王未生管叔已有纘武王之志奈何迫于周公之聖而陰有不平之心唱爲流言不已而從之以亂周室未能保其爲周也故周公去親親之仁而存尊尊之義故不恤小節也嘗在己有自愧之德而措天下之安甯不忍使王室之危而爲天下之害也此所謂不幸不獲兩全也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仲之命四字竹簡中舊所標之題也此下乃史官敘所以作蔡仲之命之意謂周公當武王之後周公實居冢宰之位而正百官所謂正百工即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而周公正之也其時周公居攝三叔實不平周公所爲于是播言謂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恐態縱而不誅則禍亂之起未易遏已子是率王命東征而致辟管叔于商謂即商地而致法以殺管叔也時管叔監殷即其地而誅之蔡叔亦監殷不誅而乃遷之囚于郭鄰也者以其罪輕蓋管叔兄也兄首惡而弟和之所以管叔死而蔡叔囚也囚謂拘繫之蓋禁錮拘繫其出入也然既囚之又不可以無所養故以出車七乘之地所出之賦以養之蓋囚之此身未死不可使不食而死所以必有以養之也古者一里之地出車一乘七乘乃七里之地也霍叔據可馬遷及二孔說則不係三監乃管叔蔡叔武庚三人爲三監霍叔乃封于王圻之內地

霍邑然所以與管蔡均被罪者唐孔氏謂霍叔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實然必故周公所以降爲庶人以其罪則又輕于蔡叔也林少頴難辨以爲管蔡霍爲三監然康誥只言成王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且諸儒之言皆然故未敢以少頴之言爲然周公以霍叔之罪輕于蔡叔故特削其爵奪其邑降爲庶人三年之久不使之與兄弟齒相次是時周公雖致罪子三叔然但以王法不得不爾周公初非有心于其間故蔡叔雖被囚而其子乃能用敬德故周公用以爲其所封國之卿士左傳定四年謂周公舉之以爲己之卿士是用爲周公所封國之卿士也明矣然諸儒謂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所封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公言仲爲之是所謂卿士非卿爵也至史記世家則又謂周公舉胡爲卿爵卿士則又爲卿爵要之二說皆不必泥但此卿士必非王朝卿士乃周公卿士蓋以經文只言周公以爲卿士故知非王朝卿士也周公以仲爲卿時蔡叔尚囚未死及此而叔死故周公于此命之于王而國之于蔡蓋使之繼其父之國也孔氏謂蔡叔所封乃圻內之地蔡仲所封乃淮汝之間是所謂蔡者乃有兩地按地理圻內無蔡惟淮汝之間有蔡世家謂蔡叔居上蔡宋仲子謂胡徙居新蔡之地皆爲汝南郡則孔氏所謂兩蔡未知何所據而云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卑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祗孝聞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逸王命臬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庶幾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惟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自此以下周公以王命命蔡仲之言也胡是蔡仲之名以其少故以小子呼之成王謂我今日封汝者惟汝能率循於德以改其父之行蓋父行子之所當遵蔡叔之行所不可遵者而仲能改之而其改也又乃率德以改則其所以自謀者可謂能愼矣故成王所以言惟汝率德改行而繼以克愼厥猷蓋善其能自謀也故我所以命汝爲侯於東土東土即蔡也蓋蔡在周邦之東故也汝往就汝所封之國其可不敬哉此蓋總說所以命侯之意下文則告戒之言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前人即蔡叔也蔡叔於文王爲子於成王爲臣今乃不顧君父而挾武庚以叛是爲子不孝爲臣不忠者也今蔡仲欲庶幾遷蓋蔡叔之愆過則惟在乎盡忠惟在乎盡孝蓋以仲之忠可以掩叔之不忠仲之孝可以掩叔之不孝成王既告仲爲忠孝者可以掩父之罪故又勉仲謂今日遠汝父所行之迹當從汝身始蓋謂蔡叔不忠不孝之迹不可循習故仲當遠之若能遠其迹自汝身始又將之以勤而無怠惰用能垂法于後世蓋蔡叔已不足法蔡仲今當正其非而使後世法仲也成王既欲其遠迹以垂法于後世故又告之曰汝必欲垂法無取必于其他但率循汝祖文王之常訓而奉行之莫復如汝考蔡叔之迹背王命則必可垂法于後世矣成王既勉蔡仲使率循文王以掩父過恐其行之未必力故又以天人向背面督之謂爾仲今得封以爲諸侯不可恃此不復以前言爲念然皇天于人本無親愛之心但有德者

則天必輔之。民本無恆心。苟有惠者。則民必懷之。汝之德苟不足以順乎天。則天且怒之。其肯輔助之乎。惠不足以安乎民。則民且去之。其肯懷歸之乎。當重念天人之可畏。而夙夜自盡也。既以天下之向背警之。故又以爲善爲惡所由歸者諭之。謂天下之所謂善者非一端。如或仁或義。或剛或柔。皆善也。人之爲善。不必兼衆善而後能治也。苟得其一。皆足以致治。如行仁德。固可以致治。行義德。亦可以致治。以剛克。以柔克者。亦可以致治。是爲善不必同也。要其終。則同歸於治矣。天下之所謂惡者。亦非一端也。如色荒。如禽荒。如甘酒嗜音。如峻宇雕牆。皆惡也。人之爲惡。不必兼衆惡而後能致亂也。苟有其一。如荒於色。固足以致亂。荒於禽。亦足以致亂。荒於酒。甘嗜音。峻宇雕牆。亦足以致亂。是爲惡亦不必同也。要其終。則同歸於亂也。成王既言行善行善。其終也治。行惡。其終也亂。之分如此之異。故警之曰。爾其戒哉。謂治亂如此。不可不戒也。所戒如何。慎終於始而已。蓋蔡仲前此率德改行。是有其始矣。既有其始。則不可不思其終。蓋人之常情。銳始則易。善終則難。今蔡仲既能慎始。惟當思其終。能思其終。則必能行之至久而不困。若徒慎其始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因倦而至於窮。則安而無有。謂始雖慎而終不慎。則始爲徒慎。而終亦無有所得也。自此以下。皆爲善之目也。懋乃攸績。謂汝爲諸侯所合致之功績。不可不勉也。睦乃四鄰。謂所有四向之鄰國。不可不與之和也。所以如此者。蓋欲汝以此藩屏王室。以此而和睦兄弟之邦。因以安康濟汝國之小民。蓋王室不能蕃。則有削地黜爵之虞。兄弟不能和。則有侵疆鬩爭之患。欲康濟其民。得乎。此蓋教蔡仲以事上睦下之道也。此下則又教蔡仲以治心修行而謹爾侯度焉。率、曾也。自、從也。謂汝凡事皆從中道。不可作聰明以亂舊章。蓋先王舊章。莫非中道。若強作聰明。則必欲自我作古。以先王之舊章爲陳迹而不足法。則必從而更張之矣。故成王必欲蔡仲皆從中道。莫強作聰明以紛亂舊章。詳審汝之視聽。無以邪側不正之言以眩惑視聽之常度。如此。則所從者自然皆合于中道。而必無作聰明之失矣。予一人安得而不善汝所爲哉。成王戒之之言既備矣。故又嘆而呼小子胡。謂汝往其國。無他可言。但不荒廢遠棄朕所命足矣。此蓋丁寧其必遵前言。率命既畢。以下乃亡書之序。篇次當繼此後。故孔安國以附于末。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此亡書之序。孔氏附于此。其書亡。其義不可知。孔氏順文爲說。謂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作亂。故成王親往征之。淮夷與奄、在周之東。故謂之東伐。成王既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反覆。言去此叛逆之民。以成王者之政。自故名篇。以成王政。唐孔氏謂自多方已下。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故知是成王即政後淮夷又叛。蒙成王即政方封伯禽。我誓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此言淮夷。即此淮夷踐奄。故知是成王即政後又叛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之地。蒲姑、齊地。齊在青東。鎬在青西。去王室甚遠。孔氏乃謂遷于齊地。近中國。教化之。此恐不然。恐此遷乃如舜之流放。蓋竄逐其君于蒲姑也。周公以將遷其君之事告召公。意必陳所以不可不遷之意。史官錄之。故名篇以作將蒲姑。蓋謂將遷其君于蒲姑也。而孔氏順文爲說。謂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相近之國。奄周公攝政之初。管蔡與淮夷相扇以叛。周公既誅之。奄、淮夷、又叛。成王于伐淮夷踐奄。既言踐。或言伐者。聖人非欲踐人之國也。伐而服罪。則止矣。伐而不服。則至于加兵以踐之。踐。蓋隳其城郭。夷其宗廟也。奄既不服其伐。故至於踐也。此篇蓋成王踐奄而歸。在于宗周鎬京而作。故序言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蓋有商之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固結于民心。甚深。其國不幸。紂爲不道。暴虐之甚。民不忍其荼毒。急於水火。故武王順人而興。不頓甲兵而天下定。今既出水火。安衽席。則商六七君之德。朝夕常在于存想之間。故武庚既叛。及此而奄、淮夷又叛。此多方之篇所以不徒及于商民。而又及于四方之民者。蓋當時不服者非一。故併誥庶邦也。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奄、淮夷、相近之國。奄周公攝政之初。管蔡與淮夷相扇以叛。周公既誅之矣。其叛。亦成王于伐淮夷踐奄。既言踐。或言伐者。聖人非欲踐人之國也。伐而服罪。則止矣。伐而不服。則至于加兵以踐之。踐。蓋隳其城郭。夷其宗廟也。奄既不服其伐。故至於踐也。此篇蓋成王踐奄而歸。在于宗周鎬京而作。故序言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蓋有商之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固結于民心。甚深。其國不幸。紂爲不道。暴虐之甚。民不忍其荼毒。急於水火。故武王順人而興。不頓甲兵而天下定。今既出水火。安衽席。則商六七君之德。朝夕常在于存想之間。故武庚既叛。及此而奄、淮夷又叛。此多方之篇所以不徒及于商民。而又及于四方之民者。蓋當時不服者非一。故併誥庶邦也。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多方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惟五月丁亥。乃成王即政明年之五月丁亥也。蓋多士篇成于成王即政之三月。繼而又有淮夷徐奄之變。王往伐。此篇乃作于歸自奄之後。故知是明年五月也。史官謂其時五月丁亥日。王來自奄。謂自奄而來。至于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此蓋史官所以敘作書之由也。周公曰。王若曰。既言周公曰。又言王若曰者。蓋周公以王命言也。然前篇每出于周公之口者。皆直言王若曰。獨此篇揭以周公曰者。蓋前諸篇皆周公居攝所作。不言周公曰。可以知其出于周公。此乃周公歸政之初所作。若不言周公曰。則疑爲成王之言。後世不復知其出于周公之口也。猷、發言之辭也。告爾四國多方。四國、即三監淮夷。多方、告四國因及于多方之衆諸侯也。惟爾殷侯尹民。成王謂爾四國多方之諸侯。本是殷之所侯。以正民者。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惟爾等相煽共叛。罪在皆誅。我以爲爾等即誅。其罪應死。而我赦之也。此蓋設殷之所侯。久習頑化。不忍盡戮。于是大降爾等死命。爾無不知。謂盡知其罪。應死。而我赦之也。前此隨武庚以叛王室時也。成王謂汝等前與武庚共叛。我大降爾命。不忍盡殺汝等。無不知之。今日自應改過自新。而又大惟圖度上天之命。以己意妄料天命。知天命未必在周。而相煽復叛。殊不知能長求敬念于祀事。蓋諸侯有國。則有宗廟社稷之祀。今汝等妄料天命。相煽叛君。則誅夷且至。是弗能念于祀事。此蓋責其當成王即政後又有淮夷徐奄之變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鑒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成王上既言我降爾命，而爾等不能改過自悔，又妄料天命，相扇復叛，全不以宗廟社稷爲念，故此遂引有夏之事以告，謂常夏之與，自禹以下賢聖之君，各能蓋其爲君之道，而天降格之，降格，謂降至也，謂天之意常在于夏也，是天之意未嘗絶夏也，奈何有夏之君，若有如桀者，大其逸樂，惟自樂其身，不肯憂言于民，謂無憂民之言也，又大淫亂昏暗，不能于終日之間勉行于天道，謂天道欲人君勤勞于民事，而有夏誕厥逸，不聽言于民，是不勉于天道也，此事乃是汝等多方之民所共聞者，非我妄言，況桀之爲君，亦是以己之意圖度天命，若紂之自謂我生不有命在天，蓋恃天命必在于我，遂不復祗畏，逆料其必不我棄也，惟桀之意在于逆料天命之必不我棄于是以民爲不足恤，不復開示民之所附麗者，蓋民無常心，君仁則仁，君義則義，君之所行，即民之所附麗者，方且大降酷罰，以崇其亂于有夏之國，然有夏之亂，其所因者，亦始于內，蓋甲者十干之始，故謂之甲于內亂，由其始亂于內，遂不能善承于衆民，所謂不能承者，蓋以其不能大惟進用于恭德之人，以大舒緩于天下之民，謂迫促之也，亦惟有夏之民，凡貪叨而憤慣者，日日欽敬之，使之在位在職，割害天下，如割剝然，此所以申言上不克寧承于旅之意，故下遂言所以相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王上既言桀之惡如此，遂言湯之所興，與桀之罪惡如此，天惟是之故，遂別爲求民之主者，乃大下其顯然休美之命于成湯，使用刑以殄滅有夏之命，則天之不異于夏者，亦純一而不變矣，成王言桀之所以亡，與湯之所以興者，既至矣，自此以下，又言桀之亡，非惟桀自稔惡，而所與共治厥，亦同惡相濟，故言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謂桀之用爾多方有義之民，則易以斥絶，不能長久，與之多享于邑上，謂不使之久于其位也，而桀所恭敬之桀士，則大不能于保享之道，謂徒安受寵桀于民上，不能明其所以治民之道，乃相與爲暴虐之事，以加于民，甚至百端所爲，皆不能開明，謂事事暗昧也，惟桀所爲既如彼，而一時之臣所爲又如此，是故成湯之主，所謂用爾多方，猶言仗爾多方之力，以有天下也，此下遂言湯之治民，與其後世諸王，亦能治民，遂能長保天下，至紂不道，所以又失也，成王謂成湯惟能慎其所附麗者，以爲民之勸，故其民遂取法於湯，亦用至於勸，然非特湯而已，後雖至於帝乙，其間諸王，亦無不明顯其德，謹慎其罰，謂以德爲上，而不敢輕於用罰，故亦能用至於勸，非惟明德謹罰，能致民之勸，雖要察囚辭，取其有罪者殄絶而刑戮之，亦能用至於勸，其意蓋謂商之賢君，皆能勉民於善，雖刑之釋之，無有不勉於善者也，今至於爾辟，謂紂也，不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謂不能用民以受天命，其意謂人君必能固結民心，然後能受天命，今紂不道，失民之心，遂至於失天命，是不能用民以享

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時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顯，亦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時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顯，亦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時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顯，亦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時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顯，亦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成王上既告多方以周之所以興者皆出于天命非人所能爲其說已詳悉辯白矣故此遂說今我何敢多爲語命以告汝我惟大降爾四國民之生命其意蓋謂我本不敢如此語誓爲汝等屢叛王室幾嘗誅滅我以不忍之故遂與汝等以生命今又恐汝等不知天命所在復謀不逞故所以如此詳語也汝等分嘗誅滅今我既降與汝等命則我之待汝者至矣汝何故不深信我命而寬裕之於爾衆裕有寬裕饒益之意謂深信我命而饒益於多方也爾非特不深信我命而舉行之以饒益於多方爾何不夾輔介助治道於我有周之王者以享受上天之命其意蓋謂我今日既大降爾命而爾下之乃不能饒益於民上之又不能輔助于君今爾猶且居爾所有之田即謂前日遷於洛邑皆有宅與田與汝今汝方且有宅可居有田可治自應仰念國恩而何故不順於王以明天之命乎照如旦旗幟咸臨之際同謂旦旗幟昔未治今皆條理明白則照者明也謂爾多方若自今以往能順服於周不復叛逆則周之天命顯然矣成王既反覆責多方謂汝等應當如此而乃不然故言爾乃迪屢不靜謂我今迪導於汝者屢矣而汝等猶未安靜是爾心猶未能知所以自愛蓋順服則大安大樂是能自愛叛逆則大危大辱是不能自愛也然迪屢不靜非特不能自愛而已而爾又不能大安於天命而乃屑屑播棄於天命屑字孔氏訓褻謂褻棄於天命其說亦通咸王之意蓋謂我今日大降爾命亦是天意而汝等乃迪屢不靜是不能安於天命而乃棄之也如此則是汝等自爲不常之事而謀信於正道蓋欲信正道必當守常法今既自爲不常何以圖信於正道哉我惟是之故所以有大誥以教汝告汝之田謂可以長保其綏也雖天亦將有以畀付矜憐於爾我周家亦將有大助賜於爾於其有道者又將簡拔之使在王室爲官加汝以職事而使有所服行於大僚蓋謂不特使爾食邑於咸周而已矣咸王既言爾等能如上文所言則是能用我命矣周將簡拔用汝然汝若不用我命我又當有罰及汝故又嘆而呼多士以告之曰汝等若不能勤勉信我命則是汝等不能率上而凡爲民者亦將化汝惟之威也咸王謂今日如此再三也然我再三如此而乃有不用我所降與汝之生命復叛逆則我又不復如今日止於教告要囚而已必有大罪誅戮於汝矣當此之時則非我周家執德不安甯謂前教汝而今誅汝也乃是汝等自召其罪也此蓋以威刑懼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成王既告多方以周之興者皆出于天命非人所能爲其說已詳悉辯白矣故此遂說今我何敢多爲語命以告汝我惟大降爾四國民之生命其意蓋謂我本不敢如此語誓爲汝等屢叛王室幾嘗誅滅我以不忍之故遂與汝等以生命今又恐汝等不知天命所在復謀不逞故所以如此詳語也汝等分嘗誅滅今我既降與汝等命則我之待汝者至矣汝何故不深信我命而寬裕之於爾衆裕有寬裕饒益之意謂深信我命而饒益於多方也爾非特不深信我命而舉行之以饒益於多方爾何不夾輔介助治道於我有周之王者以享受上天之命其意蓋謂我今日既大降爾命而爾下之乃不能饒益於民上之又不能輔助于君今爾猶且居爾所有之田即謂前日遷於洛邑皆有宅與田與汝今汝方且有宅可居有田可治自應仰念國恩而何故不順於王以明天之命乎照如旦旗幟咸臨之際同謂旦旗幟昔未治今皆條理明白則照者明也謂爾多方若自今以往能順服於周不復叛逆則周之天命顯然矣成王既反覆責多方謂汝等應當如此而乃不然故言爾乃迪屢不靜謂我今迪導於汝者屢矣而汝等猶未安靜是爾心猶未能知所以自愛蓋順服則大安大樂是能自愛叛逆則大危大辱是不能自愛也然迪屢不靜非特不能自愛而已而爾又不能大安於天命而乃屑屑播棄於天命屑字孔氏訓褻謂褻棄於天命其說亦通咸王之意蓋謂我今日大降爾命亦是天意而汝等乃迪屢不靜是不能安於天命而乃棄之也如此則是汝等自爲不常之事而謀信於正道蓋欲信正道必當守常法今既自爲不常何以圖信於正道哉我惟是之故所以有大誥以教汝告汝之田謂可以長保其綏也雖天亦將有以畀付矜憐於爾我周家亦將有大助賜於爾於其有道者又將簡拔之使在王室爲官加汝以職事而使有所服行於大僚蓋謂不特使爾食邑於咸周而已矣咸王既言爾等能如上文所言則是能用我命矣周將簡拔用汝然汝若不用我命我又當有罰及汝故又嘆而呼多士以告之曰汝等若不能勤勉信我命則是汝等不能率上而凡爲民者亦將化汝惟之威也咸王謂今日如此再三也然我再三如此而乃有不用我所降與汝之生命復叛逆則我又不復如今日止於教告要囚而已必有大罪誅戮於汝矣當此之時則非我周家執德不安甯謂前教汝而今誅汝也乃是汝等自召其罪也此蓋以威刑懼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

立政

周公作立政.

此書之作.蓋周公當成王即政之後.歷其恃天下之已太平.垂衣拱手.不勤聲色而享此治安之效.朝而政自此不立.此所以發陳任人之說.而名篇以立政者.蓋深言任人乃所以立政也.林少穎謂.周公作無逸.作立政.其意一也.當成王即政之初.天下既治而忽于任人.使小人乘間而至.則君子不在公之心.慨夫成王驟忘之心易以萌也.于是乎作無逸之書以戒之.又慨夫姦佞之人乘間而易以進也.于是乎又作立政之書以戒之.無逸之書.言修德之不可逸也.立政之書.言任用之不可非其人也.常人之情.治至如此.往往忽之.惟周公大聖人也.則作立政言之.不復重複其辭者.蓋謂惟周公乃能有是念及乎此.故序書者直以周公作無逸.周公言也.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立政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周公若曰.史官以周公之直言之也.是時.成王初即位.周公率羣臣將進戒于王.于是拜之曰.拜手稽首.將有所告于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以沖幼自恃也.周公既率羣臣而前贊于王.謂羣臣皆再拜稽首.將有所告于王.羣臣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皆不可用非其人.是因周公之贊.遂皆進而告于王曰.王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準人.諸家說不同.先儒以伯訓長.謂常所長事.乃三公.常任、謂常所委任.乃六卿.準人、平法之臣.乃獄吏.王氏則以常伯爲庶官之長在位者也.常任爲任事之臣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吾所取法者.然不如蘇氏謂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人.蓋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牧爲伯明矣.以順命考之.當時有芮伯、彤伯.則皆以公卿兼牧.是常伯亦在王左右也.夫王之左右.牧民之長.任事之公卿.與守法之有司.既皆得人.則是在位在職無非端人正士矣.然宮禁之內.侍衛之臣.又不可非人.故又在于慎選綴衣虎賁之人也.綴衣、幄帟也.如幕人、掌舍、司裘之類.虎賁、衛王之臣.猛如虎之奔走者.虎賁氏、旅賁氏之類.是也.此雖微官.乃朝夕於王之側者.故不可不求其人也.羣臣既戒成王.便愼選此五者.周公于是因羣臣之戒而嗟嘆其言之善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然此有二說.先儒則謂周公嘆而言.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然知爲此官宜得其賢者少也.林少穎則謂.此五等之官.誠不可用非其人.然當艱難擾攘之時.時以是爲急者.未足爲難.至于休美之時.益成之世.而能知以是爲急者.天下鮮矣.詳考二說.林說雖有意味.但于經文不順.故不如先儒之說爲順.經文今當以先儒之說爲然.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繇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

周公既嘆此事之美而知恤者少.于是遂述古事以爲證.謂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謂禹也.乃有室大競.繇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謂禹之臣.啓也.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

爲王矣.不可以沖幼自恃也.周公既率羣臣而前贊于王.謂羣臣皆再拜稽首.將有所告于王曰.王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皆不可用非其人.是因周公之贊.遂皆進而告于王曰.王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準人.諸家說不同.先儒以伯訓長.謂常所長事.乃三公.常任、謂常所委任.乃六卿.準人、平法之臣.乃獄吏.王氏則以常伯爲庶官之長在位者也.常任爲任事之臣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吾所取法者.然不如蘇氏謂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人.蓋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牧爲伯明矣.以順命考之.當時有芮伯、彤伯.則皆以公卿兼牧.是常伯亦在王左右也.夫王之左右.牧民之長.任事之公卿.與守法之有司.既皆得人.則是在位在職無非端人正士矣.然宮禁之內.侍衛之臣.又不可非人.故又在于愼選綴衣虎賁之人也.綴衣、幄帟也.如幕人、掌舍、司裘之類.虎賁、衛王之臣.猛如虎之奔走者.虎賁氏、旅賁氏之類.是也.此雖微官.乃朝夕於王之側者.故不可不求其人也.羣臣既戒成王.便愼選此五者.周公于是因羣臣之戒而嗟嘆其言之善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然此有二說.先儒則謂周公嘆而言.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然知爲此官宜得其賢者少也.林少穎則謂.此五等之官.誠不可用非其人.然當艱難擾攘之時.時以是爲急者.未足爲難.至于休美之時.益成之世.而能知以是爲急者.天下鮮矣.詳考二說.林說雖有意味.但于經文不順.故不如先儒之說爲順.經文今當以先儒之說爲然.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繇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

周公既嘆此事之美而知恤者少.于是遂述古事以爲證.謂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謂禹也.乃有室大競.繇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謂禹之臣.啓也.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

上常任是也。居汝牧。謂使之居牧民之任。卽上常伯是也。居汝準。謂使之居守法之任。卽上謂準人也。王誠能用此九德之人。則此三等之官。則王之職業蓋矣。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蓋惟后矣。然用此九德居三等之官。雖足以盡君道。又當謀面用其大順于九德者。斯足以宅其人。謂使之安其位也。徽猷烝三亳阪尹。

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此遂言文武所以得人之意。謂周之所以興者。亦于文王武王之時。能知君當與對面而謀之。知其果順于德面後用之。則用必得其人也。此皆迪知忱恂之人告教其君之辭也。茲乃三宅無義民以下。則言桀不能用人之意。謂此于三宅之位。皆無義之民。謂小人在位。桀之德于是不能與作。謂不能使德日起而大有功也。自是以往。凡所任用者。皆是暴德。此所以滅亡而無後也。故曰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亦越成湯陟丕烝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俊。克卽俊。殷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又言商之興亡。亦本于用人也。周公謂桀既任暴德無後。亦及于成湯之時。自諸侯而升大治上天之明命。謂有天下也。蓋天命湯以天下。而湯能保其明命而不失。故謂之丕烝上帝之耿命。湯既有天下之後。于是用三等已有所宅之人。謂常伯、常任、準人三等之人。皆能就其所居。謂各就其職以共乃事也。既用此三等人居其職。又恐三者之中。或有所缺。于是又選擇于賢才之中。求其有俊異之才。可以待此三者之用者而稱說之。謂稱說其有此三等之俊才。可以待異日之用。而三等之人果能就其俊。謂其才果足以副其所稱譽也。湯既用三宅。而三宅既能副其所用。舉三俊。而三俊又能副其所舉。而湯猶未敢恃其能知人而忽之。方且嚴而思之。大以其人爲法。謂既用其人在朝。又一心思惟取法其爲人。故此三宅三俊所以樂爲之用。而湯遂能克用之也。惟湯之用人如此。故在一邑則利在一邑。而邑至于用協。協謂其邑皆和協而無敢徹戾也。在天下則利在天下。而天下至于大法其德。大見其德。此蓋湯用人之效也。周公既稱湯用人如此。其效又如此。故復嘆而言紂之用非其人。以至于亡。謂在受之時。其德以強明自任。桀紂皆言德者。蓋經史中德字有訓道德者。有訓所爲者。此如君奭。言惟乃知民德。語孟言小人之德草。皆謂所爲也。則此云受德暨者。乃謂紂之所爲以強明爲務也。先儒乃以受德爲紂字。然前言桀德豈桀字乎。紂之而其尹亦無不得人。夷徼虐烝之衆也。謂夷國之衆。及三亳之地得歸文武者。與凡阪險之地。文武皆置長以尹正之。其官謂之尹。亦無不得人。是雖遠而薄于夷狄之地。所任亦無不得人也。皇而謹謂三處之地。皆名亳。殷爲北亳。殷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故謂之三亳。文王來營伐紂。亳民不應歸之。蓋雜陳文武時事。故及之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位寘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上既總言文武得人之盛。此又分而結前意。謂文武所以得人如此之盛者。亦惟文王能盡其心。蓋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艾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

人惟能處其心不以外物蔽之則情僞不得而亂邪佞不得而惑故所以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俊而有德如上文所陳衆官皆有常事于朝而主牧養于民者故總而言之則謂之常事司牧人也惟文王能宅心而用得其人故文王之爲君所以能優游無爲無所繫于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惟有司之牧夫者訓之以用所當用違所當違而已蓋庶言庶獄庶慎謂國之衆獄訟也庶慎謂國之衆號令也庶獄庶慎之事文王皆不以身衆其職但教有司者使權時度宜以用違之而已庶言謂國之衆號令也庶獄謂國之衆獄訟也庶慎謂國之衆禁戒儲備也凡此皆有司之事人君特任有司不必身衆之也然文王又非特不衆而已既不衆其職而悉付之有司故庶獄庶慎之事文王且又不敢預知于其間蓋不衆則猶知之特不衆事耳至于不知則若宋昔知有其事蓋任人之甚專也上言庶言此不言者蓋號令出于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既說文王得人由于能宅其心故此又言武王之得人由于能率循文王之行事謂亦于武王之爲君能率循思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于是不敢廢棄文王之義德故凡賢者之才足以戡定禍亂者武王無不用之能率循思惟文王經綸天下之謀于是從文王有容德惟其從容德故凡賢者之才足以計安天下者武王無不用之惟文王行之于前武王率惟于後此所以前父後子並受莫大之基業也一說以此義德爲賢才之有義德者容德爲賢才之有容德者謂武王循思文王安天下之功故于人之有德義者用之而不敢廢循思文王治天下之謀故于人之有容德者從之而不敢違蓋欲弔民伐罪當使義而興故牧功言義德有大量者能就大謀胸次淺狹則謀不及遠故謀言容德此說尤長

以其切于立政任人故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直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上既歷說禹湯文武得人之事至此遂嘆而戒成王曰汝年尙幼弱乃是孺弱之子今已爲王矣繼續自今日以往凡我國家立政立事之際于準人謂平法之吏牧夫謂牧民之夫只言此二官者蓋前已詳說故此略舉之謂于此等之官必當灼然其知所順順謂所趨向也必灼然知其所趨向然後方大便之致治以相助我國家所有之衆獄訟及衆當戒愼之事相謂若舜所謂左右有民也和謂每事和協之使合于理不可悖理傷道也時則勿有間之謂于是則不可使小人離間于其間惟當誠心委之也雖一話一言之間在我惟當終思得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于天之民蓋小人所以能間君子者以人君不以得人治民爲念故輕信小人之言而易于遠賢若常思民不易治非得賢不可則小人安得而間哉如唐憲宗亦非有過人者特急於平淮蔡故委任裴度雖皇甫逢吉輩皆其素所信者間之而終不行則人君之心可不以天下國家爲念此一節言我雖出于周公皆周公指成王而言非周公自謂也而說者或以我則末惟成德之直爲周公自謂誤矣龍舒謂一話一言則一句而已此恐有理周公既言人君惟當

以得賢安民爲心于是又嘆而言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謂前所言禹湯文武得人之事皆至美之言又非己說皆平昔所以受于人者今皆已告於孺子王與嗣天子王謂孺子王矣諸儒皆以孺子王爲王惟龍舒謂周公稱成王爲嗣天子王與孺子王非謂其已爲王然以此言成告孺子王故又告成王謂自今以往凡爲文王之子文德之孫者謂成王也謂文武有文德爲文德之子孫當不誤獄愼之事惟用正人是治之諸儒以正是爲正是之道謂正則無邪是則無非此說亦通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蓋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既欲成王勿誤於獄愼之事當用正人至此又再述成湯與文王用人之事謂自古以來如商人謂成湯以及我周家之文王其於立政立事之際其所用之人如牧民之夫與平法之人皆能使之居於其位然後用之思其爲人果賢邪於此方使之致治蓋謂成湯文王凡所用人既使之居其位又推誠以用之而不疑又因其行事而思其爲人然後方使之致治也周公既言成湯文王用人如此之詳審於是告成王謂爲國之道無有立政而用憸利之小人者蓋利口之人不順於德苟用之無所顯聞於天下謂無善政善譽可稱述也然則成王今日當如之何繼續自今以往凡所立政當勿用憸利之人惟求吉善之士用之以勉力循相我國家可也周公既欲成王用吉士於是又呼成王爲文子文孫謂成王乃累世文德人之子孫雖儒弱已爲王矣當勿誤於庶獄惟愼擇其所主養民之吏蓋獄訟之情雖以一人之見億度惟得人用之則必當其情而無誤也此篇數言勿誤於庶獄庶慎以獄訟之誠不可不愼故也若果能用得其人不誤於庶獄則罰必當罪而人畏法不敢妄爲以干天誅而汝於是可詰責爾之兵戎謂戒約之使不得妄殺伐侵掠於人但按兵徐行以踐行於大禹昔時所歷之迹萬方所行之處自天下以至海表極遠之地無有不服者用此可以見文王明德之光蓋文王明德之光及於海表成王未之見今可以因其方行之際而見其所及之遠也又可以發揚武王之大功蓋武王定天下今成王能撫萬方如此是發其潛德之光也此蓋極言不誤庶獄之效終必至此也周公告成王之事至此美矣盛矣故又嘆而言曰自今以往非惟成王當如此雖更爲後王於立政之際亦當節用常人謂常德之士如皐陶所謂彰厥有常者是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上既詳言庶獄不可不愼之意是時太史主記言將受公言而編之於冊公乃呼而告之吏官因而編於此周公謂司寇蘇公乃蘇忿生國於蘇都於溫以蘇公入爲司寇能敬愼用刑周公因言庶獄不可不愼乃稱蘇公能敬刑之事謂蘇公用能敬其所用之獄獄既能敬則時無冤民而王國之祚于

是長久周公既言蘇公之功如此故謂我于此用能敬慎其事凡獄訟之周皆條列其罪狀悉用中訓可也此蓋伸前不祥庶獄之意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按大誥與微子之命彼言則黜殷命乃周公東征之後命微子之前已黜絕之矣不應至此又再黜之也然此敍又言成王既黜殷命者蓋三監之叛淮夷實同謀相濟周公既誅首謀之管叔與武庚而淮夷之民皆降其命而不誅是服黜殷命而淮夷則未滅也奈何至成王執政曾未幾時而淮夷乃與徐奄之民復扇叛逆如逸書成王政之序所言則淮夷再叛可知矣夫淮夷徐奄本與三監共叛中間雖已誅武庚黜殷命而餘黨則未盡撲滅是殷命雖黜而餘孽猶存未得爲盡黜也服小人且稔其惡自取殲夷再扇叛逆使聖人之仁有不能容隧之滅之則餘孽捕盡昔之黜者今可絕其本根不復再萌而所黜者盡無餘矣蓋此序所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者正所以結前說以見前日之黜猶有不忍之意尙貸其餘孽庶幾其自新今既生之而不能自謀生全之道至煩再黜此所以不得不再舉而滅淮夷也蓋淮夷徐奄之再叛亦必以復殷邶周爲言故雖滅淵藪之後還以其事告于文王之廟所以歸而在豐是時作豐因而蓋正治官故此書所以謂之周官也唐孔氏謂周初每官言人之員殷及殷所掌立爲定法授與成王卽政之初卽有淮夷叛逆未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官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告羣臣以此考之則此書乃成王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頒于羣臣故以此告之也

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蓋正治官

此史官序成王所以作周官之端也周王卽成王也史官謂成王自卽位以來乃巡行于侯服甸服所謂巡侯甸非謂直巡此二服也特泛言其卽位之後巡省于侯國故且以侯甸言之成王既巡于侯甸其有不庭者成王于是四面而征之以正其罪不庭先儒謂庭卽庭也不直謂叛逆王命其他諸侯朝王皆于庭下故不朝者謂之不庭二說皆通以經攷之成王卽位卽有淮夷徐奄之變成王之征特隧奄滅淮夷乃東南一隅耳安得謂之四征唐孔氏謂巡守天下大事史官大言之耳然成王之征亦豈喜攻好殺而爲是舉說特以諸侯負固不服割害平民征其害民者乃所以安民耳故史官所以謂成王之征不庭乃所以安其衆民耳惟成王之征不在于喜殺而在于安民故義師一舉而六服之內皆知成王非威我乃官我也故六服之衆民無不承率成王之德蓋以懷德而服非畏威而服乃心悅而誠服也此卽謂踐奄滅淮夷之復四方肅清萬國效順天下無事成王于是還師而歸至于豐邑卽文王之廟宣示天下以周公所制作之法于天下故謂之蓋正治官蓋周公制作周官其間所建之官所職之事豈皆能如文武之舊必有所釐正因革于其間所以謂之釐正蓋謂釐督而釐正其治事之官也唐孔氏謂宗周者言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

鎬洛邑皆可言宗周此說是也唐孔氏又謂檢威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卽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卽往伐今姑遵師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還歸在豐爲此事此說極然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又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自此以下成王作周官辭也若助辭猶如也若昔大猷謂如古之大道也成王既言古之大道如此之治則制之于未紛亂之初于邦國則保之于未傾危之先其意蓋謂政事則當于未紛亂之初于邦國當于未傾危之始保之既危則無及此乃古之大道如此成王既言古之大道如此于是更端而言曰唐虞舜惟能稽攷此古道知治之所以能至于不亂邦之所以能至于不危者特在于建官得人而已是故建立其官其數惟百所謂惟百非惟止百人也乃大略言之耳成王既言其官之數如此不欲盡舉其名數于是略舉其大者謂唐虞所謂惟百者其內則有百揆以掌方岳諸侯爲之長是內之建官非獨且大莫過此也其外則每州立一牧以總管二百一十國而五國又立一長而謂之侯伯言其爲諸侯之長也是外之建官其數且大莫過此也惟唐虞考于古道而知治當制于未亂邦當保于未危遂建此內外之百官故當時內外相維果能至于庶政之惟和則其治果不亂矣萬邦之咸甯則其邦果不危矣則此二句蓋所以繳前意也唐虞之後如夏商湯之時亦知此理故其時雖去古既遠事業叢多用人不得不廣至于倍唐虞之數然而用得其人亦能至于治所謂克用治者謂其政和國甯不減于唐虞也又商所謂倍特泛謂其數之倍于唐虞耳非謂唐虞一百而又商二百也而明堂位乃有有虞氏五十及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之說妄矣成王既謂唐虞又商建官之意如此故遂言大抵明哲之王凡于立政之際不惟其官之多寡而惟在于得人蓋謂唐虞及商大略如此人君正不可泥其數必取其懷惟得人則必可以治蓋當時周公定周官之制又詳于及商故成王言此所以謂建官不可以多寡爲疑苟得其人則多亦治寡亦治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貢堯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舉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上既陳唐虞及商建官之大略故此遂自謂我小子以此之故敬勤于所爲夙夜之間不能懈怠仰思前代之事而是順之卽謂仰思唐虞夏商建官之意也以此而教訓啓迪于羣官卽謂下文所謂三公三孤與六卿所職各有常事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自此以下卽成王訓迪之辭也以其師法于王故曰師以其輔助于王故曰傅以其保安于王故曰保然必以太言者以其亞有少師少傅

少保故以太言見其職大于三孤也成王謂我仰惟前代之建官如此其至于是立此太師太傅太保三職此謂之三公謂其公于國家而無私也然三公之職尊不當屑屑于事爲之末故惟在于講論治道以經緯邦國謂論其治道因革之宜損益之節以此經緯國事不屑屑于與事造業也所以然者以三公之職尊將以和理陰陽使三光全寒暑平不當爲燮理以其節論道經邦也三公之職既如是之尊而陰陽所以能燮理以其節論道經邦也三公之職既如民和則天地之和應而陰陽自得其調理矣是陰陽所以燮理之功不可以無所養故地之所生各有其時司空則又當因其時而使民之種植以時而獲其利此之尊而所任之事又如此之大故其官則不可徒備具惟得其人則以任之無其人官闕以待用不可取其具官充數而用非其人也此成王訓迪三公之意也三公之次則有三孤謂其上有三公之尊則易以曲從故欲孤特自守所以謂之三孤三孤謂少師少傅少保也謂之少者以其貳于三公之職親公爲次故謂之少也成王所以立此三孤者將以副貳于三公而宏大其道化而敬明于天地之理何以貳三公之職將以燮理陰陽陰陽者天地之氣也今三孤將以貳公燮理哉此所以必在乎敬明天地之理也由是言之則燮理者若有所裁成輔相于中至于寅亮則公爲之則易以曲從故欲孤特自守所以謂之三孤三孤謂少師少傅少保也謂之少者以其貳于三公而宏大其道化而敬明于天地之理親公爲次故謂之少也成王所以立此三孤者將以副貳于三公而宏大其道化而敬明于天地之理何以貳三公之職將以燮理陰陽陰陽者天地之氣也今三孤將以貳公燮理哉此所以必在乎敬明天地之理也由是言之則燮理者若有所裁成輔相于中至于寅亮則特明其理而已不能預力于其間也此成王訓迪三孤之意也三公三孤所職雖不同然皆所以輔相于人君故成王總而訓之曰予一人蓋謂公之燮理孤之寅亮皆以輔我一人也三孤之次則有六卿六卿之長謂之冢宰冢者山之頂也謂至高也言冢宰與六卿雖分掌一職而其官則尊于衆卿故以冢言六卿之事雖各司其一而冢宰得以兼制之故以宰言冢宰以分職言則掌治典惟冢宰兼統六卿故百官皆其所統而四海皆待其均統謂統而平之也均謂平定之使遠近多寡各得其平也林少穎謂有倫有要作綱作紀使各得其序非統而何司徒者教官之長也教官謂之司徒謂無乘騎而空行者言主以教之也司徒所掌者邦之教惟其掌教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秩司徒當有以敷布之兆民之不順于五品者司徒當以此教擾勸之使改其故習而得其順故司徒所以言敷五典擾兆民宗伯禮官之長也禮官而謂之宗伯宗尊也禮所以尊事天地人鬼而此爲之長故謂之宗伯然六卿皆以司言惟冢宰宗伯不言司者以冢宰天官天與地對則天尊地卑故冢宰不可言司示其尊異于地官也宗伯春官春與夏秋冬對則春先而夏秋冬後故宗伯不言司亦示其尊異于後之三官也春官掌禮故言掌邦禮然禮施之于祭祀則所以事天神地祇人鬼故謂之治神施之於人事則有吉凶軍賓嘉之異故謂之治人勉之于交接則有君臣父子兄弟長幼上下之分不可瀆亂故謂之和上下司馬政官之長政官謂之司馬政所以正不正謂軍旅之事也軍旅之事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掌所主在馬也以司馬之職考之如澄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皆所謂政也故此司馬之職所以言掌邦政統六師天子畿內六鄉六鄉一軍故司馬職在于統率六師以平邦國邦國謂諸侯也諸侯有驕蹇叛上而不平此有以削平之故謂之平邦國司寇刑官之長刑官謂之司寇者奉行攻劫曰寇刑官主治此事故謂之司寇司寇掌刑而言禁者林少穎則謂治于已然未若沮于

未然刑于已至不若堤于未至先王之立刑法惟慮天下之人入其中而不能自出故明示利害之端使之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誅如是之辟有所畏使無蹈機穽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詰姦慝刑暴亂者姦詐慝惡乃暴亂之已著者故姦慝特窮詰切責而已暴亂則加之以刑焉此皆刑國之事故司寇掌之司空事官之長事官而言掌邦土謂其掌空土度之以居民邦國之事莫大于此也惟司空在于度地居民故士農工商四民司空當有以居之然居之又不可以無所養故地之所生各有其時司空則又當因其時而使民之種植以時而獲其利也然事不能獨治故又輔相副貳而每職有屬六十則各舉其屬以共治之此蓋言六卿各掌一職當各自率屬以治乃職也然所職雖異而均在利民故六卿之職統而言之謂分職舉屬各自不同至于任事于內以倡率于外其九州之牧以阜成就其衆民則一而已矣此又成王訓迪六卿之辭也成王上訓迪三公三孤又及六卿與其六屬則訓迪在內者至矣故又及于諸侯焉謂爾諸侯六年則五服各一朝謂五服每一年一服入覲一年則各休于其本國故六年則五服各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謂十二年五服各二朝天子乃以四時而巡省于四方四時謂春東及南之類然天下萬國人君豈能獨至故特四方方岳之下考其國之制度如舜同度量協時月之法而諸侯則各朝於其方岳之下如東巡則諸侯畢朝于東岳西巡則諸侯畢朝于西岳也人君則于其畢至考其制度有功則黜而升之謂加地進律也無功則黜而貶之謂削地貶爵也此又成王訓迪諸侯之辭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舉古人言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蓍疑敗謀惑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成王上既條列三公三孤六卿並諸侯等所職之事而一一訓迪之至此又總告凡有官君子謂凡有一官一職名在仕版者無不訓迪之也蓋上既各因其職而訓之此則又總訓之蓋詳之至也成王謂凡我有官者當欽敬爾所司之職謂典禮者敬于禮典樂者敬于樂也誰慎爾所出之令蓋命出于王臣稟之而布宣于天下則謂之令謂出是令以布宣于天下則不可不慎也令既出于汝口則務在必行不可使之至于反反謂前令不行而乃到反制出令以改前令也惟公理滅私欲則民乃誠信歸服于我蓋私則知有己不知有人知有己則知利己不知有人而人且怨我豈有信服之者惟夫有是私心而即以公理滅之使私欲不作則必能與天下同其利同其安同其宮人豈有不信服者哉此蓋訓迪有官君子以出令行政不可不慎且公也學古道以備知前事之得失前代之廢興使事之利害民之休慼政之當否了然於胸次然後入官以治事既入官治事而于講論當世之務則又酌以先王之制度爲法而不敢決于一己之私如此則先王已試之效而今日遵行之施之于政是已驗之方豈有不能療疾政不迷錯而燦然條理豈不宜哉此又訓迪有官君子使執古以御今也其爾衆官須當以典法之常行爲之師法不可自矜其便利之口說而以側言改厥

度。遂至於亂其所主之事。此又訓迪以守法也。有疑則問。若蓄疑于心而不決。則敗其所謀之事。當行則行。若怠惰忽略。則荒廢其所行之政。學古則見博。不學則如面牆而立。漠無所見。以之臨事。則不知所當先後。勞而無功。必至於煩悶其心。此又訓迪以決疑。勤政學古之道也。此蓋總告有官君子。雖三公三孤六卿。徹至一事一職。無不訓迪之也。然六卿其職則又尊。其任則又重。故下又特戒之。自戒爾卿士以下。特戒卿士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底兆民。萬邦惟無敬。此又呼卿士而特戒之也。功崇捍大災。德大利。如禹之治水者也。業則其職之成效。如夔之達於樂。伯夷之達於禮。是也。欲其功之崇高。非志之高者則不可。如禹之鑿龍門。開伊闕。以成萬世之功。此豈小志所能至。故功崇必惟志也。至於職業。則不過就其所職而增修之。非祇勉而積累。豈能至於廣大。故業廣必在於勤也。功業既在志與勤。故惟臨事當官而能果敢決斷。以有行。而無狐疑猶豫之失。則功崇業廣。必無後患。此蓋訓迪卿士以決于崇功廣業也。人君以卿士處汝者。以汝能了卿士之事。故以是位處汝。非期于以是位而驕傲于人也。以卿士之祿養汝者。以汝能了卿士之事。故以是祿養汝。非期于以是祿而侈靡于自奉也。故爲卿士者。惟當知處此位者。不期于爲驕。而恭以處之。知享此祿者。不期于爲侈。而儉以用之。而所以爲恭儉者。則又當出于誠實篤行之德。不行之以聲音笑貌之僞。蓋恭儉而本于德。則所以爲恭者。出于自然。而非作僞之詐。儉如是。則不期恭而恭。不期儉而儉。以心則不勞。故逸。而且日有休美。恭儉而出于僞。則所爲恭者。詐僞之恭也。所以爲儉者。詐僞之儉也。若是。則文奸飾詐。惟恐人覺其僞。心安得不勞。不惟心勞。而且所爲日自拙惡。以其無誠中。則不能掩諸外也。此又訓迪以恭儉爲尚也。人之常情。居人居之寵榮。則必侈然自大。不念其高而易危。惟居寵則思其高而易危。而無所不謹畏。則可以保其榮。不能謹畏。則顛辱隨至。豈不入于可畏之地乎。此又訓迪以居寵之道也。人有所長。得人稱譽之。舉揚之。無有不喜吾之知己。與我相好者。故人有賢。吾能推之使在己前。人有能。吾能讓之使處己上。則互相推讓。無有不相悅而和睦者。故衆官所以至于和。若不能推賢讓能。而自嗇己長。則官不和。協而政因以龐亂。此又訓迪以互相汲引也。爾所舉之人。若果能其官。謂了其所職。則能其官者雖在彼。而亦爾之能也。蓋彼有能。非我舉之。則無所顯其能。是彼之能。官者。乃所以爲我之能也。若所舉非其人。謂舉不當才。則不能其職。雖不于彼。而乃所以爲我不任職也。蓋彼之不能任職。由我所致故也。此又訓迪以慎于選舉也。成王既總告有官君子。而于中又特戒卿士。則戒之者至矣。而成王之意猶以爲未也。而又嘆而呼三事及大夫。謂上自三公。下及衆大夫。是又總告之也。謂爾等自今須當敬爾所有之官。不敢慢易以居位。治爾所有之政。不敢廢怠而至于亂亂。此不過申言前意。蓋言之不足。又申言之爲子可知。今此篇屢言周公。略無稱考與以父付子之意。故不敢以爲然。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分正之說。解者多因舉命有分居里之言。遂謂此分正乃分居里而正之。殊不知舉命本文有殊井疆表宅里之意。而序文又明說分居里。故可以爲分居里而正之。此篇本文既無居里之意。而序文又且言分正。無居里字。安可枝蔓旁引爲說。故雖其說出于先儒。皆不敢從。蓋周公蓋身在王室。而兼自監營成周。而遷其不率教之人。而已自監之。雖監之。而實兼任朝廷之事。是周公蓋身在王室。而兼自監治成周也。今公既沒。則有召公在。而成周之民。則非召公所能兼任。如周公在時。故周公既沒。成王則命君陳。使分周公當時所兼任之事。而往正東郊成周之民。是此所謂分正者。所謂分居里而正之。乃周公昔所兼任者。今君陳實分之以正東郊也。成周。即瀍水東。往昔周公所營以遷殷民者。自洛邑言之。則洛在西。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成周也。成王命君陳分周公之職。以正殷民。作書以命之。故篇名謂之君陳。如君奭一同。蓋君陳必有封國于外。有君道焉。故君之。以示其尊也。鄭元謂君陳蓋周公之子。以繼考之。周公既沒。命君陳。如蔡叔既沒。王命蔡仲。此恐不然。蓋蔡仲之命爲子可知。今此篇屢言周公。略無稱考與以父付子之意。故不敢以爲然。

也。惟惕思所以佑助其君。以長永安天下之衆民。則萬邦當不厭于我周之德矣。此蓋申言前意。其終則以國家休戚勖勵之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及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此亡書之序也。次當在此。故先儒附之于此。唐孔氏謂。成王即政之初。東夷皆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通慎氏者。以王賚勝遠來朝賀也。王賜以財貨。使榮國之伯爲册書以命肅慎。史敍其事。故以賄肅慎之命名篇。此東夷。即徐奄淮夷叛時。東方諸侯同叛者。此孔氏以意解賄肅慎之命之序也。亳姑之序。唐孔氏謂。周公既致政于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葬成周。以成周是己所營。示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于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不敢臣周公于是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樞。故作亳姑之書。此序言告葬之意。而篇名亳姑。名與序不相尤。會唐孔氏謂。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周公之意。今告葬。必并言及奄君已定于亳姑。故以名篇。皆亡義不可知。孔氏姑以意料之。恐未必然也。然又不可鑿爲之說。姑且存之。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君陳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此王若曰。必當時史官錄成王之言。有不能盡得其本言者。或以意言。故言王若曰也。君陳。呼其名而後告也。將命其人。先稱其美。謂爾君陳。我今日所以用汝者。以汝有令善之德。在于孝而能恭。謂親愛其父母而又敬也。惟爾能孝。故在家則順乎兄弟。在外則能以此孝施于政事之間。蓋孝則可以移忠于君。居家理則可以移治于官。君陳能孝。此所以能施于政事。而成王所以命之使分周公之事而正商民也。故曰命汝尹茲東郊。謂命汝正此東郊之民。而汝不可不敬也。既命君陳使繼周公治商民。遂先陳周公治商民之事。謂昔者周公師保萬民。師。謂教之。保。謂安之。謂周公當時治商民。有以教之安之。故民于是皆懷藏周公之德而不敢忘。汝君陳實繼其後。故往于東郊。當須謹慎其所主之職。于此皆循其常法。莫務更張。惟勉力以明周公之訓。則民無不治。成王既責君陳使發明周公所以訓民者治民。故又引所聞子人之言以勉君陳。使君陳知周公之訓誠不可或廢。成王謂我聞于人言。至治之世。至治。謂治之極至者。乃大治也。蓋極治之世。天下和平至和之氣。蔚爲馨香。幽而神明。無不感動。然神明所以感動者。非以黍稷爲馨。以明德爲本。明德達于至治。自然有馨香之遠聞也。成王言此。蓋謂明德誠不可以不修。欲君陳法周公師保萬民之德以治其民也。故繼之曰。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蓋謂爾君陳今日庶幾能法周公之謀訓。蓋周公師保萬民。其謀其訓。皆可法之也。爾惟當法是周公之謀訓而日孜孜。孜孜。謂勉勉也。勉勉者。謂勉之又勉也。不敢安逸暇豫。蓋欲其法周公之謀訓而行之以勤也。由此觀之。其命君陳。皆直言周公。曾無父子相承之意。安得以君陳爲周公子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既責君陳使懋昭周公之訓。于是遂言見聖由聖之事。謂周公聖人也。而君陳實親見之。見聖非難。由聖爲難。又況凡人之情。未見聖人。則急于見之。若將不能及見。及既見聖人之後。則或自棄。亦不能用聖人之道。成王言此。蓋謂君陳實親見周公。當知所以用周公之道。不可徒見之而不能由。故繼之曰。爾其戒哉。謂戒于不能由也。既言不可不戒。遂說其所不可以不戒之意。蓋謂君陳今日爲商民之尹。勳化于上。猶之風焉。商民仰之。順從于下。猶之草焉。風東則草東。風西則草西。是民之邪正。實在君陳之身。此所以不可不戒于見聖不能由聖也。然則君陳今日當如之何。周公之師保商民。其政已盡善盡美矣。不必更張。在君陳之謀政事。惟當無有不易。無有不難。慎其事。謂不輕變也。或所與圖謀之人。有欲廢者。有欲興者。議論既如此不齊。則或出其言。或入其言。汝必從衆人所處度者。謂從衆。如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出。謂聽納之。入。謂聽納之。謂汝與人圖謀政事。今乃或以爲可廢。或以爲可興。二者之言。必有一可出者。一可入者。然則汝之出入其言。其可不從其衆所處度者乎。謂如言可廢者衆。則從衆而廢之。言可與者衆。則從衆而與之。此所謂出入自爾師虞也。然此謂圖政之際有異議。明從衆耳。若圖政之際。無此與廢之異說。而衆言一同。謂如言可與。則皆以爲可與。言可廢。則皆以爲可廢。此所謂庶言同也。如此者。則又未可以其衆而遽從之也。赦又恩之于心而自斷其可與否焉。此正成王恐君陳輕變周公法度。故教以難愼者如此也。成王既使君陳難愼于圖政。如上所言。故又戒君陳。謂汝于圖政之際。或因衆言之有同異。或因衆言之皆同。而汝揆度之。恆互相感發。有美謀美猷。則入告汝君于內。謂告成王也。既告于內。則又順而度于外。曰。此謀此猷也。非我之所能也。乃我后成王之所爲。王氏諸儒謂。議而決之謂之謀。擬而圖之謂之猷。此蓋因其有謀猷之別。故從而爲之說耳。要之。謀猷總是議論也。或王此意。蓋謂周公之政已盡善盡美。不可改易。或汝果有高見遠識。自有嘉謀嘉猷。足以變易前規。必須告于我。然後言之于外。以爲我之所爲。則非惟汝不敢輕變舊章。而天下之民亦以爲其事出于君。而不敢違于趣向也。成王既以此告之。故又嘆而言曰。臣于人者皆如是。斯惟良善顯顯之臣矣。此亦成王恐凡在位者輕變周公之法。故因言及此。並嘆而言此以警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氏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辟。法也。乃辟。謂乃有司治罪之法。殷氏在辟。謂殷紂之時。法制煩苛。細不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後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成王又更端以戒君陳也。蓋上文乃大體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未及言今日所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蓋周公之時。商民新服。不可遽齊以法。故多方多士所言。大體是以天命開論之。使知周家之興。與商之亡。皆天之命。汝縱以反鄙爲言。如天命何。故周公之于商民。大抵以德容之。以理論之。難未有大罰殛之等語。特以是恐之耳。未嘗實然也。至此。則理論曲譬各已漸知所避就。所謂齊以法者。亦漸可用。然亦未可盡法以虐之。于涵容之中。時出威以警之。使既愛而畏。乃可。故此一節大意。皆不過如此。然必先言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者。正恐其專于任法。傷于太暴。故先告以此。使以周公之訓爲主。而時以法輔之也。宏。謂備而大之也。謂汝君陳今日須當擴大周公之大訓。蓋以周公之訓在德。不在法也。不可倚傍官勢而作威以虐民。不可倚恃國家有取民之法而多取以侵削于民。惟以寬容爲主。于寬之中。使默有法制寓乎其間。使民愛而能畏。從容暇豫。自至于和。此言民之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若殷民有不幸爲非而在刑法之中者。汝當裁其中法以斷之。不可謂我言使汝誅則誅。我言赦則赦。惟以中庸之法斷之。若果是弗順于汝之政令。弗化于汝之教訓。今日誅此一人。必可止後日之人使毀而不敢犯法者。汝則誅之。如其不然。則不可遽誅。此蓋民之犯令遂赦者。待

之當如此也若以中庸之法斷之而乃是狃習于姦宄之事以敗壞五常之道紛亂天下之風俗此則罪在一身而禍延于天下後世又非前犯法者之比故犯之至三雖細且微決不可赦則又不可必待于辟以止辟乃辟也成王既告君陳以待犯法之民者當如此然又恐于用法之際或失于輕縱故又告之曰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等固是不可赦然或其頑不可化者或有能于此而不能于彼者此皆本于其性質之偏本非故作汝切不可以忿怒疾惡于頑而不可化者并以凡人所當爲之事蓋然貿倫于一人之身必有所忍耐不躁不急而緩以待之則可以有所成有所優容不狹不迫而寬以居之則非惟事有所成就而汝之德亦自此而日大一說謂君陳之于頑者與不能者皆有所隱忍不躁不急而緩以待之則頑者化不能者能所謂有濟非惟能濟此而已而汝有容之德亦自此而日大此蓋言待頑者與無能者之道當如此也然待既化者與已能者則又不可止于如此故下又言之謂汝于能修勵其身者則簡擇之使不與不修勵者雜既簡則之如此然後于中選其能自修勵而至于善良者而進用之則凡不良者必知所愧知所慕亦必務修勵而至于善是進其良者乃所以率其不良者也此蓋言所以待不頑者與有能者當如此也成王所以告君陳待商民者至矣盡矣于是遂言民之生也四體備足未嘗不厚惟因物誘之遂遷而流于淫惡至有違上所教命而各從其所好故有違而不從者蓋言民或惰于物則言語未易以正之也舊說謂民之于君不從其命而從其所好故有違上所命者若上之所好則未嘗不從蓋謂命則率之以言好則率之以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也此說雖有理但厥字訓其言違上所命下繼以從其所好則其當爲指民而言非指上也故不敢從成王言民之既流于物未易勉率如此故又總告君陳汝今日須當克敬常在德以率之則民于是無有不變惡爲善而信皆升進于大猷矣果如是則非惟民化而已而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爾君陳之休美亦當終有稱譽之辭于永久之世矣此蓋所責者重所望者切故以爲君棻已之效勉之凡作誥之體皆當如此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此成王將死命二公使相後王之書然謂之顧命者意言成王將死去回顧而爲語故謂之顧命故序所以言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夫成王沖幼之時不免流言之惑今其處生死之際乃能了了如此始終百餘言皆國家安危之大計而無一言及于悲愁困苦之態若非周召爲之臣朝夕所陶染者至聰明日開何以始昧而終通也孔氏顧召公時爲太保畢公時繼周公爲太師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故命之率領諸侯以輔相康王此皆經傳無據以意爲說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洗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顧命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自四月哉生魄至百尹御事乃史官敘王病召羣臣受顧命之端叔孫歷志謂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作此顧命至鄭元則又以爲此乃成王二十八年據前則成王在位三十年據後則成王在位二十八年經文不載無所考據此固不足論但歷志謂哉生魄即甲子日此恐不然蓋經文先言哉生魄王不懌乃言甲子王乃洮頮水是甲子非哉生魄之日明矣據此乃成王以其年四月十六日得疾而體不樂至甲子日困重知其必死故作顧命若使哉生魄日其辰即是甲子則經文應言四月甲子哉生魄王不懌王乃洮頮水也但作書之體于哉生魄之上當言日辰如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辰故甲子日作顧命不可考其爲四月之何日也要之成王是其年四月十六日得疾不樂至甲子其疾日甚王自度其必死故扶持而起洗濯盥洗其手類謂潔洗其面孔氏謂人君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但洗類而已此二事皆用水故言洮類水謂以水洗類之也相被冕服謂是時王病甚不能自衣不能自冠故輔相者被之謂如常冠冕者則以冠冠于王之首穿衣服者則以衣服加于王之體也燬玉几說者謂王病故燬之然周禮司几筵言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面而設左右玉几則燬玉几非特爲病蓋臨羣臣之常禮也王既冕服燬几將登大號于是同召羣言皆召之也于是皆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皆言爵獨太保乃言名者說者謂尊者特名以異之恐亦臆然先儒謂此六人乃爲六卿召公以太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言侯伯者皆以諸侯入爲天子公卿爲舉公毛公言公者乃與召公兼三公召公爲太保畢公爲太師毛公爲太傅恐有此理蓋三公之官在成周之時所謂不必備惟其人故多以六卿兼之左傳定四年言康叔爲司寇今此六人衛侯適在第五司寇又爲六卿之五故知召此六人是召六卿也師氏即周官師氏之官虎臣即虎賁氏百尹謂百官之正御事謂凡治事之臣皆在王左右者故與六卿並召之此皆史官敘作顧命之由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命則亦罔克逢受顧命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者重疾簡之病謂始以小疾日增而勢既已危今又重病且危也既言疾大漸惟幾又言病日臻既彌留者重疾簡之病謂始以小疾日增而勢既已危今又重病日至而又久留于牀曾不減去蓋言病不去而必死也成王于是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謂立康王也故于此所以詳審爲此訓辭以命于汝等汝即上所同召之人也既言所以欲言之意下于是詳陳之自昔君文武以下是也謂昔者君天下如文王武王二聖人一作于前一述于後皆有

光明之德故謂之重光言前後相繼其宣布此重光之德定非所附麗謂如以道德爲麗不牽于外物而之于他道也陳其教化謂布其教以訓民也所以爲此事甚勞故謂之敷麗陳教則肆肆不違則謂文武之君惟其爲此甚勞而未嘗肯違而去之謂安于勞而不倦也用此之故所以能顯于殷而成有天下之大命凡此蓋謂文武所以有天下者本乎此也在後之侗成王謂在我之侗稚也成王謂在位凡所施設皆遵文武之訓今不幸侗稚敬迎天之威命繼守文武大訓無敢昏迷逾越成王前此在位凡所施設皆遵文武之訓今不幸天降以疾病甚危殆不能興起不能曉悟謂必死也爾等衆臣庶幾明我此言是我此言川此以敬保元子釗釗康王名以大濟于艱難以懷柔于遠者而耐于邇者謂能忍耐而含容之也又且安勉小大衆邦之諸侯安謂撫綏之勤謂勤勉之成王言此三事雖康王之責而實保王業結民心悚諸侯此蓋謂保王業結民心悚諸侯此三事雖康王之責而仍几西夾兩牆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繅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面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在東序牖之斧衣大貝鼈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寢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上文狄既先施扆風于前又施帳幔于上于是乃奠王生時設其四座牖者窗也牖間謂窗之東戶之西也于窗東戶西兩嚮設此一座乃象王生時見羣臣朝諸侯之座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則彼所設者即此座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者鄭注彼云次席桃枝竹席有次列成文者則彼次席即此篾席也純緣也周禮白與黑謂之黼蓋以白綸黑綸錯雜綵以緣席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此四座只言敷重或篾或底或豐或笫席各一重豐牖間之座所重者特底席一重耶蓋不然周禮扆前之座篾席之下是緣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則彼所設者即此所謂敷重者特篾席西序之座所重者特底席一重耶下是莞筵紛純則此所謂敷重者即敷布此三重也但經特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必有此二重其爲三重可以考知其餘三座不言不可以考知其二重爲何席要之亦必有此三重也此牖間之座既敷重篾席黼純于其左右則設華玉之几華玉有華彩之玉也以此玉飾几故謂之華玉仍几然此言仍者仍因也周禮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几蓋因其生時所用之几不改作也此蓋象王生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座也西序東嚮東面廂謂之序蓋在面廂向東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旦夕聽事之座也其席則敷重底席底席乃藉莘之席乃蒲席也以緇爲純緇乃連綴諸色之彩以爲緣也而其几則以文貝飾之貝乃水蟲其甲有文黃質白文曰餘貝白質黃文曰餘泉蓋用此以飾几也東序西嚮蓋在東廂向面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養耆老及羣臣之座也其席則敷重豐席豐莞也亦蒲之類以此爲席其純則以韋爲之孔氏謂以五綵畫帛爲緣是也西夾南嚮乃面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乃此所謂東西夾也蓋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失之大室故謂之夾室然則西夾兩嚮乃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孔氏謂象王生時與親屬私宴之座蓋夾室是隱映之處故宴私屬于此也其席則敷重筍席筍竹萌也取竹筍之皮以爲席也其純則以文紛爲之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元紛乃黑色之綬也以此爲筍席之緣也其几則漆飾之孔氏謂脊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是也既設此四座于是又列玉五重陳先王之寶器孔謂此二句爲下施目下復分別言之宏璧爲一重琬琰與琰

須材者以天子葬禮大須當預營之也狄樂吏之賤者如設扆等似非其職然必命狄設之者按爽大記設魂之禮狄人設階則喪事亦使狄也扆如屏風設之牖戶之間故謂之扆扆上以白黑畫斧文故云黼扆綴衣謂輕帳蓋設扆又張帳幕象王生時也此亦太保命之也不言命者蒙命士上文也成言太保或言伯相者太保其本官伯相乃王崩太子未即位召公以邦伯攝事故言伯相其實召公一人而已特互文耳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面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夾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寢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上文狄既先施扆風于前又施帳幔于上于是乃奠王生時設其四座牖者窗也牖間謂窗之東戶之西也于窗東戶西兩嚮設此一座乃象王生時見羣臣朝諸侯之座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則彼所設者即此座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者鄭注彼云次席桃枝竹席有次列成文者則彼次席即此篾席也純緣也周禮白與黑謂之黼蓋以白綸黑綸錯雜綵以緣席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此四座只言敷重或篾或底或豐或笫席各一重豐牖間之座所重者特底席一重耶蓋不然周禮扆前之座篾席之下是緣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則彼所設者即此所謂敷重者即敷布此三重也但經特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必有此二重其爲三重可以考知其餘三座不言不可以考知其二重爲何席要之亦必有此三重也此牖間之座既敷重篾席黼純于其左右則設華玉之几華玉有華彩之玉也以此玉飾几故謂之華玉仍几然此言仍者仍因也周禮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几蓋因其生時所用之几不改作也此蓋象王生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座也西序東嚮東面廂謂之序蓋在面廂向東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旦夕聽事之座也其席則敷重底席底席乃藉莘之席乃蒲席也以緇爲純緇乃連綴諸色之彩以爲緣也而其几則以文貝飾之貝乃水蟲其甲有文黃質白文曰餘貝白質黃文曰餘泉蓋用此以飾几也東序西嚮蓋在東廂向面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養耆老及羣臣之座也其席則敷重豐席豐莞也亦蒲之類以此爲席其純則以韋爲之孔氏謂以五綵畫帛爲緣是也西夾南嚮乃面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乃此所謂東西夾也蓋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失之大室故謂之夾室然則西夾兩嚮乃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孔氏謂象王生時與親屬私宴之座蓋夾室是隱映之處故宴私屬于此也其席則敷重筍席筍竹萌也取竹筍之皮以爲席也其純則以文紛爲之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元紛乃黑色之綬也以此爲筍席之緣也其几則漆飾之孔氏謂脊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是也既設此四座于是又列玉五重陳先王之寶器孔謂此二句爲下施目下復分別言之宏璧爲一重琬琰與琰

珪爲一重。太玉爲一重。夷玉爲一重。天球爲一重。是玉五重也。赤刀、大訓、至垂之竹矢。是先王之寶器也。赤刀赤色之刀也。大訓、虞書典謨也。宏璧、璧之大者也。琬珪以治德。琰珪以易行。皆九寸。凡此皆陳之于西廂。大玉、玉之大者。夷玉、玉之常者。天球、謂磬。河圖、即伏羲所得于河之圖。神馬所負者。凡此皆陳之于東廂。允國所爲之舞衣。大貝、貝之大。鼖鼓、鼓之長八尺者。凡此陳之于西廂之夾室。故謂之西房。兌和、垂皆古之巧人。其所造戈與弓矢。皆歷代所寶。故陳列玉五重陳寶是也。路寢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此路寢特有東西房者。鄭元謂成王崩在鎬京。鎬京之室。內文武之制不更改。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之房。此說恐或然也。自此以下。又陳車輅。周禮巾車有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五輅玉輅其大者。故此謂之大輅。在賓階面。賓階、西階也。謂之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此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西階之南面。輅也。金輅繼之于玉輅之下。故此謂之綴輅。綴輅則陳之于阼階面。蓋在東階之南面。輅也。五輅玉爲首。既謂之大輅。金次之。謂之綴輅。玉與象相配。故象輅謂之先輅。金與木相配。故木輅謂之次輅。以彼二輅玉爲首。金次之。既謂之大輅與綴輅。則此二輅象爲首。木次之。安得不謂之先輅與次輅乎。垽者、門側之堂也。先輅在左垽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垽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實在左也。然孔氏必知其在堂之西者。以下

太保既以顧命册書進于康王。于是乃告康王曰。皇后酒玉几。道揚末命。皇、大也。后、君也。謂大君也。大君于疾大漸之時。憑倚玉几。稱道舉揚其終命。終命謂成王臨君天下。出教命以發動天下。此其終者。孔氏謂太史以此言感動康王。此說是也。然所以命者。蓋命汝康王。續繼此訓。以隆盛爲君于周邦。汝今日須當率循大法。以和道調燮天下。用酢答對揚文王武王光明之訓。蓋文武之訓。不過欲後王如此。今果能如此。則是文武之訓可以對揚之矣。太史既以是告王。王于是再拜。拜受顧命也。既拜而興。于是乃言曰。眇眇予末小子。眇視不明也。眇眇、則不明之甚也。末、微下也。謂不明之甚。微下之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而動也。亂、治也。言我豈能如此治四方哉。但用此訓辭以敬忌天威。不敢不敬。忌、謂恭敬而不敢慢。忌、謂禁忌而不敢犯。言我不能如成王訓辭而治四方。但用此敬忌天威。不敢爲而已。康王既如此言。則是已不敢固辭。已有當天位之意。于是乃受同瑁。乃于上宗之處受此同瑁圭。言受之。將執瑁以臨諸侯。執同以奉祭祀也。王既受同與瑁。于是以同就尊。于兩楹之間酌酒。于殯東西面而立。三進爵于神位。故謂之三宿。宿、即逋也。逋、謂進也。既進酒。于是又三酳酒于地。謂之三祭。既酳酒。于是又三奠爵于地。謂之三祭。然此所謂三宿三祭三酳者。非謂以一同進三進、進三酳、進三奠爵也。乃每用一同一進於神座。然後酳於地。既奠于地。如是者三。故謂之三宿三祭三酳也。王既進祭奠訖。上宗于是贊王曰享。謂使王饗此福酒也。王既饗訖。太保于是受王所執同。降而下堂。反之于篚。然後以水盥手。後別用一同。執半圭之瑋。升自東階。適奠所酌玉殽東西面而報祭之。故謂之酢。酢之言報也。謂王既祭而太保又祭也。太保既報祭訖。于是遂授與宗人以同爵。宗人、小宗伯也。然後拜。謂拜成王之殯。告以已傳顧命也。王于是答拜者。答所受之顧命。亦拜成王柩也。王既答拜已。太保於是又于宗人處受前所執之同。祭于柩。此但一祭而已。故只言祭。既祭訖。于是自阼階以其同復授與宗人。而拜白于成王之柩。謂事畢。王于至幽而不飲。謂之嚌。既嚌已。乃居其所而不勖。以其同復授與宗人。而拜白于成王之柩。謂事畢。王于是亦答拜。拜成王柩。敬太保所白也。孔氏謂王言享不言嚌。太保言嚌不言享。互相備也。事既畢。太保之酢。酢之言報也。謂王既祭而太保又祭也。太保既報祭訖。于是遂授與宗人以同爵。宗人、小宗伯也。然後拜。謂拜成王之殯。告以已傳顧命也。王于是答拜者。答所受之顧命。亦拜成王柩也。王既答拜已。太保於是又于宗人處受前所執之同。祭于柩。此但一祭而已。故只言祭。既祭訖。于是自阼階以其同復授與宗人。而拜白于成王之柩。謂事畢。王于是亦答拜。拜成王柩。敬太保所白也。孔氏謂王言享不言嚌。太保言嚌不言享。互相備也。事既畢

則既進之後相者揖之乃拜既受命之後相者揖之乃趨出子經文既安于禮亦宜也曰敢敬告天子曰此乃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言臣等敢敬告康王敬告則見其告之非苟徒無用之空言也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者言周之天下本商之天下紂爲不道故皇天改殷爲周也羑若之說諸家不同二孔謂天改殷之命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則以羑訓順謂文武能順天道也王氏之說則以謂文武所以誕受天命者以其羑而無逆無違惡所以能愛人故克恤西土其說迂鑿不可從蘇氏則以羑爲羑里之羑謂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周人記之謂之羑若康王初卽位故告以文武艱難之事比解羑字極明但若字謂周人記之謂之羑若恐未安皆不若二孔平而安蓋天改殷命惟文武大受之其道能順天故能矜恤西土之人而安存之以見文武之有天下本于行仁也惟新陟王孔氏謂文武能矜恤西土故能新陟王位不若諸儒以新陟爲成王蓋陟者升也天子死曰升遐蓋召公言文武有天下如此惟此新升遐之成王繼之能盡和賞罰以戡定文武之功蓋治天下之道賞罰而已賞當功罰當罪則天下治所謂協賞罰者蓋變調其賞罰使當功罪也如衮衣錫周公用兵鑿淮夷卽賞罰也惟成王能如此故文武之功以此能戡定之戡勝也猶言克也言克能定其功也成王能如此故今日敢施以遺爾後人以休美者皆自戡定中來也今王敬之哉召公言康王繼此誠不可忽也張先生謂敬則歷年不敬則早墜厥命矣故今復以告康王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此蓋召公戒康王謂成王既以賞罰定功康王者屬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事而輔我一人足矣胥相也暨與也顧念也蓋欲相與顧念以安行乃祖之事亦張大六師以彊壯王室使不替文武寡有之命也張無垢謂此章子竊疑之夫新王卽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而區區以賞罰六師爲言何也蓋自后稷至文武積累基業深仁厚澤浸漬人心已固惟有商徐民心懷舊主每伺間隙欲還其姦周家渙有仁厚之化以結其心今却又以賞罰之明六師之備以沮其姦如此之至則小人化爲君子此召公深謀遠慮體物度情爲此策也故賞罰六師之說施于康王卽政之時非有商民之叛則不可以爲訓深哉慮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若文武丕平富不務咸戡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紹相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侯于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鞭子羞

召公等既率諸侯進戒王于是報誥之凡經言王若曰者非大臣以王意作誥卽史官不能盡存王言乃以王意所言而錄之不無潤色于其間也然則此王若曰豈非史官以康王之意而載其言乎庶邦侯甸男衛呼其人而告之也前進戒則召公芮伯並進此報誥則不及二公而獨呼庶邦者以二公顧命大臣康王所師承不敢斥以告之也康王初卽位庶邦皆先朝列士之侯故稱惟予一人釗者自謙而名示尊諸侯之意報誥蓋彼以是戒我故我以誥而報之也昔若文武不平富不務咎者康王之意蓋謂召公等進戒皆言成王以賞罰定功欲已以六師保命康王則以爲按之以己意若有所未安故以疑召公也

引文武之事以報誥之謂昔君文王武王之于天下皆大均平其富厚之澤使之家給人足不以咎謂治人爲務凡其顯堂之上所以躬行者惟底至治信以此道充實于已故發而爲輝光則昭明于天下言愛民之德自足昭明著見于天下使天下見德而不見刑不待協賞罰張六師也王氏謂底至致其至也大學之道物格而後知至蓋窮理之事言極其窮理之妙也張載致推廣其意謂底至致至也致至所以窮理齊信致一也致一所以盡性此又因王氏之說而張加率合未爲切當蓋齊者聖人遹敬之德也信者聖人誠慤之德也文武子齊信之德能敬其所至蓋極其至也康王既言文武務德不務刑之事以見已當惟德之尙蓋文武之時惟其務德不務刑故一時之臣則有庶邊之士以奔其忠力以捍衛于外有不二心之臣以効其忠直以彌縫于內內外同心以保安乂治王家故國祚至今綿延聲固又有以見得人則六師不必張也文武惟能如此所以能端命于上天端命之說諸家不同孔氏謂受上天端直之命是加受字此說不可用也少顧謂端爲當亦未安張無垢謂用此端直以命子帝亦自彊強不若謂文武惟用上文之事以彊端大命子上天其說爲簡易不費辭文武既用此道以彊端大命子上天故上天用順其道而付與以天下四方使之爲君也文武既爲天下君又不止爲一時計于是乘建諸侯以正其屏翰之助以蕃衛在我後嗣子孫康王於此蓋報誥諸侯欲其推誠匡衛王室故言文武所以建侯者實爲我子孫設也然則爲諸侯者當如何哉惟當相與顧念以安行祖考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事而輔我一人足矣胥相也暨與也顧念也蓋欲相與顧念安行前祖先公故言胥暨顧也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康王獨言伯父者舉尊者告則卑者在其中也雖衛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者蓋康王謂爾諸侯莫以身遠王室不念人君言身雖在外而心則當念念不忘王家也無垢謂人臣無己以人主爲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爲心故身在外而不以在外自棄以人主爲心故心在王室而不以王室爲遠此說甚當用奉恤厥若無遺鞭子羞此又康王責之之切也謂爾侯當用我此言奉愛其所當相與顧念安行前祖先公之事以輔我一人使我一人賴之不可以爲訓深哉慮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若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庶邊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紹相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侯于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鞭子羞

召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康王既報誥羣公謂召公及以下諸侯卿大夫入卽位者王詰命相禮者于是揖之悉皆趨出蓋旣進則必待揖而後拜將退則必待揖而後出以見人臣進退惟君命是聽也王釋冕服冕服玄衣纁裳今事旣畢故向所服黼冕之服則釋去之而反吉從凶以服喪服居倚廬也東坡疑居喪以吉服見諸侯爲失禮然當時召公先朝老臣與周公相成之久講肄非一日又不至失禮且顧命前此未有吉服受顧命召公必有所處豈可執一說以疑聖賢而不思其更有一說召公行之孔子定之自當時至今無有敢施之者必無可疑矣且當時孔門高弟稍有可疑無不咨訪如高宗諒陰漑然之理一稍可疑尙質之聖人況此居喪吉服若有可疑安得不問哉故羣蘇氏之說反覆有據未敢以疑召公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四

畢命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作洛邑。遷殷之大家世族難化者於其下邑。而親自化之。其地謂之成周。以周之安危惟茲殷士。周道之成不成。係殷士之安不安。故謂之成周也。周公既沒。君陳代之。君陳既沒。康王於是命畢公以元老大臣親蹟其終。蓋周公之始。特以深仁厚澤含容而調服之。至君陳。則漸知趨向。然亦未可深加督責。但於寬緩中而微加制御之意。至畢公之時。則善者知所以自勉。而不善者亦能無怙惡之失。故康王命畢公。使之分居里。蓋分善惡所居之里。善者則旌表之。使爲善者知所慕。不善者則殊其井疆。使爲惡者知惡之不可爲。故謂之分居里。康王謂畢公四朝元老。出親民事。故特作册以重其行。謂之作册畢。正謂爲畢公而作册也。無垢謂觀周公處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非後人所可及也。如商民之不服。在自起處之。坑四十萬可也。在項羽處之。坑二十萬可也。周公肯爲此乎。在肯武帝處之。使在邊鄙。卒有元海之難。在苻堅處之。用爲腹心。卒有慕容垂之亂。周公肯爲此乎。嗚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雖化者感老感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不有變動之術。以一新其耳目。爲永久之計乎。君陳分正。固有其術矣。至於畢公。乃曉然雖別淑慝。表厥宅里。使知爲善者如是而旌表。弗率訓與者則殊厥井疆。使知爲惡者如是而屈辱。又申畫郊圻。使爲奸者無所眩視。愼固封守。使居安者常慮危。其發動之術可謂盡矣。此言可謂深得周家所以待頑民之意也。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畢命二字。竹簡蒼標之題。安國存自惟十有二年至保釐東郊。當時史官將敍畢公之化商。故先敍其所以命畢公之由也。惟十有二年。康王卽位之十二年也。是年六月三日庚午。謂之朏者。說文。朏者、月未盛之明。蓋月之三日月始生明。史官將記初五日壬申册命畢公。恐後世無由知壬申爲月之五日。故先言庚午朏爲初三日。則壬申方可考。其爲五日也。嘗之記者。大抵如此。亦猶後世記日。先言某月某朔。然後始言某日作某事也。宗周、鎬京也。豐、文王之廟在焉。時將命畢公。必須卽期行事。故康王早朝徐行自宗周。則至於豐文王之廟。然後以成周所選商餘之衆士。命畢公保釐之。成周之地在宗周之東。故謂之東郊。釐者、析而治之之謂也。卽分居里之意。保、安也。安以治之。則所謂保釐。非强聒于其間。亦因其善惡之自然而旌別之而已。夫是之謂保釐。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宵。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固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自此以下。康王册命畢公之辭也。王若曰。亦史官載王之言。不無潤色於其間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事也。父師者、呼畢公也。時公代周公爲太師。作東伯。故稱師。曰父師者、異姓曰舅。畢公同姓。且四朝元老。故父呼之。宜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者。康王推原文王武王命之也。言文王武王當商紂暴虐之餘。猶能布大德於天下。克享天心。故上天命之。用能受殷之天命。以有天下。是時又有周公者。實左右輔弼我文武。而安定其王家。謂有天下者文武。而相與安定其所有者周公也。然周公又不特安定王家而已。又且思王家之安危係乎商民。於商之頑民尤加矜愼。不敢輕忽。所謂慄愼不敢輕忽者。卽下文所謂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者是也。蓋武王勝商之後。不忍易殷。因其餘民。以封紂子武庚。使紹殷祀。不幸去王室之遠。武庚小腆。因斯民殖定。追舊之思。鼓以背叛。周公既相成王。東征以正其罪。既而又慮小人難保。或再蹈前轍。則王室亦有不寧。於是因作洛而營成周。遷其大家世族最難化者於其地。使親密邇近於我周室。去王室不遠。奸謀賊計。易以上聞。且周公親自歸保。用能化其訓。而皆爲友民。自周公沒後。君陳繼之。君陳既沒。至於畢公。則已歷三紀。凡三十六年矣。以三十年爲一世。今三十六年。則世已變矣。以風俗言。則向者頑不率教。今皆式化厥訓。則風已移矣。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今既世變風移。則商民皆不復背叛。而民不叛。則

四方可以無可憂之事予一人豈不因而獲安惰之褊哉蓋商民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人君安理之必然也康王既言商民今日世變風移無復向時之頑不率教則善惡已分善者可以升矣惡者可以降矣蓋政因俗而改革不可更如周公惟務含容而不加決擇於非間也故於是言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蓋謂天下之道二升與降而已善者不升則善者不勸惡者不降則惡者不懲前日周公所以善惡兼容未加勦殄者蓋大難始平民情尚惕惕賞之則彼將以我爲畏罰之則彼將以我爲酷故不問善惡而惟務緩容今也世變風移則政當因俗而革其用所謂升降而勦殄之使之知所可爲與不可爲乃其時也若於其賊者不知賊其所賊則彼之爲善者且謂上之人不見知而爲善之心或息夫誰肯勸於善哉此正康王言今日之保爽東郊其端正在旌別淑慝也康王言今日之政當如此故其下途言畢公之德謂善政惟德悉德如畢公者乃能了如是變也康王之意蓋謂畢公能勉勉於德老而不怠故雖小小事物無不克勤此心此意不惟一時如此自文武以至成康繼歷四世而所以夙夜者正恐畢公以元老大臣將不屑於民事故言公之克此一心亮佐也弼亮謂輔而佐佑之也康王言此正恐畢公以元老大臣將不屑於民事故言公之克勤小物者蓋有此心故予敢以此奬公也又況公之立朝正其顏色以率於下下人之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者其非心邪念冰釋雪消恨公不言言則罔不祇敬師法之以此之故於是以休功美績多見於先王之時所以我小子得垂衣拱手而仰成者皆著績於公也康王既力誦畢公懋德之形容於是又歎美而呼父師曰今日敬命者非小節也乃周公之事觀康王終册公曰罔曰弗克惟既滅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則其意誠恐畢公以元老大臣或不屑於民事故此所以特言命公以周公之事蓋言此行所以命公不細乃周公之事有未終待公而終之公誠不可不往也此下遂言畢公今日所以保釐者如此即旌別淑慝以下是也蓋康王之意正謂道有升降今日升所當升降所當降正其時也故所以告之以旌別淑慝以下之事旌識也記識之也淑善也慝惡也謂識別其善者與惡者其人果善則表異其所居之里孔穎達謂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則表其門閭是也所以必識別其善惡而表異其爲善者之門閭者蓋將以彰善癉惡而立之風聲使人知所向慕也蓋善與惡既分則不相混雜又取其善而不至於有餘謂所出之言在理足而辭約此二事皆不好異者能之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如之何能有恆言而好異則言必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如之何而能體要此康王所以又言不惟好異也所以如此者以紂之爲君拒諫飾非惡聞其言好一時之人惟以脗合相隨順而爲俗舉世所謂賢者則利口捷給之人其餘風遺俗自周公師保君陳分正之後猶有存者故政之有恆辭之體要在畢公不可不念也蓋矯枉當以直矯邪當以正矯利口捷給之弊在其所行之政所出之言必當謹於利口也康王既言商之敝俗如此畢公不可不念於是又舉其所聞於古者以證商之敝俗皆大家世俗豪於富貴之餘而忘其德義之習故至於此此世祿之家非說商民乃古人之言言凡爲世家之人其敝如此康王得於所聞故舉以告畢公也蓋古之仕者世祿世受寵祿則玩於富貴顧指如意惟其財力可爲無不爲之誰顧禮義而由之凡其所爲翛然自恣無復拘檢故玩好汩之本心日喪所謂德者陵滅無餘如此所爲豈不上逆天道蓋飽飫德性皆天理自然今既不克由禮以勝陵德豈不上逆天道耶惟其不由禮而陵德故其敝也皆化爲奢侈靡麗之事此理所必然凡爲世祿之家者其敝必至此不特一時爲然故所以言萬世同流蓋謂不特一世如此雖萬世其流敝皆如此故張無垢謂無古無今萬世同一末流耳康王既以所聞凡爲世祿之家者其敝如此其下遂言商民今日之風蓋此商之衆士皆大家世族居於祖利者惟舊言非一日也非一日則爲世祿之家可知矣席前人之

可以爲惡者衆未易區別今也世變風移則爲惡者亦少矣此所以行旌墓之策古人因時立法不先不後乃如此其說極當郟圻郟外圻之界也封守封疆之守備也此郟圻本自畫定本自牢固若不必再嚴若不必加固使不可不申不可不慎則前此當爲之也蓋當時三監之亂三監唱之淮夷徐奄從而和之同惡相濟遂成亂階當善惡未分之時治民者日以勸懲吾民爲急未暇防其自外來者今也善者既表厥宅里使勸而慕惡者又殊厥井疆使畏而慕則所謂吾民者皆知善之可爲與惡之不可爲矣然又恐復有不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互相往來復以邪謀先計惑吾民於亂故使之於郟外之圻界昔所已畫者今再畫之使益分明封疆之守備者昔所已固今更固之使益堅謹密如此則異服異言奸民賊子無自而入而吾商民可以永爲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海可以永安矣此所以終之永康四海觀康王所以命畢公保釐商民之術則康王之識慮非苟歷時變通達治體不能及此此所以配文武以至成王之爲賢君也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篤恃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者皆知善之可爲與惡之不可爲矣然又恐復有不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互相往來復以邪謀先計惑吾民於亂故使之於郟外之圻界昔所已畫者今再畫之使益分明封疆之守備者昔所已固今更固之使益堅謹密如此則異服異言奸民賊子無自而入而吾商民可以永爲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海可以永安矣此所以終之永康四海觀康王所以命畢公保釐商民之術則康王之識慮非苟歷時變通達治體不能及此此所以配文武以至成王之爲賢君也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篤恃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者皆知善之可爲與惡之不可爲矣然又恐復有不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互相往來復以邪謀先計惑吾民於亂故使之於郟外之圻界昔所已畫者今再畫之使益分明封疆之守備者昔所已固今更固之使益堅謹密如此則異服異言奸民賊子無自而入而吾商民可以永爲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海可以永安矣此所以終之永康四海觀康王所以命畢公保釐商民之術則康王之識慮非苟歷時變通達治體不能及此此所以配文武以至成王之爲賢君也

既貴有常而惑以言語亂令於下又當有體有要體則欲其具於理而不至於不足要則欲其蓄於辭而不至於有餘謂所出之言在理足而辭約此二事皆不好異者能之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如之何能有恆言而好異則言必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如之何而能體要此康王所以又言不惟好異也所以如此者以紂之爲君拒諫飾非惡聞其言好一時之人惟以脗合相隨順而爲俗舉世所謂賢者則利口捷給之人其餘風遺俗自周公師保君陳分正之後猶有存者故政之有恆辭之體要在畢公不可不念也蓋矯枉當以直矯邪當以正矯利口捷給之弊在其所行之政所出之言必當謹於利口也康王既言商之敝俗如此畢公不可不念於是又舉其所聞於古者以證商之敝俗皆大家世俗豪於富貴之餘而忘其德義之習故至於此此世祿之家非說商民乃古人之言言凡爲世家之人其敝如此康王得於所聞故舉以告畢公也蓋古之仕者世祿世受寵祿則玩於富貴顧指如意惟其財力可爲無不爲之誰顧禮義而由之凡其所爲翛然自恣無復拘檢故玩好汩之本心日喪所謂德者陵滅無餘如此所爲豈不上逆天道蓋飽飫德性皆天理自然今既不克由禮以勝陵德豈不上逆天道耶惟其不由禮而陵德故其敝也皆化爲奢侈靡麗之事此理所必然凡爲世祿之家者其敝必至此不特一時爲然故所以言萬世同流蓋謂不特一世如此雖萬世其流敝皆如此故張無垢謂無古無今萬世同一末流耳康王既以所聞凡爲世祿之家者其敝如此其下遂言商民今日之風蓋此商之衆士皆大家世族居於祖利者惟舊言非一日也非一日則爲世祿之家可知矣席前人之

所居故曰席寵孔氏謂之居寵也商士惟其久居寵利故皆依怙於侈奢之事曾不顧義理之所可爲凡所衣之服皆以美麗於人爲尚其氣則驕其慾則淫其意則矜非言則倖將用此惡念以自終其身更不可化此乃康王言商民以久豢於富足所以至於此周公君陳相繼教化雖收其怙侈滅義驕淫矜侍之心然未能絕其根本恐其因物有遷復出爲惡故防閑之最爲艱難也康王言此蓋謂閑之者正在畢公也康王既言防閑之難於是遂言所以防閑之道蓋商民所以至於如此者皆富貴之餘陵滅德義今誠能因其貧財之富而訓之以德義則不復乘富足之資而恣靡淫佚之事以傷其生自然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高則享公卿之位下則不失爲保家之主詳考康甫得享人生終歲之樂矣故康王於是告之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於何其訓蓋謂資財既富而能訓之則可以享永年之樂所謂訓者非他惟德義乃訓之大者也所謂德義者不必求之他也古人已行之訓皆則於德義今但酌古訓以用之即德義之訓若不由古訓如之何其爲訓乎此又康王綢繆之意故其言反覆如此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者蓋謂殷士安則天下安殷士危則天下危見其所係之大欲舉公勉其事也張無垢謂康王學問遠到其知治體乃至於此夫邦之安危在人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又嘆而呼父師告之蓋重之至也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者蓋謂殷士安則天下安殷士危則天下危見其所係之大欲舉公勉其事也張無垢謂康王學問遠到其知治體乃至於此夫邦之安危在人主耳何預於殷士天下亦大矣殷士幾何其能爲周家輕重孟子曰暴虐底豫而天下化此理即康王之意蓋天下莫難化於殷士若殷士化於彼是殷士之化不化可以卜吾德之進否使殷士背叛則吾德不修可知矣吾德不修豈惟殷民背叛天下皆將叛矣此天下所以危也使殷民服化則吾德之修可知矣吾德修則豈特殷民服化而已殆見皆爲君子此天下所以安也此論極有淵源故特存之康王既言殷民係天下安危如此在我當有德以鎮服之於是遂言其所謂德者其德謂何不剛不柔則其德允修矣蓋今日商民頑惡已分正當剛柔並用者專剛而不柔則爲善者不獲爲善之利而爲善之心或沮專柔而不剛則爲惡者不見爲惡之害而爲惡之心益肆惟因其爲善者而煦煦撫之使日加勉則不剛矣因其爲惡者而摧挫沮抑使日加愧則不柔矣張無垢謂此不剛不柔即前詔表厥宅里者不剛也殊厥井疆者不柔也此說是也所以化服商民者莫過此兩端也若畢公果能行此則所謂化民之德信乎其修矣殷士可以必其化服而天下可以必其安矣殷士之下所以特繫以此也康王既言畢公今日化服商民其德當如此於是併周公君陳所以化之則向之頑悍忿戾之徒賴其矯揉訓服之恩而善者日勸惡者日沮故畢公終之始可以克成於終之則向之頑悍忿戾之徒賴其矯揉訓服之恩而善者日勸惡者日沮故畢公終之始可以克成於終所謂克咸者正謂因其善而表厥宅里以旌之使之勸而慕於善因其不勸而猶惡於惡者則殊厥井疆以愧之使之畏而亦慕於善揭一時頑暴之民使終爲士君子之歸豈非所謂克成乎是三君者惟其同心協意皆期於德厚商民而納於善人君子之域故咸慎於始咸和於中咸咸於終其所施設雖或不同然皆爲其所當爲行其所當行未嘗違道而強所劣逆所順此所以同歸於道也蓋周公之慎道所當慎也君陳之和道所當和也畢公之成道所當成也三君異時而一其心故三君異施設而同其道道既洽治則所行之政各極其治所謂道洽者謂周公之慎君陳之和畢公之成三君子之道行之欲當時功深力到皆已浹洽無所不至故周公慎之而克慎之政無不治君陳和之而克和之政無不治畢公咸之而克咸之政無不治所謂道洽政治也道洽政治故道被徐澤不特商民被之凡厥有生無不浸潤而沾被之也不特吾民被之雖四夷左衽亦無不特賴三君子之德也張無垢謂殷士不服則啓四海不服之心邦其危矣商士服四夷各得其所邦其安矣此所以道洽政治而四海無不賴矣治商民至於四夷咸賴則天下太平之治至矣君臣並受其福亦理之必然故康王自言予小子於此之時亦可以永受多福而畢公亦惟是成周之衆被化之故而邦本以安國脈以長亦可以立無窮之基而抑又垂無窮之美名也蓋治商民至於四夷亦安則內豈不生外難不作福曰永膺基聞曰無窮非溢語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厥心罔曰民寇惟愼厥事欽若先王咸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告戒之辭已畢至於其終又嘆而申告之謂今日之事畢公勿以爲難而曰弗克也惟在盡其心則無難矣亦勿以爲易而曰民寇也惟在愼其事則不敢以易自處之前脩有爲此說者謂事之不能不剛不柔則其德允修矣蓋今日商民舊惡已分正當剛柔並用者專剛而不柔則爲善者不獲爲善之利而爲善之心或沮專柔而不剛則爲惡者不見爲惡之害而爲惡之心益肆惟因其爲善者而煦煦立不失於過易則失於過易怯者見可爲而不敢爲故不能盡厥心勇者見不可爲而輕爲故不能愼厥事二者皆失天下所以終不治也曷不曰事無不可爲患不加之意非罔曰弗克惟既厥心者乎雖匹夫匹婦吾有不可忽必求得其心者非罔曰民寇惟愼其事者乎若是者內無患失苟且之心外無妄作不思之患雖以此伐紂可也而況其餘民哉無垢謂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其謹以持身老於世故亦已明矣而康王方曰罔曰弗克罔曰民寇若傷戒一晚生後進何也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故爲山九仞以一簣而虧穿楊百中以一矢而廢其可不兢愼以持其成乎此正康王愛惜元老之深者也學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此論極佳康王既告畢公使勿以爲苟難亦勿以爲苟易惟當盡心愼事故下文以其效勉之謂畢公果能行上所言則可以敬愼文武成王之成

要囚之亦至於再至於三雖言大罰殛之而未嘗實罰雖言遠逖東土而未嘗實遠也周公克愼於始既足以弭其背叛之心故惟君陳中之始可以克和於其中所謂克和者每事皆務涵容未嘗加之以威也今觀君陳之書味成王所以責望之意則君陳所以克和信乎其克和矣君陳欲無倚頑不欲忿疾人不欲求德凡此之類皆有涵容於恤之意則謂之克和信乎其克和矣君陳之則向之頑悍忿戾之徒賴其矯揉訓服之恩而善者日勸惡者日沮故畢公終之始可以克成於終所謂克咸者正謂因其善而表厥宅里以旌之使之勸而慕於善因其不勸而猶惡於惡者則殊厥井疆以愧之使之畏而亦慕於善揭一時頑暴之民使終爲士君子之歸豈非所謂克成乎是三君者惟其同心協意皆期於德厚商民而納於善人君子之域故咸愼於始咸和於中咸咸於終其所施設雖或不同然皆爲其所當爲行其所當行未嘗違道而強所劣逆所順此所以同歸於道也蓋周公之愼道所當愼也君陳之和道所當和也畢公之成道所當成也三君異時而一其心故三君異施設而同其道道既洽治則所行之政各極其治所謂道洽者謂周公之愼君陳之和畢公之成三君子之道行之欲當時功深力到皆已浹洽無所不至故周公愼之而克愼之政無不治君陳和之而克和之政無不治畢公咸之而克咸之政無不治所謂道洽政治也道洽政治故道被徐澤不特商民被之凡厥有生無不浸潤而沾被之也不特吾民被之雖四夷左衽亦無不特賴三君子之德也張無垢謂殷士不服則啓四海不服之心邦其危矣商士服四夷各得其所邦其安矣此所以道洽政治而四海無不賴矣治商民至於四夷咸賴則天下太平之治至矣君臣並受其福亦理之必然故康王自言予小子於此之時亦可以永受多福而畢公亦惟是成周之衆被化之故而邦本以安國脈以長亦可以立無窮之基而抑又垂無窮之美名也蓋治商民至於四夷亦安則內豈不生外難不作福曰永膺基聞曰無窮非溢語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厥心罔曰民寇惟愼厥事欽若先王咸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告戒之辭已畢至於其終又嘆而申告之謂今日之事畢公勿以爲難而曰弗克也惟在盡其心則無難矣亦勿以爲易而曰民寇也惟在愼其事則不敢以易自處之前脩有爲此說者謂事之不能不剛不柔則其德允修矣蓋今日商民舊惡已分正當剛柔並用者專剛而不柔則爲善者不獲爲善之利而爲善之心或沮專柔而不剛則爲惡者不見爲惡之害而爲惡之心益肆惟因其爲善者而煦煦立不失於過易則失於過易怯者見可爲而不敢爲故不能盡厥心勇者見不可爲而輕爲故不能愼厥事二者皆失天下所以終不治也曷不曰事無不可爲患不加之意非罔曰弗克惟既厥心者乎雖匹夫匹婦吾有不可忽必求得其心者非罔曰民寇惟愼其事者乎若是者內無患失苟且之心外無妄作不思之患雖以此伐紂可也而況其餘民哉無垢謂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其謹以持身老於世故亦已明矣而康王方曰罔曰弗克罔曰民寇若傷戒一晚生後進何也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故爲山九仞以一簣而虧穿楊百中以一矢而廢其可不兢愼以持其成乎此正康王愛惜元老之深者也學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此論極佳康王既告畢公使勿以爲苟難亦勿以爲苟易惟當盡心愼事故下文以其效勉之謂畢公果能行上所言則可以敬愼文武成王之成

業以增美於周公君陳之前政蓋伐商有天下乃先王成業商民益勤則西土人亦不靜而天下以因之而不安先王成業將遂不安今果能盡心慎事以治商民使得其所乃所以敬順先王之成業也先王之成業既固則周公君陳所謂克慎克和者公實克成之豈不足以益增其美乎此康王又諄諄貴望之意也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張無垢謂舜典一篇歷試羣位受終占象祭告天地巡狩黜陟奏庸舜格頑訟陟門明目達聰之事雖然並舉其命九官事亦大矣不過數十語辭簡意足穆然淵然含不盡之意何其大體也降及成王命君陳尹正東郊耳而作書一篇今穆王命君牙又一篇命伯冏又一篇平王錫晉文侯又一篇而篇內又何其辭煩而意複也曰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其辭煩而意複無盡命者受命者皆自得於言意之表豈待訓論而知哉至於後世愈不一而辭無窮諄諄嘵嘵尚恐不吾審也雖可以見仁厚之意亦可以見大道之衰矣余讀君牙篇見穆王稱述先王尊重先正度度懇懇有如將失之之意而訓飭勉諭乎有治世之意嚴乎有父師之法表表乎以祖宗爲準而不敢越也此夫子所以有取焉味無垢之意誠謂穆王誠不足與有爲者而其言有古賢君之風故夫子取之者取其言耳斯言當哉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此君牙二字亦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必言王若曰者恐非穆王所自言或當時代言之臣言之或史官錄王言不無潤色於其間故言王若曰也君牙者呼其名而命之也必曰君者必自封國入爲王朝卿士故稱君牙如召公稱君奭也乃祖乃父謂君牙之祖父也蓋君牙之祖父亦嘗爲王朝卿士立大功但史籍不備不可考據不知孰是其祖觀穆王言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大常則其祖父之在周家誠非瑣瑣者故穆王所以首稱其美以策勵君牙而後命之也蓋成周司勳之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者謂之常必書於太常者以示其功之與日月同其久而昭著於不息也君牙之祖父世世力行其忠貞之節以服其勤勞之事於王家北成功書在大常君牙者爲之子孫誠不可不勉以克振其家聲也穆王既言君牙祖父如此庶幾君牙能終其美故此下遂言我小子繼世守文武成康所以道我後人之基緒我心亦念先王之時其臣能左右輔弼以共治四方則我今日亦當得若人而輔我是以思之深至於其心憂悶畏懼若蹈行於虎尾涉其反噬若涉渡於春冰之薄懼其陷溺蓋虎視見後冰至春薄故憂懼之深所以取爲喻也穆王既言憂思如此是以

嗚呼之又再嘆而述文武所以開創大業啓佑後人其至如此欲君牙勉其所當爲以無愧文武所望後人可也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者謂成取天下之功者武王也然武王之功又非有意於天下而圖之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德累功耳而天命人心至此自有不可卻者故武王起而應之此所以取之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德累功耳而天命人心至此自有不可卻者故武王起而應之此其烈所以謂之丕丕者正謂武王之心惟知承文王之所爲初不計其功之至此也後世見而之天下於春冰之薄懼其陷溺蓋虎視見後冰至春薄故憂懼之深所以取爲喻也穆王既言憂思如此是以武王有之遂以此爲武王之烈不知武王之爲亦承文王之爲耳而功適至武王而成也文王之謨惟

其初無意於取天下。故其謨謂之丕顯。武王之烈。又非有意於得天下。故其烈謂之丕承。追夫天下既定。而二聖人者。還以其謨烈而明示啓發佑助後世之子孫。故其道皆粹然一出於正。無有偏而不正。而至於缺陷者。此皆出其謨非陰謀而出於丕顯。烈非要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能粹然一出於正。若有一陰謀要功之心介乎其間。而必有不正者矣。夫安得而無缺。穆王言此。蓋深言文武所以有天下者。其道一出於正。亦欲君牙亦以正道彌縫輔贊於已。以對揚文武所以受命之懿也。故其下遂言爾君牙今日但敬以發明汝所當施之訓。蓋司徒教官。以教訓斯民爲事。故以訓言用此以承順於先王所以對揚文武光命之意。使汝功無愧於汝之前人。而追其迹以配合之也。蓋文武所受之明命。成康繼之。已能答其付託之意。爲發揚之。今君牙果能敬以明其訓民之事。使民爲文武之民。則是乃所以承順成康所以答揚文武之意也。君牙祖父於成康時實佐成康以答揚文武之意。亦宜也。觀此。則穆王所以責望於君牙。誠非輕矣。但以穆王之爲人揆之。則此言恐非出於穆王之口。使其果能出此言。則其所設施必有可觀者。不宜止于如此。要之。必有爲穆王言之者。吾夫子於此。蓋取其言耳。張無垢論此詳矣。見於冏命解。予亦存之於彼解中。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此乃穆王更端以告君牙也。蓋書之體。於王曰與周公曰王若曰之類。皆是更端。又是一節言語。與上文不可相關爲一辭。穆王於此又更端謂君牙今日不必更自冏所以教民之法。但當用先王之臣所訓民之典而法式之。所以如此者。以民之治與民之亂。皆由乎所訓之當否。汝君牙果率循乃祖乃父之所已行者而用以訓民。則汝君所望汝以闗乂於民者。汝可以對揚而無愧矣。乃辟。穆王自謂也。觀此一節所陳。雖文武成康復生。不能易者。使穆王果如此。車轍馬跡豈徧天下乎。吾以是知其必有爲王言之者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張無垢謂。觀君牙之篇。穆王自以謂繼文武成康之緒。惕其弗稱。而託於殷旅心腎。今命伯冏。又謂文武顛小大之臣侍御僕從皆得其人。故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而已實賴前後之人正其不及。格其非心。且曰后德惟臣。亦盧心治道矣。然其治功藐然如此。豈君牙伯冏之不足與有爲耶。抑豈穆王有其言而無其實耶。曰是固然矣。君牙乃在穆王之時區區無補之臣。而伯冏爲之太僕。乃見穆王馳騁天下有車轍馬跡而不能正救者。是二人不足以有爲者也。穆王其父昭王溺死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馳騁四方。與兩篇之言大不相同。是有其言而無其實者也。然予三復兩篇。見其殷懃惻怛。有足以勸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厚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於臣下。惟其誠實所在。所以使人張之必至於感動也。或曰。二篇之意。略不及昭王何也。曰穆王諱父之惡。故代言者亦不敢强言之。曰安知非出於穆王之自爲耶。曰使出於穆王。其殷勤惻怛如此。必當大有爲於天下。蓋有是言者。必有其誠。有是誠者。必有其志。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卽位。而不以父服爲念。區區如兒嬉。務竭馬力。奔馳四方。此不才之王。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故予以爲非出於穆王而出於代言之賢者。此論甚當。說者多謂伯冏字也。周官太僕下大夫。春秋下大夫。以字見。故伯冏以字書于經。按周官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爲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輿王俱者。故戒之以旦夕承弼厥辟。此說甚善。而二孔又謂正、長也。周官大馭中大夫。太僕下大夫。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二孔以謂此乃周官大馭。非太僕。若是太僕。當直云太僕。何須更言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而周官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故以爲周官大馭之官。此亦有理。故兩存之。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子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冏命二字。蓋竹簡所標之題也。王若曰。已見前說。伯冏者。呼其人也。伯、爵也。冏、名也。或字也。猶君奭君牙也。張無垢謂。此代言之臣知穆王繼文武成康之後。決不能負荷非仁人君子夾輔之。未知其可也。故其辭命有自貶之言。以明須賴臣下之意也。其曰惟予弗克於德。嗣前人宅丕后者。以言其惓惓於德。有所不能也。既不能於德。乃使繼文武成康之後而居大君之位。是以其心怵惕驚動。惟恐其至於顛覆而危厲。疑不安席。中夜而起。思免其過。此蓋言發僕恐惑不任。故思免其過。莫若用人也。其下遂言文武之聖。亦賴得人之意。無垢謂。使穆王憂惕如此。其肯驅駕天下乎。吾有以知此言出於代言之臣。而非穆王自言也。上既言憂思免過之意。故此遂言文武雖聖。亦須得人。聰、明、齊、聖。四德也。聰、言其所聞者遠。明、言其所見者大。齊、言其致一而不變。聖、言其廣運而能通。文武惟其聖德如此。故能識君子賢者。隨材而用之。川小大之臣。則咸懷忠良如此。故爲侍御僕從。則固非正人。而不知識其爲忠良爲正人者。則文武也。文武之時。惟其得人如此。故一時之臣。於朝夕勤作語言之間。咸承順則善道流行。或匡弼則惡念自消。形於出入起居者。無非端敬。見於發號施令者。無非善道。然則下民之敬愼。萬邦之休美。豈無所自哉。此皆代言之臣言文武得人之實也。上既言文武聰明齊聖如此。尚賴承弼。故其下遂言穆王初無良善。猶不可不賴左右前後有位之臣匡其所不及。繩正其愆過糾繆。格其非心。使庶幾能繼文武之成業也。無垢謂。無良知良能。是其資稟之不美也。如是則才必有不及。意必有愆事。必有惡心。必有非。且文武聰明齊聖。非所謂無良也。故其才過人。安有不及。其用意皆誠。安得有愆。愆過也。其處事皆當。安得有謬。謬錯也。今穆王無良。有不及。有愆。有謬。惟前後之人。見其不及。則正之。見其愆則繩之。見其謬則糾之。見其非則格之。庶乎其知免矣。孔穎達曰。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有錯謬則發舉。格謂檢格其非。理狂妄之心。使妄心不作。其訓精微。故併存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

之興。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擧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穆王上既言予一人無良。須左右承弼如此。故此遂言我今日命汝爲太僕之正。以表正羣僕。凡侍御事王之臣。羣僕。卽周禮道僕田僕等是也。汝須當勉進汝君之德。非君或有行之不及者。汝與同僚交相修進。使及於善也。汝之同僚所係既如此。故汝爲大正者。須當謹愼簡擇其同僚之人。無用巧言令色者。使辟者。側媚者。孔顓逢諂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實也。使辟者。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謂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人。此等皆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其所當用者。其惟吉德良善之士乎。既言乃僚當用吉士。不當用諂諛。故此下又言用吉士與用諂諛之利害。若僕御之臣用正士。爲之君者亦能正。蓋朝夕有人承弼。故歸於正。若僕御之臣用諂諛之士。爲之君者亦自以爲聖。無事承弼。蓋諂諛之臣。日進諂言。惟稱其美。不舉其過。汝君自以爲聖也。由是觀之。則后之有德者。非君之不可化也。僕臣之諛也。蓋深言君之賢否皆在僕臣之邪正如何耳。此下又再言伯冏。使簡乃僚。謂汝今日誠不可昵近於憸利之小人。用之以充備耳目視聽之官。而道其君以非先王之法。蓋僕御之臣。在王左右。朝夕順問。故謂之耳目之官。若賢者居之。則非法不言。道其君者皆先王之典。若以憸人居之。則惟小利是見。苟可以狥目前之利。則言之。誰復顧先王之典哉。此又爲大正者不可不察也。若汝爲大正。而乃不論其人之吉。而惟以貨利交通者。則以爲吉士而用之。若是。則病汝之官。曠汝之職。惟汝大不敬其君。汝之罪何所逃哉。此所謂不祗厥辟。卽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也。穆王告之旣畢。故又嘆而言曰。伯冏。汝其敬厥職哉。旣身爲大正。須當久輔汝君。以常法可也。果以常法弼乃后。則前所謂旣憸人。吉貨利。與巧言令色等非。必不爲也。穆王之言。懇到如此。而跡周天下。淫荒乃爾。無乃謂非穆王之言。宜哉。

尚書詳解卷二十五

呂刑

刑罰。國之重事。而穆王訓之。不係于穆王而係于呂侯何也。蓋穆王盤遊無度。日事車馬。視刑罰爲何事。今日訓刑之書。雖曰穆王訓之。而實呂侯之命也。故序書與作書者皆先以呂命題其首。而目其篇爲呂刑。蓋其言皆出于呂侯之口也。不然。則穆王馳騁老而不厭。獨于耆年乃獨介介于贖刑一事哉。呂侯之爲人。雖不可攷其終始。然觀是書之作。訓辭溫厚。意旨懇切。穆乎有三代之風。淵乎有唐歌之作。誠非苟于有言而姑爲是言也。必哀矜惻怛乎其心。故忠厚藹祥于其言。呂侯誠仁人君子人也。失子取之。取其言也。

呂命穆王訓及贖刑。作呂刑。

呂命二字。說者多謂穆王命呂侯爲司寇。因訓及贖刑之事。果如是說。則當云穆王命呂侯爲周大司寇。如前穆王命君牙命伯冏之文相似。不應只說呂命二字而下無明說。吾以是知其說爲不通。要之。此序云呂命。穆王訓及贖刑者。乃作書者欲辨白此書所作之人。謂此書乃出于呂侯之命。所命何事。乃爲穆王訓暢及贖刑之法以詔告天下。故作此呂刑之書也。刑罰之事。二帝三王所不免。皆有聖賢折衷裁處。而獨以及法爲言者。東坡謂。堯舜之刑。至禹猶無所謂非穆王之言。宜哉。而跡周天下。淫荒乃爾。無乃謂

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名屬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又蓋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奸民肆而良民病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奸宄衰少然後乃敢改作此說甚長少頴乃以訓又爲諸夏而不及夷蠻謂贖刑之法可施于中國不可用于蠻夷是亦一說也故兩存之禮記孝經引呂刑皆作甫刑孔氏謂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呂侯子孫改封爲甫侯但不知因呂國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耳然穆王時未有名甫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此說甚然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呂刑二字亦篇竹簡所標之題也孔氏存之于此詳味此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數語可見是書乃呂侯所命而穆王無預焉作書者惟謂此呂侯之命蓋謂穆王享國百年至八九十則精神耄昧也穆王享國今其壽且百歲既耄而且荒迷而不止耄乃八九十歲人之稱蓋年至八九十則精神耄昧之時而馳騁荒逸猶不知止呂侯乃度作刑法以詰治四方凡下言王曰皆呂侯之命猶周公作大誥多方多士皆稱王曰蓋穆王雖耄荒而呂侯訓刑實以王命告故云王曰東坡以享國百年耄爲一句荒度作刑爲一句其意以比荒度土功之荒度荒謂大也大度時宜以作刑書此說雖通然穆王實是耄而荒者不必更爲之婉其辭按史記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又立五十年崩則在位實五十年也無進稱三宗與文王享國皆數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數要之作書者非一人故旨各不同不必泥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此王曰即是呂侯以王命告也若古有訓如云若昔大猷蓋言如古者所有之訓其訓辭中所載有此蚩尤苗民等事今援以爲證也蚩尤據史記黃帝紀乃炎帝之末最行暴虐之諸侯黃帝興兵誅之應劭乃以蚩尤爲古天子孔子三朝記又謂蚩尤庶人之貪者孔穎達又謂炎帝之末有九黎國君號蚩尤然國語載九黎乃在少昊之末炎帝之末不聞有九黎登九黎亦蚩尤之後嗣耶數說不同要之只是一無道害民之人耳呂侯將告當時以輕刑之說故先引蚩尤苗民始爲亂階慘酷刑罰之事以爲證據蓋上古風俗淳厚無有敗常越法之人至蚩尤乃始作亂民之事德化遞相漸染平善之民亦延而及之無不變爲寇盜爲賊害爲鴟梟之義以抄掠良善爲外著之奸爲內藏之宄爲劫奪爲擾竊爲燔詐之計以虔劉殺害于人孔氏謂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死曰賊鴟梟貪殘之鳥言盜賊狀如鴟梟以抄掠於人此皆蚩尤造惡平民化之至于如此想亦是蚩尤暴虐刑罰慘酷民不忍其荼毒遂至此極也其後至于堯舜之時有三苗國君穢惡尤甚故呂侯斥之爲苗民鄭元謂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絕之也然至舜之世猶有存者何也蓋苗民種類至多堯之遏絕乃其一時爲君長者其不爲君長者威支威庶堯豈能盡絕之此所以至舜之世而其遺種或復育也堯既絕苗民無世在下既又念苗民所以階亂者皆由罔中于信以覆敗古人訓誓之事遂至假于鬼神慈亂惡民以階亂故堯既遏絕之後所以必命重黎以正神人之分也蓋在天有神在地有人幽明之間截然不可移易今苗民既假鬼神以階亂則引天神以感惑民如漢末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萬此皆假鬼神以階亂者也今三苗之俗既如此故堯命重黎使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謂絕在地之民使不得以妖術格于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蓋將塞其生亂之階也孔氏引楚語云昭王問于觀

在洞庭遂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世凶德故斥其惡而謂之民由此言之則三苗九黎蚩尤之後元元本本實一種也蚩尤既作苗民繼之又不用善以化民惟一切制之以刑于是以五刑之中更加慘虐謂之五虐之刑夫五刑先王之制意在防民過之者皆殘忍之爲今苗民越法制刑乃更曰法以此殺戮無辜之人蓋非法殺人乃更自謂其得制法之意也一說以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總爲一句謂有善制而苗民弗用以爲刑乃作五虐之刑故剕劓椓黥蓋不循中制而過爲慘酷鄭元謂剕劓則力截之椓陰苦于去勢黥面甚于墨額此其刑所以謂之淫爲也然古人之用刑各隨罪輕重而上下其劓今苗民既過爲椓黥之制至于有罪而附施于刑者則并以刑制之更不論其輕重與有罪無罪也故曰罔差有辭孔氏謂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辜也此說極當但孔氏以麗音離謂施也謂苗民于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以陷爲離似乎未安故不敢以爲然惟三苗之君濟亂刑罰至于如此故一時之民亦皆遞相漸染化而爲惡泯泯然相似棼棼然散亂無有一人能合于信義者中猶當也謂所爲皆消亂之事不當于信義也惟其消亂無信故訓盟之事雖先王用以濟信之所不及而當時之人皆自覆敗之也周官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蓋民之難齊信不足以結故假之神以爲之畏此先王之所不免也今既覆之則必遞相傾陷相讎相滅而三苗暴虐之威遂至于多所殺戮被戮者既多故方各告無罪于天也上天難高日監在下故因民之告而下視苗民而果然無有德之罰而暴刑發聞于上惟有腥穢而已此有苗之誅雖曰堯誅之而實天命之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苗民既肆爲暴虐下民不忍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之知其無辜于是帝堯知天意之所向哀傷矜憫乘造有苗殺戮而無罪者乃以德威誅伐而報苗民之暴虐正絕其嗣俾無有繼世而在天下者蓋謂誅絕之也然至舜之世猶有存者何也蓋苗民種類至多堯之遏絕乃其一時爲君長者其不爲君長者威支威庶堯豈能盡絕之此所以至舜之世而其遺種或復育也堯既絕苗民無世在下既又念苗民所以階亂者皆由罔中于信以覆敗古人訓誓之事遂至假于鬼神慈亂惡民以階亂故堯既遏絕之後所以必命重黎以正神人之分也蓋在天有神在地有人幽明之間截然不可移易今苗民既假鬼神以階亂則引天神以感惑民如漢末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萬此皆假鬼神以階亂者也今三苗之俗既如此故堯命重黎使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謂絕在地之民使不得以妖術格于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蓋將塞其生亂之階也孔氏引楚語云昭王問于觀

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黷齊盛不蠲潔祀事不法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此知重卽羲也黎卽和也但此以重黎絕地天通爲堯時事而楚語乃指爲顓頊時事今且以經爲據堯卽命重黎正神人之分以絕苗民生亂之階故羣后及在下化之乃明明棐常而不敢爲幽隱神怪之事雖鰥寡窮民亦得通其情于上而無有蓋蔽而不通者蓋苗民假鬼神以階亂其同惡相濟者其爲暴虐以賊害小民故鰥寡有欲言而不得上聞今旣絕其亂階而人不復假鬼神以生亂此鰥寡所以無蓋也元后謂羣后諸侯也在下羣吏也諸侯及羣吏皆不事幽隱鬼神而明于明明之人事不事詭異妖孽之術而輔于世間之常道如是則人習誠實下無隱情故鰥寡無告之人皆得陳其哀苦之情于上而無有蔽蓋之者豈不美哉鰥寡之情旣無蔽蓋皆得上達則民之利病堯無不知于是帝堯乃清問下民所謂清者乃虛心屈己以延問于下如無垢所謂無非誠實皆不以一毫名位滓于其中此所謂清問也蓋其問如父母之問其子之飢渴寒暑豈有嫌疑置于其心哉堯忘其君位之尊而誠心致問故鰥寡之民感其誠實皆有稱頌之辭于遏苗之事所稱頌者卽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也舊說皆以有辭于苗民然至于時苗民已遏絕鰥寡已無蓋不應于此復有褒辭蒙下文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二句無所係屬故知此有辭于苗當爲有美辭于堯威遏苗之事也蓋苗民之虐堯以威報之則堯之威非赫赫之威也乃德威也惟其威自德來此所以威一發而人莫不畏苗民之虐奸堯以明察之則堯之明非察察之明也德明也惟其明自德來此所以明一照而人莫能逃也鰥寡豈私於我哉實我自有以招之也故謂之自作元命如此則獄豈可不厚乃命三后恤功于民蓋欲厚民之生也恤是憂也謂憂其功于民猶言功不及民以爲己憂也三后卽伯夷禹稷也伯夷掌禮故降其禮典以示于民然禮有品節條目易以強世而難于民之蓋從故伯夷既示以禮典于是又以刑而折服其邪心使之畏刑之威而蓋趨禮此典禮所以言刑也然伯夷之刑非果用也特以此懼之耳禹爲司空主土故既平水土爲民除患于是又辨山川之主名爲九州各有一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曰會稽川曰三江荆州山曰衡山川曰江漢是也棄爲后稷司稼故降其布種之法使爲農者皆得封殖其善禾麥布種有法則穉莠不生而嘉穀可成也此皆堯命之使之愛其功于民者也堯之用人多矣獨言此三后者蓋教之安之養之尤爲憂民之深者也惟堯以此命之故三后皆得成功功旣成而皆富盛也民旣富盛堯又慮其狃于富厚或復思亂不可不有以防之于是又命士師之官使制百姓于刑之中謂用中典以防民也所以如此者凡欲教民使常知敬德不致復階亂也呂侯旣言堯于三后成功之後命士以刑制百姓恐當時或不明其先後本末之序謂堯專以刑制子民故下又復明前說謂之刑也非徒刑也其君穆穆以敬德居上其臣明明以明德居下上下之間以德相資醞釀造化一旦發越于四方如灼

灼火然一燈灼千萬燈無有窮已必至于極四方萬里無不克勤於德然後始明刑之中以率又於民率謂率之使從又謂又之使治然堯之所謂率又者亦豈專於儆民刑體哉亦不過欲輔其常性耳蓋民失常性特以刑整之使發動知畏而復其常性是堯之刑雖具而實未嘗用也此又呂刑詳明堯所以用刑之意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呂侯上既陳帝堯詳審仁恕於用刑之事故此遂呼凡典獄者而戒之也二孔乃以此典獄爲堯時典獄之官謂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惟能止絕於富遂連屬此一段皆爲堯時典獄者之所爲如此則是呂侯直敘堯事無教化於其間非所以訓飭於人也不敢以爲然蓋此乃呂侯呼當時典獄之官戒之曰凡典獄者有罪當誅必當行威非欲其斷絕刑威也惟在斷絕受貨以求富也蓋受貨求富則以財變獄枉直不分而無事者衆此所以惟欲止絕於富也無垢謂穆王之時衰弊可知以貿賂爲心者乃市井之徒也安可爲朝廷之卿士今穆王命太僕正曰惟貨其吉戒司政典獄曰庶威奭貨戒有邦有土曰惟貨惟來戒百官族姓曰獄貨非寶今又戒典獄者曰惟訖於富則當時風俗可知此論甚高既言典獄不當絕威又明告之曰威不當絕則是汝所當敬而用之者也富不可不絕則是汝所當忌而不用者也汝於此所當敬者能敬之所當忌者能忌之使汝行之於身者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如此則汝之所爲渾然粹美無瑕可指矣豈不與天合德乎蓋天之德仁於萬物今典獄者能敬能忌則其心仁恕藹祥可想而知此所以與天合德也既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之以善命者豈私於我哉實我自有以招之也故謂之自作元命如此則獄典之官身雖在下而仰有以合乎天之德如所謂配天其澤默有以當其意如所謂克享天心則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然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奭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呂侯又呼四方侯國羣政事典刑獄之官而告之也說者乃以四方司政爲一句典獄非爾爲一句惟作天牧爲一句蓋謂呂侯呼四方主政治之人謂曰汝爲司政者與典獄則非爾之職惟作天牧謂爲天牧民而已此說亦通但典獄非爾其語似不安耳故不敢從呂侯呼四方侯國司政典獄者告之曰爾典獄之吏非爲天牧養斯民者乎既爲天養民則當撫摩涵養不當專以刑誅之故戒之曰今爾將何所監視豈非此伯夷布刑之道乎蓋伯夷典禮非專于用刑乃教民以禮其有怠惰不恭者則以刑待之是伯夷之教民以禮乃布刑之道非異刑之也又將何所懲戒乎惟此苗民不察乎獄之所麗有犯刑者不論曲直苟附麗于刑一切誅之曾不擇吉善之人以觀乎五刑之中無垢謂中者重者以重輕者以輕有罪者刑無罪者免所謂中也惟吉人之心惟恐傷人故能識刑之中若凶人則志在殘忍以快意又烏知所謂中乎苗民惟不擇吉人以觀刑之中故所用之人惟是衆逞威以奪民貨賄蓋

所用者皆貪暴之人也惟用此貪暴之人以斷制五刑故所加者未必皆有罪雖無辜者悉以苟法掠亂之也惟其無辜香德而發聞者皆腥穢之虐刑故上帝皆不潔其所爲降災咎以罰之苗民亦自知其罪之不可揜罪之不可解故受天之罰亦無怨辭而其世遂絕滅而不復育也張無垢謂威者以爲三苗堯既絕其世何爲群時尚有三苗乎蓋向所絕去絕其本根也旁求三苗子孫以立之此聖人仁厚之至也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威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惟惟永

此又呼同姓諸侯而戒之伯父、伯兄同姓居之尊者仲叔、季弟同姓在弟之列者幼子、童孫同姓在子孫之列者皆聽我言庶有格命者謂汝同姓諸侯若皆聽我言則庶幾有格命格至也謂受諸侯之命至于有終而不中絕也所聽之言即下文是也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威戒不勤者二孔謂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盡曰我當勤之哉無有徒念我戒許以自勤而身竟不勤者無垢則謂今爾諸侯當無不用我慰安之言而曰勤其職事無或相訓戒以盤樂而不勤其職事少穎則謂典獄之官固當日勤其事而無相戒以不勤此二說少穎與無垢之意大率相似但經文本是曰字不當作曰字解蓋呂侯呼同姓諸侯謂汝等今日惟用相安慰而言曰各勤乃職無有待我再三戒之而猶不勤者蓋尤貴于勤也此下遂言所以當勤之意蓋刑殺之用乃天以是整齊亂民俾我人君主之苟典獄之人于一日之間能勤與不能勤則于斷獄之事有能善其終者有不能善其終者此事全在人之能勤與不能勤耳此所以不可不勤也斷獄之事所謂善其終與不善其終者謂如始蔽此獄盡心悉力推究裁決無所不至及意心乘之則其終于鹵莽滅裂而漫不加考矣此之謂非終若克勤之人則始乎如是終乎如是始終如一未嘗怠慢此之謂惟終然則非終與惟終其事豈不在人乎東坡則謂刑獄非所特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我爲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特以終者推得人乎此其意則以天齊于民爲一句惟終在人爲一句其說亦通故併存之呂侯上既言天之所以設爲刑辟者其意全在得人故于是責同姓諸侯謂爾庶幾能敬迎天命謂天意在此而汝則敬以迎合其意故謂之敬逆蓋謂爾諸侯惟當敬順天命而勤于蔽獄之事以奉承我人君可也此下遂言所以敬逆天命奉一人之意蓋人之斷獄所以有不當人心者以其有蓄怒之私介乎其心故有喜則鑽皮出羽有怒則洗垢索瘢者此豈足以敬逆天命哉然則今日同姓之諸侯要當如何雖其平時所畏者今不可以畏之故而重吾之法雖其平時所與甚休者今亦不可以休之故而輕吾之法惟致吾心之所敬而不敢怠于五刑之法使當重者重無愧于三德之剛而謂不重于太苛當輕者輕無愧于三德之柔而謂不至于太縱不輕不重而介乎輕重之間者無愧于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

至于首鼠而持兩端如此則是足以敬逆天命矣無垢則謂二孔之訓謂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蓋其心歉歉常若不足者然後于刑知詳審深思若人見畏遂自謂我可敬畏若人美譽遂自謂我有德美如此則有輕天下之心于刑獄必忽略鹵莽而民受其弊矣此說亦通但上文不甚貫穿耳故不敢從少穎則又謂此畏與休爲禍與福所謂雖畏勿畏者言雖有可畏之禍勿以爲畏所謂雖休勿休者言雖有可美之福勿以爲美惟當修德以總則五刑之用不可以不敬此其意則以今日敬逆天命不當以禍福介其心惟當壹吾一心之敬以不忽于五刑之用使刑用而德成耳此說亦可通故併存之夫敬用五刑不爲苛酷以成洪範三德則天下樂事其有過于此者乎此所以一人有慶也然刑罰之清亦豈獨人君之樂哉天下之民爲惡者無所容爲善者有所特則民亦與其樂矣此所以兆民賴之也天子樂于上萬民樂于下四海九州皆在和氣中此其安甯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已其惟惟永信乎其永矣此一節無垢說當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憚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爾遊具德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貴無垢不用我慰安之言而曰勤其職事無或相訓戒以盤樂而不勤其職事少穎則謂典獄之官固當日勤其事而無相戒以不勤此二說少穎與無垢之意大率相似但經文本是曰字不當作曰字解蓋呂侯呼同姓諸侯謂汝等今日惟用相安慰而言曰各勤乃職無有待我再三戒之而猶不勤者蓋尤貴于勤也此下遂言所以當勤之意蓋刑殺之用乃天以是整齊亂民俾我人君主之苟典獄之人于一日之間能勤與不能勤則于斷獄之事有能善其終者有不能善其終者此事全在人之能勤與不能勤耳此所以不可不勤也斷獄之事所謂善其終與不善其終者謂如始蔽此獄盡心悉力推究裁決無所不至及意心乘之則其終于鹵莽滅裂而漫不加考矣此之謂非終若克勤之人則始乎如是終乎如是始終如一未嘗怠慢此之謂惟終然則非終與惟終其事豈不在人乎東坡則謂刑獄非所特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我爲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特以終者推得人乎此其意則以天齊于民爲一句惟終在人爲一句其說亦通故併存之呂侯上既言天之所以設爲刑辟者其意全在得人故于是責同姓諸侯謂爾庶幾能敬迎天命謂天意在此而汝則敬以迎合其意故謂之敬逆蓋謂爾諸侯惟當敬順天命而勤于蔽獄之事以奉承我人君可也此下遂言所以敬逆天命奉一人之意蓋人之斷獄所以有不當人心者以其有蓄怒之私介乎其心故有喜則鑽皮出羽有怒則洗垢索瘢者此豈足以敬逆天命哉然則今日同姓之諸侯要當如何雖其平時所畏者今不可以畏之故而重吾之法雖其平時所與甚休者今亦不可以休之故而輕吾之法惟致吾心之所敬而不敢怠于五刑之法使當重者重無愧于三德之剛而謂不至于太苛當輕者輕無愧于三德之柔而謂不至于太縱不輕不重而介乎輕重之間者無愧于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若可罰若不可罰者也故于是又降罰從過蓋先王之法有過無大苟是過誤則直赦之不復罰金也

夫降刑而罰降罰而過至此則不敢刑矣呂侯之意非不欲其如此然刑雖不可苛而妄用亦不可弛而不用苛而妄用則濫及善良弛而不用則縱失奸究兩者皆有所不可故呂侯于降罰從過之後又極防其五弊蓋以用刑非不欲從恕苟容私情而恕無罪則又不可也所謂五過之施有五種之疵病者閱官也反也內也貨也來也官謂昔日同官今狥私而出其罪者又謂官吏爲賄託爲官反謂犯人舊有恩于斷獄之人今出其罪以報前恩者又謂詐反內人罪若疑而欲赦以從罰則其罰當出金二百鍰謂重一千二百兩故經言惟倍謂倍于百鍰也然亦須檢閱核實其罪而後罰不可輕易罰之故亦繼之閱實其罪剝罪謂則足之刑刖者絕也謂絕其足也剝者謂官也反也內也貨也來也官謂昔日同官今狥私而出其罪者又謂官吏爲賄託爲官反謂犯人舊有恩于斷獄之人今出其罪以報前恩者又謂詐反內人罪若疑而欲赦以從罰則其罰當出金二百鍰謂重一千二百兩故經言惟倍謂倍于百鍰也然亦須檢閱核實其罪而後罰不可輕易罰之故亦繼之閱實其罪剝罪謂則足之刑刖者絕也謂絕其足也劓

故姦吏多因緣爲姦。僭差紛亂。實由此生。故又告以無僭亂辭。謂用意定罪。不可用私意而紛亂其辭。僭者、差也。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曲也。凡此皆斷獄之大弊也。與獄者豈宜如此。苟于條倘無裁決不行。雖勿用之可也。豈可强生分別而至于僭亂哉。呂侯知此是斷獄之大弊。故又教之曰。斷獄不幸而至此。誠不可輕易。惟內察之以情。外佥之以法。內外兩盡。情法兩推。惟詳審者乃能之。故又繼之以其審克之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呂侯上所言刑罰輕重之序。皆是重輕之正理。又未能通輕重之變。蓋獄有情輕罪重、情重罪輕者。儻斷獄者徒知簡孚者則正以刑。不服者則正以罰。如此。則知刑而已。不知刑之中又有輕重之變也。故呂侯又告以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與輕重諸罰有權之說。其意蓋謂人有罪狀皆重。合服上刑者。于刑誠當重矣。然原其情。則適然而輕。謂如殺人已死。而非其本謀者。此罪重而情則輕也。如此者。則罪雖在大辟。推而使服下刑可也。或有罪狀皆輕。合服下刑者。于刑誠當輕矣。然原其情。則適然而重。蓋謂殺人不死。而乃其本謀者。此罪輕而情則重者也。如此者。則罪雖在小辟。引而使服上刑可也。至于墨劓則宮大辟諸等之罰。其或輕或重。則亦各有其權。亦謂罰當重而情乃輕。罰當輕而情乃重。此亦當因權制變。不可謂墨疑從罰。凡在墨者皆百鍰。宮疑從罰。凡在宮者皆六百鍰。又當有輕重之權可也。凡此皆是教有邦有土以制刑罰之變也。然此特緣情定罪者也。然時世又有不同。刑平國用中典。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或輕或重。或輕重之中。又有情當如此而時或不可如此者。則又當相時用法也。故又繼以刑罰世輕世重。是又欲其因時以爲輕重也。嗚呼。呂侯慈祥忠厚。至此極也。前告以如是者則刑。如是者則罰。是告以刑罰之正條也。既又慮其徒知刑之常刑。而不知刑之中有時而不可刑。徒知其當罰而不知罰之中有時而不可罰。于是又有原情定罪之說。然原情定罪。曲折已極矣。又慮其于情可刑。而或遺時爲新國。有時而不可用重典。于情可罰。而或遺時爲亂國。有時而不可用輕典。于是又有相時用法之說。進退籌度。抑揚審慮。呂侯之心。誠忠厚慈祥之至哉。呂侯上既反覆陳刑罰之說。此下又總其偏要之處而曉之曰。如前一節言刑罰之正條者。是惟齊者也。蓋罪在是。情在是。而刑罰亦當在是。適然均齊。是之謂惟齊。如後一節言刑罰之變例者。是非齊者也。蓋罪在是。或情不在是。或情雖在是。而于時世不可以如是。紛然不齊。是之謂非齊。或惟齊。或非齊。其未易審處如此。然善斷獄者處此。亦未嘗無其倫也。亦未嘗無其要也。蓋或在正條。或合變例。雖各不同。然或當因罪。或當原情。或當相時。固自有倫序也。或泛觀其罪狀。或反觀其心迹。或遠觀其時宜。亦自有當處也。故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一說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參差不齊如此。惟齊以不齊。則或刑或罰。必有倫理

而不亂。必有權要而不煩。其說亦通。故兩存之。呂侯上既極言刑罰之不可不審也如此。此下遂又言刑罰之關民休戚如此之甚。且罰則不刑。特使之出金贖罪。未嘗置之死地也。今也或百或倍。或倍差。或六百或千。其因罪出金人已極病。若此重斂。有所不堪。況刑加其體。或黥或劓。或刖或椓。或殺之死地。其爲病也。可勝言哉。此尤斷獄者所宜矜也。故呂侯遂勉之曰。所貴于斷折獄。淑非取其口才能聲色服人。使其不敢辨也。惟良善之人。其心忠厚。哀矜慘怛。不敢妄加人以刑。則其刑也。必無不合乎五刑之中矣。故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則罔非在中。此下又言察民因辭有不幸而至于參錯紛亂者。尤不可不察。蓋因辭自初鞫至于獄成。其辭始終如一。是之謂不差。若規鞫時其云然。至錄問則又變而爲他。錄問時雖則云然。至將以法加之。則又併與前說而背之。或呼冤。或翻悔。如今因所謂翻案者。是之謂差察。民因辭至于參差者。如此。則其罪固有果負冤枉而妄承罪名者。至獄成。則知其不可復生。遂有呼冤反悔而不復自顧其不可以苟生。遂亦呼冤反悔而至于參差者。如此。則所差之辭。惟不當從。是因辭至于參差紛亂之時。則其間必有不可從。其言而輕恕者。是之謂非從。亦有不可不從。其言而輕恕者。是之謂惟從。然則察辭而至于如此者。斷獄者將何處之。惟在我者先以哀敬處之。蓋哀則不忍。敬則不忍。不忍則不至苛用其法。不忽則不至輕用其法。故曰哀敬折獄。然在我者雖以哀敬而折其獄。而一人之見。豈能若衆見之明。一人之斷。豈能若衆斷之公。故必昭然開發刑書。如今律文是也。以此之書。與衆參差紛亂之時。則其間必有果負冤枉而妄承罪名者。至獄成。則知其不可復生。遂有呼冤反悔而不復自顧其不可以苟生。遂亦呼冤反悔而至于參差者。如此。則所差之辭。惟不當從。是因辭至于參差者。如此。則前所謂非可從者與惟可從者。此二事可以皆庶幾。合刑之中矣。故曰咸庶中正。呂侯自首至此。皆是反覆言用刑用罰二事其難如此。故又結之曰。如前所陳。其刑也。其罰也。雖雖然亦惟詳審者能之。故又曰其審克之。此經言審克者四。余皆以謂爲詳審者能之。說又審克作二意解。謂審則究人之罪。克則勝己之私。刑罰之事。惟能究人情勝己意者。可以無失。故言審克。此說亦通。呂侯訓刑。惟有邦有土言之。特詳反覆綢繆。其意尤切。如審克哀敬之類。皆有邦有土一節言之。非私于有土之君。當時百官列侯。大小臣庶。無不在庭。悉同聽之。特有邦諸侯得專誅殺威柄。此尤所當戒。故特呼其人而告之。呂侯上既反覆言刑罰之事已畢。然因辭尚在有司。皆折獄所當盡心。其事未關達于君。古者獄案既成。則大司寇以其成告于天子。天子聽之。然猶三宥。始行誅戮。故呂侯于此又告諸侯以獄成上聞于天子之法。成獄謂訊鞫囚辭。其案已成者也。故謂之獄。獄成而孚。謂所成之獄。皆是囚者誠確之辭。非是苛法鞫就之語。此是以其言皆之簡牘者也。故謂之獄成。然猶常鞫囚按照既成。臨欲結解。又須引囚再問。使自皆寫情實。若至此時而語無反悔。則始可謂之囚畢。今因辭最之案牘者既孚。見于口自輸寫者又孚。則是有定罪無冤情。可以上告子天子矣。故其刑所上之備。謂備錄前後辭語情款悉奏于天子也。然當此之時。斷獄者又不敢專斷。謂其罪止可如此加刑。又須并載輕重兩節。使天子更加詳審。或欲降重從輕。故呂侯又告之曰。其刑上備有幷兩刑。所謂輕重兩刑。謂如某

弊今法當如此。然從恕言之。則有時又未可以如此。咸輕咸重。更取聖斷。嗚呼。穆王之時。周道衰矣。不謂乃有哀矜惻怛如呂侯者。豈非去成康不試之時尚未遠。故猶有遺風餘韻也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呂侯又呼百官之長及與王同族姓者而告之也。朕言多懼。朕敬于刑者。蓋謂前所言所以委曲綢繆如是者。以刑獄爲性命所係。用之不當。上則天怒下則人怨。我實敬之。不敢輕易。故其言多有畏懼也。有德惟刑。蓋以刑獄之事。不可付之貪吏。則因緣爲奸。亦不可付之暴吏。付之暴吏。則窮極慘毒。惟有德者。其心慈祥。故其刑忠恕。此呂侯所以必有取于有德惟刑也。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者。呂侯謂天之設刑。非期于用刑也。民之所爲。或有偏陂不中者。天乃以刑而輔相之。使不中者歸于中也。然天雖有相民之心。而不能自致于民。故作爲配合天心而承其意。以從事。如人君如典獄者在天之下。以遂上天欲相之心。則配天而在民上者。其可忽哉。惟當明清于單辭可也。蓋單辭者。偏辭也。兩造之辭。則曲直易分。一偏之辭。則譽或過實。毀或損眞。任一人之自陳。無衆佐之辨白。此尤聽獄者之所難決也。故惟明不容蔽。清不容姦者。可以聽之。此呂刑所以有取于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者。呂侯上既言單辭當明清以聽之。此又言單辭雖不可輕聽。而兩辭不可不察。兩辭。卽前所謂兩造之辭也。呂侯謂民有兩家爭競。曲直不分。則紛紛淆亂。無由自定。惟得典獄者執中道以聽之。不偏于彼。亦不偏于此。則中其慘當其罪。枉者得以申。惡者無所逃。民安得而不治哉。此所以謂之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謂獄所以有兩辭。由曲直不能決。故求決于典獄之官。今乃不循公理。不別是非。而乃私于其家。而黷貨以鬻獄。遂至以曲爲直。認非作是。豈足以致民之治哉。此呂侯所以惟欲其中聽而不欲私于家也。呂侯旣言兩辭不可以私于家。而至于黷貨以妄決。于是遂戒之曰。緣獄得貨。難足以致一時之富。實非以爲資也。惟府聚罪惡。至于罪大而爲功。則天必報之以永禍。此言辜功。如經言凶德暴德一同。凶暴豈德也哉。自凶暴者言之。則自以爲德。聚非自黷貨者言之。則以此爲功耳。然則官伯族姓所當長久深畏者。果何事哉。惟此天罰而已。然天之所以降此罰者。又非天不以中道待人而過爲此酷罰以毒夫人也。惟以人之爲人。在乎性命。今私家鬻獄。不循公理。滅人性命。自貽天罰。豈誠天之不中哉。然則天罰所以有時過暴。不遺其中。以加于庶民。如苗民之遏絕無世。皆天罰之不極者。非天之私也。皆在我自無善政在乎天下。如苗民以虐而天則報威耳。此又呂侯以禍福之說恐官伯族姓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前此皆是呂侯告當時在庭之人。乃爲當時慮也。此呼嗣孫。乃謂內而百執事。外而衆諸侯。凡爲嗣世之子孫者是呂侯乃爲後世慮也。嗚呼。穆王之時。周道衰矣。不謂乃有哀矜惻怛如呂侯者。豈非去成康不試之時尙未遠。故猶有遺風餘韻也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呂侯又呼百官之長及與王同族姓者而告之也。朕言多懼。朕敬于刑者。蓋謂前所言所以委曲綢繆如是者。以刑獄爲性命所係。用之不當。上則天怒下則人怨。我實敬之。不敢輕易。故其言多有畏懼也。有德惟刑。蓋以刑獄之事。不可付之貪吏。則因緣爲奸。亦不可付之暴吏。付之暴吏。則窮極慘毒。惟有德者。其心慈祥。故其刑忠恕。此呂侯所以必有取于有德惟刑也。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者。呂侯謂天之設刑。非期于用刑也。民之所爲。或有偏陂不中者。天乃以刑而輔相之。使不中者歸于中也。然天雖有相民之心。而不能自致于民。故作爲配合天心而承其意。以從事。如人君如典獄者在天之下。以遂上天欲相之心。則配天而在民上者。其可忽哉。惟當明清于單辭可也。蓋單辭者。偏辭也。兩造之辭。則曲直易分。一偏之辭。則譽或過實。毀或損眞。任一人之自陳。無衆佐之辨白。此尤聽獄者之所難決也。故惟明不容蔽。清不容姦者。可以聽之。此呂刑所以有取于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者。呂侯上既言單辭當明清以聽之。此又言單辭雖不可輕聽。而兩辭不可不察。兩辭。卽前所謂兩造之辭也。呂侯謂民有兩家爭競。曲直不分。則紛紛淆亂。無由自定。惟得典獄者執中道以聽之。不偏于彼。亦不偏于此。則中其慘當其罪。枉者得以申。惡者無所逃。民安得而不治哉。此所以謂之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謂獄所以有兩辭。由曲直不能決。故求決于典獄之官。今乃不循公理。不別是非。而乃私于其家。而黷貨以鬻獄。遂至以曲爲直。認非作是。豈足以致民之治哉。此呂侯所以惟欲其中聽而不欲私于家也。呂侯旣言兩辭不可以私于家。而至于黷貨以妄決。于是遂戒之曰。緣獄得貨。難足以致一時之富。實非以爲資也。惟府聚罪惡。至于罪大而爲功。則天必報之以永禍。此言辜功。如經言凶德暴德一同。凶暴豈德也哉。自凶暴者言之。則自以爲德。聚非自黷貨者言之。則以此爲功耳。然則官伯族姓所當長久深畏者。果何事哉。惟此天罰而已。然天之所以降此罰者。又非天不以中道待人而過爲此酷罰以毒夫人也。惟以人之爲人。在乎性命。今私家鬻獄。不循公理。滅人性命。自貽天罰。豈誠天之不中哉。然則天罰所以有時過暴。不遺其中。以加于庶民。如苗民之遏絕無世。皆天罰之不極者。非天之私也。皆在我自無善政在乎天下。如苗民以虐而天則報威耳。此又呂侯以禍福之說恐官伯族姓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前此皆是呂侯告當時在庭之人。乃爲當時慮也。此呼嗣孫。乃謂內而百執事。外而衆諸侯。凡爲嗣世之子孫者是呂侯乃爲後世慮也。

之子孫者。是呂侯乃爲後世慮也。嗚呼。呂侯之慮及乎此。則呂侯之爲人也。呂侯謂凡諸嗣世之子孫。自形于長慮卻顧者如此。其意果有窮已哉。此吾所以益敬呂侯之爲人也。

今日已往。將何所監觀。所監者豈非德與民之中乎。蓋德與中理便是受攷所得于天者。初無二義。但呂侯欲嗣孫蓋其在我與其在民者。故分德與中而言之。蓋典獄之人所以斷刑者。由其無德。而民之所以犯刑者。以其失本然之中。故顚倒錯繆。陷于刑戮而不自知。使典獄者在我能監于德。則忠厚慈祥之人也。豈至于斷刑于民。能知其性之本中。則于其陷于刑也。必知其爲不幸。而求有以生之。使之改過自新。此又呂侯推原措刑之所自者而告嗣孫也。嗣孫豈可不庶幾明聽此訓哉。故繼以尙明聽之哉。此下遂言任是刑事者。惟哲人能之。蓋哲卽德與中所發見者。人惟私欲橫生。昏蒙其天資。故爲愈爲暗。若天理渾然。本無貿亂。則此德此中。凝然湛然。如水如月。物來能明。事至能斷。其爲哲也孰甚焉。是故哲人之斷刑。則能照是非。別邪正。重輕高下。洞然無遁。故因辭之來。雖紛紛之衆多。無有疆界。無有窮盡。而哲人處之。皆附著于五刑之樞處。所謂極者。乃總要之地。蓋極雖多。泛觀約取。其中必有總要綱領之地。若昧者昏之。則有後世文書盈几格奧者不得。而觀之患。若哲人處此。則如設鏡于堂。妍醜立辨。激水于江。星斗自陳。總要綱領。豈逃監觀之下哉。則其于人也。故用法咸得其中。于己則自天降鑒其慶。故曰咸中有慶。呂侯告嗣孫至此而止。其下二句。總結一篇之意。凡同姓異姓諸侯及官伯族姓。皆受人君之善兼者。豈可不監觀我此祥刑之書。蓋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于罪。乃其不幸。故民曰嘉師刑錯主于刑人。然刑豈究所以扶良善。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近世有識者皆爲之說曰。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夫能以不祥爲祥。以惡爲嘉。而後知用刑之道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

文侯之命

无垢謂。予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而立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殺幽王。虜褒姒。首文侯與鄭武公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以史記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春秋之作。始于隱公。其亦以是乎。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邪苦求死之不給。豈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讐。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讐乎。今其書有闕文。不能無疑。然以理推之。平王之心。固未嘗忘殺父之讐也。天王狩于河陽。書曰。晉侯召王。此夫子之筆也。夫子之意。蓋以爲天王雖爲晉侯所召。然實有討逆之心。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見其實。此夫子之深意也。平王之心。蓋亦如此。其東遷之初。未能自振。故其言如此。然其心實未嘗忘讐也。觀其命文侯之辭。則其心可見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此文侯之命四字。亦是舊竹簡所標之題。此書言言王若曰。必非平王之言。乃代言之臣順王意而言之也。蓋此下言閔予小子。必在居憂。故代言之臣爲之言也。按春秋左氏。晉文侯名仇。今呼義和。則義和者。文侯之字也。字而不名者。以有擁立之功。故不敢名而字之也。天子于諸侯。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晉侯。唐叔之後。乃同姓之國。故稱父。不曰伯父叔父。直曰父者。孔穎達謂尤親之也。平王將言今日之難由無賢臣所致。故先言文武雖大聖。猶賴賢臣之助。丕顯者。言文武有大明之德也。既言丕顯。又言克愼明德者。謂大明之文武之德雖如是之不可扮。常人處之。必咬嚷夸人。文武則能護愼自持。而無怠慢矯僞之失。惟其如此。故上則昭然登升于天。下則敷布其聲聞于民。蓋明德者。天之心也。亦民之心也。惟文武能謹愼是德。故昭升敷聞皆自明德中來也。惟文武能上格于天。下格于民。故上帝乃以其非常之命而集于文武之身。如鳥之集木。亦謂之集也。蓋上帝雖遠。而明德之中。常有上帝在于其中。猶鑑于堂。緇水于庭。太空無不影見。然則文武有明德而上帝集厥命者。文武非求上帝之集。上帝亦非有心而爲文武之集。蓋明德愼子此。上帝集于彼。猶水鑑中之太空也。豈特然而物哉。平王既言文武以明德得天命有天下。將見今日之事由無賢臣之助。故其遂言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其意蓋謂文武雖大聖。所以能集上帝之命而爲開基之聖主者。亦由先世爲百官之正長。如周召毛畢諸公能左之右之。顯顯然承事其君。故其君于小大之謀猷。謂誠謀大事。或謀小事。人無不皆從其令。謂天下心悅而誠服也。惟文武以下諸君。如此。此文武以下。遂言已無賢臣之咸康穆王至于宜王。凡爲平王之先祖者。所以能安然在于天位而爲天子也。此下遂言已無賢臣之意。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平王上既言文武以得賢而有天下。此又嘆而自傷。謂己遭此大變。由無賢臣之故也。嗚呼、嘆辭也。閔、傷也。嘆而謂可傷哉。我小子今日嗣幽王而立。乃遭夫大禍。謂幽王爲犬戎所殺也。平王既國破父死。故于斯民所資之德澤。皆殄絶而不及于民。凡我國家自后稷積累至于文武成康。有紀綱法度純全大備者。今皆侵傷無復有存。則天降災禍。可謂甚矣。然就治事之臣而言之。則亦當時所用之人皆新進少年。無有老成耆艾與俊傑者在位而服其事。惟其無賢臣左右彌縫。故我雖欲力自振刷。亦不能也。故曰予則罔克。平王既言在位百執事無賢。則我不能辦事。則又應同姓諸侯中或有能匡國家定社稷者。故又言曰。百執事之人雖不可得而知。同姓諸侯在祖在父行者。其誰能發我身之陷于大變而力救之歟。一說謂平王于此蓋直指晉文侯鄭武公而言。謂百執事無賢。而我不能自振。今也幸而同姓諸侯在祖在父行如晉鄭者。乃惟能恤我之身而擁立之。故特言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此說最貫穿。平王既指晉鄭而言。乃又嘆曰。此同姓諸侯在祖父行者。識有功于我。我所以得永安其位也。平王既歸功于晉鄭。而是時晉功尤大。故特命爲伯。直特呼父義和而褒美之曰。爾祖唐叔有功周室。今爾靖幽王之難。擁平王之立。則是汝實能揚乃顯祖唐叔之功也。汝既立功揚先祖之名。則自今日以始。汝當如何哉。惟法文武之道。以會合繼續平王之心可也。蓋言以文武爲法。此平王之心也。今也。合平王之心以定謀。繼平王之心以有作。使繼志述事于前文德之主者。實有望于文侯也。平王既言文侯之功如此。而法文武者又當如此。則美之與責之者至矣。故又翻明前意而更美之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者。戰功曰多。平王謂文侯汝之功誠能修整捍衛我于艱難矣。當時爲臣如汝者。我實善汝也。蓋賚之又美之。所以激其心。使益堅其志。以奬大王室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平王上既備述文侯之功。故于此又呼文侯之字而賜賚之也。其歸、謂文侯當歸爾晉國。以臨視爾之衆民。安寧爾之邦國也。无垢謂。晉侯扶立平王。是平王心服之臣也。當如周公例。稱相朝廷。其子如伯禽例。繼侯晉國。乃與之論撫賢使能。輕徭薄賦。選將練兵之道。以誅申侯犬戎。以雪幽王之仇可也。乃曰其歸親爾師。寧爾邦。可謂不知輕重矣。此論極高。平王既遣文侯使歸晉國。故此遂用賜文侯秬鬯弓矢輿馬以光寵其行也。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搗鬯草以釀秬黍爲酒。取其芬香調暢。遂用以灌神。今文侯有大功于王室。能昭乃顯祖。示能發揚德之光也。此經只言賜秬鬯。不云圭瓚。而序乃云賜圭瓚。詩美宜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蓋有秬鬯必有圭瓚。酌之。今平王既賜秬鬯。故序書者知其必賜圭瓚也。卣中盛鬯。孫炎曰。盛鬯上彎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旁彆之間。即臨象、盛著、山大六旁是也。然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鸞黃彝。此乃云在卣者。孔穎達謂。祭時實酒于彝。未祭則盛于卣。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嗚呼、嘆辭也。閟、形弓、赤弓也。旅弓、黑弓也。穎達謂彤字從丹。旅字從玄。故知彤赤、旅黑也。弓矢一色。故彤弓彤矢。旅弓旅矢。諸侯賜弓矢乃專征伐。蓋命爲方伯乃賜之。此今平王命文侯爲方伯。故以此爲賜。馬四匹。一乘馬也。皆武備。故命方伯賜之。既賜以旌賞之物。此下乃戒以歸國之後當勉其職。父往哉。謂文侯今往歸其國哉。惟當愼柔遠者。容忍近者。蓋謂能與耐字通。故知能有忍耐含容之意。孔氏以謂欲柔遠者當能柔邇。其意蓋謂柔遠自近始也。此說亦通。惠康小民。蓋小民尤難以恩懷。故恩惠所安。尤貴先及于小民也。于此二事。行之必勤。無荒廢此事而徒自取安甯。常用此道以簡閱登恤爾所都之國。而成爾顯明之德。蓋文侯擁衛王室。前功甚大。今又當柔遠能邇。惠康小民。以成其安民之顯德。无垢謂。此皆格言也。平時所飭戒爾居蔽恩之世。正當以復君父大讎爲急。而乃爲此優游之言。若居衰弊成康之世。深見平王不孜孜于大計也。與東坡亦同。特併錄之。

費誓

伯禽、魯公、諸侯也。而其書得附于帝王之後者。无垢謂。平王之後。孔子知王道不可復得。如伯禽之治兵。穆公之悔過。則可以庶幾于王道。故升二書以補之。攷无垢此意。亦如孔子所謂舉人吾不得而見。得見君子之意。无垢詳說。見秦誓解中。費、魯東郊之地。蓋子是時魯侯伯禽方就侯國。居曲阜之地。徐戎淮夷遂與兵侵伐伯禽。而伯禽誓師于費以禦之。故其書謂之費誓。无垢謂。靶伯禽之飭戒。一何嚴哉。蓋軍事性命所在。一失其幾。所害非一夫性命所在。其可不嚴耶。甲胄、干戈、弓矢、矛刃、馬牛、臣妾、糗糧、幹芻、無不告戒。其防微早慮如此。想其所以待敵者。無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矣。乃知三代用兵如此。而襄公不鼓不成列。陳餘不用詐謀奇計。以謂行仁義。豈魯公周公之子。用兵亦如此其謹哉。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孔子序費誓一篇之大旨也。无垢謂。夫伯禽始宅曲阜。徐夷乃興。兵遂來侵伐。何也。豈以爲周公私其子故特爲此舉乎。昔舜始受禪。四凶伏誅。禹始受禪。有苗不服。蠻夷小人乘間投隙。每每如此。不足怪也。此聖人所以明明書之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蠻夷之心可見也。經言徐戎淮夷。此言徐夷。併言之也。故係以並興。此二種皆在魯東。古者建國。郊外皆有門。以爲捍禦。今二種作亂。于魯之東境。故魯之東門爲之閉而不開也。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此費誓二字。亦竹簡舊標之題也。公曰嗟。人無譁。聽命者。伯禽將誓衆。欲其靜以聽命。故戒以無譁譟。孔氏謂。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常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于是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之諸侯。故得行簡以征徐戎淮夷。此其意謂伯禽所謂嗟人。乃此七百里之諸侯也。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

茲、如云前此與往者。蓋謂往者徐州之戎與淮浦之夷並起爲寇以侵撓我東郊也。孔氏謂四夷之名、東方謂之夷。西方謂之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馭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伯禽時。徐夷並興。常宜王時。亦命召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由此言之。則此所謂徐戎淮夷者。乃若今之溪洞諸蠻是也。无垢謂。成王時。三監及淮夷叛。宜王時。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士。是三代徐戎淮夷。屢爲中國之患。而始皇獨逐出之。可謂能除害矣。先王似乎此一事有不及焉。然始皇知逐淮夷徐戎。不爲中國害。而不知逐趙高李斯。使不爲子孫害。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召公伯禽與程伯休父。以此觀之。不愛中國有戎夷。第愛朝廷無忠臣耳。此高見遠識也。故特備書之。善歟。乃若甲胄甲身鎧也。胄兜鍪也。鎧也。穎達謂經典皆言甲胄。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名。蓋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有害有惡。故令敕簡取善者。孔氏則以敕訓簡。鄭氏則謂敕乃穿徹之。謂甲縅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此以敕爲整治之意。二義皆通。故併存之。敵乃干干楯也。安國謂施汝楯紛穎達廣其意。謂楯無用力處。惟使繫紛于楯。故以爲旋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持之。以爲飾。鄭氏亦云。敵猶繫也。以此推之。則敵乃干乃繫汝之干也。無敢不弔。弔至也。謂或敵或敵。無有一事敢不極其至也。无垢謂。此見古人自衛之密也。蓋甲胄干楯皆自衛之器。既善且至。則執兵者不受弓矢鋒刃之苦矣。備乃弓矢。古者每一弓百矢。弓十矢千。其數欲其備足。故云備也。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者。孔穎達謂。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者。其文互相通也。無敢不善者。謂無一事敢不盡其善也。或言弔。或言善。亦互文也。无垢謂。用弓矢戈矛鋒刃。豈戲事哉。將以保國家而禦寇。一有不善。則身且不保。況禦寇乎。善之爲言。精治之謂也。伯禽講武治糧。申令于費。費非戰地也。使庶戰于城下。則伯禽爲無謀矣。蓋其平居無事。讀烽燧嚴斥堠。遠一有動意。此已早正素治以待之矣。而其間應變爲計。對機而謀。則造神入妙。與造化同功。不如是何足以爲周公之子哉。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又戒費地之人。恐有舊設陷穽取野獸者。今日不除。必傷在軍之牛馬。其下併及牛馬風逸。臣妾逋逃。與爲寇賊攘竊之事者。蓋馬牛爲車戰及負載之用。尤軍事所急者。故伯禽于是戒之曰。今日惟大放捨平日所牿之馬牛。使放牧于費地。牿。即閑牢之類。所以閑制牛馬。如桎梏然。使不得奔逸。故謂之牿也。惟其放散所牿牛馬。牧于費地。故戒在費地之人。或平時爲擭以取猛獸者。今則杜而絕之。爲穽以取小獸者。今則窒而塞之。擭、穽、皆捕獸之器。穿地爲深坑。又設機于上。以防其躍出者。謂之擭。穿地爲深坑。使入不能出。其上不復設機者。謂之穽。擭有機。故絕之。穽惟坑耳。故塞之。所以欲其杜且塞者。蓋欲其不至于傷所牿之牛馬也。不言牛馬。直言牿者。以上言牿牛馬。此承上文。惟言牿。則牛馬可知。

矣。若旣戒之後。不杜不窒。至于傷牿。則自有行軍傷牛馬常刑以加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謂馬牛或因風而至于奔逸。臣妾或因罪而逃走。軍行隊伍。各有車乘與糗糧。故各有臣妾夫馬牛因風而奔。臣妾因罪而逃。于人情所當逐之。使反故伍。今伯禽乃戒之使不敢越隊伍而妄逐者。蓋軍事尙嚴。行有號令。居有部伍。使不聽號令。不守部伍。則無綱紀。奸人將乘此以爲亂。其衆其害豈細事哉。旣伯禽所以于馬牛之當逐。戒不使逐。臣妾之當捕。戒不使捕者。恐其越次而追。則亂其衆故也。然伯禽旣使在部伍者不得越逐馬牛與臣妾。則因奔逸逃亡而至于他隊者。彼必就而獲之。而故主不復可得。故又戒之曰。若馬牛因風而逸。臣妾因罪而逃。自此隊奔而至于他隊者。誠能因其來而收取以敬復還其舊主。我則量其馬牛臣妾之多少。而商度以等級而賜賚于汝。如此。則失物者不憂必失。不萌妄逐之心。以亂衆。得物者不敢苟得。不萌固執之心。以憤衆。伯禽旣戒衆使無越逐。己物與復還人物。又恐有未必從其令者。故又以刑懼之曰。我上戒汝。使失物者不得越逐。與既得物者乃不復還本主者。是汝違吾之令也。違令者自有常刑。汝不可不畏也。无垢謂。古人舉事。動有深意。如不得越逐。疑于委弃。使人心不平。然不復者有刑。則馬牛臣妾將不待逐而自歸其處。事類如此。則豈復有設機穽以取獸。而或敵或敵。無有一事敢不極其至也。无垢謂。此見古人自衛之密也。蓋甲胄干楯皆至而取之曰擭。將盜人物曰竊。以言調人曰誘。伯禽上戒乃越逐者與不復者。此則豈止越逐與不復而已。乃舉行攻劫。物至攘取。越人垣墻以盜竊人之牛馬。引誘人之臣妾。如此則亦自有常刑。此三言常刑。則同而故又戒之曰。汝等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若敢如此。在軍亦自有常刑。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所以爲刑則異。蓋此三事各有常法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前所戒。乃是未戰時事。此乃將出征之事也。故前皆言常刑。此則言大刑。與無餘刑也。伯禽謂。我將以甲戌日往征徐戎。不言淮夷者。蓋前已言之。此從省文。汝等凡在軍者。須當峙汝之乾糧。峙、具也。謂儲之使其足也。乾糧謂之糗糧。鄭衆以謂炙大豆及米。說文以爲炙米麥。鄭元以爲搗炙穀。其說雖殊。要之或以豆。或以麥。或以穀。皆可。至于炙之使熟。搗以爲末。則同也。蓋兩軍相當。兵戈相持。不復炊爨。不事七箸。故爲此乾糒以充飢也。其或有辦糗糧不能多致。乃至用之不及。則軍必乏食。戰必不力。利害非輕。故加之以大刑。蓋死刑也。以糗糧不及。則士飢不可戰。六軍皆不可保。所以有一人不及。則加以大刑。蓋戮一人以警百萬人也。夫徐戎淮夷。因伯禽初立。肆其侵侮。以當懲之計可也。何至往征其國。以深入其地哉。東坡謂。伯禽初至。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而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則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此所以必往征戰其國也。魯人三郊三遂者。專指魯人而戒之也。前不言魯人。惟言峙乃糗糧。自此乃言魯人。蓋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諸侯。是時皆率以同征徐戎。糗糧食當各自營持。故前不言魯人者。謂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此下楨幹爲

爰非道國所能自役故特資之魯人所以言魯人三郊三遂者郊卽鄉也天子六鄉六遂出戰則爲六軍而六卿將之六鄉爲正而六遂副焉國外百里爲郊而鄉在焉故鄉亦曰郊二百里爲遂諸侯之國亦然特大國三鄉三遂耳故云魯人三郊三遂也孔氏謂郊遂之人布在國外四面而居不云四郊四遂而云三郊三遂乃東郊不開其地被兵故不使供楨幹與鋤菱要之不必如此說既是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則大國爲鄉遂者總四面而言止于三耳不必更泥東郊不開之說以爲有四郊四遂也蓋指四面言之則可以言四郊故雖天子亦可謂之四郊今既謂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則是計人數而言計四郊內外共有三鄉三遂不當更四郊之說也楨築墻所立兩木也幹乃墻兩邊障土者詩謂之緒版伯禽謂汝郊遂之人當具汝楨幹我于甲戌日將築墻壁以備不虞蓋古人用兵不敢自以爲必勝常視彼以爲不可勝則不至于輕敵而致敗自古敗軍覆將皆生于將驕卒惰若視彼爲不可勝則將卒必不驕惰是故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者也猶且嚴執非敵況其他乎然則伯禽以甲戌日征徐戎復以甲戌日築墻壁蓋慮其或有不可勝而預爲捍禦之具乃且攻且守萬堅萬全之策也孔氏則以此爲築距堙之屬距堙乃土山闕敵城內者其意則謂既以甲戌日征不當又以甲戌日築故以此築爲于彼往征之處築土爲山以闚敵城虛實也此恐未然東坡之意則謂徐戎侵掠東郊若據城守之則敵人必爭土功亦無時可成伯禽于是以甲戌日征其巢穴攻其必救則東郊不攻自解乃卽以是日興版築之功則功可易成此亦一說也皆不若前說爲得古人用兵之深意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者謂魯人若不供此楨幹有妨版築之功使徂征之舉一有少挫撓無策則一敗塗地爲害非常故加以無餘刑非殺有數說東坡謂刑汝不遺餘力但不殺耳少穎則謂刑至此極非止于殺也孔氏則謂刑者非一然亦非殺汝其意則謂父母妻子同族皆坐之程公既引過歸己則峭滬之辰實若程公身自致之故序書者發明此意言程公伐鄭而不言三帥之行言還歸作秦誓若程公還歸作誓而不言三帥之歸蓋所以深明程公今日之悔非矯情飾僞以冀無能濟達于政練于兵克見于費嘗知周公教子有方也孔子序書蓋取此也

秦誓

伯禽、程公等、諸侯耳、與夏商周帝王之誓也而以諸侯之誓係之也乃孔子之深意王者之迹熄則大雅降爲國風王者之道亡故秦程升而係三代于詩見其言于書見其意曰平王錫晉文侯而言不及于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則申侯犬戎庶幾可殲得如程公之悔過則聰言用賢而周

家中興如此則庶幾于王道矣故取秦程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平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程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故特存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按左傳及史記魯僖公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撤去戍兵令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而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帥師伐鄭襲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還使假道從秦伐鄭道經晉之南境蓋于河南之南崤嶔之東面秦乃不假道于晉是歲晉文公卒襄公卽位三十三年秦師及滑滑晉地也鄭商人弦高將牛十二欲市于周過秦師恐爲所掠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襲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人旣謀洩又以不假道于晉之故乃滅滑而還晉襄公以國有大喪而秦越境伐鄭師行不告又因來伐襄公乃墨衰絰以夏四月侯其師還扼之于崤澠敗其師而獲三帥焉是時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乃爲三帥請于襄公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襄公許之乃歸其三帥白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穆公素服郊迎鄭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穆公于是悔過作爲此書史官錄之乃作此秦誓之首由是言之則伐鄭者雖穆公之意其實乃孟明西乞白乙三帥將兵以行非穆公親行也逮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迎乃悔過作此書非穆公還歸作此誓也今彼書者言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者秦穆公親將兵伐鄭旣還乃作誓自悔此其故何也蓋將兵伐鄭乃三帥自行實穆公使之今穆公旣引過歸己則峭滬之辰實若穆公身自致之故序書者發明此意言穆公伐鄭而不言三帥之行言還歸作秦誓若穆公還歸作誓而不言三帥之歸蓋所以深明穆公今日之悔非矯情飾僞以冀孟明異日焚舟之舉也其悔過也實若己之自爲也此孔子所以取于秦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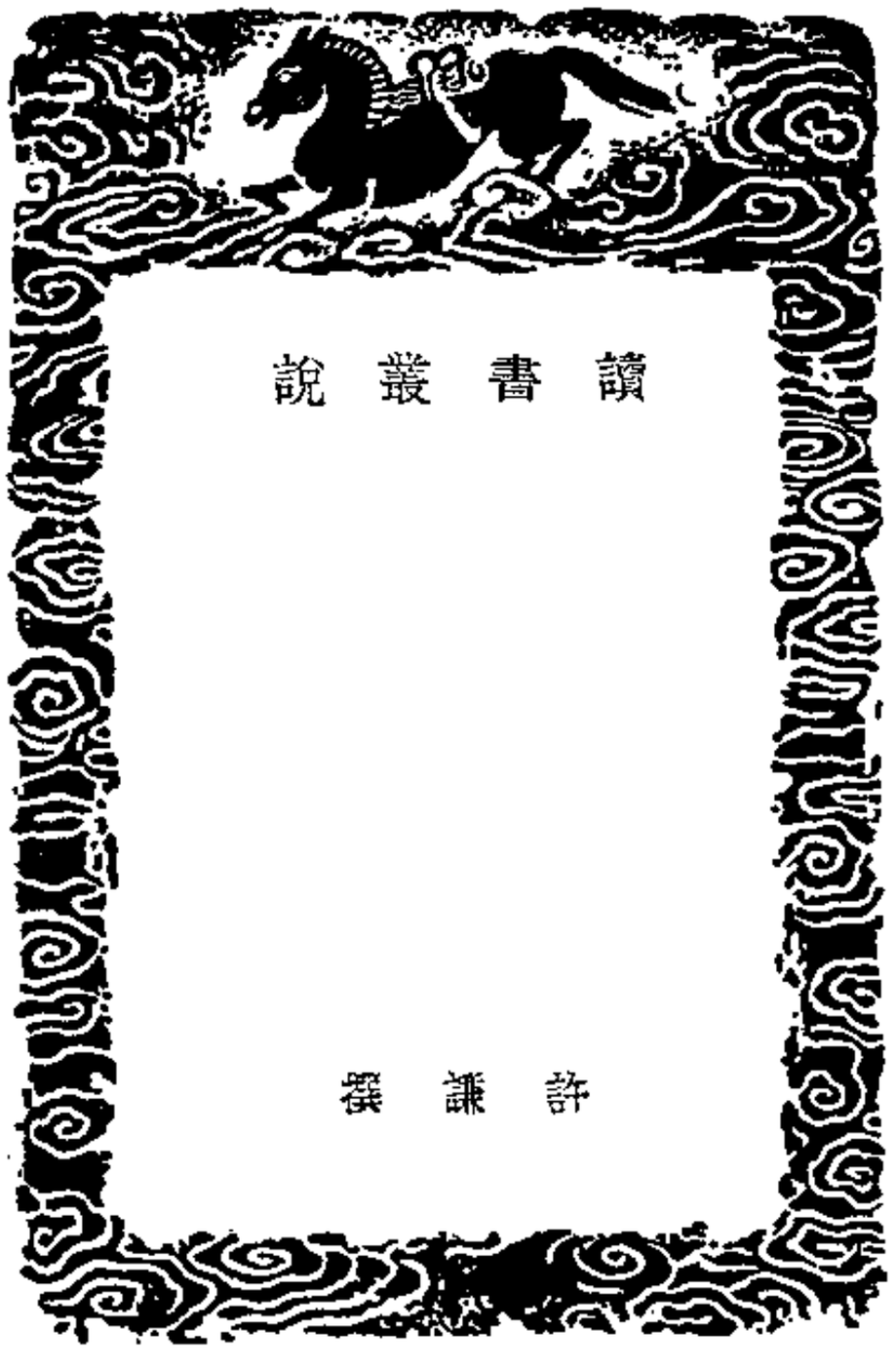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秦誓二字亦竹簡所標之題也無垢謂心靜則氣一心亂則語譁心靜氣一則言出于口而理人于心故誓三軍多以無譁爲戒此論甚善程公謂嗟哉我此朝廷之士皆靜聽我戒無讀譁我以告汝者皆衆言之總要無垢謂天下言之至要者莫大乎悔過人君而悔過則改過而知非舜跖之分奚擇之判在此一念則悔過之言豈得不爲衆言之首乎程公將出悔言故先引古人之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孔氏以訖訓盡自訓用若訓順盤訓樂謂人能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無垢則謂自若者自如也自如者民安俗樂業仰事俯育皆得其所如漢文帝時深遠之民如八九十者嬉戲如小兒狀此

自若也。使民蓋自若。皆得其所。天下之樂。其有多于此者乎。此二意。孔氏則謂。人盡用順道。則多樂事。其意則以遠老成之言。取崤澠之辱。乃不用順道所致。無垢則謂。民得自如。則君有餘樂。今日遠老成之言。使崤師之敗。斯足肝腦塗地。豈得爲自如乎。此所以不樂而悔過也。此二說皆有意味。無垢最爲明白。故特從之。穆公既言民自如則君多樂。然以此理而責人。則亦何難之有。惟我不明此理。一旦人以此理而責之我。乃受其所責。不旋踵而改過。如水流下。無有澁礙。此乃難耳。穆公言此。蓋悔前日不能受蹇叔之責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穆公言此。以前日不能受蹇叔之責。至于敗師。其心亟思欲改過自新。而日月益以疾行。我深恐日月不復再來。而我改過之無日也。此蓋穆公急欲改過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者此穆公指蹇叔而言。謂執古義。與我謀者。我則曰此未能就我。謂士之功。而我實忌而惡之。不用其言。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此穆公指杞子等而言也。謂徇今日目下一時之利。以爲我謀者。我則不暇遠慮。而姑且親而信之。此乃穆公力陳己過。備述所以致敗之由也。雖則云然。尚欲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者。穆公謂。我所陳己過。其言雖如此。然我從今日已往。庶幾謀事必問此黃髮之老如蹇叔之流者。則必可以無過矣。此乃穆公悔過而求所以自新之意。謂今日之事。莫如違杞子而用蹇叔也。無垢謂。觀穆公之意。自此待蹇叔益隆。而舉用孟明之師以伐晉。假與此之人之蓋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極形容其有容之量也。傅曰。人技若己有。樂善之至。人美聖不啻如自口出。心好之至。蓋技才也。才在外。故第曰若己有之。聖德也。德在內。故必曰心好。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蓋無窮。此其好有德之親切。不又甚于視有才者之若己有之乎。是眞實能容。不待勉強矣。是能容之大學引此作寔。釋詁寔即訓是。秦穆王訓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謂是爲寔。則是寔同也。謂其實能容之如此。則必能廣致賢以圖治功。子孫者。我之子孫也。而是人能保之。蓋謂其成憲。被其餘澤。子孫之利。莫大于此也。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是人能保之。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亦莫大于此也。一己之技能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無窮。大臣惟不用己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衆。而福之集國者遠。亦職有利。即孟子所謂好善優于天下。況爲國乎之意。是以上文古謀人良士而思好賢樂善之人。爲蹇叔言之也。穆公既思君子之治。其有利如此。而又惕以小人之亂。故于此又反言之。以決其殆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謂見人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人美聖。違背壅蔽之使不得上通。冒蔽也。大學作媢。鄭元注訓忌。違背違之也。鄭元大學注訓戾。義俱同。達即窮達之達。大學作通。說文云。通達也。是可互訓。先儒說解俾不達極當。其不能容也如是。是可決其實不能容。其於我子孫黎民。尚能保乎。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此因上文今謀人及截截善諞言者而言。爲杞子言之也。穆公形容能容不能容之情狀利害。可謂至矣。蘇氏謂。論此二人。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之杭阨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上既形容能容不能容之情狀利害故於此又申繹上意、杭如木之動搖、阻如阜之圮壞、不安也、懷、安也、傅又訓懷爲歸、解曰爲民所歸釋言、懷訓來、是有歸義、但釋詁以懷與安定同訓、故鄭元揚之水箋以懷爲安、此蔡懷當爲光蔡安定、傳義非也、蹙、一人之非蔡懷則庶幾所任一人之善、一人、指于理、蓋程公當不徒望之大臣、尤宜望之一己、大臣說、先儒諸說以一人爲程公自稱之辭、似亦無背詞、非止勸者之事、幾于王道、有可爲後世法者、此與悔過作誓之旨正合、故併存之、秦誓一篇、悔過之所以用人矣、愼斯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惜乎程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錄于書末之徼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



讀書叢說

許謙撰

讀書叢說卷之一

按四庫書目云三卷五卷原缺十四頁

元 東陽許 謙撰

書五十八篇

今文三十三篇伏生所傳凡二十八篇而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因古文出後方別出此五篇故成三十三篇

虞書四伏生爲二篇

堯典。舜典。復出。

皐陶謨。益稷。

夏書二。

禹貢。甘誓。

商書七伏生爲五篇

湯誓。盤庚上。

西伯戡黎。微子。

周書二十伏生爲十九篇

牧誓。洪範。

酒誥。梓材。

召誥。金縢。

洛誥。大誥。

多士。康誥。

無逸。君奭。

康王之誥。復出。呂刑。

古文二十五篇

虞書一。

大禹謨。

夏書二。

五子之歌。允征。

商書十。

仲虺之誥。湯誥。

太甲下。成有一德。

周書十二。

泰誓上。泰誓中。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

君牙。冏命。

虞書十一篇。

汩作。九共九篇。

帝告。釐沃。

商書十八。

夏社。疑至。

肆命。徂后。

原命。仲丁。

周書八。

分器。旅巢命。

將蒲姑。賄肅愼之命。

漢文帝時。今文二十八篇出於伏生。即命學官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治之。（史記儒林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漢蔡邕勒于石。謂之石經。孝武時。古文五十八篇。并序一篇。出於孔壁。（安國以隸古寫可讀。故曰隸古。蓋安國以隸書雜古書法成字。故曰古文。伏生書全用隸文。故曰今文。）孔安國作傳。而未行世。曾未見。孝武末。民閒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此僞書也。與伏生所傳者。共爲二十九篇。故東萊張霸知五十

顧命。

秦誓。

太甲中。

說命下。

旅獒。

畢命。

太甲上。

說命中。

武成。

君陳。

伊訓。

說命上。

泰誓下。

周官。

湯征。

汝鳩。

典寶。

成父四篇。

祖乙。

汝方。

明居。

伊陟。

高宗之訓。

成王政。

八篇之數。又見百篇之序。而于今文內。但得見盤庚本三篇。康王之誥。自爲一篇。及僞書泰誓三篇。共三十四篇。而適僞書二十四篇。以合五十八篇。

孝成時古文立學官。尋廢。故漢儒不見眞古文。

東漢末鄭元亦不見古文。而見百篇序。及知五十八篇之目。則就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足五十八篇之數。僞書二十四篇。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等。前晉梅賾上古文尚書孔傳。缺舜典一篇。而僞書始成。

南齊建武中。姚方興上舜典孔傳。至隋時。此篇方行於北方。

右大意效依疏文。蓋蔡傳序文。節入疏文。內於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下誤入舜典益稷四字。故篇名及數目。皆不能合。今按疏文說。如上甚明。疏內明言孔安國於伏生

書內。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共五十八篇。鄭元則於前二十八篇。併僞泰誓內分出舜典二篇。康王之誥。泰誓二篇。爲三十四。共僞書爲五十八。

竹書紀年

帝堯百載。

（堯典、前初年水、後七十載事。）

金先生通鑑前編。係於水土平之年。

帝舜五十載。

舜典。

大禹謨、（前初年事。自格汝禹三十三載以後事。）

益稷。

皐陶謨、元載。

右唐虞一百五十載。書六篇。

夏禹十載。又居陽。

啓九載。

甘誓三載。

太康二十九載。

五子之歌十九載。

仲康十三載。

尤征元載。

相二十八載。浞滅之。

少康二十一載。

杼十七載。

槐二十六載。

芒十八載。

泄十六載。

不降五十九載。

扃二十一載。

廑二十一載。

孔甲三十一載。

皐十一載。

發十九載。

履癸五十二載。

右夏十七君。四百四十一載。書二篇。

商湯十三祀。（即諡法位十八載。即放桀共三十祀。）

湯誓元祀。

仲虺之誥。

伊訓元祀。

太甲上三祀。

湯誥。

太甲下。

太甲中。

咸有一德。

沃丁二十九祀。

太庚二十五祀。

小甲十七祀。

雍己十二祀。

太戊七十五祀。

仲丁十三祀。

外壬十五祀。

河亶甲九祀。

祖乙十九祀。

祖辛十六祀。

沃甲二十五祀。

祖丁三十二祀。

南庚二十五祀。

陽甲七祀。

盤庚二十八祀。

盤庚上元祀。　盤庚中。　盤庚下。
小辛二十一祀。
小乙二十八祀。
武丁五十九祀。
　說命上三祀。　說命中。　說命下。
祖庚七祀。
　高宗肜日。
祖甲三十三祀。
廩辛六祀。
庚丁二十一祀。
武乙四祀。
大丁三祀。
帝乙三十七祀。
紂辛三十二祀。

西伯戡黎二十一祀。　微子三十一祀。

右商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祀。書十七篇。

周武王七年。即諸侯位十三年。而伐紂。共十九年。

泰誓十三年一月。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二月。　康誥。蔡氏傳此武王封康叔之後。
書與酒誥梓材。皆武王書也。金先生按逸周書。有酒誥。梓材。金先生謂成王作洛書。
武成四月。　洪範。　旅獒十四年。
金縢。

成王三十七年。
君奭元年。　大誥三年。　費誓。
微子之命。　立政四年。　多方五年。
周官六年。　召誥七年。　多士。
洛誥。　蔡仲之命八年。
無逸十一年。　君陳。　顧命三十七年。
康王二十六年。康王之誥。初即位。畢命十二年。

昭王五十一年。
穆王五十五年。
　君牙三年。　冏命。
共王十二年。
懿王二十五年。
孝王十五年。
夷王十六年。
厲王五十一年。
宣王四十六年。
幽王十一年。

平王五十一年。
　文侯之命元年。
桓王二十三年。
莊王十五年。
僖王五年。

惠王二十五年。
襄王三十三年。

秦誓二十八年。

右周歷十八君。自武王滅商之年。至襄王二十八年。共四百九十九年。書二十八篇。（其下注中者。皆金先生所定。）

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考之。亦惟沃丁、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求帝典之書。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恐舊謂聖人欲納天下于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取其善。不獨存其善也。雖禁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望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猶其不善也。至于殛鯀之羽郊。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讀書叢說卷之二

堯典

典從冊。在丌上。皆象形字。以丌尊閣冊爲典。爲兩體會意。以可常法而訓爲常。是就音假借。此字今備六書三體。

欽明文思。分而言之。欽體而明。用誠敬主于中。而精明發于外也。思體而文。用智意動于內。而文章著于外也。合而言之。欽明爲體。而文思爲用。主于中者誠敬。則思之發也周盡。存諸內者精明。則文章著于外者煥然矣。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文思之昭著充塞。而放勳之極至也。

光被四表。橫說明文。格于上下。竪說欽思。

九族古注。高祖元孫之親。及傳謂畢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疏云。又異義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元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非外族也。朱子謂九族且從古注。

九族之說不一。

白虎通。父族四。謂父之同姓父女昆弟適人有子。身女昆弟適人有子。身女子適人有子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母之昆弟。母昆弟子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也。

重述其說。以明蔡傳之意。（蔡傳天與日月行度分數皆本疏文。但其言日月之行與疏異。）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而有經星附麗不動者可攷。以日行一昼夜之所至攷之。于經星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然後周一而故以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數。此以天體東西而言也。南北亦因分之。其數如上。東西以紀七政之常行。南北以紀分至日月之行道。蓋天體至圓。而包于地外。地則浮于氣中。地面常居天之半。天雖圓運。而有南北二極爲之樞。天動而樞常居其所不動。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皆天文志。以夏至之日景。而以句股法計之。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此天徑之半。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

昆弟及昆弟子。止是本姓一族。不可謂三族也。若語錄云。則母有母之族。而父反無之。二家皆言妻之母族。是又厚于妻而薄于父也。今但自高祖至元孫。而一以服斷之。則上下傍殺之餘。外姓凡有服之親。皆該在其中。親疏畢舉。輕重皆當。而無前說之失。

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敭天地。而別其分生。韋昭注曰。卽羲氏、和氏（史記序傳火正作北正爲是。而楚世家又敘重黎子孫一人者。非。）此兩氏子孫之世官也。則羲和爲二伯。與仲叔共六人無疑。金先生謂書大傳舜巡四岳。祀泰山。覲山。皆湊羲伯之樂。華山。宏山。湊和伯之樂。方與時皆與二氏所掌者合。二伯當有其人也。

三方皆言敬于日。而北方不言。于文勢亦少一句。非缺文也。蓋藏與方與晝夜合。以類從。故春之中于東方。朝時。宵日。秋則西方。昏時。晦之。夏則南方。永時致之。冬則北方。宣于夜半。非禮日之時。而地去日遠。非所經地。北方無祭日之文。

仲叔專候天以驗歷。以日校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虞人爲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智而但于氣。其動出于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歷。正歷則專爲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雖聖人之事。亦凡以爲民也。

易改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舊承續之交。是除舊易新之時。疏謂入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與物皆改易也。謹約蓋藏。循行稽聚。曰爲故藏。入此室處故。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嶋夷爲東可知。朔言南交則朔方爲北可知。舉昧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舍畢七宿。言鳥則夏秋冬之爲龍虎元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元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至于分東殷正。又是明堂者。廣廷史官皆大賢。不惟紀事之粲。其文章之妙。亦有不可勝紀者。

日月之行。蔡傳與古注不同。橫渠先生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蔡傳之說所由起。今重述其說。以明蔡傳之意。（蔡傳天與日月行度分數皆本疏文。但其言日月之行與疏異。）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而有經星附麗不動者可攷。以日行一昼夜之所至攷之。于經星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然後周一而故以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數。此以天體東西而言也。南北亦因分之。其數如上。東西以紀七政之常行。南北以紀分至日月之行道。蓋天體至圓。而包于地外。地則浮于氣中。地面常居天之半。天雖圓運。而有南北二極爲之樞。天動而樞常居其所不動。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皆天文志。以夏至之日景。而以句股法計之。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此天徑之半。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

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此周天之數也。今以其數分之。每度計一千四百單六里、一百一十九步、四尺一寸六分、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分之七百五十二。

天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以地面校之。是天一晝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如東方地面。今日天明時。日在井一度。若日與天俱行。則明日天明時。亦在井一度。今日不及天一度。是不及天一度也。日既不及天一度。而退行則盡三百六十五

之外。當二十五刻而周天。果爾。則天日常合而無差矣。蓋日乃不滿二十四刻而成歲。所以不能滿天度四分之一。一歲之差不可見。積歲之久乃可見。爾問者曰。天本無度。因日行而謂之度。日行既成歲。則是周天矣。又何以不及天邪。曰。天固無度。而經星附說者昭昭。日行不滿而成歲。則今歲冬至與去歲冬至之度。必微有不及。問者又曰。成歲以日。周天爲準。當必待滿天度而定爲歲。何故云有行有不至邪。曰。日之行有冬有夏。南北旦旦推移。夏至至北之極。卽回而漸南。冬至至南之極。卽回而漸北。南北周回有定則。故一周歲。自不能滿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止二十三刻餘也。以天而言。一度析爲百四十。則四分之一。當得二百三十五。而日之行。一歲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餘耳。歲與天安得不差乎。

舜典

濬哲體而文明用。在于中者。深沈而智哲。則見于外者。文理而光明。溫恭用而允塞體。見于外者。和粹而悲敬。則知存于中者。誠信而充實。此卽元德而重華協于帝者也。

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先生謂堯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詞。嚴位之際。亦無丁寧告誡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此段文也。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昊廣大也。言廣大之天。

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昊廣大也。言廣大之天。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昊廣大也。言廣大之天。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

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天下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惡。則史記世本誣陷聖人。罪不勝誅矣。

舜父不知其名。瞽者無目之稱也。古注謂不能分別好惡。故謂之瞽。非也。史記作盲者亦非。

舜母名握登。舜生而母死。瞽瞍更娶而生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蓋瞽瞍有虞之國君。欲殺舜者。愛象而欲爭嫡也。然欲殺之。乃嬗萬以前事。舜以孝感。烝烝乂不格姦。然後嬗之也。孟子不辨世俗之說。惟在發明聖人之心耳。

舜典

濬哲體而文明用。在于中者。深沈而智哲。則見于外者。文理而光明。溫恭用而允塞體。見于外者。和粹而悲敬。則知存于中者。誠信而充實。此卽元德而重華協于帝者也。

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先生謂堯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詞。嚴位之際。亦無丁寧告誡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此段文也。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昊廣大也。言廣大之天。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昊廣大也。言廣大之天。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

六宗。至于四方以下。皆該在羣神中。相近者爲禋祈。宗者爲禁。皆誤字也。泰昭、王宮、夜明、幽宗、雩宗。皆境名。坎壇則爲下地。而壇封土也。時、四時。謂陰陽之神。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埋牲。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祭魯必于國南之壇。祭寒必于國北之坎。求其類也。王肅名壇之禜城。天以日爲君。故號之日君。而爲宮以祭之。夜之有明者月也。故以名月壇。禜營也。亦爲營爲壇也。幽暗之時。故祭星之壇爲幽。禜星五緯也。或司中司命之類。亦是于昏始見。禜之。勞叶嘯而祭。卽也。建巳之月。龍星見之時。于北祭之。或水或旱。亦于此祭。言辟憯于上。以見祭天之用。特埋少牢。冠于泰昭之上。則以下皆用少牢可知。羣神如山林、川谷、邱陵、墳衍、民所取財用。又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之類。然此皆常禮。舜蓋特祭之。而告攝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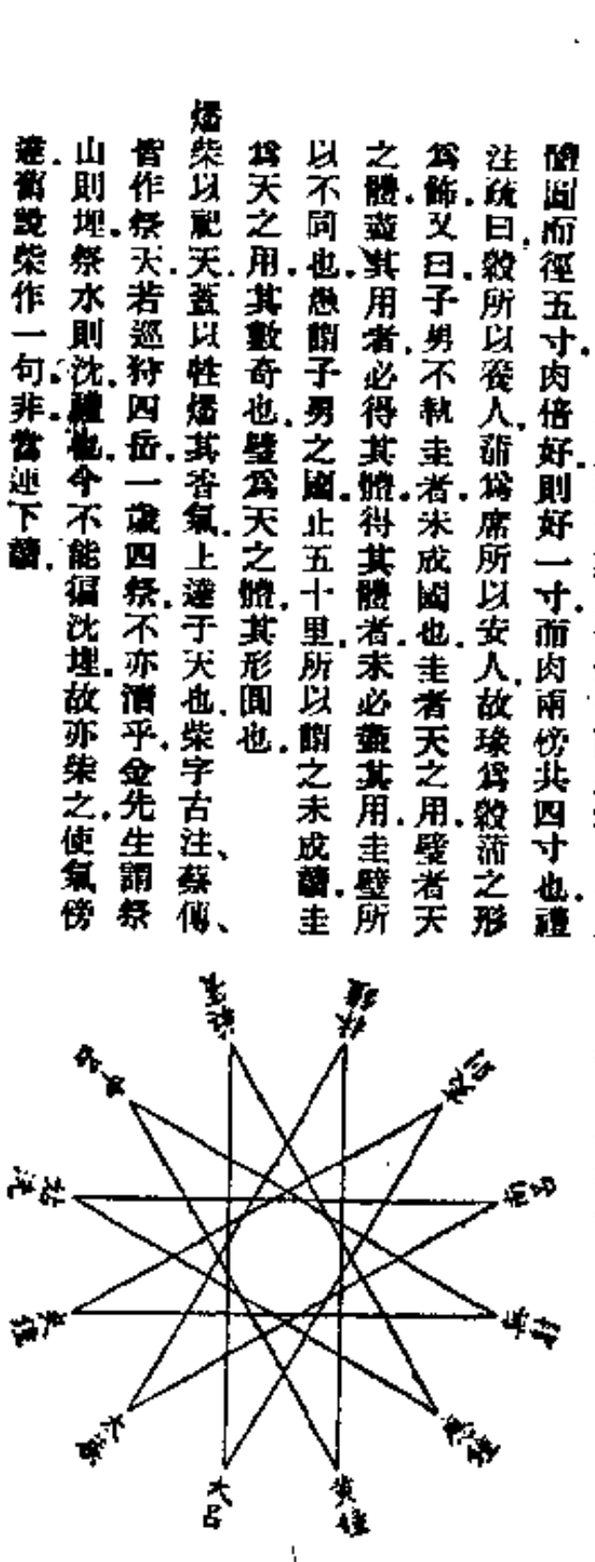
六宗疏中名不一。今記于此。以廣異聞。歐陽、大小夏侯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賈逵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馬融云。天、地、春、夏、秋、冬。鄭元云。禮與祭天同名。六者皆天神。謂文昌第五命、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張髦云。祀祖考三昭三穆。司馬彪云。天宗日、月、星、辰、衆著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

凡數天子用十二。天地之極數也。自上公以降。則用九以至于二。凡八等。君用其奇。而臣用其偶。陰陽之義也。故上公九而侯伯七。子男五。天子之三公八。卿六。而大夫四。凡車旗、冠服、圭璧、器用。皆以此爲節。

上可以鐘下隨所宜而用之君則鐘其奇臣則象其偶圭制博三寸厚半寸上刻寸牢其長則隨命數惟天子之大圭也植璧植也象宮室爲植檟以宮室須植檟乃安天子在上得諸侯乃安故植圭有文如重立狀植或作壅信直也躬曲也信者尊足以候外而蔽內躬者卑足以長人而已一說圭皆直而璋人形于其上信者直而躬者曲璧則體圓而徑五寸肉倍好則好一寸而肉兩傍共四寸也禮注疏曰穀所以養人藉爲席所以安人故璋爲穀蒲之形爲飾又曰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蓋其用者必得其體得其體者未必盡其用圭璧所以不同也愚謂子男之國止五十里所以謂之未成國圭爲天之用其數奇也璧爲天之體其形圓也

燔柴以祀天蓋以牲燔其香氣上達于天也柴字古注、蔡傳皆作祭天若巡狩四岳一歲四祭不亦瀆乎金先生謂祭山則埋祭水則沈禮也今不能徧沈埋故亦柴之使氣傍達猶設柴作一句非當連下讀

望者遙狩至方岳不能徧祭華神止于岳下統望而祭之秩則體所祭之神品秩高下如岳視三公瀆視諸侯伯子男之閒



鼓敬愛之感則有鳴殺嘽緩、發散、粗厲、直鯁、和柔之應其感也無窮則聲之變也多矣聖人以物之聲皆出于自然而人之聲乃發于有意有意出于自然則合于道者多發于有意則遠道或遠故合人物之聲制爲之節因人之所本有而易求者以協之蓋其用自聖人之明哲聲律身度皆不能自爲之制而必取物之無知者謂之聲之和反以協人之聲寧智不及之耶蓋不自用聰明而任道因物之自然而節人之有意皆欲歸于中而已故聲之妙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協物類自戎狄所紀聲之用之效之感不可勝數其應之善惡有殊則係乎聲之中正徑邪其所以能感則爲聲與氣爲最近故也是以聖人倡之而立法焉自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蜡禽之音葛天之八闋神農之五絃古之制聲也倘矣然以聖哲自爲之而法未立也黃帝氏欲立憲以垂萬世故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而嶰厚薄均者(竹孔與肉厚薄均等者截斷不復加削也)斷兩節之閒而爲黃鐘之宮因制十二筒以吹其六以應鳳鳴爲陽六應鳳鳴爲陰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長爲律本定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圖而調宮商角徵羽之聲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五聲六律旋相爲宮而聲不窮矣然律之制豈推用于樂而已故又因以爲度而度長短焉又因以爲量而量多少焉又因以爲權衡而平輕重焉故備數之妙用與天地侔矣

數始于一物必有對待有陽則有陰有天則有地故有二天地之體圓方圓者徑一而圍三故有三一奇二亦三也方者徑一而圍四故有四一奇三亦四也圍三者以一爲一故三圍四者以二爲一而用其半見其二而不可折也故二所謂參天兩地也合三與二則五也一奇二三四因于五而爲六七八九天地之數五而已以此爲不足以盡天下之數故又以一二三四因于五自相因而爲十以一奇六七八九亦七八九十故天地之數各以奇偶亦止于十焉然一兩三三而三之則爲九故九爲陽之盛而十則復爲一矣陽統夫陰者也故用數止用九爲又以九因三則爲十二故十二又爲天地之用數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位天地之數止于一元而元有十二會運有十二世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夫寒暑一周而爲一歲不可踰也而一象著于天者也斗杓之指必十二方此象著于地者也故十二者又天地之用數也然數止于是而已過此以往雖百千萬皆積而至者也然則數衍于三而盛于九合于五而極于十其始皆原于一也一者太極也太極者何理而已矣今夫黃鐘亦始于一爾以次而言則位固居一矣一則函故三爲其徑之數徑一圍三則九乃其圍之數以九仲之而自相因爲長九寸之數也陽至于此不可復加而陰亦不可先陽故有減而退焉益而進三分損其一分益之損之上生下生至于中呂而止皆原于一而莫非陽九之用也

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鐘、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陽氣施種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

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位于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位于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皜絜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位于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懋盛。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戮傷之物。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位于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位于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位于亥。在十月。有三統之義焉。十一月乾之初九。陽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大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萬物生長。懋之于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合陽之施。懋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統。三律皆蓋寸無餘分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元注曰。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下生南呂之六三。姑洗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

十二律超算成法。一寸十分法。

黃鐘九寸。九陽之盛也。自一而函三。故黃鐘位居一而往三分。往一者謂三。則其圍九分。九其九。故八十一爲黃鐘之長數。起于一。二則含三。故三者數之用。是以十二律皆以三損益之。不可過。故先損三分之一。而下生林鐘。

林鐘六寸。以三分黃鐘之九寸。三爲一分。三分林鐘之六寸。二爲一分。三分太簇八寸。以三分林鐘之六寸。二爲一分。三分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自此以下。析寸爲分。三分損一。得太蔟之數。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以九分南呂之五寸爲一分。三分益一。上生太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應鐘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以二十七約其一百八。爲四而餘二十。是爲應鐘之數。三分益一。則加之。以三分姑洗之七寸。爲百八十九。又以三約之。六十四。爲一分。三分損一。得一百二十八。

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以八十一約之。爲六十。餘二十六。是爲蕤賓之數。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以二百四十三約其餘二十六。爲七十八。合一千五百三十六。以三約之。

之五百一十二。爲一分。三分益一。共得二千四十八。以二千四十八約其一百四十四。爲大呂之數。三分損一。下生夾則。

千九百四十四。爲八面餘一百四。是爲大呂之數。三分損一。

夾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以七百二十九約其三千四十八。爲一分。三分損一。得四千一百四十四。以三約之。二千四十八。爲一分。三分益一。上生夾鐘。

約其三千六百四十五。爲五而餘四百五十。是爲夾則之數。

夾鐘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三約其一萬五千三百九。爲七而餘一千三百十。

十八。以三約之四千九十六。爲一分。三分益一。共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三約之。五千四百六十一。爲六而餘三。

十七。約其一萬五千三百九。爲七而餘一千三百十。

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約之。九千一百五十二。以三約之。三千四十四。

七十五。爲三千一百二十五。合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二。以三約之。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一分。三分損一。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約之。四而餘六千五百二十四。是爲無射之數。三分益一。上生中呂。

中呂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三萬其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四。以三約之。三萬一千七百二十四。是爲中呂之數也。

洪志又曰。黃鐘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

史記律書生鐘分曰。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一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二百一十二。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西山蔡先生律呂本原曰。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鐘寸分蚩蒙絲之數。寅爲黃鐘九寸。九分南呂之五寸。爲一分。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午爲七百二十九萬。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萬。戌爲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萬。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萬。戌爲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分。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寸分蚩蒙絲之數。酉爲黃鐘九寸。九分姑洗之七寸。爲百八十九。又以三約之。六十四。爲一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巳之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三分。卯之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丑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亥之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三分。寅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其寸分蚩蒙絲。

毫九毫爲蚩。九蚩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鐘。蓋黃鐘爲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實。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蚩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一。以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又曰。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

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其實。三分本律而

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衛。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太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備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其上即十二辰分字。以上子一丑二寅分字。以下二八十六是也。

又十二律起算成法。一寸九分法。

黃鐘九寸。分爲九寸。八十一數之始也。故黃鐘位居一面。以三歷十二分。九其數。一故十八十七萬七千爲一黃鐘之長。一百一面。以三約之。得九寸也。百八十三約之。得六十寸。是爲九寸。故三者數之用。是以十二律皆以三而損益之。一黃鐘之長。二寸。以三分損一。亦得六寸。法曰。丑三分損一。得十一萬九千六百八。林鐘六寸。法曰。丑三分損一。得十一萬九千六百八。林鐘居未。下九丑。亦得六寸。二林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太簇四寸。居寅。下十太簇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夾鐘三寸。居卯。下九夾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姑洗三寸。居辰。下八姑洗之長。一寸。得其八寸。仲呂二寸。居巳。下七仲呂之長。一寸。得其八寸。蕤賓二寸。居午。下六蕤賓之長。一寸。得其八寸。林鐘六寸。其法也。陰長居其衛。故林鐘居未。下四丑。亦得六寸。二黃鐘之長。一寸。得其二寸。十林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太簇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夾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姑洗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仲呂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蕤賓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林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夷則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南呂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無射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應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黃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大呂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夾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姑洗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中呂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蕤賓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林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夷則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南呂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無射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以應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倍其實。

太簇八寸。法曰。寅九分。黃鐘之長。一寸。得其八寸。八分。寸之一。亦得八寸。八分。寸之一。以

除祀自鬼祟災害外，凡祭地示于澤中之方丘者皆祭地示，祭地可知。夏后氏以五月祭地示，謂王者所居，吉土所州，地示謂社稷五祀五嶽之屬。六月祭地示，殷以六月祭地示，謂王者所都，吉土所宜，地示謂社稷五祀五嶽之屬。周以冬至祭地示，謂王者所都，天地合祭，地示謂社稷五祀五嶽之屬。

以禋祀祭四方百物。

禋祀，顧性臣曰：祭之以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享之，即蜡祭也。八蜡以祀四方，一曰先嗇，田祖也，若神農爲主，二曰司嗇，若后稷爲主，三曰農，田畯也，四曰郵表畷，古之先教田者，以田畯爲尸，五曰坊，謂障水也，六曰水庸，謂溝洫也，七曰昆蟲，謂蝗螟，能爲災害者，宋鬼曰：昆蟲，八蜡之神，昆蟲食田苗葉者，以昆蟲爲尸，皆祭其神也。百物，謂禽獸魚鱉，及草木之屬能爲人害，及能爲人利者，皆祭之。

以肆沈祭山林川澤。

祭山林川澤，沈，

以上祭地示。

以肆獻祼享先王。

肆者，遂所解牲體，體謂骨節也，特也，獻祼，謂薦熱，特也，獻祼，以牲體爲主，獻食以熱食，謂尸來祭時也，此謂祭也，以血腥也，祼之言灌也，以鬯灌地，求神於幽也。

以饋食享先王。

饋食，主于有秉禮，互相備也，謂爲主人及賓，祭者皆同，此謂祭也，以牲體爲主，獻食以熱食，

以祠春享先王。

以禴夏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烝四時皆祭，

以上享人鬼。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

以巽禮哀死亡。

巽者順所順，

以賓禮親邦國。其別有八，

春見曰朝。

此以下六時以諸侯見王爲文，朝在東方，諸侯朝見之朝，欲其來之早，

夏見曰宗。

南方諸侯，宗尊也，

秋見曰覲。

西方諸侯，覲勤也，

冬見曰遇。

北方諸侯，遇，偶也，君不期而俱至，

時見曰會。

無常期，諸侯有不順，王將征討，或有王事，會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

殷見曰同。

殷，衆也，十二歲，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既畢，爲壇合諸侯以命政，

時聘曰問。

天子有事，乃聘之，

殷類曰視。

一服朝之義，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來聘耳，

以軍禮同邦國。其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

用其衆旅，

大均之禮恤衆也。

其地廣地守地之賦，所以遍民，

大田之禮簡衆也。

田習兵謂簡閱車徒，

大役之禮任衆也。

謂當盡任其力，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溝洫所以合聚其民，

以嘉禮親萬民。其別有六，

以恤禮哀寇亂。

以禬禮哀圍敗。

國見圍，師敗績，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亡，

以荒禮哀凶札。

荒，人物有害也，禮曰：歲饑，年穀不登，君膳不祭，馬不食穀，駿馬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以弔禮哀禍災。

神所示爲災，天所殺爲禍，弔以問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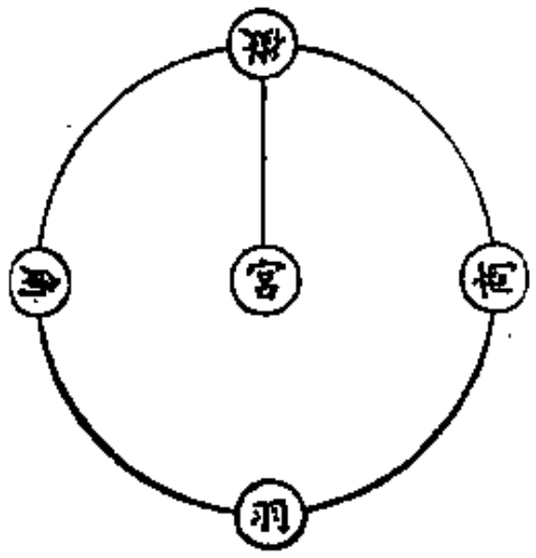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婚冠之禮．親成男女．
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射燕諸王亦立賓主，天子在學時，亦有鄉友．
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例聘考
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且同姓之國，同福祿．
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異姓，王婚姻媾．

右五禮皆周制．其隨時損益．雖與唐虞同．然亦皆其遺法也．今存者惟周禮耳．觀此則可見古禮之大概矣．

冕命云．諸侯之適子皆子天子．攝其君之禮一等．未習則以皮帛繼子男．習謂天子命之爲樹子也．降一等謂公子如侯．侯子如伯之類．今注世子執纊．以未習者言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今不言皮．蓋周禮異也．凡帛其長一丈八尺．兩面合之爲卷．五卷九十端．共爲一束．三入爲纁．淺絳也．赤與黃色．六入爲元．黑而有赤色．直寬剛反．泉誤九緫．皆是言其天質之善．或舉而成此質者則如此．防其過．濟其不及．若性質乖戾卑下者．又不在此．

五聲十二律相配圖．

宮．最下．最濁．十．十一月．子．黃鐘．
商．次下．次濁．金．十二月．丑．大呂．
角．名下清之間．木．二月．寅．太簇．
徵．次高次清．火．三月．卯．夾鐘．
羽．最高最清．水．四月．辰．姑洗．
變徵．五月．巳．中呂．
變宮．七月．午．蕤賓．
七月．申．夷則．
八月．酉．南呂．
九月．戌．無射．
十月．亥．應鐘．



宮爲土．爲君．爲信．其數八十一．下生徵．
徵爲火．爲事．爲禮．其數五十四．下生商．
商爲金．爲臣．爲義．其數七十二．下生羽．
羽爲木．爲物．爲智．其數四十八．上生角．
角爲木．爲民．爲仁．其數六十四．下生徵．

漢志．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宮，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四聲爲宮紀．

五聲生于黃鐘．黃鐘爲宮．而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去一．益一下生．上生至于角而止．角不能生宮者．君不可先．亦中呂不能生黃鐘之義也．宮君衆也．處于中．君之所也．向明而治．君之道也．故損而首生徵．自徵而商羽角．象天道之左旋也．以宮商角徵羽爲序．而配以君、臣、民、事、物．以數之多寡爲先後也．民居左．發民當以仁也．臣居右．臣所守者變也．事居副．理事尚明也．物在後．不以物爲先也．其配于律．如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徵．商呂爲羽．順數多寡之序言也．以律相生之序．則又順宮徵商羽角相生之序言之也．

王朔易者．坎也．爲果蓏者．艮也．虞竹而巽木也．炮火精也．兌土類也．兌金而乾玉也．故八音之配如是也．

炮竹則木變也．金石則土類也．東生之方也．西殺之方也．絲成于夏．而蠶成子多也．亦各從類也．

百揆輔弼君身．總攝庶政．故居一民．以食爲天．故后稷居二．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故司徒次之．道之不從．齊之以刑．飲士次之．工以備器用．亦以率天下之工也．故工次之．山林、川澤、草木、鳥獸各得其序．所以養生送死．故虞次之．衣食足．教化行．刑罪遠．器用良．牲殺備．然後可以行禮．故秩宗次之．禮以節其外．樂以和其中．故與樂次之．變樂逆于天下．則德言與．誓行立．故納言次之．此九官之序也．

堯典四欽字。舜典亦四欽字。欽明文思。史臣頌堯之全德也。欽哉欽哉。史臣頌舜用刑之善也。餘五欽則戒人。是皆堯舜躬行心得之餘。指諸人者也。堯舜之聖。亦唯欽而已矣。讀二典者之所當知。而日用之所當先也。

讀書叢說卷之三

大禹謨

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乃舜典之餘事。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皋陶前。

允若益一章。萬邦咸寧以上。以效驗言。稽于衆以下。以工夫言。稽衆從人。則嘉言罔伏。不虐無告。則萬邦咸寧。不虐困窮。則野無遺賢。后臣克艱。禹本兩平說。舜則歸重于己。謂惟堯時克其艱。若曰惟后克艱厥后。則臣克艱厥臣。

東萊先生曰。不虐不廢。不必橫政暴利也。哀憐矜憫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不到。是廢之虐之也。

益曰吁一章。五問三勿二無。皆儆戒之旨。作四節看。上三問屬儆戒無虞一句。蓋此三者。多失于無事之時。三句自爲一節。歷數之也。下二問屬百志惟熙一句。蓋遵道從欲。只爲私意回蔽。私則志不廣矣。若是道心。然亦未容出于人心之外。但無稽弗詢之謀。金先生謂己之謀也。人言無考于實者。勿聽。己謀不詢于衆者。勿庸。

皐陶謨

曰若稽古。尊詞也。堯、舜、禹、皐。其德與位。固有不同。而史臣皆以此稱之。蓋于此下。各敍德而後及功者。二典法也。堯舜之德。固又非禹比。禹雖亦有帝位。而謨中所載。實廣庭事。故禹謨但敍其功。而不言德。皐陶始終臣道也。故但敍其言。而又不及其功。此蓋史臣之意也。

史臣以皐陶所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兩語。明皐陶之謨。亦以見皐陶之德。而一篇綱領。亦惟在此兩句。愼厥身修。惇敍九族。安民及天敍以下。皆迪德之知也。庶明勵翼。知人及九德以下。皆明諧之類也。然迪德則可以知人。明諧則可以安民。而知人之目。其末戒以兢兢業業。則又迪德之事。安民之目。其末戒以兢業業。則又迪德之事。

有服刑之用。則又明諧之事。雖分言互言。各有條理。大要不過兩端耳。

九德金先生曰。自覺以至强。九者氣質之性也。自柔以至義。九者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是氣稟之偏。非所以爲德之中也。在躬行心得。而措諸彼。亦使之惇五典。庸五禮而已。至于

氏謂在周則司士。土均也。司火山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稍人也。司貨廿人也。在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歟。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歟。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職歟。六府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大。而政事之大有三焉。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利用。即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三十年之通。民無菜色是也。

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爲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非類例矣。

念茲在茲四句。蔡傳禹自道也。金先生謂禹勉帝舜。念茲謂念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言之也熟。雖外之而不可遠。如此則與上下兩念字相應。而三念字皆是一意。

降水儆予一章。總言功德二字。成允成功。汝惟不伐。嘉乃丕績。皆以功言也。克勤儉。不滿假。汝惟不矜。予懋乃德。皆以德言也。

成允成功。能成其實成之功也。

汝惟不矜不伐四句。言禹惟其不矜不伐。故天下莫與爭能爭功。蓋矜伐者。自有其能與功也。凡物據以爲己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以爲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何從而爭之乎。故禹之功能。雖極大人。莫能指而與之爭相上也。一說禹惟但不矜不伐而已。而人之功能。自然無出其上者。況敢爭乎。

人心可善可惡。理欲皆可包在裏許。目視耳聽鼻臭口味四肢之奉。皆是道心。則一于理。而不雜以私。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精則于凡人心之所接處。事事察之極精。而知理欲分曉。一則專守于理。而不使一毫私欲間于其間。其及于事物。信能執其中矣。精是知得到。一是守得堅。中是行得及。如此即純是道心。然亦未容出于人心之外。但無稽弗詢之謀。金先生謂己之謀也。人言無考于實者。勿聽。己謀不詢于衆者。勿庸。

人蹈典禮而有德則命五服以章之悖典禮而有罪則用五刑以討之用賞用刑所以勸戒使人皆歸于德也而賞刑之政非則當勉而又勉者也四天字皆言出于天理之自然而不敢忽不敢容私于其間者也

天聰明至敬哉有土一章此專戒君所以當迪德者也明威天之所以加于君身者也天難諶命靡常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必然之理也天豈有意哉亦以民爲聰明爾勅我自我之不惇厥命德附罪之不懲則民怨而天怒矣末又明言之曰天人一理上下通達無有少間有土者可不敬哉能敬則能安民矣

益稷

四載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樏此從古注說陸德明曰輴丑倫反樏力追反孟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橇音毬山行即橋丘遙反徐廣注橋一作蕎凡玉尸子云泥行乘蔈蔈山則揭居足反如淳謂蔈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謂梮木器也如命與牀人與以行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然則輴與橇蔈蕎一物木牀人與以行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金先生曰止者靜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以存發也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靜無爲之規其爲之輔弼者亦于此時當致其忠直之益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

設place耳目應翼爲明聽翼輔也以庶言爲行也以股言明以目言

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蜼各居其一虎取其義蜼取其智會彝于衣則取其孝也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氏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于綵帛故云以五采施于五色

唐虞之禮不可考今凡言禮者皆周禮備車服以庸五服與五刑對言宅于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益稷十一章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祭小祀元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自元冕而下蓋王之三公卿大夫士出封加一等則在王朝爲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卿毳冕大夫希冕矣司服所謂孤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鄭氏所言周升三辰于旂服則自山龍以下者臆說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歟總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袞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也鷩冕則王享先公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元冕則王之祭羣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冕服其服者則纖旒有異也雖周

制如此其必有所本所廣之制從可知矣

鄭字古注勑其反葛之精者疏讀爲黹絺也黹展几反絺直貲反繡也蔡傳從之則是以絺爲衮而以綉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尊在先衮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重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黻服

絺之也

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衮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謂衣則日月爲首衮則黼黻爲首也統云衣

藻火是上得衮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

李溪傳先生合樂圖

	堂上樂		堂下樂		
升歌三終	一歌	一笙	一歌	一笙	笙入三終
	二歌	二笙	二歌	二笙	
	三歌	三笙	三歌	三笙	
間歌一歌一笙相間而作共三終	一歌	一笙	一歌	一笙	
	二歌	二笙	二歌	二笙	
	三歌	三笙	三歌	三笙	

磬擊也　琴瑟　管　鏞

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二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竝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謂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其中矣故謂之九成

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詠詩擊磬拊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成言下管發鼓笙鏞以間蓋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發鼓鏞也此是說間歌三成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　以上九成不言笙入者笙入與升歌共爲三成故不言

禹貢

州境	冀州	濟河惟兗州	海岱惟青州
山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至于荊山，至于壺口，至于雷首，至于太岳		岱畎
水	至于衡漳，厎慎既從，覃懷既修，太陸既作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濰淄其道
澤		雷夏既澤	
原隰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既致功，太陸既作	厎慎既從，是降丘宅土	海濱廣斥
土	厥土惟白壤	厥土黑墳	厥土白墳
田	厥田惟中中	厥田惟中下	厥田惟上下
賦	厥賦惟上上錯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賦中上
貢	島夷皮服，夏翟羽山谷，惟敬厥道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厥檿絲
草木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鳥獸	島夷		鳥夷皮
貢道	夾右碣石入于河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浮于汶，達于濟

禹貢一篇爲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備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蔡，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

州境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揚州	荊及衡陽惟荊州	河惟豫州	華陽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山	嶧陽孤桐，泗濱浮磬，羽畎夏翟，羽山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至于荷澤，東原厎平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危既宅
水	淮沂其乂，大野既瀦，東原厎平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瑩，導洛自熊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導水自桓，是來滔滔，北會于汇，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澤						
原隰	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上，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璣組，東北會于汶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厥土惟下上，厥田惟下中，厥賦下上，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九江納錫大龜，沿于江沱，潛洲，至于南河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相土烝哉，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厥土黃壤，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三苗丕叙，厥篚玄纁，璣組，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貢道	浮于淮泗，達于河	浮于江海，達于淮泗	沿于江沱，潛洲，逾于沔，入于洛，至于南河	浮于洛，達于河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溥而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荊豫梁不言原隰者。豬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闊數百里。豫之榮波荷澤孟豬。皆巨浸。州。原隰之地。固少矣。兗徐雍二者。皆有者。兗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則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隰。謂居濟之東而稍高耳。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騐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推出歟皮。而所積爲篚。不假于篚也。兗荊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垂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荊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逾嶺。兗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窮埌。故三州無夷也。兗徐楊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渡而生草木。故特言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埌城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書隨山九條八法。

既載。冀既載壺口。

治。冀治梁及岐。

至于。冀至于岳陽。既參太云雍至于鳥鼠。

其藝。徐蒙羽其藝。

既藝。梁岷嶓既藝。

旅平。梁華蓥旅平。

既宅。雍三危既宅。

書治水十五條十一法。

至于。冀至於衡漳。

既從。冀堰衛既從。雍滎沮既從。

會同。兗雖沮會同。

攸同。雍灃水攸同。

其道。青濰淄其道。

其乂。徐淮沂其乂。

既入。揚三江既入。豫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既道。兗九河既道。荊沱潛既道。梁沱潛既道。

孔殷。荊九江孔殷。

既西。雍弱水既西。

既。雍涇屬渭汭。

書禹十條八法。

既澤。兗雷夏既澤。

既豬。徐大野既豬。揚彭蠡既豬。豫滎波既豬。

既定。揚震澤底定。

導。豫導菏澤。

被。豫被孟豬。

至于。雍至于豬野。

土。荊荆及土。

乂。荊夢作乂。

書原隰七條六法。

既修。冀既修太原。

底績。冀原懷底績。雍原隰底績。

既作。冀大陸既作。

既蓺。兗桑土既蠶。

厥土。青海濱廣斥。

厥草。徐東原底平。

書土十一法。

土色五。白。冀。青。黑。兗。赤。徐。青。梁。

土性六。墳。冀。豫。雍。壤。續。兗。青。墳壚。豫。有黃。雍。塗泥。

楊。荊皆有性無色。黎。梁。錯雜而言也。

書土二十一。

書山四。

既載一。載既載壺口。

既奠一。梁嶓嶓既奠。

既旅一。雍荊岐既旅。

既宅。雍三危既宅。

書水八。

既從二。冀堰衛既從。雍滎沮既從。

既道三。兗九河既道。荊沱潛既道。梁沱潛既道。

既入二。揚三江既入。豫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既西一。雍弱水既西。

書澤四.
既澤一. 兗雷夏既澤.
既瀦三. 徐大野既豬. 揚彭蠡既豬.
書原隰三.
既修一. 冀既修太原.
既作一. 冀大陸既作.
既藝一. 兗桑土既藝.
書草木一.
既敷一. 揚篠簜既敷.
書夷一.
既略一. 青嵎夷既略.
厎六.
厎績一. 冀覃懷厎績. 梁和夷厎績.
厎平一. 徐東原厎平.
厎定一. 揚震澤厎定.
厎貢一. 荊三邦厎貢厥名.
惟字三十有四. 當有三義.
語助三十.
州名之上八. 缺無.
草木下四. 兗草厥木惟. 揚草夭木喬.
厥土下五. 冀兗荊. 揚豫惟.
厥貢下三. 徐惟十. 揚惟金三品. 雍惟球琳.
謂及三.
青海物惟錯. 揚羽毛惟木.
謂獨一.
只荊州惟箘簵楛之惟. 以三邦厎貢厥名觀之. 當作獨義.
山總四十有二.
正導二十有七.
岍. 岐. 荊山北.
太岳. 厎柱. 析城.
恆山. 碣石. 正錄列十有二. 西傾.
太華. 熊耳. 外方.
雷首. 太行.
王屋. 烏鼠.
朱圉. 陪尾. 次錄列八.
桐柏. 嶓冢. 荊山南.
衡山. 敷淺原. 正錄列三. 內方.
大別. 次錄列四.
九江. 北江. 南江.
敷淺原. 正錄列三. 內方.
大別. 次錄列四.
雜見十有六.
梁. 岐. 荊. 豫.
幽. 燕. 冀.
三危. 積石. 龍門. 崑崙.
大伾. 兗. 河. 雷. 澤. 汶. 泰. 蒙. 羽.
正導九.
弱水. 黑水. 河. 合黎. 流沙.
濟. 淮. 渭. 洛. 漢. 滎. 導物.
雜見三十三.
泲水. 漾. 三澨. 大別. 次錄列四.
澧. 沅. 潕. 九江. 資. 沱. 潛. 漢. 衡. 岷山. 次錄列六.
沂. 泗. 淄. 汝. 漆. 沮. 洭. 瀫. 滍. 淮. 漳. 汴. 睢. 菏. 濰. 淇. 潍. 恆. 汨. 濟. 漯. 潛. 漳. 沮. 漳. 沱. 漳. 江.
澤總十有一.
並見前圖. 兗徐雍各一. 豫四. 荊揚各二.
原隰總九.
七見前圖. 冀三. 兗青徐雍各一.
東陵. 陶邱.
甘誓
周禮小宗伯. 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 奉主車. 注曰. 王出軍. 必先有事軍社. 遷主曰祖. 春秋傳曰. 軍行. 祓社. 釁鼓. 祝奉以從. 曾子問曰. 天子有事也.
五子之歌
逸者縱肆而不收斂. 豫者怠惰而不恭敬. 故以滅其本有之德. 下文盤遊. 方說遊樂.

夏都安邑在河北冀州之境。蓋國在石安邑之北。太康十九歲。編年。度河而南畋。故羿拒之于河。不使北歸。羿遂有河北之地。稱帝夷羿。而河南仍屬太康。夏國猶存也。故五子但惜窶方之喪。後十年太康崩。仲康立。十三歲崩。夏后相立。八歲。寒浞烹羿。而據其國。王相二十八歲。浞弒王。自作畋之歲。計三十二年。而浞滅羿。又二十年。而浞滅夏。

尤征

官歸相規。至邦有常刑。皆適人徇于路之言也。此正先王之所謹。臣人之涖而修輔者。疏云。中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誅之必矣。百工之賤。猶令進諫。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

自政典之上。截斷以下。爲帥師之辭。天子威命以上。使士衆同心同力。欽承威命。以無犯政典。先后時之誅。火炎崑岡以下。戒其縱毀。其爾衆士懋戒哉一語。總結上文。

政典以下。是戒士衆毋大過。毋不及。然有兩意。先時者謂輕進而邀功。不及時者謂失期而怯敵。皆是致敗之道。此以軍陣言。火炎崑岡。戒威鋒猛暴。愛克厥威。戒威武不振。此以氣勢言。

伊訓

祠者。祭告之名。先王厥祖。皆湯也。自伊尹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而言。則曰厥祖。此太甲即位改元之初。伊尹欲發訓以告。故時行此禮。蓋非常禮也。喪三年不祭。惟祭大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君固不得行。祠事而臣子一也。伊尹亦安得吉服以攝祀乎。成王崩。太保逆子釗入殯宮。越九日。王與太保皆麻冕。受傳顧命。見諸侯乃釋冕反喪服。召公爲之也。伊尹將陳烈祖之德。宜刑之制。質之于湯主而告之。故特祠焉。此伊尹召公、變禮行權。非可執常禮議之也。湯之崩雖不可改知在何月。三祀十有二月。以冕服奉國王歸亳。蓋猶當除喪之初。則元祀十有二月。湯猶未葬也。直告于殯宮爾。伊氏蓋堯之後。尹其名也。侯服甸服。畿后近畿之諸侯也。冢宰太宰。卿之長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謂百官各總己之職。以聽伊尹之訓。斯與孔子之所云詞同而意異者也。伊尹之訓。雖主于告王。而宮刑之戒。蓋亦兼告羣后百官。故史臣之序如是。

古莊以太甲繼湯立者。則是謂踰月而改元者非。蔡氏辨之甚詳。蔡氏謂太甲繼仲壬而立者則非。胡五峰辨之甚詳。

三風十愆疏曰。肆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聖人之謨訓。固廣大而難窺測。如官刑之嘉言。則甚彰著易見。

太甲

伊尹之德與湯竝。而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高宗亦曰。昔先正保衡。作吾先王。然則伊尹又奉天命而伐夏救民。謀猷指授。及立國之規模。皆湯尹同其功勞。及湯既沒。故伊尹獨以天下爲己任。其告太甲之言。大率多有已與湯同其天下之意。其丁寧告戒太甲。使之毋墜失基業者。尤諄諄也。後三篇皆此意。

讀書叢說卷之五

湯誓

湯誓一篇。首尾皆以天命言。蓋生成萬物者。天之道。而編善禍淫者。亦天之道也。爲君者。臨天下而教養其民。而仁愛之心流及禽獸。能參贊化育者。則可謂之天子。天則錫之福。居于其位。而暴虐烝民。是逆天生生之意。尸其位而不克肖天。不能任責。則天必降之禍。易有德者而任之。絕命受命。雖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其感召契合之妙。有非人所能知者。然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亦以彼之惡極。天下之人無不怨。我之仁至。天下之心無不歸。只就民心上看天意。得時即動。動則如意。即是受天命。張子所謂不容疑者。蓋非聖人之聰明睿知。洞見天理人心。而有一毫私意于其間者。則爲妄作僭亂。其閒何啻千里。

湯誓正。是誓毫衆。所以有不恤我衆。夏罪其如台之語。可見天下皆怨桀。獨亳衆樂湯之化。不知有桀之暴故也。

仲虺之誥

人之所不能爲者。湯能爲之。是其勇。人之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之。是其智。

烈子之德爲何。朱子曾有此說。謂況在我之德彰著。人之言誦我之德者。滿于聽聞。

金先生說欽厥止之止與益稷安汝止之止皆作此心靜止未發未接物時說謂于平日不接物而心靜之時以敬存此心使之虛靜專一故于接物之際動皆中理欽者敬也上愼乃儉德戒其驕奢惟懷永圖戒其苟且若機張者括于虐戒其輕發故于不接物時戒其敬而動則率乃禮之教行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二惟字作接語詞看

言逆于心毋以爲怒必求諸道合于道者宜從之言遜于志毋以爲喜必求諸非道不合于道者去之逆耳之言非必可從遜志之言非必可遂故又在求于道專以道爲中

咸有一德

盤庚

金先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卽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卽小可以知大蓋人之修德豈止尊一身安天下利一時而已至于廟享百世不祧亦其餘澤也長萬夫者尙可觀其政之善惡況爲天下之君或有小忌乃謂人之不知乎課勉戒之也

末三句只一意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舉凡天下之民有一人不得遂其生其情無所告訴不得上達蓋因自底狹人所以致此是則德澤不能盡徧不能成平治之功矣

盤庚

五邦蓋湯居亳一仲丁遷囂二河亶甲居相三祖乙遷耿四徙邢五自奄以下皆河北地

由說文作粤木生條也槃與枿同伐木餘枿謂既斃而復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何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思念我今日之事乎

用降我凶德金先生曰猶傅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遝蓋消斯民篇末脫志絕句則若否二字如傳意或否字絕句則若爲盤字謂告汝以我之志及非我之志者汝皆當欽之

沈潛剛克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

說命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知道固劉之明哲然豈徒知而已實欲兒之飭令事爲以爲民之準則使人法而行之可也居天子之位而君臨萬邦百官之所承仰法式王出言則爲命令今王固以明哲之資君萬邦乃默不發言則臣下無所稟令而王亦失爲君之道矣

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居思道者思天下之理惟其思之精故此心誠敬純一通于神明心爲人身之主宰帝則天之主宰也天者理之所自出帝則理之妙而莫測者也此心誠敬與理爲一則自然達于神妙而說之心亦純誠無間者也故高宗夢帝賚良弼惟在于說此以心感心以理融理而莫可以常情覩者也

傅氏本堯之後說蓋姓伊祁而傅氏也或曰說不知其本姓氏以築于傅巖以地爲氏

若金用作礪鈍則欲使之銳謂事有所不得行而求輔其決此以行言也若濟川作舟楫則欲使之通謂理有所不能明而求輔其通此以知言也若旱用作霖雨枯澀燥竭欲得其沛然謂義理未融而求其進助以致于化此以涵養言也

金先生曰若藥弗瞑眩疾弗瘳謂言之不直則己之宿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川傷謂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遂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是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天者理之所自出故王者法天象莫大于天雖無所不覆而化育萬物者亦豈自用凡日月星宿雨露風雷皆所以爲天之用而代

天之行者也。王者雖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庶物。故樹立君長。以共治之。皆奉順天道而爲之也。雖位有尊卑。皆使其身安康豫樂而已。正欲其治民也。二節總指有位者而言。下文四惟字。則歸重于王。聖王上法于天。則臣敬恤而民從治。精神運益。命令舉措。稱爽于天。則下有不得其所者矣。

惟天聰明下四惟字。有三意。第一字起語辭。第二獨意。三四則接語詞。惟口起羞下四惟字。則歷數之詞。干戈省厥躬。謂欲以干戈加于人。則先當自省其躬。在我之德已。

讀書叢說卷之六

泰誓上

讀泰誓者。有三大條目當先辨。其一。僞說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立。仍曰文王之年。而不改元。至三年。觀兵孟津。蓋因書九年。大統未集。及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而附合書序十有一年之說。此不可信。蔡氏已辨之。其一小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氏謂序十一年爲觀兵。經十三年伐紂。歐陽公從序。以爲經誤。此說非。當從經。蔡氏亦已辨。其一王曰。蔡氏以爲史臣追稱。此說非也。湯武知天命已去。紂紂而歸己。故正位號。以天子而伐獨夫。若猶用爲名。則是諸侯而伐天子。豈是號令天下哉。泰誓、牧誓、武成諸篇。證驗明白。蔡氏皆曲爲之說。故反有滯礙。類上帝。告皇天。天子之爵也。予一人。天子之名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豈特此哉。如曰有道伐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若當時未稱王。史何故碎破本語。一一改之。

恭從明聽。箕金先生曰。五事之則。肅乂哲謀聖。金先生曰。五則之功。謂修五事之效也。從者順于理也。明聽謂無不見聞。是于見聞者。極知其善惡邪正。所謂視遠惟明。聖德惟聰是也。箕子敷所封辭色。以警示而民之彝倫自然有敘。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告訓無聲色以警示而民之彝倫自然有敘。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箕子敷所封辭色。武王克商。封先代之後及功臣于總而經不言封箕子。蔡傳五行有聲色氣味。水之聲羽。色黑。氣朽。火之聲徵。色赤。氣焦。木之聲角。色青。氣膻。金之聲商。色白。臭腥。土之聲宮。色黃。氣香。味則鮮文是也

食必自祭其先此天性不待教而能者觀豺獺之祭魚獸可見矣故貨貿之次如此而分非授廛爲宮室以易巢穴又在其後故司空次祀後也庶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故司徒居五教而不從刑以威之故司寇居六洪範治天下之道也欲教化達于天下必諸侯遠人有交際之道故賓居七爲國之衆或有不朝不臣必加以兵故師居八

八政即周禮六官冢宰制國用則食貨冢宰也祀賓宗伯也師司馬也與三官共六官

蔡傳歷數步占之法步謂推其常占謂察其變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一語總上三節言此三者之人若既念之受之錫之福則是人斯其能歸于皇極矣無偏陂好惡無偏察反側戒詞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詞也曾其極遵其義道路也歸其極皆至于蕩蕩平平正直而行之

合于君之極者也

金先生曰三德直字與克字和類謂平康之世以正道直而行之

蒙者木兆蒙冒也蓋兆在上如木冒土而出者也

蔡傳歷數步占之法步謂推其常占謂察其變

蔡傳貞屯悔豫皆八蓋易九六變而七八不變屯三三豫三三此一四五爻變者皆九六也而二三六爻不變者皆八也

五事五兆應徵皆順皆配五行則雨乂晴謀聖與雨暘燠寒風自以類應雨者陰陽之和也貌悲而肅則蒙者木兆蒙冒也蓋兆在上如木冒土而出者也

敬德潤身百體和順故時雨順之金先生曰言從而乂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致時燠之順聽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好謀內斷故致時寒之順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故致時風之順

狂僭豫急蒙而爲恆若之應則是五事皆不能謹而其心術威儀事功之外謬所致也必求其說反于上五者則駭矣狂縱也狂縱則泛濫流下如水之洋溢有溺之勢故恆雨順之僭者差也太過也僭差而過則剛果發揚如火之燄燄有炎上之勢故恆暘順之豫怠緩也優游無斷姑息不忍猶生物而不能成物是如有春而無秋也故恆燠順之急嚴迫也嚴苛峻迫暴虐不仁有摧折而無發生是長秋殺而無春榮也故恆寒順之此所謂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者也蒙昏昧也昏晦黯閉昏亂溷濁政事無章而風行于地則蟲亂飛揚故有恆風之應也五事皆順于則故五者時至而明見五事皆不順于則則政令偏陂而恆有此應矣

日月麗乎天四時各有常道雖經于宿度而不入于宿之中或有入于宿中則爲失常道而隨宿之所主爲災異閒有當自宿內過者則不爲異夫休咎之徵自上而生豈特于爲然凡居民上者皆足以致之但其應有大小耐民則不足以致徵而休咎係上人之得失故撫民者當視民之好惡而好惡之其所好不過飽煖安逸究獨得所而已此其常也然生民有欲所好又豈止此而已哉則其好必有異于衆者故爲上者順其常而遏其異此治民之道也譬如星雖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自有常道星有好亦

不得施偏爲人上曲從民之私欲以干譽則上害于君下妨于民而爲國之病矣譬道而入于星宿之中以其所好而應立至也日行處不見星象故但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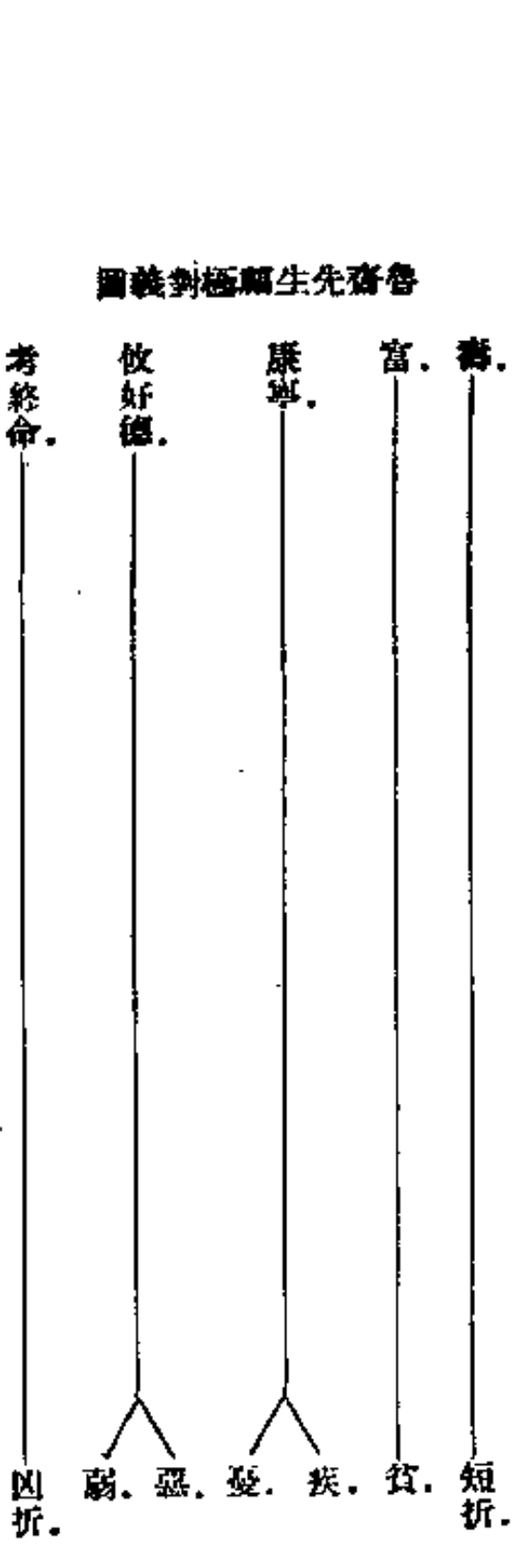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天本無黃道步天者欲按圖以定太陽周歲經行之處而以黃色紀之此黃道之名所由起而日君象也其所經行則爲中故曰中道蓋天之北極出地面三十六度自極之南五十五度爲天之中又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是去極六十七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是去極九十一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是去極百一十五度也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此南北字以人仰望于天而于夏至冬至之時見日經行去極之遠近而言也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者此東西字則以二十八宿一定之位而言以角亢七宿居東壁奎婁七宿居西者也去極中則亦以二分之時仰觀于天見其經行者而于冬夏至之遠近爲中也凡此皆言日行之道九行者青赤白黑道各二并黃道爲九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以分至定日經行之位月一月一周天而歲十二與日會故凡言月之行道必以朔望而言之月之于日臣之于君之象也臣從君而行有屈從而不敢當道嫌似君也故月當行下道而不敢當君行當與黃道異塗而相去六度至二道之交則在一度之間但言道者主于圖而圖所以仰窺故必易置宿度東西之位而左右然后可得而通也若以定位而言則青道白道以圖橫看青道二出黃道東而立春春分行之者亦謂已辰卯亥戌酉六辰之位白道皆出黃道之東而南北爲青黃道之交白道二出黃道西而立秋秋分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青道皆出黃道之東而南北爲青黃道之交白道二出黃道西而立秋秋分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白道皆出黃道之西而南北爲白黃道之交也蓋曰春三月在亥戌酉三辰秋三月在巳辰卯三辰故也赤道黑道以圖盤看赤道二出黃道南而立夏夏至行之者謂申未午寅丑子六辰之位赤道皆出黃道之南而東西爲赤黃道之交黑道二出黃道北立冬冬至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黑道皆出黃道之北而東西爲黑黃道之交也以日夏三月在申未午三辰冬三月在寅丑子三辰故也若以經行而言則春秋冬之月道望常行于日道之內而朔常行于日道之外推夏之月道朔望皆行于日道之外如春分之朔當在婁而望當在角在婁者去極九十七度在角者去極八十七度下弦去極百十五度也秋分之朔當在角而望當在婁在角者去極九十七度在婁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百十五度也夏至之朔當在井而望當在牛在井者去極七十三度在牛者去極百九度兩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冬至之朔當在牛而望當在非在牛者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在井者去極六十一度兩弦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然此特以分至言其大略耳大要以日之所經行而爲之進退蓋其日主于氣月主于朔而九行以氣言者月從日也但氣朔必不齊月之爲道常在四立以漸推移朔望兩弦隨所而遇故朔望值兩道交處必蝕凡此皆言月之行道然日月之行二分二至相去懸絕如是者蓋亦以日時漸差而然非謂春分方在此而夏至漸移至彼也觀此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或可見矣

南望去地面

冬至。日三十一。朔。二十五。望。八十五。
夏至。日七十九。朔。七十三。望。三十七。
二分。日五十五。朔。四十九。望。九十一。

此以大數言之。若朔望遇交。則日月必蝕。

魯齋先生福極對義圖



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其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禹經無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禹經。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箕子五紀通傳錯簡在庶徵

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故數五紀而法之者。王自省如歲。卿士省如月。師尹省如日。蓋師尹統于卿士。卿士統于王。其事任大小可見。故各以其位之大小。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倘上不逼下。下不僭上。則上和下順。而有百穀用成。以下之善應無窮者。不僭不逼之意也。或僭逼橫生。所謂既易而有用不成。以下不善之應。星宿雜陳于天。亦猶庶民之處于下也。師尹以上。治人者也。庶民治于人者也。其所好不同者。蓋無窮而治之者。則以常道而已。苟徇民之欲。則枉常道而亂矣。故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然雨日月字不同。上日月統于歲者也。下日月麗乎天者也。蓋上取法于歲日月而下取法于星。故也。五紀不言曆數。言歲日月星。則曆數固在其中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禹經。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箕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禹經。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箕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禹經。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箕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禹經。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箕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禹經。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箕傳。蓋以有皇極之故。皇極。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禹經。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禴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禴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禍極提傳爾簡在三德

金縢

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金先生從朱子說如責其待之責謂天責取武王于三王也蔡氏疑前既言天責取之後卻言無墜天之降寶命似乎相反故作三王當任保護之責而于天之下有闕文然詳文意其重乃在定爾子孫及先王永有依歸兩句其意蓋曰元孫過危疾之疾蓋將必死若是蒙天責取武王則以旦代之蓋予仁順于神考又能事鬼神也鬼神卽天不必指三王也武王乃昔受命于帝遂能定爾子孫而撫有天下令三王幸勿墜天元降之命以佑武王則先王有依而子孫有定蓋謂前後雖皆天命而前命所係者重三王宜佑之而以我應天之後命也

大誥

有大艱于西土至我有大事休金先生以爲命龜之詞蓋因武庚之叛而卜命并以祝詞告于衆所以前不敍殷叛邶無背詞也自茲不忘大功以下二句一意而天降威與前天降罰皆言武王崩也上天降威告于衆也下天降威乃命龜之詞也閉者有所避而不出之意言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且不敢避天威而不爲凡武庚之叛意皆在茲字內于是用肅王所遺之大智龜以介紹知天之明命卽祝之曰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我周國本爲西土之人如三監亦且搖動不靜于此茲勖我殷小邦之國大敢經紀其遺緒以天降威于我國武王初喪又知吾國有兄弟之疵隙而民不安靜言曰我將復殷之天下反鄙邑我周國今于其茲勖之明日民有獻賢者十人出爲予助以往撫事大難繼我先王所圖之功我有此大事其休美乎因命之曰我的龜而卜乃幷吉幷吉者習吉也金先生之大意如此天棐忱詞朱子曰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匪以忱猶曰天難諶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文七十卷金先生書中棐字皆作匪說惟洛誥不然

康誥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言汝之所當服者惟在廣王德意和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定天命作新斯民應保養之也作新化之也上有惟字下亦有惟字語意若曰惟當如此又當如此非汝封四句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可以私意刑人殺人無或以私意刑人殺人又言非汝封可以私意刑人無或以私意刑人蓋謂非獨刑之大者不可私刑之小者亦不可以私意用也

酒誥

周禮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四者卽天官大宰所建之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也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大宰卽冢宰天官也典經常之法也邦國王及諸侯皆是也六典六官各掌其一冢宰則相職也故皆遍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大宰所掌治典者八政邪法制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教官府擾萬民地官司徒所掌擾者勞而恐之之謂司徒掌徒役

七曰廢以馭其罷馭猶制也其政嘗大于教人爲善故曰教官府而壞萬民

三曰語典以和邦國統百官諧萬民教官宗伯所掌經之用和故曰和曰統曰用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夏官司馬所掌政之大綱內以政而正之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秋官司寇所掌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任百官生萬民冬官司空所掌上以給民故曰富

以八法治官府百官所居曰府此是朝廷之官府故下文惟曰邦而不及國邦者天之子邦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官屬謂六官其職皆六十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官職謂六官之職如治職教職別也謂各司其職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聯謂聯合六官之屬共舉之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掌於朝廷會國賓客之法度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以八則治都鄙則亦法也都之所居曰都都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在畿內者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馭謂駕馭之

二曰法則以取其官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五曰貢賦以馭其用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祭之禮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

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謂君行偶合于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

四曰奪以馭其行謂予位有賢行則

五曰生以馭其福生猶養也賢能之老者王賓養之

六曰奪以馭其貧貧謂大凶有大禍財

七曰廢以馭其罷罷猶制也

八曰誅以殷其過（誅責也）

此皆大宰之所建而大史內史又以逆王詔王也然內史之八柄則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名與次有與前不同因事無常而互見也

大史內史王朝官非衙所有蓋此準百宗工以上皆官殷之舊臣侯甸男衛亦以近殷都者言之也自矧惟爾舉以下方指衛國官

宏父定辟蔡傳宏父事官司空也主殷地居民殷即辟也則定辟之辟當作開闢之義

梓材

梓材者以爲告康叔爲政之書蔡氏以爲簡編斷爛而誤屬一篇之中意不可強合金先生曰梓材之書皆是也其餘即康誥之餘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伯梓材之書是也其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餘即多士之書餘所謂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蘇氏所謂洛誥之餘是也梓材前章皆咸勤之意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詞其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梓材之書是也其餘即康誥之餘所謂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蘇氏所謂洛誥之餘是也梓材前章皆咸勤之意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詞其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曾有歷久之年其後子孫不能延長弗克享國我于天命幽微之理皆不敢知我但知不敬其德者而早墜墳其所受之命而喪亡耳今王嗣文武而受其大命我亦惟此夏殷二國之命類禹湯及二代賢哲之君有功者庶幾不墜文武所受命固不可不疾敬德而以敬爲所也吾若爲成王言也前言相夏殷謂天命無常不可保此言國祚興亡惟在人君敬德不敬德不可信

洛誥

周公至洛而卜蓋卜下邑以處商民卜澗東瀍西爲卜王城非也召誥召公三月戊申至洛卜宅得卜則經營庚戌攻位甲寅位成翼日乙卯周公至洛則遂觀于新邑營無再卜之意于洛師與召誥合夫召公既卜且攻位而有成矣周公乃再卜之何耶倘卜而不吉又將遷位耶則召公爲不可信矣況武王定鼎于郟鄏所以營東都繼先志也而謂卜都于河朔又何也倘以卜河朔爲下都溯東瀍西爲王城則尊卑緩急又無序矣此時王城已定周公但卜處商民之地以河朔頗近商舊都遷民之便而先卜之次及澗瀍二者皆惟洛食吾乃者改事之詞是兩卜也又卜瀍東亦惟洛食是三卜也蓋王都在洛三卜之龜墨皆以洛興此地對定故皆惟洛食也舊說以澗東瀍西爲王城蓋以二水皆南流入洛故也且瀍水出穀城澗水出新安流而至洛其經行已遠今亦不詳周公所卜定于何處而王城迫近洛水之陽蓋不患其說之不通也

孟子其朋至斁弗其絕金先生之意謂孟子咸王也朋者友之也其者期詞也孟子其朋至斁弗其絕公其以予萬億年見于天子猶言議論謀猷公其心以與共天下之事又言孟子其朋而往治于洛無若火始然其光熙熙用此小明以御非則心機日熟而欲日熾必至于灼爍延燕而不可絕矣

王以秬鬯二卣曰明禮以休享于周公以爲事周公如事神明也禮精意以享也鬯鬯雖所以祭宗廟而賓客亦以此酬之如周禮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之類是天子待諸侯之禮也然則此之惟祼祀爲主鬯非必事神明也

多士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職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恢爲夾輔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率遵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久長之計亦無出于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正所謂洪大誥治也

金先生以多士之作。卽召誥告攝殷之書也。三月卽召誥周公至洛之三月。孔傳以爲周公致政。明年三月。蔡氏以爲成王祀洛次年三月。皆仿像之詞。恐不得事實。

以上皆金先生之意。推之而爲說。從古註句讀段落。方可從此說。

周官

六服。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外五百里甸服。又外五百里男服。要服也。又外五百里采服。又外五百里衛服。又外五百里要服。要服也。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外五百里甸服。又外五百里男服。又外五百里采服。又外五百里衛服。又外五百里蠻夷鎭蕃。各方五百里。二說不同。蓋方五百里。總言兩面也。一面二百五十里。王畿及九侯。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各方五百里。總言兩面也。一面二百五十里。王畿及九服。其方五千五百里。職方九服。而大行人自侯至要止六服。謂九州內也。九州外蕃國。則兼夷鎭蕃而言。世一見者也。此蕃六服。惟要以上六服也。

傅曰。有虞氏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道卽事理當行之路。論道者。論修身治人之常道。所以爲經邦之本也。陰陽則天地所以造化。氣運有不齊。人君固當變和調理。經邦卽變調也。

化卽經邦之運用。嗣武三公經邦之化。敬明天地之道。三公言燮理參天地。贊化育。德隆位尊。而任大也。

三孤位卑。不過敬明其道。以啓導其君耳。

前言六服。此又言五服。一朝聖人詳內略外。不治夷狄。統朝止于五服。

顧命

誓言嗣。謂恐不及戒誓以言嗣子之事。

須材。金先生謂卽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屬。舊說供喪用。與上下文不相入。

大矣爾。乃眚閔不知。方且大思圖謀天命。爲叛逆之事。是乃弗長永敬念于宗祀。而自欲絕之耳。

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鄭元謂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然則此所謂篾席。乃三重席之最上重也。書疏簽折。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自爲不合典常之事。乃欲圖謀人倍之以爲正。

立政

亟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自乃敢告教厥后以下。乃大臣深知俊乂之德。博求之而告于君。謂可居三宅。此一節。謂于是又之爲君者。聞其言又不輕信。而必謀之于人。而之于己。灼見才德。然後用之。果有大訓于德。則乃使之爲三宅人。

亟乃三宅所以無義民者。蓋因從弗如其先君任人之道。

成湯旣升陑。居天子之位。乃丕釐上帝。敬光之命。丕以推其大規。益以理其條目。乃用人居于三宅。所用之人。則克卽其宅。謂果能勝其任也。然人才當廣求。雖已有人徧居三事。又當畜才以待。其需儲之以待。充三事者。則謂之三俊。曰三有俊。則克卽其俊。謂實能有其才也。湯則深感思惟其治天下丕大之法式。事制曲防。已有成規。然後能用三宅三俊。所以在商邑則能和協于此。在四方則雖遠。莫不于丕康王之誥

天子五門。一曰皐門。外朝所在。朝覲四方諸侯之所。二曰庫門。府庫所在。三曰雉門。外設兩觀。懸象魏。其內左祖右社之途。四曰應門。其內治朝之所在。亦曰內朝。日朝羣臣之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路門。裏內燕朝之所在。既曰朝羣臣于治朝。而退適路寢聽政。卽此地也。今曰應門之內。則宜曰治朝。或曰內朝。蔡傳旣

言外朝出路門外而又曰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甫語不相應。恐上外字誤。

姜金先生曰。字書。姜進善也。即誘字。姜若蓋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衷助順之理而疑勤西土之民耳。

畢命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治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爲政者。當視時俗爲之更張。

詞尙體要。詞令貴大體而不煩細。貴簡要而不泛濫。

君牙

暑雨祁寒。小民惟咨者。蓋寒暑雨暘。天之令也。小民無知。爲其不便于己。且怨咨之。卽民心之悶中也。其導之難也如此。故曰厥惟艱哉。思艱圖易。卽導之中也。與上文作一事說。下此段假相應。此篇上下皆是說教。恐未及衣食。

呂刑

炎帝之末。諸侯有蚩尤者。爲始作亂。蓋自天地開闢以來。風氣淳樸。民俗敦厚。皆知尊上。蚩尤乃始爲亂。故黃帝作法以矯正虐劉之。此言制刑之始。苗民作五虐之刑曰法。謂之曰法者。言專以刑爲治國之法。而不用禮教也。又卽治淫爲劓則椓黥。言初過用其刑。而且幷制惡無差等。皆實因聖人所制之刑而過用之。專用之耳。非謂苗始制刑也。如此看。則自無堯舜因有苗制刑。而遂爲常法之礙。

皇帝者。總言堯舜也。蓋以三苗乃舜居攝時事。未可專指舜征苗。分北乃舜時事。古注言堯。蔡傳言舜。恐皆失偏。當兼言之。

皇帝清問下民。至率又于民棐彝。金先生曰。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爲害。于是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爲明。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析其民之入刑者。而罔入于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入于敝邑。敢犒從者。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不哀我喪。伐吾同姓。遂發命。還興姜戎。敗秦師于崤。獲三帥以歸。文嬴請而歸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匪之罪也。文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史記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乃誓于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

商周之書。多引夏商之興。以爲監。商周初興。起事之艱。陳紫紂之惡。以告戒之于衆。固亡也。至功成治定之后。凡所以告戒之辭。亦不引之爲說。蓋義理雖人心之所固有。又不若指其已然之跡以告之。尤爲易見。起事數所征之罪。

戡黎中士三人御者居前。左執弓矢。右用五兵。弓矢爲長兵。五兵爲短兵。弓一用矢百。又有一弓以備損折。故詩曰。交韔二弓。必二弓百矢具。是故曰備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建于車右。隨所宜用之以金爲之。故曰鍛。惟殳積竹爲之。爲鍛兵。不主刺。此言戈矛。總該五兵也。磏鋒刃則又總上兩句。雖矢戈戟矛皆言之。

凡言常刑者。軍律之常。于此申言之爾。曰大刑。曰無簡刑。則此誓之權也。

秦誓

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秦穆公同圍鄭。鄭人說秦伯。秦伯使其大夫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告于秦曰。鄭人使吾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襲遠。遠主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辭焉。使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秦師行。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入于敝邑。敢犒從者。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不哀我喪。伐吾同姓。遂發命。還興姜戎。敗秦師于崤。獲三帥以歸。文嬴請而歸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匪之罪也。文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史記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乃誓于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

商周之書。多引夏商之興。以爲監。商周初興。起事之艱。陳紫紂之惡。以告戒之于衆。固亡也。至功成治定之后。凡所以告戒之辭。亦不引之爲說。蓋義理雖人心之所固有。又不若指其已然之跡以告之。尤爲易見。起事數所征之罪。

書義主意卷之一

元　進士王充耘與耕編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史臣贊堯之辭放勳二者總言其德業之大下文乃申言之欽明文思以論其德性而繼之以安安其得之天者異於人也恭讓以總其行實而先之以允克其行諸身者又異於人也故其所以光被四表格上下蓋極言其德之所以充塞無間也所謂唯天爲大惟堯則之其德□□□而其功業文章煥然燦乎天地有不可掩者此所謂放勳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總言其德業之大下文乃申言之欽明文思以論其德性而繼之以安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欽明文思人人有之安安則未之見恭讓人有能者矣允克則聖人之所獨也如是則知其充極安得不彌六合源之深者流必長實之博者聲必宏斯之謂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史臣贊堯之辭放勳二者總言其德業之大下文乃申言之欽明文思以論其德性而繼之以安安其得之天者異於人也恭讓以總其行實而先之以允克其行諸身者又異於人也故其所以光被四表格上下蓋極言其德之所以充塞無間也所謂唯天爲大惟堯則之其德□□□而其功業文章煥然燦乎天地有不可掩者此所謂放勳也

欽明文思安安

上文稱曾是虛說此方指其實事言所謂放勳者此也此固是身家國天下但衆人搭上修齊治平說取重去便易失卻聖人氣象此是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故隨感隨應莫效神速如所謂修己以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存神過化綏來動和參天下之大皆同於德化之中雖甚盛德蓋以加於此矣德曰俊德明曰克明故以感人無不應者固非衆人所及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爲治之法莫先於治歷明時蓋天時正然後人事方有所統紀是以聖人愼之重之終始不離乎敬者此也日月星之運速有自然之行辰之遠近有自然之要度步之以歷占之以象不過敬順天道之自然而無致用其私智者蓋將以授之於人使知東作西成之候其所係者甚重也苟一或不謹而上有乖於天即下有誤於人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破)聖人之命官順乎天以作歷明其時以授人始終不越乎敬也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三組同此意)

註謂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效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所分有定法盡則日景夜永中星皆仰觀諸天以察有形之象民以和而析居鳥獸以和而生育此又俯察民物以驗夫無形之氣古人作曆周密如此所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非敬天勤民者孰能如是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益百工庶績咸熙

前所命者分掌四時至此又總命之四時一周則爲一期期之日三百六旬而又六日蓋有奇而不齊

作曆者必因其餘以盈閏。然後四時可定。而春不可以爲夏。歲功可成。而子不至於爲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此信治百官。孰敢玩歲惕日而不思所以趨事赴功。庶績咸熙。亦其效之所必至也。

又虞帝曰咨

前分命四節審曆之正。此又以置閏足之。然後曆法方全備。蓋以一期之日。有奇不齊。必以餘日置閏月。然後四時定而歲功成。否則春失閏而爲夏。寒暑反易而時不定。子失閏而入丑。名實乖舛而歲不成矣。故定時成歲。全係於閏。閏以正時。時以作事。春而布德宣惠。夏而勞民勸相。秋冬則禁暴慢藏。蓋藏之類。如月令所載。皆百工之職也。天時既正。則人事自修。以此信治百工。如日省月試。考績黜陟。如所謂歲終韶廩食。三歲行誅賞。先時者殺。无赦。不及時者殺。无赦之類。人无敢不及時趨事趨功者。所以衆功皆廣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亦史臣贊舜德爲聖人之實。舜爲天子之由。重華協帝。蓋亦總言之。光被四表者。堯也。而舜重光如堯。然其德可謂盛矣。尤謂之重華。則一言足以極其形容。然究其所以。則累言不足以盡其蘊。是故濬哲文明。溫恭克塞。必枚舉而歷言之。以見聖人所以由側陋而登庸。自耕稼陶漁以爲帝者。凡以此也。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與堯克明俊德一節相類。皆是說聖人神化之速。其一或一應猶影響然。所謂歷試諸難之實也。但上三者是常事。猶可能。末一節卻是處變不亂。最人所難能者。於此觀之。則舜非特有過人之才。且有能參頓乾坤。且天下之大。有名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封疆之域。一彼一此。俱有自然。而器不苦窳。與前三事相類。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黻衣鼓琴。若固有之。富貴貨賤。變於前。而其心未嘗變。亦與後一節相似。

又

此是堯得舜而歷試諸難。而舜爲聖人。才全德備。無施不可。故凡有所爲。其效應應。然上三者皆人事之常。衆人猶或可及。卒然而遇天變。於此而不震不懾。不易常度者。此豈衆人所能及哉。誠如是。付託以天下之重。所謂談笑而舉之者矣。豈不能勝其任乎。堯所謂以天下得人也。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初攝位。庶務更新。以示正始之道。而事之重者。莫急於治曆明時。故首察璣衡以稽天象。其次莫重於祭告神祇。故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次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聖人攝位。首祭告神祇以誠於神。其次朝會以威於人。蓋天子爲神之主。又爲民之主。正始之道。必以此二者爲先。觀其祭非常祭而謂之類。朝非常朝而謂之日覲。可見矣。

天子乃神人之主。故舜既攝位。即禮神祇以盡祭告之誠。以君爲人之主也。皆正始之道所當先者。故祭非常祭而特行之。朝非常朝而特徵之。觀類與日覲可見矣。然主祭而神享之。天意之所屬也。會朝而諸侯率服。人心之所歸也。聖人之有天下。豈偶然哉。

若只作上一截。則言神有享與。故祭有先後。所以先上帝、次六宗、次山川、而後及羣神也。

若作下一題。則聖人當攝位而合諸侯。所以與天下正始也。其間但以輯瑞班瑞爲說。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聖人之時巡。始於柴祀事以威神明。終於朝諸侯以明禮法。二月而東至岱宗。蓋各順其時。然所至必先祭祀而後覲諸侯。先神而後人。其序自當如此。猶前類禋望。後方輯瑞覲岱牧也。肆覲與肆類文法同。當就此分上下截。其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皆覲東后一比事也。此言舜攝位之初。祭告會同之後。即出而巡狩方岳。凡禮法之所係者。一一整飭之。以新天下之治。而與四方正始也。

羣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聖人之巡理天下。封表十二州之山。濬導十二州之川。所以辨封域。正疆界也。蓋自攝位以來。察璇璣以正天時。修祭祀以交神明。會同巡狩以攬取侯國。至此又從而正經界。其先後次第如此。然於此可見胸次包羅。規模廣大。舉四海之廣。皆在其心量中。其經界區處。井井有條。所謂與天地同流。豈曰小小之補助而已者。於此可見。此處要□規模氣象宏闊。它人管一家。且有莫知所措者。今聖人一出。便能整頓乾坤。且天下之大。有名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封疆之域。一彼一此。俱有自然。而聖人從而封之濬之。而州域不勞而辨矣。作此題者。說出聖人氣象方活動。不然。則索然無說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右上書作一題。則以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爲下截。）

聖人之制刑有定法。而其用刑無忽心。夫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雖聖人有所不容廢也。故重而五刑。覽則有流。輕焉鞭扑。寬則有贖。誤犯者不待流贖而遂赦。不悛者不聽流贖而必刑。或重或輕。或操或舍。皆有定法而不紊者。立法之道也。然刑特以討有罪。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犯耳。非特之以求逞也。故法雖有定。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者。則無窮。聖人豈忍於用刑也哉。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失其當。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明於立法者。所以奉天討不易之定理。而謹於用法者。所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二者並行而不悖也。

上是經常之法。下是用法權衡。所謂法外意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言聖人用刑輕重。各當其罪。故足以服天下之心。流輕乎放。而殛重於竄。蓋因其罪而罪之。故各隨

其輕重而異其法。聖人初無容心於其間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重不失之苛。輕不失之縱。夫孰
得而議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命二十二人。四岳居其一。則其咨命之辭。與十二牧九官一體。下三句是責任四岳職事。四岳羣四
方諸侯。朝聘則四門只是賓四門。而注乃云來賢俊。諸侯來朝則必奏言試功。則曰以察之。達聰以聽
之。四岳之責也。而說者乃云決壅蔽。蓋來得經意。故說四岳不親切。甚者不曉。欲把四句平說。尤爲無
理。今只依傳發明。而中間卻要指言此是命四岳職事。卻以前意插入其間。蓋四方諸侯故來自四門。
而明目達聰亦以四言。東西南北。無不周徧。併使明於此而昧於彼可也。

此卽是聖人卽位之初。廣詢博求。兼聽遠覽。汲汲於爲治。而未嘗有一毫自用之心焉耳。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上是命四岳當爲之職。下是命十二牧以養民之政。蓋四岳所以總治於內。而州牧所以總治於外。二
者內外之要職也。故舜於卽位首咨之。觀其攝位亦首視羣牧可見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聖人命養民之官。備言養民之政。而又極言養民之效。夫州牧以養民爲職者也。故首以務農時重民
食言之。此固養民之先務也。然必柔遠能邇。任賢去邪。而後民得於所養。否則德澤壅而不宣。賢否混
而易位。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故歷言之。使於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豈徒內治之民安。
雖外夷亦爲之率服。儻夷率服。則中國治安不言而可知矣。此蓋極言其效之所至。猶益言儆戒無虞。
敬心之所爲也。蓋以交神明聖人之所甚重也。故秩宗之職。必齊四岳以求其人。與百揆等。其慎重可
而終以四夷來王。皆舉遠以見近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

百揆之職至重也。非庶官可比也。故舜不敢輕授。必咨之四岳。以求非常之人。伯禹之功德隆盛。非羣
臣可及也。故公論推舉。而帝亦信之。而授以非常之職。然舜非不知禹者也。付之公論而已。無容心焉。
此可以見上之選人也嚴。而下之舉人也當。所以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聖人念民生足食之難。故其命官以務農爲重。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聖人念民俗之薄。而命臣以施教之方。夫民不可逸居而无教也。而況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上之人安
得不思有以變其薄俗也哉。汝作司徒。敬謹以敷五教。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寬裕。勿迫使之儳柔而
自化。此二者施教之方也。能如是則風俗不期而歸厚矣。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聖人之刑。爲猾夏姦宄而設。蓋有不得已也。上言爲惡者衆。以見用刑之由。次言五刑五流。以明輕重
有一定之法。末言惟明克允。以示用刑之要。夫去惡所以安民。蠻夷而爲中國之憂。寇賊而爲內外之
害。聖人之所甚惡也。於是治之以士師。重者刑之。而刑有三就。輕者流之。而流有三居。所以待之者。固
有一定之法矣。然惟察之明。而小大無所遁其情。然後用之重而輕重無不當。其罪應幾猶豈者知所
畏。而爲姦宄者有所懲也。命臯陶所以富之。命契所以教之。教之而不從。然後命臯陶治之以刑。所以補
教之不及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僉。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

上文皆所以愛民至此。則又欲使草木鳥獸亦得以遂其生。聖人之仁也。若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使
各順其性。若天圖其生。非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簡言治民。此言事神。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夫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其禮不同。而皆以敬爲主。蓋
禮者敬而已矣。而況於交神明乎。必無早無夜。一以寅畏爲事。庶幾心無私曲。洸然清明。而性體親誠
之次第。籩豆鼎俎之隆殺。壇壝圭璧之陳列。皆秩然有序而不亂。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皆
敬心之所爲也。蓋以交神明聖人之所甚重也。故秩宗之職。必齊四岳以求其人。與百揆等。其慎重可
知也。故其後猶以欽哉申戒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无虐。簡而无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之以輔導之方。必深明乎制作之妙。夫教胄子必有其方。而其所以教之必有其具。而溫栗所以
望其德。无虐无傲。所以防其過。抑之揚之。輔導之方也。詩歌者。本諸性情。聲律則稽諸度數。所以歷言
夫作樂之由。至八音諧而无奪倫。則神人可感。所以極言夫樂和之效。神且感。而況於胄子乎。此教之
其所以在於樂也。

此題只與命臯陶者對看。便見得分曉。樂爲救胄子氣質之偏而設。猶刑爲禁蠻夷寇賊之爲亂而
設也。刑有三居三就之殊。樂有詩歌聲律之異。刑必惟明克允。而後足以當人心。樂必諧而有倫。而
後足以和神人。其咨命節次大率相類。前一節先言胄子德性多未純。吾欲使之如此純全方好。次
一節作樂之曲折。末言克諧。曰無奪。方是戒飭責望后夔之辭。言必如此純如皦如。方能感動得胄
子。方有以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方可以无負汝典樂之職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人欲去讒邪之害以安衆心。故命官以謹出納之職。而重爲之防也。且人君固慎於聽納。而巧言易以惑人。凡善類无以自容。而衆心爲之不固者。皆讒說之爲害也。聖人於是有納言之職焉。夙夜孜孜。愼汝所職。教令必審而後出。湊逆必審而後納。使悉當於理而不悖焉。則有以杜讒慝之口矣。

舜命九官。納言獨居其末。蓋禮備樂和。功成治定。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苟讒慝得以行於其間。則是非亂而觀聽駭。賢者恐懼。人人自危。不得展布四體以爲治。而前功盛德矣。何以保治功於無窮也哉。夫子論爲邦於樂。則韶舞之後。必繼以遠佞人。正此意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所任之職不同。而相天之事則一。故總以欽哉戒之。天下之事无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之而命之君。君不能獨任而分之臣。典曰天敍。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何莫非天之事者。人特相之而已。一或怠慢不敬。則瞞官廢職。且得罪於天矣。敬也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敬无往而不存。即事無一之不理矣。聖人戒飭臣下。所以辭約而理備也。勉之以敬而警之以天。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守職矣。

又

發嗟嗟之辭以告其臣者。所以使之敬其事之出於天也。天下之事。孰非出於天哉。人臣之職。雖各不同。而凡所以爲其事者。孰非天之事也。事雖出於天。而相之者在乎人。苟違天。則失其所以相之之道矣。爲人臣者。可不敬其所事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聖人之命官。告戒之辭。嚴於先。勸懲之法。繼於後。此其治功所以無不立也。

三載考績。至庶績咸熙。

聖人執御下之權。故朝無不舉之事。夫課功以行賞罰。此人君御下之權也。聖人考績於三載之後。黜陟於三考之餘。賞罰既明。而人無不力。是以衆庶之績。雖有不同。而咸熙之效。若出一致。

蓋天下之治。皆分之二十二人。聖人但執賞罰之柄而已。此所以不勞而治也。夫五載之多。天子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言其君臣交際。載有定制。而其綜覈勳庸。復有要法。此所以不勞而治也。夫五載之多。天子一往巡守。諸侯各一來朝。其交接有時而不亂。奏言以觀其蘊。試功以考其成。而車服以厚其報。其賞功黜陟。實而不欺。聖人以寬訓衆。以簡御煩之道也。一往一來。禮无不答。所以通上下之情。言必敷奏而无所壅。功必明試而无所蔽。民功曰庸。立諸侯所以爲民也。故有功於民者。輒旌異之。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上是史臣贊禹之德。下是史臣述禹之言。本難相連。只得取巧說。禹之德敷奏而其心猶未敢自以爲足也。方且責難於君。欲君臣同其敬畏。各盡乃職。以成治化於天下。所謂處已治如未治。此大臣之用心也。然亦无背於理。无忤於註。儘活動有生意。乃者。難辭非已然之謂也。言必先如此。乃如此。正責艱之意。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大臣有文教以加於百姓。猶不忘忠誠以事其君。必君臣皆存敬畏之心。而後政可成。而民可化也。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无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人臣有責難之論。而人君有深信之辭。

此題本與傳注不合。然臣實君答。本自相應。傳者自失其旨。故或有如此出者。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无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上是深贊克艱之效。下是極言克艱之難。蓋君臣果能如禹所言。各敬其職。則公論大明。善類畢集。而天下大治矣。然而豈易能哉。自非稽衆從人。安能使嘉言之罔伏。非不廢困窮。安能使賢才之无遺。非不虐无告。安能使萬邦之咸事。此克艱之所以爲難。惟帝堯而後能之。非常人所及也。

〔破〕克艱之謨。深許夫大臣。克艱之實。歸美乎前聖。若只作上比。則就允若茲截。豈能以克艱之道體諸身。則致治之效不可及。

若作下比。則就允若茲截然下句對上文四事不同。四句自是兩事。每事下就插帝之嘉言。惟聖人爲能忘私順理。惟聖人爲能重民好士。如此則不費力。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聖德之大。非一言所能盡。其形容天下之大。以一人爲之主宰。蓋有至大之德。則足以副至大之任也。廣運。總言其統體既廣大而撫外又悠久无疆。聖神武文。是言其條目。其變化不測。皆自廣運出。大德者必受命。聖人所以富有四海而貴爲天子也。

大德者必得其位。惟其德爲聖人。此其富有四海而貴爲天子也。

〔破〕聖德同乎天。非一端而可名。天命集乎君。全一統而无外。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以上詳言警戒條目。下比極言警戒效驗。人君安不忘危而能事事知戒。則人心无遠而不服矣。四夷歸往中國。治安之效可知。

上二句是總提其綱。中十句備言其目。末一句極言其效。先吁後戒。以發其聰。又特以無虞起其怠。蓋人能戒慎於憂患之日。而不能不懈惰於宴安之時。然不知治生於亂。危生於安。故致治在未亂。保邦在未危。苟事變之來。始惕然疑畏。已無及矣。然所以警戒之目如何。下文曰罔曰勿曰無者是也。若來

百志惟熙一句亦是戒之之辭言凡百心之所向皆要光明俊偉我要獵下卑污傳者以此句爲收斂便與上下不相屬便是難下筆只是到此輕輕一二語蓋過謂之避嫌就通不要抵死求分明庶不礙傳此八條皆有所指既枚舉而歷數之又總之以無怠無荒以致其丁寧之意此一句無所指之事但怠以心言欲其無一念不戒傷也荒以事言欲其無一事不戒傷也既謹之念嚴之徵又防之事爲之著至此意敬意密矣如是則其效將如何雖四夷且來王中國治安蓋有不足言者矣所謂極言其效懇說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勉之以九歌俾勿壞

人君恩足以及人者豈乎利足以及人故養民之功不遺其極不止也

上是政治之要下是保治之法德在於善政善政在養民養民之具在六府三事之九功九功之修和在於順敘九者之敘要可歌如是則民得其養而治功成矣然而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而人之常情好逸而惡勞故戒之用休以勸其勤如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蓋之用威以懲其怠如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又以勉勵督責而使之強爲故又即其九歌以勸之庶幾逸能思初安能思始不待戒而勤不待蓋而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保治之道也聖人之憂民何其至歟方其治功之未成也則反覆躬極必底乎成而後已及其已成也則又維持輔相必爲无窮之憂民其有不得其養者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功在天地者无窮功在生民者亦无窮聖君所以歷言而深美之也夫地平天成則天地以之而安其所六府三事允治則民物以之而遂其生不惟當世蒙其功將使萬世被其澤豈功偉績豈它人可冀其萬一哉聖君特推而美之良不爲過

聖人能除大患興大利使天地位而物萬育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自生則平成之功固萬世之所賴也不能外六府三事以爲養是六府三事允治亦萬世之所賴也當時廷臣舉无能出其右者故曰時乃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故推其成功以美之言汝之功在天地生民者如此固无不得其養者矣

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此是禹以己之短形容皐陶之長欲其君念之而不忘也蓋君天下者凡以有德足以得民心而已己无德而民不依則罔不足以勝任此皐陶邁種德而黎民懷之則足以當大任而无愧矣在我之所不足在彼乃其有餘其次在民心而不能忘在君心如之何而可忘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大臣之推讓同列思之反覆而不能忘欲人君深悉其行事之不可忘也蓋皐陶非徒有不可忘之德正歸功皐陶故皐陶以民用不犯于有司歸功於帝舜也

其明刑弼教亦且有不可忘之功在我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忘在君固當深念之而不可忘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臣民无或觸法以大臣善於用刑聖君所以推其功而美之也夫天下如此其大也臣民如此其衆也敢干正者固无有矣而或干正者亦無有焉果何以能若是哉以汝爲士師之官善於用刑故也聖人之治以教化爲本而假刑以輔之汝能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民知所畏而可以不用刑殺耳其用心如此蓋惟欲使民遷善而遠罪出刑而入教而非欲殘民以逞者也夫是以民皆協於中道而无或干正者焉蓋臣民放僻邪侈以犯上之令者由於中道之不明中道之不明由於教化之不立教化之不立由於刑罰之失中而无以輔之耳夫刑爲過中失正者設也教之以中正而不率者有刑以齊之則過者必俯而就不及者必企而及皆相率而□□道之歸而自无或干於正者矣所以刑措而不用也所謂勝殘去殺所謂舉皐陶不仁者遠蓋如此其功之盛孰有及之者哉

明于五刑弼時乃功

大臣假刑以防民其心常超乎法之外天下遷善而遠罪自和率爲善之歸則其功爲不可及矣皐陶能明五刑以輔五教其假刑以防民使之有所憚而力於爲善者蓋期其君以至於治雖用刑而實期至於無刑其設心措慮固常超乎法之外者矣故天下之民皆合乎中道而刑果無所施焉此非明五刑之驗也歟是皐陶之功固有不可掩者矣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无大刑故无小辠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聖人德周於身而无過舉之事故民化其德而有刑措之功夫聖人一念好生形於非爲者无不善則其深入於民心者當何如哉夫其臨下御衆不失之於煩苛賞善罰惡不失之於姑息過者雖小而必刑罪有可疑刑思從輕功有可疑賞思從重與其輕殺而陷非辜寧自失刑而縱有罪此其仁愛忠厚之至隨所寓而形著皆所謂好生之德也果孰有愆過之可議者哉夫德充於身則民化於下凡其不犯於有司者皆其好生之德有以深入乎其心故也君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則民用不犯其效固應爾也皐陶因舜以臣庶罔或干正美其功故以民自不犯歸功於其上所謂刑措不用者非臣之功皆帝之德也

罔愆二字是提其綱九事皆其目也臨下貴簡而不貴煩御衆貴寬而不貴迫其餘刑賞皆當可過厚而毋過薄此所以爲罔愆也如此處陶漸濟是以能去殺勝殘易俗移風家稷人皐而比屋可封刑雖設而無所用

德有諸己者无可指之疵而入於人心者又淪肌而浹髓此所以能致刑措之功也帝以臣庶罔干予正歸功皐陶故皐陶以民用不犯于有司歸功於帝舜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勵惟乃之休

化神於下而聖君有以遂其心功歸於上而大臣有以著其美夫刑措不用者聖人之本心而明刑弼教者大臣之能事使無皐陶之刑則舜之欲不能直遂而教化不能以大行是皐陶固不可忘也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論大臣之功德不可以一事名贊大臣之功德不可以一言盡

洚水儆予止惟汝賢

大臣之功德一身備之而有餘故聖人之稱贊累言形之而不足夫當大患之來汝能言之能行之而有成大功此固足以見汝之賢矣處家國之間能勤能儉而自視若无尤足以見汝之賢焉且常人能爲國平水土而除衆大之患以成不世之功必將恃功而忽惡能勤矜功而侈惡能儉而禹乃自視歉然克勤克謹如未嘗有功者焉聖人所以枚舉而歷言之一則曰惟汝賢二則曰惟汝賢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而極美之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止嘉乃丕績

人臣自處謙退而莫能揜其善故人君美其功德而不能已於言夫有高世之才而又有絕人之量聖人之所深與也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禹乎能過天下而不矜功高天下而不伐若未嘗有功者故天下莫與爭其功能雖不自矜而予則以其德之盛者莫能加功雖不自伐而予則以其功之大者莫能及德曰乃德功曰乃功明非它人之所得與也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人君修己之道惟能謹始而慮終故其治人之道自能篤近而舉遠大臣所以深敬夫同列之言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大臣以智仁之道爲兩盡同列嘆智仁之效難兩全夫智以知人仁以安民二者治道之所在固不可以偏廢也然而人固未易知而民亦未易安也故二者兼盡雖堯如帝堯猶且難之何也蓋能知人則見之明而所任皆當其選能安民則惠之博而天下孰不歸心此其爲道固未易盡也欲兩全其效豈不難哉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爲治之道只此二事而已然必先知人而後安民故雖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者此也且以帝堯在上求賢而舉驩兜及鯀猶不免爲衆所惑是知人固堯所難也博施濟衆修己安民堯舜其猶病諸其安民亦帝堯之所病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論德非止於一端觀人非止於一事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德有可名而不偏所以爲善行德有諸己而不息所以爲善人九德總之只是正直剛柔細分之卻有九寬柔愿三者屬乎柔德亂擾直三者皆正直之屬也簡剛強三者剛之屬也常人寬者或不足於栗

柔者多慊而不能立。非全德也。既寬矣。而又能立焉。則其德爲全而不偏矣。此只是泛論德有此九者之目耳。若論其在人者。則不可求其全。但觀其實有何如耳。彰者。實有諸內而形諸外者也。如寬者自然從容。柔者自然委婉。由其外以知其內。此固觀人之法也。然又須觀其有常。蓋常人德非實有。則雖勉強矯飾於一時。不能不發露於悠久。必能久而不變。斯其有德者矣。故可以爲吉士。蓋彰則表裏如一。有常則始終無間。非德充於身者能如是乎。此所以爲觀人之要也。

德之見於行者。不可以一事定。不可以一事名。德之在於人者。可以一言定。故自覺而栗。至強而毅。其目有九。可以一言定者。彰厥有常而已。彰者積中而形外。常者終始無間。此非吉士而何哉。

皐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皐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足其已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者遜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敬。都以贊其美。繼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乎。然則帝舜爲求言之至。大禹爲知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皐陶之心。無間然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人君度德以定位。而任下無遺才。故人臣趨時以立功。而在上無廢事。夫爲治莫先於得人。下無不用之賢。則朝無不舉之政。此必然之理也。昔者皐陶以知人之法陳之舜。以爲德有多寡之不齊。人君之用之。必各稱其任。三德者使有家。六德者使有邦。而又兼受敷施使九德之人成事其事。俊乂之才皆在官。使則下無不用之賢矣。誠如是。吾見百僚皆以德而相師。百工皆順時以趨事。而庶績凝成。舉撫不立之事矣。上是取人之廣。不是得人之效。

人臣能日宣日嚴其德者。必能明治其家邦。故人君盡取天下之賢者而任之。則人各趨事赴功。而治功無不成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人君正身以率下。所畏者事之微。求賢以任官。所重者天之託。夫人知逸欲不可教。然不知兢業以閑萬幾。則逸欲有時而縱矣。知庶官不可曠。而不知天工須人以代。則庶官有時而或曠矣。故知禍隙每伏於細微。則將兢業之不遑。而何暇以逸欲導諸侯。知天工不可曠。則選任唯恐其不嚴。而何敢以非才曠厥職。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因天理以立教。一於敬而其教行。順天理以施政。至於勤而其政立。夫典禮施諸教化。命討施諸政事。二者皆出天理之自然。非君臣所自爲也。故典者天敘。因而庸之。君臣必以寅恭而爲心。則有以和衷而教化立矣。德者天所命。於是章之以五服。罪者天所討。於是用之以五刑。君臣必皆懋勉而不怠。則有以施諸政事而刑賞當矣。

天聰明。惟敬哉有土。

(破)天人之理爲無二。人君之心當無忽。

達于上下。只是言此理。通乎上下。初無間隔耳。

天人之理。本貫通而無間。人君不可不以敬存心。能推敬天之心以敬民。卽民無不安者矣。皐陶所以是終安民之謨也。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聖君進大臣而欲其美言。不必遜諸人。大臣贊同列而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夫美言者。公天下之言也。聖君公天下以爲問。大臣公天下以爲對。尙何人與己之間哉。觀舜禹問答之間。足以見益稷合於皐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皐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足其已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者遜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敬。都以贊其美。繼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乎。然則帝舜爲求言之至。大禹爲知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皐陶之心。無間然矣。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此是聖人除患興利之次第。方懷山襄陵時。平地皆水。不可行。故隨山刊木。平地不可播種。故暨益奏庶鮮食。以救救濟民。及水漸平。方得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平地可以播殖。故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又恐其有無不能相通。故懋遷有無化居。然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蓋播奏艱鮮。但各隨其地之所宜而已。未能兼濟天下也。直至通有無。然後無一民不得其養。故曰烝民乃粒。上大槩是隨地興利以足民食。下是民食足而治功成。

聖人視天下之飢溺。猶己飢溺之。故汲汲焉興利去害。而又有以均其利於天下。此所以民食無不足而治功無不成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處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盡交修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告舜。所以處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盡交修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告舜。所以又必申其辭以致謹於後也。夫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處崇高之極。苟念忽謹畏之不存。則憂患及之矣。禹所以特稱帝以告之。舜所以卽命而然之也。愼之何如。心安於義理之正。而不動於人欲之私。事必謹始而慮終。臣必繩愆而糾謬。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其敬愼也如此。庶幾動有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仰有以承上天無窮之眷。而天位之重。可以永保而勿失矣。

夫君位之難保者何也。上恃天眷。下恃民心。而後君得安處其間然。天無常親。小民難保。一日不謹。則民心離而天命去矣。故兢兢業業。惟理是循。而非理者勿動。惟幾以審其事之發。察微正始以謹其初。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深思極慮以求止其所。然猶恐其有未善。又須直臣以匡正之。蓋其心未始敢有一毫之縱也。夫如是則靜與理俱動。與理會。其行事皆足以合乎人心之公。而非徇一己之欲。故動輒天下翕然而歸向之。卽有先意而待我者矣。其得人心如此。則天眷豈能外是邪。以此昭受於天。天必

申命之而有無職之休矣。苟不如是。則心汨於慾而無定。事物之來。既不能謹之於始。又不能遑其所終。而左右前後。一皆讒諂面諛之人。其結怨於民。自絕於天。可立而待矣。其能保有天下。未之有也。以天人間有位。庶幾首尾收拾親切。

君能安所止以惟幾惟康。而其臣又能以直道匡正其不及。則內外交修。無不至矣。是以勤則人應之。非徒應之。且儕之於未勤之先。以之昭受上帝。則命之非徒命之。已也。下足以得人心。上足以承天眷。要亦人君慎乃位。如前所云耳。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人君反覆嘆詠。見臣職之爲重。人臣一言而契。得君心之所同。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君臣以一體而相須。凡君心之所欲爲者。皆臣職之所當爲者也。故舜資禹而寄以股肱耳目之任焉。予欲左右有民。以成教化。則資汝以爲助。予欲宣力四方。以施政治。則資汝以有爲。觀象作服。則汝當任其明。審聲律以作樂。則汝當司其聰。君以心運之臣。以身體之。而天下之事畢矣。首一句提其綱。下面汝翼汝爲。是作股肱汝明汝聽。是作耳目。蓋人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一身兼衆職。任之□□而已。君逸於上。譬猶腹心。臣勞於下。則其耳目手足也。視聽舉履。皆爲心之所使。然後身得安焉。否則憒然而已。何以成天下之務。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乎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審其節審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比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協時歌。皆汝之責也。

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未便說樂。至以出納五言。是將此音律去弦歌聲時。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與上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資臣代爲之聽審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乎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審其節審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比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協時歌。皆汝之責也。

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未便說樂。至以出納五言。是將此音律去弦歌聲時。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與上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資臣代爲之聽審也。

予違汝弼。汝毋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欲臣之忠於君。必戒之以敬其職。近乎君者臣也。故君有過則當正。不可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者何也。蓋居近臣之職。必敬存乎心。自不容不盡心於吾君也。故能忠必本於能敬。怠於其職者。未有能忠於所事者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聖人不忍輕於棄人。故所以激勵之。以須其遷善改過者。由輕而重。以漸而遠。無所不用其極。夫小人

與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卽不知自媿。故使之射侯以明之。明者別白之而其情狀呈露。不可復掩。蓋輕以辱之。使其知媿而自改也。若猶未也。卽以鞭扑焉。撻之辱甚於射侯之明矣。而又不改。卽從而誅之。其過於書。蓋撻之辱行於一時。而誅之證聖之不朽。其辱又有甚焉。有人心者宜惕然知所恐懼。而翻然求所以自新矣。聖人之待頑讒若此。豈惡其人而□□待之哉。爲此者政欲其改過。而並生於天地之間也。蓋人之生也直。今頑讒而不直。是失其生理矣。雖生猶死。何足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與人羣居哉。苟無以教之。是棄其人而不得齒羣類矣。非聖人之心也。既用三者之教。故使樂工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蓋言者心之聲也。其心莊則其言中於理矣。果如是。是能改者也。承之庸之。使有服在百僚。而聖人欲並生之心。始得以直遂矣。如其不改。是不可誨化者也。然後刑以威之。所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聖人豈輕於絕人哉。不教而殺。非聖人之本心。而欲與並生。乃聖人之初意。至此蓋亦無可奈何。所謂不得已而後刑之也。此足以見聖人忠厚之至。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德之所及者遠。故賢之所用者多。夫惟有聖德之君。自有以致多賢之助。故禹以頑讒爲難化。而推恐聖德之未至。以爲使帝德光輝遠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於盛德之中。如是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有帝臣之願。惟帝舉而用之。蓋無非可用者矣。彼頑讒之未化。豈足慮哉。

歌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臣言觀行。書還賢之法。重賞酬功者。乃待賢之證。還之之初。必求其言行相副。其法不可以不密。有功於民。則賞以車服。報之不可不厚。還之之後。則儆俾無所容。報之厚則爲善者知所勸。此聖世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歌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人君盛德遠著。而足以鼓動四海之心。還任有方。足以激勵天下之賢士。則人必□□灌磨以須矣。何必庶頑讒說之難化。而欲加之以□□。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上言經理天下。而遠近各有定制。下言□理□人。而內外俱有成效。

聖人之□理有內外之殊。而其成功無彼此之異。且聖人非徒□理有其法。而統理又有其人焉。此其詳內略外。雖有不同。而其躋行有功則一也。

迪朕德。時乃功惟敍。皐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化行□下者。以大臣致治之功。故同列因得以明輔治之法。蓋□九功未敍之時。民敎死不贍。何暇迪舜之德。今天下所以躋行德教。化成俗美者。皆以汝養民之功。順序之故也。□是而猶有頑不率教而不迪德者。則皐陶方敬承汝□□敍。方施象刑以德之。使知遷善以遠死。蓋九功未敍。□民無以爲生。

其陷於放僻邪侈者無怪也從而刑之□罔民矣今也六府修三事和仰事俯育有所資養生□死無所憾入孝而出弟親親而仁仁仁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於此時而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則刑以威之非過矣

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論擊樂感通之盛蓋無幽明人物之間也

樂一合一止即幽明人物無不感動及其九奏之餘而鳳皇其感召亦至此極矣

擊之和至此極矣感而至格□鳳皇其感召亦至此極矣而鳳皇靈瑞之物亦爲之來儀蓋樂至於九成則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惟能和聲和之聲斯能格難格之物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先以畏天之意形於言後以畏天之□□諸□所謂言之不足而嗟嘆之永歌之也夫畏天命者□無時無事而不□此□故君臣當盡其責也所謂喜者喜於乘時□□□也所謂起者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乘時□□之效也夫修人事所以保天命元首股肱各盡其道庶乎其可以圖天命而勿失矣天下之治自警懼而成至歌頌而極其歌頌之中而不忘戒勅之意者非聖人不能也

先述作歌之意後形詠歌之辭帝之欲戒勅天命於時與幾而歌之辭乃無一語及天命者蓋修人事即所以謹天命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歷數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與前題同先述賡歌之意後乃形而爲歌歌天下之事當愼始而敬終□之所存敬之所存也故元首而明居上克明也股肱而良爲下克忠也皆能以敬存心者也夫如是故舉之興者有序功之成者勿壞庶事各以敬而底其所也康者各止其所之謂若臣能以敬爲主念念不忘則興者有以鼓舞之□者有以核實之使不廢天下之事何莫不止其所

書義主意卷之二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之治水其急在於分別九州然後其治功方有所施不然則澶漫無統紀矣其隨山刊木通道路以定高山大川爲各州之疆域者乃敷土之工夫也蓋洪水橫流九州一壑平地莫非水其可見者山而已不隨山刊木則道路無由而通不因高山大川以爲疆界則九州何由而可別然禹別九州非用私智星土之法已有九野故在地者各有山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與俗禹特因而別之耳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帝都乃治水所當先故首冀州壺口乃施功所始故云既載由壺口而梁岐由太原而岳陽由覃懷而衡漳又其施功先後之序也先帝都而後他州先壺口而後他處相其緩急之宜順其自然之勢所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者此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因水以別州。而疆域由之以明。水勢有所歸。而動植各遂其性。揚州之域。北至於淮。東南距海。蓋天下之勢。西北高。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多水。揚州居地之東南。衆水之所聚也。有彭蠡焉。所以聚揚州上流之水。瀦而爲澤者也。有三江焉。所以疏揚州下流之水。流而入海者也。故彭蠡既瀦而後震澤之水。底於定。止者鍾於澤而無泛濫之疑。行者趨於海而無橫流之患。豈惟動物得遂其性。篠簜之布生。草夭而木喬。凡植物皆得以遂其生矣。故因水所以辨州域。因物有以見水患之平。

淮海惟揚州止震澤底定。

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多水。揚州居地之東南。其勢最下。衆水所歸。故北抵淮東南距海。而州域皆因水以辨焉。州域既辨。就其中而論之。即有所謂三江者。疏下流以入海者也。彭蠡既瀦。即木有所受。而陽鳥亦遂其所居。三江既入。即水有所歸。而震澤亦爲之底定矣。物得以遂其性。水得以循其道。而平成之功著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聖人度土田以爲貢賦。其歲貢必有其常。其入貢必有其道。無不詳審而備錄之。見其取於民有制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聖人度土田之高下。而爲貢賦之重輕。其取於民者蓋有制也。揚州之土塗泥。故其田下下。賦出於田而人力有修廢。故有錯法以通之。貢出於土地之所生。故取金三品而不以爲過。

禹之導山。亦所以導水。蓋方洪水橫流。九州一壑。平地無可施功。其可見者山耳。故隨山刊木。以疏殺其勢。使藏障蓄泄。然後其流入海。而無泛濫之虞。及其平水土。出而成川。則溶川之功始可施。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上不窮其源而下紀其入海。荒遠在所略。而內地在所詳。且其所折分合。皆隨其自然之勢。而未嘗強爲疏導。所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者。此之謂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是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蓋上每州各言其所以。故此總之以九州攸同。則彊域有彼此之間矣。謂之四隩既宅。則不獨交之降邱宅土雍故歷述其乃祖之用心。而感嘆之意。溢於言外。須如此作。方不失旨。且活動。不然則死矣。前題亦然。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聖人度土田之高下。而爲貢賦之重輕。其取於民者蓋有制也。揚州之土塗泥。故其田下下。賦出於田耳。非民之不可疏也。以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不有以愛其民。未有能保其國者。前王之垂戒若此。爲後王者。不知所以道而守之。其可哉。蓋太康不知道乃祖大禹之訓。故盤於遊畋而不恤其民。以致失國。故厥弟五人。述大禹之訓以作歌。言皇祖之訓。非不昭如日星。爲子孫者。不能服膺弗失。而自底滅亡。亦復奈之何哉。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于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先王以盛德而君天下。其爲後世慮者。何其詳且遠也。而繼世以有天下者。乃不能紹其烈。得不深可歎也歟。昔者大禹以明明之德。爲萬邦之君。其德之所被者廣矣。猶恐天下後世有不得其所者焉。故著之典則。以示子孫。使後之人得以道其成法以爲治。存鈞石於王府。使後之人不敢變其定制以厲民。夫其立經陳紀。而不過於器數之微。則其所以爲後世慮者。蓋無所不用其極。其望於後人者何如也。爲子孫者世守之。雖以之長治久安可也。而奈之何有荒墜厥緒。而弗念如太康者乎。宜五子形諸聲嗟。永歎而不能已也。

此題非是五子稱贊大禹。乃是感歎我祖爰深思遠。所以維持天下後世者。用意如此周備。豈不欲建千萬年治安之基。而我後之人。乃不能繼其志。述其事。一旦廢其成憲。自取覆亡。得不大可哀耶。故歷述其乃祖之用心。而感嘆之意。溢於言外。須如此作。方不失旨。且活動。不然則死矣。前題亦然。

胄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前王經國之遠猷。亦惟君臣道合。臣臣職而已矣。夫君臣不各盡其道。而能定安邦國者。蓋未之有也。聖人垂訓。豈不深切著明哉。其爲謀固顯然而有徵。以之保國。固有隆而無替。而其所以爲說者。即非有它也。先王能恐懼修省。而謹天戒於上。臣人則奉法守職。而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德明明。而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於以保其邦國。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君知所以畏天。則臣知所以守法。故職修於下者無或曠。而德成於上者無以加矣。夫君之所畏者天也。能恐懼修省以謹天戒。則知所以畏天矣。臣之所守者法也。能舉法守職以有常憲。則知所以守法矣。君臣上下。各盡其所當爲。而在朝之百官。舉知修職業以輔其君。內既懷恐懼修省以爲心。外得舉法守職者以爲助。欲不爲明明后得乎。既爲明明后矣。有不能保其國者乎。此先王之訓。所以明有徵驗而足以保安其謨明明而復昌。苟天不見異而警戒之意荒。入無法家拂士而讒諛之人至。則德必將浸微而浸滅矣。故懼桑穀之祥。所以成大戊之中興。而無面從之臣。所以成帝舜之大聖。古之有明徵者多矣。夫君之所望於臣者如此。居其位而不知所以治其事。若義和者。豈能免於先王之誅乎。

書義主意卷之三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必生聖人以治之。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言天之命湯不可辭。

上天所以賦予聖人以出羣之才識。蓋將擬之以君下而重其託也。則其誅暴止亂。豈聖人之得已哉。亦不過循常道以順天命耳。伐夏之舉。衆人駭之以爲變。聖人視之以爲常。蓋既於天命所當然。則雖變亦常耳。

上天爲天下而生聖人。故聖人順天心以定天下。聖人豈有心於天下哉。亦順天而已矣。夫天錫聖人以智勇之資。豈私於聖人哉。萬邦待之而表正。禹服待之而繼承。是故爲天下而生聖人。而擬之以有爲也。天固生之。聖人固得而違之乎。故今之伐夏救民。亦惟率循乎典常。以率順乎天命而已。是故不得而不爲也。夫以殷伐夏。以臣易君。謂天下之大變可也。仲虺以爲率其常。何哉。蓋追於天命。有不得不爲。夫既不得不爲。是亦理當如此。雖變也。亦常也。果何慚之有哉。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是仲虺作誥以釋湯之慚。故推原其故。以見天之厚聖人也。固將擬之以有爲。聖人出而應天。固不得而不爲。須如此發明。其意方明白。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聖人之德。其可稱道者非一端。而其孚於人者亦非一日矣。夫其有諸己者備。而後入於人者深。古之人有能之者。湯是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其律己何如其嚴也。德懋懋者。懋之以官。功懋懋者。懋之以賞。其處事何其不苟也。誠於好善。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勇於自治。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其寬也克寬而不失於縱。其仁也克仁而不失於柔。是其德周於身。舉無可議。而凡有耳者無不聞。有目者無不見。其信於人也有素矣。今之伐夏。夫孰不知其爲除暴救亂。而豈有疑其貪富貴利天下者哉。湯可以無慚也。此是仲虺釋湯之慚。而歷舉其德之足人聽聞者如此。以見其孚於人也有素。人必不疑其爲篡奪。若使平時無可稱道。一旦出而稱兵伐國。滅家奪一隊以自解曰。吾非貪富貴人必不信矣。何慚如之。湯平時無所嗜好。惟以克寬克仁爲事。則今日之事。非貪富貴明矣。如是說得本旨明顯意活。

又

聖人所以取信於天下者無他。公以存心。厚以臨民而已。夫私意不以累其中。而官賞必求其當。善在人而不忌。過在己而不吝。其秉心一於公而已。及其御下則居之以寬。而不擾。行之以仁而不殘。其於德也彰於人之耳目而不可掩。信於人心而不可誣。湯之德所以足人之聽聞者如此。

惟王不邇聲色。功懋懋賞。

聖人惟心不役於物。故其行事各適其宜。夫官其德而賞其功。非心無私累者不能也。成湯惟不近聲色。不殖貨利。嗜好不足以動其中。故於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舉無不當者焉。聖人之所以異於人。以其無欲故耳。大抵人心無所欲。則處事咸當理。譬之清水而無泥滓。以汩之。豈不能鑒妍醜哉。使君心一蠱於聲色。則便佞者得志矣。溺於貨利。則聚斂者得志矣。德日新。英邦惟懷。

君德無戚間。則人心無不服矣。德之足以服人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成湯爲創業之君。故天下之所取正。亦後世之所取法者也。故當勉明大德以建中於民。然中道豈徒然而立哉。外焉以義制事。內焉以禮制心。敬義夾持。則德明於己而中建於彼矣。誠如是。則豈特有以爲法於天下。亦且可傳於後世矣。

湯之德固有藉己矣。固明矣。至此欲其益勉明之。使之有加無已。以之建中於民。使民有所視傚。以稱

救正萬邦之責。然義理無窮而標準難立。已有未正。何以正人。故以義制事則有以防之。事爲之著。斷無一事之不中矣。以禮制心則有以謹之。念慮之徵。而靜無一息之不中矣。以此昭德而德益明。以此建中而中可建。君子動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豈特當世有所取正哉。將後世亦有所取法矣。此是仲虺勉湯處。其實在懋昭大德。使此心無息耳。建中於民非是效。是欲其立此中。到垂裕後昆方是收效。

前兩句是欲其如此。中二句是實下工夫。後一句是言效驗。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懲崇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佑輔顯遂。以固其存。弱昧亂侮。所以存者也。佑輔顯遂。夫忠良賢德。所以存者也。懲崇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聖人不拂人之能。不屈己之過。惟聽天所命而已。其至公之心何如也。夫以一人而居天下之上。而不以至公存心。可乎。善者天所命。善在人。吾何敢自恣。而弗彰。罪者天所討。罪在己。吾何敢自恕。而弗咎。其命且貴矣。夫人君執命討之權。操威福之柄。誠知有天之可畏。則可矣。否則妬賢疾能。憚於改過。將何所不至哉。

伊訓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紹前王之德。在謹其始。而謹始之道。以孝弟爲先。其本之立。在於親親而尊尊。達道。

紹前人之行者。以謹始爲先。謹始之道。以孝弟爲重。孝弟也者。可由近而達之遠者也。故伊尹之訓太甲。舉於此焉。以爲今王嗣前王之位。必思所以嗣前王之德。惟於其始嗣之。失之於初。未有能善於其後者也。然所以謹始者。不在乎它。求孝親以立愛。弟長以立敬。愛敬立於此而孝弟形於彼焉。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推之天下矣。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前王有功人倫。其修爲舉無可議。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積累安得不艱。其大業之所由興。皆盛德之所致也。伊尹恐太甲輕易天下。故以前王創業之艱者告之。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降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前王修己以敬。所以得天下。大臣克相其君。故有以安天下。

大臣所以開導其君。聽之以物理。使知不可妄動。告之以非理。欲其有所待循。其忠愛可謂至矣。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人君居天位。仰有以保天眷。下有以結民心。幽則有以與百神之祭。使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賦人以一定之理者天也。使民安於此理之有定者后也。夫上帝降衷於民。得此理以爲性。無過弗及。固有一定而不可易者。然民豈能悉由斯道而不戾乎。有聖人者出而任君師之責。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悉歸乎此理之中。而無敢過無敢不及焉。則能有以不失其常情。而克安於斯道矣。然則人君之於天下。豈曰治之云乎。修道以立教也。此其責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爾惟德罔小。朕弗敢自專。惟簡在上帝之心。

聖人不拂人之能。不屈己之過。惟聽天所命而已。其至公之心何如也。夫以一人而居天下之上。而不以至公存心。可乎。善者天所命。善在人。吾何敢蔽之而弗彰。罪者天所討。罪在己。吾何敢自恕而弗咎。其命且貴矣。夫人君執命討之權。操威福之柄。誠知有天之可畏。則可矣。否則妬賢疾能。憚於改過。將何所不至哉。

伊訓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紹前王之德。在謹其始。而謹始之道。以孝弟爲先。其本之立。在於親親而尊尊。達道。

紹前人之行者。以謹始爲先。謹始之道。以孝弟爲重。孝弟也者。可由近而達之遠者也。故伊尹之訓太甲。舉於此焉。以爲今王嗣前王之位。必思所以嗣前王之德。惟於其始嗣之。失之於初。未有能善於其後者也。然所以謹始者。不在乎它。求孝親以立愛。弟長以立敬。愛敬立於此而孝弟形於彼焉。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推之天下矣。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前王有功人倫。其修爲舉無可議。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積累安得不艱。其大業之所由興。皆盛德之所致也。伊尹恐太甲輕易天下。故以前王創業之艱者告之。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降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前王修己以敬。所以得天下。大臣克相其君。故有以安天下。

大臣所以開導其君。聽之以物理。使知不可妄動。告之以非理。欲其有所待循。其忠愛可謂至矣。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人君居天位。仰有以保天眷。下有以結民心。幽則有以與百神之祭。使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

可以安厥位。苟敬不足而自絕於天。仁政弗施而結怨於民。誠意不足而鬼神弗散其祀。則其去也可立而待矣。居天之位。不其難乎。誠不可以易而忽之矣。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大臣體一以告其君。言之詳者望之深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天求一德以爲神民主。而尹與湯俱有一德。以當天心。此固天意之所屬也。故能受天命以有九有。天命之所歸。亦人心之所向。商之所以得天下。豈偶然哉。要亦德足以致之耳。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任官必惟德惟材。大臣必才全德備。若此者何也。蓋以人臣之職爲上。欲輔成君德。固不可非其人。爲下欲撫安生民。亦不可非其人也。審如是則於選用之初。安可以或輕。必難之愼之。使小人不得以才進可也。既得其人之後。所以待之安可無其道。必惟和惟一。使君子得以行其志可也。始也防之嚴。恐用非其人。終也待之誠。恐有人而不能竟其用。如此。君民有所託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緒。永底烝民之生。

始焉德必取諸人。而後有以爲一己之善。終焉德有諸己。而足以感乎人。則宗廟享之。兆民賴之。而有君以言之可行者美其臣。臣以言在所必行者望其君。見古之君臣以躬行踐履爲貴。而不徒以虛言爲足尚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大臣之致其事。固不敢再乎。己大臣之去其位。尤不敢忘乎君。古者大臣不幸而遇難處之時。以一方之作酒醴。資麴蘗。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

人臣之職。莫大於格君心。志者心之所之。而未形於事者。於此當先有以制之。不可使之偏於一。故嘗以爲神人之憂。上言修德之由。下言德成之效。

戒之於早。察之於微。則必無以防未然之患。而又何以成將來之休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君以言之可行者美其臣。臣以言在所必行者望其君。見古之君臣以躬行踐履爲貴。而不徒以虛言爲足尚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

人臣之職。莫大於格君心。志者心之所之。而未形於事者。於此當先有以制之。不可使之偏於一。故嘗之作酒醴資麴蘗。作和羹資鹽梅。皆調和醞釀於作之之初。而不在於未成之後。故正君亦在臣正於未動之先。而不在矯正於事成之後。此所以謂之訓志。而必貴其交修。而不可成□也。賚臣以格心。其說爲正。詳篤信力行。其自任爲甚確。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學必有本。以致其末。能篤信深念。而積道有諸己。教人所以居學之半。始終無間。而後德修於一身。

〔破〕學由謙勤而有進。既覺所得之充。學貴始終而無間斷。有自然得之妙。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破〕學無間於己。既有自得之妙。法無愧於前。斯無自用之失。

說命

說命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前述得說之由。後載命說之語。況爲帝之所賚。其出也有以異於人。況爲高宗之所資。其遇也有以異於人。

乎已。

此題首尾高宗之言而中間一段。乃史臣所紀。恐難出題。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取諸物以喻其臣者。其望切。取諸天以喻其臣者。其望深。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小大之相維。尊卑之相統。皆天道之自然。古之明王。奉順天道。分天下大之爲邦。小之爲都。統之以天子諸侯。承之以大夫師長。以尊臨卑。以下舉上。令行而禁止。求得而欲從。若此者豈有它哉。蓋非以天下舉一人而欲以一人治天下者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惟至公。故聰無不明。而無不見。聖人法天。視聽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從治矣。

〔破承〕聖人能有以法天道之至公。則能有以合人心之大公。蓋天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同也。聖人之心既不能遠乎天。則臣民之心又豈能遠乎聖人哉。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人君於舉動之所當審者。惟能致戒而心無所蔽。則能致治而政無不美。蓋事幾所在。必當預防。苟不戒之於早。察之於微。則必無以防未然之患。而又何以成將來之休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君以言之可行者美其臣。臣以言在所必行者望其君。見古之君臣以躬行踐履爲貴。而不徒以虛言爲足尚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

人臣之職。莫大於格君心。志者心之所之。而未形於事者。於此當先有以制之。不可使之偏於一。故嘗之作酒醴資麴蘗。作和羹資鹽梅。皆調和醞釀於作之之初。而不在於未成之後。故正君亦在臣正於未動之先。而不在矯正於事成之後。此所以謂之訓志。而必貴其交修。而不可成□也。賚臣以格心。其說爲正。詳篤信力行。其自任爲甚確。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學必有本。以致其末。能篤信深念。而積道有諸己。教人所以居學之半。始終無間。而後德修於一身。

〔破〕學由謙勤而有進。既覺所得之充。學貴始終而無間斷。有自然得之妙。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破〕學無間於己。既有自得之妙。法無愧於前。斯無自用之失。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述前人自任之重。故功烈有以通乎天。勸大臣盡事上之忠。厥有以匹休於前人矣。

大臣以致君澤民之責自任既俾其君功格於上天後王以輔君成德之責命臣必欲其臣匹休於前人蓋先王所以致功業之隆者實以其臣能自任以天下之重則輔臣今日之事我者其可不以前人之事先王者爲心而思與之同其休美哉

惟后非賢不乂止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述君臣相遇之難賢君固欲賚臣以繼一代之善治盡臣下事君之敬大臣必欲以己而承一人之矣意

書義主意卷之四

周書

泰誓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聖世之有天下豈偶然哉亦惟前王有盛德足以基大業耳天鑒代殷莫若周周之德莫若文王文德之昭被同乎日月之照臨語其遠及則光於四方論其尤著則顯於西土蓋文王雖國在西土故尤著於所發之地也德之昭明如此則至矣極矣不可以有加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始於漢南四十國之歸中於天下三分其有二終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多方之大受非周其誰受之論德之著而曰惟我文考於以見文考之外無餘人受多方而亦曰惟我有周於以見非我有周蓋莫能受武王於誓師之際語其興邦之由而一則曰惟我二則曰惟我於以見聖人初無心於得天下而天下自不能不歸心於聖人也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上天以愛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愛於天下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原國都之所由建惟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後王成功之大昭乎其不可揜矣周之邦土啓於后稷而篤前烈者惟公劉周之王迹基於太王而勤勞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勳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撫中夏至使小大之國畏口而懷德其成功爲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則有公劉以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勞王家其積累深厚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之小邦懷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當勝商之餘與天下正始所以歷敍其興王之故以告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偶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致治能盡其所當爲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夫無爲必本於有爲苟於其所當爲者或不力焉欲以不勞而成功難矣昔者史臣於武王克商之後歷敍其致治之由列爵分土而大小相維之制定建官位事而任賢使能之道得重民五教使人知親親而尊尊重食喪祭使人知養生而送死悼信明義以勵俗崇德報功以奬善則其於致治之方蓋已無所不備矣武王於此果何事之可爲哉固宜其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然則無爲而治不基於有爲可乎致治之要備舉而無所遺故可無爲而其德始於漢南四十國之歸中於天下三分其有二終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多方之大受非周其誰受之論德之著而曰惟我文考於以見文考之外無餘人受多方而亦曰惟我有周於此見非我有周蓋莫能受武王於誓師之際語其興邦之由而一則曰惟我二則曰惟我於以見聖人初無心於得天下而天下自不能不歸心於聖人也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上天以愛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愛於天下

牧誓

武成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原國都之所由建惟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後王成功之大昭乎其不可揜矣周之邦土啓於后稷而篤前烈者惟公劉周之王迹基於太王而勤勞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勳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撫中夏至使小大之國畏口而懷德其成功爲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則有公劉以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勞王家其積累深厚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之小邦懷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當勝商之餘與天下正始所以歷敍其興王之故以告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偶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致治能盡其所當爲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夫無爲必本於有爲苟於其所當爲者或不力焉欲以不勞而成功難矣昔者史臣於武王克商之後歷敍其致治之由列爵分土而大小相維之制定建官位事而任賢使能之道得重民五教使人知親親而尊尊重食喪祭使人知養生而送死悼信明義以勵俗崇德報功以奬善則其於致治之方蓋已無所不備矣武王於此果何事之可爲哉固宜其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然則無爲而治不基於有爲可乎致治之要備舉而無所遺故可無爲而其德始於漢南四十國之歸中於天下三分其有二終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多方之大受非周其誰受之論德之著而曰惟我文考於以見文考之外無餘人受多方而亦曰惟我有周於此見非我有周蓋莫能受武王於誓師之際語其興邦之由而一則曰惟我二則曰惟我於以見聖人初無心於得天下而天下自不能不歸心於聖人也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上天以愛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愛於天下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敍○其禮專其辭嫵

聖人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武王以十三年伐紂即以其年訪道於箕子汲汲焉不敢少暇者蓋知得天下之難未若治天下之難故其心不遑寧處如此訪於箕子乃與之言非敢召而問之其屈己以下賢蓋將虛心以求道也天之於民默有以安定之所以輔相保合其居止者皆非有形迹

之可求。蘇倫之鼓。固有所不知也。聖人亦豈真有所不知哉。退託於不知。見其求道之無已也。孟子云。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聖人因洛書之數。而敍洪範之疇。所以明經世之大法也。夫自初一至次九。數之出於天者也。自五行至福極。疇之敍於人者也。出於天者。以奇偶相間而爲九。敍於人者。以天人相因而爲九。數形而理以寓。範演而理遂明。然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是又居其中者爲之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木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故洪範之五行。即奠瀁之六府。養民之具。無先於此。故九疇以此先焉。

語其質則曰水火木金土。辨其性則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之異。別其味則有鹹苦辛酸甘之殊。

反覆備舉。論至於味而後已焉。固以其爲民用之所急也。

又

論造化之綱。則一言而有餘。推造化之蘊。則累言而不足。夫造化以五行而備。故洪範疇者以行爲先。所以居一也。五者非他。水火木金土而已。潤下炎上。其爲性有不同。作鹹作苦。其爲味亦不一。五者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無者。政以其五味之養人。不容有一之或缺。所謂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者。是也。故於民用也大矣。

曰者自然而然。作者成於用力。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之所當從事者。肅乂哲謀聖。而肅乂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原於貌言視聽思。君子之論。所以自源徂流。必要其極而後已。欲人知所以修己也。曰者。自然而然。有物必有則也。作者。出於用力藏性而後可以踐形也。

此題大抵與前題相似。皆重在第三節。鹹苦酸辛甘者。民生日用之所急。肅乂哲謀聖。乃盡性踐形之極功。然肅乂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出於貌言視聽思。曰者。出於自然而然。其作之則存乎其人而已。五者在人所當從事者此也。故謂之五事。明畤者必究極而言之。其意固有在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有歉有爲有守與不協於極不極於咎此生質之美可與爲善者也故當念之愛之及其微於色發於聲則其蹤厲有足觀者矣於是而錫之以福以養其爲善之心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蓋其錫之以福者卽前日念之愛之之人而終爲惟皇之極者卽始爲有猷有爲有守與夫不協于極之民也

又

聖人納民於善而其道無不周人才服君之教其效無以異夫人品不同聖人委曲而道就之無所不用其極此所以無一人自外於聖化者是故庶民之中而有有爲有猷有守者則念之而不忘於其不協於極不極於咎者則受之而不拒於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則錫之以福養之有其道鼓舞之有其方各因其材而篤焉是人也昔者則爲凡民今則惟皇之極而皆爲善人吉士之歸矣豈一人自棄於聖化之外者哉所謂皇極無棄人者固如此

人之有能有爲使盡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人才勉之以爲善固求以善其國必資之以爲善而後有以善其身蓋非賢才無以立邦家之基非重祿無以爲賢者之勸聖人立極所以不能不致意於有位之人也夫在位者而既有能矣有爲矣是固異於人矣然未可自足也必使之善盡其行而不已焉則國勢由之而盛矣然使祿不足以給其求則飢寒之不恤而何暇治禮義凡厥正人既富之以祿而後可責其爲善焉正人者在官之長舉其長言之則其他可知矣孟子有言民有恆產則有恆心必仰事俯育有所資養生送死憾所慽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嗚呼豈獨爲民而然哉雖有位者亦莫不然也聖人審國勢而察人情知國無仁賢則不可以爲國賢無所發則不可以爲善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曉之以人君大公之道所當由必示之以人心固有之天不可失聖賢反復歌詠以感發乎人之心無非欲其知所以遏人欲存天理而已是故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者戒之使毋生於心而所遵者王道王義王路而已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者戒之使毋害於其事而所知者王道之蕩蕩平平正直而已斯世斯民絕一己之私者而皐由乎大公之道所以禁止開導之者至矣然猶以爲未也又繼之以會其有極之說焉蓋道曰王道徒知教出於君而不敢不遵極曰有極則知理本固有不容不會且歸之矣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天下王

人君立教則推原乎天庶民由其教而有得者則歸功於天子蓋教雖出於君而理則原於天也

又

人君代天立教一皆本諸天庶民由教有得則必歸功於其君蓋理不出於天則聖人無所爲立教教不立於君則民亦何所觀效以復其性哉故爲之君者知有天而已而爲之民者亦知有君而已推其知有天也故極之敷言不以爲己之言而是稱是訓卽所以爲帝之訓惟其知有君也故由乎敷言之訓以近乎天子之光則必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凡尊君親上之不能已於言政以其是彝是訓之同乎帝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斯民能率教而不自絕於其君故斯民有言以歸功於其君蓋率教者君而主教者君君有覺其民則民有以頌其君矣夫以庶民之親天子蓋不勝其懸絕也求以近天子之光豈不難哉今也庶民於敷言之訓遵而行之以復其性而天子道德之光爲不遠矣夫以平時企望聖人而不可及一旦由其教以得之其歡欣悅懌之意爲何如耶謂天子爲天下王以見其恩有之功不可忘謂天子爲天下王以見其君長乎己爲甚至凡其像藏之念孰非得之覺悟之餘觀民之所以歸功於君而知建極之君其有功於民者固如此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爨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論三德者舉其綱詳其目審其施而治道無餘蘊矣

又

治道不可以端名在施之各當其所耳蓋天下之治有經有權正直所以御其常此治之經也剛柔所以濟其變此治之權也是豈可以一端盡哉德之所以有三而三德所以殊之次六也平康之世則御之以正直蓋無所事乎剛而亦無所事乎柔也然氣質之偏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不及者焉一以正直御之固有所不可者矣故強弗友剛克剛以克其剛爨友柔克柔以克其柔沈潛剛克者以剛克柔高明柔克者以柔克剛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以制其過引其不及使歸於中道而已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任占者必得其人事占卜者必有其道觀諸稽疑之時可見矣稽疑者何有疑焉而決之以卜筮也然其理精微而其事重豈衆人所能與哉故必愼擇其人而建立之乃所以命卜筮也然則任占者非得其人可乎稽疑之設所以斷人事之有過差而推衍之者也卜以衍忒其兆有五曰雨曰霽曰蒙驛克是也凡此七者而用各不同卜筮者於此稽焉則凡人事之吉凶得失瞭然而可決矣然則事占卜者不有其道乎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聖設審愼者以同患故決吉凶者宜從衆夫聖人卜筮之設豈徒哉卜之兆有五占之體有二其曰有七而用各不同者蓋惟懼人事之或有過差故假此以推之使人各有以先見其吉凶而爲之趨避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誠如是則斷其凶者以決其趨向悉可偏聽一人之論而不審哉故司卜筮必三人至其占決則以二人之言爲斷蓋善均徵衆此不易之論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夫揆

之於心而不能無疑。則行之於事。不能保其無弒。故爲之卜筮以決之也。記所謂大事卜。小事筮。是也。然謀及卜筮。凡之一人足矣。必使三人參決焉。聖人之愼重於舉事何如哉。且占卜之用。不言取吉而止言衍忒。則聖人之心。未嘗惟利之是圖。亦惟忘其有過而不知。登耳。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嗟吉一而已。動不可不愼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爲謀則先於人。決疑則先於神。是無不同則無不利矣。蓋神者。幽與筮也。人者。卿士庶民也。已有所疑。始則謀之於心。次則謀之於人。而謀之龜筮者。謀主於人故也。已有所疑。始則協之於神。次則協之於人。疑決於神故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事決諸人而無不協。則屬集於國家者爲有餘。蓋舉事而合乎至公。此禍所由以集也。是故圖有大疑。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臬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內斷諸心。而吾心以爲然。謀之謇龜。而謇龜以爲可。參之卿士庶民。而卿士庶民以爲當。是幽明人己。舉無異議者。其順天理合人心必矣。盧事如此。果焉往而不獲福哉。身之康強宜矣。且非徒福萃於一身。故能膺天眷而濟生民。而天下後世。無不被其澤者。聖人備盛德於一身。故能膺天眷而濟生民。而天下後世。無不被其澤者。身而已。其餘慶流及於子孫焉。吉孰有加於此矣。苟陛命之蓍龜而不我告。猶參之臣民而卬可乙否。其善於戒君歟。謂夫爲君者不可一息之不勤。一節之不謹。一息不勤。則怠慢之心由茲而啓。一節不謹。則盛大之德由此而虧。故吾心雖勤。而於或者之間尤所當謹。吾德雖大。而於一節之際尤所宜防。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徽子之命

賢者能繼前人之緒而有其德。故人君美賢者之德而俾其位。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賢君之命諸侯。因戒勉之辭而致期望之意。其忠厚之意可見矣。

康誥

賢者能纘前人之緒而有其德。故人君美賢者之德而俾其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聖人尙德而不任刑。其實既不可掩於人矣。故聖化由近以及遠。其終有以格乎天。昔者文王知德所當明也。而能明之。罰所當謹也。而能謹之。於鰥寡則不敢侮。而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刑其所當刑。其行事之實。有以基著於民。而不可掩。故始焉造我區夏。次焉修我有邦。終焉怙冒西土。聖化之行。自近及遠。而卒聞於上帝焉。始焉德有諸己。而爲民心之所歸。終焉德形於人。而爲天眷之所屆。聖人之有天下。豈偶然之故哉。

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勉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刑之輕重有秩然之敍。用刑者必大明之。使輕重不紊。以親其民。則民知所畏而勉於和矣。刑固不可以不明矣。而心尤不可不誠。夫去惡如去病。是誠於去惡者也。故民皆知惡不可畢棄咎。保善如保赤

560

子是誠於好善者也故民皆知向善而安於治

酒誥

古之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人雖自見者不必觀於物必也觀於人觀於物則但見妍醜觀於人則已之善惡事之是非無不盡見之也味於斯旨特不能見吾身之容貌味於得失則無以知吾身之善惡妍醜可以不見而善惡不可以不知若是則何藉於物而不觀於人哉以彼所言之是非而驗我所行之得失彼所非也從而改之吾因彼而後正我之所非彼所惡也從而更之吾因彼而後覺吾之所以失我之所行我不自知之而人實知之

梓材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止惟其塗丹雘

人君能勤其所當爲大臣當勉其所未至其取譬之詳者蓋其責望之深也

周書

召誥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化民必先乎臣使之相觀而善化人尤必謹其身使下觀而化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憂勤以期享國之永者必在乎以民心爲天命也

洛誥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隆報工之禮所以激勵其臣使人有所勸又明視紀功之實以觀法羣臣使人有所法蓋紀之者以至答其旣往則視之者以垂訓於將來其所係者甚重也夫有功而上不知則人無所勸今王卽命曰記功宗將論功以作元祀所以報之如此其厚者豈有它哉故將使之厚輔王室斗然紀功載籍非人君所得私也必以大示羣臣使知功之高者不可抑而卑卑者不可增而高則人知所以自勉而樂於趨事

赴功矣。此不數之教也。

又

大臣啓其君報功之祀。不惟有以期於人。又必有以盡諸己。夫報人之有功。固可以得人之盡心。然報之不得其公。則人亦將觀徼而出於私矣。在人則期其盡忠以輔己。在己則責其盡公以示人。惟公穆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于夙夜毖祀。臣有以盡其職。而功在於國家不可揜。則君得以安其道。而誠尊於祀事者無間矣。蓋臣勞則君逸。皆自然之理也。而況有盛德之臣如周公者乎。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亦云至矣。然且旁作穆穆。和敬之容。隨寓隨著。而無有方所焉。故其於方來治平之休。蓋迄綏而不止。文武所勤之教。成振舉而不迷。予沖子夫何爲乎。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逊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如此。

多士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觀天之所眷乎君。君之以享乎天。而天人相與之際爲可證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上則總言惟君子能所其無逸。其下申言其故。凡君子之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以其嘗力涉民事。而先知稼穡艱難。然後處於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知小人之依。自不能不所其無逸矣。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上是歷敍中宗無逸之實。下言其享艱永年之效。

餘題多有凶懸字樣。必不出。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大臣以己之所聞而歷述前代聖賢之臣輔佐之功者。勉同列以匹休於前人也。古之大臣。何其勉同列之至歟。謂夫前代聖賢之君。其所以成功之小大者。皆賴夫聖賢之臣以爲之輔。則夫居今而輔君者。又何可不以昔之君臣有期歟。此大臣所以述己聞而致其拳拳之意也。雖其成功有小大之異。而此六臣者。皆能佐君致治而功及於後也。爲君奭者。可不思所以匹休於前人。而遽欲告老而歸乎。

又

有一代興王之君。必有一代興王之臣。不以創業守成而有間也。周公留召公。而歷舉商六臣之烈。蓋

將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君臣相遇。其才德未必皆同也。才稽未必皆同。而皆可致治。或以聖輔聖。或以賢輔賢。或君聖臣賢。或君賢臣聖。是皆未可必也。而其治效之淺深。皆可得而驗。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者也。故能格於皇天。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者也。則能格於上帝。太甲之保衡。即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於皇天。佐太甲則有保安衡平之功。天則大而無外。帝則主宰之名也。言天則帝無不在。言帝則天有未盡。此聖賢治效所由分也。然周公特爲留召公發耳。固非厝厝於是也。公意亦曰。君奭。我周之保衡也。我周之伊陟臣扈也。我周之巫咸巫賢甘盤也。輔成王而爲聖。則格於皇天者。固可期。輔成王而爲賢。則格於上帝者亦可致。召公之賢。周公之所不可無者。又況成王幼沖。撫艱危之運。有覆巢取子之嗟。蓋懇如也。茲爲何時。而召公獨欲遠引自安乎。周公國勤無所不可辭。成周宗社之重。有非一才所能支。一德所能維持者。我之所聞於昔。所以致治。何莫非人臣叶贊之力。庶乂君臣。故不暇遑舉矣。有如昔商之世。湯之受命。太甲繼世。若太戊。若祖乙。若高宗。莫不有賢聖之臣。以成一代之治。君奭獨不聞之乎。商之於周。固未遠也。我之所聞於昔。豈惟我聞之。亦君之所素聞者。聞我所聞。獨不側然興念乎。必爲湯之伊尹。陟格於皇天。使周之天命益以固。可也。爲太甲之保衡。保安治平。使周之治道穆穆迓衡。可也。爲太戊之伊陟臣扈。格於上帝。使周之定命。足以昭冏上帝而事悃多福。可也。保乂王家。使周之宗社屹然而奠安。如巫咸之佐太戊。訓誨輔翼。使成王之觀昭然。如甘盤之天惟純佑命。則商賢百姓。王人罔不乘德。明使小臣屏侯甸。剜成殄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得天眷之篤。故其國多賢才。得衆賢之助。故其君足以取信於天下。蓋人君苟能得賢才。而賢才衆多。由於得天眷。觀於有商可見矣。

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王屬望於大臣者。欲其有以爲民之表。尤欲其有以受君之益。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忘。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大臣協力以事人君。而致其已然之効。尤當勉力以紹前王。而成其未至之功。

蔡仲之命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諸侯能修政而善鄰。則上爲有以蕃屏王室。次爲有以親諸同姓。下爲有以乂安下民矣。夫王者之建諸侯。故將以此三者望之也。使爲諸侯者。國家閑暇。則般樂怠惟。而不知所以明其政刑。朝聘不修。而不知所以親睦鄰國。

多方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戒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惟鮮哉

大臣之告君致敬以盡其誠歎嗟以動其聽者唯欲其君謹於用人不以嬖任尊卑而有間耳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繭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破〕大臣審於取人而得其爲人之實故能敬於告君而陳其爲君之實

〔破承〕人君能急於求賢以事天故大臣必慎於進賢以事君君之道盡則事天之道亦無有不盡者矣

大臣言必徵諸古者蓋以君當可爲而有爲臣必可言而後言其致謹於得人爲何如也

而大臣進賢所以副聖君求賢之心苟事君之道盡則事天之道亦無有不盡者矣

〔破承〕人君能急於求賢以事天故大臣必慎於進賢以事君蓋人君求賢所以爲大臣進賢之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破〕大臣審於取人而得其爲人之實故能敬於告君而陳其爲君之實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百司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賢君能有以服天下必內有以正朝廷故外綏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熙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能代設官以圖治其效無不同者以前王爲官而擇人其心無以異故也夫成治效者豈係官之衆寡哉亦要於得人而已耳吾歷考諸古而有得於唐虞及商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至簡也然有百揆四岳以總治乎內州牧侯伯以總其外故庶政和而萬邦寧夏商事繁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若此者豈有它哉以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府哉以得人而致治夏商亦事不以得人而成治功乎

觀前代之致治皆由於設官當知聖主之爲治莫急於得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繁簡雖不同而體統

惟不紊故庶政和萬國安其治效無不同者政治要於得人而已蓋惟官得其人此治效之所以不可及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兼天地弼予一人

〔破〕立大臣之任參贊者其才難立大臣以輔參贊者其責重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觀王者之設官分職而天下之治無不舉者矣夫職又安有不舉者乎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之事君有其禮君之馭下有其權予於時巡逃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黜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人臣之分職雖不同至於敬謹以盡其職至公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無術俊事

卒也合曾卑小大同訓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

惟煩

此題不甚體面若作只是戒勉之意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破〕貴君勉衆臣以功業既欲其知所向而無怠尤欲其蒂所行而無疑

君陳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前人既有功於民而有以得人心後人唯謹守其法則足以成治效昔周公師保萬民蓋深有功於敷民者故民懷其德而不能忘君陳往面繼周公之後豈必更張改作而外立一道以治之哉亦惟謹汝所司率循常道以懋昭周公之訓便常如周公之存則民將不勞而治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則無不變之俗後提之意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者民之生本自厚而不薄也其有不親不遜而流於薄者非它遷於外誘而失其正性耳雖遠上所命而言教有所不行終從上所好惟敬五典而以教化爲先必往德而以躬行爲上變而爲厚始末之世升而爲大道之時化成俗易雖古黎民於變時雍者無以異矣

顧命

康王之誥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庶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盡君道而臣又盡臣職其德著於下而功格於天天所以順聖人之道而重聖人之託也康王此言蓋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畢命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大臣有盛德成功則人君可以無爲而治矣昔者畢公以盛德而又能勤小物其修諸己者密矣弼亮四世其忠於國也久矣故正色率下而無不敬服其言以德足服乎人也休嘉之績多於先王之世以其不懈於位也德望著於人勳勞著於國則爲之君者復何爲哉固可垂衣拱手以仰其成績而已

賚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爲化誨殷士而設殷之廩士席寵惟舊其賚富矣苟無以訓之則驕淫若訪將由嘉終何以使之全其性命之正而不至天遏以戕其生哉然訓非假於它也訓之以德使無致以蕩陵德訓之以義使無至於怙侈滅義此蓋人心所固有亦其所同有衆人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也以是爲訓訓莫大焉然是道也古人有行之者矣稽諸古以爲訓則民曉然知所遵知由德入則可以壽將自不懈於用力矣豈有無徵不信之患哉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破〕治道足以繼前人則治效足以及天下

君牙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上言施教之方下言立教之本夫五典者當宏以敷之民則者當敬以和之然而身教者從言教者訟身正則罔敢弗正心中則罔敢弗中與其以人治人易若以己維人之爲易也以其有常則謂之典以其一言則謂之則以其無所偏倚謂之正中其實一也既中且正則民不期而和五典不期而自敷矣

又

施教固有其方立教必有其本夫五典則宏而敷之民則則敬以和之爲司徒以設教其法固當如此然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所謂敷五典而和民則者豈有他哉不過恐其溢中失正故耳獨身克正而所履無邪行則人孰敢不出於正爾心果中而所存無邪思則人孰敢不中然則以己率人又所以爲立教之本也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前王功德彌隆所以垂後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人臣謹守成法則其施之敬治亦安往而不得其當哉夫以文顯於前有莫大之謨武承於後有莫大之烈其功德可謂各□其盛矣啓佑後人咸正罔缺其於子孫長遠慮寧有未至者乎爲大臣者不在乎他惟敬明乃訓毋得昏迷使文武之道不墜於地則用以奉順乎先王用以對揚文武光命用之以追配前人將無施而不可矣

罔命

昔在文武聰明睿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古之聖君有衆賢之助而尤資其助於近臣故不惟有以善其身而又有以善天下矣以聰明睿聖如文武則其德已盛矣小大之臣咸懷良忠則賢者聚於□矣若無所待於近臣之助也然聖人之心未嘗自以爲足而不致意於擇人故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其辟蓋陶漸勛業大爲是以其出入起居則無有不欽發號施令則無有不臧其言動舉無所違下民爲之敬順而萬邦咸底乂安天下之大亦無不被其澤者爲近而有以善一身遠而有以善天下是則得人之助與爲多焉爲人君者而不慎擇乎近臣固不可也

呂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赫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勛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則民不見德惟戮是聞非聖人先德教後刑□□□矣古人刑□德以或之於先刑以輔之於後不然則民不知所以在上明明以在下君臣合德昭著於四方下觀而化惟德是勛固其宜矣之設□豈其然北君穆穆以在上明明以在下君臣合德昭著於四方下觀而化惟德是勛固其宜矣夫然後明於五刑使無失之過以治其民所以然者刑以弼教輔其常性所不可廢也夫豈特之以求逞哉

又

古者聖人先德教而後刑罰示之以身率之教而人無不化然後明刑以輔之蓋刑爲弼教而設所以輔民常性而非親之以爲治也荀君臣無德以先之則出治之本無所寄乃汲汲於用刑以防民吾恐民不見德惟戮是聞者有矣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刑足以輔教而無所忽則禮集於君民者爲無窮古人之用刑豈徒然哉蓋將以治道之有不及也故必敬謹於五刑之施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而無一毫之敢忽夫如是則一人受其慶於身兆民賴其慶於下安寧之休將永久而不替矣敬刑之效固至此歟所謂式敝罔由獄以長我王國者蓋如此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期無刑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刑與罰因人情世變而爲操縱其用雖有不同而其理要不可易夫刑以德有死也然適輕下服適重上服罰因世變而爲之輕重亦皆有權蓋因人而爲之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又因世變而爲之輕重者也若是者何也人之過故不同世之治亂亦異故當以不齊齊之而非可膠於一定也夫世輕世重雖齊之以不齊然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其間固自有倫理自有樞要也夫豈漫無統紀而可以私意高下於其間哉

又

刑與罰因人情世變而不可以定法拘然就其中固自有一定不易之理在典獄者所當知也夫重之則爲刑輕之則爲罰然上刑而適輕則下服下刑而適重則上服至於罪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所謂因人情而爲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又所謂因世變而爲輕重者也凡若此者豈有他哉蓋人情世變之不齊故當以不齊齊之然當輕而輕不可增而重當重而重不可降而輕涵自有倫理自有樞要所謂雖權也實經也然則於不可執一之中未嘗無確然一定之理耳

文侯之命

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大臣有好善之量則國家蒙好善之福夫好善優於天下而況於國乎有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無忌疾之私人之彥聖中心好之甚於口所稱美不謂之能容可乎故曰實能容之夫如是則有才者無不容有善者無不錄久安長治之效舉於此乎基之爲子孫者得以垂拱而仰成爲黎民者得以安生而樂善非幸也宜也推其所自非好善之大臣能致此乎宜穆公思得是人而任之也

又

古者聖人先德教而後刑罰示之以身率之教而人無不化然後明刑以輔之蓋刑爲弼教而設所以輔民常性而非親之以爲治也荀君臣無德以先之則出治之本無所寄乃汲汲於用刑以防民吾恐民不見德惟戮是聞者有矣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刑足以輔教而無所忽則禮集於君民者爲無窮古人之用刑豈徒然哉蓋將以治道之有不及也故必敬謹於五刑之施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而無一毫之敢忽夫如是則一人受其慶於身兆民賴其慶於下安寧之休將永久而不替矣敬刑之效固至此歟所謂式敝罔由獄以長我王國者蓋如此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期無刑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檢孟熙校刊

虞書

堯典

問放勳堯號也又曰贊堯之功者何曰稱人者必先曰某人斯曰某德云爾況孟子已言之乎重華文命亦爲舜禹之號乎曰然以文命爲禹號數千四海者何事也曰數分也分治四海之水土猶禹貢敷土云爾曰若然則允迪亦爲皐陶之號乎曰非也史臣稱堯舜禹之號者因爲天子而記其功德不可以遍爾若皐陶者直記其言行而已

記其謨雖有號亦不得而係之也故舜爲夏書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何曰猶稱舜若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猶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之定也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順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圓也以欽爲堯者德之始以讓爲後者德之終也若曰不是德而能讓也然則安安非言欽明允克非言恭讓邪曰古語質簡非如後人方語而又白發揮也

問堯親九族以至黎民時雍者何曰族有尊卑親疏則恩有隆殺敎有勸沮百姓有賢愚貴賤則道有舒慘政有升降萬邦殊俗而異尚則法有因革德有柔能聖人雖神化其實緣人情而治此豈記其成也此說不發於道政實則乎曰使德先之且無本者故然則丹朱嚚訟之在牖下與工驩兜之在朝下民其咎之在萬邦者何曰丹朱共兜者下愚之不移不啻爲虞陸平啻也且堯皆知其奸舉疏屬之舜而卿之九族之上四嶽不能懲其惡側陋乃能行其志百姓有不感而雍乎若下民之咎則由洪水非咎堯也問乃命羲和者治民之具黎民氣稟多於春氏之氣冀平於秋也嗚呼此可以觀唐虞之交時雍而後命羲和焉記者其亦知堯之道乎是故愚象宜非後人所能損益也孔安國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者如何曰然曰列乃命重黎舉乂征羲和則天道無忒時時朱若而人道無廢事矣

胤侯掌征伐之官者如何曰羲和湎淫廢厥職胤往征之作胤征羲和尸厥官則時日干支錯亂廢事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愆伐四方羲和沈亂冒色敗德酣于酒厥政荒厥官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汝作胤征此羲和之罪也故曰羲和廢厥官則天道無忒時時朱若而人道無廢事矣

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者如何曰然曰羲和尸厥官則時日干支錯亂廢事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愆伐四方羲和沈亂冒色敗德酣于酒厥政荒厥官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汝作胤征此羲和之罪也故曰羲和廢厥官則天道無忒時時朱若而人道無廢事矣

羲和尸厥官則時日干支錯亂廢事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愆伐四方羲和沈亂冒色敗德酣于酒厥政荒厥官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汝作胤征此羲和之罪也故曰羲和廢厥官則天道無忒時時朱若而人道無廢事矣

曆象日月星辰者何曰言此日月星辰者在天之象爲之歷以紀之耳故其下皆言歷故疏曰歷此法象之日月星辰也敬授人時歷已頒乎曰四氏考驗於四方閏定而後允釐何爲其遺頒哉曰若是不亦廢事乎曰軒轅帝嚳以來之歷固行也堯創法爲一代之定規則不可以苟而取具矣四時之歷其文纔不倫曰古文簡重多互見也故言舉言之亦六十也月會本二十九日耳積天觀則氣盈積宅西則宅之嶋夷即東言南交則冬之朔方即北冬曰閏都見南方之明都夏曰敬致見冬致之亦然春曰星鳥則北爲玄武東爲蒼龍西爲白虎可知夏曰星火則東爲蒼龍北爲玄武秋爲尾星冬爲星紀可知秋曰虛冬曰昴見秋之星夏之心也春秋言分冬夏言申者何曰春夏屬陽秋冬屬陰故曰分春夏十氏掌秋冬一氏掌故曰申故春言日中秋言宵中也然則冬何以不曰宵永曰此古人抑陰之意宵永春秋何以言厥中猶可說也宵永不可說也故特曰日永春秋何以言厥夏冬何以言正曰殷中也未至於極猶曰陰陽方盛也正則至其極猶曰正所謂陰陽也春秋何以言谷冬夏何以言都曰谷以日之道路言都以日之照臨言也春秋言氣後冬夏言致者何曰後人比日月如過客其祖於氣候之意俟有繼述之意致則日至中而後

致若曰日之景我致之也作能成易不言時而言方者何曰東得春氣之先雖東而西方皆作矣南朔亦若是也愚象日月星辰其曰出納中永言日也鳥及虛昴言星也星火言辰也實不言月曰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非月乎故曰爲重月次之星次之辰又次之故言日月前言星辰帶敘下節曰閏月不道星辰也民在冬春夏皆言身獨秋而言氣鳥獸在夏秋冬皆言毛獨春而言交者何曰鳥獸之交孳多於春民之氣冀平於秋也嗚呼此可以觀唐虞之交矣非後人所能損益也孔安國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

意乎夫實有迎候之意俟有繼述之意致則日至中而後致若曰日之景我致之也作能成易不言時而言方者何曰東得春氣之先雖東而西方皆作矣南朔亦若是也愚象日月星辰其曰出納中永言日也鳥及虛昴言星也星火言辰也實不言月曰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非月乎故曰爲重月次之星次之辰又次之故言日月前言星辰帶敘下節曰閏月不道星辰也民在冬春夏皆言身獨秋而言氣鳥獸在夏秋冬皆言毛獨春而言交者何曰鳥獸之交孳多於春民之氣冀平於秋也嗚呼此可以觀唐虞之交矣非後人所能損益也孔安國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

也然不行氣盈則朔虛期也之月之朔虛何以有此數也曰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七分二強一弱也故全度之積三百五十四分度之積十二會得四百九十九積十二會得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爲一日凡得六日餘三百四十八也

問堯恭塞天地之象若曰天且漫也曉兜何以舉之曰其共工之象若曰天且漫也曉兜何以舉之曰其慕也故看亦朱之慕乎曰放齊其亦私心頗

其人亦卓矣然則三臣者堯既知其惡矣不告曰不知其惡而用之則不明所謂孚於劓也知其惡而用之見聖人用人如匠用木棄其短皆可用也惟夫大廈則不可
嘗問堯之於鯀也知其非賢而用之則非仁如不知其非賢而用之則非智仁智於堯有疑焉曰蓋堯之所以仁智也方割之水不可以坐視一巳之見不可以先四岳也既試之而後巳此堯之其智如神其仁如天乎
堯視天下重于巳子然乎曰然昔者堯以天下之故捐二女九男輕然女于虞舜若試之而不登庸焉二女為庶人歸嬀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亟視二女九男輕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曰推恩之仁為近而及遠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舜典

問重華既為舜號協帝者何事也曰其下入德也如曰重有光華則協帝為又語矣是故濟與溫協哲與思協文與文協明與明協恭與恭協允與允協堯不言塞而歎舉之矣舜不言欽而塞舉之矣
慎徽五典五雷雨弗迷者何曰言舜之無入而不自得也聖人窮神與道俱寂聖人知化與時偕行孔安國言舜舉八元使布五教舉八凱使度百事流四岳以移四門終于
曰季文子必有所受矣納者堯納之乎曰堯既命以位則慎徽賓納皆舜也司徒百揆四岳皆言功效司空獨言德者豈能有是哉
堲者何曰五舉之也然非有風雷不迷之德者豈能有是效乎
伊問璿璣玉衡齊七政者何曰察斗運也斗者所以斟元氣運四時而齊七政之候也何獨言璿璣玉衡曰璿斗魁之第二星也璣斗魁之第三星也舉璿璣則前一星之掩後四星之樞可知矣衡斗柄之第三星也舉衡則一星之掩光二星之開陽可知矣是故堯典昏星言其經舜典璿璣言其緯緯以南方而定詳其曰也緯以玉衡而齊其網也

緯常行于經之中故玉衡不復言經經常包乎緯之外故昏星不復言緯合二典視之唐虞之天象備矣然則渾天儀之說非與曰雖渾天儀亦必在是而後作也
黎問類上帝禋六宗者何曰類者祭上帝之名也謂之類必其知化窮神而通類乎天斯可類之矣禋祭六宗之名所謂而不命之者何曰禋祭六宗之名也謂之禋必其繼志述事而德四乎神斯可禋之矣故類者類也禋者因也六宗者何曰程子曰三昭三穆也不言太祖者前已受終矣祭法之說非與曰祭法之說非與曰雖渾天儀亦必在是而後作也攝政之祭其特也況上帝可以兼日月寒暑水旱之祀而宗廟在攝位之初豈宜遣之又況于水旱之祭有定時乎詩問程子曰如五器卒乃復如何也五器即五玉也以物則曰玉以形則曰器以貴則曰瑞諸侯朝而贄重既卒如而復還之像則否者何曰然猶前言班瑞群后可聘禮亦曰已聘而還圭璋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者何曰言自朔瑞覲牧之後五載而一巡狩其群后四朝于方岳者則奏言試功而車服以庸也五載即五玉也以物言之其不倫者乎方岳之下巡狩前五載也即既月日覲四岳群牧耳非周之孔氏程子云然則四方諸侯于巡狩之後還年而朝者非與曰前既乃曰覲四岳此復一年覲一岳不亦皆經乎況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後世皆以為則皆本於是也又諸侯遞職於一年則四方風俗政教因以會同亦合人心之事也故曰究於四門故曰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如各以方遞年朝則四方諸侯有終世不相見者又非臨下以簡之慢
二星也璣斗魁之第三星也舉璿璣則前一星之掩後四星之樞可知矣衡斗柄之第三星也舉衡則一星之掩光二星之開陽可知矣是故堯典昏星言其經舜典璿璣言其緯緯以南方而定詳其曰也緯以玉衡而齊其網也
則旅之其又輕者則旅之又輕者則旅之又輕者則百姓之罪疑惟輕也此之謂欽恤之道若曰贖刑惟輕赦刑也赦刑為象而示人也其輕者

濟民問禹言養民之非如何曰三事不出六府之外故用六府而德孝友恭之道即正德也六府適乎民用即利用也可以養人即厚生也故六府言其體三事言其用也養敬問禹既欲帝念皐陶之種德又欲念其功者何曰功者德之顯顯然而可見則不可易之矣帝苟念釋名允禹其能易此皐陶耶曰傳以念釋名允禹如何曰子禹則意蔑于帝則讓真且首尾皆言帝中衡典而禹亦非言之體也孔氏以念釋爲功罪者亦非

略問好生之德何以周愈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好生帝之德天地且不逮又曰愈乎是故陛下以御坤能也御衆以覽乾知也罰弗及嗣世可知賞延于世嗣可知宥過無大小可知刑故無小大可知罪疑惟輕不疑惟重者可知功疑惟重不疑而重者可知皆所謂覽簡也

愿畟在邸之謂何曰惟汝賢言皐臣之莫及也不爭功能言天下之莫及也懋德不矜言人君之不及也君臣上下皆高其功德故曰愿畟在邸蓋人有功德即天之愿畟也

後世乃有符命圖讖之言誤矣

穉芳問危微精一者何曰自心之發乎形氣也易私而不本于道則蕩情而鑿性殘身而壞家禍皆由是出也故危

自心之發于道義也易昧而難形于人則畜而不發賢而未見美皆自是沮也故微精者察二心之異一者無二心之則也無二心之別則人心即道心之形矣故曰中是中者以理而制欲固非過高而絕人心亦非太卑而忘道心故後世功利之言不及寂滅之教大過皆非中也

舜之文德自馮班師而始敷乎曰文德雖常敷誕敷則自班師始耳于羽之舞誕敷之跡也遠人之來王者如之何而不化乎故苗格然則舜有意于化苗乎曰遲人之心欲亟生哉苗之未化方且以爲憂況但曰有意乎

皐陶謨

文惠問迪德謨明之謂何曰若能迪德則臣不敢欺謨明若已能知孰矣其所謂德謀下九德云耳儆愿迪德則人安民矣必又云然者何曰言雖脩身齊家以迪其德其本在于帝耳帝行則有績不行則無績故曰未知

益稷

宣問汝亦昌言者何曰此嘉言因攸伏也夫舜之於昌言也則求之禹之于昌言也則拜之皐陶之于昌言也則師之君臣上下皆不自用一耶之人其斯以爲唐虞乎衰世之君諫且不行況于求乎其臣媢善而杜言況于師乎如之何其可治也故陳汝昌言者皐陶言此孜孜之意即昌言也夫禹既曰何言又曰孜孜者何事也曰其即知人安民乎孜孜于知人安民而施治水本末先後之謂何曰若其所以當孜孜也是故陳昌言者其用也懋在位者其本也皐陶未盡而禹又發之也是故則民無不安是故臣隣之脩光天之德夙夜敬者何曰智仁者知人安民之本蔬業與教者智仁之本也皐陶既言庶績其凝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獻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理固足以使庶明厲翼遹可遠在茲也然而知人安民之事正宜盡耳故又云然惟帝其難之謂何曰可底行以明禹吁之非也何以知帝爲舜乎曰禹皐陶言于舜之前耳且放驩兜遷有苗雜壬人在朝求之有也思敬問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禹拜昌言曰俞帝都者何曰此大禹之智皐陶之仁也是故聞善不宛其極而不受哲非智也有善謀誠而姚僞皆非仁也故俞如何且拜之者斯其人雖過蘊矣不知徵志而能之乎因其問也遂實之而不嫌將之不以爲嫌也不仁而能之乎當是時也禹不言使帝不得而聞皐陶之意惟恐大禹不得以爲行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後政也

田問問寅協恭何以和衷也曰敬以直內則心無不正義以方外則身無不恭斯能和衷也然不可徒委之臣下故曰同撫曰知人既以九德亟安民不言德而言典禮質問者何曰此安民之目也非九德之人其能用此乎九德之人而不能行乎此又何淺明亮采爲

仲武問聰明叡云何曰叡典秩禮天之聰明也命德討罪天之明威也然皆出于斯民之視聽好惡故曰敬哉有土

德興問皐陶既以哲惠言知人安民於其終也惟言兢業與敬者何曰智仁之本也皐陶既言庶績其凝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獻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本在于帝耳帝行則有績不行則無績故曰未知

益稷

宣問汝亦昌言者何曰此嘉言因攸伏也夫舜之於昌言也則求之禹之于昌言也則拜之皐陶之于昌言也則師之君臣上下皆不自用一耶之人其斯以爲唐虞乎衰世之君諫且不行況于求乎其臣媢善而杜言況于師乎如之何其可治也故陳汝昌言者皐陶言此孜孜之意即昌言也夫禹既曰何言又曰孜孜者何事也曰其即知人安民乎孜孜于知人安民而施治水本末先後之謂何曰若其所以當孜孜也是故陳昌言者其用也懋在位者其本也皐陶未盡而禹又發之也是故則民無不安是故臣隣之脩光天之德夙夜敬者何曰智仁者知人安民之本蔬業與教者智仁之本也皐陶既言庶績其凝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獻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理固足以使庶明厲翼遹可遠在茲也然而知人安民之事正宜盡耳故又云然惟帝其難之謂何曰可底行以明禹吁之非也何以知帝爲舜乎曰禹皐陶言于舜之前耳且放驩兜遷有苗雜壬人在朝求之有也思敬問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禹拜昌言曰俞帝都者何曰此大禹之智皐陶之仁也是故聞善不宛其極而不受哲非智也有善謀誠而姚僞皆非仁也故俞如何且拜之者斯其人雖過蘊矣不知徵志而能之乎因其問也遂實之而不嫌將之不以爲嫌也不仁而能之乎當是時也禹不言使帝不得而聞皐陶之意惟恐大禹不得以爲行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本源問股肱耳目何以爲隣也曰隣非比舍也夫比舍猶疎疏衛股肱耳目則一體矣一體而謂之隣主之者其心乎左右宣力之謂何曰左右以教言有捷撫之意故言股肱以聽樂言也捷曰宣力以發言有奔走之意故言股肱以聽樂言也捷曰士俗準今言如五行之錯行也先言師師者何曰先德而後政也

田問問寅協恭何以和衷也曰敬以直內則心無不正義以方外則身無不恭斯能和衷也然不可徒委之臣下故曰同撫曰知人既以九德亟安民不言德而言典禮質問者何曰此安民之目也非九德之人其能用此乎九德之人而不能行乎此又何淺明亮采爲

仲武問聰明叡云何曰叡典秩禮天之聰明也命德討罪天之明威也然皆出于斯民之視聽好惡故曰敬哉有土

德興問皐陶既以哲惠言知人安民於其終也惟言兢業與敬者何曰智仁之本也皐陶既言庶績其凝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獻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本在于帝耳帝行則有績不行則無績故曰未知

益稷

宣問汝亦昌言者何曰此嘉言因攸伏也夫舜之於昌言也則求之禹之于昌言也則拜之皐陶之于昌言也則師之君臣上下皆不自用一耶之人其斯以爲唐虞乎衰世之君諫且不行況于求乎其臣媢善而杜言況于師乎如之何其可治也故陳汝昌言者皐陶言此孜孜之意即昌言也夫禹既曰何言又曰孜孜者何事也曰其即知人安民乎孜孜于知人安民而施治水本末先後之謂何曰若其所以當孜孜也是故陳昌言者其用也懋在位者其本也皐陶未盡而禹又發之也是故則民無不安是故臣隣之脩光天之德夙夜敬者何曰智仁者知人安民之本蔬業與教者智仁之本也皐陶既言庶績其凝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獻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理固足以使庶明厲翼遹可遠在茲也然而知人安民之事正宜盡耳故又云然惟帝其難之謂何曰可底行以明禹吁之非也何以知帝爲舜乎曰禹皐陶言于舜之前耳且放驩兜遷有苗雜壬人在朝求之有也思敬問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禹拜昌言曰俞帝都者何曰此大禹之智皐陶之仁也是故聞善不宛其極而不受哲非智也有善謀誠而姚僞皆非仁也故俞如何且拜之者斯其人雖過蘊矣不知徵志而能之乎因其問也遂實之而不嫌將之不以爲嫌也不仁而能之乎當是時也禹不言使帝不得而聞皐陶之意惟恐大禹不得以爲行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所及耳當其水之方到也視禹妻子舜猶棄敝下得人捐二女棄九男不恤堂其人所可及哉及其成功猶述之者職于懋丹朱耳豈以所易懋者言之也嗚呼此聖人行高而言卑

胥問後世有如夔作樂者亦能舞職來風乎曰發哉說樂也後世雖有百夔不能格一鳳矣有虞氏四岳九官樂其職夔斯能效其藝也是故以夔事終典謨文中子曰虞氏之德被動植矣鳥獸之樂可備而鏡也鳳何爲而不來智哉仲淹足以及此矣

邦獻問賡歌之辭在堯球擊石之後者何曰后夔之祖言器與教也賡歌之語樂之精言辭與本也堂在播先效在本後故夔之拊磬擊石者皆此賡歌之辭夔鳳來獻者皆此責難之故亶其然乎非後世史氏所能識也

胥問禹貢財賦東南皆下等西北皆上等今天下財賦多出東南其西北不逮十一者何曰當禹之時洪水汎濫地下受害劇而西北之水歷退地脈厚而加以沃壤高下懸絶故西北皆上等比其久也水潤東南而西北獨仰于天時天時不至亦地千里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胥問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此又逐州而貢如究之漆絲則揚之金玉不已重乎曰五十貢一者田賦之三埴也漆絲金玉之貢者財賦之庶土也蓋處庶土者財賦不用三壤處穀土者則三壤不征財賦後世則盡征之民如之何其不病也且禹貢皆服食器用龍袞弓矢之物又皆水運而無陸輓後世如之何其可及也然則孟子曰治地莫善於貢之說非歟曰孟子對助而言

胥問甸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蔡傳謂彭蠡在江南去漢入江之處七百里疑東匯爲北江也雖在江南對漢入江之處未必直南北也疑小東耳故曰東匯蓋漢水勞急初入于江不足以容也乃東至彭蠡運匯爲澤矣厥後漢勢既殺則不復入彭蠡而彭蠡之地已淺且深是以饒信徽撫吉贛南安瑞昌臨江袁豫隆興南康之水皆入之故今不復見漢之匯彭蠡也其曰東爲北江蓋亦對彭蠡而少東耳則亦漢初入江溢爲北江既久而滅也故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迤北猶言自北而東南也則彭蠡之在江南不謬第未主其地不如厥絡之詳此以經文懋度也

滅古德先者何曰言禹治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定疆里要非此德之先而仁天下也與爲民尋衆者異矣故令之則從勞之則悅側之則順不距我行也虞書曰禹拜昌言其此之謂歟

木源問先都距北狄不過數百里說五服者曰四面相距五千里者何曰此說一說也夫自堯都言之北面甚近而東西南三面甚遠如論何服北不至百里而三面已各有二千五百里云五千里者何曰此或自東西或自南北一面而言也合二面則每服千里矣故曰五千

甘誓

滋問有扈氏未至如後世叛逆之徒啓征不亦過乎曰威侮五行反天道也怠棄三正慶人倫也叛逆孰甚然孟子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然啓立有扈氏不服者何曰以舜爲君而有三苗以禹爲君而有防風是誓也奚其疑且未之信也不然則典謨載我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其然乎

夏書

禹貢

世用問禹貢水土之序先後不同者何曰於運州而先導沇言徐者從下流也於導山導水而先岍岐西傾嶓冢則施功不徙從其及合黎積石者序先脈也故循其先脈則施功不徙從其此以經文懋度也

臧古德先者何曰言禹治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定疆里要非此德之先而仁天下也與爲民尋衆者異矣故令之則從勞之則悅側之則順不距我行也虞書曰禹拜昌言其此之謂歟

木源問先都距北狄不過數百里說五服者曰四面相距五千里者何曰此說一說也夫自堯都言之北面甚近而東西南三面甚遠如論何服北不至百里而三面已各有二千五百里云五千里者何曰此或自東西或自南北一面而言也合二面則每服千里矣故曰五千

五子之歌

徳興問五子之歌其歌之次第乎抑人之長幼乎曰此蓋五子以長幼歌也然則各創義例知非一人之辭矣況五歌與五子之數協乎如其非也奈何以不三則四多何以不六則七故曰五子以長幼歌也然則訓儁禹之訓乎曰意則禹辭則五子於是見大禹之以身示後世矣然大要不外乎近民近民之道敬身爲先勤政爲次故讀其二之歌可以觀徳讀其三其四之歌可以觀政益也儆政既失故其五曰萬姓仇予嗚呼曷歸然後知一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爲切也

徂征

應陽問徂征者何曰其夏道之猶盛乎是故徂師夏兵之稱也誤訓定保之事道人政典之事也羲和湎酒辰弗集房之類夏禮夏樂之略也次言夏政夏刑甚詳蓋五子之詳昔五子之道猶爲存乎故讀禹貢足以觀經制之詳讀甘誓足以觀遺法之備然則夫子之說夏禮者其亦得諸此乎曰杞宋豈無此夏書何言乎不足徵曰因其跡推其意即其畧究其詳非夫子不能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終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勘 西安張刻刊

商書

湯誓

應問湯誓者何曰其聖人敬天仁民之事乎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故曰有衆亦協予一人今朕必往去予曰有衆亦協予一人其是也哉天而應乎人其是也哉

仲虺之誥

介問仲虺釋湯之慚乃終不言湯之慚者何曰親乎天命則仰不愧親乎人心則俯不怍故曰釋湯慚也佑賢以下言佑已佑人之實耳佑輔者啟位也實徳也故太甲之所嗣者徳耳位不足道也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爲切也

湯誥

問恒性稽古稽若者何曰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者出於此乎嗚呼湯於是以天自處矣是以慄慄危懼若將陨于深淵也故聖賢之於天下亦何心哉惟復此性耳皆非心之所得已也是故發刑則傷民慢追役則傷民力捐征則傷民生皆非繩愆糾繆之道也

請罪請命云何曰請罪者猶言夏罪在天請而歸之于夏也請命者猶言民命在桀請而歸之于民也既曰罪當殛躬又曰在予一人者何曰上指諸侯在朱有天下之前言也下指萬姓在既有天下之後言也

伊訓

稽問元祀十有二月者何曰於此可以證蔡正月者非改月數也但自蔡正月紀之耳故曰行夏時也今觀詩書所記時月與春秋所指災異俱可見矣故商曰元祀十有二月今王嗣徳者何曰言湯以徳而得天下則其傳於太甲者徳耳位不足道也故曰嗣徳也賢徳也故太甲之所嗣者徳耳位不足道也故有徳則存無徳則亡故嗣徳則爲湯之孫不嗣徳則繼桀之緒者也其幾在此初乎

太甲上

稽問聖謨嘉言云何曰俯人紀示後世以治已求哲人示之以用人皆聖謨也三風十愆皆嘉言也風徳并聖謨之久也末言爲君難爲臣難之道也夫知爲君難爲臣難則仰不愧俯不怍人之實耳佑輔者啟位也實徳也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所謂佑賢以下言佑已佑人紀以下推所

儉德云何曰儉有節制不止於節也故其下若質機張不謀其祉稷慮其身不慮其子孫者也故其下若質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度部儉德之訓也欽止率祖又其實矣

太甲中

楔問既曰脩身允德協于下爲明后何以于先王獨言子惠困窮曰此舉用以見憲亦以見先王顧諟明命于上箇也在太甲則孝恭明聰皆脩身允德之目孝言乎繼志述事也恭言乎納諫從諫也明言乎照民隱也聰言乎察人讒也能是四者欲縱無自而生矣

太甲下

本源問若升高以下者何曰言太甲師先王以配上帝不可遽至也必自卑近始始於卑近推在重民事危厥位耳然又當慎之於初也其曰有言逝于汝心以下者何曰升高以下言脩己有言以下言接人內外相資之道也以爲皆矯情之偏者然乎曰然凡有欲縱之病者此數者必有未盡耳弗慮弗爲者何曰兼上言之也

咸有一德

楔問咸有一德者何曰此伊尹言永命之道也德者命之本德猶理命猶氣不相離也太甲如無一德予又且老矣其如天命何故下言新德新德之道在于有常然又當取諸人取人而曰協于克一新德又取人之本也夫然則達可以綏祿而觀德近可以安民而觀政矣然取人之道雖至于民亦然蓋君民相須天下之民皆王有也一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一夫十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十夫故自厥狹人則猶獨夫無以成厥功是伊尹之意也

德無常師者何曰主善而師則不論人與位惟從其善也協于克一則不論時與事惟求諸心也孔子博約之教其倣諸此乎

七世之廟若皆賢聖奈何曰必有優劣從其劣者祧之若皆不賢奈何曰七世以下論親七世以上論功德故七世之廟中制也

盤庚上

楔問盤庚上篇無倣從康及朕乃心者何曰三者世臣不遷之故也故一篇反覆言之或以利或以害或稽古或譬今言是遠也曰使臣至于倣上從康而自悔拙謀殷道不亦衰乎曰雖然其曰罰及爾身之類猶爲不失天子之權

對揚二字可以觀古忠臣之心矣

高宗肜日

世用問祖已於高宗正厥事而先曰格王者何也格心本也正事用也格心之道知命與義而已前年豐禘無義無命也故格心之言繫正事之言簡言王司敬民而乃言典祀者何曰神人一理也

西伯戡黎

世用問祖伊告王之言如何曰自天棄我王率與言天怒也自民罔弗欲喪王不擧言人怨也天怒人怨皆王之淫戲用自絕耳詩不云乎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又不云乎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於是乎可以考周德之盛矣

微子

介曰微子與箕子之謀顛也曾曰我用酗酒則敗度喪禮無所不至矣況其耆長則賢者陪微矣酗酒則敗度喪禮無所不至矣況其耆長則狃之惡無大于斯四者乎曰然惟卿士非度師非度則與奸爲通矣是以殷民攘竊至于犧牲莫之能禁也猶謂國有人乎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而況紂且兼之乎故二子咸言之然至于自靖自獻于先王夫子謂殷有三仁者其指諸此乎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終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照校刊

周書

泰誓 牧誓

介問泰誓三篇及牧誓數紂之惡何其不憚煩也曰衆其貨以作將士之勇也然亦可以觀世變矣其亦有序乎曰泰誓上篇言其虐民而慢神卽天民言當伐也中篇言其連于爲惡以化下卽成湯言當伐也下篇言乘典常之道以悅婦人卽文王言當伐也其于天人之際皆昭昭爾矣若牧誓則言致伐之法并詳用婦言之惡惟婦言是用益衆惡之本也西土之人而至牧野亦不其遠也矣云迪曰肅濮今湖廣之地蜀及擧徼巖彭今四川之地尤爲遠乎

武成

雲峯問劉氏王氏程氏蔡氏改正武成次序如之何曰舊文固未嘗不通也故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商也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既伐商也乘始終而言之也言未匝兩月而商平也丁未一節則言既歸而親臣也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則皆告臣之辭述其既往之事也列爵以下則紀致治之法耳其記日不倫者何曰以當日而敘往日之事耳夫既生魄雖在丁未之前然親臣不可以先祀神且因親臣而有所告則又不可無承也告神之辭止于何曰自有道曾孫至無作神羞皆告神也乘天成命一節亦告神乎曰然大賚者何曰散財發粟耳禹姓悅服則自天下大定言

洪範

介問禹因洛書而敘九疇洛書何以有是瞻也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豈惟洛書哉極可以觀造化冤可以觀八卦洛書特其精焉者耳此皆聖人一貫之學也故通其變河圖亦可第瞻洛書亦可當共故洛書之數雖奇而其用

未嘗不方蓋皇極中天下而立也河圖之數雖偶而其用未嘗不圓蓋三兩自天地而變也河圖之起八卦者何曰每方幷中數而互觀之皆一除皇極之中五則履一坎也左足之八艮也左脇之三震也右肩之四巽也戴九離也左肩之二坤也右脇之七兌也右足之六乾也若配先天則一坤北也四兌東南也三離東也六震東北也二巽西南也八坎西也七艮西北也九乾南也

敘用五事卽所以建皇極皇極又在八政之後者何曰將用皇極不徒五事以修身蓋又有造就民人之方耳皆曰身既修民生既遂而後可以行之也在五紀之後者何曰先天道也天道不明而能立人紀者鮮矣

繼祖問木曰曲直金曰從革者何曰言木之性或撓而曲或疎而直金之性可因其舊可改其新也其五行之味何曰東方之味酸也炎物則焦觸氣則薰知炎上之味苦也木實未熟或可止渴知曲直之味辛也稼穡之甘能受四味可知矣則體漸知從革之味咸也金在火則氣歷口嚼金既言五事之德又言五德之妙也蓋能恭從明聰睿自然肅乂哲謀聖也哲謀奚別乎曰既無所不見則知廣博故曰哲既無所不聞則裁

際不甚相遠矣夫此五紀不言象又卽說歷象之象非器也

世用謂建皇極言敷錫以福而不言極保極言錫汝以極而不言福者何曰敷錫言福明上之仁也保極言極明下之義也故言福不言極者其極之錫在極之所在也上之錫極乃下之福也言極不言福者其福之得可知矣若曰極之所在福之所在也下之保極非爲其利也故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以下言皇極之身教也有猷有爲以下言皇極造就之教也無偏無陂以王歸其有極言皇極之言教也若是斯可言建極矣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可乎曰此箕子因人情所向而不加察者發也故煢獨有惡亦當憋特易至於畏耳高明有善亦當勿特易至於畏耳漢孔氏曰煢單無兄弟也大抵無依賴貧困之人耳

齊氏問平康正直者何曰疆弗友變友言習俗之偏者也沈潛高明言氣習之偏者也平康則無二者之偏與皇極爲一者也故錫以正直之福則進而置諸其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漢孔氏以沈潛爲地高明爲天則於義未免支離也威福而言玉食者何凡奢僭之臣未有不作威福者也

印問卜兆云何曰對人事而列吉凶悔吝也如曰卜雨遇漏則吉遇霽則凶平然而其法不可傳矣鄭康成曰雨如繇辭疏稀之意也克如繇辭高明言氣習之偏者也平康則無二者之偏與皇極爲一者也故錫以正直之福則進而置諸其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漢孔氏以沈潛爲地高明爲天則於義未免支離也威福而言玉食者何凡奢僭之臣未有不作威福者也

以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及立君以三刺斷庶民詢羣臣羣吏萬民又詢進而問者皆其意也

介問庶徵曰時者何曰雨暘燠寒風之來皆係于時焉耳故曰敘曰備皆自時而言之也肅乂哲謀聖而各有所屬者何曰但言其條理如此其究也一事修五事皆修一氣休五氣皆休也又以見五事皆修而後五事皆休之本係于王與卿士師尹卿士以下者何曰蓋言其休咎之本係于王與卿士師尹凡以爲乎民也好而好風者何曰鄭氏曰畢西方金星而東方木星金克木爲婁從婁所好故好雨推此則南宮好坎中宮四季好奏可知也

五福先攻窮康寧而後攸好德考終命六極先凶短折疾憂貧而後惡弱者何曰其先者皆在天者也其後者皆在我者也修其在我者在天者亦可以獲矣惡弱則不能自立者也

旅獒

尙與問旅獒之旨矣在乎曰其深于道德乎古之明王行道而有德故有四夷咸賓以下之事今之明王以道而修德故有德盛不狎侮以下之事然謹德之目有二曰玩人二曰玩物狎侮君子小人則玩人也後志以道寧則自不玩物而于無益害有益者皆不爲也故志以道寧則自不玩人而惟賢是寶矣言以道接則自不玩人而惟賢是寶矣惟不玩物斯不玩人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曰旅獒其周子德而深于道乎

金縢

思敬問金縢非一日之言乎曰然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一時事也蓋周公代武王病之事也自武王既喪至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時事也蓋成王卽位之始三叔流言周公思避之事也自周公居東二年至王亦未敢開公一時事也蓋周公避位既久而成王始知非人周公始爲鴟鴞詩之事也自秋大熟至歲則大熟一時事也蓋天警成王成王感悟始迎周公自東而歸之事也故予于金縢而卽繼詩之序不誤矣蓋皆周公在東之詩也故七月周公始居東歸之詩也鴟鴞成王悟周公在東之作也東山公既歸之作也破斧周大夫美周公而惡四國也伐柯九罭刺朝廷不知周公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賢也此四詩其皆在鴟鴞之前乎故觀金縢而知周公事君之忠避位之義愛國之仁感天之敬皆可見矣此幽風之所由有也故求周公之聖于詩若者金縢幽風其要乎

成王成王感悟始迎周公自東而歸之事也故予于金縢而卽繼詩之序不誤矣蓋皆周公在東之詩也故七月周公始居東歸之詩也鴟鴞成王悟周公在東之作也東山公既歸之作也破斧周大夫美周公而惡四國也伐柯九罭刺朝廷不知周公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賢也此四詩其皆在鴟鴞之前乎故觀金縢而知周公事君之忠避位之義愛國之仁感天之敬皆可見矣此幽風之所由有也故求周公之聖于詩若者金縢幽風其要乎

金縢

思敬問康誥酒誥梓材是否曰此亦通也蓋以武庚既滅三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是否曰此亦通也蓋以殷餘民封康

叔既除遂命微子代武庚即命康叔代三叔爲監也然曰成王命者亦非是此或即武王廟前公栁武王意而命之也蓋三叔監殷本武王初命既有罪自誅故以康叔代封若曰此亦朕弟也或誅或封豈有私哉以在成王之時故敘於微子之後而當周公初于新邑洛之下故三篇皆主殷而言而啓監之言猶明微也不然武庚未誅康叔何以有是命也且書以篇既次大誥微子之下而篇首又有周公初基之事安得有疑乎孔安國解朕其弟曰言王使我命其弟封也則又已泥矣若是三篇中何屢稱文王不一及武王也且乃寧兄勗者正所謂即武王廟言之也其曰康叔者以武王後殷及崩期穿之亦通

之也蓋康叔得國之由也汝念哉至作新民欲康叔明德慎罰也然言康叔者以武王後殷及崩期穿之亦通念哉以下欲其師諸人恫瘝以下欲其盡心而後能爲是若也自凡民得罪至則予一人以懌者言所以當明德慎罰之故也敬明乃罰至則予一人以懌欲康叔誠罰也然敬明及有敘二節言罰有辟宥之異也故自非汝封至厥德惟乃邦多言罰之若也然或欲忘己或欲師殷或欲服念用義刑殺以爲逐事則罔非縱也是即不可殺若保赤子之意矣其又曰未有汝封之心者言其有是心而後能爲是若也自凡民得罪至則予一人以懌者多言罰之辟也然或言寇殺或言亂倫或言遠教瘝君則罔非刻也是即不可不殺若有疾之意矣其又曰惟君惟長罔不克敬典者言端是本而後能用是辟也爽惟民以下言民有罪雖可罪質由於德之未明也故予惟不可不監以下則言先其德之說于汝者欲其行之罰也若是則明德慎罰豈二事哉故無作怨以下專言盡明德之事以洛民則罰可廢矣肆汝小子封以下則欲其聽言蓋又以天命殷民警之則所以明德而謹罰者自不能已是康誥之旨也

酒誥

得與聞酒誥其旨矣在乎曰其先正其本乎夫由君而臣由臣而民本正而酒自禁矣昔商越公楊素以食經憤王仲淹仲淹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其謂是乎其謂是乎曰問文武告臣民及小子飲酒共旨矣不一乎曰臣之道以養老事神爲忠民之道以竭力保德爲孝故文武成不出乎此耳臣民及小子商世慈酒何以不同曰此自其君相而言也故經德秉哲成王畏相者君道也厥紹有恭劭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者臣道也何以言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也曰諸臣惟酒酒而不修職是王德遲隱而不光尹人事君之無效也

雲香問君言剛制臣師友時言勃慈者何曰此道也羣飲諸臣又言殺者何曰此處智愚之道也然必教之不從而後殺抑又仁矣夫休采既爲所事似尊於若時矣面乃遲重以言若時者何曰休采無定職猶曰以待者也若時有定位蓋與君同躬一體親重之臣也

梓材

問梓材曰汝若恒越曰此所謂以厥臣也王啓監以下所謂以厥庶民也予罔厲殺人者以言相師也亦厥君先敬勞王敬敬勞也三卿往敬勞也三卿之宥奸宄殺人歷人者見君之我敢人不仁也康叔可不慎乎敬寡屬婦者何曰此即不侮鰥寡之意也夫婦是所謂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者也豬曰以下亦不過是耳今王以下若人臣進諫之爾者何曰此或即康叔答成王之言者故曰作兄弟方來惟王子子孫孫假同姓諸侯之辭而和懌先後遠民於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召誥

曲問太保先周公相宅者何曰此上相下相之體召公先理其禁周公又卜不亦瀆乎曰重事也各質諸鬼神皆不疑見二公之心同也召公命庶殷用書者何曰先粗而後補也後補不可無書召公攻位不祀神周公至而後祀神者何曰此重事也重事待上相行之耳

思敬問召公告王大抵敬德誠民以祈天歷年也一言足

矣厥由不憚煩者亦有敘乎曰敬德其本也其次化殷御事其次化殷頑民其次化四方其次祈天命故召公首言誥庶殷越自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御事非執事之訓乎曰以王先服御事如其不然也故其後周公方亦先誥多士也故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至今時既墜厥命言殷之所以亡與天之所以不可恃欲王知所敬也其言夏者以殷而言也無遺壽者明前所言之可信也蓋前論夏商之興隆即稽古人之德也論殷殷命及天迪即惟諫自天也是皆尋者有見之言豈可遺乎故自元子哉以下欲其敬以誠民以石成命而行之也然誠民必先服殷御事故曰誥告庶殷越自御事也服殷御事又必本於敬德故監於夏殷之歷年墜命可知也然則王可不行於初服之日哉行於初服惟在不用刑而用德也故自上下動德以下言是雖同若以祈天而其實則在君也蓋臣但佐君以祈天而其本不在臣故耳威命明德者何曰威命者凱民失德之命明德者賞民敬德之事也保明德而受天命其惟恭奉幣之類乎幣即入錫周公之幣蓋言事屬以一人心者乃祈天之餘緒也

洛誥

思敬問洛誥何也曰可以觀義與仁矣蓋復子明辟以下

周公復成王之命言所以作洛之故為民也王非乎以下成王答周公之言言其燕卜之圖敬天也天民一理也王肇稱殷禮以至無逆用祿周公欲成王之來洛也蓋稱殷禮者事神之周也記功宗以下者用人之公也被識百辟享以下者統御諸侯之禮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以下者教養萬民之仁也然事神御臣凡以為民耳王如能盡乎此故周治欲明農也公明保以至四方其世享則成王酉酒周公治洛也然不過答上四事而亦以仁民為重也言公稱殷禮以作子統御諸侯敬養萬民記功宗稱殷禮不可曷書召公攻位不祀神者何曰此亦所謂定子宗禮之兆也蓋王面曰殷乃引考貢王面曰王伻

予冲子所宜夙夜兢祀者也公其以予萬邦為度不可不若時面詳後治洛事若以肅將之功孰有過於公者而宗禮且未定宗禮云爾故有孺子相宅以下也子且以多受民使四方其世享耶周公拜手以下記年者何曰先詳而後略也且烝祭在歲十有二月則凡釋經言啟月數者皆妄矣

多士

愍盼問多士之誥云何曰先則三監武庚叛後則奄與徐戎叛雖則其君與民也然與同其謀而昌其亂者皆多士耳故誥之也故召公于作洛之初已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也多士已遷于洛乎曰此其初遷也此其初遷召誥洛誥何以皆用庶殷者所使治洛者皆殷之舊民也奔走臣我監者先臣三叔後臣康叔王今凡五年猶未服而商奄又叛也故今作洛遷之耳蓋屢叛而後遷之也故其言曰惟爾洪者何曰言周公之心之忠也王面弗及公能不敬乎我二人共卣者何曰貞正也共正治洛邑也殷禮云何曰成王之答上言和恒四方無文咸禮也百工何以言齊曰有遷遷之意如曰同皆尊人也其詩言教琢其旅之意乎既言五祀功政所係之重不欲其公也明作悖大云何曰則作以撫事言也悖大以下言天不外乎民也民離即天喪矣上以若弗言也識百辟之享不享何以用敬乎曰多儀固敬以敬視敬斯能辨之矣聽朕敬汝於乘民弊者何曰聽欲其行之也即圖不若子之意也成王之答上言和恒四方無逆用祿周公之幣蓋言事屬以一人心者乃祈天之餘緒也

洛誥

思敬問洛誥何也曰可以觀義與仁矣蓋復子明辟以下

怪哉惟爾洪無度以下則言遷洛之故也言故事甚顯而爾不正無度如此故惟時遷居西洛亦天命也夫成王既以殷革夏事語多士則多士亦不必述夏事以責周故惟爾知殷先人有冊有典以下探多士之意而言夏迪簡在王庭也而不知其無度不正不可用也故今遷洛者蓋求多遜之德將迪簡在王庭而用之也則作洛者亦爲是故耳故爾乃尙有爾土以下勸戒之也勸其能修葉克敬則天且畀矜如夏士迪簡矣不然致天之罰是其戒也今爾惟時宅爾邑以下覈惟以其身之迪否爲勸戒又將以其後之興廢而啟動之也足以知其爲新遷矣故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也

無逸

逸柔閒無逸之要曰一知稼穡之勞二受忠直之言也迪此者爲三宗爲文王不迪此者爲殷紂爲厥後立王可不愼乎

勤問君子所其無逸者何曰起下文也言君子所以無逸者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無逸也小人則反是故乃逸乃諺既誕也所非虛所之所既以天命自度又何必嚴恭寅畏治民祗懼夕奚言不敢荒寧也曰觀爾心敬爲者然後能用天理慄慄乎懼民之或叛

者然後能勤政事而不荒寧也蔑陰三年不言而云乃或者何曰以三年不言尙有之已過也故云乃或者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無逸也小人則反是故乃逸乃諺既誕也所非虛所之所既以天命自度又何必嚴恭寅畏治民祗懼夕奚言不敢荒寧也曰觀爾心敬爲者然後能用天理慄慄乎懼民之或叛

君奭

九式問敘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唐孔氏以爲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者何曰非也其不悅者猶今不以仕故尤若時者言其誠也不啻不敢含悉者言其非僞也

詩問不弔以下亦有紀乎曰自天降喪以下周公言天命休否皆不可知故爽與己皆未嘗敢安天命惟歸之人也是豈可去乎去則使我後嗣子孫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而天威棐忱矣故在子小子旦懇懇不去者非有他能以正之也惟迪前人光於我沖子使延寧王之德保文王受命而已爽亦當如是耳故我聞在昔以下以前六臣輔君不去者告之也若是則與在昔上帝以下以前五臣四臣不去者告之也若是則與汝奭當共濟大川矣不然是後不念後人迷前不念前人則枵枵此不可謂之能也慈母之養嬰兒也提之則惴惴羣之則欽欽食之則棄棄惟恐其或傷也此可謂不敢侮鰥寡也

官問無逸惡乎久曰一以存性二以發情三以達害四以庶恩五以立命六以得民七以得天夫何爲不久于大王王季何言抑畏曰豈惟大王王季哉雖齊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謹畏始耳傳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人稱文武成康之盛而不知自抑畏之積也文王之無逸云何曰卑服厥功田功其本也蓋自是則能慢保小民不侮鰥寡自是則能徽柔懿恭自是則能不盤遊田惟正之供也慢保惠徽柔懿恭咸和萬民言不過暇食惟正之供言不盤遊田者何曰小民鰥寡非仁德不可近萬民之廣非勤政不易及上無淫用斯下無過取矣古之人謂何曰指上三人光也蓋前人能恭敬此明德耳註謂恭德明德者恐誤也經歷嗣之不徒言說蓋親驗之躬行者也

仲武問於伊尹湯言格于天事太甲不言功者何曰改太甲而言保衡可見矣率惟茲有陳者何曰四上六臣之功有未詳者故總之曰大率商臣惟如此陳言於君以保又有殷故殷陟配天爵佑子孫多歷年所也是何也蓋商有此六臣則能享天心而得天純佑命使商國有人而實不但此六臣也雖百姓王人小臣僉何皆知稱德又君故其君生而有耶四方四方信于卜筮故能死而陟配天多歷年所也是雖天之純佑何莫非六臣之功哉

問寧王集大命於躬而言惟文王受之何曰此亦探召公之心之言也其下則爲之處耳蓋敬德則郊所以化民則使民則知所以治民雖六臣之在商五臣四臣之事文武不過是也故終曰惟乃知民德往敬用治得民則得天其終可出于休面不出于不祥也

蔡仲之命

世用問既曰率德改行又曰蓋前人之愆又曰率乃祖文

王之舉訓無非補考之違王命不亦復乎曰商之者舉素矣行也後之者欲其見諸行事也周又擴充其所未盡者矣爲善不同豈以德與惠有不同乎曰非然也大抵言舉之可爲也自其格天言謂之德自其民言謂之惠其實一也故自其用而言之有五政自其本而言之惟一中也

多方

印問多方何其言之繁亂乎曰洪惟圖天之命二句言商之亡也自惟帝降格於夏至剿割夏邑言紂之虐爲天所喪也自惟時求民主至刑殄有夏言湯之賢爲天所命也惟天不界純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喪紂者紂之居非一端其所以命湯者湯之善非一世其所慎之應至于帝乙也今至于爾辟以下則言紂猶夫紂也天惟求爾多方以下則言周猶夫湯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以下勉也爾乃迪屢不靜以下戒也我惟時其教告之以下至乃惟爾自速辜以下儆之也自是以上蓋皆使殷侯尹民以告多方之辭也有方多士以下則專言多士耳多士者多方民之本也其曰奔走臣我五祀者非謂遷洛五年也告多士之意惟在和順若何曰和則足以處僚而克永順則足以永圖而力田多方民將自化矣

立政

雲霄問立政矣訓乎曰其大臣不過常伯常任準人其所以勤勞守之以禦侮思之以恒而又出之以選讓豈惟公卿百執事亦法度也

周官

本源問周官之要奚在乎曰人君修德以擇人人臣以學而輔政振古不可易之道也故成王曰仰惟前代時若非有所紹更也有序乎曰自立太師至大明黜陟列其職也曰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戒勉之也戒勉之道一曰公二曰恐與下迪知忱恂不相接也孔氏訓謂夏時卿大夫家大

德有招呼俊賢與其尊事上帝面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以告其人君面擇人則順也常伯常任準人之謂何曰立政一篇之要也然此三者非有定員以其職任之大而舉之也故孔氏謂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準人爲士官也三代三宅共謂此矣其後言庶言庶獄類準人庶慎類常任大抵皆收夫也以愛民爲主耳大都小伯之何曰此王畿內之臣也比王宮內之臣爲外耳故言內能以表臣言也大都小伯者互言之也上既言文武克知灼見何以不同曰三俊雖未居三宅之位然皆已用之人其心見諸政事故可考而知也三俊未用或因言貌或因舉措志向昭見耐用耳故其下我其克灼知厥若者亦兼幽明而舉之也與司徒之教不亦復乎曰蓋相因而成也既言爲學而後能爲政以出令民其允懷矣又曰學古入官以下者何曰猶曰慎乃出令民其允懷矣又曰學古入官猶言爲學而後能爲政以出令耳故學古及師與常皆不可以利口亂之也蓄疑怠忽則不學之故也故蒞事惟煩耳公卿已在位矣乃言入官者何曰入官猶蒞語做官也即仕優則學之意耳

君陳

梁問成王命君陳先言孝友者何曰德者爲政之本也周公之制亦不過明德耳故欲懋昭式時以圖政而弘之也懋昭欲其見之於政式時欲其體之於身弘則欲其擴大而增光也嘉謀嘉猷舉其已有之善也弘周公丕訓以下即圖政之祥也整刑寬和之政欲廢殷而興和也殷民在辟以下則以其處刑者言之也有碌碌因循特乎政而忘乎德故惟民若厚以下則又欲其敬典在德也故曰德者爲政之本

君陳已有之善而美之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何曰即不用刑待人之事也夫覽言令容乎頑愚也有制則不縱耳和言消融其暴戾也從容則有漸耳三細不宥矣顧乎曰孔註不及蔡氏之明也

顧命

雖問顧命之序曰孔氏曰惟四月哉生魄以下敘成王以病召臣發命之端也王曰嗚呼疾大漸以下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以下命後而王崩敘伯相命陳俊衛將傳王顧命之事王麻冕黼裳以下敘康王受命之事也王再拜興答曰以下則康王復命之辭及俊衛之終也

濟民問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者何曰此即立政所謂三宅及近臣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何曰邦有蟊賊小大也言邦則民可知矣其下則曰人治之身心始耳

雲霄問西序東序西夾廂間東西堂及畢門之制如何曰孫炎曰堂東西牆曰序所以別內外也孔氏曰天子之堂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也然戶在東南廂在西南故辰在戶廂之間負此辰以設綏衣而冕廂華玉几則設於辰前以見羣臣而覲諸侯也東西堂即東西序之前堂也畢門路寢之門在應門內也

世用問冕廂底席豐席篾席及文貝奚謂乎曰鄭玄云枝竹者竹之次青者也底席青篾也豐席筍席也藏萃也豐席筍竹蒻也文貝餘貝餘泉之貝也

介問王麻冕黼裘卿士邦君麻冕蟻裘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禮與曰朱子曰朝廷之禮與庶人不同識以喪服見命及宗廟社稷爲重也故太甲祇見厥祖必易以喪服而後世漢唐諸代冊立之禮皆變服其由來遠矣

康王之誥

滋問誕受羑若奚訓乎曰馬氏曰羑道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之也蔡氏以爲羑里然皆未融或者天下之前名也

滋問康王初即位而羣臣即以張皇六師爲言不幾於啓人君好武之心乎曰太平之後武備易弛守成之君其心易衰且其言以敬哉爲先周所以去非幾而亂威儀者固未嘗無也然康王之答亦以撫擾之士爲言君臣交相儆戒者卽時之致矣

官問王義嗣德答拜者何曰君臣交拜席藁之常事也王是乃諭諸侯義與嗣德可以考世變矣秦之尊君抑臣由是而基也

畢命

思敬問畢命奚敘乎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以下畢命之本序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至民罔攸訛文之績及今日當行之政也惟公懋德則指固俗之政皆言可紹周公也庶別報德至公其念哉則指周公也典獄以下言用刑之善也刑期穆穆以下申刑之故也典獄以下言舜之德威德明也由是而始命畢闢劃化民也世祿之家至厥德允修言化殷民又當先乎殷士也周公克慎以下則期以成終協心於前人上以福君也惟時成周以下則期以立基爲法于當時下以遺後也四方司政以下則明當時諸侯以苗爲戒以伯夷爲勉也伯父伯兄以下言勉伯夷者惟在乎勤敬也勤言乎其身也敬言乎其心也敬而能勤耳曰父叔兄弟子孫者即四方典獄也舉其親者而言之又也有邦有土者寺之亂者皆惡人也京師如此無以率天下也

未幾又有取成周麥禾及溫原郟鄏向盟之地者矣既曰政又曰靜者何曰政本諸身故貴有經常者則可行也辭措諸事故貴有體要則可發也靡靡則非有經和曰則非體要既曰三后協心又曰阿厥于道者何曰心者道之本道者心之用故所謂因時處中隨世升降之意也非協心不足以與于此弗克何以言既心民寡者以事爲可忽也

君牙

瑞問既曰弘敷五典又曰式和民則者何曰式和有正身中心之義蓋弘敷之本也弘即在覓之意耳既言寒若先王又言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於前人者何曰君牙之前人能篤忠貞舉文武光命于時者也故能敬明乃訓則爲能云爾

冏命

冏問冏命其周於德乎昔周公歎綴衣虎賁之休其猶見于穆王之世乎既曰匡其不及又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者何曰非心其本也自是而有未至曰不及自是而或大過曰愆謬

呂刑

臯問開敘曰穆王訓夏贖刑孔氏謂訓暢夏禹贖刑之法者如何曰非也順刑白舜有之矣訓夏者訓諸夏也

思敬問呂刑之序云何曰若古有訓至惟歷言苗民承盡命之本序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至民罔攸訛文之績及今日當行之政也惟公懋德則指固俗之政皆言可紹周公也庶別報德至公其念哉則指周公也典獄以下言用刑之善也刑期穆穆以下申刑之故也典獄以下言舜之德威德明也由是而始命畢闢劃化民也世祿之家至厥德允修言化殷民又當先乎殷士也周公克慎以下則期以成終協心於前人上以福君也惟時成周以下則期以立基爲法于當時下以遺後也四方司政以下則明當時諸侯以苗爲戒以伯夷爲勉也伯父伯兄以下言勉伯夷者惟在乎勤敬也勤言乎其身也敬言乎其心也敬而能勤耳曰父叔兄弟子孫者即四方典獄也舉其親者而言之又也有邦有土者寺之亂者皆惡人也京師如此無以率天下也

未幾又有取成周麥禾及溫原郟鄏向盟之地者矣既曰政又曰靜者何曰政本諸身故貴有經常者則可行也辭措諸事故貴有體要則可發也靡靡則非有經和曰則非體要既曰三后協心又曰阿厥于道者何曰心者道之本道者心之用故所謂因時處中隨世升降之意也非協心不足以與于此弗克何以言既心民寡者以事爲可忽也

君牙

瑞問既曰弘敷五典又曰式和民則者何曰式和有正身中心之義蓋弘敷之本也弘即在覓之意耳既言寒若先王又言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於前人者何曰君牙之前人能篤忠貞舉文武光命于時者也故能敬明乃訓則爲能云爾

冏命

冏問冏命其周於德乎昔周公歎綴衣虎賁之休其猶見于穆王之世乎既曰匡其不及又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者何曰非心其本也自是而有未至曰不及自是而或大過曰愆謬

呂刑

臯問開敘曰穆王訓夏贖刑孔氏謂訓暢夏禹贖刑之法者如何曰非也順刑白舜有之矣訓夏者訓諸夏也

思敬問呂刑之序云何曰若古有訓至惟歷言苗民承盡命之本序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至民罔攸訛文之績及今日當行之政也惟公懋德則指固俗之政皆言可紹周公也庶別報德至公其念哉則指周公也典獄以下言用刑之善也刑期穆穆以下申刑之故也典獄以下言舜之德威德明也由是而始命畢闢劃化民也世祿之家至厥德允修言化殷民又當先乎殷士也周公克慎以下則期以成終協心於前人上以福君也惟時成周以下則期以立基爲法于當時下以遺後也四方司政以下則明當時諸侯以苗爲戒以伯夷爲勉也伯父伯兄以下言勉伯夷者惟在乎勤敬也勤言乎其身也敬言乎其心也敬而能勤耳曰父叔兄弟子孫者即四方典獄也舉其親者而言之又也有邦有土者寺之亂者皆惡人也京師如此無以率天下也

亦即四方典獄也舉其責而言之欲其言之行也王擇人敬刑度及則舉其要也兩造具備至有并兩刑即其所謂措諸事故貴有體要則可發也靡靡則非有經常者則可行也事焉耳然而造以下皆言從輕之意恐其出舜也則言五過之疵五刑之疑有赦以下復言從重之意恐其入舜也刑定刑罰之條然此皆所謂經也至上刑適輕以下則又言刑制之權耳故罰懲以下申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刑也獄成以下申度及也其官伯族姓以下則又言其本也奚而離言去家則亦可以兼明清矣名擇其丕而言也詞擇以下則告後世耳然其曰哲人曰屬於五極則亦擇人

敬刑度及之意也

欽哉閔士制百姓於刑之中矣謂乎曰中者明於刑之中盡中道也凡不敬其德者即入於刑耳故曰以教誡德罔有擇言在身者何曰言其行無不宜也則與天同德天命在我矣領乎有衆惟貌有稽無備不聽者何曰領乎有衆若可敬也惟貌有稽恐有不可敬者存也無備不聽不聽其敬也刑言五刑之屬者何曰言刑罰一也孔安國曰五刑其義也既言獄成而孚愼而乎又言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何曰愼非已獄於上此大抵言斷獄既成下上雖皆可信然其獄亦必備其情節及其法條也上備以所犯之故而言也兩刑以所當之法而言也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愚敬問文侯之命蘇氏之論然乎則夫子錄之書何也曰王遷自是而衰乎故次以費誓秦誓也乎王不競大哉而伯禽能征徐戎平王不憤忘父之讎而穆公能悔喪師之過由二公而之焉宛舜禹湯文武成康卓爾不羣矣而爲也故尚書於文侯之命之下而繼之以費誓秦誓焉又曰秦誓其可以作聖人乎人不患于有過患于有過不知悔而改也悔而改之何有聖人之不可到哉故書以二篇終

仲武問親師寧邦矣周乎曰親師即下秦能惠康之事也寧邦即下篇惟之事也蓋親師有養民之意寧邦即下篇惟之事也蓋親師有養民之意寧邦有練士之意錫祉皇弓矣四馬者何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然孝先者親師之本振武者寧邦之實也

愚恭問常刑不同乎曰然劓之傷有殘人者之常刑越逐不復有矢伍攘盜之常刑軍人寇攘竊馬牛有犯命令之常刑不逮根窟窶有軍興之死刑三郊三遂者何曰東郊不開以拒守也

仲武問穆公思斷斷之臣如何曰此其人豈惟可治秦國

乎雖天下有像裕矣故曾子引之以明大學之道也然則書以秦誓終者不愧典謨矣

尚書說要卷之五終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乃其與門人論書之說詮次成帙無蔡傳開有出入如以舜典在璇璣玉衡爲北斗以武成非錯簡之類改從古說異乎蔡傳者也以洪範爲洛書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證三代不改月之類沿襲誤解仍同乎蔡傳者也大抵推尋文句雖間有闡發亦皆以私意揣摩如謂堯典仲夏稱日永仲冬不稱宵永爲扶陽抑陰之義以書序君奭不悅爲不悅仕進是果經意乎其言禹貢水土之序及五服之遠近亦皆臆度之辭無典據也

尚書蔡注考誤

袁仁 著

袁兄就塾師習尚書專求通蔡氏傳爲案據余考國初令甲書主古註疏兼蔡傳原未嘗專主也學者以註疏繁而難閱遂棄不觀然而非制矣余弱冠時每誦舊正文至是始取蔡傳閱之則悖理者種種也因博考先儒舊說參以己意正其謬誤揭之家塾襲乎勉矣薇城老人書

明 吳人袁仁長貴著

曰若稽古帝堯

蔡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此卽安國隸古文又稱曰若爲發語辭引周書曰若來爲例及訓召誥則曰越若來者迺遹而來也豈不自悖其例乎疏謬甚矣

平秩南訛

平在朔易

蔡傳南訛史記索隱現在皆作南

譌未嘗作爲也論其義則動也謂耘耕之類朔易者頒新朔以換舊朔也以訛爲變化又以朔爲死而復蘇皆牽強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蔡註天體至圓一段皆據宋時歷法言之堯時不然今時亦不然十有九歲七閏氣朔分齊是爲一章種種觀天紀元等歷爲然今十九歲已有餘分不能齊矣

杏四岳

四岳者四方諸侯之長按左傳許爲太岳之後明矣僉曰鯀哉其非一人可知孔平仲乃謂四岳爲一人掌知四方之事而蔡傳因之謬矣

方命圮族

方字古放字蓋二字通用者蜀志譙周書引古文尚書竝作放命圮族鄭康成訓放棄君命是矣今云圓則行方則止恐太穿鑿

否德忝帝位

註否不通謂否與不相通也欠一與字學者遂誤認不通爲否昔講官在經筵上講此書云否是不通的

意思聞者不覺失笑

烝烝乂不格姦

決當主正伯夷之說烝謂以誠慤蠢烝之烝烝者蠢而又蠢也乂治也格正也不格姦者不去正他姦惡也大人正己而物正並無正物工夫此最可爲處頑之法若云不至大爲姦惡則舜娶堯女之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其姦惡何大耶

舜典

東晉梅賾一段全用孔氏疏檢晉書無之惟隋經籍志載此事又查姚方姚乃姚興其方字連下讀大航原作大術其謬誤如此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麓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此非安國之臆說也孔叢子載宰我問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于尊頤之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氣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

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安國正本其說蔡不從而據史記以爲納山麓按桓譚新語昔堯試舜于大麓者願錄天下事若今之尚書矣王充論衡云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三公之事長麾王禪麾陸文云允執其中入光大麓皆明證也程伊川亦云若司馬遷謂舜納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按釋詁以璿爲美玉正義謂璿是玉之別稱註美珠

謂之璿誤也又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此當以周髀爲最其本包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于殷人者故曰周髀髀者股今所傳句股法是已筭天必用句股渾天不能廢也宣夜孔疏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乘之按漢秘書郎郗萌曾傳其術記其師說云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督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

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也故辰極常居其所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無所繫著曾志載之甚詳今曰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則淺陋甚矣

禋于六宗

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謂六宗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謂五嶽四瀆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謂六宗鄭元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稱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乃三昭三穆也司馬彪又上表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紛紛異說蔡傳宗孔以祭法六者當之按祭法所云鄭以爲皆祈禱之祭則不可用以解此經宜依歐

陽大小夏侯庶爲近之

五玉

註謂五玉卽上文五瑞誤矣蓋此五玉乃諸侯所執以爲贄者若五瑞則天子之命圭諸侯世守以爲瑞信者豈有贄見之禮而乃歸其世守之圭耶

肇十有二州

註稱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幷州按夏官職方氏云正北曰幷州山鎭曰恆山朱子語類云分冀州西爲幷州考禹迹圖及地理指掌圖幷州皆在冀州之西通典云幷州左有恆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則在冀西明矣今曰冀東恐也註又稱其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幽州卽遼東之地矣又在遼東今云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卽遼東今云分遼東等處爲營州不可解禦雅曰齊曰營州指掌圖云舜肇分爲十二州蓋以古冀州南北闊大分爲幷州衛水爲幷州衛水在今眞定府分燕以北爲幽州今地爲幽州鄰衍吹律處及北醫無閭之地皆幷州之境且汾晉之地自史漢而下皆以爲幷州之地所載沿革甚詳何不考之甚也

象以典刑

註謂天之垂象以示人似也至以畫象于服以辱之耳是意而禹承之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服卽幪巾之類青綠一帀曰就周禮大輅盤纓七就

可據也若以服爲服其罪豈流者不應服罪耶

分北三苗

按虞仲翔云北古別字蓋舜時天下咸服惟苗未化今得分別而去置之也則黜陟之典亦得行于負固之夫盛矣

陟方乃死

陟行也卽太甲陟遐之陟方卽方域之方謂舜巡行而死于蒼梧之野也若以陟爲升遐則與下乃死重複矣宰我問帝舜子曰有虞三十五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魯語展禽曰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著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吳都賦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劉淵林注曹云舜陟方謂南巡狩也其證甚明

祇承于帝

此句宜連下曰字讀不宜分章祇承于帝者言舜有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對疑字說卽疑貳之貳一心任賢表裏無閒始終

無閒言與行亦無閒故曰勿貳若云勿以小人閒之則又是去邪之事矣

無怠無荒

倦勤曰怠解棄曰荒始于逸豫終于荒無只此一心今分無怠于心無荒于事于理未安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古註疏云人雖爲善或冀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此訓甚正今若謂勤于是者戒怠于事者董則非矣豈有勤而反戒者乎夫戒者禁懲之詞也今反用休是于禁懲之中而寓以美善之旨董者董率之義也今反用威是于督率之內而示以嚴畏之機此二句原有妙義況當聖世勤者必多然未必共有終

註疏人雖爲善或冀令終最爲得旨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註云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此誤說也聖人之心好生爲主其賞罰功罪必如此而後爲至公必如此而後爲至平此罔愆之德也安得有過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心只有一箇自人而言則曰危自道而言則曰微若曰一心爲主一心又在傍邊聽命焉無此理

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蔡謂吁者嘆而未深然之詞謬也禹深然舉陶之言而有所感慨故以吁發之惟帝其難之帝指舜非指堯也驩兜有苗共工之事皆不在堯時禹言知人安民惟舜難行所謂責難于君也四凶之誅惟鯀之殛於禹有深痛焉故言能知人則明通燭照能官人矣言外就有姦人不用之意能安民則德澤沾洽黎民懷之矣言外就有小人不能搖惑之意既哲而又惠禎讒且有竝生之慶矣故曰何愛何畏上則責難于帝下則思厄于親此禹之所深嗟而長吁也

人之具

僉哉

僉者然其言也哉者語助辭今以爲口然而心不然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民以食爲天水患書乎耕耨未溥自生之少則曰鮮食自得之難則曰艱食今乃謂血食曰鮮恢矣豈陶象刑原聖世不可少者況禹有此功敘陶承其敘而明刑以輔之又非徒尚刑威者禹如何而不然之耶

於予擊石拊石

於音烏奚矣聲尚書中凡語助之于皆作于作於者皆音烏如黎民於變是也

禹敷土

考工記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註溝爲造溝防謂脈理屬讀爲註孫順也按治水之時當同益陳奏民庶鮮食則所以廣其生植之源者何不用也又嘗同稷陳奏民庶艱食鮮食則所以貽其豐亨之利者何不爲也奏之者在臣而所以行之者在君禹不敢自以爲功而稱及二臣又不敢以爲臣下之功而歸之于帝可爲萬世告君之法此書以益稷名篇此二句極重

安汝止惟幾惟康

心不離事註就事物上說止畏是大慮安汝之止惟在乎幾惟在乎康幾康二字不平歲者審之于微康者求其妥帖由幾而康康字正應安字

女無面從退有後言

而從是將順之意後言謂有言不盡而懷忠以退也

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而自平州言之則三十里耳北邊貢賦之來在五百里之內行舟則碣石正在其右蔡止據滄州志而不考其實遂謂九河皆淪入于海悞矣傳又言遼濡濟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此亦悞按濡濟易三水帝去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況濟易在禹時原舊入河後河徙而南始入海耳遼水自塞外三萬衞西北入遼東境南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廣寧之東又南至海州衞西南入海

灤洛會同

蔡引曾晁二說以爲未知孰是按曾稱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即汳水也今考浚儀陰溝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其地有浚儀橋蒙亦祥符地今有大蒙城小蒙城在陰溝之東汳流至此名爲灘水在一開封陳留縣經睢州甯陵一在本府夏邑縣經永城縣至南直隸宿州二水皆豫州徐州之水與兗無干其謬顯然從晁說河出爲灘濟出爲沮者近之朝宗會同皆諸侯見天子之名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奕舜什一之制乃萬古中正之法重乎此者爲桀而輕乎此者爲貊蓋非惟不可增即減之亦非也若謂賦以薄爲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之名也蓋即貞悔之貞兗地最卑沮洳難去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必十三年者按史記太歲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辰而豐

儉始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既云漯者河之支流則即今在章邱者是也故道尚存又謂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則又是一漯矣此乃出東昌府華陽縣即東武陽也至青州府博興縣入海與河不通安能達于河乎

鉛松怪石

怪石乃石之奇而有用者如陽起石以之傳物則見日晉飛雲母石煉而成粉則靈而可餌此類皆奇而適用所不可少者故制之爲貢以其種類不一故總曰怪石非玩好之具也

三江既入

註以淞江東江及婁江爲三江大謬此當以經文爲據漢自北入則曰北江彭蠡自南入則曰南江即爲中江蘇子瞻及近世邵寶之說皆同既入者入于海也蓋岷江雖在荆州皆經揚州入海故于揚言之按徐鉉註說文云江出岷山至南徐州名北江至南徐州名中江至蕪湖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江陵名北江

江入海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水所自出也峄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而注震澤舊時江水直注太湖故敘震澤底定于三江既入之下自東灌築而江始不入太湖美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

按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此說甚是蓋西傾必係西戎之國因下導山有西傾故以爲山然西傾之山自在雍州于梁無與且梁在帝都之西豈有貢道乃從雍州之山而來者乎況各州貢道皆以浮字起若割西傾句屬上面以浮于潛起則九州一律矣弱水既西

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在條支去長安一萬二千餘里蔡以其遠而非之似矣然而未當也韓氏嘗辨之云江漢之水禹治于荆則自荆而下揚州之域禹固未嘗治之然謂揚之江漢非荆之江漢不可也禹之

所治雍地之弱水也謂之既西則源東而流西矣弱水出西海之山西海今在陝西西甯衞城西三百里其海方數百里跨夏夷之地而窮石之山當在海之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百里里甘州古張掖地過今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地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入西海此西海非前弱水所出之西海也蔡傅誤認後西海爲弱水所出故非之禹之導者雍之弱水也荒遠之外禹蓋未嘗至也豈可以禹未至而遽疑其非一水耶

導黑水

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符即今敘州府慶符縣以舊志有山符二字故縣以慶符名今慶符有黑水然蔡傳竟遺一符字疏略之甚又稱水之黑以榆葉積漬所成益謬梁之黑水出葉榆澤葉榆即西海其地有黑水祠在今雲南大理府點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若雍之黑水南北各異源安得皆爲榆葉所浸哉

嶋家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蔡傳據常氏之說謂漳昌之漢爲東源三
西源又謂西縣爲東源是以西縣爲漳昌
昌去西縣一千八百里三泉在西縣之東豈可以
昌爲東源耶據實考之漢水出陝西寧昌
爲漾東流至西和縣卽入武都上祿之地名爲西漢
水又東流至成縣卽武都郡治名東漢水折而南
折而東南入漢中府鳳縣過河縣百別爲漾均
河水東流經本府洋縣者入胡蘆谷
州爲滄浪之水歷光化襄陽宣城荆州府
江縣至沔陽州至三澨又逕漢陽縣故
今京山縣西八十里至漢陽縣大別山南
東至江西南康府星子縣匯澤爲彭蠡東
南直隸通州入海曰東匯曰東者言漢自西
匯爲彭澤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漢之東
之所經者皆非謂江漢自荆州以下
何妨且此先言漢則自當以爲漢匯後言江則自當

以江爲會江漢合流漢水原在北故曰北江漢在北
既言彭蠡爲漢匯則江之來自當稱北會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過
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合阜江水
入敘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北入瀘州合江縣
東北入重慶府巴縣經涪州合州黔江忠州入夔州
府萬縣界安奉節經瞿塘峽入湖廣荆州府歸州出

峽歷夷陵宜都公安石首入洞庭湖過雲夢入武昌
府嘉魚縣經江夏縣東會漢水南過武昌縣入岳州
府巴陵縣過洞庭湖東至武昌府咸寧縣東入江西
九江府德化縣入南康府星子縣過鄱陽湖入南直
隸安慶府懷寧縣經池州東流縣東
縣入和州爲橫江入應天府上元江寧入揚州府經
儀真縣北則歷泰州至通州南則歷常州府江陰縣
至蘇州入海此實錄也註太略
導岍自鳥鼠同穴

蔡謂鳥鼠爲同穴之枝山誤矣鳥鼠同穴既是二山
導山必自本而枝豈有先導枝山之理又孔氏鳥鼠
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斥爲不經按釋文云鳥鼠同
穴其鳥爲鼵其鼠爲鼵鼵鼵鳥鼠之名共一處穴天
性然也郭璞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鼵似鼷而小黃
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人有入是山
而視兒之者宇宙之間何所不有安得以己所不見
而遂疑其爲怪也
大戰于甘

註稱啓與有扈戰甘之野據書序史記也說苑子貢
稱禹與有扈氏三戰不服修德一年有扈請服莊子
亦稱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逸周書亦稱有夏之方興
扈氏弱不恭身死國亡豐子引甘誓之文則稱禹誓
然則戰于甘者禹也非啓也
怠棄三正

註以三正爲子丑寅之正非也夏正建寅只奉夏正
可矣豈欲其兼殷周子丑之正而悉遵奉乎孔傳以
爲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斯爲得之管見謂禹養
民莫重于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
正是不務三事亦通
威克厥愛允濟

李靖兵法云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恩愛洽
于士心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
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行于後不可反是也
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愼戒
其終非所以作謀子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予

謂李衛公在兵中久極知軍情故以尚書聖人之言
彼不敢信子謂書言不然說書者悞耳克能也商書
克寬克仁孟寬不難克寬爲難如素無厚德將有欲
爲寬而不能者矣威克厥愛者謂其心一於慈祥於
威之中而能其愛故允濟愛克厥威者謂其心一於
慘刻於愛之中而能威故允罔功如此看方與上文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商從罔治咸與惟新之旨相合
績禹舊服

註稱啓與有扈戰甘之野據書序史記也說苑子貢
服卽禹弼成之五服孔傳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是
也蔡解以爲繼禹舊所服行恐非至下茲率厥典乃
是循禹所行之道
用爽厥師

墨子引書云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亂離喪
厥師據此則爽當作喪言上天不善夏桀之所爲用
湯受命而使夏喪失其眾也詩云女也不爽則爽字
亦訓爲失卽不改字而以失訓之更覺妥帖若訓爲
明未安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註勿以小善而不爲勿以小惡而爲之爲邦之慶

經文之意只云爾惟德毋謂小而不爲也爲邦之墜厥宗

基于一念之微爾惟不德毋謂大而後戒也厥宗之

墜實本于一念之惡

自罔有終相亦惟終

竟以忠信爲周於理可通于文不類周者無缺漏之

意由忠信而出者也人有僞則不惟其缺漏矣按古

聚文周字與君字相類當曰自古有終相亦惟終此

必字之相類而訛者

王宅恫宮居憂

世傳伊尹以臣放君稽之經文殊不然古禮君薨聽

于冢宰新主宅憂亮陰三年太甲以係繼祖位未能

率德伊尹恐其居宮燕逸故營制宮于成湯之葬奉

王居憂其間以終三年之喪使之密邇先王遠離寺

婦以成就君德正是遵行古禮何嘗放君哉

叢字不可作聚字看臣嘗看郡名之義

之意

聒聒起信險膚

聒聒說文引作憩慧自用之意似勝蔡傳

于亦拙謀作乃逸

拙字說文作灺謂火明也言我今遷都深知其利于

汝譬若舉火然明爲汝造安逸也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蔡謂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非也以遷都

言之則器非求舊惟新亦是切喻觀下失于政陳于

茲之戒可見矣

鞫人謀人之保居

蔡謂鞫人謀人未詳或曰鞫養也謀字不訓竊謂鞫

育其民謀處其民便是安居也卽敢恭生生之意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孔氏據註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閒水

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

之以供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

之而來寫其形象求之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

索執役于傅巖之野孟子亦云傅說舉于版築之間

皆說是也蔡以築爲居無據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遯于荒野蘇軾以爲甘盤遯去極是蓋盤嘗爲高宗

之師後乃遯居荒野武丁遣使求訪故不安居一處

爲武王伐紂時事無疑矣

戕其發出狂

狂字乃往字之誤史記宋世家作發出往註引鄭元

云我其趣作出往是也若以顚狂釋之恐無此理

罪合于一

不辨淑慝一切誅之故曰罪合于一

武成

蔡氏考定武成皆本劉氏王氏程子之說然虛心讀

之卽不改亦自可通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商也

厥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既伐商也見不久而商平卽

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丁未一節言歸而祀神既生

魄節言歸而親臣觀臣不可以先祀神故其序如此

既親臣不可不告詔之故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皆

告詔羣臣述其既往之事也恭天成命一節亦告神

之詞列爵一節則紀其致治之法耳以今日而敘往

日之事所以日月前後不倫不足疑也

旧陳其五行

蔡訓旧爲亂訓陳爲列似矣然言五行亂其列則通

居其半半須自得念謂心念典主也此心自始及終

常主于學則精神既到脩證俱融故曰厥德脩罔覺

若曰亂列其五行則難通矣思謂汨沒也陳久也亦腐也即盤庚失于政陳于茲之陳承上鯀陻洪水來言汨沒久壞其五行也陻者障而塞之之謂禹治水只是疏瀹鯀只是陻塞今河北有鯀隄無禹隄此一徵也既陻洪水則木不得茂土不得乾金不得顯火不得明故曰汨陳其五行然則今之治水築隄之外別無長策皆鯀之流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洛書與洪範無干若謂天錫洛書禹因而第九疇越無謂此天錫與天乃錫王勇智同

平康正直

平康者無習俗氣質之偏而與皇極爲一者也錫以正直之福則道而登諸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是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註稱極北至于率牛則行黑道極南至東井則行赤道夫黑道赤道乃後人所抹以紀天行之度者不宜以之訓經況惟宋時冬至日在牛今已在虛矣當殷

周時其行度亦有異當刪去無疑

我其爲王穆卜

穆卜者閟宮肅穆之內謀卜于祖先以決大疑也周書文酌解篇伐有三穆其一絕靈破城其二筮奇昌爲其三龜從兆凶此穆卜之法也絕靈破城者謂滅人之國覆絕其祖先之靈攻破其所都之城也蓋武王克商未久遽遘危疾二公以絕靈破城爲疑故欲穆卜周公知天命有歸疾不由此恐因穆卜以搖四海之心故辭二公而願以身代武王也如訓穆爲敬而有和則失考甚矣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按新安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然惟不用師說所以疑于天之下有缺文朱子語録云此一段先儒都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言上帝責三王之侍子則克商時已八十六歲及至分封近九十矣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于安得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侍子謂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如有三王是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爾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

公將不利于孺子

蔡與友人季彭山備論此事謂周公攝政自武王時始蓋武王未受命事皆委于周公誅討伐奄戡飛廉滅國五十皆周公之功也若臣兄弟之間相信久矣不惟武王信之朝臣亦必信之若謂管蔡忿周公專攝而遂欲興殷此雖至愚必不爲也大率管蔡之流言非以周公不軌之疑司師殷罰有倫者正是初罪據成王也蓋亦本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意謂周公處商不若文王之盡善恐頑民未服大難將作必將貽害於幼主故流言而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不知武王滅殷本于天命非私意也天命既歸周有何不利故大誥多方反復明天意以導之

尹茲東夏

註謂宋亳在東故曰東夏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但不當連亳言耳宋郡隨之宋州唐之睢陽郡宋升應天府今爲歸德府若亳則鄒元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湯陰亳縣竝與宋無干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則康叔爲方伯信爲諸侯之長矣以此書小子字故先儒皆謂康叔受封時尚幼按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克商後七年而崩則克商時已八十六歲及至分封近九十矣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于安得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侍子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皆以小子呼之親愛之詞也此所謂小子亦必如此

宏于天

註訓天爲理所從出殊覺牽强荀子富國篇引書曰宏覆于天若德裕乃身則此脫一覆字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爲王朝之卿明矣呂氏外事內事之說極當蔡氏何必疑之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一句適以亦必信之若謂管蔡忿周公專攝而遂欲興殷此雖至愚必不爲也大率管蔡之流言非以周公不軌之疑司師殷罰有倫者正是初罪據成王也或曰文王世以爲懿亦後來何必師用殷罰爲哉是也或曰文王是也

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必師用殷罰爲哉

乃穆考文王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或曰文王世以爲懿亦通新安陳氏謂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若以爲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牽見昭考此昭字又何訓耶穆穆之詩不可引以爲證

厥或告曰羣飲

蔡謂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又曰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

得而閑矣曰爲姦惡又曰謀爲大姦皆因本文殺字而疑之也意謂若非大姦罪何足殺不知殺卽殺三苗于三危之殺非謂盡殺之也況曰子其殺更有審定而未必殺乎按史記註云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詞企故賜餔得會聚飲食羣飲正此類也

梓材

首節其綱領也汝若恆越曰一節所謂以厥臣也王啓監一節所謂以厥庶民也稽田一節正舉是而喻之耳今王以下卽康叔答王之詞故曰作兄弟方來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和懌先後迷民於衛國尤切蓋迷于封者在先迷于武庚者在後也若茲監正與王啓監相應蔡以後監爲視非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此正以上三節功夫望康叔岡終而歷喻之也重在疆畎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上稽田喻治外作室喻治內梓材喻內之制作蘇氏訓敷爲治陳氏訓敷爲開墾孫炎訓菑爲去草敷菑者謂去草棘也無廣宇意以畔爲畔原是孔氏舊註止據左傳如耕之有畔途以畔訓疆畎雖竟疆非畔也疆是田岸畎是廣尺深尺之溝皆耕者所必須卑曰垣高曰墉泥飾曰塗仰塗曰塈茨亦不獨是蓋穀梁傳於雍門之茨范甯註茨謂茅蓋屋也雘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雘則是朱飾者三勤字重三者之譬言武王既勤勞以始之叔當罔厲殺人毋胥戕毋胥虐以成就潤飾之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蔡以御事爲指成王非也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視下文云王先服殷御事其意可想矣蓋誡民必先服殷事故告庶殷亦自乃御事也

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其地四封伯禽爲魯國矣成王初年所以至奄者爲武庚叛也周公懼殷遺民與淮夷徐戎合勢故奉成王至奄經略三年東方始定卽周公東征事而東山詩稱三年不歸者是也多士所稱昔殷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者蓋指當蔡霍及殷耳非乘奄也當時奄已爲魯安

君子所其無逸

註訓所爲處本呂東萊之說當時朱晦翁亦譏其太巧按說文引詩伐木所所訓所爲用力楊用脩云所猶勉也西土人謂用力于有事爲所召誥王敬作所與此義同似覺明順

言乃雍

坊紀引此書作言乃讙謂言出而人讙悅之猶所謂言而民莫不信也蔡訓雍爲和其義較淺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恭明不平明由恭而出明德卽所謂前人光也心營曰經躬承曰歷繼述曰嗣三字亦不平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蔡引蘇氏謂在武丁時不言傅說故曰須暇之子孫夫上不曰六下不曰四而惟曰五年有的據矣按配天之主乎此說非也此處皆說舊臣故惟舉甘盤及武丁時周書云武庚說故曰須暇之子孫武丁有三年克殷克殷二年王有疾逸周書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設三監俾監殷是殷祀猶未絕也武王崩三監挾殷以畔成王元年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東征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殷祀始絕自克商至此凡五年蓋當時猶未改殷號至封微子始改稱宋云

弗迪厥監五祀

先臣三叔後臣康叔至今凡五年而殷民又畔故作洛誥告此其始遷也

綏衣虎賁

註謂執射御者曰虎賁氏掌先後王
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門
故無執射御之事
乃有室大競顧俊弇上帝
蔡謂室爲王室恐與下迪知忱恂不相接當依孔氏
謂夏時卿大夫家大强猶招呼俊賢以事上帝如
此則上下文勢皆順
太史司寇蘇公
註謂蘇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按地志云溫
己姓蘇忿生所封溫即孟州溫縣是溫爲國名蘇乃
姓也
越玉五重
左傳大路越席所以藉寶也越玉五重者謂以越席
藉玉凡用五重愼之至也按周書武儆篇武王將崩
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
誦文及寶與今成王將終亦越玉五重陳寶正行此
禮也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註以羑爲羑里於若字難通況說文王猶可說武王
叅謬矣按說文羑進善也羑若者從善順誨之義此
說爲優馬氏曰羑進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之也
王釋冕反喪服
朱子曰朝廷之禮與庶人不同蓋以天命及宗廟社
稷爲重故太甲祇見厥祖必易以喪服見由來久矣
註引蘇氏一段可刪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政本諸身故貴有恆辭布于下故尚體要凡立言必
有體王言之體當簡要故曰體要今曰趣完具而已
此訓不明靡靡則非有恆利口則非體要
稽人三郊三遂
東郊不開以拒守故曰三郊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佐佐勇夫射御不違我
尚不欲
良士傳以爲悉叔以理度之當指百里奚勇夫必指
公子縶子桑韋蓋自魯僖公二年晉滅下陽百里奚
始入秦其後惟務息兵養民至僖公二十八年始有
人滑之師自此一戰外未嘗用兵他皆與晉共成尊
王等事耳此篇當作于其時雖獲晉君足以見將勇
兵强之效而非其休養之初心也故穆公深悔而夫
子取焉邵堯夫謂夫子知秦之繼周故錄秦誓小之
乎窺聖人也其思斷斷之臣數語豈惟可以治秦國
雖治天下亦不過此書以秦誓終雖謂其不愧典謨
可也

尚書蔡編序

沈道原撰

昔伏生從貞觀先生受書以繙繞于膠領一誦一結十尋之繩竟面誦習不已要亦尋繹其義耳近世習舉者爲舉業地彼其意在魚兎而又奚筌蹄爲哉舉業而托之爲于尚書有砭蔡編事自伏生之女口譜而授之鼂錯其後孔安國鄭康成諸人爲之詮解凡百有三十家至宋而東于蔡仲默吾明遂專而之舉官蔡何砭也非蔡淺書固

明袁仁撰仁字良貴號蓑波鄒州人與季本同時相善故解經往往似之是編糾蔡沈之誤所論如粵若越若之前後異訓三百六旬有六日乃朱歷非古歷方命羣從忌嘗書所引梅賾事不出晉書宜夜有洨郁萌所傳非無師說并州不在冀東醫無閭即遼東不得既爲幽州又爲營州鳥鼠同穴實有其事用爽厥師爽訓失說蔡傳歧爲版築遜於荒野爲甘盤西伯戡黎爲武王四輔非三輔之義洪舒通作洪荼虎賁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連毫字爲句皆確有所據至謂史記索隱南譌不作爲字則但據今本不格姦爲不止其姦鮮食非肉食怪石爲賚服餌汨陳之陳訓爲舊則又有意立異不可爲訓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未見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題曰尚書蔡注考誤案沈道原序亦稱砭蔡編則經義考所題爲是容齋學海類編多改易書名以示新異不足爲據也

校定尚書考異序

尚書二十五篇之古文。東晉方出。經唐時。以廼於五經正義。先後數百年間。僞者固覺爲僞。自南宋吳氏棫昌言攻之。下逮今日。而著僞抉剔其罅漏者。靡出。閻處德梅氏爲其一也。予嘗求得爲所撰考異讀之。歎其絕有佳者。蓋元吳氏澄雖有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之論。而羅列書傳以相證驗。質至爲乃始近密。如書人心道心出於僞古文所引道經。言舜干羽有苗格出於淮南子。及言割裂論語。與夫改竄左傳之辨歷法。而孔氏穎達覺列爲五經正義。梅氏僞書。矯誣五帝三王。疑誤後學。實經學之一厄。至宋吳氏棫朱晦庵始覺其非眞。朱氏疑古文易讀。言書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固不能探索證據。折服人心也。明梅氏鷟創爲考異。就僞書本文。究其據據錯誤之處。條舉件繫。加總論於前。存舊文於後。於是閻氏若璩推廣爲疏證。惠氏棟宋氏鑒皆相繼撰駁。世儒方信古文之不可將以刊布。固其宜哉。或者曰。閻氏若璩疏證。言尚書讀之。殊武斷。然當剏闢弋獲時。亦足以懲作僞者之魄。探其若干條散各卷中。然則有疏證。殆可無此書已。予曰否。疏證第三卷。言大禹謨、泰誓、武成、旬有本。言殷用論語、孝經、易、書、詩、周禮、禮記、左國、爾雅、孟荀、老、文、列、莊。其中採爲證必多。今全卷有錄無書。然則爲書之存。正可補疏證之缺。而烏可廢耶。且夫學問之道無窮者也。是故有若梅氏此書之不知孔壁眞古文逸十六篇。而課信正義。指作張霸百兩之類。俟閻氏正之。而梅氏閻氏皆不知眞泰誓伏孔惜有。卽史記所載鄭康成所注之類。又俟惠微君棟之古文尚書考出而後正之。然則凡其得之失之。皆一一不相掩。而梅氏此書自無妨與閻惠並行。以待後學之博觀也。歲字某。正德癸酉舉人。官國子學正。見

尚書考異序

雄德縣志。閻氏又言。其兄鴉。字幼鮮。一字百一。正德丁丑進士。撰遽顚夥。亦疑古文。今雖無所傳。當與鷟議論大致相同矣。嘉慶壬申年十月望前一日。元和顧廣圻序。時寓江寧之孫忠愍公祠。

錄辨。嗚呼。僞爲廿五篇者。明之梅氏。亂經之罪。卽自一家發之。悖出悖入。豈非天道好還。聖人所以言始誣之編甚於殺人也。明人性蚩爲舉業所汨。一代通經之士甚少。惟以詞章傳世。如梅氏之守經據古。有功聖學。足稱一代名儒。不可使後學不見其書。今爲流布以廣其傳。且以宣閻家表章經學之指。其梅氏族望官位。已詳顧君序中。茲不贅。嘉慶癸酉歲三月廿二日。孫星衍序。

尚書考異卷第一

明　閻若璩　撰著

漢書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當爲弟子都養。以試第次補廷尉史。張湯以爲奏讞掾。後爲御史大夫。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顏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此矣。　今按。太史公當漢武帝時。僞說未盛。故其言多可信。如云。伏生書出於壁藏。獨得二十九篇。又云。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歷歷皆可信。然則漢文帝時。非無尚書也。求能治尚書者耳。山東諸大師非無治尚書者。皆伏生弟子。而推隆於宗師云耳。晉人不知。遂創爲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其誕妄不足信可知矣。今伏生書見在。古今所引者皆如此。昭然日星之明。失其本經者何籍。以意屬讀者何章何句也。邪。又太史公未嘗言安國古文出於壁藏。既曰頗能言。又曰蓋尚書滋多於此矣。其言容有抑揚哉。

漢書藝文志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號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宮。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爲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今按。漢與史記異者數處。古文經四十六卷。史記無此句。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史記無此句。魯共王壞宅以書還孔氏事。史記不載。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史記不載。二十九卷。史記作二十九篇。蓋一篇爲一卷也。漢書與史記不同者若此。宜從史記爲當。然百篇之序。史記班班可考。但孟堅以爲孔子爲之。晦翁不可也。

後漢書儒林傳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氏。至曾孫歐陽高。爲大夏侯氏學。勝從兄子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歐八世。皆爲博士。　牟長習歐陽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宋登傳歐陽尚書。　張馴傳大夏侯尚書。　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　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　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傳授。東京最盛。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今按。范蔚宗歷述伏生今文書及安國古文書傳授頗末。較然可尋。遂盡除去誕妄不經之說。便人得有所考。有以知晉人古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所傳之本。何其精詳而簡當也哉。班孟堅於是乎有愧矣。何者。伏生書傳之三家。皆得立。世固無疑。安國書獨不得立。世遂以爲流落人間。直至東晉始顯。今觀安國傳之數世至孔僖。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傳者也。都尉朝、庸譚、尹敏、孟喜、周防、丁鴻、楊倫、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其弟子之相傳者也。疑不得立之學官。而其家傳及弟子之相傳。正爲先漢之僞古文。而非晉人始出之古文。明矣。

隋經籍志

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高訓之尚書歐陽之學。又

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得泰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皆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像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其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濟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今按隋志雖約史記兩漢書而爲之然其言時與史漢書乖戾者多首以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蓋以泰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遂使後人承訛踵謬其失一也不志倪寬詰博士受業孔安國其失二也不書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周防鄧撫杜林賈逵馬融鄭元所傳古文同一彊鄙所作者遂謬以都尉朝庸生所傳者爲東晉梅賾所上而以杜賈馬鄭所傳者然後爲張霸僞書故也夫隋志徒知都尉朝庸生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者爲即梅賾所上而不知孔僖紹孔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實即十六篇張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則隋志之失昭昭矣

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

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乃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時所行之字也故曰今文孔頴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遷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蔡沈曰伏生本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舊曰孔氏蔡氏皆臆說也史記儒林傳言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則伏生壁藏之時初不止二十九篇其後亡數十篇獨得此耳是二十九篇皆伏生壁藏者安得謂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哉且伏生於漢定兵燹之時得二十九篇正高堂生所傳之數月皆趙傳以教人伏生當漢初定之時即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閒安得謂太史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事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哉漢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　今按藝文志所言所以疏史記儒林傳之言也見百篇之書共序爲百一篇亡失者七十二篇止求得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之經而一篇爲序其言明甚東晉時僞作孔安國尚書傳序者亦知此意故曰今所定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可見書序正在二十九篇之數內矣馬融鄭所注二十九篇者正謂此也何何哉試以史記考之則百篇之序散見於夏殷周本紀中雖不盡完備然顯未可考正可以見伏生二十九篇之經乃并序言之而非以僞泰誓矣故曰孔氏蔡氏皆臆說也

尚書大傳三卷

漢文穆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元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援經而申證云爾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晉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遺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以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陳氏曰凡八十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未必當時本書也　今按伏生大傳亦多虛辭濫說故其後世多作僞書非伏生之爲僞也後之爲僞者由是而出也卜子夏門人田子方流而爲莊周況伏生乎然大司農鄭元爲之注必其書多有可採者故也年且百歲乃授晁錯之時今晁氏以爲歐陽生張生當是時從學焉則妄矣當漢定求書出其壁藏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年何嘗及百歲耶且百歲之翁晉聲訛誤先後差舛又安能作傳三篇都爲三卷者哉又曰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以經屬指名之曰傳者凡皆無徵不信之辭也漢世之鄭元以大儒而爲之注異世之晁氏乃因昏人失其本經之言而遂架空臆說其亦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欲以稱量事物豈不繆哉

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者云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壞之後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其

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藏之中。不能損一字哉。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僞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而此諸僞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徒。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臨川吳先生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雖在。而辭義淺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非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之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遂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乃晉人假安國之名稱已。如此。馬端臨不知此意。言雖明而徒爲費耳。至其餘所言者。則承訛踵謬。全無考證。皆妄說也。夫朝乃安國弟子。未嘗授東晉古文也。僞乃安國數代曾孫。亦未嘗授東晉時古文也。兒寬以親受學安國。亦未曾受。太史公以親見安國。皆未曾見。而云又復晦昧數百年。則其未晦昧之前。所見者果何人耶。所傳者果何書耶。學者亦可以自悟矣。朱子曰。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邁特之見。豈鼠肝蟲臂者所能及也耶。

朱子語錄。

今按鄭夾漈云。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以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蓋正指隸書爲隋唐之古文。未嘗以科斗言也。晁氏又云。安國以隸寫籀。謂之籀古。則知以隸爲古文者。乃晉人假安國之自稱已。如此。馬端臨不知此意。言雖明而徒爲費耳。至其餘所言者。則承訛踵謬。全無考證。皆妄說也。夫朝乃安國弟子。未嘗授東晉古文也。僞乃安國數代曾孫。亦未嘗授東晉時古文也。兒寬以親受學安國。亦未曾受。太史公以親見安國。皆未曾見。而云又復晦昧數百年。則其未晦昧之前。所見者果何人耶。所傳者果何書耶。學者亦可以自悟矣。朱子曰。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邁特之見。豈鼠肝蟲臂者所能及也耶。

朱子語錄。

今按朱子之見。誠爲超邁。朱子之言。誠爲精當。但猶頗有受讒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卻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今按朱子之見。誠爲超邁。朱子之言。誠爲精當。但猶頗有放失者。愚謂得而補之。小序在於二十九篇之數。又史記班班可考。孟堅以爲孔子所作。則因其流傳之久故也。是則雖非孔子親筆。然先秦戰國時講師所作無疑。晉人假孔安國書。東晉方出。不惟前此諸儒皆不曾見。雖前此眞孔安國亦不曾見。蓋安國子孫孔臧孔僖。遞遞相承。安國諸弟子兒寬庸生。表表人望。安國諸友。董仲舒太史遷名世儒者。曾無一人一言及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則亦不必盡疑。而的然可知其僞矣。又況范蔚補綴。如泥中之蒺藜。跡形狀。亦焉能庸哉。朱子於先漢小序。蓋力排之。不肯少恕。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遺則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尚書古之古書。於理無礙。亦足矣。明皇之時。去秦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遂於古義尤多。臣於是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遠。曰書考。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過於放失而同染汚俗之見也與。

孔安國尚書注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書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今書所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元爲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遺則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尚書古之古書。於理無礙。亦足矣。明皇之時。去秦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遂於古義尤多。臣於是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遠。曰書考。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過於放失而同染汚俗之見也與。

孔安國尚書注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時始顯詳見總論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德無顯令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注禮記章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皆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今按晁氏之言多未詳悉蓋考焉而不精故語焉而不詳也首言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始顯是以晉人僞安國之古文即爲先漢真安國之古文也其言謬甚論其義理則先漢之古文不如東晉之古文尤爲近理何者先漢之僞紕漏顯然其失易見東晉之僞無一事不覈棼無一字無所本是非英才間世之大賢不能以出於一手置其疑不能以平緩卑弱斥其非世之陋儒其智如虱不出蝨襟敝精神乎繭雜蟲魚之蹇淺而略無超然獨得於牝牡驪黃之外之元微則其奔走服役之不暇而遂爲晉沈痼之疾痾不亦宜哉論其時歲則先漢之古文實爲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何者前乎謐而授之者曰鄭沖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沖又授之何人哉沖愉等有片言隻字可考證哉此可知其非晉之杜撰於謐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謐而上之者曰梅賾而酣乃得之梁柳柳即謐之外兄此亦可知謐之假手於柳以傳而非異人二也至其作帝王世紀也凡尚書之言多創爲一紀以實之此其用心將以豹竊是書而使之可以傳遠則其情狀不可掩矣尚何疑哉然則實遠鄭康成所注正安國的傳之古文於禮記國語左傳孟子所引尚書之文悉皆不載故諸儒疑信相半辨駁紛然皇甫謐覽見此意故所杜撰特爲用心終出於一手終不可蓋平緩卑弱終不可掩者矣唯注先漢的傳古文而未見東晉後出之古文是以凡遇所引皆曰逸書蓋以此也晁氏乃曰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於私家而已是以康成等未嘗見古文誠爲可笑之至也當是時豈猶有秦人焚書之餘威乃以安國與張霸等所作之十六篇者而次第相承以至於涂偉也耶天之歷數在爾躬一節雖爲三段而僞增其上予小子履一節雖爲二段而亦僞增其上心勞日拙實允罔之矣乃曰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是則其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不知務甚矣哉

孔安國尚書序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今按此序皆依傍左傳推尋漢志而爲之惟其依傍左傳故其包絡略取以爲二十五篇之經者皆此依傍之故智也惟其推尋漢志故託蠹藏之說隸古定之說四十二卷之說巫蠱未上之說皆極推尋之周詳也然三墳五典之說則用鄭元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元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亦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九丘則用馬融之說馬融云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地既曰言大道言常道歷代寶之以爲大訓矣又曰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則於言大道者盡見刪去於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於歷代所寶以爲大訓者亦爲寶非其寶而不足以爲訓所可寶訓獨二典耳豈夫子橫逸全非事實矣史漢謂卽以教於齊魯之閒者言卽以其壁中所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閒也所傳授者本經所講解發揮者出於伏生之口可也豈有匿其壁出之本經而口以傳授者邪果如其言以爲晉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聖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非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畫之容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降方縛黃帝之說耳

魯之間摹弟子之衆。獨不能依其暗誦之口。繕寫成經者邪。師既以口授弟子。亦以口受。泛泛乎如颿風之過耳。好音之供聽。果何爲哉。不特此耳。老師宿儒之女。能傳二十九篇之言。以教挩錯。又不能錄出父書。校讐精詳。使其言人人可知。然後授之以遠別也。顧乃靳於一嘗。而句句傳言教錯。以自犯於內言不出閫之誡邪。然則概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其言又特爲橫逸。全非舉實矣。陪經籍志。謂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源遠末分。端緒較然。此又何說哉。豈伏生能作四十一篇之傳。而不能寫二十九篇之經邪。吾意漢自惠帝除挾書之令。孝文求遺書於天下。則二十九篇之經已有之矣。特無治之者。與無有同。故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蓋受其講解之說。以治經耳。餘皆衛宏及晉人附會之辭。史遷書所不載者。不足據以爲信也。其所以必爲此妄說者。蓋不媿孽伏生傳授之短。則遂欲割伏生孟子之堯典以分爲舜典。揑故伏生之眞傳以成其臆志。人孰信之哉。雖欲以平緩卑弱之辭氣。而參列雄渾古奧之聖經。以掍補綴之碎錦。而俾混純粹無瑕之美玉。人孰師之哉。鼂陶謨之割爲益稷。盤庚之割爲三篇。顧命之割爲康王之誥。一則以示其古文璧藏之眞。一則以蓋其寂寥短章之失。一則以張其太甲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之本也。其情狀豈不昭昭乎。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圣悉以書還孔氏。上文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則未知其爲孔襲者乎。則未知其爲孔鮒者乎。孔襲至安國。不過四世。孔鮒至安國。不過五世。已不能保孔氏舊宅。共王雖貴。良心猶存。亦不知有聖人舊宅之不當壞。此豈近於人情。又宅之壞不壞。國不克保。數傳之後。遂不覺有先人壁藏之經。此又豈近於人情。其曰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又何其怪而迂邪。向爲何聲。豈其鬼邪。爲此說者。欲以神其事耳。不知怪神之事。夫子所不道也。毋怪乎僞泰誓之言曰。白魚入子王舟。有火飛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靡綿穀之而不已也。秦自盧生入海求神仙。持國讖以證曰。亡秦者胡也。又有道滇池君之壁曰。明年祖龍死。又稱夫子之言曰。有一男子升我堂。顚倒我衣裳之說。臣不知以評乎君。孫不知以評乎祖。於是襲僞益盛。此外不見遺珠。又何故邪。武帝好古之君。送官之後。不見詔天下能治古文者。想老而衰邪。蓋晉人用藏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貽高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之書。補綴碎錦。壘穿屑玉。不遺餘力矣。想亦氣假力竭。不能復措辭者邪。試舉一二大者考之。二十五

授。其間豈無傳說附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舉意多謬。經文而上譌孔子。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

史記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此。而未嘗言二十五篇也。至漢書始言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而未嘗言承詔作傳也。至東晉僞序。始云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此語與漢書合。又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會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此其言將以取信於我後之人。而不知其不可僞者顯然也。夫云遭巫蠱。未列於學官。然已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故劉歆移書太常。請立學官。諄切不已。但云古文尚書十六篇。正與史記所載逸書得十餘篇者合。既未嘗以爲二十五篇也。由是觀之。謂五十九篇未列於學官。史遷所不載者。此妄說也。既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漢武雖暴。未至有焚書禁學之令。頗行天下。安國豈得廢閣詔命。嘗傳成而不復以聞者哉。安國既不以聞矣。其後都尉朝。安國之弟子也。庸生魯受業於朝之弟子也。亦寂然未嘗言有安國之傳何也。由是觀之。謂安國承詔作傳不復以聞者。又妄說也。先儒之說。惟陳氏顧爲存疑。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朝以及孔臧。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元作傳注解。而遂父徵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還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見究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嘗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神。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注。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注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今按陳氏之說。猶有未備。蓋安國子孫次第相承者。實先漢之古文。而非晉人之古文也。由是觀之。謂以晉人之古文。以晉人之作傳。而傳之安國子孫。以貽後代者。又妄說也。

舜典

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郟鄏相去地近。孟子生距孔子時未遠。思曾又適傳。豈孔子所傳尚書。順脫舜典二字。必竢秦火之餘。數百年後。土壁所藏之本。然後增此二字邪。且伏生年已九十。當其傳授錯時。固在文景世。考其生之辰。猶在秦火未然之前。今馬遷史記亦以慎徽五典接於堯典之下。原未嘗分。則伏生所傳之本。正孟子所讀之本。而安國所傳之本。決非孔壁所藏之本。安國所傳之本。既非孔孟相傳之本。則舜典二字決爲厲增可知矣。或曰。科斗字難寫。故多脫誤。而引經道意。猶不精熟耳。子不古文之信壁藏之據何哉。曰。吾子挾古文以劫伏生。據壁藏而壓孟子。假也。不曰壁藏乃東晉所出伯喬傳而失其旨。何者。帝曰。俞。予聞。未嘗卽命以位。必曰。我其試哉。必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今以上古文。亦肖夫緩說者乎。當漢之初。唯張霸僞泰誓最行。而舉儒譁而攻之焉耳。其他古文。假云出於壁

藏者。實豈與晉古文同者哉。馬遷博極羣書。考據精深。所作本紀。亦同今文尚書也。間或援拾先漢古文耳。何有一言一事及此脫人古文耶。然方其造僞增此二字之時。特不過如皐陶謨之復出益稷二字。蓋曰閣裘重大而然也。初未嘗僞爲曰若稽古以下二十有八字。猶有使人今前段而觀其文理血脈之意。及姚方興既增二十有八字之後。而舜典遂與堯典抗而分爲二篇。愈遠愈失其矣。學者當知孔安國皇甫謐等增舜典二字。舜之舜也。其爲聖經之害猶淺也。至姚方興增曰若以下二十有八字。舜之舜也。則其爲聖經之害益以深矣。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也。世之儒者。何苦信此假飾之浮言。厥吾聖經之白日也邪。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古文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而姚方興者云得此二十八字於大航頭。上之。自今觀之。蓋倣堯典首章而爲之也。幸其開紙繆顯然。有可得而指言者。何也。巍吁驩兜之薦共工而未去也。其後曰。流共工。放驩兜。所以終此文意。堯曰。我其試哉。其後曰。殛鯀于羽山。所以終此文意。堯曰。我其試哉。又所以終此文意。舜大功二十。堯大功一。舜之功。皆堯之功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知。仁不徧愛。急先務。急親賢。可謂深知堯舜者。此可見虞夏史臣之舊觀。堯舜也。以堯舜爲一體也。雖而二之。不見史臣之本意矣。一可疑。又篇首卽曰。允恭克讓。而克讓之實。正在三載汝陟帝位之言。及受終文祖之事。雖而二之。則克讓之言。爲無徵虛設。受終之事。爲無首突出矣。二可疑。依古文分之。則篇名堯舜。而記載二女欽哉之語。於堯不得考其終。篇名舜典。而首愼徵五典之語。於舜不得考其始。依伏生書讀之。至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而後堯之終。血脈貫於前。而不可截欽哉以上爲堯典矣。起有經在下曰虞舜。而後舜之始。文理通於後。而不可截愼徵以下爲舜典矣。其文理接續。首尾一氣。如此則堯舜誠爲一人。舜典必不別出矣。且既曰虞舜。而改曰帝舜。既曰帝舜而猶未陟帝位。非經文典贍之體。三可疑。其曰濬哲云者。元王相士之德也。是在商頌長發。其曰文明云者。大人德脩之天下也。是在乾卦文言。又二字一篇之首。以言堯也。曰溫恭云者。古昔先民之傳也。是在郊之四章。曰允塞云者。周宣王之獻也。是在大雅常武。曰元德云者。元王之德也。亦在長發。又見淮南子鴻烈訓。舜爲大聖人。固無待於衮衣被而說合之也。若果如方興所言。吾將求其備。世未有濬哲而不文明者。亦未有文明而不溫恭者。四字長二字。蓋倣篇首欽之一字。而不覺其重複也。世未有溫恭而非基業德業者。亦未有允塞而非備大道者。四字亦長二字。蓋倣篇首欽之一字。而不覺其繁襲也。苟爲不然。則商之孝子順孫。續取二字以頌始祖。而默寓其不足於濬哲文明溫恭之意。以示譏諷。豈詩人忠厚之旨哉。乾之大人。止文明而尚欠六德。古之先民。止溫恭而亦欠六德。是時人孔子吐辭爲經者。尚猶有欠缺不完之處。不如方興之善觀聖人善言德行也。四可疑。乃者繼事之辭。史記伯夷列傳用乃試之於位。繼於岳牧咸薦之下。與經合。今乃命以位之乃字。實出伯夷傳而失其旨。何者。帝曰。俞。予聞。未嘗卽命以位。必曰。我其試哉。必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今以

乃命以位。縣於元德升聞之下。不見帝堯愼重歷試之意。五可疑。凡其可疑者如此。而彼且晏然居之。不自疑者。其心必曰。吾世高曾。吾地至聖。吾文古。吾勢便。雖略取衆美。以無道行之。其誰敢不畏哉也。吾固以爲伏生晉獨得其本眞。或者乃起而歎曰。子之言誠與孟軻合。蔡傳中覺其位字之失。遂以職位爲之分疏。不知方與之意。因下文汝陟帝位之位而言也。否則章首既言帝舜。而下文方言命以臣位邪。且一篇大事。莫過禪位一節。豈方與之言及於職位而止邪。蓋蔡沈之意。不過區區爲方與將順之忠臣不敢明指其僞。故如此耳。眞所謂局促如轅下駒者也。吾無取乎爾。雖然。此亦無難。知者弗思耳。夫得之於航頭之地者。果何所從來哉。匪從天降。匪從地出。匪龍馬所負。匪神龜所曏。非同器車。忽出於山。非同白魚。忽躍於舟。何所從來哉。雖出於大航頭。不過數十年之近。非有神異也。此必好事者僞作以欺世。不待知者而後知。且又云方與伏法。未得行世。隋文帝開皇四年檢秘書而後舉行方與所上。則方與航頭得之之說。吾亦疑其非眞。必開皇時人僞爲之者。復杜撰方與所得以神奇其事。使人信之云耳。裹燕石而藏之陋。狄乎荆山之璞。珍魚目而混珉乎明月之珠。竊獨悲夫世儒之陋也。

尚書考異卷第二

大禹謨

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凡伏生書。典則典。謨則謨。誓則誓。典謨雖者。未之有也。今此篇。自篇首至萬世永賴時乃功。謨之體也。自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格。誓之體也。混三體而成一篇。吾故曰。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雖然不惟變亂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焉。鼠竊狗偷。禹之戒帝曰。毋若丹朱傲。舜之命禹曰。汝毋面從。退有後言。交相儆戒如此。而此篇禹以六府三事白運而帝以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歸功。是反易謨之體也。堯典曰。乃言底可績。可之一言。豈以舜之功爲有餘哉。正天子告臣之體。默寓儆勉之意。今此篇曰。惟汝賢。懋乃德。嘉乃丕績。則諛禹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則少禹之詞也。至於謀事考言。以爲愼重受命之實事。曾無片語。是反易典之體也。古者誓師而出。無敵於天下。今會后誓師。歷三旬之久。而苗民逆命。是苗之弊。泥無成算。猶在甘誓太牧之下也。而可乎。是反易誓之體也。吾故曰。不惟變亂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焉。此之謂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首句倣堯典。羣陳讚辭。雖兩倣之。而倣皐陶謨之意多。故不曰帝禹。而曰大禹。蓋此篇以謨稱故也。雖曰以

政乃乂。黎民敏德。

康誥曰。乃其乂民。又曰。用康乂民。又曰。則罔政有厥邦。又曰。丕則敏德。立政曰。亦越我文王立政立事。茲乃俾乂。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克。俞。見商篇。允字亦見商篇。若茲。見周誥諸篇。嘉言。即昌言之別。伏字。見盤庚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無遺賢。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于衆。見召誥稽我古人之德。稽謀自天之稽字。舍己從人。無告。見孟子。王制亦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不虐二字。即洪範無虐煢字。文十五年。季文子曰。君子之不虐幼賤。不廢廢字。見八柄。困窮字。凡二次用。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帝二字。見皐陶謨。時克。儆時舉。此可見克、儆時舉之大略。但舍己從人一句。孟子蓋以言大舜樂善之誠。此則舜之言而以惟堯能之。略不同耳。孟子。大賢也。且生又後。安得與大舜爭強。舜堯而與舜。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呂氏春秋有乃聖乃神之文。聖神二字又見孟子。文武二字。見詩文武惟后。皇天字。眷命字。俱見周書。奄有四海。見詩奄有四方。伊訓又言。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景字。古文無彡。唐元宗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時所增也。今從古文。惠迪二句。即作

書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景響二字見荀子諸書荀子富國篇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楊倞注響讀爲嚮又曰其下應之如影響又臣道篇曰形下如影響皆給如嚮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詩曰用戒不鞫以儆字代用字以無字代不字依倚逸當亦作罔淫于逸荀子正論篇有曰老衰而嬾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知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事體也是又畏事者之藉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禹曰咨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方欲禪禹因禹讓皐陶而遂與皐陶言者敬堯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而其下罔或干予正于字去一鈎亦命棄契皐陶也惟茲臣庶孟子以爲舜告象之言下文汝其于予治此則曰罔或干予正則曰汝作士明于五刑又作于又止踏襲一予字何其神於變化邪堯典命皐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此則曰汝作士明于五刑又以爲堯則更有三載以爲期則猶少七年故二字兼舉若孟子稱樂正子之爲人既曰善人又曰信人而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堯典命皐陶之先命契曰敬敷五教此刑曰以弼五教弼字又後篇弼成五服之弼孟子曰舜命象曰汝其于予治此則曰期于予治至此句而變化之神揣矣改其字爲期字首之同也于予治三字終於蹈襲則踪跡顯然矣吾故曰拙或曰此人才思足以飾姦其所以必盡此三字者將以嗤

前後篇敗勣之辭背而馳故也傳位天下之大事正欲禹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顧乃首以儆勣之言唱

後世之無人也。刑期于無刑（此下原有缺文）之言。民協于中見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時乃功。見皐陶謨。淮南子詮言訓。聽獄制中者。皐陶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字。見詩不愆不忘。臨下以簡。見論語。寬則得衆。罰弗及嗣。用孟子之言。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民望之。若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荀子。堯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有司。皐陶自謂也。士師司刑。不犯者。即上言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也。襄二十六年。晏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不僭不濫。此湯所以獲天福也。荀子君臣篇。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荀子大略篇。舜曰。惟予從欲而治。以上三節。皆因皐陶謨。皐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敬演厥文。帝以民協于中。歸美皐陶。皐陶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歸美於帝。帝復以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歸休於皐陶。與皐陶謨中警戒之言殊不類。蓋彼之美皐陶者。因禹有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之語而云然。其意深遠矣。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降水儆予。見孟子。成允成功。見襄五年。君子謂楚其王於是失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注逸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史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聲爲律。身爲度。云云。爲綱爲紀。傷先人父鯀功不成。受誅。乃勞心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聖賢不得已而有功。故無所爲而多能。故能多而自不矜。非爲天下之與我爭能也。智哉老子。閔姦打說。下將以上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自大。將以成其大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凡其所言。無非立地步占便宜之術。與我聖賢大公無我盛德之至。非爲生正行干祿氣象。不啻若九地覩九天之遠也。至於反之之聖。無所爲而爲。與計功謀利者。亦不啻而北水火之關越也。故其不矜不伐之言。未脫於口。而天下莫與爭之句。已迫於下。效之

來。若不俟其功之畢也。先儒謂退一步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則此人必借老子之言以爲出於舜之口者。何也。曰。北溟以爲天下皆讓其功。最其能。禹可以當天下而不必辭也。聖人禪受氣象。似不若此。曰。聖人氣象。果若何。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而已。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而即以戒辭禪之。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已堯即舜。舜即堯。夫道一而已矣。決不如是之狹也。且面諛之中。而謀利計功之意。溢於言外。果曰非據。決不如是之固也。

天之歷數在汝躬。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爲復增之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于戲。乃德。嘉乃不續。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堯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爲復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爲復增之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懍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舜、大聖人也。豈其躁而不吉哉。韓子曰。夫子與回言不違。固其與衆人辨也有矣。禹、臯陶、伯益。相與言於帝前。更相稱美。非衆人之辨乎。臯陶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於。予何德。不過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俊乂在官。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唯時。亦大聖人之辨寡。躁人之辨多。舜、大聖人也。豈其躁而不吉哉。若哉。大抵皆膠粘之飾辭耳。故其文多支離而不貫。補綴而可厭。與佞面不匪。細究面不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堯之言也。見論語。堯曰第二十。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惟允執厥中一句。信爲聖人之言。其餘三言。蓋出荀子而鈔略掇拾。膠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解蔽篇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若哉。大抵皆膠粘之飾辭耳。故其文多支離而不貫。補綴而可厭。與佞面不匪。細究面不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堯之言也。見論語。堯曰第二十。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惟允執厥中一句。信爲聖人之言。其餘三言。蓋出荀子而鈔略掇拾。膠粘而假合之者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故曰。必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精之至也不貳。又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又曰。有人也。不能此精於此精。於市精於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下文有曰。好惡者衆矣。而舜之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又曰。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來也。或曰。荀子之言精一。以精一爲一。古文之言精一。以精一爲二。此正猶南北水火之不同也。初何害兩字之偶同哉。曰。非然也。自僞孔安國注古文云。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先儒因其注而推原之。遂以精爲擇善。一爲固執。而有知行兩者之分。嗟荀卿之旨而何異之有哉。正猶楊倞分疏道經二字而爲有道之經之意也。夫荀子一書。引詩。則曰詩

云引書則曰書云或稱篇名者有之何獨於此二語而獨異其名曰道經哉若曰此二句獨類故以爲有道之經則出此二語之外皆爲無道之經也而可乎雖曰苟雅不如是之悖也咸曰先儒釋精一正與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固執論語之博文約禮大易之學衆問辨無不脗合此其所以爲聖賢傳授心法之妙也夫何疑之有哉曰聖人之言平正通達明白簡易而其言之發也未嘗不當其可薛常之語言而令人亦推崇以爲其師弟子密相授而以爲曾子得一貫之妙且以一與貫字相爲對待而訓釋之如此爲一如此爲貫皆不成文理何以知之以孔子相去數百歲果如何以傳授也耶若謂其可傳則與釋氏之傳法傳衣鉢者無以異恐聖人之所謂道者不如是也孔子告曾子以吾道一貫此亦尋常之語言而令人亦推崇以爲曾子得一貫之妙且以一與貫字相爲對待而訓釋之如此爲一如此爲貫皆不成文理何以知之以孔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知之也蓋夫子恐曾子以爲己之道施於己是一般施於人又是一般不知聖人之道退則修己出則治人成己爲忠成物爲恕人己雖有不同而道則安有二致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不喻其意而曾子曉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政即其實以曉之知忠恕出於一致則知夫子之道果是一以貫之矣此與子貢諮多學而識而告以予一以貫之者語意不同此則言我之道是人己一貫彼則言余之於學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猶所謂通於一而萬事舉云爾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周誥內史過曰夏桀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編衣說命惟曰起羞惟甲胄起兵令上句用惟口字下句用興戎字令作一句爲若說命之言取諸此者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良十七年魯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十八年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蓋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也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寡如志何卜焉此所謂朕志先定者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此所謂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也左傳曰卜不襲吉周書曰一習吉又石奢曰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堯典曰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往哉汝諧僉禮曰敢固以辭愚思辭繹子曰毋

帝曰吾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往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傲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四罪而天下咸服在舜攝政之時堯未徂落之先其曰竄云者與分北字同也其曰三危者與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之文同也因皐陶施象刑惟明而禹宅之於三危之地故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夏德罔差臻于五虐之威乃絶厥世在下吳起曰禹滅有苗之也豈有遷禹於天之後而復有命禹征之事哉史記禹會諸侯於塗山時濟濟多士又曰蚩尤作亂蠭起大酺曰今苗蕃迷傲反道敗德因皐陶苗頑之謂賈谷倒置者頑之甚也民棄天咎者頑之驗也湯誓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大誥曰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左傳仗鉞執旗呂刑鉞寇有辭于苗蔣傳

600

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蹩庋曰。顧趙允征亦曰。承王命徂征。其或不恭。昏迷于天象。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哀二十三年知瑤伐齊曰。以辭伐罪。

三旬苗民逆命。

伏生書廿有八篇。祖額。漢儒。謂虞夏商周典則謨。誓則誓。誥則誥。如堯典一篇。述堯命羲和放齊驩兜四岳及禪位之事。舜受禪巡狩命九官十二牧之事。綱領宏張。術循有序。固非史臣之有意於文治之也。言之自不能不文也。皐陶謨一篇。君臣一堂之上。更相戒飭。謨之體又如此。禹貢、洪範、顧命、各是一體。眞如日月列星之施於天。山川岳瀆之經於地。非後世老於文墨者之所可企而及也。至於胤征、周誥。則又詰屈聱牙。有難以句者矣。若夫古文者。除禹謨一篇之外。餘自五于之歌而下。如出一律。間或有異者。不過改易增換。略加潤色。卽爲一篇耳。非若今文之篇篇出於事實也。廿有五篇之中。獨禹謨一篇。長且多於他篇。若以振發其奇異。而非寂寥短章之比也。最所用心者在此篇。最爲紕繆者亦在此篇。故雜三體而爲一原。其初意專爲禹受禪而作。特堯曰首章而發之。嫌其太寂寥。故首之以謨。終之以誓。自今觀之。皐陶謨內已備載禹之謨矣。而又有大禹謨篇。豈得不爲長文哉。粗野王先生曰。禹謨一篇出之時。四岳既居顯位。而復當堯天子之前。故言辭子無忤。今舜既爲天子矣。禹益皆其臣子。又非帶堯當陽之時。簪瞧爲天于之父。卽後世之所謂太上皇也。公然以待有鰥在下者。父之名稱稱之。但知字之可據。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今按征苗一段。雖爲篇長句多而設。然亦宜見此人既亢若矣。厥豫矣。諺諺言之。以儕諸益稷分北之苗。可謂其於倫乎哉。以明月夜光而投之以彈。好生惡死。修政不德。禹滅之途。以爲禹有征苗之事。文王伐崇。三句弗降。遂有三句苗民逆命之事。然禹決非輕於本辭伐罪也。遂有益贊于禹之事。文王有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坐而降。遂有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事。傳十九年。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坐而降。宋子魚勸襄公退師。無鬬而後動。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詩曰。致天之屆。易識之象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文有地道人道鬼神共四句。連類而發。所謂矢口爲經。決非因襲之語。今易益字爲滿字。易虧字爲損字。所以新其字也。易虧盈爲滿招損。易益謙爲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藏形匿跡如此。然後以時乃天道束之於下。於象傳繁簡順逆迥不同矣。自以爲龍蛇虎豹變見出沒。人孰得而搏捕之哉。然總之不離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也。以此嫉孩提乳臭者可矣。若以堪明至誠感應之機云耳。吾子何求之深也。曰。事體不例之甚。賊父頑者。可以號泣祇載。施之苗頑。則不可。試卽其言而例之。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于有苗負罪引慝。祇載見有苗。夔夔齊慄。苗亦允若。然後爲至誠也。不敬何以別乎。其辭氣之弊。必至於此。且瞽之頑。乃舜在下時之不幸。此瞽之言。必慮禹以後時所言。瞽人欲取以神其說。不知其不當言也。此班師一段。皆暗用文王伐崇事。而尖之遠甚。舜禹感苗之誠久矣。與文王時勢之難者。亦復不例之甚。若前此而誠猶有所未至。文教猶有所未誕敷。必待益之交修不遽。而後求誠。而後誕敷。則衛武公以下之事。湯武亦不必然也。然則何足以爲舜禹。吾故曰。非益之言也。誣之者厚也。益必不忍借聖天子允若之父以例苗頑也。因父頑苗頑二頑字之相同。而蒐輯此二條以立言者。果借也耶。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誠字見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感神用孝經通於神明句。矧茲有苗。全用皐陶謨語。上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則下文宜舉遠於苗者以爲況。方與無遠二字相照應。順乃引天子宮禁之內。親父以爲況。此文義之不相照應者也。親親而仁民。順而易者。苗民弗用靈。逆而難者也。取順而易者以況逆而難者。將以喻禹之不能格頑耶。此豈近於人情。益果以禹之至誠。不能感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三句恐爲逸簡。然亦未敢必。蓋以二人口氣

無害曰之文故也。首以帝初于歷山者。因史記耕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者故也。言初者。以見其後之化也。所以承上起下之辭也。此句乃晉人所增。當刪。蓋因孟子下文父母之不我愛。重複有礙。學者讀惜不覺。細味之自見。負罪引愆一句。亦晉人所增。當刪。蓋因孟子下文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而用此四字於二條之間。亦所以承上起下。負罪二字。用唐顏負荊謝罪之意。引之一字。若引咎責躬之引。愆之一字。用詩之疚矣罪罟之愆。惟涉於心之思慮擬議。口之自責自艾。然後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者。是乃所以言賢人君子以下之事。非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之所作爲也。辭雖貫穿。而意實侮舜矣。故曰當刪。號泣于旻天之上加日字。乃此人之故知如此。聖化神矣。恢惜罔測。禮家雖有三諫號泣之義。然當耕而耕。日日號泣。亦非存心不他之義。不若禹章長息無此字。語尤圓而活也。祇載三句見孟子。且有瞽曰二字。此可知其必爲逸書無疑。當拈出而標注之。然後見後舉竊之意。不敢以魚目亂我明月夜光也。許亦允若。孟子雖有瞍字爲是。今此人節去瞍字者。因堯典有瞽子之文故也。當是時。四岳既居顯位。而復當堯天子之前。故言瞽子無忤。今舜既爲天子矣。禹益皆其臣子。又非帶堯當陽之時。瞽瞍爲天于之父。卽後世之所謂太上皇也。公然以待有鰥在下者。父之名稱稱之。但知字之可據。而不知時地之不同。吾恐禹益之心。不惟不敢。亦惕然有所不忍乎。記曰。擬人必於其倫。聖天子之父。亦既允若矣。厥豫矣。以明月夜光而投之以彈。好生惡死。修政不德。禹滅之途。以爲禹有征苗之事。文王伐崇。三句弗降。遂有三句苗民逆命之事。然禹決非輕於本辭伐罪也。遂有益贊于禹之事。文王有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坐而降。遂有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事。傳十九年。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坐而降。宋子魚勸襄公退師。無鬬而後動。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詩曰。致天之屆。易識之象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文有地道人道鬼神共四句。連類而發。所謂矢口爲經。決非因襲之語。今易益字爲滿字。易虧字爲損字。所以新其字也。易虧盈爲滿招損。易益謙爲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藏形匿跡如此。然後以時乃天道束之於下。於象傳繁簡順逆迥不同矣。自以爲龍蛇虎豹變見出沒。人孰得而搏捕之哉。然總之不離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也。以此嫉孩提乳臭者可矣。若以聰明至誠感應之機云耳。吾子何求之深也。曰。事體不例之甚。賊父頑者。可以號泣祇載。施之苗頑。則不可。試卽其言而例之。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于有苗負罪引慝。祇載見有苗。夔夔齊慄。苗亦允若。然後爲至誠也。不敬何以別乎。其辭氣之弊。必至於此。且瞽之頑。乃舜在下時之不幸。此瞽之言。必慮禹以後時所言。瞽人欲取以神其說。不知其不當言也。此班師一段。皆暗用文王伐崇事。而尖之遠甚。舜禹感苗之誠久矣。與文王時勢之難者。亦復不例之甚。若前此而誠猶有所未至。文教猶有所未誕敷。必待益之交修不遽。而後求誠。而後誕敷。則衛武公以下之事。湯武亦不必然也。然則何足以爲舜禹。吾故曰。非益之言也。誣之者厚也。益必不忍借聖天子允若之父以例苗頑也。因父頑苗頑二頑字之相同。而蒐輯此二條以立言者。果借也耶。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誠字見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感神用孝經通於神明句。矧茲有苗。全用皐陶謨語。上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則下文宜舉遠於苗者以爲況。方與無遠二字相照應。順乃引天子宮禁之內。親父以爲況。此文義之不相照應者也。親親而仁民。順而易者。苗民弗用靈。逆而難者也。取順而易者以況逆而難者。將以喻禹之不能格頑耶。此豈近於人情。益果以禹之至誠。不能感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三句恐爲逸簡。然亦未敢必。蓋以二人口氣無害曰之文故也。首以帝初于歷山者。因史記耕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者故也。言初者。以見其後之化也。所以承上起下之辭也。此句乃晉人所增。當刪。蓋因孟子下文父母之不我愛。重複有礙。學者讀惜不覺。細味之自見。負罪引愆一句。亦晉人所增。當刪。蓋因孟子下文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而用此四字於二條之間。亦所以承上起下。負罪二字。用唐顏負荊謝罪之意。引之一字。若引咎責躬之引。愆之一字。用詩之疚矣罪罟之愆。惟涉於心之思慮擬議。口之自責自艾。然後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者。是乃所以言賢人君子以下之事。非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之所作爲也。辭雖貫穿。而意實侮舜矣。故曰當刪。號泣于旻天之上加日字。乃此人之故知如此。聖化神矣。恢惜罔測。禮家雖有三諫號泣之義。然當耕而耕。日日號泣。亦非存心不他之義。不若禹章長息無此字。語尤圓而活也。祇載三句見孟子。且有瞽曰二字。此可知其必爲逸書無疑。當拈出而標注之。然後見後舉竊之意。不敢以魚目亂我明月夜光也。許亦允若。孟子雖有瞍字爲是。今此人節去瞍字者。因堯典有瞽子之文故也。當是時。四岳既居顯位。而復當堯天子之前。故言瞽子無忤。今舜既爲天子矣。禹益皆其臣子。又非帶堯當陽之時。瞽瞍爲天于之父。卽後世之所謂太上皇也。公然以待有鰥在下者。父之名稱稱之。但知字之可據。而不知時地之不同。吾恐禹益之心。不惟不敢。亦惕然有所不忍乎。記曰。擬人必於其倫。聖天子之父。亦既允若矣。厥豫矣。以明月夜光而投之以彈。好生惡死。修政不德。禹滅之途。以爲禹有征苗之事。文王伐崇。三句弗降。遂有三句苗民逆命之事。然禹決非輕於本辭伐罪也。遂有益贊于禹之事。文王有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坐而降。遂有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事。傳十九年。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坐而降。宋子魚勸襄公退師。無鬬而後動。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詩曰。致天之屆。易識之象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文有地道人道鬼神共四句。連類而發。所謂矢口爲經。決非因襲之語。今易益字爲滿字。易虧字爲損字。所以新其字也。易虧盈爲滿招損。易益謙爲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藏形匿跡如此。然後以時乃天道束之於下。於象傳繁簡順逆迥不同矣。自以爲龍蛇虎豹變見出沒。人孰得而搏捕之哉。然總之不離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也。以此嫉孩提乳臭者可矣。若以聰明至誠感應之機云耳。吾子何求之深也。曰。事體不例之甚。賊父頑者。可以號泣祇載。施之苗頑。則不可。試卽其言而例之。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于有苗負罪引慝。祇載見有苗。夔夔齊慄。苗亦允若。然後爲至誠也。不敬何以別乎。其辭氣之弊。必至於此。且瞽之頑。乃舜在下時之不幸。此瞽之言。必慮禹以後時所言。瞽人欲取以神其說。不知其不當言也。此班師一段。皆暗用文王伐崇事。而尖之遠甚。舜禹感苗之誠久矣。與文王時勢之難者。亦復不例之甚。若前此而誠猶有所未至。文教猶有所未誕敷。必待益之交修不遽。而後求誠。而後誕敷。則衛武公以下之事。湯武亦不必然也。然則何足以爲舜禹。吾故曰。非益之言也。誣之者厚也。益必不忍借聖天子允若之父以例苗頑也。因父頑苗頑二頑字之相同。而蒐輯

哉。殆左傳所謂遷延之師者與。禹舜昌言曰。命者。舜慎厥身修至謂可遠在茲之昌言也。移於此。莊所謂惑者也。

班師振旅。

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請班師。傅又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荀子成相篇。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十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畎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莊周曰。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帝哀矜。庶幾之不辜。報虐以威。過絕苗民。無世在下。蔡沈曰。呂刑之過絕。通其本末而言。所謂本者。非言舜之竄逐時乎。所謂末者。非言舜之分北時乎。夫當本之時。既言有衛都之頑在。安得謂之過絕哉。末之時。既曰來格矣。又從而過絕之。不幾過絕已降者乎。此其違叛聖經。濫邪說而助之攻正。四也。呂刑又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子苗又曰。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皆與堯典舜典舉陶謨禹貢合。而獨無一字及於徂征來格之意。典禹謨合者。蔡沈猶不能辨。其有胸無心。亦已甚矣。此其違叛聖經。濫邪說而助之攻正。五也。至於堯典之末。而特書分北三苗一言者。是即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之意。既有衛都之頑不即工者。皐陶以象刑滿遣之。禹於雍州。即隨至而宅敘之。此其首尾照應。較然可尋。文理血脈。貫通無間。安可以徂征來格之文。反易明徵之實。透哉。且人既來格。不可追其既往。革心向化之人。聖人必不分北之。聖人既分北之。則決非來格之人。聖人來格之與分北。不啻冰炭之相反也。學者將以分北爲是乎。將以來格爲是乎。如以來格爲是乎。則大禹謨爲眞。堯典爲僞矣。如以分北爲是。則堯典爲眞。大禹謨爲僞矣。堯典既爲僞。則皐陶謨禹貢呂刑皆不足信也。皆可刪也。大禹謨爲僞。則皐陶謨禹貢呂刑皆昭如日月也。皆不可以附麗臆列於五十九篇之內也。二者必居一於是。安得假假茫茫。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兩可依違於其間使千載而下。舜禹二大聖獨蒙分北已降之過者哉。夫使我二帝三王之正經。萬古如長夜。混元珠於泥沙。豈非吾儒之罪也哉。聖經如日焉。忍泯之。吾儕原晉人之心矣。以爲非勦取文王伐崇修教因壘之降。不足以形容舜禹過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言。後之儒者。不復致思。不加參考。遂至曲爲彌縫。兩可依違。卒使正經之蔽。歷千載而不可一朝居也。夫堯舜賞功之哲。果何在哉。匪堯舉舜。舜舉十六相也耶。堯舜制罪之賢。果何在哉。匪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耶。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晉人竊取淮南子之寓言。亂我聖經之正理。淮南子曰。係叔敖廿簦而鄙人投兵。舜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來格。晉人患而受欺。以爲文德格遠。眞將以針齊言而起廢疾耳。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傅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下

豈非詭而可憐哉。於彼則曰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則彼所謂增修者。果何物也耶。注之上文。既曰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至。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則奮之戒爲空言無補。而史臣之書。亦隨事劄記之常耳。下文復曰。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夫舉辭不足以感敵。則其舞也。不過目觀。如此氣象。尙何可想之有。此其言皆自相抵牾者也。且有苗之格。既逆於三句之祖征。又不爲干羽之遠化。則其格也。豈別有神兵以驅之耶。凡皆彌縫諂佞舊人之說。而遠其兒童之見。無足取者。豈非無得於其心。故不得於言也耶。分北三苗者。蓋以此一事特重大而難者也。當其竄逐之時。猶頑而未卽工。必竢皐陶之明刑。禹之旣宅。二人之手。而後竄逐之事方終。故以分北之分總之於後。以見其重大而難耳。非謂竄逐者已至三危。而頑猶在舊都也。故吳起亦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政不修。禹滅之。亦與伏生書合。所謂滅之者。正禹貢宅之於三危。呂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之謂也。曷嘗有班師來格之事哉。曰竄曰分北。曰遏曰象刑惟明。曰旣宅丕敍。曰舞干羽。曰誕敷文德。曰七旬有苗格。則大禹謨之古文也。惟商之寓言也。舉者將從伏生書之本經乎。將從舊人之僞書乎。蔡沈中立其間。以旣格而分北之。夫格者。傾心效順之謂也。彼旣傾心效順。此已受其降。反因其格而分北之。揮其善者則分背之。此雖楚莊王荀吳孫武吳起之所不爲也。而謂大聖人爲之乎。且曰旣宅。曰丕敍。則決無違命者矣。若猶有叛逆。則決不可謂之旣宅。謂之丕敍矣。何蔡沈之不通文理一至此哉。蓋其胸中憒憒。愛惜魚目。而按劍明月之珠。久矣。其不得罪於聖人者幾希。

五子之歌。

今按尙書序與五子之歌。本序不同。尙書序與離騷左傳皆合。本序皆竊取左傳之文。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五子用失乎家衖。初未言太康畋于洛汭。十旬弗反也。以理推之。魏絳引羿以戒晉悼好田。而不引太康。周史辛甲官箴王闕。宜取太康十旬之畋以爲箴可也。而其言亦止言在帝夷羿。曰於原獸。則太康非淫於田可知矣。況康旣失邦。黎民咸貳。猶不顧而畋于洛汭。十旬弗反。言亦不情之甚。此蓋晉人竄羼逸書以補此篇。見康四年魏絳曰。夏訓有之。有窮后羿逐而代之。有窮后羿。遂竊后羿之田以爲太康之田。其滅而亡。則杜注以爲夏桀之時者爲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爲太康之時。或爲夏桀之時也。孔疏此章。曰有窮后羿一句。全用左傳文也。因民一句。左傳因夏民以代夏政也。弗忍二字。用左傳文。於尙書絕無辨證之語。於左傳則曰。此多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少異者。文經繁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又二字反用之也。畋于二字。用左傳羿於田之意也。十旬弗反。疑卽見古文。匿之而不言。蓋疑古文爲王肅所擬也。今校少帥彼天常一句。亦微異。其行畋作厥道。乃滅而亡。歌作乃底滅亡。杜預注。逸書。滅亡。謂夏桀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孔穎達疏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按王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夫作古文者。以仲康復立。故以五子能滅而亡。則杜注以爲夏桀之時者爲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爲太康之時。或爲夏桀之時也。孔疏此章。明視訓。然當作歌之時。羿雖距太康于河。猶未至於滅亡也。故故作乃底滅亡。言其勢至於滅亡也。由乃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卑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宣元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不祭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語今以爲五子之歌第三章。但歌中無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其行畋作厥道。乃滅而亡。歌作乃底滅亡。杜預注。逸書。滅亡。謂夏桀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孔穎達疏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按王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夫作古文者。以仲康復立。故以五子能滅而亡。則杜注以爲夏桀之時者爲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爲太康之時。或爲夏桀之時也。孔疏此章。明視訓。然當作歌之時。羿雖距太康于河。猶未至於滅亡也。故故作乃底滅亡。言其勢至於滅亡也。由乃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卑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宣元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厥弟五人御其母。

史帝啓崩。子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周語。單襄公曰。求蓋人。其抑下泄甚。故聖人貴謹。且諺曰。厭惡其上。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改上字爲下字。秦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

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于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中庸。夫婦之愚。昏語。知伯國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云云。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成十六年。單子曰。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論語曰。以臨其民。淮南子。君子之居民上。若以朽索馭奔馬。召誥。曷其奈何弗敬。文十八年。史克曰。傲狠明德。以亂天常。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卑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宣元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不祭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語今以爲五子之歌第三章。但歌中無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其行畋作厥道。乃滅而亡。歌作乃底滅亡。杜預注。逸書。滅亡。謂夏桀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孔穎達疏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按王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夫作古文者。以仲康復立。故以五子能滅而亡。則杜注以爲夏桀之時者爲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爲太康之時。或爲夏桀之時也。孔疏此章。明視訓。然當作歌之時。羿雖距太康于河。猶未至於滅亡也。故故作乃底滅亡。言其勢至於滅亡也。由乃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詩。明明天子。又曰。萬邦之方。周官六典八則。詩貽厥孫謀。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注。逸書。單穆公下文又曰。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竭川原而爲澆污也。其竭也。無日矣。

其五曰。嗚呼。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周語。單襄公曰。求蓋人。其抑下泄甚。故聖人貴謹。且諺曰。厭惡其上。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改上字爲下字。秦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

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于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中庸。夫婦之愚。昏語。知伯國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云云。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成十六年。單子曰。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論語曰。以臨其民。淮南子。君子之居民上。若以朽索馭奔馬。召誥。曷其奈何弗敬。文十八年。史克曰。傲狠明德。以亂天常。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詩。奚其適歸我心傷悲史撫我后也虐我讎也家語。夏商之民親湯武而讎桀紂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詩曰顏之厚矣又曰語卒公射鵰忸怩顏詩。克愼其德哀十六年。單平公曰悔其可追。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侯承王命徂征。

史記。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詩。崧城彼四海天子六師命掌六師者命之爲司馬也。堯典咨汝羲暨和蓋掌歷象授時之官也允侯如呂刑三后由諸侯而入爲公卿也酒荒于厥邑者。沈湎于酒也大禹謨汝徂征。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大禹謨濟濟有衆甘誓嗟六事之人。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襄二十一年。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晉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杜注。逸書。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也。又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謀而鮮過。有謨勳者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孔穎達正義云。此引書曰。夏書允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以爲晉人改書之勳爲訓。不可得而知也。但謀而鮮過。承謨勳而言。惠訓不倦。承惠我無疆而言。則我的然知杜注之是矣。然則晉人之改勳爲訓者。實因惠訓之訓字而改也。古人之引詩書。必不移書以與詩也。且晉曰之上未有夏字訓字不換不可以入允征蔡氏不知考證區區之小忠大忠之誠也。

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蓋子曰。天必仁愛人君。先出稽異以戒之。常憲即成法。五子歌又言明明我祖。詩。明明天子。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周禮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湎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嚚不聞。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詩。顚覆厥德。沈湎于酒。畔官、遠官職也。離次、失其位也。俶擾其所主之事。即畔官離次也。左傳。昭十七年。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詩。善人載尸。君若罔聞知。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臣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作政典。

尚書考異卷第三

仲虺之誥。

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孟子。湯放桀。史記。放之於南巢。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襄二十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無主以治之。則強陵弱。衆暴寡。而亂交。中庸。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多方。有夏誕厥逸。乃大淫昏。詩。古帝命武湯。多方又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詩。纘禹之緒。戴芒。鉤成五服。茲率禹之典。奉若天命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夏王有罪。多士。誥于時。夏亦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詩。何若罔聞知。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雖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孟子曰：子教以我爲簡，左傳昭二十八年，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杜注曰：鄭書，古書名。因先澳之爲也，多道，故東晉古文之蔑也已嚴。雖鄭書亦據以爲商書，又襄二十九年，子太叔，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疏三十年，逸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此其句法，意義不相類也。但昔卑莠字而發其獨智云耳，則不可誣也。或曰：子之招撫亦已甚矣。曰：非然也，懋德取於前，苗莠取於後，仲尼之志在其中，其當時見猶之情固如此也。孔子曰：若其不具，用秕稗也。亢倉子農道篇，凡苗之患，莠其粟而收其秕，史記樂乃召湯而因之夏盆，已而釋之，詩：戰戰兢兢，伯閒又言小大之臣，呂刑，殺戮無辜，又言方告無辜于上，左傳，梓慎見夫叫天無辜，論語，有德者必有言。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孟子，伯夷耳不聽惡聲，目不視惡色，老子，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史有貨殖傳，德懋懋官，官惟其人，賢者在位也，功懋懋賞，賞不可以無功濫也，禹誤又言時乃功懋哉，用人惟己，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則勿憚改，寬則得衆，帝王之道也，仁者宜在高位，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彰信兆民，萬邦作孚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乃字，用夏書乃季秋月朔之乃，此一節，全是約孟子之言，但增攸徂之民，室家相慶二句，以爲總結之辭，又增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二句，以爲總結之語耳。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周書，泰方小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又多方本篇，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史記自奄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盤庚曰，有衆咸造，又曰，綏爰有衆，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誓，愚聞殷周之際，明聽朕言，泰誓又云，西土有衆，費誓，言聽命，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於吳，內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傳，天誘其衷，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晉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無不福也，史記，夏桀不務德而殘傷百姓，百姓不堪，左傳，仲良夫叫天無辜，又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宋坐之器，滿則傾，詩，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孟子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也，下二句，即孟子不能充之，無以保妻子也，孟子引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無不福也，史記，夏桀不務德而殘傷百姓，百姓不堪，左傳，仲良夫叫天無辜，

懋昭大德，則日新之極矣，建中于民，即彝之用中于民，以義制事見荀子，書易曰，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詩，以保我後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荀子，堯問篇，楚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蘊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無四輔，幾於亡乎，是以憂也，今改諸侯字爲能字，改自爲謀而四字爲謂人二字，又摘去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二句，其取舍之意，亦有識矣，而於下文即繼述周公之言之意，以與仲虺，蓋不可也，周公謂伯禽之傳曰，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簒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器也，汝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開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周曰，無乃不察乎，不問則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又奸問字見中庸，裕字見今文書，即淺字之反也，楊倞注，中蘊，即仲虺，蓋見古文摘取其語而云然也，細玩之，恐非一人，或曰，荀卿之言，恆祇而不涼，吾子笑隆於荀，應曰，吾非涼荀子，其先後之序，蹈襲之情，則誠有如此焉耳，左傳，仲孫湫亦以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論語。臨爾於上下神祇。然此一段。大概修節呂刑之文。彼告論告。移以加之桀。彼曰非用鑒。滅德也。刑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作威也。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則椓黥。所謂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也。虐威熾毒。方告無辜于上者。所謂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也。又於下文有曰。上帝不蠲降咎于商者。所謂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也。但恐桀之鬼笑於地下曰。以數告者數己何罪不敢赦之言。論語無此句。赦之句移於上。乃以弗敢自赦爲文。舛錯重複。不自覺也。吁。吾讀晉人僞湯誥。而知蔡傳之叛夫子。殘論語。悖先師也。堯曰第二十章。載成湯請命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天道一何。又見於國語。多方曰。誕作民主。又曰。告爾有方多士。徵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畢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誓。非台小子。敢陶誣曰。天明威。上文天命有德。多士。我有周佑命。將天命明威。致王罰。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今皆不通文理。妄爲改竄。以有罪變作請罪字。於下稱伊尹爲元聖。偏考古今帝王之辭。無若然者。獨有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湯罪無以爾萬方。則又顛倒其文矣。凡皆不信夫子覆棗論語之意也。蔡沈曾不悟。亦將挾古文以令論語也。此非叛夫子蔑論語而何。又蔡傳。已有罪不敢以自赦。自赦之言。論語無此句。赦之文也。惟朕在上帝之心一句增三字。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則又顛倒其文矣。凡皆不信夫子覆棗論語之意也。蔡沈曾不悟。其意

詩商之子孫。盤庚。乃話民之弗率。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於武王。左傳。隱十一年。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史記。湯修德。諸侯皆歸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

詩。宣昭義問。古帝命武湯。敷方。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作民主。晉惟虐於民。夏之虐也。厥民刑用勱。代虐以寬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召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去厥字與生字。止取罔不在初。禮記。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孝經。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言家邦四海。即大學國家天下之序也。然此用孝經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

嗚呼。先王綏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子有萬邦。茲惟艱哉。

楊雄云。上世之士。人綱人紀。荀子君臣篇曰。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下文又曰。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淮南子氾論訓。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注言。盛迪檢柙。亢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渴。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惟由己。從諫如順流。詩曰。惟先民是程。

歎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詩。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詩。問敷求先王。又惟此哲人。酒誥。在今後嗣王。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唯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堯典。鞭作官刑。周禮秋官。司寇以刑百官。盤庚。由乃在位。言作官府之刑以儆戒百官也。舞不可恆。歌不可樂。酒而酣。巫以歌舞事神。周禮。有男巫女巫。殉貨。聚斂積實也。殉色。女寵溢尤也。恆遊。從流上下也。恆敢。輕侮無厭也。無逸云。于遊于敢。荒淫無度之風如此。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豕。盈而近頑童。窮固拒逆直之規而不納。疎遠耆年有德者而不親。吳語。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核童焉比謀。是爲荒亂之風俗如此。後漢樊儵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三風其綱。十愆其目。孟子。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孝經。匡救其惡。左傳。匡其不逮。愆、五刑之輕者。注疏謂墨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刑五百者也。易曰。童蒙。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咸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問小。萬邦咸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酒誥。在今後嗣王無逸。治民祇懼。皐陶謨。愼厥身。又曰。念哉。率作興事。夏書。聖有謨勳。漢書。洋洋乎禹謨。曰。嘉言罔攸伏。詩。亦孔之昭。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詩曰。天命靡常。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漢書。吳王濞傳。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劉元德戒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字因孟子余弗能於不順。故翻出詩。實惟阿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懷。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大學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無先王二字。上下神祇。見論語。祼辭。社稷宗廟。見孝經。大雅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頌。綏萬邦。故曰。撫綏萬方。增撫字。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今改爲伊尹。故曰尹躬。又改商王爲厥辟。今按此句不辟之甚。匪但尹口氣。大雅云。殷之未喪師。酒誥。在今後嗣王。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繒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氏曰。尹吉、亦尹詰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古文正作先。蓋用鄭注也。鄭又云。今天絕桀。以其自作孽。天絕之也。去夏就殷者。相亦罔終也。又方文凡難接處。用戒哉之文。說命惟曰起若四句之下。亦曰王惟戒茲。以有惟字故也。上文厥辟指成湯。此厥辟指太甲也。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王惟庶邦惟王。

說命。王庶作書以告。庶、川也。朱子語錄云。此六字只作一句讀。庶如王庶作書之庶。今察傳。庶、衆也。太甲惟若疇。衆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而不知此二句乃效無逸告之人無聞知。多方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多士曰。惟時天罔念聞。則其罹斃之蹤。顯然矣。豈亦以惟字在時天之上而別釋耶。當從朱子爲是。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無逸。昧爽以俟。昭三年。叔向引鑄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孟子曰。周公坐以待旦。說命。旁求於天下。書曰。佑啓我後人。

無越厥命以自覆。慆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繒衣。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無慆乃二句。而多也字。多厥字。乃字。商書乂川之。如齊乃位度乃口之類。左傳。儉德之共也。仝縢曰。惟永終是圖。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厥辭。安汝止。詩。率由舊章。盤庚曰。乃祖乃父。詩。戎醜攸行。史記。舜讓于德弗懌。論語。齊一變至於魯。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孟子曰。不仁不義。又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賈子曰。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婗。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此作弗字。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公孫丑曰。放太甲於桐。吳語。蓋禍曰。孤以下密邇於天子。居於桐宮。處仁遷義。又成十六年。叔聲伯曰。以論語。致孝乎鬼神。詩。永言孝思。論語。臨之以莊。又曰。恭已正南面。又曰。恭則不侮。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周語。單穆公曰。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論語。可謂明也已。又視思明。聽思聰。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詩曰。方茂爾惡。凡厥用懋字。伊訓。方懋厥德。冏命。懋乃后德。頌曰。嗟嗟烈祖。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難哉。

易。重巽以申命。僖五年。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注。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旅獒凡四處用此一節。詩。天位殷適。上文。不易惟王。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蔡仲命首四句。即太甲下篇首四句。爲善不同四句。即德惟治六句。小出入。其下文初終之戒。即終始慎厥與之意。此可見其出於一手一律之意。又下文無作聰明亂舊章。與罔以辨言亂厥政。罔以側言改厥度。字樣句法。雖閃避多方。而情狀終不可掩也。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注。逸書。正義曰。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故爲謬亂。何不同之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詩曰。聿修厥德。又曰。克配上帝。今王二字見周誥。頌。繹禹之緒。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中庸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陟彼崔嵬。疊典。陟方乃死。皆以言升高之意。則不若中庸行字之妥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孟子曰。民卽不可緩。荀子議兵及禮論。皆言愼終如始。終始如一。襄十年。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皐陶謨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又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又曰。百辟卿士。有猷有爲有守。汝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北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皐陶謨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又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又曰。百辟卿士。有猷有爲有守。汝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史記趙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疾。忠言逆耳利於行。又曰。甘言。佞也。忠言。實也。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論語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

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左傳不索何獲。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荀子曰。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禮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作古語而不云商書曰。又人字作有字。邦字作國字。鄭元注。一人也。元之意。以世子一人有元良。則萬國以正矣。此人直用元注一人二字。而删去有字。又曰。教論而德成。又曰。德成而教尊。孟子。有爲者。又曰。爲之而已矣。今按爲字因業字生出。若胡成之成字。偶同於古語耶。其亦以覺後人之不知者。而示之以辯端之變化鼓舞者耶。然則後之人。僅然而信之。悟不知怪者過矣。

君罔以辯言亂厥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秦誓。惟截截善諞言。孔安國注。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亦以其注平章百姓爲百官之姓而知之。噫。人孰知其辯言之出於諞言。百官之出於百姓耶。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功成而不處。此不以寵利居成功之謂也。君奭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惰。比。故曰明辟。欲其君於新邑四方道里之中。故曰四方新辟。故特發此二例。不然何他篇絕不稱明辟。邪。君奭曰。厥基永孚于休。

惟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既字用命。謂既克商之既。復政厥辟。用洛誥復子明辟之句。洛誥之言。基禍漢室。漢儒誤解之失。而改子字爲政字。改明字爲厥字。然後來宋儒之注。亦未爲得。曰。子者。親之也。明辟者。尊之也。則其後宵單稱儒子沖子者。以周公爲不尊成王。可乎。此皆不精監之退也。其下文云。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又云。儒子來相宅。亂爲四方新辟。正繹此明辟二字之義。欲其君於土中。非偏安西土之謂也。君奭曰。厥基永孚于休。

伊尊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燕。惟其人。伊尹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難者如不已也。其慎者不可不謹與也。惟和。齊景公曰。惟遽與我和乎。晏子曰。和如和羹。又周官庶官乃和。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論語。仲尼焉不學。何常師之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予一以貫之。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緒。永底烝民之生。

孟子。王曰。大哉言乎。荀子曰。用心一也。大誥曰。克紹受茲命。盤庚曰。底紹四方。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今以德字易怪字。以觀政易生謀字。以七世易五世字。按禮。祖有功。宗有德。漢書韋賢傳。王舜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數中。宗發也。荷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說。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今因其後有論殷三宗之說。遂約爲此二句。又孟子。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大雅。皇矣上帝。臨下四方。多士。上帝不保。詩。乃眷西顧。又云。求民之莫。又云。百神爾主矣。此篇凡用一德

著四。倒用德惟一者一。皆用一字者四。單用德字者八。以德惟一照出德二三者一。皆非漢人以前文體。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氏曰。吉讀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古文一作壹。史記。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皆在湯前之先。則馬貢曰。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禮。皇天無私阿。兩民德焉。錯輔多士。我有周佑命。又曰。我其敢求位。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成八年。季文子曰。勤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引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詩。其命維新。荀子議兵篇。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論又曰。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召誥曰。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召誥又曰。今王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漢書王莽傳曰。日新其德。又曰。包其終始。一以貫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詩。其命維新。荀子議兵篇。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愼終終始如一。召誥曰。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召誥又曰。今王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漢書王莽傳曰。日新其德。又曰。包其終始。一以貫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王制曰。任官然後爵之。論語曰。舉賢才。文王世子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伊尹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難者如不已也。其愼者不可不謹與也。惟和。齊景公曰。惟遽與我和乎。晏子曰。和如和羹。又周官庶官乃和。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論語。仲尼焉不學。何常師之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予一以貫之。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緒。永底烝民之生。

孟子。王曰。大哉言乎。荀子曰。用心一也。大誥曰。克紹受茲命。盤庚曰。底紹四方。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今以德字易怪字。以觀政易生謀字。以七世易五世字。按禮。祖有功。宗有德。漢書韋賢傳。王舜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數中。宗發也。荷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說。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今因其後有論殷三宗之說。遂約爲此二句。又孟子。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盤以狹人。

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四夫四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孟子曰。四夫四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登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道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忍規諫者不亦難乎。斐服四制。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史記。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呂氏春秋。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思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今被悲默思道。乃諒闇之注釋。皆人誤以爲經。且以爲高宗自言。尤非。其代予言一句。國語禮記及呂氏春秋皆無之。皆人蓋因論語聽于冢宰三年之語。而造此一言也。觀下之爰立作相。蓋以此相當冢宰也。其他悉擬稱之辭。昭六年。叔向曰。悲曰聖作則。杜注。逸書。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詩。及爾同僚。盤庚。暨予一人。猷同心。論語。一匡天下。詩。率由舊章。盤庚。乃話民之弗率。迪高后。武成又云。以濟兆民。畢命又云。以康四海。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義。

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堯典。欽若。詩。時周之命。又鮮克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孟子有復于王者曰。又云。繩之以繩。以爲直不可勝用也。記。繩墨之於曲直。繩誠陳。不可欺以直。漢書。從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論語。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墨子尚同篇云。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有之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貧安危治亂也。下文又云。非正以治民也。孝經。昔者明王。堯典。欽若昊天。漢書。王者順成天命。周易。建萬國。詩。設都于禹之績。又武成。建邦啓土。左傳。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楚詞。橘頌。后王嘉樹。孟子。君一位。公一位。大夫師長見周禮。逸豫已見五子之歌。此重出。周書。亂爲四輔。顧命。其能而亂四方。洛誥。亂爲四方新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今文。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漢書。上天聰明。論語。惟堯則之。中庸。憲章文武。欽若二字見堯典。政乃乂見禹謨。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繒衣。免命曰。僭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刑罰不怨罪。爵賞不踰德。亂世不然。刑罰怨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下文又曰。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子貢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孟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定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正義曰。傅說進戒於王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詩曰。我言惟服。趙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說曰。哲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昭十年。子皮曰。非知實難。將在行之。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今文。棄忧。又曰。忱恂于九德之行。多士德念于先王勤家。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旁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殷。二述阿衡。克光其訓。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述也。言傅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詩又曰。爰作股肱。書則曰。股肱惟人。詩又曰。俊又式序。書則曰。列于庶位。詩又曰。啓我愚昧。書則曰。啓乃心。詩又曰。清我旁招俊乂。因詩用周頌式序在位之文。書則曰。列于庶位。詩又曰。啓我愚昧。書則曰。啓乃心。藝沈曰。沃澆既也。灌既。書則曰。沃朕心。蔡沈曰。沃、澆既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奭　巫咸乂王家。論語。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易。不家食吉。詩。紹庭上下。綏萬邦。棐典。禹拜稽首。詩。對揚王休。三國志鍾繇傳注。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茲栁邑。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則有若保衡。詩曰。嗟嗟烈祖。顯命厥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劉。後漢書。傅毅作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述阿衡。克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述也。言傅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詩又曰。爰作股肱。書則曰。股肱惟人。詩又曰。俊又式序。書則曰。列于庶位。詩又曰。啓我愚昧。書則曰。啓乃心。詩又曰。清我旁招俊乂。因詩用周頌式序在位之文。書則曰。列于庶位。詩又曰。啓我愚昧。書則曰。啓乃心。藝沈曰。沃澆既也。灌既。書則曰。沃朕心。蔡沈曰。沃、澆既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奭　巫咸乂王家。論語。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易。不家食吉。詩。紹庭上下。綏萬邦。棐典。禹拜稽首。詩。對揚王休。三國志鍾繇傳注。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茲栁邑。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尚書考異卷第四

泰誓上。

尚書注疏。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掌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之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聚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書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非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儒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頤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古作傳。不知顯何由爲此言。梁王肅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

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卽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洪範訪道。箕奉商正朔而稱祀。此在誅紂之後也。紂未誅之先。方伐之之時。遽已改祀而爲年乎。沛公沉水。猶在誅紮婉項之後。豈以武王而不如沛公乎。注家以因箕子之辭爲之解說。祇見其惑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無越我一字。召誥。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康誥。越厥邦厥民。越厥小臣外正。大誥。越爾御事。越尹氏庶士御事。越予小子考翼。越予沖人。蓋用大誥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一節。全出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卽惟人萬物之靈一句之所從出也。天地無以爲生。卽天地萬物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卽惟人萬物之靈一句之所從出也。帝非人不立。卽聰明作元后二句之所從出也。人非帝不寧。卽元后作民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此人收登逸書。見陶疏下文有云。自不視鴈條之師。耳不聞檀車之聲。遂據此而點化成文。正猶使狄其民以盈其貫。本中行桓子之言也。因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殷。遂據以爲商罪貫盈之句。若因收拾逸書故也。古文尚書直至東晉時出。劉陶范曄豈未嘗見古文。非劉陶范曄之蹈襲明甚。易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遂以天地萬物父母。奪換人非天地無以爲生之句。其氣象較之陶語。宏大不倅。然實孔聖之語。劉陶之意。武王初未嘗及此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遂以惟人萬物之靈。奪換天地非人無以爲靈之句。其語意較之陶語。亦精密不倅。然實禮運之意。劉陶之語。非武王當時之語也。祈父云。亶不聰。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又於孟子所引大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遂以亶聰明作元后。奪換帝非人不立之句。其氣象較之陶語。亦開爽英邁。但遺非人不立四字意耳。然實詩人中庸之詞。劉陶之語。亦非武王當時實語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孟子云。爲民父母行政。又因孟子兩作字。又襲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之作。遂以元后作民父母。奪換人非帝不寧之句。非辭氣較之陶語。亦大不倅。然實蒐略特人。孟子非範之言。而非武王當時實語也。匪謂武王不能爲此語。但聖人之言語意自然渾成。不似僞爲者之撫拾如此也。昔朱子與侍郎林粟談西銘。粟曰。首言乾稱父。坤稱母。是以天地爲父母。繼又言大君者吾父母。吾不知其言爲何如也。蓋以爲汨棐發之意。有帥父母之相駁故也。朱子曰。言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非謂大君吾父母也。侍郎以理學名家。如此看。豈不爲人所笑。粟曰。我正欲爲人所笑。明日劾朱子。而朱子力乞奉祠以去。其后朱子亦自悔其當時詞氣之出。招拳蒞踢初無怨粟之心也。自今觀之。粟之談西銘。誠謬矣。若如僞纂者。首言天地萬物父母。下文卽言元后作民父母。自相乖剌。以天地父母爲是。則元后失之。亢而僭。以元后父母爲是。則天地失之卑而淺。蓋徒知易傳洪範孟子之可據。而不知聖賢之言各有攸當。不知於汨棐發而反相駁也。由是言之。反不若劉陶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孕婦。

史記。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聽。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益鉅橋之粟。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慢於鬼神。大戮樂戲於沙邱。酒池肉林。使男女倮相逐其中。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醢九侯、鄂侯。因西伯姜里。用醢中。惡來廢商容。剕比干。囚箕子。又周本紀。武王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鄰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嘗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入誓辭。但苟之意。本借紂以明此語。匪謂紂卽官人以世者也。飛廉走惡來善蜚。其知政而任之也。初何世之有。上文刑罰不怨罪。卽是罰賞不踰德。爲說命縮取下文以衰制事。爲仲虺之誥略取。淮南子本經訓。帝有桀紂。爲瑤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賦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擾天下。虐百姓。又主術訓。衰世則不然。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又曰。紂殺王子比干而天下怨。斬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兼而天下失矣。又前儆眞訓。遂至夏桀殷紂。嬉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鋸金柱。剖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成二年。君子曰。泰誓所謂殷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昭二十四年左傳。召簡公南宮囷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氏注曰。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紂衆億兆。猶有四方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泰誓無此語。杜注所謂今泰誓。指前漢僞古泰也。今按萇宏之言。正因泰誓同心同德之言。故言同德者則能度義。今甘桓公難見子朝。不過如紂之離德者耳。雖有億兆。亦奚以爲。蓋同德與離德相對。義自明白。故下又勸其務德。無思無人作古文者。無以何能成篇。并萇宏之所自言亦略以爲經。又生同力度德之言於上。則以力鈞者度德。德鈞以下之義。又襲三十年。穆叔年鈞擇賢襲鈞則卜之意。而與泰誓離德同德之義背馳矣。於是遂移萇宏所引之本文於中篇。而改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則并同力度德之言。何而孩提焉比諜。牧誓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徵子。我用沈酗于酒。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乃罔畏畏。姊其耆長。舊有位人用乂讎斂。召歐讎不怠。召誥。以哀籲天。康誥。顯聞于天。湯誥又曰。並告無辜于上下。儆九年。鄧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桓七年。楚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敢。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杜注。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惟一人之用。故其言有所本矣。殊不知受有臣億萬。即紂有億兆夷人。惟億萬心。即離心。萬字比兆字。則變而少矣。予有臣三千。即予有亂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則變而多矣。三千用孟子虎賁三千人也。中篇之末曰。乃一德一心。又改同字爲一字。亦何用如此之重複耶。劉炫不知反據古文以規杜注噫。劉炫過矣。襄二十八年。叔孫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子其有乎。又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奔同即異。是謂離德。

商罪貫盈。天命殛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誅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因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殷。故知商罪貫盈。猶不學面牆之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天厎之罰。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詩。太王乃立冢土。王乃立冢土。王制。天子又曰。受命于祖。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詩。矜此下民。襄二十一年。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子羽亦引。杜預注。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孔氏正義曰。今尚書泰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元王肅等所注者也。惟東晉泰誓。則傳記所引泰誓。悉皆有之。周語。單襄公亦引此二句。鄭語。史伯亦引此二句。又周官亦曰。弼予一人。時哉弗可失。乃爾通告韓信之言。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此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止舍之名也。序一月戊午渡孟津。此戊午止河北。河北去牧野四百餘里。戊午次河。而牧誓言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疑戊午次河朔之語非是。且與序文戊午

之日重複。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牧誓。逖矣。西土之人。湯誓。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易曰。吉人之辭寡。文十八年。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小雅曰。降福遐遐。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侵德

牧誓。今商王受。論語。行有餘力。孟子。子力行之工不信度。多士。惟爾洪無度。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比諜。牧誓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徵子。我用沈酗于酒。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乃罔畏畏。姊其耆長。舊有位人用乂讎斂。召歐讎不怠。召誥。以哀籲天。康誥。顯聞于天。湯誥又曰。並告無辜于上下。儆九年。鄧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桓七年。楚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敢。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杜注。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洪範。惟天陰騭下民。蓋子曰。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古文又曰。奉若天命。多士。我有周佑命。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又曰。有夏不適逸。厥圖帝。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威盛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

表記。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文王世子。一有元良。史記。紂曰。我開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而視之。剝字用剖字之意。喪字用出去之意。微子之命。稱曰元子。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上篇。弗敬上天。微子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詩。殷盛不遠。在夏后之世。又國語。太子晉引詩曰。殷監惟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又周官亦曰。弼予一人。時哉弗可失。乃爾通告韓信之言。

我受民。又蠢乃俾乂。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昭六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杜注外傳云。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今按外傳。國語是也。周語。單襄公云。其下云以三襲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乘同即異。是謂離德。成公二年。臧宣叔曰。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昭二十四年。萇宏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孟子。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湯誓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我伐作殺伐。取彼凶殘作則取于殘。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寇攘姦宄。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牧誓。勖哉夫子。孟子。無畏寇攘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敢改削其文如此。然寧爾之言。王言也。不可易也。一
德一心。卽同心同德之謂。詩。眷定爾功。泰本紀。以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晉衆士。
厥明者。戊午之明日也。詩。六師及之。允征又云。爾衆士同力王室。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牧誓。西土之人。孟子。君子篤恭。弗念天顯。孝經。則天之明。左傳。以象天明。孔傳。
宣元年。君子曰。我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毅也。易之、卽不迪之別名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禮。惟朕文考。詩。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堯典。光被四表。詩。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若顯于西土之實也。多方。曰。惟我周王。克堪用德。俾乂殷命。尹爾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二受字皆作紂。

　昔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
史記。冬月見朝涉水者。卽其脛而斬之。觀其心。洪範。惟辟作威。呂刑。殺戮無辜。牧誓。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今摘取崇信二字。襄十四年。
劉定公曰。師保萬民。正義引泰誓曰。放黜師保。詩。咨汝殷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論語。箕子
爲之奴。史記。紂囚箕子。箕奴。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微子。撰稿。神祇之犧牷性。用以容。將食無災。宣四年。
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有姦回昏亂之句。襄三十三年。圉馬父曰。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中庸。宗廟
享之。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棄
祖宗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棄其牧夫。不事上帝。棄厥先祖。
順祝降時喪。棄其牧夫。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多士。上帝不保。公羊傳。子路死。子曰。天祝予。甘誓。予惟恭行天之罰。多方。天降時喪。又曰。天惟降時喪。
祖宗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荀子議兵篇。湯國之君。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若仇讎。又曰。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

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淮南子道應訓。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
桀紂而臣湯武。多方。洪惟圖天之命。洪範。作威作福。淮南子兵略訓。決獄無辜。殺戮無罪。又曰。武王伐紂。
東面而迎蔵。毛氾而水。至其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晝於中。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襄元年。范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又戰國策。秦客卿造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詩。惟予小子。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又曰。誕敘紀其錄。洛誥。誕保文武受命。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尤征。殲厥渠魁。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宣元年。君子曰。我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毅也。易之、卽不迪之別名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禮。惟朕文考。詩。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堯典。光被四表。詩。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若顯于西土之實也。多方。曰。惟我周王。克堪用德。俾乂殷命。尹爾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二受字皆作紂。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前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魄作霸。古字同。越作若。王字上多武字。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
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
戈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今按記言弗復
乘馬服牛而古文獨言示天下弗服者。欲以一服字兼馬牛言。欲與記小異也。又史記。縱馬于華山之陽。
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
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既生、卽天間之又育也。又見殷冢周書。牧誓。友邦冢君。堯典。允釐百工。大誥。予惟以爾庶邦。又曰。爾庶邦

君多方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又曰我先王不窋此所以稱后稷爲先王也又章昭注商頌曰實惟太王實始翦商又曰纘太王之緒緜詩廟室門社中庸曰追王太王王季禮記引泰誓曰朕文考無罪文王有聲曰遹觀厥成又詩序所稱文王受命假哉天命宅天命以受方國王赫斯怒整旅遏密八師以王季爲父父作之詩曰帝作邦作對明篇其慶受祿無喪中庸曰追王太王王季禮記引泰誓曰朕文考無罪文王有聲曰遹觀厥成又詩序所稱文王受命假哉天命宅天命以受方國王赫斯怒整旅遏密八師以伐肆絕忽戡黎等大邦畏其力也虞芮質厥成文王受命蔽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故注疏家遂有文王聽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也大統未集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記引泰誓曰惟予小子無良故稱予小子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也大王王季文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此所謂志欲之武王即位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信稟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公功纂立貤前以定其功禮記祭統孔悝銘曰其勤公家又衛彪傒曰后稷勤周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湯誓致天之罰徵子我祖底遂陳于上詩敦商之旅秦誓底天之罰多士明致天罰告子皇天與秦誓類于上帝相應告于后土與秦誓宜于冢土相應有道指太王王季等佥滕曰惟爾曾孫發湯誓余畏上帝不敢不正左傳蔿賈辭通自稱曾孫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史記天下起兵共誅無道桀紂不聊生民失其性故爲無道也昭七年芊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史記殷之末孫紂殄滅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棄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武王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書云祇承于帝詩式遏寇虐襄三十年北宮文子曰蠻夷帥服

悉天威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甘誓赫行天之罰詩昊天有成命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祿三品。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皆見孟子。王制。賢者在職。能者在位。亦見孟子。所置民食喪祭。見論語。孔穎達曰。論語無五教字。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此正論言古文爲事道孔聖誤者也。五教字惟字宜刪去。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又曰。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公羊傳。齊桓之信義明。詩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前漢書薛宣傳。馮翊郭賢。垂拱永永萬年。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清河王慶日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旅獒。

宣元年。公賜夫獒。杜注。猛犬也。說文。獒、使犬也。服虔作敖。尚書傳曰。獒、大犬也。爾雅。狗四尺爲獒。說文云。犬知人心可使者。馬融云。獒作豪。會意也。鄭元云。獒讀曰豪云。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道其會意來獻見于周也。孔穎達疑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僞語。陳惠公使人以楛。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楛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楛矢石砮。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紓。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柴。燔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左傳。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陶潛云。自以心爲形役。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昭元年。子產云。莊心莊共。尊事神明。曰敬。百度得數而有常。曰度。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德盛不狎侮。故戲弄人者喪德也。役耳目者。以小害大。賤害貴。故係玩物者喪志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於道。則不玩物矣。故曰寧。應以道。則不狎侮矣。故曰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老子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又曰。功成名遂。孔氏曰。游觀徒費時日。故爲無益。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德。又見武成篇。既有淫威。常服翫弄。寮將子京。有客有客。亦曰其馬。又

物。德盛爲有益。器用爲用物。漢書曰。家給人足。王制鄭注。賢則用物貴。淫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又曰。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老子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僖十五年。晉侯與秦戰。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我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債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史記。遠方珍怪之物。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周程平得白狐白鹿。而流服因以不至。趙簡子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王孫圉對曰。楚所寶者。觀射父。左史倚相。若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大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詩。夙夜匪懈。夙興夜寐。論語。古之矜也廉。子夏曰。大德不踰閑。論語。辟如一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屬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僞語。陳惠公使人以楛。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楛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楛矢石砮。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紓。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柴。燔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左傳。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陶潛云。自以心爲形役。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昭元年。子產云。莊心莊共。尊事神明。曰敬。百度得數而有常。曰度。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德盛不狎侮。故戲弄人者喪德也。役耳目者。以小害大。賤害貴。故係玩物者喪志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於道。則不玩物矣。故曰寧。應以道。則不狎侮矣。故曰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老子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又曰。功成名遂。孔氏曰。游觀徒費時日。故爲無益。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德。又見武成篇。既有淫威。常服翫弄。寮將子京。有客有客。亦曰其馬。又

休。顧命用敷遺後人休。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此段稱成湯之德。以起下文封微子之意。乃祖乃父字見盤庚。齊聖廣淵見左傳稱八愷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見周書。撫民以寬。用論語寬則得衆。又伊尹言代虐以寬。兆民永懷。功加于時者。伐罪救民之功也。德垂後裔者。崇德奉祀之永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謹克孝。恭恭神人。

文元年左傳。踐修舊好。詩令聞不已。微子不忍成湯之殄祀。抱祭器而歸周。盤庚恪謹天命。左傳。子木曰。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見左傳。僖公十二年。王曰。舅氏。予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蓋周襲王命賚仲之辭也。今摘去勳應乃懿四字。改謂字爲曰字。而直至篇末。方曰。往哉惟休。無斁朕命。詩。上帝居歆。神歆享其祀。民敬和其令。王者之後稱公。正此東土之華夏多方篇云。殷侯尹民。又曰。尹爾多方。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

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堯典曰。欽哉。立政。是訓用逷明乃服。命服乃上公之服。命者上公之九命。見禮。僖二十八年。敬服王命以綏四國。詩。率由舊章。典常。即舊章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子展曰。鄭伯使印段如晉。請聽命。晉人以爲成勞。賜之莪。詩。既見君子。孔曰。既見天子。其樂如何。子產賦鴻雁之卒章。趙孟賦我將。我將之卒章。子展再拜稽首。趙孟降一等辭。子產賦野有蔓草之卒章。趙孟曰。善哉。吾子之言。其弟字也。金縢稱管叔者。對武王既喪而言也。

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昭元年。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者。上蔡字說文作𢍏。從殺。下米穗。𢍏散之也。周公之心。用白正大。當時雖拔堅執銳之人。亦知之。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則其非然也。此注家之淺陋也。其上文分毋公以下八篇。則當時管蔡啓商。王室不爲一己之流言。而致辟管叔。而囚蔡而降霍。可知矣。曷觀諸大誥及以下文罪人斯得之故。又不參之以大辭。及詩東山破斧之篇而失之。遂以周公爲真若爲己而誅管蔡。等何其曖昧褊狹而不顧道理一至此哉。祝佗曰。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言又孰真孰僞。孰得孰失。亦昭然若數一二矣。其所以必改祝佗之言者何居。特金縢爲之證故也。而天下之大勢。昏如無知矣。祝佗但云。殺管叔。而此增致辟于商四字。致辟者。因金縢我之弗辟而誤也。弗辟之辟。即避字也。因其上文有我字。遂以爲周公致辟也。果如所言。周公致辟。則大誥所稱王若曰。曾爲周公僭稱王也。假曰非僭。亦不免於詐稱王矣。曾謂聖人而僭且詐乎哉。又爰二十五年。子產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此其用字之所從來也。于商之商字。乃曷監殷之殷字也。蔡者放也。拘囚則殛矣。郭鄰。蔡之換字也。傳無霍叔一節。此增之者。以終金縢之辭弟及兼之以大辭。故祝佗之言。不言伯禽者。同一注家之誤也。不然。其意以爲此篇上文之準。叔也。又史記同。三年不齒見周禮大司寇。今按以車七乘下。傳猶有徙七十人。今刪之者。以見其文辭富盛。不必盡用傳文。且又拘于上下句法。欲其齊整故也。是其用心勤矣。然以爲有一字之闕於名教。則否。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傳有工子二字而此刪之者。蓋此增霍叔一事。則未知其爲蔡叔之子乎。故刪此二字也。獨曰蔡仲二字。庶幾人得以蔡字而貫於蔡叔云耳。傳有改行帥德之言。而此易以克庸祇德者。不欲盡同傳文。故易彼之四字於王若曰之下也。但自今觀之。王若曰之下。果有此四字。則祝佗必不擬爲己之言。四字既出祝佗之言。則王若曰之下。決無此四字。曰克庸祇德云者。倣克明俊德克慎明德之類也。祇德見呂刑。又庸庸祇祇。各刪其一字。見康誥也。傳有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而此刪去舉之與己三字。不欲盡同傳文。又因以示經文簡質。使後之惟者讀之。歆艷多張曰。經文簡古。非傳文可比。又若爲己卿士。非同升諸公之意。不宜爲作命也。蓋讀至於叔卒。而其文拙矣。仲之上。既無其子字。叔之上又無乃父字。有若鴈行然者。而子順若兄。父順若弟。幾於汨棼敍。豈不拙甚矣哉。想其人猶傲然得志。必曰。嘻之經。古之文。其畸敢不以意會。而欲致疑其害意之文歟。邪傳無叔卒二字。而此增之者。顯經之得而傳之缺文也。卒之一言。因祝佗下文考字而得之。傳有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曰。今以命易見。以邦易命。而刪去六字者。其智與上文刪去畢之與己三字意同。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惟孝爾乃遹迹自身。克勤而怠。以垂慈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但云王曰。而此增若字者。效前後經文王若曰也。小子胡者。效小子封也。傳但有胡字。而此加小子者。亦以異傳文附今文也。傳無惟爾二字。率德字在改行下。率字傳作帥。克慎厥猷。擬詩克慎其德。又文侯之命。克慎明德。前句用其體。此句用其字。下文有大小謀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效肆爾在蓋東土。往卽乃封敬哉。卽康誥往哉封。勿替敬典也。爾尙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惟孝用孝經意。效惟君惟長句。又遹迹。卽遹種德之遹字。自身。卽躬可以蓋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惟忠惟孝用孝經意。效惟君惟長句。又遹迹。卽遹種德之遹字。自身。卽躬行意。克勤字凡三見。無忌字凡四見。垂慈乃後凡再見。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率字用詩率由字。然自犯上文率德之率。彝訓二字見酒誥。此句又因下文爾考一句而翻出也。傳但有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而此上文增加者。亦若禹謨增加論語文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太甲又曰。終始愼厥與。左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奭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畢命又曰。惟公懋德嘉績多于前王。文侯之命有績予一人。左傳。親仁善鄰。又秦楚方睦。子展曰。以奭王室。周公愆二叔之不咸。故作常棣。今又以告仲以和兄弟也。粘皮著骨之見耳。無逸曰。咸和萬民。

尚書考異卷第五

周官。

此篇因周禮一書。劉歆欲與古文尚書同立學官。而河間獻王所得止五篇。冬官雖亡。不知其實。蓋散亂於五官之中。實未全亡。顧乃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之缺。東晉時人亂見此意。特作周官一篇。以示後世。使知多官不亡之意。又見三公三孤與三公三少相當。而無當於六官。故首言公孤以示後人。使知公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彼官之意。其後戒勑之語。不過故爲訓體。而欲人默識此意。於言語文字之外。此其作書之本意也。不然則冢宰掌邦治以下五條。皆依傍周禮原文。獨司空一條。改作掌邦土云云。以示人皆統人司徒一官之中。所當取出易置之意哉。雖然。哲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堯典司徒之職。敬敷五教而已。而大雅乃召司徒縮板以載。則周之先王。蓋又使之董治宮室者矣。況孤位雖當公之下。然通考經中。殊無三孤之效。則直以當古之三少。吾亦未敢以爲必然也。其辨詳見於後。

惟周公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蔡仲之命及此篇。皆惟周公發端。啓成王於何地哉。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昭乎哉言也。以周公而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亦若舜攝位之事。不知周公初未嘗承王命汝陟帝位之言。亦未嘗有受終文祖之事。一旦而卽行帝舜攝位之所爲。則其餘不足觀也已。武王崩。流言

興。公避居東土三年。即吾聞之矣。曰巡狩侯甸者。此妄說也。作詩貽王。迎公以歸。奉王命大誥于征伐殷。盡其後命魯公伐淮夷。則吾讀之矣。曰四征不庭者。又妄說也。六服與周禮九服不同也。近者先承德也。宗周、鎬京也。歸者、周公歸也。釐正治事之六官。孔穎達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大言之耳。（按古文周書云。惟明王。而鄭玄周禮注。周公釐錯誤本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詩。惟大猷是經。老子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堯典。曰若稽古。又曰。允釐百工。孔安國傳。工、官。又平章百姓。孔安國傳亦曰。百姓、百官。可見建官惟百之言。與孔傳脗合。而古文與傳同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於是大禹讓亦曰。率百官若帝之初。堯典。納于百揆。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咨十有二牧。又曰。日覲四岳羣后。班瑞于羣后。巡狩。肆覲東后。南后西后。北后。五載之後。羣后四朝。而不言百官也。是其官亦不但以百計矣。而以百工百姓之言。遂以惟百爲庶官之數。論特未定。非成王周公之言。治東晉人之言也。堯典庶績咸熙。易萬國咸寧。夏商官倍。謂二官也。亦無明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康誥乃非德用乂。今文有立政篇。文王世子。惟其人。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金縢。予小子新命于先王。多方云。祇告爾命。又克勤乃事。呂刑。以教祇德。又曰。罔不惟德之勤。無逸。非天攸若。梓材。王啓監。厥庶。汝罔能迪。又曰。迪高后。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與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市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餘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司士。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孤卿特揖。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不眡朝。則詔相王之法。三公及孤卿。升殿。及孤卿大夫之冕。小司寇。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賈子曰。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妥者也。故逸後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喻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惟。惟其人。今按周禮孤廁於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而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則正用賈生保傅之篇。而特改三少之少字。當周禮之孤字耳。蓋周官一篇。全是約周禮一書而成之。周禮三公及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之兼官也。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領冢宰。延及冀王之世。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猶率德也。蓋得其人可以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以兼則虛其位。不輕任也。故周禮一書。於公孤不言所掌。不詳所統。因服位儀等而偶道及之耳。作古文者。亦窺見此意。故首爲周禮分疏。以三公三孤先官之於六卿之上。其義如此。王制鄭注。三公之田三。又曰三爲三孤之田。則三公三孤。蓋用鄭注也。考工記。坐而論道。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孔穎達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意。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元云。冢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鄭元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傅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大小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元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爲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之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

職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竝卑等列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大宰職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正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按其職掌九伐之濂鴟窮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僇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爲恆行則滅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大宰職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窮賊法禁治以制不爲刑時此句匪略也因有先王二字故也所謂蒐羅已甚者也秦始皇本紀事不師古孟子作之師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小不忍則亂大謀孟子及是時明其政刑又及是時盤樂怠敖論語不爲周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而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說命禮煩則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正義曰周禮冬官亡今補之曰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按此增冒四字非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士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愚按古文改宗伯之統百官入冢宰其意蓋以百官惟天官得以統之而不知惟禮可以爲國古人又曰禮之立國與天命敵故聯屬總統正宗伯之職也若冢宰之治官府則統之之意已在其中矣況經於天官地官獨以官府異之宗伯以下方皆言百官晉人不知精微之義臧宏改也司寇亦改邦國百官萬民而曰詰姦慝刑暴亂者以見明愼用獄之意不淫刑以逞也殊不知流放竄殛極皆在朝之臣列也弄兵潢池皆萬民之赤子也姦慝暴亂謂非吾之百官兆民之不職者而何於此見聖人之作周禮有下車泣罪之誼有反躬自責之仁而僞書之妄改者不過申韓之慘覈張杜之深文耳可不戒哉司空不曰邦事而曰邦土曰居四民時地利者其意欲覓其棄於司徒者而復還之於司空之篇也孔疏以爲出於王制取諸管氏書者得之其曰四民之居明是出於管子之書無疑然不知周之先公先王命官之制其所沿革大抵多與古昔有不盡同如乃召司空其繩則直而召之也乃召司徒縮板以載而召之也奈何欲以虞之五教改易周之十二教又謂司徒之官職專教民者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禮曰設官分職又使帥其屬以佐王令變之曰以倡九牧南風之歌可以阜吾民之財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大行人周制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時巡者又用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也考制度于四岳如虞帝巡狩然也顧曰敬天之下臣時之對又曰式序在位惇言溥之莫不震疊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酒誥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康爯又云我西土君子詩敬爾在公洊雷劉向傳上封事引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又曰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後漢書胡廣傳政令惟汗往而不反文六年臾駢曰以私害公洊疑敗謀怠忽荒政不舉牆面狗公絕私則尹翁歸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在事惟煩

論語好古敏以求之襄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舉而後入政此五句用其意昭六年叔向曰昔先生議事以制不爲刑時此句匪略也因有先王二字故也所謂蒐羅已甚者也秦始皇本紀事不師古孟子作之師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小不忍則亂大謀孟子及是時明其政刑又及是時盤樂怠敖論語不爲周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而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說命禮煩則亂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皇父卿士漢光武云有志者事竟成老子曰勤而行之易曰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古語斷而必行鬼神避之詩無有後艱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榮期而榮至榮肉至辱榮肉不與辱期而辱至辱榮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孟子曰悔奪人之君以聲音笑貌爲哉約二世之旨以成辭誠亦妙矣哉襄三十年君子曰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信之謂也杜注逸詩喬人見詩無此二句遂擬取以爲書作德承恭儉言作僞承聲音笑貌爲之非儉言孟子言悲則能以禮接下不驕也儉則取民有制不侈也禮接下取有制則心逸而日見休美矣貿驕而僞爲不驕實侈而僞爲不侈蓋遮龍絡其心焦然不寧則日見其拙敗矣老子曰吾有三寶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

老子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又曰寵爲下得之若驚又曰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其何法有曰多易必多難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又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一則以三難字牽連用之老子之句法多如是而此亦以三畏字牽連用之二畏一句又見呂刑鑒畏勿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閙

劉向封事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又曰雜遝衆賢同不虛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端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左傳狐突曰服其身則衣之純庶涼多福梁餘子養曰不獲而庇命可知矣

皋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荀子仲尼篇曰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授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能齒任之則慎行此道能而不耐任則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資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上文周後殷即無後患之謂被周官全是節寫荀卿此章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詩三事大夫今用詩人之言而增暨字於其間蓋以三事兼言三公三孤之事也大夫者上大夫六卿也蔡傳以爲即立政之三事者非也豈有近舍公孤而遠及於立政任人準夫牧之三事者乎且六卿分職均舉而至此則罕舉任人準夫牧亦非文體矣蓋蔡沈徒知三事之出於立政而不知三事大夫一句則全取諸詩而非取諸立政則思盡豈不到此哉先入之說爲主故蔽錮而不悟耳顧命曰其能而亂四方洛誥亂爲四方新辟詩以佐戎辟今改佐爲佑改佐爲乃文侯之命永綏在位惠康小民今改惠爲永改小爲兆中庸近之則不賦詩在此無斁

君陳

鄭康成云君陳周公之子不知何所據鄭公博極羣書必有據也果如此言則君陳以子繼周公之後而畢公以叔父繼君陳之後其序紊矣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國語單襄公曰晉侯公曰嘻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論語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今作克族左定四年祝佗謂康宏曰以尹天下皐陶謨敬哉有土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今余命爾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毋忝乃祖敬之哉毋廢朕命茲率卽左傳茲率字但易爽字爲厥常洒誥聰聰祖考之彝訓康誥用康乂民皐典有能俾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嘉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刑曰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大禹謨曰至誠感神儀五年宮之奇言周書又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其上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下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卽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然則其所謂我聞者曷聞也聞諸宮之奇而已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多方爾尚宅爾宅君才又曰乃惟由先正丕典時式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皐陶謨于思日孜孜康誥無康好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緇衣君陳云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鄭氏曰克能也由用也尚書無己字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聖人也豈有不引書云而擅以爲己吐哉以此觀之一節之中但爾其戒哉一句乃晉人杜撰以承上接下餘皆蒐輿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厥有輿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老子曰圖難於其易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無則繹二字孟子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則繹之謂也論語繹之爲貴立政克由繹之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但后字皆作君斯字作此無臣人咸若時一句而末句增是字顯陶謨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王若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篇內凡言周公訓者三唐詰宏于天又乃服惟宏王洪範曰無有作威荀子曰寬而不慢左傳曰敦寬則民慢慢則濟之以猛立政率惟謀從容德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禮文王世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赦走出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故乃明于刑之中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無逸非天攸若又曰非民攸訓左傳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史記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又三字接連句法擬老子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堯典寇賊姦宄左傳以亂天常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毀千用亂敗厥德于下王制一道德以同俗康誥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周禮司刺一宥曰不識三赦曰蠢愚多士于惟率肆矜爾非予罪又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幹止又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是皆無忿疾之意然未嘗目之曰頑也目之曰頑者古文而已周語富辰曰今以小忿棄之先正亦說其目爲頑民之非有辨周公誥魯公曰無求備于一人今改人爲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注。若。乃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左傳。魯以能忍爲國。忍其大不忍其小。何居。又古語。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又曰。忍事敵冀星。又曰。忍過事成喜。洪裕寬綽。是以有容德之大也。褊狹周急。其德貶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一道德以同俗。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繩惡。命鄉簡不帥教者。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紹有辭於永世。

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君奭。其汝克敬德。康誥。汝亦罔不克敬典。勿替敬典。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不變。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郊之遂。屏之遠方。易曰。允升大吉。詩。匪大猷是經。盤庚。惟予一人有佚詞。古祝詞。膺受多福。呂刑。饗有辭于苗。

畢命。

史記。申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三祀。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又上文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蔡沈曰。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今按蔡氏謂豐刑爲僞作者似矣。然謂僞作者傳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何所據而知之哉。愚則以爲豐刑先漢之僞書。畢命東晉之僞書。僞畢命者。以豐刑之年月。可以歟人而用之。其下文未必而修改之云耳。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微子。父師。洛誥。禋于文王武王。大誥。敷前人受命。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其句法蓋擬洒誥。明大命于妹邦。君奭。惟時受有殷命哉。多方。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然周稱太師太保。未見有同殷稱父師者。

惟周公左右先生。綏定厥家。慈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故作左右字。而君陳篇內又用其師保萬民一句。又用茲率字。詩。綏萬邦。克定厥家。洛誥。俾來慈殷。大誥。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又無毖于恤。又夫圖毖我成功所。詩予其懲而毖後患。僞作詩者。以後患指殷頑民也。多士。予惟時其遷居爾。又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曰。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又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有爾田。爾乃尚有爾室。爾乃尚有爾家。又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又曰。爾乃尚有爾多田。又曰。爾乃尚有爾多積。又曰。爾乃尚有爾多室。又曰。爾乃尚有爾多家。又曰。爾乃尚有爾多年

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晉語叔向曰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卻昭子恃其寵以泰於國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晉語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左莊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天道遠孟子天地同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姑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難收放心閑之惟艱

因周公有誥殷多士之篇故言殷庶士庶士即多士也商紂昭元年子產對叔向曰子哲無禮而好陵人姑寓而卑其下前此徐吾犯之妹美子皙盛飾入布帛而出又子哲疾子產毀之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襄二十七年慶封之車美叔孫行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棄而殲旃又石碏曰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禮之曰放其心而不知求舍其路而弗由哀哉言人知心之爲心不知仁之爲心故名仁爲人心使人知仁之切於日用不可須臾放也今放仁而不知求是即放其心而不知求矣人知路之爲路不知義之爲路故名義爲人路使人知義之切於所行而不可須臾舍也今舍義而弗由是即舍路而弗由矣豈不可哀之甚哉蓋放心者放仁之喻猶舍路者舍義之喻匪即以心爲仁也若即以心爲仁是猶即以路爲義也以譬喻爲理可乎哉以喻爲理尚不可況直指譬喻爲眞而忘其爲喻文理不貫而前後舛錯其爲不可也明矣孟子下文又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者亦接上文放仁而言也言仁猶心之切匪若鷄犬爲外物之比知求外物之鷄犬而不知求切身之仁不知輕甚之類甚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承上文言求放仁而已矣匪直以譬喻爲眞而即謂之求放心也若以喻爲眞而即以爲求放心則文理不貫前後舛錯矣古人之文非若後人之對仗下文止言求放心而不復言由正路者省文也言此則彼可以類推矣是亦曰人有舍路而不由者學問之道無他由其舍路而已矣是一貫也豈可以譬喻爲眞而即謂之由舍路哉作僞者肆擾無厭巧於蓋遮至此則忘孟子之上文而獨剽賊其下文放心二字又於孟子前篇閑先聖之道下文亦有正人心之說又剽賊閑之一字綴以惟艱云由是後世大儒雖英雄豪傑之士亦爲其所蔽錮皆以爲眞求放心遂使孟夫子文辭前後乖刺分爲兩截此不亦不善擇書兩截者之過也哉戒曰吾子言孟子之文不容兩截是也遂以古尚書爲擬孟子恐未必然也然則吾子果何所據而決知其出於孟子而不善讀哉曰其所據者不一而止也曰藉於衆舍己從人曰不虐無告曰胶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曰耄期倦于勤曰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曰謂弗及嗣實延于世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曰萬姓仇予曰懼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曰成湯放桀曰坐以待旦曰營于桐宮曰王徂桐宮曰任官惟賢才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曰說築傅巖之野曰無恥過作非曰盤庚先生成憲其永無愆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曰元后作民父母曰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曰厥盤惟不遠在後夏王曰獨夫受曰大告武成曰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曰所寶惟賢曰爲山九仞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曰萬世同流曰慆

惕曰格其非心其所據者豈特放心而止哉惟放心二字不顧乘剌孟子之本旨以發其辯如此若夫泽水做子之類則荒謬無遺所以要信於後人非蹈襲之比但改竄易置穿穴之疑多時與孟夫子所引者相背而馳亦非復尚書之本經其悔聖言而無忌憚者多矣仁人君子欲盡忠於聖人而恢復乎本經者其精擇之哉

賚爾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其何訓

庶士賚富乃世臞之家而能訓之可以終其性命矣獨先生戒子曰惟德惟義可以服人周之訓丹書敬義是也故今亦以德義承上文與蕩降德侈滅義正相反也不由古訓將以何者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秦誓邦之杌隉邦之榮悴今約以邦之安危一句惟在茲殷多士考多士篇末言爾攸居至康王十二年命畢公保釐之時將四紀矣非止三紀而已猶以爲安危係之者僞辭也非康王之命也既言世變風移矣又言餘風未殄自相矛盾者也殷之多士從武庚鄙我周邦曰予復之意正孟子所謂故家遺俗者故周公面命之辭則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又曰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又言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但言紂之無道自絕于天耳初未嘗言殷庶士之無禮義且驕淫矜侈亂之本也其亡也無日周公何故與之言我小國敢弋殷命哉以周公而命之辭而較之東晉僞古之篇何啻霄壤之見睨不啻如消者哉且周公當時以夏之俊民比之至康王時已在四紀之後猶以自不式時大訓而謂之頑民何耶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浴誥多士多方所作皆周公爲遷洛之事也故曰克慎厥始多方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故曰君陳克和厥中君陳想盡德供尊於畢公者故能亂周而先畢然經傳別無明文其故何哉細考之以既見聖弗克由聖惟周公可當聖字故以之繼周公歟三后協心先後不同遠矣亦擬不於其倫者雖有又賴及於四裔多福騰於在己似非所以命曾大翁之禮也要之有類於晉時作文之體哀十四年劉定公曰王室不壞繄伯舅是賴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惟時成周即東郊之地也漢書建不拔之基詩令聞不已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即是訓是行之謂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惟時成周即東郊之地也漢書建不拔之基詩令聞不已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即是訓是行之謂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盤庚。乃祖乃父。又曰。世迪厥勞。金縢。成王曰。昔公勤勞王家。文侯之命。有績于一人。洛誥。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詩。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中庸。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惟予二字見顧命。小子亦見顧命。嗣守文武四字亦見顧命。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顧命曰。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又曰。其能而亂四方。詩曰。心之憂矣。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又荀子君臣篇。狎虎則危。及其身。而引詩曰。不敢暴虎。一節。至如履薄冰。老子。若冬涉川。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予翼。見皐陶謨及周書。周語。太子晉曰。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今改作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凡劉定公之言。用之不一而止。下文乃惟由先王舊典。即變森舉舅氏之典。舉乃祖考之攸行。又用舉字。皐陶謨。勅我五典五惇哉。堯典。敬敷五教在寬。左傳。和民則。詩。有物有則。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書又言率自中。商書古文又言建中于民。倪寬言。惟天子建中和之極。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上句多曰字。下句無曾字。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者。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曾。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古文雅作牙。曾作咨。連上文無曰字。下句亦有齊字。孔氏曰。鄭不見古文尚書。老子爲無爲。竟國難於其易。漢書。民以寧一。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上句多曰字。下句無曾字。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者。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曾。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古文雅作牙。曾作咨。連上文無曰字。下句亦有齊字。孔氏曰。鄭不見古文尚書。老子爲無爲。竟國難於其易。漢書。民以寧一。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孟子作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然非若緇衣則言君雅之篇。則亦未知其的在何篇。孟子上文。極論周公相武王之事。而引此詩曰者。竊疑其爲周公營。非爲君牙言耳。詩敬明其德。漢書。奉若天道。詩。對揚王休。說命又曰。對揚天子之休命。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詩。昔吾有先正。又襄公先正。君陳亦曰。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皐陶曰。念茲在茲。詩。率由舊章。乃顧見盤庚。詩。戎醜攸行。文侯之命。用會紹乃辟。康誥。用乂民。

冏命。

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周公作立政。歎緇衣。虎賁知慮者鮮。故此篇特作命詩。致隆於陪僕禦御之臣。故首以立政宅不后之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惟協。惟厥。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康誥曰。克明德。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乾九三。夕惕若厲。孟子曰。周公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詩。宣王欲早起。問夜如何。其夜未央。又夙興夜寐。秦誓。則罔所愆。易。無咎者。善補過也。

昔在文武。聰明睿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茲用不犯于有司。

詩。昔在中葉。中庸。聰明睿知。小序。堯聞之聰明。左傳。史克稱八愷。聖賢淵。既全以與成湯。今又分齊聖二字。以言文武。仲虺之誥。小大戰戰。成懷忠良者。孟子。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旦夕承弼者。有遠御畏也。出納警。入則蹕。起居注。漢書。儀令文章。煥然可述。洛誥。萬邦咸休。易。萬國咸事。盤庚。罔有不欽。詩。何用不臧。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立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子弼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禮記引泰誓曰。惟予小子無良。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又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必交修予。無子棄也。賈子曰。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後文又曰。太傅匡其不及。周官又言有官君子。史。左準繩。周禮。以糾萬民。詩。弗念厥紹。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憂泰官宗伯。有車僕。夏官司馬。有大僕、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之類。而正爲之長。大御中大夫。周禮。大御最長。穆王欲伯冏正于棄僕侍御之臣。欲其率下也。懋乃后德也。詩。方懋厥德。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詩。及爾同僚。春秋傳。同官爲僚。王制。簡不帥教者。多方。簡畀殷命。又迪簡在王庭。尚備事。有服在大僚。皐陶謨。巧言令色孔壬。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友便辟。洪範。人用側頗辟。論語。柔媚於茲。立政。庶常吉士。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詩。具曰予聖。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王謹與爲不善。不然。反是。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又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泰誓。昵比罪人。充耳目之官。不懷簡乃僚也。啓迪在上以非先王之典。以異端迪者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紹厥辟。惟予汝辜。

庶常吉士見立政。又吉人之辭寡。見易繫辭。呂刑曰。惟貨。此言不求吉人而惟求吉貨。誠如是。則瘝官之咎。惟民自速辜。故曰惟予汝辜。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欽哉正經屢見之皐陶謨予違汝弼洛誥汝受命篤弼大誥弼我丕丕基酒誥矧咸聽祖考之彝訓。

出竅壁之實棄沈不述鄭注南交下三字有磨滅之故及晉人任意削去之罪甚哉不思伏生書之爲聖經甚矣罪豈啻災也邪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猶有磨滅之形跡僧號古文曰爲藏壁者顧無三字之影響而乃挾以自重符結後人之頰舌晉人何其憎而狠也哉棄沈撰著小司馬之注以作傳而不著其辨以康成注爲陳氏而不考其所由來又不知古文之非出於藏壁者不公不明莫小甚此。

弊讹於禮不怡。

史遷怡作悖古文改不怡作弗鬯徐廣曰今文作怡怡卽悖也司馬貞曰謂辭讹於禮不堪所以心意不說悖也又訓納于大麓司馬貞亦識孔注之非其尊信聖經莫賢人君子之用心也何者作怡則下文受終文脉方可貫盡心雖不安而不得已也若既曰弗嗣而下文卽曰受終乖剌甚矣何先儒之不察邪又顧命王不釋古文乃改作不悖。

告災過赦。

史遷亦同古文作害災肆赦鄭元注害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則今文肆作過疑矣元注下句又云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又囊九年暫居疾于虎牢肆害圄鄭古文用此肆字。

惟刑之謹哉。

徐廣曰今文如此爾雅云謹、靜也故史記作靜司馬貞曰古文作愼近。遂作謹也今按謹字誠聖人之言愼字不過常人之見耳小司馬此言。豈其然乎。

言之曰言謹則愼謹在其中言愼則啓後世故縱之失。

黎民祖飢。

徐廣曰今文作祖、祖始也史遷作始司馬貞曰古文作阻饑孔氏以爲阻難也祖阻聲相近未知誰得今按晉人因孟子險阻既遷之阻而改祖字後儒以爲出於壁藏而僧之獨小司馬稱存證疑不還臆決不苟附和眞篤信聖學之用心也然則後儒又小司馬之罪人乎。

典樂教稚子。

鄭元曰國子也司馬貞曰尚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稚胄聲相近馬亦曰胄長也則前漢僞古文已改此字矣不待晉人僞古文而後改也。

皐陶謨

采政忽以出內五言。

尚書考異卷第六

伏生所傳聖人之經爲晉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者多矣爲聖經之一厄也不可得而知矣猶幸徐廣司馬貞等諸賢人君子及唐人之正義略存一二尚可考者謹列於左。

堯典

辨章百姓。

司馬貞曰辨字古文尚書作平史遷作便此文蓋讀平爲通群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辨遂爲辨章鄭誕生本亦同也。

辨秩東作。

司馬貞曰古文作平秩史作便程。

申命羲叔宅南交。

南交下舊有曰明都三字鄭注云南交下三字磨滅故以意補之也僞古文直無此三字僞孔安國傳曰南交者夏與春交也司馬貞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之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卽是交趾無疑也今按小司馬之辨極有功於聖經可見僞書僞傳私見妄削非此字矣不待晉人僞古文而後改也。

采政忽以出內五言。

史記作來始滑。尚書滑字作猾。音忽。鄭元曰。猾者。臣見君所乘非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史記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譌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是也。五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元以爲出納政教五官。非也。今按采者。如古之諸侯采詩以貢於天子之采。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俗尙之美惡。與夫政治之得失。則其政其忽皆可以采取而分擇矣。故曰采政忽。皆人君見聞興有在璿璣玉衡之在字。即以易伏生之采。漫近平易而不艱澀矣。殊不知惟非艱澀而難明也。吾固以爲眞。惟其淺近而平易也。吾固以爲僞。而先儒不明眞僞之過小。屛棄聖經之罪大矣。

作繪。

今文作繪。馬鄭本皆如此。古文作會。蓋亦以其古字通用而改之也。

自我五禮五庸哉。

馬本傳伏生皆如此。古文作有庸。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馬本傳伏生如此。古文上句威字作畏。蔡沈依古文而注云。古文威作畏。何非舛哉。

奏庶艱食鮮食。

馬本如此。注云。根生之食謂百穀。古文作難食。鄭元云。稷教人種菜蓏難蔕之食。則考之古文。宜用鄭本。

禹貢

鳥夷皮服。

鄭元曰。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古文作鳥夷。馬融王肅亦同作島。則漢時僞書已改此字矣。史記作島。

濟河惟沇州。

鄭元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閒。史遷同。古文作兗。

作十有三年乃同。

馬鄭本皆作年。古文作載。

厥土赤埴墳。

埴、鄭作壓。徐鄭王皆讀曰熾。古文作熾。與馬本同。

彭蠡既都。

鄭元云。南方謂都爲瀦。則是水聚會之義。史遷作都。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瀦。則亦因鄭注而改是字也。

瑤琨篠簜。

馬本如此。韋昭瑤、音遙。古文作璆。

均于江海。

鄭本作沿。曰沿當爲緣。馬融作均。史記同。古文尚書作沿。亦因鄭元讀而卽改之也。雖似不可也。

杶榦栝柏。

杶、古文作櫄。榦、本又作幹。

道岍及岐。

馬本如此。古文作汧。

至于陪尾。

漢書作橫尾。

榮播既都。

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滎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故左傳云。狄人及衛戰於滎澤。鄭元云。今滎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今按小司馬之說。援引精當。信而有徵。可見古文之擅改今文。與士風自來和傅之稱謂。悉不合矣。先儒素以經學自負者。其能免於不克傳疑之失乎。馬鄭王本皆作滎播。

和夷厎績。

和又作龢。鄭云。讀曰洹。

三百里納秸服。

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稼。

甘誓

天用勦絕其命。

馬本如此。玉篇子小反。古文作勦。

盤庚

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馬云。不云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則馬氏猶未許分爲三篇。從伏生舊也。鄭元云。盤庚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史記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則史遷鄭元皆已依先漢古文也。

小序。將始宅殷。

漢家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東晉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也。孔氏達云。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

容或爲宅。畿內之審。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
爲說耳。今按許人以亳殷爲一。在河南。東晉以殷
之言得之。而額遠非也。

若顚木之有由枿

馬云。顚木而更生曰枿。晉古文作蘖。說文作槷。由、
不晉作勞。

馬本、晉古文、同。鄭本作晉。勉也。

予不掩俾善。

掩、本又作弇。

誕告用單。

馬云。單、丁但反。誠也。晉人作亶。

高宗肜日

爾雅云。支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西伯戡耆

晉古文作黎。伏生尚書大傳作耆。戡、說文作戣。

微子小序

殷既錯天命。

馬云。錯、廢也。

用乂讎斂。

馬云。讎。數也。鄭本、晉古文、作籌。

自清。

馬云。潔也。晉古文作靖。

牧誓

說文。牧作坶。音母。

千夫長百夫長。

鄭元注。師帥。旅帥。元憲以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
爲卒。卒長皆中士。晉人修之曰。師帥卒帥。可見非
先漢孔安國矣。

弗愼克奔。以役西土。

馬氏曰。愼。禁也。役。爲也。晉人作迓。

洪範

明作哲。

孔額達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慧。智也。定本作晢。則讀爲哲。晉人僞傳云照了也。

亡悔榮獨而畏高明。

馬本如此。晉人作無虐煢、鄭音惸。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額達曰。此經惟晉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孔傳亦不以德爲義。定本其德。疑衍字也。

曰晢。時燠若。

今按詩小雅。惟晉惟幹。作晢爲是。但伏生晉人本。皆作晢。晉制。以照晢釋之。惜乎蔡沈之不能存疑也。

曰舒。恆燠若。

晉人作豫。解王本皆作舒。鄭注。舉、達也。王肅云。舒。情也。以對照晢。故爲遲情也。下文急。鄭云。急促自用也。

旅獒小序

西旅獻獒。

馬云。作敖。晉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專屬。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也。孔達額虓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

金縢小序

王鄭皆曰。縢、束也。鄭又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縢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武王有疾不豫。

馬本如此。僞古文無不豫二字。

王有疾弗豫。

豫、本又作怮。

植璧秉珪。

晉人傳云。植、置也。孔額達曰。解云。植古置字。故云置也。

惟爾元孫某。

晉人傳云。元孫武王也。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孔額達曰。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不解諱之意。鄭元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途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

我之弗辟

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晉人傳云。辟、法也。以法治三叔也。

對曰倍噫。

噫、馬本作懿。猶僭也。

惟朕小子其親迎。

馬本如此。晉人作新逆。

盡起而築之。

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鄭王皆云。拾也。孔穎達曰。木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本。拾下禾。無所亡失

大誥小序

陳鄧云。單陶之讀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單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臣矢誓也。其意或然。但君奭康誥與召公康叔語。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複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蓋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耳。誥、本亦作誓。

三監及淮夷叛。

鄭云。三監、管蔡、霍也。晉人傳云。管、蔡、商。蓋見大誥一篇。專爲殷小腆而誥。故改之如此。非晉人之僞傳而何。然鄭之說。自有孟子監殷可證。僞傳非是。

大誥。繇爾多邦。

馬本如此。晉人作猷。大誥。爾多邦。鄭王本猷皆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猷在誥下。

天降割于我家。弗少延。

馬本如此。晉人割作害。弗作不。延字讀斷下句。馬鄭皆以延上屬爲句。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弗肯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弗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定本肯構肯穫之上。皆有厥字。晉人刪去。鄭王本於肯構之下亦有厥考翼一經。晉人刪去。孔穎達曰。治田作室。爲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有脫。故以此經結上二事。取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有脫而妄增之。孔穎達既遂其臆見如此。蔡沈略不審思而卽從之。遂使聖人之經爲晉人所塗抹也。凡一十有四字。嗚呼惜哉。吾嘗反覆讀之。反覆思之。伏生之書。誠出於壁藏。而脅誰之僞。自不可蓋也。夫作室必由堂而後構。治田必由播而後穫。既不肯堂。構於何所。既不肯播。穫於何物。未有不克堂而猶可望之以肯構。不肯播而猶可望之以肯穫也。故當依定本。肯構肯穫之上。皆有厥字。然後爲是。其辭氣不可斷絕。與厥考翼一經相爲唱和。故此一經決不可少。乃聖人之本經。穎達以爲先儒之妄增。則非矣。晉人不知全章之大勢。結認乃字與矧字若相唱和。其意以爲堂播之始者輕者。尚

不肯爲。況構穫之終者重者。其肯爲之乎。如此則二句辭氣雍容。可以暫歇。故直削去厥考翼一經。而不顯也。殊不知聖人之本經。若曰。乃既不肯堂。矧又不肯構。則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者乎。言必不以不肯堂不肯構者之子。爲有後不棄基者也。下條亦然。此其辭氣安可妄削哉。蔽家專門。黨同伐異。不足責也。蔡沈游於文公之門。所當虛心平氣。潛經之幽光。然後爲有功於文公。今晉人曰。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則諾。古文出之壁藏。定爲五十九篇。則諾。如此等處。直削經文。蒙蔽後學。皆其大也。莊不知覺。是其胸中憒憒亦已久矣。吾謂有以曉之。甘誓曰。左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凡三用汝不共命。以上二汝不共命爲後儒妄增可乎。此猶其在夏商者。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凡一用夫子勗哉。二用勗哉夫子。以上二句爲後儒妄增。又可乎。此猶其在誓言者。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不可以爲重複而當削一句也。又其下文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則其言之重複。殆有甚焉。若曰。夏殷二事。立言也同。但以後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結上二事可矣。則其悔墜言也。豈不甚哉。何以異於是。

洛誥

乃洪大誥治。

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馬本如此。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肯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嗣書者加之。宋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卽牧養之地。朱子嘗曰。漢儒解經之例。多曰未詳。有曰未聞。孔安國句句要解過。獨與漢儒異。殆謂此等處也。成王二字。馬氏特曰。未聞。疑之而不敢刪。晉人直刪二字。正猶論語之雖少必作。直改之爲坐。子樂直改之爲曰。非不可者。但以爲苟俏論語。則亦妄人而已矣。蔡沈親炙朱子。言諄諄而聽藐藐。亦爲不善變矣。孔穎達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肯節成。皆爲妄也。穎達言三家。謂習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者也。穎達專門。凡與孔安國異者。皆謾爲妄言耳。今按成王二字見篇中。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異相。又云。助成王德顯。故於篇言。卽言以古先成王之道戒之云耳。晉人不知此義而刪去者。非也。

梓材

馬氏曰。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晉人於上篇成王字。因馬氏以爲後加。直刪去況今馬氏有古作梓之言乎。

皇天既附中國民。

馬本如此。晉人作付。

召誥

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

讐、或作酬。

洛誥

戊申。王在新邑。

馬本與晉人如此點句。鄭云。王在新邑烝祭句。

多士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馬本如此。晉人作弋。義同。鄭元王肅本皆作翼。注亦云。取也。鄭云。猶臨也。非我周攻臨取爾殷之王命。雖訓爲臨。亦爲取義。

懌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馬本如此。時字絕句。泆、過也。晉人作佚。又作佾。

無逸

儼若寅畏。

馬本如此。晉人作嚴。

文王惇服卽康功田功。

馬本如此。惇、使也。晉人惇作卑。

自朝至于日中昃。

本亦作仄。

君奭小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馬鄭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名。晉人云。保、太保。師、太師也。

迪見冒聞于上帝。

馬本如此。冒、勉也。晉人作冒。

多方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馬本如此。迪、所也。晉人作迪。

因甲于內亂。

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不發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正義曰。夾擊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

誕罔不克劓。

馬本如此。晉人作臬。

賄息愼之命小序

息愼來賀。

馬本如此。晉人作肅愼。

王惇叔父。

惇、必爾反。馬本作辨。

顧命

王不豫。

馬本如此。注云。疾不解也。晉人作懌。蓋用史記舜讓於頫不懌之文。共意以爲彼作弗調。而此用不懌。則於文意兩得其當。可以易伏生本經而無疑也。然而忽則以爲於彼此文意。兩失其當。顧乃以之易伏生本經。斯其所以爲無忌憚之尤者也。

洗頫水。

頫、說文作洯。云古文作頫。說文之所稱古文者。謂馬鄭等所傳者。

晉玉几。

說文。瑻、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

在後之嗣。

馬本如此。云共也。晉人作侗。

成王崩。

馬本如此。注。安民立政曰成。晉人無成字。

四人迪弁。

馬本迪、青黑色也。晉人作蒧。從鄭王本也。鄭元云。青黑曰蒧。王肅云。蒧、亦黑色。

王三宿三祭三酢。

馬本酢、丁故反。莫侯反。說文。同字。亦作宅。晉人作咋。王肅亦以咋爲三奠侯。鄭云。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康王之誥小序

正義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

馬本如此。晉人無成王崩三字。

王若曰。

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敍。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呂刑

鴟義姦宄。

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

皇帝。

古文作君帝。孔頴達曰。君宜作皇。後又曰。君帝、帝堯。

折民惟刑。

馬鄭王皆音哲。馬云。智也。

于有邦有土。

馬本如此。于、於也。晉人作吁。

惟貨惟求。

馬云。有求、請賕也。晉人作來。

文侯之命小序

王賜晉文侯。

馬本如此。晉人王上有平字。賜作錫。

父義和。

馬云。能以義和諸侯。本作誼。鄭元讀義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費誓

東郊不開。

偽諸皆作開。馬本作闢。

秦誓

惟截截善諞言。

馬本如此。云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諞、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晉人作諞。音辨。

尚書註考序

案尚書註考一卷。明陳泰交撰。朱彝尊經義考載陳氏泰來尚書註考一卷。註曰未見。又註。泰來、字長水、平湖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案明吳永芳嘉興府志。載陳泰交、字同倩。萬歷中國子監生。所著有尚書註考。與經義考迥異。然經義考引項皐謨之說。稱同倩治尚書作注考云云。則泰來見其書。課以泰交爲泰來審矣。其書皆考訂蔡沈書傳之訛。謂有引經註經不照應者三條。又有同字異解者三百二十三條。皆直錄註語。不加論斷。其同字異解者。一字或有數義。抉摘未免過嚴。其不照應三條。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爲證。曰若稽古帝堯。引越若來爲證。德懋懋官。引時乃功懋哉爲證。則前後照相矛盾。誠爲蔡氏之疏略矣。馬明衡尚書疑義、袁仁栝蔡編、頗以典制名物補正蔡傳之闕誤。泰交此書。則惟校讎于訓詁之間。而所謂訓詁異詞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博援古義。證以古文。故爲少遜于二家。然釋字釋義二者相資。均謂之有功蔡傳可也。乾隆五十年十月校。

我高皇帝明經比士。詔用古註疏。不知罷于何年。豈自文皇帝纂修大全後乎。大全首經文。次傳註。後附諸說。意深遠矣。累朝申飭中外。若曰宗是者始得錄第。棘闈告竣。宗者舊。變通其說者亦售。太抵宗註之文善守。離註之文善攻。守多發明。然沿迹而識嚴。攻多辨駁。每師心而閔畔。柄文者昕夕繙校。或方脈倦。偶得才氣稜稜。超軼尋常。雖出入于傳註。意其人必抗懷任學者乍而喜。倏而疑。既而憐拔之。具一種人物。供王國用。是將羶激其未試。而非作楷其見在也。學者逸蕩爲神奇。爲捷徑。爲宗匠。誤矣。師友以是辨之。父兄以是督之。不啻諄諄哉。余兼陳同倩治尚書。促膝問難。希抉蔡先生仲默之精。不負古壁之發。而同倩復編註考一帙。與同志宗守敬廉明詔。其嘉惠豈小補耶。倩如考之。同字異解也。引經注經而不照應也。其真鐵板與。其似一定不變者與。家嚴貞元君嘗謂余曰。汝知鐵板書經乎。冀在都下。遇一建陽友人。言閩境之山有鐵板洞。仲默先生隱居洞中。註書畢日始出。故云然。他年按蹟問奇。博一勝遊。徐徐表識蔡先生讀書處。其樂何如。玆願高明永宗如鐵板。則余借引之意明。萬歷己亥長至日。項皐謨識。

尚書註考

明　陳泰交撰

引經註經。不照應者三條。

曰若稽古帝堯。訓。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亦此例也。越若來。訓。古語辭。言召公稽古帝堯七稽疑其儕我古人之德。訓。稽、考也。若稽田。訓。稽、治也。

欽明文思。訓。欽、恭敬也。欽厥正。訓。欽者、謹非攸欽。

欽明文思。訓。明、通明也。克明俊德。訓。明、明之也。天明畏。訓。明者顯其著。

讒說與否也。方施象刑惟明。訓。明者言其刑罰當畢。可以垂服乎人也。視曰明。訓。明者無不見也。時乃大明服。訓。明者、明其罰公明保予沖子。訓。明者顯明之也。明禋。訓。明潔。明清于單辭。訓。明者無一毫之蔽。

欽明文思。訓。文、文章也。乃武乃文。訓。白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文子文孫。訓。文、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

允恭克讓。訓。克、能也。克紹乃辟于先王。訓。克者、責望必能之辭。二曰剛克。訓。克、治也。曰克。訓。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

光被四表。被孟豬。訓。被、及。西被于流沙。訓。被、覆也。

光被四表。訓。光、顯。以近大子之光。訓。光者、道德光華也。

格于上下。歸格于藝祖。七旬有苗格。格爾衆庶。庶格人。庶有格命。訓。格、至也。格汝舜。訓。格、正也。納格非心之格。其有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祖考來格。訓。格、神之格。惟先格王。訓。格、正也。格則承之。訓。格、來。格于上下。訓。格、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

能格知天命。訓。格、格物之格。天喜平格。訓。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

格于上下。訓。上天下地也。上下草木鳥獸。訓。上下、山林澤藪也。遂于上下。訓。上天下民也。下管鼗鼓。訓。下、堂下之樂也。汝何生在上。訓。上、天也。

平章百姓。平秩東作。訓。平、均。地平天成。訓。水土治曰平。天錫平格。訓。坦然無私之謂平。平邦國。訓。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

平章百姓。訓。章、明。五服五章哉。訓。章、顯也。

黎民。訓。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乃命重黎。訓。黎、高陽之後。

於變時雍。女于時。惟時懋哉。惟時若。若不在時。惟帝時舉。時日曷喪。予惟時其遵。是也。動惟厥時。訓。時、時措之宜也。協時月正日。訓。時謂四時。曰時。訓。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

至于旬時。訓。時、三月。

乃命羲和。乃反商政。訓。乃者、繼事之辭。乃言底可績。訓。乃、汝。政乃乂。訓。乃者、難辭也。

欽若昊天。時咨若時登庸。蓍亦允若。若有恆性。非天攸若。約知厥若。前代時若。訓。若、順也。時若于工。訓。若、順其理而治之也。若否。訓。若者如我之意。

歷象日月星辰。訓。象、所以觀天之器。象徵。訓。象、擬異母弟名。象以典刑。訓。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予欲觀古人之象。訓。象、像也。

厤象日月訓日陽精月陰精協時月正日訓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日號泣于旻天訓日非一日也二曰月三曰日訓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

宅嵎夷徐嵩宅訓宅居也三有宅訓宅以位言

寅賓出日訓寅敬也夙夜惟寅訓寅敬畏也嚴恭寅畏訓寅即欽順

寅賓訓寅禮接之如賓客也旅于四門訓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七月宿訓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作賓于王家訓賓以客禮遇之也賓稱奉上訓賓諸侯也

平秩東作訓秩序紫望秩于山川訓秩者牲帛祝號之次第汝作秩宗訓秩敘也天秩有禮訓秩者尊卑貴賤等級之品秩也

平秩東作訓作起也大陸既作訓作者言可耕治盤庚作訓作起而將遷之辭作我見王訓作興起也洚水警予訓作起也

下作濕訓作爲也用作凶訓作動作也

以殷仲春訓殷中也九江孔殷訓殷正也王肅稱殷禮訓殷盛也

申命羲叔訓申重也申誥郊圻訓申云者申明之也

以正仲夏訓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以正仲冬訓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位也閔或方命圮族訓族類也罪人以族訓族親族也官伯族姓訓族同族也

于予正訓正政將有大正于商訓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一曰正直訓正者無邪惟正是人之訓正九載績用勿成訓載年也熙帝之載祇敘見瞽瞍訓敘事也敘采采訓敘行也乃唐敘歌訓敘成也既敘

禹錫玄圭訓錫與禹錫元圭訓錫與師錫之錫同天乃錫禹訓錫賜也橘柚錫貢訓錫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非錫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帝曰俞予聞訓俞應許之詞俞汝往哉訓俞者然其舉也

庸哉王惟庸罔念聞訓庸常也

庸子朱罔非天胤訓胤嗣也胤征胤之舞衣訓胤國名

啓明啓乃心訓啓開也啓呱呱訓啓泣之子

曁咨若予采哉采訓采事以五采訓采者青黃赤白黑也百里采訓采者鄉大夫邑地

吁嚚訟可乎訓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吁咸若時訓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

驩兜曰都訓都者歎美之辭舉陶曰都訓都者舉陶美其問也簡恤爾都訓都者國之都鄙也

帝曰俞予聞如何訓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吁如何訓如何者舉陶問其攸攸者何如何如也

皐陶曰俞如何訓如何者舉陶問其攸攸者何如也

帝曰俞予聞如何訓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吁如何訓如何者舉陶問其攸攸者何如何如也

皐陶曰都訓都者歎美之辭舉陶美其問也簡恤爾都訓都者國之都鄙也

吁嚚訟可乎訓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吁咸若時訓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

驩兜曰都訓都者歎美之辭舉陶曰都訓都者舉陶美其問也簡恤爾都訓都者國之都鄙也

方鳩僝功訓方且方行天下訓方四方也

咨四岳訓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者也乃日覲四岳訓四岳四方之諸侯內有百揆四岳訓曰岳總其方岳者

洪水方割訓割害也割正夏訓割斷也率割夏邑訓割剝割夏邑之割

蕩蕩懷山訓蕩蕩廣貌王道蕩蕩訓蕩蕩廣遠也

懷山訓懷包其山面也邦之榮懷訓懷安也

襄陵訓襄駕出其上也賛襄哉訓襄成也

有能俾乂訓俾使罔不率俾訓俾厥酋曰從也

有能俾乂訓乂治也從作乂訓乂修理也

僉曰於鯀哉訓僉皆也僉曰伯禹訓僉皆也四岳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僉曰伯禹作司空訓僉皆也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

咨四岳訓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者也乃日覲四岳訓四岳四方之諸侯內有百揆四岳訓曰岳總其方岳者

洪水方割訓割害也割正夏訓割斷也率割夏邑訓割剝割夏邑之割

蕩蕩懷山訓蕩蕩廣貌王道蕩蕩訓蕩蕩廣遠也

懷山訓懷包其山面也邦之榮懷訓懷安也

襄陵訓襄駕出其上也賛襄哉訓襄成也

有能俾乂訓俾使罔不率俾訓俾厥酋曰從也

有能俾乂訓乂治也從作乂訓乂修理也

僉曰於鯀哉訓僉皆也僉曰伯禹作司空訓僉皆也四岳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僉曰伯禹訓僉皆也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

咨四岳訓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者也乃日覲四岳訓四岳四方之諸侯內有百揆四岳訓曰岳總其方岳者

洪水方割訓割害也割正夏訓割斷也率割夏邑訓割剝割夏邑之割

蕩蕩懷山訓蕩蕩廣貌王道蕩蕩訓蕩蕩廣遠也

懷山訓懷包其山面也邦之榮懷訓懷安也

襄陵訓襄駕出其上也賛襄哉訓襄成也

有能俾乂訓俾使罔不率俾訓俾厥酋曰從也

有能俾乂訓乂治也從作乂訓乂修理也

僉曰於鯀哉訓僉皆也僉曰伯禹作司空訓僉皆也四岳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僉曰伯禹訓僉皆也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

咨四岳訓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者也乃日覲四岳訓四岳四方之諸侯內有百揆四岳訓曰岳總其方岳者

洪水方割訓割害也割正夏訓割斷也率割夏邑訓割剝割夏邑之割

蕩蕩懷山訓蕩蕩廣貌王道蕩蕩訓蕩蕩廣遠也

懷山訓懷包其山面也邦之榮懷訓懷安也

襄陵訓襄駕出其上也賛襄哉訓襄成也

有能俾乂訓俾使罔不率俾訓俾厥酋曰從也

有能俾乂訓乂治也從作乂訓乂修理也

僉曰於鯀哉訓僉皆也僉曰伯禹作司空訓僉皆也四岳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僉曰伯禹訓僉皆也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

師錫帝訓錫與禹錫元圭訓錫與師錫之錫同天乃錫禹訓錫賜也橘柚錫貢訓錫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非錫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帝曰俞予聞訓俞應許之詞俞汝往哉訓俞者然其舉也

庸哉王惟庸罔念聞訓庸常也

庸子朱罔非天胤訓胤嗣也胤征胤之舞衣訓胤國名

啓明啓乃心訓啓開也啓呱呱訓啓泣之子

曁咨若予采哉采訓采事以五采訓采者青黃赤白黑也百里采訓采者鄉大夫邑地

吁嚚訟可乎訓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吁咸若時訓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

驩兜曰都訓都者歎美之辭舉陶曰都訓都者舉陶美其問也簡恤爾都訓都者國之都鄙也

師錫帝訓錫與禹錫元圭訓錫與師錫之錫同天乃錫禹訓錫賜也橘柚錫貢訓錫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非錫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帝曰俞予聞訓俞應許之詞俞汝往哉訓俞者然其舉也

庸哉王惟庸罔念聞訓庸常也

庸子朱罔非天胤訓胤嗣也胤征胤之舞衣訓胤國名

啓明啓乃心訓啓開也啓呱呱訓啓泣之子

曁咨若予采哉采訓采事以五采訓采者青黃赤白黑也百里采訓采者鄉大夫邑地

吁嚚訟可乎訓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吁咸若時訓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

驩兜曰都訓都者歎美之辭舉陶曰都訓都者舉陶美其問也簡恤爾都訓都者國之都鄙也

師錫帝訓錫與禹錫元圭訓錫與師錫之錫同天乃錫禹訓錫賜也橘柚錫貢訓錫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非錫貢之常也九江納錫訓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帝曰俞予聞訓俞應許之詞俞汝往哉訓俞者然其舉也

庸哉王惟庸罔念聞訓庸常也

庸子朱罔非天胤訓胤嗣也胤征胤之舞衣訓胤國名

啓明啓乃心訓啓開也啓呱呱訓啓泣之子

曁咨若予采哉采訓采事以五采訓采者青黃赤白黑也百里采訓采者鄉大夫邑地

吁嚚訟可乎訓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吁咸若時訓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

驩兜曰都訓都者歎美之辭舉陶曰都訓都者舉陶美其問也簡恤爾都訓都者國之都鄙也

嬀汭。訓水北曰汭。澮屬渭汭。訓汭、水名。

欽哉。訓。堯戒二女之辭。欽哉。愼乃有位。訓。欽哉、言不可不謹也。

重華。訓。舜、光華也。華玉仍儿。訓。華、彩色也。

重華協于帝。協于克一。相協厥居。訓。協、合也。畢協賞罰。訓。協、和也。

重華協于帝。惟帝其難之。訓。帝、謂堯也。祇承于帝。帝初于歷山。訓。帝謂舜。

濬哲文明。明作哲。蓋四人迭哲。訓。哲、智。知人則哲。訓。哲、智之明也。弗詢哲。訓。哲者、明哲也。

玄德升聞。訓。玄、幽潛也。厥篚玄纖縞。訓。玄、赤黑色幣也。

五典克從。言曰從。訓。從、順也。惟衡既從。訓。從者、從其道也。濬沮既從。

納于百揆。訓。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內有百揆四岳。訓。百揆、無所不總者。

四門穆穆。訓。穆穆、和之至也。旁作穆穆。訓。穆穆、和敬也。亦則以穆穆。

和敬之容也。

當雨弗迷。訓。迷、錯也。昏迷不悲。訓。迷、惑也。政乃不迷。訓。迷、錯謬也。

乃言底可績三邦底貢厥名。底愼財賦。乃底滅亡。我祖底遂陳于上。底天之罰。訓。底、至也。

汝陟帝位。陟方乃死。陟禹之迹。訓。陟、升也。故殷禮陟配天。惟新陟王。訓。陟、升遐也。

在璿璣。訓。璣、機也。玄繼璣組。訓。璣、珠不圓者。

玉衡。訓。衡、橫也。不惠阿衡。訓。衡、平也。

肆類于上帝。訓。肆、遂也。肆台小子。肆予小子發。肆予告我友邦君。訓。肆、故也。

肆敎。淫酗肆虐。訓。肆、縱也。昏棄厥肆祀。訓。肆、陳也。肆哉。訓。肆、放也。

肆、與肆汝小子封同。肆其監于茲。訓。肆、大也。

顯于六宗。則禋于文王武王。訓。禋、精意以享也。

禋于六宗。訓。宗、尊也。汝作秩宗。訓。宗、祖廟也。惇宗將禮。訓。宗、功宗之宗也。江漢朝宗。訓。宗、水所歸也。

望于山川。訓。望而祭之。故曰望。柴望秩于山川。訓。望、望秩以祀山川。惟二月既望。訓。日月相望、謂之望。

輯五瑞。訓。輯、斂。輯寧爾邦家。訓。輯、和。

班瑞于羣后。訓。班、頒同。班師振旅。訓。班、還。

敷奏以言。訓。敷、陳。禹敷土。訓。敷、分也。敬敷五教。篠鴻既敷。敷賁。訓。敷、布。敷求哲人。訓。敷、遍也。敷重蔑席。訓。

敷、設。

肇十有二州。肇我邦于有夏。訓。肇、始也。肇牽車牛。訓。肇、敏。

封十有二山。訓。封、表也。小子封。訓。封、康叔名。

怙終賊刑。訓。終、謂再犯。乃有大罪非終。訓。終、故犯。

怙終賊刑。訓。賊、殺也。寇賊姦宄。訓。殺人曰賊。

欽哉。訓。堯戒二女之辭。欽哉。愼乃有位。訓。欽哉、言不可不謹也。

重華。訓。舜、光華也。華玉仍儿。訓。華、彩色也。

重華協于帝。協于克一。相協厥居。訓。協、合也。畢協賞罰。訓。協、和也。

重華協于帝。惟帝其難之。訓。帝、謂堯也。祇承于帝。帝初于歷山。訓。帝謂舜。

濬哲文明。明作哲。蓋四人迭哲。訓。哲、智。知人則哲。訓。哲、智之明也。弗詢哲。訓。哲者、明哲也。

玄德升聞。訓。玄、幽潛也。厥篚玄纖縞。訓。玄、赤黑色幣也。

五典克從。言曰從。訓。從、順也。惟衡既從。訓。從者、從其道也。濬沮既從。

納于百揆。訓。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內有百揆四岳。訓。百揆、無所不總者。

四門穆穆。訓。穆穆、和之至也。旁作穆穆。訓。穆穆、和敬也。亦則以穆穆。

和敬之容也。

當雨弗迷。訓。迷、錯也。昏迷不悲。訓。迷、惑也。政乃不迷。訓。迷、錯謬也。

乃言底可績三邦底貢厥名。底愼財賦。乃底滅亡。我祖底遂陳于上。底天之罰。訓。底、至也。

汝陟帝位。陟方乃死。陟禹之迹。訓。陟、升也。故殷禮陟配天。惟新陟王。訓。陟、升遐也。

盛大之意。予懋乃德之懋。

汝后稷。烝后濟。玉几。訓。后、君也。后式典集。訓。后、後王也。

在璿璣。訓。璣、機也。玄繼璣組。訓。璣、珠不圓者。

播時百穀。暨稷播種。訓。播、布。播奏黎老。訓。播、放也。

玉衡。訓。衡、橫也。不惠阿衡。訓。衡、平也。

五品不遜。乃汝盡遜。訓。遜、順也。惟學遜志。訓。遜、謙抑也。

肆類于上帝。訓。肆、遂也。肆台小子。肆予小子發。肆予告我友邦君。訓。肆、故也。肆、肆也。惟德允元。訓。肆、今也。告爰

肆敎。淫酗肆虐。訓。肆、縱也。昏棄厥肆祀。訓。肆、陳也。肆哉。訓。肆、放也。肆、與肆汝小子封同。肆其監于茲。訓。肆、大也。

汝作司徒。訓。司徒、掌教之官。牧誓。訓。司徒主民。治徒旅之政令。洪範。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

敬敷五教。訓。敬、敬其事也。敬哉有土。訓。敬、心無所慢也。先王惟時懋敬。訓。敬、即克敬惟親之敬。

蠻夷猾夏。訓。夏、明而大也。夏書。訓。夏、禹有天下之號。

寇賊姦宄。訓。刼人曰寇。司寇掌邦禁。訓。掌行攻刼曰寇。

汝作士。訓。士、理官也。見士于周。訓。士、說文曰事也。

舜生三十徵庸。訓。徵、召也。朋徵定保。八載十有二徵。訓。徵、驗。

文命。訓。命、教。用懌先王受命。訓。命、天命也。

后克艱厥后。奏庶艱食。訓。艱、難也。厥惟艱哉。訓。艱者、饑寒之艱。

嘉言罔攸伏。受王嘉師。訓。嘉、善。嘉錫殷邦。訓。嘉、美。
帝德廣運。訓。廣者、大而無外。齊聖廣淵。訓。廣、言其大。
乃聖乃神。訓。自其大而化之而言。謂之聖。容作聖。齊聖廣淵。訓。聖、通明。
祗有四海。訓。祗、盡也。王來自奄。訓。奄、不知所在。
惠迪吉。訓。迪、道也。爾尚迪果毅。四人迪哲。訓。迪、蹈。矧今民罔迪。訓。迪、即迪吉康之迪。不克終日。勚于帝之
迪。訓。迪、啓迪也。
罔淫于樂。時謂淫風。則其無淫。訓。淫、過也。今惟淫舍牿牛馬。訓。淫、大也。
疑謀勿成。訓。謀、圖爲也。弗詢之謀。訓。謀、度也。爾有嘉謀。訓。言切于事謂之謀。
四夷來王。訓。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王若曰孟侯。訓。王、武王也。王若曰。嗚呼君牙。訓。王、稱王也。以爲天下
王。訓。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
九功惟敘。訓。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天敘有典。訓。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敘也。各以其敘。訓。敘者、應節候也。誕敢紀其敘。訓。敘、緒。篤敘乃正父。訓。敘者先後之不紊。乃承敘
萬年。訓。敘、教條次第也。
九敘惟歌。訓。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帝庸作歌。訓。歌、詩歌也。
驩之用威。自我民明威。訓。威、古文作畏。威侮五行。訓。威、暴殄之也。威克厥愛。訓。威者、嚴明之謂。自亂于威
儀。訓。威者、有威可畏。非泛于威。訓。威、權勢也。
六府。訓。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惟府辜功。訓。府、聚也。
三事。訓。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故一人有事。訓。事、征伐會同之類。作三事。訓。以職言。故曰事。
毖期倦于勤。訓。九十曰耄。百年曰耋。耄、老而昏亂之稱。
耄期。訓。百年曰期。期于予治。訓。期、先事取必之謂。
皐陶邁種德。訓。邁、勇往力行之意。于惟克邁乃訓。訓、邁、行也。
念茲在茲。訓。茲、指皐陶也。嗣王其監于茲。若時其監于茲。訓。茲者、指上文而言。邇可遠在茲。允懷于茲。茲
惟后矣。訓。茲者、此也。
儀。訓。威者、有威可畏。非泛于威。訓。威、權勢也。
罔或干予正。訓。干、犯。舞干羽于兩階。比爾于。訓。干、楯。
以弼五教。訓。弼、輔也。承弼厥辟。訓。弼者、正救之也。
臨下以簡。訓。簡、簡者不煩之謂。簡賢附勢。訓。簡、略也。惟簡在上帝之心。訓。簡、閱也。克以爾多方簡。訓。簡、擇也。
五辭簡孚。訓。簡、核其實也。簡恤爾都。訓。簡者、簡閱其士。
罰弗及嗣。訓。嗣、子孫。嗣爾殷庶。訓。嗣、續。
賞延于世。訓。延、遠及也。延入翼室。訓。延、引也。
貴延于世。訓。世嗣皆謂子孫。用殄厥世。訓。世者、世數之天下也。世選爾勞。訓。世、非一世也。官人以世。訓。世、
惟楚惟康。訓。惟楚所以審其事之終。惟時惟幾。訓。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

臣哉。訓臣以人言。臣妾逋逃。訓男曰臣。
鄰哉。訓鄰、左右輔弼也。郭鄰。訓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予欲左右有民。訓左右者、輔翼也。左右惟其人。訓左右者、輔弼大臣。
則有物有則之則。
綸。訓綸、鄭氏簡作箘。箘、厥貢璣綸。訓綸、細葛也。
予違汝弼。訓違、戾也。違、背違也。違之俾不達。訓違、背違之也。
格則承之。訓承、廸也。廸不惟民之承。訓承、敬也。乃承敍萬年。訓承、受也。承弼厥辟。訓承、承順之謂。
無若丹朱。訓丹、朱之國名也。礪砥砮丹。訓丹、丹砂也。
辛壬癸甲。訓四日也。甲于內亂。訓甲、始也。
惟荒度土功。訓荒、大也。荒服。訓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內作色荒。訓荒、荒者迷亂之謂。非予自荒茲德。無荒
逸豫滅厥德。訓豫、樂也。豫恆煥若。訓豫、怠。
失厥命。訓荒、廢也。百年荒。訓荒、亡也。
耿弊。訓考、弊也。不率大戛。訓戛、違也。
撫掎。訓掎、衛也。擊石拊石。訓輕擊曰拊。
下管鼗鼓。訓管、樂周禮所謂陰竹之管。致辟管敔。訓管、簫。
予擊石。訓石、磬也。關石和鈞。訓百二十斤爲石。
熊羆。訓羆、如熊而黃白文。
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是之謂尹。
率作興事。訓率、總率也。予其子孫弗率。率乃祖考。攸行俾率先王。
鼠陶拜手稽首。訓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周公拜手稽首。訓拜手稽首者、周公道使之禮也。
禹貢。訓下之所供。謂之貢。厥貢漆絲。訓貢者、下獻其土所有于上也。獨無以劍冒貢。訓貢、進也。
既修太原。訓修、因緣之功而修之也。簡厥修。訓修、謂其職業。
浮于濟漯。訓舟行水曰浮。鮮以不浮于天時。訓浮之言勝也。惟受罪浮于桀。訓浮、過。
暨沮會同。訓同、同者、合而一也。澧水攸同。訓同者、同于渭也。上宗奉同瑁。訓同、會名。
海濱廣斥。訓濱、涯也。泗濱。訓濱、水旁也。
蠻夷既略。訓略、經略。爲之討畧以遏亂略。訓略、謀略也。
草木漸包。訓包、叢生也。厥包橘柚。訓包、裹也。
礪砥砮丹。訓礪、以麤礪爲砥。礪乃鋒刃。訓礪、磨也。
蔡蒙旅平。訓蔡山曰旅。亞旅。訓旅、衆也。尹旅。訓旅、衆大夫也。
蔡蒙。訓二山名。二百里蔡。訓蔡、放也。蔡仲之命。訓蔡、國名。
涇屬渭汭。訓屬、連屬也。墨罰之屬。訓屬、類也。

弱水既西。訓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無弱孤。訓弱者、少之也。六曰弱。訓弱者、柔之過也。
成則三壞。訓則、品節之也。有典有則。訓則、猶周之八則。則其無淫。時人丕則有愆。訓則、法也。式和民則。訓則、有物有則之則。
五百里甸服。訓甸、治也。奄甸萬姓。訓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五百里綏服。克綏厥猷。訓綏、安也。我先后綏乃祖乃父。訓綏、懷來之意。
甘誓。訓甘、地名。甘酒嗜音。訓甘嗜皆無厭也。
威侮五行。訓侮、輕忽之也。取亂侮亡。訓侮、說文曰傷也。
有窮后羿。訓羿、國名。綏以康窮。訓窮、困之極也。
御其母以從。訓御、侍也。北侍御僕從。訓御、御車御之官。御王命。訓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逸豫滅厥德。訓豫、樂也。豫恆煥若。訓豫、怠。
皇祖有訓。惟皇上帝。皇后憑玉几。張皇六師。訓皇、大。皇建其有極。訓皇、君。無皇曰我皇多有之。訓皇、王通。
予視天下。訓予、五子自謂也。萬姓仇予。訓仇予之于、指太康也。
亂其紀綱。訓小者爲紀。既歷三紀。訓十二年曰紀。
峻宇雕牆。訓雕、繪飾也。雕玉仍几。訓雕、刻鏤也。
和鈞和率也。惟和惟一。訓和者、可否相濟。和恆四方。訓和者、使不乖也。和之弓。訓和、右之巧工。
明徵定保。昔先正保衡。保釐東郊。訓保、安也。保受王威命。訓保者、保而弗失。公明保予冲子。訓保、保佑之也。太保。訓保者、保其身體。
官師相規。畔官訓官。以賦言。惟官。訓官、威勢也。官伯族姓。訓官、典獄之官也。
畔官離次。訓次、位也。王次于河朔。訓次、止也。勿庸以次汝封。訓汝次舍之次。
弗集于房。訓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后式典集。訓集、和也。不集于享。訓集、萃也。
舉將天罰。訓將、行也。惇宗將禮。迪將其後。訓將、大也。
天道逸德。罔有逸言。訓逸、過。上帝引逸。訓逸、安也。拙謀作乃逸。訓逸、過失也。逸欲有邦。訓逸、逸豫也。
奉若天命。訓天者、典常之所自出。矯誣上天。訓天以形體言。天乃錫禹。訓天以理言也。宏于天。訓天者、理之所從出。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訓自其徧被言之。謂之天。
式商受命。惟說式克欽承。式爾后式典集。天惟式教我。訓式、用也。式敷民德。訓式、式子孫。訓其成式。訓式、法也。式商容閭。訓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用爽厥師。訓爽、丕顯。時甲子昧爽。訓爽、明。故有爽德。訓爽、失也。
乃葛伯。訓伯、爵也。越庶伯君子。訓伯、長也。官伯族姓。訓伯、諸侯也。
后來其蘇。訓蘇、更生也。蘇公。訓蘇、國名。

不殖貨利。訓殖、聚也。兆民允殖。訓殖、生也。
以義制事。訓義者、心之裁制。典厥義。訓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謂。同德度義。訓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
宜也。王義嗣德。用其義利。訓義、宜也。惟德惟義。訓義者、理之宜也。
以禮制心。訓禮者、理之節文。縱敗禮。訓禮、就身言之也。修其禮物。訓禮、典禮。
克殺厥獻。爾惟躬修厥猷。訓猷、道也。汝猷劃乃心。告若乃猷裕。訓猷、謀。凡厥庶民有猷。訓有猷、有謀慮者。
王若曰猷。訓猷、發語辭。爾有嘉謀嘉猷。訓言合于道謂之猷。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訓神后、后土也。予念我先神后。訓神后、先王也。
上天孚佑下民。作周孚先。訓孚、信也。五辭簡孚。訓孚、無可疑也。
天命弗僭。惟吉凶不僭。曰僭恆暘若。訓僭、差也。民用僭忒。訓僭、踰也。
賁若草木。訓賁、文之蕃也。敷賁。訓賁、飾也。用宏茲賁。訓宏、賁、皆大也。
茲朕末小子。其能迪知厥德。用保乂厥辟。訓乂、治也。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訓逾、越也。
王若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訓所、處也。
相時儉民。訓相、視也。予其懋簡相爾。訓相、爾雅曰導也。
嗚呼。小民也。立政用儉人。訓儉人、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
伊尹祠于先王。訓先王、湯也。惟先王建邦。訓先王、后稷。先王既勤用。訓先王、文王武王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辭。訓保、安也。
嗚呼。其在受德。訓受、紂諡也。四伐五伐。訓伐、擊刺也。
嗚呼。繼自今我嗣王。訓嗣王、成王也。予敢勤用非罰。訓勤、勞也。敢不敬也。敢恭生生。訓敢、勇也。敢對揚天子。訓敢者、自信無懼之辭。
誕保文武受民。亂辭。訓誕、大也。
誕淫厥泆。訓泆、逸也。罔尸厥辟。訓辟、君也。
嗚呼。繼自今立政。訓立政、始辭也。三公非始于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也。
立愛惟親。訓立、植也。立太師太傅。訓立、始辭也。
予丕克羞爾尚克羞饋祀。訓羞、養也。我既羞告爾。使羞其行。訓羞、進也。
三風。訓風、風化也。詩乃風。訓風、風教也。
其刑墨。訓墨、墨刑也。墨辟疑赦。訓墨、劉頴而湟之也。
具訓于蒙士。訓具、計悉也。具乃貝玉。訓具、多取而備有之謂。
自周有終。訓周、忠信也。雖有周親。訓周、至也。周書。訓周文王國號。王朝步自周。訓周、鎬京也。
而憝過不及之差者也。
先王昧爽。訓昧、晦。時甲子昧爽。訓昧、冥。
丕顯。訓顯、亦明也。惟良顯哉。訓顯以名言。
往省括于庶。訓括、檢也。括于庶。訓括、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訓括、盡也。罔無疆大慝。訓慝、歷數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訓冕、冠也。冕執銳。訓冕、大夫服。弔由鑒。訓弔、至。無敢不弔。訓弔、精至也。大誥弗弔。訓弔、恤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訓奉、迎也。乃奉其恫。訓奉、承以匡乃辟。訓匡、正。匡其不及。訓匡、輔助也。
弗慮胡獲。訓胡、何也。小子胡。訓胡、仲名。
敢對揚天子。訓對者、對以己。對揚文武之光命。訓對、答。
一人元良。訓一人者、萬邦之儀。表能念予一人。訓一人、武王也。
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訓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惟民自速辜。訓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一人元良。訓元、大。良、善。劓殄元良。訓元良、微子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訓奉、迎也。乃奉其恫。訓奉、承。
一人元良。訓一人者、終始如一。協于克一。訓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
弗慮胡獲。訓胡、何也。小子胡。訓胡、仲名。
一人元良。訓一人者、萬邦之儀。表能念予一人。訓一人、武王也。主善爲師。訓善者德之實行。慮善以動。訓善者當乎理也。
一人元良。訓元、大。良、善。劓殄元良。訓元良、微子也。
一人元良。訓良、善。惟良顯哉。訓良以德言。進厥良。訓良、謂其行義。
徵子笞子。訓子、爵也。朕復子明辟。考朕昭子刑。訓子、親之。
越我御事庶士。越厥臣士于先王。訓越、及也。殺越人于貨。訓越、顚越也。
徵子。訓徵、國名。紊徵。訓徵在巴蜀。
越我御事。訓御事、治事者。越自乃御事。訓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萬邦以貞。厥賦貞。百度惟貞。訓貞、正也。曰貞。訓內卦爲貞。我二人共貞。訓貞、猶當也。

受有臣億萬訓百萬曰億公其以予萬億年訓十萬曰億
郊社不修訓郊所以祭天也王出郊魯人三郊三遂訓國外曰郊
今商王受訓受紂名也保受王威命訓受者受而無拒相我受民訓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受之于天受
之于祖宗
惟予小子無良訓無良猶言無善也惟予一人無良訓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
牧誓訓司空主土治險辟以營軍洪範訓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
牧誓師氏訓以兵守門者顧命師氏訓大夫官
徹虞訓虞彭在西北虞弓一訓虞黑也
乃止齊焉訓齊齊整也克齊聖廣淵訓齊肅也
非天受命訓成命謂商之定命也王厥有成命訓成命天之成命也
爰偷敉歲訓敉敗偉我有周無斁訓斁厭也
貌曰恭訓恭肅敬也嚴恭寅畏訓恭則謹抑
一曰歲訓歲者序四時也烝祭歲訓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
畏高明訓高明位之尊顯者也高明柔克訓高明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
既富方穀訓富饒之也二曰富訓富者有廩祿也惟食
無反無側訓反倍常也弗惟反訓反者合出不可行而逆之謂惟乾于富訓富賄賂也
無反無側訓側不正也便辟側媚訓側者姦邪
彊弗友訓友順乃有友朋厥子訓友以喻四國
作內吉訓內謂祭祀爭事惟內訓內女謁也
二曰疾訓疾身不安疾大漸訓疾言曰疾
志以道事訓道事所當由之理也論道經邦訓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也同底于道訓道者致治之
道也
穆卜訓敬而有和意乃稽考文王訓穆敬也
公曰體訓體兆之體也雖有體要訓體完具而已之謂體
公將不利于孺子訓孺子稚子也
天詰弗弔訓詰責弗弔未詳蓋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
予其殺訓其者未定辭也曷其奈何勿敬訓其語辭其丕能誠于小民上下勤恤其曰訓其期之辭也則
其無淫訓其指文王而言
汝若恆越訓恆常也和恆四方訓恆者使可久也政貴有恆訓對暫之謂恆
王啓監訓監三監之監若茲監訓監視也弗走臣我監訓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
懷爲夾訓夾近也爾曷不夾介訓夾輔之夾
惟三月哉生魄訓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訓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
月也
面稽天若訓面鄉也大略在賓階面訓面南嚮也
王敬作所訓所處所也所其無逸訓所猶處所也
仲來以圖訓圖略之地圖也洪惟圖天之命訓圖謀也
享多儀訓儀禮自亂于威儀訓儀者有儀可象
王命予來訓來洛邑也惟來訓來于詩也
乃單文祖德訓單殫也丕單稱德訓單盡也
乃非民攸訓訓法猶言訓告訓誡子孫訓其成式訓訓順
不克開于民之麗訓麗猶日月麗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于土依于衣食之類冀聽陳教訓
麗依也匪察于獄之詞訓麗附也
閩乃尚寧幹止訓幹事蚌乃損幹訓旁曰幹
爾尚不忌于凶德訓忌畏也未就予忌訓忌疾

麻冕彤裳。訓彤、縓也。彤弓一。訓彤、赤。
畢公衛侯。訓畢、衛毛、皆國名。畢協賞罰。訓畢、
盡。

尚書辨解

郝敬著

京山郝敬著

讀書

三代以前墳典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心通其義者七十人是時天下學士大夫博學道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之季年文勝世運然也浸淫至于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百轉相傳習徑竇遂多荒宕隱怪縱橫飛箝種種異說雲興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說其辨以相高而六經之言被其薄蝕眞贋始混淆矣百家鼓吻而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畀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畀也故昔之僞言其多于七國與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闕黔首久愚目識一丁卽稱儒者相詭誦一經則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曩時僞編皆託塚中壁閒之藏鼠璞雜進笙竽不分至于今二千餘年承訛習迷蒙而不發亦爲不善辨矣

六經者百氏之根柢經術不明如五穀種雜而苗滅裂以報轉相蕃息不復可簡別矣如後世之爲典爲考爲志爲略用力雖勤而源本不清無適不謬故書之有古文也春秋之有三傳也禮之有周禮也百家已引爲繩墨據爲根柢而庸詎知夫所謂編墨者之非根柢也自非卓識烏能鑑別

書辭淵塞詩語滇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逸響雅頌訓誥多周公制作雅頌明暢訓論結滇惹主于感者使人易曉主于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永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春容爾雅滇風習習然皆詩之爲言也然義理含蓄混沌未破至秦漢以後剖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惟有浮響而已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

堯典與禹貢其辭簡奧敘事樸直有體皋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反傷體有詭舒散反見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眞識者自能鑑之

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眞贋混淆語多孟浪煩簡不中節殆周秦間人杜撰今觀虞書一典千餘言括盡兩朝二百年盛事皋陶一謨僅七百言五臣弼主洪猷包羅殆盡非獨文字高簡亦由古人篤實尚行募辭竹詭泰喜記載繁雜自不能多子嘗謂虞書不容更有第三庸以其希實也據序虞書尚有十一篇偕亾則虞庭文辭之多何異秦漢不足信耳

禮記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子初不解所謂何獨書稱誣乎及詭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則書之可疑從來遠矣孟子距蒯書時纔百餘年簡經已不足盡信宜後世僞作愈甚也秦漢之際去古未遠殘編尚有存者故序中猶多眞目古文二十五篇閒有徵言要之非古人完璧矣

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因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僞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刪定之原籍然則棄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

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脈有分段有照應爲子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倣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邱阜爲小

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禹誥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

古聖文辭深典種密無痕如書與周易自是一種文年孔書極力摹倣而音節勻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楊雄作大玄擬易爻象腸胃俱嘔蕃分明逐篇文竿可迎刃而解王介甫朱元晦謂大誥難讀且須闕之今若不先理會金縢大誥如何可讀子讀書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讀易亦然諸公讀易幷序卦以爲無用況肯求尚書次第乎

讀易先讀序卦讀詩先讀古序書序無足觀先考其世代篇目詳其命篇本意乃讀其文辭條理血脈自然貫串朱子謂書難曉決無盡解之

理緣朱子凡事自末尋本讀書先看文字以爲
易簡直訣不先質其世代審其篇目得則爲儒
合不得則强世代從篇目强篇目從文字畢竟
不解解亦多誤如說金縢大誥直隔千山萬水
解詩亦然先解文字後安排題目焉得不盡改
古序解易亦然但執爻象都不理命序卦焉得
不疑序卦爲假講學亦然先窮盡天下事物然
後致知焉得不割補經傳
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
篇語多不曉夫既不達聖人之情焉能解聖人
之語反稱大誥難讀至欲闕之前輩識見如此
應知千古少讀書人
金縢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
印證周公何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誤于解金縢我
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于解金縢仲君
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千解
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大千古承
訛習而不察故讀得不可無識也
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縹霧烝涌騰
沓不可搏埴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半姿
清楚如舊石疑玉刻木肖花漸染嫵婉之氣古
言盤庚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
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
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填塞胸膈欲言不言口乍
讀結滯愈玩愈精彩後世文字嘹嘵淺迫逐
而來其于脩辭立誠之意慷然盡矣故尚書以
伏生二十八篇爲眞古文
二十八解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
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屈不暢快是古人眞意委婉周至
之盤礴也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眞意委婉周至

也含輝斂彩晶光自面而豔發氣若斷續而悠然
條暢舒散不用繩削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
生氣也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鬆泛邊幅整齊曉
然如得日月而行厚莊無復昧夾氣氳氣象詩
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若也故君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
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詰道可與論書
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苦較然豈千餘年來無一
識者以呂易贏久假不歸位附聖經攻之有投
鼠之忌如讀春秋明知五霸爲罪人以其依附
三王久重千發難是以其姑息養其姦賊也湯
武不弒君天下何時底定千古有相知湯武非
弒君者
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澀如官司行
移文字與民閒語夾緣俗語故難解蔡仲
等篇如今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
按文誥康誥有何俗語而以語俗人皆俗人明
敏反勝學士大夫學士大夫難解者俗人其能
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授皆裁成篇章頒布
必經聖人之字雖史官潤色亦本聖人口澤故
其言多淵懿而神理溢于辭章之外隱合于胸

臆胸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而視之深沈蒙晦
無迹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溫如春冷如秋
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紬繹其結噍咀其味恍然
見其心曲親炙其眉宇而聆其聲歎
言而能若是千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
三代以下儒秀之委靡多浮響意不切趣或先
賢記閣或後人假託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復人文字皆揀選材具一字一句疊砌而成古
人文字無邊齊無畔岸拍天駕海而來
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隱約有鬱蒼之氣正是

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
所以然而然也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即欲不如
此作不得六經皆夫子手訂及夫千自作亦是
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
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
千手筆亦是愚者可知大章因乎世運雖孔于
欲爲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
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二十八
篇眞足爲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
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駁駁欲方駕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達者迹其
所立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朱以清
利爲達正是齒牙喋喋不與精神命脈相關心
自心尚自辭如近代辭賦何有半語眞賢二十
八篇若康召等誥字字肝膽潑放簡策上後儒
尺病其詰屈不達朱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
諸傳獨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
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遜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
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
底誥作新民若保赤子唯命不于常等語篇內
自然渾合孔書取引語填補痕跡宛然
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記表記
緇衣多引周其語益記與孔書先復同出其所
引當世已無金文摹倣補綴非古之完璧也
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纘栗
而淵瑟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分也詩
既爾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
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幷列先
後文質倒置矣
孔書諸君辭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

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多後人按步倣效故其語勢編側如望中演棒四礙不得自由若眞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舒展眞贋功沽天地懸隔愚讀伏書二十八篇觀二帝同典五臣其謨益信古人制作精深按周書知周公無殺管叔事益信孔書爲妄作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秦誓眞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渾之味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奧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昧一一可思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尙不敢望秦書乃得與典謨并列眞是千古不平事

夫子刪定之季周室東遷已久典籍放佚計嘗日所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規模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詩比訓誥易于春記有樂官典守故多至三百餘篇具在書辭深奧故伏生所記止此假如二十五篇者雖多可不至遺忘亦眞與僞之別也

尚書篇目

尚上也上世帝王之書也按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授伏生名勝爲秦博士秦時禁書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聞伏生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侯文常掌故鼂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目如左當時有僞泰誓一篇并行合爲二十九篇皆以今文隸法傳寫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注尚書者出比伏生多二十五篇經皆古斷蚪文字遂稱伏生書爲今文尚書云

虞書二篇

堯典 皐陶謨第一卷

夏書二篇

禹貢 甘誓第二卷

商書五篇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第三卷

周書十九篇

牧誓 洪範第四卷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第五卷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第六卷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第七卷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第八卷

右四代書共二十有八篇帝漢伏生所按也

尚書辨解卷一

湖北藝文印書局京山郝氏家藏本

明京山郝敬著

虞書 書始于唐而稱虞者 堯典成于虞史也

堯典 典常也編謂之典言後世以爲常法也疇大學引此書稱帝典二帝月典其殊已久古之良史用意特慎唐虞首治聖神際會百有餘年堯立而舜相舜攝而堯老五臣同心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坤亨泰之運也故史臣合二帝爲一典序堯祖格于舜攝政之後序舜受終于堯未崩之前如易蒼載坤爲父母而奉陶一模亦包舉五臣如六子之效乾坤良會遇于古一時之盛非如後世史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之例也予云唐虞之際于斯爲盛正謂此耳至孔書割裂此義蓬蔽使讀書與古史制作之旨意不可不辨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曰史臣自言也若追撰之辭稽考也堯高達之稱帝號也放勳帝名堯德欽敬清明文謀安安自得天性不勉允能謙恭遜讓光輝被及四外遍于上下六合會爲一身即孔子所謂緣緣則天者也昭明其俊大之德如此格至也通也史臣謂堯德極四表上下動其本惟曰恭讓學者可以知稱堯之爲矣矣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言恭讓之化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九族謂同姓由身以上四世身以下四世身與九以家言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近而少故言生也萬邦天下之民多而遠故望之而其首緊然言堯以恭讓之德親愛其家人則家人和睦以均平變別其國人則國人無紊亂以協理調和萬邦則盡萬邦之黎民於平改變至是和雍也於歎美辭也道民風莫美于和人人親其親長而天下平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堯首治之君也天時首治之事也羲和二氏掌曆官昊廣大敬曆者紀時之書象者觀天之器辰時也謂日月行何二十日與日會而爲一月星有五緯二十八經及眾星紀時所以授民萬事所以興也故首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天道之次舍皆謂辰而日月所會則十有二辰也日月星辰節候由生曆以歷之象以像之敬記其時以授民萬事所以興也故首命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之日朱鳥昏見于南方也仲春二月春中也春分當陽氣正中故曰殷盛西時節候由生屬以歷之象以像之敬記其時以授民萬事所以興也故首命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天道親氣候之早晚察人物之變遷然後天時可定羲仲羲氏宅居也嵎夷東極地名日所出日暘谷就此考驗日景并爲定居也寅敬也賓迎也出日初出之日謂驗日初出景之長短也平均也秩序也東作者東方爲物生之鄉如立春春分發之類凡教民春作之事皆均序之以授民也日中謂春分晝夜平分晝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之日朱鳥昏見于南方也仲春二月春中也春分當陽氣正中故曰殷盛西時節候不差乃命日官分行四裔考日晷之參差親氣候之早晚察人物之變遷然後天時可定羲仲羲氏宅居也嵎夷東極地名日所出日暘谷就此考驗日景并爲定居也寅敬也賓迎也出日初出之日謂驗日初出景之長短也平均也秩序也東作者東方爲物生之鄉如立春春分發之類凡教民春作之事皆均序之以授民也日中謂春分晝夜平分晝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之日朱鳥昏見于南方也仲春二月春中也春分當陽氣正中故曰殷盛西時節候不差乃命日官分行四裔考日晷之參差親氣候之早晚察人物之變遷然後天時可定羲仲羲氏宅居也嵎夷東極地名日所出日暘谷就此考驗日景并爲定居也寅敬也賓迎也出日初出之日謂驗日初出景之長短也平均也秩序也東作者東方爲物生之鄉如立春春分發之類凡教民春作之事皆均序之以授民也日中謂春分晝夜平分晝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之日朱鳥昏見于南方也仲春二月春中也春分當陽氣正中故曰殷盛西時節序不差以四方日景驗初昏中星以定二至二分然後四時可推此命官之意歷象之要也厥民驗諸民也析者昏氣溫人民出作分析也鳥獸驗諸物也孳字通愛也尾交接也二十八宿環列隨天西轉每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兩亢氐房心尾其龍形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龜形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其虎形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鳥形故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星有定位而天旋不停天體北高南下北極本天中而斜倚在北南極沒入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各以時出昏見于南方日行與天行參差故春則見秋則隱北方玄武見冬則隱西方白虎見而夏秋冬各舉其中一宿以知一方火居南中虛居西中昴居北中鳥以七宿全形言火虛昴以中一宿言也春秋言昏旦者昏氣盛于日入之後旦氣盛于日出之前日入日出之間昏旦各半日行天一度每日行不及天者三百六十五分中之一百一十四分日之一百一十四分日之一爲二十五刻亦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差五年餘兩月而後五氣偏度始周故再閏而無餘分也 天者神氣之合大塊包地左旋左旋者自左歸右東出西入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環列爲體二十八宿旋轉即是天是天轉日月星皆逐天左轉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非天原有此度以日行所不及夜落後少許以天躔計之每日不一耳是爲一度每一日退天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退盡復遇天于初處是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也一歲之月與日會者十二次月行速日行遲每月行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其大略也月陰精遲緩每日行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一日退天十三度有零約二十七日退盡天一周復與天遇于初處又遲二日爲二十九日有奇乃遇遇日是爲一月也月與天會者大約一年凡十有二與天會者無用而暑者夜皆生于日天以三光爲用而月星辰皆宗日天爲元氣之統高級無極日爲天主故行不違于天而月以陰承陽故其行常卑于日而遲然而月之會天反疏者何也蓋天行甚速日月皆不能及其與天會皆退而遇之非能進前及之也非日月果退行也天進過處即成日月退處日退少故其遇遲月退十餘倍于日故遇敵速屬家以天爲東轉日月西行是以其退爲退也實以易理推之八卦之運皆始于東南終于西北故帝始出乎震終成乎艮自左歸右其理昭然氣機變動原自不齊假如天與日月星辰無少參差則不成造化祭義日陰陽長短終始相繼以致天下之和故天度必有零日行必少一度月不及日皆造化之自然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也咨嗟問也若猶宜也時是也問誰能宜是官也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子丹朱啟名皆嗣也朱堯子丹朱啟明通之義利口嚚訟爭所也嚚訟不忠信仁讓訟爭所也嚚訟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堯問誰宜任予事者驩兜臣名都歎美辭共工官名鳩斂也僝具也歎盛和總命四官也方斂聚眾功稱其歎幹也堯言其爲人也辯口善言用則行違類飾爲恭行卑淑天理不可用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主四方諸侯之事蓋一人領之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儀包也襄乘也陵邱陵言水漫山陵也浩天水連天也俾乂使也僉皆也鯀崇伯名嗚不然之辭方不行也圮敗也族類也縣爲人很愎自用事上不順與眾不和也异者驚異之辭試之乃可知也堯先知過諸臣遠矣

帝曰咨四

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古人自稱皆曰朕堯十六歲自唐侯爲天子即位改方命羿殪之徼比也巽遜遇以帝位遜授也否鄙遠悉辱也明明舉諸臣在位明顯者荀德稱帝位雖在徽揚舉之無擇子貴賤也側陋卑下也帝心郁有淳然舉必先廷臣而後及側陋者以天下之大典庶人古所未有故必自廷臣始廷臣不敢當而後及其餘曰吾不擇貴賤而後眾乃敢舉舜也舉出于眾而上聞曰錫帝之用之也公師眾也錫猶賁也子也上命而下貢下獻之辭言乎亦聞之而其人果如何也瞽子父名頑不化也嚚不信也象舜異母弟也傲很也諧和也烝烝上進罔僭侵也格通扞禦也姦宄也言舜之父頑母嚚弟

十二州之牧舜陞告十二牧曰食哉言民生在食也惟時言足食在時也農不失時則食可使足牧職養民故以此告之矣遠能邇以下四語史臣贊舜之辭于民遠者柔而德懷之近者能而馴擾之惇厚其德允諧其元元善也仁愛知此至于任用羣臣如四岳九官十二牧審之于始又考之于終其難其慎不敢忽易所以眾正布列致治之效至于有苗格蠻夷率服也下節為言任人之事蓋君德盡于體元可以自勉治天下其于得人尤難經正故知人如堯四凶指在焉得不難天地無不照故二帝同德一體也皐陶謨曰知人安人惟帝其難之人主既得德允元又知人善任于治天下何有樂遲問智仁禹孔子之言未遠即此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此以下試舜任人之事首揭舜初始稱帝也蓋庸奮起發用也熙光大也帝指堯載事也謂舜初見前作司空即宅百揆也八合曰空于時海內昏墊徵滑除之

故曰司空舜以司空受終亦欲以司空宅賢希堯之事也堯采明事也惠順也疇誰也言明庶事而順眾心也平水土謂平治洪水則壞作貢皆司空之事時是也懋勉也勉為是平水土之事蓋唐虞之世事之艱大莫如水土百官之職莫重于司空而延臣之賢未有過于禹者故僉舉禹而舜首命之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因上禹舉三臣帝分命之也棄契皐陶皆人名后稷司徒主教食足則教化興故次命稷司徒主教食足則教化興故次命契司徒主教化興故次命皐陶士主刑民不率教則犯刑故次命皐陶阻厄也品級也五教五品之敘親義序別信也在寬謂勞來匡直輔翼自得也蠻夷三苗之屬猾亂也寇賊姦宄內日賊外日宄賊殺也敬敷謂布列之地經則于朝垂則于市人乘則居安置也居謂各安其居也皆遷徙之宅地也居安置也五居謂曰若要服皆遷

三宅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時是也指所命官與所告之事言各敷此以明天之事也稱天者無私之謂三年一考諸臣始事之績九年三考則賢否勤惰久而攸分治行著者升崇以勸其賢能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堯時有苗頑不率舜既受堯禪而歷試之以觀其治行之實焉三苗分北苗民屢叛南竄分其頑梗者置之故曰分北亦幽明之義也三十年也堯崩舜即位凡三十年也堯舜皆在位久五十載舜年益百有十歲陟方方岳巡守也或云陟方升天下亦謂巡行陟方也或疑舜遭堯勤勞末明言禹代舜遭堯也北面朝之語禹之相舜也末聞有堯北面朝舜之事南巡者猶舜也或云分北當作分背古字通用 皐陶謨虞臣先禹禹既受禪而虞史成于夏故謨首皐陶禹臣皐陶謨五臣論語云舜有臣五人即篇內禹皐陶益稷

咎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此皐陶與諸臣互相戒勉之辭也皐陶為士陳謨而禮樂刑政兼舉所以為兒而知也此篇立言大旨在謨明弼諧而所記五臣與帝言將順之意少拂違之志多何也曾五味異而後爽和五音異而後宮和五官異而後心志和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地帝王其道同遵而相成故曰弼諧和之至也韶舞象功昭德干古弗用不剛不柔篇終繁樂成其為夫古史用意精密孔書割裂而此義泯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此皐陶與諸臣互相戒勉之辭也皐陶言帝庭之語也若稽古皐陶者考于古人安民舜若已無為而治其道皆備孔子告樊遲曰愛人舉皐陶不仁者遠孟子告齊宣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不仁者遠孟子於夏云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見而知之世儒疑舜舉皐陶為未備孔子蓋以下別為全稱也古者典刑必以士士察也庶績咸熙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俞帝曰禹汝亦唯日禹舉皐陶見而知之庶績咸熙

者多頻蹙立則秉而揖起則恐者多蠭野哀則號而泣敬則偏而祝領聽優者多退縮毅則擾而精進直方者多逞情溫則互頭和易簡略者多模棱廉義則猖而分辨剛勁者多狂躁塞則讒而敏舍雖果能行著彰明使無偏蔽又能始終有常則無不宜而吉矣　德雖有九厥惟一中九者數之極造化人事之分段也數至九而歌故曰九約之即要百行萬善无適不宜學者會其旨勿拘其數若夫子之言九思無思亦可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以九德自脩官人安民也三六云者言千九德中三分有一可以保家三分有二可以保國九者全備可以安天下用人與自脩大約皆然日猶恆也宣布也浚明深治而行著也有家謂可用爲大夫嚴祇敬皆慎脩之意亮采明彰政事也有邦謂可用爲諸侯翕受斂聽謂天子身兼九德以治事謂人有九德政使用事也如是則俊乂在官像案相師法百寮皆合宜所謂謀明衆諸能哲能惠不剛不柔允恭克讓之類也九德之目見於皐陶謨禹之言詳矣

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以九德之人安民也三六云者言千九德中三分有一可以保家三分有二可以安人安天下用人與自脩大約皆然日猶恆也宣布也浚明深治而行著也有家謂可用爲大夫嚴祇敬皆慎脩之意亮采明彰政事也有邦謂可用爲諸侯翕受斂聽謂天子身兼九德以治事謂人有九德政使用事也如是則俊乂在官像案相師法百寮皆合宜所謂謀明衆諸能哲能惠不剛不柔允恭克讓之類也五辰日月星辰也歲月日時運行天道遠緩急各順其軌而四時序百物生也撫猶順也用人如此則庶功可興眾矣夫德者日進無疆大夫諸侯限以三六何也蓋此九德言三亦九其要惟曰立愛而恭者則親愛自隔剛強自立必無乖戾之失能六德者則剛柔正直九載厥中即冀疇云用三德也故能寬而栗柔而立愛而恭者則親愛自隔剛強自立必無乖戾之失能六德者則剛柔正直九載厥中即冀疇云用三德也故能寬而栗柔而立愛而恭者則親愛自隔剛強自立必無乖戾之失能六德者則剛柔正直九載厥中即冀疇云用三德也故能寬而栗柔而

敢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又言脩身惇族應明鄰睦之事而官人安民在其中矣天子政教之宗臣后之表天子自遠欲是

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工人其代之天　此言脩身惇族應明鄰睦之事而官人安民在其中矣天子政教之宗臣后之表天子自遠欲是敢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敢語侯以遜欲也幾事機也天下事機皆在君身一日二日蓋幾會不測也君執機臣執行君主之臣分之勿爲遜欲以空曠庶官可也凡天子之事皆天事天子與庶官代天行事若何曠之天工有禮敬有政事禮敬在君動靜禮其大于五常典常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天所敘也勅正也我惟正之使悖厚耳其親敬貴賤等殺謂之禮禮履也天所秩也秩猶品也庸常行也我惟率而常行之耳惟君臣禮遜欲同心實惟君臣之義協和也乃衷則誠意周洽天人合一秩序非虛文而已義協和奉敬調和乃衷則誠意周洽天人合一秩序非虛文而已

敬化可興矣政莫大于命討有德者天所命也有五品之常服章服色也有罪者天所討也討也犯五等之罪則用五伐之刑莫非天也苟君臣更欲安逸任意曠弛在位凶頑侮慢命討人卽是覓官失職而民受害矣懋勉懋敬者勉勵之辭懋勉也此官人安民之通其然在君心而領衆爲本其權在上天而敬民爲要惟天聰明其耳目卽民之耳目也惟天明察威嚴其明威卽秩序命討人卽是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惠順理也底猶行也思曰者心有知謙辭也思曰贊贊襄哉

曰自論也贊助也襄駕也詩云駕言出遊時仔肩即贊襄之意言君所承載者重而臣輔助之故曰贊襄贊襄者言助其輔駕云爾即篇首稽古同天之意　孔書自此以上斷爲皐陶讓下爲益稷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讓者臣爲君讓也此篇記五臣所以獨舜之讓皐陶九德俯身親親皐賢敬天安民備矣故禹不重陳但自言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評選幾隙之戒以見君道之有未代天之工而安止敷康者無或舜之意也作股肱耳目以下皆望臣以輔之辭也冀爲明聽即股肱耳目也左右補佐佈讓特也讓于汝即作股肱也宜布也禹所以布陳其治水之事也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讓者臣爲君讓也此篇記五臣所以獨舜之讓皐陶九德俯身親親皐賢敬天安民備矣故禹不重陳但自言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評選幾隙之戒以見君道之有未代天之工而安止敷康者無或舜之意也作股肱耳目以下皆望臣以輔之辭也冀爲明聽即股肱耳目也左右補佐佈讓特也讓于汝即作股肱也宜布也禹所以布陳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評選幾隙之戒以見君道之有未代天之工而安止敷康者無或舜之意也作股肱耳目以下皆望臣以輔之辭也冀爲明聽即股肱耳目也左右補佐佈讓特也讓于汝即作股肱也宜布也禹所以布陳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評選幾隙之戒以見君道之有

尚也思日孜孜即皐陶所謂無逸欲官人安民之本也孜孜勉敬也禹謙己無言而此一言實約而要矣舜君道在官人一日二日萬幾非一人聰明所能徧而必曰日日孜孜所以乍開驚敬也知禹自有敬者君勞心臣勞力君無逸乃志臣無曠乃官則君臣之間各日進無疆大夫德者日進無疆大夫六言六亦九其要惟曰九德也故能寬而栗柔而立愛而恭者則親愛自隔剛強自立必無乖戾之失能六德者則剛柔正直九載厥中即冀疇云用三德也故能寬而栗柔而

業藏者乘載以行也四載者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隨山刊木者平地木漫循山而行伐木通路也暨益者時益作也庶鮮食者庶人鮮食肉食也庶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決九州之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

業藏者乘載以行也四載者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隨山刊木者平地木漫循山而行伐木通路也暨益者時益作也庶鮮食者庶人鮮食肉食也庶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決九州之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決九州之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決其所當決而導其所當導也陂障也障其所當障而陂其所當陂也九州之川澤故刊木與俱也蓋遵也作也庶民也鮮食肉食也艱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

尚書辨解 一 七百九十九

蒼詩黎黑皆遠之色黎獻黎民之賢者時舉猶是用數網猶
數矣曾各陳其爲治之謀以進而觀其所蘊也明庶明庶官
也三者皆聚臣之與考其言明其功實其能而人自競勵矣前
言惠哲知人安民後言率作興事皆以此爲安止幾康之道夫
子言仁智舉直化枉皆本于此讓即協恭允諧之意時是也敷
布也言帝若不用此道以布之治而徒憂煩頑不格雖日進諸
臣侯明揚記問歸于勞而罔功益君不慮迪徒法無以聖謨矣
貴爲安止幾康乎勿若丹朱傲以下儆帝嚴業以保治也予創
以下申言已爲臣孜孜即其惟帝臣敢不敬應之意以答帝庶
頑之戒而禹之爲臣忠敬勤慎亦可見矣益以堯之聖舜丹朱
不肖至殆厭世以繫之方命故禹孜孜恩益其想所以自明者
非誇功也身先四海而仰體庶頑之戒也虞廷君臣交儆所以
惟幾惟康天下順治矣丹國名朱堯子名傲虐是作言不肖也
傲頑不休息親罔水行舟即孟子所謂流連之樂也殄世禹天子也益舜之天下本丹朱之天下禹論興廢之故以
遑戒獨詩周公舉殷遷以戒嗣王云嗣堯舜禹三聖人所處父
子君臣開跡異相似禹言及此其儆惕之意深矣殄絕也婁
娶其女爲妃辛壬癸甲四日也娶婦四日遂往治水啓禹子呱
呱泣聲言啓初生已亦不暇撫愛也旅大也度謀也撫成輔
助成功也五千五服之地四方相距各五千里州十二師者舜

分九州爲十二每州推一諸侯之賢者爲牧以師尹之九百七十七字
也五長養夷之長四裔言五長各建官如五服內也各迪有功
言四海五服汝衆務遍各有成功惟苗民頑梗弗肯就治已蹈
日孜孜而庶頑猶有未格者明弼違記所能盡化也亂伏
于治安不忘危故戒帝念之帝納禹戒言開迪我之德敷立師
保長皆汝安人之功有次序也其庶頑不格者舉陶
建官之敘施象魏之刑以德不宥則賢否功罪惟明
兼盡孔壬可無憂益堅之以各自盡亦勉戒之意也
輪不忘刑者仁智威惠并運治天下之明謨也虞廷諸
禹于禹繼禹之事莫如皋陶故廣士屬皋陶而明謨獨詳
必稱之也　按此篇脈絡頁注義理纏密等舜首尾語皆照應
大旨在謨明弼諧君臣之閒皆以補違成其諧和非舜之爲君
眞有可遵禹皋陶之爲臣必俟明試也惟其競競業業交相廸
翼以舜之停膚而儆頑不厭刑威以禹之勤敏而告君惟貴安
止以皋陶之明允而陳謨必先和衷皋陶明刑而禹
歌股肱而皋陶先元首皆反其所求補其所偏如耳
相藝各司其官所以爲謨明弼諧成協和之治爲古今
宗也光天之下至于敷應即前邇可遠乃言庶頑之
以變與業帝庸作敬終之治功成而韶舞作文第井然義理精
融潛玩自得世儒疑文辭不屬以孔書割裂爲是失其解矣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
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
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承上文天下敬
功成作樂之事　應者德時敷禹
史臣記夔言于篇終誌詔舞之盛見舞功德之隆所
謂成于樂

也夔言本寓歌繪益盛德爲稱首人感格下及鳥獸莫不向化
而況于人所爲諧明鄉諧故以明良交儆終焉戛擊也鳴球玉
磬也石聲堅擊之聲然也搏拊琴瑟皆所以手循之玉磬
堂上貴人聲也磬琴瑟皆所以
比歌也祖考來格感鬼神也虞賓謂丹朱辯不臣堯子而客之
也柷狀如桶考擊之作樂始敔狀如伏虎背有
以柱止樂也笙鏞以閒謂笙鏞皆柱堂下歌柱堂上歌則歌樂
迭以相間代作如此也以此思樂樂可知也詩商頌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皆此意也大射儀云衆人宿燋笙鐘于
門外路南鄉歌鹿鳴三終工告樂備遂以歌次衆音合作衆言皆止
獨奏鏞間之盛衆始作則琴瑟以相而後笙鏞間歌也鳥獸蹌蹌舞者所執謂韶猶春
秋傳云舞韶箾南籥也蹌蹌舞貌通舜樂之總名非獨簫也九成猶大武樂六
成也儀禮大射儀樂九終故曰九成鄭大武樂六
成而奏畢則鳳凰來儀舞者不
舞而奏韶未必應矣有韶而大地位萬物育語其德化者也
凡樂一曲爲一終樂功九敘樂歌九
章謂六成也儀禮大射儀樂節容也和氣感則靈
以聲而以氣不以樂而以德使非舜
無夔亦未必應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
或云巴渠敦瑟遊魚出聽伯牙鼓琴
使師不競季札觀舞樂知古今興衰
之說轉相附會未爲足徵也樂始作
樂終而靈應美善之至也故夔申贊
嗚球也諸有石有玉八音玉即石磬
尤速于閒歌九成也庶尹庶官之長
猶在位總謂即篇首禹陶之意言皆
以奉元首和之至也庸用也勅戒也
請治氣生于幾微舜將歌而自明所
元首於君喜癢和衷也起興也百工
庶績其效也拜手至地稽首至
言致率羣臣興事即所謂無教逸欲有邦也慎乃密
也酋所謂酋酋謀始也康即幾康之康
敬也慶更也載始也康即幾康之康
情慢也君無安止殺康之要而頌瑣
以爲政務則臣不得盡其
職而委責于君賢愚同滯所以危惰也萬事墮即所謂日奏罔
功也舜拜受皋陶之歌而又戒以往欽者示敕不敢忘敬即篇

首慎簡厥永之意堅大明良時賡載之義孔子請韶盡善盡美此或即其樂歌而韶亦可知
明作政益因虞之樂納禹之忠聽皋
明弼諧之義孔子請韶盡善盡美此或即其樂歌而韶亦可知
矣史臣記之篇終總樂舞以敘具而敘事首尾完備解者顧謂文
義不屬非也

尚書辨解卷一終

張華蓮校字
董欽墀覆校
丁兆松覆校
楊梓澤覆校

尚書辨解卷二

明京山郝敬著

夏書

禹貢　貢供也夏后氏田賦之名篇中言方貢兼田賦而總以
貢名何也田賦不自禹始方貢自禹始也唐虞以前田
皆有賦而壤無定則或田萊而賦重或田墾而賦反輕禹平九
州閱田爲九等律以舊征之數殊
壤成賦中邦錯雜自禹平而賦由
所有而上不知上所用而下不貢禹隨方列數以斷是謂禹貢
不言貢者取于下之數不敢專也言貢者斷于上之名所自定
也惟冀州不言貢帝都也土之所有自取給不與他州科列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臣錄禹貢所首記
此爲一篇之要領也
治水而言敷土者貢賦出于土敷
水獨處平土皆役故隨山相其形勢刊除林木以通道也九州
各百山川以爲界限故定其山之
高川之大者表其區域然後
謂理可施如下文瀹河青之海岱此類皆所謂高山大川

也奠猶定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
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
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
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即今北京山西連河南境
地高可眺望九州故曰冀兗所都也東西南三面俱河王制曰
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禹功經始帝都故自冀州起也北方
疆域所在冀闕否者帝鄉目前嫌有分土也載始事也壺口梁
岐三山名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梁吕梁山勢鑿龍門
處在今山西太原府交城縣岐山狐岐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
休縣三山皆河水所經治以導河
原淤岳即霍太山在今平陽府霍
霍山人何此導汾也覃懷地名今
平阳故云覃懷先儒謂其地當紆
其西淇水出其東洪水衆陵而平
通成功曰底績南水有二一清漳
沽河一衡漳出今遼安府長子縣
碣也夏亭障以至碣與清漳合入
海六　白土色白也壤土和柔也厥
爲惡田墝瘠定賦民之疾苦無由上
山川分九州之田爲上中下三壤
九等以今既平之土按籍徵之數
相蒙冀州地當京師貢額役運故
其田賓惟中中是以五等之田出
上而間有上上者故曰錯雜也不皆上
水名亞水出今北京昌定府定州曲陽縣恆山東流合滱水入
易水也備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東流合滹沱水亦入易水也
從說道也大陸一名廣阿澤在今
陸古河道北即今真定順德等地
誌之島夷中夷通貢京師
之路由海口碣石山左入河西行
者其俗以皮爲服自海入貢
也實州三方帶河貢道皆入河達
平遼東等處皆中高不與河通亦
所許貨東南水道北地高故路也言島夷志沿道也碣石柱今
北京永平府昌黎縣山頂有石如
石如柱人言即禹碣石先儒謂碣

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
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
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州在冀州東即今山東連河南境其地平衍無高山故曰兗
也舉其大川濟河兩境東南境濟西北距河東境濟也今北
當作沛其從秦者水出恆山郡房子也東流入海之道世遠論沒河徙無常不復可考酈
氏以為今大清河是也雷夏澤名雷水聲夏大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北
汎濫則下見澤水退澤出故曰既也水自河出為雒自漳出為
滏沮即滏也會同衆流同流也或曰雒即沛水北東即今河南
出陳留浚儀北東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二縣界荷即漢
浚儀也雒水入河雒東入洛雒水出今河南河南府商三縣古
雒陽也兗土多桑宜蠶蠶畢澤水退故曰既也既平之土準禹
平民施水則升即水退降而宅于平土也
徐州在兗州南即今山東江南境其地平衍無高山故曰徐
徐緩草也徐小木也兗徐揚三州下流地平水緩草木皆小
本古長故兗曰綠徐揚曰天喬喬曰脩包也
賦見征之賦正相當貞正也九州之賦惟兗獨正者以其地平
水患尤甚去帝都近而民苦易知也然以既平之土準禹載
相當則未乎之先雖兗亦重而他處可知矣作治也用功十有
三載乃得與他州同治兗獨難也蓋中原之水莫大于河兗當
其衝而地最平疏濬雖又常都下流防禦宜匠故成功獨後兗
事既集而禹功畢矣或疑十三載與孟子云八年駢孟子諸不
入家門者八年非謂治水止八年也貢者下供上之名非上所
以賦下也九州無地非田故無州無賦貢非田賦其地適有是
物可貢有則貢無則已非上所徵故曰貢後人田禹貢并以為
夏一代田賦之名耳兗宜蠶故貢漆絲篚織文錦綺之類舟行曰浮澤水名漢志作淫
清平縣至濟南府濱州入于海兗州之貢浮濟漯達河至于帝
都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
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
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
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在兗州東即今山東境其地東北濱海西南距岱即泰山東方青色故
尚書辨解二 三 七百八十三字

曰青州分其地置營州即今遼東朝鮮等處也嵎夷即堯
舜仲秋昧谷之地也略略治之漢海邊斥鹵少也濰水出今山東
萊州府高密縣東北流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山東濟
南府萊蕪縣原山北東流至濰州昌邑縣入海其道
各就道也水草大于河濟淮江漢而兗受河濟徐受淮揚受江
獨青地不當諸水之衝又其地稍近北左高外跨海消納眾
流獨一濰淄易治耳故成功獨省也廣斥海濱地廣闊斥也斥
大也或釋鹹海斥地鹹非斥即鹵也青田在九州第三賦居
第四較他州則青賦輕矣絺葛綌之細者錯雜也海物品多不
一也萊東海小國牧其地貢其篚經最此殷厥山桑其篚經最
桑牧之貢也汶水出萊蕪原山與淄水同而淄出山之陰東北入
之陽西南入濟汶出山 海岱
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
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
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

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
達于河

徐在兗南即今山東南境東至海北至岱
尚書辨解二 四 七百八十四字

淮水出桐柏山今河南南境其地平衍無高山故曰兗
太而徐九受害故淮又于徐言之也
艾山南流至南京淮安府邳州入泗蒙羽二山名蒙山在今山
東青州府蒙陰縣羽山在今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大野澤名即
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鉅野縣地既豬宿既澤水平故見澤也
東原即今兗州府東平州地平衍與大野近故曰東原大野東
原皆濟水所經也土壤而鬣曰墳墳者燥澤半
也漸包水退而草木漸長含苞也
五種也五色土可用為塗飾或云王者以五色土為社大祇方
物當貢不必盡舉來所用也羽即前羽山蠙山谷中產五色蒲
夏大也翟雉也五采雉羽可用為飾嶧山名今邳州葛嶧山也
山有孤桐之挺直者琴瑟之材也本向陽則易長泗水
又云楚子以鄭伯于江南之夢出今在州南德洞庭以南長沙
出為潛雲夢二澤名江北曰雲者
荊地廣遠江湖湊集南北沮漸之地皆可稱雲夢言雲水碧花
夢昧然也雲土雲地水退底土葵
九州第八賦居第三重也桃楮楛楩
楮中琴材字亦作檔左傳孟莊子
莊子朝其檔以為公琴其幹亦春
生香美可食故謂之楮躲弓幹桐
石礪礪砥細也砮石可為矢鏃丹
矢三邦謂綏要荒三服之地荊去
綏要荒之內獨于荊云者冀偏北
厥名土物著名者即菁茅之類包
而三脊者祭祀用以縮酒即春秋
黑色種將色即玄色之淺者皆謂
珠也組織類以貫璣蓉琪也龜大者尺二寸神物非常貢也貢
則有以賜之故曰納錫此皆三邦
屬江者皆江之沈凡通漢者皆漢
境不離江漢北達帝都必經洛江
後入洛故曰逾也洛乃入河南河
南河則底豫矣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
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
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
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九州始實自北而東而南由荊
豫則斗入中央故以荊山表
尚書辨解二 六 八百十二字

豫西即今湖廣達廣西貴州境荊勁也風氣勁強也其域北距
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荊山與雍異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
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山南曰陽及衡陽言不止衡山併包其
南也瀍地南通五嶺百粵西抵粟
水名朝宗于海猶灉湘之言會同
或謂洞庭世遠顯澤茫不可考諸
九江皆未敢信其然也大抵天下
九河江有九江皆其流瀠之支流
入江者多于凡數之眾者多言
江行楚地橫亙數千里自洞庭以南衡岳九嶺以北眾水通于
江者甚多皆由洞庭散而南至岳
也併詳導江孔萇也般會也如殷見之殷眾水盛會即朝宗會
同之意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
秭傳云楚子以鄭伯于江南之夢出今在州南德洞庭以南長沙
又云楚子以鄭伯于江南之夢出今在州南德洞庭以南長沙
荊地廣遠江湖湊集南北沮漸之
夢昧然也雲土雲地水退底土葵
九州第八賦居第三重也桃楮楛楩
楮中琴材字亦作檔左傳孟莊子
莊子朝其檔以為公琴其幹亦春
生香美可食故謂之楮躲弓幹桐
石礪礪砥細也砮石可為矢鏃丹
矢三邦謂綏要荒三服之地荊去
綏要荒之內獨于荊云者冀偏北
厥名土物著名者即菁茅之類包
而三脊者祭祀用以縮酒即春秋
黑色種將色即玄色之淺者皆謂
珠也組織類以貫璣蓉琪也龜大者尺二寸神物非常貢也貢
則有以賜之故曰納錫此皆三邦
屬江者皆江之沈凡通漢者皆漢
境不離江漢北達帝都必經洛江
後入洛故曰逾也洛乃入河南河
南河則底豫矣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
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
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
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九州始實自北而東而南由荊
豫則斗入中央故以荊山表
尚書辨解二 六 八百十四字

譙譙境在荊山北河亦荊山之北即今河南境也宿九州中風
氣和舒故曰譙伊洛瀍澗四水名
熊耳山即漢之上洛縣也東北流至河南府洛陽縣入洛洛水
出今商州冢領山東北流至河南府
洛陽縣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河清縣入洛伊洛瀍澗既入于
滎波滎波溢爾雅云水自洛出為黃荷澤出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定
陶縣被及也孟豬菏澤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地在滎陽睢陽縣
東北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也荷澤當孟豬下流荷澤既導水
不上溢故曰被言功被孟豬也孟豬上黑色豫土皆柔成壤其境
脩者墳散而色黑也豫田居九州第四賦雜出第二重也泉麻
也緒磨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二物非常貢用則錯之值使貢也豫境
近帝都東者貢丹徑入于河其西則由洛而後至河也 華
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
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

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荊西南境也荊州之域東至華山之陽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黑水西河之間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至華山荊州之域北據荊山南及衡山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荊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北荊州之域西至于南海故梁州之域西至于南海荊州之域北至于荊山南及衡山梁州之域北至于華山荊州之域東南據南海故荊州之域東南至于南海梁州之域東北至于華山荊州之域西北至于荊山南及衡山梁州之域西北至于荊山荊州之域西至于黑水梁州之域西至于黑水雍州之域東至于華山荊州之域西至于黑水雍州之域東至于華山荊州之域西至于黑水雍州之域東至于華山荊

入合之故訂曰江南漢曰北江明不沒漢也由九江而下東陵曰中江以明不及東陵曰匯而江曰中江諸水又自南來會之故東陵曰匯而江曰中江以明不及東陵曰匯而江曰中江以明不及東陵曰匯而江曰中江以明不及

商書 商子姓初契爲唐虞司徒封于商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成湯代夏因夏商周備帝王升降之運書繫四代法天地而製時也庶幾也草木禽獸官于庶物昭明盛大也商秩也商秩也忠信爲周周完固也萬物貞固于時爲冬藏受之世宇宙大和君道備而天下治文命敷于四海天地之春受而爲君是繼繼之義也湯武放殺物過盛而誅除以救之天下以利冬先春夏聖人不以刑也使繆紂不生于四代之季不遇湯武雖其不肖至惡不過桀之惡到不滅于夏大也萬物昭見昭明盛大也商秩也草

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
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
用丕變敬敬也盤庚開民有淫言將欲教之念民常愉由臣不能宣上意也抑或有貴家世族中主蠱惑愚蒙被及下導民之衛也常舊服者即上所云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也正法度看即後所云用德彰厥宛用德彰善也曰者盤庚言也小人之攸箴無敢伏者責諸臣當以民情才達明己之樂聞以安言者也王若曰以下敘故屢遷居汝無傲上而思安寧也又述先王所以不當而民樂從者皆先臣宣化之力誥人先王之舊臣于脩右則臣宣而布之使民旨喻上指令行如流王以此不敢敬于天下子民罔敢有放逸之言不亦變易乎丕與不通猶言豈不

也舊訓丕大也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茲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庭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不克施于眾若時忱動予一人以丕烝協于先王丕乃崇降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悔身何及

聒聒起信者誓起自信也險膚頷險皮膚包藏不測貴諸臣妄言惑眾阻其遷都也予爭也言不曉汝所爭謂何也非我播告不脩自貽厥罪德惟汝含藏上德匿厥指也慢加其君無丕欽之意不惕于一人所以教民有違言予誠此弊明若觀火子之爲君但法先王恪謹不敢常寧不能丐于謀逸惟思君統臣臣率民如網在綱有脩而不紊如織服旧力穡乃亦有秋君不常寧臣乃亦有秋君臣能變易乃心勿不從厥乃能成功此拙者之謀所謂實德也爲險膚叢論于君而市虛譽于民及爾婚姻若螘上指彼時汝乃敢大言汝世有積德不克施于眾書君奭讀後人于丕時之丕同古字多假借用不否不古字通用古不字聲與夫皮膚近故丕否皆从不不然曰否夫上聲鄙塞曰否皮上聲驚異曰丕被平聲今人唾而不受亦曰呸無遷云否則厥心違怨之類夫聲也位之類皮聲也周書嘗誓我丕丕基之類被聲也又有通作不者用者如上段王用丕欽民用丕變後段丕克黜爾丕乃崇降罪疾之類猶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也不豈不也又金縢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作負子負與背通言不惕天之負亦夫聲也此節丕乃敢大言與君奭謂後人于丕時又轉作彼時之彼皆皮聲也舊註皆作大訓未盡

乃不畏戎毒于遠遲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

戎毒大害也浮言猶言流言也憸小也僞也佞也告諸臣乃率民啓行其有不從者不加督責而徧以誥之辭明聽以下盤庚告民之辭前后先王也指祖乙以前諸王之遷都者承親也保后胥感言君親其民民亦保其君相與同心也恫痛也先也帝乙以前率多不能及也浮虛也憸民利于遷居今汝同安不安其所作是視民利于遷居今汝同安不安其所作是視民利于遷居今汝同安不安其所作是視

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國家再造民生更始故戒民勿戚怠也勉力勤生以建大命敷心腹腎腸言申釋來遷之疑也今既遷矣庶志可知矣不爾罪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予一人司也今日之事古湯先王之意所謂卜稽曰其如台也商之不監厥居久矣湯遷亳而奄九有是前人之功先王為多亳地依山無水患今殷紂于水是湯降凶德于殷使之還亳成美德而不聽忠言之言為證也忠言不聽卜稽曰其如我何所謂耳不聽大命不聽耳革之象命所以不永而中絕也天典義惟在民王司敬敬推在民肩爾也宗廟之器長子主之易曰不喪匕鬯不出門祖已言下民皆天之肩主器不獨莫若長于祖己故以幼神之弔安茲光義之命耳弔不也詩云神之弔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

民勿戚怠也勉力勤生以建大命敷心腹腎腸言申釋來遷之疑也今既遷矣庶志可知矣不爾罪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予一人司也今日之事古湯先王之意所謂卜稽曰其如台也商之不監厥居久矣湯遷亳而奄九有是前人之功先王為多亳地依山無水患今殷紂于水是湯降凶德于殷使之還亳成美德而不聽忠言之言為證也忠言不聽卜稽曰其如我何所謂耳不聽大命不聽耳革之象命所以不永而中絕也天典義惟在民王司敬敬推在民肩爾也宗廟之器長子主之易曰不喪匕鬯不出門祖已言下民皆天之肩主器不獨莫若長于祖己故以幼神之弔安茲光義之命耳弔不也詩云神之弔矣

相爾念敬我眾庶不局好貨敢蒸生生鞠人謀

人之保居敉欽今我既羞告爾于庶志若否罔

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

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

相爾念敬我眾庶不局好貨敢蒸生生鞠人謀

人之保居敉欽今我既羞告爾于庶志若否罔

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

相爾念敬我眾庶不局好貨敢蒸生生鞠人謀

人之保居敉欽今我既羞告爾于庶志若否罔

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

相爾念敬我眾庶不局好貨敢蒸生生鞠人謀

人之保居敉欽今我既羞告爾于庶志若否罔

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

微子　微國名子爵名啓殷帝乙長子紂同母兄母先爲妾生啓與衍後立爲后生紂箕子名胥餘與比干皆帝乙弟而皆賢箕子勸帝乙之太史以啓爲妾子爭立紂紂立無道箕子爲大師比干爲少師紂以箕子嗇微立微子衛之微子乃謀去告大師少師曰子頤隋我乃顛隋微子不去鬬且子遂去紂囚箕子疑其與微子其圖己也向使微子不去紂疑解中弭箕子不去鬬且守宗廟豈獨微子箕子受鬬己邪微子去紂疑解中弭箕子亦可去乎曰不可箕子先王元子王伯兄不悅于王而仗義高蹈夫誰不可箕子身爲三公與失職之子俱逃紂何爲然則箕不與比干同死曰微子紂所愛也惟比干無嬪媵幾可盡言故以諫死二子不可無死無益于君無益于社稷宗廟死何爲然箕爲曰爲奚奈伯以全得片之自悟否則從與父游以清而或者云微子歸周非也微子歸周在武王革命之後箕子因來微子乃抱宗祏往託之紂以箕亡非周之咎也西伯率殷人倩所難紂死不爲不後何恕于周……子于紂亦已殫厥心又何負于商周不臣我而實我國亡而宗廟血食二子何以死商微子不去商亡師奴師死大師少師能行伊尹之事微子可不去乎師死大師少師能行伊尹之事微子可不去乎師死大師少師能行伊尹之事微子可不去乎

箕子於外有大疇內事主爲文王易而爲箕子貞潘于明夷夫子以與文王并賢其欽崇至矣蓋天地人物古今治亂善惡吉凶之理無弗範圍也甚宇宙萬變其理各自然不易所謂彝倫也其彌綸和成理天人協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德修政舉則宇內事物洽和應四海禮樂兼如人身血脈榮衛周流無壅則皇極建彝倫敘大化成而洪範皆矣說者謂禹則洛書之數北一南九東三西七東南二西南四東北八西北六中央五伏羲取以卦河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嘗言疇則齊也後儒因經云天錫禹洪範而疇數遂得九故穿鑿附會今謂疇不則書何以數之言性也故而已故會以利爲本五行相生而範以五行居一其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剔去五行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庶徵自爲一者三之中三者九之中九者五之中五根于一生三三兩則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行相生而範以五行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庶徵自爲一者三之中三者九之中九者五之中五根于一生三三兩則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術疇載中用九而天地帝王之事備天地之數會于五五者四象合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五者五其十十其五也故數不越五十大衍之

猶周平也西土請侯與殷夷人悉率行是百萬之眾矣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遭史冊謂紂兵七十萬衍是也三州之賦不能敵七十萬況殷叛亡所謂如林者多周與諸侯誓之罪耳紂之亡不以眾而與眾益無敵不以聖人制書自貽自尚論者不可盡信繫辭亦不可避誣掩須斯謂之疏通知遠淡于書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尚桓桓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範 爲敘武王誅紂得而歸之後二年訪以道箕子被囚箕子不忍言以存亡之義故陳洪範何也箕子所云殷民攘竊姦宄之徒也

時面為初一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五行木聽屬金于五行庶徵序合而其類又不甚似貌以潤澤屬水猶近面言以氣盛屬火木以所故屬目金以聲亮屬耳則支矣陰陽變化五事各有五行五行各含五事錯綜其數無所不配今拘拘然一事按一行合一物必不然矣然經以貌言視聽思為序何也自外而裏由麤而精貌言視聽為精而思為神也恭從明聰容五者德也肅乂哲謀聖五者用也貌之德恭容止修斯貌若矣言之德從順服矣視之德明目擘則昭微矣聽之德聰耳開則審處矣思之德睿精慮則通微矣貌恭作嚴恭作莊恭則嚴生也言從作乂從則治也視明作晢見真則無不燭也聽聰作謀知音則無不密也思睿作聖識微則無不通也五者德至無以加也極心為中中者大極自然之理名故曷有大極極即中中斯大天子萬世叙名物宗主大建其極天下有一民一物吾此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三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者大本也天下之達道不足以語其分通其願即不謂之極大公至正自然無私而有極徵樂高富貴之福以道入方取則如大學絜矩乃能皇建其有極經世宰物歷施此極于庶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與汝其保此極詩云華黍百姓偏為爾德大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于天下而為洪範也天下也民于極通錫君保極極是民福合于一人也所以彝倫敘而為洪範也天下無淫朋人斯無比德惟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六百六十四字

以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于五行庶徵序合而其類又不甚似貌以潤澤屬水猶近面言以氣盛屬火木以所故屬目金以聲亮屬耳則支矣陰陽變化五事各有五行五行各含五事錯綜其數無所不配今拘拘然一事按一行合一物必不然矣然經以貌言視聽思為序何也自外而裏由麤而精貌言視聽為精而思為神也蓋從明聰容五者德也肅乂哲謀聖五者用也貌之德恭容止修斯貌若矣言之德從順服矣視之德明目擘則昭微矣聽之德聰耳開則審處矣思之德睿精慮則通微矣貌恭作嚴恭作莊恭則嚴生也言從作乂從則治也視明作晢見真則無不燭也聽聰作謀知音則無不密也思睿作聖識微則無不通也五者德至無以加也極心為中中者大極自然之理名故曷有大極極即中中斯大天子萬世叙名物宗主大建其極天下有一民一物吾此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三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者大本也天下之達道不足以語其分通其願即不謂之極大公至正自然無私而有極徵樂高富貴之福以道入方取則如大學絜矩乃能皇建其有極經世宰物歷施此極于庶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與汝其保此極詩云華黍百姓偏為爾德大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于天下而為洪範也天下也民于極通錫君保極極是民福合于一人也所以彝倫敘而為洪範也天下無淫朋人斯無比德惟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六百六十四字

尚書辨解四　七　八

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五百二十九字

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事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陂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五百二十九字

尚書辨解四　九　十

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歲之時曰之度攬九有以為天下王義洪範九疇之目稱舜倫攸敘相協厥居非極建中之言而來元氣混淪之初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義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之序不相合或以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于五行庶徵序合而其類又不甚似貌以潤澤屬水猶近面言以氣盛屬火木以所故屬目金以聲亮屬耳則支矣陰陽變化五事各有五行五行各含五事錯綜其數無所不配今拘拘然一事按一行合一物必不然矣然經以貌言視聽思為序何也自外而裏由麤而精貌言視聽為精而思為神也蓋從明聰容五者德也肅乂哲謀聖五者用也貌之德恭容止修斯貌若矣言之德從順服矣視之德明目擘則昭微矣聽之德聰耳開則審處矣思之德睿精慮則通微矣貌恭作嚴恭作莊恭則嚴生也言從作乂從則治也視明作晢見真則無不燭也聽聰作謀知音則無不密也思睿作聖識微則無不通也五者德至無以加也極心為中中者大極自然之理名故曷有大極極即中中斯大天子萬世叙名物宗主大建其極天下有一民一物吾此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三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者大本也天下之達道不足以語其分通其願即不謂之極大公至正自然無私而有極徵樂高富貴之福以道入方取則如大學絜矩乃能皇建其有極經世宰物歷施此極于庶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與汝其保此極詩云華黍百姓偏為爾德大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于天下而為洪範也天下也民于極通錫君保極極是民福合于一人也所以彝倫敘而為洪範也天下無淫朋人斯無比德惟皇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六百六十四字

尚書辨解四　九　十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八政為農用故食以養民貨以交之食以足國一日不可缺也百物備則祭報本反始大事也司寇右三卿司空主水土司徒主地司寇主刑得人則庶政舉矣賓禮諸侯也王者親諸侯則賓之師旅也天子六師有不服則討之八者皆食為本故曰農用也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歲之時曰之度攬九有以為度攬九有稱彝倫攸敘相協厥居非極建中之言而來元氣混淪之初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義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之序不相合或

尚書辨解四　七　八

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事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陂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五百二十九字

尚書辨解四　九　十

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歲之時曰之度攬九有以為天下王義洪範九疇之目稱舜倫攸敘相協厥居非極建中之言而來元氣混淪之初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義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之序不相合或

尚書辨解四　七　八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八政為農用故食以養民貨以交之食以足國一日不可缺也百物備則祭報本反始大事也司寇右三卿司空主水土司徒主地司寇主刑得人則庶政舉矣賓禮諸侯也王者親諸侯則賓之師旅也天子六師有不服則討之八者皆食為本故曰農用也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歲之時曰之度攬九有以為度攬九有稱彝倫攸敘相協厥居非極建中之言而來元氣混淪之初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義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之序不相合或

尚書辨解四　七　八

日六定夫亦有疑于冥子之訓也夫此皇極建中之言而來元氣混淪之初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義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之序不相合或

尚書辨解四　九　十

其昌盛矣凡人君欲正人必先使于其家是人敢死不聽斯罹于咎矣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事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陂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五百二十九字

尚書辨解四　九　十

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歲之時曰之度攬九有以為天下王義洪範九疇之目稱舜倫攸敘相協厥居非極建中之言而來元氣混淪之初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義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之序不相合或

尚書辨解四　七　八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八政為農用故食以養民貨以交之食以足國一日不可缺也百物備則祭報本反始大事也司寇右三卿司空主水土司徒主地司寇主刑得人則庶政舉矣賓禮諸侯也王者親諸侯則賓之師旅也天子六師有不服則討之八者皆食為本故曰農用也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歲之時曰之度攬九有以為度攬九有稱彝倫攸敘相協厥居非極建中之言而來元氣混淪之初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義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之序不相合或

尚書辨解四　七　八

讓直含洪翕受養天下以和平之福無比既有進別之明而皇無不容所以皇極為洪及福例也太平無象天下疑福則皇極備畸列羣皇極建入疇時錫卿皇極功成故以修此極而皇極不自營庶徵稽疑五紀此極而皇極不獨成皇非空大無實極非民見極之錫為自民于若見極之保為于見皇極之建為故以錫福相保言極然而極在中五則敏為福陽九遇亢得則為福已者也過期窮亦若乾上九則亢悔故不則中中則皇極皇極則歲時五協矣有謀一于此君則念之即未協于中而已不陷人求備人將弗堪則當受之而康和其色之德夫彼好德君之福也寬深以教人亦福人之歸極亦君之極矣歸之言泰也亦也得衛于中行即錫福康色受之之義說有則錫之福亦太滋矣豈非所謂無好德而錫福作汝咎者使之皆得遂

九百五十一字

讓直含洪翕受養天下以和平之福無比既有進別之明而皇無不容所以皇極為洪及福例也太平無象天下疑福則皇極備畸列羣皇極建入疇時錫卿皇極功成故以修此極而皇極不自營庶徵稽疑五紀此極而皇極不獨成皇非空大無實極非民見極之錫為自民于若見極之保為于見皇極之建為故以錫福相保言極然而極在中五則敏為福陽九遇亢得則為福已者也過期窮亦若乾上九則亢悔故不則中中則皇極皇極則歲時五協矣有謀一于此君則念之即未協于中而已不陷人求備人將弗堪則當受之而康和其色之德夫彼好德君之福也寬深以教人亦福人之歸極亦君之極矣歸之言泰也亦也得衛于中行即錫福康色受之之義說有則錫之福亦太滋矣豈非所謂無好德而錫福作汝咎者使之皆得遂

九百五十一字

尚書辨解四　九　十

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皇極居其所無偏無陂王道蕩蕩無偏無陂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一德是故次皇極位居西北乾方與五事居坤方所以配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正直至德也正直彷彿皇極但自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正直有譯然中和無剛柔之名與克治之迹剛克治之迹剛克治之迹剛

濟其所謀參和不偏所謂三德也然亦有辨剛者君道柔者臣道君強而臣柔君高明而臣卑譬喻之分也故惟君作威作福享有珍奉以別于臣也臣亦用威之則敗家亡國之道在位之人反側頗辭則民皆習爲諂式此亦用剛柔者所當辨也詳其子之意常人柔順可用剛不可過用剛柔順亦然可以參伍觀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七十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時至七八而修身立政之事備矣推鬼神無心可以服人于是乎欲諂萬有不齊之人情亦難矣推鬼神無心可以服人于是乎有卜筮足非可否素定于我而聽疑太裡眾心永固借此決之故五事八政皇極三德修而後及卜筮也後世以卜筮爲易道因盤庚曰不知其爲默頤羣情間愚蒙神道叡之不審而一切倚仗枯骨腐草乎箕子稽其法先以筮龜灼以火察其兩洩於驛克之象而占其貞悔無蓍策四營十八變之法無論矣其間于理而物依人重服人信之則以爲聖人之器云爾非若五事八政皇極三德之以協羣情接鬼神疏疑滯極致其彝倫之敘不易也九疇用之而後及

氣凝而生意已藏謀無不和也恆寒不止則殺爲急而已時風而風則導鬱而解變動鼓舞不止則飛砂伐木昏霾四塞以成鬱閉如人勞昏氣勝而靈性死爲蒙而已故五行合而成王德聖以時措而極以中建王時曰恆雨言蓄以待之說本自融通俗儒割裂分配虛誕不虛豈質曉本旨哉曰王省以下皆曰時之徵王者兼統臣民如歲之統日月一歲之休咎皆王之休咎也卿士師尹百執事之休咎也庶民如歲之有月其休咎又分王三百六十六日其休咎分之一師尹眾官之長如歲之有日其休咎又分之一蓋臣百執事之休咎又分之一蓋臣庶人而除日月亦無歲君雖重而無卿士師尹亦難獨舉故君臣各以其類修省協其和衷然後可以調元化承天休也一歲之中歲之統月月統日是王卿士師尹之休也四時順平雨暘燠寒風時若而無愆沴是王卿士師尹之休也則與用國家平康此休也以百穀則成熟以政治則修明以賢人則顯倒雨暘五者失時愆易則不成以政治則昏亂以賢士徵也有如日不順風月不順風氣參伍頗倒則不成以政治則昏亂以賢士是王卿士師尹之咎也以百穀則不成以政治則昏亂以賢士徵也國家不寧此咎徵也若卿士庶尹所以貴交修至于庶民雖幾尤不可忽庶民則五紀之所謂星也彼其欲惡難齊向背無常如星有好風者箕之類是也又有好雨者畢之類是也箕本東方木宿而風爲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畢本西方金宿而雨爲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各好其所好以濟其欲惡也畢以籬魚水象也其無亦相應民心有欲亦猶是耳民以所欲待于上星以所好待于日月故日月亦不能違星也日月之行有中道月有九行天體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極相去之中爲赤道者二黃道西爲白道者二黃道東爲青道者二通爲九道東起角西至婁爲黃道閏中道也黃道北爲黑道者二黃道南行也北極遠日南行至牽牛北極近日南行至牽牛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則爲冬至北行至東井則爲夏至中行角婁則爲春秋分此日月立春春分行青道立秋秋分行白道立冬冬至行黑道立夏夏至行赤道此月行也道以日月之行按之黃赤白黑云者以方色名之非天實有道道實有五色也日月行雖各有常道不可變易而月之從星則因其星之所好如從箕則其月多雨也從畢則其月多風風從畢則其月多雨也陰氣也不言日者日爲陽主月與星皆從之故月有從而徵日月不以風雨違其好庶民雖徵王卿士庶尹不以所好從之亦如星能爲日月之咎故金縢徵者尤不可忽民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九言

福極爲得失之終天人之合也福極居九疇之終必銷鑠彙福乃謂彝倫斁皇極建天人應而成洪範也斁五事又三德錫皇極則五福自備斁本于天故最先養生次之故二日富無患難又次之生而爲善人有美好之德又次之由五而上似緩而要而疑蓋富康實眾人之所謂福其五者合而君子眾人之福全荀以富康言之爲福則賢士君子不能盡得如以好德考終爲難則舉黎百姓不能盡得此之五福君可錫民可保無人不偏者也鑒陰陽和則民多壽然修則國多富福極錫則康寧五事三德敬乂則彼好德人鬼協從則考終命是五福所由來也反是則凶喪而短折不壽也多疾病不康也多憂愁不寧也多凶害不富也困于財不富也生爲不善之人無德好德也蔽弱無彊幹之力如禮王制云跛躄眇聾之類體有斷欠不成者終也是謂六極雖然五事修必五福備則仲尼不窮而顏淵不夭矣五事失必六極至則盜跖不飽而夷齊不餓矣故略惟敘其倫耳福極未可經極論而五行福極則因故極不可過也九本陽得五則乾之飛龍過六則九而

有侮斂五爲陽而六爲陰五福而六極此聖人則洛書之義也

尚書辨解卷四終

陶烱照校字

陳嗣賢覆校

陳問巽覆校

丁兆松續校

金縢 金縢猶猶開也古者卜筮之書用櫝藏加緘閉曰金縢十以其記冊與所得兆辭併藏之昔武王有疾周公卜請代史藏其冊于匱其後成王以管叔流言疑公遂謂周公自作非也如公自作則請代與藏冊公遂謂居東天大風雷王啓匱卜得公前冊感悟迎公歸史記其事命曰金縢序謂周公自作則是也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皆私意矣學者讀金縢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脩短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如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爲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必不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仁孝誠敬惟自盡其心至于感動天地而已

明京山郝敬著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康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之致而至命也夫

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克商後二年即訪箕子洪範之年弗豫典悅也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循敬卜昵憂也功事也自以爲功言辭二公自以爲事也累土爲壇除地爲墠三壇皆北方南面立之位也植置也珪璧所以體神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畏鳴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冊祝祓也元孫指武王某武王名史臣講言也遘厲謂災通史記作貞吉武王之疾重疾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若猶度之辭丕背也三王之病或是三王負尸之子天責償旦亦三王子請以旦代蓋上帝左右必善承順多材藝奔走服事鬼神者乃可王皆不知旦至于奉命帝庭以敷化助民安定三王子孫使民敬畏旦又皆不如王故可相代也當今人心新附四方未定傳王無恙以不墜天之降重命我三王之祀亦永有依歸矣即就也命三王之命既視乃就卜聽命許謂疾瘳也以璧珪歸俟命待疾瘳以事神也斡璧與珪蓋懼辭謂三王若不許則武王不生周家四方未定七廟未有主珪璧將焉用所以屏棄也此見聖人迫切至情子孫告禱父語直事死如生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三龜一同襲吉善也籥鑰通管鑰以開鎖鑰者啓閉也以籥
開金縢視卜兆之書三兆辭皆吉也體卜兆之體詩曰爾卜爾
筮體無咎言公謂據此兆體王其無害予小子公旦謂新命于
三王惟永終是圖言三王許己代王終也茲俟俟言安以待命
即視辭所云瞽俟命也能念予一人言念武王也公既卜遠歸俟命也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者卜史自收其
冊與所得卜兆并藏之匱中蓋以者有大事既卜得兆必錄
其兆辭與龜同藏周禮占人之職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
命歲終計其占之中否是也啓書藏冊皆卜人常司非世冊讀
藏亦非待公命而後藏也冀日卜之明日凡今日前後皆謂冀
日猶言翌日如爲之有祠冀也瘳疾愈也
人死可以代免乎
曰否然則周公爲之何也臣子迫切至情猶
冀萬一死而求復非復能返也情察計迫無復他術故
賄令人百其身此之謂也然則歸俟命何也曰聖人誠信之至
請代則慢不即代矣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
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
敢誚公武王年八十生成王成王三十生周公卜金縢之後又五年也
叔者武王弟周公兄其羣弟蔡叔鮮霍叔度也初武王誅紂封
其子武庚祿父于商使管叔監之及武王崩成王幼
弟及謀作亂畏周公莊內乃與羣弟爲反間流言于國曰周公
將不利于孺子以蠱惑王凡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國西京
王國也孺子謂成王不利謂將奪位周公告于太公召公召公曰人
言如此我不可不避辟與避同去位也詩云公孫碩膚孫即遜
難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若有變則己將無
以自白于龜考也
東國殷士管叔監殷在東周京莊西謂中原
西流言疑公公處此唯有去位不然內疑而
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心遲矣然去不之他
定人情叵測公知流言自東來有變必以西
就之果事由管叔則以兄弟之誼啟之變起
云百閒不如一見詩云鴻鴈遵渚公歸無所即此行也其居東
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釋也則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公初
尚書辨解五 三

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
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叔也不曰
以討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
叔鮮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
無以白于王退無以解于兄管叔所以甚
流言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受公知而乃作鴟
鴞以貽王不唯得鴟鴞之詩貽王也鴟梟
以比管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知之何以知
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實何待風雷啓金縢然後
悟耶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殺叔之當討以流言爲
忠以鴟爲罪知叔之蓋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
成王之藏于讒也蓋流言之不悟流言之即叔
久管叔既以叛誅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即叔
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于公居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
冤即詩云蒼天蒼天管不爾受既其改遷之意世儒不察誤謂
公以流言得叔賢夫古人立本求諸闔動色即非聖人況曰
舌風聞殺兄自明戒管叔所爲賢不肯之揣
也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邪曰公得必以
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必不從

不誚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己不利而又專制興師是教焚蓋藏不
也故當時聞流不辨讀自引避處憂患而異以行權非聖人不
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由流言誤解我之弗辟爲
刑辟孔書承誤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
蔡叔以庶七乘徙七十人其子
其說緣飾于尚書傳衛弘作云管
蔡叔以庶七乘徙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己
成王殺管叔囚之不能政而推思
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
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
誤斯是矣東征成王悔悟迎公
歸公亦未言王親行也丁出郊以天變告于郊
爲時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鄙
天下天下棄之兄雖負弟

弟詎忍棄兄常棣一敵千古含
棄詰垂位而語舉過戒詩張亂殺
位血無言不疾公蓋終身未忘于
呻恫至此極乎孟子之書最爲近
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有諸孟子曰周公
猜疑四起讒險在外人心動搖周之兄弟同好五十餘國其執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然
宜乎皆言公失于使兄耳若更有
言而孟子又豈直以誤使爲過不
但過而已耶故愚嘗竊幸公所以
能取罪人如反掌者正唯以公居
東誅亦以善成王也成王
元年不得關其忠罪人
疑之王與嫉嗣之譖其入方深而元老同辭其蹟似察惟有遜
避之誠感之從容啟之彼將自動動則其悔必深若頑詠遲徹
時孤避不及欲不與于殺叔不可
得矣惟其聞言即去不利之
事詩云周公東征爲討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
下牽王東征爲討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
疑其辭緩不切徒歸重于公而
武王若欲驟殷參射子豈待牧野後惟其欲存之故處以舊都
及管叔叛徐奄又叛
尚書辨解五 六

大誥周公以管叔流言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成王執而誅
之公傷之爲作鴟鴞是時射子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
疑周公之變迎公歸東
下牽王東征爲討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
諸亦以善成王也成王
疑之王與嫉嗣之譖其入方深而元老同辭其蹟似察惟有遜
避之誠感之從容啟之彼將自動動則其悔必深若頑詠遲徹
時孤避不及欲不與于殺叔不可
得矣惟其聞言即去不利之
事詩云周公東征爲討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
下牽王東征爲討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
疑其辭緩不切徒歸重于公而
武王若欲驟殷參射子豈待牧野後惟其欲存之故處以舊都
及管叔叛徐奄又叛
尚書辨解五 六

昔公勤勞王家惟于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
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秋即得罪人
啟金縢之二年也弁國征
二公自爲之事蓋請代
對亦貝對也信實有此
甚有他日之事也王言
新逆先儒謂當作親
要妻諷王親迎以此一
公者故詩言并記之王
但以上公之服迎公亦
周遣使迎公出迓示親
公爲大師召公爲大保心知流言之誣而不
大保心知流言之誣而不
權盡其道無容于言之也公之避位非徒自
成王以幼沖之年過聽讒邪使老成不敢言
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今大誥
反代元龜而肯奪兄

成王言也是時王年十五而公奉王東征多士所謂昔殷來自奄是也篇中凡言小子沖人皆王自稱雖成王之命皆周公之志也獻圖也謀之辭或曰語辭越於也弔憂閔也詩云不弔昊天言爾多邦不弔閔予寫告也不少延傷武王速滑也洪大也嗣君所任大也厥厥數也服行也迪至也迪循也言年幼嗣統行不能遠于刑哲以訓迪安民而況能格天知命乎已子者自後之辭波水曰涉既渡曰濟敷布也賁光也敷賁敷而光布之也敷賁而曰敷賁猶今蠢而曰今蠢今斁而曰遏厥遜恆之多類此天降威言武庚不靖天誡我之甚也肆猶遂也予小子王自謂也承思大艱之下而曰信哉叛逆經常也言天之造于此皆天實役之遂此重大拯此艱難于我身予雖幼沖不我自恤卬我也卬不成就爾考寧等于義當念其艱大而安我曰勿畏予恤不可不成就爾考寧王所圖之功總畏也寧考猶言寧王寧人皆指武王予小子王自稱言今討武庚乃上帝之命我不敢厥昔寧王伐紂時上帝之命今討武庚天命今討武庚天助我民況亦惟卜是用豈得替以當龜蓋聖人有難言之情而但託諸卜以通眾志耳嗚呼者信而歎之辭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差忒之明威將溯助我周邦丕丕基大之基所謂無疆大歷也恆情好信惟鬼神武王伐紂以十吉克厥所傾信也今卽武王之龜卜龜般之事其兆又吉前作後承事同一體此肇惟以遹遵之龜卜龜般之事其兆又吉前作後承事同一體此肇惟以勉卒先緒故借卜以承先志非專倚卜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嫡嫉王之造載用有嗣寶維爾公允師此之謂也

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逋卜 承上言天命而決之卜也寧王武王也武王安定天下故曰寧王大寶龜武王卜伐商之龜今以卜東征明東征武王志也紹猶紹介之紹天有明命因龜受命故曰紹天明命與金縢鄧命于元龜之鄧命同蔡卜雖命也曰兆辭也西土周也有大艱于西土言東人有謀周者謂武庚也西土亦不靜言我周室之人亦有不安靜典之同謀者謂管叔與羣叔也卜兆如此是寧王明示我以當討蓋吉兆也于今蠢然無知之殷小厚之國耳乃敢逸我無疆大歷紀緒其既絕之緒乘我西土不靜國有疵病民不安康而曰予將復興反卑謂我周邦今蠢如今日予惟而蔡之也翼日猶昔日武王伐紂之日也凡今日前後皆謂翼日如烏之有兩翼也翼輔也于往也敷撫也言寧王武王大寶龜人鬻也十夫鄙十鄙也翼輔也于往也敷撫也言寧王武王大寶龜武王十

考有友攸威子民養其勸弗叔今康誥亦曰兄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鞫子哀無遏曰人或誥張為幻下寬綽厥心彝性言不綸繹有憝于王之率殺而或昏康叔初亦聞之故奉皇天顯弘濟時艱吉執又以告王也子承父志兄垂弟訓事死如生有不覺觀繩之至者聖人定大謀巨孝為事故大子貴己武王周公達孝鳴呼盡之矣蓋包括不肖始于一念不孝友子弟不孝友賢父兄之過公不教而誅非聖人之心周家十五世忠厚而寡所為制心痛也故惓惓以孝友為勸以率殺殷戒不直陳己意但宣揚父兄之訓而說者不達謂紙次杜大誥後不宜錯武王弟既云脫其弟小子又云寡兄則不宜篇成王又則不當于成王時始封封則不應專言刑訓事不知康叔受封于武王初年而益地晉伯則成王也詩旄丘之葛序謂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史記衛世家稱伯本此其實兼司寇故屢言刑訓亦讀德于王之義管叔而致檄于司寇耳是時東方騷動國無長君紂死子殊人情思舊隙憂方深故託康叔心膂處之殷墟假以大權齊亂民不得不威彊弗友剛克升用不悖也周之典章大抵出周公手雖多士多方成王之命亡公之辭不獨三誥也先儒謂為武王作欲移置洛希周公辭手稽首上今以篇次考之洛成雖在七年而初基則自茲始謂侯甸錯簡也若使武王尚在人心懷服竟徐未敢動何至費辭若此故洪大誥非今讀三誥憂思德悲之意宛然武王初封兄弟之國十五何獨于康叔啐啐爾使東土當武王時蚤得敬伯如康叔者何至有管叔武庚之事說者不深思議改舊章非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三月夏之正月蓋公東征還三年也蓋成王之六年也月既望而光滅之明年孟春也據經公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王在西京而公與召公東來相宅也哉始也新大邑即東國也洛汭洛水之北也四方民大和謂武庚誅徐奄定四方民心和也集無復叛離也周制王畿千里外五百里侯服又五百里甸服又五百里采服又五百里男邦又五百里衛服去王畿三千里外徼有蠻夷鎮藩其九服茲所會者東都附近諸侯非必三千里外盡至也百工百官也播民和播布德教調和民心猶周禮

正月之吉如祀即所謂洪大誥治也士般士東公告庶邑延接不辭勤勞即史所謂吐餔握髮下白屋者也是時康叔新從衛封為伯東方之事悉以委之公因諸侯屬往多士畢集乃訓康叔以治民之道即所謂播民和也此篇史臣敘作誥之由世儒謂為錯簡非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洪大誥于洛以訓康叔成王幼沖未宜致訓公以人臣代言不敢專制而兄弟之國分封自武王故公述武王之志呼康叔告之亦示成王以承先之孝也王若曰王者若為武王言也孟侯長侯也敘伯為諸侯之長封康叔名文王嘗為敘伯明德以正己慎罰以治人用其可敬其可敬盧

其寓威以顯示民始事區內諸夏及一二邦之類馴至于我西土盡被怙冒上帝休寧乃命殪滅大商亦大也天下之民足以紋理寡兄武王自稱勖勉不意故爾今得有茲東土文考明德慎罰之爾公遹父德代兄言嫉嫡使康叔深念父兄丕顯憤聽也

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敶求于厥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德猶所謂卑服今治民將在敬遹文考身所服德之謂言也然義理無盡汝居殷土當廣求殷先哲王所以保治民者可不遠思商之老成人所以存心者知其敘訓又別求聞由商以前古先哲王所用康民者以保安民而弘化于天若德裕乃身能多識蓄德充裕乃身在王命亦可無廢厥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懋不懋厥心乃非大不孝于父不友于弟不恭厥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康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敶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惟有及則子一人以懌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也刑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刖則人也告人以刑之意非用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輕重故有誤誤者使之從新無路非制刑本意也有心為惡雖小必刑無心註誤者雖大必赦其要使之歸于無刑而已書災也過書災非有心也終怙終惡雖小不可不殺過而能改雖大不可殺也此言制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輕而不赦非即誤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告災過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四告也此言制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輕而不赦非即誤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告災過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故有誤誤者使之從新無路非制刑本意也有心為惡雖小必刑無心註誤者雖大必赦其要使之歸于無刑而已書災也過書災非有心也終怙終惡雖小不可不殺過而能改雖大不可殺也此言制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輕而不赦非即誤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告災過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故有誤誤者使之從新無路非制刑本意也有心為惡雖小必刑無心註誤者雖大必赦其要使之歸于無刑而已書災也過書災非有心也終怙終惡雖小不可不殺過而能改雖大不可殺也此言制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輕而不赦非即誤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告災過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康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敶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惟有及則子一人以懌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也刑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刖則人也告人以刑之意非用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輕重故有誤誤者使之從新無路非制刑本意也有心為惡雖小必刑無心註誤者雖大必赦其要使之歸于無刑而已書災也過書災非有心也終怙終惡雖小不可不殺過而能改雖大不可殺也此言制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輕而不赦非即誤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告災過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六告也外事謂東土之事陳設也臬以限制門者牧伯為限制之司今所以師此殷民使刑罰有倫敘也要約也錄情比律約而合之謂之要囚即徽纆也要約囚罪服至三月然後乃決丕不輕意蔽斷叔真有遺憾矣此以下言念切而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敶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惟有及則子一人以懌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也刑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刖則人也告人以刑之意非用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輕而不赦非即誤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告災過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不殺

王曰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敶求于厥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德猶所謂卑服今治民將在敬遹文考身所服德之謂言也然義理無盡汝居殷土當廣求殷先哲王所以保治民者可不遠思商之老成人所以存心者知其敘訓又別求聞由商以前古先哲王所用康民者以保安民而弘化于天若德裕乃身能多識蓄德充裕乃身在王命亦可無廢厥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懋不懋厥心乃非大不孝于父不友于弟不恭厥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康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

尚書辨解五 六百三十六字 十三

皆當訓之而乃別撰陳說道殺世益名弗肯念君弗肯效用惟
違己私以病其君如流言肇者是乃不能正人卽人而引人爲
惡也倘我怨之汝爲梟司其速由茲引惡之
之乎亦惟汝爲君爲長不能惇行孝友齊其
正惟成虐淫刑放棄王命夫乃有非德而可
有不克敬典常由刑殺而可以寬裕民者也
能長乃能豈弟作人寬裕其民耳汝如曰我
甚平易近民則政之中遺乃所謂族心駭慮
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及之謂也觀于此言
公甚深有戚于王之殺管叔而離于頴言也王曰封爽惟
民迪吉康 句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
作求 句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凡告也爽明也明思所以啓迪斯民于吉善
之可以康乂民者是作求詩云世德作求謂
先哲王厥勿若紂也紂民無有啓迪而不遵從
者君不迪民則刑罰不中無政于其邦矣 王曰封予惟
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

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
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
天 十告也監者監其失如下言今民不靜是也民不安靜心未戾止
之說于用罰之行謂明德以慎刑也民
厥啓迪之而未肯同心者無他君德不脩天罰殛之又誰怨乎
勿曰無罪罪豈必大必多但一事少差天監在茲況今罪尚顯
聞于天乎若紂有惡于皆叔之事而痛自懲
周公代言甚明若武王存日自命康叔則此
詳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
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德遠乃猷裕乃
以民寧不汝瑕殄 十一告也無作怨勿用刑罰敏民之怨
非常不循理之事也蔽時忱丕則謀所行一
不敢欺詐無此數者則蔽蹟其德矣康乃心勿躁急也顧乃德
常內省也遠乃猷勿見小也如是則政
寧民和永保長世不汝瑕殄紀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
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句 明乃服
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十二告也命天命也無我殄享者
所被厥敬伯之命明思王所以爵命之意也
而能高其聽則厥遠而見大無急切之政有
安治其民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 句 典聽朕告汝乃
以殷民世享 十三告也典常也世享其國也接善訓人
不給而言者易啓聖人以精誠動物意滿語
而又言言者不迫而聽者心惟浸潤涵育歲
所謂重巽申命孔子所謂有餘不取盡而後
說入人深也諸者疑其頻複豈爲知言者哉
酒誥 此亦周公承武王之志以告康叔也
于酣酒醴于酒則淫于色酣淫則無
克眾歛瓊室玉門之侈有瓊宮長夜男女僕
諫臣制孕婦炮烙賁人諸凶暴之事其臣下
民開化之甚多矣而特爲酒誥不已細乎曰否禹惡旨酒
也故商之先王亦惟天之降威也我民用大亂喪

邪次之君者天下人之主心者人主之主也雖有聰明酣則心
狂鑠蒙愚夫力不能舉雖醉則
則越紊亂天下狂暴之事由常人作者少惟酣者作事無非狂
暴何也其心喪也人心喪則冤所不爲心喪則敗亦
不悟失亦不悔酒之爲害至于此吁可畏也哉故飲酒者不必
皆狂吾見狂愚之人未有不好飲者頹身喪家者始丁飫酣不覺終遂大迷不
繼歡之調未有不至頹身喪家者也惟君惟國君也人
反鬬亂已成猶舉觴自快曰吾以
傷心之害莫如酒防心之害莫如
人難化禹所以惡旨酒而疏儀狄
易于來酬終日飲酒觴酋有孚失是其作無遇亦罔于無若紂
之迷亂酣于酒而已矣蓋飲則愿
而爲靜家之多事俗之侈靡未有
讒之家謹厚之士未見有棄子酒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
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
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
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
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
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
愛厥心臧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 王若曰周公若爲武王言也明大命者明示大教令也妹本
作沫卽詩云沫之鄉矣衛朝歌之地紂所都也受沫言妹者
少婦之稱幼君之意紂飲酒睨婦人
邦易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人所以示戒也酣者昏昧故明大
武王則昭考也文王爲西伯飲酒
也言文王告戒庶邦諸臣朝夕惟曰祭祀方用酒今世人以酒
爲小物又徒物也能使天下後世無知愚皆溺貽禍王昏心敗
德亡國喪家非小物也始爲事神灌鬯之用惟天地祖宗能享
之高年有德能安之仁人孝子賢君能薦之其得則爲福祖失
則爲妖孽豈非天命天威所係乎故古聖人始作酒是天之降
命以警我民大祭也今人沈湎是天之降威也我民用大亂喪

從惟此酒之行小大邦喪亡亦惟此酒之罪故文王告教爾侯
人有官政有職事無常干酒及庶國飲酒惟于祭祀旅酬以德
將扶無至于醉文王惟曰我民各訓迪子孫耕田稼穡土物是
惟勿嬉戲爲酒則事百物廢淡泊清心善所生也禹子孫者亦
當聽耳監誡父之常訓德無小大小于惟一視
勿以飲酒爲小過不飲酒爲小德而不禁也 妹土嗣爾
殷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
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在王家 嗣爾殷肱以下告臣也嗣殷肱謂
子足繼作也純專一也言專力稼穡奔走勤勞以事

父兄肇啓行也事牛以載貨殷賈也此皆養生營業之
事與酒相反者也耕田貿易以孝養父母父母有慶知識時
也厥慶厥壽之類子弟勤修孝友以奉其親也典聽常聽不忘也大克羞耆大
乃子弟勤修孝友以奉其親也典聽常聽不忘也大克羞耆大
行養老之禮也惟君惟國君也人
食酣酒醉飽所以大養爾惟曰爾老成多識通能觀古作稽考
中德爾尚能爲仁人孝子能進食祭祀
丕大也介酒因也北乃信爲王家
我以元老大德王家所承不
可忘者是當養之以酒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
今克受殷之命 享也沈湎之
命聖人非詆語殺幽王將亡詩人作如弁曰樂酒今夕君子維
宴衛武公作賓之初延魚藻歸葉皆刺幽王酣于酒也予孫既
以飲酒亡德考以不飲酒興復何
心亦以宴樂好飲之心又何心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
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
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
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康緜淫洪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
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
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厥惟逸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 四告也又引殷事勸戒之殷先哲王德也迪
民也經德行有常也秉哲志不昏也天顯小民言天道顯明在小
言能成王道畏輔相如湯于伊尹尚宗于傅說惟恐治事匪有
恭敬不敢暇逸況敢崇向飲酒乎
伯內服百僚正大宗官下及百姓
于酒且亦無暇詩可飲上緣助天
天子此殷先王不飲酒之效也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飲身亡也
命令昏亂罔顧于民祗以保眾民怨不肯改易痛痛也至于民
痛傷心猶不自止其放逸也其心疾很而不畏死罪在商邑滅
亡而不憂殛皆腥于酒者之情狀也無明德馨香祭祀升聞于
天乃惟民怨興羣小及身酣腥穢之氣上聞故天亡殷而不愛
殷惟放逸之故豈天虐之人自取罪耳此殷後王紂飲之禍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
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
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

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鑑乃事時同于殺五告也言予非徒爲此多告而引湯與紂之賢臣伊尹甸男衛之君矧皆有大史內史爲友以相箴規及賢臣百官師尹惟殷教伯之事惟服行休美以安殷也服行也宋事也若時猶若屬也矧惟若屬有司空宏父以馭違違有司從爲農父以順保民有司空宏父以馭違違有司從爲農父以順保民有司君皆可相勉爲理矧汝但止率屬罔正罰制于酒人皆有不化者不能身教而輕率用刑過罰人言或有告羣飲者殺汝勿疑佚盡執拘保以歸于周予其殺之予又惟此屬乃殷社所導迪之諸臣工上失其教乃湎于酒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可也上以勗厚下曰享既有斯明享殺臣乃有不用我教辭不聽是乃自同于殺矣觀于此言聖人之不貴刑殺如此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六告也言汝馬牧伯常記我之慈戒勿聽小人辯言易乃官守方今民沈湎于酒不可不虛也矧若屬也矧惟若屬有司空宏父以馭違違有司從爲農父以順保民有司君皆可相勉爲理矧汝但止率屬罔正罰制于酒人皆有不化者不能身教而輕率用刑過罰人言或有告羣飲者殺汝勿疑佚盡執拘保以歸于周予其殺之予又惟此屬乃殷社所導迪之諸臣工上失其教乃湎于酒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可也上以勗厚下曰享既有斯明享殺臣乃有不用我教辭不聽是乃自同于殺矣觀于此言聖人之不貴刑殺如此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六告也言汝馬牧伯常記我之慈戒勿聽小人辯言易乃官守方今民沈湎于酒不可不虛也酒其所常需申命誥戒何若是酒也大物有養而爲毒小而害大者莫如酒明明者以爲當戒庶眾人以爲不必戒大下明者少而惛眾人多言迷惑者少而言違不便古多民亡昏迷多言亂亂是敬之不信也聖人物見理亂之源似緩而實切辯言亂政不可以若是其後人之言曰惟子言酒莫之違不可以若是其後人之言曰惟子言酒莫之違喪邦乎酒之流禍甚幾乎以天下喪也紂亂之同于殺也幾乎可殺也故曰知幾其神紂棄未生而周先疏儀狄國王未生而周公先作酒誥眾人見已然不見將然惟聖人知幾故曰勿辯守而勿失至于此而後見也不然聖人豈不近人情者哉後世不近人情者哉後世不達誥戒之意用不情之法禁祖諱權酒酤因以爲利而曰禁民飲雖殺之不從矣善乎蘇軾有言曰甲若子責之學也故其子服乙笞子而奪之食故其子不服此周公所以能禁酒而後世不能禁也

梓材此亦周公爲武王言訓康叔也篇中有若梓材之語因以命篇梓美材寓愛養成就之意聖人設官分職創制垂訓所以愛養天下而征伐刑獄非其本願司寇明刑惟以弼成方伯監視惟以弼民首篇戒慎刑明設官之意末篇戒崇飲革沈湎之俗此篇飭刻厲培忠厚之基古語猶能感人者因疑爲錯簡今釋其義圜疑圜匪其執爲錯簡乎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歷人汝亦厥君先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亦爲厥政先言爲邦君者可以無爲而治也大家大臣之家邦君之上惟王基爲臣民下無可以自逸卑爲臣民以分其事于下而上惟邇其恩故可以無爲而治也今汝爲邦君苟常自念曰我有上下相師師司徒農父若保司馬坻父若稽違司空宏父定辟及耳遂往蒸敬勸勞其民違于寬宥其臣司徒司馬暨見君行事違于寬宥其臣司徒司馬暨見君行事違于寬宥其臣司徒司馬暨見君行事

尚書辨解卷六

明京山郝敬著

召誥 召誥者召康公告成王也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召公以太保爲司空掌營建因周公自洛回歸作此以達王本爲營建作而繫一語及營建惟奉命之經祖勵王敬德與民祈天永命首言殷民歷紂之威命王亦服膺然謂國家延歷不在私邑在君相敬德上下勤恤周公以達王亦若效忠告于周公云曾按史東都之建于洛謂周公日自洛洒至豐北望祭鄙鄭伊洛毋違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事未就而武王崩公以周公恐四國之諸西京偏安徙棄東征餘力克成先志召公以爲大難初殄嘗與之眾不得少休神人初服將徙其所事之端故以敬德諷王因公納誥亦守成之至謀也然此一舉也惟此一時失則不爲天下已定人情僥安二公以則東都不復可作矣卒之幽王罹犬戎之禍九鼎不能東遷一線延雒入百夫非周公貽之與雖然無恙邑平王亦不至舉岐豐棄之酷父美別業故不肯子輕去其室猶是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

德乃早墜厥命真萬世守成者所宜服膺也夫子刪書以召誥先洛誥旨深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篇首序營洛月日不及年以洛誥成王之六年周公東征歸之次年也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既望望後十有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有一日也朝早也步行也周鎬京也豐在鎬西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以營洛告于廟也太保召公也先周公至洛相視居宅越若來者不記厥行之日而爲歸越三日戊申初三日也月初生爲朏越三日也是日之朝太保乃至洛古人大興作必十卜而後經營以社稷宗廟之位也越三日庚戌經營定厥志也經營者規畫營度其城郭廟社朝市之位也越三日辛亥治所經營之位于洛納水北日納越五日甲寅十有三日也營位成厥日乙卯十有四日也是日早周公至洛偏觀新邑營位越三日丁巳十有六日也公代王告天于郊用牛二上帝與配享各一也是日師公洪大誥告康叔諸侯士民之日越翼日戊午十有七日也越七日甲子二十有三日也是日早周公以厥作之事書于册分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既命庶殷乃大作禴殷者東本殷土商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封都謂歐去洛邑禴歐之民始爲殷庶邪殷亦猶畔殷者後禴殷亦猶以獫狁民侯後聖人豈疾其民而勞使之乎非也說者拘此遂謂先遷殷民後作洛邑尤非也丕作大作也郊天告地而後報編大興庶年十二月功乃成

太保乃以庶

邦冢君出取幣乃德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句 藏癙在夫 句 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耇指周公欲綏寧于王因諸侯率皆首至手也族陳設而獻也知此元子指嗣王言周受殷命殷先哲王在天其子保與民今雖服從周命終以智包藏癙痛在匡夫自御事而又託告庶殷其無也知此元子指嗣王言周受殷命殷先哲王在天其子保與民今雖服從周命終以智包藏癙痛在匡夫

厥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哉 句 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子有殷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殷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殷德乃早墜厥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舉夏商二代興亡之故 王敬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代興亡之故 王敬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舉夏商二

神于以下朝享頒賜而公薨王之辭王若曰公下王贊公留公于洛之辭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以下公承命後洛之辭伻來毖以下王歸公在洛稍遠殷士于洛之事庚辰以下史選總記其事之歲月日也先儒誤以爲一時事求之故疑其有脫闕耳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 句 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 句 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洛誥繼召誥作故不復記日月

因于召誥也此一節即周公乙卯朝至洛達觀新邑營建使之禮如親覲王也殷公自卿復報命也予明辟王稱成王也子者神人之辭明辟爲何謂周公前此輔政今以歸政之意言及天始基命定命即詩云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之意言及天始基命而安定之汲汲之意也予公自謂周公也公言已繼太保往大視洛邑其所以卜宅之意也公言已繼太保召公也公言已繼太保往大視洛邑其所以卜宅之意也予明辟王稱成王也子者神人之辭明辟爲何謂周公前此輔政今以歸政之意言及天始基命定命即詩云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之意言及天始基命而安定之汲汲之意也予公自謂周公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紂成洛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總記其年月日也成王元年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周十二月即夏正仲冬也烝祭也祭歲也周所尚也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祝版也逸史官名祝冊逸作祝辭也惟告周公攝之惟王來朝其後者祝辭惟稱周公留守益東都之繁周公留守洛邑以治也王命在十有二月即戊辰王至之日也誥成公留洛而去誕保文武受命者因于王留公之辭也誥者謂公居洛七年乃薨然則誥作于成王之十四年矣十二月王所命作之冊又何惟邪明年也公留洛即王烝之新歲惟七年也不云留洛而云誕保則誥作于成王之十四年矣十二月王所命作之冊又何惟邪按成王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東征六年春公營

洛是年冬十二月洛工成王寘公至洛朝祭七年公留治洛經文編次甚明紛紛諸說不足辨也　周公稱成王之德業曰文武史代公之辭體成王尊崇叔父之意云爾非自周公口出也古者臨文不諱叔父如周公不當稱于成王耶此史臣尊公意也

多士　多士者周公從殷士居洛而告之之辭故夏孔甲以來五世無道而桀尤甚狂位且五十餘年湯革夏命之後八百九十一字成湯面若放商之邑也紂以帝乙之子世多賢君酒誥曰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惟紂身爲不善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曰王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祀也天之所以立命人之所以立心者蓋其所遇者周家父子遂誅之故自古迄天下之易未有如商者蓋其所遇者異子兄　之聖而自古得天下之難未有如周者蓋其所遇者多賢君養士士之報禮重也方紂無道人歸周仁則以誅爲奉世積德之商故自古迄國忠臣義士亦未有多于殷周之際者也河洛猶固之有帝也河洛之堆殷二十及商既滅人思先澤則以迄爲悲故三監叛五十國亂周公碻斧鉞斯三年乃定而河洛之士終未肯附也河洛猶固之有帝也河洛之有河洛猶固之有帝也河洛之堆殷二十八王六百四十有四年撫茲土也尚之有河洛猶固之有帝也河洛之有河洛猶固之有帝也河洛之堆殷二十東人不忘商舊西人不忘周也人心所係通之全面拒之所以講護維持而藏柔懦摩之遂也然則公惡殷士乎曰否忠臣義士公敬而矜之故曰于惟天命不易無遊威敬哉無淫于逸于樂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嗚呼厥亂明我新邑惟曰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以揆文之德以敷在下用懋和衷于厥正事凡庶邦冑罔不咸休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用乂

傅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所慕一國慕之即此意也豈其放流之禁錮之乎洛邑雖大不過數十里舉殷頑于聖之民置畿而閑之一城之內是後世長于新安仇之而已民方思亂而奉率攜子流離道路欲以弭亂所謂治絲而棼之也夫遷民以防亂非聖人之誠誠義士馬頑民非聖人之心誠聖人于已往還名謂子將來孔書所以爲妄作耳　此史臣記公所以作冊逸誥之由爾商邑自作也予亦念天方大不甚奇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予有私意利商求位也惟爾洪無度者指革命以後殷畔之事無度猶言無道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言我周寬宥爾殷無有殷墟變動之作非我驚動爾商邑自作也予亦念天方大降災戾故不爾正言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　句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率肆矜非予罪時惟天命　三告也上既以天命補德興亡之說又以殷士有大戾既不究正今惟帝不畀惟我事不貞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出奔亂爲臣不忠其罪大劓殄無辜乃惟爾商後王通厥逸出奔亂爲臣不忠其罪大乃惟爾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率肆矜非予罪時惟天命　三告也上既以天命補德興亡之說又以殷士有大戾既不究正今惟帝不畀惟我事不貞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出奔亂爲臣不忠其罪大劓殄無辜

八百二十字

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我爲王臣辭也罰罰之事也引逸不適逸言天欲引導安全而桀不肯從也桀高富貴是天所以適明主憂勤惕厲是明主所以適于逸引逸適逸所以啟多士順者不但欲移爾遷之而已

六百四十九字

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五告也予何不爾殺者不食大戾刑命之言也予惟是移爾遷遷之有重申也大作邑于茲洛又非遷也所以作茲大邑者予惟是西土遐遷四方諸侯無所賓禮又爾多士今已俾服可無事遷所以營洛爲爾居今爾往洛所居創爾土爾其侯有爾土辭身安居自逸也爾若能徼長循理天惟付畀矜惟爾辭若妄作不克敬宣但無心于敬天之罰身且

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再告也我開王周先王也上帝命周制絕殷命而有後謂既告而不聽後不再告加之罪無我怨也册史籍也殷革夏命僭興迭代有匪獨今日多士皆商舊臣又推探其意言殷革夏命則凡臣之舊臣商簡用之今殷舊臣周無用者不知天命有德予一人惟能用德故曰天邑商子惟一切大哀矜爾敢違越天之命也夫多士國亡家破不肯從周非所謂忠臣義士與周營欲用之而不可得耳言惟能用德者望其爲周不貳心之臣以此報周之意而非迫言多士之無德其敢非忠義者謂爾有德其孰能不叛周者已之心謂爾無德其敢非忠義者謂爾有德其孰能不叛周者無德也曰率肆矜爾乃見聖人不得不可用又不可棄是多士遭遇之窮而聖心良苦亦末如之何矣此公憫惜多士嫉厲讎以感動之非必多士眞有此意聖人德惟愛讀多士所以終于乎化耳　王曰多士昔殷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告也殷爲王自稱也來自奄也言我昔自伐奄征奄而歸也言我昔自伐奄征奄而歸加誅我乃明致天之罰欲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順者不但欲移爾遷之而已

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幹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我周王之多遜爾乃興從爾遷爾邑繼爾庸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五告也予何不爾殺者不食大戾刑命之言也予惟是移爾遷遷之有重申也大作邑于茲洛又非遷也所以作茲大邑者予惟是西土遐遷四方諸侯無所賓禮又爾多士今已俾服可無事遷所以營洛爲爾居今爾往洛所居創爾土爾其侯有爾土辭身安居自逸也爾若能徼長循理天惟付畀矜惟爾辭若妄作不克敬宣但無心于敬天之罰身且

不保今鰥惟宅朝邑以乃家繼兩居以才陶牧人之
鰥乃未死有年于茲洛誥之子孫乃有興起者其從
不得王曰又曰時句子乃或言爾攸居攸時曰
因上文言遷居以後之利也子彼時而信于或言爾
所居今果然矣聖人告人委曲如此或者猶慶之頌
無逸無逸者周公以恭儉訓成王也凡人主之忘生
卑約者治之本人情貪不好逸奠不忘勞聖人于民則
于人主則不欲其以凡民自待以恆情自恕而獨致戒曰無逸
蓋民好逸未必得逸人主好逸則無所不逸生長于富貴耳目
耳于紛華不知小民之艱難以好逸檢游歲月歷駸
過意行樂以爲養生延年則好逸初服明作中道遇小
艱怨則好逸往情深急喜恢忍忠無安靖寬綽之度則
受病之線由于不知稼艱難由于不知稼穡稼穡者民
所以生而民者君所以生故易一艱我生觀民也有艱
有稼穡有稼穡而後有民有民之稼穡而後有貢賦
後有掘制有經制而後有百官有司朝廷宗廟倉廩府
高宮貴探宮壯麗之居有錦衣玉食之奉無一不依民
一不自艱難出若之何登枝而捐本也是以公于洛誥
屢于豳風七月諄以稼穡此戒以無忘稼穡艱難無以
恢爲于田于遊于觀深思小民之依則應乎無駭奢淫
而君德可脩有脩節愛養之意而壽命可永有諫恭受
而忠謀不悖有從容詳審之思而讜邪不興蓋既知
天下之人無一敢侮慢己無一敢隨
據心慮慮約己裕民而君道庶幾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句其無逸句先知稼
艱難乃逸句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句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君
暫有狀言王所讀言君所人君之所耳目玩好居處盡屬
安逸然自賢主觀之其無一可以自逸者蓋君享其逸
者自有也君之逸是乃小民惟正之供君依小民以爲
小民之供本于稼穡人君但知逸爲逸不知稼穡之艱
知小人之爲依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乃君逸則知小
艱是乃富貴者之所依憑也凡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以其身未

親稼穡之事耳聞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但知
知厥父母艱難乃有是逸乃習爲禮俗謬誕妄不檢非
使其父母曰前人無有聞見知識蓋以驕麗爲威嚴則
之宜猶爲苟簡以多欲爲得意則踰前人之恭儉爲繼
蓋之過患亦即下文所爲誇張幻誕者
也其弊皆由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爾 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句其即位乃或
高宗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
死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
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
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位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再告也引殷三王
之知艱難乃逸者以有安安爲之券信不可長始于一念而終身迷亂若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是也彼其酗于酒亂狂或死而不悛亦始于一日耽樂耳
德爾以酗酒爲德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
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誑張爲幻此
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五告也此承
上章今日耽樂而因戒王使受教也言古人雖德
而猶相訓告胥相保順以道德相教誨
無人怨則無鬼謀養和氣則招吉祥故自古壽考之壽見者也中
宗大戊也自度以天命自謂制
民同力作故即位知艱難乃或
或田居逸而然也寧和也此事無
主不能恭默守禮也嘉靖和美安靖也祖甲高宗欲立祖甲祖甲逃居
義惟王高宗欲立祖甲祖甲逃居民閒故與小民同力作也殷
小民之艱難而後王生長安逸不
知艱難惟知有逸不知小民之依惟知有己是以驕者淫泆褊

過哀生人怨神怒天年不永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 句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也又引周之先王知艱難乃逸者欲之使知小人之依故能勤
事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即稼穡也徽懿皆美也柔則能文恭則拘儉惟恭而能安惠鮮者鮮寡之人惟恭
無色而柔之使舒澤也自朝旦至日中又至日昃言終日不食
惟正之供下所當供小民以艱難生之而賢主以什一稅之者
也言文王不敢以小民稼穡之艱難爲逸不知稼穡之艱
中身者文王年四十七即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按史文
王即位之元年帝乙之二十九年帝
命創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
十有二年然則三分有二茲對之末年所受庶邦惟正之供非
文王征之小民皆于嗣周樂供之也而文王猶以致之于商故
易曰王用亨于西山夫非有二之供享之與夫子曰以服事殷
天非以惟正之供服事之與小心恭慎止仁止敬故其享國長
人于殷爲天子能躋八百無逸永年信不誣也後世晉重耳以
祖詐立圖遍天子取彤弓自稱侯伯身死而其子孫驕者僅數
遍脅友邦朝聘供幣豈非以西伯惟正之供爲口實于夫西伯
諸之而不能也晉人則參而奪之也文王不敢以供遊盤而服
事殷晉人以自供其奢侈而王室曾不得一縷一粟之入
所以六卿交解子孫煙爨先啗侯伯之餘也無逸永年豈欺我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樂者言今日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也又引周之先王知艱難乃逸者欲之使知小人之依故能勤事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即稼穡也徽懿皆美也柔則能文恭則拘儉惟恭而能安惠鮮者鮮寡之人惟恭無色而柔之使舒澤也自朝旦至日中又至日昃言終日不食惟正之供下所當供小民以艱難生之而賢主以什一稅之者也言文王不敢以小民稼穡之艱難爲逸不知稼穡之艱中身者文王年四十七即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按史文王即位之元年帝乙之二十九年帝命創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十有二年然則三分有二茲對之末年所受庶邦惟正之供非文王征之小民皆于嗣周樂供之也而文王猶以致之于商故易曰王用亨于西山夫非有二之供享之與夫子曰以服事殷天非以惟正之供服事之與小心恭慎止仁止敬故其享國長人于殷爲天子能躋八百無逸永年信不誣也後世晉重耳以祖詐立圖遍天子取彤弓自稱侯伯身死而其子孫驕者僅數遍脅友邦朝聘供幣豈非以西伯惟正之供爲口實于夫西伯諸之而不能也晉人則參而奪之也文王不敢以供遊盤而服事殷晉人以自供其奢侈而王室曾不得一縷一粟之入所以六卿交解子孫煙爨先啗侯伯之餘也無逸永年豈欺我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毀神其心躁慢峻厲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商周四
厥身欲壽考安佚焉得此惟不知
固有也惟正之供彼當供也輸艾
興怒嚴刑峻罰少知稼艱豈至于
心二語公蓋深有儆于流言之
以橫橫誘迪君陳所以欲致政去
考其事而測定意指隱
然可尋在讀者熟思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七告也語畢而嘆嘆之丁寧
之所謂言不盡意忠告至矣

尚書辨解卷六終

陳曾望校字
楊介康覆校
錢桂笙覆校
丁兆松
張華清 續校

尚書辨解卷七

明京山郝敬著

君奭 此召公戒告老而周公勉留之辭奭召公名古人賈直相驗以名篇史緣筆故因名命篇序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召公不悅故周公作君奭司馬遷敘燕世家遂謂周公踐阼攝政召公不悅爲序所誤矣成王幼周公以家宰攝政而或有之若疑作則禮記明堂位附會之說先儒辨之已詳據此篇文繙洛誥多士之後時周公留洛成王親政召公奉冊歸之心公以文王子武王弟相武王初定天下武王崩反者四起公以骨肉元老受父兄託去則將舉前人未竟之緒秉鉞誓之乎雖周誥居東成王一悟遂翻然返何嘗秉天下如後世莽操之爲世儒推誤怒洛誥于欲明農之語遂謂公歸不果召公不悅夫周公不歸召公亦未歸也不亦恕己而責人乎序是時異姓舊臣皆已戮封十亂皆已賓謝獨公留洛而召公居中平老德勳故有歸志或曰周公不歸召公猶可歸乎曰周家宰分無所那守之事皆周公肩之親則叔父情不可解位則冢宰一

迷故篇首公亦自任義無可去若召公歷事三朝主報國酬引年而退退爲庶幾焉耳周公旦其任分周公留洛而王幼沖寡力亦顧憑之王耳篇中云嗣于孫大弗克恭過庆前人所指矣是時召公歲未甚衰成王在位三十年崩而太保尚受顧命輔康王以百歲計時尚未衰其不悅非無故也然周公攝止即止老成忠愛眞無已故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宣予上帝命 句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句 惟人在 句 我後嗣于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 句 在家不知 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厥 句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句 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 句 我道惟寧王德延 句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周公欲留召公先言文王受命之難以動其心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

弔憂也弗弔言君奭獨不憂念乎天命去留在人天喪殷而周受之我不敢信以爲美而不求自保知天不可信未必興周我亦不敢以爲終于不祥而不求挽回善則不祥可轉爲吉不善則休祥亦變爲凶存乎人耳嗚呼嘆辭君指召公已曰時我者言召公嘗歸貢于公也我周公自稱我亦不敢下二十一字爲句言我亦豈敢安逸于上帝之命不遠念天威于我民無遏遠參差意惟人在謂厥天作民在人也我後嗣以下十一字平過遠參差意惟人在謂厥天作民在人也我後嗣以下十一字爲句指成王幼沖不知艱難仰在家不知者周公以叔父至親召公同姓宗臣盡其休戚難在家不仕豈得諉于不知天命難保天意難信集乃墜其命不能久經歷矣繼嗣前人恭奉明德惟在今日子小子所爲不敢知不敢寧者事能有所救正也但啟迪前人明德之心使及于我沖子而已又曰者前言少開

再申其說也史記聖人從容勸諭之辭如此言天不可信我率行惟武王之德以延接之天亦不所以思緒文武而保厥命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祖陟配天多歷年所 句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 句 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三告也此又引商先臣言諸臣自效于商天惟純佑以下言商利賴諸臣保衡即伊尹按湯壽年百歲伊尹相湯湯崩歷外丙中壬又相太甲是伊尹始百歲人也伊陟伊尹子書時有臣扈至太戊凡百三十年而扈子孫巫咸乂王家太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則六人者皆多歷年所王家使之多歷年所王賢

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十告也不惠不順也言我豈不顧于理而如此多言惟憂閔上天越及下民耳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十一告也上言閔天與民此獨言民者民爲本也乃指召公言惟召公老成深念能知民情豈時縱終千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愚嘗觀周公之忌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于喪亡之年討叛于生死之際也視老之于壯死之于生若豈夜呼哦而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爲之資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吾夫子費年費年至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皆堯不遇舜不言老舜再皆以期頤之年遇至便騎欲以召公爲口實乎

多方 多方者周公再奉成王討奄歸至洛而布告四方之辭臣我監五祀蓋周公治洛之五年也奄人再叛時成王在位十有一年二十有四歲矣武王崩三監叛十餘年間周公所以懇懇勤勞盡瘁而奄人猶反側不常若使當時無公或如君奭一誥周公之處遺矣夫子謂書序多方于君奭後見文武之業所以底定綿祚久遠者秋毫皆公之力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此史臣記周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公始居洛蓋經月不言其年以經考之蓋成王之十有一年也元年至二年公曰臣我監五祀則是成王十有一年矣是時公已遷殷士而奄人再叛公再奉王討之蓋初征王年甫十六多士曰昔殷來自奄奄王動故大誥之辭稱神人此行王親總大政故專稱王王來奄王運經洛諸侯會故反之也洛邑朝宗之所故稱宗周公治洛王還者秋毫皆公之力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作多方之誥五

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殺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爽厥政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徐諸國以其未忘殷故稱殷侯尹民宰民之官大降猶言賜也言天天乃式教我用休簡畀以寬有爾爾不知言爾自當知也國謀也寅畏也天命不可以人力謀不畏保爾之宗祀也惟帝降格以下詳言降格之事見封以多方亦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圖厥政不集于享天之降時典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厥天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慎罰大介賚爾多方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尚在王庭尚爾事有爽曰時予乃或誥我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爾乃尚宅爾宅畋爾田爾乃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復如他誥更端以其前面陳知召誥及後世道妻之類故編次諸誥末名立政者魯王自立云爾篇中養民儆刑以得人爲本得人則政立因虞書皐陶九德舜言五宅三居庶虞以來五刑有三居然必九德咸事而後五宅攸人然後能宅凶人先又三德然後用三居三人而猶五宅無寬民不可得已由堯舜至文武帝王之道備而周公相成王爲王道之終故此篇上接舜禹皐陶之謨下及成王之事于茲舉矣國史所編實夫子刪定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一節史臣敘周公作誥之意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者公將陳訓而致禮于王矣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記公所戒王慎用之人也左右輔弼臣也常伯常用庶官之長也任用也準平也人以平正直可爲準則之人綴衣掌舍衣天子衣服之官虎賁武士侍衛之臣所謂帳下士如今錦衣衛官僚執戟護陛掌刑殺者也言王左右常行庶長常任用準平之人以

爲綴衣虎賁之屬此周公所用戒于王者也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夏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句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其在商邑越殷先哲王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句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上帝不顯亦不回于德越厥小大庶獄庶慎罔攸兇兢以列用中罰

商受命奄甸萬姓前周公若曰者史臣擬公之辭也休者嘉美之辭也休茲知恤鮮哉者嘉其知恤之鮮也休茲知恤即無逸所謂知憂恤能得人者少也古之人指唐虞之世堯有夏謂諸夏號遷也言古人行道中國帝室強盛如唐虞之際尚賢官天下庶品小德役大德故曰有室大競天工故曰顯後以尊事上帝迪知知之眞也忱恂即卑陶所陳九德拜手稽首唐虞君臣進言也迪知謀信有九德之行然後乃敢陳謀以告君盛舉陶雖明也忱恂于九德之行即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之實而宅非居罪也五刑之官而謂非先列也舜舜有三居之宅而宅原非安宅古人以宅論刑宅可知也豈非德明而後刑中乎故其告厥后若曰宅乃治事之臣使事得其理宅民得其養宅乃平準之人使公平正直者居百爲皆準養民之準如此三宅則可以爲君苟臣不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謀爲面從大言以訓德而乃宅斯人用之則事牧準三宅無有善人徒法不可以化民矛榮有惡德惟其弗作求法古任人且以善德感化而無後也陟升也丕大也釐賜也眹明也言陽升爲天子上帝大賜明命也三有宅謂事牧準之位克即

宅謂用人能各當位也三有俊謂事牧準之人克即俊爲上位能得人也天下所以嚴敬厥法者以陽能宅俊得所非徒以刑爲美也庶習多習也欽劓劓即也受德暨純尚強也蓋刑異五宅三居之謂也見德言不見刑書治州獄之人如後世酷吏輩以刑爲美也庶習多習也欽劓劓即也受德暨純尚強也蓋刑非矣蓋也所使也我謂周也言夏諸夏也奄徧也甸治田也言盡四海之民皆向王田也按此因皐謨九德五刑五宅三居而言愼罰先于明德舉善則不善者自遠夫子所謂舉直化枉子夏謂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與此義同宅俊言三不言九者皐謨九德不越宅曰事牧準猶繹其旨以明先德後刑之意非必以三宅配三公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厥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

商府僅師辭在大河南盤庚渡河所遷都也或云鄗亦商都也或云鄗即今彰德府安陽縣古相州或云漢京兆杜陵亭則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也又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亦有亭堠陽伐擊營師之處也而皇甫謐云梁國蒙縣熟爲南亳蒙爲北亳偃師爲西亳即今河南歸德府有亳州漢之譙縣也商人都亳凡五遷未知孰是版驗要服塞之塗不以分封而設王官治之謂之阪尹此備舉庶官也文王惟能克知二有宅心乃能官人立政常吉士兼指諸在位者皆循理善人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三監之故地也殷自帝嚳始宅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王湯居亳從先王居即今河南歸德府商丘在大河北微子之故封古殷土也或曰亳即今河

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以列用中罰公既致誡于王又舉愼刑之長屬史官記錄成書以告後王使知所法也公意蓋謂王能用敬以推原獄情爲刑之長茲式有愼即敬謂由

獄也列布也猶後世列傳之列所謂布在方策也用中謂者使後之用詞者取中也公以立政準訓獨加意于刑獄因言以繹志公沒世未忘于首叙之死與

顧命 顧命者成王將崩顧太子羣臣命之也顧回視也將去公佐命之終顧命者成王守成之終也成王生平嗣服之事皆回視公而臨終顧命明成王所自得也處生死之際從容不亂承遡考之業付託惟謹末年逆修冕服有加矣後世人主死于嬪人之手嗣君服立悉由中官大臣不得預而禍亂隨之然後知成王之爲德重也三代顧命多矣獨錄成王者以其居四代命王之終近本一扇孔書分王出在應門之內下訓爲康王話與分殯與同陋千餘年來無敢正之者可慨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成王崩之年經無明推周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也宋邵雍作經世曆譜亦同但以閏置四月後耳劉歆三統曆則以閏置四月前是年四月實閏四月也胡安國作春秋傳則以閏置四月後是年四月實閏三月也諸家之說不同今從劉歆三統曆之說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悉按召公先事文王又與周公同相武王至成王時召公不悅殆將老矣今成王終又受顧命計其時必非甚遠若又三十餘年則已百有餘歲未必尚在位二者之說皆未足據蓋以理推之亦不得其實也哉生魄謂月既望而光漸減十六日也魄猶不能振衣相扶持也病不能振衣相扶持而猶沃面也相扶持也猶不能振衣相扶持而猶沃面也相扶持也猶不能振衣相扶持而猶沃面也相扶持也猶

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
王家用端命于上命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顯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承
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
王家用端命于上命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顯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承
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之主豈君冕世平袞服告況嗣君受命大事豈容須臾之喪而何爲不可
尚書辨解卷七終
陳冒望校字
楊介康覆校
錢佳笙覆校
丁兆松續校
張華連續校

呂刑 呂刑者呂侯爲穆王司寇于命之詞刑以詰四方也

呂刑者謂穆王遠觀累度當稽以保民之道
惟中元命配天前此謂誥所未發即天
命刑之意蓋天降之圖惟此民彝王者明刑斷注善有賞惡有
刑以世之常典也發先論張皇世祖民彝
在天厥絕不由上帝故橫行相詐相殺人心以敝風俗以凋壞
尤所以銷狂簡民所以妄作也故去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語不及神怪歸不越中庸正人心息邪說所
以爲明刑斷獄之大端成穆穆明明之化者也呂命及此篇得
以人廢言自三代之盛也訓辭必稱上德比其衰也上德不稱
也粗觀矛戟呂命遺引三后
刑徽之際丁寧反覆稱悉仁
人側怛之心蓋五刑出乎五兵五兵始于蚩尤蚩尤妖炎尚鬼
事最鄙蓬兵器慘虐害民好鬬誅之其遺類爲三苗歷用五刑
民彝彼之有五刑爲三居是五刑之不用自舜然矣夏商以來

治亂迭興兵以相尋勢不得盡廢五兵
并五刑去之故專有作于亂人始干黃帝
與炎帝戰于阪泉涿鹿之野遂殺蚩尤而五兵五刑之用
世不定故五刑不得不用其屬至于二千五百周之法令視前
代加密特假之恐耳觀大誥康誥立政周公戒成王及康王以後五刑之屬日繁
流之無已康王以後五刑之屬日繁蓋至三千穆王乃作贖刑其
實仁人之心欲僞者觀所刑爲先王之法夫割人肢體鑽鑿異居
忍而棄其骸者聞之戚又疑者
王享國長久論年百有餘歲不可謂非仁人之報而僞者必以
爲先王之法不許窮也嗚呼此皆聖
人錄祥刑之意歟所以爲國祝而後世愚衆此言最近或謂老聃能作訓者過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節

堯臣記作訓之被呂呂侯爲王訓寇之前刑命辭命王穆王名滿年過四十始
即位在位五十五年享國百年者史臣約舉成數言之也入十
九十曰耄作呂刑時王年已耄也度大也度量也作刑作贖刑
也呂侯蓋日世變則情僞繁人主則經歷練穆王之時姦宄日
滋作書于耄年深世故察物情者熟之
表務明練爲用刑者所宜盡心度夫子存之以示
後世愚案此言最近或謂老聃能作訓者過也王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則椓黥越
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
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
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
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
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稷
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
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
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
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篇載五刑所
由始在古清明之世常道立而風俗醇民無邪慝德理樂生上縣法而不用示之無辱淫之行無慘刻之政至于季世奸宄日滋故法而守之無益也故至于堯舜之時猶以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懸于朝而舜又設誹謗之官以來四方之言而堯舜

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申戒羣臣也 曲禮曰庶民曰黔首 鳴呼 嗚呼嘆辭 孟侯 孟伯宜長也蔡氏謂侯大夫爵有姬姜言多惟嘗言之且多釐而用可知也有德惟刑卻德威惟畏天相民請天所扶助在民也作配在下謂配合天意在下國之爲君臣者也罰逐一清問之辭兩辭爭勝負之辭單辭決之惟以無偏倚之心中聽于兩辭無以有謏庶之心私家于兩辭則可矣私家者納其貨于家私吃之也獄貨非寶以貨之辭惟府奉功謂報罪以爲功也報以庶尤謂降之百殃也永長惟罰謂極可長惟刑罰也非天不中謂人君不奉天以折獄未有能中者惟人在命謂人命至重也天罰不極謂在下國之必報以庶尤而極致其罰必然之理也如天罰不極則在下國庶民可妄殺納賄行私無所不至安得復有善治之效哉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戒來世也今往何監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

監非立德于民之中即民之心剛柔正直即中其大于刑明哲之人惟于刑罰丁寧告戒致無窮之辭也用中即中其大于刑明哲之人惟于刑罰丁寧告戒致無窮之辭也用中即中也使用刑者皆中則有慶矣慶善也 嘉師善衆也 師衆也 監視也 王之善衆其視于今所告之辭用刑平堅夫能觀罰人爲嘉師則矜狄皆祥刑矣

文侯之命 劉向以王敬申文侯能以其官伯宜長也蔡氏謂侯大夫爵有姬姜言多惟嘗言之且多釐而用可知也有德惟刑卻德威惟畏天相民請天所扶助在民也作配在下謂配合天意在下國之爲君臣者也單辭逐一清問之辭兩辭爭勝負之辭單辭決之惟以無偏倚之心中聽于兩辭無以有謏庶之心私家于兩辭則可矣私家者納其貨于家私吃之也獄貨非寶以貨之辭惟府奉功謂報罪以爲功也報以庶尤謂降之百殃也永長惟罰謂極可長惟刑罰也非天不中謂人君不奉天以折獄未有能中者惟人在命謂人命至重也天罰不極謂在下國之必報以庶尤而極致其罰必然之理也如天罰不極則在下國庶民可妄殺納賄行私無所不至安得復有善治之效哉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戒來世也今往何監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

文侯之命 劉向以王敬申文侯能以其官爲平王也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我邦之杌隉日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慶言之首言也言恒情于己有過若是其多方周旋責人之過期易而不難惟受人之責者每過不吝如水之流是所難也引此以發自悔之端古之謀人老成練達之人不敢遽責我之所謀忌今之謀人輕進躁妄之士貽危宗順以爲親信也雖則云然謂己往不可追也黃髮老人即所謂古之謀人耆艾老成舊力猶存古賢人不足于勇也吃吃勇說辯佞也以是爲非使君子易爾也良猶尚也昧昧蔽也藏也佞說辯也以是爲非使君子易爾也良猶尚也昧昧蔽也佞說辯也詰詰辯也不出于耿即昧昧蔽介獨也一介猶一个斷斷無他技無他材能也休休寬和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不啻若自其口出言心之所好不但如口所言也職主也罔極無也疾加也違圍也殆危也扼陷不安也榮光也榮光不辱安則不危一人言榮辱安危惟在所任之一人亦不可不慎也

尚書辨解卷九　史館甲榜宇　陳冏冀覆校

孔氏古文尚書篇目　明京山郝敬著
孔安國序　尚書序
虞書
舜典 分堯典後半无之文具前不復載 增首增六語二十八字載後
益稷 分皋陶謨後半无之文具前不復載
大禹謨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湯誥
太甲上
太甲下
盤庚上 盤庚本一篇今分爲三文具前不復載
盤庚下
說命中
仲虺之誥
伊訓
太甲中
咸有一德
盤庚中
說命上
說命下 以上第九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康王之誥 分顧命後半无之文具前不復載
畢命 以上第十卷
君牙
冏命
右目皆伏生所無破裂不合者餘目見前茲不再列

孔氏古文尚書 梅賾獻之原上比伏生本多二十五篇漢孔安國爲傳并安國自序一篇古書序一篇共五十八篇皆古科斗文字故世稱古文尚書云漢劉向班固顏師古晉皇甫謐梁阮孝緒唐孔穎達馬融鄭玄諸皆家及見其始末悉與敘錄畫合

孔安國自序 案序不類西漢文字疑直此梅賾僞作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漢之望古務矣孟子今之去文武周公制作時者亦百年中間歷七國秦項之亂六籍存者蓋寡而孔子壁書佚生所傳二十五篇已爲天幸過此更徵三皇五帝鳳凰麒麟食椹懷鳥有命不足信矣左傳一書非丘明作了然而引以爲徵向于逍遙筆說耳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秦夷頻亂蕩載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義嗟夫吾夫子其亦不得已矣夫子而前聖之淵已矣人言無一足存記乎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人言無一足存記乎古文字點畫形象必不容妄假未嘗有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開闢之初人倫接如今世所傳三墳八索皆淺俗無稽周禮職方之外後人偽撰如今世所傳三墳八索九丘開闢之初人倫接如今世所傳三墳八索皆淺俗無稽周禮職方秦非聖人手筆大抵六籍自尚書二十五篇周易卜筮之書外多後儒補輯雖不盡還于經而要非古之完全也明者辨之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阬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其得聞百篇之說無所考藏

據序爲言商庠養古也案序馬遷三十九篇商書亦三十九篇夏書止四篇漢書多至十五篇夫子憲章文武師周公讀易觀象數篇頌不過末商寥寥數篇斷定處舜新故作作反少于先代安在文武之盛也周之盛也典謨多于八索九丘宜特少夏少則殷又不足以一代之禮籍樂皆取諸郡代詩錄商頌不過五篇然則周公讀書四篇豈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伏書無
孔書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伏書無孔書有司馬遷作史記載湯誥與孔書異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翼力通事于乃大訓亟汝毋于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淮西爲河南爲雒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哲能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于有赦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亟罔攸兼我怨案漢伏生書無此篇司馬遷何從得此其辭義散漫無味而孔書湯誥又與此殊可知宮世僞書甚多皆因序目杜撰不獨張霸武成孔安國古文而已
咎單作明居 有目無篇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大丁子繼仲壬司馬遷采世本作殷紀其說同今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間隔六年缺二王與孟子史記不合序之不足信河知伊訓一篇伏書孔書俱有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篇諸侯咸歸 孔書有
肆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四篇伏書無孔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十日 並伏書孔
盤庚五遷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伏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伏書孔書俱有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 孔書有
泰誓三篇 此序謂武王十一年伐紂近是案洪範二十三年者蓋于大歲云武王在位惟十年而此篇復有十三年春之文遂謂武王未嘗改元葬也伏生本無此篇蓋其辭僞而雜採人僞撰也一月正月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孔書有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
作牧誓 伏書孔書俱有案孟子云虎賁三千人當以孔書爲本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多故增千爲百誤耳
武王伐殷牧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伏書孔書有歸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伏書孔書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有目無篇邦諸侯不成語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伏書孔書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有目無篇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有目無篇人之心安所千此等處正與之
武王崩三叔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勝殷作大誥 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伏書孔書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于之命作嘉禾 二目無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滕叔徙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蔡仲歸以武王謚序不當稱成王并伐管蔡以同姓監殷則成王時也王幼周公攝政王命命之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伏書孔書有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二篇伏書孔書皆有召王作洛誥周公告卜自作皆非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洛誥序以周人乘黎謂周代黎以孔書有其辭召誥篇成王命之由但重敬德中無事實記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伏書孔傳俱有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伏書孔傳俱有
以上通計目九十有八實存篇五十有八闕篇四十

大禹謨 古史備要舜受堯終放勳喪畢有堯典不復作舜典夏書有禹貢不復作禹謨今別爲禹謨容非缺否乎其辭散漫不緝而味猶渾樸殆秦漢間雜解之手疏屬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禹名文命司馬遷本紀因之猶傳舊矣今請文命敷于四海非名事語不分曉蔽承于帝與敷于四海意不屬疏厥后臣克艱厥臣等語與蔽承于帝亦不甚屬黎民敏德與克艱意亦不甚屬此後段段不倫集句成文痕跡宛然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舍己從人與上段意不屬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與野無遺賢不屬信曰皆來語皆舊語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突發此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以後皇陶似不相屬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東王 語勢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禹汎言其實即不領略亦惟不領略故諸書皆參惟曰一以貫之與賜晉即以下遞說有實把聖人所以貫不言之敬也奏命舜曰允執厥中本無象惟精惟一以求厥中亦是著象之語大抵言語一塗易藏言象言數惟佛老譚空說玄象徵金荒是以聖人嘿識心通不言而運無知而知前端自竭故曰知我其天況舜禹相授有提敕之辭其辭甚深則面其旨反淺猶似後世講章

東方未有天下之事備錄於此

汝終陟元后 案堯讓舜曰格汝舜格汝禹語也然前言格汝舜格汝禹此文言來禹言格陟或是舜禹相呼之矣成允成功謂后能成功也蓋子孟子引之天之曆數在汝躬永終論語載之堯舜益入上下文終非一律觀康誥篇大學引語自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先儒謂此十六字爲心學之源以此自是三代以後語在虞書格汝禹此文言來禹言格陟或是舜禹相呼之矣成允成功謂后能成功也蓋子孟子引之天之曆數在汝躬永終論語載之堯舜益入上下文終非一律觀康誥篇大學引語自殊

汝終陟元后 案堯讓舜曰格汝舜格汝禹語也然前言格汝舜格汝禹此文言來則稱呼之矣成允成功謂后能成功也蓋子孟子引之天之曆數在汝躬永終論語載之堯舜益入上下文終非一律觀康誥篇大學引語自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先儒謂此十六字爲心學之源以此自是三代以後語在虞書格汝禹此文言來禹言格陟或是舜禹相呼之矣成允成功謂后能成功也蓋子孟子引之天之曆數在汝躬永終論語載之堯舜益入上下文終非一律觀康誥篇大學引語自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以此自是三代以後語在虞書格汝禹此文言來禹言格陟或是舜禹相呼之矣成允成功謂后能成功也蓋子孟子引之天之曆數在汝躬永終論語載之堯舜益入上下文終非一律觀康誥篇大學引語自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先儒謂此十六字爲心學之源

功容非解受于五臣相舜集諸篇史禹誤益稷不成疑就平哉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段因虞書舜分北有苗緣篇末有羽七旬而苗服則功成為幻化此後世依原文敷之與舊不可誣先聖堯舜禹積德百有餘年世猶難苗之格不在兩階七旬之舞也古史記事聖人刪書典必載遷語損益天道因勢利導封禹傳之意歷山往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孟子引詩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段因虞書舜分北有苗緣篇末有羽七旬而苗服則功成為幻化此後世依原文敷之與舊不可誣先聖堯舜禹積德百有餘年世猶難苗之格不在兩階七旬之舞也古史記事聖人刪書典必載遷語損益天道因勢利導封禹傳之意歷山往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孟子引詩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段因虞書舜分北有苗緣篇末有羽七旬而苗服則功成為幻化此後世依原文敷之與舊不可誣先聖堯舜禹積德百有餘年世猶難苗之格不在兩階七旬之舞也古史記事聖人刪書典必載遷語損益天道因勢利導封禹傳之意歷山往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孟子引詩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益稷 本舜禹讓分帝曰來禹以下充數兩篇中統稱謨謨猶也文具前不詳載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輔黎民咸貳乃頗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康臣弟五人御其母以徵徯于洛之汭

弟五人禹之孫太康之弟仲康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輔黎民咸貳乃頗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康臣弟五人御其母以徵徯于洛之汭

弟五人禹之孫太康之弟仲康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輔黎民咸貳乃頗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康臣弟五人御其母以徵徯于洛之汭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五歌伯禹述其典則敦厚不及十二國風憲禹將其弗及矣遂所謂其方貴州西南諸蠻猶皆服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五子觀為五歌望一人當一歌第又切為韻所謂五子觀為五歌望一人當一歌第又切為韻所謂五子觀為五歌望一人當一歌第又切為韻所謂五子觀為五歌望一人當一歌第又切為韻所謂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侯命掌六師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侯命掌六師義和湎淫廢時亂日

眾奉將天罰蒞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威典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仲虺之誥

成湯象棻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此因湯事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之語而繫於篇末為惡德人行事有惡而借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此等語意發自論孟以後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厥命我商王受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爽邦由哲夢帝資予以乃辟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有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爽明也

簡賢附勢寵綏有德黜我眾奪之有北小大戰戰兢兢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爽明也言明于人情也簡賢附勢寵綏有德言不相容也黜奪也謂有德者黜奪有位也人惟己疑人之能猶己出也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無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望商厥辰弗集于房替奏簫韶重華協于帝烝烝乂不格姦宅心克綏厥猷惟后非眾罔與守邦非眾罔乂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此一段本孟子引古書小變其辭畧載于此而古語自別與入此段上下文勢頗遠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語近俳偶兩代之文少有此體

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
莫己若者亾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鳴呼愼厥終
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都
[illegible]
湯誥 案司馬遷作殷本紀刪載湯語與此篇皆非古也
見序疑辭歟而後世辭臣猶規模倣作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
有見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
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惟皇數語自誥民詩創始孟子祖出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

囚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
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
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
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
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
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厥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
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鳴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依倫論語所載湯誓自知二語法泛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後世敘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
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補頌辭辨然案孟子云湯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卒于岐周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又數百年若合符節太史公書多古文家言其間事實固有可信者如此然亦不能無小異如孟子言湯放桀于南巽之野而不及其所終史記言桀放于鳴條又言湯崩葬于亳三句一字
紀亦云舜南巡守卒于蒼梧之野而不及其所葬史記言舜葬于九疑山在今湖廣寧遠縣東南九疑山中一峯名曰舜源峯下有舜廟又有舜井相傳以爲舜葬處然山在今永州寧遠縣東南而永州古屬荊州非揚州之域且山中石皆蒼黑如漆疑即蒼梧之野而得名非必舜葬于此也
云鳴條在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東南鳴條亦在其間然未知是否孟子作孟子時書耳未知是否孟子作孟子時書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後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鳴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敬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此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善曰先王顧諟天
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
監厥德成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
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
夏自周有終相亦厥後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
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天厥祖王
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
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
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侯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
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
宮居憂克終允德 說與是同忠信曰桐臨汝河以告成勝王者基業何至見於論語中見古人天真若二十五篇文采歷歷者論德論政論情真發一往便終厥似後世隱約教令語雖正而辭盡意竭無復餘蘊然之思左圖下至漢魏不乏佳篇何必三代也三風十愆雖與
聖人語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后罔克胥匡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
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自朕不類欲敗厥績罔以貽厥以速戾于厥躬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厥德乃罔愆乃
惡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 孟子引天作孽四語與伊尹訓辭今若爲
太甲語是以據以爲孼以證孟子之指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后非民罔以辟后非衆罔以守衆非后
罔乾厥中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國必亾臣下不匡其刑墨
典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謀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厥德乃罔愆乃
惡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 孟子引天作孽四語與伊尹訓辭今若爲
太甲語是以據以爲孼以證孟子之指

伊訓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后非民罔以辟后非衆罔以守衆非后
罔乾厥中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
于身邦必亾臣下不匡其刑墨典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謀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厥德乃罔愆乃
惡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 孟子引天作孽四語與伊尹訓辭今若爲
太甲語是以據以爲孼以證孟子之指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后非民罔以辟后非衆罔以守衆非后
罔乾厥中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
于身邦必亾臣下不匡其刑墨典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謀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厥德乃罔愆乃
惡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 孟子引天作孽四語與伊尹訓辭今若爲
太甲語是以據以爲孼以證孟子之指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天命人德之一
以誥嗣王作咸有一德 案伊尹訓太甲三篇皆稱伊尹作此篇獨稱伊尹
蓋伊尹既沒而後人追述之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
常九有以亡夏桀 案孟子引湯誓四語與此篇文采歷歷者論德論政論情真發一往便終厥似後世隱約教令語雖正而辭盡意竭無復餘蘊然之思左圖下至漢魏不乏佳篇何必三代也三風十愆雖與
聖人語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
常九有以亡夏桀 案孟子引湯誓四語與此篇文采歷歷者論德論政論情真發一往便終厥似後世隱約教令語雖正而辭盡意竭無復餘蘊然之思左圖下至漢魏不乏佳篇何必三代也三風十愆雖與
聖人語意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緒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伊訓以下五篇辭皆盤庚開紀不類其義古今文篇章各殊今分爲三自首至湯及爾身弗可悔爲上篇具前申命證有次第而遷本一事故併爲一篇自湯誥合數事爲一篇亦本營洛一事也

盤庚中 自盤庚作惟洪河至承厥家爲中篇文具前

盤庚下 自盤庚既遷至末爲下篇文具前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案論語子張問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本此篇論子張問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本此篇論語此篇變化其意而論張不精觀名猶言時與默變化不分明之義與儒作梁庵爲倩蓋墨庵亮陰即是宅憂言宅憂又言亮陰因襲論語成說耳三年不言謂居喪三年不親政不發號孔子云百官總己以聽子冢宰之詞非謂口不發號也今云既免喪不言羣臣強諫終不言但作書告自謂恭默思道事帝賚良弼代言則迂謬甚矣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夢由想生或有之謂夢中形象求得則爰立作相豈明主用人之法與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庚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命王之言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命王之言其爲命說也若藥不瞑眩二語古雅孟子引之若說弗視地二語則非古不倫

說命中

復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馬誤云惟口出好興戎也言口能起羞不得甲胄能興戎也勿以衣堂爲安當以干戈自省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備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事惟煩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于王旨說乃言惟服乃不厎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難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惟厥攸居德惟一壹王攸不難不耶

尚書辨解卷十

明京山郝敬著

孔氏古文周書

泰誓上 泰猶大也武王伐紂大告諸侯之辭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案序云十有一年近是此謂十有三年者因洪範云十有三年詩箕子以爲武王訪箕子即釋箕子囚之日其稱其子囚即陳紂之日而增會其說非也武王伐商丁車訪道值日不足識有之而箕子宗國顛喪豈肯即言故史記云武王既脫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而洪範亦曰王乃言非即問也又曰箕子乃言奔即告也然則殷亡紂死非箕子陳洪範之年十三年作洪範十一年伐商近是孔子曰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未嘗言十一年戰兵十三年再舉也孔穎達疏義因武王末受命之說引大戴記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而小戴記謂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有三入十四即位九十三崩在位僅十年故謂

十一年十三年者皆承文王年數文王以厥西旬頒威之年受命改元九年崩武王立不復改元故終喪觀兵通文王九年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合之爲十三年此說據也文王以臣節終孔子稱爲至德萬無受命改元之事度西旬頒威亦何足爲受命之符詩言文王聿脩厥生未嘗言改元而武王嗣君新立自古無不改元之禮若謂武王承考至于辛事不改元則是文王以不忍商爲恨而武王以踐得天下爲快也豈二聖宅心行事其言文武當年改不改而武五即位早晚歷數多寡實無所據若謂文王十五生武王先文生伯邑考則文王以何年娶人道謹婚嫁以時未必太早若謂武王後文王止十年崩則洪範所謂十三年與金縢云伐商被二年豈皆謬耶大抵漢唐諸儒說經臆測雜記風影牽合今當以洪範十有三年爲正而序說十一年伐商近之序先後本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厥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三代以前是夷族之刑罪人以族自秦始耳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將會末受命伐商之心猶有畏事 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此內序十一年而增會商之說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夷居平居也紂于凶盜紂聚逋逃之藪使淫佚自恣罔知其侮不止其悔也天佑下民七句取孟子引書辭填補前後不屬本謂命德討罪天下不

承遠此爲武王自言爲紂有罪志語意未順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受有臣億萬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因襲大戴文王之功甚言商人之眾耳紂百二仁不能保境內之眾事不能億萬有臣三千之語周家之眾何止三千都非實錄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天之所惡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底致也天矜于民等語皆唐虞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勦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爽厥師 爽差也此篇補綴亂序謂己有天命及受有億兆夷人等語皆襲孟子引泰誓云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用張于湯有光王伐紂事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古書稱贊武王之辭率禮不合稱作武王或以紂爲不足長寇亂心以爲非我所敵百姓也若危懼與孟子引書意不屬不應孟子反順紂

角鳴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古秦誓而不察其爲僞作耳

武成 舊說世傳記武王既伐紂成功之事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古有是書亦而後人補之猶世傳武成不錄耳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月朔爲死魄二日爲哉生魄三日爲旣生魄月爲陰陰精爲魄鄉飲酒義曰象月之三日西成魄也禮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承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則武王存日古公季歷未嘗稱王皆周公制禮承先追尊而武王克商惠惠何日開與友邦冢君侯名分未定觀加禮考王號柴望大告不已急乎孔子稱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奈何伐紂之事勤誥文考世俾嗣膺大服謹武王雪父恥經也果若此則莫禹稱不得爲孝子予君臣義與恩親武成叢記後儒之自說也九年大統未集因于文王十五年武王武王繼世不改元之說而班會之文王欲集大統何待九年武王雖誅紂而麻父猶謚武王之猷代商何其亟乎子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毒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通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爰革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塈我大邑周承祀志謂承文王之志也果爾則後商誅紂皆文王之意與武王無預豈其然乎有道曾孫自謂不似聖人語意與武王無預豈其然乎有道曾孫自謂不似聖人語通逃謂殷人亡命者萃聚也爰曰謂微聖人曰類仁人謂十亂輩是予東征以下孟子引書荀舊云紹我周王見休惟臣塈于大邑周今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即牧野之事武王方告神往伐而先言此集謂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悳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州牧保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不惟其官惟其人偶然語千古即說話言）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不若（逮）代時若訓迪居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古名世正己格物如伊尹周公能克忠勤職司師道使民物即變理含職分民事外更無有道可論陰陽可燮理者但有加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燮理不足又設三孤副之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民物中後世情識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

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一代典制書世自有今甲骨載成王訓百官何用考官者耳）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一代典制書世自有今甲骨載成王訓百官何用考官者耳）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保學古入官（後世事多世語）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居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伯志業廣伯勤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論語引書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又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有政又云命汝尹茲東郊語勢五百三十九字）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隊不期侈（此人臣自用之心非人君所以勞臣君喜聞之語也豈賢王之訓）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備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三細不宥謂姦宄敗常亂俗三者雖小不宥也凡刑之非經但以三者概之則鄭人之議寧者少矣胡曰都乎）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亦疾于頑因所有遷厥頑民言豈用之周公責末富誠厥士為頑也說見多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非經但以三者概之則鄭人之議寧者少矣胡曰都乎）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伯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論語引書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又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有政又云命汝尹茲東郊語勢五百三十九字）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燮大即說話言）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不若（逮）代時若訓迪居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古名世正己格物如伊尹周公能克忠勤職司師道使民物即變理含職分民事外更無有道可論陰陽可燮理者但有加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燮理不足又設三孤副之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民物中後世情識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

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集所指名而第云乃祖乃父誇張之言）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詩四牡之卒云文武成康靡不是則正是其代語）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即大也趙記揚文引顧皆兩因句孟子引丕顯哉因句皆慎古語竄入酈道元水經注亦然）王若曰君牙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乂言乃祖考能不事其職民又不稱其先職事所以為幻）

冏命（書說冏穆王以伯冏為大僕正之命解也按史穆王非以伯冏為太僕正後世猶考僖以冏為辭卓轢馬蹄遍天下檢案之主也夫子刪書以昌辨有仁人之言攸行之後世述偽增君牙伯冏聖人何取于穆王而錄其辭反多于成康乎）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慨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睿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出入起居四語太甲）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邇德紹厥烈（格其非心不似詞臣語尤不倫）今子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羣僕侍御之臣即下文僕從）悉乃心乃德交脩不逮慎乃儉德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厥后克謀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險人充耳目之官邇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

貨其吉若時弼厥官惟爾大弗克蠹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穆王晚年用法又為酈盈造集度以儆正得人何至于此蓋其服說而不校其實故也）

尚書辨解卷十終

史開甲校字

陳問巽覆校

尚書辨解十卷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八卷解伏書二十八篇後二卷辨孔書故曰辨解其解周公居東為成王舉叔以兄弟之義臧之解罪人斯得為成王與太公召公誅管叔而周公不與閒他若周公稱成王為孺子為國史代公之辭非自周公口出其說多與先儒異蓋敬之解經無不以私意穿鑿求不但此書為然也

尚書辨解紀略

張霽章撰

京山郝氏專信今文而力辨孔傳爲非且以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叔之事亦未嘗有踐阼朝諸侯之事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乃誤解金縢中我之弗辟一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中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其意以孔書偽作禮記出于漢儒俱不足信其旨似出吳幼清纂言而郝氏于纂言又未之見不過率其私智臆說而本無所據也

黃震黃氏日抄八卷解今文二十八篇後二卷辨正古文

經義考郝氏敬尚書辨解十卷存

舜典補亡

陽湖　吳省蘭　泉之輯
紫明　旌德　施彥坡　校讎

毛奇齡（原名甥字大可初名甥字何驥浙江蕭山人康熙己未博學鴻儒官翰林院檢討有西河合集）

舜典者堯舜二典之一也尚書有堯舜二典自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太史令司馬談作本紀時採其文依次抄入紀中已而年矣及漢武天漢之末有古文尚書出于孔壁其字遷始藏孔安國間學將採古文

補入之而以救李陵得罪下之獄竟至征和之初又值巫蠱事發古文經文俱藏官府而史遷則載見書序不及見古文五十八篇之書故五帝本紀其所載堯舜二典皆今文尚書中文摭其詞而抄變之所謂就易簡文以成一家言者雖史記亦然而今文之節目次第則燦然在也其（缺）海行世相傳亡舜典一篇鎖不知何時所亡而細撿其編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因盡刪去仍載存帝紀

謂今文即而古文偽今文雖舜典雖亡有舜典者于是謂月正元日以後堯是堯典則不通梱矣夫子百篇序早分堯舜二典而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悉在慎徽五典以後放勳乃組落類而在月正元日以後放勳組落以前如孟子載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組落類而在月正元日後即繼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真舜典矣況史記于古文雖得百篇序盡採之入本紀世家而五十八篇之書故五帝本紀其所載堯舜二典皆今文尚書中文摭其詞而抄變之所謂就易簡文以成一家言者雖史記亦然而今文之節目次第則燦然在也其大製而勳功之燁燁雖跡可見是今文雖亡而史記引據皆不用原文綴襲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咸即滅無也後世考功法有尤異本此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
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廣
山澤辟衆主穫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
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
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奠以其賦來貢
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
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
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舜韶樂係禹所作故大禹
謨漢有九功惟敘九叙惟歌語在禹天問致異物鳳
亦云敬禄廣雅九功九歌敘者禹子也
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覺帝始北二段史文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
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
零陵

子而所爲又加甚焉雖著稱名殆亦難爲之辭矣

陟方陟于方岳巡狩也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韓非子
三苗未之從也傳曰舜葬蒼梧之山此有明據
書家人讀陟方爲升遐古死也則乃死二字義又或以陟字訓死方乃死爲陟字之誤尤屬無理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惟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于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羅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此節史文

尚書古文辨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尚書古文出孔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郡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

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眞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泰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衞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故字即以爲安國所傳亦猶疏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竪于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何晏之名冲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

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頌宗李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共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子講論之卓一逕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予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愼說文序謂易梅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禪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雲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倫禹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氏之說則愼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逕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

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冲所授冲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凡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義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冲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冲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於姑子而謐禁何不子講論之卓一逕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予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愼說文序謂易梅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禪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雲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倫禹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氏之說則愼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逕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

不踰躍稱快者乎于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說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仲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雜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子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

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于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謂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而僞托孔傳者不知也至子賄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駱驒扶餘駒驪主來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戒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

常道遜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剌之無可剌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岣嶁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墳山石岐陽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鼏高敦卣盤匜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致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子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錢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繆甚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遷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古文尚書攷

陸隴其著

清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經典釋文云。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孔疏云。武帝時。孔臧與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又云。史記謂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馬融鄭元皆謂。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并云伏生所傳內。故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齊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俱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

愚按據釋文。則僞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孔疏。則僞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內。大抵釋文所云二十九篇。是今書序言之。孔疏則除序言之。

又釋文云。後漢書謂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逢萌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顯于世。按今馬鄭所注。皆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疏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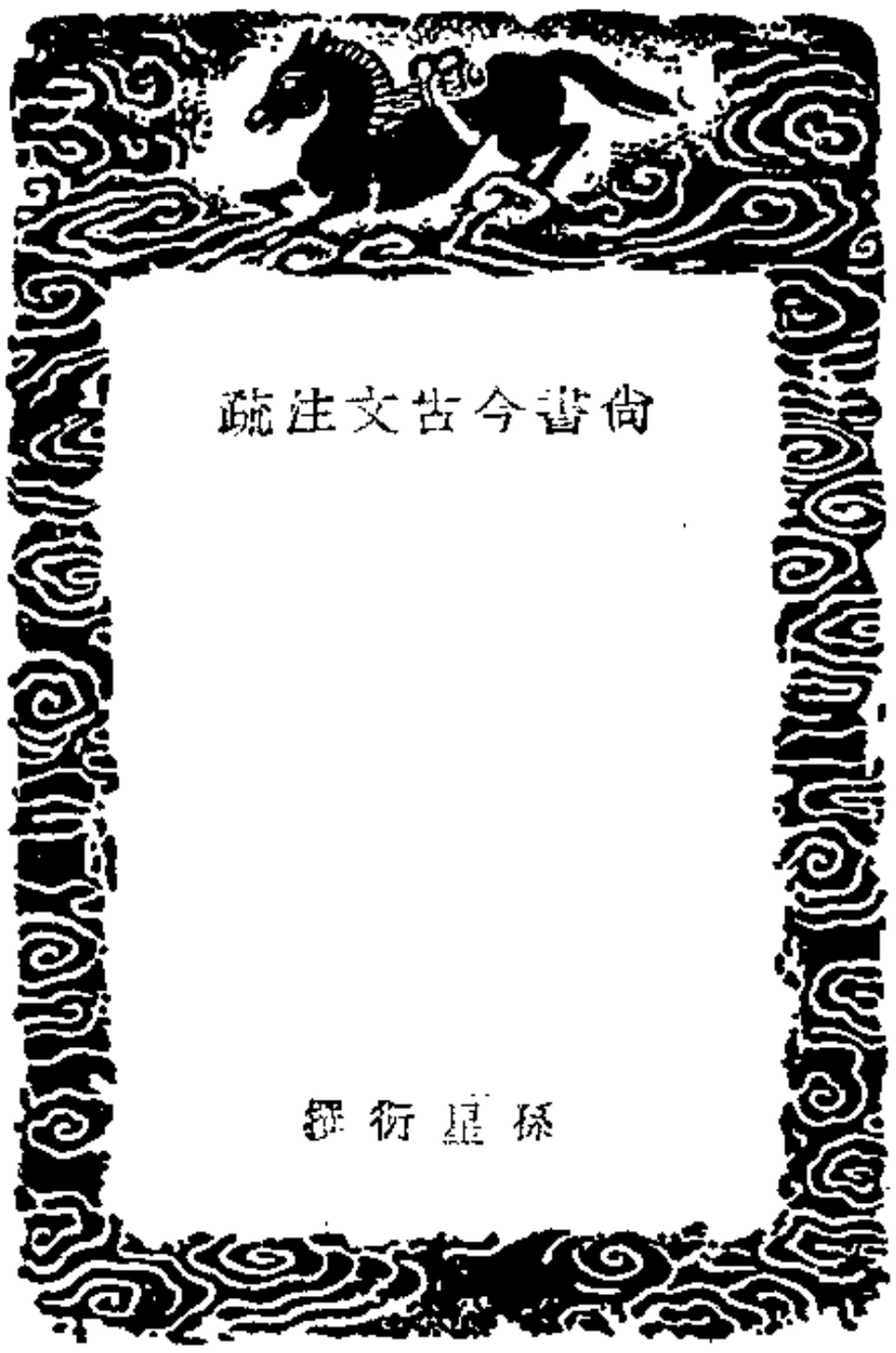
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途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元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卷。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故爲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竝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遯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竝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竝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遜亂于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近名。又註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戡黎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豪。謂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泪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

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愚按據釋文。則馬鄭所註。並非古文。據孔疏。則馬鄭所註。止得古文之三十三篇。大抵釋文以其未見孔傳之全。故云並非古文。非謂三十三篇亦非古文也。又釋文于舜典。仍用王肅本。而孔疏則用姚方興所上本。今蔡傳從孔疏。

右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小異。要之。則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之全。又難以僞泰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伏生記得者皆雜說。凡易說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文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作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于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只是周秦時低手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于安國所增二十五篇。梅賾姚方興所傳。則悉與伏生之書並竝。不敢以豎儒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哉。至若近世有爲石經大學者。有爲子貢詩傳申公詩說者。彼徒見古文尚書晚出。得傳。恩僥倖取世。孰知贋鼎美玉不可同日而論也。

僞孔作尚書百兩篇，欲託于孔子之百篇，班固儒林傳，既著其僞，又爲十六卷二十四篇，欲以亂安國之古文，固難載之藝文志，謂之古文經，後世卒無傳焉，書果何益哉，碚其又識。



尚書今古文注疏目錄

卷一
堯典第一上
堯典第一下
卷二
皐陶謨第二上
皐陶謨第二中
皐陶謨第二下
卷三
禹貢第三上
禹貢第三中
尚書今古文注疏　目錄

尚書今古文注疏　目錄
禹貢第三下
卷四
甘誓第四
卷五
湯誓第五
卷六
盤庚第六
卷七
高宗肜日第七
卷八
西伯戡黎第八
卷九
微子第九
卷十
泰誓第十
卷十一
牧誓第十一
卷十二
洪範第十二上
洪範第十二下
卷十三
金縢第十三
卷十四
大誥第十四
尚書今古文注疏　目錄

卷十五
康誥第十五
卷十六
酒誥第十六
卷十七
梓材第十七
卷十八
召誥第十八
卷十九
洛誥第十九
卷二十
多士第二十
卷二十一
無逸第二十一
卷二十二
君奭第二十二
卷二十三
多方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立政第二十四
卷二十五
顧命第二十五上
顧命第二十五下
卷二十六
費誓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呂刑第二十七上
呂刑第二十七下
卷二十八
文侯之命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秦誓第二十九
卷三十
書序第三十上
書序第三十下

尚書今古文注疏序

書有孔氏頴達正義。復又作疏者。以孔氏用梅賾書。難於廿九篇。析而舍古說。欽奉高宗純皇帝鑒定四庫書。採梅鷟圖若璩之讖。以梅已于復作也。兼疏今古文者。放詩疏之例。毛鄭異義。各如其說以疏則夏侯歐陽說。馬鄭注則本衞宏賈逵孔壁古文說。皆有師法。不可家詩及三傳。難以折衷。卽鄭注三禮。亦引今古文異字及鄭司農杜白而定一尊之學。獨申已見。自杜預之注左傳。王弼之注易。郭璞之卅卷者。伏生出自壁藏。授之鼂錯。教于齊魯。立于學官。大小夏侯歐口授經文。說爲略以其遠勝讀者誤也。孔壁所出古文。獻自安國。漢賈逵許氏慎等皆爲其學。未有注釋。而經文幷亡于晉永嘉之代。不竟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可以觀誡。凡此七觀之術。皆在廿九篇中。故漢儒以尚書爲備。又以斗也。又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尊此諸說。卽非正論。可證漢儒之鄭守廿九篇。無

異辭也。廿九篇析爲三十四篇者。伏鄭本分合之。不同大誓後得。然見於史記。猶大傳。似止上下二篇。至唐已後并失之。其詞見于傳記。猶可徵也。書大傳存本。亦爲後人删節。馬鄭注至宋散佚。王應麟及近代諸儒。或從書傳輯存之。故可附經而爲之疏也。文有今古之分者。孔壁書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讀之。蓋秦已來。改篆爲隸。或以今文寫書。安國據以讀古文。其字則異。其辭不異也。司馬氏用安國故。夏侯歐陽川伏生說。馬鄭用衛賈說。其說與文字雖異。而經文不異也。古文叢錯之學。絕于秦漢。聲音訓詁之學。絕于魏晉。典章制度之學。絕于隋唐。尚書爲唐虞三代之文。字蹟奇古。詁訓與後世方言不同。制度或在禮經之先。後人不考時代。率爲之注解。致訓故乖遠。句讀舛誤。謂之佶屈聱牙。殊可歎也。孔氏之爲書正義序云。據蔡大寶集衆賢顧彪劉焯劉炫等。又云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是孔氏之疏。不專出於己。今依其例。徧採古人傳記之涉書義者。自漢魏迄于隋唐。不取宋已來諸人注者。以其時文辭散亡。棱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遊臆說也。又採近代王光緜鳴盛。江徵君聲。段大令玉裁諸君書說。皆有古書證據。而王氏念孫父子。尤精訓詁。但王宏實氏述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大傳子章句之外。別撰大義。故擇取其文。不能全錄。

一經文相傳既久。讀依孔氏穎達正義本。參用唐開成石經。即今世列學官循誦之本。若改從古文。便恐駭俗。止注明文字同異。疏其出處。惟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益稷。書序一篇。分列各篇之首。前人俱以爲非。不得不改從舊本。以符廿九篇之數。盤庚等三篇爲一。依漢石經。每篇空格。及秦誓用史記。參以書大傳。不敢湊集佚文。說俱見疏中。

一尚書佚文。見于先秦經傳諸子。及漢人所引。有篇名可考者。各附書序。並存原注。其僞稱書曰書云

尚書今古文注疏凡例

一此書之作。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其前哲編纂書籍。具有成書。或列在學官。或爲時循誦。不敢勦說雷同。

一尚書古注散佚。今剏取書傳升爲注者五家三科之說。一司馬氏遷從孔氏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夏侯勝。小夏侯建。是今文說。一馬氏融。鄭氏康成。雖有異同。多本衛氏宏賈氏逵。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大傳子章句之外。別撰大義。故擇取其文。不能全錄。

一經文相傳既久。讀依孔氏穎達正義本。參用唐開成石經。即今世列學官循誦之本。若改從古文。便恐駭俗。止注明文字同異。疏其出處。惟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益稷。書序一篇。分列各篇之首。前人俱以爲非。不得不改從舊本。以符廿九篇之數。盤庚等三篇爲一。依漢石經。每篇空格。及秦誓用史記。參以書大傳。不敢湊集佚文。說俱見疏中。

一尚書佚文。見于先秦經傳諸子。及漢人所引。有篇名可考者。各附書序。並存原注。其僞稱書曰書云

于金陵治城山館。

者。或不必疏是何書。或是逸周書。及周書六弢。不便採入。惟孟子所引。似是舜典。趙注不爲注明。亦不敢據增。

一同時諸家之說。有已刻行世之書。亦有未經授梓者。有雜載經義札記者。故須採附經本以臉來學。俱載明姓氏。其不載者。或因引據書傳。爲習見之文。或與排撰舊稿暗合。是以略之。非敢掠美。

一緯書言三百年斗歷改憲。古時歷法。夏殷周魯已有不同。今既注經。須用考證。璿璣及淮南天文訓。史記歷書天官書。漢書律歷志等引證。方與先秦歷法符合。六朝唐人。如祖沖之僧一行異說。或用梅氏書九征大甲等篇考證年月。殊不可信。西法雖密。與古不同。亦不足爲經證。

一禹貢地理。俱用古說。見于漢地理志。當時據周地圖桑欽等書說。後人以臆見移易山川。如以成皋大伾爲在黎陽。以安豐大別爲在漢陽之屬。皆不敢濫從。郡縣應釋以今名。方便學人檢閱。庶補江氏鄂所未備。

一引用各書。其爲本書不具。及今世所無之本。俱載明出處。說文用宋本。或載他書引用異文。惟家語孔叢小爾雅神異經搜神記等。或係僞書。或同小說。不敢取以說經。疑誤後學。

一宋本注疏。注爲雙行小字。明本或以注爲單行。疏爲雙行。汲古閣本。始以注爲中字。疏爲雙行小字。行世甚廣。今依其式。如郝氏晉涵之注爾雅。或有可採。以便附入經疏。

一此書創始于乾隆甲寅年。至嘉慶乙亥年。迄功付刊。中間歷官中外。落于人事。雖手不釋卷。憶有遺忘。多賴同人之助。台州洪明經頤煊。文登畢孝廉以田。上元管秀才同。助其搜討。同里臧上舍鏞堂。從弟晉涵。助其校讎。應行附錄。

尚書今古文注疏

卷一

堯典第一上　虞夏書一

大傳說堯者。高也。饒也。禹敶曰。堯。設也。翼善傳聖曰堯。大傳說見風俗通。皇覽引書大傳以堯爲高者。白虎通號篇云。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淸妙高遠。優游博洽。我聖之主。有王之長也。說文云。堯。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古文作𡍮。云堯。古文堯。從土在兀上。兀。高遠也。垚。高也。與高聲相近。義推釋詁云。徂也。多也。饒多之義。猶舜之首先。俱美稱。馬注見釋文。云堯。謚也。異善傳聖曰堯者。士謚謚云。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謚。死不爲謚。則經以此謚爲大夫士言之。不知天子。則古者天子有謚。故馬氏以爲謚也。白虎通謚篇云。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稱謚。謚上德實流。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號何。禮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馬氏取本此。高誘注戰國策。亦引堯舜謚。張衡注思玄賦。今謚法解經文者。後人剿之。裴駰史記集解。亦引謚法。與馬同也。號名故謚。又以號爲名者。此名即號。非君卿民名之名。由民稱號之故。鄭注中候云。孔舉舜名。又注禮記云。舜之爲高。爲顯。亦猶舜之言充。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軒轅謂之黃帝。因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錫虞而號舜曰帝。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帝號雖同謚卑。故四帝稱謚也。蓋云軒轅黃帝。謚在帝之先。帝顓頊等。謚在帝之後耳。此皆上世之以生號爲死謚也。與者。謂推釋詁云常也。釋言云經也。舜典申敘時曰。敎之所興。常昭注云。謂興五帝之常也。是其得在孔子序書之前。說文與從都在六上。韓詩之閒之也。一曰典。大典也。莊都說古文作𠂤。大學篇引伊尹與嚚典一篇。極與所上錄孔傳分慎徽五典已下爲舜典。案百篇之書。內有舜典。書後亡逸。不宜以堯典

分猶也據孟子萬章篇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云云論衡書虛篇典中明古舍爲堯典推陶堯族訓云堯治天下七十載四岳舉舜而薦之五典與今堯典撰于虞文相連也書疏云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今并之以復古是堯典第一者書疏云馬融鄭元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故文以堯典爲唐書書大傳亦題曰唐傳今不題唐書者從馬鄭本也書今古文注疏大題在下者古書體例皆然依禮士冠禮在上依禮在下毛詩周南關雎在上毛詩國風在下毛詩疏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馬季長鄭康成之徒其所注者莫不遵然案史漢三國亦皆如是故用其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馬融曰順考古道放勳堯名鄭康成曰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典之同功曰一作學勳一作勛疏經歷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後漢書范升傳升奏曰重黎欽翼皇象詩殷武疏引奏握矩云若稽古王溝既受命典由七十思起詩譜引尚書緯斌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文選揚雄劇秦美新云被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閉塞封建聖人爲政必先稽古也堯稱帝故謂之同天論語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張衡注魯靈光殿賦

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馬融鄭康成皆同鄭曰睦親也

九族今文爲異姓古文爲同姓夏侯歐陽說見春秋左氏桓六年傳疏云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一云九族乃異姓有服者父族四五服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凡三族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證案鄭駁異姓之母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三要之父姓爲一族據此知許氏從今文歐陽說也詩葛藟序云周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漢書高帝紀七年正宗正官以序九族是漢初俱以九族爲同姓夏侯歐陽說爲異姓者蓋因戴德戴聖之說而誤也馬鄭注見釋文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史遷平作便

鄭康成作辨曰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史遷協作合邦作國協一作叶燮一作蕃一作丰

史公說協爲合者鄭注周禮云協合也下文協時月正日五帝本紀作合時月邦作國者漢書宣帝紀及地理志諸書多作國陸君玉錢塘自珠通案堯典石經有國字云漢人諱書不改經字宋書禮志禮部尚書何承天議引堯典百姓如一之文是也後人遇國字即書改邦則與漢史記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又曰於變時雍不改易此說蓋本堯典之舊也後人遇國字即疑漢人避諱因改爲邦耳漢國者地理志云皆黃帝方制萬里此之謂也鄭注王制云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皆執玉帛則是惟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爲服者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協論衡高世篇引經百叶和爲風說文協或作叶叶變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引作於變注應劭曰黎民協洽純篤云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以養穆睿云致時雍也以養穆睿云致時雍疑又以時爲時代之時案堯氏釋於爲於是則於訓如字於變猶言爰變也釋詁云黎衆也爰於也時是也釋詁云雍和也漢孔宙碑云於卞時雍卞即弁之俗字變與蕃蕃相近卞音近變氏漢書注師古一引作蕃

乃命羲和

馬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羲和世掌天地之官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孫以典天地之官相堯故堯復命以治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馬鄭皆曰此命羲和者見太平御覽十一大傳說本尚書考靈耀史記正義引其文略同五行大義引書子云亦同也所云羲督中星以授民時亦以羲和即四子與見鄭注與今文說也

分命羲仲

鄭康成曰官名蓋春秋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稱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鄭注見周禮疏序及堯典疏引鄭駁異義云稷與司徒者謂天地官也陰陽即謂天地井四時爲六官鄭以堯時有六官不獨據周制定之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益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書龍而辯於四方得后土而辯於毛方又云益尤爲當時大常爲雒者書龍爲土師職稷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是員帝時即有六官唐虞承其制也知主方岳之事爲四岳者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其下有羲伯和伯等羲與陽伯夏伯秋伯冬伯爲六周

禮如此則羣可知鄭據緯說爲說楚語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序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注云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興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悉也云紀於近命以民事者卷秋左氏昭十七年傳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謂少昊以前以鳥火龍鳥等紀官是紀於遠顓頊以來者稽與司徒是以民事命官故云亦紀於近云其時官名蓋禮曰司徒者以司徒敬敬五教與周禮地官司徒掌邦教同義同案西漢諸儒注堯典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云周禮則宗伯掌禮記注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云周禮則司徒掌土地民人者也與鄭義同案西漢諸儒用今文說以羲仲等四人即是羲和不以爲六官與馬鄭異月令云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羲和于周爲太史之職也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於唐虞羲和是不以爲六official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曰昔在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注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敬化也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食貨志堯命四子曰敬授民時魂相傳云明王謹於敬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序四時之中命晞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是以仲叔等四子爲羲和今文說也

欽若昊天

史遷平作便欽若敬順今文歐陽說若曰昊天古文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史公訓爲敬者釋詁文若爲順者釋言文今歐陽說及古文說見詩秦離疏及周禮大宗伯統計平平辨治也鄭作辨注見後漢書劉愷傳注及史記集解史記索隱云書緯稽耀嘉引堯典作帝堯曰放勳案尚書帝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四時云云春秋傳曰經以廣大言之謂之昊天不獨者鄭氏云春氣博綽故以廣大言之謂之昊天秋氣清明故以照臨言之謂之旻天冬爲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案天元氣最尊昊旻次之蒼又次之上天今文及許鄭皆異互易故文異耳

歷象日月星辰

史遷歷象作數法鄭康成以星辰爲一

漢書李尋傳尋引堯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即說天文儀器地理觀日月星辰爲一敬授人時

大傳見書疑文與之疑金下云金則不賦籍不舉力日月精忽候星辰行伍步度鑽史記正義引其文略同五行大義引書子云亦同也所云舉督中星以授民時亦以羲和即四子與見鄭注與今文說也

分命羲仲

鄭康成曰官名蓋春秋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稱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鄭注見周禮疏序及堯典疏引鄭駁異義云稷與司徒者謂天地官也陰陽即謂天地井四時爲六官鄭以堯時有六官不獨據周制定之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益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書龍而辯於四方得后土而辯於毛方又云益尤爲當時大常爲雒者書龍爲土師職稷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是員帝時即有六官唐虞承其制也知主方岳之事爲四岳者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其下有羲伯和伯等羲與陽伯夏伯秋伯冬伯爲六周

禮緯引鄭注云。羲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幷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接續死傷。授共工縣代之。乃分置八伯。又注大傳稱伯云。侯牧爲伯。羲仲之後也。和伯仲之後也。不及和叔者。脫文。此據大傳爲說。宅嵎夷曰暘谷。疏史遷宅作居。下同。嵎作郁。暘作湯。馬融曰。嵎。海隅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之地名。居一作度。嵎一作堣。疏宅嵎夷者。釋詁文。舍人曰。宅。居也。嵎夷。東表之國。居治東方嵎夷之地。又引王肅云。昔居軍師而治之。亦有時遷徙。俱非也。史公讀從古文。故以宅爲居。釋詁又云。嵎。郁也。郭璞注云。謂陽谷者。萬物郁生。故名云。郭注周禮。疏引此經。作郁夷。郁與嵎。古字通。故史公讀從古文。以郁爲嵎。嵎夷即暘谷之分。故云暘谷。與此同也。按春分之昏。斗指卯。角亢在卯。則井星柳星張正在南方也。馬鄭注見書疏。知正在南方者。以大傳天子南面視四星知之。以星鳥爲七星者。柳七星即鳥之體。在七星之中。故曰正中。云舉仲月以統一時者。周書周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此但舉仲月以統孟季三月爲一時也。古無歲差之說。故舉一月。是中星不同。鄭氏輯于算術。故可信也。案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錯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此先秦人說黃帝時。日躔與周時無差之證。中星亦必同也。鄭注周禮大司樂府注云。星鳥。鶉火之方者。南方三次。鶉首鶉火鶉尾。此言其中云。殷中者。釋詁文。舉秋言溫涼者。舉溫秋涼也。按後人疑仲春之月。星鳥未中。創爲歲差之說。豈知經不言昏。直不以昏識刻爲限。既舉仲月。舉又以爲歲舉一月。則昏後數刻。鳥星正中。無可疑矣。厥民析。注史遷厥爲其下同。疏析者。高誘注呂覽仲春紀云。散布在野。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如淳云。析分也。皆使民分散耕種。史公訓爲其者。釋言文。鳥獸孳尾。注史遷孳尾爲字微。疏孳尾者。列子黃帝篇云。孳尾成羣。張湛注云。孳。妳乳也。尾。微也。字孳相近。申命羲叔。宅南交。注大傳云。南交者。南夷之地。羲叔。羲氏之叔。疏大傳云。申。重也。重命羲和。使復其舊職。南交。稽大交趾。書曰。宅南交。亦大傳說。鄭注見書疏。知羲叔宅南交。在交趾之地者。以下文云。平秩南訛。訛化也。平秩。謂使農官平均布種之時。南交。稽大交趾。書曰。宅南交。亦大傳說。鄭注見書疏。知羲叔宅南交。在交趾之地者。以下文云。平秩南訛。訛化也。平秩。謂使農官平均布種之時。

也。華使也。鄭康成曰。謂春分朝日作生。平一作辨。秩一作敷。疏史公寅爲敬者。釋詁文。賓爲導者。說文及廣雅釋詁云。賓道也。平秩爲使程者。擊傳相近。說文殷從辰聲。辰與農同。故史公以農訓之。史公訓平爲均。均與使義相近。故以均使釋之。說文云。秩。積也。積與均義亦相近。故以均積釋之。說文云。敷。施也。施與布義同。故以布種釋之。說文云。敷。施也。施與布義同。故以布種釋之。說文云。敷。施也。施與布義同。故以布種

之時故據朔日之昏而中星舉一月通朔至晦而言仲夏之時與季夏之朔僅遲一日火星移已至午矣後世長其說不得疑爲義蓋不深思義意議紜有差日關益縮使然天體無遲二十八宿隨斗杓視而可識也鄭注見詩七月疏云星火大火之晨者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心也是星火即大火亦即鶉火也云司馬之職治兵謀之事者司馬夏官所掌即蒐田也弭禦之是兵事也云夏至之昏火星中者夏至火星未中月令疏引鄭志趙商一月則夏至在五月上旬加十五日小暑又十五日大暑角元四時大亦正中矣。厥民因。注　因者釋詁云依也因也就文云民依令解衣耕鄭之意蓋謂民相就而助成耕耨之事。鳥獸希革。注　希即稀者文說文稀疏也希聲或文無希字希亦聲字者文也漢書藝文志詩傳云毳毛之地鳥獸希毛其性能毳注見文選補白虎賦注孔安國注論語云夷內也謂夷狄之人也推釋名云四面隔絕之異是毳內也毳毛作毸毸毛也史公既作氈者老子釋文與毳也氈與通字擴雅同毸馬注見釋文云氈溫柔貌者徐廣引徐廣毸音耕說文耕耕也耕生之柔細者與馬義近鄭注見文選補白虎賦注孔安國注論語云夷內也謂

說當從之疑因即稱有文故釋文從釋文引馬本作庸蓋可固不可也采事也馬注見釋文采官釋詁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疏 史遷說爲誰可者馬融曰采官也 疏 史公以時爲證者釋詁文若順也

成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民也堯末義和之子皆死唐積多闕當此之時

驩兜共工更相爲舉鳩一作救又作逑僝一作孱 疏 都者聖人無以方爲駁說文云僝具也孔安國注論語云撰具也僝與撰聲相近用其義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周禮疏序云共工水官名者周語太子晉曰昔共工壅此道也虞于滔槀淫失其朝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祐厎民弗助厥乃自斃注見左傳文引周語太子晉曰昔共工

論文謂之舜爲名者太平御覽七十七引風俗通云自堯以上王者子孫襲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遣讓舜禹本以白衣爲低行顯名升爲天子雖作帝猶謙不如名著故因名焉書疏云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名也江氏聲引眭孟注禮緯含文嘉新論魏王曰宋人有畢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曰子畢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某子曰吾所貴者能遏亂興治也舜遏堯舜興堯舜名以此爲證恐非死謚帝曰俞予聞如何

史公曾爲尚書說文云官曰師事象作弟者趙岐注孟子云象舜異母弟也說者說文云語聲也證多言也儀者說文云佞也

克諧以孝烝烝

史公曾爲尚書說文云官曰師事象作弟者趙岐注孟子云象舜異母弟也說者說文云語聲也證多言也儀者說文云佞也

乂不格姦

史公曾爲尚書說文云官曰師事象作弟者趙岐注孟子云象舜異母弟也說者說文云語聲也證多言也儀者說文云佞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史公曾爲尚書說文云官曰師事象作弟者趙岐注孟子云象舜異母弟也說者說文云語聲也證多言也儀者說文云佞也

克諧以孝烝烝

史公曾爲尚書說文云官曰師事象作弟者趙岐注孟子云象舜異母弟也說者說文云語聲也證多言也儀者說文云佞也

乂不格姦

史公曾爲尚書說文云官曰師事象作弟者趙岐注孟子云象舜異母弟也說者說文云語聲也證多言也儀者說文云佞也

帝曰俞予聞如何

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疏】鄭注見書疏云帝王易代其不改正者史記集解引作改正述緯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受命必改制何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知堯正建业舜正建子者宋均注援神契云軒轅斗杓指寅夏后氏殷周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虞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洛陽有成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鄭玄注中候握河紀云舜以孟陬之月即位文祖注書正月朔是堯之正月下云月正明是改月之正且云元日者日之始以別於上日也【疏】受終于文祖【注】史遷說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爲文德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堯大祖也又說受終云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爲文德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疏】史公說文祖爲堯廟舜同始祖故受終于其廟王制疏引禮緯命歷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則黃帝爲虞四世祖此太祖不知何人舜祖黃帝則亦同也以七政爲四時天地人者名之爲政故以人道言之又云七政布位以爲日月五星者引見玉海天文書此或歐陽之說又與夏侯不同五行大義引尚書考靈耀七政篇曰日月者時之主也五星者時之紀也下引緯文與大傳說同爲美玉機爲渾天儀衡爲橫箭者史記正義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穎達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非機衡以象天文與大傳說同爲美玉者說文云璿亦玉也衡爲橫箭者史記正義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穎達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非機衡以象天文與大傳說同爲美玉機爲渾天儀

宣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
謂六宗也鄭康成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
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
師畢也禋一作煙　疏　鄭者說文云禋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今倘書歐陽夏侯說見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云上不及天下
不及地云云者禮記祭法疏引作上及天下及地勞及四方中央漢書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
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勞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之說也古尚書說亦見大宗
伯疏方言天宗而及地宗故鄭駁之此蓋衛賈孔壁古文之說故劉昭注後漢志引異義遠曰六宗謂日月星辰
禮緯瑞應因亦之祭引大傳鄭注云馬氏以爲六宗前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與釋文引馬注天地四時不同疑釋文及許疏以大
傳爲馬注月令孟冬之月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注云凡祈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案此注疑許氏慎說與高誘注呂氏春秋
不同馬注見禮記及許疏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許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呂
氏春秋十月紀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孕不動非夏不長非秋
不成非冬不藏故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亦同大傳鄭注見禮記祭法疏引異義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
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喪浴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皆下天子不祭日月星故祭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周元
守簡云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監得其中也二月八月遊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到晷刻注禮記祭法引范寧曰二月建卯故以東巡守
實柴槱燎注禮記祭法引范寧曰二月建卯故以東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積燎也望秩於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柴一作紫　疏　史公肆爲肆者見上
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注　史遷肆作遂覲作見后作君長馬融曰舜受終
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鄭康成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
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積燎也望秩於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柴一作紫　疏　史公肆爲肆者見上
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注　史遷肆作遂覲作見后作君長馬融曰舜受終
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鄭康成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

日注云日所下至之吉日也覲者舜詁云見也大傳見太平御覽五及禮儒五十二云圭圓
之說文云瑞信也執以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璋冠古文作珪經文不言瑁大傳補其義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揖讓也者郎注禮
記云輯斂也云五瑞者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五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若
五寸云蒲之者舜言云班瑞也者蔡邕引孫奭曰瑞信與也馬氏以爲使聖牧能瑞信以爲舜也者誤也　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注　史遷肆作遂覲作見后作君長馬融曰舜受終
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鄭康成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
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積燎也望秩於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柴一作紫　疏　史公肆爲肆者見上
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注　史遷肆作遂覲作見后作君長馬融曰舜受終
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鄭康成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疏 史遷贄作摯二字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摯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緇高辛氏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贄一作摯疏 史公攷作爲摯者攷帝字後人所改當爲摯大傳五玉作五樂見虞夏書中記者以大傳又有中記篇也

文祖矣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三帛已下不還者謂三帛及禽摯云終則還之以繒文卑爲終復贄玉也釋詁云卒終也鄭注見公羊隱八年傳疏云卒已者釋詁文復者釋言云返也返即歸也鄭以卒乃復爲巡守還歸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注 史遷說南嶽衡山也大傳說五嶽謂岱山霍山衡山華山恆山岱山在兗州界霍山在廬江灊縣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衡山在衡山縣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

也疏 史公說見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用之或孔安國說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南今在湖南衡州府四大傳說見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爲霍山何複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四瀆發源山縣西南潛入地下至九江尋陽縣東爲大江又東至廣陵縣入海又東北至廣陵縣入淮又東北至東海縣入泗又東至淮陰縣入淮又東至淮陰縣東北入海是四瀆皆入海也又云江出廣布山東南流過廬江灊縣西南又東過彭澤縣東又東過柴桑縣北又東過尋陽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又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廣濟縣北又東過蘄水縣北又東過蘄縣北又東過西陵縣南又東過邾縣北又東過武昌縣東北又東過�surname縣北又東過下雉縣南又東過柴桑縣北又東過彭澤縣東又東過尋陽縣南又東過廬江灊縣西南又東過彭澤縣東又東過柴桑縣北又東過尋陽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又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廣濟縣北又東過蘄縣北又東過西陵縣南又東過邾縣北又東過武昌縣東北又東過沙羨

曰四朝四年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也

【注】史公數爲說者據文本或作說後人說唐虞曰載之說故一國天道小備五載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馬注見鄭文以四面朝于方岳之下者言諸侯因天子巡守四面來見于方岳之下不復來朝京師也鄭注見鄭文史記集解及王制疏云四年朝京師者時變疏引說同禮實遠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遭或遇冬潘尼之臣不可遍方供行故分趨四時助祭也王制疏諸侯爲朝廢一時祭公羊桓元年傳注云王者與諸侯別宿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數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遂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朝朝主一時引此經文疏又引保傅王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魯語曾論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此與鄭義同也鄭以上經文有肆覲之事故云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云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者諸四方諸侯分爲四部每天子巡守亦明年南方朝覲又明年西方朝秋又明年北方朝冬又明年則天子巡守亦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方朝秋又明年北方朝冬又明年則天子巡守亦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也凡四歲而徧非一歲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史公數爲編者諸傳云敷陳也舜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績也說文云試用也虞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篇云虞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鉞鬯弓矢矩弩者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鄭注曰敷奏謂臣下陳說其事於己而奏之也明試謂考試其所能堪否而授之以官爵車服以庸謂賞有德也車服以庸者謂諸侯有功德者加賜車服以章顯之庸用也

九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注】五刑者少昊時九黎之君蚩民所作呂刑謂之五虐之刑劓者截鼻也黥者墨其面也臏者斷去其膝蓋也宮者淫者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大辟死刑也墨劓剕宮大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刑此之謂也舜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猶豫者鳥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犯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裳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此唐已前經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玄引宥寬也作三宥也云流放者鄭注士都同宥寬詩傳文云三宥一曰幼少云者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馬氏所云以三赦爲三宥亦見司刺職疏雖釋書云宥赦也是可通云墨劓剕宮大辟者周禮司刑注引書傳云決獄疑論城郭而略遠者其刑宮劓易君命革輿服制度亂紀綱擅興人衆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我而論不辭之辭者其刑死此則五刑之輕日亦師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此象民與犯漸也知此五刑爲虞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見其輕于鞭撲明也鄭注見周禮司刑疏說九刑以流宥爲一與鞭朴贖刑流放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猶豫者鳥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犯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裳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此唐已前經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玄引宥寬也作三宥也云流放者鄭注士都同宥寬詩傳文云三宥一曰幼少云者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馬氏所云以三赦爲三宥亦見司刺職疏雖釋書云宥赦也是可通云墨劓剕宮大辟者周禮司刑注引書傳云決獄疑論城郭而略遠者其刑劓宮劓易君命革輿服制度亂紀綱擅興人衆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我而論不辭之辭者其刑死此則五刑之輕日亦師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此象民與犯漸也知此五刑爲虞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見其輕于鞭撲明也鄭注見周禮司刑疏說九刑以流宥爲一與鞭朴贖刑流放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猶豫者鳥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犯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裳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此唐已前經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玄引宥寬也作三宥也云流放者鄭注士都同宥寬詩傳文云三宥一曰幼少云者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馬氏所云以三赦爲三宥亦見司刺職疏雖釋書云宥赦也是可通云墨劓剕宮大辟者周禮司刑注引書傳云決獄疑論城郭而略遠者其刑劓

三苗凶頑貪殘無親刑賞所悖而終不改過者如賊殺人之刑不改之也經以賊字貫結終賊刑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遜則言悖梁作遜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史遷云以變南蠻馬融曰南方也

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史遷詢作謀闢作達

書稽古篇云博覽衆議采及疏賤合深者不隱遠者不遺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辟又說爲明達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咨十有二牧

史遷咨作命十二牧者蓋遵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爲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闕之所以明通親聽鄭注見詩綢衣疏　咨十有二牧

帝王紹於明堂曰祖宗德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發五帝之帥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巡守至于文祖是宗祀德于明堂以示帝德也史記正義云火綱光明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勳遏一作閼

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勳二字或楊氏作節據隋

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移於此經云殛也釋云悖梁也梁悖以賊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梁則言悖梁作遏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鄭玄之周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史遷詢作謀闢作達

書稽古篇云博覽衆議采及疏賤合深者不隱遠者不遺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辟又說爲明達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咨十有二牧

史遷咨作命十二牧者蓋遵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爲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闕之所以明通親聽鄭注見詩綢衣疏　咨十有二牧

帝王紹於明堂曰祖宗德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發五帝之帥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巡守至于文祖是宗祀德于明堂以示帝德也史記正義云火綱光明

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移於此經云殛也釋云悖梁也梁悖以賊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梁則言悖梁作遏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鄭玄之周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史遷詢作謀闢作達

書稽古篇云博覽衆議采及疏賤合深者不隱遠者不遺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辟又說爲明達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咨十有二牧

史遷咨作命十二牧者蓋遵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爲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闕之所以明通親聽鄭注見詩綢衣疏　咨十有二牧

帝王紹於明堂曰祖宗德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發五帝之帥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巡守至于文祖是宗祀德于明堂以示帝德也史記正義云火綱光明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勳遏一作閼

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勳二字或楊氏作節據隋

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移於此經云殛也釋云悖梁也梁悖以賊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梁則言悖梁作遏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鄭玄之周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史遷詢作謀闢作達

書稽古篇云博覽衆議采及疏賤合深者不隱遠者不遺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辟又說爲明達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咨十有二牧

史遷咨作命十二牧者蓋遵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爲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闕之所以明通親聽鄭注見詩綢衣疏　咨十有二牧

帝王紹於明堂曰祖宗德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發五帝之帥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巡守至于文祖是宗祀德于明堂以示帝德也史記正義云火綱光明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勳遏一作閼

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勳二字或楊氏作節據隋

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移於此經云殛也釋云悖梁也梁悖以賊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梁則言悖梁作遏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鄭玄之周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史遷詢作謀闢作達

書稽古篇云博覽衆議采及疏賤合深者不隱遠者不遺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辟又說爲明達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咨十有二牧

史遷咨作命十二牧者蓋遵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爲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闕之所以明通親聽鄭注見詩綢衣疏　咨十有二牧

帝王紹於明堂曰祖宗德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發五帝之帥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巡守至于文祖是宗祀德于明堂以示帝德也史記正義云火綱光明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勳遏一作閼

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勳二字或楊氏作節據隋

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移於此經云殛也釋云悖梁也梁悖以賊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梁則言悖梁作遏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鄭玄之周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史遷詢作謀闢作達

書稽古篇云博覽衆議采及疏賤合深者不隱遠者不遺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辟又說爲明達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咨十有二牧

史遷咨作命十二牧者蓋遵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爲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闕之所以明通親聽鄭注見詩綢衣疏　咨十有二牧

帝王紹於明堂曰祖宗德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發五帝之帥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巡守至于文祖是宗祀德于明堂以示帝德也史記正義云火綱光明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勳遏一作閼

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勳二字或楊氏作節據隋

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移於此經云殛也釋云悖梁也梁悖以賊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梁則言悖梁作遏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鄭玄之周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史遷詢作謀闢作達

書稽古篇云博覽衆議采及疏賤合深者不隱遠者不遺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辟又說爲明達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咨十有二牧

史遷咨作命十二牧者蓋遵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爲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闕之所以明通親聽鄭注見詩綢衣疏　咨十有二牧

帝王紹於明堂曰祖宗德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發五帝之帥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巡守至于文祖是宗祀德于明堂以示帝德也史記正義云火綱光明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勳遏一作閼

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勳二字或楊氏作節據隋

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移於此經云殛也釋云悖梁也梁悖以賊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梁則言悖梁作遏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鄭玄之周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

史遷詢作謀闢作達

書稽古篇云博覽衆議采及疏賤合深者不隱遠者不遺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辟又說爲明達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咨十有二牧

史遷咨作命十二牧者蓋遵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爲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闕之所以明通親聽鄭注見詩綢衣疏　咨十有二牧

帝王紹於明堂曰祖宗德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發五帝之帥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巡守至于文祖是宗祀德于明堂以示帝德也史記正義云火綱光明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勳遏一作閼

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勳二字或楊氏作節據隋

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移於此經云殛也釋云悖梁也梁悖以賊字貫結終解疑非此有誤氏之旋刑蜂不改亦衰之意梁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梁則言悖梁作遏也　欽哉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慎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慎也

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遹

炎注釋詁云敕之靈也漢魯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周頌云假以溢我毛傳訓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侐傳云侐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遹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謐曰慎靜也釋詁作遹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陸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雙益放流之狄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陸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竹作幽州莊子秦宮篇作幽都漢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洲陸大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幽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鄭玄之周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寘

史公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紀於我秋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隱文云諸侯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消帝之後爲三苗者據本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苗三危孟子之言三危河關之西南竟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鳴沙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殛鯀于羽山

史遷殛作極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殛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詁文說文殛作極蓋假字極者竟遠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舜法堯引鄧展注云舜五方諸侯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遣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居虞謂之牧者何尚冥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文章之組故謂之文組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說文作格云木長貌引商書曰格于上下文命官授

戴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史遷熙作美載作舉宅百揆作居官亮采作相事馬融曰疇明庶功也鄭康成曰戴行也　史公熙爲美者經文應載載熙聲義同故通用載行者周語單襄公云載行不遠也言遂用經云嘉績者績載皆功也鄭注見書律歷志作業功皆美載爲事者周書謚法解文宅爲居者釋詁文揆度百揆史公百揆亦作百官揆爲相者釋詁云揆相導也是爲相導之義也亮采惠疇者釋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皆明者明勉也勉勉云勵功釋詁云勵勞也勞即功也鄭注見書緯云敍行者周語單襄公云敍也順也易九家注云類也言居官相事順其時類上官所使也惠順也易九家注云類也言居官相事順其時類上官所使也惠佞人皆勉之美行故思得賢以敍之也許慎謹國富疏云謂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卻天官也天官冢宰六卿之長事無不統舜本由百揆遂而居摠今卻位命官使禹宅百揆欲其由冢宰居此職也　帝曰俞禹作司空

史遷作皆曰又作爲司空說爲可美帝功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山川鄭康成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厥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　標稱伯禹者道是時禹已爲百揆伯禹公爵爲諸者釋詁文作訓爲書釋言文說爲可美帝功者堯上文今尚書夏侯歐陽說見北堂書鈔五十引五經異義云在天爲山川當是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脫文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治濟難通永也通者詩箋云順也史公蓋作順者案隱曰史記順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漢書禹貢敷二字見史記殷本紀此五帝本紀不重者蔽古人順字輒于字下加二換人誤刪之換漢書鄭禹傳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順帝紀章懷太子賢注及詩前烈譜引書皆重五教二字唐石經五教下亦重二字尚可辨是近本始脫之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同云五品父母兄弟子者鄭語史伯曰訓類能合和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注云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鄭改文作慝順也引唐書此文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史遷宄作軌鄭康成曰猶夏侵亂中國也蠻取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皐陶一作咎繇猶一作滑宄一作軌　史公宄作軌者普語單率曰豐則爲賊羣賊爲宄說文作軌是軌爲宄借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周禮司刑疏以猾爲侵亂

刘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刘。五流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拳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疏史公宅俱尊度者。王制云。度地以居民。五流者。謂流宥五刑。王制。司徒命鄉論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遠方。又云屏之遠方。四方曰蠻。東方曰貉。注云。謂徙不率教者。遠方。九州之外。蠻夷戎狄之國。偏旁隨義不同。於南北尊其大遠。案王制殷絕所本古文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養利人。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殺生也。鄭注引此經。五流有宅。似誤左右鄉。一郊二遂三遠方。東國二焉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晉書刑法志云。舜命皐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平前古。本既鑿陸。洲謂五刑有服。即象以典刑。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堪出三就三居。故云參陸前古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在八遠者。周禮小司寇職。議能能功。議貴議勤。議賓之八辟。以周法推輿。制云四裔者。若四鄰九州之外者。鄰里之外。中國之外者。五千里之外也。鄭注見史記集解。王制疏及薛綜云。宅謂自吃。懲刘之器者。廣雅釋詁云。懲。創也。宅。與度通。懷。即度字。俗加心。是宅爲懲刘之義。吃。即吃字。云。經一梏二拳三者。江氏聲云。爲數不符。案周禮掌囚云。上罰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罰梏。王之同族。蔡有罰者。桎。鄭皆五械。鄭注大行人職。亦云九州之外。其服蠻服。落服也。惟明克允。疏史遷作維。明能信。馬融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鄭康成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蜂因禹讓。逃其成功。疏史公克作能。允作信者。見下疏。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周禮疏序云。三官者。穆穆陶陶也。云皐陶專主作士。是時事。案八愷。舜八元。固此三人皆堯時舉用者。帝曰。疇若予工。疏史遷疇作誰。若作維。疇若予工。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漢書百官表。鄭注見史記集解。疇。發語辭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共理百工之事者。漢書百官表。司空掌百工之事。禹爲之。既升宅百揆。此官又當來置也。僉曰。垂哉。疏史遷僉作皆。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疏史遷若作順。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草一作少。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上謂原下謂隰者。公羊昭元年傳云。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僉曰。益哉。疏史遷僉作皆。馬鄭僉曰。作禹曰。俞。咨。垂。汝共工。疏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帝曰。俞。咨。垂。汝共工。疏史遷畴作誰。若作順。馬融曰。畴。發語辭也。見史記集解。俞。然許之辭。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疏殳作朱。伯與一作柏鼩。疏殳斨。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殳斨。堯臣名。暨。與也。伯與。堯臣名。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伯與。堯臣名。柏鼩。堯臣名。諧。和也。帝曰。俞。咨。垂。汝共工。疏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

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注 史遷聖作捏忌行作僞震作振師作衆馬融曰殄絕也絕君子之伯則鄉爲伯子大夫爲男是降其位也云分析洮之審疏引析作北當從史記集解作析禮弓疏引張逸答雅氏云初冀四裔雉分之析洮之分析卽分別也故云北猶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洮之分析卽分別也故云北猶

行鄭康成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 疏 聖者說文引此經文云疾置也史公云捏忌者義相近讒說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齊設殄行振驚衆　孔注云殄絕也言聞有口辯卽讒說也史公行爲僞者爲亦爲也漢書注云殄絕者謂傳文鄭注見史記集解云色取仁而行違者論語文論語頗測謂文巧說是巧言令色也殄行是行違也違者邪也史記正義云官長惠利口讒說之人無殄絕姦僞人衆驚動我衆是以殄僞對卽論說爲文　命汝作納言維允作信鄭康成曰納言如今尚書管王喉舌也 疏 史公出納作入允作信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云齊設殄行振驚衆　孔注云殄絕也言聞有口辯卽讒說也史公行爲僞者爲亦爲也漢書注云殄絕者謂傳文鄭注見史記集解云色取仁而行違者

以立政以下是爲句也尤者郷詁云偏也逸者郷詁云逃也蘇郎由道亦郷詁者推開書傳詁云得其天性謂之德天性謂五常之性明者郷詁云成也言信由其德則謀成而輔和矣史公以尤逸釋爲偏其道能者郷詁云能道也是能謂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能記云君子脩得其道郷注云道謂仁義也脩者道之舍舍謂得於心也尤偏謀猶脩和供郷詁文脩其郷言文

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圖　史遷俞作然都作於厥作其永作長惇作敦序庶作衆勵作厲爲高邇作近茲作已鄭康成曰惇厚也庶衆也厲序也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曹修其職柴思可永也敏與思斯擊相近皆語助惇者郷詁云厚也敦者郷詁云勉也庶衆郷詁文衆明書疏引鄭注書語云序次也庶爲衆郷詁文明疏知說經與爲詩君奭篇句云厲附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厲助也勵當爲厲厲勉義同故爲衆也皆郷詁文衆明書疏引鄭注書語云序次也庶爲衆郷詁文明疏知說經與爲貴誠也以厲爲高者前詩注淮南書移訓云厲高也邇近郷詁文莊明書疏引鄭注書語云厲附也邇近郷詁文近莊子公孫丑篇云馬助善言則拜趙注云尚善言則拜助注云尚善言馬拜謙言也拜手稽首謝言張平子碑薰言允臧皆止作嘉知隆都蔬字異用本字之訓禹拜昌言曰俞圖　史遷昌作美俞作然昌一作譖圖　昌者郷詁云當也鄭注云當曰禹拜昌言史公說昌爲美者說文云昌美言也昌誠爲嘉聲相近孟子公孫丑篇云禹聞善言則拜趙注云尚善言禹拜謙言也謙言猶美言也說文作譖云譖或从言从朁朁古文叡字

都作於圖　民訓衆民人訓官人也皆僞傳云官民官人也說文作謨共者文俱與恭通詩巧言篇云匪其止共傳云止共皆僞傳注見檜風匪其止共釋文共本又作恭是共與恭通也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案職修廢舉則萬事理矣故以修身諸族皆禹久云此者宗族貴戚人才不一皆在知而器使之民衆在下不得安之其職乃可及遠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圖　史遷咸作皆時作是哲作智安民作能安民圖　曹皆者是堯猶難之者左氏文十八年傳曰太史克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以揆百事以純其德以宣三德夫內平外成九功之德皆堯所不能舉不能去論語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胥靡也高宗夢得之以爲相遂有殷國家用治文皆咸作悉惠愛愚思皆郷詁文皆知人則哲堯使舜使安民則惠皆郷詁文皆知人則哲堯使舜使安民則惠之也史公說咸爲皆皆郷詁文皆爲智郷詁文能作善壬作佞鄭康成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曹能猶且仁則不仁者遠淮南泰族訓引作能智且惠則經文作智而可說如本字孔者郷詁云甚也言甚佞江氏聲說巧言即靜言令色郷詁云智也而爲能者呂覽上農篇能作智高誘注云能而猶智也言智爲天子能何法法水之藏大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地道又次在人道之中故云九德之次惟擾而毅在愚亂之下也此注疏疑非鄭注案孔氏書疏所引此文云鄭知百之又孔義似鄭注見僞傳義與僞文多不同故定爲鄭注云性有上下者上謂禀至義之端文在上下謂禀至禮之端文在下非謂性之智愚爲上下也鄭所見本摩又作撝注中庸云撝而文溫而理密謂而撝直而溫也　史遷彰作章厥作其鄭康成曰人能明其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圖　章一說爲顯章顯有德之人與之謀秩謀庶云用能彰厥善洪範云平章百姓其傳均義皆平辨注云章明也古善也言爲天子當明其有常德者後其陵頹則政之善也疑今文之義郷詁云秩常也鄭注見僖疏以彰爲明善者說文云善吉也從士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圖　史遷夙作蚤浚作哲鄭康成曰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已下之文圖　宣者郷詁云徇也周語劉康公曰宣所以教施也浚者方言云敬也明者郷詁云成也周語云成也或明與孟通故孟諸即明都郷詁云孟諸也言早夜旬宣三德以敬魁有家之人家謂有采地之臣鄭注周禮春官家宗人云家謂大夫所食采邑也史公以夙爲蚤者郷詁云早也浚爲哲者郷詁云哲大也浚與駿同大明行行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之行九德成事注見郷文以浚爲大者郷詁云駿大也浚與駿同大明

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圖　史遷有德上無人字載作始采作事圖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圖　史遷有德上無人字載作始采作事圖　亦行爲載行玉篇云亦猶也今俗語云亦行有九德顧野王言人或引書說也行者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鄭注云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行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之行九德成事注見郷文以扶植九行始事之者言始試之以事故下云九德成事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圖　史遷俞作然都作於厥作其永作長惇作敦庶作衆勵作厲爲高邇作近茲作已鄭康成曰惇厚也庶衆也厲序也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愼者郷詁云誠也靜也修者鄭注中庸云治也洪書本紀永光四年詔曰愼身修永注師古曰永上有脩字如愼厥身修思永之義也永長也脩長也思永猶言長久也九族謂自高祖至元孫知禹鄭注堯典擧本紀元始五年詔曰堯親睦九族擧本紀與此同是其義也惇敦皆厚也敦厚古今字說文敦厚也引虞書曰敦厚九族今書作惇敦厚聲相近故通用郷詁文惇敦也敦厚也是其義也說文厚山之厚也从厂从旱旱亦聲胡口切厚古文厚从后从土后古文毓字厚與毓同音故厚亦爲毓也說文毓養子使善也从每从流每亦聲余六切毓古文毓从育从流流古文子字育與毓同音故毓亦爲育也育養也故厚亦爲養也養與長義相近故厚亦爲長也厚長養義相因故厚亦爲大也大與長義亦相因故厚亦爲長也厚大義相因故厚亦爲多也多與大義相因故厚亦爲重也重與多義相因故厚亦爲益也益與重義相因故厚亦爲加也加與益義相因故厚亦爲增也增與加義相因故厚亦爲高也高與增義相因故厚亦爲崇也崇與高義相因故厚亦爲豐也豐與崇義相因故厚亦爲滿也滿與豐義相因故厚亦爲盛也盛與滿義相因故厚亦爲茂也茂與盛義相因故厚亦爲美也美與茂義相因故厚亦爲善也善與美義相因故厚亦爲好也好與善義相因故厚亦爲樂也樂與好義相因故厚亦爲安也安與樂義相因故厚亦爲定也定與安義相因故厚亦爲固也固與定義相因故厚亦爲堅也堅與固義相因故厚亦爲強也強與堅義相因故厚亦爲勉也勉與強義相因故厚亦爲勸也勸與勉義相因故厚亦爲助也助與勸義相因故厚亦爲輔也輔與助義相因故厚亦爲親也親與輔義相因故厚亦爲近也近與親義相因故厚亦爲附也附與近義相因故厚亦爲與也與附義相因故厚亦爲許也許與與義相因故厚亦爲可也可與許義相因故厚亦爲然也然與可義相因故厚亦爲是也是與然義相因故厚亦爲直也直與是義相因故厚亦爲正也正與直義相因故厚亦爲法也法與正義相因故厚亦爲常也常與法義相因故厚亦爲道也道與常義相因故厚亦爲始也始與道義相因故厚亦爲本也本與始義相因故厚亦爲基也基與本義相因故厚亦爲業也業與基義相因故厚亦爲事也事與業義相因故厚亦爲治也治與事義相因故厚亦爲理也理與治義相因故厚亦爲剛也剛與理義相因故厚亦爲斷也斷與剛義相因故厚亦爲決也決與斷義相因故厚亦爲性也性與決義相因故厚亦爲行也行與性義相因故厚亦爲德也德與行義相因故厚亦爲得也得與德義相因故厚亦爲能也能與得義相因故厚亦爲才也才與能義相因故厚亦爲智也智與才義相因故厚亦爲謀也謀與智義相因故厚亦爲慮也慮與謀義相因故厚亦爲思也思與慮義相因故厚亦爲念也念與思義相因故厚亦爲憶也憶與念義相因故厚亦爲記也記與憶義相因故厚亦爲識也識與記義相因故厚亦爲知也知與識義相因故厚亦爲見也見與知義相因故厚亦爲視也視與見義相因故厚亦爲觀也觀與視義相因故厚亦爲察也察與觀義相因故厚亦爲審也審與察義相因故厚亦爲詳也詳與審義相因故厚亦爲悉也悉與詳義相因故厚亦爲盡也盡與悉義相因故厚亦爲極也極與盡義相因故厚亦爲窮也窮與極義相因故厚亦爲終也終與窮義相因故厚亦爲死也死與終義相因故厚亦爲喪也喪與死義相因故厚亦爲亡也亡與喪義相因故厚亦爲滅也滅與亡義相因故厚亦爲絕也絕與滅義相因故厚亦爲斷也斷與絕義相因故厚亦爲分也分與斷義相因故厚亦爲別也別與分義相因故厚亦爲異也異與別義相因故厚亦爲離也離與異義相因故厚亦爲散也散與離義相因故厚亦爲解也解與散義相因故厚亦爲釋也釋與解義相因故厚亦爲消也消與釋義相因故厚亦爲化也化與消義相因故厚亦爲變也變與化義相因故厚亦爲改也改與變義相因故厚亦爲更也更與改義相因故厚亦爲代也代與更義相因故厚亦爲易也易與代義相因故厚亦爲移也移與易義相因故厚亦爲徙也徙與移義相因故厚亦爲遷也遷與徙義相因故厚亦爲動也動與遷義相因故厚亦爲作也作與動義相因故厚亦爲起也起與作義相因故厚亦爲興也興與起義相因故厚亦爲盛也盛與興義相因故厚亦爲大也大與盛義相因故厚亦爲多也多與大義相因故厚亦爲衆也衆與多義相因故厚亦爲同也同與衆義相因故厚亦爲合也合與同義相因故厚亦爲聚也聚與合義相因故厚亦爲會也會與聚義相因故厚亦爲集也集與會義相因故厚亦爲和也和與集義相因故厚亦爲調也調與和義相因故厚亦爲平也平與調義相因故厚亦爲成也成與平義相因故厚亦爲就也就與成義相因故厚亦爲終也終與就義相因故厚亦爲定也定與終義相因故厚亦爲止也止與定義相因故厚亦爲息也息與止義相因故厚亦爲生也生與息義相因故厚亦爲養也養與生義相因故厚亦爲育也育與養義相因故厚亦爲教也教與育義相因故厚亦爲學也學與教義相因故厚亦爲習也習與學義相因故厚亦爲行也行與習義相因故厚亦爲道也道與行義相因故厚亦爲通也通與道義相因故厚亦爲達也達與通義相因故厚亦爲明也明與達義相因故厚亦爲顯也顯與明義相因故厚亦爲見也見與顯義相因故厚亦爲現也現與見義相因故厚亦爲出也出與現義相因故厚亦爲生也生與出義相因故厚亦爲進也進與生義相因故厚亦爲前也前與進義相因故厚亦爲先也先與前義相因故厚亦爲上也上與先義相因故厚亦爲高也高與上義相因故厚亦爲遠也遠與高義相因故厚亦爲久也久與遠義相因故厚亦爲舊也舊與久義相因故厚亦爲故也故與舊義相因故厚亦爲古也古與故義相因故厚亦爲昔也昔與古義相因故厚亦爲往也往與昔義相因故厚亦爲去也去與往義相因故厚亦爲過也過與去義相因故厚亦爲失也失與過義相因故厚亦爲差也差與失義相因故厚亦爲錯也錯與差義相因故厚亦爲誤也誤與錯義相因故厚亦爲惑也惑與誤義相因故厚亦爲迷也迷與惑義相因故厚亦爲亂也亂與迷義相因故厚亦爲煩也煩與亂義相因故厚亦爲擾也擾與煩義相因故厚亦爲驚也驚與擾義相因故厚亦爲懼也懼與驚義相因故厚亦爲畏也畏與懼義相因故厚亦爲敬也敬與畏義相因故厚亦爲慎也慎與敬義相因故厚亦爲謹也謹與慎義相因故厚亦爲戒也戒與謹義相因故厚亦爲備也備與戒義相因故厚亦爲具也具與備義相因故厚亦爲俱也俱與具義相因故厚亦爲皆也皆與俱義相因故厚亦爲同也同與

謂大勉也鄭注見書疏云亂而敬已下之文是以三者爲閒關強三德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注史遷祇作振邦作國馬融讀嚴爲儼曰亮信采事也　證者說文云教令急也祇者釋詁云敬也祇敬重文者無逸云嚴恭寅畏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不敢皆轉相訓詩傳云涼佐也上言敬成有家謂卿大夫之佐爲嚴而敬重謂而毅之文亮者釋詁云左右亮助皆轉相訓詩傳云涼佐也上言敬成有家謂卿大夫之佐事者此言助事有邦謂有土者之臣史公以嚴爲振者周語曹劌將往視之則祇見遂子鄭注云祇或作振馬作儼見釋文引馬融反詩傳云儼將莊貌注見書疏亮采皆釋詁文

九德咸事注史遷敘作普　證者釋詁云合也敘者詩傳云編也普編也義相近故敘作普莊子釋文司馬注云用也言合受三六德之人編用之咸事者皆任職說文云事職也漢書王尊傳三公典五常九德是謂下文俊乂也史公說敘爲普者趙氏注孟子萬章云普徧也徧與敘音義同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注史遷說百俊二句爲百吏商謹也漢書孔光傳詔曰朝廷大臣令俊乂者久矣其位乂云今年當有疾俊乂大臣注云師傅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綜注荀子敘仕篇曹大家注同可以爲師訓師法俊乂也工義或爲功或爲官時者詩傳云善也師師說剌復篇引此經說之云百官宜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治其位公卿諸侯至孤卿大夫皆百僚士謂百工也史公說百僚爲百工仍爲百吏者詩傳云工官也師師爲庶者釋詁云師衆也庶衆義相近時爲謹者王逸注楚辭云隨善也時亦謂善義同馬鄭注見書疏以才爲才德者謂文生義也百人爲乂之文未見出典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注馬融曰凝定也鄭康成曰凝成也　證者王逸注楚詞云循也長者詩傳云時也疏運云撫五行於四時故五時謂之五辰白虎通五行篇云十王周官禮記尚書皐陶謨釋與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鄭氏謂此爲說則漢時皐陶經文而說之以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者釋言云黼黻也周禮司服袞冕注鄭司農云袞謂畫也冕自天子至士皆名之服故曰撫皐之庸雅云山龍彰也亦皐山龍以法五常則今文家謂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論衡語增篇云星辰王充以此釋彌成五服益稷大傳亦不云謹日月星辰也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以十二章爲五服者謂自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宗彝七藻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則此十二章爲五等之服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注馬融曰討治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　證者王逸注楚詞云誅也漢書刑法志引此經而說之云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本今文說也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鞭鞭今殷其全文故以班氏制其說五刑始於有苗制自夏代唐虞所無古文說是也

政事懋哉懋一作茂注馬融曰懋勉也　證者皐陶注書傳云懋勉也懋同茂釋詁云懋也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孔注茂哉或作茂才是今文爲茂才古文爲懋哉也說文懋作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注史遷說爲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工一作功　證者曲禮詳卑毋左鄭注云空神位也工讀爲空傳李敏曰夫三公上臨台宿九卿下話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又馬融傳頗上封事引此經說自我民明威之曰君王者代天宜人也王者法天而述官故明威明畏皆自我民視聽是也明威言威明畏言畏明自我民視聽自我民明威自我民畏也自亦爲從又周禮鄉大夫職注引此文疏云自用也疑自即古書字說文曾用也說若庸民者人也統貨媚言之事經云庸之行民疏民謂使庶黃娘者皆是也民對天言之自當爲人周禮鄉大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引此經文長作威詩燕民注鄭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本疏云引書曰者秦誓文也彼注云天所善惡與民同此蓋今文秦誓注也漢書李尋傳云書曰天聰明蓋言聚宿極樞紐位帝紀云孔光傳云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經不虛生則古說不謂聰明爲有德者鄭有注王氏鳴盛以爲此經之注反實疏誤非也今泰誓缺佚矣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注史遷省　證者釋詁云順敬也鄭注云謂次序典者釋詁云常也是五典即五常物同敘說文云誡也云我五典者詩釋文云典常也白虎通性情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申之言重言以爲戒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注鄭康成曰　證者釋詁云秩常也說文作銢云銢常也秩銢古今字禮運云天子祫禘諸侯禘祫大夫祫時享士祭其祖禰之禮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江氏永以禮運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妻庶人曰妾王制疏引禮緯說之無本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注鄭康成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　證者釋詁云同共也協和也衷中也釋詁云協俱敬也協合也和中也釋詁文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注大傳說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鄭康成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　證今文說五服爲五章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鄭康成先鄭制度傳授其義似較可信至漢與服志稱事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謨虞夏傳記與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鄭氏謂此爲說則漢時皐服經文而說之以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者釋言云黼黻也周禮司服袞冕注鄭司農云袞謂畫也冕自天子至士皆名之服故曰撫皐之庸雅云山龍彰也亦皐山龍以法五常則今文家謂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論衡語增篇云星辰王充以此釋彌成五服益稷大傳亦不云謹日月星辰也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以十二章爲五服者謂自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宗彝七藻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則此十二章爲五等之服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注大傳說天子討有罪五刑五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墨劓剕宮大辟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大傳說同用或作庸　證古文以五刑爲彙刑見下文彙刑惟明疏討者說文云治也說文有敷字云彙也周書以爲討疏引作庸班氏刑法志引此經而說之云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本今文說也用後漢書梁統傳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鞭鞭今殷其全文故以班氏制其說五刑始於有苗制自夏代唐虞所無古文說是也

政事懋哉懋一作茂注馬融曰懋勉也　證者皐陶注書傳云懋勉也懋同茂釋詁云懋也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孔注茂哉或作茂才是今文爲茂才古文爲懋哉也說文懋作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注史遷說爲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工一作功　證者曲禮詳卑毋左鄭注云空神位也工讀爲空傳李敏曰夫三公上臨台宿九卿下話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又馬融傳頗上封事引此經說自我民明威之曰君王者代天宜人也王者法天而述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論衡感虛篇云天有土即謂上有民疏民謂使庶黃娘者皆是也民對天言之自當爲人周禮鄉大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引此經文長作威詩燕民注鄭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本疏云引書曰者秦誓文也彼注云天所善惡與民同此蓋今文秦誓注也漢書李尋傳云書曰天聰明蓋言聚宿極樞紐位帝紀云孔光傳云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經不虛生則古說不謂聰明爲有德者鄭有注王氏鳴盛以爲此經之注反實疏誤非也今泰誓缺佚矣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注史遷省　證者釋詁云順敬也鄭注云謂次序典者釋詁云常也是五典即五常物同敘說文云誡也云我五典者詩釋文云典常也白虎通性情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申之言重言以爲戒史公省文者以前文俱皐陶之言不必再舉史公推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之文無天命有德已下諸說者以竊受敷施九德咸事諸文已言官人之義可以略

之。故皐拳討羅。疑非今古文之異也。**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注　史遷說爲吾言底可行乎。是無惠字。又作禹言。女言致可績。疏　案者。釋詁云。順也。底者。釋言云。致也。績與迹同。亦訓行也。史公以朕爲君者。釋詁朕皆供我也。說纘爲繼行者。春秋左氏襄元年傳。復禹之績。釋文云。本亦作迹。繼迹繼。楚詞王逸注云。迹行也。文選顏延年詩注。引春秋合誠圖宋注云。迹行迹謂功績也。是繼行猶云躡而行之也。**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注　史遷說爲吾言底可行乎。是無惠知思贊道哉。馬融曰。襄。因也。鄭康成曰。贊。明也。皐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疏　思曰曰字。史記所無。或當爲白。思發白轉訓。見釋詁。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是爰曰字通也。贊贊。爾雅廣廣釋詁。訓俱無釋。皆正義引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斯皆不足取。史公以贊爲道者。周語內史過之章昭注云。贊道也。道謂導之。張守節正義云。贊於古道。弗也。馬注見釋文。以襄爲因者。釋詁云。襄。因也。因亦相助也。故云贊助明明。即勉勉也。故云贊助帝德。謂贊勉之云。禹我忠信者。經揚聲相近。特爲揚。今本揚作暢。誤字云思官者。疑以曰爲思。

皐陶謨第二中　虞夏書二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注　史遷都作於。孜孜作孳孳。疏　案。說文云。孜。汲汲也。引周書曰。孳孳無怠。又云。孳。汲汲生也。是與孜同。彼引周書文。史記亦作孜孜。與說文異。說文所載。壁經也。廣雅釋訓云。孜孜。勤也。釋文云。孜。本又作孳。同子之反。孳字。言勞勤。古文說也。禹言予此日汲汲不逸耳。**皐陶曰吁如何**注　史遷說爲皐陶難禹曰。洪水滔天。包舟山谷。下民有漂溺之患。**予乘四載**注　史遷說爲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又以舟爲船。**天浩浩懷山襄陵**注　史遷說爲下民皆服於水。鄭康成曰。昏墊。溺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害。注　懷山襄陵。說見魏與徒。昏字依史記。疑當爲皆。形相近。史公所據本。蓋亦今文也。以墊爲服於水者。爾雅釋詁云。墊。伏藏也。李善注文選陸士衡詩。伏事云。伏與服。古字通。是伏於水。猶陷於水也。鄭注見書疏。以昏爲沒溺者。方言云。墊。下也。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云。墊。陷下也。是墊陷俱爲下溫之義。說文有溼字。泥水溼也。義同禹言所以汲汲者。以洪水滔天。包舟山谷。下民有漂溺之患。**皐陶曰吁如何**注　史遷說爲皐陶難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注　史遷說爲下民皆服於水。鄭康成曰。昏墊。溺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害。注　懷山襄陵。說見魏與徒。昏字依史記。疑當爲皆。形相近。史公所據本。蓋亦今文也。以墊爲服於水者。爾雅釋詁云。墊。伏藏也。李善注文選陸士衡詩。伏事云。伏與服。古字通。是伏於水。猶陷於水也。鄭注見書疏。以昏爲沒溺者。方言云。墊。下也。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云。墊。陷下也。是墊陷俱爲下溫之義。說文有溼字。泥水溼也。義同禹言所以汲汲者。以洪水滔天。包舟山谷。下民有漂溺之患。**予乘四載**注　史遷說爲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又以舟爲船。**乘橇爲船。乘橇爲即橋。**疏　四載者。一車二舟三橇四檋。據說文。木字旁之撟者。說文云。山行所乘者。夏本紀作檋。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橋。史記集解。徐廣曰。橇直轎車也。漢書注。如淳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義音來蹏之蹏。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書疏又引慮子云。爲我者患益之泥也。是與說文車約軌之義不同。嘗義實爲行泥之板。說文假蹏字者。出自古文。與史記集解引尸子。山行乘檋。泥行乘蹻。呂覽慎勢篇云。水用舟。陸用車。澤用橇。沙用

橋。山用樏。皆異字。可依聲近推詳其義。此四載之文。河渠書洪溝志。俱引爲夏書。說文引爲虞書。今經文所無。或今文本有之。史遷說兩見夏本紀。槫作陷。又作即。見河渠書者。既云陷云即。疑是所聞之物。故如淳注溝洫志。則引爲夏書。說文作橋。是經作即。爲後人者改也。**隨山刊木**注　史遷隨作行。刊作栞。亦作槎。疏　刊者。說文云。槎。木餘也。夏書曰。隨山槎木。說文作槎。是經作刊。爲後人者改也。春秋左氏襄五年傳云。井堙木刊。服虔注云。刊。削也。管子形勢解。禹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斬高即刊木也。文選東京賦。山無峻嵑。薛綜注云。斬斫曰槎。邪斫者。表記之史記說禹貢隨山槎木。說者引夏書曰。隨山槎木。說文作槎。是經作刊。爲後人者改也。木與公隨爲行名。廣雅釋詁云。隨。行也。許氏引纂文者。以古文別于今文。即云纂文。纂孔壁書也。**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注　史遷說爲吾言底可行乎。是無惠字。又作禹言。女言致可績。疏　案者。釋詁云。順也。底者。釋言云。致也。績與迹同。亦訓行也。史公以朕爲君者。釋詁朕皆供我也。說纘爲繼行者。春秋左氏襄元年傳。復禹之績。釋文云。本亦作迹。繼迹繼。楚詞王逸注云。迹行也。文選顏延年詩注。引春秋合誠圖宋注云。迹行迹謂功績也。是繼行猶云躡而行之也。**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疏 史遷說爲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懋一作貿又作賕。釋者與馬鄭同見釋言說文又有賕字。遷本明堂考才文注引此作貿疑今文也。釋言云貿賕也。說文云貿易財也。遷者孟子離婁篇。遷於貨財也。史記說遷爲徙時是此遷亦訓時也。化卽古貨字古布以化爲貨居者積貯之名。晉訓叔向曰。假貸居賒。卓昭注云。居賣也。史記呂不韋傳云。此奇貨可居。漢書食貨志。懸居居邑。注如淳曰。居賤物于邑中以待貴也。史公說爲者。食貨志子貸經。據經文有爲有餘。無爲不足也。遷爲徙者。釋詁文。居史公說爲者。釋詁文。立爲定者。詩思文作立說文立住也。住卽定。高誘注呂覽孝行篇。著財於博者之間。與解依據曰。孝說如貯。著字淺博作居。知此亦當說爲著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疏 史遷說烝民乃粒萬國爲治。又說爲相給以均諸侯。鄭康成曰。粒米也。又養也。烝民乃復粒米萬國作相養之禮。又一作艾。疏 王氏引之說立定也。周頌思文作立。烝民粒食萬國始治。作之言作。作者始也。作與乃相對成文。言思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子服五至十服一者謂山龍華蟲其等級天子備有五色之飾說見經文五服五章下今文不言粉米繡黻繡繢者盡以繡黻粉米爲制繢之文衣裳並用之惟衣有山龍已下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繡而已知衣亦繡繢爲今文說者白虎通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繡絺畫彩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云繡繢畫彩形者上古始制衣服以繡畫彩亦如市之服前後人因以爲飾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即謂山龍等五章以別尊卑也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繡服文章繡紛綺縠注云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爲山繡曰絺雲以絺五彩具曰繡也是西漢人說繡繢爲絺綌之布文繡也五帝本紀云黃帝乃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衣如以絺爲之說文紵元服以元衣加繒繡故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純衣裳白衣之貴則爲純皆衣有華蟲則爲黃也皆衣裳畫也用繡繢之明證矣今文云七服一亦有山龍者周禮司服氏裂冕六人是士服山龍也史遷說有日月星辰自山龍至藻火則謂之文白粉米已下則謂之繡者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即是繡繢說文說非秋傳編烏爲畫馬是文即畫明者明其等差或謂爲威也鄭注見書疏及月令疏云性曰采未用謂之采采者性之質質書疏云以本性施于繡黻是也云公自龍山而下云云者周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注上文裘冕云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注鷩冕云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注毳冕云希刺黻而已是以謂玄冕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是也

康成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爲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疏　五采謂綠所以雜八彩之文者也。綠云雜綵布帛名之曰采是知采是綠色五色。考工記流續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玄出于黑故六者有黃無元爲五色。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統云六章者象天玄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通玄續以對五方則爲六色爲六章也彰采釋言云繡畫也彰畫也繡畫衣繡黻絲繡也繡衣即絺衣知以絺爲之說文紵元服以元衣加繒繡故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純衣裳白衣之貴則爲純皆衣有華蟲則爲黃也皆衣裳畫也用繡繢之明證矣今文云七服一亦有山龍者周禮司服氏裂冕六人是士服山龍也史遷說有日月星辰自山龍至藻火則謂之文白粉米已下則謂之繡者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即是繡繢說文說非秋傳編烏爲畫馬是文即畫明者明其等差或謂爲威也鄭注見書疏及月令疏云性曰采未用謂之采采者性之質質書疏云以本性施于繡黻是也云公自龍山而下云云者周王之卿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注上文裘冕云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注鷩冕云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注毳冕云希刺黻而已是以謂玄冕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是也注希冕云希刺粉米無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注玄冕云玄者衣裳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冕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是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疏　史遷在治忽作來始滑一作采政忽一作七始詠鄭康成曰六律六呂言六律者舉陰陽從可知也。忽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忽一作勿。疏　六律者周禮大司樂云律十有二以六律六呂律謂陽六律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呂三曰太蔟四曰夾鍾五曰姑洗六曰蕤賓以旅酬賓組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黃鍾之所作也五音者白虎通禮樂篇引此經說之云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說水與羽同月令說火與徵同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曰土爰稼穡金曰從革木曰曲直火曰炎上水曰潤下故土爲宮金爲商木爲角火爲徵水爲羽也樂記又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皆治則無相侵陵之聲也八卦也樂記曰壎篪衰也管長音也竽笙簫和也鼓鼗柷敔也鞉如鼓而小有柄傍有耳持而搖之則旁耳還擊自拊也琴瑟長八尺五寸二十五弦廣尺八寸也大琴謂之離小琴謂之雅中琴謂之中也大琴二十七弦中琴二十五弦小琴二十三弦也大琴瑟練絲爲弦中琴瑟用絲小琴瑟用朱絲爲弦也大琴瑟練絲爲弦中琴瑟用絲小琴瑟用朱絲爲弦也

以出納五言汝聽。疏　史遷內爲入。

716

律歷志說云順以歆詠五常之書疆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歸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綏之以樂其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欽同之也五書者五事之書律歷志云協之五行則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劉炫云金爲表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書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官合于五行則掌夏始季春注云春生時首也說文云時蒔也蒔種民爲時首見禮記之篆民是春生物首民爲時首也律與管子地員篇云凡聽徵如銳金音如離羣音如好群牛凡聽羽如鳴玄鳥音如離羣音如好牧羊凡聽角如雄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樂記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故云依鄭注云依其哀樂是也史遷民以納爲入者公羊莊九年傳納者何入也內使還也鄭氏以書爲政教云出納政教于五官者周語有不記則修官注云官職也職掌也

言注史遷說爲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疏遷者說文辵部相背也遊與掌通論者大戴禮保傅篇云論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從史公說爲辟者違背王過拂與弼同弼奏勸也帝既勸以功又勸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庸即用也車服以庸周語命爲士大傅云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又威作不得乘軒注云飛軨如今車軨軒與也士以乘師之其文見文選注疏是也傳御覽六百廿七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慕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乃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饒財多物而無驕溢之志也車作輿見下引鄭注禮之義也車作輿見下引鄭注禮記乘車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繡綵而乘車馬皆說此經之義也車作輿見下引鄭注禮記乘車篇云古者必有命民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漢夫論孝德

慢遊也。或以爲陸地行舟。謂夾澤夫論斷訟篇云。驕奢淫逸。朋淫于家。是也。朋淫。淫門內朋一作堋。疏堋謂爲風教也。說文引虞書曰。風淫于家。風放聲相近也。淫者。王逸注楚詞云。游也。鄭注見舜疏。云朋淫淫門內者。白虎通三綱篇引鄭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故以朋爲門內。經言于家。對行舟而言。朋亦訓慢遊。是也。或以淫爲姪。比游于門內。亦謂慢遊也。或以淫爲姪。亂。非也。丹朱隘惡。舜不應床笫于朝。用殄厥世。注史遷殄作絕。厥作其。疏殄者。釋詁云。絕也。說者。釋言云。其也。世者。卓昭注周語云。父子相繼曰世。五百里爲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弼一作此。疏弼者。釋詁云。輔也。服者。釋詁云。事也。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韋昭注周語云。服。綏服。要服。荒服。五千者。甸服在二千里之內。侯服在三千里之內。綏服在四千里之內。要服在五千里之內。荒服在五千里之內。要服之外。五百里爲侯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弼一作此。疏弼者。釋詁云。輔也。服者。釋詁云。事也。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韋昭注周語云。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韋昭注周語云。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韋昭注周語云。服。服事

更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得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面各有六奉秋傳曰禹
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晉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監侯賢者爲之師蓋
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長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
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二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
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舉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百七
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九州州立十二人
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淳一作敦　疏　州謂九州其一爲王畿除有八也每州設師
十有二者八州當有九十六人傳者廣雅釋詁文　帝曰迪朕德時
弊隊道朕言盡可底行又勉施象刑惟明方作鞭者說文鞭博也新序節士篇云書曰象刑惟明蓋
謂此書在唐虞盛象而民不犯楊子先知篇云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刑三千俱以象刑爲文是
純純也時人尚德恥犯刑者但畏之衣服自爲大恥耳純也緇也緇市也使不得冠飾以恥之也周禮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注引鄭子曰五隸謂罪隸五等其在東夷北狄西戎消墜
易一輕重之差條音義荀子正論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幪慆慆共工是也墨幪終緒衣而不純慆慆布衣無領
裏七事左傳文傳言禹會諸侯于塗山此云會稽羣川晉語文云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者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
見各以其所貴貨爲贄是九州之外諸侯不執玉帛也云其制特置牧者鄭注士制云凡長侯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夏及周
皆曰牧者據殷與有十二州又云者十有二牧是州長曰牧也云以諸侯監者爲之師者師之言長爲諸侯之長以佐牧者也云百國
一師者州千二百國當設十二師也云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也故方千里者六封三等之國者以方千里者二
計方千里爲百里者百千里之方二則封方百里之國二百也計方百里者七十里者二國餘方十里者二也故方千里者二以封方七十里之國可四
四十九國之則九十八是方百里者據長補短可封方七十里者四當四百里之方一故方千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百也總此三等凡有
百有奇止言四百者約舉其準數耳計方五十里者四當四百里之方一故方千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百也總此三等凡有
一千二百國云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除有一千二百國者十都云名山大澤不以賦此據州十有二師則當千二百國
故計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也州有千二百國以八乘千則八千以八乘二百則千有六百故八州凡九千六百國計滿萬
國之數當更益以四百國故云其餘四百國在圻內鄭志荅趙商云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七是鄭以采地在四百
國之數也王制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餘爲天子四田其說略與鄭同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者王制疏云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
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有有奇者謂百里之方封七十
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三爲公侯之國二又以千里之方三爲子男
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鄭又云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謂五國以外也王制云五國以
爲屬屬有長鄭注見王制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雖大曰子之國曰牧其在東夷北狄西
戎雖小曰侯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功

惡以詠　疏　史遷說爲於是變行樂大傳說古者堯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
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
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胆考來格此之謂也又說搏拊鼓振以乘琴瑟練絲徵
弦鳴者貴玉聲也馬融曰夏樂也鄭康成曰夏樂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樣聲此四器也鳴球即

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革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鼗鼓一作桔隔疏史公說爲於是變行樂者以鼓曰玉瓜瓜來貢爲廣輿之首故說曰爲於是傳詁云愛曰也洪範土爰稼穡史記變作曰是此曰皆訓愛也釋詁又云曰於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爰于是也大傳以爲禹之五記則舜嘉禹攝位之後作樂于明堂也鄭氏大司樂注引下書曰爲鼗又曰鼗鄭氏亦以爲鼗書異典公羨也鼗擊文選楊雄長揚賦作桔隔注引韋昭曰古文隔爲鼗疑韋本作翻後人誤爲擊說文鼗旄擊也旄始也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鄭注云皆擊謂祝敔柷形如漆桶而方木長尺五寸深尺八寸口廣四寸有蓋上有椎柄所以擊之中央達也敔形如伏虎背上有刻所以鉏鋙之也祝敔在堂下面合樂以爲終始之節故先特言柷敔而堂上之樂備矣疏以爲玉磬清故以合堂上之樂故商頌鄭亦以鼓管之聲依我磬聲也搏拊一名相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樂記會守拊鼓注云相即拊也拊搏擊在樂之先故大師禮三本篇云縣一磬面倚拊搏又史記禮書作拊搏之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倚瑟飲酒禮鄉射禮記授瑟皆在工升四增之後是瑟在堂上琴亦從之也以詠者謂工歌周禮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鄭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傳說爲升歌清廟之樂升歌者謂工升堂上歌詩清廟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祖配周公于太廟下云升歌清廟也云大琴練弦達越云云者說文琴禁也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商宮角徵羽通典引楊雄琴清音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周禮雅樂樂文云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弦呂覽古樂篇云瞽叟乃拌瞽叟之所爲慈孝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御覽引白虎通云大瑟謂之龍長八尺一寸漢宋或各不同練者絲數音義引繰素云素絲令練曰練越者掌昭注周禮云謂爲之孔也云以韋爲鼓者周禮正義云白虎通引大傳云拊革著以糠令見白虎通鄭云不以鍾鼓管瑟之聲亂人聲者謂不以堂下之樂亂工歌也馬注見傳文鄭注見書疏及周禮大司樂疏俱在鼗鼓鼗如鼓而小有柄傍有耳持而搖之以發傍耳旁擊之者也樂記鼗發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樂記鼗發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鼗鼓注見周禮小師疏引鄭注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見書疏及周禮小師疏引鄭注見書疏及

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

堂上堂下。間代而作庸。即大射頌一也。鏞一作庸。經

樂縣也。間者。釋古云。代也。謂代謂如樂記云。鐘聲笙以和之。鄭欽說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

凡樂。堂謂堂下。磬縣在其東。南鎛一肆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

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統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管。南方之樂。謂之

成匹。鄭志云。謂風其雅頌皆宜爲樂。來者列子黃帝篇云。變能調樂。

堂。而東西縮。其南鎛。皆南陳。鐘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鎛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

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統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管。南方之樂。謂之

樂三終。工告樂備。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統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

舞庶尹允諧圖　史遷無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文。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下云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鄭康成曰。夔說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

樂戛擊鳴球。鄭注。鳴球。玉磬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奏樂。拊注。鄭司農云。

擊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奏樂。拊注。鄭司農云。

屬王道篇云。舜益不驚。猛獸不搏。蟲不螫。其頌也。大傳奏鼓石論人聲。及乃鳥獸感變。予動。

鳳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舜百獸。高誘注。質言爲獸。庶尹允諧。實能和神人。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紙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史公無讀曰者。以禹伯夷卑陶相與語帝前。時水土平。鳥獸

重出也。說庶尹者。庶常。故爲百尹。爲官者。庶禮釋詁文。用此義。允信也。諧和也。俱釋詁文。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統云。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

成曰戒臣圖　敖天之命一作陟天。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古。通用。說文。假非真也。引詩。曰。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勤也。廣雅釋詁云。敖勤也。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敖。

用今文作陟。反引古文。義作相敖。義同通也。惟敖者。釋詁云。惟恩也。敖。敖也。說文云。敖。敖也。

心之敖。危敖之幾。惟則君子而後知之。以釋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國而爲物成。史公又獻惟時惟幾。爲維是幾安者。時是。釋詁文。以

測爲危。以匪爲安。安卽下虞事康哉之義。

鄭注見書疏。云戒臣謂禹率諸之屬。

君也。股肱臣也。圖　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經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股肱者。釋詁云。首也。爲衆。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圖　大傳說。元首。

庸作歌圖　陸氏曰。句絕。目下文。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圖　史遷說庸爲用。勑爲勝。又說時爲維是。鄭康

成曰。戒臣。圖　敖天之命一作陟天。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古。通用。說文作相敖。同。勑勞也。又云勞

勤也。廣雅釋詁云。敖勤也。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敖。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壞。知虞公

用今文作陟。反引古文。義作相敖。義同通也。惟敖者。釋詁云。惟恩也。敖。敖也。說文云。敖。敖也。

心之敖。危敖之幾。惟則君子而後知之。以釋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國而爲物成。史公又獻惟時惟幾。爲維是幾安者。時是。釋詁文。以

測爲危。以匪爲安。安卽下虞事康哉之義。

鄭注見書疏。云戒臣謂禹率諸之屬。

君也。股肱臣也。圖　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經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股肱者。釋詁云。首也。爲衆。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圖　大傳說。元首。

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篇

乎。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

故致得。來儀乘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篇一作翔。圖　簫說文作簫。云樂舜樂曰簫韶。或通作簫。則簫非簫管。此則翔

說樂也。風俗通音聲篇。通案尚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委蛇。象鳳之翼。十管。具一尺。直以爲鳳皇來儀之儀形。與鳳氏以爲鳥獸

爲鉤。虞許氏以樂象鳥獸。來食擊同。疑古文說也。鳳皇今文說爲瑞。

史記集解。數令念百工。與卽率作與率也。

敬圖　率循也。循。順也。從也。言。謀也。俱釋詁文。作爲也。興。起也。愆。本作諐。諐也。俱釋言文。

無念注師古曰。說古愆字也。此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敬慎之。乃不敗壞也。愆音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圖　史遷說。乃更爲歌。鄭康成曰。哉始。圖　熙者。釋詁云。興也。說文以

公羊昏義注云。一說言當作禋。字耳誤當歌。禋爲歌也。明者。大德禋諸遠備云。明孟也。釋詁云。明孟也。

爲禋。禋。祭也。祭者。釋詁云。安也。史公以樂爲更者。雙語。性利相更。注云。更複也。以歌說爲

爲禋。禋。祭也。祭者。釋詁云。安也。史公以樂爲更者。雙語。性利相更。注云。更複也。以歌說爲

開。以其聲歌。謂之歌開。此不以簫爲樂器之說也。云名舜樂者。其樂簫韶作樂。歌笙舞。和以鐘鼓。則鄭云樂簫亦謂樂舞。如詩關雎。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說文籥作龠。云以竹管。

舞庶尹允諧圖　史遷無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文。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下云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鄭康成曰。夔說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

樂戛擊鳴球。鄭注。鳴球。玉磬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奏樂。拊注。鄭司農云。

擊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奏樂。拊注。鄭司農云。

屬王道篇云。舜益不驚。猛獸不搏。蟲不螫。其頌也。大傳奏鼓石論人聲。及乃鳥獸感變。予動。

鳳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舜百獸。高誘注。質言爲獸。庶尹允諧。實能和神人。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紙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史公無讀曰者。以禹伯夷卑陶相與語帝前。時水土平。鳥獸

重出也。說庶尹者。庶常。故爲百尹。爲官者。庶禮釋詁文。用此義。允信也。諧和也。俱釋詁文。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統云。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

成曰戒臣圖　敖天之命一作陟天。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古。通用。說文作相敖。同。勑勞也。又云勞

勤也。廣雅釋詁云。敖勤也。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敖。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壞。知虞公

用今文作陟。反引古文。義作相敖。義同通也。惟敖者。釋詁云。惟恩也。敖。敖也。說文云。敖。敖也。

心之敖。危敖之幾。惟則君子而後知之。以釋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國而爲物成。史公又獻惟時惟幾。爲維是幾安者。時是。釋詁文。以

測爲危。以匪爲安。安卽下虞事康哉之義。

鄭注見書疏。云戒臣謂禹率諸之屬。

君也。股肱臣也。圖　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經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股肱者。釋詁云。首也。爲衆。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圖　大傳說。元首。

庸作歌圖　陸氏曰。句絕。目下文。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圖　史遷說庸爲用。勑爲勝。又說時爲維是。鄭康

成曰。戒臣。圖　敖天之命一作陟天。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古。通用。說文作相敖。同。勑勞也。又云勞

勤也。廣雅釋詁云。敖勤也。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敖。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壞。知虞公

用今文作陟。反引古文。義作相敖。義同通也。惟敖者。釋詁云。惟恩也。敖。敖也。說文云。敖。敖也。

心之敖。危敖之幾。惟則君子而後知之。以釋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國而爲物成。史公又獻惟時惟幾。爲維是幾安者。時是。釋詁文。以

測爲危。以匪爲安。安卽下虞事康哉之義。

鄭注見書疏。云戒臣謂禹率諸之屬。

君也。股肱臣也。圖　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經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股肱者。釋詁云。首也。爲衆。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圖　大傳說。元首。

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篇

乎。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

故致得。來儀乘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篇一作翔。圖　簫說文作簫。云樂舜樂曰簫韶。或通作簫。則簫非簫管。此則翔

說樂也。風俗通音聲篇。通案尚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委蛇。象鳳之翼。十管。具一尺。直以爲鳳皇來儀之儀形。與鳳氏以爲鳥獸

爲鉤。虞許氏以樂象鳥獸。來食擊同。疑古文說也。鳳皇今文說爲瑞。

史記集解。數令念百工。與卽率作與率也。

敬圖　率循也。循。順也。從也。言。謀也。俱釋詁文。作爲也。興。起也。愆。本作諐。諐也。俱釋言文。

無念注師古曰。說古愆字也。此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敬慎之。乃不敗壞也。愆音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圖　史遷說。乃更爲歌。鄭康成曰。哉始。圖　熙者。釋詁云。興也。說文以

公羊昏義注云。一說言當作禋。字耳誤當歌。禋爲歌也。明者。大德禋諸遠備云。明孟也。釋詁云。明孟也。

爲禋。禋。祭也。祭者。釋詁云。安也。史公以樂爲更者。雙語。性利相更。注云。更複也。以歌說爲

爲禋。禋。祭也。祭者。釋詁云。安也。史公以樂爲更者。雙語。性利相更。注云。更複也。以歌說爲

開。以其聲歌。謂之歌開。此不以簫爲樂器之說也。云名舜樂者。其樂簫韶作樂。歌笙舞。和以鐘鼓。則鄭云樂簫亦謂樂舞。如詩關雎。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說文籥作龠。云以竹管。

尚書今古文注疏

卷三

禹貢第三上　虞夏書三

疏 貢者，虞雅釋詁云：上也。稅也。釋言云：獻也。楚語：觀射父曰：天子之田九嬪，王取經入焉，以食百官。注云：經，常也。常入征稅也。詩甫田傳云：彼太古之時，以丈夫治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百十爲成。

恵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蔽東名霍太山。【疏】傳者、釋詁云。治也。隰者、釋文云。山間曰隰。鄭注見詩唐風。揚之水。云太原今以爲郡名者、地理志及郡國志云。太岳在河東故縣蔽者、漢志河東郡蔽。霍太山在東。霍州山。案禹貢。冀州一地六名。案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則皆然。壺一井稅五夫也。周禮。經界既正。井地既均。則井牧其田野。而造都鄙。制軍賦。是其事也。鄭玄云。井方一里。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各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是爲井田。井稅五夫者。有一夫稅。合之共十夫。均分之。則各五夫。其八夫通二夫。七夫通三夫。六夫通四夫。均之一易再易之殊。則一井稅五夫也。周禮。經界既正。民田不易者百畝。一易者倍之。再易者三之。通率三家而受六夫。其野則六家而受十三夫。其賦則皆然。率

史公河作滎者集解徐廣曰滎一作河鄒道元既云夾右而過河則入河亦是也酈注見青徐云戰國策稱石在九門縣云云者地里志常山九門無碣石山都國志常山國九門劉昭注有碣石山引戰國策云在縣界今戰國策無此文案九門今直隸藁城縣無山可指故鄭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地里志遼碣礙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案礙成今直隸獲鹿縣屬永平府灤州近碣石山則九門既無山可證鄭云別有碣石或以禹貢碣石在臨渝今注脫文耳濟河惟兗州漯史邊兗作沈鄭康成曰言沈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濟一作沛兗一作沿漯即流字振水在上誤之變也經文下作沈濟本字作沛說文沛沈也東入于海經作沈州者亦沈也

作濟假音字此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名石濟今在直隸柏鄉縣西北流經趙州寧晉縣東北流入于海經典通假性信通故曰兗兗信也釋名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晉書地理志引春秋元命包云兗州也信也其氣信順之間爲兗州衛也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沈作沿者說文云沈九州之通地也故以沈名耳古文作潛又作瀫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在此兩水之間者亦如高誘注河出其北濟經其南也九河既道漯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鄭康成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經寫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遵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九河之名見爾雅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也曰徒駭書疏引李巡云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孫炎云徒駭馬疏九河川功難就衆智不成故曰徒駭郭注云今在成平縣浜地理志勃海成平庫池河民曰徒駭河太平寰宇記云滄州清池縣本漢浮陽縣徒駭河九河之一與清池相接案成平在今滄縣縣東南也曰太史者史官記事之稱元子欽齊乘云太史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又云當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曰馬頰爾雅釋文引李巡孫炎云河勢上高下狹狀如馬頰也通典云馬頰在平原郡界元和郡縣志云德州安德縣今山東恩縣東德州也曰覆鬴詩疏引李巡云覆鬴者水多清其清往往而有可居之地狀如覆釜之形通典云覆釜在平原郡界齊乘云在東光之北明一統志云覆釜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清也孫炎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地理志勃海東光有胡蘇亭水經淇水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運胡蘇亭通典滄州東光縣漢舊縣古胡蘇侯國也詩疏引李巡云簡者水通易也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歷亭今山東恩縣滄州曰簡詩疏引李巡云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書疏引孫炎云簡大也河水曲如鉤盤也隋文引李巡云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隋文云夾川兩大流之間者謂河潛也

馬頰也通典云馬頰在平原郡界元和郡縣志云德州安德縣今山東恩縣東德州也曰鬲津詩疏引李巡云鬲津者水多清往往而有可居之地狀如覆釜之形通典云覆釜在平原郡界齊乘云在東光之北明一統志云覆釜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清也孫炎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地理志勃海東光有胡蘇亭水經淇水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運胡蘇亭通典滄州東光縣漢舊縣古胡蘇侯國也齊乘云滄州之間有大通澱西臨東光東至海是也今在直隸滄州曰簡詩疏引李巡云簡者水通易也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歷亭今山東恩縣東光之北成平之南又云當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曰馬頰爾雅釋文引李巡孫炎云河勢上高下狹狀如

尤征也云周王者鄘注疏記云志信爲周繆云平王事王非三代之周也浮于濟漯達于河濟史遷達作通鄭康成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地理志云平原郡高唐縣東北東武陽禹貢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百里溫作漯者假音字漯東武陽今爲山東朝城縣高唐今爲山東高唐州漢志晉禹所治者史記河渠書云禹斯二堰以引其河孟康云二堰其出口正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濟川也河自王莽時空懈用濟平故班氏以爲禹所治也經云達于河者河之通濟在成皋水經河水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注河水東經滎陽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是也案僖今河南武陟縣漯之通河在高唐水經河水過高唐縣東注河水於縣漯水注之高唐故城在今山東禹城縣西漯水通河故道也今大清河即故濟小清河即故漯過郡三當爲五五者東郡清河平原濟陰千乘也史公述爲通者與慶推釋詁同鄭注見史記集解鄭引地理志漯水出東武陽不引平原高唐桑欽晉漯水所出者水經河水注云按禹天子傳天子自五鹿東征約於濟水東北至于乘入海河盛則通津溢注水縮則複涓絕流若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按千乘今山東高苑縣地也海岱惟青州濰鄭康成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于海岱者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岱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東北青疏引風俗通云泰山雲雨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遍天下公羊疏引李巡云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岱岳平也今爲青州之域故云岱山海代惟青州爲禹貢之青州兗鄭注見史記集解嵎夷既略濰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嵎一作禺鄭康成曰淮浦之東其山嵎嵎然故曰嵎夷嵎夷在碁州陽谷史記作暘谷傳云南至淮水不言淮者淮者界上青州之域徐州南界青州之南故云又南淮沂其乂鄭史遷乂作治鄭康成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南至淮水鄭康成曰地在淮南鄭知淮水不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者山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過義陽安豐縣北又東北過下蔡縣西又東北過淮陵縣北又東北過廣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淮水不經禹貢山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今沂山及蓋故城俱在山東沂水縣西北過郡五行六百里今沂水縣西北入于泗者水經

禹貢第三中　虞夏書三

淮海惟揚州。注鄭康成曰揚州界自淮而至海以東也。疏釋地云。江南曰揚州。公羊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氣燥動。厥性輕揚。故曰揚州。又引孫氏曰。白江南至海也。釋名云。揚州界多水。水波揚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以揚州漸大陽位。天氣奮揚。壓正含文明。故取名焉。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南爲揚州。越也。鄭注見公羊昭十年傳疏。云自淮而南至海以東者。此經下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裡皆東海也。故云至海以東

也。彭蠡澤云南距湓則通。彭蠡既豬陽烏攸居。注鄭康成曰。彭蠡既豬。豬作都。都者。言見鄭注。攸爲所者。爾雅釋言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索隱。又見詩箋。有苦菓疏云。彭蠡澤在南方謂都爲豬。陽烏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攸一作遒。疏史公豬爲都者。義見鄭注。攸爲所者。爾雅釋言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索隱。又見詩箋有苦菓疏云。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者。地理志文。豫章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西北。案彭澤故城。在今江西都昌縣北。澤即鄱陽湖。在縣西。云陽烏鴻雁之屬者。論衡書虛篇云。會稽衆鳥所居。引此文。王充言衆鳥。故鄉以鴻雁之屬統之。云隨陽氣南北者。淮南時則訓仲秋之月候雁來。注云。時候雁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又季秋之月候雁來。注云。是月時候之雁。自北漠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遂其子也。猶冀稚弱。故在後耳。又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則須時有此說。鄭用之也。攸作遒。見史記集解及索隱。又見詩箋有苦菓疏云。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禹貢彭蠡澤在西。古文以爲鄱陽。班氏以鄡陽爲山名。與鄡異也。地理志。豫章郡鄡陽山在東海下邳。引此文。不以鄡陽爲山名。鄡義本此。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鄡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山也。疏鄭注見史記集解。及太平御覽。引地理志者。漢志東海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鄡陽。班氏以鄡陽爲山名。與鄡異也。說文嶧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引此文。不以鄡陽爲山名。鄡義本此。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引鄡山記。今盡多桐梓。此是鄡縣嶧山。在兗州。非邳州之葛嶧山。又引郡國志。邳縣有嶧山。在縣下邳。今江南方謂都爲豬。陽烏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攸一作遒。疏史公豬爲都者。義見鄭注。攸爲所者。爾雅釋言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索隱。又見詩箋有苦菓疏云。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者。地理志文。豫章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西北。案彭澤故城。在今江西都昌縣北。澤即鄱陽湖。在縣西。云陽烏鴻雁之屬者。論衡書虛篇云。會稽衆鳥所居。引此文。王充言衆鳥。故鄉以鴻雁之屬統之。云隨陽氣南北者。淮南時則訓仲秋之月候雁來。注云。時候雁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又季秋之月候雁來。注云。是月時候之雁。自北漠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遂其子也。猶冀稚弱。故在後耳。又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則須時有此說。鄭用之也。攸作遒。見史記集解及索隱。又見詩箋有苦菓疏云。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者。地理志文。豫章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西北。案彭澤故城。在今江西都昌縣北。澤即鄱陽湖。在縣西。云陽烏鴻雁之屬者。論衡書虛篇云。會稽衆鳥所居。引此文。王充言衆鳥。故鄉以鴻雁之屬統之。云隨陽氣南北者。淮南時則訓仲秋之月候雁來。注云。時候雁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又季秋之月候雁來。注云。是月時候之雁。自北漠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遂其子也。猶冀稚弱。故在後耳。又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則須時有此說。鄭用之也。

三江既入。注鄭康成曰。三江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晉裨地理志。三江既入。注鄭康成曰。三江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晉裨地理志。

北江者。水經。江水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河水從北來注之。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山勞者也。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又水經云。河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注云。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論於江。即北江也。地里志云。會稽吳縣江在北東入海。案今江南丹徒鎮即是也。云會稽吳縣南江者。地理志。會稽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水經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東逕石城縣北。又東與黃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楊水合。又東逕安吳縣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南江又東逕蕪湖縣南。又東北爲蕪湖口。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尚書釋之具區。地理志丹陽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二百里。過郡二者。丹陽會稽也。石城今安徽池州府西境。餘姚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吳國今江南吳縣。此郡所云南江也。云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者。地理志丹陽蕪湖。中江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澤。今江南宜興縣。益康志云。中江。當縣東南。今不復東。惟水陽江水入荊溪。本岷山三都。是時中江猶通。江流亦低狹。突其後東塘低成。中江遂不復東。惟水陽江水入荊溪。荊溪即古文以爲震澤。在縣西南。古文以爲震澤。在吳縣西南五十里。鄭注周禮職方氏云。具區在吳南。則

淮泗。達于河。注鄭康成曰。泗受淮。達于河。疏史遷達作通。河一作荷。疏說文云。荷水在山陽湖陸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地里志。山陽湖陸。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南。注歷砀曰。南荷水。一名湖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其一水東北流。注云。濟水又東。過乘氏縣西。而北注荷水。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北爲清濟。經又云。清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注云。清水所經。皆當爲荷。書亦或爲菏。是荷與菏聲相近。數爲布者。經典多通用。鄭注見儀禮大射疏。及竹譜注云。篠竹箭。今文異字也。說文稈引此文云。篠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作箘。云箘圜小竹也。引此文云。篠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引孫炎云。竹圜篠者曰箘。又引李巡云。竹箘相去一丈曰箘。

浮于淮泗。達于河。疏史遷達作通。河一作荷。疏說文云。荷水在山陽湖陸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地里志。山陽湖陸。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南。注歷砀曰。南荷水。一名湖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其一水東北流。注云。濟水又東。過乘氏縣西。而北注荷水。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北爲清濟。經又云。清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注云。清水所經。皆當爲荷。書亦或爲菏。是荷與菏聲相近。數爲布者。經典多通用。鄭注見儀禮大射疏。及竹譜注云。篠竹箭。今文異字也。說文稈引此文云。篠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作箘。云箘圜小竹也。引此文云。篠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引孫炎云。竹圜篠者曰箘。又引李巡云。竹箘相去一丈曰箘。

浮于淮泗。達于河。疏史遷達作通。河一作荷。疏說文云。荷水在山陽湖陸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地里志。山陽湖陸。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南。注歷砀曰。南荷水。一名湖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其一水東北流。注云。濟水又東。過乘氏縣西。而北注荷水。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北爲清濟。經又云。清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注云。清水所經。皆當爲荷。書亦或爲菏。是荷與菏聲相近。數爲布者。經典多通用。鄭注見儀禮大射疏。及竹譜注云。篠竹箭。今文異字也。說文稈引此文云。篠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作箘。云箘圜小竹也。引此文云。篠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引孫炎云。竹圜篠者曰箘。又引李巡云。竹箘相去一丈曰箘。

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疏史遷達作通。河一作荷。疏說文云。荷水在山陽湖陸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地里志。山陽湖陸。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南。注歷砀曰。南荷水。一名湖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其一水東北流。注云。濟水又東。過乘氏縣西。而北注荷水。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北爲清濟。經又云。清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注云。清水所經。皆當爲荷。書亦或爲菏。是荷與菏聲相近。數爲布者。經典多通用。鄭注見儀禮大射疏。及竹譜注云。篠竹箭。今文異字也。說文稈引此文云。篠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作箘。云箘圜小竹也。引此文云。篠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引孫炎云。竹圜篠者曰箘。又引李巡云。竹箘相去一丈曰箘。

也。鄭注大學云。夭夭。美盛貌。壯盛與長義相近。厥木惟喬。疏喬者。詩檜云。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厥土惟塗泥。注馬融曰。漸洳也。疏塗泥。釋文塗本作涂。考工記引鄭注。塗讀之陳。今俗謂作塗。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漸洳者。謂水浸濕。洳泥也。傳云其澤數美者。數文澤漸濕也。決書東方朔傳云。墜者。漸洳澤也。馬義所本。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

上錯。注江氏聲云。上錯。謂雜出上等。或時或出中下之賦也。九等之。以下上爲第七。中下爲第六。厥貢惟金三品。注鄭康成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疏鄭注見禮疏及詩淇水疏。云銅三色者。詩疏云。梁州貢鏤鐵銀鐵。雜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鏤。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鏤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銅也。又據禹貢之文。厥貢鏤鐵銀鐵。雜器。而錫貢鏤鐵銀鐵。無銅。故知金即銅也。春秋左氏僖十八年傳曰。邾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鼎。曰。無以鬻魚。故以鑄三鐘。考工記云。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案楚賜鄒伯金。是荊州之銅。揚州亦出銅。史記貨殖傳。吳有章山之銅。是也。禮器疏云。揚州

者禹貢文鄭注以爲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與書及詩疏所引鄭注不同疑禮器疏誤瑤琨篠簜孔注見書疏云江水濱水合爲一者謂兩左合漢水分三江俱入海也云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者詩傳云美玉或文云瑤玉之美者琨作璟者詩傳云美石也琨者璟之美者禹貢文鄭注以爲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與書及詩疏所引鄭注不同疑禮器疏誤瑤琨篠簜孔注見書疏云禹本作璟說文琨石之美者虞書曰揚州貢瑤琨璟地理志亦作璟庾公雖彈作竹簡者與上篠簜誤布間非貼字蓋今文也齒革羽毛惟木孔注見書疏云下濕衣草服者說文衣草部衣案謂之草蘆語云山澤之農以蓋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蓋邦賦之政令天官冢宰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是也史記夏本紀及漢志全引此經但無惟字二字江氏擊曰衛文

曰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宮也一作鳥

於雒下注云鳥語相譬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則虞時尚作鳥夷鄭注見書疏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後漢書度尚傳云深林巨澤飛鳥所集羅弋張罝必求之云貢其服給天子之宮者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戴禮記投壺篇云鳥獸者也諸侯貢獻芻蕘筐篚而至尊野服也是卉服共給宮用也爾雅釋草云卉草

織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即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

包橘柚

包者詩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此文證之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泉之貝文也云士不衣織者玉藻文包橘柚釋木云柚條列子湯問篇云吳越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櫾與柚同

錫貢

鄭康成曰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者江氏聲云此既是貢而不于賦篚之上首之通之在下別出貢文故知非常貢也云錫所以柔金者呂氏春秋物類篇云金柔錫柔合而柔則爲劑考工記云攻金之工筑金錫之齊又云金有六齊攻錫居一或金錫半是也

海達于淮泗

史遷沿作均馬融作均曰均平一作松鄭康成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鄭本作松蓋古文又云馬本作均與史公同蓋今文也地理志亦作均經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者水經淮水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北泗水從西北來注之注云淮泗之會即角城也經又云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案角城故城在今江蘇清河縣西南淮浦縣在今淮陽縣東南蓋其故道由江岸海濱入淮遠泗禹時尚未海道江淮也五溪河運安徽青陽縣西北南入江者疑弄此淮水史公沿作均者均蓋徇字一切經音義三引三倉云錯古文作徇則沿循于江海也馬注見釋文云均平者未詳顏師古注漢志云均平也道淮泗而入江海謂爲沿者以松字古文假沿訓其字爲沿云順水行者吳汝綸云率師沿海派淮注云沿順也論語先進篇云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是也沿于江海自縣泰元季始有海運之事古書盛時所必無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鄭康成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

荊地云漢南曰荊州荊疏引季氏說文云荊州其紂藪則禮職方性猶梁故曰荊荊疆也釋名云荊州取名於荊山也蓋取荊爲名者猶豐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機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南方爲荊州楚也荊即荊山地理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案臨沮縣今湖北南漳縣荊山在縣西南郡注見書疏云荊山南曰陽經云衡陽故云在衡山之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鄭康成曰江水漢水其流遠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強

孔注見書疏云江水漢水合爲一者謂兩左合漢水分三江俱入海也云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者詩傳

云厲石也。青黑之石。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注 史遷作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楛木名。可以爲箭。鄭康成曰。箘簵聆風也。楛木類。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浦慎氏貢楛矢。卽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之國。致此貢也。簵一作篠。楛一作桔。疏 箘簵者。說文云。箘。箘簵也。古文作輅。引此文。又桔。桔梗也。箘者。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越駱之簵。注云。簵竹箭也。中山經。暴山。其木多箘簵。注云。箘亦箭類。中箭。簵者。廣雅釋草云。箭也。是與楛三者。皆箭材也。史公作三國致貢其名者。以厥名上屬爲句。與鄭說異也。鄭解徐廣曰。一作箘足以箭。簵足以箭。楛桔梗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又見考工記。矢人。鄭注及賈疏云。聆風者。史記集解聆從竹。從音。疏馬融長笛賦有聆風。是竹別名。云聆風氏貢楛矢者。考工記。矢人。鄭注及賈疏云。聆風者。史記集解聆從竹。從音。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聆風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是也。包匭菁茅。注 鄭康成曰。厥名包匭。匭。纏束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疏 書傳云。鄭元以厥名下脫與史公馬氏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匭纏結者。說文。匱古文作匭。匭。匣也。匣。藏也。纏結也。引此文云。生桂曰。可以縮酒。給宗廟。其物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一曰。匭。押也。義與上一曰押也。又說匭字之詁云。等。菁茅有毛刺者。管子輕重丁篇云。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是也。菁茅。注。鄭大夫云。菁字或爲旌。旌。旗屬。謂畫熊虎於旗。以象徵也。杜子春讀爲菁。菁。菁華也。先鄭與許說宗廟縮酒。雖異。皆用茅也。劉逵注吳都賦云。茅生楚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荊州貢包匭菁茅。今湖南道州。及永州。零陵。祁陽。東安。邵陽。武岡。寶慶。辰州。沅州。靖州。皆不入貢。疑祖文似誤。故曰。疑祖。疑祖。鄭玄以爲。祖。讀如。祖。之。祖。之。義。玉藻。諸侯。祖。而。朝。注云。祖。猶。往。也。是。祖。之。義。不。合。失之矣。

九江納錫大龜。注 史遷納錫爲入賜。馬融曰。納入也。疏 史公納作入者。納入經典通字。錫者。賜也。大龜者。元龜。白龍。謂著龜。龜。引爲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馬注見隋志。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注 史遷潛爲沿。鄭康成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於河。疏 釋地云。河南曰豫州。郭璞江沱。見地理志。潛漢。逾洛。不通。流。故云逾。詩傳云。踰。越也。逾與踰同。史公作沿。沿。順流也。不善讀史記文。反非之也。段氏玉裁云。無沿篇云。無泛于親。于逾于游。于田。以泛。偏四千字。此以泛偏之則沿。順流之則沿。溯之則泝。故非之。南河者。顧師古注地理志。荊河惟豫州。注 鄭康成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於河。疏 釋地云。河南曰豫州。郭璞曰。跨有冀州南。濟作。濟。見地理志。

水惟梁州。注 鄭康成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也。疏 釋地無梁州。呂氏春秋有始覽九州。亦無梁。蓋殷周雍州。兼有梁州之地。與夏時異也。禮云。黑水者。水經河水東通南郡縣南。注云。溪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北山。溶流入溪。戾仲雍曰。黑水去高櫓三十里。諸葛亮隴云。南據黑水。西逾葛鄧。是黑水在南郡宿縣界。高櫓。宿縣。黑水。四五十里。卽是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太山。以往華陽黑水。蓋本古說。梁城固。今陝西褒城縣。也。鄭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云。至于黑水者。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或以爲卽此黑水。然疑其太遠。夏時羌服之地。禹迹不至也。滇池。今雲南晉寧縣。

東北入雒。行四百五十里。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三。行千七百里。漢州川。河南入雒。宏農郡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雒至鞏。過于洛。不從水。水經河水過。榮縣北。洛水從縣西北注之。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過。水東過新城縣。又東入於洛。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縣。孟伊澗。過會洛入河也。伊出經氏。今河南縣。洛出上洛。今陝西商州。過郡二。者。宏農。河南也。澗出殽。戒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北。洛一作雒。見地理志。水波旣豬。注 史遷波作播。一作潘。豬一作都。馬融曰。滎播。澤名。鄭康成曰。汎水溢出。經氏。今。溢。南。郡。名。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衞侯及狄人戰於滎澤。此其地也。疏 史公波作播者。古疏云。鄭皆作滎播。史記索隱曰。今文與鄭同。及史記合也。說文云。溢。水名。在河南滎陽。亦卽此水。諸作都者。固道聽。方氏。其說波溢。注波說爲播。禹貢曰。滎播旣都。水經云。濟水南宮。滎縣北。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皐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縣南。東出過滎澤北。注引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同。南流。滎澤。北。故滎水所都。晉太相瑤曰。滎澤在滎陽。卽滎澤是也。云今塞爲平地者。水經濟水注云。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自于宋遭八激。隧於河。于滎澤。然水旣斷。民猶共處。爲滎澤。春秋衞侯及狄人戰于滎澤。而屠。隧公宋演。緣命納肝處也。與鄭義合。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楚潘。遂晉魏錡。及滎澤。亦此地。導菏澤。被孟豬。注 史遷導作道。孟豬一作明都。馬融曰。豫州地。菏鄭康成曰。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俱同。水經濟水注云。倘書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之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當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鯉陂。案定陶今山東。縣。屬曹州。府。睢陽。今河南。府。縣。自河決。徙。孟諸。故迹不可考矣。史公據作道者。因語。雲川者。決之使導。注云。導。通也。法言。閎通。篇云。道也者。通也。是導與道。俱爲通也。孟豬作明都者。經典諸都通字。周禮。職方作望諸。詳地云。宋有孟諸。地理志作盟豬。孟明。盟望。諸都。俱及滎澤。亦此地。導菏澤被孟豬。注 史遷導作道。孟豬一作貏都。馬融曰。豫州地。菏鄭康成曰。地理志濟陰郡。定陶東

鄭康成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氏道嶓冢山在漾陽西蕃一作獂【疏】岷史公作汶漢志作崏史記索隱云汶一作岷又作岐岐即汶俗字嶓史記漢志皆作蔡知云俗字嶓者蜀都賦注引地理志者漢志蜀郡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西都西縣有禹貢嶓冢山水經漾貢山水源地所在云嶓冢山在漢陽西縣西南漢水所出東流至武都沮縣東合白水又東南流至廣魏白水縣東南合羌水又東南流至葭萌縣南合涪水又東南流至垂成縣東南合漢水又東南流至宕渠縣東北合渠水又東南流至墊江縣北合涪水又東南流至枳縣東南入于江是漢水經歷諸縣皆在嶓冢東南故云嶓冢在漢陽西縣西南也漢陽縣名也沱潛既道【疏】史遷潛作瀁鄭康成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溟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雒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溟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爲西溟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疏】潛者說文云一曰漢水爲潛史記作瀁漢志作潛郭注見書疏及水經潛水注河水注地理志安陽縣水又作潛郭注見書疏江氏聲云經言三條是正賦之外雜出三等而正賦下中之下止有下下一等故知并其上二等爲三錯傳乃謂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則是雜出二等并正賦爲三等鄭以他州百錯者皆是正賦之外別出一等此言三錯明是正賦之外別爲三等矣若并正賦爲三等則當言再錯不言三錯傳說非也云差復益少者正賦下中則有出下下者但少耳又或有出中下者亦少也雖而上之又有出中下者復益少也雖作益小當爲益少古小少通字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疏】馬融璆作鏐鄭康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疏】釋文璆一作鏐馬同鄭云貨金謂之鏐其美者謂之鏐注云鏐即紫磨金說者說文云黑金也鎏者鍮器云白金謂之鎏續者說文云剛鐵可以刻鏤夏書曰梁州貢銀丹外當爲銀字也鄭注周禮云銀鏤謂山有銀石火燒成鐵銅利西貢厥賦銀是也熊羆狐狸【疏】熊者獸獸云虎屬說文云獸似豕古文作態狐狸者獸獸云狸狐屬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之物伏獸似狐因禮記褻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詩云獸獸是求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疏】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貢無他道也鄭康成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來一作徠【疏】織皮者織之屬釋言云隱圍也郭文引李巡本圍作覆因謂正西昆侖物圍等語令以丹青白繒繡禽角狗毳爲獸說文織西胡毳布也此氏人織之說與高帝紀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縠紵罽與禮記玉藻之說同又引戾仲邕曰織皮毛布也是以貢之域以爲毳者之服非也經文是爲氏之假音字見下織屬注見史記集解云因桓水是來者地理志同郡桓水出岡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同注引經文及馬注云余按禹貢西傾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南桓水出其東北入洮水洮水出其東南入河是桓水出西傾山東北流入河之證桓水出西傾山東北流入河之證桓水出西傾山東北流入河之證

曠.補盪也.釋名云.雍州在四山之內.補盪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云.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殖閉.故取名焉.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四方爲雍州.崇也.黑水或以爲湟江.或以爲流沙.皆非.案禹貢.黑水入於南海.今水經缺此文.此云南海.及海.皆即居延澤之屬.在張掖之西者.案張掖都治.雖得縣.今甘肅甘州府城是也.鄭注見公羊莊十年疏.及史記索隱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者.但非張掖之黑水.

弱水既西.注　鄭元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弱一作溺.疏　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故以爲刪水.自此四垂酒泉合黎.說文作溺水云.溺水自張掖刪丹四垂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也.鄭注見公羊莊十年疏.及史記索隱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者.但非張掖之黑水.

涇屬渭汭.注　馬融曰.屬.入也.鄭康成曰.涇水汭水發源.皆疑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幷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

里入渭.疏　渭汭者.說文云.汭.水相入也.鄭注名語云.汭.隈曲中也.此渭汭.即今陝西高陵縣地.馬注見釋文.云屬入者.鄭注士冠禮云.屬.注.即入也.鄭注見詩谷風疏.及史記集解.云涇水渭水會流.皆過二千里者.地理志.隴西郡首陽縣幷頭山在北.與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漆.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川.過郡三.者.安定右扶風.左馮翊也.案涇陽縣.在今甘肅平涼府城西.陽陵.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涇水在縣東入渭.鄭云.屬于渭.

漆沮既從.注　漆沮.即灃水也.說文灃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地理志.俱作沮.水經云.沮水東往鄜.洛水入焉.鄜以爲漆沮之水也.水經沮水注云.沮水東往鄜.洛水入焉.今陝西中部縣西北二百里.鹽官鎮.在今陝西宜平縣西.水經云.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注云.洛水一名北洛.出馮翊懷德縣.洛水東南入渭.案漢志.懷德在今陝西中部縣西北二百里.鹽官鎮.在今陝西宜平縣西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作鄜.水經渭水注.同.北流爲枝津.一水北逕懷德縣西.又北至石壁.注於渭.地說云.渭水又東與灃水會於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美物.惟有原阜石激而已.案今豐水在陝西咸陽縣東南入渭.是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注　地理志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荊山在縣下.有祖厲原.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案.漆沮既從.似以漆水爲漆沮.故說文云.會會也.是皆析支爲河曲.是皆析支爲河曲之地.其地多山.亦爲山名.是.漆沮.既從.似以漆水爲漆沮.故說文云.會會也.是皆析支爲河曲之地.其地多山.亦爲山名.是.

南惇物.至于鳥鼠.注　鄭康成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疏　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惇物.古文以爲中南.鳥鼠.古文以爲鳥鼠.案武功.今名太白山.在縣東南.岳山.今名武功山.在縣東南.俗呼數山.數岳.變之.地.今水地理志.岳或誤作垂.鳥鼠見後.疏.鄭注見史記集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注　鄭康成曰.詩云.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下者曰隰.鄭注見詩疏.及史記集解.云.詩云.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是也.原隰.繭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作埜.疏　釋地云.下濕曰隰.高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下者曰隰.鄭注見詩疏.及史記集解.云.詩云.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是也.原隰.繭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作埜.

三危既宅.注　史遷宅作度.鄭康成曰.河關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疏　三危者.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敦煌縣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沙州敦煌縣西四十里.非敢左氏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注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地理志.敦煌郡.引杜林以爲古瓜州地.則是敦煌有三危山.故說者.皆就作地記.皆三危既不見于地理志.故鄭別引地說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即鄭所據也.郡國志.隴西郡首陽縣注.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案首陽.今甘肅渭源縣.則此三危.與敦煌之三危.非一山也.鄭又云.當岷山.則在積石之東南.道里氏不記.後世失其名也.水經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縣水從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注　史遷丕作大.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注　史遷球作璆.琳一作玲.鄭康成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疏　史遷球作璆者.說文.球.玉磬也.或作璆.琳.說文云.玲.似玉石之次玉者.未詳.案此即地說所云與岷山相連者.健縣.今四川漢州也.三危山疑在此近地.鄭注見詩韓奕故.鄭以爲美石也.琅玕.說文云.似珠者.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古文作璆.鄭注見詩韓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注　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山.在河州.積石山在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河水.廣八十步.案.禹.今陝西韓城縣.山在縣東北八十里.河河者.史記正義.案.河在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注　馬融曰.崐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康成曰.織皮之民.居崐侖析支渠搜之野者.皆西戎也.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搜一作叟.疏　崐侖者.說文云.西戎析支羌渠搜.五帝本紀云.西戎即敘.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析支渠搜.皆羌戎之別名也.其國近南岳.乃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漢於鄯支.重平河首縣地千里.鄯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水經河水又東入秦.過敦煌.酒泉.張掖.鄯南注.引司馬彪郡國志云.合會也.敘作通.見地理志.荊岐既旅.注　地理志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荊山在縣下.有祖厲原.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案.渠搜.縣.故城北.地理志.荊方有巢.搜縣.疑三朝記曰.北狄

禹貢第三下　虞夏書三

導岍及岐.注　史遷作道.九山.汧及岐.鄭康成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疏　史遷作道者.偽子注.皆道.皆也.字.同.導通.汧及岐.上有九山也.汧.山名.縣.地.云.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即雅.釋水云.河出昆侖.色白.入居.在丘南.故.從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虛.大丘也.昆侖丘.謂之昆侖.虛.是則昆侖山.河所出者.在中國之西北.而此昆侖.在正西.即禹貢.王會解云.正西昆侖.等九國.孔氏.昆.注云.大者.西戎之別名.故.不以爲河出之山.高誘注.淮南云.鍾山.昆侖也.是.鍾山.亦有.昆侖之名.今.陝西塞外.陰山也.後人.于河源所出.都名.曰.昆侖.又不.與.河.潛行.南出之.說合.故.不.引爲.證.

二字。疑孔安國古文也。今文亦有之。故梁人有三條之說。馬鄭本或無。解俗字。當從史公爲得。導水云。沂出不流。又云。本決之澤爲沂。重山以水得名。俗人謂作所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者。漢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爲沂山。雍州山。案汧縣今陝西隴州山。在汧南七十里。至于荆山。地。馬融曰。三條。導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康成曰。四列。導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嶓山即荆山。荆山即岐山。云荆岐既旅之山。在汧西。案汧縣故城在今陝西寶平縣東。鄭注見漢郡國志。地理志云。扶風汧縣。故城在今縣東。逾于河。地。史遷逾作踰。壺口雷首。地。地理志河東郡。北屈。壺口山在東北。雷首山在南。案蒲反即今山西蒲州府。雷首山在府南。至于太岳。地。史遷岳作嶽。河東郡霍太山。釋太岳者。因帝都爲州。于此納功德也。詩疏引鄭志。張逸問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嶽。據此知四周以華岳爲中岳。不數霍山也。左氏昭四年傳。司馬侯云。四岳三塗。陽城太室。名霍山爲太嶽。別於四岳之外。是周時不以霍山爲中岳。知漢夏時亦然。故皆以霍太山爲太岳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碣于石。入于海。地。砥柱山名。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砥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地理志云。河東郡。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溫縣在今山西。溫縣西。巡檢司東南。王屋鄉。王屋城。山在縣西北。案山水澤地所在云。在野王縣西北。案山陽今河南濟源縣。西北。承縣西。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野王縣西北。案山陽今河南濟源縣。西北。縣在野王之東也。恆山。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有祠。井州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澤。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恆山爲北岳。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案上曲陽今直隸曲陽縣。今屬保定府。西四安府。嶓山在縣南。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朱圉在漢陽者。天水郡明帝改漢陽。云太嶓山在安縣。華陰者。隴道云。安縣。華陰縣。東北。漢武帝。巡狩祠之。碣石在今樂亭縣。西南。水經注。碣石在今昌黎縣。界。見前冀州疏。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鄭康成曰。地理志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梓潼。中梁。鳥鼠山在縣。西南。渭。首。出鳥鼠山。今甘肅。伏羌縣。朱圉山在縣西北。今甘肅。秦州。鳥鼠山在縣西南。今屬。西四安府。嶓山在縣南。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朱圉在漢陽者。天水郡明帝改漢陽。云太嶓山在安縣。華陰者。隴道云。安縣。華陰縣。東北。漢武帝。巡狩祠之。碣石在今樂亭縣。西南。水經注。碣石在今昌黎縣。界。見前冀州疏。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西傾。山名。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臨洮西南。朱圉。山名。在今甘肅。秦州。鳥鼠。山名。在今甘肅。渭源縣。西南。太華。山名。在今陝西。華陰縣。南。

鄭康成曰。地理志云。朱圉山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地。地理志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梓潼。中梁。鳥鼠山在縣西南。今屬。鞏昌府。渭。首。出鳥鼠山。今屬。鞏昌府。伏羌縣。朱圉山在縣西北。今屬。秦州。鳥鼠山在縣西南。今屬。鞏昌府。渭源縣。者。天水郡明帝改漢陽。云太嶓山在安縣。華陰者。隴道云。安縣。華陰縣。東北。漢武帝。巡狩祠之。碣石在今樂亭縣。西南。水經注。碣石在今昌黎縣。界。見前冀州疏。導嶓冢至于荆山。地。鄭康成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地。地理志南郡。臨沮。沮水出東北。入漳。漳水出西。北。入江。江夏郡。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陸。縣。荆山在今。南漳縣。西四。十里。案臨沮故城。在今。湖北。宜都縣。西南。安陸。今湖北。安陸府。臨沮。縣。東北。南漳。縣。西四。十里。荆山在縣。東南。沮水出荆門。州南。安陸故城。在今。安陸。縣。東北。漳水出南郡

壺口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東垣縣山，鄘氏道元注云：河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知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唐人疑積石有二，以大積石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在河州，則即禹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者，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恐誤認段孫誤重。河首發石山出塞二千餘里之言，指一山以當其衝，非古說也。段玉裁修云：出塞二千餘里也。禹氏注見前庶幾。二卷道水亦如道山分三條也。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鄭康成曰：地說河水東流，貫厎柱，觸崤流，今世所謂厎柱者，蓋乃崤流也。厎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水經山水導地所在云：厎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薛綜注東觀云：底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兩扉河中，猶柱然也。案太陽縣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厎柱一名三門，在河南陝縣東北五十里，酈注見水經。河水注以地說貫厎柱，當在西河者，地理志河東郡大陽，不載厎柱，疑其在西河也。水經河水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間，酈注引鄘氏說，而云非是，鄘氏以三門爲砥柱，五戶灘爲崤流，恐非西漢已前之說也。又東至于孟津。鄭康成曰：孟津亦作盟津者，孟盟聲相近。水經云：河南有鉤陳，過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又曰富平津，又而之爲陶河，酈綜注東都賦云：孟津四瀆之口，引御覽作盟津，云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徵古今以爲津，案平縣在今河南孟津縣西北。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鄭康成曰：伾，山一成曰伾，地嗛也，沈出伾際，突然則大伾在河南滎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滎播水出入自此。北播爲九河，鄭康成曰：水經云：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洛水於滎縣東經洛汭，北對服邪溝入于河，謂之洛口，安案：滎故城在今河南滎縣西南三十里，伾地名也，說文作秠，云丘再成，再當作一，水經河水又東過成皐縣北，注云：河水又東過成皐

甲經漢水則據水經陝西略陽縣嶓冢山東流至武當縣爲夏水也又東爲滄浪之水鄭康成曰滄浪之水言今謂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東逕北會于滙馬融曰滙回也鄭康成曰東逕者爲南江逕一作迪改文云迪蹊行也引此文馬注見釋文云迪歷者謂東南江者地理志丹陽郡石城縣東南江水東至蕪湖入游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水經河水注河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故障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县瀆蹊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開之五湖口據此則鄭以會于滙爲入于具區也迪一作迪見地理志及改文東爲中江入于海注中江水今絕流已見前三江疏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滙史遷溢爲洪鄭康成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洪爲滎濟一作游溢一作軼滙史遷溢爲滎者皆是水名曹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陶丘北注鄭康成曰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山一作至說文云陶丘河或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丘引此字作至志濟陰郡定陶縣東有陶丘在西南水經云濟水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北流注云南濟也又東北合菏水自陶丘北東北此也菏即陶丘在今山東定陶縣又東至于菏滙水經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野澤又東北過合菏水上承濟水於濟陰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逕陶丘北墨子以爲營丘也會于泗東北注水經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野澤又東北過合菏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入海鄭康成曰地理志者漢志河東東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峽出崇山北地中又東至溫縣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云又南當蒙縣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至滎陽縣東北入於泗與泗合流又東過梁國睢陽縣北又東至彭城縣東北入於泗與泗合流又東南至下邳縣西北入於淮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地理志臨淮郡淮浦游水北入海水經淮水注云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地理志臨淮郡淮浦游水北入海水經淮水注云淮水又東北逕紀陽故城南杜預曰紀郡二地名東海蘭陰縣東北有故紀城即此城也游水東北入游案漢輸令江南

縣。屬漆州。雍浦故城。在安東縣西也。導渭自鳥鼠同穴。鄭康成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餘。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地理志。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水經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西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縣北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中郡在九州之內也。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云云者。春秋左氏傳八年傳。宋仲尼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白虎通姓名篇。引利德放曰。或知命表德。號謚子孫。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道利。尚姓似氏。祖昌意以茲敬生啓。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因姓嬴氏。祖以雄大人迹生也。以祖吉爲敏悅者。釋詁云。祖敬也。怡樂也。古與怡通。故鄭以祖爲悅。鄭信地說見上疏。說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谷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渭出鳥鼠山。鄧氏尚書本于杜林。杜氏單舉渭出。鄭信地說。見上疏。說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谷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渭出鳥鼠山。鄧氏尚書本于杜林。杜氏單舉相近。悅即樂也。云距遠者。廣雅釋言云。距。因也。因語注云。距。去也。故鄭以距爲距遠也。五百里甸服。地理志。河南郡。禹貢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爾雅。疏引李巡云。鵌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也。郭氏璞注與鄭略同。云穴入地三四尺。宋書云。沙州甘谷嶺有雀鼠穴。皆足增足鄭義。鄭云似鵽者。釋鳥云。鵌鳩鶐雄。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今鵌火知鳥。亦言如鵽。似雌雄。鼠脚無後指。故尾鴛鳥。生蓋亦之間。駮郭注文多疑。孫炎舊注也。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地理志。及漆沮既從。澧水。飲同。疏不復出。入于河。地理志。渭水在今陝西華陰縣北入河。地理志。書過郡四者。隴西。天水。右扶風。左馮翊也。船司空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北。導洛自熊耳。洛一作雒。地理志。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家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水經云。洛水出東南。伊水從四來注之。有周時洛汭。先禹故迹也。又東北入于河。水經云。洛水不言合于洛汭。洛水不言合于洛汭。地理志云。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四來注之者。周時洛汭。先禹故迹也。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水經云。洛水出東南。流經陸渾縣南。讀皋。即滩與之異名也。擊相近。上洛縣耀耳。即獲氏山也。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地理志。上洛縣耀皋山。注引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耀皋之山。洛水出焉。案上雒縣。今陝西商州。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領山東。南流經陸渾縣南。讀皋。即滩與之異名也。擊相近。上洛縣耀耳。即獲氏山也。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水經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瀍水東過河南縣北。又東入于洛。案水經洛水不言合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水經云。洛水過洛陽縣南。東南流。經陸渾縣南。讀皋。即滩與之異名也。擊相近。上洛縣耀耳。即獲氏山也。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水經云。洛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瀍水東過河南縣北。又東入于洛。案水經洛水不言合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周語云。東會于澧。云云。見前雍州涇屋滑洲。

伊水從四來注之者。周時洛汭。先禹故迹也。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水經云。洛水出東南。流經陸渾縣南。讀皋。即滩與之異名也。擊相近。上洛縣耀耳。即獲氏山也。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水經云。洛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瀍水東過河南縣北。又東入于洛。案水經洛水不言合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周語云。東會于澧。云云。見前雍州涇屋滑洲。

及漆沮既從。澧水。飲同。疏不復出。入于河。地理志。渭水在今陝西華陰縣北入河。地理志。書過郡四者。隴西。天水。右扶風。左馮翊也。船司空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北。導洛自熊耳。洛一作雒。地理志。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家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水經云。洛水出東南。流經陸渾縣南。讀皋。即滩與之異名也。擊相近。上洛縣耀耳。即獲氏山也。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水經云。洛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瀍水東過河南縣北。又東入于洛。案水經洛水不言合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周語云。東會于澧。云云。見前雍州涇屋滑洲。

生苗裔之間。駮郭注文多疑。孫炎舊注也。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經云。東會于澧云云。見前雍州涇屋滑洲。

從之耳。史公云。令天子之國。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者。是以百里爲去王城百里下二百里至五百里。皆爲去王城之數也。僞傳以百里賦納總爲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嘗疏云。司馬遷與孔意同。是也。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各五千里。相距萬里。太平御覽六百廿六引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猶遠塞其利。是以分諸侯。以其判而判之。使食其土之毛。實收其入。長之力。故賦稅繇輕。徙之勞。薪役繁。想顧之數矣。歐陽及孫子說同。鄭康成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穗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是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鄭康成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穗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是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九州攸同。一作遒。遒。運云。是訓大同。注云。同猶和也。平也。攸作適。見地理志。四隩既宅。史遷隩作奧。一作墺。說文云。墺。四方土可居也。文選四都賦注。引說文居作定。居宅者。釋言云。居。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洪範云。宅居九隩。注云。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九州攸同。一作遒。遒。運云。是訓大同。注云。同猶和也。平也。攸作適。見地理志。四隩既宅。史遷隩作奧。一作墺。說文云。墺。四方土可居也。文選四都賦注。引說文居作定。居宅者。釋言云。居。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洪範云。宅居九隩。注云。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

列作粟。見地理志。九川滌源。疏。河道書云。九川既疏。滌。疏達其水原也。史公云。疏者。說文云。滌。洒也。洒與灑。聲相近。灑。掃也。故爲疏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九澤既瀦。瀦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九澤既瀦。瀦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

列作粟。見地理志。九川滌源。疏。河道書云。九川既疏。滌。疏達其水原也。史公云。疏者。說文云。滌。洒也。洒與灑。聲相近。灑。掃也。故爲疏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九澤既瀦。瀦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

四方土可居也。文選四都賦注。引說文居作定。居宅者。釋言云。居。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洪範云。宅居九隩。注云。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九州攸同。河道書云。九川既疏。滌。疏達其水原也。史公云。疏者。說文云。滌。洒也。洒與灑。聲相近。灑。掃也。故爲疏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九澤既瀦。瀦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

河南也。九州攸同。一作遒。遒。運云。是訓大同。注云。同猶和也。平也。攸作適。見地理志。四隩既宅。史遷隩作奧。一作墺。說文云。墺。四方土可居也。文選四都賦注。引說文居作定。居宅者。釋言云。居。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洪範云。宅居九隩。注云。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九州攸同。河道書云。九川既疏。滌。疏達其水原也。史公云。疏者。說文云。滌。洒也。洒與灑。聲相近。灑。掃也。故爲疏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九澤既瀦。瀦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

九山刊旅。一作栞。刊。周語云。封崇九山。注云。百九者。特舉九州之中山川藪澤。言九山。刊旅。一作栞。刊。周語云。封崇九山。注云。百九者。特舉九州之中山川藪澤。言九山。

刊旅。一作栞。刊。周語云。封崇九山。注云。百九者。特舉九州之中山川藪澤。言九山。刊旅。一作栞。刊。周語云。封崇九山。注云。百九者。特舉九州之中山川藪澤。言九山。

九川滌源。疏。河道書云。九川既疏。滌。疏達其水原也。史公云。疏者。說文云。滌。洒也。洒與灑。聲相近。灑。掃也。故爲疏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九澤既瀦。瀦義見上疏。滌者。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說者。說文云。澤。水也。一曰澤障。

九澤既陂。疏。九澤。謂九州之澤。周語。陂。障。注云。陂。防也。河堤非云。九澤。注云。陂。防也。河堤非云。

六府孔修。疏。史遷孔作甚。

四海會同。注。周語云。合通四海。注云。使之同軌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注。史遷底作致。鄭康成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率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注。鄭注見史記集解。咸則三壤成賦。注。鄭康成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注。則者。釋詁云。法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注。史遷邦作國。鄭康成曰。中卽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

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鄭康成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注。馬融曰。夷易也。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以蠻夷猾夏。作夷民夷。作其民夷易。是夷卽易也。馬注。

蔡法也云云見史記集解云蔡法者漢書宣帝紀云骨肉之親蔡而不殊北堂書鈔引韋昭辨釋語云蔡與也訖者說文云止也韋昭辨釋語云訖止也孤文志引鄭作迄迄俗字作跌也蔡卽蔡左傳所云蔡叔也言國之子法不令殊死顏氏師古以蔡爲刑非也鄭注見書疏以蔡爲殺者周禮庶人詔王殺邦用注云殺猶誅也廣雅釋詁云誅殺也引說文作殺故爲誅殺也周禮大行人職侯服以王巡服各有朝貢之義是貢服之貢誅殺之義

五百里荒服【疏】史遷說爲要服外五百里荒服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疏】馬注見史記集解堂昭注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注】史遷說爲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疏】馬注見史記集解堂昭注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于天下【疏】

禹錫玄圭者說文云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從重土古文作珪雜記又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襍三采六等史公以爲帝揚禹者言舜揚禹元圭以錫禹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旋機鈐曰禹開龍門道積石山元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扶武場綱鑒石刻祥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則以元圭爲天錫瑞應此今文說也

二百里蠻二百里流【注】今尚書歐陽及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康成曰蠻者聽從其俗簡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縵也每言五百里一服是堯衙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康成曰蠻者聽從其俗簡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縵也每言五百里一服是堯衙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疏】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及古尚書說見王制疏引五經異義禦覽六百廿六引孫氏駿云荒忽無常之言也義與禹同云流行無城郭常居者

政官之屬二十有五百人爲旅旅師皆下大夫五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千五百人師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旅旅師皆下大夫五百人爲師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師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千五百人師帥二千五百人軍將皆命卿六鄉亦如之

汝作女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疏】誓者曲禮云約信曰誓注云誓謂亡誓之辭偽泰誓見有六篇者

此誓及湯誓大誓牧誓甘誓費誓也馬注見釋文云軍旅曰誓者軍旅者因禮小司徒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注云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皆如湯誓大誓等也云會同曰誥者會同諸侯以伐國若大誥等事也大誓諸侯咸會武王誥諸侯以伐商也鄭注見書疏皆於衆庶不言誥者不期而會非武王誥諸侯以伐商也

有扈氏【疏】馬融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鄭康成曰有扈與夏同姓【疏】地理志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說文鄠有扶風鄠名扈夏后同姓所封疑于甘者在鄠之中也祖者謂主社者社主太平御覽三百六引擊虞決疑注曰古者命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偷奢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孫漢及魏行不載主也路史疏仡紀有扈引尚書大傳云扈于祖者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奠焉納而就舍反必告焉卒數帶玉藏之兩階之間遵黃命也說本曾子問社主亦在軍者謂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凡師既受甲迎主子廟之後出載主與置主是古禮也鄭注見書疏云奚始封商孫子入于羣臣女子入于羣妾注鄭司農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孥戮汝論語曰鬻子爲之奴湖錄之奴也漢書季布樂布傳贊云奴僕荀活是亦以奴僕爲奴事也鄭注周禮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案三代已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孥之法以此說夏書夏不合周禮司厲又云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不爲奴此先王寬政七十與未齔俱不與囚戮有爵者謂卿大夫士也三正在夏殷周已前則公羊疏引鄭注鴻典云高陽氏之後用亦納高辛氏之後用黑顓其論謂侯皆用白縗宋均注禮書文嘉云三帝稱朱白蒼狼三正宋書禮志云三而復者文質也以龍攝狼攝黑攝白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龍攝狼攝黑攝白二而復者文質也以龍攝狼攝黑攝白然則出載主與置主是古禮也鄭者張逸書注李奇曰男女徙處名爲奴戮者虞雅釋詁云戮殺也大傳說見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十一月爲正又孫奭引尚書中候亦有其事據此則夏以前有三正惟殷之前不奉正朔也大傳說見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十一月爲正十二月爲正又孫奭引尚書中候亦有其事據此則夏以前有三正惟殷之前不奉正朔也大傳說見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萌萬物始萌孳甲而出書曰惟人萬物之靈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皆赤赤者萬物之孤也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孳乳而大傳云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二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略說云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已上注引大傳及此引略說據孔氏廣林集大傳本案以平旦爲朔者平旦值寅時雞鳴值丑時夜半值子時然則夏殷周分日各異不皆以子時分日也馬注見釋文亦同大傳說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爲天地人之正道者據檀弓云殷人殷冠周人冕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其實一也是殷冠質夏收冠文冕冠異制故以收冠冕冠爲三代之異也

五行地有五行人有五也五行大義第五引許慎等說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又引毛公傳及京房等說云水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木神則信土神則智又引毛公傳及京房等說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

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鄭云。吾汝殷商。皆取先後二號而變言之。不全改也。案九年疏又云。如鄭元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于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還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既此注是則湯名履。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集解引張晏曰。湯湯皆字也。二王去帝號之文。從高陽之實。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爲號。鄭注曰。除虐去殘曰湯。案雒云。稱天乙者。鴻雒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稱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十四代。故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與元王義也。湯都有二說。一在今河南偃師縣西。比經文多正義引括地志云。殷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四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一在今山東曹縣。詩元鳥疏引汲冢書。我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湯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疏又引皇甫謐。以殷熟爲南亳。即湯都也。案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鄭師爲四亳。即盤庚所徙者也。與崔氏及鄭說不合。蓋言不足爲據也。

王曰疏　此將伐桀而俾王者。殷本紀載此誓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詩長發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傳云。武王湯也。是湯故號在伐桀之前。格爾衆庶。悉聽朕言。疏　史遷殷本紀載此文。云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比經文多出來女二字者。蓋以明結解也。結束釋言文。悉者。盡相近故史公以盡爲舉。馬融曰。台。我也。疏　台者。釋詁云。我也。稱者。釋詁云。舉也。史遷非作匪。稱作舉。馬融曰。台。我也。疏　台者。釋詁云。我也。稱者。舉也。史遷非作匪。稱作舉。馬融曰。台。我也。疏　台者。釋詁云。我也。稱者。舉也。

罪天命殛之。注　史遷有夏多罪下作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疏　經文予惟聞女衆言已下四句。在舍我穡事而割政夏之後。今夏多罪下。釋詁云。罪。辜也。殛。誅也。經文所無。史公先在此。與經文異者。或古文如是。穡者。釋言云。斂也。

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疏　史遷爾作女。后作君。穡作嗇。正作政。無夏字。疏　后者。釋詁云。君也。我后謂桀也。慢者。釋詁云。怠也。經文所無。史公先在此。與經文異者。或古文如是。穡者。釋言云。斂也。

釋詁云。憂也。舍者。釋詁云。廢今也。穡者。詩傳云。斂之曰穡。割者。廣雅釋言云。害。割也。正。長。政。通。言舍我穡事而爲害民之政者。桀時虐徐民無愛論也。下文言率割夏邑。史記割作害。多方言桀劓割夏邑。是言其害政也。史公后爲君。用釋詁文。穡爲斂。說文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嗇。方言云。嗇。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蒞嗇于房。注云。嗇。正政也。言聚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故云爲割剝之政于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今文古文皆無夏字。後人據疏案增之。

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注　史遷惟作維。自予維至不正。在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下。疏　經文予惟聞女衆言已下四句。在舍我穡事而割政夏之後。今夏多罪下。釋詁云。罪。辜也。殛。誅也。經文所無。史公先在此。與經文異者。或古文如是。穡者。釋言云。斂也。

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疏　史遷爾作女。后作君。穡作嗇。正作政。無夏字。疏　后者。釋詁云。君也。我后謂桀也。慢者。釋詁云。怠也。經文所無。史公先在此。與經文異者。或古文如是。穡者。釋言云。斂也。

釋詁云。憂也。舍者。釋詁云。廢今也。穡者。詩傳云。斂之曰穡。割者。廣雅釋言云。害。割也。正。長。政。通。言舍我穡事而爲害民之政者。桀時虐徐民無愛論也。下文言率割夏邑。史記割作害。多方言桀劓割夏邑。是言其害政也。史公后爲君。用釋詁文。穡爲斂。說文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嗇。方言云。嗇。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蒞嗇于房。注云。嗇。正政也。言聚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故云爲割剝之政于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今文古文皆無夏字。後人據疏案增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其大賚汝。注　史遷賚作理。鄭康成曰。賚。賜也。疏　賚者。釋詁云。賜也。引舜典肇賜也。書序帝堯下土方。馬注云。錫賜也。理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錫賜者。釋詁文。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注　史遷作女毋不信。食言。云偽也。疏　食者。釋詁云。偽也。史公稍爲理者。禮與釋通。玉藻引詩威儀反反。注云。反反。難進易退貌。是禮與釋通。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注　史遷孥作帑。戮作僇。罔作無。鄭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疏　孥者。釋言云。子也。郭云。今俗呼兒子爲孥。戮者。廣雅釋詁云。辱也。鄭司農說文無孥字。有帑云。金幣所藏。左傳。秦人歸其帑。詩。蠻荊來聘。皆作帑。戮爲僇者。僇假借字。漢郊祀歌。練時日。侯有光。傳云。僇。古戮字。是僇與戮同。戮者。殺也。說文亦作僇。僇。辱也。鄭注見書疏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者。殷周數事之法。故云大罪。然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史記商君傳。事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不告姦。腰斬。告姦。與斬敵首同賞。降敵者。與降將同罰。匿姦者。與降敵同罪。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然則鄭云。或戮其子孫。又注周禮司厲。以爲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皆秦漢間君之法。重漢除之未盡。不足爲據證也。

則盤於耕作。弗協者。言多憩。故史公遷爲止者。釋詁文。止。禁力。即上文舍穡事也。割爲害者。今文無字。言害其政。鄭協爲和者。釋詁文。說文協。衆之同和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注　史遷時作是。曷喪作何時喪。及作與。鄭康成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時喪乎。日亡。則盤於耕作。弗協者。言多憩。故史公遷爲止者。釋詁文。止。禁力。即上文舍穡事也。割爲害者。今文無字。言害其政。鄭協爲和者。釋詁文。說文協。衆之同和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注　史遷時作是。曷喪作何時喪。及作與。鄭康成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時喪乎。日亡。

我與汝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疏　史公時爲是者。釋詁文。爲與者。釋詁文。鄭注見書疏云。桀自比于日云云者。尚書大傳云。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亦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鄭注云。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又見新序刺奢篇及韓詩外傳。今本大傳脫日有亡哉一句。據史記集解增之。孟子梁惠王篇引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衰亡。我與汝俱往亡之。與鄭說異者。鄭用大傳今文說。孟子盡古文說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注　史遷輔作及。疏　輔者。釋詁云。助也。輔者。釋詁云。助也。予一人者。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咸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史公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詁也。

予其大賚汝。注　史遷賚作理。鄭康成曰。賚。賜也。疏　賚者。釋詁云。賜也。引舜典肇賜也。書序帝堯下土方。馬注云。錫賜也。理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錫賜者。釋詁文。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注　史遷作女毋不信。食言。云僞也。疏　食者。釋詁云。僞也。史公稍爲理者。禮與釋通。玉藻引詩威儀反反。注云。反反。難進易退貌。是禮與釋通。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注　史遷孥作帑。戮作僇。罔作無。鄭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疏　孥者。釋詁云。子也。郭云。今俗呼兒子爲孥。戮者。廣雅釋詁云。辱也。鄭司農說文無孥字。有帑云。金幣所藏。左傳。秦人歸其帑。詩。蠻荊來聘。皆作帑。戮爲僇者。僇假借字。漢郊祀歌。練時日。侯有光。傳云。僇。古戮字。是僇與戮同。戮者。殺也。說文亦作僇。僇。辱也。鄭注見書疏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者。殷周數事之法。故云大罪。然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史記商君傳。事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不告姦。腰斬。告姦。與斬敵首同賞。降敵者。與降將同罰。匿姦者。與降敵同罪。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然則鄭云。或戮其子孫。又注周禮司厲。以爲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皆秦漢間君之法。重漢除之未盡。不足爲據證也。

卷六

盤庚第六　商書二

疏　史遷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祖乙甘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康成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甘孫。以五遷雜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案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

復其祖父遘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

徙居湯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 疏 盤庚爲第六者百篇之序湯誓後皆爲亡篇惟盤庚在伏生二十九篇中錢典疏云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三篇則知今文盤庚爲一篇也今仍爲一篇也史公以盤庚遷殷民思盤庚遷紂盤庚遷居申被難臣之事此孔安國故與鄭異也魏志高貴鄉公紀引盤庚曰予不能胥匡以生卒佚注引鄭玄云不言盤庚語何者釋欽左氏哀十一年傳引此篇文云釋曰盤庚之語經不言語直以盤庚名篇者釋疏云祖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若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之篇經不言語直以盤庚名篇者釋疏云祖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若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馬以爲取其徙而立功是也鄭注洪見釋疏云盤庚爲湯十世孫者考殷本紀湯太子太甲太甲子沃丁沃丁弟太庚太庚子小甲小甲弟雍己雍己弟太戊太戊子仲丁仲丁弟外壬外壬弟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子祖辛祖辛弟沃甲沃甲兄子祖丁沃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陽甲弟盤庚相繼立者凡十八世不數兄弟相及之外丙中壬太庚雍己小甲太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則盤庚上數湯爲十世孫也云篇次祖乙者釋序之次盤庚在祖乙後祖乙爲湯七世孫亦不數兄弟相及盤庚則祖乙皆孫也故云復其祖父者爲其祖之父也祖乙居耿者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案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案漢書地理志河東皮氏耿鄉故耿國在今山西河津縣云祖乙居耿祖乙圮於耿遷於耿盤庚自亳遷於奄盤庚與鄭說不合汲冢書未可據也云徙遷都者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案鄭注洪範云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者篇中有云我王來又云盤庚敷于民又云王若曰是爲臣時所稱也

盤庚遷于殷 盤一作般 疏 盤庚平石經作般誤書楊雄傳盤庚所遷亦作般遷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般還也還也言將徙於殷

民不適有居 疏 適者釋詁云之也史記殷本紀云盤庚乃告諭衆感出矢言 疏 盤一作般 感一作戚 疏 感者備爲臣辭也本字作戚說文云戚親也親也引此經作感遷開發國近臣矢者釋詁云陳也言呼衆近臣陳其陳言也史記殷本紀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案鄭注洪範云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者篇中有云我王來又云盤庚敷于民又云王若曰是爲臣時所稱也

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疏 我王謂祖乙爰者釋詁云於也宅于茲謂居于耿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民者言以貪遷民情劉者釋詁云殺也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者言我王謂祖乙於是居于耿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民無盡殺於是以生卜問於龜曰其如我遷乎龜兆報曰如台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 疏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釋詁云於也宅于茲謂居于耿重民者言以貪遷民情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民 疏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釋詁云於也宅于茲謂居于耿重民者言以貪遷民情

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疏 盡劉者釋詁云殺也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者言我民無盡殺於是以生卜問於龜曰其如我遷乎龜兆報曰如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疏 服事也恪敬也謹慎也

古我先后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疏 古我先后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者釋詁云古故也后君也圖謀也任保也舊久也人謂臣下也言故君謀保舊臣與之共政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疏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者言不能相與正治以生卜問於龜曰其如我遷乎龜兆報曰如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疏 服事也恪敬也謹慎也

古我先后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疏 古我先后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者釋詁云古故也后君也圖謀也任保也舊久也人謂臣下也言故君謀保舊臣與之共政

民不適有居 疏 適者釋詁云之也

率籲衆感出矢言 疏 率籲衆感出矢言者釋詁云率循也籲呼也感動也出矢言者釋詁云陳也言呼衆近臣陳其陳言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 疏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釋詁云於也宅于茲謂居于耿重民者言以貪遷民情

作者。釋言云爲也。言保爲汝安居耳。故文誤字關上句。莊氏述聞云。當讀保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嗇。乃亦有秋。疏者。編

說文云。維紘繩也。詩緜模云。綱紀四方。箋云。以綱者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疏引說文云。農耕也。服治也。服與毘通。嗇者。詩傳云。敛之曰嗇。言汝當從我教令。若網之有綱。綱舉而紀不亂。若農之治田。用力嗇事。乃有秋收。漢書成帝紀詔云。將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注引鄭玄曰。農夫服田。既其耕力。乃有秋收也。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疏者。釋言云。能也。言汝能去其傲慢從樂之心。施實德于衆民。至于婚姻僚友。乃可大言汝有積德。時詰臣之不欲遷居者。方自謂有積德于民。于婚友若親昵也。乃不畏我毒

于遠邇。疏者。釋言云。相也。遠者。廣雅釋詁云。惡也。言其不畏亂。取相惡于遠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注鄭康成曰。昏。強也。服。事也。越。於也。言惰農自安。不強力作勞。不事田畝。於其罔有黍稷。疏者。釋詁云。強也。昏者。釋詁云。勉也。服。事也。畝。丈也。說文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越者。釋詁云。揚於也。越與曁通。越於猶於乎也。越本一作粵。粵者。釋言云。無也。黍者。說文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黍之黏。亦謂之黏。故說文有黏字云。黍也。以黏爲貿。此借字云。黍黏者。釋詁云。勉也。黏與毘通。說文云。毘。治也。服與毘通。說文云。事也。事者。釋詁云。治也。治者。釋詁云。理也。理者。說文云。治玉也。玉者。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勉者。說文云。彊也。彊者。說文云。弓有力也。引申爲凡有力之稱。故說文云。蟲名。以其有力。故謂之蠭。蠭即蜂字。蜂者。說文有蠭字云。飛蟲螫人者也。蠭與蜂同。故說文云。蜂。蠭或作蜜。蜜即蠭字。蜜蠭古今字。故說文云。蠭。蜜也。蜜。蠭也。是其證。蜂之螫人。以其有力。故謂之蜂。引申爲凡有力之稱

開成作
成緐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章厥善正義曰僞孔傳釋詁云明也言遠則詰姦近則臣工一體伐死章善無偏陂邦之
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正義曰僞孔傳釋詁云善也佚過也言臣工一體伐死章善無偏陂邦之臧者釋詁云善也佚過也周語內史過云善般庚曰國之臧則惟汝衆國之不臧則惟予一人有佚罰注云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汝衆臣功于下也遠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予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也經文國爲邦者後人避諱字改之實當爲國佚經作逸義通
今至于後日各悉爾心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正義曰僞孔傳釋詁云悉盡也度謀也言盤庚告諭臣工一體伐死章善無偏陂邦之臧者釋詁云善也佚過也周語內史過云善般庚曰國之臧則惟汝衆國之不臧則惟予一人有佚罰注云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汝衆臣功于下也遠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予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也經文國爲邦者後人避諱字改之實當爲國佚經作逸義通

乃死。疏經者釋詁云安也斷者說文云絕斷糸也斷亦爲絕棄者說文云捐也言我先王遷居以安汝祖父今汝不從令汝祖父將絕棄汝不救其死何止有傷乎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疏釋詁云共具也說文云具俱也介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漢時貝行錢貨子圖商錯云玉起于瑁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遠之難至之難故託用于其寶以錫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是貝玉古以代刀布言有亂政之臣在位惟知共具貨幣以致民俗奢侈。乃祖乃父。疏乃父謂開成石經作先父。我高后。疏釋文云本又作乃祖乃父。段氏玉裁云當說乃祖乃父丕乃當絕句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絕句。曰作丕刑于朕孫。疏釋詁云崇重也言汝祖父暴子孫之貪鄙乃告高后以爲罰于我子孫崇作興上有子字。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疏崇一作興弗祥一作丕永。疏崇降弗祥滋平石經作興降丕永丕不同說文云剕罰罪也祥福也迪者釋詁云道也道猶導也崇者釋詁云重也言汝祖父暴子孫之貪鄙乃告高后以爲罰于我子孫導我高后重降咎禍于汝滋石經崇作興者蜀注君奭云敬先也蔣天保編云與盛也先盛義相近故今文云興降也丕永者不永也祥以羊爲聲義俱長也今文作不永知弗祥亦言弗長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疏嗚呼一作於戲鄭康成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疏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注分一作悉平石經作於戲。疏釋詁云永長也敬慎也恤憂也胥相也遠去也分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猶與也論語集解引孔氏注云民有與心曰分言遇大憂當長敬慎居無有定至之處汝方怪朕之動民遷居言不得已兼平石經猷作念猶作念同比設一作敜。疏釋詁云設施也其上紙相絕遠汝之與謀當思從順以各設中正于汝心謂令同心遷徙無疑貳也蔡平石經分作比設作敜。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珍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疏吉者說文云善也迪者釋詁云道也顛與隕通廣雅釋詁云往也越墜也言汝往居新邑當比順思以相從各合于中道此今文義。疏釋詁云暫漸也姦者釋詁云亂也宄者釋詁云奸也劓割也珍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謂生種類也孔注云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心劓割也珍絕也育長也傳

敘欽。注鄭康成曰：翕，合也。言能謀登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疏：「注鄭」至「敬之」。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翕，保也。保居也。翠者，聚也。保居謂相保守聚居也。敘，次序者，說文云：敘，次第也。欽，爲敬，釋詁文。今我既差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疏：「若者」。釋言云：順也。言我既告汝以意于汝心順否，我猶不敢而告之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疏：「總者」。說文云：聚束也。傳者，傳寫以自用者，上自言不作好貨，下敕其臣以生生爲務，爲民之事，不可與之爭利。式敷明德，永肩一心。疏：「式者」。釋言云：用也。敷者，說文云：施也。肩，克也。施之以用，能明德，長能一心不貳其志也。

卷七

高宗肜日第七　商書三

史遷說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疏：史公設此爲祖庚時，祖已作。古文義也。既釋高宗，則是立廟後追記其事。武丁稱高宗者，殷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主也。殷世即位而慙良于聖，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體嚴而復起，故書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也。宗者，不變之稱也。肜者，繹名也。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詩疏引孫炎云：肜者，相尋不絕之意。何休注公羊云：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掇今日之事，連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指昨日之事，連今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有者，說文云：不宜有也。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雉雊者，雉也。以亦色爲主，於易雌爲雉，雉南方近赤，鮮也。雉雊鳴也。書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類，論衡指瑞篇引尚書大傳云：有雉升鼎耳而雊。知雉即鳴也。說文云：雉有十四種，見爾雅釋鳥。五記皆有釋祭譜論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爲肜祭。此是祭成湯，其何時之祭，從舟說者，說文云：彤船行也。玉篇：彤，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是知彤字從舟與從丹者，義不異，故可轉爲肜。肜日繹繹者，據今日追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指昨日追今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詩魯頌閟宮云：錫爾純嘏，子孫保之。箋云：嘏，大也。天既予女純大之福，謂使之安強，又使之有子孫，能保守之。是嘏爲大福，故爲德。立其廟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疏：「史遷」至「訓之」。正義曰：此說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之事。

史遷說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疏：史公設此爲祖庚時，祖已作。古文義也。既釋高宗，則是立廟後追記其事。武丁稱高宗者，殷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主也。殷世即位而慙良于聖，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體嚴而復起，故書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也。宗者，不變之稱也。肜者，繹名也。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詩疏引孫炎云：肜者，相尋不絕之意。何休注公羊云：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掇今日之事，連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指昨日之事，連今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有者，說文云：不宜有也。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雉雊者，雉也。以亦色爲主，於易雌爲雉，雉南方近赤，鮮也。雉雊鳴也。書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類，論衡指瑞篇引尚書大傳云：有雉升鼎耳而雊。知雉即鳴也。說文云：雉有十四種，見爾雅釋鳥。五記皆有釋祭譜論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爲肜祭。此是祭成湯，其何時之祭，從舟說者，說文云：彤船行也。玉篇：彤，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是知彤字從舟與從丹者，義不異，故可轉爲肜。肜日繹繹者，據今日追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指昨日之事，連今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詩魯頌閟宮云：錫爾純嘏，子孫保之。箋云：嘏，大也。天既予女純大之福，謂使之安強，又使之有子孫，能保守之。是嘏爲大福，故爲德。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疏：肜日祭成湯之明日，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蓋文志惇作雊，經作雊者，後世改之。雊，雉鳴也。雉雊鳴者，雉也。書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類，論衡指瑞篇引尚書大傳云：有雉升鼎耳而雊。知雉即鳴也。說文云：雉有十四種，見爾雅釋鳥。五記皆有釋祭譜論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爲肜祭。此是祭成湯，其何時之祭，從舟說者，說文云：彤船行也。玉篇：彤，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是知彤字從舟與從丹者，義不異，故可轉爲肜。肜日繹繹者，據今日追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指昨日之事，連今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有者，說文云：不宜有也。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雉雊者，雉也。以亦色爲主，於易雌爲雉，雉南方近赤，鮮也。雉雊鳴也。書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類，論衡指瑞篇引尚書大傳云：有雉升鼎耳而雊。知雉即鳴也。說文云：雉有十四種，見爾雅釋鳥。五記皆有釋祭譜論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爲肜祭。此是祭成湯，其何時之祭，從舟說者，說文云：彤船行也。玉篇：彤，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是知彤字從舟與從丹者，義不異，故可轉爲肜。肜日繹繹者，據今日追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指昨日之事，連今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詩魯頌閟宮云：錫爾純嘏，子孫保之。箋云：嘏，大也。天既予女純大之福，謂使之安強，又使之有子孫，能保守之。是嘏爲大福，故爲德。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注史遷司作圖。疏：王司者，言王謂位也。敬民者，敬民以修德，天允者，言天之助信，先王以順天，允信也。民者，對天之稱惰。先王功配天地，故稱天以言之。若言天不助信，則先王不敬民，故不順天，不信也。言王謂位當敬先王以順天，允信也。民者，對天之稱惰。先王功配天地，故稱天以言之。若言天不助信，則先王不敬民，故不順天，不信也。

常祀無豐于昵，典祀無豐于昵。疏：史遷作常祀無豐于昵，典祀無豐于昵。

格王正厥事。注史遷說爲王勿憂，先修政事，格一作假。疏：漢書成帝紀，詔引經云：祭公致政，帥先百寮，輔翼不違，是以格王爲正王也。孔光傳光曰：上天聰明，改正其事，變不虛生，引此經云：言事有不正也。格，漢書多引作假。今文也。孟子林有心之非，趙氏注云：正也。事當謂知眷顧假王爲寬暇王心，詩長發云：昭假遲遲，箋云：假暇，又以爲寬暇。王樂登懷賦云：聊暇日以銷憂，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孫子兵法曰：盛滯暇豫，是假與暇通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

雷上數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盤。無慎粗疏之神矣。又按成湯已下。至于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今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爲正代。案此諸侯則高宗當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至祭祀時。兄弟不分昭穆。廟則同爲昭。祖則同爲祖也。通典引崔憬議。以爲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是知陽甲之廟。當一廟四室。共爲一代也。高宗修殷廟之禮。雖無文可知。大傳宜以父尊陽甲矣。尚書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野鳥也。不能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雊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修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報之疾也。其說經傳文。故附及之。

卷八

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四

疏 此戡黎。史公用孔安國。故以爲在文王受囚羑歸之後。受命之四年。周本紀于敘宜生等獻寶而赦西伯之後。斷虞芮之訟。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是戡黎爲文王五年事。其被囚以閎散鄧侯而歎。不因三伐皆時也。大傳則以被囚在伐于伐皆須伐畎夷之後。五年獻寶得免。出而伐崇。與史記不同。又云西伯旣戡黎。封四之後。里又于敘宜生等獻寶之後。封曰非子踐也。崇侯也。案邘侯伐黎。乃稱王。又與史記斷虞芮之訟後。受命之說異。此又夏侯歐陽說之不同者。案春秋左氏傳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則必在斷虞芮之前。古文說也。戰國趙策魯仲連云。紂之醢鬼侯。脯鄂侯而敞。與古文同。不以爲三伐皆時也。又見書序疏。

西伯戡黎　鄭康成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阮籍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

戡黎　入紂圻內。殷一作戕。黎一作藜。又作耆。又作飢。**疏** 西伯者。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是也。得戡黎者。封敘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也。黎。說文作𠦂。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者。殷武文作祁。云殷也。書黎侯舞道。殺之而不取其國。故云伐。不云滅也。鄭注見書疏及詩周南召南譜疏。云時國于岐者。周本紀。古公亶父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說文云。鄭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岐作鄭。或從山。因岐山以名之也。地理志右扶風。美陽。西北。岐山在今岐山縣也。云封爲雍州伯者。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入伯。鄭注云。殷之州長曰伯。此言雍州伯。則是八州八伯之一矣。王制又云。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禮大宗伯職云。八命作牧。注鄭司農云。一州之牧。又云九命作伯。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公羊莊元年疏。引舍文嘉云。殷有九州。一曰冀。二曰兗。三曰徐。四曰靑。五曰揚。六曰荊。七曰豫。八曰雍。九曰梁。州名。出爾雅。釋地。文王賜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文王賜弓矢鈇鉞。是八命之牧。非九命之伯。故鄭不以爲二伯也。云商末。雍梁。荊者。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賙救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賜爲雍州伯。實兼牧三州也。知三州是雍梁荊者。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揚州之地也。梁在揚西。雍南。梁之可知也。云殷衰入紂圻內者。地理志上黨郡屯留注。雒閻引。古文尚書。說紂侯國在上黨。其後梁侯爲狄人所逐。狄其國而居於衞。鄘風式微序云。梁侯寓于衞。是也。梁陽爲漢說郡屬縣。有梁陽山。故城在今河南濬縣西南。此則晉後之梁。非戡黎之梁。恐後人誤以爲一故附及之。案作書者。周本紀云。殷書闕。逸解徐廣曰。一作肌。殷本紀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集解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案飢不成字。卽肌誤也。**祖伊恐奔告于王。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祖　史遷說耐之臣祖伊。祖者。釋詁云。慢也。奔者。說文云。走也。訖。同迄。釋詁云。止也。祖伊慢而走告王。不使驚也。殷本紀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集解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案飢不成字。卽肌誤也。祖已卽知祖棘是殷世臣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疏　史遷格作假。罔作無。惟作維。戲作虐。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元一作卜。人一作尒。格　格者。方言云。正也。後漢書傅燮傳云。朝廷遣其方格。注云。方正也。格猶標準也。罔者。釋詁云。無也。相者。釋詁云。助也。說文。勷。助也。是相卽助也。淫者。王逸注楚詞云。游也。戲者。說文云。謔戲也。言正人大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之不助後人也。惟王游戲自絕于天。史公格爲假。惟爲維者。凡書格字皆作假。惟作維。罔爲無者。釋言文。戲爲虐者。古文也。戲謔字。皆爲注見史記集解。云元龜大龜。長尺二寸者。詩汴水元龜。疏傳云。元龜尺二寸。白虎通蓍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史記元龜集解徐廣曰。一作卜。格人作格參者。蓋夫論卜列篇引倚帝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假爾參龜。有常。襲命龜之誤。論衡卜筮篇云。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爭大龜。不兆案以賢者謂格人。明古文尚書自作人。與今文異也。**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疏　史遷棄作弃。康作安。虞下有知字。鄭康成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者。疏　說文云。棄。捐也。康者。釋詁云。安也。江氏聲云。爲天所棄。不得安食。卽民不得安食。似不合。康者。釋言云。虞也。天性。謂天命之性。仁義禮智信也。迪者。漢書揚雄傳集注云。由也。率者。孟子盡心篇云。率其性。趙注云。法也。虞。度也。度。法也。虞推。釋言云。律。率也。律。率。訓同。俱爲法也。典者。釋詁云。常也。不有康食。卽棄不虞天性。謂不度善性。不迪率典。謂不由法常也。史公變爲弃者。歐文云。棄古文作弃。齊魯爲安者。釋詁文。虞爲度。知者。言度知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棄。捐於民。使不有安食。則絕民之安食。暴疾。殘虐以使之。如微子云。用乂讎敛。多方。罔攸。也。云逆亂陰陽者。易繫辭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其仁義之性。是逆天也。云不修教法。逆可爲修。中庸篇云。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爲教。率爲修。釋詁文。典。法。俱常。故典亦法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注　史遷弗作不。摯作胡。台作奈何。摯一作鷙。疏　釋言云。罔。無也。曷。遏也。摯者。釋詁云。捕也。注云。執。至也。論衡藏增篇云。問。無也。言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是說此文也。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至。民之望天降威與大命之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史公弗作不者。今文尚書字。不鷙爲胡不。周易豫卦。冥豫。胡字。如古爲奈何。見前疏。摯。說文引周書。大命不摯。今文尚書作。胡不摯。漢書翟方進傳。引尚書。大命不至。不鷙爲胡不。摯胡成石經于命不二字之誤。**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疏　史遷天下有乎。疏　言有命在天。民無能爲也。**紂乃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注　馬融曰。參。字異在上。乃能責命于天。疏　反。說文作返。云還也。引商書。曰。祖甲返。卽此文。甲古爲伊。**曰。嗚呼。乃**　參者。論語衞靈公篇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皇氏疏云。參猶森也。文選思元賦。李注云。森。衆貌也。貴者。處推。釋詁云。讓。貴也。言紂罪衆多。森列在天。豈能貴讓天之降罰乎。馬注見釋文。云參。高坡土爲。壁。衆增也。參則從。馬義未詳。竊以詩體言之。與玉篇。立力揔切。衆。增爲義。參。壁也。尚書以爲參字。疑尚書本作立。馬氏云。參。卓也。言殷之就于滅亡。是紂事所致。我將誅削。戮于此邦也。**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疏　指者。釋言云。示也。示與視通。釋名云。是也。功者。釋詁

卷九

微子第九　商書五

注 史遷說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又說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舞周又說紂昏亂嬖寵淫泆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疏少師彊抱其樂器而蔣周鄭康成曰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毋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 疏 史公說見宋微子世家及殷本紀周本紀云啓母賤不得嗣云云者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篇云紂之同母昆弟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說在史遷之前當有古書所本也鄭注見書疏及論語微子篇皇侃疏云微子是殷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故云微在圻內者禮記王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爵云微子箕子殷內采地之爵非殷外治民之君故云北距須句城四濟水四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鄑相瑞曰公羊謂之禦東平州境疑宋地亦在是郡國志濟北蛇丘縣山陽湖陸防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過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獲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有五里獲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微邑也杜預曰有微子祿此在今山東

記事解。曰父師少師。疏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狂。疏史遷狂作往。鄭康成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疏發者。詩傳云行也。鄭注大學云。起也。史公狂作往者。當爲往。說文云。往。之也。行遠去。今書作狂者。遷固抽思云。狂顧南行。王逸注云。狂。猶遠也。爲博云。發疾生狂。失之。吾家耄遜于荒。疏史遷耄遜於荒。作保于喪。一作於是家保。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鄭康成曰。耄。昏亂也。耄一作旄。疏史公耄遜于荒作保于喪。集解引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喪與荒俱擊相近。過疑。字保者。鄭注周禮云。守也。大戴記保傅注云。猶安守之。昔殷之國法。將要我。若出往。則吾家可以保于喪亡。微子惠存宗祀。故欲去而告太師。以抱器歸周也。管子宙合篇云。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往小來。易之義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傅大夫稱家者。周禮家宗人。家司馬。卿大夫采地。馬意以微子之去。欲自保其家。故老耄而遜于荒野。鄭注見曲禮。以耄爲昏亂者。曲禮八十曰耄。注。荒惛忘也。昏亂亦惛忘也。惛我乘舟遁于荒野。道以絕宅。微子欲去而問父師也。老卿文云字又作旄。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疏史遷爾作女。指作故。隮作躋。若作如。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康成曰。其。語助也。齊咎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疏指者。廣雅釋詁云。指意也。指與恉同。顧者。詩傳云仆也。隮者爲躋。說文云。躋。登也。倒者。顛仆不得升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故欲太師以已意告之。言若不以意告之。言若不以意告我。詩仆墜于地。史公指作故。故欲太師以已意告之。言若不以意告我。詩仆墜于地。史公指作故者。說詩之非。疏則當死之。鄭注見史記集解。引鄭記曰何居者。居。猶姬也。齊咎之間。齊者。詩傳云咎也。釋詁云。嗟。咎也。詩疏引孫炎曰。嗟。咎之歎。咎者。嗟之發。故爲咎也。居。猶姬也。釋詁云。嗟。咨也。咨。咎也。咎。嗟也。嗟。咨也。咨。嗟也。是咨。嗟。咎。居。皆一聲之轉。故訓爲嗟。嗟。咨。咎。居。皆歎辭。故訓爲咎。居。猶姬也。姬。居。古音同在一部。故居。姬。通用。居。姬。聲相近。故居。姬。亦通用。居。姬。聲相近。故居。姬。亦通用。居。姬。聲相近。故居。姬。亦

大傳及史記。四本紀齊世家。蔡敬仲舒絳軍等皆引之。則不但武帝末始得之。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勝宏等議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尚書各一篇。與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乃顯。有增老子。則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尚書各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又云。史漢書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帝時始出也。或者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謂面言之。漢王充既稱宣帝時得泰誓。定爲今文。以三篇連篇爲一。爭篇空一字。如漢平石經殘文之式也。晉文志云。經二十九卷。明今文家以泰誓爲一篇。不偽今文如是。鄭本亦爲一篇。鄭注曲禮云。晉時始得泰誓。是也。史記以述師已上爲武王作泰誓。十一年師畢渡孟津已下爲武王作泰誓。三篇。其中篇皆稱侯之詞。史記約其文云。殷有重罪。似其時已不見全文。故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中也。史公所載。益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者。既非伏生所誦。亦非武帝末發內所得。或後得之泰誓文與之通合耳。今以史記合之大傳及唐時所稱今文泰誓。又有缺多之文。並史公用逸文。略有刪定。故杜鎬把捨及蒼兕之語。互見于齊世家。不復載書傳。遂謂其文以附于經。未可徵信。今用史記所載。其餘人所引。詞可連屬者。并爲經文。餘則附見于書序。存闕疑慎言之義。孟百篇之書未失。時泰誓自合有三篇。馬氏所疑者傳所引泰誓不在泰誓者甚多。並所矣中篇之文。不足爲怪。孟子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亦未見中篇寔度之詞。今寔人所引今文泰誓。較史記多出之語亦少。又不與傳記所引同。則中篇之亡已久。宜書時所得三篇或強分之非本書也。故仍爲一篇。

唯九年四月。盟 此據周本紀云。九年。孟四月二字。大傳引書曰。唯四月。無九年二字。九年者。文王受命之九年。武王追父業。不改元也。周本紀云。四伯囚羑里。即位五十年。又云四伯釋。即位五十年。又云四伯受命七年而崩。周本紀下云。明年伐崇。明年伐商。明年伐邘。明年伐黎。侯虎明年四伯崩。則是文王受命之年稱王。大傳亦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周本紀下云。明年伐崇。大傳亦云。文王受命之年也。大傳正作七年而崩。漢書劉向傳。向上疏引三統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與史公異。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徵是文王九年猶存之證。案文王賜弓矢。得征伐。在虞芮質成之前。或以此爲受命之年數之。七年可以爲九也。律歷志又云。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案之此記。七年而崩。則此九年觀兵。爲文王再期也。文王崩不知何月。鄗注大傳云。四月者。周四月也。周四月爲夏二月。以再期言之。則是文王崩在七年之二月。此史公古文說也。淮南齊俗訓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今太平御覽三百廿九引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然則四渡諸侯皆以武王大祥伐紂。與漢書賈誼有異之說也。**太子發上祭子畢下至于盟津之上。盟** 史遷作武王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於盟津。說云爲文王未葬以兵。中車。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葛地名也。鄭康成曰。盟津。地名。盟 此據大傳引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是知經文太子發。史公改稱武王。且說爲東觀兵者。非太子發。史公改稱武王。且說爲東觀兵者。非太子發。史公改稱武王。且說爲東觀兵者。非

爲師周公旦爲輔詰衡是屋漏云師尚父爲周司馬將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令三軍云我有大事必須仁智之人輔佐以成王業今紂無道不恤萬姓百官皆欲叛之我欲興師伐紂誰可與謀者於是衆人皆薦呂尚尚父乃奮揚威武誓師而伐之故

傳。又注于今升晉記纘論。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而會於孟津。諸侯不召自來者。八百諸侯。纘此則經文當有脫誤。故知未可伐也。巳上太誓上篇也。

惟丙午王遂師。疏　史遷說居二年。即紂死。作孜。疏　此據周本紀。又文選幽通賦舊注。引周書曰。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疏　此據周本紀。詩大明疏。引太誓云。惟戊午度於孟津。惟十一年。觀兵者。用鄭義也。師說書云。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翼之。未知天意未可伐。案云十一年觀兵者。用鄭義也。師說書云。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翼之。未知天意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疏云。並出今文太誓。後漢書鄧禹傳注云。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終留天命。還兵待時。公孫述傳云。昔武王伐紂。先觀兵孟津

不可再不可三者史記孫子列傳有三令五申軍法也容魄從旁令不可待三令五申漢書文三王傳引書曰至於再三若不用我降罰命注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夫子爲丈夫者說文云夫丈夫也從大一以象簪也御覽三百八十二引說文作一象簪冠而戴簪人二十而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今本說文脫之鄭注郊特牲云夫之言丈夫也

卷十一

牧誓第十一　周書二

史遷說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名爲武密夜兵樂亡也案此是甲子前夕至牧野事

時甲子昧爽。史遷作二月甲子。馬融曰昧未旦也。郊廩成曰詩曰肅伐大商。何胡清明。史公說。見僖周公世家。孫毓臧。引京氏云師或曹傳云。武王役封。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記。周本紀爲二月甲子。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正。此蓋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歷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遲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自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惟若來三月既死霸。惟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爲十一年二月甲子。律歷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爲十三年。二月。益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殷爲質。威之年。爲文王受命。則文王七年崩。若以賜斧鉞爲受命。則又在殷爲質威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咸不異也。昧爽者。說文云。且明也。遲以昧爲闇。爽爲明也。馬注見禮文。以昧爲未旦者。內則云。昧爽而朝。日出而退。是昧爽爲日未出也。說文又云。昧闇也。荀子儒效篇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牧而牧。至共頭而山隧。朝食於咸。暮宿於百泉。厭且於牧之野。偏偃寢而伏。明日。而慤之。此與馬說合。馬云以下。有王朝車于商郊牧野下云。朝則此是未明已前矣。鄭注見詩大明疏。引詩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者。箋云。肆故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引此經。王作武王。疏云。引牧誓注。亦引此詩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遲昏且。則清故鄭解且爲清明。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史遷王作武王。鄭康成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一作坶。野一作墅。史公說。見僖周公世家。孫毓臧。引京氏云。師或曹傳云。武王役封。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密夜兵樂亡也。案此是甲子前夕至牧野事。

時甲子昧爽。史遷作二月甲子。馬融曰昧未旦也。郊廩成曰詩曰肅伐大商。何胡清明。史公說。見僖周公世家。孫毓臧。引京氏云。師或曹傳云。武王役封。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密夜兵樂亡也。案此是甲子前夕至牧野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史遷無御事。御事一作治事。鄭康成曰。御治也。引商越乃御事。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空。公大將與大公所作。皆于殷則司馬在前。此蓋御事之屬。仍循司徒在前之常。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別名記曰。司徒與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案司徒司馬司空。爲天子三公。坐而論道。無所職司。今在軍中。不無所治。且司馬主兵。乃其專責也。故以御事總目司徒以下也。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鄭康成曰。師帥旅帥也。亞者。鄭言云次也。旅者。鄭詁云衆也。皆秋左氏文十五年傳。宋華元。樂呂。及晉郤缺。將中軍。荀林父。將上軍。士會。將下軍。趙朔。將新軍。韓厥。爲司馬。趙同。趙括。爲司馬。以三軍之服。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云亞旅上大夫也。疏引牧誓爲證。又成二年傳。郤克三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也。疏云。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被命爲將。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旅爲大夫再命之稱。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凡諸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則諸侯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是師氏亦大夫。彼王在軍中。守內列者。鄭注見書疏。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師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史遷盧作纑。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及者。春秋左氏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杜注云。今上庸縣。楚小國有夔夷也。蜀者。鄒誕漢志云。蜀之爲言屬。蜀山氏之女。生子昌意。是爲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云內則諸侯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是師氏亦大夫。彼王在軍中。守內列者。鄭注見書疏。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師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史遷盧作纑。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及者。春秋左氏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杜注云。今上庸縣。楚小國有夔夷也。蜀者。鄒誕漢志云。蜀之爲言屬。蜀山氏之女。生子昌意。是爲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云內則諸侯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是師氏亦大夫。彼王在軍中。守內列者。鄭注見書疏。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師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旅帥也。

率將來伐紂也。及者。春秋左氏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杜注云。今上庸縣。楚小國有夔夷也。蜀者。鄒誕漢志云。蜀之爲言屬。蜀山氏之女。生子昌意。是爲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云內則諸侯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是師氏亦大夫。彼王在軍中。守內列者。鄭注見書疏。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師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史遷盧作纑。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及者。春秋左氏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杜注云。今上庸縣。楚小國有夔夷也。蜀者。鄒誕漢志云。蜀之爲言屬。蜀山氏之女。生子昌意。是爲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云內則諸侯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是師氏亦大夫。彼王在軍中。守內列者。鄭注見書疏。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師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旅帥也。

率將來伐紂也。及者。春秋左氏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杜注云。今上庸縣。楚小國有夔夷也。蜀者。鄒誕漢志云。蜀之爲言屬。蜀山氏之女。生子昌意。是爲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史遷王作武王。鄭康成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一作坶。野一作墅。史公說。見僖周公世家。孫毓臧。引京氏云。師或曹傳云。武王役封。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密夜兵樂亡也。案此是甲子前夕至牧野事。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史遷王作武王。鄭康成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一作坶。野一作墅。史公說。見僖周公世家。孫毓臧。引京氏云。師或曹傳云。武王役封。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密夜兵樂亡也。案此是甲子前夕至牧野事。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史遷王作武王。鄭康成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一作坶。野一作墅。史公說。見僖周公世家。孫毓臧。引京氏云。師或曹傳云。武王役封。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密夜兵樂亡也。案此是甲子前夕至牧野事。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一作偁。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者。舉言云。井幹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或倍之。鏑鳴。或謂之鏑。鳴或謂之摩。頭比者。說文云。相次比也。干者。舉言云。扞也。說文作。戰云。相也。盾所以扞身蔽目矛者。說文云。酋矛也。建于兵頭。長二丈。古文作。我。鄭注考工記云。酋矛。夷矛。直矛。

王曰。古人有言曰。鄭康成曰。以古賢之言爲驗。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牝者。詩傳云。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亦爲飛者通稱。說文云。雞知時畜也。史記律書云。雞三鳴卒明。晨當寅晨。試文云。早昧興也。案者。舉名云。索。案也。案之義爲空也。漢書外戚傳。倢伃賦云。悲晨雞之作戚。注張晏曰。古云。牝雞之晨。惟家之漱。鄭注見詩鴻雁疏。漱。側瓜已也。瓜字。己姓。見昏姻及列女傳。用其言爲婦之刑。見祭統。疏。史公受作。討者。漢書五行志亦作。討。凡今文俱作。討。古文或作。受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史遷作殷王。紂。

皆棄厥肆祀弗答。皆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遷昏棄厥祀。作自弃其先祖祀。昏棄厥遺。作昏弃其家國道。王父母弟不迪。作非王父母弟不用。鄭康成曰。肆。祭名。答。問也。王一作任。昏者。王氏引之云。荒也。謂荒棄祖考之祭祀也。古字通。杖。歷。昏。迷。通。詩角弓云。如蠻如髦。傳云。髦。亂也。箋云。蠻。荒。髦。迷。亂。荒者。說文云。國君。我牧羊人也。詩殷武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狄國在四方者。鄭注考工記云。夷矛。三刃。軍行。持矛。備不虞。故以夷矛爲名。武王伐紂。其軍有八國從焉。盧。庸。蜀。羌。髳。微。彭。濮。是也。左傳云。巴。據青滇土也。鄭語史伯曰。叔熊雖于蠻。方。鬻子。鬻。熊。之。後。也。楚。世。家。云。熊。渠。甲。卒。後。熊。通。殺。其。子。而。代。立。是。爲。熊。渠。熊。渠。甲。卒。後。熊。通。殺。其。子。而。代。立。是。爲。熊。渠。

作弄說文云古文也疑記爲先祖記者周禮大祝凡大國記繇草注云繇兆經宗廟也又典瑞以肆先王注云元圭繇肆其體以結因以爲名是繇爲繇先祖也云遠爲家國道與經文異者今文多二字斷句者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爲者臨也疏亦改爲不臨通爲用者詩泉水云維此良人弗來弗速是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以役上令注同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繇兆繇名者鄭注典瑞所云繇解性體以祭因以爲名也詩疏云相予繇記蓍以繇爲陳與此不同也云若同者未詳王父母弟猶平右經王作任未詳乃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

宄于商邑史遷無是以爲大夫卿士宄作軌邑作國惟一作維說文引書作維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云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者宜十二年傳云師叔楚之梁也漢書谷永傳引大誓作家鄭注同馬云宗尊也大夫卿士蓋以此士卿之屬也姦宄見前大誓疏史公宄爲軌者聲相近借車軌字爲宄邑爲國者說文云邑國也惟作維見爾雅釋詁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史遷恭作共罰作罪共一作龔　罰者釋詁云敬也史記集解同說文作龔者後漢書班固傳兩都賦云龔行天罰注云龔奉也義相近借車軌字爲宄邑爲國者說文云邑國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史遷愆作過鄭康成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爲一伐牧野敵敗六步七步暇用兵之術不愆一作弗僇下同　愆者釋言作僇云過也說文以僇爲戮文公二年傳云僇以徇秋左氏成十六年傳欒黶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鄭用其說司馬法古文說在克殷釋囚之後二年箕子既告武王以洪範乃封于朝鮮故史公宋世家述洪範舉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言故及於殷箕子師武王就虛已而問焉案此俱以武王訪問洪範爲在箕子釋囚來封朝鮮之前故也書疏引孔安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逃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臣殷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隔其所在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案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歸獶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歸封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亦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也大傳所說校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並存可也孔氏頗違所說未盡然左傳說文引此經皆云商書經文亦稱商爲記或武王命箕子陳首示不臣之義或此篇舊次在微子之前如筵書儒林傳云經典兩篇皆微子命疑諸篇不可知矣僇傳以箕子稱記不

譯可以其人爲周之助史公述爲撰者釋言云撰集也言不集殺其佯陣者鄭注見釋文云撰持者釋詁云以役上令注同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撰集者集殺其佯陣者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以役上令注同鄭注見史記集解以撰爲選撰者詩緜傳云選擇也撰選義相近也爲周之役者周謂在牧之野也役者謂使爲兵用也小爾雅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吳語云敝人舉不順吳國之役注云役兵也役同役近一作御者顧師古匡謬正俗引此經作御釋文云馬本作御

勖哉夫子罹有戮史遷勖作勉弗勖作不勉罹作身鄭康成曰所言且也　罹者釋詁云殺也史記集解

卷十二

洪範第十二　周書三

洪範者釋詁云大也法也禹得洛書傳于箕子爲武王陳之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或曰諸父或曰諸母箕子之因案勸洪範時十有三祀被髮佯狂而爲奴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殷本紀云箕子佯狂爲奴封又囚之周武王役封釋箕子之囚案勸洪範時十有三祀也箕子既告武王洪範之後二年箕子既告武王以洪範乃封于朝鮮故史公宋世家述洪範舉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言故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就虛已而問焉案此俱以武王訪問洪範爲在箕子釋囚來封朝鮮之前故也書疏引孔安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逃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臣殷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隔其所在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案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歸獶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歸封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亦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也大傳所說校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並存可也孔氏頗違所說未盡然左傳說文引此經皆云商書經文亦稱商爲記或武王命箕子陳首示不臣之義或此篇舊次在微子之前如筵書儒林傳云經典兩篇皆微子命疑諸篇不可知矣僇傳以箕子稱記不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封之諸父　祀者釋天云載也歲也商曰祀記曰祀帝于郊祀先祖于廟周曰年也新氏叔安曰載升故氣已也書疏引孫炎云記取四時祭祀一匝也周曰年取物一熟也商曰祀取四時祭祀一匝也周曰年取物一熟也說文引書作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箕子實是諸父者王制疏引鄭志張逸問殷實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皆云殷子箕子亦酌故周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歸獶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歸封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亦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也大傳所說校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並存可也孔氏頗違所說未盡然左傳說文引此經皆云商書經文亦稱商爲記或武王命箕子陳首示不臣之義或此篇舊次在微子之前如筵書儒林傳云經典兩篇皆微子命疑諸篇不可知矣僇傳以箕子稱記不爲之經傳亦無明文

自爲之經傳云必是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攸敘史遷惟作維騭作定協作和厥作其彝作常攸作所馬融曰陰覆也騭升也

弭遊作不擾弭作敯馬融曰擾禁也役爲也鄭康成曰擾強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

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攸一作迪　呂氏春秋君守篇云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注云陰陽升騭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呂覽引鴻範者先秦人師說也云陰之所

以健之者陽爲升其義爲舉發也注以陰爲陰陽者舉秋繁露天辨在人云陰陽者天地之動也故注兼陰陽言之陰陰釋詁文言天覆生下民者釋名云陰蔭也蔭義近覆云王者助天云明之以仁義言當居仁由義所謂協賦居也漢書五行志注應劭曰陰猶也陰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義亦相同史公惟作維者今文經字俱作維以陰陽爲陰定者釋詁陰格同詁格者道成汪孟子云正也實語云正卒伍漢書刑法志作定卒伍與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作正四時論語云統有道而正焉正定通字故陰爲定也言天陰騭下民而定其居視其合于善惡以定之史公故明白于衆誘爲應諸人也協爲和釋詁文厥爲其敘爲所釋言文馬注見釋文云陰騭陽升升納舉義亦同吕覽也收五行志俱作遍。**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注史遷洪作鴻陻一作堙汩一作曰。疏五行志引此文注應劭曰陻塞也汩亂也五行陻敗文作堙云塞也引此經古文作堙汩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陻遏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賦云汩乎混流又云說文汩治水也反其義則爲亂汩與潛擊相近故爲亂漢平石經陻爲伊者陻伊聲之轉石經洪爲鴻鴻相近汩爲曰者文。**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注史遷畀作予震怒作伏洪作鴻彝作常鄭康成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斁一作釋一作繹。疏畀者釋詁云賜也史公畀爲從者今文尚書字也釋詁云予與畀壁相近時爲等者漢書宣帝紀張敞注亦云無假借也倫與彝壁相近時爲等者漢書宣帝紀張敞注亦云無假借也彝常也倫理也釋詁文彝法也皆釋詁文彝常也倫理也釋詁文斁敗也釋言文斁解也與繹義相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注鄭康成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極誅其舉也興禹極一作棘。疏殛釋文云本又作極殺極之法也極也案言極之論方至死不反嗣興者釋詁云嗣續也釋言云興起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釋案說文戰

仁厚義心禮智皆備信也古文以心爲土者鄭注大傳云心明曰聖又云能四面明則所謂聖者能視聽是土之位也心爲思則貌爲視則爲觀肝爲貫脅爲謀也鄭注見書疏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謀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是人相見之次也引五行傳者五行傳伏生所作劉向又作五行傳論俱見漢書五行志。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睿

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睿通也鄭康成曰此恭明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遂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睿通於政事五行傳思爲思心睿爲容

睿恭敬也貌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視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睿睿者言無不容深通川也鄭注見書疏及緯文云發言當使可從自人從言之云睿通者就文云睿深通川也鄭注見書疏是就人說與恭明聽睿就己爲說者不同鄭欲明其不異故反復以決之云此恭明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遂者此特散辭編也乃後解之云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辭以爲變調解爲從順則差肆也今用江說云睿通於政事者取睿注義錯云睿明也書曰睿作聖馬鄭皆用古文尚書說孔疏本亦作睿而今文尚書作思曰睿尚書大傳云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睿作聖睿者通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政施君道篇寬宜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寬易從法言易則政簡煩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道爲而天下理矣曹曰睿作聖宜王曰善可見先秦古書俱如今文說也漢書五行志曰經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睿睿作聖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睿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寬容臣下則不能居獨位此睿字今本誤作睿注疏沿曰睿通也古文作睿皆古文尚書與此異也詩小雅鄭箋云睿曰睿作聖明作哲聽作謀貌作恭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望天道又鄭注大傳云睿當作叡叡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通也繇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視言聽以思心者通以持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此鄭引古文尚書不從今文說也。恭作肅徒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史遷乂作治哲作智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上聽則下進其謀鄭康成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乂一作艾容一作容

睿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肅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容而天下莫不嚴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恥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聽則聽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睿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皆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史公又作治者以文變治也此書文漢書五行志云乂治也哲爲智者說文智知也咸作慈古文作嘉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及詩小雅疏云皆謂政所致者謂君致其臣鄭注大傳五行志云乂治也君貌不恭則政不治其事也君臣不恭則無以平旦爲朝盛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朝殷以十一月爲正色尚丑以平旦爲朝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朝無問三代分貝夜各從其正書疏云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凡十二辰爲一日非古義也星辰者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所會也鄭康成曰星五星也

紀者唐孫炎詩云識也識者白虎通四時云蓬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紀也說文云紀本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宜謂陰陽十二月一次漢書天文志注晉灼云大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見皆推繩天月者繩天有月謂月名書疏云月從朔起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是也南天文圖云爲以爲朝盛皆夜盛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謂氣變則日晷而夜刻陰氣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朝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朝周以十一月爲正尚色赤以夜半爲朝無問三代分貝夜各從其正書疏云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凡十二辰爲一日非古義也星辰者星謂二十八宿辰當謂日月合宿爲會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也歷數者歷如五帝本紀歷日月而迎送之歷訪云歷相也相與乘運數如算經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漢書律歷志云迺定東西立南北以正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畢終目連嶵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東方七宿蒼龍之象也井鬼南方七宿朱鳥之象也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朱鳥之象也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蒼龍之象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七宿玄武之象也奎婁胃昴畢西方七宿白虎之象也日月之所歷也志又云方士傳部分天部而落下閎運算轉歷則知歷象日月爲天部占驗之法數爲算法也馬鄭注俱見史記集解云星五星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緯也案周髀大宗伯疏謂鄭于曉典洪範皆星辰合時與此注異

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漢書食貨志云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鄭記志云洪範八政三曰記記者所以明事事謂道神明也此四漢人共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者江氏擊云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也曰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是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次之聖王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祀又次之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殊故司寇在司徒之後德立刑行道方實服故次之以賓其有暴亂侵犯王命則出六師以征之故又次以師是其職先後之次也云食謂掌民之官若后稷者案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兆天宜天宜布大功於時農殖嘉穀以振民利及子孫故祀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周禮秋官有掌貨賄之官職同無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是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民之官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是也云司徒掌諸侯朝覲之官者王制云司徒論造士進秀士升之司馬曰選士論定然後官之論進士之賢否定其爵祿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爲刑官小宰職云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也云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者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是也云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職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史遷五紀上無四字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康成曰星五星也

日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史遷八政上無三字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賊鄭康成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

尚書今古文注疏

卷十二

洪範第十二下　周書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注史遷無五字疏偽古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也立也人君說百說聽想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是為極為君道之中立其中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注史遷斂作傅厥作其馬融曰嘗斂是五福之道用布予眾民疏傳訪云斂聚也時是也五福謂五者皆備下文鄭注云福之言備也史公斂作傳者廣雅釋言云傳敷也厥其者釋詁文為注見史記集解以斂為布者說文事布也錫為予者釋詁云錫予也庶眾也注見史記集解以斂為布者說文事布也錫為予者釋詁云錫予也庶眾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注史遷惟作維厥作其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錫心也疏惟者釋詁文厥其者釋言文為注見史記集解以斂為布者說文事布也錫為予者釋詁云錫予也庶眾也錫汝保極注鄭康成曰又賜汝以守中之道疏錫者詩傳云錫予賜也是錫與賜義同故書君與汝守中之道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保為守者詩思齊云南土是保箋云守也安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疏淫者王逸注楚詞云淫大也引九共云使民無敖放亦游也人無有比德疏比者說文云密也反从為

比論語為政篇云君子周而不比集解引孔注云阿黨為比惟皇作極疏史遷惟作維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注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疏傳訪云猷謀也為有所趣舍者有謀有為是有所舍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疏史遷罹作離注史公讀為離者禮樂志云離憂而長高明楚辭離騷宗紀元和二年詔曰經曰毋侮鰥寡馬融亦作毋侮皆今文也洪範正月云哀此惸獨傳云獨單也離憂離單義同故史公讀為離離憂猶言遭憂也離騷文云馬本作毋侮鰥寡文云馬融亦作毋侮是其證也人有能有為有守汝則錫之福疏傳訪云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祿得其位謀終古字多通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疏史公作毋侮鰥寡者今文尚書與古文異也周學記聞引尚書大傳云毋侮鰥寡而興滅繼絕者今文也洪範者詩正月云哀此惸獨傳云獨單也離憂猶言遭憂也離騷文云馬本作毋侮是其證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疏前者鄭注中庸云而之言汝也史公讀為安者釋詁文言當和順以告臣民汝之好德乃錫之福是人斯其惟皇之極注史遷康作安攸作所惟作維疏人皆以此傳大中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注史遷作毋侮鰥寡馬融亦作毋侮畏高明顯貴也楊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謂顯貴之家也不枉法以縱之案此言臣有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及下有能有為之人皆宜進用人而畏高明顯貴者楊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謂顯貴之家也不枉法以縱之案此言臣有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及下有能有為之人皆宜進用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注史遷邦作國疏能者鄭注周禮云多才藝者益者釋詁云進也諺夫論風賢篇引書曰人之有能使羞其行國其昌熾而民其代之注馬融曰羞進也熾盛也代更也疏傳訪云羞進也熾盛也代更也言人有能使進其行則國其昌盛而民更代之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疏正人謂在位之正長富謂重其祿穀者詩傳云善也中庸云厚祿所以待士好于而家謂善于國家詩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箋云好猶善也言凡其正長當重其祿使之作善汝不能使有善于國家是人以此為其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注史遷無作毋無德字鄭康成曰無好于汝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汝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疏史公無德字者好與善為類鄭本亦無是後人妄增德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亦無德字云無好于汝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汝用惡者轉言云作咎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史遷無俱作毋陂作頗馬融曰好私好也有一作或好一作政疏史公陂為頗者經文本作頗釋文云鄭本作頗崇平石經亦作頗唐元宗改為陂今本承其譌有子修身篇引此文載之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保為守者詩思齊云大中之道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陂作頗二有字作或注云義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無偏無陂公平于曲禮也惡憎作威也經非亦引有作或說文陂引此經遵孔壁古文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注史遷無皆作毋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鄭康成曰黨朋黨平平一作便便疏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注云蕩蕩平易也詩云脩道有蕩平平者詩宋毓云平平左右博云平平辯治也釋文云平平辯詩作便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引作王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辯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反反道側傾側者詩何人斯以極反側傳云反側不正直也鄭注周禮云反側猶違背法度也與馬義相近鄭注見史記集解云黨朋黨者說文作讜云朋黨也孔安國注論語以讜為相助匿非义曰為助私會

其有極注鄭康成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注鄭康成曰歸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疏鄭注俱見史記集解曰皇極之敷言疏鄭注見史記集解史遷皇作王敷作傅馬融曰王者當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疏史公此皇極作王者蓋以爲大中之數言傳同數見上疏馬注見史記集解淮南云極至也以極爲至也以下極之數言庶民言之故變其義高誘注淮南云極至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注史遷彝作夷訓作順馬融曰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疏史公彝爲夷訓爲順者聲相近故注見史記集解云于天爲順者易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注史遷敷作傳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注史遷訓作順疏周禮司寇以詩諷誦詩鄭公曰庶人傳語故古者庶民得近天子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注大傳說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出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疏王者呂氏春秋下賢篇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六三德注史遷無六字一曰正直注鄭康成曰中平之人一曰剛克三曰柔克注鄭康成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疏此言人有三德皆自治其性也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事王之有玉瓚臣之有作威作福亦君之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注鄭康成曰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一作而凶于而國疏漢平石經凶上有而字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注馬融作辟馮融曰忒惡也疏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箕子陳武王曰唯辟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邊幸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慝不誠也是說此經之義也亦先師舊說也後漢書張衡傳所引皆先威後福蓋今文尚書惟漢書武五子傳節曰書曰臣不作福臣不作威師古注引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設嘗初所據古文尚書亦有先威後福無側亦云傾側也以頗僻爲不正者文選恩元賦注云邪佞也鄭注見公羊傳成元年疏馬注見釋文云武邪者詩傳云愿也愿以嘉德所云不誠也從於馬說檀弓子臣則更民昭附有貳心也七稽疑注史遷無七字擇建立卜筮人注鄭康成曰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疏鄭注見詩疏以稽爲考者爾雅釋詁亦云考者鄭注周禮云立也謂言建復言立故云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白虎通蓍龜篇云龜曰卜蓍曰筮何卜於也煙見兆也灼也者信也見其卦也乃命卜筮注史遷龔爲濟曰蒙曰釋作曰涕曰霧占用二作占之用五占用二衍忒注史遷龔爲濟曰蒙曰釋作曰涕曰霧占用二作占之用忒爲貸馬融曰占筮也鄭康成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圖蒙克也二衍貸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雨用五易用二卦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圖者色澤而光明也蒙蒙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以德懷也注孔疏三德要謂書德有中正者有偏于剛柔者須先自治其德至於中和乃可作福作威故云父用三德父言自治也卷秋左氏文五年傳舉嬴之說論晉父曰以剛克高明柔克夫子豈之其不沒乎天爲順德謂不干

時況在人乎杜注云沈潛剛也高明柔也皆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周人引書即言治性不言治人證孫古文說杜氏所云亦不同馬鄭之說蓋以沈漸地遠近緣當以剛勝之高明天遠近剛當以柔勝之乃成德

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貢悔一作解注史公讀悔者轉次云清明之義曰轉爲曰清在曰順上者史記集解及書疏引鄭注皆先圖後筮也

鄭玄曰悔明也疏引古文作悔悔弟即洒今文尚書字也衆儒爲書讀爲聖之轉讀文經皆文作筮周禮太卜注引書作曰筮字之假借也占用二爲占之用也江氏聲云鄭本與史記同偽孔脫之字非也或爲貞者詩傳云武鋪也鋪衣其儀不忒釋文云武本作貳貳忒皆訓變字故注見釋文云占筮者是以占爲貞悔則占之用二爲相與鄭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兩繇圖繇兆者書疏引作朋兩繇繇克也云兩者兆之體似兩絃云謂者如兩止之義氣在上者也太卜疏引作兆之光明如雨之雲氣在上云圖者色澤而光明者也案說文圖圜圍行也引開書此文云圖升雲半有半無謂若繇辭不用其說而於繇辭時變云圖明也又注周禮占人云凡卜象吉色善墨太坼明則逢吉此青色澤而光明則是氣不揜蔽光氣如之故云氣不揜云克者云揜者氣不揜蔽其光也書疏引作氣澤蔽蔽災其也說文云蔽蔽也知蔽氣之色相犯也書疏引作如雨氣色相侵入雨體既蔽掌十煇之法一曰蔽注鄭司農云蔽陰陽氣相侵也兆名爲兆如彼陰陽之氣相侵犯也云內卦曰貞外卦曰悔者易繫辭下坤上巽爲風艮爲山春秋左氏傳十五年傳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卦以下爲內上爲外也說文作卦云易卦之上體也引此經云簡而言正者子夏易傳文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貢衍貢者變悔者貞之別名也貞悔卦之上體也引此經云簡而言正者子夏易傳文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貢衍貢者變時雖若曰謀時雖若曰謀時寒若曰蒙時風若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經作時者轉語云是也繫辭說文釋詁云蠱壞也晉語云蠱不爲義不能拾塵注云蠱惑也晉語云蠱之貞風也蠱壞也蠱惑也蠱爲物名假借字也

王謨蔡才曾云衍廣也貳忒也貳忒變也立時人作卜筮鄭康成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史遷作爲卜筮鄭康成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衆龜之道

幽微難明慎之深注白虎通蓍龜篇云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士喪禮疏從其多者已下亦見史記集解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喪禮筮宅本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此官卜筮各三人亦謂卜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此象似玉瓦原之雲坼是川名之易杜子春以玉瓦原三兆爲帝顓頊雲門之兆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連山宓羲歸藏黃帝是鄭說三兆三易既川子春以玉瓦原三兆爲帝顓頊雲門之兆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連山宓羲歸藏黃帝是鄭說三兆三易賈公彥乃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周禮注違者鄭志趙商問易子春三兆三易之注而同云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之曰此數者非有明文說之無據故著子春欲而以近師皆以爲夏殷周然則三兆三易其說雖定鄭焉不敢專從兩存可也云從其多者春秋左氏成六年傳云鄭武子曰善筮從衆剛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注史遷乃作汝鄭康成曰卿士六卿掌事者人一作民注白虎通蓍龜云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決乃後決之蓍龜不自專也或曰清濁無端緒不能心明其事也曰孚甲始坼曰雨其濛曰霽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占從其多者以從二人之言

注史公孫作謀者卽說文義大傳作謀亦謀之轉文也鄭注見書疏及公羊成元年傳疏洪範五行志云言上不明晻昧蔽遮則不能知善惡親近智愚之咎氣來順之舒一作荼注鄭注見書疏及公羊成元年傳疏洪範五行志云言上不明晻昧蔽遮則不能知善惡親近智愚之咎氣來順之舒一作荼注史公恆皆作常鄭康成曰狂倨慢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注史公恆皆爲常者謂古今字也鄭注見洪範及詩正月疏云狂倨慢者謂五行志云言上不明晻昧蔽遮則不能知善惡親近智愚之咎氣來順之舒是其事也曰急恆寒若注鄭康成曰急促自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恆寒之氣來

注鄭注見書疏及詩正月疏洪範五行志云言上倨傲不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暴急故其咎急也急冬日短寒以殺物正陰沮故其罰常寒也衛悅高希紀云人君急則日晷遽而疾舒則日晷遲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論衡寒溫篇引經文云若順燠溫恆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又云且燠氣溫且暘氣寒天雨者陰暘者暘也曰蒙恆風若注史遷蒙作霧鄭康成曰蒙見冒亂也蒙一作霧注史公霧作蒙者卽說文義大傳作霧亦蒙之轉文也鄭注見書疏洪範五行志作霧云言上不究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昏心爲主四者皆失則陰霧冒亂無識故其咎蒙洪範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鄭云冒亂者鄭注大傳五行傳云蒙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曰王省惟歲注史遷省作眚惟皆作維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

如歲兼四時也。【疏】史公若爲書者古皆書通字。公羊春秋莊二十二年。歸大賁。左氏經傳作賁。漢石經。人有小師非賁。賁賁大賁引作書。是書亦書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書風者如書傳夕書其典則之書云歲兼四時者。謂一歲有春夏秋冬。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疏】史遷無作毋。乂作治。俊作畯。鄭康成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徵。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疏】史公惟皆爲維者。是謂正俗云。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維惟古字通。故書傳多有思惟之字。亦不應作維。後爲畯者。牛善注文選陸機辯亡論引尚書畯民引尚書畯與俊同。太甲說命釋文皆云俊本亦作畯。北堂書鈔引書俱作畯。是畯俊古字。俊爲賢已後改字也。馬注見書疏。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者。王肅云。言君之統臣。如歲之統月。日是臣君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月歲時既易。則所謂王之不極。是謂不建也。王極配五事爲六。故承庶徵而言之也。案馬義。以王所當職。如歲統四時。則輔士惟月。當謂統於王。如月統於歲。師尹統於卿士。如日統於月。師者。釋詁云。衆也。尹者。釋詁云。正也。是書。賈子道術篇云。經法循理謂之經。反經爲易。俊者。脫文云。俊材過于人。卓者。鄭注考工記云。明也。微者。釋詁云。匿也。微者。釋詁云。隱也。案者。詩傳云。安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疏】史遷惟作維。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康成曰。風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侯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者。詩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云。月離陰星則雨。揚沙。出禮大宗伯大司徒疏。書疏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風。畢星好雨者。詩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云。月離陰星則雨。自相配合。有夫婦之道。干合者。己爲甲妻。故甲與己合。辛爲丙妻。故丙與辛合。癸爲戊妻。故戊與癸合。乙爲庚妻。故乙與庚合。丁爲壬妻。故壬與丁合。李氏陰陽說曰。木八。金九。故以妹乙妻姊六七。長壬六。故以妹丁妻壬金九。長丙七。故以妹辛妻丙土五。長甲八。故以妹己妻甲。春秋左氏昭九年傳云。火水妃也。又十七年傳云。水火之牡也。是五行以受克者爲妃也。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者。五行以所克者爲好。可類推也。經言庶民所好無常。宗示之以大中之道。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疏】鄭康成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南三度大陰道。北三度大陰道。出陰多雨。洪範天文志云。月爲風。雨日爲暘。溫。冬至日南極。晝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晝長。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曾子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有晝有晦。段氏玉裁疑今文尚書多此四字。漢儀天文志云。月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後漢律歷志云。晦叫合離。斗緯移度。朔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冬有夏也。有晦有朔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黃道。朔之冬。日行四陸。朔之春。南陸朔之夏。東陸朔之秋。案此言日月不當軌行也。太平御覽三十四。引春秋運斗樞云。日失行。則當軌反軌。鄭注見月令正義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者。處曦月行九道。云四季之月。還從黃道。襄麥紀月之行。止言其四時。從黃赤白黑之間。而不及黃道。故鄭補其未備。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疏】漢書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及箕在東南爲風。東北入箕。若東南入畢。則多風。四方爲雨。暘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四入。暘則多雨。春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漢書云。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四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然一決之於陽中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陰道。則暴風出陽道。則陰雨。箕畢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終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天官書云。月行中道。是謂安。畢。天下和平。論衡明雩篇云。月之行。大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開元占經十三引河圖帝覽嬉云。月爲始。據此則今文尚書爲一曰箕也。一曰箕。則箕云二曰畢矣。江王段三君。均未及指出。一曰富。【疏】富一作福。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疏】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俊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疏】漢書五行志云。說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脩。脩之不通。其極憂。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惡。順之其福曰考終命。考終命者。五行大義云。土其時季夏。季老也。萬物於此成就。方老。壬于四時之季。故曰老也。萬物老而成就。是考終命也。詩傳云。考成也。楚弓子張曰。君子曰終。注云。本亦爲終。鄭注見書疏。及詩既醉疏。云最人意願重爲次者。以不循五行五事之次也。云終性命。謂皆生俊好。以至老者。鄭以考終命與惡反對。故爲此說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謂不爲五刑所傷。鄭說生俊好。以至老。謂此矣。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疏】馬融曰。凶。終也。鄭康成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憊懦不壯毅曰弱。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凶短折。思不容之罰疾。視不明之罰疑。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凡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容則致聖。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

故壽若爰則不通殆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聰聽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遠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亡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儀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聰六極之極詩巧柳後予極焉箋云極誅也釋詁作殛誅也言不順天時之誅則漢書五行志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視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草寒莫亦曰風爲木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僞人曰凶惡歐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曼弟曰凶父曼子曰折此今文說也今文說以爲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咎故以惡歐草木及兄曼弟父曼子爲說言其皆延於萬物也志又云視之不明言上不明則不能知善惡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觀亂失在舒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又云言之不從言上號令不順故其咎僭也僭差也刑罰交加暴陰不附則陽氣脅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又云聽之不聰言上偏絕不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壅蔽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又云視之不蒸人君失在狂易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益軌亞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又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咎在狂易故其罰常雨也雨常多也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眩惑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變起於心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知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此皆今文說不以爲注者以是向歆之言今之大傳佚其文也後漢書鄭崇傳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剝逆陰者厥極消不以此終者書疏引鄭志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稽合命之經雖諸侯不以此終者書疏引鄭志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稽合命之經雖諸侯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鄭答曰若父疾痾方困忠臣孝子不忍歌樂視其歌戲踰其命於天中心惻然爲之消命周公達於此義者在倚廬若若若父之痾不爲請命豈愚孝之志也案周公欲自畸請代故止二公之卜疑戚爲近未可以戚我先王鄭此大事未可僅藉於考廟當井疏太王王季於壇耳不聽如鄭說也公乃自以爲功聰史遷功作質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聰馬融曰墠土堂鄭康成曰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聰功者釋詁云功質也功與質同禮壇者說文云祭場也墠者剛傳云除地町町者蓋既除地爲墠又加三壇其上壇注疑法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引此文史公功爲質者質語云沈璧以質注云質信也沈璧以自誓爲信白以爲質者以身爲質也馬注見釋文云四終者謂凶短折不以天年終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時爲壇墠於豐地理志鄠豐水出縣東南今爲陝西長安縣地植璧秉珪聰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謂始告神時爲於神盧告曰周公植璧秉珪是也秉者釋詁云執也言植璧於神前秉珪於手史公植作戚者戚亦植也鄭注喪大記云戚之言慽槭與慽通易林曰之无妄又作戚丁令韓文戚本作戚是戚亦通戚坐爲珪者說文玉部云珪瑞玉也鄭注見釋文云植爲古倒字者謂平石經論語置其杖而去今作植說文作樴故知樴置爲古字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作勤猶存焉聰史遷册作策某作王發遘厲虐疾作勤勞阢隉一作淹鄭康成曰棄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諱之也聰史史佚也洛誥云作册逸祝册史佚册說文有世字云書也疑孔壁古文册作世與下納册之册異祝者說文云祭主贊詞者以身爲質也馬注見釋文云壇土堂者公羊莊十三年傳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鄭注見釋文云時爲壇墠於豐地理志鄠豐水出縣東南今爲陝西長安縣地植璧秉珪聰史遷植作戚珪作圭鄭康成曰植古置字聰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名書於牘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牘簡云墨也言遇厲氣致墨疾史公册作牘者牘與册經典通字聘禮云百名以上書於方板也說文云簡者未編之稱牘是木編相連之名案說文云册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篇知册即策也某爲王發者說武王名遘訓文不訓又父親子名古文本作王發與鄭康成所見本異也云勤勞阢隉者遷厲爲勤勞益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訪問武王勤劣以致厲疾也說文云阢隉也隉解引孫炎曰阢一作洦洦與隉聲相近疑經文本作洦疾史公易爲阻也洦久也見釋詁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聰史遷丕作負馬融如字鄭康成曰丕讀曰

卷十三

金縢第十三　周書四

聰書序云周公作金縢史記魯周公世家藏其文又云周公奉王命興師東伐二年遂作鴟鴞東土作鴟鴞周公既受命禹攝天子之命作嘉禾下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是詩中有公乃爲詩以貽王之語是金縢作于大誥歸禾嘉禾之後今篇次在前者以疏疾事在二年也史記又載成王病則公祝册祓禳之事是經文秩大熟已下必非金縢之文孔子見百篇之書而序錄周公作金縢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日乃瘳減史臣附記其事亦止于王亦水敗謂公也其秩大熟已下考之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薄姑則是其逸文後人見其綱有以啓金縢之匱乃以納于金縢耳既詳後人但爲歸書見孔疑古文不爲別白者爲鄭所守衛宏翼述古文說又與史公之聞故孔氏安國者不同經文傳之既久不可改易仍爲一篇分行以別之通稱恒以爲篇名否。

不愛子孫曰子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疏公至作孫者曲禮引白虎通曰諸侯稱門孤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後漢書陳寵傳曰書稱民安其所乃銘胥慶子民之誓以頊爲背也段氏玉裁云此文是布仗子之德字見釋文云丕音悲反馬同馬氏益謂丕爲大與史公鄙康成俱異義者言天與三王以大慈愛其子孫之責任也鄭注見書疏丕顯曰不樂記云昌直子諒之心注云子諒如不子之子用此經文史記索隱引作諒曰丕恐誤也云愛子孫曰子者中庸子庶民注云子猶愛也以旦代某之身注史遷某作王發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注史遷元孫作王發若作如疏若考能作旦巧能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疏史公某及元孫皆作王發者古文如是予作旦考能作巧能知考字當爲巧仁若考能百仁順巧能也不若不能而不字當讀爲丕語詞中所引詩曰不顯惟德跡注云不顯言顯也則此言我多材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武王豈不多材藝能事鬼神者謂生而主其祀事非謂死而事之偽傳孔疏說皆非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注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疏帝庭者詩文王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云帝天是也敷者詩傳云布也佑同祐說文祐助也馬注見史記集解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悉若予小子旦新命作新受命永作長茲攸俟作茲道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康成曰茲此也疏子小子周公自稱新命者緊新以受三王之命即周本紀所云蔽賽自爲貿也釋詁云永長也攸者釋言云所也茲此也道也言我小子新以受命於三王惟長終長此所俟者祖宗能念武王耳周公自稱予小子即予一人必指武王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言已材能當一人耳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史公依作道者依與鄭注相近方言云猷道也故猷爲道馬鄭注俱見史記集解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注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鄭康成曰滕束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縢其表翼一作翌疏縢者詩傳云緘也又約也匱者王逸注楚辭云匱匣也因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而比其命論終則卦其占之中否注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書云明也郭注引此作翌庶顏師古李善等注書引此俱作翌與文是納冊爲卜籌之常事非公依爲此以待後日之驗說也翼者釋言云明也郭注引此作翌庶顏師古李善等注書引此俱作翌與文同是也鄭注見書疏公乃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也元命既卜籌其命龜之事及兆繇于筵繫其證辭之幣而合藏焉引此經王與大夫盡弁之文云是命龜者謂此繫之於龜也元命既卜籌史必當

孤抱中。文遷魏都賦注稱狐引博物志。機據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是成王年止一二歲也。淮南墜形篇云。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情親見百官。未盟之前。容可信也。周公且狐王以朝。是亦以

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鄭康成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以啓金縢之書。注　鄭康成曰。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注　說史遷一作簡。疏　大雷電以風。雷電爲雨。雷者。孔氏安國注論語云。仆也。史公爲暴風雷雨者。漢書周舉傳。注應劭引洪範五行傳。作大雷雨。論衡感類篇。亦作雷雨。則雷爲疾字。所爲雷者。尚書說。見公羊。鄭玄元年疏。許君謹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已冠。是喪冠也。不從古尚書說。云成王年十四者。謹周五經。然否論。引此異者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蓋不以秋大熟爲二年後。與鄭異也。鄭注見書疏。詩芃蘭疏。云弁爵弁者。殺梁文十二年傳。疏云。以三十升布爲殺。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上。周冕衍余。如爵頭色。前小後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周鄭說。鄭以不加爵冕。故曰降服也。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左傳。襄九年。晉侯謂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生十二年矣。君十二年矣。十二而冠。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鄭說本此。云成王年十五於禮已冠者。殺梁傳文十二年注。引論周曰。古禮成王十五而冠。者在金縢。亦與鄭說同也。鄭注見書疏。又云開金縢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者。金縢之匱藏先王舊典。必有可以安反變異之事。故開之。開之而得周公代武王之辭。亦在內也。說史公作簡者。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注　鄭康成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對曰。信。懿。注　史遷懿作有。馬融曰。懿。猶意也。疏　史公雖作有者。皆信有之。魯世家論其策金縢匱中。上有云。藏守者勿敢言。故云信有也。馬注見釋文。云懿。猶億者。詩大雅。既醉篇。昭明有融。箋云。既醉者。有所偏嘉之辭也。成引此經爲說。故億爲偏嘉貝。釋文云。本作噫。于貢注。億。歎辭也。又大雅抑篇。無言不讎。箋云。讎。猶對也。抑。抑抑慎言之德。成王不知有周公代武王之辭。亦在內也。說史公作簡者。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注　鄭康成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對曰。信。懿。注　史遷懿作有。馬融曰。懿。猶意也。疏　史公雖作有者。皆信有之。魯世家論其策金縢匱中。上有云。藏守者勿敢言。故云信有也。馬注見釋文。云。

卷十四

大誥第十四　周書五

疏　史遷說初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疏**史公說見周本紀又見魯周公世家古文以周公東征管蔡非辟居東土又以周公奔楚在七年還政之後故此大誥爲周公作也鄭氏以周公遷流言而居東成王迎歸乃伐管蔡詩東山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與史公所問孔安國故不同

王若曰疏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疏**鄭注見書疏云王謂攝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云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史記魯周公世家云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周公既踐天子之位則稱王作誥鄭以王爲周公是也若謂是周公遷王命以誥則宮室制度如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先言周公告乃復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是王即周公矣云命大事則攝代王者見周公不欲稱爲王權者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屈于經然後有權者也漢書翟方進傳依周禮作大誥作攝盛命若曰是劉歆舉所爲多用今文說亦以王爲攝也**獻**大誥爾多方越爾御事**疏**獻一作繇在大誥下**疏**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書傳云鄭本獻在誥下漢書翟方進傳云大誥道爾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注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已下也御事主事也案釋詁云繇道也方言云猷道也是繇與猷通越漢書作於遹擊近是釋詁云遹予曰也是遹可爲予御者詩瞻云猶也引此經以證**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疏**爲融割作害鄭康成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疏**弔者鄭注爰暫觸敢不弔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則弔善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晏天不弔注應劭曰晏天不善於晉家春秋左氏說十四年傳云若之何不弔但雖也云如何不淑淑十三年君子以吳爲不弔越語云助天爲虐者不祥弗弔天當速誅言此不祥暴之天降害於我家也家謂武王既喪不少遏謂遭喪後又值三監之畔故云延釋詁云延長也爲傳割害也降害于我我傳云不弔不爲天所弔閔告于文義不協割爲本作害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以割爲害者與馬同**洪惟我幼沖人**嗣

無疆大歷服**疏**歷一作鬲**疏**洪興鴻擊相近釋詁云鴻代也鄭氏注庸詁乃洪大誥治云周公代成王誥則此亦代成王之嗣漢書作洪惟我幼沖孤子注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幼也孤子也言思我幼小孤子也偽傳以洪爲周上句非嗣無疆大歷服漢書作承繼無疆大歷服事嗣者釋詁云嗣也報者詁傳云歷歷也服事也周公言代我沖人繼無竟歷數之事歷數三體石經作鬲說文鬲或作鬲漢郊祀歌云歷撰敦圄注歷選也**弗造哲迪民**

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疏**漢書作予未遭其明慾能道民于安況其能往知天命注師古曰言不遭遇明哲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道讀曰導案造爲致者呂刑傳造具備史記造作遭哲皆從也**疏**大事者我事也周說太誓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休者釋詁云美也鄭注見書疏云三輔皆從者古人卜用三龜揚以玉兆瓦兆原兆三兆各占一龜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

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疏**肆漢書作故釋詁文尹氏者蓋疏云即順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逋亡也播者李登聲類云散也殷亡散臣即賢人也是已與吾同訓惟者釋詁云思也與念同我爲所以正天之命云三監叛其爲難大亦

爾庶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罔不反曰艱大疏艱一作

惟在王宮邦君室圖 漢書罔作無讀注師古曰言諸等國君或有亦曰誤讀既大乘度不安鄙注見書疏讀說文引作難說文引作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圖 漢書作於小子既父敬不可征注師古曰於嗟小子既父敬不可征則此言三監於小子爲父行當敬之不可討也王何不違卜乎顧推釋詁云皆揭何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圖 漢書作故予爲幼君長思其難三監之叛誠擾動鰥寡可哀之甚 予造天役遺圖 馬融曰造遭也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圖 漢書作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攝子不自卹注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攝子除亂非自卹己身也適者遭也見上疏役者廣雅釋詁云使也遺者釋言云贻也投者說文云擿也漢書作解說文馬注見釋文云遺也疑遭也之譌憖石經作卹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忌于恤圖 漢書作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忌于卹一作卹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圖 義爾謀也漢書作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忌于卹一作卹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圖 義爾謀也言善爾國君于爾庶尹安我曰慎無困于憂不可不成就武王之謀綏慎說文引作卹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圖 替一作曑 圖 不敢替漢書作不敢廢注師古曰廢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魏石經作曑讓作曑說文曑憂疑也一曰相疑是曑爲疑不信也作曑者今文替古文也釋言云替廢也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圖 天休于寧王漢書作天休於安帝寧王漢書作安帝宜矧作況寧王惟卜用無寧王二字注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吉卜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喜趙助人況更卜用可知矣是今文說文引作矧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圖 天休于寧王漢書作天休於安帝寧王漢書作安帝宜矧作況寧王惟卜用無寧王二字注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吉卜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喜趙助人況更卜用可知矣是今文說文引作矧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圖 閟漢書作勞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順宗之業我國家成功之所在畢漢書作安

敢。注 漢書翟作翟曷作害駮敢作予曏注師古曰翟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雨令其成熟故曰翟之翟夫古文作翟又解稽云殷可敢曰翟二字假借通用曷作害駮作予見上疏敢作曏說文曏或作敢此言我長念曰天惡賢殷矣我知翟夫主誠殺之事當終治我田敢方有收穫以順天心也。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

弗于從。疏 漢書作天亦惟休于觀宗予審其極卜審敢不于從注師古曰從也案此言天亦思美于前文安人之業我何爲究極之于卜事殺卜之以安衆心何敢不往從征予往見上疏。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疏 漢書指作旨矧作況肆作故誕作大天命不僭作命不僭卜作兆茲作此注師古曰旨美也言必不可不從也案率者循諸云循也指者疏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文之指止後人所改說文云旨美也矧況肆故疑大皆見上疏僭者咸雅釋詁云差也時筮云僭不信也卜作兆者說文兆灼龜坼也卜灼龜坼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光之從橫也兆之從橫也故此釋詁文自成通訓劉歆云誅不避親咸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叔父也又云征納正也尚書曰疑以爾東征誅叔父也。

卷十五

康誥第十五　周書六

注 馬融曰康圻內國名鄭康成曰康謚號。疏 馬注見書疏以康爲國名者史記衛康叔世家索隱云康誥內國名宋忠曰即王畿千里之篇國出世本也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崇侯曰康伯名髦宋忠曰即王畿千里也事周康王爲大夫案康叔子父稱康伯則康非謚甚明蓋說以爲國名是也路史國名紀云姓姬康叔故城在陳川宋忠以爲殷內畿姓詩譜何氏姓苑今亡云在陳川者說文郡陳川縣漢書地理志陳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陳集韻陳縣名在陳川又有鄉侗音地名則即康也元始二年復古稱節令河南汝州是鄉注見書疏以康爲謚號者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崇侯曰殷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則殷周亦以康爲謚也書疏云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元以康爲謚號故知當有此義注諸家說之謂者周公所作以告康叔眷秩左氏定四年傳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繕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鄙啓以商政疆以周索杜注云康謚周聃殷遺老以商政疆以周索故知康叔以下皆殷遺法也衛世家云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遂定東土分康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爲政必先明乎人情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故謂之殷語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鄘衛衛國是也鄘邑封子武庚衛管叔尹之蔡叔尹之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

侯甸男邦采衛。注 鄭康成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恆闕焉。疏 侯甸男邦采衛者周禮職方氏其外則蠻服夷服鎮服藩服也蠻服已內謂之中國蠻服亦謂之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周語云侯衛賓服注云此總言之也侯圻至衛圻其閒凡五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外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作雒解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案職方氏之九服於大司馬爲九畿鄭氏注國語謂爲圻近郊注見書疏云不見要服者因禮九畿經事其五要服即蠻服也云遠于役事者大傳云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廟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之以力役且猶至是作洛爲役也。

周公咸勤。疏 釋詁云咸皆也勤勞也故周禮攻位也。乃洪大誥治。注 鄭康成曰洪代言周公代成王事於周者周公皆勞之。

王若曰。注 鄭康成曰總告諸侯。疏 鄭注見書疏云洪代也釋詁文皆訓作代言周公代成王誥者下稱王若曰居攝則稱王然仍是周公之言故又曰誡其弟也。孟侯。注

大傳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康成曰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

惟三月哉生魄。注 馬融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魄一作霸。疏 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爲四年之三月也故者大傳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康成曰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若曰鄭康成曰總告諸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康成曰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

惟三月哉生魄。注 馬融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魄一作霸。疏 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爲四年之三月也故者大傳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康成曰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

王。疏釋曰孟侯者古文說周康叔封衛地理志云周公封弟康叔於此曰孟侯曰炎輔周室注師古曰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侯也是孟侯之稱者鄭注云孟迎也太子稱侯者案宏後漢紀云建帝皇子時養於史道人家故謚爲史侯是子爲養於道人家以迎侯供用尚書說稱之也釋詁云侯君也故太子稱孟侯鄭云長君也鄭注見書疏鄭雖爲古文學疑用今文說此類是也。肆其弟小子封。疏肆者釋詁云我也封康叔名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是康叔爲周公同母弟故曰肆其弟稱小子者鄭云少子以下文述文王故謂之小子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注大傳說子夏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不及無罪罰及有罪仁人在位不肖在下位賢者舉而上之能者使治之有功者賞而貴之有罪者誅而戮之罰及有罪則此慎罰之義也。疏釋詁云乃汝也丕大也顯光也克者釋言云能也明聲近孟故明都即孟諸釋詁云孟勉也大學引此經說之云皆自明也亦謂自勉大傳引作克明俊德鄭語申公巫臣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荀子正論篇引經克明明德次之以主道宣明不偏以元而雖知者使人疑此非經本旨也慎者釋詁云靜也鄭與所謂惟刑之謹言文王尚德緩刑也大傳說引子夏之言蓋今文夏侯引前賢之義以解經也鄭注云謂是也道行也此解慎爲謹慎說文慎謹也古文作寘。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疏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克者釋言云能也明聲近孟故明都即孟諸釋詁云孟勉也大學引此經說之云皆自明也亦謂自勉大傳引作克明俊德鄭語申公巫臣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荀子正論篇引經克明明德次之以主道宣明不偏以元而雖知者使人疑此非經本旨也慎者釋詁云靜也鄭與所謂惟刑之謹言文王尚德緩刑也大傳說引子夏之言蓋今文夏侯引前賢之義以解經也鄭注云謂是也道行也此解慎爲謹慎說文慎謹也古文作寘。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疏傳者說文云傳遽也遽所以明德也釋詁云敬也顯明也肇始也偽孔以肇爲敬也與鄭異鄭經典通用書秋左氏宣十五年傳云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注云用可用敬可敬案杜義本古神說則威威宜爲畏可畏也顯者釋詁云見也酒誥云厥命罔顯於民祇保越怨不易是也顯於民祇保越怨不易顯民言顯於民也言文王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能始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之事也釋詁云庸勞也釋詁云祗敬也威畏也言文王不侮鰥寡用勞用敬用畏顯明其民用能始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也。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疏傳者說文云傳遽也遽所以明德也釋詁云敬也顯明也肇始也偽孔以肇爲敬也與鄭異鄭經典通用書秋左氏宣十五年傳云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注云用可用敬可敬案杜義本古神說則威威宜爲畏可畏也顯者釋詁云見也酒誥云厥命罔顯於民祇保越怨不易是也顯於民祇保越怨不易顯民言顯於民也言文王不侮鰥寡用勞用敬用畏顯明其民用能始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之事也釋詁云庸勞也釋詁云祗敬也威畏也言文王不侮鰥寡用勞用敬用畏顯明其民用能始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疏惟時怙冒王氏引之云當爲冒聞聞于上帝帝休。疏惟時怙冒王氏引之云當爲冒聞也冒懋勉也君奭云乃惟文王受命惟時怙冒即此文也釋詁云怙恃也冒勉也恃勉義相近釋言云冒貪也貪亦勉也冒聞于上帝帝休言文王勉力聞于上帝而天休之也王氏說是也漢石經似作勖惟時怙冒惟是大懋勉也怙冒與不冒同意君奭又云我成成文王功予不敢不冒又云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皆爲懋勉也周書祭公解云昭王之所勖問與冒通傳釋冒爲覆冒失之且斷句不調王氏引之云超越注孟子論衡初稟篇引此書曰冒不稟度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稟者釋言云順也懋者說文作悉云勉也釋詁云茂勉也此申小人離保之義言民之智不在大亦不在小恆起不意宜順撫其不順者懋勉其不勉者。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疏服訓民說文云治也宏者釋詁云大也乃服惟宏即左傳所云服宏大也言其所治宏大與天合同若天使之也此申小人離保之義言民之智不在大亦不在小恆起不意宜順撫其不順者懋勉其不勉者。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疏服訓民說文云治也宏者釋詁云大也乃服惟宏即左傳所云服宏大也言其所治宏大與天合同若天使之也此申小人離保之義言民之智不在大亦不在小恆起不意宜順撫其不順者懋勉其不勉者。天命不易天命靡常。疏傳說文云輔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釋詁云保康安也保樂也又治也爾雅釋詁云保安也又治也爾雅釋言云保安也

時乃不可殺。疏 雖夫論遂教篇云。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告。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此終身爲惡。乃過誤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惡因思過而爲之者也。大罪原於乃惟。言敬明乃罰。敬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罪者爾。是說此經之義也。尚作首。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此終身爲惡。乃過誤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惡因思過而爲之者也。大罪原於乃惟。言敬明乃罰。敬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罪者爾。是說此經之義也。尚作首。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注 勑一作力。若一作而。疏 釋詁云。順。敘也。時。是也。有敘時。家上文言有順是用刑者。乃大明服。百君大明而民服也。時字猶當上國。荀子富國篇云。或平上。則下壹如。謂齊欲無明。遂得平說。當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楊倞注云。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意也。經作勑者。釋詁云。勑。勞也。勞相近。經作若。亦順也。見釋言。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注 若一作如。惟民其康乂。疏 畢者。釋詁云。盡也。棄。捨也。咎者。廣雅釋詁云。惡也。康。安也。乂。治也。大學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若如慶之轉。王氏鳴盛云。孟子引若保赤子。釋之云。赤子無知。故教之。此言用刑則當保民如保赤子。毋令無知陷于即知入井。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劓刵人。注 鄭康成曰。刵。刑人之刑。說文作刑。云劓也。字與刑不同。劓或作劓。刵者。或文云。斷耳也。皆刑殺之刑者。春秋左氏傳二十八年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將由天討。非汝所得專。毋或擅刑。殺人又告之以雖輕刑。如劓刵。猶或專之。鄭注見春秋云。臣從君坐。來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將殺時。猶刑似未可爲經。證鄭氏律學據漢法。故以沒官從坐解經。非三代仁厚之政。毋者。禁之。辭也。王曰。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疏 外事。江氏聲云。謂獄之事也。謂獄在外朝。故云外事。周禮朝士。掌建邦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鄉注。地官。鄭人云。外朝。司寇聽獄訟之朝也。臬者。廣雅釋詁云。法也。師者。釋詁云。衆也。倫。同命。說文云。理也。殷。中也。中者。成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刪之。刑法未聞。康誥曰。王者。有敬

其小臣外正惟爲威虐于民故彊王命乃非德教可治。**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注鄭康成一無予字懌作擇。疏釋詁云典法常也由裕者由同猷廣雅釋詁云猷道也懌樂也詩傳云懌悅也荀子君道篇曰明主故謂之酒誥以命之。疏史遷說周公旦懼康叔幽少告以紂之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都所處也其民**曰敬忌祖祇威威是也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注一無予字懌作擇。疏釋詁云典法常也由裕者由同猷廣雅釋詁云則法也懌樂也詩傳云懌悅也荀子君道篇曰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而已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懌此之謂也案荀子以詁云猷順也裕寬也惟者釋言云思也敬忌者謂上明德敬也慎罰忌也釋詁云忌敬也祇祇威威用賢謂賞賢也懌非古字段氏玉裁云擇但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此紧以前古文尚說說苑君道篇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已而虛靜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又說爲慮茂自平則正謂平獄之事但以敬慎都已化導之此與荀子異者今文說也經云者言汝亦無不能敬汪乃以道導民思文王之敬德忌刑乃道民曰我思遠及法則文王天子當悅懌汝矣詩敷釋文云懌本作懌又靜女釋文云說懌當作說釋則懌非古字段氏玉裁云擇但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此紧以前古文尚說說苑君道篇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已而虛靜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又說爲慮茂自平則正謂平獄之事但以敬慎都已化導之此與荀子異者今文說也經云者言汝亦無不能敬汪乃以道導民思文王之敬德忌刑乃道民曰我思遠及法則文王天子當悅懌汝矣詩敷釋文云懌本作懌又靜女釋文云說懌當作說釋則懌非古字與擇音相近亦可通故荀子爲擇也鄭注見書疏。**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注鄭康成曰迪下讀我時其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宋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鄭康成曰成王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由哲漢書鼂錯傳以爽爲纯爽猶明明亦勉也見前疏惟者思也迪者釋詁云道也吉者詩傳云善也康者釋詁云安也毗者釋詁云是也哲者釋言云智也又者釋詁云治也作者釋言云爲也永者詩箋云永長也釋詁云存也言汝勉思道民予荅以安之我是以思殷先哲王之德以安治民爲終成殷先之道說今民無道之者則不能向善不有以道民則無政以存其國矣鄭注見書疏。**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疏釋詁曰臨視也厥止也厥者釋言云亟也郭注云猶太數也爽者說文云明明亦勉也見上篇惟者釋詁云思也迪者釋言云道也屢者詩箋云上也又告之曰我思不可不視法文王故告汝以明德之說慎從後加成字以別異於康誥之周公代誥也段氏玉裁云皆世家曰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武王崩終成王少弱周初定天下之難未畢三叔及淮夷東反周公恐天下畔殷復興故遂踐奄三年而後伐之作大誥成王既伐管叔蔡仲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王若曰**注王一作成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馬融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如臨視也爽者說文云明也引見書疏據釋文引馬注則衛賈亦有成字昌氏祥秩下疑脫云文王遣之而未審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且振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是篇已前皆說亦同或說少成二聖之功也馬注見釋文及衛風譜疏云妹邦即牧野也以妹同昧鄭注見詩檜中疏又商頌長發箋云昧冥也冥谷即溪谷也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其水南流東風經朝歌城南首受枋口本決邑也殷王武丁始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西北爲邶也對北則妹邶爲邶在南妹東爲衛丘酒池之事彭有新墟焉墟邶墟也云于詩國風者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子魚曰康叔取於有鄧之士以共王職圖與鄘聲近故書傳或作鄘鄘一作漕漕是有鄘即鄘國也說文邶故邘邑在河內朝歌以北則沫北爲邶也對北則妹邶爲邶在南妹東爲衛矣故鄭言妹之北妹之東朝歌也云化紂嗜酒者紂都有糟丘酒池民染其習以爲俗云康叔爲迎圖之監者王嗣云五國以爲屏圍有昆十國以爲連率有帥是連圍皆諸侯之昆統數國者也鄭詩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禦之鄘東衛之衛又言更于此二國遷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昆後世子孫幷彼二國是鄭以康叔未有鄘邶妹既國鄘非康叔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圍之號故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疏穆考者周語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太王王季文王案自始祖后稷計之文王次當穆詩載見云率見昭考傳云昭考武王也武王爲昭是文王爲穆考也傳者釋詁云始也國在西土詩豳邑詩文王有聲云作邑于豐今陝西咸寧縣地。**厥誥毖庶邦**

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疏】釋詁云庶衆也越及也正長也御治也周禮曰治事曰御庶士衆士也少正者正人之副謂有少正公侯伯卿有大正正刑官御事凡朝廷治事者論衡語特牲云酒清之薦朝夕曰祀薦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朝夕戒愼則民化之祀薦酒謂文王不飲而敬祭此酒曲禮云祭介祭所先薦注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公食大夫禮云祭飲酒于上坫之間是古有祭飲酒之禮文王但祭之不飲飲也或爲語助兼那繫臣朝夕戒之言惟祭祀可用此酒耳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疏】惟者釋詁云惟思也命者廣雅釋詁云名也釋詁云肇元始也言思天降下酒名之始我民當思祀其始作酒者惟爲大祀元大也天降威我民用大喪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疏】傳者釋言云庶幾也祖者文選蜀都賦李善注引蒼頡篇云繫名也高誘注淮南鴻烈解云繫猶及也古文尚書與此同鄭注禮記云飽食煖衣逸居而教無以異於禽獸孔氏以爲飽食煖衣謂人云飽食煖衣也介者釋詁云右也逸者釋詁云樂也言天降威罰者我民以大亂喪其德惟伽非以酒亂之故乎

臂色者詩箋云天不順時以酒變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與同義相近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疏後嗣王酣封也酣者說文云酒樂也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七引作樂酒也

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疏保者釋詁云安也不易不改也言紂之命令無可顯者爲民所敬如先王之德顯使尹人祇辟徒安於怨不改其所爲祇字屬上句讀僞傳云所敬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疏佚與失墜相近說文失縱也殺同弒方言云散殺也後漢書樂恢傳注引左傳曰周公弭管叔而殺蔡叔杜注云殺故也拘作柯者說文云拘拘也周書曰盡執柯紫傳作柯獻多一字言其皆者云有羣飲者汝勿維令盡執而拘拘之以歸於周予其殺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鄭康成曰散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鄭康成曰斯析也疏迪者釋詁云進也詩傳云工官也庸用也姑且也鄭注見詩邶門釋文以斯爲析者詩傳文箋者易隨云享于西山禮文引陸注云祭也言皆者蓋欲誅羣飲者又當思惟殷進用之臣工但沈于酒民俗染之我勿用爲罪且先教之又分析其羣飲之故或由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鄭康成曰拘一作柯者說文云拘拘也周書曰盡執柯紫傳作柯獻多一字言其皆者云有羣飲者汝勿維令盡執而拘拘之以歸於周予其殺

尚書今古文注疏　卷十七　酒誥第十六　周書七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鄭康成曰散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鄭康成曰斯析也疏迪者釋詁云進也詩傳云工官也庸用也姑且也鄭注見詩邶門釋文以斯爲析者詩傳文享者易隨云享于西山禮文引陸注云祭也言皆者蓋欲誅羣飲者又當思惟殷進用之臣工但沈于酒民俗染之我勿用爲罪且先教之又分析其羣飲之故或由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鄭康成曰拘一作柯者說文云拘拘也周書曰盡執柯紫傳作柯獻多一字言其皆者云有羣飲者汝勿維令盡執而拘拘之以歸於周予其殺

尚書今古文注疏　卷十七　酒誥第十六　周書七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鄭康成曰散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鄭康成曰斯析也疏迪者釋詁云進也詩傳云工官也庸用也姑且也鄭注見詩邶門釋文以斯爲析者詩傳文享者易隨云享于西山禮文引陸注云祭也言皆者蓋欲誅羣飲者又當思惟殷進用之臣工但沈于酒民俗染之我勿用爲罪且先教之又分析其羣飲之故或由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鄭康成曰拘一作柯者說文云拘拘也周書曰盡執柯紫傳作柯獻多一字言其皆者云有羣飲者汝勿維令盡執而拘拘之以歸於周予其殺

聖大也宏與空俱訓大故宏即空也辟者說文云法也畋者釋詁云強也誥者鄭注王制云斷也甘誓惟威侮五行傳云斷制也盤庚曰不敢誥告其衆是誥爲告也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是誥爲告也引之司空俱有定法故其斷斷於酒矧爲也僞傳俱說爲況非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疏佚與失墜相近說文失縱也殺同弒方言云散殺也後漢書樂恢傳注引左傳曰周公弭管叔而殺蔡叔杜注云殺故也拘作柯者說文云拘拘也周書曰盡執柯紫傳作柯獻多一字言其皆者云有羣飲者汝勿維令盡執而拘拘之以歸於周予其殺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鄭康成曰散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鄭康成曰斯析也疏迪者釋詁云進也詩傳云工官也庸用也姑且也鄭注見詩邶門釋文以斯爲析者詩傳文享者易隨云享于西山禮文引陸注云祭也言皆者蓋欲誅羣飲者又當思惟殷進用之臣工但沈于酒民俗染之我勿用爲罪且先教之又分析其羣飲之故或由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鄭康成曰拘一作柯者說文云拘拘也周書曰盡執柯紫傳作柯獻多一字言其皆者云有羣飲者汝勿維令盡執而拘拘之以歸於周予其殺

卷十七

梓材第十七　周書八

梓材既勤用明德恭疏梓者釋詁云治也既盡也用以也明德謂文王之德恭敬也

先施于人易疏施者釋詁云予也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疏暨者釋詁云與也達者說文云通也家者鄭注周禮酒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又注周禮家司馬職官云家謂大夫采地查太夫稱家雖稱都對文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大家如孟子離婁言巨室也鄭注見詩疏云子邑言達大家者大家皆有采邑故言子國言達王與邦君者王與邦君各君其國故云子國是通也國言也云王謂二王之後者以圖言達王與邦君者王與邦君者王與邦君各君其國故云子國是通也國言也云王謂二王之後者以王與邦君者惟言則王非謂天子故以爲二王之後江氏聲云惟邦君惟當爲暨康叔所治宜有殷大夫采地又其所職乃賀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通達者言當通達上下之情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疏若者釋言云順也恒者釋詁云常也越於也師師者上師釋詁云衆也下師鄭注周禮云猶長也尹正旅衆俱釋詁文言汝當順常於以告其衆且三卿大夫士江氏聲云尹謂大夫旅謂衆士也鄭注內則云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於酒疏保者釋詁云安也宏父疑即司空釋詁云宏大也詩傳云

諸侯并六鄉言三或鄰臨邢案鄰臨者王制疏引禮緯稽命徵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訊立司徒司馬司空所告謂下無虐殺人及先敬勞之言曰予罔攸之事立司空鄰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所以予無敢虐殺人亦當自此君先之以敬勞民今汝往其敬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厲者周禮注解云殺戮無辜曰厲厥今徂往皆釋詁文言當告其臣以予無敢虐殺人亦當自此君先之以敬勞民今汝往其敬勞之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一作寇

寇人有疏歷者攘雅釋詁云逃也見攘姦也史記天官書以姦爲見此經姦宄殺人者其所逃隱之人不當同罪汝今亦姦其君臣勞之事殘壞人不當逃亡罪止徒知情藏匿罪人減罪人罪一等漢法殺人者死傷人及姦抵罪也晉子尚同鄭引梁丙云小人見姦巧乃圖不善也姦淫鈞鈞均也蓋新法見姦不言非受同罪故周公以姦宄殺人歷人宥當時叔卒新法也馬注見釋文周禮大司馬疏引作鄭注云戕殘者詩十月之交篇同戕殺人初論衡效力篇引梓材曰寇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這今文也減見下疏

王啓監厥亂爲民疏啓者說文云教也亂者釋詁云治也監者周禮太宰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引此文言王教諸侯使監視其治皆爲民也皆作開監作賢亂作率爲作化者論衡效力篇云梓材曰寇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說之云此言賢人亦壯猛於禽獸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此今文說以戕爲寇寇壯猛也是知寇人爲強壯人謂賢傑也中庸子路問強又云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是強爲美德也開者啟昭注晉語云通率義同帥主能啟也是知寇人謂賢傑也中庸子路問強又云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是強爲美德也開者啟昭注晉語云通率義同帥主開賢厥率化民者晉強能有爲王所通達之賢任其賢帥化民之事漢儒僉相御史大夫初拜謁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用此經文和裕當爲宏裕和與從弓從厶之字形相近用康儲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無相戕虐疏鄭注見周禮大司馬疏云胥相釋詁文戕殺爲殘與詩十月之交篇同也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一作孀疏敬寡即矜寡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是敬矜聲音義同屬婦者大傳說即祥祭祥下文又有幼婦先道此迷惑之民用終先王所受大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疏已者釋詁云甚已也是已猶甚也監者說文云臨下也皆如此臨民惟子孫長保斯民矣王氏鳴盛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已下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通上篇誥酒誥三篇總結之也

卷十八

召誥第十八　周書九

史遷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疏史公說見周本紀以營洛邑作召誥爲在七年反政之時者據經文云王朝步自周下文云周公朝至於洛周公至是不稱王經文又云錫周公曰又有旦以下皆在反政之後也此篇孔安國古文說周書作雒解亦云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漢書律歷志亦云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云云見下丙午攝政五年者今文異說也鄭氏從大傳

茨注馬融曰茅曰垣高曰墉塓堊色疏涂俗字當爲塗塗者說文云以泥飾屋也言如作室家既飾之塗塓堊色也塓或作堊堊惡也塗飾惡色者喻政事修治之後也此篇孔安國古文說周書作雒解亦云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漢書律歷志亦云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云云見下丙午攝政五年者今文異說也鄭氏從大傳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塓堊

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特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疏鄭康成曰望假借字說文作朢云月滿與日相朢也古文作朢釋名云朢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越者漢書注文穎云逾也既朢是十六日臨六日則二十一日也史公說見魯世家云二月乙未朔越六日庚申注云是月朔是乙亥朢是己丑既朢是庚寅越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詩文王疏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者據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也與史記魯世家以爲在七年歸政之時不同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謂此經言爲一月既朢下文爲二月丙午朏也江氏聲云既朢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鄭知然者以洛誥戊辰薦是居攝七年十二月日此是居攝五年事計五年三月至七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間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奏則五年六年之終必滿一閏則五年三月朔至七年十一月晦已匝三十四月若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推之五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準兩月而退一日則七年十二月壓丁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不云正月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時未遍制禮故改月而不稱正月不言正月之意也武王初有天下以建子月爲年首而稱一月不言正月者蓋正月之義也武王雖而不改至六年周禮成而洛誥書七年時猶謂王稱殷曆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改云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疏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羣事上朝將御士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康成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周鎬京者周自后稷居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說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鎬言鎬京者詩文王有聲箋云宅是鎬京也白虎通號篇引詩云會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則文王已稱周京故武王遷鎬亦曰京也豐文王廟所在者既文作酆云豐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史記索隱云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云告武王廟者考覈於祖既告祖廟必及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王風譜疏曲禮疏父稱曲禮文作父稱考父云告父廟則武王可知與馬義同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史遷說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者相度其土地可以作宅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相視釋詁文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疏鄭康成曰相視也釋詁云於是而至三月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若來三月蓋古文尚書若來三月周書世俘解越若來三月義並同劉者說文云月未盛之明引此文月三日也漢書律歷志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武王以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疏甲子月二十四日鶉火中秋左氏昭三十三年傳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授材用書餘糧以令役于諸侯營周公以此等書于册以命于侯甸男之邦伯也丕者釋詁云大也作者釋言云爲也

卜則經營注史遷說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疏戊申者三月丙午朏又三日戊申月五日也丁未卜則戊申月五日也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周官太卜云國大遷則貞龜故須得卜言勝吉先也經傳者詩鴻雁箋云經度之也營云度始鑿溝之基址營表其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疏鄭康成曰洛汭曲中也庚戌月七日庶者釋詁云衆也攻者詩傳云作也位者鄭注周禮天官冢宰正位辨方正位謂定官位周禮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云乃位五宮大廟乘宮考宮路寢明堂在國陽者也案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則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周書云千七百二十丈略其餘數也曾庶殷者謂衆殷民洛汭在洛入河之處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說文云汭水相入也鄭注見禹貢本紀以汭爲限曲中者說文云汭水曲流爲汭也杜氏注左傳云水曲流爲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疏鄭康成曰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甲寅月十一日翼同昱說文云明日也達者鄭注樂記云具也達觀言具觀之營謂營城郭注周禮云兆爲壇之營域是也鄭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詩文王疏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者據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也與史記魯世家以爲在七年歸政之時不同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謂此經言爲一月既朢下文爲二月丙午朏也江氏聲云既朢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鄭知然者以洛誥戊辰薦是居攝七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間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奏則五年六年之終必滿一閏則五年三月朔至七年十一月晦已匝三十四月若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推之五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準兩月而退一日則七年十二月壓丁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不云正月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時未遍制禮故改月而不稱正月不言正月之意也武王初有天下以建子月爲年首而稱一月不云正月者蓋正月之義也武王雖而不改至六年周禮成而洛誥書七年時猶謂王稱殷曆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改云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疏越三日說文曷於也審慎之詞周書曰曷三日丁亥鄭郎此文亥當爲巳自甲寅翼日數之月十四日也郊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據上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則此郊用夏正可知周禮大司徒疏引鄭注云郊特牲云郊用正月啓蟄而郊是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土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穀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家立社稷以三牲何以知之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用牲牛二者帝牛一體牛一也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設誠也郊惟用特牛禮以少爲貴無羊豕也公羊宣三年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取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視郊特牲亦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兆謀天神與人鬼也又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辛故謂之辛郊牲用白牲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疏翼日戊午月十五日社者立社祭后土以句龍配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祭爲土神也春秋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謂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食于社故郊注周禮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食于社是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土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穀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牢稷而社以該之也云牛一羊一豕一者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鄭注周禮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案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蓋以人鬼配土穀之神猶郊之以稷配天也鄭孔云句龍后稷配社稷與王肅譔說同又以社稷共牛此不言其色者時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注社祭土神也春秋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謂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食于社故郊注周禮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食于社是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土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穀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牢稷而社以該之也云牛一羊一豕一者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鄭注周禮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案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蓋以人鬼配土穀之神猶郊之以稷配天也鄭孔云句龍后稷配社稷與王肅譔說同又以社稷共牛此不言其色者時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疏甲子月二十日鶉火中秋左氏昭三十三年傳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授材用書餘糧以令役于諸侯營周公以此等書于册以命于侯甸男之邦伯也丕者釋詁云大也作者釋言云爲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鄭康成曰相視也釋詁云於是而至三月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若來三月蓋古文尚書若來三月周書世俘解越若來三月義並同劉者說文云月未盛之明引此文月三日也漢書律歷志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武王以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又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注史遷說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疏戊申者三月丙午朏又三日戊申月五日也丁未卜則戊申月五日也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周官太卜云國大遷則貞龜故須得卜言勝吉先也經傳者詩鴻雁箋云經度之也營云度始鑿溝之基址營表其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疏鄭康成曰洛汭曲中也庚戌月七日庶者釋詁云衆也攻者詩傳云作也位者鄭注周禮天官冢宰正位辨方正位謂定官位周禮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云乃位五宮大廟乘宮考宮路寢明堂在國陽者也案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則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周書云千七百二十丈略其餘數也曾庶殷者謂衆殷民洛汭在洛入河之處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說文云汭水相入也鄭注見禹貢本紀以汭爲限曲中者說文云汭水曲流爲汭也杜氏注左傳云水曲流爲汭

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疏鄭康成曰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甲寅月十一日翼同昱說文云明日也達者鄭注樂記云具也達觀言具觀之營謂營城郭注周禮云兆爲壇之營域是也鄭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詩文王疏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者據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也與史記魯世家以爲在七年歸政之時不同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謂此經言爲一月既朢下文爲二月丙午朏也江氏聲云既朢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鄭知然者以洛誥戊辰薦是居攝七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間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奏則五年六年之終必滿一閏則五年三月朔至七年十一月晦已匝三十四月若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推之五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準兩月而退一日則七年十二月壓丁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不云正月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時未遍制禮故改月而不稱正月不言正月之意也武王初有天下以建子月爲年首而稱一月不云正月者蓋正月之義也武王雖而不改至六年周禮成而洛誥書七年時猶謂王稱殷曆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改云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疏越三日說文曷於也審慎之詞周書曰曷三日丁亥鄭郎此文亥當爲巳自甲寅翼日數之月十四日也郊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據上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則此郊用夏正可知周禮大司徒疏引鄭注云郊特牲云郊用正月啓蟄而郊是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土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穀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牢稷而社以該之也云牛一羊一豕一者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鄭注周禮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案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蓋以人鬼配土穀之神猶郊之以稷配天也鄭孔云句龍后稷配社稷與王肅譔說同又以社稷共牛此不言其色者時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注社祭土神也春秋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謂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食于社故郊注周禮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食于社是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土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穀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牢稷而社以該之也云牛一羊一豕一者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鄭注周禮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案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蓋以人鬼配土穀之神猶郊之以稷配天也鄭孔云句龍后稷配社稷與王肅譔說同又以社稷共牛此不言其色者時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疏甲子月二十日鶉火中秋左氏昭三十三年傳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授材用書餘糧以令役于諸侯營周公以此等書于册以命于侯甸男之邦伯也丕者釋詁云大也作者釋言云爲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鄭康成曰相視也釋詁云於是而至三月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若來三月蓋古文尚書若來三月周書世俘解越若來三月義並同劉者說文云月未盛之明引此文月三日也漢書律歷志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武王以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又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注史遷說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疏戊申者三月丙午朏又三日戊申月五日也丁未卜則戊申月五日也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周官太卜云國大遷則貞龜故須得卜言勝吉先也經傳者詩鴻雁箋云經度之也營云度始鑿溝之基址營表其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疏鄭康成曰洛汭曲中也庚戌月七日庶者釋詁云衆也攻者詩傳云作也位者鄭注周禮天官冢宰正位辨方正位謂定官位周禮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云乃位五宮大廟乘宮考宮路寢明堂在國陽者也案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則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周書云千七百二十丈略其餘數也曾庶殷者謂衆殷民洛汭在洛入河之處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說文云汭水相入也鄭注見禹貢本紀以汭爲限曲中者說文云汭水曲流爲汭也杜氏注左傳云水曲流爲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疏鄭康成曰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甲寅月十一日翼同昱說文云明日也達者鄭注樂記云具也達觀言具觀之營謂營城郭注周禮云兆爲壇之營域是也鄭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詩文王疏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者據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也與史記魯世家以爲在七年歸政之時不同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謂此經言爲一月既朢下文爲二月丙午朏也江氏聲云既朢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鄭知然者以洛誥戊辰薦是居攝七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間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奏則五年六年之終必滿一閏則五年三月朔至七年十一月晦已匝三十四月若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推之五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準兩月而退一日則七年十二月壓丁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不云正月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時未遍制禮故改月而不稱正月不言正月之意也武王初有天下以建子月爲年首而稱一月不云正月者蓋正月之義也武王雖而不改至六年周禮成而洛誥書七年時猶謂王稱殷曆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改云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疏越三日說文曷於也審慎之詞周書曰曷三日丁亥鄭郎此文亥當爲巳自甲寅翼日數之月十四日也郊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據上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則此郊用夏正可知周禮大司徒疏引鄭注云郊特牲云郊用正月啓蟄而郊是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土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穀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牢稷而社以該之也云牛一羊一豕一者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鄭注周禮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案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蓋以人鬼配土穀之神猶郊之以稷配天也鄭孔云句龍后稷配社稷與王肅譔說同又以社稷共牛此不言其色者時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注社祭土神也春秋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謂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食于社故郊注周禮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食于社是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黃土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穀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牢稷而社以該之也云牛一羊一豕一者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鄭注周禮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案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蓋以人鬼配土穀之神猶郊之以稷配天也鄭孔云句龍后稷配社稷與王肅譔說同又以社稷共牛此不言其色者時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疏甲子月二十日鶉火中秋左氏昭三十三年傳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授材用書餘糧以令役于諸侯營周公以此等書于册以命于侯甸男之邦伯也丕者釋詁云大也作者釋言云爲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鄭康成曰相視也釋詁云於是而至三月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若來三月蓋古文尚書若來三月周書世俘解越若來三月義並同劉者說文云月未盛之明引此文月三日也漢書律歷志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武王以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又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注史遷說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疏戊申者三月丙午朏又三日戊申月五日也丁未卜則戊申月五日也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周官太卜云國大遷則貞龜故須得卜言勝吉先也經傳者詩鴻雁箋云經度之也營云度始鑿溝之基址營表其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疏鄭康成曰洛汭曲中也庚戌月七日庶者釋詁云衆也攻者詩傳云作也位者鄭注周禮天官冢宰正位辨方正位謂定官位周禮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云乃位五宮大廟乘宮考宮路寢明堂在國陽者也案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則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周書云千七百二十丈略其餘數也曾庶殷者謂衆殷民洛汭在洛入河之處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說文云汭水相入也鄭注見禹貢本紀以汭爲限曲中者說文云汭水曲流爲汭也杜氏注左傳云水曲流爲汭

子爲之首耳疏鄭注見雒疏以元爲首釋詁文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疏釋者詩傳云覓也釋詁云休慶也恤憂也哲者爵雅釋詁云何也曷其奈何勿敬注敬者詩傳云覓也釋詁云休慶也恤憂也哲者爵雅釋詁云何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

770

在天。疏遍俗字當爲徧。釋詁云。假已也。皆者。釋言云。皆也。言天既以終殷之大命。此殷之先哲王猶多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疏服者。釋詁云。事也。後王。謂紂也。

厥終智藏瘝在。注鄭康成曰。瘝病也。瘝一作鰥。疏藏俗字當爲臧。易繫詞。知以藏往。釋文云。藏。劉作臧。音同。注同。邵氏晉涵云。臧者。敬云。藏潛也。智伶字當爲鰥。釋詁云。鰥。妍也。非終智藏瘝之義。引三蒼云。瘝也。通者。釋言云。行也。言王先治殷治事之臣。及比近于我周治事之臣。節和其性。思日行之。普遍勉之以疾敬德也。王之治羣臣以敬。自盤不可不敬德。介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作途。偽孔傳釋爲比近。則亦作途字。介文與尒相似。故傳又增爲遍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疏歷者。釋詁云。久歷也。詩傳云。艾久也。是歷亦爲久也。釋詁云。延。長也。嗣。臨也。惟。思也。言夏殷歷年修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失天命。今王嗣受其命。我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喪。以爲監戒而臨其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注嗚呼一作於戲。疏生者。鄭注周禮云。猶養也。說文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成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于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漸子善。終以善。初生漸於惡。終以惡。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絳。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除脫簡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之所以喻以爲監戒而臨其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注嗚呼一作於戲。疏生者。鄭注周禮云。猶養也。說文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成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于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漸子善。終以善。初生漸於惡。終以惡。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絳。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除脫簡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之所以喻以爲監戒而臨其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注嗚呼一作於戲。疏生者。鄭注周禮云。猶養也。說文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成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于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漸子善。終以善。初生漸於惡。終以惡。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絳。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除脫簡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之所以喻以爲監戒而臨其功。

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疏召公自述己意。謂性者。吳氏澄云。人之陰氣性善者也。厥者。猶和也。性者。天命五常之性。說文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厥者。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盡也。邁者。釋言云。行也。言王先治殷治事之臣。及比近于我周治事之臣。節和其性。思日行之。普遍勉之以疾敬德也。王之治羣臣以敬。自盤不可不敬德。介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作途。偽孔傳釋爲比近。則亦作途字。介文與尒相似。故傳又增爲遍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疏歷者。釋詁云。久歷也。詩傳云。艾久也。是歷亦爲久也。釋詁云。延。長也。嗣。臨也。惟。思也。言夏殷歷年修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失天命。今王嗣受其命。我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喪。以爲監戒而臨其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注嗚呼一作於戲。疏生者。鄭注周禮云。猶養也。說文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成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于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漸子善。終以善。初生漸於惡。終以惡。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絳。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除脫簡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之所以喻以爲監戒而臨其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注嗚呼一作於戲。疏生者。鄭注周禮云。猶養也。說文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成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于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漸子善。終以善。初生漸於惡。終以惡。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絳。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除脫簡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之所以喻以爲監戒而臨其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注嗚呼一作於戲。疏生者。鄭注周禮云。猶養也。說文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成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于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漸子善。終以善。初生漸於惡。終以惡。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絳。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除脫簡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之所以喻以爲監戒而臨其功。

有也保者保詁云安也末者孔晁注周書云終也召公拜手稽首謙稱予小臣敢以王之黎民及百官之有民者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成命王亦光顯矣鄭注見書疏云百者子王之諸臣與冢臣也

冢更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疏勤者說文云勞周書克殷解王入即位予讓召公與予同徒敬供賢臣之職而已用奉王能祈天永命而勉之以敬德也

卷十九

洛誥第十九　周書十

疏　史公說作召誥洛誥在七年反政之後見召誥注案周本紀云營洛邑如武王之意者此經亦云伻來毖殷乃命寧是武王命周公作洛居九鼎也周書作雒解云我維順服者釋詁云順代也是命周公代事也下云乃今我兄弟相後又云今用嚮延延是更代之命仁之重義之證也

武王欲周公作洛幷命傳位也下云予惇宗將禮稺秬鬯二卣明保殷相周公乃經營洛邑如武王之志居攝反政不從武王兄弟相後之命仁之重義之證也

周公拜手稽首疏　自成通姓名篇云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御覽曰周公拜手稽首殷氏玉燭云白虎通武王欲周公作洛拜命傳位也下云予惇宗將禮稺秬鬯二卣明保殷相周公乃經營洛邑如武王之志居攝反政不從武王兄弟相後之命仁之重義之證也

此篇殷周名當作洛當云殷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稽首其變拜則稽類而後拜手文質之異也曰朕復子明辟疏　復者釋言云返也辟者釋詁云君也漢書元后傳云非天子嘉君無所稽首諸侯尚不稽首王稽首者周公爲太師盛敬非常禮也云作周匹休者詩文王有聲云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匹配也箋云豐豐邑之城大小適與城偶則此云周匹言作王城與召公所卜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來卜成周鄭注以遷水東與召公所卜遷水東皆爲遷殷民而卜以河朔黎水與遷水東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疏　如者順從注左傳云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故彼注云億十萬也禹貢注述語云十萬曰億書者易桓帝紀論曰遠慕復子明辟之義注云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後漢書

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注曰一作日疏工者詩傳云官也周者謂成周庶尹亦惟有事于武宮皆謂紀事也記者王制云太史執簡記注云簡記册書也則記爲書寫也宗者白虎通宗族篇云尊也元者詩傳云大也言戰整齊百官使從王於成周予往以尚有紀事今王就大命褒識其功尊異之令以功助大祀經云兹予大享于先王惟祖其從興享之與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繇于大烝司勳詔之是功臣有紀功之事也曰記功宗者釋詁云爰曰也言爰記功宗釋文曰言越言入賀反則古本作日記也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注曰大傳悉爲盡也釋詁云悉愷也教作樂者廣雅釋詁云教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之書乃汝其盡自效功也工與功通大傳悉爲盡者釋詁云悉愷也教作樂者廣雅釋詁云教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教也是學教同義云序祭祀謂成秩文騂牡謂下文騂牛也識停王意俱以汝爲主故汝其悉自教工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疏箋釋詁云厥也鄭者說文云輔也丕者漢書郊祀志集注云丕本也載者詩傳云載事也言王命汝諸臣曰汝受先王命以輔國家既奉視記功在職所注云載載皆也載者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載也言王命汝諸臣曰汝受先王命以輔國家既奉視記功之書乃汝其盡自效功也工與功通大傳悉爲盡者釋詁云悉愷也教作樂者廣雅釋詁云教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教也是學教同義云序祭祀謂成秩文騂牡謂下文騂牛也識停王意俱以汝爲主故汝其悉自教工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疏箋釋詁云厥也鄭者說文云輔也丕者漢書郊祀志集注云丕本也載者詩傳云載事也載載皆也載者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載

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王肅敬文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猷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襲志文帝紀引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序至德光明御衡不迷布德優遠以御御不迷爲句馬傳以不迷屬下誤非也鄭注見文選六代論注及廣絕交論注以近爲御者詩傳云御迎也公羊成二年傳使跛者御跛者毅梁傳近作御。

乃胤保乘相洛汭延伻來以圖卜宅。

乃胤保乘相洛汭延伻來以圖卜宅。

胤繼也保安也乘治也相視也汭水北也延進也伻使也圖謀也卜宅謂營洛邑也言繼安治視洛水北進使來以謀卜宅之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其自時中乂。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其自時中乂。

齊整也伻使也從王謂從王之臣也周謂鎬京也惟思也乂治也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之臣于周我思曰其自是中治之道。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肇始也稱舉也秩序也文事也言王始舉殷禮祀于新邑皆有次序無文事。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秬黑黍也鬯香草也釀黍合而鬱之曰鬯卣器名禋敬也拜手稽首敬之至也休美享獻也言我以黑黍香草釀酒二器敬曰明潔拜手稽首美王之獻。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猶舊也禋祭也言我不敢舊禮則祭于文王武王。

誕保文武受民亂。

誕保文武受民亂。

誕大保文武受民治。

乃胥採告文武受命。

乃胥採告文武受命。

胥相採事也告祭也言相與事祭文武受命之德。

拜手稽首休享。

拜手稽首休享。

烝徂洛三日乃社于新邑牛二。

烝徂洛三日乃社于新邑牛二。

烝進徂往社祭后土也牛二用牛二也。

乃洪大告于文武受命烈。

乃洪大告于文武受命烈。

洪大烈業也言大告文武受命之烈業。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毖慎寧安也言使來慎殷之臣民乃以寧王之命安我。

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殺禋咸格。

賓殺禋咸格皆祭名也言王賓祭禋祭咸格于廟。

王入太室祼。

王入太室祼。

祼灌鬯酒也。

王命作冊逸祝冊。

王命作冊逸祝冊。

作冊官名逸名祝冊讀冊祭神之辭。

惟告周公其後。

惟告周公其後。

告祭也。

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殺禋咸格。

王命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民亂。

王命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民亂。

誥告也在十有二月謂祭後之月也。

乃胥採告文武受命。

乃胥採告文武受命。

拜手稽首休享。

拜手稽首休享。

烝徂洛三日乃社于新邑牛二。

烝徂洛三日乃社于新邑牛二。

乃洪大告于文武受命烈。

乃洪大告于文武受命烈。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殺禋咸格。

王入太室祼。

王入太室祼。

王命作冊逸祝冊。

王命作冊逸祝冊。

惟告周公其後。

惟告周公其後。

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殺禋咸格。

王命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民亂。

王命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民亂

書緯曜也疏云說緯者稱堯之典中候有雒姓授命之事中候有雒姓授命之事也雒生鄭玄云雒姓人凡祭祀賓客之禮事和鄭雒以實鼎而陳之注云鄭司農云鬯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鬱中作于祭前釀鬱草若鬱金香艸也築搗以煮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鬯者釋器云中尊也鬱者周禮大宗伯以肆祀祀昊天上帝注云鬱之言烟周人尚臭烟鬱之臭聞也休者釋詁云休慶也享者釋詁云獻也祖者二廟者明堂祭五天帝以文王配祭一廟也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及祈疏云鬯芬芳之祭明以祖乘騂犢享有芬芳也云明堂者六典成祭于明堂是明頒以明堂得名周禮大宗伯以肆祀祀昊天上帝則鬱是祀天地之名五人帝配五方天帝并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鬱是祭五帝也文武亦配食於明堂下文又祭其廟者洛邑新廟成告祭之此鄭義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圖鄭康成曰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圖宿者詩傳云一宿曰宿言不敢宿謂即以文王配天帝武王配人帝而祭于明堂上文云祖考二廟一祭天帝文王一祭人帝武王也云禋者祀天之名鬱傳以上明禋與此禋文明爲一事故用古說也鄭注見詩疏以上明禋爲既告明堂云復禋于文武之廟者周禮作儀解有大廟宗宮考宮注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禋祀考廟考廟也揚此是洛有文王武王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爲是其事也不及后稷者大事格于祖禰經義皆然示成先志惠篤敘無有遘自疾圖惠者廣雅釋詁云仁也遘者釋詁云遇也疾者詩思齊傳云疾害人者白者詩傳云用也言以仁惠厚敘其臣民無或于所過之人用疾害之政萬年厥于乃德圖馬融曰厥佚也殷乃引考圖釋詁云引長也考成也言殷之士民萬年能厥于政德則殷其延長有成也馬注見釋文云厥佚者政文云厥劂也鄭注見詩疏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圖王使殷民承順其敘將自是萬年長觀法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圖馬融曰王在新邑絕句鄭康成讀王在新邑烝圖漢非律歷志三統云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攝政五年事洛誥乃七年時事劉歆以召誥與此篇爲一年內事而據其三月丙午朏以推此戊辰爲十二月晦以攝政七年十二月乙卯周公薨故知此戊辰爲十二月晦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此鄭說也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烝祭冬享先王鄭天云冬祭曰烝馬鄭讀見鄭文鄭文烝下無祭字賈疏云鄭以烝祭上屬江氏擊云烝下不必言祭舉春秋文爲證云鄭文是也今從之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圖鄭康成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格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冊一作二月日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於夏正爲首時此十二月正烝烝以爲時日則未是攝政五年事洛誥乃七年時事劉歆以召誥與此篇爲一年內事而據其三月丙午朏以推此戊辰爲十二月之十二日鄭以經文二月既望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此鄭說也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烝祭冬享先王鄭天云冬祭曰烝馬鄭讀見鄭文鄭文烝下無祭字賈疏云鄭以烝祭上屬江氏擊云烝下不必言祭舉春秋文爲證云鄭文是也今從之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圖鄭康成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格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冊一作策圖策謂者謂諭朝朝享也詩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皆嗣位也鄭注見釋文孔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大室一條言周公于洛邑諭明堂宗廟王庭也皆爲天子制禮者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祼之言灌灌以鬱鬯酌始獻尸求神時也周禮小宰之職凡祭祀賛王牲事之賛注云牲將之事祼將之事祼之言灌灌以鬱鬯酌始獻尸求神時也

謂弄璽之事。在作此多士之前。召誥之後。突所云臧臣。即奄君也。故經文有云。昔朕來自奄。攝政五年。奄君與武庚等作亂。周公東征。三年而滅之。故云

弘嗣言予惟是其遷居於成周非我一人乘德不安歸是惟順天意也成周在封城朝歌之四南故云四。**無違**囮一作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囮者。遵之故擅改譯文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士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詩傳云去也言汝無違去此邑所我不敢慎有後命亦無我怨羅平石經作維天命元朕不敢有未詳諸石經初刻後下有勝字。**惟爾**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囮迪者釋詁云進也簡者詩靈云揀也釋詁云服事也察言也察與察同言惟汝知殷先人有典册記載革夏命之事今汝又曰夏道用在王庭者有殷之衆士治事在百官恐周之不用殷士。**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囮鄭康成曰言天邑商者白虎通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冀州曰邑周曰京師。**爾攸居**囮攸者釋詁云所也。孔晁注周書云順天邑者白虎通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冀州曰邑周曰京師商者亦本天之所建囮聽者嶽雅釋詁云從也。孔晁注周書云順天邑者白虎通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冀州曰邑周曰京師言不敢也與多士言爲遜詞。歸注見書疏云天邑商亦本天之所建者詩殷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是也。**予惟率肆矜爾**囮率者詩靈云率循也肆者詩靈云肆故也矜者釋詁云憐也。**非予罪時惟天命**囮惟一作維。囮準者周畋說文云畋獵也詩曰畋彼南山。彼疏云緩緩歸人謂放效之也言我惟緩緩歸之罪由又矜之非予之罪過是惟天命使然矜於作亂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故書曰予惟率肆矜爾。**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囮洛一作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囮居者江氏聲云繼爾所居之業也宅爾邑既謂安其居矣則繼爾居不得復謂居處易文言傳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詩畜積篇云職思其居必謂所爲之業居也與者詩靈云盛也言汝惟是宅於洛邑繼事所居之業汝其有幸有年於此土汝子孫共興盛從汝遷居基之矣洛一作雒。見寮平石經。**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囮或者歸注論語云有也江氏聲云王曰下有殷文殷氏玉裁云脫石經或言之。

之故擅改譯文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囮啻一作翅。**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囮幹榦字當爲榦。楚語招魂云去君之恆幹注云榦也則寧幹當爲安汝之辭啻者但也無逸篇云不啻不敢含超歸注作不但不敢含超此節義最易明不復釋之啻作翅見釋文引徐本翅與啻聲相近假借字。**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囮洛一作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囮居者江氏聲云繼爾所居之業也宅爾邑既謂安其居矣則繼爾居不得復謂居處易文言傳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詩畜積篇云職思其居必謂所爲之業居也與者詩靈云盛也言汝惟是宅於洛邑繼事所居之業汝其有幸有年於此土汝子孫共興盛從汝遷居基之矣洛一作雒。見寮平石經。**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囮或者歸注論語云有也江氏聲云王曰下有殷文殷氏玉裁云脫石經或言之。

卷二十一

無逸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囮史遷說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作毋逸無一作亡逸一作佚。一作劮。囮史公說見魯世家云周公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疏】逸一作憲既誕【疏】誕一作延否則侮厥父母【疏】否一作不曰昔之人無聞知【疏】史記魯世家云伯禽之家云卿士魯人父母爲人子可不慎乎卿此卿之義也相者卿詁云視也諺者諺語先達謂之諺郭璞注爾雅云俗語也案劉逵注蜀都賦云俗語恋雅也則俗爲恋雅諺是不識法則謂古昔之人無所聞知否則當爲不則句上屬案平石經作乃諺乃諺不則俗下屬傳作鄙若詩板篇云鄙遠能儀毛傳云鄙恋也則鄙亦自害之意故作延若作不者文

昔在殷王中宗【疏】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鄭康成曰中宗謂大戊也嚴恭寅畏【疏】史遷寅作敬馬融殷作儼鄭康成曰恭在貌敬在心天命自度【疏】度一作亮治民祇懼【疏】史遷祇作震治一作昌不敢荒寧【疏】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肆中宗之享國【疏】史遷肆作故享作饗七十有五年【疏】中宗者殷本紀云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庚崩子帝祖甲立祖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帝庚丁立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帝武乙崩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弟帝乙立帝乙崩子帝辛立帝辛崩弟大庚立舜典正義引譜云大庚立胤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太戊崩子仲丁立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弟祖丁立祖丁崩子南庚立南庚崩弟陽甲立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子祖甲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子帝庚丁立帝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未立未立而卒故不數也帝乙立帝乙崩子帝辛立帝辛即紂也殷本紀正義引譜云帝辛崩子武庚祿父立武庚祿父反誅死周公攝政立成王崩子康王釗立康王釗崩子昭王瑕立昭王瑕崩子穆王滿立穆王滿崩子共王緊扈立共王緊扈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囏崩弟孝王辟方立孝王辟方崩子夷王燮立夷王燮崩子厲王胡立厲王胡崩子宣王靜立宣王靜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宮涅崩子平王宜臼立平王宜臼崩子桓王林立桓王林崩子莊王佗立莊王佗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胡齊崩子惠王閬立惠王閬崩子襄王鄭立襄王鄭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壬臣崩子匡王班立匡王班崩弟定王瑜立定王瑜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夷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泄心崩子景王貴立景王貴崩子悼王猛立悼王猛崩弟敬王丐立敬王丐崩子元王仁立元王仁崩子定王介立定王介崩子哀王去疾立哀王去疾崩弟思王叔立思王叔崩弟考王嵬立考王嵬崩子威烈王午立威烈王午崩子安王驕立安王驕崩子烈王喜立烈王喜崩弟顯王扁立顯王扁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定崩子赧王延立赧王延崩周亡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疏】時一作寔爰暨小人【疏】史遷爰作故暨作及鄭康成曰小人謂羣臣也作其即位乃或亮陰【疏】史遷或作有亮一作諒陰大傳作梁闇說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又說文作梁暗禮記作諒闇皆以聲相近字異義同也三年不言【疏】亮陰大傳作梁闇說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又說文作梁暗禮記作諒闇皆以聲相近字異義同也其惟不言言乃雍【疏】史遷雍作讘鄭康成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讘【疏】讘一作諒自古帝王不家宰正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喪畢猶不言政事者三年總于家宰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疏】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疏】史遷猶作尚胥作相訓作順保作安惠作愛教作學誨作悔無或胥戲胥敖【疏】史遷戲作呼敖作遨無或侮鰥寡【疏】史遷侮作敖鰥作矜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疏】史遷罔作不或作有克作能壽作考工記云作猶起也云猶謀轉作梁闇者用大傳義云諒謂之梁者釋宮文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翦屏柱楣注云柱楣所謂梁闇禮記大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壁苫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既練居堊室白虎通喪服篇云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是倚廬爲始遭喪時所居柱楣謂既葬後所居也云不言政事者三年總于家宰正百官也其惟不言乃雍【疏】史遷雍作讘鄭康成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疏】諧一作協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疏】史遷生則作即鄭康成曰即位乃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但聞其安樂而已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疏】史遷嘉作美至于小大無時或怨【疏】鄭康成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也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疏】小大一作百年武丁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疏】史遷孝作善友作有施于有政【疏】史遷施作及有作政作治鄭康成曰施及有政治也不敢荒寧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謀徂行不敢自暇自逸【疏】史遷謀作圖徂作往暇作寬逸作豫故武丁久而後得賢人以自輔治也舊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疏】史遷享作饗九年作五年五十有九年一作百年【疏】小大一作大其在祖甲【疏】史遷祖作且不義惟王【疏】史遷義作宜王作君舊云君王謂祖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疏】史遷舊作久爲作於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庶民。注史遷惠作施。庶作小。不敢侮鰥寡。注史公惠作施者。蓋國注音語云。施惠也。庶作小者異文。肆祖甲之享國。卅有三年。注史遷肆作故。享作饗。注甘見謂成石經說文云。甘。三十并也。今正義本作三十。史記亦作三十。疑後人所改。按漢石及卅載在史記。皆爲二十三十則句增一字。與文體不合。是知後人改之。自時厥後。注此句一在高宗之饗國百年下。無其在祖甲已下一節。注案平石經。據殷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洪氏錄釋載其文云。此將稱謂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案漢書章元成傳。王舜劉歆議曰。於殷太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書疏引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殷本紀太甲稱太宗。以爲祖者。祖宗爲不毀廟之通稱。孝經稱宗祀文王於明堂。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則太甲雖太宗。亦可偁祖甲。案平石經。既以高宗享國百年。經文接遠自時厥後。則今文其在祖甲一節。必在殷王中宗之前。今文與古文簡脫之異。但王肅既見今文。以祖甲爲太甲。又從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爲之說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嗣立。三年。放諸桐。七年。復歸於亳。修德。諸侯咸歸。太甲崩。子沃丁立。伐鬼方。三年。歸亳。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太戊崩。子中丁立。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弟祖丁立。祖丁崩。子南庚立。南庚崩。弟陽甲立。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子祖甲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帝辛立。帝辛自殺。凡二十九王。合成湯已下。三十一王。案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云。太甲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以殷本紀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二百餘。是用錯既多。周王嬉亂紹之。人皆誤不足取。然與殷書雖取其說於此。他與傳說同。多不用之。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注耽一作湛。之從一作是從。或一作有。注耽同。耽樂。注耽樂者。荀卿榮辱篇釋文引韓詩云。湛樂之甚也。中庸引詩湛作耽。是耽湛通也。爲作兄。注耶注見書疏。云淫敖恣者。春秋左氏成二年傳云。淫辟其欲。辟欲。放恣也。放恣。惟正之供。無皇曰。於戲。嗚呼。我周王。受天有大命。在位。初服。宅乃事。宅。居也。居其事。言慎其職。厥後。嗣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注四三年。一作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注殷民甚頑云。商書大傳云。書曰。厥先天子。皆紂之無逸。自作兄。注兄況也。況滋也。滋益也。言紂之無逸。自益其迷亂。酗于酒德。注酗者。詩瞻卬云。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鞏固也。言天無不堅固。無忝辱我祖。以救女後。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注無一作毋。酗一作配。注酗者。說文云。酗。凶也。一曰。酒怒也。一曰。訟也。一曰。吏以酒相責罰也。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勸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漢書翼奉傳。注師古曰。周書亡逸之辭。案先赤字形相近。惟我周不應是天子諸侯。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如此。云先天子者。卿先基王遂之誤。周公曰。嗚呼。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注聽一作聖。乃謂之一無之字。變亂先王之正刑。一無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注聽者。鄭注樂記云。謂順教令也。廣雅釋詁云。從也。到者。釋詁云。美也。善也。爾子臧愛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衆種物職。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鰥無兄弟者。有所雠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說苑修文之義也。民作人。鮮作于者。漢書谷永傳所引。亦見平石經。是今文也。石經鮮作矜。

自朝至于日中昃。注昃一作仄。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注遑一作皇。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注正一作政。供一作恭。注楚語右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重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說之云文王不敢盤注云。日昃曰。日中則昃。案說文作厜云。日在西方時側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經言日中及昃。欲見共勤也。鄭文云。本又作仄者。書文通者。鄭書云。昃也。盤者。釋詁云。樂也。盤注云。樂也。楚語無以庶邦三字。韋注引周書文王使能治庶功田功。盤勤稼穡之事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注無一作毋。酗一作配。注酗者。說文云。酗。凶也。一曰。酒怒也。一曰。訟也。一曰。吏以酒相責罰也。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勸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漢書翼奉傳。注師古曰。周書亡逸之辭。案先赤字形相近。惟我周不應是天子諸侯。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如此。云先天子者。卿先基王遂之誤。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注馬本譸作朝。注譸者。釋詁云。相也。說文云。詷譸也。讀若朝。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是說文引周書作譸。今作詷。釋詁云。詷譸也。郭氏注引書曰。無或侈張爲幻。侈與詷同。釋詁云。詷譸也。釋詁云。服。事也。安。康也。言其惟我周先王。能自恒長。文王就事敬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說文有鰫字云。周書曰。鰫日。是康治也。馬注見釋文。卑作俾。云使者。釋詁文。胥作俾。云使也。治庶功田功。盤勤稼穡之事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注聽一作聖。乃謂之一無之字。變亂先王之正刑。一無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注聽者。鄭注樂記云。謂順教令也。廣雅釋詁云。從也。到者。釋詁云。美也。善也。爾子臧愛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衆種物職。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鰥無兄弟者。有所雠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說苑修文之義也。民作人。鮮作于者。漢書谷永傳所引。亦見平石經。是今文也。石經鮮作矜。

自朝至于日中昃。注昃一作仄。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注遑一作皇。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注正一作政。供一作恭。注楚語右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重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說之云文王不敢盤注云。日昃曰。日中則昃。案說文作厜云。日在西方時側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經言日中及昃。欲見共勤也。鄭文云。本又作仄者。書文通者。鄭書云。昃也。盤者。釋詁云。樂也。盤注云。樂也。楚語無以庶邦三字。韋注引周書文王使能治庶功田功。盤勤稼穡之事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鄭康成曰。受命受命七年而嗣位之命也。邵注見諸疏。云受殷王者。周禮典瑞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周語。晉武公以括與蘇見王。王立嚴注云。以爲太子。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爲君。必受命天子。殷制亦然。考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豳也。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又文王有聲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注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之受命。明矣。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受命七年而嗣。此言中身。則是中年。其後享國五十年。非彼二文之受命明矣。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實善。無過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傳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云五十年。舉成數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注鄭康成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者。說文云。淫。浸淫也。無淫于觀。至惟正之供。一作攸淫于酒。攸勁于游田。維政之共。皇一作兄。注郭注見書疏。云淫敖恣者。春秋左氏成二年傳云。淫辟其欲。辟欲。放恣也。無淫于觀。至惟正之供。說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平石經有酒字。勁于遊田。維七字。亦同。漢書匡衡傳。令文也。石經皇作兄。兄滋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皇與況通。詩常棣況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案韓注周頌曰。況。茲也。況茲永嘆。說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案韓注周頌曰。況。茲也。經作皇者。古文。釋詁云。暇也。嗚呼。顏師古注漢書翼奉傳。引作烏虖。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注無一作毋。酗一作配。注鄭者。說文云。詷。說教也。一曰。譸言也。若。順也。迷。惑也。顚當爲顚。說文云。顚。頂也。讀若人顚倒之顚。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勸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漢書翼奉傳。注師古曰。周書亡逸之辭。案先赤字形相近。惟我周不應是天子諸侯。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如此。云先天子者。卿先基王遂之誤。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注馬本譸作朝。注譸者。釋詁云。相也。說文云。詷。譸也。讀若朝。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是說文引周書作譸。今作詷。釋詁云。詷。譸也。郭氏注引書曰。無或侈張爲幻。侈與詷同。釋詁云。詷。譸也。釋詁云。服。事也。安。康也。言其惟我周先王。能自恒長。文王就事敬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說文有鰫字云。周書曰。鰫日。是康治也。馬注見釋文。卑作俾。云使也。治庶功田功。盤勤稼穡之事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注聽一作聖。乃謂之一無之字。變亂先王之正刑。一無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注聽者。鄭注樂記云。謂順教令也。廣雅釋詁云。從也。到者。釋詁云。美也。善也。爾子臧愛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衆種物職。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鰥無兄弟者。有所雠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說苑修文之義也。民作人。鮮作于者。漢書谷永傳所引。亦見平石經。是今文也。石經鮮作矜。

自朝至于日中昃。注昃一作仄。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注遑一作皇。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注正一作政。供一作恭。注楚語右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重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說之云文王不敢盤注云。日昃曰。日中則昃。案說文作厜云。日在西方時側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經言日中及昃。欲見共勤也。鄭文云。本又作仄者。書文通者。鄭書云。昃也。盤者。釋詁云。樂也。盤注云。樂也。楚語無以庶邦三字。韋注引周書文王使能治庶功田功。盤勤稼穡之事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鄭康成曰。受命受命七年而嗣位之命也。邵注見諸疏。云受殷王者。周禮典瑞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周語。晉武公以括與蘇見王。王立嚴注云。以爲太子。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爲君。必受命天子。殷制亦然。考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豳也。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又文王有聲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注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之受命。明矣。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受命七年而嗣。此言中身。則是中年。其後享國五十年。非彼二文之受命明矣。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實善。無過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傳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云五十年。舉成數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注鄭康成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者。說文云。淫。浸淫也。無淫于觀。至惟正之供。一作攸淫于酒。攸勁于游田。維政之共。皇一作兄。注郭注見書疏。云淫敖恣者。春秋左氏成二年傳云。淫辟其欲。辟欲。放恣也。無淫于觀。至惟正之供。說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平石經有酒字。勁于遊田。維七字。亦同。漢書匡衡傳。令文也。石經皇作兄。兄滋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皇與況通。詩常棣況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案韓注周頌曰。況。茲也。況茲永嘆。說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案韓注周頌曰。況。茲也。經作皇者。古文。釋詁云。暇也。嗚呼。顏師古注漢書翼奉傳。引作烏虖。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注無一作毋。酗一作配。注鄭者。說文云。酗。凶也。一曰。酒怒也。一曰。訟也。一曰。吏以酒相責罰也

不敢含怒。乃欲屢用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疏】傳訪云。尤信也。時是也。說文云。言詘時不伸也。鄭注見書疏。以言爲但者。擊之轉云。知已政得失者。周猶曰。口之宣言也。蓄敖于是執敎之事而其所善者言則行之。其所惡者言則改之。是言師也。若之何毆之。是亦欲聞小人之言。以考已政得失也。此厥不

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亦罔有孚。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丟于厥身。【疏】傳者。釋詁云。法也。綽者。釋言云。寬綽也。綽亦爲寬。謂寬者。說文云。綽也。言人既怨汝。以民怨詈汝。則信之。則知是不長念其法。不寬綽其心。妄行教罰。民心同怨。實殺無辜子其身也。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疏】嗚呼。一作於戲。一無其字。【疏】訓篤說此文云。猶言作嗚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案古文尚書作烏摩。見釋文。

君奭第二十二　周書十三

【疏】史遷說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疏】史公說見燕世家。云召公疑之。又云君奭不說周公者。漢書張賓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管不相諒。王莽傳。羣臣奏引書曰。我嗣孚子孺云云。說曰。周公攝天子之位。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然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皆用此經之義也。後漢書申屠剛傳。注云。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案史公以召公不說。在周公踐祚之時。太子默以爲在還政之後。疑今古文異說也。經籍在多士之後。疑

周公若曰。君奭。【疏】君者。釋詁云。大也。君是尊稱。奭者。說文云。此燕召公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詩甘棠之詩子孫也。禮大傳云。昭子爲穆。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是文王之後子。傳載文王之子。無名奭者。史記集解云。鄭玄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是也。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

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疏】馬融絕作崇。曰。充也。鄭康成曰。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以爲戒。崇一作道。【疏】弔者。說文云。問終也。聖賢俱見前疏。釋詁云。基始也。孚付。古字通。釋言云。休。慶也。若。順也。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忱誠。祥。善也。言不善之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本歷失其命。我周受之。我不知殷之始禹付界以慶。承順天輔誠。亦永也。終。終也。言不敢知其終出於不永也。祥與善。俱以羊爲聲。祥亦永也。終。終也。乃終降不祥。棐平石經作不永。馬注見釋文。終作訟。者。詩傳云。崇。終也。云先者。釋詁文。鄭注云。朱

見史記集解云格至者釋詁文云道至于上帝謂本天時者太戴五帝德篇述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長秋殺冬藏本天時者順其氣以出令若月令所記是也中宗遵配商之節注見史記集解及詩商頌云大戴中者何休注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戴之中選生子孫夏王天下謂注月令所載于上帝云上帝太戴之帝也魏云上帝太戴之帝者春秋緯文大戴禮天圓中有五帝座黃曰黃靈感帝以其不定總云太戴之帝若迎春則帝靈亦煬郊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感帝以其不定總云太戴之帝若迎春則帝靈王者祭靈感帝秋冬仿此云太戴中其所祭者是指太戴所統之五帝也巫咸乂王家【疏】史遷乂作治【疏】後漢書張衡傳云常里巫咸真寺王家用此經也在祖乙時則有若甘盤【疏】史遷盤作般【疏】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大戊孫也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傅說並列史公作般書文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疏】率循帝王紀注引薛章句云率循也陳者漢書武帝紀注李奇云道也言循此有道之臣安治有殷配天多歷年所【疏】殷禮祖殷之配謂殷配天者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注云禘郊祖宗皆以配食也詩頌烈文天子曰陳錫哉周注云陳列也郊祀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于明堂曰雩宗祀宗遍書耳多歷年所者歷數也左氏宣三年傳云商有天下六百餘歲此舉成數也故云六百也天乃大命命于有威儀可則者天惟純佑命則【疏】釋詁云純大也右助也則者釋言云威則也言天大助命于有威儀可則者商實百姓王人罔【疏】實者釋詁云是也百姓者詩傳云百官族姓也王人江氏聲云王氏族人謂姓之臣也姓者漢書集元成傳注師古曰安也言是商之百官族姓皆安其職事不相侵亂也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奭走【疏】秉者釋詁云執也德者釋詁云得也明恤者釋言云勉也恤憂也勉憂也小臣者詩傳云小臣謀也屏侯甸者周禮大行人注云侯甸之服者屏蔽王室者也矧況也咸皆也奭盛也言不執德之人勉憂小臣謀度侯甸之服者皆盛也況皆盛也言天大助命于有威儀可則者是能進賢退不肖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疏】迪彝者釋詁云迪道也彝常也蔑勉也降下也言文王道此常教故文王勉德不能下于國人周公繼之也鄭注見世疏以蔑爲小者廣雅釋詁云蔑小也又云蔑輕也言文王輕德不能以文王諸臣能合及也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注】馬融曰昭勉也冒一作勗惟時受有殷命哉【疏】迪者釋詁云進也昭周語韋注云勸也又云相勸也冒與勗音相近義得爲勉言惟文王勉勸之德之人進知天之威命乃能受有殷命也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疏】曁者釋詁云及也誕大也將奉也咸皆也劉殺也厥其也敵仇也言及武王大奉天威皆殺其仇敵也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注】鄭康成曰茲此也尚庶幾也祿福也言此四人庶幾有此福祿之德

也鄭康成曰耆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乃曰有能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疏】耆者釋詁云老釋也造者鄭注王制云成也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注云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後漢書竇憲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鸑鷟鳴岐山注見顧志尚書傳注云耆老釋詁文造成與注王制造士同云不降志與我並在位者論語云不降其志言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也鳳作鳳者釋文云鳴鳥一本作鳴鳳者非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無大惟艱【疏】釋詁云肆今也監者視也言今其視於此我國家受命無疆惟休慶亦大惟艱謂命不于常也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疏】鄭康成曰召公不說似陸急故令謀於寬裕也【疏】猷者釋詁云謀也廣雅釋詁云裕容也迷惑也言告君乃謀容人之道我之心述不與後人疑誤也鄭注見群疏　公曰前人敶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疏】敶者釋詁云陳也悉盡也極者謚法中也偶者廣雅釋詁云耦偶也偶與耦通亶者釋詁云誠也乘者詩傳云升也顧氏家訓書證篇引劉昌宗周官音義乘若承言前人布乃心我盡命汝立民之中謂曰汝其以明德勖偶王惟在誠心江氏聲云周公召公蓋並受武王顧命命輔成王四輔儐儀以備士故曰偶王又言承此大命惟文王之德是承受任大寶重無竟之盛也江氏聲以不承王庶幾句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克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疏】允者釋詁云誠也保召公官文王世子云保也言懷其身以輔翼之也歸藏之坤東征四國是也言東征誠以不承王庶幾句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克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疏】允者釋詁云誠也保召公官文王世子云保也言懷其身以輔翼之也歸藏之坤東征四國是也言東征誠以不承王庶幾句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克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疏】允者釋詁云誠也保召公官文王世子云保也言懷其身以輔翼之也歸藏之坤東征四國是也言東征誠以不承王庶幾句是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予與汝奭其尹茲東土新邑烝乂無疆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惟我周邦既受乃惟有歷年我道惟寧王德延天威無畏寧王德延保乃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有歷年不敢多誥予惟以監于殷喪我時其惟戒于若茲多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共保乂王若德明保乂有殷殷既墜厥命我亦惟茲二人昭若予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予與汝奭其尹茲東土新邑烝乂無疆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惟我周邦既受乃惟有歷年我道惟寧王德延天威無畏寧王德延保乃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有歷年不敢多誥予惟以監于殷喪我時其惟戒于若茲多

興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疏　此五月史公以爲在七年反政之後大傳以爲在攝政三年不能推其甲子也王來自奄據多士云昔朕來自奄此篇應與多士相連在前故鄭疑其編簡於此也

宗周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傳云宗周鎬京也周之東遷無復四都亦名東都王城爲宗周此時宗周實猶京也周官序云遷殷在豐成王是時常居豐去鎬京二十五里然則至鎬誥庶邦後仍歸豐也鄭注見詩幽譜疏云奄國在淮夷之旁者奄在魯見上多士疏云

周公居攝之時亦叛者用大傳說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也傳云管蔡流奄也亦以攻奄爲攝政時事與史記不同。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疏　王氏鳴盛引書疏王肅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遷政稱王曰嬴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崩以多方作在攝政後則爲傳語再復再征與王肅合或是前篇依倣爲之然再叛之事無據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即周公今此以周公冠成王之上與

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攝政後之多士同稱周公在軍中故假王自稱此凱還作誥稱王命而其辭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案王肅疑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于史記未爲無據王氏所言在軍中及凱旋書法不同之說亦未必然也猷與繇通釋言云道也猷告猶言告道大誥云猷大誥爾多邦馬氏作大誥繇爾多邦。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疏　釋言云殷中也尹正也降下也命者詩緜云殷

教令也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謂此我惟大降爾命謂誅紂失之逆奚侯之正治民者我惟大下汝教令汝應無不知之矣僞傳以大降爾命謂誅紂失之逆奚

于祀。疏　洪惟當如大誥洪惟遘洪亦爲代也上文言周公曰王若曰是代王出誥與者釋詁云敬也圖天命

謂圖度天命弗永念于祀即下文不克永于多享及不集于享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也　惟帝降格向于時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疏　迪馬融曰蠲明也燕升也天惟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

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疏　明德慎罰要囚俱見周諸疏勸

勉也其民利罰其有罪者亦用勸勉其民也經既云簡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或簡誤衍文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疏　國語周語代也言惟成湯能以汝多方代夏爲民之主愼其罹於罪者乃所以勸勉

云屑洁也楊倞注荀子云屑雜碎衆多之貌辭者說文云訟也言王今告汝多方非天之捨夏殷也乃

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疏　明德慎罰要囚俱見周諸疏勸

其民利罰其有罪者亦用勸勉其民也經既云簡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或簡誤衍文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疏　國語周語代也言惟成湯能以汝多方代夏爲民之主愼其罹於罪者乃所以勸勉

云屑洁也楊倞注荀子云屑雜碎衆多之貌辭者說文云訟也言王今告汝多方非天之捨夏殷也乃

惟以汝多方之賢民不克長享祿位惟夏之共暱多士大不能勉愛其享此言絕句又言棄于民乃爲作惟暴虐于民至于所爲百事大不能開釋于罪罪者

言棄不能用賢愼罰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疏　國語周語代也言惟成湯能以汝多方代夏爲民之主愼其罹於罪者乃所以勸勉

其民利罰其有罪者亦用勸勉其民也經既云簡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或簡誤衍文

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疏　明德慎罰要囚俱見周諸疏勸

勉也言惟成湯能以汝多方代夏爲民之主愼其罹於罪者乃所以勸勉其民利罰其有罪者亦用勸勉其民也經既云簡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或簡誤衍文乃惟以汝多方之賢民不克長享祿位惟夏之共暱多士大不能勉愛其享此言絕句又言棄于民乃爲作惟暴虐于民至于所爲百事大不能開釋于罪罪者言棄不能用賢愼罰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疏　言至于汝君紂不能以多方享大命也。烏呼王

不克開。疏　釋詁云代也刑者說文云罰辜也辜者釋詁云絕也昇者詩傳云天愼節佑萬國純與聖通相近訓天不與以勉勵也義民者江氏聲云猶民儀訓賢也鄭注見上疏胥者釋詁云皆也言天世是求民之主乃大下代夏爲民主者江氏聲云猶民儀訓賢也鄭注見上疏胥者釋詁云皆也言天世是求民之主乃大下代夏爲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疏　釋詁云代也刑者說文云罰辜也辜者釋詁云絕也昇者詩傳云天愼節佑萬國純與聖通相近訓天不與以勉勵也義民者江氏聲云猶民儀訓賢也鄭注見上疏胥者釋詁云皆也言天世是求民之主乃大下代夏爲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國大勝明威以啓其心天顧念者衆國無堪之者惟我周王善受能用之故天大命集在文王身使之代殷受天明威以撫我四方也注凡詩譜序疏以勘藏爲誤異者金縢云今天動威雷以風大木斯拔禾盡偃也學子非攻篇云湯至于三代桀有昏德天乃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禾盡偃也與此文同九年運止孽妖胥出有鬼哲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毓生平國道幽封時災異之見於傳記者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疏式者釋言云用也簡者釋詁云大也尹者說文云治也言天惟用殷我以休靜大付殷命治汝多方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注曷一作害不一作非疏忱者詩傳云信也裕者方言云道也夾者成猶陶詩云迨也介者釋詁云善也乂與芟通釋詁云相也言今我何敢多誥我惟大下汝四方民之教令汝何不以誠道之于我國汝何不近善相我周王共享天命禹作害不作曷見匡謬正俗引薛文段氏玉裁云王肅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皆作害也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注故一作旧疏畋者說文云平田也惠者釋言云順也皆周語晉叔向云慶也皆何不順王慶天之命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疏迪者釋詁云作也屢俗字當爲婁釋言云亟也詩箋云數也亟即數也屢諸云今惟民不靜未厭賦心愛者說文云惠也忱誠也見上誥正者釋詁云長也迪屢猶言屢迪汝數心無愛順之意乃不大圖度天命乃以狡猾播散天命乃自爲不法其取信於正長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注殛一作極疏囚見康誥疏要者爲其罪法之要辭也極者釋言云誅也釋詁云典法常也忱誠見上誥正者釋詁云長也迪屢猶言屢迪者鄭注顧命云迪猶蹈也屢數也言汝數蹈行非法之事心無愛順之意乃不大圖度天命乃以狡猾播散天命乃自爲不法其取信於正長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注大一作太疏今爾猶居爾居治爾田爾何不順王慶天之命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疏迪者釋詁云作也屢俗字當爲婁釋言云亟也詩箋云數也亟即數也屢諸云今惟民不靜未厭賦心愛者說文云惠也忱誠見上誥正者釋詁云長也迪屢猶言屢迪者鄭注顧命云迪猶蹈也屢數也言汝數蹈行非法之事

世云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準字書平石經作辟辟亦法也下文言勿誤于庶獄又稱司寇蘇公則準人即主治獄之官也臚衣不見於周官臚命云狄鞮譯臚傳衣則臚衣是主衣服之官楊雄輶軒州牧使別語云趙魏之郊燕代之北名官是待譯官之臣後漢百官志內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疑即此官皆近臣也虎賁者馬融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舍則守王閎王在閎則守王宮亦近臣也虎賁傳以備伯常任爲常所長掌常所委任師三公六卿弄也伯謂文作敬云迪也引周書曰常敬常任此孔壁古文逸之訓蕭字誤非經義也玉氏鴻整以迪爲迫近之義或然準平石經作辟下闕蓋作辟人謂法官也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惟鮮哉　釋詁云休美也惟鮮字也言美此近臣知惟者少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迪者釋詁云道也有室猶云有家綱紐大夫也競者釋言云彊也詩烈文云無競惟人傳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于得賢人者繄者說文云呼也俊者釋言云長也忱者詩傳云誠也恂者釋詁云信也九德牽陶謨云亦行有九德言古之人有道者惟夏王時其臣室多賢其君招呼賢俊以輔事上帝以道知人誠信於九德之行舉氏以四云二道字皆謂爲德迪即由字由道也亦語詞釋詁道由皆訓自迪惟有夏繄云繄惟有夏也下迪知同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　鄭康成曰殷之州牧曰伯冀夏及周曰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　謀面一作亂謀面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宅者釋詁云居也亦與度通準謂三事大夫詩十月之交釋三有事傳云有事謂之三事謀面者周書官人解有考言觀色訓與順通丕大也義民王氏念孫云郊民說文餓行頃也據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餓饑也學記曰蛾子時術之即蟻子也古字餓義同聲言飢餓俗所知之人有九德之行乃敢稱手稽首以告其君曰居乃準事之人居乃作牧之人居乃平法之人茲乃在我后矣察其言觀其色用大順德之人乃以官居人亦周書官人解文也曲乃職事作牧平法之人皆無邪民矣鄭注見書疏云殷之州牧曰伯冀夏及周曰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入州入伯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廣雅釋詁之牧者曰尚書大夫往來牧諸侯是也謀面兼平石經作亂謀面周民治其謀試若面用大訓德也德罔後　任者卑昭注周語云職也暴者說文云疾也罔無也柴之爲繄惟乃弗爲牲者先王任人之道是惟暴虐爲德不顧其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受德暨　協同皋釋詁云和也詩皇矣傳云協合也暨釋詁云與也受德者周書克殷解云受德明其在商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熊者釋詁云君也徵虞見牧誓書疏云此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釐者釋詁云福也耿光也三宅江氏肇云事牧準也準夷儀以見彭蠡諸侯也丕語辭陟同幼牟陶謨幼天之命史記作陟釐者周書官人解文也三宅三俊即三英詩烝民篇云三英粲兮傳云三英之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式者釋言云用也協者釋詁云和也曾亦乎成湯能和理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就其所居之位言之也用三宅三俊其在京邑以和於其邑其在四方以能用人見其德嗚呼其在受德暨　嗚呼者釋詁云歎也說文云疾也罔無也柴之爲繄惟乃弗爲牲者先王任人之道是惟暴虐爲德不顧其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受德暨嗚呼其在受德敯　馬融曰受德者周書克殷解云強也暴注見釋文以受德爲受所爲德也敯一作悉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受德暨嗚呼其在受德敯曰受德受所爲德也敯一作悉　說文作悉云詳也周書曰在受德悉譯若是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羞者釋詁云進也暴者說文云疾也庶者釋詁云衆也習者釋詁云狎習也習亦爲鄉逸者漢書單賈傳注臣瓚曰逸德之人與之謀政也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欽與厥通釋詁云冀也俾使也奄同揜釋詁云撫也甸者說文云天子五百里地也詩信南山傳云甸治也甸亦爲治也言天子治理萬姓使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羞者釋詁云進也暴者說文云疾也庶者釋詁云衆也習者釋詁云狎習也習亦爲鄉逸者漢書單賈傳注臣瓚曰逸德之人與之謀政也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欽與厥通釋詁云冀也俾使也奄同揜釋詁云撫也甸者說文云天子五百里地也詩信南山傳云甸治也甸亦爲治也言天子治理萬姓使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惟厥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同　常事司牧人最括上文之官任人以下至亟旅也以者說文云用也言文王惟能內慶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以能得俊有德者文王無所兼聽衆言同毀譽之言也漢書孝武傳布曰陛下以一人聽百官一人聽百官百官文王惟厥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同毀譽于厥躬文王罔攸兼于庶人讒說庶獄庶慎　庶獄庶慎言諸獄事庶愼者周書官人解文也

非也。下文稱蘇公式敬爾由獄。又云。茲式有慎。故知慎即慎獄也。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注比一作茲。基一作其。注率敉繼。語詞。毛詩作率。敉者。鄭注周禮云。安也。功者。詩傳云。事也。從者。鄭注禮記云。順也。容者。廣雅釋詁云。寬也。言亦于武王率惟安其事不敢廢其義德。率惟謀順文王寬容之德。以並受此大業也。嗚呼。注一作於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注若。釋詁云。善也。丕。語詞。亂者。釋詁云。治也。言孺子今爲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當教法文武。於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我其能明知其善。乃使之治政。以助我受民。以和我諸獄衆慎之事。嗚呼。蓋平石經作於戲。時則勿有間之。注勿一作物。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注間者。說文云。隙也。來者。孔晁注周書云。終。彥者。釋訓云。美士爲彥。語者。釋詁云。言也。說文云。言合善言也。又與艾通。釋詁云。詁。言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注式者。釋詁云。用也。列者。顧命云。爰比也。注云。上附下附列也。申者。晉語云。平也。周公呼太史者。以其記言記動。蘇公之慎。獄平法。欲使審之。故先呼之也。司寇蘇公者。春秋左氏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擇建明有德。以蕃屏周。故武王同姓五十三人。姬姓獨居其半。其異姓則舅甥也。蓋以親親與賢賢。並用有慎。以茂答此。用平獄也。江氏聲說。以周公制平獄。用中典。

卷二十五

顧命第二十五上　周書十六

史遷說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奭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注顧命。馬融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奭公率諸侯輔相之。鄭康成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逌首曰。顧。注史公說見周本紀。云二公者。召公奭公也。云見於先王廟者。經文有云。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南門廟門。又云請侯出廟門俟也。云毋多欲者。即經文所云冒貢非幾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臨終出命者。緝衷云。禦之顧命曰。注云。臨死遺命曰。顧命云。逌首曰。顧者。詩傳風雅同義。惟四月哉生魄。注鄭康成曰。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魄一作霸。注霸。死魄。謂始生明。魄生明。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云。是謂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也。案成王在位年數。史記無文。劉歆說以哉生霸爲十五日。亦不可信。鄭注見書疏及詩烈文疏。云。曲成王二十八年者。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十七年。踰是以武王崩之明年爲成王元年。統周公居東二年。攝政七年。凡九年。故三十七年踰。凡九年。故三十六年。踰者。王氏鳴盛云。詩疏引此注不全。當讀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合也。竹書後出。或即用鄭義。云居攝六年爲年端者。王氏鳴盛云。詩疏引此注。不全。當讀其下云。至此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戴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二年喪畢。年十三。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二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歲年四十五也。案賈誼新書修政語云。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親以身見於羣子之家而問焉。與此推爲年二十二。又不同。王不懌。注馬融作不釋。曰。疾不解也。一作不豫。注鄭俗字。詩傳云。懌。說也。說釋女美。箋云。說釋當作說釋。是釋亦當从采也。馬注見釋文云。疾不解者。說文云。釋。解也。歷律志引顧命曰。王有疾不豫。是今文作豫。不豫見金縢疏。甲子。王乃洮頮水。注馬融曰。洮。洗髮也。頮。洗面也。鄭康成讀洮爲澧。說辨衣成事。頮一作沫。一作煩。注洗。

服律志引作洗沐案顏俗字當爲頖域沐見說文漢書禮樂志注晉灼曰沐古顏字司馬遷傳集注王顏古沐字實則顏頖皆頖別字也馬注見釋文云洗洗髮者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揩米謂之洗沐揩推釋文引聲類洗洗猶推也洗猶推米或宿舂米礦故以洗髮爲說也顏額面者說文云沐濯髮也又作頖云古文沐從頁鄭注見吳志虞翻傳注以洗爲濯者別據守統注古文禮爲濯是兆興體可通用也云斬衣成事者王既病因欲顧命羣臣恐有不測又不忍更衣澡澧共汗方被冕服以成事斬衰殺之既非或疑鄭以澧釋洗額二字尤失之相被冕服兜玉几注鄭康成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憑一作馮相謂太保芮伯羣公等被冕服憑玉几是先鄭以相爲太保等也此或今文說與後鄭異憑當作馮俗又加心即凭假借字馬注猶此也太僕冕元冕憑几也從在几周禮曰凭玉几鄭若謙鄭注見書疏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役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注云謂若疾時也卜當爲侯壁之誤也侯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故以此相爲相禮之相爲太僕也云冕元冕者周禮司服職說服有六元冕爲下皆祭服也鄭禮之解者比祭服常說朝當加一等則是元冕矣中論法象篇云延陵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養顧命是設此經之義也乃

同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鄭康成曰公卿大夫士也

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次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職與召公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統二卿卑下以爲稱鄭注君奭序答趙商皆謂武王之時周公爲三公自是以三公疑六卿者故云公統卿者故宜而又云以六卿爲正次者三公之次六卿之次且康叔爲司寇即此衛侯還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爲正次也盡三公官不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爲實職故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及作而行之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以家宰雖太保畢毛二人未知誰爲師誰爲傅也太保既是冢宰以次則芮伯是司徒當若僞孔傳所說即鄭亦自言以六卿爲次今乃以芮伯入爲宗伯鄭必別有義爲證凡入爲冢伯或逕而冒屬或退而墜陷故據言朋屬也江氏擊云說文陪重也卿者陪重於王朝公爲卿故冒入洪範洪範序衛武公入相於周國語衛武公入爲卿士注云卿上大夫爵也是卿爲上大夫之爵也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掌其戒令與其具修其法而糾其戒具注云戒具謂王與羣臣所當用者是卿掌王與羣臣之戒具也又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飧五牢侯伯四牢子男三牢公卿大夫皆有禮數是卿爲上大夫之爵也周禮大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注云貴謂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毛伯衛毛伯內史內宰凡畿內諸侯也畢公在左氏僖廿四年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鄷郇文之昭也聞畢毛皆文王子也師氏見周禮師氏掌以嘉石平罷民使坐而議之凡國地官有師氏中大夫一人其職云掌以媺詔王是也虎臣師虎臣即虎賁氏周禮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職云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閑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百尹御事者鄭注周禮大宰職云御事治事者鄭司農云謂若今尚書僕射諸曹尹正也謂梁正之官主率者古今人異第三等有芮伯師伯毛公畢公衛侯毛公者鄭注周禮大宰職云鄭司農云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鄭康成曰畿內諸侯也畢公在左氏僖廿四年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皆文王之昭也聞畢毛皆文王子也師氏見周禮師氏掌以嘉石平罷民使坐而議之凡國地官有師氏中大夫一人其職云掌以媺詔王是也虎臣師虎臣即虎賁氏周禮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職云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閑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百尹御事者鄭司農云謂若今尚書僕射諸曹尹正也謂梁正之官主率者古今人異第三等有芮伯師伯毛公畢公衛侯毛公者鄭注周禮大宰職云鄭司農云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鄭康成曰畿內諸侯也畢公在左氏僖廿四年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皆文王之昭也聞畢毛皆文王子也師氏見周禮師氏掌以嘉石平罷民使坐而議之凡國地官有師氏中大夫一人其職云掌以媺詔王是也虎臣師虎臣即虎賁氏周禮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職云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閑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百尹御事者鄭司農云謂若今尚書僕射諸曹尹正也謂梁正之官主率者古今人異第三等有芮伯師伯毛公畢公衛侯毛公者鄭注周禮大宰職云鄭司農云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鄭康成曰畿內諸侯也畢公在左氏僖廿四年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皆文王之昭也聞畢毛皆文王子也師氏見

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次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職與召公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統二卿卑下以爲稱鄭注君奭序答趙商皆謂武王之時周公爲三公自是以三公疑六卿者故云公統卿者故宜而又云以六卿爲正次者三公之次且康叔爲司寇即此衛侯還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爲正次也盡三公官不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爲實職故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及作而行之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以家宰雖太保畢毛二人未知誰爲師誰爲傅也太保既是冢宰以次則芮伯是司徒當若僞孔傳所說即鄭亦自言以六卿爲次今乃以芮伯入爲宗伯鄭必別有義爲證凡入爲冢伯或逕而冒屬或退而墜陷故據言朋屬也江氏擊云說文陪重也卿者陪重於王朝公爲卿故冒入洪範洪範序衛武公入相於周國語衛武公入爲卿士注云卿上大夫爵也是卿爲上大夫之爵也周禮大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注云貴謂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鄭司農云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鄭康成曰畿內諸侯也畢公在左氏僖廿四年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皆文王之昭也聞畢毛皆文王子也師氏見周禮師氏掌以嘉石平罷民使坐而議之凡國地官有師氏中大夫一人其職云掌以媺詔王是也虎臣師虎臣即虎賁氏周禮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職云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閑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百尹御事者鄭司農云謂若今尚書僕射諸曹尹正也謂梁正之官主率者古今人異第三等有芮伯師伯毛公畢公衛侯毛公者鄭注周禮大宰職云鄭司農云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鄭康成曰畿內諸侯也畢公在左氏僖廿四年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皆文王之昭也聞畢毛皆文王子也師氏見

史武化成之義比于日月也又文王武王時有此瑞麗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御覽三百三十九引禮斗威儀云二年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貫珠昧昧爽武王至於商郊牧野是其事也馬注見釋文云洗洗髮者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揩米謂之洗沐揩推釋文引聲類洗洗猶推也玉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洗大士五星也云大稽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云云者律歷志云淳于陵進復置太初孟康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斗牽牛分度夜半如合璧聯珠也案大衍鄧大初此所謂歷元也劉昭注續漢律歷志引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周髀算經云陰陽之數日月之法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紀紀七十六歲二十蔀爲一遂遂千五百二十歲三遂爲一蔀蔀四千五百六十歲七蔀爲一極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二極爲一元元凡二萬三千四十蔀爲一元蔀

魏篇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周禮司几筵及天府注鄭司農古文本有成字作誠傳者誤之也成王亦生有是稱死而因以爲謚也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周書證法解文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太保即上保奭仲桓南宮毛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疑當是今文春秋左氏昭廿三年傳有南宮極注云楊之子疑即毛伯則世爲卿士也傳者釋詁云使也爰者釋文云引也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云齊太公子伋謚曰丁公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夔父逼鄂侯王釋文云級本亦作伋虎賁氏周禮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又夏官有旅賁氏中士二人共職云宿衛執戈盾則此百二十人也周禮成賁氏之職大喪守王門成賁氏秩位下大夫戈盾與毛所執即旅賁氏之官也虎賁百人蓋呂伋從八百人中選用百人也周西門者廟門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而齊侯伋爲之者蓋以列侯兼領此職非常也逆者說文云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南門者廟門也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劍見于先王廟是也傳傳云南門路門也路門又云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門外更就遠門外所以殊之江氏聲駁之以爲子劍以王未疾時承使而出主之輕疾不過旬日不及治太子以南門爲外朝之皋門似不如史公廟門之說爲長也玉藻疏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

延入翼室恤宅宗

翼一作堲宅一作度

延者釋詁云進也翼者詩鴻雁云在勞曰翼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室者左路寢也說苑修文篇云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又云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焉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嫡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則翼室即左路寢也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江氏聲云宗者白虎通宗族篇云宗尊也爲先祖主也是宗猶主也迎居爲喪主翼一作堲後漢書賈逵傳注引此文宅一作度見後漢書班固傳注此本作度也

丁卯命作册度

命作册者以書成王命誥也下文太史秉書由賚賜之命文宅爲度也

御王冊命即此册也度者說文云法制也畜謂度量

敷重底席

馬融曰底青蒲也鄭康成曰底致也簟細致席也綴純文貝仍几

序者緣宮云東西牆間之

敷重底席馬融曰底青蒲也鄭康成曰底致也簟細致席也綴純文貝仍几

序者緣宮云東西牆間之

敷重底席馬融曰底青蒲也鄭康成曰底致也簟細致席也綴純文貝仍几

序者緣宮云東西牆間之

敷重底席馬融曰底青蒲也鄭康成曰底致也簟細致席也綴純文貝仍几

序者緣宮云東西牆間之

顧命第二十五下

周書十六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鄭康成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狄設黼扆綴衣

一作衣黼間南嚮敷重篾席

敷一作布篾一作蔑黼純華玉仍几

鄭康成曰華玉五色玉也鬛鑿也析竹之次青者

漆仍几

四爽者即九室之右个四南四北皆有个此設在四南筍席馬注見釋文云筍竹皮曰箬是馬以爲竹皮也鄭注見禮器疏云筍析竹青皮者筍俗作筍字爲之筍者說文云竹胎也元紛純鄭注見書疏云元組者鄭注司几筵云紛如綬說文云組綬屬則綬亦可言組也漆說文作桼云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此借用亦名漆字也

越玉五重

越玉馬注見釋文云越地所獻玉未詳僞傳誤越爲于

陳寶

鄭康成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薦國也寶一作寀赤刀大訓

宏璧琬琰在西序

鄭康成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廣書典誥是也宏大也琬琰皆皮尺二寸者

琬琰鄭注見書疏云大事者謂將有朝諸侯之事周禮天府職云凡國之玉鎮

大寶謂陳列若有大喪大賓則出而陳之實設文作寀引周書曰陳寀赤刀以下鄭注見周禮天府疏及春秋云諸侯時刀者周書克殷解云商辛既自焚於火武王釋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是其事也鄭玄記周本紀云以釋紂懸之以黃鉞與此記異刀也鄭或別有所本檀弓云周人尚赤是赤爲周正色也云大訓訓禮法先王德教謚者典謚是者說文云典五帝之書也從册在丌上解閒之也云宏大釋詁文云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考工記玉人職云大璋尺有二寸牙璋七寸瑑璧五寸璜六寸琬琰尺二寸皆九寸彼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或較大也　大玉夷玉　馬融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

聲鄭康成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惟璞未見琢治者禮運疏引白虎通云所以盛有點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執恩其事也大路玉路者大輅禮朝亦謂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冕服十有再就周禮巾車職云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職云王之五路金路以賓亦宜陳之蓋此時畏中受賄則金路以賓亦宜陳之蓋此時畏中受賄時諸侯受朝

成曰劉蓋今鏤斧鉞大斧序內牢以前曰堂疏劉字說文所無而劉劉以爲聲或鎦通文說之鄭注見書疏云劉今鏤斧者說文云鏤鉞也斧之實鉞者其形未祥云鎦大斧者說文戊字解也詩公劉疏引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頭八斤一名大戊則戊大于斧也云序內牢以前曰堂者釋宮云堂東西牖謂之序然則序內皆爲堂堂牢已前者對牢以後爲房室也一人冕執惟立于西垂注鄭康成曰冕冠蓋今三鏈矛者疏云冕冠蓋今三鏈矛者詩小戎云五矛鏤錄傳云五三隅矛也鏈即隅謂三稜也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注鄭康成曰銳矛屬蓋今三鏈矛者說文云周制侍臣執戲兵也垂者釋詁云垂邊也側階垂也則垂是邊蓋堂下之邊也鄭注見爾雅疏引孫炎云側階東下階者鄭注雜記云側階亦物階也案老工記匠人職說明堂九階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此云側階蓋在中階之側鄭云東下階者鄭中階之東也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注鄭康成曰戣矛屬侍臣所執戲兵也周書曰一人侍臣所執兵也周書王應麟引此文作鋭云侍臣所執兵也鋭矛也鋭戣聲相近故通用也說文云戣矛也鋭下鐓也鐓下銎也銎下鐏也鐏下鐵也鐵小矛也鋭矛也鋭短矛也鐵矛也鄭注考工記玉人職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說文云瑁諸侯執玉朝天子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瑁以冒之似圭冠是以瑁爲之故云冕冠蓋今三鏈矛者也詩小戎云五矛鏤錄傳云五三隅矛也錄即隅謂三稜也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注鄭康成曰銳矛屬蓋今三鏈矛者說文云周制侍臣執戲兵也垂者釋詁云垂邊也側階垂也則垂是邊蓋堂下之邊也鄭注見爾雅疏引孫炎云側階東下階者鄭注雜記云側階亦物階也說文云戣矛也鋭下鐓也鐓下銎也銎下鐏也鐏下鐵也鐵小矛也鋭矛也鋭短矛也鐵矛也鄭注考工記玉人職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說文云瑁諸侯執玉

亞旅。鄭特牲云。擯以圭璋知諸地之璋瓚。得車名璋也。鄉黨詩檻檻云。泰祀之禮。王祼以圭瓚。祼將之時。王執圭瓚。亞祼。既是此太保乘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或即圭瓚二瓚皆謂名器冠冕皆名冠冕。以酢者謂既獻則自酢也。周禮司幕掌幕職。卷祭夏論秋冬祭以及追享朝享。於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瓚云皆有舀諸臣之所酢也。注云酢猶償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舀以自酢。與同者臣不敢與君器王以上宗勤而嘗酒。既嘗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置於篚。盥手而取異同升酌。執其柄以獻。則自酢也。酢酒文本字作醋。此假借字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宗人。小宗伯也。江氏聲云。上文上宗奉同瑁。鄭注以爲春官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本同一人奉瑁。然則此時堂上有小宗伯一人。與大宗伯同在焉。自當大宗伯贊王。小宗伯贊太保。且上言上宗。此繼文言宗人。則自是小宗伯矣。爲將拜故授宗人同也。王答拜者。蔣義云。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皆降再拜稽首。升成坐則臣禮也。君不必人人拜。拜不必人人拜。下文言皆再坐稽首。君上之禮也。是其義。太保受同。爰予宗人也。嚌者。既文云。嚌也。引此文。臨注載記云。嚌。嘗也。嚌王口。坐王席。嚌宅。謂既酒也。鄭氏以爲即行曰祀。則是太保受同。祭。嘗酒而即退也。太保降收。太保降。江氏聲云。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也。收者。蓋太保收取嚌宗人收同與。保授宗人同。以傳顧命。舉王受顧命亦舉。又答拜之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諸侯。即上文所云。卿士邦君入即位者。邦君謂諸侯。餘皆風采識內。皆識內諸侯矣。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疇也。是食采識內者。亦諸侯也。廟門者。周末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之廟。上文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則此廟門。即南門也。侯者。侯服之內。何可分別。鄭本自王若曰已下。乃爲嗣王出視朝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則此時堂上有小宗伯一人。與大宗伯同在焉。自當大宗伯贊王。小宗伯贊太保。且上言上宗。此繼文言宗人。則自是小宗伯矣。爲將拜故授宗人同也。王答拜者。蔣義云。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皆降再拜稽首。升成坐則臣禮也。君不必人人拜。拜不必人人拜。下文言皆再坐稽首。君上之禮也。是其義。太保受同。爰予宗人也。嚌者。既文云。嚌也。引此文。臨注載記云。嚌。嘗也。嚌王口。坐王席。嚌宅。謂既酒也。鄭氏以爲即行曰祀。則是太保受同。祭。嘗酒而即退也。太保降收。太保降。江氏聲云。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也。收者。蓋太保收取嚌宗人收同與。保授宗人同。以傳顧命。舉王受顧命亦舉。又答拜之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禮記疏引李巡云。宮中廷門。大門應門也。詩殷武云。王之正朝曰應門。明堂位云。雉門。天子應門。百雉之雉門。比於應門。此廟門。即南門也。侯者。侯服之內。諸侯疇也。是食采識內者。亦諸侯也。廟門者。即南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注大保文子曰晉子孤不在寡人吳語云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順在命一人卽此在字之義也下文云今予一二伯父尙須暨顧亦謂相顧在也言天用順其道付與中國乃命立侯樹藩顧在我後人今予一二伯父尙須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注乃一作迺罔一作無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注釋詁云綏安也綏字說文本作綏周官冀朱以綏車注綏注云綏當爲緌緌注見曲禮說文云綏車之綏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言爲一伯言相與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尙者釋詁云庶幾也言若釋詁云綏安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傳說綏爾先公之臣絕句失之矣尙者說文云庶幾也言若能安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與爾在我嗣前人之臣服於先王卽爾身在外爾心無不在王家以率敎其善無遺戮辱子孫愧也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引此經乃作無罔作無冀反服注鄭康成曰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宛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反喪服一作喪服注白虎通爵篇云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賓死喪服若其逆喪服者是以淮夷徐戎反爲在與管蔡同時魯世家前文亦云明已攝政爲君也釋詁云斬絕也喪服傳曰斬衰裳何休注公羊桓元年傳云先謁宗廟則縗絰也還之朝正者臣之位也非喪而反衰服者經止言王反喪服故鄭補言之又引喪服證之者喪服傳文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苴絰者其目首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者是也

卷二十六

費誓第二十六　周書十七

注史遷說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呂作膚遂平徐戎定魯役一作畧一作鮮一作獮一作斐注史公說見魯世家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者是以淮夷徐戎反爲在與管蔡同時魯世家前文亦云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既絀殷命殲厥渠魁奄在豐作周官是伯禽先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周公伐淮夷在踐政殘奄之後也但伯禽封魯據洛誥經文命公後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踐政之時此云卽位之後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踐政之後也故又用伏生所傳今文故說有破異後漢書東夷傳云羣王之時淮夷徐戎並興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偪王征之此疑今文說則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故編篇於顧命後呂刑前也費子閔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晉陽處父侵陳老聃哀之遂興兵而救之卒哭而征之魯王事也征之作費舜疏云伯禽所遭是世喪則在周公未沒之時云伐之於時未聞與管蔡相近卽今山東費縣地也春秋左氏隱元年傳云費伯帥師城郞後爲季氏邑僖元年傳公賜季氏汶陽之田及費是也亦卽南武城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寇至曰盍去我之費地在曲阜東南又通沂州府與淮沂通界故淮徐之國時爲魯雖僻公率師至此作費也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而走皆失之是也云臣妾賤役之稱者公羊宣十二年傳云楚伐陳陳侯使婦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卽賤役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注鄭康成曰風走逸臣妾賤役之稱也注風者春秋左氏僖四年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臣妾者古軍中有丁女灑掃之屬門篇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注疏云古人或以婢女從軍是也逋者說文云亡也服注見史記集解云風走逸者春秋左氏僖廿八年傳晉中軍風於澤杜注云牛馬四風而走皆失之是也云臣妾賤役之稱者公羊宣十二年傳云楚伐陳陳侯使婦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卽賤役也

勿敢越逐祗復之注史遷祇作敬一作振我商賚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疏】說文云越逾也逐道也亟者釋詁云敏也商釋文云徐音章豉反注士冠禮云章明也賢者釋詁云賜也其主我明賜汝汝逾大道逐及得之不返者皆有罰罰史公祇作敏者釋詁文集解引徐廣曰敏一作振祇振聲之轉通舉隋誤祇敏六經史記作振敏無敢寇攘【注】鄭康成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疏】寇者鄭注禮記云強取爲寇攘者竊訕其父謂羊周公誅管叔也鄭注見史記集解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注】史遷乃作爾糗糧一作餱粻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注】馬融曰大刑死刑【疏】峙從止俗誤從山釋詁云峙具也糗者說文云熬米麥也遽者釋詁云遽及與也峙一作儲者說文云儲乾食也周禮曰峙乃餱糧案說文無餱字也詩伐木云乾餱以愆史公祇作爾者假汝通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大刑爲死刑者死刑大辟是也【注】史遷遂作隧大傳說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郊二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疏】三郊三遂王制文彼鄭注王制云郊謂遠東郊留守故不言四江氏聲川其說非也郊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鄭注王制云郊外者也遂者鄭注王制云遂郊之外曰遂周禮又官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萬是大國立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次出六縣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郊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徵境之法則干乘之賦是也郊遂不足取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然後徵遂遂不足然後徵縣縣之民令此淮夷徐戎開遠逆徵其餱糧也詩伐木云乾餱以愆史公祇作隧者假隧爲遂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大刑爲死刑者死刑大辟是也

【注】史遷遂作隧大傳說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郊二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十里之郊鄭注王制云郊謂遠東郊留守故不言四江氏聲川其說非也郊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鄭注王制云郊外者也遂者鄭注王制云遂郊之外曰遂周禮又官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萬是大國立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郊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徵境之法則干乘之賦是也郊遂不足取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然後徵遂遂不足然後徵縣縣之民令此淮夷徐戎開遠逆徵其餱糧也詩伐木云乾餱以愆史公祇作隧者假隧爲遂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大刑爲死刑者死刑大辟是也

【注】史遷乃作爾糗糧一作餱粻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疏】峙從止俗誤從山釋詁云峙具也糗者說文云熬米麥也遽者釋詁云遽及與也峙一作儲者說文云儲乾食也周禮曰峙乃餱糧案說文無餱字也詩伐木云乾餱以愆史公祇作爾者假汝通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大刑爲死刑者死刑大辟是也

【注】鄭康成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疏】寇者鄭注禮記云強取爲寇攘者竊訕其父謂羊周公誅管叔也鄭注見史記集解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注】史遷乃作爾糗糧一作餱粻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注】馬融曰大刑死刑【疏】峙從止俗誤從山釋詁云峙具也糗者說文云熬米麥也遽者釋詁云遽及與也峙一作儲者說文云儲乾食也周禮曰峙乃餱糧案說文無餱字也詩伐木云乾餱以愆史公祇作爾者假汝通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大刑爲死刑者死刑大辟是也

【注】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又說命曰甫刑鄭康成曰周穆王以甫侯爲相【疏】史公以呂王爲甫于王者鄭注禮記云呂侯入爲三公者史記集解又引鄭注云爲相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鄉二卿皆下以爲輔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爲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引書說呂侯爲相也享國百年耄荒【注】享國百年者說衛氏聰謂云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年崩是百年雖數未即位之年古文說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立五十五年乃徂俱從生年數之不知王充說何據耄者鄭注禮記云耄惛忘也假非也耄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曰期頤不必引眷於傳訓也言耄而治事此古文以爲告王之詞耄釋文云本亦作眊眊的說文惷之籀字漢書刑法志作冒冒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度作刑度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度作刑度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

呂刑第二十七上　周書十八

【注】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又說命曰甫刑鄭康成曰周穆王以甫侯爲相【疏】史公以呂王爲甫于王者鄭注禮記云呂侯入爲三公者史記集解又引鄭注云爲相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鄉二卿皆下以爲輔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爲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引書說呂侯爲相也享國百年耄荒【注】享國百年者說衛氏聰謂云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年崩是百年雖數未即位之年古文說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立五十五年乃徂俱從生年數之不知王充說何據耄者鄭注禮記云耄惛忘也假非也耄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曰期頤不必引眷於傳訓也言耄而治事此古文以爲告王之詞耄釋文云本亦作眊眊的說文惷之籀字漢書刑法志作冒冒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度作刑度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度作刑度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

惟呂命王【注】史遷作甫侯言于王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疏】史公以命王爲言于王者鄭注禮記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同此語惷惷王字上屬也鄭注見書疏云呂侯入爲三公者史記集解又引鄭注云爲相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鄉二卿皆下以爲輔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爲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引書說呂侯爲相也享國百年耄荒【注】享國百年者說衛氏聰謂云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年崩是百年雖數未即位之年古文說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立五十五年乃徂俱從生年數之不知王充說何據耄者鄭注禮記云耄惛忘也假非也耄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曰期頤不必引眷於傳訓也言耄而治事此古文以爲告王之詞耄釋文云本亦作眊眊的說文惷之籀字漢書刑法志作冒冒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度作刑度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

惟呂命王【注】史遷作甫侯言于王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疏】史公以命王爲言于王者鄭注禮記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同此語惷惷王字上屬也鄭注見書疏云呂侯入爲三公者史記集解又引鄭注云爲相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鄉二卿皆下以爲輔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爲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引書說呂侯爲相也享國百年耄荒【注】享國百年者說衛氏聰謂云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年崩是百年雖數未即位之年古文說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立五十五年乃徂俱從生年數之不知王充說何據耄者鄭注禮記云耄惛忘也假非也耄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曰期頤不必引眷於傳訓也言耄而治事此古文以爲告王之詞耄釋文云本亦作眊眊的說文惷之籀字漢書刑法志作冒冒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度作刑度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

惟呂命王【注】史遷作甫侯言于王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疏】史公以命王爲言于王者鄭注禮記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同此語惷惷王字上屬也鄭注見書疏云呂侯入爲三公者史記集解又引鄭注云爲相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鄉二卿皆下以爲輔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爲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引書說呂侯爲相也享國百年耄荒【注】享國百年者說衛氏聰謂云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年崩是百年雖數未即位之年古文說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立五十五年乃徂俱從生年數之不知王充說何據耄者鄭注禮記云耄惛忘也假非也耄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曰期頤不必引眷於傳訓也言耄而治事此古文以爲告王之詞耄釋文云本亦作眊眊的說文惷之籀字漢書刑法志作冒冒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度作刑度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

惟呂命王【注】史遷作甫侯言于王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疏】史公以命王爲言于王者鄭注禮記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同此語惷惷王字上屬也鄭注見書疏云呂侯入爲三公者史記集解又引鄭注云爲相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鄉二卿皆下以爲輔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爲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引書說呂侯爲相也享國百年耄荒【注】享國百年者說衛氏聰謂云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年崩是百年雖數未即位之年古文說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立五十五年乃徂俱從生年數之不知王充說何據耄者鄭注禮記云耄惛忘也假非也耄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曰期頤不必引眷於傳訓也言耄而治事此古文以爲告王之詞耄釋文云本亦作眊眊的說文惷之籀字漢書刑法志作冒冒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度作刑度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耄荒周聘禮文作說孔氏正義本作耄惷經皆辨引書王耄荒云鄭康成讀耗即耄字

也鄭康成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鴟一作消究一作軌【疏】鴟義舊解均失之王氏鳴盛曰馬注云鴟輕也鴟者習漫網佞義者傾玄反側也說文云鴟行頃也詩鴟云哆頃說廣雅釋詁云傾覆也古者哆義同聲或訓義爲仁義字非也蓋究見爨典疏馬注見釋文云鴟輕者廣雅釋詁云盜輕也鴟與盜輕相近鄭注見書疏云狀如鴟梟者御覽引馬融周禮注云鴟梟盜竊之鳥也王逸注楚辭云鴟梟惡聲之鳥也云鈔掠良善者鄭以善訓義也潛夫論述赦篇云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後猶前王之惡其民乃重爲敵讎罔不速誅消義盡究書傳此說此經之義或今文鴟義爲消義廣雅釋詁云消滅也則消義盡軌或爲滅義書傳而干軌注也究罔亂同刑疏引作軌疏鄭本如此釋訓鴟義爲鈔掠良善則鄭於義軌亦爲干犯軌注也奪攘矯虔【疏】奪者釋詁云相也漸正論篇云上與臣相奪下與民相奪是也攘矯虔一切經音義十二云攘擾也假詐也案擾也出說文方言云攘矯虔也郭注見周禮司刑疏云有因而盜曰攘者釋詁云傳因也云矯虔詐稱爲矯強取爲

也。若今歲賦之時。訊問三隅九經軍國民。清者鄉注玉藻云。明察於事也。荀子榮辱注云。明謹也。鄉飲見書疏。與經義說同。著令文義也。趙岐注孟子引清利益帝作睿。云謂帝爲天云天不能問民。此今文歐陽夏侯異說也。于苗。盤子作有苗古文也。德。

威惟畏德明惟明。阮一作維。畏一作維。畏。阮宋監本纂圖所威則人皆畏之。古服虔也。德所威則人皆慕之。古服虔也。德所明則人皆慕之。古服虔也。德所明則人皆慕之。古服虔也。德所明

鄭康成作詳曰審察之也邦一作國詳一作鞫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㊀史遷度作居及作宜馬融曰度造謀也爾一作而非一作不何擇非人上一有女字㊀有國者能外詰姦有士者能內有采地之臣呼而告之墨子尚賢下篇云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百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既擇人而敬爲刑既度而又能審度之道可及也子作於者於說文同烏敬切爾作而者鄭注聘禮云而猶女也而與爾通何擇百人言當爲百姓字何度非及官及前王此墨子用古文書說也僧夫論本政書引此經而說之云將致太平者先謂除姦除姦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擇其人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古宅還度義又爲屢見上疏及作宜者言何所處之非其義乎亦與墨子引前王之說相近禹注見聘文以吁作于說爲於者與墨子同云度造謀者謂詰云度其也言何謀不可及人鄭注見儀禮聘記曰詳審也後漢書郎顗傳引此經而說之云詳審也詳刑慎罰明察里鄰俱同鄭作詳也墨子作訟者或詳之誤段氏玉裁云訟公古通用謂公刑也㊀兩造具備㊀造一作遭師聽五辭㊀兩造者周禮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注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具者詩傳云供師士師周禮刑官之屬士師下大夫四人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注小宗伯云平治也五辭即五聽也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注云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㊀五辭簡孚㊀史遷孚作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㊀簡者王肅云簡閱也孚信也正者鄭注周禮云治也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㊀史遷說爲閏賦也其罪惟鈞㊀史遷說爲閏賦者王肅云無簡不閱注云簡閱也孚者釋詁云信也正者鄭注周禮云治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㊀史遷惟官已下十字作惟官惟內馬融來作求曰求有求請賕也其罪惟鈞㊀史遷說爲閏賦也其罪惟鈞者釋詁云鈞也官謂挾威勢反者謂受賕枉法也不簡所由非方其說無據也罰者罰鍰罰之不從則是簡閱者之過也故下文說其疵㊀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㊀疵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疵病也不簡所由非方其說無據也罰者罰鍰罰之不從則是簡閱者之過也故下文說其疵㊀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㊀疵者王肅云無簡不閱注云簡閱也孚者釋詁云信也正者鄭注周禮云治也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㊀五辭簡孚㊀史遷孚作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㊀簡者王肅云無簡不閱注云簡閱也孚者釋詁云信也正者鄭注周禮云治也

書傳周禮司刑注云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漢書刑法志鄧展注引漢律曰女子入宮三歲不滿出爲人奴婢滿三歲爲奴滿三歲爲婢大傳說見上云男女不以義處極世則之爲致也史記正義本一作五百歲緩解引徐廣云一作六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注大傳說降辟賊劫略奪擅矯虔者其刑死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鍰下云萬之君民也劓刵及強而天下治一鍰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鍰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貝少鄭此鄭從今文說也疑赦其罰千鍰大辟疑赦注大傳說見上又云夏后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鍰者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是謂大傳之死刑也大傳說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鍰者鄭引王制云凡殺人者死殺不以梃與刃者雖當死罪不即刑殺人以梃與刃及謀殺人者雖不當死罪即刑之是謂大傳之死刑也大傳說又說降辟賊劫略奪擅矯虔者其刑死

詩傳云。事也。庶。衆也。尤與訧同。說文云。訧。罪也。引周書此文。言無國自營而成家於獄也。以賕非理不足寶也。僅裝潤事天。將報以祓罪也。大傳云。求有不受命以增其上者。今文讀府爲賄。肇相近也。字亦或作誂。周語云。其利婚姻。注云。以誂用。注曰。誂。加謀無罪曰誂。受人之財。則枉下以媚其上也。以事功爲求有能其功者。漢書律歷志注。孟康曰。率。必也。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事固也。謂規固取賄以求功也。

聽民之訟。恕必提。提。是也。意。小罪勿雖。大傳說。恕必是。鄭注云。恕。度也。忖度其辭。思其主。是重大罪。求可以出之。卽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傳 言非天之降罰不中正也。惟人受天命以生。還天則自取其菑耳。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傳** 天罰者。猶暴陳云天討。王者代天行罰。故云天罰。極者。詩傳云。中也。令者。釋詁云。善也。洪範云。王道正直。又云。庶民于汝極。言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王罰不中。則衆民無有善政在天下矣。

非德于民之中。伺明聽之哉。**傳** 言訓導者。詔諸侯永戒其後。嗣言自今以往。何所聽視。非當立德於民之中乎。庶幾免聽之哉。哲人惟刑。吳志步騭傳。騭曰。則惟哲人。能審刑。

惟敬罰。哲人維刑。晉傳所美。自今厥獄都下。則宜斷雍武昌。則陰陽清淳。平心專意。務在得情。晉當揚哲人。任之以刑也。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傳** 疆者。詩傳云。竟也。屬者。連也。辭者。鄭注周禮云。辭者。說文云。訟也。五極。謂五刑之中。慶者。詩傳云。善也。言惟此哲人。予無竟之訟。能審詳反復。使合于五刑之中。皆中則有善慶矣。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傳** 釋詁云。嘉。善也。師。衆也。言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言說此哲人之詳刑也。

卷二十八

文侯之命第二十八　周書十九

疏 史遷說。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驌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因作晉文侯命。**傳** 史公說見晉世家。錯此經文。孔安國依也。案十二諸侯年表。晉文公五年。周襄王之二十年也。歲在乙丑。又周本紀云。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珪瓚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本紀因晉文公納王而終遣二十年錫命之事也。新序善謀篇云。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醇。命之侈。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案僖序平王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鄭平字。則書序不以文侯爲仇王或是襄王也。劉向所引書多今文。則今文說。亦以爲文公。遭厄也。馬氏不以爲文侯名。亦同古戰場釋文云。義本亦作誼。故馬氏不以爲文侯仇字也。

王若曰。父義和。**注** 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鄭康成曰。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義一作誼。**傳** 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者爲順者。釋言文。孫炎者。說文云。父家長率教者也。諸侯之長。故以父稱之。義和者。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和者。說文云。調也。調者。和也。言以義會合諸侯。馬氏不同鄭說。亦以文侯爲晉文公重耳也。鄭注見書傳。云義謂倡率諸侯。和謂匡佐王室。治其威儀以佐宗伯。注云。故稱倡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是也。云儀仇皆謂匹者。俱經論文。經而仇作逑云。名仇字儀者。晉世家稱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衛。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

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還爲名反逆。此後晉其能好乎。三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都。以文侯爲文侯仇王爲平王。故以我爲仇之字。但文侯名仇。見春秋左氏傳。計八年傳。載晉文公繼謚之捷。獻俘錫命之事。曰用平禮也。杜注云。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則鄭說杜注所本也。此蓋新異之義。爲不從之者。亦作逑。

予一人永綏在位。**注** 史遷續作繼。**疏** 綏者。釋詁云。安也。永者。詩傳云。久也。綏者。釋詁云。安也。歎言予遭叔帶出奔失位。有繼令予一人久安在位者。文公之功也。史公訓綏爲繼。釋詁文。緩俗字。常從說文。言緩。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傳** 紹一作

昭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注汝一作女紹一作昭疏紹者釋詁云繼也繼謂文侯仇受平王

錫合釋詁云肇敏也刑法也敏者強也會儒會合諸侯文人者許傳云文德之人也言汝能繼乃光顯之祖文侯仇汝能強法文武以合諸侯安王室臨乃祖之王業是能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作女紹作昭見三體石經汝多修扞我于艱注扞一作敻若汝予嘉注多者司馬法云上多前遬鄭注周禮云賊功曰多遬者詩傳云奠也扞者杜預注左傳云衛也說文作敻云止也引周書此文一切經音義九云古文敻敻扞扞四形今作扞同艱者詩傳云亦難也嘉者釋詁云美也言汝賊功我於艱難如汝者予嘉美之扞也郭注甘子問云本也史公士作士卒者以此時實於軍中也鄭注見禮疏云實其羣臣下及萬民者萬民而詢焉一曰詢謀危敗鄭是國危故當爲告羣臣及萬民也古人有言曰民乞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賈俾如流是惟艱哉疏民者詩靈臺疏引李巡說神與云冥也鄭注呂刑亦同乞者釋詁云止也若者釋言云順也盤者釋詁云樂也傳者釋詁云使也此述古則言民冥冥無知止以自順是爲多樂耳然實人此無難惟受實于人如流之順是惟艱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注云一作員疏邁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往也過者釋言云行也云者江氏聲引詩傳云運也又引詩傳文云本又作員員我心之所運日月往行如弗旋來言悔過知不及也云一作員者釋疏云員郎云也則今經作云後人所改圖擧記聞云周公曰庶賦多用員來讀乘員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名丕大惟古之謀人則咨詢于前政咨詢于故老注咨者詩傳云且也言惟始之謀人則以未肯就予而悔懟始者詩傳云初也老者釋言云考也舊說云老人壽考也江氏聲云泰本紀說此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番番爲老人壯貌傳以番番勇武非也史記正義云番音婆字當作皤皤白頭貌良者詩傳云善也康誥曰黃髮則艾艾養也王氏念孫云番皤一聲之轉倘者詩靈云猶也下倘不欲同義與上文倘猷詢茲黃髮下文亦倘一人之慶三倘字不同詁也言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猶有之佸佸勇夫射御不違我倘不欲注佸馬融作乾曰乾乾無所省錄之貌疏佸者說文云勇壯也引周神此文漢書李尋傳云梁惠公任佸佸之勇公羊宣六年傳云郝獲叔力士也佸佸從趙岐注云佸佸勇壯貌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此皆通俗之語故鄭康成以方言釋之說文云佸會也會亦合也義與合諸侯同言壯勇之夫射御不違失我倘不欲其如是江氏聖云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襄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進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此皆通俗之義則勇夫即謂趨進者趨者後漢書注云失也廣雅釋詁云離也馬注見釋文云猶所者餘者漢書嚴助傳仲舒傳集注云餘也

卷二十九

秦誓第二十九　周書二十

注史遷說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中曰注史記說見

誓也。直言其悔男無知不能有所審察存親也。惟截截善諞言疏馬融諞作偏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要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截一作諓。諞一作蹁。又作譣。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注辭一作怠。皇一作況。

疏截截者。說文有譶云善言也。又云諞巧言也。引周書曰。譶譶善諞言。論語曰。調佞今論語作便。鄭注云。便辨也。諞便而辨。是截截善諞言。錢侗巧辯佞之言也。說文又有譶云。譶。諞也。引周書曰。譶譶巧言。蓋說文用孔氏古文。亦無取今文。故明引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作諓諓。注云。諓諓。浅薄之貌。越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諓諓者乎。注云。諓諓。佞辯相近。廣雅釋訓云。諓諓善言也。公羊傳諞作蹁。注云。蹁猶捷也。楚辭劉向九歎云。譏人諓諓。注云。諓諓。謾言貌。引尚書諓諓。諞諞。佞辯也。諞諞與諓諓亦相近。諓善亦巧也。易辭。公羊作況。怠。怠。公羊作況。況。滋也。諓諓。輕慢也。易者。廣雅釋言云。輕也。說文辭從古。論文與容。舉相近。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我之不同。傳君子意。與公羊同。無邊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況。況。滋

帝釐下土方。鄭馬融曰。釐賜也。理也。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馬融曰。共法也。鄭康成曰。汨作九共已逸。稾飫。帝釐下土。釋文云。釐賜也。見釋文。云釐賜者。詩傳文。詩既醉疏。引釋詁。益予賜也。今爾雅作錫。予又云。理者。理與釐聲相近。云共法者。詩傳文。鄭注見書疏。云其汨作與貢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案逸者不立學官。將在絕屬也。亡者。亡其文。故漢人所云逸十六篇亡于晉永嘉之時也。書疏云。鄭注書序。稱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云云。不數稾飫。以其亡也。汨依僞傳訓治。當作汨。從曰。通俗僞傳訓勞。當作讀。從水。飫即鰫省文。

繼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稾大傳虞傳引詩曰。路史後紀十一引作馬以無敖。疏者說文云治也。詩采菽云。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云。平平。辯治也。敖者說文云。出游也。詩既醉疏。引釋詁云。敖遊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鄭注禮記云。忠信爲周。非殷周。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鄭康成曰。大禹謨已逸。稾

自契至于咸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鄭康成曰。先王。謂帝嚳也。

作帝告。稾史遷告作誥。一作告。釐沃。鄭康成曰。釐沃。鄭地。史遷無此二字。鄭康成曰。帝告釐沃亡。稾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鄭康成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稾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鄭史遷說。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遯亂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遯亂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稾

胤征。稾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稾鄭康成曰。允臣名。允征已逸。稾

綱施章乃服明上下。稾

商書

自契至于咸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鄭康成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是羲和歷世爲日官。

作帝告。稾史遷告作誥。一作告。釐沃。鄭史遷無此二字。鄭康成曰。帝告釐沃亡。稾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鄭康成曰。湯征亡。稾

綱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

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疏】史記殷本紀云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云云作湯征王

氏鳴盛曰此乃殘缺零句不能成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大傳亳作薄【疏】釋詁云適往也伊尹適夏者趙注孟子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案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制蓋伊尹爲湯貢士而適夏也鄭注大傳云是時伊尹仕桀能考政文云可謂也孫疏左氏昭廿八年傳云隰直德正是醜亦惡也

遷無乃字汝俱作女方作房【疏】史公無乃字江氏聲以乃爲衍文也遇者設變隱八年傳云不與而會曰遇方言古通字。詩大田云既方既皁鄭云方房也謂發生之房也案汝鳩汝方則知是湯之二臣名矣作汝鳩汝方【注】鄭康成曰女鳩女方亡【疏】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扶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盡帝平湯湯亦大亡伊尹退而謝是湯時事案汝鳩汝方爲傳云二篇亡似非也伊尹同時諷汝鳩汝方安得作書

二篇當一篇耳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史遷此序在湯誓典寶後鄭康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爲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疑至臣扈二臣名【疏】漢書郊祀志作審云過伐桀欲變夏社不可作夏社迺拳孫文鍾溫徙也譯域作鬱鄰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書疏引明法以爲作既盛其禮祀明德以爲云犧牲既成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湯嘗伐桀之時旱致災有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禱百五年不收鄭氏云七年者大傳云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漢書溝洫傳云湯有七年之旱然則五年者舉其成數耳七年中有雨得雨之年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者春秋左氏昭廿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周以來祀之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考工記匠人國中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緯皆容軌道路也王城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環涂以門容三軌野涂以軌容一乘宮旁門應路門路門應庫門庫門應雉門雉門應皐門皐門應近郊十二門郭門應遠郊十二門門阿謂之角角謂之闕闕謂之觀觀謂之象魏魏謂之兩觀兩觀謂之雙闕雙闕謂之衝衝謂之交道交道謂之逵逵謂之劇劇謂之野野謂之林林謂之平平謂之原原謂之防防謂之坡坡謂之阜阜謂之陵陵謂之墳墳謂之衍衍謂之延延謂之甸甸謂之郊郊謂之牧牧

下當云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疾厥師江氏聲云式用也疾當爲疾聲用爲誤聲相近式爲伐厥爲誤形相近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爲

謀而莫若己者亡 疏 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蘭之言也曰云云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其在中蘭之言也曰云云用也與當爲疾聲用爲誤聲相近式爲伐厥爲誤形相近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舉前莫如己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蘭之言也曰云云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其在中蘭之言也曰云云用也與當爲疾聲用爲誤聲相近式爲伐厥爲誤形相近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舉前莫如己者亡 疏 荀子堯問篇

伊陟相大戊[疏]馬融曰大戊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疏]史遷說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鄭康成曰兩手搤之曰拱[疏]馬注見釋文云大戊太甲子者史記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大戊爲小甲弟大庚子也

義則以大戊爲沃丁之弟是亦大甲子也馬氏據世裝史公說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廷桑而生比旦而大拱其束猶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穀亡鞏時外傳三云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者福之先見祆而爲善即福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恤窮七日而穀亡大傳云湯之後民丁之時王道不極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指其相曰昔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修行厥先王之政典流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來朝者六國祆祲消滅桑穀生於庭臂而生比旦而拱史錯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能爲善則福不至於是乃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亡漢五行志引劉向說亦同以爲高宗武丁時事遭大戊之變而興殷道復興故各從其師說然則孔安國古文說爲大戊時伏生今文說爲武丁時呂氏春秋以爲湯時者誤也鄭注見史記集解

伊陟贊于巫咸[疏]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曰巫咸巫官[疏]說者漢郊祀志注孟康曰說也案思咸爲巫官正義曾檜上下比義其實能光通宣朗共明能光照之其聰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是吉之凶必有智聖聰明者爲之馬氏以經稱巫爲在女之名故特云男巫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

作咸乂四篇亡[疏]乂奠安同說文云治也史公乂作治說爲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大戊馬融曰乂治也鄭康成曰咸乂四篇下無此三字江氏聲云據史記則此皆有大戊篇目也書序下云大戊贊于伊陟承此序之下大戊下當有二篇作亳文恐傳寫疏脫誤作單文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疏]史遷說帝大戊贊伊陟于廟冒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鄭康成曰伊陟亡原命已逸[疏]史公說爲贊伊陟于廟者君奭命其臣必于廟中云伊陟讓作原命則伊陟非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史記正義引地理志云傅嚴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際之處疑名聖人舊居案所引地理書說俱見書疏說與史記同也說解文云本又作兌音悅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疏]史遷說帝仲丁遷囂作隞說爲仲丁書闕不具鄭康成曰仲丁亡[疏]仲丁據殷本紀爲大戊子史公謂作

囂者二堅相近誤寫耳攻傳云敖地名鄭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東經敖山北詩所謂搏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四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疏]鄭康成曰河亶甲亡[疏]河亶甲殷本紀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河亶甲爲仲丁之弟也相者地理志相縣屬清河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即河亶甲所都都之所名殷城也

祖乙圮于耿[疏]史遷圮作遷耿作邢馬融曰圮毀也鄭康成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興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敗而不徙鄭康成云祖乙亡[疏]祖乙殷本紀云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都亳成任職圮者釋言云毀也耿者地理志云安鄗都皮氏耿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一里耿城故耿國也案縣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案在今山西河津縣西南四一里殷氏玉裁云說文邢是地名耿是水所毀也祖乙所遷當是此地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疏]鄭康成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治一作始亳一作宅[疏]五遷見盤庚疏治作始亳作宅者書疏云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鄭南二十里東觀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者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史記項羽本紀集解云蘇林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案書疏與古文同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自奄遷於殷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北曰殷鄴注見史記集解說見盤庚疏

民咨胥怨[疏]鄭康成曰民居耿久奢淫咸俗故不樂徙作盤庚三篇[疏]鄭注見書疏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疏]史遷說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畫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馬融曰高宗始命爲傅氏鄭康成曰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得一作尋說一作兌[疏]說文引書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厥象是說傅巖在虞虢之界又有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廣由南經傅巖傅說隱害前俗名聖人舊案所引地理志當爲括地志字誤也云胥靡者漢書注俱見書疏說與史記同也說解文云本又作兌音悅作說命三篇亡[疏]王逸注楚辭云說命是佚篇也

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疏]論大傳說命引書曰注云閤謂如閨閤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疏]

道路曰公曰嗚呼武丁能變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輔自河亶甲至於祖乙三年歟以恩道順士皇之曰王書以出令也若不言是集所事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命正四方云云知是而又使以求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曰云云注云類善也茲此也又云使諫弼己也又云嗚呼嚚淫水又云天畀自比蓋稱也三日以上爲累容謂也以賢者之心比蓋稱也又云以謂嚚愚昏也厥惟愆悔皆攻已惡也謀愈也又云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訓地必傷也孟子離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云書逸篇也說文有譯若周書若藥不瞑眩案周字誤滑夫論五德志引此文與楚語略同若津水作者濟巨川舟作舟楫天旱作時旱必交修余無余罪也作前交修余無罪訓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學記篇引同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學學半㘝學記篇引兌命曰注云已之學半乃來㘝學記篇引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難乃來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㘝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說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笥衍也衣裳朝祭之服也干戈兵器也省猶察也厥其也躬身也口起羞謂出言語也惟甲胄起兵謂興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謂宮服以待禮也惟干戈省厥躬謂軍旅之事也惟其所修以自治也言不可不慎也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學記篇引同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敬孫務時敏厥修㘝學記篇引兌命曰注云已之學半敬孫務時敏厥修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學記篇引同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㘝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說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笥猶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孔 史遷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 孔 史公說九年東觀兵居二年伐紂十一年渡孟津作大誓與今文十三年伐紂不合蓋同破孔安國者與書序亦無不合此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一月者即史記之十二月總終其事而言不遽觀兵逕歸也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滅甲子之事十一年云十二年者以一月戊午爲明年正月數之也是諸序史記呂氏春秋說皆不異蓋古文說也鄭注見書文王受命稱受天命陳酌云天乃大命文王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篇云受天命是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鄭注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然則武王自即位至伐紂時才匝五年耳則此言十一年自是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也云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者易緯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四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又云亡殷者紂黑明火戊倉頡授命汝正昌鄭注云火戊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結時王火爲之精相戊土也又當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滅水是明倉頡絕證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也案二十九歲受命至四十歲四十歲也鄭必知然者以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周語泠州鳩曰嘗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次也嘗周初之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然則十三年太歲在未也却而推之此十一年太歲在巳矣詩文王疏引三統歷云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聚於牽牛初度是一紀之初也推此以後壬午爲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部首二也從

有光。㊀孟子滕文公篇引泰誓曰。注云。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事之時。惟集諸侯之會。稱述殷紂之惡。以謀殺伐之功也。民有罪貪虐殘之獸。比于過伐桀紂。爲有光耀。弟武王德優周代。此言之尚書篇後得以先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㊀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注云。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㊀詩烝民箋引書曰。疏云。大誓文也。獨夫紂。㊀荀子臣道篇引泰誓曰。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㊀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則此三百人。當是三千人之誤也。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云。虎賁之士。脫劒。則虎賁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乘。則三千人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次中士十有二人。當文武時。則是守衛之士。非必夫也。樂記所言。是武王伐紂時事。虎賁皆是士也。曲子明鬼篇下云。武王以擇車百乘。虎賁之卒四百人。奮擊人賊乎牧之野。風俗通三王篇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於牧之野。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如虎之奔赴也。則二百人亦作四百八百人未詳。與受戰于牧野。㊀鄭康成曰。牧。野。紂南郊地名。受一作紂。牧一作坶。㊀牧誓文。作牧誓。

南七十里。地理志左馮翊縣名。晉灼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即此文。鄙注見詩大明疏。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㊀史遷說。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㊀史公說見周本紀。歸作狩者。詩皇矣云。攘獸于泰。疏引經文。必不從大說文云。冀大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賦六冬。若尚書有馬字。許氏必不引經出之書。馬鄭亦必不以爲尚書說矣。此偽孔所改字。馬注見釋文云。號作泰誓。宜帝紀神爵二年。先零降服。斬其首虜大豐。論玉爵非首注文。顧曰。先胡名大帥爲首。如中國言魁。趙充國傳。先零豪。注孟康曰。帥。其也。鄙注見非。疏云。西伐無村云云者。呂氏春秋侍君覽云。氏羌呼唐雖水之西。戎人野人編髮。皆被髮袒人之服。多無君注云。西方之戎。無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則分種爲酋長。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旅於邑。逆。㊀旅者。廣雅釋詁云。客也。曾師云。禮賓旅逆。國以客禮待之。故稱曰旅。繫辭云。旅瑣瑣。爲致瑣瑣。故爲小也。地理志左馮翊祋祤縣。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㊀有疾。釋文云。馬本作有瘳。不豫。書序云。周公作金縢者。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武王既喪之事。在五年之後。既非周公所作。又有秋大雹天動。成之文。今文以爲周公死後之事。可見孔子序書時。必非一篇。故以爲周公作金縢也。說詳金縢疏。尚書大傳。大雹在金縢之前。今文如是。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㊀鄭康成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權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興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㊀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是在周公攝政元年也。周本紀云。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

公曰。宗維宗廟尊也。作分器。賚王之命。及所受物。班一作般。分器亡。㊀史遷作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器。史公班作封者。古備邦爲封。漢書地理志。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侯服。封外侯服。即周語之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顧命序云。邦國叔虞云。古字邦封同。封諸侯者。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馘。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劉。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於蔡。其餘各以次受封。案呂氏春秋云。歸。即歸藏。歸藏。即歸。相近也。歸者。周禮司尊彝。歸六彝六尊之位。鄭鄭司農云。彝。宗廟常器也。此公云。分殷之器物。蓋克殷所得器物也。鄙注見史記。鄭解以宗彝爲宗廟彝者。鄙注周禮宅人云。自中起。起者。彝爲上。疊爲下。又注周禮序官云。彝亦尊也。皆宅曰。舜宅。注也。書爲尊之注也。疏釋文云。一作般。

西旅獻獒。㊀馬融作獋。曰。酋獋也。鄭康成曰。獒。謹者。爾雅釋詁云。警也。曾師云。禮賓旅逆。國以客禮待之。故稱曰旅。獒。犬名。強大有政者。爲酋獋。酋獋。爲眾國人遣其酋獋之長。來獻見于周。旅於邑。逆。㊀旅者。廣雅釋詁云。客

公與武庚作亂畔周是三監之叛即在武王崩後孔安國古文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辭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是今文亦以武王既喪即是武王崩也鄭氏則以金縢既歸乃繫辭既喪故此注亦言居攝二年之時孟衆異孔壁古文之說既之義得爲終亦爲卒也此期與今古文不同者鄭以周公避居亦興史記說異未可定其是非鄭注見詩東山疏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因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鄭傳不及霍叔葬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

迎周公而來歸已解矣黜貶退也疏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又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宋微子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本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竭于宋鄭注見詩有客疏云微采地名微子開母弟兄也武王崩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伐柯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序以周公爲有遷居之事也云鴻已解者許鴈鴻序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伐柯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序云鴻已解矣云鴻已退者說文云鴻已下也作大誥鄭一作笏疏釋文諸本亦作笏案汗簡集韻皆有笏字據汗簡四聲韻其字下从丌殳文所無未詳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鄭康成曰言伐管叔放蔡叔又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則古文不以周公爲有遷居之事也鄭注見詩東山疏案疏云詩譜云鄘衛者紂都朝歌北距河南謂之邶鄘衛者紂都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乃三分其地以三監自封城而北謂之鄘南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棄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轉并滅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民王肅云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事者序以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微子之命亡

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疏周本紀以作召誥洛誥在反政成王後見本篇疏序言反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還王惟于政事故因相宅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民民無知之稱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頑有梁義皐陶謨云庶頑讒說史記釋爲頑嚚梁義以故書頑爲嚚故訓庶頑是也此頑不能以頑嚚之義爲訓馬融作鄙說云鄙悋貪財云歐民遷于九畢孔注云賢民士大夫也周本紀云成王既選殷遺民亦不云頑民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此皆士名以篇名多七舉秩左氏傳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鄙此民也云民振知之稱者鄭注周禮遂人云變民習吒吒無知貌

周公既得命禾周公相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蓋蔽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者鄭注見詩邶鄘疏云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棄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轉并滅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民王肅云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事者序以

嘉作嘉禾鄭康成曰嘉禾亡疏旅者釋詁云陳也鄭注見詩皇矣疏史公旅作魯者見周本紀說文旅古文作㫃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是魯與旅通也旅一作嘉見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上嘉字一作魯大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民以爲神以爲一平異有嘉禾焉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禾異天下其和爲一平異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敝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不通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德不類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荷負賜也鄭康成曰周公既攝王政不

繼周公奉嗣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疏汲冢瑣語師曠論書之所稱案嘉禾不在逸十六篇之內是亡佚之經語猶存者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蓋蔽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者鄭注見詩邶鄘疏云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棄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轉并滅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民王肅云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事者序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蓋蔽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者鄭注見詩邶鄘疏云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棄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轉并滅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民王肅云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事者序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蓋蔽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者鄭注見詩邶鄘疏云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棄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轉并滅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民王肅云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事者序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蓋蔽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者鄭注見詩邶鄘疏云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棄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轉并滅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民王肅云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事者序以

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疏 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歸氏保氏爲大夫者周禮冢宰序官云歸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也周公居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職故鄭又云聖賢疑此官周公爲聖召公爲賢也馬注見釋文云分陝爲二伯見公羊隱五年傳又注見史記燕世家集解云不宜復列臣位以爲朝貢職者不欲周公之歸政而不去位之意也鄭注見書疏引馬氏中論解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終被放知當作去。

周公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疏 史遷踐作殘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簡于此未聞踐誅曰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舉畢則歸。疏 史公踐作殘見周本紀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則是以此東伐淮夷在七年反政後蓋古文政也書敘云踐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白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營新作邑使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即此伐淮夷正使淮夷脅伐徐戎故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項羽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者漢書王莽傳云成王之與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滅蒲姑之民是奄在魯南淮北也詩閟宮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者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又與周本紀不同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踐川今文說也據此則編簡當在踐奄之前且多方篇云惟爾殷侯尹民祝告于王曰洪惟圖天之命明我新邑孝王成周則是周公攝政之初已告成王營洛邑矣多方又云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有曰我有周佑命我一人則是周公攝政之初已誥殷民成王東伐淮夷殘奄遂踐奄之事多方篇追述其事故云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有曰我有周佑命我一人也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故多方篇云成王立政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踐往則誅人亦既踐爲往不必如大傳也呂氏春秋下文云爾人服乘爲虐于東夷周公當以師臨之至于江淮乃爲三軍以臨其難似伐奄直至于楚未詳其事。作成王征。疏 馬融曰征正也鄭康成曰成王征亡。疏 馬注見釋文云征正者說文云征正行也大傳書序有踐奄案今文說踐爲殺之訓殺其身執其家籍其富故書序云遂踐奄踐之者踐之也箱之訓殺其身執其家籍其富于此未聞孔子編次之意也云踐盡爲殺則滅者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爲殺也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踐往則誅人亦既踐爲往不必如大傳也呂氏春秋下文云爾人服乘爲虐于東夷周公當以師臨之至于江淮乃爲三軍以臨其難似伐奄直至于楚未詳其事。作成王征。疏 馬融曰征正也鄭康成曰成王征亡。疏 馬注見釋文云征正者說文云征正行也大傳書序有踐奄案今文說踐爲殺之訓殺其身執其家籍其富于此未聞孔子編次之意也云踐盡爲殺則滅者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爲殺也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踐往則誅人亦既踐爲往不必如大傳也呂氏春秋下文云爾人服乘爲虐于東夷周公當以師臨之至于江淮乃爲三軍以臨其難似伐奄直至于楚未詳其事。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葬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疏 史遷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邑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大傳說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予周而葬之于畢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又說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故周公葬焉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報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鄭康成曰亳姑亡。疏 史公說見魯世家秋未穫已下並說則大熟今以爲金縢文也據史記魯是亳姑之號後人以其靜有云謂金縢書故連屬于金縢耳傳之既久不敢出易故附注于此大傳三年之後至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所以禮周公也見吳中本三年之後論語史魯辨下有周公救政封魯三年之後也周公死已下並予幼人弗及知見梅賾傳注傳古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云云與史記云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事相反也云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云云者是今文古文俱有耳大傳三年之後至示天下臣于成王已下之辭蓋宋人因其見于金縢而剿說耳大傳顧師古注漢書郊祀引尚書序云魯郊祭文王以配天成王以周公有勳勞賜魯郊祭文王以配天

王者興史記郊文王祿乳或成常作文字之誤也案序稱成王將子畢告周公王謂將子畢也云作冬結案冬姑二字未詳其義偽傳云斥及在君已定遷結言所遷之功成非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鄭康成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郊疏注見周禮載師疏及王制郊特牲疏作君陳注鄭康成曰君陳亡

繼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乎是維良顯哉疏坊記引君陳曰注云君陳言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逸尚也猷道也於是乎惟良顯設美言之辭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疏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克能也由用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疏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自由也師庶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疏教當由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注馬融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馬注見釋文

康王既尸天子注馬融康王上有成王崩疏釋文云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二字尸者釋詁云主也云主天子者主其事而未即位也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注史遷作康誥疏史公作康誥見周本紀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郟作畢命注史遷畢公者周本紀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郟此序畢下脫公字郟注見書疏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雒邑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引三統有策命侯之事者以不相應則逸篇非此篇明文

豐刑之文蓋漢世則有畢命篇鄭氏玩及見之故據以爲言也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不同承册命言訓册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序不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篇是册命雒邑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者江氏聲云當云不與此序相應疏引緩多同字者低不相應則逸篇非此篇明文段氏玉裁云畢命亡當作畢命逸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疏馬融平王作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賜作文侯之命疏平王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也若是平王史公倒置於王是亦以會爲晉也注周禮太卜云會繫辭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華而實者其辭游中情屈者其辭慢失其守者其辭遁此六者存乎辨之者以情觀辭以情觀變既辨其情以變觀占以情觀占既辨其情以占觀事以情觀事既辨其情以事觀人以情觀人既辨其情以人觀物以情觀物既辨其情以物觀情以變動故言變而情可觀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注史遷穆作繆崤作殽疏秦本紀秦繆公伐鄭在三十二年晉襄公迫秦兵於崤擊之大破秦軍獲一人得脫者唐秦三將以歸在三十三年史公穆作繆者史記索隱傳云崤繆公謚三史而死歸非其罪也故立謚曰繆史記漢書多作繆繆穆字假借字崤俗字晉灼左傳作殽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疏大司徒者周禮序官云乃立地官司徒又云大司徒卿一人則是地官卿也君牙亡

冏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疏緇衣篇引甘誓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冏命數篇名也數百爲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注史遷說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之政作臩命復寧冏一作臩鄭康成曰冏命亡篇蓋冏之孔安國得其說也史記正義引臩冏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察僕之長中大夫也考周禮夏官序官太僕下大夫二人注云僕者御于君之名太僕其長也說文臩引周書曰伯臩古今人表作黎臩董仲文閻古文也今漢書作冏尚書釋文作冏冏字申誡臩解引徐廣曰誡一作郡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注鄭康成曰蔡仲之命亡疏魏典疏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

繼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疏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啓商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輔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

命書云注云胡蔡仲名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注馬融開作闢疏馬本作闢蓋開闢字

被與開彩相近顏氏匡謬正俗云隸書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開古闢字與典疏云

孔以義解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篇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尚書大傳解誓亦在呂刑前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注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疏命書也案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鄭釋呂命

玉藻云祭肺祭肝祭舌祭心祭肺一句說曾王得爲命王者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鄭釋呂命以爲呂侯受王命者見呂刑經注錯諸云俾來臻啟乃命宇亦是受命于寧王也訓夏贖刑者申訓夏時贖刑之法漢書刑法志引經文而說之曰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書疏云周禮五刑書五百條此則墨劓宮刑千劓刑五百

實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重也案刑法志所說雖今文史公說爲甫侯言於王是亦以會爲晉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疏馬融平王作王錫作賜作文侯之命疏平王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也若是平王史公倒置於王是亦以會爲晉也

鬯必不以爲晉文侯事是今文古文俱無平字也偽孔因鄭注加此字秬鬯圭瓚者白虎通考黍篇云所以有圭瓚秬鬯何祭宗廟之盛禮故事通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合以釀情分香鬱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合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貴中通理之道美寶德合者嘿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象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周禮典瑞云圭璋璧琮以斂尸以祭天地以朝聘以喪紀注云斂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鬯行曰鬯疏鬯釀黍稷合而爲之大五升曰徑八寸下有繩口徑一寸脩尺二寸容中五升者是也圭瓚也黃金所以飾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鬯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

還歸作秦誓疏春秋左氏傳作殽

嘉慶庚申校刊

中正祐胡氏藏之三日乃攜手事百年之盛三十六卷校勘記序 阮元
半塘歸安姚氏藏不全宋元氏古文疏本校之閱經注本校之閱經注本校勘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07
作者=
页数=811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